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3 册 No. 2122

法苑珠林 100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第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第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第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第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第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第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第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第一百

目录

[法苑珠林序](#)

[劫量篇第一](#)

初明小三灾 述意部第一 疫病部第二 刀兵部第三 饥馑部第四
相生部第五 对除部第六 第二大三灾 时量部第一 时节部第二
坏劫部第三 成劫部第四

[三界篇第二](#)

初明四洲 会名部第二 地量部第三 山量部第四 界量部第五
方土部第六 身量部第七 寿命部第八 衣量部第九 优劣部
第十 诸天部第二 辩位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业因部第三 受生
部第四 界量部第五

三界篇第二 身量部第六 衣量部七 寿量部第八 住处部第九
广狭部第十 庄饰部第十一 奏请部第十二 通力部第十三 身光
部第十四 市易部第十五 婚礼部第十六 饮食部第十七 仆乘部

第十八 眷属部第十九 贵贱部第二十 贫富部第二十一 送终部第二十二

日月篇第三

述意部第一 星宿部第二 日宫部第三 月宫部第四 寒暑部第五
照用部第六 亏盈部第七 升云部第八 震雷部第九 击电部第十
降雨部第十一 失候部第十二 地动部第十三

六道篇第四

诸天部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受苦部第三 报谢部第四 感应缘
人道部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住处部第三 业因部第四 贵贱部第五 贫富部第六 受苦部第七 感应缘 修罗部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住处部第三 业因部第四 眷属部第五
衣食部第六 战鬪部第七 感应缘

六道篇第四之二 鬼神部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住处部第三
列数部第四 业因部第五 身量部第六 寿命部第七 好丑部第八
苦乐部第九 贵贱部第十 舍宅部第十一 感应缘 畜生部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住处部第三 身量部第四 寿命部第五 业因部第六 受报部第七 修福部第八 苦乐部第九 好丑部第十 感应缘

六道篇第四之三 地狱部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受报部第三
时量部第四 典主部第五 王都部第六 业因部第七 诫勸部第八
感应缘

千佛篇第五

七佛部第一 述意部第一 出时部第二 姓名部第三 种族部第四
道树部第五 身光部第六 会数部第七 弟子部第八 久近部第九
因缘部第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业因部第三 种姓部第三
述意部第一 王族部第二 种姓部第三 求婚部第四 降胎部第四
述意部第一 现衰部第二 观机部第三 呈祥部第四 降胎部第五
奖导部第六

出胎部第五 述意部第一 迎后部第二 感瑞部第三 诞孕部第四
招福部第五 降邪部第六 同应部第七 校量部第八 侍养部第六
述意部第一 养育部第二 善征部第三 占相部第七 述意部第一
勅占部第二 呈恭部第三 现相部第四 业因部第五 同异部第六
校量部第七 百福部第八 游学部第八 述意部第一 召师部第二
掬力部第三 校量部第四

千佛篇第五之三 纳妃部第九 述意部第一 灌带部第二 求婚部
第三 疑谤部第四 胎难部第五 神异部第六 厌苦部第十 述意
部第一 观田部第二 出游部第三 厌欲部第四 出家部第十一
述意部第一 离俗部第二 剃发部第三 具服部第四 使还部第五
谏子部第六 差侍部第七 佛发部第八 时节部第九 会同部第十

千佛篇第五之四 成道部第十二 述意部第一 乞食部第二 学定
部第三 苦行部第四 食糜部第五 草座部第六 降魔部第七 成
道部第八 天赞部第九 变化部第十 说法部第十三 述意部第一
诃机部第二 说益部第三

千佛篇第五之五 涅槃部第十四 述意部第一 韬光部第二 赴哀
部第三 时节部第四 弟子部第五 结集部第十五 述意部第一
结集部第二 大乘结集部第一 五百结集部第二 千人结集部第三
七百结集部第四 感应缘

[敬佛篇第六](#)

述意部第一 念佛部第二 观佛部第三 感应缘

敬佛篇第六之二观佛部感应缘之余

敬佛篇第六之三弥陀部第四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辩处部第
三 能见部第四 业因部第五 引证部第六 感应缘

敬佛篇第六之四 弥勒部第五 述意部第一 受戒部第二 赞叹部
第三 业因部第四 发愿部第五 感应缘

敬佛篇第六之五 敬法篇第七普贤验 观音验

[敬法篇第七](#)

听法部第二 求法部第三 感福部第四 法师部第五 谤罪部第六
感应缘

敬僧篇第八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敬益部第三 违损部第四 感应缘

致敬篇第九

述意部第一 功能部第二 普敬部第三 名号部第四 通会部第五
敷座部第六 仪式部第七 感应缘

福田篇第十

述意部第一 优劣部第二 平等部第三

归信篇第十一

述意部第一 小诚部第二 大诚部第三 感应缘

士女篇第十二

俗男部第一 述意部第一 诚俗部第二 劝导部第三 俗女部第二
述意部第一 奸伪部第二

入道篇第十三

述意部第一 欣厌部第二 剃发部第三 引证部第四 感应缘

惭愧篇第十四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奖导篇第十五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生信部第三 业因部第四 感应缘

说听篇第十六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仪式部第三 违法部

说听篇第十六之二 简众部第五 渐顿部第六 法施部第七 报恩
部第八 利益部第九 感应缘

[见解篇第十七](#)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宿命篇第十八](#)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宿习部第三 五通部第四 感应缘

[至诚篇第十九](#)

述意部第一 求宝部第二 求戒部第三 求忍部第四 求进部第五
求定部第六 求果部第七 济难部第八 感应缘

[神异篇第二十](#)

述意部第一 角通部第二 降邪部第三 胎孕部第四 杂异部第五
感应缘

[感通篇第二十一](#)

述意部第一 圣迹部第二

[住持篇第二十二](#)

述意部第一 治罚部第二 思慎部第三 说听部第四 菩萨部第五
罗汉部第六 僧尼部第七 长者部第八 天王部第九 鬼神部第十

[潜遁篇第二十三](#)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妖怪篇第二十四](#)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变化篇第二十五](#)

述意部第一 通变部第二 厌欲部第三 感应缘

[眠梦篇第二十六](#)

述意部第一 三性部第二 善性部第三 不善部第四 无记部第五
感应缘

[兴福篇第二十七](#)

述意部第一 兴福部第二 生信部第三 校量部第四 修造部第五
嚩施部第六 杂福部第七 洗僧部第八 应感缘

[摄念篇第二十八](#)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发愿篇第二十九](#)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法服篇第三十](#)

述意部第一 功能部第二 会名部第三 济难部第四 感报部第五
违损部第六 感应缘

[然灯篇第三十一](#)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悬幡篇第三十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华香篇第三十三](#)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呗赞篇第三十四](#)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赞叹部第三 音乐部第四 感应缘

[敬塔篇第三十五](#)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兴造部第三 感福部第四 旋绕部第五
敬塔篇第三十五之二 故塔部第六 感应缘

[伽蓝篇第三十六](#)

述意部第一 营造部第二 致敬部第三 感应缘

[舍利篇第三十七](#)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佛影部第三 分法部第四 感福部第五
感应缘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 舍利感应记二十卷 庆舍利感应表

[供养篇第三十八](#)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受请篇第三十九](#)

述意部第一 请僧部第二 爱请篇第三十九之二 圣僧部第三 施
食部第四 食时部第五 食法部第六 食讫部第七 祝愿部第八
施福部第九 感应缘

[轮王篇第四十](#)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七宝部第三 顶生部第四 育王部第五

[君臣篇第四十一](#)

述意部第一 王德部第二 王过部第三 王业部第四 王福部第五
王都部第六 感应缘

[纳谏篇四十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审察篇第四十三](#)

述意部第一 审怒部第二 审过部第三 审学部第四 感应缘

[思慎篇第四十四](#)

述意部第一 慎用部第二 慎祸部第三 慎境部第四 慎过部第五
感应缘

[俭约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惩过篇第四十六](#)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和顺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和施部第三	和国部第四	和事部第五
诚勛篇第四十八				
述意部第一	诚马部第二	诚学部第三	诚盗部第四	诚罪部第五
杂诚部第六	感应缘			
忠孝篇第四十九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太子部第三	睽子部第四	业因部第五
感应缘				
不孝篇第五十				
述意部第一	五逆部第二	妇逆部第三	弃父部第四	感应缘
报恩篇第五十一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背恩篇第五十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善友篇第五十三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恶友篇第五十四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择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眷属篇第五十六				
述意部第一	哀恋部第二	改易部第三	离着部第四	感应缘
校量篇第五十七				

述意部第一 施田部第二 十地部第三 福业部第四 罪业部第五
杂业部第六 方土部第七

机辩篇第五十八

述意部第一 菩萨部第二 罗汉部第三 感应缘

愚戇篇第五十九

述意部第一 般陀部第二 杂痴部第三

诈伪篇第六十

述意部第一 诈亲部第二 诈毒部第三 诈贵部第四 诈怖部第五
诈畜部第六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破邪篇第六十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辩圣真伪第一 邪正相翻第二 妄传邪教第三 妖惑乱众第四 道
教敬佛第五 舍邪归正第六

富贵篇第六十三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贫贱篇第六十四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须达部第三 贫儿部第四 贫女部第五
感应缘

债负篇第六十五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诤讼篇第六十六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谋谤篇第六十七](#)

述意部第一 呪诅部第二 诽谤部第三 避讥部第四

谋谤篇第六十七之二 宿障部第五 孙陀利谤佛缘第一 奢弥跋谤佛缘第二 佛患头痛缘第三 佛患骨节烦疼缘第四 佛患背痛缘第五 佛被木抢刺脚缘第六 佛被提婆达掷石出血缘第七 佛被婆罗门女旃沙舞杆谤佛缘第八 佛食马麦缘第九 佛经苦行缘第十

[呪术篇第六十八](#)

述意部第一 忏悔部第二 千转陀罗尼神呪 弥陀部第三 弥勒部第四 愿见弥勒佛呪 观音部第五 观世音随心呪 请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呪法 灭罪部第六 大方等经七佛说灭罪呪 第二灭罪招福呪 第三礼佛灭罪呪亦名佛母呪 杂呪部第七 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呪经 陀罗尼集经 佛说妇人产难陀罗尼呪 佛说除灾患诸邪恼毒呪 佛说多闻强记陀罗尼呪 观世音菩萨行道求愿陀罗尼呪 乞雨陀罗尼呪 止齿痛陀罗尼呪 呪谷子种之令无螽蝗灾起陀罗尼呪 呪田土陀罗尼 呪蛇蝎毒陀罗尼 疗百病诸毒陀罗尼呪 观世音菩萨说灭罪得愿陀罗尼呪 观世音菩萨说除卒得腹痛陀罗尼呪 观世音菩萨说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罗尼呪 观世音菩萨说除种种癩病乃至伤破陀罗尼呪 观世音菩萨说呪五种色菖菰服得闻持不忘陀罗尼呪 疗腋臭鬼呪 疗疟病鬼呪 疗不得下食鬼呪 佛说神水呪疗一切病经 观世音菩萨说随愿陀罗尼呪 佛说呪泥涂兵陀罗尼

呪术篇第六十八之二 感应缘

[祭祠篇第六十九](#)

述意部第一 献佛部第二 祭祠部第三 感应缘

[占相篇第七十](#)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第一地狱相者 第二畜生相者 第三饿鬼相者 第四修罗相者 第五人相者 第六天相者 感应缘

[祈雨篇第七十一](#)

述意部第一 祈祭部第二 降雨部第三 河海部第四 感应缘

园果篇第七十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树果部第三 损伤部第四 种子部第五
感应缘

渔猎篇第七十三

渔猎篇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慈悲篇第七十四

述意部第一 菩萨部第二 国王部第三 畜生部第四 观苦部第五
感应缘

放生篇第七十五

放生篇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救厄篇第七十六

述意部第一 菩萨部第二 流水部第三 商主部第四 兽王部第五
感应缘

怨苦篇第七十七

述意部第一 伤悼部第二 五阴部第三 八苦部第四 杂难部第五
怨苦篇第七十七 虫宇部第六 地狱部第七 感应缘

业因篇第七十八

述意部第一 业因部第二 十恶部第三 十善部第四 引证部第五

受报篇第七十九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受胎部第三 中阴部第四 现报部第五
生报部第六 后报部第七 定报部第八 不定部第九 善报部第十

受报篇第七十九 恶报部第十一 住处部第十二 七识住处第一
九众生居住处第二 二十五有住处第三 四十二居止住处第四 感
应缘

罪福篇第八十

罪福篇 述意部第一 业行部第二 罪行部第三 福行部第四 感应缘

欲盖篇第八十一

五欲部 述意部第一 欲系部第二 欲障部第三 呵欲部第四 五盖部第二

四生篇第八十二

四生篇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相摄部第三 受生部第四 五生部第五 感应缘

十使篇第八十三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迷理部第三 断障部第四

十恶篇第八十四

述意部第一 业因部第二 果报部第三 杀生部第四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二 偷盗部第五 述意部第一 佛物部第二 法物部第三 僧物部第四 互用部第五 凡物部第六 遗物部第七 感应缘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三 邪淫部第六 述意部第一 呵欲部第二 奸伪部第三 感应缘 妄语部第七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四 恶口部第八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两舌部第九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绮语部第十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五 悭贪部第十一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六 瞋恚部第十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见部第十三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六度篇第八十五

布施部第一 述意部第一 慳伪部第二 局施部第三 通施部第四
法施部第五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施度量境部篇六 福田部第七 相对部第八
财施部第九 随喜部第十 施福部第十一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第二 述意部第一 劝持部第二 引
证部第三 感应缘 忍辱部第三 述意部第一 劝忍部第二 忍德
部第三 引证部第四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进部第四 述意部第一 懈堕部第二 策
修部第三 进益部第四 感应缘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禅定部第五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头
陀部第三 利益部第四 禅定部第五 感应缘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第六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利
益部第三 感应缘

忏悔篇第八十六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违顺部第三 会意部第四 仪式部第五
洗忏部第六 感应缘

受戒篇第八十七

述意部第一 劝持部第二 三归部第三 述意部第一 功能部第二
神卫部第三 归意部第四 受法部第五 得失部第六

受戒部第八十七之二 五戒部第四 述意部第一 遮难部第二 受
法部第三 戒相部第四 得失部第五 神卫部第六 八戒部第五

述意部第一 会名部第二 功能部第三 得失部第四 受法部第五
戒相部第六 第七辩位者

受戒篇第八十七之三 十善部第六 述意部第一 忏悔部第二 受
法部第三 戒相部第四 功能部第五 三聚部第七 述意部第一
损益部第二 简德部第三 忏悔部第四 受法部第五 请证部第六
戒相部第七 劝请部第八 随喜部第九 回向部第十 发愿部第十
一 优劣部第十二 受舍部第十三 感应缘

[破戒篇第八十八](#)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受斋篇第八十九](#)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破斋篇第九十](#)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赏罚篇第九十一](#)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利害篇第九十二](#)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酒肉篇第九十三](#)

述意部第一 饮酒部第二 食肉部第三 酒肉篇感应缘

[秽浊篇第九十四](#)

述意部第一 五辛部第二 嚏气部第三 便利部第四 感应缘

[病苦篇第九十五](#)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瞻病部第三 医药部第四 安置部第五
敛念部第六 感应缘

[舍身篇第九十六](#)

述意部第一 引证部第二 感应缘

送终篇第九十七

述意部第一 遣送部第三 受生部第四 感应缘

法灭篇第九十八

述意部第一 五浊部第二 时节部第三 度女部第四 佛钵部第五
讹替部第六 破戒部第七 诤讼部第八 损法部第九

杂要篇第九十九

述意部第一 四依部第二 四果部第三 四食部第四 净口部第五
鸣钟部第六 入众部第七 求法部第八 衰相部第九 杂行部第十

传记篇第一百

述意部第一 翻译部第二 杂集部第三 般若部第四 兴福部第五
历算部第六 感应缘

No. 2122

法苑珠林序

朝议大夫兰台侍郎陇西李俨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书契。昭乎训典。凤篆龙图。金简玉字。百家异辙。万卷分区。虽理究精微言殫物范。而纪情括性。未出于寰中。原始要终。诂该于俗外。亦有藏史之说。园吏之谈。宝经浮诞。锦籍纡怪。同镂冰而无成。若书空而匪实。与夫贯华妙旨写叶玄词。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竞以浅深。较其优劣。亦犹蚁垤之小。比峻于嵩华。牛涔之微。争长于江汉。夫其显了之义。隐密之规。解脱之门。总持之苑。前际后际。并契真如。初心末心。咸归正觉。导迷生于欲海。情尘共心垢同消。引穷子于慈室。衣宝与髻珠双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尘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称焉。洎偕两征周。佩日通汉。蔡愔西涉。竺兰东游。金口之词。宝台之旨。盈缣积籀。被乎中域。而卷轴繁伙。条流深旷。实相真源。卒难详览。

暨我皇唐造物圣上君临。玄教聿宣。缁徒充合。传辉写液。照润区宇。梵响赞音。喝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难极。属有西明寺大德道世法师字玄恠。是释门之领袖也。幼嶷聚砂。落饰彩衣之岁。慈殷接蚁。资成具受之坛。戒品圆明。与吞珠而等护。律义精晓。随照镜而同欣。爰慕大乘。洞明实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余闲。三藏遍览。以为古今绵代。制作多人。虽雅趣佳词。无足于博记。所以塞文囿之菁华。嗅大义之瞻卜。以类编录。号曰法苑珠林。总一百篇。勒成十帙。义丰文约。纽虞氏之博要。迹宣道镜。晞佑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着。举至蹟而无遗。包妙门而必尽。但文繁则情堕。义略则寡闻。不欲虚构浮词。假盈卷轴。以事不可却。文翰似多。披览日久。还知其要。故于大唐总章元年。岁在执徐。律惟沽洗。三月三十日。纂集斯毕。庶使缉玄词者。探卷而得意珠。轨正道者。披文而饮甘露。绎之以知微。观之而覩奥。与环景而齐照。将旋穹而共久。

法苑珠林卷第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劫量
- 三界
- 日月
- 六道
- 千佛
- 敬佛
- 敬法
- 敬僧
- 致拜
- 福田
- 归信
- 士女
- 入道
- 惭愧
- 奖道
- 说听
- 见解

- 宿命
- 至诚
- 神异
- 感通
- 住持
- 潜遁
- 妖怪
- 变化
- 眠梦
- 兴福
- 摄念
- 发愿
- 法服
- 燃灯
- 悬幡
- 香华
- 呗赞
- 敬塔
- 伽蓝
- 舍利
- 供养
- 受请
- 轮王
- 君臣
- 纳谏
- 审察
- 思慎
- 俭约
- 惩过
- 和顺
- 诚勸
- 忠孝
- 不孝

- 报恩
- 背恩
- 善友
- 恶友
- 择交
- 眷属
- 较量
- 机辩
- 愚戇
- 诈伪
- 堕慢
- 破邪
- 富贵
- 贫贱
- 债负
- 诤讼
- 诬谤
- 祝术
- 祭祀
- 占相
- 祈雨
- 园菓
- 渔猎
- 慈悲
- 放生
- 救厄
- 怨苦
- 业因
- 受报
- 罪福
- 欲盖
- 四生
- 十使

- 十恶
- 六度
- 忏悔
- 受戒
- 破戒
- 受斋
- 破斋
- 赏罚
- 利害
- 酒肉
- 秽浊
- 病苦
- 舍身
- 送终
- 法灭
- 杂要
- 传记

劫量篇第一(劫灾有二一小二大)

初明小三灾(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疫病部
- 刀兵部
- 饥馑部
- 相生部
- 对除部

述意部第一

夫劫者。盖是纪时之名。犹年号耳。然则时无别体。约法而明。所以圣教弘宣多所攸载者。虽非理观之冲规。亦惩劝之幽旨也。若乃涉迷津于曩识。微尘之数易穷。返觉路于初心。僧祇之期难满。此迷悟之异也。自有无间狱中等芥城。而限命先行。天上俦衣石。以受形。此善恶之殊也。至若娑婆世

界。谓俄倾为百龄。袈裟刹土将永劫以浹日。斯染净之别也。统而言之。不过大小。大小之内各有三焉。大则水火风而为灾。小则刀镞疫以成害。是知六年华观。终焚炆于沈灰。千梵琼台。卒漂沦于骤雨。加复诊候无征。零祈失效。霜戈接刃。星剑交锋。酷毒生人崩亡殆尽。恐三界而未悟。嗟六道而悲夫。

疫病部第二

依智度论。云何名为劫。答曰。依西梵正音名为劫簸颯陀。劫簸者(亦名劫波。秦言分别时节)颯陀者(秦言善有亦名为贤以多贤人出世故名贤劫也)。又立世阿毘昙论云。佛世尊说。一小劫者。名为一劫。二十小劫亦名一劫。四十小劫者亦名一劫。六十小劫亦名一劫。八十小劫名一大劫。云何一小劫名为一劫。是时提婆达多比丘住地狱中。受异熟业报。佛说住寿一劫。云何二十小劫亦名一劫。如梵先行天。二十小劫是其寿量。佛说住寿一劫。云何四十小劫亦名一劫。如梵众天寿量。四十小劫。佛说住寿一劫。云何六十小劫亦名一劫。如大梵天寿量。六十小劫。佛说住寿一劫。云何八十小劫名一大劫。佛说劫中世界经云。二十小劫坏。次经二十小劫坏已空。次经二十小劫起成。次经二十小劫起成已住。是二十小劫起成已住者。几多已过几多未过。八小劫已过。十一小劫未来。第九一劫现在未尽。此第九一劫。几多已过几多未来。未来定余六百九十年在(至梁末己卯年翻此经为断)是二十小劫中间。有三小灾次第轮转。一疾疫灾。二刀兵灾。三饥馑灾(此三小灾诸经论列名前后不同。若依长阿含中阿含起世等。初列刀兵次列饥馑后列疫病。若依俱舍毘昙婆沙论等。初列刀兵次列疫病后列饥馑。若依瑜伽对法论等。初列饥馑后列刀兵。若据年月长短次第依瑜伽对法论者是也)今且依立世阿毘昙论云。此即第九中。即当第三灾。此劫由饥馑故尽。佛言。是二十小劫世界起成。得住中第一劫。小灾起时有大疾疫。种种诸病一切皆起。剡浮提中一切国土。所有人民等遭大疾疫。一切鬼神起瞋恶心。损害世人。寿命短促唯住十岁。身形羸小。或二搥手。或三搥手。于其自量则八搥手。所可资食稊稗为上。人发衣服以为第一。唯有刀仗以自庄严。是时诸人不行正法。非法贪着邪见等业日夜生长。诸恶鬼神处处损人。是时大国王种悉皆崩亡。所有国土次第空废。唯有小郡县是其所余。相去辽远各在一处。如是人者疾病困苦。无人布施汤药饮食。以是因缘寿命未应尽横死无数。一日一夜无量众生疾病死。由行恶法。得是果报。于此中生。劫浊而起。舍命已后堕三恶道。时一郡县次复荒芜。唯少家在。相去转远各在一处。疾疫死者无人送埋。是时土地白骨所覆。乃至居家次第空尽。是时劫

末唯七日在。于七日中无量众生遭疫死尽。设有在者各散别处。时有一人合集剡浮提内男女。唯余一万留为当来人种。唯此万人能持善行。诸善鬼神欲令人种不断绝故。拥护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业力故人种不断。过七日后。是大疫病一时息灭。一切恶鬼皆悉舍去。随诸众生饮食衣服。应念所须天即雨下。阴阳调和美味出生。身形可爱安乐无病。譬如亲爱久不相见。忽得聚集生喜乐心。共相携持不相舍离。是前劫人寿命十岁。后劫人民从其而生。寿命最长二十千岁。如此功德自然得成。与善法相应。身口意善。舍寿命后。生善道中。后天舍命还生人道。自然贤善戒品具足。舍寿已后更生天道。久久如是。初劫中间疫病穷尽。次第第二劫来续二十千岁。是劫中间第一寿量。是人从前二十千岁人所生。神力自在资生具足。寿命四十千岁。人天道生久久如是。说名第二劫。中间第二寿量四十千岁。资生具足。寿命六十千岁。久久如是。说名第三劫。中间第三寿量六十千岁。从六十千岁至八十千岁。是时女年五百岁尔乃行嫁。是时诸人唯有七病。谓大小便利寒热淫欲饥老等。如是时中。一切国土富贵丰乐。无有怨贼反逆盗窃。村落次比鸡鸣相闻。耕种虽少收实巨多。衣服财宝称意具足。安坐受乐无所驰求。寿命八十千岁时住阿僧祇年。乃至众生未起十恶从起十恶。因此百年则减十岁。次复百年复减十岁。次第渐减至余十岁。最后十岁住不复减。长极八万短至十年。若佛不出世次第如此。若佛出世如正法住。众生寿命暂住不减。随正法稍减寿命渐减。

刀兵部第三

依立世阿毘昙论云。佛说一小劫者。名为一劫。如是同前。乃至八十小劫名大劫。中至二十小劫起成。住中第二小灾起由大刀兵。人寿十岁时三毒邪见日夜生长。父母儿子兄弟眷属互相鬪诤。何况他人。是时诸人起鬪诤已仍相手舞。或以瓦石刀仗互相怖畏。四方诸国互相伐讨。一日一夜害死无量。如是过失自然而生。人行不善得是果报。于此中生劫浊而起。是时人家一时没尽。纵有余残各各分散。是时劫末余七日在。于七日中手执草木即成刀仗。由此器仗互相残害怖畏困死。是时诸人怖惧刀仗逃窜林藪。或度江水隐蔽孤洲。或入坑窟以避灾难。或时相见仍各惊走恐怖失心。或时仆地。譬如麋鹿遭逢猎师。如是七日刀兵横死其数无量。设有在者各散别处。时有一人合集剡浮提男女。唯余一万。留为当来人种。于是时中皆行非法。唯此万人能行善法。诸善鬼神。欲令人种不断绝故。拥护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业力故。于劫中间留人种子自然不断。过七日后。是大刀兵一时息灭。一切恶鬼

皆悉舍去。随诸众生所须衣食。应念所须天即雨下。阴阳调和。美味出生。身形可爱相好还复。一切善法自然而起。清凉寂静安乐无病。慈悲心起无恼害意。互得相见生喜乐心。譬如亲爱久不相见。忽得聚集生喜乐心。共相携持不相舍离。从其十岁展转行善。生人天中至二十千岁。乃至寿命八十千岁。住阿僧祇年。自外同前不烦重述。

饥馑部第四

依立世阿毘昙论云。从一小劫乃至八十小劫。住劫中第三劫小灾起时。由大饥馑灾欲起时。由天亢旱一切人民遭大疾疫。一切鬼神起瞋恶心。损害世人。寿命短促。唯住十岁。身形短小。或二三搥手。所食稊稗。人发为衣犹为上服。刀仗自严不相恭敬。贫穷困苦愚痴邪见日夜生长。谷贵饥馑。舍罗柯行。见他资粮便往夺食。以此因缘饿死无数。一切众生劫浊中。自然而起。造作恶业。天不降雨四五年中。由大旱故觅生草菜尚不可得。何况米谷。一切禽兽悉取食之。于一日一夜饥饿死者其数无量。郡县空尽。唯少家在。相去转远。不行正法三毒转盛。贫穷困苦日夜相应是时六七年间。天不降雨。由大旱故思欲见水尚不可得。何况饭食。是劫中间唯七日在。一日一夜饿死无数。纵有在者各散别处。时有一人合数刹浮提内男女大小共一万人。留为当来人种。人能行善。诸善鬼神。欲令人种不断绝故。拥护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业力故。人种不断。过七日后。是饥饿一时息灭。一切恶鬼皆悉舍去。所须衣食。天即雨下。阴阳调和。美味出生。身形可爱相好遂复。一切善法自然而起。清凉寂静安乐无病。慈悲入心无恼害意。譬如亲爱久不相见。忽得聚集生喜。乐心。共相携持不相舍离。从于十岁展转行善。生人天中。寿命长远。至二十千岁乃至八十千岁。自外法因并同初述(依立世中。三灾各经七日。若依余经论说饥馑七年七月七日疫病七月七日刀兵极经七日)故瑜伽论云。谓人寿三十岁时。方始建立。当尔之时。精妙饮食不可复得。唯煎煮朽骨共为燕会。若遇得一粒稻麦粟稗等子。重若末尼珠。藏置箱篋而守护之。彼诸有情多无气势。蹶僵在地不复能起。由饥俭故。有情之类亡没殆尽。如此俭灾经七年七月七日七夜方乃得过。彼诸有情复共聚集起下厌离。由此因缘。寿不退减俭灾遂息。又若人寿二十岁时。本起厌患今乃退舍。尔时多有疫气瘴厉。灾横热恼相续而生。彼诸有情遇此诸病。多悉殒没。如是病灾七月七日七夜方乃得过。彼诸有情复共聚集起中厌离。由此因缘。寿量无减病灾乃息。又人寿十岁时。本起厌患今还退舍。尔时有情展转相见。各

起猛利杀害之心。由此因缘。随执草木及以瓦石。皆成最极锐利刀剑。更相残害死丧终尽。如是刀灾极经七日方乃得过。

相生部第五

依中阿含经云。过去有轮王出世。名曰顶生。奉持斋法修行布施。国中贫者出财用给。后经多时。然国中有贫穷者。不能出物用给恤乏。人转穷困。因穷便盗他物。其主捕伺收缚。送诣刹利顶生王所。白曰。天王。此人盗我物。愿天王治。王问彼人曰。汝实盗耶。彼曰。实盗。所以者何。以贫困故。若不盗者便无自济。王即出财而给与之。语盗者曰。汝等还去后莫复作。由斯之故人作是念。我等亦应盗取他物。于是各竞行盗。是谓因贫无物不能给恤。故人转穷困因盗滋甚。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父寿八万岁。子寿四万岁。彼人寿四万岁。时有人复盗送王。王闻已便作是念。若我国中有盗他物。更出财物尽给与者如是竭藏盗遂滋甚。我今宁可作极利刀。若我国中有偷盗者。便收捕取坐高标下斩截其头。作此念已便勅行之。于后彼人効此利刀。持行劫物。捉彼物主截断其头。因贫盗甚刀杀转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父寿四万岁。子寿二万岁。人寿二万岁时。时彼盗者便作是念。王若知实。或缚鞭我。或摈罚钱。或贯标上。我宁妄言欺诳王耶。念已白王。我不偷盗。是为因贫无物。不能给恤盗杀转增。便妄言两舌。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父寿二万岁。子寿一万岁。人寿一万岁时。人便嫉妬邪淫转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父寿一万岁。子寿五千岁。人寿五千岁时。三法转增。非法欲恶贪邪法。故父寿五千岁。子寿二千五百岁。人寿二千五百岁时。复三法转增。两舌麁言绮语。故彼寿转减形色转恶。故父寿二千五百岁。子寿千岁。人寿千岁时。一法转增。邪见是也。因一法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父寿千岁。子寿五百岁。人寿五百岁时。彼人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门梵志。不行顺事。不作福业。不见后世罪。故父寿五百岁。子寿二百五十岁。或二百岁。今若长寿。或寿百岁。或不啻者。佛复告比丘曰。未来久时。人寿十岁。女生五月即便出嫁。人寿十岁时。有谷名稗子。为第一美食。如今糠粮以为上饌。所有苏油盐蜜甘蔗一切尽没。唯行十恶业道者为人所敬。都未有善。母于其子极有害心。子亦于母极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亲属。展转相向有贼害心。犹如猎师见彼鹿已极有害心。人寿十岁时。乃有七日刀兵劫盛。彼若捉草即化成刀。若捉樵木亦化成刀。以此刀兵各各相杀。彼于七日刀兵劫过七日便止。尔时亦有人。生惭耻羞愧厌恶不爱。彼人七日刀兵劫时。便入山野在隐处藏。过七日已则从山野于隐处出。更互相见

生慈愍心极相爱念。犹如慈母唯有一子。与久离别远来相见。极相爱念便作是语。诸贤我今相见令得安隐。我等由坐生不善心令亲族死尽。我等宁可共行善法离断杀业。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寿十岁人生子寿二十。寿二十人复作是念。若求善者寿色转好。我等应可更增行善共离不与取。行是善已寿便转增。人生子寿四十岁。复离邪淫。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八十岁。复离妄言。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百六十岁。寿百六十已。复离两舌。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三百二十岁。复离麤言。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六百四十岁。复离绮语。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二千五百岁。复离贪疾。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五千岁。复离瞋恚。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一万岁。复离邪见。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二万岁。复离非法欲恶贪行邪法。我等宁可离此三恶不善法。行是善已寿色转好。人生子寿四万岁。寿四万岁时。孝顺父母。尊重恭敬沙门梵志。奉行顺事。修习福业。见后世罪。行是善已。人生子寿八万岁。人寿八万岁时。此阎浮洲极大丰乐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鸡一飞。女年五百岁乃当出嫁。唯有七病。寒热大小便利淫欲饥渴老等。更无余患。时有王名螺。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四天下。七宝千子具足。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统领大地乃至大海。不以刀仗。以法教令令得安乐(余有疾病饥馑作法延促并皆同前)。

对除部第六

依新婆沙论云。然有圣言说彼对治。谓若有能一日一夜持不杀戒。于未来生决定不逢刀兵灾起。若能以一诃梨怛鸡菓。起殷净心奉施僧众。于当来世决定不逢疫病灾起。若能以一团食施诸有情。于未来世决定不逢饥馑灾时。问如是三灾余洲有不。答无根本灾而有相似。谓瞋增盛身力羸劣数加饥渴。此说二洲。北拘卢洲亦无罪业而生彼故。又彼无有瞋增盛故。

述曰。众生固执无思悛革。慳贪嫉妬恶业逾盛。所以人情险阻凶毒沿流。令入末法人物俱恶。所有依正两报致令日夜衰耗。故付法藏经云。阿恕伽王自为僧行食。时宾头卢用苏浇饭。阿恕伽王白言。大圣。苏性难消能不为疾。尊者答曰。不为患也。何以故。佛在时水与今苏等。是故食之终不成病。尔时尊者。欲验斯事使手入地下至四万二千余里。即取地肥而示于王。王今当知。众生薄福。肥腻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间福转衰灭。王供养已欢喜而退。良由世尊鞞光未盈百年尚有斯征。况今向有二千。岂有精味。故瑜伽论

云。三灾起时。尔时有情复有三种最极衰损。寿量衰损。依止衰损。资具衰损。寿量衰损者。所谓寿量极至十岁。依止衰损者。谓其身量极至一搥手。或复一握。资具衰损者。尔时有情唯以粟稗为食中第一。以发为衣中第一。以铁为庄严中第一。五种上味悉皆隐没。所谓苏蜜油盐等味及甘蔗变味。

第二大三灾(此有四部)

- 时量部
- 时节部
- 坏劫部
- 成劫部

时量部第一

依新婆沙论云。劫有三种。一中间劫。二成坏劫。三大劫。中间劫复有三种。一减劫。二增劫。三增减劫。减者从人寿无量岁减至十岁。增者从人寿十岁增至八万岁。增减者从人寿十岁增至八万岁。复从八万岁减至十岁。此中一减一增。十八增减。合二十中劫世间成。二十中劫成已住此合名成劫。经二十中劫世间坏。二十中劫坏已空。此合名坏劫。总八十中劫合名大劫。成已住中二十中劫。初一唯减。后一唯增。中间十八亦增亦减。故对法论云。由此劫数。显色无色界诸天寿量也。

时节部第二

依奘法师西国传云。阴阳历运日月旋玑。称谓虽殊。时候无异。随其星建以标月名。时极短者谓之刹那也。如新婆沙论云。彼刹那量。云何可知。有作是言。依施設论说。如中年女缉绩毳时。抖擞细毛不长不短。齐此说为怛刹那量。彼不欲说毛缕短长。但说毳毛从指开出。随所出量是怛刹那。问前问刹那。何缘乃引施。设说怛刹那量。答此中举毳以显于细。以细难知不可显故。谓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腊缚。此有七千二百刹那。三十腊缚成一牟呼栗多。此有二百一十六千刹那。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昼夜。此有少二十不满。六十五百千刹那。此五蕴一昼一夜。经于尔所生灭无常。有说。此毳非刹那量。如我义者如壮士弹指顷。经六十四刹那有说不然。如我义者如二壮夫掣断众多迦尸细缕。随尔所缕断。经尔所刹那。有说不然。如我义者。如二壮夫执挽众多迦尸细缕。有一壮夫以至那国百练刚刀捷疾而

断。随尔所缕断。经尔所刹那。有说。犹麤非刹那量。实刹那量世尊不说。如世尊说。譬如四善射夫。各执弓箭相背攒立欲射四方。有一捷夫。来语之曰。汝等今可一时放箭。我能遍接俱令不堕。于意云何。此捷疾不。苾刍白佛。甚疾世尊。佛言。彼人不及地行药叉。地行捷疾不及空行药叉。空行捷疾不及四大王众天。彼天捷疾不及日月二轮。二轮捷疾不及坚行天子。此薄日月轮车者。此等诸天展转捷疾。寿行生灭捷疾于彼。刹那流转无有暂停。由此故知。世尊不说实刹那量。问何故世尊不为他说实刹那量。答无有情堪能知故。又依安般经云。于一弹指顷心有九百六十。又仁王经云。一念有九十刹那。一一刹那中复有九百生灭。又菩萨处胎经云。一弹指顷有三十二亿百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识。佛之威神入微识中皆令得度。又毘昙论。合有十二重。一名刹那。二名怛刹那。三名罗婆。四名摩睺罗。五名日夜。六名半月。七名一月。八名时。九名行。十名年。十一名双。十二名劫。一刹那者翻为一念。百二十刹那为一怛刹那翻为一瞬。六十怛刹那为一息。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睺罗。翻为一须臾。三十摩睺罗为一日夜。计有六百三十八万刹那。僧祇律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日极长时昼有十八夜有十二。极短时昼有十二夜有十八春秋分便等。又智度论云。昼夜六分有三十时。春秋分时昼夜各十五时。余时增减。五月昼时有十八夜有十二。十月夜时有十八昼有十二。依奘法师西国传云。居俗日夜分为八时(昼四夜四于一一时各有四分)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白前黑后合为一月。六月合为一行。日游在内北行也。日游在外南行也。总此二行合为一岁。又分一岁以为六时。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渐热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热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时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时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渐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来圣教。岁为三时。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热时。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时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时也。或为四时。春夏秋冬也。依论计之。十五夜为半月。两半月为一月。三月为一时。两时为一行。一行即半年六月也。两行为一年。二年半为一双。此由闰故。以闰月兼本月。此谓月双非闰双也。若以五年两闰双者。二年半有一闰。岂立只乎。积此时数明劫有四种。一别劫。二成劫。三坏劫。四大劫。从人寿十岁渐至八万岁。经多时八万岁。又渐减至十岁。为一别劫。对余总故名为别也。若以事格量。依杂阿含经云。一由旬城高下亦尔。满中芥子百年取一。芥尽劫犹不尽。案此即为别劫也。若据大劫。即以

八十由旬城为量也。楼炭经云。以二事论劫。一云有一大城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满中芥子百岁诸天来下。取一芥子尽劫犹未尽。二云有一大石方四十里。百岁诸天来下。取罗縠衣拂石尽劫犹未穷。此亦应是别劫也。第二有成劫四十坏劫亦尔。所以然者。世间成时二十别劫。住时二十别劫。坏时二十别劫。空时二十别劫。此中以住合成以空合坏。故各四十别劫。总此成坏合有八十别劫。为一大劫。若更舒之别有六劫。一别。二成。三住。四坏。五空。六大。若更来之则有三劫。一小劫。二中劫。三大劫。小则别劫。中则成坏。随一大则总成与坏。欲界中寿一劫是小劫。初禅三天寿劫是中劫。二禅已去寿劫是大劫。外国俗算有六十位。过此已后不可数故。名阿僧祇。此数为劫数。一至六十位名阿僧祇劫。此是大劫量也。故智度论经云。以百由旬城为量。百年取一芥。故喻以迦尸罗天衣。百年一拂。百由旬石为量者。此并格量大劫也。即案索诃世界(旧云娑婆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寻夫劫波之号。不可以时数之。故以假石芥城等。准为一期之候。即约前中具合成住坏空等四劫也。如前从十岁增至八万。复从八万复至十岁。经二十返一小劫。二十小劫为一成劫。以年算之则经八千万万亿百千八百万岁也。止一为小劫矣。今成劫已过入住劫来。复经八小劫。释迦牟尼如来于住劫中当第四佛。尚余九百九十六佛。于后续次而出。

依奘法师西国传云。夫数量之称谓踰缮那(旧云由旬。又曰踰阇那。又曰由延。皆讹略)踰缮那者。自古圣王一日运行也。旧传一踰缮那四十里矣。印度国俗乃三十里。圣教所裁唯十六里。故毘昙论。四肘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为一由旬。一弓长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四百丈为一拘卢舍。一里有三百六十步。一步有六尺。合有二百一十六丈为一里。二里有四百三十二丈。计前五百弓有四百丈为一拘卢舍。犹欠三十二丈不满二里。计一拘卢舍减有二里。计八拘卢舍减十六里为一由旬。若依杂宝藏经。一拘卢舍有五里。计毘昙八拘卢舍为一由旬。合有四十里。

坏劫部第三

依长阿含经云。三灾上际云何。若火灾起时。至光音天为际。若水灾起时至。遍净天为际。若风灾起时。至果实天为际。三灾欲起时。世间人皆行正法。正见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时有人得第二禅者。即勇身上升于空中。住圣人道。天道梵道高声唱言。诸贤当知无觉无观第二禅乐人。闻此声已即修无觉无观。身坏命终生光音天。是时地狱众生罪毕命终来生人间。复修无觉

无观。得生光音天。畜生饿鬼阿须伦乃至六欲。皆生光音天尔时先地狱尽。后畜生尽已。次饿鬼阿须伦乃至他化自在天尽已。然后人尽无有遗余。此世败坏乃成为灾。又顺正理论云。乃至地狱无一有情。尔时名为地狱已坏。诸有地狱定受业者。业力置他方狱中。由此准知傍生鬼趣。时人身内无有诸虫与佛身同。若时人趣此洲一人无师法然得初静虑。从静虑起唱如是言。离生喜乐甚乐甚静。余人闻已皆入静虑。命终并得生梵世中。乃至此洲有情都尽。是名已坏赡部洲人。东西二洲例此应说。北洲命尽生欲界天。由彼钝根无离欲故。生欲界天已静虑现前转得胜依。方能离欲。乃至人趣无一有情。尔时名为人趣已坏。若诸天趣欲界六天随一法然得初静虑。乃至并得生梵世中。尔时名为欲天已坏。如是欲界无一有情。名欲界中有情已坏。若时梵世随一有情无师法然得二静虑。从彼定起唱如是言。定生喜乐甚乐甚静。余天闻已皆入彼静虑。命终并得生极光净。乃至梵世中有情都尽。如是名已坏有情世间。唯器世间空旷而住。余方世界一切有情感此三千世界业尽。于此渐有七日轮现。诸海干竭众山洞然。洲渚三轮并从焚燎。风吹猛焰烧上天宫。乃至梵宫无遗灰炉。自地火焰烧自地宫。非他地灾能坏他地。由相引起故作是说。下火风飘焚烧上地。谓欲界火猛焰上升。为缘引生色界。火焰。余灾亦尔。如应当知。如是始从地狱渐减。乃至器世界尽总名坏劫。又观佛三昧经云。天地始终谓之一劫。劫尽坏时火灾将起。一切人民皆背正向邪竞行十恶。天久不雨所种不生。依水泉原乃至四大驶河皆悉枯竭。久久之后风入海底。取日上大城郭。于须弥山边置本道中(长阿含经云。其后久久有大黑风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吹使两披。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半。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安日道中。乃至七日次第取之法用并然。杂心论云。劫灭之时七日轮住游干陀山从彼而去。又说云。分一日为七日。又说云。从阿鼻地狱下出日。众生业力致)一日出时百草树木一时雕落。二日出时四大海水从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内。其水自然枯涸。三日出时四大海水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内水展转消尽。四日出时四大海水深千由旬。五日出时四大海水纵广七千由旬乃至竭尽(长阿含经云。五日出已其后海水转深。犹如春雨后亦如牛迹中水。遂至涸尽不渍人躯也)六日出时此地厚六万八千由旬。皆悉烟出。从须弥山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及八大地狱靡不烧灭。烟尽无余。人民命终。皆依须弥山及六欲诸天。皆悉命终宫殿皆空。一切无常不得久住。七日出时大地须弥山渐渐崩坏百千由旬。永无遗余。山皆洞然。诸宝爆裂。烟焰震动至于梵天。一切恶道皆悉荡尽。罪终福至。皆集第十五天上。十四天以下尽成灰墨。新生天子未曾见此。普怀恐惧。旧生天子各来慰劳。勿生恐怖。终不至此。人民命终生光音天。以念为食。光明自照神足飞

行。或生他土。若生地狱。地狱罪毕亦生天上。若罪未毕复移他方。无日月星宿亦无昼夜。唯有大冥谓之火劫。火灾果报致此坏败。劫欲成时火乃自灭。更起大云渐降大雨。滴如车轴。是时此三千大千刹土。水遍其中乃至梵天。故瑜伽论云。又诸有情能灭坏业增上力故。及依六种所烧事故。复有六日轮渐次而现。彼诸日轮望旧日轮。所有热势踰前四倍。既成七已热遂增七。云何名为六所烧事。一小大沟坑。由第二日轮之所枯竭。二小河大河。由第三日轮之所枯竭。三无热大池。由第四日轮之所枯竭。四大海。由第五日轮及第六一分之所枯竭。五苏迷卢山及以大地体坚实故。由第六一分及第七日轮之所烧然。即此火焰为风所鼓。展转炽盛极至梵世。如是世界皆悉烧已。乃至灰墨及与余影皆不可得。从此名为器世间已坏。满足二十中劫。如是坏已复二十中劫住。

云何水灾。谓过七火灾已于第二静虑中有俱生。水界起坏器世间犹水消盐。此之水界与器世间一时俱没。如是没已复二十中劫住。云何风灾。谓七水灾过已复七火灾。从此无间于第三静虑中有俱生。风界起坏器世间如风干支节。复能消尽。此之风界与器世间一时俱没。从此坏已复二十中劫住。如是略说世间已坏。又依顺正理论云。此水火风三大灾起逼有情类。令舍下地集上天中。初火灾兴由七日现有说。如是七日轮行犹如雁行分路旋运。有说如是。七日轮行上下为行分路旋运。中间各相去五千踰缮那。次水灾兴由降瀑雨。有作是说。从三定边空中欻然。雨热灰水。有余复说。从下水轮起涌沸水上腾漂浸。决定义者即此边生。后风灾兴由风相击。有作是说。从四定边空中欻然飘击风起。有余复说。从下风轮起冲击风上腾飘鼓。此决定义。准前应知。三灾起时云何次第。要先有问起七火灾。其次定应一水灾起。此后无间复七火灾。度七火灾还有一水。如是乃至满七水灾。复有七火灾后风灾起。如是总有八七火灾一七水灾一风灾起。水风灾起皆次火灾。自水风灾必火灾起。故灾次第理必应然。何缘七火方一水灾。极光静天寿势故。谓彼寿量极八大劫。故至第八方一水灾。由此应知。要度七水八七火后乃一风灾。由遍净天寿势力故。谓彼寿量六十四劫。故第八八方一风灾。如诸有情修定渐胜。所感异熟身寿渐长。由是所居亦渐久住。故毘昙论偈云。

七火次第过 然后一水灾
七七火七水 复七火后风

又对法论云。如是东方无间无断。无量世界。或有将坏。或有将成。或有正坏。或坏已住。或有正成。或成已住。如于东方。乃至一切十方亦尔。如是若有情世间若器世间。业烦恼力所生故。业烦恼增上所起故。总名苦谛。又杂心论。问何故坏劫不至第四禅。答净居天故。彼无上地生即彼般涅槃故。亦不下生。下地非数灭故。若彼住经坏劫者亦不然。增上福力生彼处故。内扰乱非故。若彼地内有扰乱者则外有灾患。彼初禅内有觉观。火扰乱故。外为火灾烧。第二禅内喜水扰乱故。外为水灾所漂。第三禅内有出入息风扰乱故。外为风灾所坏。问第四禅未曾有扰乱者。何得不常。答刹那无常所坏故。第四禅地不定相续。随彼天生宫殿俱起。若天命终彼亦俱没耳。

◎◎

成劫部第四

依起世经云。尔时复经无量久远不可计数日月。时起大重云。乃至遍覆梵天世界。既遍覆已注大洪雨。其滴甚麤。或如车轴。或复如杵。经历百千万年彼雨水聚渐渐增长。乃至天所住世界其水遍满。然彼水聚有四风轮之所住持。何等为四。一名为住。二名安住。三名不堕。四名牢主。彼雨断已复还自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当于尔时四方一时有大风起。其风名为阿那毘罗。吹彼水聚混乱不停。水中自然生大沫聚。大风吹沫掷置空中。从上造作梵天宫殿。微妙可爱七宝间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王*(利/(尔-小+(恭-共)))]赤珠砗磲码瑙。有斯梵天世间出生。彼大水聚复更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如前四方风起名阿那毘罗。由此大风吹掷水沫复成宫殿。魔身天墙壁住如梵身天无异。唯有宝色精麤异耳。如是次造他化自在天。展转至夜摩天。六天次第具足如梵天无异精麤异耳。时彼水聚转复减少。乃更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湛然淳住。彼水聚中四方浮沫水上厚六十八亿由旬。周阔无量。大风吹沫复造须弥山四宝所成。复吹水上浮沫为三十三天七宝所成。又吹水沫。于须弥山半腹之间四万二千由旬。为日月天子宫殿皆七宝成。以是因缘。世间便有七日宫殿安住现在。又吹水沫于海水上高万由旬。为空居夜叉造玻[王*(利/(尔-小+(恭-共)))]宫殿城郭亦尔。又吹水沫于须弥山四面。各去山一千由旬。大海之下作四面阿修罗城七宝庄严。又复大风吹水聚沫造作余大宝山。如是展转吹水沫过四大洲八万小洲须弥山王。并余一切大山之外周匝安置。名大轮围山。高广正等六百八十万亿由旬。牢固真实。金刚所成难可破坏。如是大风吹掘大地渐渐深入。乃于其中置大水聚湛然淳积。以此因缘便有大

海。又起世经云。此大海水。何因缘故。如是咸苦不堪饮食。此有三因缘。何等为三。一者从火灾后经无量时。起大重云弥覆凝住。后降雨滴注满世界。彼大雨汁洗梵身天一切宫殿。次洗广天宫殿。次洗他化自在天化乐天兜率天夜摩天宫殿洗已。洗彼宫时所有咸辛苦味悉皆流下。次复洗须弥山及四大洲八万小洲诸余大山等。如是洗时浸渍流荡其中。以是因缘令大海咸不堪饮食。第二此大海水大神大身众生在其中住。所有屎尿流出海中。以是因缘其水咸苦不堪饮食。第三此大海水古昔诸仙曾所呪故。愿海成其盐味不堪饮食。以是因缘令大海咸不堪饮食。又依顺正理论云。所言成劫者。谓从风起。乃至地狱始有情生。谓此世间灾所坏已。二十中劫唯有虚空。过此长时次应复有等住世。成劫便至一切有情业增上力。空中渐有微细风生。是器世间将成前相。风渐增盛成立如前所说风轮水轮金轮等。然初成立大梵天宮乃至夜摩天宮复起风轮等。是谓成立外器世间。由有情力。谓光净久集有情。天众既多。居处迫迮。诸福减者应散居下。此器世间初一有情。极光净殒生大梵处空宫殿中。后诸有情亦从彼殒有生梵辅。有生梵天。有生他化自在天宮。渐渐下生乃至人趣。后生饿鬼傍生地狱。法尔成坏必最初。若初一有情生无间狱。二十中成劫应知已满。此后复有二十中劫。名成已住。次第而起。立世阿毘昙论云。一切器世界起作已成。时二种界起长。谓地火两界。风界起吹火界蒸炼地界。风界恒起吹一切物使成坚实。既坚实已一切诸宝种类皆得显现。如是多时六十小劫究竟已度。

又长阿含经云。此三及地为四灾四劫。除地说三为大劫。唯未至第四禅。为净居天故。无上地可生。即于彼处涅槃。亦不下生。非数灭故。变成天地。天地更始。了无所有亦无日月。地涌甘泉味如苏蜜。时光音诸天。或有福尽来生。或乐观新地。性多轻躁以指尝之。如是三转得其甜味。食之不己渐生麤肌。失天妙色神足光明。冥然大暗。后大黑风吹彼海水漂出日月。置须弥边安日道中。遶须弥山照四天下。时诸人辈见出则欢见入则惧。自兹以后昼夜晦朔春秋岁数终而复始。劫初成时诸天来下为人皆悉化生。身光自在神足飞行。无有男女尊卑。众共生世。故名众生。有自然地味犹如醍醐亦如生苏味甜如蜜。其后众生以手试尝。遂生味着渐成抟食。光明转减无复神通。食地味多者颜色麤悴。其食少者颜色光泽。遂生胜负。因缘胜负故便生是非。地味稍歇咸皆懊恼。咄哉为祸。无复地味。又生地皮状如薄饼。地皮又灭又生地肤。地肤灭故。依增一经。又生自然地肥。味甘如葡萄酒。

又楼炭经云。地肥不生更生两枝菡萏。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两枝菡萏不生。更生糠米无有糠糲。不加调和备众美味。众生食之生男女形。又增一经云。时诸天子情欲意多者便成女人。故有夫妻之名。其后众生淫欲转增。遂夫妻共住。其余众生寿福行尽。后光音天来生此间在母胎中。因此世间有处胎生。尔时造瞻婆大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糠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后随生。

又依中阿含经。米长四寸未有茎秆。时有众生并取日粮。如是相学。乃至并取五日糠米。渐生糠糲。刈已不生遂有枯株。尔时众生懊恼悲泣。各封田宅糠米以为疆畔。其众自藏己米盗他田谷。无能决者。议立一平等主。善护人民赏善罚恶。便有刀杖等物考楚杀戮。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由有田地致此诤讼。故各共减割以供给之。故选一人形貌尊雅甚有财德。请以为主。于是始有民主之号。田宅舍屋之名。天下丰乐不可具述。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爱子。人民敬主如子敬父。人寿大久丰乐无极。

又依顺正理论云。初受段食故。身渐坚重。光明隐没黑暗便生。日月众星从兹出现。由渐耽味地味便隐。从兹复有地皮饼生。竞耽食之地饼复隐。尔时复有林藤出现。竞耽食故林藤复隐。有非种香稻自生。众共取之以充所食。此食龕故残秽在身。为欲蠲除便生二道。因斯遂有男女根生。由二根殊形相亦异。宿习力故便相瞻视。因此遂生非理。乃至由有劫盗过起。诠量众内一有德人。各以所收六分之一。雇令防护封为田主。因斯故立刹帝力名。大众钦承恩流率土。故复名大王。未有多王。自后诸王此王为首。

又长阿含经云。佛告比丘。有四事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云何为四。一时世间灾渐起。坏此世时中间长久。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二者此世间坏已中间空旷。无有世间长久迥远。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三者天地初起向欲成时中间长久。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坏。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是为四事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而计量也。

颂曰。

百旬芥易尽	三灾理自倾
石火无恒焰	电光非久停
饥窘自相噉	刀兵竞相征

疫病无医効 空劳怨苦声
亲戚无相救 残害有余情
遗文虚满笥 徒欣富贵盈
太息波川迅 悲斯苦业蒙
生灭恒敦逼 煎迫未安宁◎

法苑珠林卷第一

法苑珠林卷第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三界篇第二(三界有二初明四洲二明诸天)

初明四洲(此有十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地量部
- 山量部
- 界量部
- 方土部
- 身量部
- 寿量部
- 衣量部
- 优劣部

夫三界定位六道区分。龕妙异容苦乐殊迹。观其源始不离色心。检其会归莫非生灭。生灭轮回是曰无常。色心影幻斯谓苦本。故涅盘喻之于大河。法花方之于火宅。圣人启悟息驾反源。超出三有渐逾十地也。寻世界立体四大所成。业和缘合与时而作。数盈灾起复归于灭。所谓短寿者谓其长寿。长者见其短矣。夫虚空不有故厥量无边。世界无穷故其状不一。于是大千为法王所统。小千为梵王所领。须弥为帝释所居。铁围为蕃墙之城。大海为八维之

浸。日月为四方之烛。总总群生于兹是宅。琐琐含识莫思涂炭。沈俗而观。则迂诞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经书。然辩括宇宙臆度不了。易称玄天。盖取幽深之名。庄说苍天。近在远望之色。于是野人信明谓旻青如碧。儒士据典谓干黑如漆。青黑诚异乖体是同。儒野虽殊不知是一。然则俗尊天名而莫识实。岂知六欲之严丽。十梵之光明哉。嗟夫。区界现事犹莫之知。不思妙义固其已矣。窃惟方等大典多说深空。寻长含楼炭辩章世界。而文博偈广卒难捡究。今简要略用摽厥致耳。

会名部第二

长阿含起世经等。四洲地心即是须弥山。山外别有八山。围如须弥山下大海深八万四千由旬。其边八山大海初广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依顺正理论云。一甘二冷三软四轻五清静六不臭七饮时不损喉八饮已不伤腹也)如是渐小至第七山下。水广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外酖海广于无际。海外有山即是大铁围山。四周围轮。并一日月昼夜回转照四天下。名为一国土。即以此为量数至满千铁围绕讫名一小千。复至一千铁围绕讫名为中千世界。即数中千复满一千铁围绕讫名为大千世界。其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有顶各有万亿(旧云百亿者错算也)。

成则同成。坏则同坏。皆是一化佛所统之处。名为三千大千世界。号为娑婆世界。梵本正音。名为索诃世界。依自誓三昧经。云娑诃世界者(汉言忍界。谓此土人物刚强难忍事故。立名号为忍)其佛号曰能仁。以别束广名曰三界。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初欲界者欲有四种。一是情欲。二是色欲。三是食欲。四是淫欲。二色界有二。一是情欲。二是色欲。无色界有一情欲。初具四欲强色微故。云欲界。第二色界色强欲微。故号色界。第三无色界色绝欲劣。故名无色界(更依华严。辩三千大千世界。乃有多种不烦广述也)。

地量部第三

依华严经云。三千大千世界以无量因缘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轮。水轮依风轮。风轮依空轮。空轮无所依。然众生业感世界安住。故智度论云。三千大千世界皆依风轮为基。又新翻菩萨藏经云。诸佛如来成就不思议智故。而能得知诸风雨相。知世有大风名乌卢博迦。乃至众生诸有觉受。皆由此风所摇动故。此风轮量高三拘卢舍。于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曰云风轮。此风轮量高五拘卢舍。于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瞻薄迦。此风轮量高十踰缮那。于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吠索缚迦。此风轮量高三十踰缮

那。又此风上虚空之中。复有风起名曰去来。此风轮量高四十踰缮那。如是舍利子。次第轮上。六万八千拘胝风轮之相。如来应正等觉。依止大慧悉能了知。舍利子。最上风轮名为周遍。上界水轮之所依止。其水高量六十八百千踰缮那。为彼大地之所依止。其地量高六十八千踰缮那。舍利子。是地量表有一三千大千世界。又楼炭经云。此地深二十亿万里。下有金粟亦二十亿万里。下有金刚亦二十亿万里。下有水际八十亿万里。下有无极大风。深五百二十亿万里。此虽六重。前四是地轮。第五是水轮。第六是风轮。金光明经云。此地深十六万八千由旬。下有金沙。金沙正是金粟。下有金刚地。释云。前风轮坚固不可沮坏。有大洛那力人以金刚杵击之。杵碎风轮无损。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罗延力。是佛身力。亦名那罗延风轮。风轮上次有水轮。水轮者。依立世经云。深一百一十三万由旬。减风轮三十八万由旬。以众生业力水不流散。如食未消不堕熟藏。又如仓贮米内外物持。水轮亦尔。外由有风持不散。如世间攒酪为苏。此风力顺转。此水成金水。深一百一十三万由旬。既顺成金水但厚八十万由旬。所略三十三万由旬皆属金地。金地轮中从少向多。应厚十二洛沙。一洛沙有十万由旬。此轮纵广一等。

山量部第四

今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诸佛世尊皆垂化现。现生现灭导圣导凡。约一四天下。即以一日月所照临处。以苏迷庐山为中(唐云。妙高山。旧名须弥山。又曰迷留。亦云弥娄山。此皆讹略耳)高三百三十六万里。四宝所成。东面黄金。南面琉璃。西面白银。北面玻[王*(黍-禾+利)]。在大海中亦深三百三十六万里。据金轮上。如起世经云。须弥山下有八重山。初山名佉提罗。高四万二千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其须弥山佉提罗山二山之间阔八万四千由旬。周匝无量。佉提罗山外有山。名曰伊沙陀罗。高二万一千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二山之间阔四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伊沙陀罗山外有山。名曰游干陀罗。高一万二千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二山之间二万一千由旬周匝无量。游干陀罗山外有山。名曰善见。高六千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二山相去一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善见山外有山。名曰马半头。高三千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二山之间阔六千由旬周匝无量。马半头山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罗。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二山之间阔二千四百由旬周匝无量。尼民陀罗山外有山。名毘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二山之间阔一千二百由旬周匝无量。毘那耶迦山外有山。名斫迦罗(隋言轮围。即铁围山是也)。高三百由旬。上阔亦尔。七宝所成。二山之间阔

六百由旬周匝无量。上列诸山中间皆是海水。水皆有忧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荼利迦华等。诸妙香物遍覆于水。去斫迦罗山其间不远。亦有空地。青草遍布。即是大海。于大海北有大树王。名曰阎浮树。身周围有七十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乃至枝叶四面垂覆五十由旬。长阿含经云。其山空地中有大海水。名鬻禅那。此水下转轮圣王道。广十二由旬。侠道两边有七重墙。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交饰七宝所成。阎浮提地轮王出时。水自然去其道平现。去海不远有山名鬻禅山。去此山不远有山名金壁。过此山已有山名雪山。纵广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雪山中间有宝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垂出高百由旬。其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净无秽。七宝砌垒。其池底金沙充满。华如车轮根如车毂。华根出汗色白如乳。味甘如蜜。池东有旃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池南有新头河。从师子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南海。池西有博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池北有斯陀河。从象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依奘法师西国传。其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云无热。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十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冷水属瞻部洲。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旃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遶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者讹也)遶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者讹也)遶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陀河者讹也)遶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下地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也。时无轮王应运。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温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人主之地风俗机慧仁义昭明。四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开其户。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斯其大概。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轨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数。象主之国其理优矣。斯皆着之经。诘闻诸土俗。博闲今古详考见闻。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矣。又起世经云。阿耨达宫中有五柱堂。阿耨达龙王恒于中止。佛言。何故名为阿耨达。其义云何。此阎浮提所有龙王尽有三患。唯阿耨达龙无有三患。云何为三。一者所有诸龙皆被热风热沙着身烧其皮肉及烧骨髓以为苦恼。唯有阿耨达龙无有此患。二者所有龙宫恶风暴起。吹其宫内失宝饰衣。龙身自现以为苦恼。唯阿耨达龙王无如此患。三者

所有龙王各在宫中相娱乐时。金翅大鸟入宫搏撮。或始生方便欲取龙食。龙怖惧常怀热恼。唯阿耨达龙无如此患。若金翅鸟王生念欲往即便命终。故名阿耨达。阿耨达者(秦言无恼)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金毘离。其城北有七黑山。黑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舞唱伎音乐之声。山有二窟。一名为尽。二名善尽。天七宝所成。柔软香洁犹如天衣。妙音干闥婆王。从五百干闥婆在其中止。又顺正理论云。四洲之中唯赡部洲有金刚座。上穷地际下据金轮。诸最后身菩提萨埵。将登无上正等菩提。皆坐此座起金刚定。以无余依及余依及余处所有坚固力能持此座。又长阿含经云。佛告比丘。有四大天神。何等为四。一者地神。二者水神。三者风神。四者火神。此之四大。各共有之。故地神生恶见言。地中无水火风。时我知此地神所念。即往语言。汝尝生念言地中无水火风耶。曰地中实无水火风也。我时语言。汝勿生此念谓地中无水火风。所以者何。地中有水火风。但地大多故地大得名。佛告比丘。我为彼地神。除其恶见示教利喜得法眼净。水中有地火风。火中有地水风。风中有地水火。但初大多故偶得名也。

界量部第五

依立世阿毘昙论云。太鹹海外有山。名曰铁围。入水三百一十二由旬半。出水亦然。广亦如是。周回三十六亿一万三百五十由旬。从剌浮提南际取铁围山。三亿六万六千六百六十三由旬。从剌浮提中央取东弗于逮中央。三亿六万六千六百由旬。从剌浮提中央取西瞿耶尼中央。三亿六万六千六百由旬。从剌浮提北际取北鬱单越北际。四亿七万七千五百由旬。从铁围山水际极西铁围山水际遥度。十二亿二千八百二十五由旬铁围山水际周回三十六亿八千四百七十五由旬。从此须弥山顶至彼须弥山顶边。十二亿三千四百五十由旬。从此须弥山中央至彼须弥山中央。十二亿八万三千四百五十由旬。从此须弥山根至彼须弥山根。十二亿三千十五由旬。如是义者佛世尊说(依长阿含经云。阎浮提。其地纵广七千由旬。西瞿耶尼。其地纵广八千由旬东弗于逮。其地纵广九千由旬北鬱单越。其地纵广十千由旬)。

方土部第六

寻夫方志人别不同。总有二种。一凡二圣。若约方言之即有四种。所谓四天下人。若以住处言之。四天下中合有四千八处则有四千八种之人。若直案阎浮提一方言之。如楼炭经说。大国总有三十六人亦同之。若展别论则有二千

五百小国。人亦同之。又一一国中种类若干。胡汉羌鲁蛮夷楚越。各随方土色类不同。未可具述。故楼炭经云。此南阎浮提种类差别合有六千四百种人。但总彰大数不别其名。长阿含经云。佛告比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围绕其外。复有大海水周匝围绕八千天下。复有大金刚山绕大海水。金刚山外复有第二大金刚山。二山中间窈窈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于彼八大地狱也。第一北鬱单越者。依长阿含经云。须弥山北天下有鬱单越国。其土正方纵广一万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有大树王。名庵婆罗。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多有诸山浴池。华菓丰茂。无数众鸟和鸣。地生软草盘萦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师。软若天衣。其地柔软以足蹈地。地凹四寸。举足还复。地平如掌无有高下。彼土四面有四阿耨达池。各纵广百由旬。以七宝砌出四大河。广十由旬。众鸟和鸣。彼土无有沟坑荆棘株杙。亦无蚊虻毒虫。地纯众宝。阴阳调柔四气和顺。百草常生无有冬夏。其土常有自然糠米不种自生。无有糠糲如白华聚。犹忉利天食众味具足。其土常有自然釜鍍。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于鍍下饭熟光灭。不假樵火不劳人功。其土有树。名曰曲躬。叶叶相次天雨不漏。彼诸男女止宿其下。复有香树高七十里。华菓繁茂。其菓熟时皮破自裂自然香出。或高六十里五十里。小者五里。其菓熟时皮破自然出种种衣。或出种种严身之具。或出种种器。或出种种食。或戏河中有众宝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游戏时。脱衣岸上。乘船中流娱乐讫已度水遇衣便着。先出先着。后出后着。不求本衣。次至香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乐器调弦。并以妙声和弦而行诣园娱乐。其土中夜阿耨达龙王数数时起清净云。周遍世界而降甘雨。如[声-耳+牛]牛乳顷以八味水润泽普洽。于中夜后净无有翳空中清明。海出凉风微吹人身举体快乐。其土丰熟人民炽盛。设须饮食以自然糠米着于釜中。以焰光珠置于釜下。饭自然熟珠光自灭。诸有来者自恣食之。其主不起饭终不尽。若其主起饭则尽赐。其饭鲜洁如白华聚。其味如天无有众病。气力充足颜色和悦无有衰耗。其土人身颜貌同等不可分别。其貌少壮如阎浮提二十许人。其人口齿平正洁白无间。发紺青色无有尘垢。发垂八指齐眉而止。不长不短。若其土人起欲心时。有熟视女人而舍之去。彼女随往诣园林。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亲母亲骨肉中表。不应行欲者树不曲荫。各自散去。若非亲者树则曲荫。随意娱乐一日二日。或至七日尔乃舍去(立世阿毘昙论云。北洲人不索女不迎妻。不买不卖。若男子欲娶女时谛瞻彼女。若女欲羡男时亦须谛视男子。若不见视余女报言。是人看汝即为夫妻。男不见女看余男报言。是女看汝亦为夫妻。若自相见便即相随其往别处。若多欲者一生之中数唯至五。其中品者或四或三。亦有修行至死无欲。彼人怀妊

有恶食者耳)彼人怀妊七日八日便产。随生男女置于四衢大交道头舍之而去。有诸行人经过其边出指含嗽。指出甘乳充遍儿身。过七日已其儿长成与彼人等。男向男众女向女众。彼人命终不相哭泣。庄严死尸置四衢道舍之而去。有鸟名忧慰禅伽。接彼死尸置于他方(依立世论云。其鸟啄尸将去。至山外而便噉食)又其土人大小便时地为开坼便利讫已地还自合。其土人民无所系恋亦无蓄积。寿命常定死尽生天。彼人何故寿命常定。其人前世修十善行。身坏命终生鬻单越。寿命千岁不增不减。是故彼人寿命正等。若有人能施沙门婆罗门。及施贫穷乞儿疾病困苦者。给其衣食乘舆华鬘涂香床榻房舍。又造塔庙灯烛供养。其人命终生鬻单越。寿命千岁不增不减。其土不受十善。举动自然与十善合。身坏命终生天善处。是故彼人得称为胜。于三天下其土最上。故秦言最上。立世论云。彼土人民悉皆白净。人所庄饰。须发翠黑恒如荆周罗。五日头发自然长。横七指无有增减。顺正论云。北俱卢洲。形如方座。四边量等。面各二千。既说界方面各二千。已具其义。边有二中洲。一矩婆洲。二憍抵婆洲。此二洲皆有人住。第二东弗于逮。依长阿含经云。须弥山东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圆。纵广九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大树王。名伽蓝浮。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造天地经云。东方人物胜阎浮提人。彼土用绵绢共相市易。依长阿含经云。彼土人寿二百岁少出多减(楼炭经云。人寿三百岁也)饭食鱼肉(立世论云。自不杀生。不令他杀。若有自死则食其肉)以谷帛珠玕共相市易。人有婚礼嫁娶(立世论云。东弗婆提人。其多欲者。一生之中其数至七。其中品者。或至五六。亦有修行至死无欲。东西二洲人唯无黑色。余同剡浮提身有种种色。彼人头发庄饰剪前被后。上下两衣着下竟上衣绕身而已)依顺正理论云。东胜身洲。东狭西广。三边量等。形如半月。东三百五十三边各二千。此东洲东边。广南洲南际。故东如半月。其洲边有二中洲者。一提诃洲。二毘提诃洲。此二洲皆有人住。第三俱耶尼者。依长阿含经云。须弥山西天下名俱耶尼。其土形如满月。纵广八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大树王。名曰斤提。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起世经云。于彼树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缘。名瞿陀尼。此云牛货)人寿三百岁。以牛马珠玉共相市易。人物亦胜阎浮提。立世论云。彼土人或自杀生或令他杀。生则食肉同剡浮提人。若眷属死送丧山中烧尸弃去。或置水中。或埋土里。或着空地。东西二洲大同剡浮提。婚礼亦同。其欲多者。一生之中数至十二。其中品者数成至十。亦有修行至死无欲。彼人庄饰并皆被发上下着衣。依顺正理论云。西牛货洲圆如满月。径二千五百。周围七千半。其洲边有二中洲者。一舍橈洲。二喞怛罗漫里拏洲。皆有人住。第四阎浮提者。依长阿含经云。

须弥山南有天下。名阎浮提。其土南狭北广。纵广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树王。名阎浮提。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起世经云。于此树下。有阎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胜金出此树下。名阎浮那树金)复有金翅鸟王树。名俱利睒婆罗。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阿修罗王有树。名曰善尽。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忉利天有树。名曰昼度。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阎浮提人。人寿百岁。中天者多。初十无知。二十少知犹未黠了。三十欲意盛。四十所行无端。五十所习不忘。六十慳着。七十体性迟缓。八十无荣饰。九十疾痛。百岁诸根衰耗经于三百冬夏春。三万六千食中间。或有不具者。立世阿毘昙论云。剌浮提人衣服庄饰种种不同。或有长发分为两髻。或有剃落发须。或有顶留一髻余发皆除。名周罗发。或有拔除发须。或剪发剪须。或有编发。或有被发。或有剪前被后令圆。或有裸形。或着衣服。覆上露下。或露上覆下。或上下俱覆。或止障前后。此洲人民所食多种不可具述。婚礼市易现事可知。然论云。剌浮提人一生欲事无数无量。不同余三洲人少欲。亦有修行至死无欲。依顺正理论云。南瞻部洲有边洲。一名遮末罗洲。二名筏罗遮罗洲。此二洲中皆有人住。

身量部第七

依立世经云。阎浮提人命促至十岁时。身形短小。或长二搥手三搥手。于其自身则有八搥手。毘昙论云。阎浮提人至百岁时。身長三肘半。或长四肘(长阿含经云。长三肘或有不定者大低言之)弗婆提人长八肘。瞿耶尼人长十六肘。鬻单越人长三十二肘。

寿命部第八

如毘昙说。阎浮提人寿命不定。有其三品。上寿一百二十五岁。中寿一百岁。下寿六十岁。其间中天者不可胜数。且依劫减时说有此品。若据劫初寿命无量。或至八万四千。依长阿含经。阎浮提人。人寿百二十岁。中天者多。东弗于逮人。人寿二百岁(楼炭经云。人寿三百岁)。西俱耶尼人。人寿三百岁。北鬻单越人。人寿千岁(余三方人并有中天者。唯北洲人定寿千年也)。

衣量部第九

依起世经云。阎浮提人身长三肘半。衣长七肘。阔三肘半。瞿陀尼人。弗婆提人。身衣与阎浮提等量。欒单越人身长七肘。衣长十四肘。上下七肘。阿修罗身长一由旬。衣长二由旬。阔一由旬。重半起利沙(隋言半两。余经说阿修罗大小不定。如毘婆质多阿修罗。四倍高须弥山)。

优劣部第十

长阿含经云。佛告比丘。阎浮提人有三事。胜拘耶尼人。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拘耶尼人有三事胜阎浮提人。何等为三。一者多牛。二者多羊。三者多珠玉。阎浮提有三事胜弗于逮。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弗于逮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其土极广。二者其土极大。三者其土极妙。阎浮提有三事胜欒单越。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欒单越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无所系属。二者无有所。三者寿定千岁。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饿鬼趣。饿鬼趣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身大。三者他作自受。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金翅鸟。金翅鸟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身大。三者宫殿。阎浮提以上三事胜阿须伦。阿须伦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宫殿高广。二者宫殿庄严。三者宫殿清静。阎浮提人以上三事胜四天王天。复以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端正。三者多乐。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此诸天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端正。三者多乐。

◎

◎诸天部第二(此别有二十二部)

- 辩位部
- 会名部
- 业因部
- 受生部
- 界量部
- 身量部
- 衣量部

- 寿量部
- 住处部
- 广狭部
- 庄饰部
- 奏请部
- 通力部
- 身光部
- 市易部
- 婚礼部
- 饮食部
- 仆乘部
- 眷属部
- 贵贱部
- 贫富部
- 送终部

辩位部第一

如婆沙论中说。天有三十二种。欲界有十。色界有十八。无色界有四。合有三十二天也。第一欲界十天者。一名干手天。二名持华鬘天。三名常放逸天。四名日月星宿天。五名四天王天。六名三十三天(总名忉利天摄)七名炎摩天。八名兜率陀天。九名化乐天。十名他化自在天(初星宿及后四。此五居空。干手华鬘放逸四天忉利。此五在山。具如下第九住处说)第二色界有十八天者。初禅有三天。一名梵众天。二名梵辅天。三名大梵天(此大梵天无别住处。但于梵辅有层台高显严博。大梵天王独于上住。以别群下于此。三天之中梵众是庶民。梵辅是臣。大梵是君。唯此初禅有其君臣民庶之别。自此已上悉皆无也)二禅之中有三天。一名少光天。二名无量光天。三名光音天。第三禅中亦有三天。一名少净天。二名无量净天。三名遍净天。第四禅中独有九天。一名福生天。二名福爱天。三名广果天。四名无想天(此无想天亦无别所。但与广果同阶别处。以是外道所居故分二种别名也)五名无烦天。六名无热天。七名善现天。八名善见天。九名色究竟天(亦名阿迦膩咤天名色界合有十八天)第三无色界中有四天。一名空处天。二名识处天。三名无所有处天。四名非想非非想处天(是名三界总有三十二种天也)问曰。未知此三十二天几凡几圣。答曰。二唯凡住。五唯圣住。自余二十五天凡圣共住。所言二唯凡住者。一是初禅大梵天王。二是四禅中无想天中。唯

是外道所居。问曰。何故此二唯凡住耶。答曰。为大梵天王不达业因。唯说我能造化一切天地人物。恃此高慢轻蔑一切圣人。故不与居。又无想天中唯是外道修无想定以生其中。受五百劫无心之报。外道不达谓为涅槃。受报毕已必起邪见来生地狱。以是义故。一切圣人亦不生中也。所言五唯圣人居者。谓从广果已上无烦无热等五净居天。唯是那含罗汉之所住也。纵凡生彼天者要是进向那含身。得四禅发于无漏起熏禅业。或起一品乃至五品。方乃得生。凡夫无此熏禅业故不得生也。若言那含生彼理则无疑。问曰。阿罗汉既是无生。何故亦云生彼天者。答曰。此应言欲界那含生彼而得罗汉。非谓先是罗汉而生彼也。自余二十五天凡圣共居。不言可悉。若总据大小乘说。合有四天。故涅槃经云。有四种天。一世间天。二生天。三净天。四义天。世间天者如诸国王。生天者从四天王乃至非想非无想天。净天者从须陀洹至辟支佛。义天者十住菩萨摩訶萨。以何义故。十住菩萨名为义天。以能善解诸法义见一切法是空义故。

会名部第二

第一四天王者。依长阿含经云。东方天王名多罗吒。此云治国主(智度论云提头赖吒)领干闥婆及毘舍闍神将。护弗婆提人不令侵害。南方天王名毘琉璃。此云增长主(智度论名毘楼勒叉)领鸠盘荼及薜荔神。将护阎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毘留博叉。此云杂语主(智度论云毘楼博叉)领一切诸龙及富单那。将护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毘沙门。此云多闻主。领夜叉及罗刹。将护鬻单越人。智度论云。天帝释具依梵音应云提婆那因。释迦者(秦言能也)提婆(言天)因(言主)合而言之。是能天主也。须夜摩天者(秦言妙善)兜率陀者(秦言妙足)须涅蜜陀者(秦言化乐)婆舍跋提者(秦言他化自在天也)梵天王名曰尸弃(秦言大顶别云大器)首陀婆天者(秦言净居天。且依智度论逐要释。此少多自外天。已上天名具如婆沙论为文烦故不可具录也)中阿含经云。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缘名释提桓因。佛告比丘。释提桓因本为人时行于[去*页]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困苦。施以饮食钱财灯明等。以堪能故名释提桓因。复何因缘名富兰陀罗。告曰。彼本为人时数数行施。衣被饮食乃至灯明。故名富兰陀罗。复何因缘故名摩訶婆。告曰。本为人时名摩伽婆。即以本为名。复何因缘故名娑婆婆。告曰。本为人时以婆洗私衣布施供养。故名娑婆婆。复何因缘故名憍尸迦。告曰。本为人时为憍尸迦姓故。复何因缘故名舍脂钵低。告曰。彼舍脂为天帝释第一天后。复何因缘故名千眼。告曰。本为人时聪明智慧。于一坐间思千种义观察称量故。复何因缘故名因提利。告曰。天帝于诸

三十二天为主故。佛告比丘。然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受持七种受得天帝释。何等为七。谓供养父母乃至等行惠施。如经偈说。为天帝释。

业因部第三

问曰。六趣之报造何业生。答曰。依智度论说。六趣之业不过善恶。各有三品。上者生天。中者生人。下者生四恶趣。若依此义。但善上品即得生天。不散定别耶。若依业报差别经中。具说十善得生天趣具分定散三界差别。经云。复有十善能令众生得欲界天报。具修增上十善得生欲界天报。此则欲界散善业也。复有十业能令众生得色界天报。为修有漏十善与定相应。此则色界定善业也。复有四业能令众生得无色界天报。一者谓过一切色想灭一切有对想入空处定。二者过一切空处定入识处定。三者过一切识处定入无所有处定。四者过一切无所有处定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以是四业得无色界报。若尔此界何故不言十善业者。应言此界是无色报杂色而修远离身口。是故据地但言四业不就十善也。然上来所说皆是如来分别业报因果相当不差异也。若依善戒经说。僧持二百五十戒。尼持三百七十八戒。亦是生天之业。故四分律偈云。

明人能护戒 能得三种乐
名誉及利养 死得生天上

此据欲界天说。又如正法念经说。或因持戒不杀不盗不淫。由斯三善亦得生天。此亦生欲界天。因别时之说。然非局此三即得生天也。又如温室经说。洒僧净业亦得生天及上界报。此亦别时之意。非将洒僧散善得生上界。但是欲界天报。又如涅槃经说。慈母于恒河救儿。儿母俱死得生梵天。此是散心之慈。不以余定善助。岂得生天。此但据远因。非局散慈则得上生。亦如一闻涅槃不堕四趣。义亦如是。故正法念经云。若身不杀盗淫口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持此七戒得生四天王天。若能持七种戒得生化生天。此有上中下。若持不杀戒得生四天王处。若持不杀不盗得生三十三天。若持不杀不盗不邪淫得生夜摩天。若持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得生兜率陀天。受世间戒信奉佛戒。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得生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又长阿含经云。先于佛所净修梵行。于此命终生忉利天。使彼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称。四者天乐。五者天威德。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比丘。过去世时。拘萨罗国有弹琴人。名曰

鹿牛。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止息野中。有六广大天宫天女。来至拘萨罗国鹿牛弹琴人所。语鹿牛弹琴人言。阿舅阿舅。为我弹琴我当歌舞。鹿牛弹琴者言。如是姊妹我当为汝弹琴。汝当语我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答言。阿舅且弹琴。我当歌舞于颂歌中自说所以生此因缘。彼人即便弹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

第一天女说偈歌言。

若男子女人	胜妙衣惠施
施衣因缘故	所生得殊胜
施所爱念物	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第二天女复说偈言。

若男子女人	胜妙香惠施
爱念可意施	生天随所欲
见我处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若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复说偈言。

若男子女人	以食而惠施
可意爱念施	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复说偈言。

忆念余生时	曾为人婢使
不盗不贪嗜	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节身	分餐救贫人

今见居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供养中为最

第五天女复说偈言。

忆念余生时 为人作子妇
嫜姬性狂暴 常加龕恼言
执节修妇礼 卑逊而奉顺
今见处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供养中为最

第六天女复说偈言。

昔曾见行路 比丘比丘尼
从其闻正法 一宿受斋戒
今见处天宫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之最

尔时拘萨罗国鹿牛弹琴人而说偈言。

我今善来此 拘萨罗林中
得见此天女 具足妙天身
既见又闻说 当增修善业
缘今修功德 亦得生天上

说是语已此诸天女即没不见。

受生部第四

第一四天王天受生者。依长阿含智度论等。四天王天皆有婚嫁。行欲如人然受化生。初生如二岁小儿在其膝上(依顺正理论云。如五岁小儿别经云。男生坐母右膝女生坐母左膝上也)儿来未久便知饥渴。自然宝器盛百味食。若福多者饭色白白。中者青色。下者赤色。若渴宝器甘露浆。如食之色。饮不留停如苏投

火。食讫便与诸天等量。初生出时忆昔往业。戏已忘念。第二忉利天受生者。依毘耶婆仙人。问佛经云。大仙当知。三十三天游戏受乐。于树林中行见彼天子天女同一处坐。心喜爱乐速生彼处。如线穿珠牵线珠走。不生异道。即于生时彼天妇女手华生。彼女见已自知有儿。即以此华授与夫言。若今得子可生欢喜。彼天见之喜心增上。必知其妻得天童子。二天心喜七日满已长发旋动。清净无垢天衣具足。即彼天来生七日之中忆念我某处退生此天中某我父母我作善业极生喜。喜生已则心欲得即便行。往诣彼处如醉象行。譬如象鼻洪圆纤长胸则平正。譬如金色上下身龕中身则细。行则庠审深心勇健。腰如弓弣背骨平直。两髀洪满如芭蕉树。善知天法髭须短细天香甚香。爪甲赤薄身体香洁。无主庄严取以严身。天无病苦。于宫殿中次第渐行。见无主天女见天童子。一切悉来围遶而住。作如是言。圣子善来。此汝宫殿。我无夫主。久离夫主。独有童子。我今年少。妙色具足。应相供养。乳若金瓶。面如莲华开敷之色。如云电行端正可喜。我是天女。今相供养奉给走使。此戏乐处。如是妇女而来近之奉给供养。彼三十三天有善法堂。天众集处。有八万四千柱。皆是众宝所成。入者无诸恶触蚊虻等过。亦无眠睡懈怠频申等过。无量百千天女欲心戏笑。无有嫉心鬪诤等过。颊净无垢如月镜轮。天女之法以香彩色用点颊额以庄严面。天女咏声共相娱乐。起世经云彼于天中。或在天子。或在天女。或于坐处。或两膝内。或两股间忽然而生。初生出时即如人间十二岁儿。若是天男即在天子坐处膝边随一处生。若是天女即在天女两股内生。既出生已彼天即称是我儿女。初生之时以自业故得三种念。一自知从某处死。二自知今此处生。三知彼生。是此业果是此福报。作是念已。便思念食。即于其前有众宝器。自然盛满天须陀味种种异色。有众宝器其须陀味色最白净。若报中者其色稍赤。若福下者其色稍黑。彼天子以手把取天须陀味。内其口中。即渐消融如苏置火。即自消融无复形影。若有渴时即于其前有天宝器盛满天酒。随福上中下白赤黑色。略说如前。入口消融亦同前说。饮食既讫身遂长大。龕细高下与旧男女等无有异。此诸天子天女等。身既充足各随意趣。或诣园苑看其树。自然种种衣服璎珞华鬘饮食音乐低垂。随取无量亿数。诸天玉女在此园中未见如是。以业熟故。了了分明。忆宿世事如视掌中。由见天女迷诸色故。正念觉智此心即灭。既失前念着现在欲。口唯唱言。此等皆是。天玉女耶。天玉女耶。此则名为欲爱所缚。顺正理论云。诸天初受生时。身量云何。且六欲诸天初生。如次如五六七八九十岁人。生已身形速得圆满。色界天众。于初生时。身量周圆。具妙衣服。一切天众皆作圣言。为彼言词同中印度。然不由学自解典言。

界量部第五

依起世经云。须弥山下别有三级诸神住处。其最下级纵广正等六十由旬。其第二级纵广正等四十由旬。其最上级纵广正等二十由旬。皆有七重墙院。乃至诸鸟各出妙音莫不具足。此三级中皆有夜叉住。须弥山半高四万二千由旬。有四大天王所居宫殿。须弥山上有三十三天宫殿帝释所居。三十三天已上一倍有夜摩天。又更一倍有兜率天。又更一倍有化乐天。又更一倍有他化自在天。他化天上又更一倍有梵身天。梵身天下于其中间有罗摩波旬诸宫殿。倍梵身天上有光音天。倍光音天上有遍净天。倍遍净天上有广果天。倍广果天上有不皷天。不皷天下其间别有诸天宫殿所居之处。名无想众生。倍不皷天上有不烦天。倍不烦天上有善见天。倍善见天上有善现天。倍善现天上有阿迦尼咤诸天宫殿。阿迦尼咤天已上更有天。名无边空处。无边识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此等皆名诸天住处。如是界分众生居住。若来若去。若生若灭。边际所极。此世界中所有众生。生老病死堕是道中。至此不过。是名娑婆世界。无量刹土诸余十方亦复如是。又立世阿毘昙论云。从剌浮提向下二万由旬。是无间地狱。从剌浮提向下一万由旬。是焰摩世间地狱处。此二中间有余地狱(计亦有远近此论不述也)从此向上四万由旬。是四天王住处。从此向上八万由旬。是三十三天住处。从此向上十六万由旬。是夜摩天住处。从此向上三亿二万由旬。是兜率陀天住处。从此向上六亿四万由旬。是化乐天住处。从此向上十二亿八万由旬。是他化自在天住处。有比丘问佛。世尊。从剌浮提至梵处近远如何。佛言。比丘。从剌浮提至梵处。甚远甚高。譬如九月十五日月圆满时。若有一人在彼梵处。放一百丈方石坠向下界。中间无碍。到于后岁九月圆满时。至剌浮提地。无量光天复远一倍。从无量光天至遍胜光天复远一倍。从遍胜天至少净天复远一倍。从少净天至无量净天复远一倍。从无量净天至遍净天复远一倍。从遍净天至无云天复远一倍。从无云天至福生天复远一倍。从福生天至广果天复远一倍。从广果天至无想天复远一倍。从无想天至善现天复远一倍。从善现天至善见天复远一倍。从善见天至不烦天复远一倍。从不烦天至不烧天复远一倍。从不烧天至阿迦尼咤天复远一倍。而说偈言。

从阿迦尼咤	至剌浮提地
放大密石山	六万五千年
五百三十五	中间若无碍
方至于剌浮	

智度论云。譬如从色界初际下一丈石。经一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于地。

◎

法苑珠林卷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三界篇第二(诸天之余)

◎身量部第六

依杂心论云。七极微尘成一阿耨池上尘。彼是最细。色天眼能见。及菩萨轮王得见。七阿耨尘为铜上尘。七铜上尘为水上尘。七水上尘为兔毫上尘。七兔毫上尘为一羊毛上尘。七羊毛上尘为一牛毛上尘。七牛毛上尘成一向游尘。七向游尘成一虬。七虬成一虱。七虱成一穞麦。七穞麦成一指。二十四指为一肘。四肘为一弓。去村五百弓为一拘屡舍。八拘屡舍。名一由旬故说偈言。

七尘成阿耨 七耨成铜尘
水兔牛毛尘 皆从于七起

故论中即以此拘屡舍用量天身。从四天王身乃至阿迦尼咤身。故婆沙论云。四天王身长一拘留舍四分之一。若依正法念经说。四天诸身其量修短一同王身(毘昙亦同)如三十三天身长半拘留舍。帝释身长一拘留舍。焰摩天身长一拘留舍四分之二(若言帝释之身何以长焰摩天者如经说以其过去偏修恭敬业故得偏长也)兜率天身长一拘留舍。与帝释等。化乐天身长一拘留及拘留舍四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长一拘留舍半(欲界诸天身量如是)。

第二色界身量者。依毘昙论说。梵众天身长半由延。梵福楼天长一由延。大梵天长一由延半。光天长二由延。无量光天长四由延。光音天长八由延。少

净天长十六由延。无量净天长三十二由延。遍净天长六十四由延。福庆天长百二十五由延。福生天长二百五十由延。广果天长五百由延。无想天亦尔。无惔望天长千由延。无热天长二千由延。善见天长四千由延。善现天长八千由延。色究竟天长万六千由延。

第三无色界无形不可说(据大乘亦有细色。但经论略而不说)。

衣量部七

问曰。诸天衣服云何。答曰。如经说。六欲界六天中皆服天衣飞行自在。看之似衣光色具足。不可以世间繒彩比之。色界诸天衣服。虽号天衣其犹光明。转胜转妙不可名也。如起世经云。四天王天长半由旬。衣长一由旬。阔半由旬。重半两。三十三天身一由旬。衣长二由旬。阔一由旬。重半两。夜摩天身长二由旬。衣长四由旬。重半两四分之一。兜率陀天身长四由旬。衣长八由旬。阔四由旬。重半两八分之一。化乐天身长八由旬。衣长十六由旬。阔八由旬。重半两十六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长十六由旬。衣长三十二由旬。阔十六由旬。重半两三十二分之一。魔身诸天身长三十二由旬。衣长六十四由旬。阔三十二由旬。重半两六。十四分之一。自此已上诸天。身量长短与衣正等无差。起世经云。欲界诸天衣服种种庄严不可具述。然化乐他化二天。所著衣服随心大小。轻重亦尔。色界诸天不着衣服如着不异。头虽无髻如似天冠。无男女相形唯一种长阿含经云。忉利天衣重六铢。焰摩天衣重三铢。兜率陀天衣重一铢半。化乐天衣重一铢。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铢。顺正理论云。色界天众于初生时。身量周圆具如衣服。

寿量部第八

依阿毘昙论云。天寿量者。如人间五十岁。为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即用此日月岁数。四天王天寿命五百岁。计人间日月九百万岁。即是等活地狱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等活地狱寿五百岁。计人间百岁为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三十三天寿千岁。计人间三亿六百万岁。即是黑绳大地狱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黑绳地狱寿千岁。计人间二百岁。为焰摩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焰摩天寿二千岁。计人间十四亿四百万岁。即是众合大地狱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众合大地狱寿二千岁。计人间四百岁。为兜率陀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兜率陀天寿四千万岁。计人间五十七亿六百万岁。即是呼地狱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呼地狱寿四千万岁。计人间八百岁。

为化乐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化乐天寿八千岁。计人间二百三十亿岁。即是大呼地狱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大呼地狱寿八千岁。计人间一千六百岁。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他化自在天寿一万六千岁。计人间九百二十一亿六百万岁。即是热大地狱一日一夜。如是日月岁数热大地狱寿一万六千岁。计众热大地狱寿其半劫。无择大地狱寿一劫。畜生趣极长寿亦一劫。如地持论。龙饿鬼等极长寿五百岁。

第二计色界寿命者。即用劫为量。初梵众天寿命半劫。梵福楼天寿一劫。大梵天寿一劫半。少光天四劫。光音天八劫。少净天十六劫。无量净天三十二劫。遍净天六十四劫。福爱天一百二十五劫。福光天二百五十劫。广果天五百劫。无想天亦尔。无恹望天千劫。无热天二千劫。善见天四千劫。善现天八千劫。色究竟天一万六千劫。

第三计无色界天寿命者。空处天二万劫。识处天四万劫。无所有处天六万劫。非想非非想处天八万劫。三界皆有中天。唯鬱单越。及兜率天最后身菩萨。及无想天。皆定寿命不说中天。余有中天也。顺正理论。此亦同。然北俱卢人于人趣福力最强。钝根薄尘多诸快乐无摄受过。死必上生余同前说。

问曰。此火劫起时上至初禅悉皆烧尽。何故论云。大梵天王得寿一劫半耶。答曰。此言一劫半者据积六十小劫为一劫半。不据大劫。若据水火风大劫说者。犹是一劫合成八十小劫。小中尚少二十小劫。与彼一劫半寿义不相违也。云何知然。如旧俱舍论名为别劫。立世阿毘昙论名为小劫。新俱舍论新婆沙论名为中劫。此三名别体唯是一。时量共等。如阿含经说。谓从人寿八万四千岁。百年减一。乃至十岁。还从十岁复增至八万四千岁。一上一下。尔许时分名一中劫量(别小亦同)若依俱舍论说。谓天地。始终三灾一运尽时始名大劫。随一水火风灾。要经八十中劫。如以一中劫坏一中劫成。十九中劫众生次第住。二十中劫正住。十九中劫次第坏空。此则一中劫。随逢一水火风坏器世界。十九中劫。随逢饥病刀坏众生世界。以如斯义。是故毘昙说如是言。是处最后住。是处最初空。众生最后住者。谓是最下阿鼻地狱也。是处最后空。众生最初住者。其则不定。若据火劫即是初禅。若约水劫是其二禅。若约风劫是其三禅。以此而论。是故一大劫中具彼六十中劫并空劫中二十别劫。合有八十小劫。始为一大劫。辩劫如是。次显无违。今言初禅第一梵众天寿命半劫者。当知据彼一别劫中半劫二十中劫为言。第二梵辅天寿命一劫者。所谓据彼一别劫四十中劫为语。第三大梵天寿命一劫半者。当知据

彼一别劫半六十中劫而说。以如斯义故。不相违也。初禅如是。二禅已上当知皆据三灾大劫以明寿量。不据中别劫也。二禅之中。第一少光天寿命二劫。第二无量光天寿命四劫。第三光音天寿命八劫。若言水灾既至二禅。光音诸天何以得寿八大劫者。应知于彼七火灾后。方有一水灾起上及二禅。是光音得寿八大劫也。三禅之中第一少净天寿命十六劫。第二无量净天寿命三十二劫。第三遍净天寿命六十四劫。若言风灾既至三禅。何以遍净诸天得寿六十四大劫者。此亦应知。彼六十三运水火灾后。方有一风灾起。是故遍净得寿六十四劫。云何知然。此如毘昙中说。于七火劫次第起后。然有一水灾起。如是七七四十九火起时。是则有其一七水灾合说即有五十六劫。更复于此五十六劫之后。复有七火劫起。于此七火之后方有一风灾起坏及三禅。并前即为六十四劫。以如斯义。是故遍净得寿六十四劫。故彼毘昙说是偈言。

七火次第过 然后一水灾
七七火七水 复七火后风

问曰。此四天识处寿命既倍空处。未知后之二天何故不倍前耶。答曰。如婆沙论中说。有三论师俱释此义。第一说者。谓彼空识二处。各有无量行及余皆舍一切入等行故寿命相倍。空处以有无限行故。得一万劫寿。余行复得一万劫寿是故合得二万劫寿。识处以有无限行故得二万劫寿。余行复得二万劫寿。以此倍前故得四万劫寿。上地更无无限行。故寿不倍。一说如是。第二师说者。谓彼空识二处各有定慧二种行故。寿命相倍。定得一万劫寿。慧行复得一万劫寿。是故合得二万劫寿。识处定行得二万劫寿。慧行复得二万劫寿。以此倍前故得四万劫寿。上之二地。但有定行而无慧行。是故寿命不复相倍。二说如是。第三师说者。谓彼四无色处定寿报分。各唯有其二万劫寿。由有离欲不离欲不离欲故。是故寿命有倍不倍。空处地中以其未离自地欲故。是欲但有二万劫寿。识处地中二万劫者。是其定寿。由离空处欲故。复得二万劫。以此倍前故得四万劫寿。无所有处二万劫者。是其定寿。由离空识二处欲故。复四万劫寿。非想地中二万者。是其定寿由离下之三地欲故。复得六万劫寿。以如斯义是故非想地中得其八万劫寿。三说如是。义显于斯也。

住处部第九

问曰。诸天住处。其义云何。答曰。如婆沙论说。天虽有三十二。住处但有二十八重。以彼四空绝离形报。故无别处。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但随欲色二界众生成就四空无色业者。随命终处即便受彼无色界报故。无别处不同。大乘说有也。其二十八重者。谓须弥山。根从地上升去地四千由旬。绕山纵广一万由旬。是干手天于中止住。复上升一倍。绕山八千由旬。是彼持花鬘天于中止住。复上一倍遶山四千由旬。是彼常放逸天于中止住。复上一倍遶山四千由旬。是彼日月星宿天于中止住。复上一倍遶山四千由旬。是彼四天王天于中止住(其中由有七种金山是四天王城邑聚落悉在其中也)。复上升四万由旬至须弥山顶纵广四万由旬。其中有善见城。纵广一万由旬。面别有其千门。三十三天于中止住。即从此山升虚空四万由旬。有处如云七宝所成。其犹大地。是焰摩天于中止住。复上一倍有地如云。七宝所成。是兜率陀天。复上一倍有地如云。七宝所成。是化乐天。复上一倍有地如云。七宝所成。是化自在天。如是乃至色界究竟天。皆悉有地如云。七宝所成。相去皆倍不烦具说。依顺正理论云。三十三天迷卢山顶。其顶四面各二十千。若据周围数成八万。有余师说。面各八十千。与下际四边其量无别。山顶四角各有一峯。其高广量各有五百。有药叉神名金刚手。于中止住守护诸天。于山顶中有宫名善见。面二千半。周万踰缮那。金城量高一踰缮那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俱用百一杂宝严饰。地触柔软如妬罗绵。于践蹶时随足高下。是天帝释所都大城。城有千门严饰壮丽门有五百青衣药叉。勇健端严长一踰缮那量。各严铠仗防守城门。于其城中有殊胜殿。种种妙宝具足庄严蔽天宫。故名殊胜。面二百五十。周千踰缮那。是谓城中诸可爱事。城外四面四苑庄严。是彼诸天共游戏处。一众车苑谓此苑中随天福力种种车现。二麤恶苑。天欲战时随其所须甲仗等现。三杂林苑。诸天入中所玩皆同俱生胜喜。四喜林苑。极妙欲尘杂类俱臻历观无厌。如是四苑形皆异方。一周千踰缮那量。居各有一如意池面各五十踰缮那量。八功德水弥漫其中。随欲四苑花鸟香林庄饰。业果差别难可思议天福。城外西南角有大善法堂。三十三天集谛。辩制伏阿素洛等如法不如法事。

起世经云。佛告比丘。以何因缘。诸天会处名善法堂。三十三天集会坐时。于中唯论微细善语深义称量观察。皆是世间诸胜要法真实正理。是以诸天称为善法堂。又何因缘名波娄沙迦苑(隋言麤涩)三十三天王入已。坐于贤及善贤二石之上。唯论世间麤恶不善戏谑之语。是故称波娄沙迦。又何因缘名杂色车苑。三十三天王入已。坐于杂色善杂色二石之上。唯论世间种种杂色相语言。是故称为杂色车苑。又何因缘名杂乱苑。三十三天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

五日。于其宫内一切婬女入此园中。令与三十三天众合杂嬉戏。不生障隔恣其欢娱。受天五欲具足功德游行受乐。是故诸天共称此园为杂乱苑。又何因缘彼天有园名为欢喜。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于欢喜善欢喜二石之上。心受欢喜复受极乐。是故诸天共称彼园以为欢喜。又何因缘名波利夜怛逻拘毘陀罗树。彼树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种种五欲功德具足和合游戏受乐。是故诸天遂称彼树。以为波利夜怛逻拘毘陀罗树。

广狭部第十

问曰。天量广狭云何。答曰。如婆沙论说。须弥山顶面别纵广八万四千由旬。其中平可居处。但有四万由旬。炎摩天倍前四万。其地纵广八万由旬。如是乃至他化自在天处次第倍前。其地纵广六十四万由旬。四禅之地广狭不定。有其两说。第一说者。初禅广如一四天下。二禅如小千世界。三禅如中千世界。四禅广如大千世界。第二说者。初禅如小千世界。二禅广如中千世界。三禅广如大千世界。第四禅地宽广无边不可说其分齐(诸师评之第二说是)问曰。初禅广如小千世界。乃至第四禅地广无边者。未知于他大千之上。为当共有初禅梵天。乃至共有色究竟天。为当于彼一一四天下上。各各别有初禅梵天。乃至别有色究竟天耶。答曰。如楼炭经说。一一四天下上各各别有皆悉不同。故彼说云。三千世界之中有百亿四天下须弥大海铁围四天王天。乃至各说百亿色究竟天。此文斯显无劳致惑。又如顺正理论云。小者是卑下义。以除上故。如截角牛积小成余亦非摄彼。问曰。既彼一一四天下上乃至各有色究竟天者。是则处别可不相障碍耶。答曰。虽各有亿同居一处而不妨碍。其犹光明迭相涉入相遍到亦无障碍。彼亦如是。以彼色细妙故。故经中说。色界诸天下来听法。六十诸天共坐一锋之端。而不迫窄都不相碍以斯文验。何所致疑矣◎(故义譬云。初禅如乡二禅如县三禅如州四禅如国)。

◎

庄饰部第十一

如智度论云。须弥山高三百三十六万里。四宝所成。东面黄金。西面白银。南面琉璃。北面玻瓈。四边遶山半有游干陀山。各高四万二千由旬。四天王各居一山。长阿含经云。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西面水精所成。光照西方。东面天银所成。光照东方。南面天琉璃所成。光照南方。智度论云。四天王各居其城东方城名上贤。南方城名善见。西方城名周罗。北方城有三。

一名可畏。二名天敬。三名众归。又长阿含经云。般遮翼白世尊言。一时忉利诸天集善法堂有所讲论。时四天王随其方面各当位坐。提头赖咤天王在东方坐。其面西向。帝释在前。毘楼勒叉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释在前。毘楼波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东向。帝释在前。毘沙门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释在前。时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后我坐。又立世阿毘昙论云。如忉利天善见大城。周围四万十千由旬。纯金为城之所围遶。高十由旬。城上埤堦高半由旬。门高二由旬。其外重门高一由旬半。十十由旬有一一门。城之四面为千门楼。是诸城门众宝所成。种种摩尼之所严饰。于大城四分之一。中央金城帝释住处。十二由旬有二门。四面四百九十九门。复有一小门凡五百门。是城形相翼卫四兵。栅堑树池杂林宫殿。作倡伎乐及诸外戏。种种宝庄不可具说。是城中央宝楼重阁。名皮禅延多楼。长五百由旬。广二百五十由旬。周回一千五百由旬。其阁四边却敌宝楼。东边二十六所。三面各二十五所。凡一百一所。一一却敌方二由旬。周回八由旬。其却敌上复有宝楼。高半由旬以为观望。一一却敌有七女天。一一女天有七姝女。楼阁之内有万七百房室。一一房内有七天女。一天女姝女亦七。其天女者。并是帝释正妃。其外却敌及内诸房凡四亿九万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亿六万四千三百姝女。妃及姝女合有三十九亿五万九千二百。皮禅延多重阁最上当中央圆室。广三十由旬。周回九十由旬。高四十五由旬。是帝释所住之处。并是琉璃所成众宝厕填。又杂阿含经云。帝释宫中。有毘阁延堂。有百楼观。有七重重。有七房房。有七天后。后各七侍女。尊者大目犍连游历小千界。无有如是堂观端严。如毘阁延堂者。依起世经云。其天宫城内雕饰受欲欢乐不可具说如是说如是处者。释提桓因与阿修罗女舍脂共住。帝释化身与诸妃共住。一切诸妃作是思惟。帝释与我共住。真身与舍脂共住。是其城内四边住处。衢巷市[门@(厂@(田/奎))]并皆调直。是诸天城随其福德。屋舍多少众宝所成平正端直。是天城路数有五百。四陌相通行列分明。皆如基道四门通达东西相见。巷巷市[门@(厂@(田/奎))]宝货盈满。其中天上有其七市。第一谷米市第二衣服市。第三众香市。第四饮食市。第五华鬘市。第六工巧市。第七淫女市。处处并有市官。是诸市中天子天女往来贸易。商量贵贱。求索增减。称量断数。具市廛法。虽作是事以为戏乐。无取无与无我所心。脱欲所须便可提去。若乐相应随意而取。若不相应便作是言。此物奇贵非我所需。市中间路软滑可爱。众宝庄严。悬诸天衣。竖立幢幡。音乐等声恒无断绝。又有声言。善来善来。愿食欲饮我今供养。是善见大城帝释住处。复有天州天郡天县天村周匝遍布(自外诸天处宝庄饰香乐随处盈满受报快乐不可录尽矣)善见大

城北门之外。经二十由旬有大园林。名曰欢喜。周回一千由旬。此中有池亦名欢喜。方百由旬。深亦如是。天水盈满四。宝为砖垒其底岸。城东门外有园。名曰众车。有池名质多罗。城南门外有园。名之恶口。池亦同名。城西门外有园名杂园。池亦同名。园池大小并同前说。华菓鸟林种种翔鸣。绮饰庄严不可述尽。

奏请部第十二

如立世阿毘昙论云。时帝释将诸天众。欲园游戏至善法堂。诸天围遶恭敬入园。善法堂内最中柱边有师子座。帝释升坐。左右二边各十六天王行列而坐。其余诸天随其高下依次而坐。时天帝释有二太子。一名栴檀。二名修毘罗。是忉利天二大将军。在三十三天左右而坐。时提头赖咤天王依东门坐。共诸大臣及与军众。恭敬诸天得入中坐。时毘留勒叉天王依南门坐。共诸大臣及军众。恭敬诸天得入中坐。时毘留博叉天王依西门坐。时毘沙门天王依北门坐(并如前也得入中坐)。是四天王于善法堂。世间善恶奏闻帝释及忉利天。时佛世尊说如是事。是月八日四天王大臣遍行世间次第观察。当于今日若多若少。受持八戒。若多若少皆行布施。若多若少修福德行。若多若少恭敬父母沙门婆罗门家内尊长。月十四日十五日亦如是。若无多人受持八戒布施恭敬。尔时四王往法堂。所咨问帝释说如是事。是时诸天帝释闻此事已。生忧恼心。说如是言。是事非善。非法家中诸天尊长诸天眷属。方应减损。修罗伴侣日向增多。若受持八戒布施修福。恭敬沙门尊长等。四王咨问。诸天帝释心生欢喜。说如是言。是事甚善。如法诸天眷属日向滋多。修罗伴侣稍就减少。故引佛说祇夜偈言。

是四王大臣	八日巡天下
四天王太子	十四观世间
十五时最胜	四王好名闻
故自行世间	观察诸善恶
是世间人意	与道法相应
善尊有多人	行施受菩萨
伏瞋能修道	男女福增益
是时忉利天	得信甚欢喜
数数生随喜	四大王善说
诸天乐眷属	转转得增多

愿修罗伴侣	日日就损减
随意念正觉	法正说圣众
诸天安乐住	心常生欢喜
世果出世果	人道所能得
善于佛法僧	住于三宝境
我今为汝等	说三贤善道
若人求真实	舍恶修行善
有如是宝货	由少能获得
如诸忉利天	行小善生天
帝释等诸天	大福德名闻
聚集善法堂	及诸余住处
男女善行者	四王所奏闻
清净天所爱	熏习遍诸天

通力部第十三

依楼炭经云。在欲色二界中间别有魔宫。其魔怀嫉譬如石磨。磨坏功德也。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一切庄严犹如下天。上来七天具有十法。一飞来无限数。二飞去无限数。三去无碍。四来无碍。五天身无有皮肤体筋脉血肉。六身无不净大小便利。七身无疲极。八天女不产。九天目不瞬。十身随意。好青则青。好黄则黄。好余色亦尔。又有十事。一飞行无极。二往还无极。三天无盗贼。四不相说身善恶。五无有相侵。六诸天齿等而通。七发绀青色泽长八尺。八天人青色发亦青色。九欲得白者身即白色。十欲得黑色身即黑色。起世经亦云。一切诸天有十别法。何等为十。一诸天行时来去无边。二诸天行时来去无碍。三诸天行时无有迟疾。四诸天行时足无踪迹。五诸天身力无患疲劳。六诸天之身有形无影。七一切诸天无大小便。八一切诸天无洩唾。九诸天之身清静微妙。无皮肉筋脉脂骨髓骨。十诸天之身欲现长短青黄赤白大小麤细。随意悉能。并皆美妙端严殊绝。令人爱乐。一切诸天有此十种不可思议。又诸天身充实洪满。齿白方密。发青齐整。柔软润泽。身有光明。及有神力。腾虚飞游眼视无瞬。璎珞自然衣无垢膩。如顺正理论云。四天王众升见三十三天非三十三天。升见夜摩天等然。彼若得定所发通。一切皆能升见于上。或依他力升见上天。谓得神通及上天众引接。往彼随其所应。或上天来亦能见。若上界地来向下时。非下化身下眼不见。非其境界故。如不觉彼触故。上果地来向下时。必化下身为令下见地居天。立世阿毘

昙论云。剡浮提人若离通力及因他功力。不能见障外等色。余三州人若离他功力。则不能见障外等色。六欲诸天若神通及他功力。于自处所不能通见障外之色。若远观时唯见铁围山内。不能见于山外之色。大梵天王于自宫殿。若离神通及他功力。不能得见障外等色。若远观时唯见一千世界之内。

身光部第十四

依智度论云。诸天业报生身光者。欲界诸天身常光明。以灯烛明珠等施及持戒禅定等清净故。身常光明不须日月所照。色界诸天行禅离欲。修习火三昧故。身常出妙光明胜于日月及欲界果报光明离欲天。取要言之。是诸光明皆由心清净故。得若论释。佛常光面各一丈。诸天光明大者虽无量由旬。于丈光边蔽而不现。

又优婆夷净行经云。佛告毘舍佉。如来有六种光明。何谓为六。一青光。二黄光。三赤光。四白光五红光。六紫光。光色照明。是名如来六种光明。

又长阿含经云。佛告诸比丘。萤火之明不如灯烛之明。灯烛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明不如积火。积火之明不如四天王。四王宫殿。衣服身光不如三十三天。乃至展转色究竟天光明。不如自在天光明。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从荧光明至佛光。合集尔所光明不如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光明。是故诸比丘欲求光明者。当求苦集灭道光明。又人有七色。云何为七。有人金色。有人火色。有人青色。有人黄色。有人赤色。有人黑色。有诸天阿须伦。有七色亦复如是。

又立世阿毘昙论云。剡浮提众生色身种种不同。东弗婆提。西瞿耶尼人。唯除黑色余色同剡浮提人。北鬱单越一切人民。悉皆白净。四天王有四种色。有绀有赤有黄有白。一切欲界诸天色皆亦如是。云何诸天色有四种。如初受生时。若见绀华则绀色。余皆如是。

市易部第十五

依起世经云。阎浮提人所有市易。或以钱宝。或以谷帛。或以众生。瞿陀尼人所有市易。或以牛羊。或摩尼宝。弗婆提人所有市易。或以财帛。或以五谷。或摩尼宝。鬱单越人无复市易。所欲自然。如起世经云。欲界诸天如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皆有市易游观悦神。其实不同世人。如前所述。

婚礼部第十六

如起世经云。余三天下悉有男女婚嫁之法。鬻单越人无我我所。树枝若垂男女便合无复婚嫁。诸龙金翅鸟阿修罗等。皆有婚嫁男女法式。略如人间。六欲诸天及以魔天。皆有嫁娶。略说如前。从此已上所有诸天不复婚嫁。以无男女异故。四天下人若行欲时。二根相到流出不净。一切诸龙金翅鸟等。若行欲时。二根相到。但出风气即得畅适。无有不净。三十三天行欲之时。根到畅适亦出风气。如前龙鸟无异。夜摩天执手成欲。兜率陀天忆念成欲。化乐天熟视成欲。他化自在天共语成欲。魔身诸天相看成欲。并得畅适成其欲事。又立世论云。四天王天若索天女。女家许已乃得迎接。或货或买。欲界诸天亦复如是。剡浮提人及余三洲四天王天忉利天等要须和合成欲。夜摩天相抱为欲。兜率天执手为欲。化乐天共笑为欲。他化天相视为欲。西瞿耶尼人受诸欲乐。两倍胜于剡浮提人。如是展转乃至他化自在天受欲两倍胜于化乐天。余四洲人并有恶食者有胎长者。四天王处诸女天等。无有恶食无有胎长者。亦不生儿。亦不抱儿。男女生时。或于膝上。或于眠处。皆得生儿。若于女处者。天女作意。此是我儿男天亦言。此是我儿。则唯一父一母若于父膝眠处生者。唯有一父。而诸妻妾皆得为母。亦有修行至死无欲。四天王天生欲事无量无数。亦有修行至死无欲。一切欲界诸天亦尔。凡一切女人以触为乐。一切男子不净出时以此为乐。欲界诸天泄气为乐。又新婆沙论云。引契经说。劫初时人无男女根。形相不异。后食地味男女根生。由此便有男女相异。色界离段食故无此二根。有说。男女二根欲界有用。非于色界。是故彼无鼻舌二根欲界有用非于色界。是故彼问。色界天众为女为男。答应作是说。彼皆是男。虽无男根而有余丈夫相。又能离染故说男。

饮食部第十七

如起世经云。一切众生有四种食。以资诸大得自住持。何等为四。一麤段及微细食。二触食。三意思食。四识食。何等众生应食麤段及微细食。如阎浮提人等。饭粝豆肉等名为麤段食。按摩澡浴拭膏等名为微细食。自外三洲下人及六欲诸天等。并以麤段微细为食。自此已上色界无色天。并以禅悦法喜为食。无复麤段微细食也。问曰。何等众生以触为食。答曰。一切卵生得身故以触为食。何等众生以思为食。若有众生意意思资润。诸根增长。如鱼鳖蛇虾蟆伽罗瞿陀等。及余众生以意思润益诸根寿命者。此等皆用思为食。何等众生以识为食。所谓地狱众生及无边识处天等。皆用识持以为其食。四天王

天并食须陀味。朝食一撮暮食一撮。食入体已转成身。是须陀味园林池苑并自然生。是须陀味亦能化作佉陀尼等八种饮食。一切欲界诸天食亦皆如是。色界诸天从初禅乃至遍净以喜为食。无色界已上诸天以意业为食。问曰。诸天饮食云何。答曰。如经说云。欲界诸天随其贵贱好恶不同。其福厚者。随其所思无不具足。饮则甘露盈杯。食则百味俱至。其福薄者。虽有饮食恒不称心。以不足故犹下食来。故经云。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上者见白。中者见黄。下者见赤。色界诸天以禅悦为味。若以四食言之。唯有触食法也。

仆乘部第十八

问曰。诸天仆乘云何。答曰。如经说云。如欲界六天有仆乘。仆谓仆从。乘谓骑乘。以六欲天皆有君臣妻妾尊卑上下。卑必从尊。下必随上。乘者以六欲天皆有杂类畜生。诸天欲游随意乘之。或乘象马。或乘孔雀。或乘诸龙。若依婆沙论说。忉利天已下具有象马鳧雁鸳鸯孔雀龙等。自焰摩天已上悉无象马四足众生。唯有教放逸鸟实语鸟赤水鸟等。诃责诸天诫不放逸。

问曰。若无象马四足众生。彼天欲游何所乘耶。答曰。即如论说。还自释言。虽无象马诸天欲出。以福力故。即有象马。随心化起。任意所乘乘竟化灭。此教放逸鸟等遍在六天皆悉有之。常与诸天为师诃责放逸。不唯焰摩已上偏独有也。

问曰。此鸟既是畜生。何得与天为师。如正法念经说。此鸟本为人时于三天下教化之师。诸天本是所化众生。由信受化故。布施持戒今得生天。其鸟本为师时。为名利破戒。其心不实。今作天鸟。然由教化微善力。故今得生天。由本化师故。与诸天为师。若见诸天放逸即来诃责。诸天见闻各生惭愧改不放逸。

眷属部第十九

问曰。诸天眷属多少云何。答曰。如论云。色界诸天不可说甚多。谓彼诸天非男非女无相匹配。生则化起。死还化灭。依正两报宫殿自随。以禅定为乐。不可说其眷属多少也。欲界诸天则有男女相匹配。故大吉义呪经云。护世四王典领四方。提头赖咤天王领干闥婆众。毘留博叉天王领兜罗众。毘留勒叉天王领诸龙众。毘沙门天王领夜叉众。此之四王各有九十一子。姿貌

端正有大威力。皆名曰帝。此天王合有三百六十四子。能护十方。有释提桓因典领四维。大梵天王典领上方。又智度论云。一切山河树木土地城郭。一切鬼神皆属四天王来。故皆随从共来。是诸鬼神中有不得般若经卷者。是故来至般若波罗蜜处。供养礼拜亦为利益。其忉利天已上眷属转多。不可具说数也。如忉利天已下眷属多者。如帝释具有九十亿那由他天女。并有千子。及有诸臣无量。共为眷属。故经偈言。

帝释普应诸天女 九十二亿那由他
天女各各自谓言 天王独与我娱乐

乃至少者。犹有一万天女。以为眷属。更不减此也。

贵贱部第二十

问曰。诸天贵贱云何。答初欲界六天皆有贵贱。以有君臣民庶妻妾别故。如帝释天中。帝释为君。三十二天为臣。自余天众是民。女中悦意夫。人是后。诸余天女是妾。自余五天类皆如此。色界之中唯局初禅三天有贵有贱。大梵是君。梵辅是臣。梵众是民。自此已上诸天受报同等。更无贵贱也。

贫富部第二十一

问曰。诸天贫富云何。答曰。如正法念经说。如焰摩天已上乃尽色界诸天贫富皆等。忉利天已下报有厚薄贫富之别。其福厚者。一切具足果报有余。其薄福者。虽有衣服七宝宫殿食常不足。故彼经说。曾有薄福诸天。以患饥故。下来至此剎浮人中。摘酸枣而食。人见形殊遂怪问之。彼则答言。我非是人。我薄福诸天虽有宫殿上妙衣服。食常不足故。故来于此摘枣食之。汝不须怪。广如经说(由前修戒忍等然不行施)。

送终部第二十二

如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咤天。若眷属死不送不烧不弃不埋。如光焰没无有尸骸。以化生故。四天王天自杀令他杀死不食肉。忉利诸天亦然。夜摩天上至阿迦尼咤天不自杀生。亦不令他杀。死不食肉。以化生故。死无遗质也颂曰。

三界扰扰 六道茫茫 往还不已
受苦未央 报缠敦逼 楚痛分张
寔由恶业 感此危亡 焉知溺水
诘识舟航 基累重檐 未翥翱翔
愿出秽土 游息净方 一念归正
万寿无疆◎

法苑珠林卷第三

法苑珠林卷第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日月篇第三(此有一十三部)

- 述意部
- 星宿部
- 日宫部
- 月宫部
- 寒暑部
- 照用部
- 亏盈部
- 升云部
- 震雷部
- 击电部
- 降雨部
- 失候部
- 地动部

述意部第一

若夫世界未成之前。二仪尚昧。众生贮粮之后。三光乃昭。动宝意之深慈。启吉祥之幽思。御阳精而流曜。澄阴魄而腾晖。驰风驿而运行。应旋玑而合

度。纪寒暑于三际。系朝夕于四洲。虽历象于上天。亦表征于下土。至若德契元良驱轮黄道。义乖鱼水转镜玄途。三舍可回。奖善言而効祉。五重时现。示恶兆而肃彘。仰鉴玄文。俯躬惩劝。日月之用。其大矣哉。

星宿部第二

如大集经云。尔时娑伽罗龙王。白殊致罗婆菩萨言。大士。是星宿者本谁所说。谁作大星小星。谁作日月。何日之中何星在先于虚空中复谁安置。三十日十二月年云何为时。系属何处。姓何字谁。何善何恶何食施。若为是昼是夜。日月星宿复若为行等。汝于诸圣中第一最尊。愿愍我龙具足解说。我等闻已脱苦奉行。尔时殊致罗婆菩萨告诸龙言。过去世时此贤劫初有一天子。名曰大三摩多。端正少双才智聪明。以正行化常乐寂静。不乐爱染常乐洁身。王有夫人多贪色欲。王既不幸无处遂心。曾于一时见驴群命根相出现。欲心发动脱衣就之。驴见即交。遂成胎藏。月满生子。头耳口眼悉皆似驴。唯身类人。而复龕涩驳毛被体。与畜无殊。夫人见之心惊怖畏。即便委弃投于厕中。以福力故处空不坠。时有罗刹妇。名曰驴神。见儿不污念言福子。遂于空中接取洗持。将往雪山乳哺畜养。犹如己子等无有异。及至长成教服仙药。与天童子日夜共游。复有大天亦来爱护。此儿饭食甘菓药草。身体转异。福德庄严大光照曜。如是天众同共称美。号为佉卢虱咤(汉言)驴唇大仙圣人以是因缘。彼雪山中并及余处悉皆化生种种好华好菓好药好香种种清流种种好鸟。在所行住普皆丰盈。以此药菓滋益因缘。其余形容龕相悉转。身体端正。唯唇似驴。是故名为驴唇。仙人。是驴唇仙人学于圣法。经六万年翘于一脚。日夜不下无有倦心。天见大仙如是苦。时诸梵众及帝释天。并余上方欲色界等。和合悉来礼拜供养。乃至龙众修罗夜叉一切云集。所有仙圣修梵行人。皆来到此驴圣人边。都设供养已合掌问言。大仙圣人欲求何等。唯愿为我诸天说之。若我能即当相与。终不悋惜。尔时驴唇闻是语已。内心庆幸。答诸天言。必能称我情所求者。今当略说。我念宿命过去劫时。见虚空中有诸列宿日月五星。昼夜运行守常度。为于天下而作照明。我欲了知分别。识解暗暝故不惮劬劳。此贤劫初无如是事。汝等一切诸天龙神。怜我故来。愿说星辰日月法用。犹如过去置立安施造作便宜善恶好丑。如我所愿具足说之。一切天言。大德仙人。此事甚深非我境界。若为怜愍一切众生。如过去时愿速自说。尔时佉卢虱咤仙告一切天言。初置星宿昂为先首。众星轮转运行虚空。告诸天众说昂为先首。其事是不。尔时日天而作是言此昂宿者。常行虚空。历四天下恒作善事饶益我等。知彼宿属于火天。是时众中有

一圣人名大威德。复作是言。彼昴宿者我妹之子。其星有六形如似剃刀。一日一夜历四天下。行三十时。属于火天。姓鞞耶尼。属彼宿者祭之用酪。

复次置毕为第二宿。属于水天。姓颇罗堕。毕有五星形如立叉。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时。属毕宿者祭用鹿肉。

复次置觜为第三宿属于月天。即是月子。姓毘梨伽耶尼。星数有三形如鹿头。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觜宿者祭根及菓。

复次置参为第四宿。属于日天。姓婆私失絺。其性大恶多于瞋忿。止有一星如妇人麤。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时属参宿。者祭用醍醐。

复次置井为第五宿。属于日天。姓婆私失絺。共有两星形如脚迹。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井宿者。以糠米华和蜜祭之。

复次置鬼为第六宿。属岁星天。岁星之子。姓炮波那毘。其性温和乐修善法。其有三星犹如诸佛胸满相。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鬼宿者。亦以糠米华和蜜祭之。

复次置柳为第七宿。属于蛇天。即姓蛇氏。止有一星如妇人麤。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柳星者祭用乳糜。

右此七宿当于东门。

复次置南方第一之宿。名曰七星。属于火天。姓宾伽耶尼。其有五星形如河岸。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七星者。宜用糠米乌麻作粥祭之。

复次置张为第二宿。属福德天。姓瞿昙弥。其星有二形如脚迹。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张宿者。将毘罗婆菓以用祭之。

复次置翼为第三宿。属于林天。姓憍陈如。其有二星形如脚迹。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翼星者。用青黑豆煮熟祭之。

复次置轸为第四宿。属沙毘梨帝天。姓迦遮延。蝎仙人子。其星有五形如人手。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轸星者。作莠稗饭而以祭之。

复次置角为第五宿。属喜乐天。姓质多罗延尼。干闥婆子。止有一星如妇人鬋。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于角者。以诸华饭而用祭之。

复次置亢为第六宿。属摩妬罗天。姓迦旃延尼。其有一星如妇人鬋。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亢星者。当取菘豆和苏蜜煮以用祭之。

复次置氏为第七宿。属于火天。姓些吉利多耶尼。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时。属氏宿者。取种种华。作食祭之。

右此七宿当于南门。

次复置西方第一之宿。其名曰房。属于慈天。姓阿蓝婆耶尼。房有四星形如瓔珞。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房宿者。以酒肉祭之。

次复置心为第二宿。属帝释天。姓罗延那。心有三星形如大麦。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心星者。以糠米粥而用祭之。

次复置尾为第三宿。属猎师天。姓迦遮耶尼。尾有七星形如蝎尾。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尾星者。以诸菓根作食祭之。次复置箕为第四宿。属于水天。姓模叉迦梅延尼。箕有四星形如牛角。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箕宿者。取尼拘陀皮汁祭之。

次复置斗为第五宿。属于火天姓模伽逻尼。斗有四星如人拓地。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时。属斗宿者。以糠米华和蜜祭之。

次复置牛为第六宿。属于梵天。姓梵岚摩。牛有三星形如牛头。一日一夜行于六时。属牛宿者。以醞醐饭而用祭之。次复置女为第七宿。属毘纽天。姓帝力迦遮耶尼。女有四星如大麦粒。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女宿者。以鸟肉祭之。

右此七宿当于西门。

次复置北方第一之宿。名为虚星。属帝释天。娑婆天子。姓憍陈如。虚有四星其形如鸟。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虚星者煮乌豆汁而用祭之。

次复置危为第二宿。属多罗拏天。姓单那尼。一日一夜行十五时。属此危宿者。以糠米粥而用祭之。

次复置室为第三宿。属蛇头天。蝎天之子。姓阇都迦尼拘。室有二星形如脚迹。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室宿者。以肉血祭之。次复置壁为第四宿属林天。婆娄那子。姓陀难阇。壁有二星形如脚迹。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时。属壁星者。以肉祭之。

次复置奎为第五宿。属富沙天。姓阿瑟咤排尼。奎有一星如妇人鬋。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奎宿者。以酪祭之。次复置娄为第六宿。属干闥婆天姓阿含婆。娄有三星形如马头。一日一夜行三十时。属娄星者。以大麦饭并肉祭之。

次复置胃为第七宿。属阎摩罗天。姓跋伽毘。胃有三星形如鼎足。一日一夜行四十时。属胃宿者。以糠米乌麻及以野枣而用祭之。

右此七宿当于北门。

此二十八宿有五宿。行四十五时。所谓毕参氏斗壁等。二十八宿。言义广多难得深趣。不具宣。我今略说是宿时。同闻诸天皆悉欢喜。尔时佉卢瑟咤仙人。于大众前合掌说言。如是安置日月年时(此置日月年时经向一卷。以文多故不录之)大小星宿。何者名为有六时耶。答曰。正月二月名暄暖时。三月四月名种作时。五月六月名求降雨时。七月八月名物欲熟时。九月十月名寒冻之时。十一月十二月合此。十二月大雪之时。是十月分为六时。又大星宿其数有八。所谓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逻候星。又小星宿有二十八。所谓从前昴至胃诸星是也。我作如是次第安置。汝等皆得见闻于意云何。尔时一切天人仙人阿修罗龙及那罗等。皆悉合掌咸作是言。如今天仙于天人间最为尊重。乃至诸龙及阿修罗无能胜者。智慧慈悲最为第一。于无量劫不忘怜愍一切众生。故获福报一切天人之间无有如是智慧之者。如是法用更无众生能作是法。皆悉随喜安乐我等。善哉大德安隐众生。是时佉卢瑟咤仙人复作是言。此十二月一年始终。如此方便大小星等。刹那时法皆已说竟。又复安置四天大王。于须弥四方面所各置一王。是诸方所各饶众生。是时一切大众皆称善哉。欢喜无量。是时天龙夜叉阿修罗等日夜供养。复于后过无量世。更有仙人。名伽力。出现于世。后更别说置于星宿。小大月法时节要略(见如经说)今且列二十八宿。所属不同各有灵卫。故大集经云。尔时佛告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四天王言。过去天仙云何布置诸宿曜辰摄护国土养育众生。大梵天王等而白佛言。过去天仙分布安置诸宿曜辰。摄护国土养育众生。于四方中各有所主。东方七宿。一者角宿。主于众鸟。二者亢

宿。主于出家求圣道者。三者氏宿。主水生众生。四者房宿。主行车求利。五者心宿。主于女人。六者尾宿。主洲渚众生。七者箕宿。主于陶师。南方七宿。一者井宿。主于金师。二者鬼宿。主于一切国王大臣。三者柳宿。主雪山龙。四者星宿主巨富者。五者张宿。主于盗贼。六者翼宿。主于商人。七者轸宿。主须罗咤国。

西方七宿。一者奎宿。主行船人。二者娄宿。主于商人。三者胃宿。主于婆楼迦国。四者昴宿。主于水牛。五者毕宿。主一切众生。六者觜宿。主鞞提诃国。七者参宿。主于刹利。

北方七宿。一者斗宿。主浇部沙国。二者牛宿。主于刹利及安多钵竭那国。三者女宿。主鸯伽摩伽陀国。四者虚宿。主那遮罗国。五者危宿。主着华冠。六者室宿。主干陀罗国输卢那国及诸龙蛇腹行之类。七者壁宿。主干闼婆善乐者。大德婆伽婆。过去天仙。如是布置四方诸宿。摄护国土养育众生。

尔时佛告梵王等言。汝等谛听。我于世间天人仙中。一切知见最为殊胜。亦使诸曜辰摄护国土养育众生。汝等宣告令彼得知如我所分国土众生。各各随分摄护养育。分国多少各属二十八宿。

问曰。此之诸星形量大小云何。答曰。依增一阿含经云。大星一由旬。小星二百步。楼炭经云。大星围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星是诸天宫宅。瑜伽论云。诸星宿中。其星大者十八拘卢舍。其中者十拘卢舍。最小者四拘卢舍。

述曰。若依内经。此诸星宿并是诸天宫宅。内有天住。依报所感福力光现。若依俗书。即云是石。故宋时星落。殒星如石。或云非星。是天河石落。故俗书云。天河共地河相连。故河内时有石落。如须弥象图山经云。天空有河名耶摩罗。于虚空中行。久有大石小砂。时有漏失即执为星此非正经。是俗所造妄述流行。非是佛说。

唐贞观十八年十月丙申后。汾州并州文水县两界天大雷震。空中云内落一石下。大如雉觜。脊高腹平。其文水县丞张孝静共汾州官同奏。当时西域摩伽陀菩提寺长年师来到西京。内外博知。

勅问。答云。是龙食二龙相争。故落下如石。准此而言。何必天落即云是星。夫遥天之物非凡度量。令人难知莫若天地。俗云。天为精气。日为阳精。星为万物之精。儒教所安也。星有坠落乃为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质重。何所系属。一星之径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数万。百里之物数万相连。阔狭从斜常不盈缩。又星与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差别不同。然而日月又当石耶。石既牢蜜鸟兔焉容。石在气中岂能独运。日月辰宿若皆是气。气体轻浮当与天合。往来环转不得背违。其间迟疾理宁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数移动不均。宁当气堕忽变为石。地既滓浊。法应沈厚。凿土得泉乃浮水上。积水之下复有何物。江河百谷从何处生。东流到海何为不溢。归塘尾闾渠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气所然。潮约去还谁所节度。天汉悬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腾。天地初开便有星宿。九州岛未画。列国未分。翦疆区野。若为躔次。封建以来谁所制割。国有增减星无进退。灾祥祸福就中不差。悬象之大。列星之伙。何为分野止系中国。昂为旄头匈奴之次。西胡东夷雕趾交趾独弃之乎。以此而求迄无了者。岂得以人事寻常抑必宇宙之外乎。

凡人所信惟耳与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说天自有数义或浑或盖。乍穹乍安。计极所周苑维所属。若有亲见不容不同。若所测量宁足依据。何故信凡人之臆说。疑大圣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尘数劫乎。而邹衍亦有九州岛之谈。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汉武帝不信弦胶。魏人不信火布。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石船。皆实验也。如世有祝师及诸幻术。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千变万化。人力所为尚能如此。何妨神通感应不可思量。宝幢百由旬座化成净土踊生妙塔乎。

又王玄策西国行传云。王使显庆四年至婆栗阁国。王为汉人设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伎。腾虚绳上着履而掷。手弄三仗刀楯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具述。

◎◎

日宫部第三

依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日天宫殿纵广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尔。以二种物成其宫殿。正方如宅。遥看似圆。何等为二。所谓金及玻[王*梨]。一面

两分皆是天金成。清净光明。一面一分是天玻[王*梨]成。净洁光明。有五种风吹转而行。何等为五。一名为持。二名为住。三名随顺转。四名波罗呵迦。五名将行。彼日天宫之前别。有无量诸天于前而行。行时各常受乐皆名牢行(依长阿含经云。日天宫墙及地薄如华葩。为五风所持也)又日宫殿中有阎浮檀金。以为妙辇。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庄严殊胜。天子及眷属在彼辇中。以天五欲具足受乐。日天子身寿五百岁。子孙相承皆于彼治。宫殿住持满足一劫。日天身光出照于辇。辇有光明复照宫殿。光明相接出已照耀遍四大洲及诸世间。日天身辇及宫殿有一千光明。五百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日天宫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于一日中渐移北向六俱卢舍(依杂宝藏经有五里)未曾暂时离于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渐移南向六俱卢舍。不差日道。日宫殿六月行时。月天宫殿十五日中亦行尔许。

月宫部第四

如起世经云佛告比丘。月天子宫殿纵广正等四十九由旬。四面垣墙七宝所成。月天宫殿纯以天银天青琉璃而相间错。二分天银清净无垢光甚明曜。余之一分天青琉璃。亦甚清净。表里映彻光明远照。亦为五风摄持而行(五风如前)月天宫殿依空而行。亦有无量诸天宫殿。引前而行恒受快乐。于此月殿亦有辇。青琉璃成。辇高十六由旬。广八由旬月天子身与诸天女在此辇中。以天种种五欲功德。和合受乐随意而行。彼月天年月寿五百岁。子孙相承皆于彼治。然其宫殿住于一劫。彼月天子身分光明照彼青辇。其辇光明照月宫殿。月宫殿光照四大洲。彼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千光明。亦复名为凉冷光明。

又何因缘月天宫殿渐渐现耶。佛答。此月三因缘。一背相转。二青身诸天。形服璎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隐覆其宫。以隐覆故月渐而现。三从日天宫殿有六十光明一时流出障彼月轮。以是因缘渐渐而现。

复何因缘是月宫殿圆净满足。亦三因缘故令如是。一尔时月天宫殿面相转出。二青色诸天一切皆青。当半月隐。于十五日时形最圆满光明炽盛。譬如于多油中然火火炬。诸小灯明皆悉隐翳。如是月宫十五日时能覆诸光。三复次日。宫殿六十光明。一时流出障月轮者。此月宫殿十五日时圆满具足。于一切处皆离翳障。是时日光不能隐覆。复何因缘。月天宫殿。于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现。此月宫殿于黑月分十五日最近日宫。由彼日光所覆翳故一

切不现。复何因缘名为月耶。此月宫殿于黑月分。一日已去乃至月尽。光明威德渐渐减少。以此因缘名之为月(西方一月分为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为白月。十六日已去至于月尽。名为黑月。此方通摄黑月合为一月也)复何因缘月宫殿中有诸影现。此大洲中有阎浮树。因此树故。名阎浮洲其树高大影现月轮。又瑜伽论云。由大海中有鱼鳖等。影现月轮。故于其内有黑相现(衣西国传云。过去有兔。行菩萨行。天帝试之索肉欲食。舍身火中。天帝愍之取其焦兔置于月内。令未来一切众生举目瞻之。知是过去菩萨行慈之身)。

寒暑部第五

依起世经云。复何因缘夏时生热。佛言。日天宫殿六月之间向北行。时一日常行六俱卢舍。未曾舍离日所行道。但于其中有十因缘。所有光明照触彼十种山令其生热。复何因缘有诸寒冷。日天宫殿六月已后渐向南行。复有十二因缘能生寒冷。于须弥山佉提罗迦山二山之间。有须弥海。阔八万四千由旬。周回无量。其中众华悉皆遍满香气甚盛。日天光明照触彼海。此是第一寒冷因缘。第二伊沙陀罗山。第三游干陀山。第四善现山第五马片头山。第六尼民陀罗山。第七毘那耶迦山。第八轮围大山。第九阎浮洲中所有诸河流行之处。日天照触。故有寒冷。第十瞿陀尼洲诸河倍多。第十一弗婆提诸河倍多。第十二鬻单越诸河倍多。此之十二诸河流。日天光明照触寒冷(前之生热十二次前八山外。第九是空中去地万由旬。有夜叉宫殿。第十是四。大洲山合为第十四)。又立世阿毘昙论。问言。云何冬寒。云何春热。云何夏时寒热。是冬时水界最长未减尽时。草木由湿未萎干时。地大湿滑。火大向下。水界上升所以知然深水最暖浅水则冷。寒节已至日行路照炙不久。阳气在内食消则速。以是事故冬时则寒。云何春热时水界长起减已尽。草木干萎。地已燥圻。水气向下。火气上升。何以知然。深水则冷浅水则热。冬时已过日行内路照炙则久。身内火羸故春热。云何夏时冷热。是大地八月日中恒受照炙。大云降雨之所洒散地气蒸鬻。若风吹时蒸气消已。是时则寒。若风不起。是时则热。是故夏中有时寒热(西方四月为一时。但立春夏冬故不立秋。故立三时殿也)又起世经云。以何因缘有诸河水流于世间。佛告比丘。以有日故有热。有热故有炙。有炙故有蒸。有蒸故有汗湿以汗湿。故一切山中汗流为水以成诸河。

照用部第六

依长阿含经云。劫初长成时天地大闇。有大黑风吹大海水。开取日以照天下。着须弥半安日道中。行旋绕四天下照烛众生。又起世经云。尔时世间便成黑暗。是时忽然出生日月及诸星宿。便有昼夜年岁时节。尔时日天升大宫殿。从东方出绕须弥山半腹而行于西方。没已还从东出。尔时众生复见日天从东方出。各相告言。诸仁者。还是日天光明宫殿。再从东出。右绕须弥当于西没。第三见已亦相语言。是天光明流行此也。故有如是名字出。又智度论云。日月方圆五百由旬。而今所见不过如扇。处处经云。佛语阿难。人眼所见。知四十二万由旬人眼所见。又立世阿毘昙云。云何为夜。云何为昼。因日故夜。因日故昼。欲界者自性黑暗。日光隐故。是则为夜。日光显故。是则为昼。又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若阎浮洲日正中时。弗婆提洲日则始没。瞿耶尼洲日则初出。鬱单越洲正当半夜。若瞿耶尼洲日正中时。此阎浮洲日则始没。鬱单越洲日则初出。弗婆提洲正当半夜。若鬱单越洲日正中时。瞿耶尼洲日则始没。弗婆提洲日则始出。阎浮洲中正当半夜。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时。鬱单越洲日则始没。阎浮洲中日则初出。瞿耶尼洲正当半夜。

佛告比丘。若阎浮洲人所谓西方瞿耶尼人以为东方。瞿耶尼人所谓西方鬱单越人以为东方。鬱单越人所谓西方弗婆提人以为东方。弗婆提人所谓西方阎浮洲人以为东方。南北二方亦复如是。

亏盈部第七

依立世阿毘昙论云。云何黑半。云何白半。由日黑半。由日白半。日恒逐月行。一一日相近四万八千八十由旬。日日相离亦复如是。若相近时日月圆被覆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十五日月被覆则尽。是日黑半圆满。日日离月亦四万八千八十由旬。月日日开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十五日月则开净圆满。世间则名白半圆满。日月若最相离行。是时月圆。世间则说白半圆满。日月若共一处。是名合行。世间则说黑半圆满。若日随月后行日光照月光。月光龕故被照生影。此月影还自翳月。是故见月后分不圆。以是事故渐渐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尽。随后行时是名黑半。若日在月前行。日日开净亦复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圆满。在前行时是名白半。

又起世经。问言。复有何因缘。于冬分时夜长昼短。佛答比丘。日天宫殿过六月已渐向南行。每于一日移六拘卢奢。无有差失。当于是时日天宫殿在阎浮洲最极南垂。地形狭小日过速疾。以此因缘。于冬分时昼短夜长。复何因

缘。于春夏时昼长夜短。佛答云。日天宫殿过六月已渐向北行。每一日中移六俱卢奢无有差失。异于常道。当于是时。在阎浮洲处中而行。地宽行久所以昼长。以此因缘。春夏昼长夜分短促。

智度论云。如阿鞞跋致品中所说。日月岁节者。日名从旦至旦。初分中分后分。夜亦有三分。一日一夜有三十时。春秋分时十五时属昼。十五时属夜。余时增减。若五月至昼十八时。夜十二时。十一月至夜十八时。昼十二时。一月或三十日半。或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半。或二十七日半。有四种月。一者日月。二者世间月。三者月月。四者星宿月。日月者三十日半。世间月者三十日。月月者二十九日。加六十二分之三十。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分之二十一。闰月者从日月世间月二事中出。是名十三月。或十三月名一岁。是岁三百六十六日。周而复始。菩萨知日中分时。前分已过。后分未生。中分无住处。无相可取日分。空空无所有。到三十日。时二十九日减。云何和合成日月。无故云何和合而为岁。以是故。佛言。世间法如幻如梦。但是诳心法。菩萨能知世间日月岁和合。能知破散无所有。是名巧分别(依经人多薄福日月灾变。或有赤日赤月。种种征恶。具如经说)。

升云部第八

依起世经云。于世间中有四种云。一白二黑三赤四黄。此四云中若白色云者。多有地界。若黑色云者。多有水界。若赤色云者。多有火界。若黄色云者。多有风界。有云从地上升在虚空中一俱卢奢。二三乃至七俱卢奢住。或复有云上虚空中一由旬。乃至七由旬住。或复有云上虚空中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住。或复有云从地上虚空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住。乃至劫尽。长阿含经云。劫初时有云得至光音天(依经云亦多种。或有五色庆云而现。或有赤云黑云种种而现不可尽说。备如仁王经等具述)。

震雷部第九

依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或有外道来问汝云。何因缘故虚空中有是声耶。汝应答云。有三因缘更相触故。云聚空中有音声出。何者为三。一云中风界与地界相触着故。便有声出。二于云中风界与彼水界相触着故。即便声出。三于云中风界与彼火界相触着故。即便声出。所以者何。譬如树枝相揩即有火出。此亦如是(依经雷亦多种。或有雷车鼓鬼神桴打手击。故俗云称为天鼓于中亦有罪恶多者霹雳而死。见受报也)。

击电部第十

依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或有外道来问汝云。何因缘故虚空中忽生电光。汝应答云。有二因缘云中出电。何等为二。一东方有电名曰无厚。南方有电名顺流。西方有电名堕光明。北方有电。名曰百生树。二者或有一时东方所出无厚大电与彼西方堕光明电相触相对相磨相打。以如是故从彼虚空云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电光。或复南方顺流大电与彼北方百生树大电相触相对相磨相打。以如是故出生电光。譬如两木风吹相着。忽然火出还归本处(依经或先有雷无电。或先有电后雷。相击火出霹雳人物也)。

降雨部第十一

依分别功德论云。雨有三种。一天雨。二龙雨。三阿修罗雨。天雨细雾。龙雨甚麤。喜则和润。瞋则雷电。阿修罗为共帝释鬪亦能降雨。麤细不定(依经雨亦多种或有无云而雨。或有先云而雨。或有因龙而雨。或有不依龙而雨寔由众生自业所感。具如经说也)。

失候部第十二

如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有五因缘能障碍雨。令占师不测增长迷惑。记天必雨而更不雨。何者为五。一于虚空中云兴雷作。伽茶伽茶瞿厨瞿厨等声。或出电光。或复有风吹冷气至。如是种种皆是雨相。诸占察人及天文师等。悉克此时必当降雨。尔时罗睺阿修罗王从其宫出。便以两手撮彼雨云掷置海中。此是第一雨障因缘。占者不知而竟不雨。第二有时虚空起云。云中亦作伽茶等声。亦出电光。复有风吹冷气来。时占者见相克天降雨。尔时火界增上力生。即于其时雨云烧灭。此名第二雨障因缘。占者不知。而遂不雨。第三有时虚空中起云。云中亦作伽茶等声。亦出电光。复有风吹冷气来。时占者见已记天必雨。以风界增上力生。则吹云掷置于彼迦陵伽磧中。或置诸旷野中。或置摩连那磧地。此名第三雨障因缘。占者不知而遂不雨。第四有诸众生为放逸污清净行故。天不依时雨。第五为阎浮提人。有不如法慳贪嫉妬邪见颠倒故。天则不雨(此二作法并同前说。长阿含经亦同相似也)以此因缘。相师迷惑占雨不定。增一阿含经云。日月有四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为四。一者云。二者风尘。三者烟。四者阿须伦。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比丘亦有四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一者欲结。二者瞋恚。三者愚痴。四者利养。覆蔽

人心不得开解。四分律亦有四种喻同前。一者淫欲。二者饮酒。三者捉钱宝。四者邪命。有此四法亦令佛法不明了。故颂曰。

火气上升烟	云气遽嶧云
神龙吐津雾	扬埃坩人尘
酒为放逸门	淫为生死源
金银生患重	邪命坏戒根

地动部第十三

依佛般泥洹经云。阿难叉手问佛。欲知地动几事。佛语阿难。有三因缘。一为地倚水上。水倚于风。风倚于空。大风起则水扰。水扰则地动。二为得道沙门及神妙天。欲现感应故。所以地动。三为佛力自我作佛前后。已动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无不感发。天人鬼神多得闻解。

又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经云。一切大地六种震动。一动遍动等遍动。二震遍震等遍震。三涌遍涌等遍涌。四吼遍吼等遍吼。五起遍起等遍起。六觉遍觉等遍觉。是六各三合十八相。如是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

又立世阿毘昙论云。佛告富楼那。复有大神通威德诸天。若欲震动大地即能令动。若诸比丘有大神通及大威德。观地大相令小小相令大。欲令地动亦能震动。令地动有风名鞞岚婆。此风常吹俱动不息。风力上升。有风下吹。亦有傍动。是风平等圆转相持。又智度论云。地动有四种。一火二龙。三金翅鸟。四天二十八宿等。又诸罗汉诸天等亦能地动。又增一阿含经云。佛在舍卫城告诸比丘。有八因缘而地大动。此地深六十八千由延。为水所持。水依虚空。或复是时虚空风动而水亦动。水动地便大动。是初动也。若比丘得神足所欲自在。观地如掌。能使地大动。是二动也。若复诸天有大神足有大威力。能使地动。是三动也。若复菩萨在兜术天。欲降神下生。是时地动。是四动也。若菩萨自知在母胎中。地为大动。是五动也。若菩萨知满十月当出母胎。地为大动。是六动也。若菩萨出家于道场坐。降伏魔怨。终成等觉。地为大动。是七动也。若未来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地为大动。是八动也(依经地动。亦有多种或有地动圣人出世。有山动四果圣人出世。或有诸佛菩萨出世。或动一世界。多世界亦有薄福众生感得地动损破。依正两报具如经说也)述曰。自下略叙

俗书天地初分阴阳形变之意。谓有五重。一元气。二太易。三太初。四太始。五太素。

第一元气者。依河图曰。元气无形匈匈蒙蒙。偃者为地。伏者为天。礼统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

皇甫士安帝王世纪曰。元气始萌谓之太初。三五历纪曰。未有天地之时。混沌如鸡子。溟滓始可蒙鸿滋分。岁起摄提元气启肇。

帝系谱曰。天地初起溟滓蒙鸿。即生天皇。治万八千岁以木德王。

列子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张虔注曰。天地无所从生。而自然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也。故易上系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其吉凶也。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与日月同明。四时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父天于圆丘之礼也。母地方泽之祭也。兄日于东郊姊月于西郊也)春秋说题辞曰。天之为言填也。居高理下为人经群阳精也。含为太一。分为殊名。故立字一大为天。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阳为一端。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火为一端。凡十端。天亦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故生。秋怒气故杀。夏乐气故养。冬哀气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尔雅曰。穹苍苍天也(李巡曰。古时人质仰视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苍苍。故曰穹苍也)春为苍天(李巡曰。春万物始生。其色苍苍。故曰苍天也)夏为昊天(李巡曰。夏万物壮其气昊昊。故曰昊天也)秋为旻天(李巡曰。秋万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旻天文也。郭景纯曰旻犹愍。愍万物雕落也)冬为上天(李巡曰。冬阴气在上万物伏藏。故曰上天。郭景纯曰。言时无时在上。临下而已)广雅曰。天圆广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一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度之厚与天高等。

孝经周天七。衡六间曰。周天有七衡。而六间者。相去万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以至中衡。从中衡以至外衡。各五万九千五百里。

洛书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度为千九百三十二里。则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论衡曰。日一日行一度。一度二千里。日昼行千里。舒疾与骐驎之步相类也。

白虎通曰。日行迟。月行疾。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经千里。又计日行路。有其内外。从极北至极南。相去九百九十由旬。经一百八十日。日行从内至外。又经一百八十日。日行从外至内。是故名行。言日行六十里者。由轮大故。日迟天行。以行迟故。唯六十里。是故一年有十二月。六月北行。六月南行。总有三百六十度行路也。白虎通曰。月所以满缺。何归功于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转而归功。晦至朔旦。受符复行也。月有大小何天左旋。日月右行。日行迟。月行疾。月及日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须三十日过七度。日不可分。故乍小明。有阴阳即有闰月。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月日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也。明阴不足阳有余。闰者阳之余也。

徐整长历。日月经千里。周围三千里。下于天七千里。尚书者。灵曜之日光照三十万六千里。又地说书日月照四十五万里。

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鬪问其故。一小儿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一小儿以为日初出时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中纔如盘盖。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智乎。

桓谭新论曰。余小时闻闾巷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鬪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时近。长水校尉关子杨。以为天去人上远而四傍近。以星宿昏时出东方其间甚疎相去丈余。夜半在上视之甚数相去唯一二尺。日为天阳。火为地阳。地阳上升。天阳下降。令置火于地。从傍与上诊其热。远近不同乃差半焉。日中在上当天阳之衡。故热于始出。从太阳中来故凉。西在桑榆大小虽同。气犹不如清朝也。

论衡曰。夫日月不圆。视若圆者。去人远也。夫日火精。在地水火不圆。在天火何故独圆。日月在天犹五星。五星犹列星不圆。光曜若圆。何以明之。春秋之时星震宋都。视之如石。石也不圆。是知日月五星亦不圆也。

论衡曰。儒言。日中有三足乌。日者火也。乌入中焦烂。安得如立。然乌日气也。

诗推度灾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始萌(宋均注曰决鼻兔也)春秋演孔图曰。蟾蜍月精也。春秋元命包曰。阴精为月。日行十三度。常拙任而受(受阳精也)受明精在内。故金水内景。河图始开曰。黄泉之埃上为青云。赤泉之埃上为赤云。白泉之埃上为白云。玄泉之埃上为玄云(淮南又载)河图括地象曰。昆仑山出五色云气。

易说卦曰。巽为风。挠万物者莫疾风。风以动之。河图帝通纪曰。风者天地之使也。

尔雅曰。四气和为通正。谓之景风(李巡曰景风太平之风也)。南风谓之颿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太风。焚轮谓之颿(郭朴注曰风从上下)。扶摇谓之焱(从上下也)。风与火为屯(音屯屯盛貌也)。因风为飘。日出而风为暴。风而雨土为霾(音埋)。阴而风为暄。易稽览图曰。降阳为风。降阳之动不鸣条。

易说卦曰。震为雷动万物者莫大于雷。河图帝通纪曰。雷天地之鼓也。

左传曰。藏冰以时则雷出震。弃冰不用则雷不发而震。

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合而为雷。

师旷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柏博格格。其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依音。音不大霹雳者。所谓雌雷水气也。师旷占曰。春分雨雷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中。其所住者。兵起其下。无云而雷名曰天狗。行不出三年其国凶。

河图始开图曰。激阳为雷。

易稽览图曰。阴阳和合其电耀耀也。其光长。春秋元命包曰。阴阳激为电。史记天官书。电者阴阳之动也。

谷梁传曰。隐公曰霆雷(谓急雷今之霹雳也)。

尔雅曰。疾雷为霆蜺(郭朴注曰。雷之急激者谓之霹雳也)说文曰。震霹雳振物也。

释名曰。霹雳折也。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异苑曰。沙门释慧远接神庐岳。嘗有游龙翔其前。远公有怒以石掷中。仍腾跃上升。有倾风飙焔。公知是龙之所兴。登山烧香会僧齐声唱偈。于是霹雳回向投龙之石。云雨乃除。异苑曰。乞伏虏凶虐暴恶。尝中霹雳。其挺引身出外。题背四字表其凶匿。国少时为涉去所弃。

颂曰。

日月长悬	天曜常晖	昼金夜玉
孰与玄期	出则晃朗	没已还晞
亏盈隐显	晦朔旋玑	星辰列位
福寿灵威	圣人建立	随业增徽
云龙相会	升降分离	击动雷电
寒暑应时◎		

法苑珠林卷第四

法苑珠林卷第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道篇第四(此六趣即为六部)

诸天部(此别四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受苦部
- 报谢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论天报。识复丰华。服玩光新身形轻妙。而自在天上更是魔王。无想定中翻为外道。四空之顶邪执不轻。六欲之间迷惑殊重。不能受持般若供养涅

盘。僇慢转增我人逾盛。所以头华萎頰腋汗流衿。宝殿歇光罗衣聚膩。凭斯净心悉皆忏荡。普为四王忉利兜率焰摩化乐他化梵王梵辅光音遍净广果那含不烦不热善见善现。空处识处不用处非非想处。乃至横穷他界竖极上天。或复端坐华台。动逾劫数凝神玉殿。一视千年。愿令自然之服不离身形。善法之堂永蒙游观。绝生离之病。无战阵之劳。长谢五衰常丰七宝。色像端严容仪炜烨。永离苦因。清升乐果也。

会名部第二

问曰。云何名六趣。依毘昙论云。趣者名到。亦名为道。谓彼善恶业因道能运到其生趣处。故名为趣。亦可依所造之业趣彼生处。故名为趣。有趣者归向之义。谓所造业能归向于天乃至地狱也。

问曰。唯有此六趣定更有余道耶。答曰。且据一家不增减说。若依楼炭经中。亦说九道众生共居。一菩萨道。二缘觉道。三声闻道。帖前六道。以凡圣同居为欲相化也。天者如婆沙释名。光明照耀。故名为天。又天者颠也。颠谓上颠。万物之中。唯天在上。故名颠也。又天者显也。显谓高显。万物之中。唯天独高在上显覆。故名显也。

问曰。何故彼趣名天。答曰。于诸趣中。彼最胜最乐最善妙最高。故名天趣。有说。先造作增上身语意妙行。往彼生彼令彼相续。故名天趣。有说。光明增故名天。以彼自然光常照昼夜故。声论者说。能照故名天。以现胜果。照了先时所修因故。复次戏乐故名天。以常游戏受胜乐故。

问曰。诸天形相云何。答曰。其形上立。问曰。语言云何。答曰。皆作圣语。又立世阿毘昙论云。天名提婆。谓行善因于此道生。故名提婆。今略论诸天报身之相。所谓诸天皆无骨肉。亦无大小便利不净。身放光明无别昼夜。报得五通形无障碍。故正法念经云。譬如一室然五百灯光明不相逼迫。诸天手中置五百天亦复如是。不窄不妨。又彼经云。彼夜摩天或有一百。或有一千。共聚在一莲华须同坐。不妨不隘不窄。以善业故。自业力故。又智度论云。第三遍净天六十人坐一针头而听法不相妨碍。又正法念经云。尔时夜摩天王。为诸天说偈云。

若人心念佛 是名善命人
不离念佛故 是为命中命

若人心念法	是名善命人
不离念法故	是为命中命
若人心念僧	是名善命人
不离念僧故	是为命中命

又夜摩天中有三大士。常为放逸诸天而演说法。何等为三。一者夜摩天王牟修轮陀菩萨。二者善时鹅王菩萨。三者种种庄严孔雀王菩萨。是三大士。常为利他而演说法。或有令得声闻菩提。或有令得缘觉菩提。

受苦部第三

今述诸经具明诸天趣苦光明色界无色界苦。上界虽胜仍有微苦。故成实论云。上二界中虽无麤苦而有微细苦。何以知之。四禅中说有行立卧。随有四故。皆应有苦。又色界有眼耳身识。即此识中所有诸受。名为苦乐。从一威仪求一威仪。求一威仪故知有苦。又无理解爱着已报。失时大苦。如经中说。唯得道者将命终时无忧苦色。今既是凡宁无忧喜。论中无苦者。以苦相微故说言无。如食少盐故言无盐。非是一向唯乐无苦。由上界乐行寂灭不着不能发起麤贪恚瞋。故名无苦无乐。又无刀杖等苦故言无苦。非无微苦。故涅槃经云。世间虽有上妙清净园林。然死尸处中则为不净。众共舍之不生爱着。色界亦尔。虽复净妙。以有身故。诸佛菩萨悉共舍之。若不作此观名不修身。故知有苦。又法句喻经云。有四比丘坐于树下。共相问言。一切世间何者最苦。一人言。天下之苦无过淫欲。一人言。世间之苦无过饥渴。一人言。世间之苦无过瞋恚。一人言。天下之苦莫过惊怖。共诤苦义纷纭不止。佛知其言。往到其所问诸比丘。向论何事。即起作礼具白所论。佛言。比丘。汝等所论不究苦义。天下之苦莫过有身。饥渴寒热瞋恚惊怖。色欲怨祸。皆由于身。夫身者。众苦之本。患祸之元。劳心极虑忧畏万端。三界蠕动更相残害。吾我缚着生死不息。皆由身与。欲愿离世苦当求寂灭。摄心守正泊然无想可得泥洹。此最为乐。故知未得圣智灭此三界之身。当非苦耶。问曰。色界有身有苦可尔。无色无形苦受何生。答曰。彼报精微凡小不覩。无其麤碍非无细色。广论有无被在别章。故智度论云。上二界死时退时。生大懊恼。甚于下界。譬如极处堕摧碎烂。又成实论云。苦乐随身至于四禅。忧喜随心至于有顶。

问曰。生上天者离恶积善。何故报尽即入三涂。答曰。凡夫无始已来恶业无穷。一日贪瞋尚受千形。况恶既多。暂伏结生。报福既尽昔业时熟。还堕三涂。何所致惑。故成实论云。人在色无色界谓是涅槃。临命尽时。见欲色中阴。即生邪见。谓无涅槃。谤无上法。当知彼中有不善业。又智度论云。非有想非无想天中死堕阿鼻地狱中。故知三界轮转皆苦。第三明欲界诸天苦者。谓彼天中鬪战之时。递相加害身心俱苦。若割股节断而复生。斩首截腰则有死苦。如毘昙说欲界诸天有十业道离不律仪。虽天不害天。而害余趣。亦有截手截足断而还生。若斩首则死。展转相夺。乃至十业道皆有。又福欲尽时。五衰相现则大忧恼。故涅槃经云。天上虽无大苦恼事。然其身体柔软细滑。见五相时极受大苦。如地狱苦等无差别。如和毒药初美后苦。故正法念经偈云。

如蜜和毒药	是则不可食
天乐亦加是	退没时大苦
业尽怀忧恼	舍离诸天女
退时大苦恼	不可得譬喻
善业欲尽时	如灯焰欲灭
不知何所趣	心生大苦恼
天上欲退时	心生大苦恼
地狱众苦毒	十六不及一
一切诸焰轮	爱力之所作
爱锁缚众生	至诸险恶道
三界如转轮	业系轮不断
是故舍爱欲	离欲得涅槃

又涅槃经云。虽复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终之时还堕三恶道中。虽为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终生于畜生道中。或为师子虎兕豺狼象马牛驴等。故知天报尽时其身大苦。既有斯难即须披诚疏条此业忏令伏灭。若人造罪受报尽已。后时修善设生天上。由昔余殃天中微受。故正法念经云。若于先世有偷盗业。尔时自见诸天女等。夺其所著庄严之具。奉余天子。若于先世有妄语业。诸天女等闻其所说生颠倒解。谓其恶骂。若于先世以酒施于持戒之人。或破禁戒而自饮酒。或作曲酿。临命终时。其心闷乱。失于正念。堕于地狱。若于先世有杀生业。寿命短促速疾命终。若于先世有邪淫业。见诸天女皆悉舍已。共余天子互相娱乐。是则名曰五衰相也。以其持戒

五种缺故。业网所缚受此业报。又天帝释复观业果于殿中。叫唤大地狱十八隔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业。堕此地狱具受众苦。从地狱出生饿鬼中。寿命长远。从饿鬼中死生畜生中。互相残害。从畜生中死。若生人中。身色憔悴无有威德。若有余业得生天中。身量形貌皆悉减劣。一切众宝庄严之具光明微少。不为天女之所爱敬。天女背叛。舍至余天。智慧薄少心不正直。为余天子之所轻笑。若诸天众与阿修罗鬪战之时。为他所杀。以余业故。

◎

◎报谢部第四

依新婆沙论云。诸天中将命终位。先有二种五衰相现。一小。二大。云何名为小五衰相。一者诸天往来转动。从严身具出五乐声。善奏乐人所不能及。将命终位此声不起。有说。复出不如意声。二者诸天身光赫奕昼夜相照。身无有影。将命终时身光微昧。有说。全灭身影便现。三者诸天肤体细滑入香池浴。纔出水时水不着身。如莲华叶。将命终位水便着身。四者诸天种种境界悉皆殊妙漂脱诸根。如旋火轮不得暂住。将命终位专著一境。经于多时不能舍离。五者诸天身力强盛眼眇不瞬。将命终时身力虚劣。眼便数瞬。云何为大五衰相。一者衣服先净今秽。二者华冠先盛今萎。三者两腋忽然流汗。四者身体欬生臭气。五者不乐安住本座。前五衰相现已或可转。时天帝释以有五种小衰相现。不久当有大衰相现。心生怖畏作是念言。谁能救我如是衰厄。后当归依。便自了知。除佛世尊无能救护。寻诣佛所求哀请救。佛为说法。便得见谛。令彼衰相一时皆灭。故于佛前欢喜踊跃。作诸爱语说此伽他曰。

大仙应当知 我即于此座
还得天寿命 唯愿尊忆持

又折伏罗汉经云。昔忉利天宫有一天。寿命垂尽有七种瑞现。一项中光灭。二头上华萎。三面色变。四衣上有尘。五腋下汗出。六身形瘦。七离本座。即自思惟。寿终之后下生鸠夷那竭国疥癞母猪腹中作豚。甚预愁苦不知何计。余天语言。今佛在此为众说法。唯佛能脱卿之罪耳。即到佛所稽首作礼未及发问。佛知告曰。一切万物皆归无常。汝素所知。何为忧愁。得离豚身常诵三自归。如是三日却后七日天即寿尽下生维耶离国。作长者家子。在母胞胎日三自归。始生堕地亦跪自归。其母免身又无恶露。母傍侍婢怖而弃

走。母亦深怪。谓之荧惑意欲杀之。父知贵子令好养之。年向七岁与其辈类于道边戏。遇舍利目连。儿前作礼。众圣惊怪。具说天上事。此儿请佛到家。佛为说经。儿及父母内外亲属皆得阿惟越致。此云不退(依经天有多种。具如前三界篇中三十二门说。今对六道略述四门)。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晋居士史世光
- 晋沙门释惠嵬
- 宋仑氏有二女
- 魏沙门释昙鸾
- 魏居士椽弦超
- 梁沙门释慧韶

夫十恶缘巨易或心涂。万善力微难感灵性。奸心频发凶状屡闻。正法罕逢教沈道丧。所以一息不追则万劫永别。刹那暂隔则千代长离。良由信毁相竞善恶交侵。愚惑之徒轻举邪风。淳正之辈时遭佞逼。所以教流震旦六百余年。崔赫周虐三被残屏。祸不放踵。殃及己身。致招感应之征。善恶之报。是以建安感梦而疾瘳。文宣降灵而病愈。吴王围寺舍利浮光。齐主行刑刀寻刃断。宇文毁僧而疮溃。拓拔废寺而脓流。孙皓溺像而阴疼。赫连凶顽而震死。古今善恶祸福征祥。广如宣验冥祥报应感通冤魂幽明搜神旌异法苑弘明经律异相三宝征应圣迹归心西国行传名僧高僧冥报拾遗等。卷盈数百不可备列。传之典谟。悬诸日月。足使目覩。唐猜来惑。故经曰。行善得善报。行恶得恶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信知善恶之报影响相从。苦乐之征犹来相克。余寻传记四千有余。故简灵验各题篇末。若不引证邪病难除。余之不尽。冀补兹处。

晋史世光者。襄阳人也。咸和八年于武昌死。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疲而微卧。闻灵座上如有人声。史家有婢字张信。见世光在座上着衣衾具如平生。语信云。我本应堕龙中。支和上为我转经。昙护昙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护坚并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后支法山复往为转大品。又来在座。世光生时以二幡供养。时在寺中乃呼张信持幡送我。信曰。诺。便绝死。将信持幡。俱西北飞。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光乃自提幡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上。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信

复道而还。倏忽苏活。亦不复见手中香也。幡亦故在寺中。世光与信于家去时。其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郎飞上天。婆为见不。世光后复与天人十余。俱还其家徘徊而去。每来必见簪帽。去必露髻。信问之。答曰。天上有冠不着此也。后乃着天冠。与群天人鼓琴行歌。径上母堂。信问。何用屡来。曰我来欲使汝辈知罪福也。亦兼娱乐阿母。琴音清妙不类世声。家人小大悉得闻之。然闻其声如隔壁障。不得亲察也。唯信闻之独分明焉。有顷去。信自送见光入一黑门。有顷来出谓信曰。舅在此日见榜挞楚痛难胜。省视还也。舅坐犯杀罪。故受此报。可告舅母会僧转经。当稍免脱。舅即轻车将军报终也(右一出冥祥记)。

晋长安释慧嵬。不知何人。止长安大寺戒行澄洁。多栖处山谷。修禅定之业。有一无头鬼来。嵬神色无变。乃谓鬼曰。汝无头。便无头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隐形。复作无腹鬼来。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无腹。便无五藏之忧。一何乐哉。须臾复作异形。嵬皆随言遣之。后久时天甚寒雪。有一女子来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鲜明。姿媚柔雅。自称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来以相慰喻。谈欲言劝动其意。嵬执志贞确一心无扰。乃谓女曰。吾心若死灰。无以革囊见试。女遂陵云而逝。顾谓叹曰。海水可竭。须弥可倾。彼上人者秉志坚贞。后以晋隆安三年。与法显俱游西域。不知所终。续有释贤护。姓孙。凉州人。来止广汉阎兴寺。常习禅为业。又善律行纤豪无缺。以晋隆安五年卒。临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遗言使烧身。弟子行之。既而支节都尽。唯手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右一出梁朝高僧传)。

宋仓氏二女。东官曾城人也。是时祖姊妹。元嘉九年。姊年十岁。妹年九岁。里越愚蒙未知经法。忽以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归粗说见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还作外国语。诵经及梵书。见西域沙门便相开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忽复失去。田间作人云。见其从风径飘上天。父母号惧祀神求福。既而经月乃反。剃头为尼。被服法衣。持发而归自说。见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缘应为我弟子。举手摩头发因堕落。与其法名。大曰法缘。小曰法彩。临遣还曰。可作精舍。当与汝经法也。女既归家即毁除鬼座。缮立精庐夜斋诵。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岭若灯烛云。女曰。此后容止华雅音制诠正。上京风调不能过也。刺史韦朗就里并迎供养。闻其谈说甚敬异焉。于是溪里皆知奉法(右一出冥祥记)。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沙门昙鸾。未详氏族。雁门人。家近五台山。神迹灵异怪逸于民。鸾因患气疾。周行医疗。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东门上望青云。忽见天门洞开。六欲阶位。上下重复。历然鸾覩。由斯疾愈。后往江南陶隐居处。求觅仙方冀益长寿。及届山所接对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来意。还至浙江。有鲍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无由得渡。鸾便往庙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请当为起庙。须臾神即现形。状如二十。来告鸾曰。若欲渡者明旦当得。愿不食言。及至明晨。涛由鼓怒。纔入船里恬然安静。依斯达到。梁帝见重。因出勅为江神更起灵庙。后辞帝还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国三藏菩提流支。鸾往启曰。佛法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支唾地告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不死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轮三有。即以观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永绝轮回。后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一心依经作净土业。春秋六十有七。临至终日。幡华幢盖高映院宇。香气蓬勃音声繁闹。预登寺者并同瞩之。以魏兴和四年。卒于平遥山寺。年六十有七(右一出梁高僧传)。

魏济北郡从事椽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当其梦也精爽感寤。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显然来游。驾輜辘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五具饮啖。奇异饌具。遂下酒啖。与义起共饮食。谓义起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为损。然行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得远味异膳。繒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子。亦无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其诗一篇。其文曰。

飘飘浮勃述。[敖-十+土]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送我致祸灾。

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并注易七卷占卜吉凶等。义起皆运其旨。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义起取妇之后。分日而嫌。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儻忽若飞。唯义起见之。余人不见。虽居闾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覩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便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见。而君性疏漏。我往与君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

恨。势不得久各努力。呼侍御人。下酒啖食。发篋取织成裙衫两腰。赐与义起。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泠流离。肃然升车去若迅飞。义起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后到济北鱼山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知琼。驰前到。果是玉女也。遂披帷相见。前悲后喜。控左授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复旧好。至于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作神女赋(右一出搜神记)。

梁蜀郡龙渊寺沙门慧韶。姓陈。本颍川太丘人。少欲多智聪敏不群。春秋五十。卒于本寺摩诃衍堂中。时成都民应始丰贤者。因病气绝。而心上暖。五日方醒。云。被摄至阎罗王闻处分。云迎法师。须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顶礼。更无言说。唯书文书作一大政之字。韶出外坐于旷路树下见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着之。有十僧来迎。丰识和慈二禅师。幡盖烈道腾虚而去。又当终夕有安浦寺尼久病闷绝。醒云。送韶法师及五百僧。登七宝梯到天宫殿讲堂中。其地如水精床席华整。亦有麈尾机案。莲华满池。韶就座谈说。少时便起。送别者令归。其生灭冥祥感见类此。以天监二年七月三日。卒于龙渊寺。春秋五十有四(右一出梁高僧传)。

人道部(此别八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住处部
- 业因部
- 贵贱部
- 贫富部
- 受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论人道之中。身形浮伪多诸罪业。喜造愆瑕。仁智道消恩良义绝。所以崔杼弑君。高臣害父。七雄并争。万国连踪。互骋僇奢各衒淫荡。淳风永尽美化不行。三毒竞兴十缠争发。四流浩漫五盖幽深。颠倒无明转复滋甚。遂使生同险树命等危城。口蜜易消井藤难久。垄头松下哭响摧残。广巷重门悲声呜咽。今为人中悉皆忏悔。絳是圆首方足上智下愚。西尽瞿耶东极于逮。北穷单越。南罄阎浮。乃至板屋毡帷。文身被发。饮血茹毛。巢居穴处。雕蹄

黑齿。倒住傍行。弱水毛浮。危峯绳度。边城远戍。装甲负戈。系缚锁囚。担金捧木。并愿各修礼让。人气孝慈。息放荡之心。断荒淫之色。质齐金石。体类嵩华。八苦不侵九横长遣也。

会名部第二

如婆沙论中释。人名止息意。故名为人。谓六趣之中能止息意。故名为人。谓于六趣之中。能止息烦恼恶乱之意。莫过于人。故称止息意也。又人者忍也。谓于世间违顺情能安忍。故名为忍。又立世阿毘昙论云。何故人道名摩[少/兔]沙。此有八义。一聪明故。二为胜故。三意微细故。四正觉故。五智慧增上故。六能别虚实故。七圣道正器故。八聪慧业所生故。说人道为摩[少/兔]沙。又新婆沙论。问何故此趣名末奴沙。答昔有转轮王。名曼殊多。告诸人曰。汝等欲有所作。应先思惟称量观察。尔时人即如王教欲有所作。皆先思惟称量观察。便于种种工巧业处。而得善巧。以能用意思惟观察所作事故。名末奴沙。有说。先造作增长下身语意妙行。往彼生。令彼生相续。故名人趣。有说。多憍慢故名。以五趣中憍慢多者无如人故。有说。能寂静意故名。以五趣中能寂静意无如人者。故契经说。人有三事胜于诸天。一勇猛。二忆念。三梵行。

住处部第三

如新婆沙论云。此四天下人住四大洲。谓瞻部洲。毘提诃洲。瞿陀尼洲。拘卢洲。亦住八中洲。何等为八。谓拘卢洲有二眷属。一矩拉婆洲。二憍拉婆洲。毘提诃洲有二眷属。一提诃洲。二苏诃洲。瞿陀尼洲有二眷属。一舍提洲。二温怛罗漫怛里拏洲。瞻部洲有二眷属。一遮末罗洲。二筏罗遮末罗洲。此八洲中人形短小。如此方侏儒。有说。七洲是人所住。遮末罗洲。唯逻刹婆居此。有说。此所说八即是四大洲之异名。以一洲皆有二异名故。如是说者应如初说此八中洲一一复有五百小洲以为眷属。于中或有人住。或非人住。或有空者也。

问曰。人趣形貌云何。答曰。其形上立。然瞻部洲人面如车箱。毘提诃人面如半月。瞿陀尼人面如满月。拘卢洲人面如方池。

问曰。语言云何。答曰。世界初成一切皆作圣语。后以饮食时有情不平等故。及谄诳增上故。便有种种语。乃至有不能言者。

业因部第四

依业报差别经中。作四句分别。一者有业得身乐报而心不乐。如有福凡夫。二者有业得心乐报而身不乐。如薄福罗汉。三者有业得身心俱乐。如有福罗汉。四者有业得身心俱不乐。如薄福凡夫。诸如此等。皆悉报得此苦乐也。

又菩萨藏经云。尔时世尊告贤守长者曰。长者当知。我观世间一切众生。为十苦事之所逼迫。何谓为十。一者生苦逼迫。二者老苦逼迫。三者病苦逼迫。四者死苦逼迫。五者愁苦逼迫。六者怨苦逼迫。七者苦受逼迫。八者忧逼迫。九者痛恼逼迫。十者生死流转大苦之所逼迫。我见如是十种苦事逼迫众生。为得阿耨菩提提出离如是逼迫事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于无数劫。具造百千那庾多拘胝过失。常为十种大毒箭所中。何谓为十。一者爱毒箭。二者无明毒箭。三者欲毒箭。四者贪毒箭。五者过失毒箭。六者愚痴毒箭。七者慢毒箭。八者见毒箭。九者有毒箭。十者无有毒箭。长者。我见众生为于十种毒箭所中。求阿耨菩提。求断如是毒箭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贵贱部第五

若以四方言之。则北鬻单越无贵无贱。彼无仆使之殊。故无贵贱。余之三方皆有贵贱。以有君臣庶民之别。大家仆使之殊故。有贵贱别类也。总束贵贱。合有六品。一贵中之贵。谓轮王等。贵中之次。谓粟散王等。三贵中之下。谓如百僚等。四贱中之贱。谓骀驽竖子等。五贱中之次。谓仆隶等。六贱中之下。谓姬妾等。僮束如是。细分难尽。

贫富部第六

若以四方言之。则北鬻单越最富平等。东西二方处中。然有优劣。南阎浮提最贫。四方不同。如经具述。又阎浮提人贫富不定。各有三品。上者如转轮王。总摄四方富包四海。一切所须无不备足。即如经说。轮王福力最大。若出世时。感五奇特。七宝来应。五奇特者。一者感于世界之中平正清静流泉浴池处处皆有。二者感天甘露生于殿庭。王渴饮之身轻愈病。三者感大海水减一由旬。各于内畔涌出金沙之道。使王行之游四天下。四者感于牛头之香生于海岸。王取烧之香气劣盛。逆风远闻四十里香。死者闻之悉皆还活。五

者于迦真邻陀之鸟生于海中。王抱触之身心猗适。胜过六欲天之乐。以斯义故。往生论说偈云。

宝性功德草 柔软左右旋
触者生胜乐 过迦真邻陀

七宝具足千子雄猛(如前经说)。第二富中者。谓如粟散王等。第三富中下者。谓如树提伽等(贪亦有三思之可解)。

受苦部第七

夫论人道。唯苦非乐。愚着为乐失者为苦。妄见为乐实见为苦。故付法藏经云。世间众苦不可愿乐。此身不坚腐败危脆。犹如聚沫须臾变灭。端正容貌甚可爱着。衰老既至将安所在。外覆薄皮谓为严饰。脓血肉流恶露不净。有为无常甚大迅速。一视息顷四百生灭。譬如虚空震雷起云暴风卒起寻复散灭。五欲不坚亦复如是。共相爱乐安隐快乐。无常既至谁有存者。世间众苦甚难久居。故知人身唯苦无常。理应生厌速求解脱。一切有为众苦积聚。如痛如厕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轮转无际。无常败坏速朽之法。如临死囚。命不云远。譬如牢狱人无可爱乐。犹路上菓众所苦掷。此身可恶。会归磨灭。乌鹊狐狼竞共噉食。风吹日暴青烂臭处。发毛牙齿狼藉在地。如此之身当何爱乐。宜勤方便速求解脱。纵使富贵如天终归磨灭。外相似好内恒忧惧。故大庄严论云。如人着金锁虽能系于人。王位亦如是。恒有忧惧相。守护念苦失则大愁。犹以衣食遮故名乐。辛苦中横生乐想。故宾头卢为优陀延王。说法偈云。

王位虽尊严 代谢不暂停
轻疾如电光 须臾归衰灭
王位极富逸 愚者情爱乐
衰灭无时至 苦剧过下贱
王者居高位 名闻满十方
端正甚可爱 种种自严身
譬如临死者 着华鬘璎珞
舍命未几时 王位亦如是
王者譬如王 常怀诸恐怖
行住及坐时 乃至一切时

于其亲疎中	恒有疑惧心
臣民宫妃后	象马及珍宝
国土诸所有	一切是王物
诸王舍命时	皆弃无随者

又涅槃经。佛说偈云。

一切诸世间	生者皆归死
寿命虽无量	要必有终尽
夫盛必有衰	合会有离别
壮年不久停	盛色病所侵
命为死所吞	无有法常住
诸王得自在	势力无等双
一切皆迁灭	寿命亦如是
众苦轮无际	流转无休息
三界皆无常	诸有无有乐
有道本性相	一切皆空无
可坏法流动	常有衰患者
恐怖诸过恶	老病死衰恼
是诸无有边	易坏怨所侵
烦恼所缠裹	犹如蚕处茧
何有智慧者	而当乐是处
此身苦所集	一切皆不净
扼缚痲疮等	根本无义利
上至诸天身	皆亦复如是
诸欲皆无常	故我不贪着
离欲善思惟	而证于真实

故宾头卢尊者语王云。大王。宜善观察。何有五欲而得常者。何有王位而得久停。何有国界而不迁灭。何有珍宝而不散失。何有欲乐常恒不变。何有合会而不离散。一切五欲体。性实苦。皆从妄想而生于乐。故王位亦苦无安。如梦所见觉则知虚。是故智者应生厌离。即知一切内外所迁皆是无常。虽可麤细似异。然刹那不住是住是同。故经说。由色苦故。十时差别。一者膜时。二者泡时。三者疮时。四者肉团时。五者肢时。六者婴孩时。七者童子

时。八者少年时。九者盛壮时。十者衰老时。若非时无常。不应从膜乃至老死。良由三毒猛火烧心炽然不绝。故受斯苦(依经云人亦多种。具如前三界篇中四天下洲品类广说也)。

感应缘(略引一十八验)

春秋演孔图曰。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昂如斗。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见吴王僚。僚望其颜色甚可畏。一丈十围。眉间一尺。王僚与语三日。辞无复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语。侃侃有勇壮之气。

凉记曰。吕光。字世明。连结豪贤施与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童。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质略宽大有度量。时人莫之识。唯王猛布衣时异之曰。此非凡人。

河图玉版曰。从昆仑以北九万里得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从昆仑以东得大秦国。人长十丈。从此以东十万里得佻国。人长三丈五尺。从此国以东十万里得中秦国。人长一丈。

龙鱼河图曰。天之东西南北极。各有铜铁额兵。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天之东西南北极。各有金刚敢死力士。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天中大平之都有甲都食鬼铁面兵。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

鸿范五行传曰。秦始皇时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迹六尺夷狄服见于临洮天。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将受其祸云。

魏志曰。天竺国人皆长一丈八尺。车离国男女皆长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悬言。有大人现。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着黄单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

神异经曰。东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尺。腹围如长。箕头(箕头发烦乱也)不饮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此人以鬼为饭。以雾露为浆。名天郭。一名食邪(吞食邪鬼)一名黄父(今黄父鬼俗人依此人而名之)。

神异经曰。西北海外有人焉。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但饮酒五升(天酒甘露)不食五谷鱼肉。忽有饥时向天乃饱。好游山海间。

不犯百姓不干万物。与天地同生。名无路之人(言无路者。高大不可为路)一名仁(礼曰仁人)一名信(礼曰信人)一名神(与天地俱生而不没。故曰神也)。

蜀王本记曰。秦襄王时。宕渠郡献长人。长二十五丈六尺。

外国图曰。大秦国人长丈五尺。猿臂长肋好骑駝。

诗含神雾曰。东北极有人。长九寸。

国语曰。孔子曰。僬侥长三尺。短之至也。

魏略西域传曰。短人国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众甚多。康居长老传问。嘗有商迷惑失道而到此国。国中甚多贝珠夜光明珠。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

魏略曰。倭南有侏儒国。其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国四千余里。

外国图曰。僬侥国人长尺六寸。迎风则偃。背风则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僬侥长三尺。其国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万里。

列子曰。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豨人。长九寸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身长五丈。足迹六尺夷狄皆伏。有十二人现于临洮。孔子曰。僬侥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今有五丈之人。此则无类而生也。是岁秦初兼六国。喜以为瑞。铸金人十二以像之。南戍五岭。北筑长城。西径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故大人先见于临洮。明祸乱所起也。后十二年而秦亡也(右此一十七验各依本录记也)。

王莽建国四年。池阳有小人景。长尺余。或乘车或步行。操持万物。大小各自称三日止。

管子曰。涸泽数百岁。谷之不水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长四寸。衣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游。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名反报。然池阳之景。或者庆忌也乎。

又曰。涸小水精生蜺。蜺者一头而两身。其状若蛇。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右二事。见搜神记)。

◎ 修罗部(此别七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住处部
- 业因部
- 眷属部
- 衣食部
- 战鬪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论修罗道者。生此一途偏多谄曲。或称兵鬪乱兴师相伐。形容长大恒弊饥虚。体貌龕鄙每怀瞋毒。棱层可畏拥耸惊人。并出三头重安八臂。跨山蹋海把日擎云。天上求餐海中酿酒。如斯之类悉为归依。经是阿须轮王。睽婆利等。毘摩质多之眷属。佉罗骞馱之朋流。乃至婆稚罗睺之等侣。舍脂跋陀之气类。并愿除憍慢习离谄曲心。殿堂光明兰藉丰满。休兵息刃止恚防贪。无复两刃之苦。永绝藕丝之痛。乐闻正法渴仰大乘。舍离弊恶之身。受端严之质。任持国境拥护邦家。兴建法城。弘益慧日也。

会名部第二

云何名阿修罗道者。依立世阿毘昙论释云。阿修罗者。以不能忍善不能下意。谛听种种教化。其心不动。以憍慢故非善健儿。又非天故名阿修罗。余经亦云阿须伦。今依新婆沙论云。梵本正音名素洛。素洛是天。彼非天故名阿素洛。复素洛名端正。彼非端正名阿素洛。又长阿含经云。修罗生女端正生男多丑。故云不端正。或名不饮酒。此有二释。一由过去持不饮酒戒。宿习余力云不饮酒。二由本因好酒四天下采华布海酿酒不成变为咸水。既不得酒乘便令断。故云不饮酒神。婆沙论云。或说天趣。由谄曲覆故。无决定者。或说鬼趣。由有舍脂故。得与诸天交通。故伽陀经云。有鬼有畜有天。正法念经亦云。有鬼有畜。或云劣天。劣天者。是毘摩质多。毘摩质多者。此云响高。亦云穴居。谓大海水底。出大音声。自唱云。我是毘摩质多。故云响高。居在海穴。故云穴居。

住处部第三

依正法念经云。修罗居在五处住。一在地上众相山中。其力最劣。二在须弥山北。入海二万一千由旬有修罗。名曰罗睺。统领无量阿修罗众。三复过二万一千由旬有修罗。名曰勇健。四复过二万一千由旬有修罗。名曰华鬘。复过二万一千由旬有修罗。名曰毘摩质多。此中出声彻于海外。自云。我是毘摩质多阿修罗。故云响高。其毘摩之母。依长阿含经云。劫初成时。昔有光音天入海洗身。水精入身生一肉卵。经八千岁乃生一女。身若须弥。千头少一。头有千眼。口别有千少一。口别四牙。牙上出火。犹若霹雳。有二十四脚。有九百九十九手。此女有时。在海浮戏水精入身生一肉卵。复经八千岁生毘摩质多。有九头。头有千眼。口常水出。手有千少一。脚唯有八。纳香山干闥婆女生舍脂罗睺。舍脂罗睺者。是帝释取为夫人。罗睺阿修罗。亦云障日日。是帝释前军。先放日光射修罗眼令不见天众。故彼以手障之。由有势力多共天诤。又新婆沙论。问。诸阿素洛退住何处。有说。妙高山中有空缺处。如覆宝器。其中有城是彼所住。问何故经说。阿素洛云。我所部村落住咸海中。而阿素洛王住彼山内。有说。大咸海中于金轮上有大金台高广各五百踰缮那。台上有城是彼所住。阿素洛王亦有四苑。一名庆悦。二名欢喜。三名极喜。四名可爱。如三十三天有波利夜怛罗树。阿素洛王所居树亦有。阿素洛其形云何。答其形上立。问语言云何。答皆作圣语。问何趣所摄。有说。是天趣。有说鬼趣摄。

又起世经云。须弥山王东面去山过千由旬。大海之下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国土住处纵广八万由旬。七重栏楯七重金银铃网。外有七重多罗行树。皆是七宝所成。庄严校饰不可述尽。大城之中别立宫殿。名曰设摩婆啻。宫城纵广一万由旬。七重城壁并七宝合成。高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园池华菓众鸟和鸣(广说如经。不烦具录)须弥山王南面过千由旬。大海之下有踊跃阿修罗王宫殿。其处纵广八万由旬。须弥山王西面亦千由旬。大海水下有奢婆罗阿修罗王宫殿。其处纵广八万由旬。须弥山王北面过千由旬。大海水下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宫殿。其处纵广八万由旬(住处精妙共前相似)摩婆帝城王所住处。有罗睺罗阿修罗王聚会之所。亦名七头。其处纵广八万由旬。墙壁栏楯各有七重。七宝合成。四面左近并有众多诸小阿修罗不可述尽(备如经说)。

业因部第四

依业报差别经中。具说十业得阿修罗报。一身行微恶。二口行微恶。三意行微恶。四起于憍慢。五起于我慢。六起于增上慢。七起于大慢。八起于邪慢。九起于慢慢。十回诸善根向阿修罗趣。若依正法念经。广说四种修罗业因不同若约余经。多由瞋慢及疑三种因业得彼生报。

又杂阿含经云。阿修罗前世时。曾为贫人。居近河边。常渡河担薪。时河水深流湍疾。此人数为水所漂殆死得出。时有辟支佛。诣舍乞食。欢喜即施。食讫空中飞去。贫人见之因以发愿。愿我后身长大一切深水无过膝者。以是因缘得此极大身。四大海水不能过膝。立大海中身过须弥。手据山顶下观切利天。

眷属部第五

依正法念经云。第一罗睺阿修罗王有四玉女。从忆念生。一名如影。二名诸香。三名妙林。四名胜德。即此四女。一一皆有十二那由他侍女以为眷属。悉皆围绕阿修罗王共相娱乐。恣情受乐不可具说。第二名勇健。威势次胜。第三名花鬘。威势更胜。第四名毘摩质多。威势眷属倍数更不可称计。自余臣妾左右仆使亦不可说。即知贵贱悬殊。不可一概而论。

衣食部第六

若依正法念经说。修罗衣食自然。冠缨衣服纯以七宝。鲜洁同天。所餐饮食随念而生。悉皆百味与天同等。如大论说。彼之衣食虽复胜人。其若吃时。是则不如人也。谓彼凡所食时。末后一口要变作青泥。亦如龙王虽食百味。末后一口要当变作虾蟇。是故经说不如人也。

战鬪部第七

如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受形大者莫过阿须伦王。形广长八万四千由延。其口纵广千由旬。或欲触犯日时。倍复化身十六万由旬往日月前。日月王见已各怀恐怖不宁本处。以形可畏故。日月王惧不复有光明。然阿须伦不敢前捉日月。何以故。日月威德有大神力。寿命极长颜色端正。受乐无穷住寿一劫。复是此间众生福佑。令日月不为阿须伦所见触恼。时阿须伦便怀愁忧即于彼没。

又长阿含经云。阿修罗大有威力。而生念言。此忉利天王及日月诸天行我头上。誓取日月以为耳珥。渐大瞋恚加欲捶之。即命舍摩梨毘摩质多二阿修罗王及诸大臣。各办兵仗往与天战。时难陀跋难陀二大龙王。身绕须弥周围七匝。山动云布。以尾打水大海浪灌须弥。忉利天曰。修罗欲战矣。诸龙鬼神等各持兵从次交鬪。天若不如皆奔。四天王宫严驾攻伐。先白帝释。帝释告上乃至他化自在天。无数天众及诸龙鬼前后围绕。帝释命曰。我军若胜以五系缚毘摩质多阿修罗。将还善法堂我欲观之。修罗亦曰。我众若胜亦以五系缚帝释。还七叶堂。我欲观之。一时大战两不相伤。但触身体生于痛恼。于帝释现身乃有千眼。执金刚杵头出烟焰。修罗见之乃退败。即擒质多修罗系缚将还。遥见帝释便赐恶口。帝释答曰。我欲共汝讲说道义。何须恶口。寿夭千岁少出多减。恶心好鬪。而子破戒。大修布施故。然以谄慢故受此身(余经以谄心修福而受此身也)观佛三昧经云。此毘摩质多阿修罗王母鬼食法。唯噉淤泥及渠藕根。其儿长大见于诸天婣女围绕。即白母言。人皆伉俪我何独无。其母告曰。香山有神。名干闥婆。其神有女。容姿美妙色踰白玉。身诸毛孔出妙音声。甚适我意念为汝娉。适汝愿不。阿修罗言。善哉善哉。愿母往求。尔时其母行诣香山告彼乐神。我有一子威力自在。于四天下而无等伦。汝有令女可适吾子。其女闻已愿乐随从。时阿修罗。纳彼女已。未久之间即便怀孕。经八千岁乃生一女。其女颜容端正挺特。天上天下更无有比。面上姿媚八万四千。左边右边各有八万四千。前后亦尔。阿修罗见。以为殊异。如月处星。甚为奇特。憍尸迦闻求女为妻。修罗闻喜以女妻之。帝释立字。号曰悦意。诸天见之叹未曾有。视东忘西。视南忘北。乃至毛发皆生悦乐。帝释至欢喜园。共诸婣女入池游戏。尔时悦意即生嫉妬。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释不复见宠。与诸婣女自共游戏。父闻此语心生瞋恚。即与四兵往攻帝释立大海水踞须弥山顶。九百九十九手。同时俱作撼喜见城摇须弥山。四大海水一时波动。帝释惊怖靡知所趣。时宫有神。白天王言。莫大惊怖。过去佛说般若波罗蜜。王当诵持。鬼兵自碎。是时帝释坐善法堂。烧众名香发大誓愿。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呪。是无上呪。是无等等呪。审实不虚。我持此法。当成佛道令阿修罗自然退散。作是语时。于虚空中有刀轮。帝释功德故。自然而下当阿修罗上。时阿修罗耳鼻手足一时尽落。令大海水赤如蚌珠。时阿修罗即便惊怖。遁走无处。入藕丝孔。

感应缘(略引三验)

◎西国志云。中印度在瞻波国。西南山石涧中。有修罗窟。有人因游山修道。遇逢此窟。人遂入中。见有修罗宫殿处。妙精华乍类天宫。园池林菓不可述尽。阿修罗众既见斯人。希来到此。语云。汝能久住以不。答云。欲还本处。修罗既见不住。遂施一桃与食。修罗语言。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得容。言讫走出。身遂增长形貌龐大。人头纔出。身大孔塞。遂不出尽。自尔已来年向数百。唯有大头如三硕瓮。人见共语。具说此缘。人愍语云。我等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泽。人奏国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议。此非凡人力敌千人。若凿令出。倘有不测之意。谁能抗之。因此依旧。时人号为大头仙人。唐国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头共语。了了分明。近有山内野火烧头焦黑。命犹不死。西国志六十卷。国家修撰。奉。

勅令诸学士画图。集在中台。复有四十卷。从麟德三年起。首至干封元年夏。未方讫。余见玄策。具述此事。

又奘法师传云。驮那羯[歹*桀]迦国属南印度。都城东西据山间。各有大寺。其寺有婆毘吠伽论师(唐云明辩)于观自在菩萨(旧云观世音菩萨是)绝粒而服水三年。立志祈请待见弥勒菩萨。于是观自在乃为现色身。令在城南大山岩。执金刚神所诵金刚呪。三年神授。云此岩石内有阿素洛宫(旧云阿修罗宫)如法行。请石壁当开。可即入中待弥勒出。我当相报。又经三年。呪芥子击于石壁。豁然洞开。时有百千万众。观覩惊叹。论师跨门。再三顾命众人。唯有六人从入。余者谓是毒蛇窟。惧而不入。论师入已。当即石门还合如壁。

又玄奘法师云。贞观十三年。奘在中印度摩迦陀国那烂陀寺。见一俗人。说云。有一人好色。每承经言。修罗生男极丑。生女端正。闻彼山内有阿修罗窟。别有宫殿。甚精殊好。同天佳妙。其人思欲。愿见修罗女共为匹对。常受持呪精勤三年。三年将满。所祈遂愿。其人先是弟子亲友。临去召弟子相伴同去。弟子于时亦随同行。既呪有征。遂到宫门。门首傥者极严。志诚求请。门人令通夫人。门人为通。具述来意。修罗女喜。报守门人云。来者几人。报云。二人。女报门人。呪者来入。同伴者且住门外。门人来报。诵呪者引入。弟子见引入已。自身不觉已到自家。舍南门立。自尔已来。更不知彼人消息。弟子因此发心舍家修道。愿在伽蓝供养三宝。其人具向奘法师述因缘。

◎

法苑珠林卷第五

法苑珠林卷第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道篇第四之二◎鬼神部(此别十一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住处部
- 列数部
- 业因部
- 身量部
- 寿命部
- 好丑部
- 苦乐部
- 贵贱部
- 舍宅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论鬼神之法。特喜妖邪。冥密之中偏多罪戾。或处幽岩。乍依高陇绝涧深丛之里。荒郊苻野之中。异种音声。特奇形势。摇动凡识。恐怖愚情。假使威光。虚为怪相。或复鸟形鱼质人面兽心。或鼓乐弦歌。鸣桴响铎。如斯之类。悉皆忏悔。絪是九洲房庙。万国之灵。姑苏大伯。延陵季子。禹川文命。窟泽须注。水若山精。风师雨伯。丰隆列缺。回禄陵侯。或驾竹为龙。飞鳧代雁。形依高庙。体附重楼。行雨去来。分风上下。爰及黄头大将针发鬼神绣利勒那盘荼罗刹三千眷属五百徒党。悉为忏悔。复有极重之障。称为饿鬼。眼光似电。咽孔如针。不闻水浆之。名永绝粳粮之味。肢节一时火起。动转五百车声。今日善根并皆沾被。当愿饥渴之鬼饮食自然。妖媚鬼神无复谀谄。光荣佛法拥护世间。卫像防经。长伸供养。疏善记恶永得熏修也。

会名部第二

问曰。云何名鬼道者。如立世论云。鬼道名闪多。为阎摩罗王名闪多故。其生与王同类。故名闪多。复说。此道与余往还善恶相通。故名闪多。又新婆沙论。问。何故彼趣名闭戾多。答设施论说。如今时鬼世界王名琰摩。如是劫初时有鬼世界。王名糝多。是故往彼生彼诸有情类。皆名闭戾多。即是糝多界中所有义。从是以后皆立此名。有说。由造作增长增上慳贪身语意恶行往彼生故。感饥渴业。经百千岁不闻水名。岂能得见。况复得触。或有腹大如山咽如针孔。虽遇饮食而不能受。有说。被驱役故名鬼。恒为诸天处处驱役常驰走故。有悽望故名鬼。谓五趣中。从他有情悽望多者。无过此故。由此因缘故多鬼趣。又鬼神者。婆沙论中。鬼者畏也。谓虚怯多畏。故名为鬼。又希求名鬼。谓彼饿鬼。恒从他人。希求饮食以活性命。故名希求也。

住处部第三

如婆沙论说。饿鬼有二住。一正。二边。第一正住者。说之不定。彼论说云。此阎浮提五百由旬之下有饿鬼界。被阎罗王领。是其正处。又善生优婆塞经。亦同此说。五百由旬之下有阎罗鬼王城。周匝四面七万五千由旬。王领鬼众于中止住。又如五道苦经说。此之饿鬼。正住彼铁围两山中间。故说偈言。

铁围两山间 不覩日月光
饿鬼聚其中 偿其宿罪故

第二边住处者。如婆沙论说。亦不定有其二种。一有威德。二无威德。彼有威德者。住山谷。或住空中。或住海边。皆有宫殿果报过人。彼无威德者。或依不净粪秽而住。或依草木冢墓而止。或依屏厕故区而居。皆无舍宅。果报劣人。又如论说。四天下中悉有鬼住。东西二方有威德无威德鬼。于北方中唯有威德鬼住。无有无威德鬼。以其报胜故如是。乃至忉利天中亦有威德鬼神住。应彼诸天所驱使故。自上诸天更无住处。故新翻婆沙论亦云。四大天众及三十三天中唯有大威德鬼。与诸天众守门防遯导从给使。有说。于此赡部洲西有五百渚。两行而住(依旧婆沙论云。阎浮提西有五百鬼城于此五百自有两别矣)于两行渚中有五百城。二百五十城有威德鬼住。二百五十城无威德鬼住。是故昔有转轮王名儼弥。告御者摩怛梨曰。吾欲游观。汝可引车从是道去。令我见诸有情受善恶果。时摩怛梨即如王教。引车从于二渚中过时。王

见彼有威德鬼。首冠华鬘身着天衣。食甘美食犹如天子。乘象马车各各游戏。见无威德鬼。头发蓬乱裸形无衣。颜色枯悴以发自覆。执持瓦器而行乞匄。见已深信善恶业果。问鬼趣形状云何。答多分如人亦有傍者。或面似猪。或似种种余恶禽兽。如今壁上彩画所作。问语言云何。答劫初成时皆作圣语。后时随处作种种言。或有说者。随从何处命终生此。即作彼形即作彼语。评曰。不应作是说。若从无色界歿来生此趣。可无形无言耶。应作是说。随所生处。言形亦尔。

列数部第四

依正法念经云。饿鬼大数有三十六种。行因不等。受报各别。

一镬汤鬼(由受他雇杀生。受镬汤煎煮。或受他寄抵拒不还。故受斯报)

二针口臭鬼(以财雇人令行杀戮故。咽如针。锋滴水不容也)

三食吐鬼(夫劝妇施妇惜言无。积财慳悒。故常食吐也)

四食粪鬼(由妇人诳夫自噉饮食恶嫌夫故。常食吐粪也)

五食火鬼(由禁人粮食令其自死。故受火烧[口*罍]叫饥渴苦也)

六食气鬼(多食美食。不施妻儿常困饥渴。唯得嗅气也)

七食法鬼(为求财利。为人说法。身常饥渴身肉消尽。蒙僧说法命得存立也)

八食水鬼(由酤酒如水以惑愚人。不持斋戒。常患焦渴也)

九希望鬼(由买卖争价。欺诳取物。常患饥渴。先灵祭祀而得食之也)

十食唾鬼(以不净食诳出家人。身常饥渴恒被煮烧。以求人唾兼食不净)

十一食鬘鬼(以前世时。盗佛华鬘用自庄严。若人遭事以鬘赏祭。因得鬘食也)

十二食血鬼(由杀生血食不施妻子。受此鬼身。以血涂祭方得食之)

十三食肉鬼(由以众生身肉。齧齧秤之。卖买欺诳。因受此报多诈丑恶人恶见之。祭祀杂肉方得食之)

十四食香鬼(由卖恶香多取酬直。唯食香烟。后受穷报)

十五疾行鬼(若有破戒而披法服。诳惑取财。言供病人。竟不施与。便自食之。由受此报。常食不净。自烧其身)

十六伺便鬼(由谋诳取财不修福业。因受此报。身毛火出。食人气力不净以自存活)

十七黑闇鬼(由枉法求财系人牢中。目无所见声常哀酸。故受闇处恶蛇遍满。犹刀割苦)

十八大力鬼(由偷盗人物。施诸恶反不施福田。因受此报。大力神通多被苦恼也)

十九炽然鬼(由破城抄掠杀害百姓。因受此报。[口*罌]哭叫唤遍身火燃。后得为人常被劫夺)

二十伺婴儿便鬼(由杀婴儿心生大怒。因受此报。常伺人便。能害婴儿也)

二十一欲色鬼(由好淫得财不施福田。因受此报。游行人间与人交会。妄为妖怪以求活命)

二十二海渚鬼(由行旷野见病苦人。欺人诳取财物。生海渚中。受寒热苦。十倍过人)

二十三阎罗王执杖鬼(由前世时。亲近国王大臣专行暴恶。因受此报。为王给使。作执杖鬼)

二十四食小儿鬼(由说呪术诳惑取人财物。杀害猪羊。死堕地狱。后受此报。常食小儿)

二十五食人精气鬼(由诈为亲友。我为汝护。令他勇力没阵而死。竟不救护。故受斯报)

二十六罗刹鬼(由杀生命以为大会。故受此饥火所烧报)

二十七火烧食鬼(由慳嫉覆心。喜噉僧食。先堕地狱。从地狱出。受火炉烧身鬼也)

二十八不净巷陌鬼(由此不净食。与梵行之人。因堕此报。常食不净也)

二十九食风鬼(由见出家人来乞。许而不施其食。因受此报。常患饥渴。如地狱苦)

三十食炭鬼(由典主刑狱。禁其饮食。因受此报。常食火炭也)

三十一食毒鬼(由以毒食令人丧命。因堕地狱。后出为鬼。常饥饿恒食毒火。烧其身也)

三十二旷野鬼(由旷野湖池造已施人。恶口决破令行人渴乏。故受斯报。常患饥渴。火烧其身也)

三十三冢间食灰土鬼(由盗佛华卖已活命。故受此报。常食死人。处烧尸热灰也)

三十四树下住鬼(由见人种树为施人作荫。恶心斫伐。取财而用。故堕树中。常被寒热也)

三十五交道鬼(由盗行路人粮。以恶业故。常被铁锯截身因交道祭祀。取食自活也)

三十六魔罗身鬼(由行邪道不信正真。因堕魔鬼。当破人善法也)

依顺正理论云。鬼有三种。谓无少多财。无财复有三。炬针臭口。炬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吐猛焰炽然无绝。身如被燎多罗树形。此受极慳所招苦果。针口鬼者。此鬼腹大量如山谷口如针孔。虽见种种上妙饮食。不能受用。饥渴难忍。臭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出极恶腐烂臭气。过于粪秽沸溢厕门。恶气自熏恒空呕逆。设遇饮食亦不能受。饥渴所恼狂噉乱奔。少财亦有三。谓针毛臭毛瘰。针毛鬼者。此鬼身毛坚刚锯利不可附近。内钻自体外射多身。如鹿中毒箭怖狂走。时逢不净少济饥渴。臭毛鬼者。此鬼身毛臭甚常秽熏烂肌骨。蒸盆肠腹冲喉变欧。荼毒难忍。攫体拔毛伤裂皮肤。转加剧苦。时逢不净少济饥渴。言瘰鬼者。谓此鬼咽恶业力。故生于大瘰。如大癰肿热晞酸疼。更相[利-禾+皮][口@(企-止)/齐]臭脓涌出。争共取食少得充饥。多财亦有三。谓希祠希弃大势。希祠鬼者。此鬼常时往祠祀中。飧受他祭。生处法尔时历异方。如鸟陵空往还无碍。由先胜解作是希望。我若命终诸子孙等必当祠我资具饮食。由胜解力生此鬼中。乘宿善因感此祠祀。或有先性爱亲知。为欲皆令丰足资具。以不如法积集珍财。慳悒居心不能布施。乘斯恶业生此鬼中。住本舍边便秽等处。亲知追念为请沙门梵志孤穷供施崇福。彼鬼见已。于自亲知及财物中生己有想。又自明见慳果现前。于所施田心生净信。相续生长舍相应业。由此便成顺现法受。乘斯力故得资具丰饶。希弃鬼者。此鬼欲常收他所弃吐残粪等用充所食。亦得丰饶。谓彼宿生慳过失故。有饮食处见秽或空。乐净见秽。亦由现福。如其所应各得丰饶。饮食资具生处法尔。所受不同不可推征祠到。所以如地狱趣异熟生色。断已还续。余趣则无。于人趣中有胜念智修梵行等。余趣中无。如天中随欲众具皆现。如斯

等事生处法然。不可于中求其定量。大势鬼者。大同前婆沙论说。又瑜伽论云。鬼趣有三。一者外障鬼。谓彼有情由习上慳生鬼趣中。常与饥渴相应。皮肉枯槁犹如火炭。头发蓬乱唇口干焦。常以其舌舐掠口面。饥渴惶惶处处驰走。所到泉池为诸有情手执刀仗护不令觫。或变成脓血自不欲饮。是名外障鬼。二者内障鬼。谓彼有情口如针炬其腹宽大。纵得饮食自不能食。是名内障鬼。谓有饿鬼。名猛焰鬘。随所饮噉皆被烧然。由此因缘饥渴大苦。是名无障鬼。若夫善名利物。感报怡愉。恶是损他招果摧折。但善类登山理为难上。恶如崩坠实可易行。是以天宫闲旷来踪盖寡。地狱樊笼往人争凑也。

业因部第五

如智度论说。恶有三品。但造下品之恶。即生饿鬼趣中。依如十地论。亦同此说。于十恶业。随造何业。一一先生三涂。后得人身。若依正法念经说。若起贪嫉邪佞谄曲欺诳于他。或复慳贪积财不施。皆生鬼道。从鬼命终。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咤迦鸟身。恒常饥渴受大苦恼。唯饮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饮余水。是故常困饥渴也。依业报差别经说。具造十业生饿鬼中。一身行轻恶。二口行恶。三意行轻恶。四慳涩多贪。五起非分恶。六谄曲嫉妬。七起于邪见。八爱着资生。即便命终。九困饥而亡。十枯渴而死。以是业生饿鬼中。

又分别功德论云。有诸沙门行诸禅观。或在冢间。或在树下。时在冢间观于死尸。夜见饥鬼打一死尸。沙门问曰。何以打此死尸耶。答曰。此尸困我如是。是以打之。道人曰。何以不打汝心打此死尸。当复何益也。于须臾顷。复有一天。以天曼陀罗花散此臭尸。沙门问曰。何为散花此臭尸耶。答曰。由我此尸得生天上。此尸即是我之善友。故来散花报往昔恩。道人答曰。何不以花散汝心中。乃散臭尸。夫为善恶之本皆心所为。乃舍本求末耶。

身量部第六

如五道经说。饿鬼形量极大者长一由旬。头如大山。咽内如针。头发蓬乱形容羸瘦。拄杖而行。如是者极众。最小者如有知小儿。或曰。三寸中间形量。依经具说。不可备录。

寿命部第七

如观佛三昧经说。其有饿鬼。极长寿者八万四千岁。短则不定。依成实论。极长寿者七万岁。短亦不定。若依优婆塞经说。极长寿者一万五千岁。如人间五千年为饿鬼中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即彼鬼寿一万五千岁(计此人间日月岁数当二千七百万岁也)若依正法念经说。有鬼寿命五百岁。如人间十年为饿鬼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寿五百岁(计此人间日月岁数当一百八十万岁也)。

好丑部第八

如婆沙论云。鬼中好者如有威德。鬼形容端正诸天无异。又一切五岳四渎山海诸神。悉多端正名为好也。第二丑者。谓无威德鬼。形容鄙恶不可具说。身如饿狗之腔。头若飞蓬之乱。咽同细小之针。脚如朽槁之木。口常垂涎鼻常流涕。耳内生脓眼中血出。诸如是等。名为大丑。

苦乐部第九

如婆沙论说。鬼中苦者。即彼无威德鬼。恒常饥渴累年不闻浆水之名。岂得逢斯甘饴。设值大河欲饮即变为炬火。纵得入口即腹烂焦。然如斯之类。岂不苦哉。第二鬼中乐者。即彼有威德中。富足丰美。衣食自然。身服天衣。口餐天供。形常优纵。策乘轻驰。任情游戏。共天何殊。如斯之类。岂不乐哉。问曰。既有斯乐便胜于人。何故经说人鬼殊趣。答曰。经说鬼神不如人道。略述二意。一受报公显不及于人。为彼鬼神昼伏夜游故。不及于人二。虚怯多畏不及于人。虽有威德以报卑劣常畏于人。纵昼夜值人恒避路私隐。问曰。既劣于人何得威德报同于天。答然由前身大行檀故。得受威报由前身谄曲不实故。受斯鬼道也。

贵贱部第十

如婆沙论云。有威德者。即名为贵。无威德者。即名为贱。又为鬼王者。即名为贵。受驱使者。即名为贱。贫富如何。答有威德者。多饶衣食仆使自在。即名为富。身常驱驱恒被敦役。龕食不闻。弊服难值。如斯之类。即名为贫也。

◎

◎舍宅部第十一

如婆沙论说。有威德者。便有宫宅七宝庄严。一切山河诸神悉有舍宅。依之而住。无威德者。如浮游浪鬼。饥渴之徒悉无舍宅。权依冢墓。暂止丛林。草木岩穴。是其居处。

故。庄严论云。佛言。我昔曾闻有大商主子。名曰亿耳。入海采宝。既得回还。与伴别宿。失伴悼惶。饥渴所逼。遥见一城。谓为有水。往至城边欲索水饮。然此城者是饿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头众人集处。空无所见。饥渴所逼唱言。饥渴所逼。又见一城谓有水。往至城边欲索饮。然此城者是饿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头处人集处。空无所见。饥渴所逼。唱言水水。诸饿鬼辈闻是水声。皆来云集。谁慈悲者欲与我水。比诸饿鬼身如焦柱。以发自缠。皆来合掌作如是言。愿乞我水。亿耳语言。我渴所逼故来求水。尔时饿鬼闻亿耳为渴所逼自行求水。悵望都息。皆各长叹。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饿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说偈言。

我等处此城	百千万岁中
尚不闻水名	况复得饮者
譬如多罗林	炽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肢节皆火燃
头发悉蓬乱	形体皆毁破
昼夜念饮食	悼惶走十方
饥渴所逼切	张口驰求索
有人执杖随	寻逐加楚撻
槌打不得近	我等忧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慧施人
我等先身时	慳贪极嫉妬
不曾施一人	浆水及饮食
自物不与他	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业故	今受是苦恼

感应缘(略引六验)

- 宋司马文宣
- 宋王胡
- 宋李旦

- 唐睦仁禧
- 临川诸山鬼怪
- 杂明俗中鬼神

宋司马文宣。河内人也。颇信法。元嘉九年丁母难弟丧。月望旦忽见其弟。身形于灵座上无异平日。回遑叹嗟讽求饮食。文乃试与言曰。汝平生时修行十善。若如经言应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说吟俯仰默然无对。文宣即夕梦见其弟。云生所修善。蒙报生天。旦灵床之鬼。是魔魁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诣以白兄。文宣明旦请僧转首楞严经。令人扑系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户外。形稍丑恶举家骇惧詈叱遣之。鬼云。饿乞食耳。积日乃去。顷之母灵床头有一鬼。肤体赤色身甚长壮。文宣长息。孝祖与言往反。答对周悉。初虽恐惧末稍安习之。鬼亦转相附狎。居处出入殆同家人。于时京师传相报告。往来观者门巷迭迹。时南林寺有僧。与灵味寺僧含沙门。与鬼言论亦甚欵曲。鬼云。昔世尝为尊贵以犯众恶。受报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疠。所应钟灾者。不忤道人耳。而犯横极众多滥福善。故使我来监察之也。僧以食与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进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何来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来。出家因缘本誓愿也。问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对。具有灵验条次繁多。故不曲载。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为久留。鬼曰。此间有一女子应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难得。比日稽留用此故也。藉乱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后不甚见形。后往视者但闻语耳。时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语文宣云。暂来寄住。而汝倾家营福。见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听汝寄住。何故据人先亡灵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属。此座空设。故权寄耳。于是辞去。

宋王胡者。长安人也。叔死数载。元嘉二十三年忽见形。还家责胡。以修谨有阙家事不理。罚胡五杖。傍人及邻里并闻其语及杖声。又见杖瘢迹。而不覩其形。唯胡犹得亲接。叔谓胡曰。吾不应死。神道须吾算诸鬼录。今大从吏兵恐惊损墟里。故不将进耳。胡亦大见众鬼纷闹若村外。俄然叔辞去曰。吾来年七月七日当复暂还。欲将汝行游历幽途使知罪福之报也。不须费设。若意不已止可茶来耳。至斯果还。语胡家人云。吾今将胡游观毕。当使还不足忧也。胡即顿卧床上泯然如尽。叔于是将胡。遍观群山。备覩鬼怪。未至嵩高山。诸鬼过胡。并有馔设。余施味不异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欲怀将还。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将还也。胡末见一处。屋宇华旷。帐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为设杂菓槟榔等。胡游历久之。备见罪

福苦乐之报。乃辞归。叔谓胡曰。汝既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练。戒行精高可师事也。长安道人足白。故时人谓为白足阿练也。甚为魏虜所敬。虜主事为师。胡既奉此练。于其寺中。遂见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学众中。胡大惊与叙乖阔。问何时来。二僧答云贫道本住此寺。往日不忆与君相识。胡复说嵩高之遇。此僧云。君谬耳。岂有此耶。至明日二僧无何而去。胡乃具告诸沙门叙说往日嵩山所见。众咸惊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末。有长安僧释昙爽。来游江南。具说如此也。

宋李旦。字世则。广陵人也。以孝谨质素。著称乡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死。心下不冷。七日而苏。啗以饮粥。宿昔复常云。有一人。持信幡来至床头称。府君教唤。旦便随去。直北向行。道甚平净。既至城阁高丽似今宫阙。遣传教慰劳问呼。旦可前至。大厅事上见有三十人。单衣青帻列坐森然。一人东坐披袍隐机。左右侍卫可有百余。视旦而语坐人云。当示以诸狱令世知也。旦闻言已。举头四视。都失向处。乃是地狱中。见群罪人受诸苦报。呻吟号呼不可忍视。寻有传教称。府君信君可还去。当更相迎。因此而还。至六年正月复死。七日又活。述所见事较略如先。或有罪囚寄语报家道。生时犯罪使为作福。稍说姓字亲识乡伍。旦依言寻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当行疾疠杀诸恶人。佛家弟子作八关斋。戒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即欲弃录本法。道民谏制。故遂两事。而常劝化作八关斋。

宋尚书仆射荥阳郑鲜之。元嘉四年从大驾巡京。至都夕暴亡。乃灵语着人曰。吾寿命久尽早应过世。赖比岁来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驻数年耳。夫幽显报应有若影响宜放落俗务崇心大教。于时胜贵多皆闻云(右三验出冥报记也)。

唐睦仁蒨者。赵郡邯鄲人也。少事经学不信鬼神。常欲试其有无。就见鬼人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天官。衣冠甚矚晔乘好马。从五十余骑。视仁蒨而不言。后数见之常如此。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仁蒨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蒨即拜之问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西晋时为别驾。今任胡国长史。仁蒨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总为临胡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是故赵武灵王今统此国总受太山控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太山。是以数来过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可免横害。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仁蒨从之。景因命其从骑

常掌事。以是赠之遣随蒞行有事令先报之。即尔所不知当来告我。于是便别。常事恒随逐如侍从者。须有所问无不先知。时大业初陵岑之象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蒞于家。教文本书。蒞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语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饱。常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餐。蒞既告文本。文本即为具饌备设珍羞。蒞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蒞见景两客来坐。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亦传景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蒞请有金帛以赠之。文本问。是何等物。蒞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色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其从骑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睦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寿命乎。文本辞云。不愿知也。景笑而去。数年后。仁蒞遇病不甚困笃。而又不起。月余日。蒞冯常掌事。掌事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因朝太山为问消息相报。至后月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太山主簿。主簿一员阙。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蒞问请将案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至。今幸得为太山主簿。适遇一员官阙。明府今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遇济会未必当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延时耶。今文书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蒞忧惧病逾笃。景请蒞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于府君陈诉。则可以免。蒞问何因见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见耳。往太山庙。东度一小岭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当见之。蒞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数日景又告蒞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书自消。蒞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记。而景来告曰。免矣。蒞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皆实。蒞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君县内几户。蒞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蒞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蒞曰。无。又曰。九品已上官几人。蒞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义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数人。如君县内九品数十人。入地狱者万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蒞曰。鬼有死乎。曰然。

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彼之事。蒨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不。景曰。道者被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太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上章谓请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阎罗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甲诉云云。宜尽理勿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益也。蒨又问。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即去。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还乡里。蒨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日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比知无复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为掌事所道如常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赐射于玄武门。文本时为中书侍郎。与家兄太府卿及治书侍御史马周给事中韦琨。及临对坐。文本自语人云尔(右一验出冥报记)。

临川间。诸山县有妖魅来。常因大风雨有声如啸能射人。其所著者如蹄头肿大毒有雌雄。雄急雌缓。急者不过半日。缓者不延经宿。其有旁人常以救之。救之小免则死。俗名曰刀劳鬼。故外书云。鬼神者。其祸福发扬之验于世者也。老子曰。昔者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然则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气分则性异。域立则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阳。死者主阴。性之所托各安其方。太阴之中怪物存焉(右二条出搜神记)。

韩诗外传曰。死为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山。齿归于石。膏归于露。露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

礼记祭义曰。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之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依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倾安定马氏人。初倾之杀曲俭。俭有恨言。恨言。是月光见白狗。拔剑斫之。倾委地不起。左右见俭在傍。遂乃暴卒。

依神异经曰。东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户而共所。石傍题曰鬼门。门昼日不闭。至暮则有人语。有火青色(右此四验出其御览)。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言鬼。寻复问之。卿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檐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檐定伯数里。鬼言。卿大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身重耳。伯因复檐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度。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度漕灌作声。鬼复言。何以声。定伯曰。新死不习度水故尔。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定伯便檐鬼着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为羊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千五百文(右此一验出列异传)。

赵泰传曰。泰曾奄然而绝。有使二人。扶而从西入趣宫治。合有三重黑门。周匝数十里。高粱瓦屋。是日亦有同死者。男子五六千人。皆在门外。有吏着帛单衣持笔疏人姓名。男女左右别记。谓曰莫动。当将汝入呈太山府君。名簿在第二十须臾便至。府君西向坐。边有持刀直卫。左右至者案名一一呼入至府君所。依罪轻重断之入狱。案抱朴子曰。按九鼎记及青灵经。并云。人物之死俱有鬼也。

魏孙恩作逆时吴兴纷乱。一男子避急突入蒋侯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死。行人及守庙者。无不必见(右此一验出幽冥录)。

畜生部(此别十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住处部
- 身量部
- 寿命部
- 业因部
- 受报部
- 修福部
- 苦乐部
- 好丑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论畜生。痴报所感种类既多。条绪非一。禀兹秽质。生此恶涂。顿罢慧明。唯多贪恚。所以蜂蚕蕴毒。蛇蝮怀瞋。鸽雀嗜淫豺狼骋暴。或复被毛戴角。抱翠衔珠。嘴巨锋芒。爪甲长利。或复听物往还。受人驱策。犬勤夜吠。鸡竞晓鸣。牛弊田农。马劳行阵。肌肉于是消耗。皮肤为之零落。或可潜藏草泽遂被罟罗。窜伏陂池横遭罾网。如是畜生悉皆忏悔。乃至鸱鹏大质。蝼蚁细躯。偃鼠饮河。鷓鹑巢木。水生陆产羽族毛群。锦质紫鳞丹鳃頰尾。如此之流。悉皆代为忏悔。当令信根清净。舍此恶形。慧命庄严。复兹天报。无复驱驰之苦。永离屠割之悲。纵意逍遥。随心放荡。饮啄自在。鸣啸无为。出彼樊笼。免乎系缚也。

会名部第二

畜生者。如婆沙论中释。生谓众生。畜谓畜养。谓彼横行。禀性愚痴。不能自立。为他畜养。故名畜生。问曰。若以畜养名畜生者。如诸龙水陆空行。岂可为人所养名为畜生耶。答曰。养者义宽。具满人间及以六天。不养者处狭。唯在人中山野泽内。又古昔诸龙亦为人养。具在文史。今从畜养偏多。故名畜生。又立世论云。畜生梵名底(都履反)栗车。由因谄曲业故。于中受生故。复说。此道众生多覆身行。故说名底栗车。

依新婆沙论。名为傍生。故问。云何傍生趣。答其形傍故行亦傍。故形亦傍。是故名傍生。有说。彼诸有情由造作增上愚痴身语意恶行。往彼生闇钝。故名傍生。谓此遍于五趣皆有。如捺落迦中。有无足者。如娘矩咤虫等。有二足者如铁嘴鸟等。有四足者如黑骏狗等。有多足者如百足等。于鬼趣中。有无足者如毒蛇等。有二足者如乌鸱等。有四足者如狐狸象马等。有多足者如六足百足等。于人趣三洲中。有无足者如一切腹行虫。有二足者如鸿雁等。有四足者如象马等。有多足者如百足等。于拘卢洲中。有二足者如鸿雁等。有四足者如象马等。无有无足及多足者。彼是受无恼害业果处故。四天王众天及三十三天中。有二足者如妙色鸟等。有四足者如象马等。余无者如前释。上四天中。唯有二足者如妙色鸟等。余皆无者。空居天处转胜妙故。问彼处若无象马等者如何为乘。亦闻彼天乘象马等。云何言无。答由彼诸天福业力故。作非情数象马等形。而为御乘自娱乐也。

依楼炭经说。畜生不同。大约有其三种。一鱼。二鸟。三兽。于此三中。一一无量。鱼有六千四百种。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千四百种。于彼经中。但列总数不别列名。正法念经。种数不同有四十亿。亦不列名。

住处部第三

如新婆沙论。问傍生本住何处。答本所住处在大海中。后时流转遍在诸趣。问其形云何。答多分傍侧。亦有竖者。如紧捺落毕舍遮酰卢索迦等。问语言云何。答劫初成时皆作圣语。后以饮食时分有情不平等故。谄诳增上故。便有种种语。乃至有不能言者。又旧婆沙论说。畜生住处乃有边正之别。第一正住者。或说在铁围两界之间冥闇之中。或在大海之内。或在洲渚之上。第二边住者。谓在五趣之中。如地狱中。或有无足畜生如彼蛇等。或有二足者如彼乌鸫等。或有四足者如彼狗等(此中。或有实报或有化者不定)于鬼趣中亦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畜生。谓彼有威德鬼中亦有象马驼驴等。无威德鬼中唯有狗等。修罗趣中(一同鬼趣中说)于天趣中。唯有二足四足畜生。更无余种(然欲色二界诸天。有具不具报化畜生一如前天中说)。

身量部第四

如菩萨处胎经云。第一大鸟不过金翅鸟。头尾相去八千由旬高下亦尔。若其飞时从一须弥。至一须弥终不中止。广如经说。第二兽者不过于龙。如阿含经说。难陀跋难陀二龙。其形最大。绕须弥山七匝。头犹山顶尾在海中。第三鱼身者不过摩竭大鱼。如四分律说。摩竭大鱼身长。或三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极大者。长七百由旬。故阿含经云。眼如日月。鼻如大山。口如赤谷。若依俗书。庄周说云。有大鹏。其形极大。鸿鹏之背不知几千里。将欲飞时击水三千里。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而上。去地九万。方乃得逝。要从北溟至于南溟。一飞六月。终不中息(此当内典小金翅鸟。俗情不测谓言别有大鹏之鸟)俗书复说。水兽大者。不过巨灵之鳌。其形最大。首冠蓬莱海中游戏。亦不说其高下长短也(此鳌未同小小之摩竭。不可较其优劣也)庄周说。小鸟之微不过于鸚鵡之鸟。蚊子须上养子。有卵须上孚乳。其卵不落(此亦未达。内典众生受报极小者形如微尘。天眼方覩。故内律云。佛令比丘漉水而饮。舍利弗乃多遍而漉。犹有细虫。因此七日不饮水。身形枯頹。佛知而故问。汝云何憔悴。答言。佛令漉水而饮。弟子。纵多遍漉。以天眼观虫。犹尚而过如器中漂水沙。以护生命不敢饮水。故身憔悴佛告舍利弗。若以天眼观一切人民无有活者。自今已后但听肉眼看水清淨。其内无虫即得开饮。故知众生微报处处皆遍。小者岂同鸚鵡之质大也)。

寿命部第五

如毘昙说云。畜生道中。寿极长者不过一劫。如持地龙王及伊罗钵龙等。寿极短者不过蜉蝣之虫。朝生夕死不盈一日。中间长短不可具述。如智度论说。佛令舍利弗观鸽过未。前后各八万劫。犹不舍鸽身。故知畜生寿报长远。非凡所测也。

业因部第六

依业报差别经中说。具造十业得畜生报。一身行恶。二口行恶。三意行恶。四从贪烦恼。起诸恶业。五从瞋烦恼。起诸恶业。六从痴烦恼。起诸恶业。七毁骂众生。八恼害众生。九施不净物。十行于邪淫。若依正法念经说。畜生种类各各差别。业因得报亦各不同。备如经说。不可具述。若依地持。具造十恶。一一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中。后得人身犹有习报(具如余篇中说)。

受报部第七

依贤愚经云。尔时有诸估客欲诣他国。其诸商人共将一狗。至于中路。众贾顿息。伺人不看。狗便盗肉。众人瞋打而折其脚弃野而去。时舍利弗天眼见狗。癯瘠饥饿困笃垂死。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得已持出飞至狗所。慈心怜愍以食施与。狗得其食活命欢喜。即为狗说微妙之法。狗便命终。生舍卫国婆罗门家。后舍利弗独行乞食。婆罗门见。而问言。尊者独行无沙弥耶。舍利弗言。我无沙弥。闻卿有子。当用见与。婆罗门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孤幼。不任使命。比前长大当用相与。后至七岁。以其儿付令使出家。便受其儿。将至祇桓听为沙弥。渐为说法。心开意解得阿罗汉果。功德悉备。均提沙弥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观过去世本造何行遭圣获果。观见前身作一饿狗。蒙和上恩今得人身并获道果。欣心内发而自念言。我蒙师恩得脱诸苦。今当尽身供给所须。求作沙弥不受大戒。佛告阿难。由过去世迦叶佛时。均提出家少年声好。善巧赞呗人所乐听。有一老僧音声浊钝不能经呗。已得罗汉功德皆具。年少比丘自恃好声。见而诃之声如狗吠。时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识我不。我得罗汉仪式悉具。年少闻说。心惊毛竖惶怖自责。即于其前忏悔过咎。由其恶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净戒故。今得见我蒙得解脱。又智度论云。愚痴多故。受蚯蚓蛄蝗蝼蚁鸺鹠角鸱之属诸騃虫鸟。龙树菩萨或云。淫欲情多故欲受鸺鹠身。或云。愚痴多故亦受鸺鹠身。此二鸺鹠身为同

为异。答谓习欲生者是水鸟凫鸭之流。习痴生者是陆鸟鷓鴣之类。或昼见夜亦见。由欲生故恒多连飞。并泛鸟之类。或夜见昼不见。由痴生故恒多夜游伺。鼠鸱亦二种。习欲生者是老鸱。则昼见夜不见。习痴生者是角鸱。则夜见昼不见。又长阿含及增一经云金翅鸟有四种。一卵生。二胎生。三湿生。四化生。皆先大布施。由心高陵虚苦恼众生心多瞋慢生此鸟中。有如意宝珠以为瓔珞。变化万端无事不辨。身高四十里。衣广八十里。长四十里。重二两半。食鼃鼃虫鳖以为段食(涅槃经云。能食能消一切鱼金银等宝唯除金刚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亦有婚姻。两身相触以成阴阳。寿命一劫。或有减者。大海北岸一树。名究罗瞋摩。高百由旬。荫五十由旬。树东有卵生龙宫。卵生金翅鸟宫。树南有胎生龙宫。胎生金翅鸟宫。树西有湿生龙宫。湿生金翅鸟宫。树北有化生龙宫。化生金翅鸟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庄饰如上。若卵生金翅鸟飞下海中。以翅搏水水即两披。深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随意而食之(华严经云。此鸟食龙所扇之风。风若入人眼人眼则失明故不来人间恐损人眼也)胎湿化等亦复如是(涅槃经云唯不能食受三归者)有化龙子。于六斋日受斋八禁。时金翅鸟欲取食之。衔上须弥山北大铁树上。高十六万里。求觅其尾了不可得。鸟闻亦受五戒。又观佛三昧经云。金翅鸟王。名曰正音。于众羽族快乐自在。于阎浮提日食一龙王及五百小龙。于四天下更食。日日数亦如上。周而复始。经八千岁死相既现。诸龙吐毒不能得食。饥逼惶惶求不得安。至金刚山。从金刚山直下。从大水际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还上金刚山。如是七返。然后命终。以其毒故。令十宝山同时火起。难陀龙王惧烧此山。即降大雨滴如车轴。鸟肉消尽唯余心存心。又直下七返如前住金刚山。难陀龙王取为明珠。转轮圣王得为如意珠。若人念佛心亦如是。又楼炭长阿含经等云。龙还有四。皆先多瞋恚心曲不端。大行布施今受此形。由施福故以七宝为宫(宫之所在如前金翅鸟中说也)身高四十里。衣长四十里。广八十里。重二两半。神力自在。百味饮食。最后一口变为虾蟇。若自化眷属发于道心乞施皂衣能使诸龙各兴供养者。沙不雨身及离众患(亦能变身为蛇等。不遭虾蟇及金翅鸟)。

食鼃鼃鱼鳖以为段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亦有婚姻。身相触以成阴阳。寿命一劫。或有减者。得免金翅鸟食。唯有十六王。一娑竭。二难陀。三跋难陀。四伊那婆罗。五提头赖咤。六善见。七阿卢。八伽句罗。九伽毘罗。十阿波罗。十一伽[少/兔]。十二瞿伽[少/兔]。十三阿耨达。十四善住。十五忧睒伽波头。十六得叉迦。

又楼炭华严经云。娑竭龙王住须弥山北大海底。宫宅纵广八万由旬。七宝所成。墙壁七重。栏楯罗网。严饰其上。园林浴池众鸟和鸣。金壁银门。门高二千四百里。广二千二百里。彩画殊好。常有五百鬼神之所守护。能随心降雨。群龙所不能及。住渊涌流入海。青琉璃色。又海龙王经云。龙王白佛言。我从劫初正住大海。从拘楼秦佛时。大海之中妻子甚少。今者海龙眷属繁多。佛告龙王。其于佛法出家。违犯戒行不舍直见不堕地狱。如斯之类寿终已后皆生龙中。佛告龙王。拘楼秦佛时。九十八亿居家出家。违其禁戒皆生龙中。拘那含牟尼佛时。八十亿居家出家。毁戒恣心。寿终之后皆生龙中。迦叶佛时。六十四亿居家出家。犯戒皆生龙中。于我世中九百九十亿居家出家。鬪诤诽谤经戒。死生龙中。今已有出者。以是之故。在大海中。诸龙妻子眷属不可称计。泥洹后多有恶优婆塞违失禁戒。当生龙中或堕地狱。

又僧护经云。尔时世尊告僧护比丘。汝于海中所见龙王。受此龙身。牙甲鳞角。其状可畏。臭秽难近。以畜生道障出家法。不能得免金翅鸟王之所食噉。龙性多睡。有五法不能隐身。一生时。二死时。三淫时。四瞋时。五睡时。复有四毒不能如法。一以声毒故不能如法。若出声者闻则害人。二以见毒故不能如法。若见身者必能害人。三以气毒故不能如法。若被气嘘必能害人。四以触毒故不能如法。若触身者必能害人。

修福部第八

如菩萨处胎经云。佛告智积菩萨。吾昔一时无央数劫为金翅鸟王。七宝宫殿后园浴池皆七宝成。心得自在如转轮王。乃能入海求龙为食。时彼海中有化生龙子。于其斋日奉持八禁。时金翅鸟王身长八千由旬。左右两翅各长四千由旬。以翅斫海取龙。水未合顷飞衔龙出。鸟欲食龙时。先从尾而吞。到须弥山北有大铁树。高下六万里。衔龙至彼欲得食噉。求龙尾不知处。以经日夜明日龙始出尾语金翅鸟。化生龙者我身是也。我不持八斋法者汝即灰灭。时金翅鸟闻悔过自责。佛之威神甚深难量。我有宫殿。去此不远。共我至彼以相娱乐。龙即随鸟至宫观看。今此眷属不闻如来八关斋法。唯愿指授禁戒威仪。若寿终后得生人中。尔时龙子具以禁戒法便读诵之。即于鸟宫而说颂曰。

我是龙王子 修道七万劫
以针刺树叶 犯戒作龙身

我宫在海水 亦以七宝成
摩尼玻璃珠 明月珠金银
可随我到彼 观看修佛事
复益善根本 慈润悉周遍

尔时鸟闻龙子所说。受八关斋法。口自发言。从今以后尽形寿不杀生如诸佛教。金翅鸟眷属受三自归已。即从龙子到海宫殿。彼有七宝塔。诸佛所说诸法深藏。别有七宝函满中佛经。见诸供养犹如天上。龙子语鸟。我受龙身劫寿未尽。未曾杀生烧触水性。时龙子龙女心开意解。寿终之后。皆当得生阿弥陀佛国。

苦乐部第九

如经说云。如有福龙。依报快乐具足。妻妾伎女衣服饮食象马七珍无不备有。优乐自在过逾于人。乃至六欲天中亦有鸟兽。自在受乐。亦有薄福诸龙。日别热沙爆身。为诸小虫之所啖食。又如人间畜生驱策鞭打担轻负重驰骋走使不得自在。乃至水陆空行乏少水草共相残害。又复铁围山间。两界畜生恒居暗暝。受苦无间无暂时乐。如是诸苦不可具陈。

◎

◎好丑部第十

如经说云。如龙骥麟凤孔雀鹦鹉山鸡画雉。为人所贵情希爱乐。如猕猴豺狼虎兕虻蝮服鸟枭鸱等。人所恶见不喜闻音。如是好丑陈列难尽。贵贱可知。不可具述。

感应缘(略引其七)

- 黄初有魅怪
- 蜀山有猴国怪
- 越山有鸟怪
- 季桓子井有羊怪
- 晋怀瑶家地有犬怪
- 皋辛氏时有狗怪
- 西国行记人畜交孕怪

魏黄初中。顿丘界有人骑马夜行。见道中有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梁遮马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把惊怖暴死。良久得苏。苏已失魅不知所在。乃便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已说向者事变如此。今相得为伴甚佳欢喜。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且前。我在后随也。遂共行语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惧怖耶。对曰。其身如兔而眼如镜形甚可恶。伴曰。试顾视我耶。人顾视之犹复是也。魅便跳上马人遂坠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觅。于道得之。宿昔乃苏说状如是。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猴国。一名马化。或曰獬猿。伺道行妇女。有长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傍。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猴国马化之子孙也。

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治鸟。穿大树作巢。如五六升器。户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堊。赤白相分。状如射侯。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见鸟。鸟亦知人不见。便鸣唤曰。咄咄上去。明日便急上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其所止者。则有虎通夕来守。人不去便伤害人。此鸟白日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尺。至涧中取石蟹就人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马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驱蚊蝮。水中之怪是龙罔。土中之怪曰贲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岁儿。赤目黑色大耳长臂赤爪。索缚则可得食。王子曰。木精为游光。金精为清明。

晋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忽闻地中有犬子声隐其声。上有小穿大如螾。瑶以杖刺之。入数尺觉如物。乃掘视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如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当养之。以目未开还置穿中。覆以磨砢。宿昔发视左右无孔还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祸福也。

大兴中吴郡府舍中。又得二物如初。其后太守张茂为吴兴兵所杀。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无伤。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贾。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毋伤也。此物之自然。无谓鬼神而怪之。然则与地狼名异其实一物也。淮南万毕曰。千岁羊肝化为地宰。蟾蜍得菘卒时为鶡。此皆因气作。以相感而惑也。

罽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箬。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时戎吴盛强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禽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柰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霸者重信。不可以子女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随。盘瓠将女上南山。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上衣为仆竖之纷。着独拘之叉。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视觅。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为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着用。经后母归以语王。王遣追之男女。天不复雨衣服[袖-由+遍]裊言语侏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有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赐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伴。田作价贩无开湿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群夷是也。周糝杂鱼肉叩槽而号。每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骨*尹]横顛盘瓠子孙(右六条出搜神记)。

英法师西国记云。僧伽罗国(虽非印度之国路次附出)此国本宝渚也。多有珍宝栖止鬼神。其后南印度有一国王。女聘邻国吉日送归。路逢师子。侍卫之徒弃女逃难。女居輿中心甘丧命。时师子王负女而去。入深山处幽谷。捕鹿采菓以时资给。既积岁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种畜也。男渐长大力格猛兽。年方弱冠人智斯发。请其母曰。我何谓乎。父则野兽母乃是人。既非族类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济其子于后逐师子父。登山踰岭。察其游止可以逃难。伺父去已遂檐负母下趣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说事源。人或知闻轻鄙我等。于是父国。国非家族宗祀已灭。投寄邑人。人谓之曰。尔曹何国人也。曰我本此国流离异域。子母相携来归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资给。其师子王还无所见。追恋妻儿愤恚既

发。便出山谷往来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残毒生类。邑人辄出遂取而杀。击鼓吹贝负弩持铙。群从成旅然后免害。其王惧仁化之不洽也。乃纵獠者期于擒获。王躬率四兵众以万计。掩捕林藪弥跨山谷。师子震吼人畜僻易。既不擒获。寻复招募其有擒执师子除国害者。当酬重赏式旌茂绩。子闻王之令。乃谓母曰。饥寒以久宜可应募。或有所得以相抚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兽虽是畜也犹是汝父。岂以艰辛而兴逆害。子曰。人畜异类礼义安在。既以违阻此心何异。乃抽小刃。出应招募。是时千众万骑云屯雾合。师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驯伏。于是乎亲爱忘怒。乃割刃于腹中。尚怀慈爱犹无忿毒。乃至剖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异也。诱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祸。然后具陈始末备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况非亲乎。畜种难驯凶情易动。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断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赏以酬其功。远放以诛其逆。则国典不亏王言不贰。于是装二大船多储粮糗。母留在国周给赏功。子女各从一舟随波飘荡。其男船泛海至此宝渚。见丰珍玉便于中止。其后商人采宝复至渚中。乃杀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孙众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连都筑邑据有疆域。以其先祖擒执师子。因举元功而为国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孕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国是也。故师子国人。形貌卑黑方颐大颡。情性犷烈安忍鸩毒。斯亦猛兽遗种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说也。若据佛法所记。则依起世经。昔此宝洲大铁城中。五百罗刹女之所居也。

又屈支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逐生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华。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千金。城中无井取彼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人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力乃引构突厥杀此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右二验出奘法师传)。

述曰。数见愚俗邪说之人云。贵贱不同人畜殊别。何有人作畜生畜生。作人。佛说虚诞恐不依实。若汝守愚不信佛言者。何故。前列俗典书史具述。目验所覩岂亦不信。如行恩含忍。即同楚子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祷妖星夕退。若也行恶如汉鸩赵王如意。苍狗成肉。齐杀彭生立豕为祟。近事尚然。况复行因善恶业报。升沈殊趣累劫受殃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

法苑珠林卷第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道篇第四之三

地狱部(此别八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受报部
- 时量部
- 典主部
- 王都部
- 业因部
- 诫勸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论地狱幽酸。特为痛切。刀林耸日剑岭参天。沸镬腾波炎炉起焰。铁城昼掩铜柱夜然。如此之中罪人遍满。周悼困苦悲号叫唤。牛头恶眼狱卒凶牙。长叉柱肋肝心碓捣。猛火逼身肌肤净尽。或复舂头捣脚煮魄烹魂。裂胆抽肠屠身脍肉。如斯之苦。何可言念。于是沈浮镬汤之里。偃仰炉炭之中。肉尽戈剑之端。骨碎枯形之侧。铁床之上讵可安眠。铜柱之间何宜久附。眼中带火啼泪不垂。口里含烟。叫声难出。如此之处犹为轻者。所以寒冰之内傥遇温风。炭火之中若蒙凉气。便为欢乐即复欣然。脱在阿鼻稟形始奇。酸楚铁墙。纵广八万由旬。爆声震骇臭烟蓬勃。如鱼在熬脂血焦然。间无暂乐触缘皆苦。动转不得缠缚甚严。东西交过上下通彻。此间劫烧徙寄他方。他方劫尽还归此处。如是展转经无量劫。愿令修福悉皆忏悔。当愿镬汤清净变作华池。炉炭氛氲化成香盖。危昂剑树即是琼林。蓊鬱刀山真如鹞岭。铜柱变色永竖法幢。铁网改形方开净土。牛头掷刃更受三归。狱卒弃鞭还持五戒。怨家和解。宁有带忿之容。债主喜欢。人无含瞋之色。亡头失首之客。藉此完全。粉骨糜筋之士。因兹平复也。

会名部第二

问曰。云何名地狱耶。答曰。依立世阿毘昙论云。梵名泥犁耶。以无戏乐故。又无喜乐故。又无行出故。又无福德故。又因不除离恶业故。故于中生。复说。此道于欲界中最为下劣。名曰非道。因是事故。故说。地狱名泥犁耶。如婆沙论中。名不自在。谓彼罪人为狱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故名地狱。亦名不可爱乐。故名地狱。又地者底也。谓下底。万物之中地最在下。故名为底也。狱者局也。谓拘局不得自在。故名地狱。又名泥黎者梵音。此名无有。谓彼狱中无有义利。故名无有也。问曰。地狱多种。或在地下。或处地上。或居虚空。何故并名地狱。答曰。旧翻地狱名狭处。局不摄地空。今依新翻经论。梵本正音名那落迦。或云捺落迦。此总摄人处苦尽。故名捺落迦。故新婆沙论云。问何故彼趣名捺落迦。答彼诸有情无悦无爱无味无利无喜乐。故名那落迦。或有说者。由彼先时造作增长增上暴恶身语意恶行往彼令彼相续。故名捺落迦。有说。彼趣以颠坠。故名捺落迦。如有颂言。

颠坠于地狱 足上头归下
由毁谤诸仙 乐寂修苦行

有说。捺落名人。迦名为恶。恶人生彼处。故名捺落迦。问何故最下大者名无间耶。答彼处恒受苦受。无喜乐间。故名无间。问余地狱中。岂有歌舞饮食受喜乐异熟。故不名无间耶。答余地狱中。虽无异熟喜乐。而有等流喜乐。如于施設论说。等活地狱中。有时凉风所吹血肉还生。有时出声唱言等活。彼诸有情欬然还活。唯于如是血肉生时及还活时。暂生喜乐间苦受。故不名无间也。

受报部第三

如新婆沙论云。问曰。地狱在何处。答曰。多分在此瞻部洲下。云何安立。有说。从此洲下四万踰缮那至无间地狱底。无间地狱纵广高下各二万踰缮那。次上一万九千踰缮那。中安立余七地狱。谓次上有极热地狱。次上有热地狱。次上有大[口*罌]叫地狱。次上有[口*罌]叫地狱。次上有众合地狱。次上有黑绳地狱。次上有等活地狱。此地狱一一纵广万踰缮那。次上余有一千踰缮那。五百踰缮那是白塹。五百踰缮那是泥。有说。从此泥下有无间地狱在于中央。余七地狱周回围绕。如今聚落围绕大城。问曰。若尔施設论说当

云何通。如说瞻部洲周围六千踰缮那。三踰缮那半。一一地狱其量广大。云何于此洲下得相容受。答曰。此瞻部洲上尖下阔。犹如谷聚。故得容受。由此经中。说四大海渐入渐深。又一一大地狱有十六增。谓各有四门。一一门外各有四增。一糖煨增。谓此增内糖煨没膝。二尸粪增。谓此增内尸粪泥满。三锋刃增。谓此增内复有三种。一刀刃路。谓于此中仰布刀刃以为道路。二剑叶林。谓此上纯以铍利剑刃为叶。三铁刺林。谓此林上有利铁刺。长十六指。刀刃路等三种虽殊而铁林同。故一增摄。四烈河增。谓此增内有热咸水。并本地狱以为十七。如是八大地狱并诸眷属。便有一百三十六所。是故经说。有一百三十六捺落迦。故长阿含经云。大地狱其数总八。其八地狱各有十六小地狱围绕。如四天下外有八万天下而围绕。八万天下外复有大海。海外复有大金刚山山外复有山亦名金刚(楼炭经云大铁围山)二山中间日月神天威光并不照。八大地狱者。一想。二黑绳。三埠压。四叫唤。五大叫唤。六烧炙。七大烧炙。八无间(楼炭及余经名有不同者犹翻有讹正大意并同也)第一想地狱十六者。其中众生手生铁爪。递相瞋忿以爪相厮应手肉堕。想以为死。故名其想。复次其中众生怀害想。手执刀剑递相斫刺。[利-禾+皮]剥脔割身碎在地。想谓为死。冷风来吹寻复活起。彼自想言。我今已活。久受罪已出想地狱。悼惶求救。不觉忽到黑沙地狱。热风暴起吹热黑沙。来着其身烧皮彻骨。身中焰起回旋周还。身烧焦烂。其罪未毕。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黑砂地狱到沸屎地狱。有沸屎铁丸自然满前驱迫罪人。使把铁丸烧其身手。复使撮着口中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有铁觜虫啖肉达髓。苦毒无量受罪未毕。复不肯死久受苦已。出沸屎狱到铁钉地狱。狱卒扑之偃热铁上。舒展其身以钉钉手足。周遍身体尽五百钉。苦毒号吟犹不复死。久受苦已出铁钉地狱。到饥铁地狱。即扑热铁上。销铜灌口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余罪未尽犹复不死。久受苦已出饥地狱到渴地狱。即扑热铁上以热铁丸着其口中烧其唇舌。通彻下过无不焦烂。苦毒啼哭。久受苦已出渴地狱到一铜镬地狱。狱卒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镬中随汤涌沸。上下回旋身坏烂熟。万苦并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一铜镬至多铜镬地狱。捉罪人足倒投镬中。随汤涌沸上下回旋举身坏烂。以铁钩取投余镬中。悲叫苦毒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多铜镬地狱至石磨地狱。捉彼罪人扑热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热石压其身上。回转揩磨骨肉糜碎。苦毒切痛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石磨狱至脓血地狱。脓血沸涌。罪人于中东西驰走。汤其身体头面烂坏。又取脓血食之通彻下过。苦毒难忍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脓血地狱至量火地狱。有大火聚。其火焰炽驱迫罪人。手把热铁斗以量火聚。遍烧身体苦热毒痛。吟呻号哭故令不

死。久受苦已出量火狱到灰河地狱。纵广深浅各五百由旬。灰汤涌沸恶气燄[火*孛]。回波相搏声响可畏。从底至上铁刺纵横。其河岸上有剑树林。枝叶华实皆是刀剑。罪人入河随波上下。回馥沉没铁刺刺身。内外通彻脓血流出。苦痛万端故令不死。乃出灰河至彼岸上到剑树林。被剑割刺身体伤坏。复有豺狼来啖罪人。生食其肉。走上剑树。时剑刃下向。下剑树时剑刃上向。手举手绝足踏足断。皮肉堕落。唯有白骨筋脉相连。时剑树上有铁觜乌。啄头食脑。苦毒号叫故使不死。还入灰河随波沉没。铁刺刺身苦毒万端。皮肉烂坏脓血流出。唯有白骨浮漂于外。冷风来吹寻便起立。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铁丸地狱。有热铁丸狱鬼驱使捉之。手足烂坏举身火燃。万毒并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铁丸狱至斤斧地狱。捉此罪人扑热铁上。以热铁斤斧斫其手足耳鼻舌身体。苦毒号叫犹不令死。久受罪已出斤斧狱至豺狼狱。有群豺狼竞来[齿*齐]啖。肉堕骨伤脓血流出。苦痛万端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豺狼狱至剑树狱。入彼剑林有暴风起。吹剑树叶堕其身上。头面身体无不伤坏。有铁觜乌啄其两目。苦痛悲号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剑树狱至寒冰狱。有大寒风吹其身上。举体冻伤皮肉堕落。苦毒叫唤然后命终。身为不善。口意亦然。斯堕想地狱。怀惧毛竖第二黑绳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周匝围绕。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黑绳。其诸狱卒捉彼罪人。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热铁绳絀之使直。以热铁斧逐绳道。斫罪人作百千段。复次以铁绳絀锯锯之。复次悬热铁绳。交横无数驱迫罪人。使行绳间恶风暴起。吹诸铁绳历络其身。烧皮彻肉焦骨沸髓。苦毒万端。余罪未毕。故令不死。故名黑绳。久受苦已乃出黑绳。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命终不可具述。余十六地狱受苦痛事。准前同法。然受苦加重。由恶意向父母佛及声闻。即堕黑绳地狱。苦痛不可称计第三[序-予+阜]压大地狱。亦有十六小地狱围绕。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序-予+阜]压。有大石山两两相对。人入此中山自然合[序-予+阜]压其身。骨肉糜碎山还故处。苦毒万端故使不死。复有大铁象举身火然。哮呼而来。蹴蹋罪人婉转其上。身体糜碎脓血流出。号咷悲叫故使不死。复捉罪人卧大石上以大石压。复取罪人卧地铁杵捣之。从足至头。皮肉糜碎脓血流出。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令不死。故名[序-予+阜]压。久受苦已乃出[序-予+阜]压地狱。到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命终。但造三恶业不修三善行。即堕[序-予+阜]压地狱。苦痛不可称计。

第四叫唤大地狱。亦有十六小地狱围绕。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叫唤地狱。狱卒捉罪人掷大镬中。又置大铁镬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咷叫唤苦

辛痛酸。又取彼罪人掷大熬上反复煎熬。久受苦已乃出叫唤。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尔乃命终。由瞋恚怀毒造诸恶行。故堕叫唤地狱。

第五大叫唤地狱。亦有十六小地狱围绕(大小同前)何故名大叫唤地狱。取彼罪人着大铁釜中。久置铁镬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又掷大铁熬上反复煎熬。号咷大叫苦痛辛酸。余罪未毕故使不死。名大叫唤。久受苦已出大叫唤。乃至寒冰地狱尔乃命终。由习众邪见为爱网所牵造卑陋行堕大叫唤地狱。

第六烧炙地狱。亦有十六小地狱围绕(大小同前)何故名烧炙。将诸罪人置铁城中。其城火然内外俱赤。烧炙罪人。又着铁楼上。其楼火然内外俱赤。又掷着大铁陶中。其陶火然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焦烂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烧炙。久受苦已出烧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命终。为烧炙众生故堕烧炙地狱。长夜受此烧炙苦。

第七大烧炙地狱。亦有十六小地狱围绕(大小同前)何名大烧炙地狱。谓将诸罪人置铁城中。其城火然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焦烂万毒并至。有大火坑火焰炽盛。其坑两岸有大火山。投彼罪人贯铁叉上竖着火中。然火烧炙皮肉焦烂余罪未毕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大烧炙。乃至寒冰尔乃命终。由舍善果业为众恶行。故堕大烧炙地狱。

第八无间地狱。亦有十六小地狱围绕(大小同前)何名阿鼻地狱。此云无间地狱。何名无间。狱卒捉彼罪人剥取其皮从足至顶。即以其皮缠罪人身着火车上。轮碾热地周回往反。身体碎烂皮肉堕落。万毒并至故使不死。又有铁城四面火起。东焰至西西焰至东。南北上下亦复如是。焰炽回遑间无空处。东西驰走烧炙其身。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罪人在中久乃开门。其诸罪人奔走往趣。身诸支节皆火焰出。走欲至门门自然闭。余罪未毕故使不死。又其中罪人举目所见。但见恶色。耳闻恶声。鼻闻臭气。身触苦痛。意念恶法。弹指之顷无不苦时。故名无间地狱。久受苦已从无间出。乃至寒冰地狱尔乃命终。为重罪行生恶趣业。故堕无间地狱。受罪不可称计。名八大地狱。各历十六。受罪如前。

又观佛三昧海经云。阿鼻地狱者。纵广正等八千由旬。七重铁城七层铁网。有十八隔子周匝七重。皆是刀林。复有七重剑林。四角有四大铜狗。广长四十由旬。眼如掣电牙如剑树。齿如刀山舌如铁刺。一切身毛皆然猛火。其烟恶臭。有十八狱卒。口如夜叉。六十四眼。散迸铁丸。狗牙上出高四由旬。

牙端火流烧前铁车。轮辋出火锋刃剑戟烧阿鼻城。赤如融铜。狱卒八头六十四角。角头火然火化成钢。复成刀轮。轮轮相次在火焰间满阿鼻城。城内有七铁幢。火涌如沸。铁融流迸涌出四门。上有十八釜沸铜涌漫满城中。二隔间有八万四千铁蟒大蛇。吐毒火中身满城内。其咤哮吼如天震雷。雨大铁丸。五百夜叉。五百亿虫。八万四千鬚头上火流如雨。而下满阿鼻城。此虫若下猛火大炽。照八万四千由旬狱上。冲大海水拔焦山下。贯大海底形如车轮。若有杀父害母骂辱六亲。命终之时铜狗化十八车。状如宝盖。一切火焰化为玉女。罪人遥见心喜欲往。风刀解时寒急作声。宁得好火安在车上。然火自曝即便命终。在金车上瞻玉女者。皆捉铁斧斩截其身。屈申臂顷直落阿鼻。从上隔下如旋火轮至于下隔。身体隔内。铜狗大吼。啮骨啖髓。狱卒罗刹捉大铁叉叉头令起。遍体火焰满阿鼻狱。阎罗王大声告勅曰。痴人狱种。汝在世时不孝父母邪慢无道。汝今生处名阿鼻狱。如是展转经历大苦。说不可尽。地狱一日一夜受罪。如阎浮提六十小劫。如是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复有众生犯四重禁。虚食信施诽谤邪见。不识因果断学般若。毁十方佛偷僧祇物。淫婬无道逼掠净戒尼姊妹亲戚造众恶事。此人罪。报临命终时。此等罪人经八万四千大劫。复入东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复如是。身满阿鼻狱。四支复满十八隔中。阿鼻地狱有十八小地狱。小地狱中各有十八寒冰地狱。十八黑暗地狱。十八小热地狱。十八刀轮地狱。十八剑轮地狱。十八火车地狱。十八沸屎地狱。十八镬汤地狱。十八灰河地狱。五百亿剑林地狱。五百亿刺林地狱。五百亿铜柱地狱。五百亿铁机地狱。五百亿铁网地狱。十八铁窟地狱。十八铁丸地狱。十八尖石地狱。十八饮铜地狱。如是阿鼻大地狱中。有此十八地狱。一一狱中。别有十八隔小地狱。始从寒冰乃至饮铜。总有一百四十二隔地狱。各有造业不同。然历此狱受苦皆遍。

又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阿毘至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而为眷属。以自围绕。各广五百由旬。所有众生有生者出者住者。恶业果故。自然出生诸守狱卒。各以两手执彼地狱诸众生身。扑置炽然热铁地上。火焰直上。一向猛盛面覆于地。便持利刀从脚踝上。破出其筋手捉挽之。乃至顶筋皆相连引。贯彻心髓痛苦难论。如是挽已令驾铁车驰奔而走。其车甚热光焰炽然。所行之处纯是洞然。热铁险道去已复去。随狱卒意无暂时停。欲向何方称意即去。随所去处狱卒挽之。未曾舍离。随所经历销铄罪人。身诸肉血无复遗余。往昔人非人时所作业者一切悉受。以不善报故从于东方有大火聚。忽尔出生。炽然赤色极大猛焰一向焰赫。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各各如是。诸大火聚之所围绕。渐渐逼近受诸苦痛。从于东壁出大火焰。直射西壁

到已而住。从于西壁出大光焰。直射北壁。从于北壁出大光焰。直射南壁。从下于上自上于下。纵横相接上下交射。热光赫奕腾焰相冲。尔时狱卒以诸罪人。掷置六种大火聚内。乃至受于极严切苦。命亦未终。彼不善业未毕未尽。于其中间具足而受。此阿毘至大地狱中诸众生等。以诸不善业果报故。经无量时长远道中。受诸苦已地狱四门还复更开。于门开时诸众生等闻声见开。向门而走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必应得脱彼人如是大驰走时。其身转复炽燃猛烈。譬如壮夫执干草炬逆风而走。彼炬既然转复炽盛。彼诸众生走已复走。彼人身分转更炽然。欲举足时肉血俱散。欲下足时肉血还生。及到狱门其门还闭。既不得出其心闷乱。覆面倒地遍烧身皮。次烧其肉复烧其骨。乃至彻髓烟焰洞然。其烟蓬[火*亨]其焰炎赫。烟焰相杂热恼复倍。彼人于中受极严苦。恶业未灭一切悉受。此阿毘至。大地狱中。于一切时无有须臾暂受安乐如弹指顷。如是次第具受此苦。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应当知。彼世中间别有十地狱。何等为十。一頞浮陀地狱。二泥罗浮陀地狱。三阿呼地狱。四呼呼婆地狱。五阿咤咤地狱。六搔捷提迦地狱。七忧钵罗地狱。八波头摩地狱。九奔荼梨地狱。十拘牟陀地狱何因何缘名頞浮陀地狱耶。此诸众生所有身形犹如泡沫。是故名为頞浮陀地狱。复何因缘名泥罗浮陀地狱。此诸众生所有身形譬如肉段。是故名为泥。罗浮陀地狱。复何因缘名阿呼地狱。此诸众生受严切苦逼迫之时。叫唤而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名为阿呼地狱。

复何因缘名呼呼婆地狱。此诸众生为彼地狱极苦逼时。叫唤而言呼呼婆呼呼婆。是故名为呼呼婆地狱。

复何因缘名阿咤咤地狱。此诸众生以极苦恼逼切其身。但得唱言阿咤咤阿咤咤。然其舌声不能出口。是故名为阿咤咤地狱。

复何因缘名搔捷提迦地狱。此诸众生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搔捷提迦华。是故名为搔捷提迦地狱。

复何因缘名忧钵罗地狱。此诸众生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忧钵罗华。是故名为忧钵罗地狱。

复何因缘名拘牟陀地狱。此诸众生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拘牟陀华。是故名为拘牟陀地狱。

复何因缘名奔荼梨迦地狱。此诸众生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奔荼梨迦华。是故名为奔荼梨迦地狱。

复何因缘名波头摩地狱。此诸众生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波头摩华。是故名为波头摩地狱。

又三法度论经云。地狱有三。一热二寒三边。热地狱者。依萨婆多部有八大地狱。一等活。亦名更活。或狱卒唱生。或冷风吹活。两缘虽异令活一等。名等活地狱。二名黑绳地狱。先以绳絀后以斧斫。三名众合地狱。亦名众磕。两山下合以磕罪人。四名呼呼地狱。亦名叫唤地狱。狱卒逼趁叫呼而走。五名大呼。亦名大叫唤地狱。四大火起欲逃无路。故名大叫唤地狱。六名热地狱。亦名烧然。火铁狭近于中受热。七名众热地狱。亦名大烧然。山火相爆。弗炙罪人。八名无择地狱。亦名无间。一投苦火永无乐间。既苦无间何所可择。此八地狱在阎浮洲重垒而住。依三法度论云。前二有主治。次三少主治。从三无主治。然此八为本。一一各有十六围。一面有四。四四而合。总有十六。通本为十七。八个十七。合有一百三十六所。罪人于中受热恼苦。第二寒地狱亦八。一名頰浮陀地狱。由寒苦所切肉生细疱。二名泥赖浮陀地狱。由寒风吹通身成疱。三名阿咤咤地狱。由唇动不得唯舌得动。故作此声。四名阿波波地狱。由舌不得动唯唇得动。故作此声。五名呕喉地狱。由唇舌不得动以唯喉内振气。故作此声。六名鬻波罗地狱。此是青莲华。此华叶细由肉色细圻似此华烈日而开。七名波头摩地狱。此是赤莲华。由肉色大圻似此华开。八名分陀利地狱。此是白莲华。由彼骨圻似此华开。前二从身相受名。次三从声相受名。后三从疮相受名。故俱舍论云。于此八中众生极寒所逼。由身声疮变异。故立此名。依三法度论云。前二为可叫。次四不可叫。从三不叫。此八在洲间着铁围山底。仰向居止。罪人于中受寒冻苦。第三边地狱者。依三法度论云。亦三。一山间。二水间。三旷野。受别业报。此应寒热杂受。若论寿报命有延促。

又立世毘昙论云。世尊说。有大地狱名曰黑闇。各各世界外边悉有。皆无覆盖。此中众生自举手眼不能见。虽复日月具大威神。所有光明不照彼色。诸佛出世大光遍照。因此光明互得相见。住在两山世界铁轮外边名曰界外。是寒地狱。于两山间有十名。一名頰浮陀。乃至第十名波头摩。彼中众生傍行。作向上想犹如守宫。铁轮外边常作傍行。是其身量如頰多大。因冷风触其身圻破。譬如熟瓜。如行苇林被大火烧。爆声咤咤。如是众生被寒风触。

骨破爆声咤咤远彻。因是声故互得相知。有诸众生此中受生。若有众生于此间死多往生彼。寒水地狱在铁轮外。若余世界有众生死应生寒水地狱。多彼世界铁轮外生。两界中间其最狭处。八万由旬。在下无底向上无覆。其最广处十六万由旬。

◎◎

时量部第四

如起世经云。佛言。如憍萨罗国斛量胡麻。满二十斛。高盛不概。有一丈夫。满百年已取一胡麻。如是次第满百年已。复取一粒掷着余处。掷满二十斛胡麻尽已。尔所时节我说其寿犹未尽。且以此数略而计之。如是二十颯浮陀寿为一泥罗浮陀寿。二十泥罗浮陀寿为一阿呼寿。二十阿呼寿为一呼呼婆寿。二十呼呼婆寿为一阿咤咤寿。二十阿咤咤寿为一搔捷提迦寿。二十搔捷提迦寿为一忧钵罗寿。二十忧钵罗寿为一拘牟陀寿。二十拘牟陀寿为一奔荼黎迦寿。二十奔荼黎迦寿为一波头摩寿。二十波头摩寿为一中劫。

又那先比丘问佛经云。如世间火不如泥犁中火热。如持小石着世间火中至暮不消取大石着泥犁火中即消。亦如有人作恶死在泥犁中数千万岁其人不死。亦如大蟒蛟龙等以沙石为食即消。如人怀胎腹中有子不消。此并由善恶业力致使消与不消。如人所作善恶随人如形影随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譬如然火夜书火灭字存火至后成。今世所作行后世成之。

又如钵头摩地狱中火焰炽盛。罪人去此火一百由旬。火已烧炙。若去六十由旬。罪人两耳已聋无所闻知。若去火五十由旬。其罪人两目已盲无所复见。如瞿波利比丘已怀恶心谤舍利弗目捷连。身坏命终堕此钵头摩地狱中。

又如起世经云。波头摩地狱所住之处。若诸众生离其所一百由旬。便为彼地狱火焰所及。若离五十由旬。所住众生为彼火熏皆盲无眼。若离二十五由旬。所住众生身之肉血焦然破散。谓于梵行出家人边生污浊心故。损恼心故。毒恶心故。不利益心故。无慈心故。无净心故。自受斯殃。是故于一切梵行人所。起慈身口意业常受安乐。尔时世尊说此伽陀曰。

世间诸人在世时 舌上自然生斤斧
所谓口说诸毒恶 还自衰损害其身

应赞叹者不称誉	不应赞者反谈美
如是名为口中诤	以此诤故无乐受
若人博戏得资财	是为世间微诤事
于净行人起浊心	是名曰中大鬪诤
如三十六百千	泥罗浮陀地狱数
五頽浮陀诸地狱	反堕波头摩狱中
以毁圣人致如是	由口意业作恶故

典主部第五

如问地狱经及净度三昧经云。总括地狱有一百三十四界。先述狱主名字处所。阎罗王者。昔为毘沙国王。与维陀始生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臣佐十八人领百万之众。头有角耳皆悉忿怒。同立誓曰。后当奉助治此罪人。毘沙王者今阎罗王是。十八大臣者今诸小王是。百万之众诸阿傍是。

又长阿含经云。阎浮提南有金刚。内有阎罗王宫。纵广六千由旬(问地狱经云。住狱间城纵广三万里金银所成)。

昼夜三时有大铜镬自然在前。若镬入宫内。王见怖畏。舍出宫外。若镬出宫外王入宫内。有大狱卒卧王热铁上。铁钩擗口洋铜灌之。从咽彻下无不焦烂。事竟还与媵女共相娱乐。彼诸大臣同受福者亦复如是。

问地狱经云。十八王者。即主领十八地狱。一迦延典泥犁。二屈遵典刀山。三沸进寿典沸沙。四沸典沸屎。五迦世典黑耳。六[山*盖]嵯典火车。七汤谓典镬汤。八铁迦然典铁床。九恶生典[山*盖]山。十寒冰(经阙王名)。十一毘迦典剥皮。十二遥头典畜生。十三提薄典刀兵。十四夷大典铁磨。十五悦头典水地狱。十六铁箭(经阙王名)。十七身典[月*虫]虫。十八观身典洋铜。又净度三昧经云。复有三十地狱。各有主典不烦具录。但列五官名字者。一者鲜官禁杀。二者水官禁盗。三者铁官禁淫。四者土官禁两舌。五者天官禁酒。

问地狱经云。阎罗王城之东西南北面列诸地狱。有日月光而不明净唯黑耳狱光所不照。人命终时生中阴。中阴者已舍死阴未及生阴。其罪人乘中阴身入泥犁城泥犁域者(梁言密条城又云闭城也)是诸罪人未受罪之间。共聚是处。巧风

所吹。随业轻重受大小身。臭风所吹。成就罪人龕丑之形。香风所吹成就福人微细之体。

王都部第六

如起世经云。当阎浮洲南二铁围山外有阎摩王宫殿。住处纵广正等六千由旬。七重墙壁。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其外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于其四方各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却敌楼橹。台殿园苑华池。有种种美菓弥满。香风远熏众鸟和鸣。王以恶业不善果故。于夜三时及昼三时。自然有赤融铜汁在前出生。其王宫殿即变为铁。五欲功德皆没不现。王见此已怖畏不安诸毛皆竖。即便出外。若在宫外即走入内。时守狱者取阎摩王。高举扑之置热铁地上。其地炽然极大猛盛光焰炎赫。扑令卧已即以铁钳开张其口。赤融铜汁泻置口中。时阎摩王被烧唇口。次烧其舌后烧咽喉。复烧大肠及小肠等。次第焦然。从下而出。尔时彼王作如是念。一切众生以于往昔身作恶行口作恶行意作恶行。并余众生同作业者皆受此苦。愿我从今舍此身已。更得身时。但于人间相逢受生。于如来法中当得信解剃除须发着袈裟衣。得正信解从家出家。既出家已愿得通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应作者皆已作讫。更不复于后世受生。发如是等熏习善念。即于所住宫殿还成七宝。犹如诸天。五欲功德现前具足。以三业善便得快乐。又新婆沙论。问诸地狱卒为是有情数。为是非有情数耶。答若以铁锁系缚初生地狱有情往琰摩王所者。是有情数。若以种种苦具于地狱中害有情者。是非有情数。赡部洲下有大地狱。赡部洲上亦有边地地狱。及独地狱。或在谷中。或在山上。或在旷野。或在空中。于余三洲唯有边地地狱独地狱无大地狱。所以者何。唯赡部洲人造善猛利。彼作恶亦复猛利。非余洲故。有说。北拘卢洲亦无边地狱等。是受纯净业果处故。问若余无大地狱者。彼诸有情造无间业断善根等。当于何处受异熟耶。答即于此赡部洲下大地狱受。问地狱有情其形云何。答其形如人。问语言云何。答彼初生时皆作圣语。后受苦时虽出种种受苦痛声。乃至无有一言可了。唯有斫刺破烈之声。

业因部第七

如十轮经云。有五逆罪为最极恶。何者为五。故心杀父母阿罗汉。破坏声闻和合僧事。乃至恶心出佛身血。诸如是等名为五逆。若人于五逆中作一一逆者。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听出家则犯重罪。应摈令出。若已有出家具诸威

仪者。不应加其鞭杖及诸系闭。复有四种大罪。同于四逆犯根本罪。何者为四。杀辟支佛。是名杀生犯根本罪。淫阿罗汉比丘尼。是名邪淫犯根本罪。若人舍财与佛法僧。主掌此物而辄用之。是名为盗犯根本罪。若人倒见破坏比丘僧。是名破僧犯根本罪。若人于此四根本罪中犯一一罪。皆悉不听佛法出家。设使出家不得听受具足戒。若受具者应驱令出。以有出家威仪法故。不应鞭杖系闭夺其生命。如是皆犯根本罪。非逆罪也。有根本罪亦是逆罪。有是逆罪非根本罪。有非根本罪亦非逆罪。何者为逆罪亦是根本罪。若人出家受具足戒得见谛道。断其命根是名逆罪。亦根本罪也。如是众生于我戒律中应驱令出。何者为根本罪非逆罪。若人在我法中出家。如是凡夫众生故害其命。若以毒药。或堕其胎。是名犯根本非逆罪也。若有四方僧物饮食敷具。悉不应与同共利养。若有众生于佛法僧而生疑心。此中出家乃至见他读诵。而作留难。乃至一偈。此非根本罪亦非逆罪。是名甚恶近于逆罪。如是众生若不忏悔除其罪根。终不听使佛法中出家。设使出家受具足戒。不悔过者亦驱令出。何以故。不信正法毁谤三乘坏正法眼。欲灭法灯断三宝种。减损人天而无利益堕于恶道。此二种人名谤正法毁訾贤圣地狱劫寿增长。如是诸恶业。已是名根本大重罪也。何者是不威仪根本法罪。若比丘故淫故杀。凡人不与而取。犯故妄语。于此四根本中。若犯一一罪。一切比丘所作法事悉不听入。四方僧物饮食卧具。皆悉不得共同受用。然帝王大臣一切群官。不应加其鞭杖系闭刑罚乃至夺命。是名根本罪体性相也。何故名为根本重罪。若人作如是行。身坏命终堕于恶趣。作如是行是恶道根本。是故名为根本罪也。譬如铁丸虽掷空中终不暂住速疾投地。如是五逆犯四重禁。及二种众生毁坏正法诽谤贤圣。如是等十一种罪中。若人犯一一罪者。身坏命终皆堕阿鼻地狱。又如正法念经说。阿鼻地狱苦千倍过前七大地狱。寿经一劫。其身长大五百由旬。造四逆人四百由旬。造三逆人三百由旬。造二逆人。二百由旬。造一逆人一百由旬。彼五逆业人临欲死时。唱唤失粪咽喉抒气。如是死灭中有色生不见其对。其身犹如八岁小儿。阎罗王然焰铁縲系缚其咽。及束两手。头面向下足在于上。经二千年皆向下行。多烧焰鬘。先烧其头。次烧其身。彼六欲天闻彼阿鼻地狱中气。即皆消散。何以故。以阿鼻狱人极大臭故。

又观佛三昧海经云。佛告阿难。若有众生。杀父害母骂辱六亲。作是罪者。命终之时挥霍之间。譬如壮士屈伸臂顷。直落阿鼻大地狱中。化阎罗王大声告勅。痴人狱种。汝在世时不孝父母邪慢无道。汝今生处名阿鼻地狱。作是语已即灭不现。尔时狱卒复驱罪人。从于下隔。乃至上隔。经历八万四千隔

中。攢身而过至铁网际。一日一夜乃至周遍阿鼻地狱。一日一夜比此阎浮提日月岁数经六十小劫。如是寿命尽一大劫。具五逆者。其人受罪足满五劫。复有众生。犯四重禁虚食信施。诽谤邪见。不识因果。断学般若。毁十方佛。偷僧祇物。淫姝无道。逼略净戒诸比丘尼姊妹亲戚。不知惭愧毁辱所亲。造此恶事。此人罪报临命终时刀风解身。俄尔之间身如铁华。满十八隔中。一一华八万四千叶。一一叶头身手支节。各在一隔。地狱不大此身不小。遍满如此大地狱中。经历八万四千大劫。此泥犁灭复入东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此阿鼻狱南西北方经十八隔。谤方等经。具五逆罪。破坏僧祇。污比丘尼。断诸善根。如此罪人具众罪者。身满阿鼻狱。四支复满十八隔中。此阿鼻狱但烧此狱种种众生。劫欲尽时东门即开。见东门外清泉流水。华菓林树。一切俱现。是诸罪人从下上走。到上隔中手举刀轮。时虚空中雨热铁丸。走趣东门。既至门阍。狱卒罗刹手捉铁叉逆刺其眼。铁狗啮心闷绝而死。死已生。复见南门开如前不异。如是西门北门亦复如是。如此时间经历半劫。阿鼻狱死生寒水中。寒冰狱死生黑暗处。八千万岁目无所见。受大虫身婉转腹行。诸情暗塞无所解知。百千狐狼牵掣食之。命终之后生畜生中。五千万身受鸟兽形。还生人中。聋盲瘖哑病癞痲疽贫穷下贱。一切诸衰以为严饰。受此贱形经五百身。后复还生饿鬼道中。饿鬼道中遇善知识诸大菩萨。诃责其言。汝于前身无量世时作无限罪。诽谤不信堕阿鼻狱。受诸苦恼不可具说。汝今应当发慈悲心。时诸饿鬼闻是语已称南无佛。称佛恩力寻即命终生四天处。生彼天已悔过自责发菩提心。诸佛心光不舍是等。摄受是辈如罗睺罗。教避地狱如爱眼耳。故起世经。世尊说偈言。

若人身口意造业	作已入于恶道中
如是当生活地狱	最为可畏毛竖处
经历无数千亿岁	死已须臾还复活
怨讎各各相报对	由此众生更相杀
若于父母起恶心	或佛菩萨声闻众
此等皆堕黑绳狱	其处受苦极严炽
教他正行令邪曲	见人发善必破坏
此等亦堕黑绳狱	两舌恶口多妄语
乐作三种重恶业	不修三种善根牙
此等痴人必当入	令大地狱久受苦
或杀羊马及诸牛	种种杂兽鸡猪等
并杀诸余虫蚁类	彼人当堕合地狱

世间怖畏相多种
当堕磔山地狱中
贪欲恚痴结使故
判是作非乖法律
倚恃强势劫夺他
若作如是诸逼恼
若乐杀害诸众生
常行如是不净业
种种触恼众生故
其中复有大叫唤
诸见稠林所覆蔽
常行如是最下业
若至如是大叫唤
其中铁堂及铁屋
若作世间诸事业
彼等当生热恼处
世间沙门婆罗门
若恒触恼令不喜
生天净业不乐修
喜作如是诸事者
恶向沙门婆罗门
或复害于余尊者
常多造作诸恶业
是人直趣阿鼻狱
若说正法为非法
既无增益于善事
活及黑绳及两狱
热恼大热共成七
此八名为大地狱
恶业之人所作故

以此逼迫恼众生
受于压磨舂捣苦
回转正理令别异
彼为刀剑转所伤
有力无力皆悉取
当为铁象所蹴踏
身手血涂心严恶
彼等当生叫唤处
于叫唤狱被烧煮
此由谄曲奸猾心
爱网弥密所沈沦
彼则堕于大叫唤
炽然铁城毛竖处
诸来入者悉烧然
恒多恼乱诸众生
于无量时受热恼
父母尊长诸耆旧
彼等皆堕热恼狱
所爱至亲常远离
彼人当入热恼狱
并诸善人父母等
彼堕热恼常炽然
不曾发起一善心
当受无量众苦恼
说诸非法为正法
彼人当入阿鼻狱
合会叫唤等为五
阿鼻地狱为第八
严炽苦切难忍受
其中小狱有十六

戒勸部第八

如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有三天使在于世间。何等为三。一老二病三死。有人放逸三业恶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诸守狱者。应时即来。驱彼众生至阎摩王前。白言。大王。此等众生昔在人间纵逸自恣。不善三业。今来生此。唯愿大王善教示之。王问罪人。汝昔人间第一天使。善教示汝善呵责汝。岂得不见出现生耶。答言。大天。我实不见。王重告言。汝岂不见为人身时。或作妇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现齿落发白。皮肤缓皱黑黧遍体。状若胡麻膊伛背曲。行步跛蹇足不依身。左右倾侧颈细皮宽。两边垂缓犹若牛[古*页]。唇口干枯喉舌燥涩。身体屈弱气力绵微。喘息出声犹如挽锯。向前欲倒恃杖而行。盛年衰损血肉消竭。羸瘦尪弱趣来世路。举动沈滞无复壮形。乃至身心恒常战掉。一切支节瘦懈难摄。汝见之不。答言。大天。我实见之。时王告言。汝愚痴人无有智慧。昔日既见如是相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我今具有如是老法未得远离。可作善业使我长夜利益安乐。彼人复答言。大天。我实不作如是思惟。以心纵荡行放逸故。王又告言。汝愚痴人不修善业。当具足受放逸之罪。此之苦报非他人作。是汝自业。今还聚集自受报也。

尔汝阎摩王。第二呵之告言。诸人岂不见第二天使世间出耶。答言。大天。我实不见。王复告言。汝岂不见。昔在世间作人身时。若妇女身。若丈夫身。四大和合忽尔乖违。病苦所侵缠绵困笃。或卧大小床上。粪尿污秽。宛转其中。不得自在。眠卧起坐。仰人扶侍。洗拭抱持。与饮与食。一切须人。汝见之不。彼人答言。大天。我实见之。王复告言。痴人汝见如是。云何不思。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未离患法。可作善业令我当来长夜得大利益大安乐事。彼人答言。不也。我实不作如是思惟。以懈怠心行放逸故。王告痴人。汝既懒堕。不作善业受此恶报。非他人造还自受报。

尔时阎摩王。第三呵之语言。汝愚痴人。汝昔作人时。岂可不见第三天使世间出耶。答言。大天。我实不见。王复告言。汝人间时。岂不复见。若妇人身。若丈夫身。随时命终置于床上以杂色衣而蒙覆之。将出聚落。升帐轩盖种种庄严。眷属围绕举手散发。灰土盆头极大悲恼。号咷哭泣举声大叫。椎胸哀恸酸哽楚切。汝悉见不。答言。大天。我实见之。时王告言。痴人汝昔既见如此。何不思惟。我亦有死未得免离。今宜作善为我长夜得大利益。彼人答言。大天。我实不作如是思惟何以故。以放逸故。时王告言。汝既放逸。不作善业自造此恶。非他人造得此果报。汝还自受。以此三使教示呵责

已。勅令将去。时守狱者。即执罪人两足两臂。以头向下以足向上。遥掷置于诸地狱中。

夫拥其流者。未若杜其源。扬其汤者。未若扑其火。何者源出于水。源未杜而水不穷。火沸于汤。火未扑而汤诘息。故有杜源之客不拥流而自干。扑火之宾。不扬汤而自止。类斯而谈可得详矣。厌其果者未若绝其因。怖其苦者岂若惩于恶。因资于果。因未绝而果不穷。恶生于苦。恶未惩而苦诘息。故使绝因之士。不厌果而自亡。惩恶之贤。不怖苦而自离。凡百君子书而诫欤。

颂曰。

生来死还送	日往复月旋
弱丧昏风动	流浪逐物迁
愚戆失正路	漂没入重渊
一坠幽暗处	万劫履锋鋌
六道旋寰苦	三业未会全
随流无人救	凄伤还自怜
归诚观物像	方知虚妄筌
苦海深何趣	思登般若船

感应缘(略引七验)

- 晋居士赵泰验
- 晋沙门支法衡验
- 赵居士石长和验
- 汉函谷鬼验
- 庐江县哭验
- 吐蕃国镬汤验
- 唐柳智感判地狱验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誉乡里。尝晚乃膺仕终于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已屈申随人。留尸十日卒咽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扶

策泰掖。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崇高峻。城邑青黑状锡。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屋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立。吏着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二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简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黑门。有人着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谛汝等辞以实言也。此常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使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马兵。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起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极。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首割截尺寸离断。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相见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语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其于塔寺中悬幡烧香解救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云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彩照发。见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侍甚众。见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

世尊度人之师。有顷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云有百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众坐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泰未出之顷。已见千人升虚而去。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房巷。正中有瓦屋高床。栏槛彩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嫉者作鹤鹑麋麋。两舌者。作鸚鵡鸚鵡。捍债者。为驼骡牛马。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是长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举考公府辞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主者曰。卿无罪过。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除以不。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滕篋检泰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时亲表内外候视泰五六十

人。同闻泰说。泰自书记以示时人。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为祖父母二弟。延请僧众大设福会。皆命子孙改意奉法课劝精进。时人闻泰死而复生多见罪福。互来访问。时有太中大夫武城孙丰关内侯常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欸曲寻问莫不惧然。皆即奉法。

晋沙门支法衡。晋初人也。得病旬日亡。经三日而苏活说。死时有人将去。见如官曹舍者数处。不肯受之。俄见有铁轮。轮上有铁爪从西转来。无持引者而转驶如风。有一吏呼罪人当轮立。轮转来辄之。翻还如此。数人碎烂。吏呼衡。道人来当轮立。衡恐怖自责悔不精进。今当此轮乎。语毕谓衡曰。道人可去。于是仰首见天有孔。不觉窅尔上升。以头穿中。两手博两边。四向顾视见七宝宫殿及诸天。衡甚踊跃不能得上。疲而复还下。所将衡去人笑曰。见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为施工。衡曰。我不能持施强之。有船数百皆随衡后。衡不晓捉施踰沙洲上。吏司推衡。汝道而失。以法应斩。引衡上岸雷鼓将斩。忽有五色二龙推船还浮。吏乃原衡罪。载衡北行三十许里。见好村岸有数万家。云是流人。衡窃上岸。村中饶狗互欲啮之。衡大恐惧。望见西北有讲堂。上有沙门甚众。闻经呗之声。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阶。衡始蹶一阶。见亡师法柱踞胡床坐。见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来。回起临阶以手巾打衡面曰。莫来。衡甚欲上。复举步登阶。柱复推令下。至三乃止。见平地有一井口。深三四丈。砖无隙际。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边有人谓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唯见法柱故倚望之。谓衡可复道还去。狗不啮汝。衡还水边亦不见向来船也。衡渴欲饮水。乃堕水中。因便得苏。于是出家持戒菜食。昼夜精思为至行沙门。比丘法桥衡弟子也。

赵石长和者。赵国高人也。年十九时病一月余日亡。家贫未能及时得殓。经四日而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在和前五步。和行有迟疾。二人治道亦随缓速。常五十步。而道之两边荆棘森然皆如鹰爪。见人甚众群走棘中身体伤裂地皆流血。见和独行平道。俱叹息曰。佛子独行大道中。前至见瓦屋行楼。可数千间。有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壮大着皂袍四缝。临窗而坐。和拜之。阁上人曰。石君来耶。一别二十余年。长和尔时意中便若忆此别时也。和相识有马牧孟承。夫妻先死已积年岁。阁上人曰。君识孟承不。长和曰识。阁上人曰。孟承生时不能精进。今常为我司扫除之役。孟承妻精进居处甚乐。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开窗见和厚相慰问。遍访其家中大小安否消息曰。石君还时可更见过。当因书也。俄见孟承

执箒提箕自阁西来。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精进为信。尔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常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不忘也。语久之。阁上人问都录主者。审案石君名录。勿谬滥也。主者案录云。余三十年命在。阁上人曰。君欲归不。和对曰愿归。乃勅主者以车骑两吏送之。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更有传馆吏民饮食储峙之具。倏忽至家。悉其尸臭不欲附之。于尸头立。见其亡妹于后推之踏尸面上。因得苏活。道人支法山时未出家。闻和所说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时人也(右三人出冥祥记)。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数十丈。其状像牛。青眼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怪物始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此必是秦家之狱地。不然则是罪人徒作之所聚也。夫酒是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矣。

庐江腕攲阳二县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时闻有哭声。多者至数十人。男女大小如始丧者。邻人惊骇至彼奔赴。常不见人。然于哭地必有死丧。率声若多则为大家。声若小者则为小家(右二怪出搜神传记)。

王玄策行传云。吐蕃国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气上冲天像似气雾。有一老吐蕃云。十年前其水上激。高十余丈。然始傍散。有一人乘马逐鹿直赴泉中。自此已来不复高涌。泉中时时见人骸骨涌出。垂[毯-炎+垒]布水须臾即烂。或名为镬汤。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热略等。时时盛沸殷若雷声。诸小泉温往往皆然。今此震旦诸处多有温汤。准此亦是镬汤。故四分律下文佛言。王舍城北有热汤。从地狱中来。初出甚热。后流至远处稍冷。为有余水相和。所以冷也(右此一验出西国传)。

唐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长举县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苏。说云。始忽为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已谓感曰。今有一官阙。故枉君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之籍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谢吏引退至曹。曹有五判官连坐。感为第六。其厅事是长官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坐处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群吏将文书簿帐来。取智感署置于案上。而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逼公。但遥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读其如人间者。于是为判句文。有顷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诸判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感从之竟不敢食。日别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晓。自归家中。日暝。吏复来迎。

至彼而旦。故知幽显昼夜相反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遂以常。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厕。于堂西见一妇女。年三十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是何人。答曰。妾是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以证其夫事尔。智感因谓妇人曰。感长举县令也。夫人若被勘问。幸自分疏。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妇人曰。诚不愿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牵。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智感还州先问。司仓妇有疾否。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患。智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作福。司仓走归家。见其妇在机中织无患也。不甚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疾死。司仓始惧而作福禳之。又兴州官二人考满当赴京选。谓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请问吾选得何官。智感至冥曹。以某姓名问小录事。录事曰。名簿并封在石函中。检之二日方可得报。及期来报。仍具二人今年所得官名号。智感以报二人。二人至京选吏部。拟其官皆与报不同。州官闻之以语智感。后问小录事。覆检簿云。定如所检不错也。既而选人过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名果是冥簿。检报者于是众咸信服。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报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权判三年。其部吏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不复判矣。智感至州因告李刺史。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其司户已亡。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州司遣智感领囚送京。至凤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捉不获。夜宿于传舍。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人兵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囚知走不免。因来拒抗。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智感今在南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为临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尔(右一验出冥报记)。

法苑珠林卷第七

法苑珠林卷第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千佛篇第五(此有一十五部)

- 七佛部
- 因缘部
- 种姓部
- 降胎部
- 出胎部
- 侍养部
- 占相部
- 游学部
- 纳妃部
- 厌苦部
- 出家部
- 成道部
- 说法部
- 涅槃部
- 结集部

七佛部第一(此别九部)

- 述意部
- 出时部
- 姓名部
- 种族部
- 道树部
- 身光部
- 会数部
- 弟子部
- 久近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九土区分四生殊俗。昏波易染慧业难基。久复爱河长流苦海。不生意树未启心灯。故三明大圣八解至人。总法界而为智。竟虚空以作身。形无不在。量极规矩之外。智无不为。用绝思议之表。不可以人事测。岂得以处所论。将欲启愚夫之视听。须示真人之影迹。其犹谷风之随啸虎。庆云之逐腾

龙。感应相招。抑惟常理。自鹿树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众生归向有征。虽千佛异迹一智同途。大悲平等。随性欲而利生。弘誓庄严。运慈舟而济溺。众生有感。机缘契会也。

出时部第二

述曰。今据贤劫一代分为四时。一成二住三坏四空。就此四中。成劫已住。坏空未至。今在住劫。故有千佛出现。大约而言。三佛已往。今是第四释尊遗法。此四时中各分二十小劫。总为八十小劫。始为一大水火风劫。名为贤劫也。就住中二十别小劫内。依立世阿毘昙论云。十一劫是未来。八劫是过去。今释迦佛当第九劫内成佛。

问此贤劫中成坏空劫佛不出世。唯取住劫。此住劫中复未来唯十一小劫。何得须有九百九十六佛一时出世耶。答曰。实如来难。古来诸佛亦有斯妨会意稍难。今依药王药上佛名经等。略知途路。且先录药王药上经文。后引佛名经和会。劫有延促不同。故药王药上经云。尔时释迦牟尼佛告大众言。我曾往昔无数劫时。于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学道闻是五十三佛名。闻已合掌心生欢喜。复教他人令得闻持。他人闻已展转相教。乃至三千人。异口同音一心敬礼。即得超越无数亿劫生死之罪。

初千佛者。华光佛为首。下至毘舍浮佛。于庄严劫得成为佛。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贤劫中次第成佛。

后千佛者。日光如来为首。下至须弥相佛。于星宿劫中当得成佛。

若依佛名经。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毘婆尸如来。过去三十劫有佛出世名尸弃如来。即此劫中复有佛出世。名毘舍浮如来。问曰。此九十一劫为大为小。答曰。是大劫也。

问曰。何以得知。依旧婆沙论云。释迦菩萨因地从毘婆尸佛以来种相好业。至今第九住劫。以经九十一大劫。故旧俱舍论云。释迦菩萨由礼底沙佛精进力故。即得超九大劫究竟成佛。故知九劫既大。余九十一劫宁不是大。又依药王药上经。庄严劫贤劫星宿劫。各有千佛出世。即知此劫亦是大阿僧祇劫。又药王经中。若善男子善女人。及余一切众生。闻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于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不堕恶道。依此文势。展转名庄严劫贤劫星宿劫等。

各有千佛出世。故知是过于大劫阿僧祇劫。至今贤劫中四佛出世者。亦是阿僧祇劫。非是住小劫也。既是大劫。故于贤劫之中千佛出世。无所疑也。又长阿含经云。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毘婆尸。复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尸弃。复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毘舍婆。此尸弃佛及毘舍婆佛。依佛名经即此劫中有二佛出世不别。或容阿含翻译乘此三十一劫也。又更一释云。依立世阿毘昙论。二十住劫中过去八劫。已有三佛出世。释迦当现在第九劫出世。即以前九劫已有四佛出世。未来犹有十一劫。焉知不有多佛出世耶。故经云。或有一劫中有无量佛出世。或无数劫中空过无有一佛出世。以此义准。纵是小劫多佛出世。亦自无妨。良由众生根有强弱。故感见不同也(此义难知更推后哲)。

述曰。此贤劫千佛。所化住境堤封周统。奄及三千大千世界。所居土地最为中也。以佛是能化之人心实虚中。所化之人及以方处。亦皆是中。故此有金刚之座。余方余域无此座故佛则不居。故瑞应经云。此方国土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不生边地。若居边地。地为之倾斜。是以古往佛兴。皆出于此。同斯成感。良为明证也。

如长阿含经云。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毘婆尸。人寿八万岁。复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尸弃。人寿七万岁。复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毘舍婆。人寿六万岁。复过去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拘楼孙。人寿五万岁。又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拘那含。人寿四万岁。又贤劫中有佛出世名迦叶。人寿二万岁。我今出世人寿百岁少出多减。依智度迦延论。据释迦人寿一万岁世时合出。为观众生。一万岁已来无机可度。乃至百岁众生见苦敦逼。劫欲将末。故出乎世。故论云。劫末佛兴世。劫初转轮王出。二不同如下轮王篇说。

姓名部第三

此下并依增一阿含经云。七佛父母姓字经云。第一维卫佛。第二式弃佛。第三随叶佛。此三佛同姓拘楼(长阿含经云。第一名毘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毘舍婆佛)第四拘楼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此三佛同姓迦叶(长阿含经云。第四名拘楼孙佛。第五拘那含佛。第六同名迦叶佛)第七今我释迦牟尼佛。姓瞿昙。

种族部第四

第一维卫佛。第二式弃佛。第三随叶佛。此三佛同是刹利王种。第四拘楼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此三佛同是婆罗门种。第七今我作释迦文佛。是刹利王种。

第一维卫佛。父字盘裪刹利王。母字盘头末陀。所治国名刹末提。

第二式弃佛。父字阿轮拏刹利王。母字波罗诃越提。所治国名阿楼那和提。

第三随叶佛。父字须波罗提和刹利王。母字耶舍越提。所治国名阿耨忧摩。

第四拘楼秦佛。父字阿枝达兜婆罗门种。母字随舍迦。所治国名轮诃利提那。王字须诃提。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父字耶睽钵多婆罗门种。母字鬻多罗。所治国名差摩越提。王字差摩。

第六迦叶佛。父字阿枝达耶婆罗门种。母字檀那越提耶。所治国名波罗私。王名其随。

第七今我作释迦文尼佛。父字阅头檀刹利王种。母子摩诃摩耶。所治国名迦维罗卫。先大王名盘提(统而言之总有四族。一婆罗门二刹帝力三毘舍四首陀。然则后二族卑。非上尊之所托。前二种贵。寔正觉之宅生。婆罗门德行清高。刹帝力维恩遐举。智论曰随时所尚佛生其中。故释迦出刚强之世。托王种以振威。迦叶生善顺之时。居净行而标德也)。

道树部第五

第一维卫佛。得道为佛时。于波陀罗树下。

第二式弃佛得道为佛时。于分涂利树下。

第三随叶佛得道为佛时。于菩萨罗树下。

第四拘楼秦佛得道为佛时。于斯利树下。

第五俱那含牟尼佛得道为佛时。于乌暂树下。

第六迦叶佛得道为佛时。于拘类树下。

第七今我作释迦牟尼佛为佛时。于阿沛多罗树下。

夫绣桷丹楹者。非出家之高躅。荫松藉卉者。爰入道之清规。何者俗以形骸之可贵。故华屋以居之。道以室家之可累。故脱屣而弃之。凡百仕人孰能先觉。聿我调御之师。是曰生知。成道涅槃初生说法。皆依树下。斯其旨焉。有落发抽簪排荣剃利。可不景慕而置心哉。

身光部第六

如观佛三昧经云。毘婆尸佛身六十由旬。圆光百二十由旬。尸弃佛身长四十由旬。圆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毘舍婆佛身长三十二由旬。圆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孙佛身长二十五由旬。圆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千由旬。拘那含牟尼佛身长二十五由旬。圆光三十由旬。通身光长四十由旬。迦叶佛身长十六丈。圆光二十由旬。释迦牟尼佛身长丈六。圆光七尺。七佛身并紫金色(敬寻。法身平等非有优劣。但随机业异故现化不同。是以释迦牟尼出也紫金色而千比丘咸见赭容。十六信士遍视灰色。自彼之异佛常一也。类此而言谓无惑焉也)依弥勒下生经云。身长千尺圆光二十丈。

会数部第七

第一维卫佛前后三会说经。有十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二会说经。有九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三会说经。有八万比丘皆得阿罗汉(长阿含经云。毘婆尸佛初会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会弟子有十万人。三会弟子有三十六万八千人)。

第二式弃佛亦三会说法初会说经。有九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二会说经。有八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三会说经。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罗汉(长阿含经云。尸弃佛初会弟子有十万人。第二第三会数并同)。

第三随叶佛再会说法。初会说经。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二会说经。有六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四拘楼秦佛一会说经。有四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一会说经。有三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六迦叶佛一会说经。有二万比丘皆得阿罗汉。

第七今我释迦牟尼佛一会说经。有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得阿罗汉。

述曰。上来所列七佛说法度人多少者。此据小乘。如来初成佛时。创度外道回邪入正。声闻弟子以为亲侍。故限斯数。若据如来一代说法度三乘人得入道者。则无量无边。故奘法师云。依如西域。释迦一代说法总有三时。

第一时中为诸声闻说有相法。为破外道执令悟得道。

第二时中为小行菩萨说无相法。为破声闻令悟无相大乘。

第三时中为大行菩萨双说有相无相法。为破有相无相法令悟中道究竟圆教。于此三时。一一随机广化无量。或展转从三乘弟子边。闻法得道亦尘沙无数。不可以一文定。不可以一义局也。

弟子部第八

依长阿含经云。毘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蹉荼。二名蹉沙。尸弃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毘浮。二名三婆婆。毘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游。二名鬻多摩。拘楼孙佛有二弟子。一名萨尼。二名毘楼。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忧波毘多。二名鬻多楼。迦叶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罗婆。我今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犍连(上来列名。各述二者。此据声闻中第一者。故别论之)毘婆尸佛有执事弟子名无忧。尸弃佛有执事弟子名忍行。毘舍婆佛有执事弟子名寂灭。拘楼孙佛有执事弟子名善觉。拘那含佛有执事弟子名安和。迦叶佛有执事弟子名善友。我今有执事弟子名阿难。

毘婆尸佛有子名方膺。尸弃佛有子名无量。毘舍婆佛有子名妙觉。拘楼孙佛有子名上胜。拘那含佛有子名导师。迦叶佛有子名进军。我今有子名罗睺罗。

久近部第九

依菩萨本行经云。毘婆尸佛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二万岁。神闻佛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六万岁(别经云尸弃佛)拘楼孙驮佛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五百岁。拘那含牟尼佛如来灭后。正法住世二十九日。迦叶佛如来灭后。正法住世经于七日。释迦佛如来灭后。正法住世五百岁。像法住世亦五百岁(依善见论云。正法住世一千年)。

因缘部第二(此别三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业因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千佛乘晖万灵景烛。观机适务极圣弘恩。所以圣人陈福劝善。示祸以戒恶。小人谓善无益而不为。谓恶无伤而不法。然有殃有福之言。乃华而不实。无益无伤之论。则信而有征。是以大圣慈愍哀斯愚惑。广兴六度接引四生。弘宣二谛停毒三有。故乘无限之悲讎机贤劫之缘也。

引证部第二

依五仙人经云。久远无数劫。时有仙人处于林藪。四人为主。一人供给奉事。未曾失意。一日远采菓浆。误不时还。日已中。四人失食。怀恨可为凶祝。遂感而死。复生人中。有梵志能相。占之为王。后果为王。佛言。王者则吾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弥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调达是也。

又智度论云。劫尽烧时一切皆空。众生福力十方风至。相对相触能持大水。有一千头人二千手足。名为韦纽天。是人脐中出千叶金色妙宝莲华。其光大明如万日俱照。华中有人结跏趺坐。此人复有无量光明。名梵天王。心生八子。八子生天地人民。是梵天王坐莲华上。是故诸佛随世俗故。云宝莲华上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

又大悲经云。佛告阿难。何故名为贤劫者。由此三千大千世界。劫欲成时尽为一水。时净居天以天眼观见此世界唯一大水。见有千枝莲华。一一莲华名为千叶。金色金光大明普照。香气芬熏甚可爱乐。彼净居天因见此时。心生

欢喜。赞言希有。如此劫中当有千佛出兴于世。以是因缘遂名此劫。号之为贤。我灭度后。此贤劫中当有九百九十六佛出兴于世。拘留孙佛如来为首。我为第四。次复弥勒当补我处。乃至最后卢遮如来。如是次第汝应当知(余经。后佛号为娄至)。

业因部第三

依千佛因缘经云。尔时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从石室出。问阿难言。今诸声闻诸菩萨等皆讲何论。阿难白佛言。世尊。诸菩萨众各各自说宿世因缘。时有颯陀婆罗菩萨白佛言。我于今日欲少咨问。唯愿天尊。为我解说。说是语时。八万四千诸菩萨等。各脱璎珞散佛供养。所散璎珞住佛顶上。如须弥山严显可观。有千化佛坐山窟中。时诸菩萨白佛言。世尊。此贤劫千佛。过去去世时种何功德。常生一处同共一家。于一劫中次第当得菩提化度众生。

尔时世尊告诸菩萨言。吾当为汝分别广说。汝今当知。乃往过去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复过是数。此世界名大庄严。劫名大宝。有佛名宝灯焰王如来。佛寿半劫正法化世住于一劫。像法化世住于二劫。于像法中有一大王。名曰光德。十善化民如转轮王。尔时大王教诸人民诵毘陀论。时学堂中有千童子。年各十五。聪敏多知。闻诸比丘赞佛法僧。有一童子名莲华德。白善称比丘言。云何名佛法僧。比丘答言。

波罗蜜满足	净性觉智慧
胜心得成就	故号名为佛
无染性清净	永离于世间
不观世五荫	常住名为法
身心常无为	永离四种食
为世良福田	故称比丘僧

时千童子闻三宝名。各持香华随从比丘入塔礼拜。见佛色像五体投地。即于像前发弘誓愿。各发阿耨菩提心。过算数劫必得成佛。如今世尊。随寿长短皆命临终时。以闻三宝善根因缘故。除却五十一劫生死之业。命终之后得生梵世。自忆往世。闻三宝名得生。天上。时千梵王各乘宫殿。持七宝华至塔供养于像。时千梵王异口同音而说偈言。

慧日大名称 久住善寂地
闻名除诸恶 自然生梵世
我今头面礼 归依大解脱

说此偈已各还梵世。颯陀波罗。汝今当知。时彼国王十善化人者。久已成佛。毘婆尸如来是。善称比丘尸弃如来是。时千童子岂异人乎。今拘留秦佛乃至最后楼至如来是。跋陀婆罗。汝今当知。我与贤劫千菩萨。从彼佛所。闻三宝名。始发阿耨菩提心。其事如是。佛告跋陀婆罗菩萨言。过去无数阿僧祇劫。此娑婆世界有一大国名波罗奈。王名梵德。常以善法化诸人民。以国付子。出家学道得辟支佛。踊身虚空化十八变。时千梵王各以衣祴。盛诸妙华。至优昙林中。供养辟支佛。白佛言。大德。为我说法。时辟支佛踊身虚空化十八变。舒手现足。中有一梵王。名曰慧见。告余梵言。我见辟支佛受持五戒。以戒斋法当行十善观诸缘起。以此善根回向甚深阿耨菩提。愿我作佛。过于辟支佛百千万亿。时千梵王命终之后。于娑婆世界千四天下为千转轮王。寿命八万四千岁。临终时。雪山之中有一婆罗门。聪明多智。寿命半劫。于先经中闻过去佛。号栴檀庄严如来。彼佛为说甚深檀波罗蜜。不见施受心行平等。时大仙人闻此事已。从雪山出诣千圣王赞说施法。时千圣王各以国土付其太子。出家学道。时千圣王于雪山中各立草庵。求无上道。即获五通。飞腾空虚。寿命一劫。时雪山中有大夜叉。身長四千里。狗牙上出高八十里。面十二里。眼出迸血光如融铜。左手持剑右手持叉。住圣王前高声唱言。我今饥渴无所饭食。惟王矜愍施少饮食。时千圣王告夜叉言。我等誓愿一切施与。各各以水澡夜叉手。授以仙菓而令食之。夜叉得菓怒弃置地。告圣王言。我父夜叉噉人精气。我母罗刹常噉人心饮人热血。我今饥急唯须人心血。何用菓为。时千圣王告夜叉言。一切难舍无过己身。我等今日不能舍心持用相与。是时夜叉即说偈言。

观心无心相 四大色所成
一切悉能舍 乃应菩萨行

时雪山中有婆罗门。名牢度跋提。白夜叉言。唯愿大师为我说法。我今不惜心之与血。即脱单衣敷为高座。即请夜叉令就此座。时大夜叉。即说偈言。

欲求无为道 不惜身心分
割截受众苦 能忍犹如地
亦不见受者 求法心不悔

一切无恻惜 犹如救头然
普济众饥渴 乃应菩萨行

时牢度跋提闻是偈已身心欢喜。即持利剑刺胸出心。是时地神从地涌出白牢度跋提。唯愿大仙。愍怜我等及山树神。莫为一鬼舍于身命。牢度跋提告诸神言。

此身如幻焰 随现即变灭
犹如呼声响 呼已更不应
四大五阴力 其势不久停
于千万亿岁 未曾为法死
我今为法故 以心血布施
慎勿固遮我 障我无上慧
以此布施报 誓愿成佛道
若后成佛时 要先度汝等

说此偈已卧夜叉前。以剑刺颈施夜叉血。即复破胸出心与之。是时天地大动。日无精光无云而雷。有五夜叉从四方来。争取分裂竞共食之。食已大噉跃立空中告千圣王。谁能行施如牢度跋提。如此行施乃可成佛。时千圣王惊怖退没不欲菩提。生变悔心各欲还国。时五夜叉。即说偈言。

不杀是佛种 慈心为良药
大慈常安隐 终无老死异
一切受身者 异杀毒害人
是故诸菩萨 教我不杀戒
汝今若畏死 常行不杀事
云何欲还国 舍静求愤闹

时千圣王。闻此语已皆默然住。佛告毘陀婆罗菩萨。汝今当知。第一婆罗门赞檀汲罗蜜者。过去定光明王佛是。牢度跋提者。过去然灯佛是。千圣王出家学道见然灯佛。行诸苦行。心生悔恨。于一劫中堕大地狱。虽堕地狱菩提愿力庄严心故。火不能烧。从是已后复得值遇灯明王菩萨。为其说法从地狱出。广为赞叹过去千佛。解脱称庄严佛。乃至自在王佛时。千圣王闻千佛名。欢喜敬礼。以是因缘超越。九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跋陀婆罗。汝今当知。时千圣王岂异人乎。我等贤劫千佛是也。

种姓部第三(此别四部)

- 述意部
- 王族部
- 种姓部
- 求婚部

述意部第一

敬寻。白净所承出自懿师摩王。圣轮相纂亿叶重晖。所以释迦权应示现降生。托迹既显苗裔遂彰。故应迦毘丈六金容。现三十二相之仪。统领三千大千之化。愍彼四流之漂。运斯六度之舟也。

王族部第二

如长阿含经云。天地初成诸天下来。食其地味变化为人。因有诤起。众议立主。选得一人豪族最尊。册为国主以治百姓。此即是释迦先祖之王(广如前劫量篇具说)。

又依楼炭经云。后有他王治化不如先王。其寿遂减。生至八万岁。展转稍减至一万岁乃至百岁。从劫初有王名大人相已来。依四分律总算合有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三王出世。其中别有十大转轮圣王。王四天下。自外诸王不可备列。且列如来七世祖族名讳。具录如下。故五分律云。过去有王名鬻摩王(四分名懿师摩)此王庶子有四。名一名照目(长阿含经名曰面光)二名聪目(经名食众)三名调象(经名路指)四名尼楼(经名庄严)尼楼王有子名乌头罗。乌头罗王有子名瞿头罗。瞿头罗王有子名尸休罗。尸休罗王有四子。一名净饭。二名白饭。三名斛饭。四名甘露饭。若依长阿含经四分律等。皆云。师子颊王有四子。一名净饭王。有二子(一是菩萨二是难陀)第二白饭王有二子(一是调达二是阿难)第三斛饭王有二子(一是摩诃男二是阿那律)第四甘露饭王有二子(一是娑婆二是跋提)依智度论云。师子颊王有一女名甘露味。甘露味有子名施婆罗。依杂阿含经云。世尊姑子名低沙比丘是也。依分别功德论云。阿难有妹。出家作比丘尼(不出名字)嫌迦叶诃阿难。作小儿者是。又大方便经云。白净王劫初已来嫡嫡相承作转轮王。近来二世不作轮王。而作阎浮提王。又优婆塞戒经云。我于初释迦佛所发心。于宝顶佛所满初僧祇。于然灯佛所满第二僧祇。于迦叶佛所满第三僧祇(俱舍论云。逆次逢胜观然灯宝髻佛。则毘婆尸所满三僧祇。若正满为言

在于胜观。已满为语在于饮光。经论不同理各据矣。良由释迦高贵古今无比。宿殖福因今受胜报)。

种姓部第三

如十二游经云。阿僧祇时有菩萨为国王。父母早丧。让国与弟舍位求道。遥见一婆罗门。姓曰瞿昙。因从学道。婆罗门言。当解王衣如吾所服受瞿昙姓。于是菩萨受瞿昙姓。入于深山食果饮水坐禅念道。菩萨乞食遂还国界。举国吏民无能识者。谓为小瞿昙。菩萨于城外甘蔗园中以为精舍(佛所行赞经云。甘蔗之苗裔。释无胜净王才德纯备。故曰净饭王案净饭远祖乃是瞿昙之后身以其前世居甘蔗园。故经瞩甘蔗之苗裔也)于中独坐。时有五百大贼。劫取宫物。路由菩萨庐边。明日捕贼踪迹在菩萨舍下。因收菩萨。前后劫盗法以木贯身。立为尖标。血流于地。是大瞿昙以天眼见之。便以神足飞来问曰。子有何罪酷乃尔乎。卿无子孙当何系嗣。菩萨答言。命在须臾何陈子孙。王使左右弩弓射杀之。瞿昙悲哀涕泣下棺敛之。取土中余血以泥团之。着二器中还其精舍。左血着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昙言。是道人若其志诚。天神当使血化为人。却后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于是便姓瞿昙氏。一名舍夷(舍夷者西方贵姓之号也)血化为人。乃是宿世之事。恐文繁故不可具说所以也。又菩萨本行经云。甘蔗王次前有王。名大茅草。即以王位付诸大臣。大众围绕送王出城。剃除须发服出家衣。王出家已。持戒清净专心勇猛。成就四禅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寿命极长至年衰老肉消背曲。虽复拄杖不能远行。时彼王仙有诸弟子。弟子欲往东西求觅饮食。取好软草安置笼里。用盛王仙悬树枝上。何以故。畏诸虫兽来触王仙。时诸弟子乞食去后。有一猎师游行山野。遥见王仙谓是白鸟。遂即射之。时彼王仙既被射已。有两滴血出堕于地。即便命终。彼诸弟子乞食来还。见彼王仙被射命终。复见有血两滴在地。即下彼笼将王置地。集聚柴木焚烧王尸。收骨为塔。复将种种杂妙香华供养彼塔。尊重赞叹承事毕了。尔时彼地有两滴血。即便生出二甘蔗芽。渐渐高大。至时甘蔗熟日炙开剖。其一茎蔗出一童子。更一茎蔗出一童女。端正可喜世无有双。时诸弟子心念。王仙在世之时不生儿子。今此两童是王仙种。养护看视报诸臣知。时诸大臣召唤解相大婆罗门。教令占相。并遣作名。彼相师言。此童子者既是日炙熟甘蔗开而出生故。一名善生。又其从甘蔗出故。第二复名甘蔗生。又以日炙甘蔗出故。亦名日种。彼女因缘一种无异。故名善贤。复名水波。时彼诸臣取甘蔗种所生童子。小年时即灌其顶立以为王。其贤善女。至年长大堪能伏事。即拜为王第一之妃。

求婚部第四

如菩萨本行经云。时迦毘罗城不远。复有一城。名曰天臂。彼天臂城。有一释种豪贵长者。名为善觉。大富多财积诸珍宝。资产丰饶具足威德。称意自然无所乏少。舍宅犹如毘沙门王宫殿无异。彼释长者生于八女。一名为意。二名无比意。三名大意。四名无边意。五名发意。六名黑牛。七名瘦牛。八名摩诃波阁波提(隋言大慧亦云梵天)而此梵天于诸女中年最幼小。初生之日。为诸能相婆罗门师。观占其体云。此女嫁若生儿者。必当得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自然千子具足。乃至不用鞭杖治民。时善觉女年渐长成堪欲行嫁。白净王。闻自国境内。有一释氏甚大豪富。生于八女端正少双。乃至相师占观其女当生贵子。时净饭王闻是语已。作如是言。我今当索是女作妃。令我甘蔗转输圣王苗裔不绝(此是律家作如是说。又言。大慧是菩萨母者。此依阿波陀那经文。又言。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阿波陀那经说。检诸经文。此义是实)时净饭王。即遣使人往诣善觉大长者家。求索大慧为我作妃。波阁波提(隋云生活本)。

尔时善觉语彼使言。善使仁者。为我咨启大王言。我有八女。一名为意。乃至第八名为大慧。何故大王求最小者。大王且可待。我处分七女竟已。当与小女大慧作妃。时净饭王。复更遣使语长者言。我今不待汝一一嫁七女讫。然后取于大慧作妃。汝八头女。我尽皆取。时善觉释报大王言。若如是者依大王命。随意将去。时净饭王。即遣使人一时迎取八女向宫至于宫已。即纳二女自用为妃。其二女者。第一名为意。第八名大慧者。自余六女分与三弟。一人与二。并妻为妃。时净饭王。纳意姊妹内于宫中。纵情嬉戏欢娱受乐。依诸王法治化四方。又菩萨本行经云。时甘蔗王。有第二妃。绝妙端正生于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众。四名别成。其第一善贤妃。唯生一子。名为长寿。端正可喜世间少双。然其骨相不堪作王。时善贤妃如是思惟。甘蔗种王有此四子。炬面等辈兄弟群强。我今唯有此之一子。虽极端正而无有双。然其相分不堪为主。作何方便令我此子得绍王位。复作此念。是甘蔗王。今于我边。无量敬爱。深心染着。纵情荡意我今可穷极妇人庄饰之法。令王于我重生媿涵。若得如心。我于屏处。当乞求愿。思惟是已。如上所说。庄严自身。令极殊绝。至于王边。王见妃来生重爱敬。纵逸其心。见王生如是心已。二人眠卧。妃白王言。大王当知。我今从王乞求一愿。愿王与我。王言。大妃。随意不逆。从心所欲。我当与妃。时妃重质王言。若与我愿不得变悔。王言。一与妃愿后若悔者。当令我头破作七分。妃言。大

王。王之四子炬面等辈。愿摈出国。遣我生子长寿为王。时甘蔗即语妃言。我此四子无有过失。国境之内有何罪祥不听其住。妃又白言。王已先立誓。我若悔者头破七分。王告妃言。我如前言与妃所愿。时甘蔗王过此夜后至明清旦。集聚四子而告勅言。汝四童子。今可出去我治化内。不得居住远向他国。时四童子胡跪合掌白父王言。大王当知。我等四人无有罪恶。无诸过咎。云何父王忽然摈我出于国界。王勅子言。我知汝等实无过失。此非我意驱摈于汝。此善贤大妃之意。彼妃乞愿。我不违彼。令汝出国。时四王子所生之母。各求乞随儿去。王报诸妃。随汝意去。时妃眷属及诸臣百姓等。各白王言。今遣此四子令出国者。我等诸臣亦求随去。王言。任意。时甘蔗王勅诸王子。从今已去。若欲婚姻不得余处取他外族。还于自家姓内。而莫令甘蔗种姓断绝。彼诸王子。受父王教已。各各自将所生之母并及眷属资财诸驮乘等。即向北方。到雪山下经少时住。有一大河名婆耆罗洿。渡于彼河上雪山顶游涉久停。见川宽平无诸坑坎[序-予+阜]阜。唯生软细青草。清静可爱。树林华菓蔚茂敷荣。王子见已。共相谓言。可于此间造城治化。

尔时王子既安住已。忆父王语。于自姓中求觅婚姻。不能得妇。各纳姨母及其姊妹。共为夫妻依于妇礼。一随王教。二恐释种杂乱相生。

尔时日种甘蔗之王召一国师大婆罗门来语之言。大婆罗门。我四王子今在何处。国师答言。大王当知。王之四子已各出国向于北方。乃至已生端正男女。时甘蔗王为自所爱诸王子故。心思欲见。意情欢喜。而发是言。彼诸王子能立国计。大好治化。彼等王子。是故立姓称为释迦。以释迦住大树蓊蔚枝条之阴。是故名为奢夷耆(及夷反)耶。以其本于迦毘罗仙处所。住故因城立名。故名迦毘罗婆苏都。时甘蔗王三子。没后唯一子在。名尼拘罗(隋言别成)长阿含经云。住直树林。又号释林。因林为姓。又父王闻四子端正。曰此真释子也。

◎

◎降胎部第四(此别六部)

- 述意部
- 现衰部
- 观机部
- 呈祥部

- 降胎部
- 奖导部

述意部第一

夫诚心内感则至觉如在。形力外殫则法身咫尺。是以能仁本师随缘讫机。愍焰宅之既焚。伤欲流之永雾。托白净之宫。降摩耶之胎。启黄金之色。破无明之闇。居兹三惑。示画篋之非真。出彼四门。惊浮云之易灭也。

现衰部第二

如因果经云。尔时善慧菩萨功行满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补处。近一切种智。生兜率天名圣善。为诸天主说于一生补处之行。亦于十方国土现种种身。为诸众生随宜说法。期运将至当下作佛。即观五事。一者观诸众生熟与未熟。二者观时至与未至。三者观诸国土何国处中。四者观诸种族何族贵盛。五者观过去因缘谁最真正应为父母。观此五已即下生者。不能广利诸天人众。仍于天宫现五种相。令诸天子皆悉觉知菩萨期运应下作佛。一者菩萨眼见瞬动。二者头上华萎。三者衣受尘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坐。诸天众见菩萨有此异相。心大惊怖。身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谓言。菩萨不久舍于我等。尔时菩萨又现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动。须弥海水诸天宫殿皆悉震摇。三者诸魔宫宅隐蔽不现。四者日月星辰无复光明。五者天下八部皆悉震动不能自禁。是诸天见菩萨身已有五相。又覩外五现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萨所。头面礼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见此诸相。举身震动不能自安。愿为我释此因缘耶。便答天言。善男子。当知诸行皆悉无常。我今不久舍此天宫生阎浮提。于时诸天闻此语已。悲号涕泣心大忧恼。举体血现迷闷于地。深叹无常。尔时有天子。即说偈言。

菩萨在于此	开我等法眼
今者远我去	如盲离导师
又如欲度水	忽然失桥船
亦似纓孤儿	丧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归依处
方漂生死流	了无有出缘
我等于长夜	为痴箭所射
既失大医王	谁当救我者

滯卧无明床 长没爱欲海
永断尊者训 未见超出期

尔时菩萨以偈答曰。

我于此不久 当下阎浮提
迦毘罗施国 白净王宫生
辞父母亲属 舍转轮王位
出家行学道 成一切种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烦恼海
关塞恶趣门 净开八正路
广利诸天人 其数不可量
以是因缘故 不应生忧恼

又智度论问。菩萨何以生兜率天上。不在上生不在下生。是大福德应自在生。

答曰。有人言。作业熟故应是中生。又下生地中结使厚浊。上地中结使猛利。兜率天上不厚不利。智慧安隐故。又佛出世时不欲过。故若于下地生命短寿终。时佛未出世。若于上地生命长寿未尽。复过佛出时故。兜率天于六天及梵之中。上三下三。于彼天下必生中国。中夜降神。中夜出迦毘罗国行中道。得菩提中道。为人说法。中夜入无余涅槃。以好中法故。中天上生。

观机部第三

如菩萨降胎。以四种观人间。一观时。二观土地。三观种姓。四观生处。初观时者。时有八种。佛出后第一人寿八万四千岁时。乃至第八人寿一百余岁。菩萨如是念。人寿百岁佛出时到。是名观时。第二观土地者。诸佛常在中国生。多丰财宝其土清静。第三观种姓者。佛生二种姓中。若刹利。若婆罗门。刹利种势力大故。婆罗门种智慧大故。随时所贵佛于中生。第四观生处者。何等母人能怀那罗延力菩萨。亦能自护净戒。如是观竟。唯中国迦毘罗净饭王。后能怀菩萨。如是思已。于兜率天下不失正慧入于母胎。又佛本行经云。尔时兜率天众之中。有一天子。名曰金团。往昔已来。数曾下到阎浮地。补处菩萨。名曰护明。护明知已告金团言。金团天子。汝数下至阎浮提中。汝应知彼城邑聚落诸王种族。一生菩萨当生何家。金团天子报言。尊

者。我甚知之。尊者善听。我今当说。护明言善。金团言。此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菩提道场处所。在彼阎浮摩伽陀国境界之内。是昔诸佛成菩提处。如是展转遍历天下。诸国王处皆不称菩萨意。金团天子复作是言。我于阎浮提一切诸国处处聚落处处诸王处处城邑处处刹利。各住诸城。而是刹利造种种业。我为尊者经历已来。生于无量疲极苦恼。心迷意乱更不复能观看余处。唯有一刹利。元本以来从于大众平量安立。世世转轮圣王之种。乃至甘蔗苗裔已来。子孙相承在彼迦毘罗婆苏都。释种所生。其王名为师子颊王。其子名为输头檀王。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有大名称。尊者。堪为彼王作子。护明菩萨报金团言。善哉善哉。金团天子。汝善观察诸王家种。我亦念在于此家生。我今深心如汝所说。金团当知。我定往生彼家作子。金团往昔一生补处菩萨所托家者。有六十种功德具足满于彼家。何等六十。

彼家本来清净好种(一)

一切诸圣常观彼家(二)

彼家不行一切恶事(三)

彼家所生悉皆清净(四)

彼家种姓真正无杂(五)

彼家系嗣嫡嫡相承无有断绝(六)

彼家昔来不断王种(七)

彼家所生一切诸王。皆是往昔深种善根(八)

生彼家者。常为诸圣之所赞叹(九)

彼家生者具大威德(十)

彼家多有端正妇女(十一)

彼家多有智慧男儿(十二)

彼家所生心性调顺(十三)

彼家所生无有戏调(十四)
彼家生者无所可畏(十五)
彼家生者不曾怯弱(十六)
彼家生者聪明多智(十七)
彼家生者多解工巧(十八)
彼家生者皆无过罪(十九)
彼家所生不与世间工巧杂合。亦不贪财以为活命(二十)
彼家所生常好朋友(二十一)
彼家所生不以杀害诸虫诸兽以自活命(二十二)
彼家种姓常知恩义(二十三)
彼家种族能修苦行(二十四)
彼家所生不随他转(二十五)
彼家所生不曾怀恨(二十六)
彼家所生不结痴心(二十七)
彼家生者不以怖畏随顺于他(二十八)
彼家生者畏杀害他(二十九)
彼家生者无有罪患(三十)
彼家生者乞食得多(三十一)
至彼家者无空发遣(三十二)
彼家刚强难可降伏(三十三)

彼家法则常出礼律(三十四)
彼家常乐布施众生(三十五)
彼家建立因果勤劬(三十六)
彼家所生世间勇健(三十七)
彼家生常供养一切诸仙诸圣(三十八)
彼家生常供养神灵(三十九)
彼家生常供养诸天(四十)
彼家生常供养丈夫(四十一)
彼家历世无有怨讎(四十二)
彼家名声威振十方(四十三)
彼家一切诸宗为最(四十四)
彼家生者上世已来悉是圣种(四十五)
彼家生者于圣种中最为第一(四十六)
彼家生者。位是转轮圣王之种(四十七)
彼家生者。是大威德人之种性(四十八)
彼家生者。多有无量眷属围绕(四十九)
彼家生者。所有眷属不可破坏(五十)
彼家生者。所有眷属胜一切人(五十一)
彼家生者悉孝养母(五十二)
彼家生者皆孝顺父(五十三)

彼家生者。悉皆供养一切沙门(五十四)

彼家生者。悉皆供养诸婆罗门(五十五)

彼家生者。丰饶五谷仓库盈溢(五十六)

彼家生者。多有金银碎璩玛瑙一切资财无所乏少(五十七)

彼家生者。多畜奴婢象马牛羊一切具足(五十八)

彼家生者不曾事他(五十九)

彼家生者。如是一切众事具足。于世间中无所乏少(六十)

佛告金团天子。凡是一生补处菩萨处于母胎。彼母若有三十二种相具足者。乃能堪受菩萨在胎。何等为三十二事。一彼母人正德而生。二彼母人肢体具足。三彼母人德行无缺。四彼母人所生得处。五彼母人为行庶几。六彼母人种类清净。七彼母人端正无比。八彼母人名字得称。九彼母人身体形容上下相称。十彼母人未曾产生。十一彼母有大功德。十二彼母常念乐事。十三彼母心常随顺一切善事。十四彼母无有邪心。十五彼母身口及心自然调伏。十六彼母心口无所畏十七彼母多闻总持。十八彼母极女工巧。十九彼母心无谄曲。二十彼母心无谄诈。二十一者彼母人心无有瞋恚。二十二者彼母人心无有嫉妬。二十三者彼母人心无有慳吝。二十四者彼母人心无有急速。二十五者彼母人心难可回转。二十六者彼母人体有至德相。二十七者彼母人心能怀忍辱。二十八者彼母人心有惭有愧。二十九者彼母人得薄淫怒痴。三十者彼母人行无女家过。三十一者彼母人行孝顺向夫。三十二者彼母人出生一切诸德。一切诸行皆悉具足。如是母人乃能堪受一生补处后身菩萨。欲入母胎之时。取鬼宿日。然后乃入于母胎中。其受一生补处菩萨母胎已前。其母必须受八关斋。然后菩萨入于彼胎。护明菩萨复作是言。我受有不为世间一切钱财五欲快乐。故下人间受此一生。唯欲安乐诸众生故。哀愍苦恼诸众生故。

呈祥部第四

依佛本行经云。尔时护明菩萨冬分过已。至于最胜春初之时。一切树木诸华开敷。天气澄清温凉调适百草新出。滑泽和柔滋茂光鲜遍满于地。正取鬼宿星合之时。为彼诸天说于法要悉令欢喜。时净居天告彼一切诸天大众言。汝

等今见护明菩萨欲下生时莫生忧恼。何以故。彼下生时。必定当得成阿耨菩提。成已还来至此天宫。为汝说法犹如往昔毘婆尸佛乃至迦叶佛等。皆从此去还来到此。为汝说法如前无异。

尔时菩萨于夜下生。当欲降神入胎时。彼摩耶当其夜。白净饭王言。大王当知。我从今夜欲受八禁清净斋戒。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淫婬。不妄语。不饮酒。不两舌。不恶口。不无义语。又愿不贪欲。不瞋恚。不愚痴。不生邪见。我当正见。诸众生等禁戒斋法。我当受持。我今系念恒常勤行。于诸众生当起慈心。时净饭王即报夫人言。心所爱乐随意而行。我今亦舍国王之位随汝所行。而有偈言。

王见菩萨母 从坐恭敬起
如母如姊妹 心不行欲想

菩萨正念从兜率下。托净饭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肋住已。是时大妃于睡眠中。梦见有一六牙白象。其头朱色。七肢拄地以金装牙。乘空而下入于右肋。夫人梦已。明旦即向净饭王言。大王当知。我于昨夜作如是梦。当入于我右肋之时。我受快乐昔所未有。从今日后我实不用世间快乐。此梦瑞相谁占梦师能为我解。时净饭王召一宫监内侍女人。而告之言。汝速疾来至外宣勅。语我国师大那摩子。令追唤八婆罗门大占梦师。彼使依王勅。已唤得八婆罗门。八婆罗门等闻王语已。善知诸相善占梦祥。即具咨王。大王善听。所梦瑞相我当具说。如我所见往昔诸仙诸天经于典籍所载。为说偈言。

若母人梦见 日天入右肋
彼母所生子 必作转轮王
若母人梦见 月天入右肋
彼母所生子 诸王中最胜
若母人梦见 白象入右肋
彼母所生子 三界无极尊
能利诸众生 怨亲悉平等
度脱千万众 越深烦恼海

尔时占梦婆罗门师白大王言。夫人所梦其相甚善。大王今者当自庆幸。夫人所产必生圣子。彼于后时必成佛道。名闻远至。时净饭王闻诸占师说此偈已。心大欢喜多以财施。时净饭王闻此相师占观妃梦。云是吉祥之瑞。占相

之后即于其国迦毘罗城四门之外。并衢道头街巷阡陌有人行处。安大无遮义会之施。所须饮食财宝宅舍畜生皆悉与之。又阿私陀是五通仙人。闻菩萨从兜率陀天正念下至净饭王宫夫人右肋。入于胎时放大光明。遍照人天一切世界。后此大地具足六种十八相动。时阿私陀见未曾有事。心大惊怖毛孔悉竖。今有何缘。此大地动。有何果报。时彼仙人少时思惟然后而住。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不能自胜。作是唱言。希有大圣不可思议。世间当出大富伽罗。又菩萨初从兜率下时。入母右肋受胎讫已。时有一天。名曰速往。至诸地狱大声唱言。汝诸人辈一切当知。菩萨今从兜率天下入于母胎。是故汝等速发誓愿愿生人间。地狱众生闻此语已。所有众生往昔已来。曾种善根复造杂业。以恶强故堕于地狱。彼等各各面相覩见厌离地狱。复得光明身心安乐。复得闻于速往世间诸天之声。舍地狱身即生人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诸众生等。往昔已来种善根者。皆来于此迦毘罗城四面托生。

降胎部第五

如涅槃经云。菩萨下时。欲色界诸天悉来侍送。发大音声赞叹菩萨。以口气风故令地动。又念佛三昧经云。菩萨欲降母胎时。三千大千世界悉皆六种震动。又因果经云。尔时菩萨欲降母胎。即乘六牙白象发兜率宫。无量诸天作诸妓乐。烧众名香散天妙华。随菩萨满虚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于时摩耶夫人于眠寐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从右肋入。身现于外如处琉璃。夫人体安快乐如服甘露。顾见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欢喜踊跃无量。见此相已然而觉。生希有心。即以此状具告白净王知。尔时白净王见此瑞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召善相婆罗门占之。知菩萨处胎出已成佛。功德利益不可具说。尔时兜率天众念言。菩萨已生白净王宫。我等亦当下生人间。菩萨成佛我得在先为其眷属听法。作此念已便即下生。其数有九十九亿诸天下生人间。又从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及色界天王。与其眷属亦皆下生不可称计。菩萨在母胎行住坐卧无所妨碍。不令母有诸苦患事。菩萨至晨朝于母胎中。为色界诸天说种种法。至日中时为欲界诸天说法。于日晡时为诸鬼神说法。于夜三时亦复如是(依普曜经云菩萨在母胎十月开化训诲三十六载诸天人民使立声闻及诸大乘行也)华严经云。菩萨于母胎中。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普见菩萨于胎中如明镜中见其面像。

奖导部第六

如菩萨处胎经云。佛告喜见菩萨曰。汝欲知过去诸佛灭不灭刹土不耶。当知我过去身。其数不可称不可量。即以神足入湿生界众相具足。与无数阿僧祇。为湿识众生说法。令湿识随意所愿各得解脱。入化卵等生。随意所愿各得解脱亦复如前。复以神足现当来世界入四生中。各得解脱亦复如前。如我今日在母胎中。与诸十方神通菩萨。说不退转难有之法。亦以神通入天四生。入地狱四生饿鬼四生畜生四生。于星中。胎化二生尽漏得疾。湿卵二生尽漏稍迟。化生胎生是利根人。湿卵是钝根人。又佛告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今与汝一一分别大士难有之行。阿难白佛言。愿乐欲闻。佛告阿难。去此东南方一亿一万一千六十二恒河沙刹。彼有世界。名曰思乐。佛名香焰如来。于彼现般涅槃。而来至忉利天宫。经历无数阿僧祇劫三十六返作大梵天王。三十六返作帝释身。三十六返作转轮王。所度众生。无堕二乘及诸恶趣。何以故皆是诸佛神智所感。佛告阿难。如来有胎分耶。无胎分耶。阿难白佛言。如来之身无有胎分也。佛告阿难。若如来无胎分者。云何如来十月处胎教化说法耶。阿难白佛言。如来有胎分者。此亦处寂。无胎分者。亦复处寂。

尔时世尊。即以神足现母摩耶身中。坐卧经行敷大高座。纵广八千由旬。金银梯榼天缯天盖悬处虚空。作唱娱乐不可称计。复以神足东方去此娑诃世界万八千土。菩萨大士皆来云集。南西北方四维亦尔。复有下方六十二亿刹土。诸神通菩萨亦来大会。上方七十二亿空界。菩萨亦来云集入胎中。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世尊曰。此诸菩萨大士云集。欲听世尊不思議法。如是三昧亿千那由他。如今如来入何三昧。居于胎舍。与诸大士说不思議法。佛告文殊。汝今观察一住二住乃至十住一生补处诸方菩萨。各当其位勿相杂错。今此大众清静无杂。寄生枝叶亦无秽恶。今此座上无有一人杂秽恶者有退转者。所以者何。是利根不处生死。

又问弥勒。心有所念几念几相识耶。弥勒言。举手弹指之顷。三十二亿百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识。识念极微细不可执持。佛之威神入彼微识。皆令得度此识教化非无识也。

◎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出胎部第五(此别八部)

- 述意部
- 迎后部
- 感瑞部
- 诞孕部
- 招福部
- 降邪部
- 同应部
- 校量部

述意部第一

敬思定光授记逆号能仁。玄符合契。故托化释种。萌兆于未形之前。迹孚于已生之后。照炳人天联绵旷劫。其为源也。邃乎胜矣。所以坤形六动方行七步。五净雨华九龙洒水。神瑞毕臻吉征总萃。观诸百代曾未之有。然后孕异尧轩产殊禹偃。至如黑帝入梦之兆。白光满室之征。徒曰嘉祥。讵可拟议。身边则光色一丈。眉间则白毫五尺。开万字于胸前。蹶千轮于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龙颜虎鼻八彩双瞳方我妙色较其升降者也。

迎后部第二

如佛本行经云。尔时菩萨圣母摩耶怀孕菩萨。将满十月垂欲生时。时彼摩耶大夫人父善觉长者。即遣使人。诣迦毘罗净饭王所。又云。夫人父名善智。奏大王言。如我所知。我女摩耶王夫人。怀藏圣胎威德既大。若彼产出。我女命短。不久必终。我意欲迎我女摩耶。还我安止住于岚毘尼中。共相娱乐尽父子情。唯愿大王莫生留难。乞垂哀愍遣放女来。我家产讫即遣送还。时净饭王闻善觉使作是言已。即勅有司。其迦毘罗城及提婆陀河。两间之中平治道路。具办幡华种种音乐。仆从人物不可称计。送妃至家(自外云云)。

感瑞部第三

如普曜经云。太子满十月。已临产之时。先现瑞应三十有二。一后园树木自然生菓。二陆地生青莲华大如车轮。三陆地枯树皆生华叶。四天神牵七宝交露车至。五地中二万宝藏自然发出。六名香好熏遍布远近。七雪山中出五百白师子。罗住城门。无所娆害。八五百白象子罗住殿前。九天为四面雨细泽香洁。十其王宫中。自然泉水。百味饮食。给诸虚渴。十一诸龙玉女在虚空中。现半身住。十二天万玉女执孔雀拂现宫墙上。十三诸天玉女持万金瓶盛甘露住虚空中。十四天万玉女手执万瓶。皆盛香水。行住虚空。十五天万玉女手执幢盖而住侍焉。十六诸天玉女罗列而住。鼓百千乐。在于虚空自然相和。十七四渎江河清澄不流。十八日月宫殿停住不进。十九沸宿下侍诸星卫从。二十交露宝帐普覆王宫。二十一明月神珠悬于殿堂光明晃昱。二十二宫中灯火为不复明。二十三篋笥衣被被在箴架。二十四奇珍瓔珞一切宝藏自然为现。二十五毒虫隐藏吉鸟祥鸣。二十六地狱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七地为大动丘墟皆平。二十八四衢街巷平正散华。二十九诸深坑堑悉皆为平。三十渔猎怨恶一时慈心。三十一境内孕妇产者悉男。聋盲瘖哑癰残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一切树神半身出现低首礼侍。是为三十二瑞。当此之时疆场左右。莫不雅奇叹未曾有。

诞孕部第四

如因果经云。菩萨处胎垂满十月。身诸支节及以相好皆悉具足。夫人忆入园游观。王勅后宫端正嫒女。凡有八万四千。以用侍摩耶夫人。又择取八万四千端正童女。赍持香华往蓝毘尼园。王又勅诸群臣百官夫人皆悉徒从。于是夫人即升宝舆。与诸官属及嫒女。前后道从往蓝毘尼园。尔时复有天龙八部。亦皆随从充满虚空。十月满足于四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后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华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肋而出。菩萨处胎经云。佛告弥勒。当知汝复受记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于此树王下成无上正等觉。我以右肋生。汝弥勒从顶生。如我寿百岁。弥勒寿八万四千岁。我国土土。汝国土金。我国土苦。汝国土乐。

又依菩萨本行经云。尔时菩萨见母立地以手攀树枝时。在胎正念从座而起。自余一切诸众生母欲生子时。身体遍痛受大苦恼。数坐数起不能自安。其菩萨母熙怡坦然身受大乐。是时摩耶夫人立地。以手执波罗叉树枝讫。即生菩

萨。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表如来得成于佛已。无疲劳倦。能拔一切烦恼诸根。割断一切诸烦恼结。犹如截于多罗树头毕竟不生。无相无形无后生法。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又复一切诸众生等生苦逼故。在于胎内。处处移动。菩萨不然。从右肋入还住右肋。在于胎内不曾移动。及欲出时从右肋生。不为众苦之所逼切。此是菩萨未曾有事。表成佛已尽其后际。修行梵行永无有畏。常得快乐无复诸苦。

又菩萨初从母胎右肋正念生时。放大光明悉皆遍照。此是菩萨未曾有事。表成佛已。裂破无明黑暗之网。能出明净大智慧光。又菩萨初从右肋出已正心忆念。时菩萨母身体安常。不伤不损无疮无痛。菩萨母身如本无异。此是菩萨未曾有法。表成佛已行于梵行。不缺不减具足不少。

又菩萨初从母胎出时。无苦无恼安庠而起。一切诸秽不能污染。不同众生。譬如如意琉璃之宝用于迦尸迦衣裹时。各不相染。此是菩萨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在于世间。住于世间世希有法。世间秽浊不污不染。

又菩萨初从母胎出时。时天帝释将天细妙憍尸迦衣裹于自手。于先承接擎菩萨身。此是菩萨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创为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于先劝请如来说法。

又菩萨初从右肋生时。四大天王抱持菩萨。将向母前示其母言。世大夫人今可欢喜。夫人生子既得人身。诸天犹尚欢喜赞叹。况复于人。此是菩萨未曾有法。表成佛已无量四众皆向如来听受于法。依如来教不违不背。又菩萨生已立在于地。仰观于母右肋之时口作是言。我此身形从今日后不复更受。于母肋中不入胎卧。此是于我最末后身。我当作佛。此是菩萨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口作是言。我今生分一切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又涅槃经云。菩萨初生之时。于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陀鬼神大将。执持旛盖。振动无量无边世界。金色晃曜弥满虚空。难陀龙王及跋难陀。以神通力浴菩萨身。诸天形像承迎礼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舍欲如弃涕唾。不为世乐之所迷惑。出家修道乐于闲寂。为破邪见六年苦行。于诸众生平等无二。心常在定初无散乱。相好严丽庄饰其身。所游之处丘墟皆

平。衣服离身四寸不堕。行时直视不顾左右。所食之物物无完过。坐起之处草不动乱。为调众生故往说法。心无僇慢。

招福部第五

如因果经云。太子生时。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华。大如车轮。菩萨即便堕莲华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大善权经云。行七步者为应七觉意也)举其右手而师子吼云。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说是语已。时四天王即以天辇接太子身置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普曜经云。诸天释梵雨杂名香。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萨。瑞应本起经云。梵释下侍。四天大王接菩萨身置金机上。修行本起经云。龙王兄弟。左雨温水。右雨冷水。释梵天衣裹菩萨身也)身黄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维罗卫国。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便有百万亿日月四百万亿天下。三千者略举其要故知华戎之判。非易而详。海内经云。身毒之国是轩辕氏居之。郭氏注云。天竺国也。以此而言天地中央未为其滥。后汉书云。以葱岭之外。称为九夷。语其壮丽胜于中国。吴越春秋云。季子入周见章甫之服三代之乐。云吴蛮夷之国岂有此乎虽此而辨未必即地为政故当随其时代改张。不可同于中天始末常定也)又智度论问曰。何故佛作金色。答曰。若铁在金边则不现。今现在金比佛在时金则不现。佛在时金比阎浮那金则不现。阎浮那金比大海中转轮圣王道中金沙则不现。金沙比金山则不现。金山比须弥山金则不现须弥山金比三十三诸天璎珞金则不现。三十三天璎珞金比焰摩天金则不现。焰摩天金比兜率陀天金则不现。兜率陀天金比化自在天金则不现。化自在天金比他化自在天金则不现。他化自在天金比菩萨身色则不现。如是妙色。是名金色相。又瑞应经云。太子初生之时。天龙八部示于虚空。作天伎乐歌呗赞颂。烧香散华。雨众天衣璎珞缤纷不可称数。又于树下忽生四井八功德水。瑞应有三十四相。不可具说(略同前三十二相中说)。

降邪部第六

如瑞应经云。太子初生之时。是时大王即严四兵。共诸臣等入园。见太子奇瑞如是。一喜一惧。合掌礼诸天神。前抱太子置于七宝象舆之上。与诸群臣嫖女。诸天作伎随从入城。王未识三宝。即将太子往诣天寺。太子即入。梵天形像皆从坐起礼太子足。而语王言。大王当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虚空

天神皆悉礼敬。大王岂不见如是相耶。云何而令来此礼我。白净王及诸大臣等。叹未曾有。即将太子出于天寺还入后宫。普曜经云。太子至寺说偈言。

初生动三千	释梵须伦神
日月息天王	来稽头面礼
何有天过是	将吾到其所
超天天中天	天无比况胜
随俗来现此	现瑞人欢喜
若干种奉养	过圣天中天

于是天王释梵四王各舍本位。寻时来下。五体投地礼菩萨足。诸天人民百千之众默然叹咤。称扬洪音叹未曾有。欢喜踊跃。天地大动。天雨众华。百千伎乐不鼓自鸣。诸天形像。现其本身。礼菩萨足。则在前往。于是颂曰。

须弥比芥子	过天龙王变
日月礼劳耶	慧德岂礼敬
三千界自归	芥子比须弥
牛迹比大海	上尊逾日月
若能礼其尊	功福不可计
各各得安隐	德丰无量

同应部第七

如瑞应经云。当尔之时诸释种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行本起经云。国中八万四千长者生子悉男。八万四千厩马生驹。其一特异。毛色纯白鬃[马*耆]贯珠。故名为蹇特。奴名阐特。

又瑞应本起经云。奴名车匿。马名捷陟。时王厩中象生白子马生白驹。牛羊亦生五色羔犊。如是等类数各五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苍头(普曜经云。五千青衣各生力士)尔时宫中五百伏藏自然发出。有诸商人从海采宝而还。各赍奇珍奉贡上王。诸瑞吉祥。当名太子为悉达。尔时八王子亦于白净王同生太子。各怀欢喜共制好名。又佛本行经云。迦维罗阅国有八城。合有九百万户。调达以四月七日生。佛以四月八日生佛弟难陀以四月九日生。阿难以四月十日生。调达身长一丈五尺四寸。佛身长一丈六尺。难陀身长一丈五尺四寸。阿难身长一丈五尺三寸。其贵姓舍夷长一丈四尺。其余国种皆长一丈三尺。菩

萨外家去城八百里。姓瞿昙氏。作小王主百万户。名一亿王。菩萨妇家姓瞿昙氏。舍夷长者名水光。其妇母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边。生女之时。日将欲没。余明照其家室内皆明。因字之为瞿夷。晋言明女。瞿夷者是太子第一夫人。其父名水光长者。太子第二夫人生罗云者名那维檀。其父名移施长者。太子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释长者。以有三妇故。太子父王为立三时殿。殿有二万嫒女。三殿凡有六万嫒女。以太子当作遮迦越王故。置有六万嫒女。

校量部第八

如瑜伽论云。四种入胎。一正知而入不正知住出。二正知入住不正知而出。三俱能正知。四俱不正知。初谓轮王。二谓独觉。三谓菩萨。四谓所余有情。宝性论偈云。

从天退入胎	现生有父母
在家示婴儿	习学诸伎艺
戏乐及游行	出家行苦行
现就外道学	降伏于天魔
成佛转法轮	示道入涅槃
诸薄福众生	不能见如来

瑞应经云。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生。又佛行赞云。于三月八日菩萨从右肋生。过去现在因果经云。二月八日夫人往毘蓝尼园。见无忧华。举右手摘。从右肋出。今谓世代既遥译人前后。直就经文难可论辩。考求外典。如似可见。春秋云。鲁庄公七年即庄王十一年。四月辛亥。恒星不现。星殒如雨。检内外以四月为正也。

◎

◎侍养部第六(此别三部)

- 述意部
- 养育部
- 善征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妙寂通圆智湛照。道绝于形秽之封。理毕于生灭之境。形识久绝。岂实诞于王宫。生灭已毕。宁假设于侍卫。但大圣应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现。无幽不瞩。机化万途受说非一。或假安禅悟道。或藉慧解开襟。或示婴孩扶持。或现乳哺资养。缘悟多种不可一例。此是诱物之能。济俗之术也。

养育部第二

依佛本行经云。尔时太子既诞生适满七日。其太子母摩耶夫人遂便命终。或有师言。摩耶夫人寿命算数唯在七日。是故命终。虽然但往昔常有是法。其菩萨生满七日已。而菩萨母皆取命终。何以故。以诸菩萨幼年出家。母见是事其心碎裂即便命终。又萨婆多师云母见生子身体端正希奇之事。欢喜不胜即便命终。命终之后。即便往生忉利天上。时净饭王见夫人命终之后。即便唤召释种皆令云集。而告之言。汝等眷属并是国亲。今是童子婴孩失母。乳哺之寄将付嘱谁。教令养育使得存活。谁能怜愍爱如己生。时有五百释种新妇。彼等新妇各各唱言。我能养育。我能瞻看。时释种族语彼妇言。汝等一切年少盛壮意耽色欲。不能依时养育依法慈怜。唯此摩诃波阁波提亲。是童子真正姨母。是故堪能将息养育童子之身。时净饭王即将太子。付嘱姨母。而告之言。善来夫人。如是童子应当养育。善须护持。应令增长。依时澡浴。又别拣取三十二女令助养育。以八女人拟抱太子。以八女人洗浴太子。以八女人令乳太子。以八女人令其戏弄。是时摩诃波阁波提白净饭王言。谨依王勅。不敢乖违。

善征部第三

又佛本行经云。从太子出生已来。净饭王家日日增长。一切财利金银珍宝。二足四足无所乏少。而说偈言。

五谷及财宝	金银诸衣服
或造或不造	自然得充足
童子及慈母	奶酪酥常丰
慈母少乳者	悉皆得盈溢

时净饭王所有怨讎。自然皆悉生平等心已。渐生亲厚同一心意。风雨随时无诸灾雹。亦无扰乱。少种多收。一切人民如法而行。种种布施作诸功德。人

无枉横皆并欢喜。犹如天上无有差殊。以太子威德力故。如是诸事莫不成就。如偈所说。

人世顺尊教	不慳亦不惜
无不如法行	慈心不起杀
饥渴既得解	饮食皆充足
一切悉欢喜	并受如天乐

又普曜经云。菩萨生已七日。其母命终受忉利天上福相。适升彼天。五万梵天各执宝瓶。二万梵魔妻手执宝缕侍菩萨母。又瑞应本起经云。菩萨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礼。故因其将终而从之生。又大善权经云。生后七日其母薨。福应升天非菩萨咎。又因果经云。太子姨母摩诃波阁波提。乳养太子如母无异。

占相部第七(此别八重)

- 述意部
- 勅占部
- 呈恭部
- 现相部
- 业因部
- 同异部
- 校量部
- 百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圣无方随缘显晦。澄神虚照。应机如响。所谓寂灭不动感而遂通。于是降神兜率之宫。垂像迦毘之域。家世则轮王递袭。门望则圣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于洛邑。国朝八万。有逾于稽岭。宗亲藉甚孰可详焉。纵吕工之相高帝。世谓知人。若譬私陀之视吾师。未可同日。较其优劣升沈有异也。

勅占部第二

如瑞应经云。尔时白净王令访得五百聪明相师令占太子。相师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间之眼。犹如真金有诸相好极为明净。若当出家成一切种智。若在家

者为转轮圣王。领四天下。第一之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于香山。彼能为王断于疑惑。时王心自思惟。香山途路峻绝非人能到。当以何方请来至此。王作念时。阿私陀仙遥知其意。腾空而来为王相之。王见来已喜慰不可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礼仙人。时仙人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礼于我耶。时彼仙人即起合掌礼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曰。唯愿善相太子。仙人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胜。王及夫人见彼仙悲。举身颤怖生大忧恼。如大波浪动于小船。即问仙人。我子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答言。太子相好具足无有不祥。但恨我今年寿已百二十。不久命终生无想天。不覩佛兴不闻经法。故自悲耳。若有众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处久不明显。此人必为转轮圣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处又复明显。此人必成一切种智。我今观大王太子诸相皆得其所又极明显。是以决定知成正觉。仙人为王说此语已。辩别而退。

又佛本行经云。大王我今自慨年耆根熟衰朽老迈。当于尔时不得覩见。失此大利。是故我今悲惋自伤。非彼不吉。即为大王。而说偈言。

自恨我有大颠倒	不值此当得道时
空过一生无所闻	岂非是我失大利
我今年老根纯熟	死时将至不复赊
念此生分得遭逢	所以一喜一忧惧
大王释种方兴盛	诞此童子福德人
一切诸苦逼世间	此悉能令得安乐

呈恭部第三

依佛本行经云。是时摩耶诣童子所至已。持手抱童子头。令向仙人拟如礼拜仙人之足。是时童子威德力故。其身自转足向仙人。时净饭王更复共扶。回童子头令拜仙人。童子力故足还自转向彼仙人。时净饭王复回童子头向仙人。还复转足。如是至三。其阿私陀遥见童子。是时童子放常光明照触大地。童子威德端正可喜。色纯黄金头如宝盖。鼻直而圆修臂下垂肢节正等。无缺无减具足庄严。时阿私陀即从座起。白于王言。大王莫将童子圣头回向于我。何以故。彼头不合顶礼我足。我头应当顶礼彼足。复唱是言。希有希有。大人出世。最大希有。大人出世。我本从天所闻者。即此童子真实定

是。如彼不异。时阿私陀整理衣服。偏袒右肾右膝着地。申其两手抱持童子。安其顶上还复本座。本座坐已。还下童子置于膝上。

现相部第四

如佛本行经云。时净饭王复白仙言。大师。我意欲令我子常在。云何方便及今幼年勿使舍我。阿私陀仙复白王言。大王。我实不能专正决定说是方便令作障碍。时净饭王复语仙人。作如是言。大师善听。我今当作种种方便。设方便已。不令我子从今幼稚及到盛年。不听暂离舍我出家。阿私陀仙即问王言。大王。今者因何事故说如是语。时净饭王报彼仙人阿私陀言。尊师当知。如我国内所有相师皆语我言。若是童子在家当作转轮圣王。以是因缘我如是语。阿私陀仙复白王言。大王当知。彼等相师皆大妄语。何以故。如是胜相非是转轮圣王之相。今此童子有百善相八十随形。挺特殊好分明炳着皆悉具足。时净饭王问仙人言。大师。何等是八十随形好。时阿私陀具白王言(具说八十种好其文如经今依胜天王经说)故胜天王经。佛自说云。八十种好者。一无能见顶。二顶骨坚实。三额广平正四眉高而长形如初月紺琉璃色。五目广长。六鼻高圆直而孔不现。七耳厚广长垂轮成就。八身坚实如那罗延。九身分不可坏。十身节坚密。十一合身回顾犹如象王。十二身有光明。十三身调直。十四常少不老。十五身常润泽。十六身自将卫不待他人。十七身分满足。十八识满足。十九容仪具足。二十威德远震。二十一一切向不背他。二十二住处安隐不危动。二十三面门如量不大不长二十四面广而平。二十五面圆净如满月。二十六无顛顛容。二十七进止如象王。二十八容仪如师子王。二十九行步如鹅王。三十头如摩陀那菓。三十一身色光悦。三十二足趺厚。三十三爪如赤铜叶。三十四行时印文现地。三十五指文庄严。三十六指文明了不闇。三十七手文明直。三十八手文长。三十九手文不断。四十手足如意。四十一手足红白色如莲华。四十二孔门相具。四十三行步不减。四十四行步不过。四五行步安平。四十六脐深厚状如盘蛇团圆右转。四十七手色青红如孔雀项。四十八毛色润净。四十九身毛右靡。五十口出无上空身毛皆尔。五十一唇色赤润如频婆菓。五十二唇润相称。五十三舌形薄。五十四一切乐观。五十五随众生意和悦与语。五十六于一切处无非善言。五十七若见人先与语。五十八音声不高不下。随众生乐。五十九说法随众生语言。六十说法不着。六十一等观众生。六十二先观后作。六十三发一音答众声。六十四说法次第皆有因缘。六十五无有众生能见相尽。六十六观者无厌。六十七具足一切音声。六十八显现善色。六十九刚强之人见则调伏。恐怖者见即得

安隱。七十音声明淨。七十一身不傾動。七十二身分大。七十三身長。七十四身不染。七十五光遍身各一丈。七十六光照身而行。七十七身清淨。七十八光色潤澤猶如青珠。七十九手足滿。八十手足德字。依佛說寶女經云。於是寶女問世尊曰。如來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前世宿命行何功德。而致是相遍布于體。佛告寶女。吾往古世行無量德。合集眾行由得是相遍于身體。今粗舉要。如來之相足安平立。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堅固勸助而不退轉。未曾覆蔽他人功德故。

如來手足而有法輪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興設若干種種施故。如來至真指纖長好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別說經義。救護眾生令無患故。如來手足生網鞞理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未曾破壞他人眷屬故。如來手足柔軟微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而以慧施若干種衣細軟服故。如來而有七合充滿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廣設眾施供諸乏故。如來之膝至正無節[跳-兆+專]踢如鹿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奉受經典不違失故。如來之身其陰馬藏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謹慎己身遠色欲法故。如來之身頰車充滿猶如師子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廣修淨業修行備故。

如來至真常于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如來肢體具足成就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施以無畏安慰人故。

如來手臂長出于膝大人相者。乃往古世人有作事佐助勸故。

如來身淨而無瑕疵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奉行十善無厭足故。

如來腦戶充滿弘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其有病者施若干種藥瞻視療故。

如來師子出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殖眾德本具足備故。

如來具四十齒白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志性等仁于眾生故。

如來牙齒無有間疏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諫人爭鬪令和合故。

如來頰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則以微妙意可之物而施與故。

如來清白美好發眉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善自護己身口心故。

如來廣長舌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出言至誠護口之過故。

如来鬘鬘大人相者。以无量福供养究竟。心行仁和与众生愿使得覆盖故。

如来梵声哀恋之音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言语柔和与众人言护口节辞。无央数人闻其所语无不悦故。

如来瞳子如紺青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常以慈目察众人故。

如来之眼如月初生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无麤暴志心性和顺故。

如来眉间白毫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咨嗟歌诵闲居之德众行故。

如来顶上肉髻自然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奉敬贤圣礼尊长故。

如来肌体柔软妙好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心念合集法品藏故。

如来身形紫磨金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多施衣服卧具床故。

如来之体一一毛生大人相者。乃往古世离于集会众闹处故。

如来之毛上向右旋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尊敬于师受善友教稽首从故。

如来头发如紺青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愍伤群黎不以刀杖而加害故。

如来之身平正方圆无有阿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己身众生劝化安之令定意故。

如来之脊如大钩锁善有威曜巍巍之德大人相者。乃往古世为诸正觉兴立形像缮修坏寺。其离散者劝使和合。施无畏惧。其诤讼者化令相顺故。

汝欲知之。吾往世时行于无量不可计会众德之本故。如来宿世奉行如斯。乃能致此三十二大人之相也。

如第二十二梵声相中。依新婆沙论云。如来梵声相。谓佛于喉藏中有妙大种。能发悦意和雅梵音。如羯罗频迦鸟。乃发深远雷震之声。如帝释鼓。如是音声具八功德。一者深远。二者和雅。三者分明。四者悦耳。五者入心。六者发喜。七者易了。八者无厌。

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一甚深如雷。二清彻远闻闻者悦乐。三入心敬爱。四谛了易解。五听者欲闻无厌。菩萨亦有如是五种声从口中出。迦陵毘伽声相可爱如天鼓音深远。

又新婆沙论问。相是何义。答标帜义是相义。殊胜义是相义。祥瑞义是相义。问何故丈夫相唯三十二不增不减耶。胁尊者说曰。若增若减。俱亦生疑不违法相。说有三十二者。世间共许。是吉祥义。数不增减。若三十二相庄严佛身则于世间最胜无比。若当减者便力阙少。若更增者则为杂乱。皆非殊妙。故唯尔所三十二丈夫相也。

又智度论问。是三十二相三业之中何业种耶。答曰。是意业非身口业。是意业利故。又六识中是意识种非五识。以五识不能分别故。

问曰。是三十二相几时能成种。答曰。极迟百劫。极疾九十一劫。释迦牟尼菩萨九十一大劫行辨得三十二相。如经中言。过去久远有佛名弗沙。时有二菩萨。一名释迦牟尼。一名弥勒。弗沙佛欲观释迦牟尼菩萨心纯熟未。即观见之。知其心未纯熟。而诸弟子心皆纯熟。又弥勒菩萨心已纯熟。而弟子未纯熟。是时弗沙佛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众人之心难可疾治。如是思惟竟。弗沙佛欲使释迦菩萨疾得成佛。上雪山上入宝窟中入火禅定。是时释迦菩萨作外道仙人上山探药。见弗沙佛坐宝窟中入火禅定放大光明。见已心生欢喜信敬。翘一脚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观目未曾瞬。七日七夜。以一偈赞佛。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界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七日七夜谛观世尊目未曾瞬。超越九劫。于九十一劫中得阿耨菩提。释迦菩萨贵其心思不贵多言。若更以余偈赞佛心或散乱。是故七夜以一偈赞佛。

问曰。何故释迦菩萨心不纯熟而弟子纯熟。弥勒菩萨自心纯熟而弟子不纯耶。

答曰。释迦菩萨饶益众生心多自为身少故。弥勒菩萨多为己身少为众生故。

业因部第五

如得无垢女经云。佛言。菩萨成就四法得三十二丈夫相。何等为四。一把金散佛或散浮图。二常以香油涂如来塔。三种种华香伎乐布施。四眷属相随供养和上阿阇梨等。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把金散浮图	香油涂佛塔
施以华香乐	敬心供养师
行如是四法	得三十二相
端正甚奇妙	一切功德具

菩萨成就四法得八十种好。何等为四。一种种妙衣庄严法座。二供养他人不生倦。三于法师所不作鬪乱。四教诸众生修菩提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妙衣严法座	供养他不倦
教众生菩提	易得八十好
菩萨修行此	四种功德故
常于一切时	有胜相庄严

同异部第六

如新婆沙论。问八十随好为在何处。答在诸相间。随诸相转。庄严佛身令极妙好。问相与随好不相障夺耶。答不尔。相与随好更相显发。如林中华显发诸树。佛身如是相好庄严。又如金山众宝杂饰。

问菩萨所得三十二相。与轮王相有何差别。答菩萨所得四事胜。一炽盛。二分明。三圆满。四得处。复有五事胜。一得处。二极端严。三文像深。四随顺胜智。五随顺离染。

校量部第七

佛阿毘昙经云。以一千阿僧祇世界众生所有功德。成佛一毛孔。如是成佛一毛孔功德遍如来身毛孔功德成佛一好。如是成就八十种好功德。增为百倍。乃成如来身上一相所。成就三十二相功德。增为千倍。乃成如来额上一白毫相。以一千毫相功德。增为百倍。乃成如来一顶骨相。一切飞天所不能见顶。如是不思议清净功德聚成就佛身。是故如来于天人中最为尊胜。

百福部第八

依优婆塞戒经云。佛言。菩萨修一一相。以百福德而为围绕。修心五十具心五十。是则名为百种福德。善男子。一切世间所有福德。不及如来一毛功德。如来一切毛孔功德。不如一好功德。聚合八十种好功德不如一相功德。一切相功德不如白毫相功德。白毫相功德复不及无见顶相功德。是故如来成就具足无量功德。是三十二相。即是大悲之果报。

又新婆沙论。问如契经说。佛一一相百福庄严。何谓百福。答此中百思名为百福。何谓百思。谓如菩萨造作增长足善住相业时。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令净调柔。次起一思正牵引彼。后复起五十思令其圆满。譬如农夫先治畦陇次下种子后以粪水而覆溉之。彼亦如是。如足善住相业。有如是百思庄严。乃至顶上乌瑟膩。砂相业亦复如是。由此故说。佛一一相百福庄严。问何者五十思耶。答依十业道各有五思。谓依离杀业道有五思。一离杀思。二劝道思。三赞美思四随喜思。五回向思。谓回所修向善菩提故。乃至正见亦尔。是名五十思。有说。依十业道各起下中上上胜上极五品善思。如杂修静虑。有说。依十业道各起五思。一加行净。二根本净。三后起净。四非寻所害。五念摄受。有说。缘佛一相起五十刹那。未曾习思相续而转。问如是百福一一量云何。有说。若业能感转轮王位。于四大洲自在而转。是一福量。有说。若业能感天帝释位。于二天众自在而转。是一福量。有说。若业能感他化自在天王位。于一切欲界天众自在而转。是一福量。有说。若业能感大梵天王位。于初静虑及欲天众自在而转。是一福量。有说。娑诃世界主大梵天王劝请如来转法轮福。是一福量。问彼请佛时是欲界系无覆无记心。云何名福。有说。彼住梵世欲来请时。先起如是善心。我当为诸有情作大饶益请佛转法轮。尔时即名得彼梵福。此不应理。所以者何。非未作时已成就故。如是说者。彼请佛已还至梵宫。后世尊转法轮时。地神先唱。如是展转声彻梵宫。梵王闻已欢喜自庆。发纯净心而生随喜。尔时乃至成就此福。有说。世界成时。一切有情业增上力。能感三千大千世界。是一福量。有说。除近佛地菩萨。余一切有情所有能感富乐果业。是一福量。有说。此中一一福量应以喻显。假使一切有情皆悉生盲。有一有情以大方便令俱得眼。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复次假使一切有情皆饮毒药闷乱将死。有一有情令皆除毒心得醒寤。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复次假使一切有情皆被缚录临当断命。有一有情俱令解脱一时得命。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复次假使一切有情坏戒坏见。有一有情能令俱时戒见具足。彼有情福。是一福量。评曰。如是说所说皆是纯净意

乐方便。赞美菩萨福量。然皆未得其实。如实义者。菩萨所起一一福量无量无边。以菩萨三无数劫积集圆满诸波罗蜜多已。所引思愿极广大故。唯佛能知。非余所测。如是所说广大量福。具足满百庄严一相。展转乃至三十二相皆具百福。佛以如是三十二百福庄严相及八十随好。庄严其身。故于天上人中最尊最胜。

游学部第八(此别四部)

- 述意部
- 召师部
- 掬力部
- 校量部

述意部第一

窃闻一切种智号悉达多。树自三祇之初。独高百劫之末。总法界而为智。竟虚空以作身。然身无不在量。极规矩之外。智无不为用。绝思议之表。不可以人事测。岂得以处所论。将启愚夫之视听。须示圣人之影迹。或复示。居外道。或复现作童蒙。应同类而诱凡。随异形而化物。然后称无上士号天中天。良由愚智潜通凡圣难测。不思議德而功莫大焉。

召师部第二

如佛本行经云。时净饭王知其太子年已八岁(因果经云年至七岁)即会百官群臣宰相而告之言。卿等当知。今我化内谁最有智。智能悉通堪为太子作师。诸臣报言。大王当知。今有毘奢婆蜜多罗。善知诸论最胜最妙。如是大师堪教太子(已下略述)王即遣召而告之言。尊者大师。能教我太子一切技艺诸书论不。时蜜多报言。大王。谨依王命。我今堪能心生欢喜。即严五百释。种童子前后左右。别有无量无边童男童女。随从太子将升学堂。时彼大师遥见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遂使其身从座忽起。屈身顶礼于太子足。礼拜起已。四面顾视生大羞惭。时蜜多罗生惭愧已。于虚空中有一天子。名曰净妙。从兜率宫共于无量无边最大诸天神王而常守护太子。在彼虚空。隐身不现。而说偈言。

世间诸技艺	及余诸经论
此人悉能知	亦能教示他
是胜众生者	随顺世间故
往昔久习来	今示从师学
出世所有智	诸谛及诸力
因缘所生法	生已及灭无
一念知彼等	名色现不现
犹尚能证知	况复诸文字

尔时天子说此偈已。以种种华散太子上。即还本宫。尔时太子即初就学。将好最妙牛头栴檀作于书版。纯用七宝庄严四缘。以天种种殊特妙香涂其背上。执持至于毘奢蜜多罗阿闍梨所。而作是言。尊者闍梨教我何书(自下太子广为说书)。

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正有十四音是) 佉卢瑟吒书(隋言驴唇) 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华华) 阿迦罗书(隋言节分)

瞢伽罗书(隋言吉祥) 邪寐(亡毘反)尼书(隋言大秦国书) 鸯瞿梨书(隋言指书) 邪那尼迦书(隋言驮书) 娑伽罗书(隋言犍牛) 波罗婆尼书(隋言树叶) 波流沙书(隋言恶言) 父与书(失译) 毘多荼书(隋言起尸) 陀毘荼国书(隋云南天竺) 脂罗低书(隋言形人) 度其差那婆多书(隋言右旋) 优波伽书(隋言严炽) 僧佉书(隋言等计) 阿婆勿陀书(隋言覆) 阿[少/兔]卢摩书(隋言顺) 毘耶寐奢罗书(隋言杂) 阿陀罗多书(鸟场边山) 西瞿耶尼书(失译) 珂沙书(疏勒) 脂那国书(失译) 摩那书(科斗) 末荼叉罗书(中字) 毘多悉底书(尺) 富数波书(华) 提婆书(天) 那伽书(龙) 夜叉书(失译) 干闥婆书(天音声) 阿修罗书(不饮酒) 迦娄罗书(金翅鸟) 紧那罗书(非人) 摩睺罗伽书(大蛇) 弥伽遮迦书(诸兽音) 迦迦娄多书(鸟音) 浮摩提婆书(地居天) 安多梨叉提婆书(虚空天) 鬻多罗拘卢书(须弥北) 逋娄婆毘提呵书(须弥东) 乌差婆书(举) 膩差波书(掷) 娑伽罗书(失译) 跋闍罗书(金刚) 梨伽波罗低犁伽书(往复) 毘弃多书(食残) 阿[少/兔]浮多书(未曾有) 奢娑多罗跋多书(如伏转) 伽那那跋多书(等转) 优差波跋多书(举转) 尼差波跋多书(掷转) 波陀梨佉书(足) 毘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句) 邪婆陀输多罗书(增十句已上) 末荼婆晒尼书(中流) 梨沙耶婆多波侈比多书(诸山苦行) 陀罗尼卑叉梨书(观地) 伽伽那卑丽叉尼书(观虚空) 萨蒲沙地尼山陀书(一切药草目) 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 萨婆娄多书(一切种音)

尔时太子说是书已。复咨蜜多阿阇梨言。此书凡有六十四种。未审尊者欲教我何书。是时多罗闻于太子说是书已。内心欢喜悦豫熙怡密怀私惭。折伏贡高我慢之心。向于太子。而说偈言。

希有清静智慧人 善顺于诸世间法
自己该通一切论 复更来入我学堂
如是书名我未知 其本悉皆诵持得
是为天人大尊道今复更欲觅于师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佉卢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净天。苍颉因华于鸟迹。文书诚异传理则同矣。仰寻先觉所说有六十四书。鹿轮转眼笔制区分。龙鬼八部字体殊式。准梵及佉卢为世胜文。故天竺诸国谓之天书。西方写经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异。譬诸中土犹有篆籀之变体乎。安苍颉古文沿世代变。古移为籀。籀迁为篆。篆改成隶。其转易多矣。至于傍生八体。则有仙龙云芝。二十四书则有楷奠针灸名实虽繁为用益渺。然原本定义。则体备于六文。适时为敏则莫要于隶法。东西之书源亦可得而略究也。

又佛本行经云。时净饭王复集群臣言。何处有师最便武技教我太子。诸臣报王。此处有释名为善觉。其子名麁提提婆(隋言忍天)堪教太子兵戎法式。其所解知一切凡有二十九种。善巧妙术(已下略而不述)忍天白王。臣甚能教。王为太子欲游戏故造一园苑。名曰勤劬。是时太子入彼苑内游戏。或令按摩。时彼五百释种臣悉为其儿。古先一切书典教于太子。及自释子亦如是教。又复世人积年累月。所学问者或成不成。太子能于四年之中。及余释种皆悉学得。通达无碍一切自在。是时忍天即为太子。而说偈言。

汝于年幼时 安庠而学问
不用多功力 须臾而自解
于少日月学 胜他多年岁
所得诸技艺 成就悉过人

尔时太子生长王宫。孩童之时游戏未学。年满八岁出问诣师入于学堂。从蜜多及忍天所二大尊边。受读诸书并一切论兵戎杂术。经历四年至十二时。种种技能遍皆涉猎。既通达已。随顺世间悦目适心。曾于一时在勤劬园遨游射戏。自余五百诸释种童子。亦各在其自己园内嬉戏。时有群雁行飞虚空。是时童子提婆达多弯弓而射即着一雁。其雁被射带箭遂堕悉达园中。时太子见彼雁带箭被伤堕地。见已两手安徐捧取已。跏趺安雁膝上。以妙滑左手擎持右手拔箭。即以苏蜜封其疮。是时提婆遣使来语太子言。我射一雁堕汝园中。宜速付来不得留彼。是时太子报使人言。雁若命终即当还汝。若不死者终不可得。时提婆达复更重遣使人语言。若死若活决须相还。我手于先善功射得。云何忽留。太子报言。我已于先摄受此雁。所以然者。自我发于菩提心来。我皆摄受一切众生。况复此雁。而不属我。以是因缘即便相竞。聚集诸释宿老智人判决此事。是时有一净居诸天。变化作老宿长者。入释会所而作是言。谁养育者即是摄受。射着之者即是放舍。时彼诸释宿老诸人一时印可。高声唱云。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此是提婆达多童子。共于太子最初构结怨讎因缘。

◎◎

掬力部第三

如因果经云。太子至年十岁。与兄弟掬力。与万眷属将欲出城。于时有一大象。当城门住。诸人皆不敢前。提婆达多以手搏头即便蹙地。难陀以足指挑掷着路傍。太子以手执象。掷着城外。还以手接不令伤损。象又还苏。时诸人民叹未曾有。深生奇特。四远人民百千万亿皆集来看。园中有七重金鼓银鼓鍤石铜铁等鼓。各有七牧。提婆达多最先射之。彻三金鼓。次及难陀亦彻三鼓。太子嫌弓弱。取库内祖王一良弓。无能张者。太子在坐以手拼弓。声悉闻城内。百千国人及虚空天子。举声嗟叹。以放一箭彻过诸鼓。然后入地泉水流出。又彻过大铁围山。

又佛本行经云是时太子所射之箭。天主帝释从虚空中秉执。将向三十三天。至天上已。为此箭故于彼天中建立箭节。常以吉日诸天聚集。以诸香华供养此箭。乃至至今。诸天犹有此箭节日。又太子执箭一射。便穿七铁猪。过七铁猪已。彼箭入地至于黄泉。其箭所穿入地之处。即成一井。于今人民常称箭井。又太子共诸释种相扑。并皆卧地其体不伤。又一切释种。一时共扑太

子。太子以手触彼皆悉倒地。尔时彼释及诸看众。皆生奇特之心。于上虚空。无量诸天。同以一音。而说偈言。

十方一切世界中	所有勇健诸力士
悉皆力敌如调达	不及太子圣一毛
大人威德力无边	暂以手触皆倒地
圣者威神力广大	汝等云何欲比方
假使不动须弥山	大小铁围甚牢固
并及十方诸山等	一触能碎如微尘
铁等强鞭金刚珠	及以诸余一切宝
大智力能末如粉	况复扑此少力人

尔时诸天说此偈已。将诸种种天华散太子上。于虚空中隐身不现。时净饭王知其太子所有技能。皆悉胜彼一切诸人。自既眼见踊跃喜欢。勅唤白象璎珞庄饰。令太子乘。将入城内。从城门出。是时提婆城外而入。见此白象而问人言。此象谁许。欲将何处。其人报言。欲将出城。拟悉达乘欲入城内。提婆达以妬嫉故。便以左手执于象鼻。右手筑额一下倒地。宛转三匝遂即命终。白象卧地塞彼城门。众人往来不通出入。道路填塞。不能得行。复有童子。名曰难陀。相续而来。问知事已。即以右手执彼象尾。牵取离门可行七步许。太子复问。谁牵离门。众人言。难陀。太子言。善哉难陀。作事善也。太子思惟。彼等二人虽能示现其自气力。但此象身甚太麤壮。于后坏烂臭熏此城门。以左手举象。以右手承。从于空中掷置城外。越七重墙度七重堑。既掷过已。离城可有一拘卢奢。而象堕地即成大坑。乃至今者诸人相传。名于此处为象堕坑。即此是也。尔时无量百千众生。一时唱言。希有奇特。未曾闻见。而说偈言。

调达筑杀白象已	难陀七步牵离门
太子手擎在虚空	如以土块掷城外

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云。尔时毘耶离大城有大力士。名曰净威德。成就大力。阎浮提中所有众生。无有等者。闻沙门瞿昙成就十力那罗延身。复作是念。我当往观沙门瞿昙。何如我也。即往佛所。初覩如来得大信乐。礼如来足一心观佛。世尊知己。心欲降伏。即告目连。汝往取吾昔菩萨时。为妙瞿夷释种掬力时箭。目连白佛。不知何处。尔时世尊。从右足放光。照遍三千世界之下大金刚轮。箭在彼坚住。佛告目连。汝见箭不。目连白言。已见。佛告

目连。汝取持来。时大目连即下至彼如屈申臂顷。一切大众皆见其去。即便持来授与如来。佛言。此父母生力非神通力。若以神通之力。是箭即过无量无边诸佛世界。

校量部第四

如集一切诸功德三昧经云。佛告目连。如一切四天王中。一切天子力。等一天王力。十天王力等三十三天中一天子力。一切三十三天中天子力。等一帝释力。十帝释力等焰摩天中一天子力。一切焰摩天中天子力等一焰摩天王力。十焰摩天王力等一兜率陀天中一天子力。一切兜率陀天中天子力等一兜率陀天王力。十兜率陀天王力等一化乐天中一天子力。一切化乐天中天子力等一化乐天王力。十化乐天王力等他化自在天中一天子力。一切他化自在天中天子力等一他化自在天王力。十他化自在天王力等一魔天中一天子力。一切魔天中天子力等一魔王力。十魔王力等半那罗延力。十半那罗延力等一那罗延力。十那罗延力等一大那罗延力。十大那罗延力等一百劫修行菩萨力。十百劫修行菩萨力等一千劫修行菩萨力。如是已下展转十重加之。乃至十方千千千万劫修行菩萨力等一无生法忍菩萨力。十无生法忍菩萨力等一十地菩萨力。十十地菩萨力等一最后身菩萨力。是故目连。菩萨成就如是力故。生便能行于七步。若此世界佛不持者。便坏不住。何以故。菩萨当其生已行七步时。此界大地纵广六十千由旬。菩萨生已。当下足时。便当都没。深百千由旬。还举足时。复当涌出百千由旬。以佛持故。令是世界不动无坏众生无恼。最后身菩萨。始初生时。则便具有如是力。假使一切世界众生。悉得具足垂成菩提。菩萨之力补于如来处非处智力。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数譬喻不能及。得具如是十种之力。名为如来应正。遍觉。此中不明菩萨通力。若用通力。能以恒沙世界。置于足指一毛端上。掷过无边恒沙世界。如是往来。不令众生有于苦恼。如是神力。不可称量。不可数知。若当如来尽现通力者。汝等声闻尚不能信。况余众生。尔时净威力士闻说菩萨父母生力。闻已惊怪身毛皆竖。生希有心懦弱皆灭。归依三宝发无上心。

◎

法苑珠林卷第九

法苑珠林卷第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千佛篇第五之三◎纳妃部第九(此别六部)

- 述意部
- 灌带部
- 求婚部
- 疑谤部
- 胎难部
- 神异部

述意部第一

夫法身无形随应而现。机缘万途故化迹非一。或离欲而受道。或处染而现权。若不示其纳妃。凡识谤非人种。虽示五欲之境。不改一心之志。故历王城之四门。衰老病死之八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脱屣寻真其于斯矣。故维摩经曰。先以欲拘牵后。令入佛道也。

灌带部第二

依因果经云。太子年大。父王勅下余国。却后二月八日灌太子顶。皆可来集立为太子。勅既至已。诸国王及群臣等。至时并皆云集。看立太子放大鸿恩。

长安西明寺道宣律师者。德镜玄流。业高清素。精诚苦行。毕命终身。早得从师。五十余年。栖遑问道。志在住持。但一事可观。资成三宝。缉缀仪范百有余卷。结集高轨。属有深旨。粤以大唐干封二年仲春之节。身在京师城南清宫故净业寺。逐静修道。年至桑榆。气力将衰。专念四生。又思三会。忽以往缘幽灵顾接。病渐瘳降。励力虔仰。遂感冥应。时有诸天四王臣佐。至律师房门。似人行动蹠足出声。律师问言。是谁。答言。弟子张琼。律师又问。何处檀越。答言。弟子是第一欲界南天王之第十五子。王有九十一子。英略神武各御邦都。所统海陆道俗区分。持犯界别。并亲受佛教护持善悉。使遗法载隆积殖其功也。依经即是护世四王南方毘留离王之子。常加守

卫不徒设也。律师又问。檀越既不遗德劣故来相看。何故门首不入。答云。弟子不得师教不敢辄入。律师云。愿入就座。入已礼敬伏坐。律师又问。檀越既笃信三宝。又受佛属护持。善来相看。何不现形。答言。弟子报身。与余人别。光色又异。惊动众心。共师言论足。得不劳现身。律师又问。贫道入春已来气力渐弱医药无効。未知报命远近。答云。律师报欲将尽无烦医药。律师又问。定报何日。答云。可须道时。但知律师不久报尽。生第四天弥勒佛所。律师又问。同伴是谁。答云。弟子第三兄张珣。通敏超悟信重释宗。撰祇桓图经百有余卷。列峙天宫无闻地府。律师承此告。及踊思寻之请述用开道俗。又有天人韦琨。亦是南天王八大将军之一臣也。四天王合有三十二将。斯人为首。生知聪慧早离欲尘。清净梵行修童真业。面受佛嘱弘护在怀。周统三洲住持为最。亡我亡瑕。殷忧于四部。达物达化。大济于五乘。所以四有佛教。互涉颓纲。僧像陆危无非扶卫。屡蒙展对。曲备嘉猷。叹律师缉叙余风。圣迹住持删约撰集。于是律师。既承灵嘱。扶疾笔受。随闻随录合成十卷。律师忧报将尽。复虑天人将还。笔路苍茫。无暇余事。文字亦复疏略。但究圣意不存文式。所有要略住持教迹不决者。并问除疑以启心惑。合有三千八百条。勒成十篇。一叙结集仪式。二叙天女偈颂。三叙付嘱舍利。四叙付嘱衣钵。五叙付嘱经像。六叙付嘱佛物。七叙结集前后。第八第九(此二不成阙于名字)十叙住持圣迹。律师既亲对冥传。躬受遗诰。随出随欣耳目虽倦不觉劳苦。但恨知之不早文义不周。今依天人所说。不违三藏教旨。即皆编录。虽从天闻还同佛说。始从二月迄至六月。日别来授无时暂闲。至初冬十月三日。律师气力渐微香幡遍空。天人圣众同时发言。从兜率天来请律师。律师端坐。一心合掌。敛容而卒。临终道俗百有余人。皆见香华迎往升空。律师是余同学。升坛之日同师受业。虽行殊熏葭好集无二。若见若闻。随理随事摺摭众记。简略要集编录条章。并存遗法住持利益也。

尔时有四天王白宣律师。如来临涅槃时。与人天大众在于香山顶阿耨达池南牛头精舍住告大迦叶。汝将须菩提。在须弥山顶吹大法螺。召集十方十地诸菩萨及声闻僧。百亿梵释及四天王等。亦召十方诸佛来集香山。迦叶随教。大众云集。尔时世尊跏趺而坐。入金刚三昧定。大地六种震动。又放眉光遍照大千。经于七日。大众咸疑不知何缘。世尊从三昧起。熙怡微笑告诸大众言。我初踰城始出宫门。外有捷闼婆王。将领部族。奏百千天乐。来至我所。即问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语我言。汝定成正觉。有拘留孙佛。欲入涅槃时。付嘱我金瓶。瓶中有宝塔盛七宝印。黄金印有二。百白银印有五。将付悉达常使我护。若成正觉时我寻来至。依言受瓶。已不

久成道。大梵天王与地神坚牢。于菩提树南。以黄金白玉造大金刚坛众宝庄严。尔时捷阇婆王白十方佛言。我见过去佛初成道时。咸升金刚坛。金瓶盛水用灌佛顶成就法王位。今见释尊始得菩提。亦如前佛升金刚坛。我闻山王下七重青海内有八功德水。往古诸佛欲升法王位。皆登金刚坛用水灌顶。我自往取欲灌释迦顶。彼捷阇婆王。开瓶出印塔。将瓶取水。尔时十方诸佛命我升坛。我即绕坛三匝。从于南面上。西转而北住。至于坛中心。自敷尼师坛。礼十方佛。诸佛命我。坐入金刚三昧。十方来佛又告娑竭龙王。汝往大海底宝马王洲上频伽罗山顶。彼有大岩窟。名为金刚藏。用贮轮王钟。及贮法王钟。皆用黄金作。七宝白玉用填其上。诸佛出世皆用千钟灌顶之上。轮王出世亦千钟灌。汝持佛钟来。不用轮王者。即盛八功德水以灌释迦。尔时龙王承佛教已。即取金钟以授十方诸佛。诸佛受已命捷阇婆王。汝持彼水来泻我金钟内。诸佛受已地为六种震动。十方诸来佛各放白毫光。而彼光明中叹佛宝功德。我从三昧起亦放眉光。共诸佛光合成一宝盖。遍覆大千界。日月星辰大海诸山及众生业报盖中悉现。而是宝盖中有百亿诸佛土。诸佛命我起立金坛。又礼十方佛。时十方诸佛。又告和修龙王。往频伽山顶。彼山有窟。藏诸佛座轮王座。皆用黄金作之。如须弥山。佛座九龙绕之。轮王座五龙绕之。今法王登位时座。于时十方诸佛。又命大魔王。及大梵王。共舆佛座来至于金坛上。诸佛命我坐。我即依言便却踞坐。时十方诸佛以金钟盛水用灌我顶。诸佛灌已。次及四王帝释魔梵。次第灌之。我灌顶已得净三昧。无量佛法一时皆现。地又大动。百亿诸魔皆来降伏。十方诸梵王各执天乐奏佛成道曲。而诸乐器中皆放光明说六波罗蜜。时捷阇婆王。将前七宝印来授十方佛。诸佛受已。印我面七窍。佛又告我言。今印汝七窍。今具七觉分。最初印面门。为拣择烦恼及诸智数。如是耳目鼻等次第印之。又以黄金印用授十方诸佛。诸佛受已。即印我胸三处。由获法印。故证得三空智。解了诸佛法。次持白银印。又授十方佛。诸佛受已。即印我顶及以手足。既得印已证成无漏智。具五分法身。诸佛印竟。咸舒金色手以摩我顶。我得摩已证百千三昧。得千法明门。斯等诸佛法我已久证。为诸众生故示同轮王相。又示希瑞相。我顶及手足。皆放五色光明。一一光中具百千楼观。我诸分身佛并在楼观中。皆如我受印登大法位。我自成道来。常持此瓶塔。未曾示汝等。今时方现。又佛告普贤大士。开瓶出宝塔。依命出塔已在世尊前立。世尊起礼塔已塔门自开。中有真珠观。其数十三万。观别成一印并金迭毘尼。还有十三万。中有五比丘入于灭尽定。佛告文殊。汝取我法角黄金为扣。至彼比丘所。吹我出世曲及起深定曲。比丘闻乐音。寻从定起问文殊师利。今何佛

兴世耶。答曰。此贤劫中第四释迦佛。比丘又言。我是。拘留孙佛声闻大弟子。彼涅槃时。令我住此塔内守护诸印等。及至楼至佛方始涅槃尔时比丘。即从座起遥礼世尊。问讯起居已又告文殊。彼佛勅我。释迦临涅槃时。汝于诸印中。取二十三印。将付释迦佛灭度之后所有遗教。彼时众生。垢重邪见。不持禁戒。诸天龙神皆不拥护。令诸四部无有威德。我留此印与释迦文佛。令大菩萨于后世中将二十三印遍印遗法。印彼四部无有毁犯。若乐读诵经者。印彼人口无有遗忘。若修定人行直心者。并用印之。令彼终后尸形不坏。或有光明。诸恶众生见如上瑞。皆生欣重心。说是语已。塔门还自闭之。

求婚部第三

如佛本行经云。尔时太子渐向长成。至年十九时。净饭王为于太子。造三时殿。一者暖殿以拟隆冬。第二凉殿以拟夏暑。第三中殿用拟春秋。于后园广造池台栽蒔华菓。众人作乐随时侍卫。不可具陈。净饭王复忆太子初生之时。相师私陀记为轮王。复记威王复记成道。作何方便令不出家得绍王位。释族报王。今当速为太子别造宫室令诸婣女娱乐。是则太子不舍出家。而说偈言。

阿私陀所记 决定无移动
诸释观立殿 望使不出家

王复语释种言。汝等当观。谁女堪与太子为妃。尔时五百释种各各唱言。我女堪为作妃。王复筹量。忽取他女。说不称可则成违负。若语太子终不可道。复更思惟。可以杂宝作无忧器持与太子令施诸女。密使观察。看太子眼目瞻瞩在谁。即娉作妃。王即于迦毘城振铎唱言。从今已去至七日来。我太子欲见诸释女施与一切杂宝种种玩弄无忧之器尔时一切诸女庄严其身。来集宫门欲见太子。以太子威德大故。不敢正看。但取宝器。各各低头速疾而过。宝器尽已。最后一女。波私咤族释种大臣摩诃那摩。其女名为耶输陀罗。前后侍从围绕而来。遥见太子駉峨注睛。徐举雅步。瞻观直眄目不斜窥。渐进前趋来迎太子。如旧相识曾无愧颜。即白太子。可与我宝。太子报言。汝来既迟皆悉施尽。女复白言。我有何过。汝令欺我不与宝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不及。是时大指边有一所著印环。价直百千。从指脱与。耶输白言。我于汝边可止直尔许物耶。太子报言。我之所著自余璎珞任

意所取。女复白言。我今岂可剥脱太子。止可庄严太子。作此语已。心不欢喜。即回还去。

尔时世尊成佛已后。尊者优陀夷而白佛言。云何如来。将身一切无价瓔珞。脱持施与耶输陀罗。不能令彼心喜。佛告优陀夷言。至心谛听。我当说之。优陀夷言。愿为我说。尔时佛告优陀夷言。我念往昔无量世时。迦尸罗国内波罗奈城。时有一王。信邪倒见而行治化。彼王有子。造少罪愆。父王驱摈令出国界。渐渐行至一天寺中。共妇相随居停而住。食粮罄尽。王子游猎杀捕诸虫以用活命。所猎之处见一鼯虫。趁而杀之。即剥其皮。内水中煮。其欲向熟汁便竭尽。是时王子语其妇言。肉未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妇即便取水妇去已后。王子饥急不能忍耐。即食鼯肉。一切悉尽不留片残。时王子妇取水回还。问其夫言。此中鼯肉今在何处。王子报言。鼯忽然还活。今已走去。其妇不信何忽如是。鼯肉已熟云何能走。妇心不信而意思念。必是我夫饥急食尽。诳我言走。情坏瞋恨心常不欢。于后数年其父命终。时诸大臣即迎王子灌顶为主。既作王已。所得众宝皆悉与妃。其妃不悦。王语妃言。何故颜不悦。其夫人即说偈。以报王言。

最胜大王听	往昔游猎时
执箭或持刀	射杀野鼯已
剥皮煮欲熟	遣我取水添
食肉不留残	而诳我言走

佛告优陀夷。此汝当知。尔时王者我身是也。其王后者今耶输是也。我于尔时少许犯触。犹今不喜。又佛本行经云。尔时大臣摩诃那摩。见于太子一切技艺胜妙智能最为上首。而作是言。唯愿太子受我忏悔。我于先时谓言。太子不解多种技艺。令我心疑不嫁女与。我今已知。愿受我女用以为妃。尔时太子。占良吉日及吉宿时。称自家资而办具礼。持大王势将大王威而用迎纳。耶输陀罗以诸瓔珞庄严其身。又复共五百嫫女相随而往。迎取入宫。共相娱乐受五欲乐。是故说偈言。

耶输陀罗大臣女	名闻盖国远近知
占卜吉日取为妃	迎将来入宫殿内
太子共其受欲乐	欢娱纵逸不知厌
犹如天王僇尸迦	共彼舍脂夫人戏

尔时世尊于后。最初得成道已。时优陀夷即白佛言。未审世尊。往昔之时。与瞿多弥释种之女。有何因缘。乃能令彼舍诸童子。直取如来用以为夫。而心娱乐云何而得。尔时佛告优陀夷言。汝优陀夷。至心谛听。其瞿多弥释种之女。非但今世嫌余释童而乐于我。乃往过去世时亦复如是。不用彼等诸释童子。取我为夫。我念往昔。雪山之下多有杂类。无量无边诸兽驰游。各各相随任其所食。时彼兽中有一特虎。端正少双。于诸兽中无比类者。彼虎如是毛色光鲜。为于无边诸兽求觅欲取为对。各各皆言。汝属我来。汝属我来。复有诸兽。自相谓言。汝等且待莫共相争。听彼特虎自选取谁。即为作偶。彼兽即是我等之王。时诸兽中有一牛王。向于特虎而说偈言。

世人皆取我之粪 持用涂地为清静
是故端正贤特虎 应当取我以为夫

是时特虎向彼牛王。说偈答言。

汝项斛领甚高大 止堪驾车及挽犁
云何将此丑身形 忽欲为我作夫主

是时复有一大白象。向于特虎。而说偈言。

我是雪山大象王 战鬪用我无不胜
我既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

是时特虎。复以偈答彼白象言。

汝若见闻师子王 胆耄惊怖驰奔走
遗失屎尿狼藉去 云何堪得为我夫

尔时彼中有一师子。诸兽之王。向彼特虎。而说偈言。

汝今观我此形容 前分阔大后纤细
在于山中自恣活 复能存恤余众生
我是一切诸兽王 无有更能胜我者
若有见我取闻声 诸兽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壮 威神甚大不可论
是故贤虎汝当知 乃可为我作于妇

时彼特虎向师子王。而说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体形容甚端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当顶戴而奉承

尔时佛告优陀夷言。汝优陀夷。应当悟解。彼时师子诸兽王者即我身是。时彼特虎者今瞿多弥释女是也。时彼诸兽现今五百释童子是。当于彼时。其瞿多弥已嫌诸兽。意不愿乐。闻我说偈即作我妻。今日亦然。舍诸释种五百童子。既嫌薄已取我为夫。又因果经云。时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诸臣而共议言为访索婚。有一释种婆罗门。名摩诃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输陀罗。颜容端正聪明智慧贤才过人。人礼备举。有如是德。故索为妃。太子虽纳为妃。然常与妃行住坐卧。未曾有世俗之意。但修禅观。又普曜经云。时诸力士释种长者启王。若太子作佛断圣王种。王曰。何所有玉女宜与太子为妃。以权方便令当试之。使上工匠玄端金像以书文字。女人德义如吾所流能应聘耳。王告左右梵志。入迦夷卫国。偏瞻周行覩一玉女。净犹莲华类玉女宝。是执杖释种女名俱夷。见太子奇异才术。以女俱夷为菩萨妃。又年十七。王为纳妃。简选数千。最后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神义备举。是则宿命卖华女也。虽纳为妃久而不接。妇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汝却女人有污垢必污此褻。妇不敢近。诸女咸疑太子不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后六年尔当生男。遂以有娠。又五梦经云。太子有三妃。第一妃姓瞿昙氏。是舍夷长者女。长者名水光。其妇名余明。妇居近边城。生女之时日将欲没。余明照其家内皆明。因立字之瞿夷(此云明女)即是太子第一妃也。第二妃生罗云名耶檀。亦名耶输。其父名移施长者(案瑞应本起善权众经及智度论。并云。罗睺罗是第二耶输生。依五梦十二游经等云。第一妃生。十二游经。前无如是。复阙流通。恐是西方诸罗汉。别集释前卷已会之)第三妃名鹿野。其父名释长者。太子以三妃。故白净王为立三时殿(依西方。一年立为三时。春夏冬。不别立秋。用四月为一时。故云三时殿也)殿别有二万嫖女。以娱乐太子。太子不出家时。身作转轮王。别名遮迦越王(此云飞行皇帝)。

疑谤部第四

如智度论云。菩萨有二夫人。一名劬毘耶。是玉女不孕。二名耶输陀罗。菩萨出家。夜有人言。太子出家何得有娠。污辱我门释种欲以火坑焚烧母子。耶输自恨无事立大誓言。我若邪行其腹内儿。愿母子随火消化。耶输发此愿已即投火坑。于是火灭母子俱存。火变莲池母处华座。知实不虚。后生儿似

菩萨身。父王大喜。作百味欢喜丸奉佛。佛变五百比丘。皆如佛身。罗睺持丸与佛钵中。方验不虚。又大善权经云。疑菩萨非男是黄门。故纳瞿夷释氏之女。罗云于天变没化生。不由父母合会而有。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摩诃波阇波提共彼释女耶输陀罗。将罗睺罗。广办供具。赍持杂物。诣彼神所。其神名曰卢提罗迦。从神作名。其苑亦名卢提罗迦。于彼苑中。菩萨往昔在家之日。常于彼苑按摩游戏。彼苑之内有一大石。菩萨往日于上坐起。耶输陀罗释种之女。当于尔时将罗睺罗卧息彼石。于后捉石掷着水中。遂立誓言。我今安誓如实不虚。唯除太子更无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儿。实是太子体胤之息。是不虚者。令此大石在于水上浮游不没。时彼大石如彼心安誓。在于水上遂即浮泛。如芭蕉叶浮于水上。不沈不没亦复如是。于时大众见闻此已。生希有心。讙哗调踊跃无已。噉唤跳踯歌舞作唱旋裾舞袖。又作种种音声伎乐。更为罗睺罗作其生日。耶输陀罗生息之时。是罗睺罗阿修罗王捉食其月。于刹那顷暂捉还放。是故立名。罗睺罗可喜端正。诸人见者莫不欢悦。肤体黄白如真金色。然其头项犹如伞盖。其鼻高隆犹如鹦鹉。两臂修佣下垂过膝。一切肢节无有缺减。诸根完具莫不充备。

胎难部第五

如佛本行经云。其罗睺罗如来出家六年已后始出母胎。如来还其父家之日。其罗睺罗年始六岁。问曰。何故罗睺处在母胎六年不出。答曰。罗睺往昔为王。将彼仙人入苑。六日不出。故在母胎止住六岁。大意同前。问何故其母耶输六年怀胎。答故本行经云。佛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过无量世。有一群牛在于牧所。其牛主妻自将一女。往至牛群[(壳-一)/牛]取奶酪。所将二器并皆盈满。其器大者遣女而负。其器小者身自担提。至其中路语其女言。汝速疾行。此间路峻有大怖畏。尔时彼女语其母言。此器大重。我今云何可得速疾。其母如是再三语汝速疾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尔时彼女而作是念。云何遣负最重器。更复催促遣令急行。其女因此便生瞋恚。而白母言。母可具兼将此乳器。我今暂欲大小便耳。而彼母取此大器负担行已。其女于后徐徐后行。尔时彼母兼负重担。遂即行至六拘卢舍。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女有瞋恚心乃遣其母负重行六拘卢舍者。莫作异见。耶输陀罗释女是也。既于彼时遣母负重其道路六拘卢舍。由

彼业障。在于生死烦恼之内受无量苦。以彼残业。今于此生怀胎六岁(亦有经云。罗云由过去塞其鼠孔禁鼠六日不出故。处胎六年)。

神异部第六

如观佛三昧论云。时耶输陀罗及五百侍女。或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诸奇特。唯有一事于我有疑。嫫女众中有一女子。名修曼那。即白妃言。太子是神人也。奉事历年不见其根。况有世事。复有一女。名曰净意。白言。大家我事太子经十八年未见太子有便利患。况复诸余。尔时诸女各各异说。皆谓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昼寝。皆闻诸女欲见太子阴马藏相。尔时太子于其根处出白莲华。其色红白。上下二三华相连。诸女见已复相谓言。如此神人有莲华相。此人云何心有染着。作是语已噎不能言。是时莲中忽有身根。如童子形。诸女见已更相谓言。太子今者现奇特事。忽有身根如丈夫形。诸女见已不胜喜悦。现此相时。罗睺罗母见彼身根。华华相次如天劫贝。一一华上乃有无数大身菩萨。手执白华围绕身根。现已还没如前日轮。此名菩萨阴马藏相。尔时复有诸淫女等。皆言瞿昙是无根人。佛闻此语。如马王法渐渐出现。初出之时。犹如八岁童子。身根渐渐长大如少年形。诸女见已皆悉欢喜。时渐长大如莲华幢。一一层间有百亿莲华。一一莲华有百亿宝色。一一色中有百亿化佛。一一化佛有百亿菩萨无量大众。以为侍者。时诸化佛异口同音。毁诸女人恶欲过患。而说偈言。

若有诸男子 年皆十五六
盛壮多力势 数满于河沙
持以供给女 不满须臾意

时诸女人闻此语已。心怀惭愧懊恼蹙地。举手拍头而作是言。呜呼恶欲。乃令诸佛说如此事。我等怀恶心着秽欲不知为患。乃令佛闻诃厌欲恶。各厌女身。四千女等皆发菩提。二千女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二千女人于未来世得辟支道。

佛告阿难。我初成道在熙连河侧。有五尼捷共领七百五十弟子。自称得道来至我所。以其身根绕身七匝。来至我所铺草而坐。即作此语。我无欲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我今神道过踰沙门百千万亿。尔时世尊告诸尼捷。汝等不知如来身分。若欲见者随意观之。如来积劫修行梵行。在家之时。都无欲想。心不染黑故得斯报。犹如宝马隐显无常。今当为汝少现身分。尔时世尊

从空而下。即于地上化作四水如四大海。四海之中有须弥山。佛在须弥山。正身仰卧放金色光。其光晃曜映诸天身。徐出马藏绕山七匝。如金莲华。华华相次上至梵世。从佛身出一亿那由陀杂宝莲华。犹如华幢覆蔽马藏。此莲华一亿有十亿层。层有百千无量化佛。一一化佛百亿菩萨无数比丘以为侍者。化佛放光照十方界尼捷见已大惊心伏。佛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议。形不丑恶犹如莲华。我今顶礼佛功德海。求佛出家皆得道果。

◎

◎厌苦部第十(此别四部)

- 述意部
- 观田部
- 出游部
- 厌欲部

述意部第一

详夫三有区分。四生禀性。其游火宅俱沦欲海。蠢蠢怀生喁喁哨类。所以法王当洲渚之运觉者。应车乘之期。道彼戏童归兹胜地。悲怜俗网慈欣出离。是以观妓女之似横尸。悟宫闱之如败冢。嗟生老之病苦。慕出世之常乐。故舍国城而高蹈。逮降魔而成道也。

观田部第二

如佛本行经云。其净饭王共多释种。并将太子出外野游观看田种。时彼地内所有作人。赤体辛勤而事耕垦。飞鸟共相残害。即复唱言。呜呼呜呼。世间众生极受诸苦。所谓生老病死。兼复受于种种苦恼。展转其中不能得离。云何不求舍是诸苦。时净饭王观田作已。共诸童子还入一园。是时太子安庠瞩目。处处经行欲求寂静。忽见一处有阎浮树。蓊鬱扶疏人所乐见。见已即语左右。汝等诸人各远离我。我欲私行。是时太子发遣左右。悉令散已渐至树下。即于草上结跏趺坐。谛心思惟。众生有生老病死种种诸苦。发起慈悲即得定心。离于诸欲弃舍一切诸不善法。欲界漏尽即得初禅。一切诸天帝释等。见太子在树荫坐。飞来到太子所礼敬说偈赞已还去。时净饭王须臾之间不见太子。心内即生不喜不乐。而问人言。我之太子今在何处。忽然不见。

是时诸臣东西南北交横驰走。寻觅太子莫知所在。时一大臣遥见太子在彼阎浮树荫之下思惟坐禅。复见一切树影悉移。唯阎浮阴独覆太子。时彼大臣见太子有是希奇难思议事。即大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急疾奔驰走诣王所。至已长跪依所见事。即说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于	阎浮树阴下端坐
跏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耀如日山
此实真是大丈夫	树影卓然不移动
唯愿大王自观察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如大梵诸天王	亦如忉利天帝释
威神巍巍光显赫	遍照于彼诸树林

时净饭王闻已。即诣阎浮树所遥见太子。在彼树间结跏趺坐。譬如黑夜视山顶头大聚火光出猛明焰。威德显著炳照巍巍。如重云间忽出明月。亦如暗室然大净灯。时王见已生大希有奇特之心。遍体颤惶身毛悉竖。即头顶礼于太子足。欢喜踊跃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此太子大有威德。说偈赞言。

如夜大火聚山顶	似秋明月蔽云间
今见太子坐思惟	不觉毛张身颤栗

时净饭王说偈赞已。更复顶礼于太子足。重说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	顶礼千辐胜妙足
从生已来至今日	忽复得见坐思惟

时有系挟筌蹄小儿。随从大王啾唧戏笑。有一大臣。咄彼小儿。作如是言。汝小儿辈幸勿唱噉。时小儿报彼臣言。何故不听我等喧适。尔时大臣即以偈诵答彼一切诸小儿言曰。

日光虽极热猛盛	不能回彼树阴凉
复有最妙一寻光	威德世间无有匹
思惟端坐于树下	不动不摇如须弥
悉达太子内深心	乐此树阴当不舍

佛本行经云。菩萨向白净王说偈言。

譬如金屋火炽盛 如食甘美毒药和
如满池华有蛟龙 王位受乐后大苦

出游部第三

如佛本行经云。尔时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园林观看好恶发厌心故渐教舍离。尔时太子闻是声已。即唤驭者可速严饰好车。今欲向园观看。时净饭王知太子欲出。勅宣令迦毘罗城。一切内外悉遣洒扫清净安杂香华。男女之者而庄严之。或有老病死亡六根不具者悉令驱逐。是时驭者装饰车乘驾善调马。悉严备已白太子言。圣子当知。今已驾讫。尔时太子从东门引道而出欲向园看。是时作瓶天子于街巷前。正当太子。变身化作一老弊人。太子见已即问驭者。此是何人。身体皱赧肉少皮宽。眼赤涕流极大丑陋独尔鄙恶不似余人。即向驭者而说偈言。

善驭驾乘汝今听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体不正头发稀 为生来然为老至

尔时驭者。即为太子而说偈言。

此时名为大苦恼 劫杀美色及娱乐
诸根毁坏失所念 肢节举动不随心

尔时太子问驭者言。此人为是独一家法如是。为当一切悉皆如斯。驭者报言。非独一家如斯。一切世间皆有此法。贵贱虽殊皆未过老。太子言。若我不离是老宜速还宫。老法未过云何纵逸。时净饭王问驭者。具答如前王言。希有此之形相。恐太子出家。更增五欲。太子厌舍五欲唯作老苦之观。后于异时辞王从城南门出欲向园观。王勅道路严净倍加于先。尔时作瓶天子即于太子前化作一病人。连骸困苦命在须臾。卧糞秽中宛转呻唤不能起举。唱言叩头乞扶我坐。太子见已问驭者言。此是何人。腹肚极大犹如大釜。喘息之时身遍颤栗。悲切酸楚不忍见闻。驭者以是因缘。而说偈言。

太子问于驭者言 此人何故受是苦
驭者奉报于太子 四大不调故病生

太子后于异时。从城西门出观看园林。时作瓶天子于太子前。化作一尸卧在床上。众人輿行无量姻亲。围绕哭泣。椎胸拍头。声泪如雨。大噉号恸。酸哽难闻。太子见之心怀惨恻。问驭者言。此是何人。舁行噉哭。说偈问言。

王子妙色身端正 问善驭者此是谁
卧于床上四人輿 诸亲围绕噉唤哭

驭者向太子而说偈言。

已舍心意等诸根 尸骸无识如木石
诸亲号咷暂围绕 恩爱于此长别离

太子复问。我亦有此死法不。以偈报言。

一切众生此尽业 天人贵贱平等均
虽处善恶诸世间 无常至时无有异

太子后于异时从城北出。尔时作瓶天子以神通力去车不远。于太子前化作一人。剃除须发着僧伽梨。偏袒右肩手执锡杖。左掌擎钵在路而行。太子见已问驭者言。此是何人。在于我前。威仪整肃行步徐庠。直视一寻不观左右。执心持行不似余人。剃发剪须衣色纯赤。不同白衣。钵色紺光犹如石黛。驭者白太子言。此名出家之人。常行善法远离非法。善调诸根善与无畏。于诸众生慈悲不行杀害护念众生。太子闻已问驭者言。汝今将车向彼出家人边。驭者承命。即引太子向出家人所。太子咨问。汝是何人。以偈报言。

观见世间是灭法 欲求无尽涅盘处
怨亲已作平等心 世间不行欲等事
随依山林及树下 或复冢间露地居
舍于一切诸有为 谛观真如乞食活

尔时太子为敬法故。从车而下。徒步向彼出家人所。头面顶礼彼出家人。三匝围绕还上车坐。即勅驭者回还宫中。是时宫内有一妇人。名曰鹿女。遥见太子归来入宫。因于欲心。而说偈言。

净饭大王受快乐 摩诃波闍无忧愁
宫中嫖女极姝妍 谁能当此圣子处

又大善权因果经等。尔时太子年渐长大出家时至。故辞父王出四城门。游观前三所逢生厌。唯欣第四出家。诸大相师并知太子若不出家过七日后得转轮圣王位。王四天下七宝自至。各以所知白王。加守修四门各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阇那内。罗置人众而防护之。

东门老颂曰。

芦蕉城易犯	危藤复将啮
一随柯已微	当半信长诀
已同白驹去	复同红华热
妍容一旦罢	孤灯徒自设

南门病颂曰。

伏枕爰危光	痾缠生易折
无因雪岸草	虚返芒山穴
消渴膝肠腑	疼塞婴肢节
如何促龄内	忧苦无暂缺

西门死颂曰。

缓心虽殊用	灭景宁优劣
一随业风尽	终归虚妄设
五阴诚为假	六趣宁有截
零落竟同归	忧思空相结

北门僧颂曰。

俗幻生影空	忧绕心尘曠
于兹排四缠	去矣求三涅
下学背留心	方从窈冥别
已悲境相空	复作池空灭

厌欲部第四

如佛本行经云。尔时太子闻此偈颂。遍体颤栗泪下如雨。爱乐涅槃之乐清净诸根。唯求出世。不乐处俗。王共智臣宫人嫖女种种幻惑太子。时优陀夷国师之子侍卫太子。教诸妇人幻惑之术。而说偈言。

汝等嫖女辈	大有方便力
巧能幻惑他	善示汝境界
假使离欲人	真正诸仙等
得见于汝者	必应生欲心
况复此太子	观汝等娱乐
不能行五欲	终无有是处

爱着之情欲能为本。妇人之体唯以丈夫敬重为欢。心不爱着荣华是难。而说偈言。

妇人敬是乐	敬为乐最上
无敬唯有色	如树无有华

尔时太子说偈报言。

世荣虽快乐	有生老病死
此四种若无	我心谁不乐
生老病死法	住此生老病
若住生乐心	共鸟兽无异

尔时太子共国师子优陀夷等往复来去言论之时。日遂至没。太子既见日光没已。便入宫中。共诸嫖女。行于五欲快乐欢喜。相共聚集围绕而住。其太子妃耶输陀罗。即于是夜便觉有娠。太子后于异时。于此五欲极生厌离而求出家而说偈言。

世间不净众惑邪	无过妇人之体性
衣服璎珞庄严故	愚痴是边生欲贪
有人能作如是观	如幻如梦非真实
速舍无明勿放逸	必得解脱功德身

又瑞应经云。太子年至十四启王出游。因果经云。有婆罗门子。名优陀夷。聪明智慧。王令与太子为友。汝可说之勿使出家。其依王勅至太子所。而作

是言。王勅令与太子为友。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有过失辄相谏晓。二者见有好事深生随喜。三者在于苦厄不相弃舍。今献诚言愿不见责。古世诸王悉受五欲后方出家。太子云何而频弃舍。太子答曰此诸王等悉不免苦故吾不同耳。

出家部第十一(此别十部)

- 述意部
- 离俗部
- 剃发部
- 具服部
- 使还部
- 谏子部
- 差侍部
- 佛发部
- 时节部
- 会同部

述意部第一

窃以因缘假有。众生之滞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造业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导归宗而虚豁。是以能仁大师随缘布教。愍焱宅之既焚。伤欲流之永鹜。托白净之宫。照黄金之色。居兹三惑。示画篋之非真。出彼四门。厌浮云之易灭。自嗟人世漂忽若此。于是天王捧白马而踰城。给使持宝冠而诣阙。脱屣寻真。其于斯矣。虽复秦世箫史。周时子晋。许由洗耳于箕山。庄周曳尾于濮水。方兹去俗何其箴哉。致使慕其德者。断恶以立身。钦其风者。洁己而修善。毁形以成其志。故弃须发之美容。变俗以会其道。故去轮王之华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上智之人依佛语故为益。下凡之类亏圣教故为损。惩恶则滥者自新。进善则通人感化。所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禅河起苦行之迹。沐金躯之净水。游道场之吉树。食假献麋座因施草。于是十力智圆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觉道成也。

离俗部第二

如因果经云。尔时太子心自念。我年已至十九。今是二月复是七日。宜应方出。思求出家今正是时。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宫乃至净居天宫。不令人见此光明。尔时诸天见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时到。即便来下到太子所头面礼足。合掌白言。无量劫来所修行愿今正成熟。太子答言。如汝等语。今正是时。然父王勅内外官属严见防卫。欲去无从。诸天白言。我等自当设诸方便令太子出使无知者。即以神力。令诸宫属悉皆困卧。耶输陀罗眠卧之中得三大梦。一者梦月堕地。二者梦牙齿落。三者梦失右臂。得此梦已。眠中惊觉心大怖惧。白太子已具述三梦。太子言。月犹在天。齿又不落。臂复尚在。当知诸梦虚假不实。汝今不应横生怖畏。又语太子。如我自忖。所梦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虑闻已遂眠。又普曜经云。于时菩萨夜观妓女。百节空中譬如芭蕉。九孔不净无一可乐。明星适现。即勅车匿起被捷陟。适宣此语时。四天王与无数阅叉龙等。皆被铠甲从四方来。稽首菩萨曰。城中男女皆疲极。孔雀众鸟亦疲极寐。又本起经云。诸天皆言。太子当去恐作稽留。急去远此大火之聚。尔时太子思如是已。至于后夜。净居天王及欲界诸天充满虚空。即共同声白太子言。内外眷属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时。尔时太子即自往至车匿所。以天力故车匿自觉。而语之言。汝可为我牵捷陟来。尔时车匿闻此语已。举身颤怖心怀犹豫。一者不欲违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严峻。思惟良久流泪而言。大王慈勅如是。又今非游观时。又非降伏怨敌之日。云何于此后夜之中。而忽索马欲何所之。太子又复语车匿言。我今欲为一切众生降伏烦恼结贼故。汝今不应违我此意。尔时车匿举声号泣。欲令耶输陀罗及诸眷属。皆悉觉知太子当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车匿即便牵马而来。太子徐前而语车匿及以捷陟。一切恩爱会当别离。世间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缘甚难成就。车匿闻已默然无言。于是捷陟不复喷鸣。尔时太子见明相出。放身光明彻照十方。师子吼言。过去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于是诸天捧马四足并接车匿。释提桓因执盖随从。天即便令城北门自然而开不使有声。车匿重悲。门闭下[门@龠]谁当开者。时诸鬼神阿须伦等。自然开门。太子于是从门而出。虚空诸天歌赞随从。至于天晓所行道路已三踰阇那。时诸天众。既从太子。至此处已。所为事毕忽然不现。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马抚背而言。所难为事汝作已毕。又语车匿。唯汝一人独能随我。甚为希有。我今既已至闲静处。汝便可与捷陟俱还宫也。车匿闻此语已悲号啼泣。迷闷蹙地不能自胜。于是捷陟既闻被遣。屈膝舐足泪落如雨。我今云何而舍太子独还宫也。太子答言。世间之法独生独死。岂复有伴。吾今为欲。灭诸苦使。故来至

此。众苦断时。然后当与一切众生而作伴侣。又佛本行经云。尔时护世四天王。及天帝释。知太子出家时至。各随其方办具庄饰。各领一切眷属百千万众。前后道从。作诸音乐。从四方来。三匝围绕迦毘罗城。各合十指掌。低头曲躬。面向太子侧塞虚空。复见鬼星与月合时。尔时诸天唱大声言。大圣太子鬼宿已合。今时至矣。欲求胜法莫住于此。太子闻已。观诸婬女。秽污不净。睡眠不觉。以手拔发令寤。又以脚踏彼婬女身。不觉不知(以外同前)。

太子既出城外师子吼言。要誓证彼真如菩提。然后还来入此教化。而彼处所有一最大尼拘陀树神。以偈语太子言。

若人欲伐于树木	要必当尽其根本
如斯物类须断绝	渡水宜令达彼岸
言语一竟不得虚	作怨亦讫莫复喜

尔时太子以偈报彼树神言。

雪山处所可动移	海水能使其枯竭
天公虚空崩落地	我吐言语终不虚

太子脱头宝冠与车匿报大王。而说偈言。

假使恩爱久共处	时至会必有别离
见此无常须臾间	是故我今求解脱

尔时车匿闻此语。而说偈言。

假使用铁持作心	以闻如是言誓语
人谁不心酸楚毒	况我爱恋同日生

尔时太子即说偈。报车匿曰。

假使我今身血肉	并及肢节筋脉皮
一切磨灭尽消亡	或复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舍此重担	越度诸苦达本源
未证解脱坐道场	终不虚尔还相见

是时车匿举声大哭。白太子言。此马虽是畜生。犹尚慈悲垂泪而泣。胡跪出舌舐太子二足。况复眷属当见何殃。尔时太子以手摩马王捷陟。而有偈言。

太子以右罗网指	万字千辐轮相现
金色柔软清净手	用摩马王捷陟头
犹如两人对语言	汝同日生马捷陟
莫过悲啼生懊恼	汝作马功已讫了
我若当证甘露味	所可负载于我者
分别密教甚深法	报答于彼终不虚

剃发部第三

佛本行经云。尔时太子从车匿边。索取摩尼杂饰庄严七宝鞞刀。自以右手执刀从鞘拔出。即以左手揽捉绀青优钵罗色螺髻之发。右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右手擎掷置空中。时天帝释以希有心生大欢喜。捧太子髻不令堕。以天妙衣受接取。尔时诸天以彼胜上天诸供具而供养之。尔时净居诸天大众。去于太子。不近不远。有一华鬘名须曼那。其须曼那华下化作一净发人。执利剃刀而立。太子语净发师。汝能为我净发以不。其净发师报太子言。甚能。即以利刀剃头。时天帝释生希有心。所落之发。不令一毛坠堕于地。一一悉以天衣承之。将向三十三天而供养。菩萨发髻冠节至今不断。

依道宣律师感应记云。天人答律师曰。如来初成道至十三年中。于祇桓精舍。时大梵天王请佛转法轮。十方百亿国土诸佛。皆悉云集。于大千界中。菩萨声闻八部龙神亦集祇桓。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见大梵天王请佛转法轮。今欲洗佛身。伏愿听许。佛便听许。实时七宝行宫及以香汤水等。欲洗佛身。佛告阿难。汝往菩提树金刚座西塔。取我七宝剃刀并浴金刚盆。我欲剃发。阿难依命取来至世尊所。佛受刀已。普告大众。自我成道已来。未曾为汝等说此刀因缘。汝今谛听。我初踰城出时。去父王宫可六十里。车匿白我言。我今少疲。愿小停息。我闻即停。于止息处有一大龙池。周匝四十里。池多五色莲华。四面华树令人爱乐。我至池水取水洗面。忽有二年少来至我所。问至何所。我答为求菩提。彼年少言。我是此池龙王。自有书籍韦陀典记。此贤劫中有千佛出。我作龙身经于十大劫。数见世尊成道及入涅槃。至拘留孙佛入涅槃时。将一黄金刚盆函。中有剃刀。自从贤劫三佛已来。剃刀及金盆递相分付。今欲请仁者入宫设诸微供。未审许不。我即

随往至宫受供。并将七宝刀以奉上我。龙即语我言。汝今修道多有魔娆。若欲思惟时。常持此刀安于右膝上。此刀放光遍汝身上。化成千万丈。从刀光现作一帐以覆汝身。于此刀帐上。有百千力士各执其刀。外有所拟。魔见惊怖不起恶心。待汝成道时。欲剃须发。我将金刚盆。自来至汝所。我初成道时。入河洗浴。彼龙持盆至我边。佛告梵王。汝取宝刀上升梵宫。并告地神坚牢等。从金刚际造金刚台。高七千由旬。令如来坐上。又告娑竭龙王。汝可化身。为八万四千黄金龙像。头用七宝成。身以黄金作之。从须弥山下。八功德水。来灌世尊顶。又告天魔汝洗世尊发。命释提桓因。汝执金刚盆以承世尊发。化乐天王化作白银盖荫覆如来顶。十方诸佛普来我所。各坐金刚台。又执七宝刀。十方诸佛以金色手。各摩我顶。得魔顶已得百千三昧。诸来世尊告梵天王。汝可取刀剃如来发。时大梵天王执刀欲剃。遂不见如来顶。上寻有顶亦不见顶。佛告梵王。我见过去诸佛皆自剃发。一切凡圣无能见我顶者。我自剃发已。须发皆尽。唯有二髭。虽剃不落。剃已入河洗浴。时诸梵释龙王等。竞来争取我发。佛告大众。可付梵释魔龙等。各与少许须发。复将须发付净饭王。十方诸佛复告我言。此梵天王是汝大檀越主。汝可为现顶相令彼执刀重剃须发。我闻此语。便为现顶相。我持此刀授与梵王。大地为之六种震动。刀放大放照百亿佛土。我虽现顶。还上至色界顶。尔时梵王便升有顶始剃我发。后剃我两髭。髭既落已。便放大光。下至阎浮。化成二宝塔。高至有顶。具众庄严。我成佛来此塔最先。十方诸佛一时告我言。将此二髭塔付与梵王。令彼守护。使地神坚牢造小金刚塔。用盛剃刀及此金盆。我见过去诸佛。初登正觉皆最初度五人。皆报此宝刀。手剃彼发。虽用刀剃。然刀不至发。及唱善来已。须发自落。世尊。今既成道。可执此刀往鹿苑中。如过去诸佛度五人。我从彼言即至鹿苑。我剃五拘邻。从此已后。皆命善来。兼后羯磨。复告须菩提。汝从戒坛出。火照百亿诸佛。及我分身佛皆集戒坛。须菩提奉命集已。如来从讲堂手执剃刀。阿难执金盆。与人天大众。来至戒坛。绕三匝已。从北面升坛。告大梵天王。汝施工匠及天金铁。我造剃刀。又告坚牢神。汝施我金刚。我欲造小塔用盛此宝刀。又告娑竭龙王。汝之龙工最巧可为我造宝刀函。诸天人等依言奉施。如来神力。经于一食顷三种皆成。其所造剃刀。得八万四千具。以内函中安金刚塔中。又告十方佛各施刀塔。刀塔其数八十亿。皆付文殊普贤。我涅槃后。取诸施塔遍大千界八十亿大国。一国别置一塔。诸阎浮提具八万四千尘劳门者。皆望得脱。令得出家度脱生死。种种利益不可具述。佛告文殊。过是年已。汝持我刀塔至震旦清凉山金刚窟中安置。佛告阿难。汝往父王宫所。取我发来

付帝释。阿难依命付已。佛告帝释。汝将我发欲造几塔。帝释白佛言。我随如来发一螺发造一塔。佛告龙王。令造码碯瓶黄金函。将付帝释用盛螺发。尔时帝释使天工匠经三七日方可得成。如来以神力故。如一食顷发塔皆成。大数有二十六万。佛告天帝。汝留三百塔。于天上守护。自余诸塔。我涅槃后将发塔八万四千付文殊师利。于阎浮提如上诸国我法行处流通利益。又佛告阿难曰。汝往父王所取我髭来。合六十四茎。其二茎髭者已施梵王。余并将来。我欲造塔。阿难依命取付世尊。佛告诸罗刹。我施汝二髭。当造七宝函及造栴檀塔。盛髭供养。以髭威力令汝得诸饮食。罗刹白佛言。蒙恩施髭令造宝塔。未审高几许。佛告罗刹。可高四十由旬。自余六十髭亦随造函塔。可高三丈许。诸罗刹等依命造塔。皆大欢喜。又告诸罗刹。汝好守护。勿使外道恶人魔鬼毒龙妄毁我塔。此塔是汝命根。以护塔故饮食常丰。此塔年别三度放光照汝身。以光威力。常雨粳粮石蜜菓菜等。所须皆足。若怀恶心光便不现饮食自消。汝若见此恶相。当率诸罗刹来。至塔所深自悔责。塔还放光。饮食还足。此之髭塔世尊涅槃时。六十髭塔付彼无言菩萨。令加守护。勿令恶王损坏。于阎浮提六十国内有文字处。一国置一塔。令地神坚牢用金刚造塔高三丈许用盛髭函。于前六十国内选取名山。凿石为龕以内龕中。龕门牢封无令后恶国王开损不得久住也。

具服部第四

佛本行经云。尔时太子既剃发已。净居天复化作猎师之形。身着袈裟染色之衣手执弓箭。见已语言。汝能与我此之袈裟衣不。我与汝迦尸衣。价直百千亿金。复为种种栴檀香等之所熏修。而说偈言。

此是解脱圣人衣 若执弓箭不合着
汝发欢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传天衣

尔时猎师报言。善哉。今实不惜。时净居天所化之衣。从菩萨取迦尸微妙衣。飞上虚空。如一念顷还至梵天为欲供养彼妙衣故。菩萨见已生大欢喜。尔时菩萨剃发身得袈裟已。形容改变既严整讫。口发如是大弘誓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

使还部第五

佛本行经云。于是车匿及马王悲泪而别太子。因说偈言。

菩萨初出半夜行 车匿辞别牵捷陟
以苦逼切失威仪 回还八日乃到宫

车匿及马既到城已。所见城空旷雨泪而入。其马捷陟在宫门外。欲入门观瞻太子坐卧之处。不见太子。泪下如流。一切人民眷属。唯见车匿及马向宫。各举两手嗷唤大哭。流泪满面而说偈言。

彼等嫫女心苦切 渴仰欲见太子还
忽覩车匿马空回 泪下满面嗷唤哭
解绝璎珞妙衣服 散披头发身瘦羸
各举两手无承望 啼号不眠彻天晓

尔时宫内眷属懊恼不可具述。时大妃耶输向车匿说。如我无夫之妇。已见自至。从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单独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说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刚 如铁共石无有异
主舍入山宫内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时净饭王。念太子故忧苦切身。迷闷倒地无所醒觉。而说偈言。

王闻菩萨誓愿重 及见车匿捷陟还
忽然迷闷自扑身 犹如帝释喜幢折

时王醒已。而说偈言。

捷陟汝马速疾行 将我诣彼还回返
我无子故命难活 如重病人不得医

又普曜经云。于是菩萨适出城门。迦维罗卫一切群众知太子去。共谈而喜。俱夷明日从寐起已。遥闻众言。觉知己去。听大声响。不见菩萨及马车匿。王心闷绝自投于地。举声称怨。永绝我望何所依怙。俱夷从床宛转在地。自撼头发断身宝璎。何以痛哉。是我道师依怙如天。而弃我去用复活为。恩爱未久便复别离。泪下如雨不能自胜。不见菩萨无不怀戚。国中树木寻时亏落无诸华实。诸清净地悉生尘垢。其王闻之。与群臣眷属。围绕行至园观。亦怀悲苦。瞿夷心望菩萨当还。车匿言。菩萨启王及舍夷。得佛道已乃还相

见。王覩宝衣车匿白马而独来还不见太子。自投堕地。呜呼阿子。明晓经典。众奇异术无不博达。今为所至弃国万民。车匿说之。我子菩萨为何所游。谁为开门。其诸天供养云何。车匿白曰。唯王听之。我在常处宴然卧寐。城门已闭。于时菩萨告我被马。城中万民皆眠不闻。天帝开门。四天王告勅四神。捧其马足。诸百千天帝释梵以待送之。严治道路。演大光明。散华烧香。诸天伎乐同时俱作。踊在虚空。诸天围绕以待送之。去是极远脱衣宝璎及白马遣我还启王谢妃。必至成佛乃还相见。勿令愁忧。于是瞿夷闻车匿言。益用悲哀。抱白马头以哀叹曰。太子乘汝何以独来。颜貌殊妙如月盛满。相好庄严便复别去。远近嗟叹莫不悲怜。云何独去谁复将行。车匿无状挑我两目。于时车匿见王瞿夷所说辛苦。益悲流泪述前苦谏。太子所为皆应道法。今勿复悲。

◎◎

谏子部第六

如佛本行经云。净饭王使二人向山谏太子回。而说偈言。

棘刺头尖是谁磨 鸟兽杂色复谁画
各随其业展转变 世间无有造作人

尔时太子具报使人。令王深信因果自然。文繁不可广说。又普曜经云。父王闻太子出家。悲泣垂泪。而问之曰。何所志愿。何时能还。与吾要誓。吾以年朽家国无嗣。太子以时而答偈言。欲得四愿不复出家。

一不老。二至竟无病。三不死。四不别。神仙五通虽住一劫不离于死。王闻重悲。斯四愿者。古今无获。谁能除此。

差侍部第七

佛本行经云。尔时输头檀王告诸释言。汝等诸释。若知时者。必须家别一人出家。若其释种兄弟五人。令三人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断我诸释种故。

佛发部第八

如观佛三昧经云。如来头上有八万四千毛。皆两向摩右旋而生。分齐分明四觚分明。一一毛孔旋生五色光。入前十四色光中。昔我在宫。乳母为我沐头。时大爱道来至我所。悉达生时多诸奇特。人若问我汝子之发为长几许。我云何答。今当量发知其尺度。即勅我申发。母以尺量。长一丈三尺五寸。放已右旋成螺文。欲纳妃时。复更量之。长一丈三尺五寸。我出家时。天神捧去。亦长一丈三尺五寸。今者父王。看如来发。即以手申。从尼拘楼陀精舍。至父王宫。如绀琉璃绕城七匝于佛发中。大众皆见若干色光。不可具说。敛发卷光右旋宛转。还住佛顶即成螺文。又僧祇律云。佛在时。每四月一剃发。依萨婆多论。虽四月一剃。如凡人七日剃发状。又文殊师利问经云。凡人发长二指当剃。或二月日若短而剃。是无学菩萨。若过二指亦是无学菩萨。爪不得长。得如一横谷。何以故。为搔痒故。又四分律云。佛言。听诸比丘皮次剪爪。极长如一麦应剪发。半月一剃。极长两指。若二月一剃(二月者。白黑各有十五日。当此间三十日为二月也)。

又毘尼母经云。佛告诸人。此发不可故衣故器盛之。当用新物。有瞿波罗王子。从世尊乞发。佛言。应用七宝器盛之供养。又四分律云。时阿难持故器收世尊发。佛言。不应以故器盛如来发。应用新器新衣缯彩若钵衣裹盛之。时有王子瞿波离将军。欲往四方有所征伐。来索世尊发。佛言。听彼得已不知安处。佛言。听安金塔中。若银塔中。若宝塔中。若杂缯彩衣裹。不知云何持。佛言。听象马车乘头上肩上担。时王子持世尊发去。所往征伐得胜还国。为世尊起发塔。亦听比丘持世尊发。行如上安置彼不洗大小便处。持世尊塔。佛言。不应尔。令净者持。彼安如来塔。置不好房中。己在上好房中宿。佛言。不应尔。应安如来塔置上好房中。己不好房宿。彼安如来塔置下房。己在上房宿。佛言。不应尔。应安如来塔在上房己在下房中。彼共如来塔同屋宿。佛言不应尔。彼为守护坚牢故。而畏慎不敢共宿。佛言。听安杙上。若杙上若头边眠。为守护塔故听塔内宿。亦为坚牢塔内藏物故听宿。彼着革屣及捉入塔内。佛言。不应尔。佛言。听塔下坐食。不令污秽不净。若有不净众物。聚着脚边。食已持去(比数有征伐人。虽不见佛发将行。然有俗人好心造小像。及将舍利及写小字经卷。并安头发内。未知许不。答曰。圣教无文。然有好心欲将经像舍利。时准前往将取世尊发法。用安置作小塔子。内安弥善。贫无物造。亦听净缯帛裹内将行。至处上好杙上如前安置。若安发内。恐发垢秽臭气不净。又军行在道。大小便利急卒不可临时解头取之。如前佛发。不许便利秽处安置。准此经像亦同前法也)。

时节部第九

如十二游经增一阿舍长阿舍等并云。二十九出家。增一阿舍。二十年在外道法中。今推大例如来在世七十九年。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所可化物。唯应四十五年。而禅要经云。释迦一身化众生。三十九年。诸经多十九出家应以为正。故未曾有经云。耶输陀罗言。如来取我未过三年。既瑞应经云。太子年十七纳妃。便证十九出家是正也。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经中益少。且云二十年外道中学。便是五十方始成道。足知误矣。良由众生根行不同见有同异。

会同部第十

述曰。谓世代流远。戎华音隔。译人不同受言名异。虽欲会随终无定准。夫一代之书群贤相袭。遂令亥豕换文鱼鲁易韵。况国有中外。书则云鸟。以此往求难得尽一。又如黄帝三面乐臣一足。言无梵汉事有楚越。况邪业易聆。正法难悉。言有中边。回换书之。而得审定。无异说者哉。

法苑珠林卷第十◎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千佛篇第五之四◎成道部第十二(此别十部)

- 述意部
- 乞食部
- 学定部
- 苦行部
- 食糜部
- 草座部
- 降魔部
- 成道部
- 天赞部

• 神变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大圣应期有感昭著。荫覆十方。化周三界。是四生之导首。六趣之舟航。至如兜率上生。阎浮现灭。冠日处胎殒星晦迹。林微尼园。启四八之瑞。毕利叉树。放十种之光。鉴彼四门捐兹五欲。舍严城而独往。依道树而超登。合四钵于连河。度五邻于鹿苑。荡爱着于绵区。湔尘冥于曩劫。慧日既开光清八狱。玄功阐化慈照四生。敷演一音各随类解。像教攸兴其来久矣。

乞食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尔时菩萨渐渐游行。从摩竭国界往至婆罗阇城。于彼止宿。明旦入城乞食。颜貌端正屈伸俯仰。行步庠序视前直进。不左右顾眄。着衣持钵入罗阇城乞食。时摩竭王在高楼上。诸臣前后围绕。遥见菩萨入城乞食行步庠序。即向诸臣以偈赞之。王即遣信问。比丘欲何所诣。菩萨答之。山名斑荼婆。当于彼止宿。使人速还返白王如是事。王闻彼使言。即严好象乘。众人共寻从即往礼菩萨。时王语太子言。今可于此住。我举国一切所有及脱此宝冠。相与可居王位治化。我当为臣。时菩萨报言。我舍转轮王出家学道。岂可于此边国王位而处俗耶。王今当知。犹如有人曾见大海水后见牛迹水。岂可生染着心。此亦如是。岂可舍转轮王位习粟散小王位。此事不然。时王前白言。若成无上道者。先诣罗阇城。与我相见。菩萨报言。可尔。尔时王即礼菩萨足。绕三匝而去。

又佛本行经云。菩萨为摩伽陀国王。说云大王。我等今实不畏彼毒蛇。亦复不畏天雷霹雳。亦复不畏于猛火焰彼大风吹烧野泽者。但畏五欲境界所逼。何以故。诸欲无常犹如劫贼盗诸功德。尔时菩萨即说偈言。

五欲无常害功德	六尘空幻损众生
世间果报本诳人	智者谁能暂停住
愚痴天上不满意	况复人间得称心
欲秽染着不觉知	犹如猛火然干草
往昔顶生圣王主	降伏四域飞金轮
复得帝释半座居	忽起贪心便堕落

假令尽王此大地 心犹更欲摄他方
世人嗜欲不知厌 如巨海纳诸流水

大王当知。彼须弥山下有阿修罗。然其兄弟各为贪欲爱一玉女。二人相争而自鬪战。伤害俱死。便说偈言。

往昔修罗两兄弟 为一玉女自相残
骨肉怜爱染着憎 智人观知不贪欲

菩萨又言。或为五欲故。生天生人。既得生已着五欲故投身透水。或复赴火。为五欲故自求怨讎。又说偈言。

痴人爱欲故贫穷 系缚伤杀受诸苦
意望此欲成众事 不觉力尽后世殃

又佛本行经。菩萨说偈言。

假使恩爱久共处 时至命尽会别离
见此无常须臾间 是故我今求解脱

学定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时菩萨即向阿蓝迦蓝所。学不用处定。精进不久得证此法。时菩萨舍之而去。后往鬻头蓝子处。学有想无想定。精进不久得证此法。菩萨思惟。此两处定非涅槃非永寂休处。不乐此法。便舍二人而去更求胜法。时菩萨更求胜法者。即无上休息法也。时有五人追逐菩萨。念言。若菩萨成道。当与我等说法。

又佛本行经云。阿罗逻仙人报菩萨云。诸凡夫人爱于贪欲。受系缚等苦。一切皆由境界。而说偈言。

山羊被杀因声死 飞蛾投灯由火色
水鱼悬钓为吞饵 世人趣死以境牵

又新婆沙论云。佛为菩萨时。厌老病死。出劫比罗伐窣堵城求无上智。时净饭王遣释种五人随逐给侍。二是母亲。三是父亲。母亲二人执受乐行得净。父亲三人执苦行得净。当于菩萨修苦行时。母亲二人心不忍可。即便舍去。

菩萨后知苦行非道。舍而受食羹饭苏乳。以油涂身习处中行。父亲三人咸谓。菩萨狂乱失志。亦复舍去。后世尊成佛即作是念。彼皆是我父母亲族。先来恭敬供养于我。今欲酬报为何所在。天即白言。今在婆罗痾斯国仙人鹿苑(广事如前)。

问何故名婆罗痾斯。答此是河名。去其不远造立王城。是故此城亦名婆罗痾斯。

问何故名仙人论处。答若作是说。诸佛定于此处转法轮者。彼说。佛是最胜仙人。皆于此处初转法轮。故名仙人论处。若作是说。诸佛非定于此转法轮者。彼说。应言仙人住处。谓佛出世时。有佛大仙及圣弟子仙众所住。佛不出世时。有独觉仙所住。若无独觉时有世俗五通仙住。以此处常有诸仙已住今住当住故。名仙人住处。有说。应言仙人堕处。昔有五百仙人。飞行空中。至此遇退因缘一时堕落。问何故名施鹿林。答常有诸鹿游止此林。故名鹿林。昔有国王。名梵达多。以此林施与群鹿。故名施鹿林。如羯兰铎迦长者。于王舍城竹林园中。穿一池以施羯兰铎迦鸟。令其游戏。因名施羯兰铎迦池。此亦如是。故名施鹿林(旧翻名迦兰陀鸟善见论其形如鹊)。

苦行部第四

尔时菩萨于此鹿林。在五拘邻比丘所。学于苦行。经于六年。极生辛苦。过其本师。以自饿故而不得道。徒劳疲形。故涅槃经云。菩萨当以苦行自诫其心。日食一胡麻经一七日。粳米菽豆麻子粟糜。及以白豆亦复如是。各一七日。如是修苦行时。一切皮肉消瘦皱减。如断生瓠置之日中。其目坎陷如井底星。肉尽肋出如朽草屋。脊骨连现如重线砖。所坐之处如马蹄迹。欲坐则伏。欲起则偃。虽受如是无利益苦。然不退于菩提之心。

又菩萨处胎经云。佛告苦行菩萨。昔我所更苦行无数。于尼连河边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斯由曩昔向一缘觉犯口四过断绝一施。重受轻报。

又大集经云。尔时光味菩萨。为诸大众。而说偈言。

过去无量僧祇劫	种种布施习檀那
清净尸罗及羸提	精进坐禅学般若
安乐一切众生故	备忍种种诸苦辛

宫中六万后妃嫔
独处六年修苦行
精进昼夜不睡眠
菩提树下思惟坐
四方上下地及空
如是魔军及眷属
成就无上胜菩提

弃舍出家如脱屣
日食一麻一米麦
身形唯有皮骨在
八十万众天魔来
八十由旬悉充满
皆能破坏使归降
得证第一义谛果

食糜部第五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六年既万。至春二月十六日。时内心自作如是思惟。我今不应将如是食食已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更从阿谁边求美好之食。谁能与我彼美食。令我食已即便证取阿耨菩提。时菩萨心如是思惟之时。有一天子。知菩萨心如是思惟。速往诣于善生村主二女边。至彼处已。即告之言。汝善生女。汝若知时。菩萨今欲求好美食。菩萨今须最上美食。食美食已。然后欲证阿耨菩提。汝等今可为彼备办足十六分妙好乳糜。是时善生村主二女。闻于彼天如是告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速疾聚集一千牝牛。而[谷-禾+牛]取乳。转更将饮五百牝牛。更别日[谷-禾+牛]此五百牛。转持乳将饮于二百五十牝牛。后日[谷-禾+牛]此二百五十牝牛之乳。还更饮百二十五牛。后日[谷-禾+牛]此一百二十五牛之乳饮六十牛。后日[谷-禾+牛]此六十牛乳饮三十牛。后日[谷-禾+牛]此三十牛乳饮十五牛。后日[谷-禾+牛]此十五牛乳。着于一分净好糠米。为于菩萨煮上乳糜。其彼二女煮乳糜时。现种种相。或复出于满华瓶相。或现功德河水渊相。或时现于万字之相。或现功德千辐轮相。或复现于解领牛相。或现象王龙王之相。或现鱼相。或时复现大丈夫相。或复现于帝释形相。或时有现梵王形相。或复现出乳糜。向上涌沸。上至半多罗树须臾还下。或现乳糜。向上高至一多罗树讫还下。或现出高一丈状。还入彼器。无有一滴离于彼器而落余处。煮乳糜时。别有一善解海算数算占相师。来至彼之处。其见乳糜出现如是诸种相貌。善占观已作如是语。希有希有。是谁得此乳糜而食。彼人食已。不久而证甘露妙药。尔时菩萨至于二月二十三日。于晨朝时。至彼村主家大门之外。默然而立欲求食。女见即便取一金钵。盛贮安置。和蜜乳糜。满其钵中。自手执持。向菩萨前。到已即住。向菩萨言。唯愿尊者。受我此钵和蜜乳糜。怜愍我故。时菩萨受彼乳糜。持至尼连禅河。有一龙女。名尼连荼耶。从地踊出。手执庄严天妙笏提奉献菩萨。菩萨受已即坐其上。坐其上

已。取彼善生村主之女所献乳糜。如意饱食悉皆净尽。菩萨既食彼乳糜已。缘过去世行檀福报业力熏故。身体相好平复如旧。端正可喜。圆满具足无有缺减。尔时菩萨食彼糜讫。以金钵器弃掷河中。时海龙王生大希有奇特之心。复为菩萨叹现世故。执彼金器拟欲供养将向自宫。是时天主释提桓因。即化其身作金翅鸟。金刚宝[此/束]。从海龙边。夺取金钵。向忉利宫三十三天。常自供养。于今彼处。三十三天立节。名为供养金钵器节。从彼已来至今不断。尔时菩萨食糜已讫。从坐而起。安庠渐渐向菩提树。彼之筌提。其龙女还自收摄。将归自宫为供养故。而有偈说。

菩萨如法食乳糜 是彼善生女所献
食讫欢喜向道树 决定欲证取菩提

依宣律师住持感应记云。具论因缘。并在第十卷中灌带部内述之。时有四天王子告律师云。世尊初成道第十一年。于王舍城中须摩长者园内。告诸大菩萨及大弟子曰。我初踰城时。至彼泐沙国。路逢牧牛女。我语云。我有少饥渴。从汝乞饮食。彼女答云。汝何所往。答言。求趣菩提。又问。名字何等。答言悉达。彼女又白我言。我读韦陀之典云。不久有大智人。当成正觉。我观仁者相貌音声。是诸佛相。我作此山神。经十六大劫。过去诸佛我皆亲觐。汝可随我往至住处。当与汝饮食。过去迦叶涅槃时。付我一澡罐。其项上有双龙绕。下有师子蹲。拘留佛所制。递相付我讫至楼至佛。此龙瓶内。具足有八功德水。汝若饥渴当饮此水。能消烦恼增长菩提。勿轻此小瓶。假使四大海水内此瓶中。犹不能满中。有四龙王。此贤劫初三佛出世所有遗法。多在瓶内与娑竭龙宫。一无有二。又迦叶佛。付我香炉及一黄金函。将付仁者。其香炉前有十六头。半是师子。半是白象。于二兽头上。别起莲华台。以台为炉相。于炉四缘别起六银楼。楼出天童。可长二寸。如是诸天童合有九十六。每烧香时。是诸童等。各各分番来付香炉。后师子向外而蹲踞。从师子项上有九龙盘绕。上承金莲。华内有金台。即台为宝子。于台宝子内。有十三万亿真珠大楼观。各盛诸妙香。复有十三万金牒毘尼藏。中有比丘。入于灭尽定。若至烧香时。其诸炉头诸天童子来至宝台所。各各口出烧香歌曲。台门自开。诸比丘从定而出。从真珠观取香付嘱天童。付已台门自闭。从九龙口中。又衔白银观。为台眷属。而诸银台内。皆有天童子。常作天乐赞叹烧香。其音清雅无可为比。众生闻者生信悟道。如来每说法时。在大众前常执香炉。天童取香来授与佛。令之供养。又有黄金函。内盛大般若。合三十亿偈。黄金为经牒。白玉为界道。白银为字。其函长三

寸。内有二比丘。亦入灭定。此函及炉。是拘留佛所制。次第付我乃至楼至佛。诸佛欲兴世。皆开此金函披阅经典。以般若力天魔不烧速登正觉。今将付嘱。努力守护勿令损失。我受得已于菩提树下。六年苦行。常饮此瓶水。故除饥渴。烦恼亦消也。

又我初欲成道。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至菩提树下欲升金刚坛。山神至我所即告我言。汝今成道可依往佛。若初成道欲升金刚坛。先执香炉绕坛可行七匝十方诸佛。各手捻香付彼炉中。今既成道可依前佛。佛依此法绕坛绕树。合三十二匝。十方诸佛亦前授香。次命人王天王释梵龙王十地菩萨。各前授香。佛以威神。香闻十方。上至有顶。受苦众生闻香解脱。诸根具足智能增长。种种神变不可具述。又告梵王。执彼龙瓶水以灌世尊足。人王天王帝释魔梵。各次洗足。地为六种震动。如来从足下放金色光。坐金色莲华座。十方诸佛各来投香。于光明中。卢舍那佛出金色手摩释迦佛顶。又说妙法。我令十方佛欲白四羯磨授释迦文佛成无上法王位。诸佛秉此羯磨在金坛上。天人大众无量河沙闻佛羯磨。一时寂然犹如比丘入第四禅。诸佛秉羯磨受法王位已。地之六种大动。佛放光明普照十方。广作佛事利益凡圣。不可具述。

草座部第六

如佛本行经云。尔时菩萨于河澡浴食乳糜沐身体竟。光仪平复如本。威力自在安庠面向菩提树。菩萨思惟。此菩提道场欲作何座。即自觉知。应坐草上。是时净居天白菩萨言。过去诸佛欲证菩提。皆铺草上而取正觉。尔时菩萨思惟谁能与我如是之草。左右四顾。是时忉利帝释天王。以天智知菩萨心已。即化其身为刈草人。去于菩萨不近不远。右边而立。刈取于草。其草青缘。颜色犹如孔雀王项。柔软滑泽而手触时。犹如微细迦尸衣。色妙而香右旋宛转。菩萨问彼人言。贤善仁者。汝名字何。彼人报言。我名吉利。菩萨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利。亦为他人以求吉利。此名吉利。在于我前。我今决当得证阿耨菩提。汝能与我草不。其化人报言。我能与草。是时帝释即化作人。刈草奉菩萨。菩萨即取一把自手执持。当取草时。其地即便六种震动。将于此草向菩提树下。持草中路。忽有百青雀。从十方来右绕菩萨。三匝讫已。随菩萨行。又有五百拘翅罗鸟。又有五百孔雀。又有五百白鹅。又有五百鸿鹤。又有五百白鸥。又有五百迦罗频伽之鸟。又有五百命命之鸟。又有五百白象。皆悉六牙。又有五百白马。头耳乌黑鬃尾悉朱。长而披散。

又有五百牛王。并皆解领犹如黑云。是时复有五百童子五百童女。各以种种诸妙瓔珞庄严其身。又有五百天子五百天女五百宝瓶。以诸香华满于其中。盛种种诸妙香水。无人执持自然空行。又世间中所有一切吉祥之事。皆从四方云雨而来。各在菩萨右边。围绕三匝已随菩萨行。一切诸天音乐。空中欢喜歌赞菩萨。不可具述。

又瑞应本起经云。释提桓因化为凡夫人。执净软草。菩萨问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萨闻之心大欢喜。破不吉以成吉祥。

又观佛三昧经云。适施草坐地则大动。诸佛化作八万佛树师子之座。或有佛树。高八千里四千里。或高百千由旬。一切佛树具足八万。大小不定。今释迦树最短。若干天衣。而布其上。

又观佛三昧经云。佛告父王。如我踰出宫城。去伽耶城不远诣阿输陀树。吉安天子等百千天子。皆作是念。菩萨若于此坐必须坐具。我今应当献于天草。即把天草。清静柔软名曰吉祥。菩萨受已铺地而坐。是时诸天。复见白毛围如三寸。右旋宛转有百千色流入诸相。是诸天子各作是念。菩萨今者唯受我草。不受汝草。时白毛中有万亿菩萨结跏趺坐。各取其草坐此树下。一一天子各见白毫中有如此相。时有天子。名曰悦意。见地生草穿菩萨肉上生至肘。告诸天子曰。奇哉男子。苦行乃尔。不食多时。唤声不闻。草生不觉。即以右手申其白毛。其白毛端直。正长一丈四尺五寸。如天白宝中外俱空。天见毛内有百亿光。其光微妙不可具宣。诸天见已叹未曾有。即放白毛右旋宛转。还复本处。是时降魔。魔还天宫。白毛随从直至六天。无数天子天女。见白毛孔通中皆空。团圆可爱如梵王幢。如来有无量相好。一一相中八万四千诸小相好。如是相好。不及白毫少分功德。

降魔部第七

如因果经云。四月七日世尊降魔。于时落日停光明月映彻。园林华菓荣不待春。智度论云。尔时天魔。将十八万天魔众皆来恼佛。佛以眉间微光照皆堕落。又观佛三昧经云。魔王心怒。即欲直前。魔子谏曰。父王无辜自招疮疣。菩萨行净难动如地。云何可坏。又杂宝藏经云。昔如来树下恶魔波旬。将八十亿众欲来坏佛。便语佛云。汝独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起者。我捉汝脚掷着海外。佛言。我观世间无能掷我。汝于前世时。曾于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钵之饭。故生六天为大魔王。而我于三阿僧祇劫。

亦设供养声闻缘觉。不可计数。魔言。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其实。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谁为证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证我。作是语时。一切大地六种震动。地神即从金刚际出。合掌白佛言。我为作证。有此地来我常在中。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佛语波旬。汝今先能动此澡瓶。然后可能掷我海外。尔时波旬及八十亿众不能令动。魔王军众颠倒自坠破坏星散。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魔王波旬长子名曰商主。即以头顶礼菩萨足。乞求忏悔口唱是言。大善圣子愿听我父发露辞谢。凡愚浅短犹如小儿无有智慧。我今忽来恼乱圣子。将诸魔众现种种相恐怖圣子。我于已前曾咨父言。以忠正心。虽有智人善解诸术。犹尚不能降伏于彼悉达太子。况复我等。但愿圣子恕亮我父。我父无智不识道理。如是恐怖大圣王子。当何取生大圣王子。愿仁所誓早获成就速证阿耨菩提。

成道部第八

如普曜经云。菩萨于树下坐。明星出时豁然大悟。年至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又依般若问论云。沤楼频螺林中成佛。又自誓三昧经云。初成佛时。十方诸佛各送袈裟。佛合成一服。此衣今在梵天供养。又空行三昧经云。弥陀佛先我四劫得道。维卫佛先我三劫得道。有佛名能儒。三十灭度。迦叶佛十八得道。我年二十七得道。今从多为定。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此文应允。亦与余义相应。善见律云。月生三日得一切智。泥洹经云。佛初出得道。并四月八日。今以为正。

天赞部第九

如华严经云。尔时如来以自在神力。不离菩提树坐及须弥山顶妙胜殿上夜摩天宫宝庄严殿。趣兜率天宫一切宝庄严殿。尔时兜率天王。承佛神力。以偈颂曰。

无碍如来犹满月 诸吉祥中最第一
来入众宝庄严殿 是故此处最吉祥

华严经云。尔时如来威神力故。十方一切诸佛世界。诸四天下。一一阎浮提。皆有如来坐菩提树下。无不显现。尔时世尊威神力故。不起此坐升须弥顶向帝释殿。尔时帝释即说偈言。

七佛定光诸佛等 诸吉祥中最无上
彼佛曾来入此处 是故此地最吉祥

尔时世尊威神力故。不离道树及帝释宫。向夜摩天宝庄严殿。尔时天王以偈颂曰。

名称如来闻十方 诸吉祥中最无上
来入摩尼庄严殿 是故此处最吉祥

变化部第十

依华严经云。佛子。一切诸佛于念念中。悉能出生十无尽智。何等为十。于一念中悉见一切世界。从兜率天命终。于一念中。悉现一切世界。菩萨出生。于一念中。悉现一切世界。菩萨出家。于一念中悉现一切世界。往诣道场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于一念中悉现一切世界。转净法轮。于一念中悉现一切世界随应化导一切众生悉令解脱。于一念中悉于一切世界。现庄严身随应众生。于一念中。悉现一切世界种种庄严无数庄严如来自在一切智藏。于一念中悉现一切世界清净众生。于一念中遍一切世界。悉现三世一切诸佛。于一念中为种种诸根精进欲性故。显现三世诸佛种性。成等正觉开导众生。佛子。是为一切诸佛于念念中生十无尽智。

又智度论云。如阿毘昙说。一时无二心者。若化佛语时。化主默然。若化主语时。化佛亦应默然。云何佛一时皆说六波罗蜜。

答曰。此如外道声闻变化耳。如佛变化无量三昧力不可思议。是故佛自语时。无量千万亿化佛亦一时皆语。又语外道及声闻。化不能作化。如佛世尊化复作化。故诸外道声闻。灭后不能留化。如佛灭后能留化如佛无异。如毘昙中。一时无二心者。今佛亦如是。当化语时。亦不有心。佛心念化。欲令化语。即便皆语。

◎

◎说法部第十三(此别三部)

- 述意部
- 讷机部
- 说益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大圣逗机影迹无方。所现之处无非利益。故谛分真俗事决形心。凭假实而上征。寄乘权而下比。良由生老病死。终无自出之期。菩提涅槃。得有修入之证。但内典无边。应机而说。故使法轮则柰苑初转。僧侣则憍陈始度。至于迦叶兄弟目连朋友。西域之大势。东方之遍告。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国之王。莫不服道而倾心。滄风而合掌。于是他化宫里。乃敷十地。耆闍山上方会三乘。善吉谈无得之宗。净名显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胸前则吐纳江河。掌内则摇荡山谷。论劫则方石屡尽。辩数则微尘可穷。斯乃三界之大师。万古之独步。吾自庸才谈何以尽。纵使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述易删诗。予赐之言语。商偃之文学。爰及左元放葛仙子老聃河上公庄周之等。并区区于方内。何足道哉。若我师大法。人天轨模三千法式。洎流中夏益利渊深。广疗三毒传照百灯。相继不绝。胡可胜言。

讷机部第二

如华严经云。如来出世。譬如日出先照一切诸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然日光不作是意。我当先照大山乃至后照大地。由山有高下故照有前后。如来亦尔。平等普救。然机有利钝感佛前后。见闻不同大小有异。

依弥沙塞律云。佛得道七日受解脱乐。有五百乘车载石蜜外国兴生。路由树过。车主兄弟二人。离谓波利。创奉蜜麩。四王奉钵。佛受之已为说三归。又更七日文鳞龙王。奉非人食。后过七日斯那奉食。姊妹四人受三归依。复过七日梵王来请转法轮。又普曜经云。时梵王与六万八千梵王眷属来诣佛所。稽首足下请转法轮。佛受请已。言我宿命在波罗柰供养六百亿佛。应在此转法轮。由观树七日以报其恩。故未说法。

又智度论云。佛成道已不即说法。于五十七日。今捡括机缘然后说法。初七日思大乘法化。第七七日用于小乘以拟众生。

又菩萨瓔珞经云。当转法轮在鹿野清明园。为久饥虚者。润于甘露法。

又中本起经云。世尊念言。吾昔路由梵志。阿兰迦兰待吾有礼。应往度之。天空中曰。此二人已亡七日。又念。应度鬻头蓝弗。天复告云。昨日命终。又念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邻。二名頰陞。三名跋提。四名十力迦叶。五名摩诃男。执侍功勤应往度之。

又转法轮经云。佛在鹿野树下时。空中有自然法轮飞来当佛前而转。佛以手抚之止。吾无始来为名色转轮今爱意尽。不复流转。轮即便住。

又十二游经云。佛从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五日坐树下为一年。二年于鹿野园中为五人说法。三年为鬻鞞迦叶兄弟三人说法。满千比丘。四年在象头山。为龙鬼说法。五年时度舍利目连。舍利七日得上果。目连十五日得上果。六年须达共祇陀。为佛立精舍。有十二佛图寺。有七十二讲堂。有三千六间屋。有五百楼阁。七年在拘耶尼园。为婆陀和菩萨等八人说般若经(此经一卷明苦行事)八年在柳山。为侏真陀罗王弟说法。九年在秽泽中。为阿掘摩说法。十年遂摩竭国。为弗沙王说法。十一年在恐惧树下。为弥勒说本起经(即修行本起是)十二年还父王国。为释氏八万四千人说法。又中本起经云。世尊在摩竭提国六年。将还本国。王遣优陀延迎佛疑此异前未详孰定。又普曜经云。有梵志名优陀。王命迎佛。别已十二年思得相见。佛七日后还本土。又分别功德经云。佛还本土。足升空行与人头齐。使父王接足而已不欲屈身。又大集经云。佛成道十六年知诸菩萨任持法藏。即于欲色界中间出大宝阶。大众俱登中阶即上升虚空。又分别功德经云。若不得说经处但称在舍卫。以佛在其国二十五年比在诸国此住最久。以其国中多诸珍异。人多有义。祇树精舍有神异验。众集之时。猕猴飞鸟群类数千悉来听法。寂寞无声。事竟即去各还所止。捷椎适鸣已复来集。此由国多仁慈。故异类影附。故智度论云。舍卫城有九亿家。三亿明见佛。三亿信而不见。三亿不见不闻。佛二十五年在彼尚尔。若得多信利益无穷。

说益部第三

依菩萨处胎经云。尔时世尊示现奇特异像。变一切菩萨尽作佛身。光相具足。皆共异口同音说法。互相敬奉。各坐七宝极妙高座。初一说法纯男无女。第二说法纯女无男。第三说法纯度正见人。第四说法纯度邪见人。第五说法男女正等。第六说法邪正亦等。当尔之时法法成就。而无吾我道果成熟。诸佛常法说仪神足。第七八万四千空行法门。第八八万四千无相法门。第九八万四千无愿法门。一一法门有无量义。犹如黠慧之人身有千头。头有千舌。舌有千义。欲得究尽此九法门义。于百千分未获其一。此是诸佛秘要之藏皆由前身宿学成就(广明说益备在诸篇)。

◎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千佛篇第五之五◎涅槃部第十四(此别五部)

- 述意部
- 韬光部
- 赴哀部
- 时节部
- 弟子部

述意部第一

惟我含灵福尽。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八十矣。应身粒碎流血何追。争决最后之疑。竞奉临终之供。呜呼智炬慈云。消灭长夜。诸子诚可悲夫。但法身至寂毕竟无为。报化所诱随机应俗。既曰现生。焉得无灭。凡圣虽殊而莫能免。是以微言背痛而方转甘露。假托右肋而还放光明。此则无病之迹也。及千[迭*毛]既缠而示双足。金棺将阖而起合掌。此示不灭之征也。故灰身示权常住显实。器月之喻其旨明乎。

韬光部第二

如智度论云。须跋陀罗年一百二十。梦见一切人天失眠裸形冥中。言云。日当堕地狱海枯竭风散须弥。梦寤已恐怖。天曰。此是一切智人将入涅槃。非关于汝。明到林中求欲见佛。阿难三不许。佛知遥唤前共别。

又菩萨处胎经云。如来二月八日夜半躬髻僧伽梨鬘多罗僧安陀罗跋萨各三褻。施放金棺髀身上。以钵锡杖手付阿难。入金刚定碎身舍利。佛从金棺出金刚臂问觅迦叶牛伺二人。阿难答云。牛伺罗汉已入涅槃。佛言。吾今永取灭度。即入金棺寂然不语。再三出手问阿难。吾为八部说摩诃乘经。汝悉闻不。对曰。唯佛知之。又问。吾在忉利为母说法。汝知不。答曰。不知。又吾在龙宫说法。龙子得道留全身舍利。高一百三十丈。汝知不。答曰。不知。吾处母胎十月。为诸菩萨现不退转法轮。世尊即以神力。现母身中行住坐卧一切云集入胎舍中。汝知不。答曰。不知(阿难大圣岂得不知。言不知者欲推如来化功密。故答不知也)又涅槃经云。善男子。我于此娑罗双树大师子吼者名大涅槃。东方双者。破于无常获得于常。乃至北方双者。破于不净而得于净。此中众生为双树故。护娑罗林不令外人取其枝叶斫截破坏。我亦如是。为四法故。令诸弟子护持佛法。此四双树四王典掌。我为四王护持我法。是故于中而般涅槃。

又中阿含经云。如来尔时将诣双树。四髻鬘多罗僧以为施座。僧伽梨为枕右肋而卧。足足相累而故涅槃。

又菩萨处胎经云。尔时八大国王各持五百张白[迭*毛]栴檀木蜜。尽入金棺。裹以五百张[迭*毛]缠裹金棺。复五百乘车载香苏油以灌白[迭*毛]。

尔时大梵天王将诸梵众在右面。立释提桓因将诸忉利诸天在左面立。弥勒菩萨及十方诸神通菩萨当前立。尔时世尊欲入金刚三昧碎身舍利于娑婆界转此真法。作是念已。十方世界皆六返震动。

赴哀部第三

如摩耶经云。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摩耶便至。棺自为开。合掌起白远屈来下。佛语阿难。汝当知为后不孝众生故。从金棺出问讯母也。僧祇律云。于天冠塔边阁维佛身。迦叶赴佛涅槃经云。于是迦叶辞佛到伊荼梨山

中。去舍卫国二万六千里。其山多出七宝。甘菓种种香树杂药不可称数。亦有麒麟朱雀凤皇异学道士。时有方石平正。色如琉璃。纵广百二十里。树叶五色冬夏茂盛。列坐石上。迦叶前后教授一千弟子。皆得罗汉常坐此石。诵经行道。弟子七人同夕得梦。其一比丘梦见所坐方石中央分破树皆拔根。复一比丘梦见四十里泉水皆干竭华悉零落。复一比丘梦见拘罗边坐皆悉倾毁。复一比丘梦见阎浮利地皆悉倾陷。复一比丘梦见须弥山崩。复一比丘梦见金轮王薨。复一比丘梦见日月堕落天下失明。晨起各以所梦启白迦叶。迦叶告言。我曹前见光明。地时大动。卿等得梦佛将般泥洹耶。即勅诸弟子。往赴俱夷那国。又菩萨处胎经云。大迦叶至。佛出双足。迦叶说偈云。

佛所教化人 所度已周遍
我行道绝向 唯恨不见佛

于是绕棺七匝阿难西北角。难陀于东北角。诸天在后。直北去双树四十九步。大迦叶手执火然香薪。又杂阿含经云。佛涅槃已。双树生华垂下供养。阿难说偈云。

五百[迭*毛]缠身 悉烧令磨灭
千领细[迭*毛]衣 以衣如来身
唯二领不烧 最上及覩身

(诸经具明阎维之法以文繁故略而不录)。

时节部第四

如涅槃经云。如来何故二月涅槃。善男子。二月名春阳之月。万物生长。是时众生多生常想。为破众生如是常心。说一切法悉是无常。唯说如来常住不变。于六时中孟冬枯悴众不爱乐。阳春和液人所贪爱。为破众生世间乐故。演说常乐我净亦尔。为破世间我净故。说如来真实我净。初生出家成道转妙法轮。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独十五日。佛言。善男子。如十五日月无亏盈。诸佛如来亦复如是。入大涅槃无有亏盈。以是义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又长阿含经云。时有香姓婆罗门。问阿闍世王曰。何等时佛生。何等时成道。何等时灭度。闍王答曰。沸星出时生。沸星出时出家。沸星出时成道。沸星出时灭度。

何等生二足尊 何等出丛林苦 何等得最上道 何等入般涅槃 沸星出二足尊 沸星出丛林苦 沸星得最上道 沸星入般涅槃 八日如来生 八日佛出家 八日成菩提 八日取灭度 二月如来生 二月佛出家 二月成菩提 二月取涅槃 二月生二足尊 二月出丛林苦 二月得最上道 八月般涅槃城

又萨婆多论云。佛以二月八日沸星现时初成正觉。亦以二月八日沸星出时生。以八月八日沸星出时转法轮。以八月八日沸星出时取般涅槃。

弟子部第五

依智度论云。长老迦叶。于耆闍崛山集三藏。可度众生竟随佛入般涅槃。清朝持钵入王舍城。乞食已上耆闍崛山语诸弟子。我今日入无余涅槃。一切诸人闻是语已。皆大愁忧。迦叶晡时从禅定起入众中坐。赞说无常苦空无我。如是种种说法已。从佛所得僧伽梨。持衣钵提杖。如金翅鸟现升虚空作十八变。于耆闍山头与衣钵俱。作是愿言。今我身不坏。弥勒成佛时我是骨身还出。直入山头石中如入软泥。入以山还合。后人寿八万四千岁。身长八十尺。弥勒佛身长一百六十尺。佛面二十四尺。圆光十里。是时众生闻佛出世。无量人等随佛出家。又大悲经云。是迦叶以本愿力所加持故住虚空中。现种种神通变化已。以己身火阇维其身。阇维身已。灰炭不现。又萨婆多论云。舍利弗目连。以不忍见佛泥洹。便先泥洹。以先泥洹故。七万阿罗汉同时泥洹。当于尔时四辈弟子莫不荒乱。于时如来以神通力。化作二大弟子在佛左右。以此缘故。众生欢喜。烦恼即除佛为说法。各得利益。

结集部第十五(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真谛玄凝法性虚寂。而开物导俗非言难建。是以不二默训。会于义空之路。一音振辩。应乎群有之境。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鹿野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后说。契经以诱小学。方典以劝大心。妙轮区别十二惟部。法聚总要八万其门。暨善逝晦迹。而应真结藏始则四部。初集经中则五部分戒。大宝斯在。含识至意为存拔苦。是以金言不可遗谬也。

结集部第二(此别四部)

此中广明结集具有四时。第一依智度金刚仙二论。如来在此铁围山外。共文殊师利及十方佛。结集大乘法藏。第二依菩萨处胎经及四分律等。如来初入涅槃。始经七日。大迦叶共五百罗汉。令到十方世界召得八亿八千众。共为结集三藏。第三依智度论。如来入涅槃后。至夏安居初十五日。大迦叶共千罗汉。在王舍城结集三藏。第四依四分律。如来入涅槃后。一百年内为跋闍子檀行十事。大迦叶共七百罗汉。在毘舍离城结集三藏。此下四重依经次第列出。庶将来哲不积余卜也。

大乘结集部第一

依大智度论金刚仙论云。文殊师利结集中明。如来在此世界之外不至他方世界。十方诸佛并皆云集说法亦名诘经。文殊后结集。召诸菩萨及大罗汉无量无边。各言某经我从佛闻。须菩提言。金刚般若我从佛闻。诸经当部各有弟子。同时闻者。并云我亲从佛闻。故知不局阿难。然阿难则遍闻诸经。余之弟子则偏局当部。

又依涅槃经。大圣说法既有三乘。传法人还有三名。一名阿难陀。此云欢喜。谓持小乘法藏。二名阿难陀跋陀。此云欢喜贤。谓持中乘法藏。三名阿难陀娑伽罗。此云欢喜海。谓持大乘法藏。三名虽异据体唯一。故维摩经云。舍利弗问天女曰。汝于三乘当何志求。天曰。若以小乘法化。我作声闻。若以中乘法化。我作缘觉。若以大乘法化。我作菩萨。故知阿难通持大小乘人。此三人中。前二人者有亲闻传闻。故下结集中阿难升座。依智度论说偈云。

佛初说法时	尔时不闻见
如是展转闻	佛游波罗柰
为五比丘说	四谛之法轮

(以此准知不得雷同皆云亲闻第三阿难得言常闻)。

五百结集部第二

依菩萨处胎经云。尔时佛取灭度已。经七日七夜。时大迦叶告五百阿罗汉。打撻椎集众。卿五百人。尽诣十方诸佛世界。诸有得阿罗汉六通者。尽集此阎浮提诣双树间。释迦牟尼佛今已舍寿起七宝塔。今集欲得演出真性法身。

汝等速集听采微妙之言。尔时五百罗汉受大迦叶教。如人屈伸臂顷。即到十方恒河沙刹土。集诸罗汉得八亿八千。众来集忍界听受法言。又僧祇律云。时大迦叶语诸比丘。结集法藏勿令法灭。诸人欲往余处结集。迦叶言。应住王舍城。有五百人卧具。众皆言尔。令阿那律守佛舍利。勿使诸天将去。过去迦叶佛灭度时。弟子但知懊恼。不觉天持舍利去。尽世人不得供养。时阿难不去。迦叶与千人。至刹帝山施世尊舍利。目连坐次迦叶四月结集断于外缘少二人不满五百。那律复来。犹少一人。迦叶遣目连共行。弟子梨婆提长老罗汉。汝往三十三天呼提那罗汉。提那罗汉闻佛涅槃。不忍见佛行处。已入灭度。后遣至尸利沙翅宫唤憍梵波提罗汉。乃至毘沙门天宫命须蜜多罗汉。并已涅槃。

又菩萨处胎经云。尔时迦叶见众集已。语优波离。卿为维那唱阿难下。即受教唱下。罚阿难不请佛住寿等已。阿难心意荒乱内自念言。佛灭度未久。耻我乃尔。即自思惟四谛法已。便于众前成阿罗汉。诸尘垢灭朗然大悟。圣众称善诸天歌叹。尔时大地六返震动。时大迦叶。即使阿难升七宝高座。迦叶告言。佛所说法。一言一字。汝勿使有缺漏。菩萨藏者。集着一处。声闻藏者。集着一处。戒律藏者。亦集着一处。尔时阿难最初出经。胎化藏为第一。中阴藏第二。摩诃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菩萨藏第五。杂藏第六。金刚藏第七。佛藏第八。是为释迦文佛经法具足矣。

尔时阿难发声唱言。我闻如是。一时说佛所居处。迦叶及一切圣众。堕泪悲泣不能自胜。咄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见佛。今日已称言我闻。又四分律云。尔时世尊在拘尸城末罗国娑罗林间般涅槃。诸末罗子洗佛舍利已具辨闍维。时大迦叶烧舍利已。以此因缘集比丘言。我等今可共论法毘尼。勿令外道以致余言讥嫌沙门瞿昙法律若湮。其世尊在时皆共学戒。而今灭后无学戒者。诸长老今可科差比丘多闻智慧是阿罗汉者。时即差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罗汉多闻智慧者。时诸比丘言。应差阿难在数中。大迦叶言。勿以阿难在数中。何以故。阿难有爱患怖痴。是故不应令在数中。时诸比丘复言。阿难是供养佛人。当随佛行。亲从世尊受所教法。必处处疑问世尊。是故今者应令在数。即便令在数。诸比丘皆作是念。我等当于何处集论法毘尼。多饶饮食卧具无乏耶。即皆言。唯王舍城房舍饮食卧具众多。我等今宜可共往集彼论法毘尼。时大迦叶即作白令集王舍城。时阿难在道行静处。心自念言。譬如新生犊子犹故饮乳与五百大牛共行。我今亦如是。学人有作者。而与五百阿罗汉共行。时诸长老皆往毘舍离。阿难在毘舍离住。时诸道俗皆来问讯

阿难。多人众集。时有跋闍子比丘。有大神力。已得天眼知他心智。今观阿难。为是有欲。无欲人耶。即便观察。是有欲非是无欲。今当令其生厌离心。即说偈言。

静住空树下 心思于涅槃
坐禅莫放逸 多说何所作

时阿难闻说已。即便独处精进不放逸寂然无欲。时在露地夜多经行。遇明相欲出。时身疲极方欲偃卧。头未至枕顷于其中间心得无漏解脱。此是阿难未有法。时阿难得阿罗汉已。即说偈言。

多闻种种说 常供养世尊
已断于生死 瞿昙今欲卧

时大迦叶集比丘僧。即作白集论法毘尼。时阿难即从座起。偏露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大迦叶。我亲从佛闻忆持佛语。始从初篇乃至一切捷度诸部毘尼增一。都集为毘尼藏。彼即集一切长经为长阿含。一切中经为中阿含。从一事至十事。从十事至十一事。为增一阿含。集于杂事为杂阿含。如生经本经乃至偈经等。如是集为杂藏。有难无难系相应作处。集为阿毘昙藏。时即集为三藏。在王舍城。五百阿罗汉共集法毘尼。是故言集法毘尼有五百人。

千人结集部第三

依智度论云。是时佛入涅槃已。大迦叶如是思惟。我云何使是三阿僧祇难得佛法令得久住。应当结集三藏可得久住未来世人可得受行。作是语竟。住须弥顶。挝铜捷椎。说此偈言。

佛诸弟子 若念于佛 当报佛恩
莫入涅槃

是捷椎音。作大迦叶语声遍至大千世界。皆悉闻知。诸有弟子得神力者。皆来集会大迦叶所选得千人。除其阿难尽皆罗汉。内外经书。诸外道家十八种大经。尽亦读知。皆能论议降伏异学。大迦叶言。若我昔常乞食者。常有外道。强来难问废阙法事。今王舍城常设饭食供给千人。不得取多。告语闍王。给我等食。日日送来不得他行。是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说戒时集。大迦叶等入定已。天眼观今众中。谁有烦恼未尽应逐出者。唯有一人阿难。

烦恼未尽。余九百九十九人。诸漏已尽清净无垢。大迦叶从禅定起。众中手牵阿难出言。今清净众中结集经藏。汝结未尽不应住此。是时阿难惭愧悲泣而自念言。我二十五年随侍世尊供给左右。未曾得闻如是苦恼。佛实大德慈悲含忍。念已白大迦叶言我能有力久可得道。但诸佛法。阿罗汉者。不得供给左右使令。以是留残结使不尽断耳。大迦叶言。汝更有罪。佛意不欲听女人出家。汝殷勤劝请。佛听为道。以是佛之正法五百岁而衰微。汝应作突吉罗忏。阿难言。我怜愍瞿昙弥。又三世诸佛法皆有四部众。我释迦文佛云何独无。

大迦叶复言。佛欲涅槃时。近俱夷那竭城背痛。四裘鬻多罗僧敷卧语汝言。我须水汝不供给。是突吉罗罪。阿难答言是时五百乘车截流而度令水浑浊。以是故不取。大迦叶复言。正使水浊。佛有大神力能令大海浊水清净。汝何以不与。是汝之罪。汝去作突吉罗忏悔。

大迦叶复言。佛问汝。若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多陀阿伽度。四神足好修欲住寿一劫若减一劫。汝默然不答。问汝至三。汝故默然。汝若答。佛应住一劫若减一劫。由汝故令佛世尊早入涅槃。汝作突吉罗罪忏悔。阿难言。魔蔽我心。是故无言。我非恶心而不答佛。

大迦叶复言。汝与佛裘僧伽梨衣以足蹋上。是汝之罪。汝应作突吉罗忏悔。

阿难言。尔时有大风起。无人助我。捉衣时风吹来堕我脚下。非不恭敬故蹋佛衣。

大迦叶复言。佛阴藏相。般涅槃后以示女人。是何可耻。汝应作突吉罗忏悔。

阿难言。尔时我思惟。若诸女人见佛阴藏相者。便自羞耻女人形欲得男子身。修行佛于种种德根。以是故我示女人。不为无耻而故破戒。

大迦叶言。汝有此六种突吉罗罪。尽应僧中悔过。阿难言诺。随长老大迦叶及僧所教。是时阿难长跪合掌。偏袒右肩脱革屣。作六种突吉罗罪忏悔。大迦叶于僧中手牵阿难出。语阿难言。断汝漏尽然后来入。残结未尽汝勿来也。如是语竟。便自闭门。尔时诸阿罗汉议言。谁能结集毘尼法藏者。长老阿泥卢豆言。舍利弗是第二佛。有好弟子。字憍梵波提(秦言牛呵)柔软和雅。常处闲居。住心寂宴。能知毘尼法藏。今在天上尸利沙树园中住。遣使请

来。大迦叶语下座比丘。汝次应僧使。下座比丘欢喜踊跃。受僧勅命白大迦叶言。我到彼所陈说何事。大迦叶言。汝到彼已语憍梵波提。大迦叶等漏尽阿罗汉。皆会阎浮提僧有大法事。汝可疾来。是下座比丘头面礼僧足。右绕三匝。如金翅鸟飞腾虚空。往到憍梵波提所。头面作礼。语憍梵波提前迦叶教。是时憍梵波提心觉生疑。语是比丘言。僧将无鬪诤唤我耶。无有破僧者不。佛日灭度耶。是比丘言。佛已灭度。憍梵波提言。佛灭度太疾。世间眼灭。逐佛转法轮将。我和上舍利弗。今在何所。答曰。先入涅槃。憍梵波提言。大师法将各自别离。当可奈何。摩诃目伽连子今在何所。是比丘言。此亦灭度。憍梵波提言。佛法欲散。众生可怜。大人过去。如是次第问诸罗汉。憍梵波提言。我失离欲大师皆已灭度。我不复能下阎浮提。住此般涅槃。说是言已。作十八变自心出火烧身。身中出水。四道流下至大迦叶所。水中有声。说此偈言。

憍梵钵提头面礼 妙众第一大德僧
闻佛灭度我随去 如大象去象子随

尔时下座比丘。持衣钵还僧。是时阿难。中间思惟诸法求尽残漏。其夜坐禅经行殷勤求道。是阿难智慧多定力少。是故不即得道。定智等者乃可速得。后夜欲过。疲极偃息却卧就枕。头未至枕廓然得悟。如电光出闇者见道。入金刚定破一切烦恼山。得六通已。即夜到僧堂门敲门而唤。大迦叶问言。敲门者谁。答言。我是阿难。大迦叶言。汝何以来。阿难言。我今夜得尽诸漏。大迦叶言。不与汝开门。汝从门钥孔中来。阿难答言。可尔。即以神力从门钥孔中入。礼拜僧足忏悔。大迦叶莫复见责。大迦叶手摩阿难头言。我故为汝使汝得道。汝无嫌恨。我亦如是。以汝自证。譬如手画虚空无所染着。阿罗汉心亦复如是。一切法中得无所著。复汝本座。是时僧复议言憍梵波提。已取灭度。更有谁能结集经藏。长老阿泥卢豆言。是长老阿难于佛弟子常侍近佛闻经。能持佛法常赞誉。是阿难能结集经藏。是时长老大迦叶摩阿难头言。佛嘱累汝令持法藏。汝应报佛恩。佛在何处最初说法。佛诸弟子能守护法藏者。皆已灭度。唯汝一人在。汝今应随佛心怜愍众生故集佛法藏。是时阿难礼僧已坐师子床。时大迦叶说此偈言。

佛圣师子王 阿难是佛子
师子座处坐 观众无有佛
如是大德众 无佛说威神

如夜无月时 虚空不明净
诸大智人说 汝佛子当演
何处佛初说 今汝当布施

是时长老阿难一心合掌。向佛涅槃处方如是言。

佛初说法时 尔时我不见
如是展转闻 佛在波罗柰
佛为五比丘 初开甘露门
说四真谛法 苦集灭道谛
阿若憍陈如 最初得见道
及八万诸天 闻是得见道

是千阿罗汉。闻是语已。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皆言。咄哉。无常力大如是。我等眼见佛说法。今乃言我闻。便说偈言。

我见佛身相 犹如紫金山
妙相众德灭 唯有名独存
是故当方便 求出于三界
勤集诸善法 涅槃最安乐

尔时长老阿泥卢豆。说此偈言。

咄世间无常 如水月芭蕉
功德满三界 无常风所坏

尔时大迦叶复说偈言。

无常力甚大 愚智贫富贵
得道及未得 一切无能免
非巧言妙宝 非欺诳力争
如火烧万物 无常死法尔◎

◎七百结集部第四

四分律云。尔时世尊般涅槃后百岁。毘舍离跋闍子比丘行十事言。是法清净佛所听。应两指抄食。得聚落间。得寺内。后听可。得常法。得和。得与盐共宿。得饮阁楼罗酒。得畜不截坐具。得受金银。彼于布萨日檀越布施金银。而共分之。如是拣择一一捡校。乃至十事非法。非毘尼。非佛所教。已皆下舍罗在毘舍离。七百阿罗汉集论法毘尼。故名七百集法毘尼。

依道宣律师感应记云。律师问天人曰。世尊涅槃后结集法藏仪式云何。天人答曰。惟大圣隐显随机生灭。三藏遗迹结集。是因众集多少律论不等。如律中五百七百皆尊大迦叶。最为众首。如大论中。高选千人皆同无学。至结集已。召外众集重叙所结。有不同者分为二部。依尊迦叶名上座部。余外众多名大众部。依文殊问经。初分二部即其事也。通约大小三藏皆阿难出。其住处同集王舍城。然据文殊集众略结大乘。即在大铁围山外二界中间。今明仪式。初佛灭度经停一月。供养舍利方始阁维(依律停之七日以待迦叶至也)即日焚了置塔亦竟。一切大众往诣舍卫祇桓精舍。尊大迦叶。使小目连(同名者六人皆大神通也)于僧戒坛鸣钟集众。时百亿四天下凡圣僧等。一切皆集。便白四羯磨。罚宾头卢及阿难已。阿难升高座。披佛布僧伽梨。先诵遗教经。如佛在世约勅之相。时大菩萨阿罗汉一切比丘。天龙八部闻皆悲泣不能自胜。

尔时大迦叶即从座起。着布僧伽梨。手执尼师坛。至高座前。敷座具礼阿难已。右绕三匝而立。时大梵天王持七宝盖覆阿难上。时天帝释进七宝案置阿难前。罗睺阿修罗王。各执七宝香炉在阿难前。阿难受已置宝案上。他化天王进七宝几。在宝案后。时魔王波旬持七宝拂授与阿难。仍与帝释侍两边。四天王各侍高座四脚。三十二使者在迦叶后。各各肃恭胡跪敬听。时大迦叶礼阿难已。又绕三匝。至前问讯。如佛无异。然后问缘如别所说。一一依经。始从如是。乃至末后欢喜奉行。

尔时迦叶重问曰。我过去诸佛修多罗中。一一分部说。汝常至佛边当有教勅。阿难答曰。我受世尊教。末世众生烦恼垢重不能解我教法。不得部类出之。汝当分别说也。或十章五章。随意而安置。令钝根者易解我法。

又问如来在世时。教勅优波离及彼大迦叶入堂东宝楼。观古佛毘尼及不同相。我欲结集。为依古佛说。为依今世尊教耶。答曰。我从世尊闻。以语大迦叶。若结集毘尼。当分五部相。往古诸佛所说毘尼。一相无二。今众生薄福。故说多部。我灭度后。无智愚人。分我教网。以为五部十八部乃至五百部。虽味薄淡。仍是我正法。

尔时佛告四天王。汝施我码瑙。又告帝释。汝施我金银。又告魔王梵王。汝施我天工师。又告修吉龙王罗睺阿修罗等。汝施我明月宝珠及摩尼珠等。用为塔灯明。天龙王等各依命献。世尊受已。以其神力。于一念顷诸塔皆成。地为六种震动。塔放大光。从于香山直至戒坛。化为金银台。台至有顶中。有百亿佛。说诸胜妙法。叹持戒功德。毁破戒者。

佛告阿难。如前宝塔今在香山。世尊涅槃时。付嘱帝释及以四天王。世尊涅槃竟将往戒坛。南华林外安置九十日。待迦叶结集竟。最初于[葶-丁+呆]本。写出三藏教。次令阿闍世王又写出五本。用我黄金印及以白银印。印迦叶初本及闍王写者。须用七宝印印迦叶[葶-丁+呆]本。次以七宝印印魔王写者。梵王写三本可用白银印。帝释写七本可用黄金印。娑竭龙王写八万经本者。俱三色印总以印定之。令流布阎浮提及三天下。皆用印之。既印经已。还内金瓶中。住戒坛南者。为迦叶结集三藏诸教文义皆令圆备。欲令阿难随问出经令无遗忘。由此二事令镇戒坛南。迦叶入定后。四王帝释将塔及金瓶。往至香山顶。经一百年。帝释四王将诸天乐日日来供养法。为彼山中五通神仙其数八万次第于此阎浮洲作粟散王不信正法者。为令生信故镇香山。复为育王初不信我法。回彼邪见。令生正见。兴八万塔。

又佛告目连。汝往须弥山顶。鸣钟召集十方我本分身。诸佛及大千界声闻菩萨众等。佛放光明。大地震动诸佛云集。世尊从座起。与分身佛俱共合掌礼塔观门。观门自开。彼黄金塔中有八万真珠白银楼观。盛佛修多罗及大毘尼藏。诸台观上有大摩尼珠以为灯明。有六比丘入灭定白银观内多有七宝莲华师子之座。其数八百万。一一莲华座皆有诸佛声闻形像及八部神卫。复有五十比丘入灭尽定。佛告普贤。汝持我黄金螺至比丘所。吹我兴世曲。并告我涅槃。普贤依教吹已。此比丘即从灭定起。问普贤言。今何佛出。答释迦牟尼佛今将涅槃。彼比丘即共普贤来至佛所。礼敬起居却住一面立。塔内有六比丘。先白佛言。拘留佛涅槃时。令我住此塔。待至释迦乃至楼至。彼佛勅我言。后佛兴世。入涅槃时。结集三藏时当开。我观取我经律一本。我此大千界百亿诸国土书有六十四体。各取一本将付彼佛。令灭度后结集三藏竟时。当依我经本书写庄严。又随诸国所用不同。得传文字者皆可用之。唯除皮骨土书不得传写。自外树叶纸素金宝石铁等。并得用之。彼佛令我入定守护经像。令付世尊涅槃后迦叶结集竟流传诸国也。

又佛告娑竭龙王及四天王等。汝施我真珠摩尼金银等。欲造塔观盛前佛及经像。尔时天龙等随念奉施。如来受已。即以神力。于一食顷皆成珠台及金银塔观。各得八百万盛前经像。又告分身佛。汝等各施我一塔及一白银观。镇我大千界所有遗法不令毁坏。诸佛闻已各随喜施。又得百亿万佛并放口光悉皆随喜。又告诸菩萨。能持守护我之台塔传译经典。当依台塔经像流布。此之台塔并在香山顶。世尊涅槃时。勅我及罗云住持。未来恶世。开导众生令离众苦。将至帝释宫。安置欢喜园。乃至魔王于塔供养至五百年。过五百年已后。教流行诸国。迄至法灭。塔亦上至兜率陀天。弥勒既见塔来知我法灭。放大光明遍照地狱。后遇萎至佛皆得解脱。过是年已塔还从兜率天下住娑竭龙宫。世尊所造塔及白银观。付文殊师利普贤观音。将此观塔周遍大千界。一国留一观及一金塔。如震旦也。尔时文殊将塔观。往清凉山金刚窟安置至今流行。令前菩萨从台出经像。示彼持者令易流通。乃至我之法灭。令娑竭大龙收入大海宫内。又问。一切修多罗藏既结集已。当安何国付嘱何王。今欲结集为当广结略结。请次第说之。答曰。我闻世尊说付嘱大迦叶。当令广集。又付文殊。往大铁围山诸菩萨等住处。九地有八万人。当令略集。付嘱阿闍世。令写五本及令帝释并大梵天王助阿闍世写我遗教。迦叶结集本。安置修罗窟中。又问。世尊在时我从佛闻。若结集竟。将我三藏教付嘱娑竭龙王。今闻汝说与昔闻异。答曰。我闻世尊说。结集三藏在修罗窟中。经二十年中。待文殊结竟。方付娑竭龙王。又问。祇桓精舍。有诸古佛及以三藏阴阳书及供养具。当付何人。答曰。此事因缘并在祇桓图经说之。各有付处不烦此述。

又问。我从佛闻。灭度之后。一切毘尼流布阎浮及三天下。众生乐欲所见不同。余百亿。天下并令流布。我欲结集今对人天。汝当答我。答曰。我受佛教。我灭度后汝语大迦叶及文殊师利。流我毘尼此阎浮洲三十二国。是诸众生并有大根。堪可流行迦叶遗教。东弗婆提洲二百六十国。西瞿耶尼洲一百三十国。并行迦叶遗教。自余天下众生薄福。不堪闻教。莫行此法。如来灭后四十年中。遣行二部此四天下。

又问。云何二部教。答曰。四分十诵律。四十年后。一百一十年。迦叶遗律方行前国。如震旦诸国。谓之君子国根性轻利得行三部教。合四百三国土。同此一文字。并行前三律教。又问。云何三部教。答曰。行前二部教。及以大僧祇。如求流离国及余二天下。唯行一部教。所谓萨婆多部是也。

祇桓寺殿内檐下有四银台。两台内有黄金修多罗。白玉为迭。又有两台。内有毘尼藏。黄金为迭。白银为字。毘尼律藏是龙王书。修多罗经藏是魔王书。此二藏经并是过去星宿劫前古佛经也。于阎浮洲中此之两部书经。最为第一。至佛涅槃后。娑竭龙王收将入宫供养。

又迦叶佛时。震旦国之一人书大毘尼藏及修多罗藏。其修多罗经。银纸金书。毘尼律金纸银书。当尔书时。在荆州大明寺写。经在莲华东南台内。律在叶上西面台。庄严供养不可说尽。诸百亿四天下中文字。与此同者。斯有钟张王卫之俦。未足为比。如来在日。诸国圣人来者。多以此经律示之。佛去之后。文殊师利收此经律。安在清凉山金刚窟中。

又有台内有过去佛说毘尼书。有三万八千种。百亿四天下同此方书者。最为第一。

南方天王第三子张瓘。撰述祇桓图经一百卷。北方天王第十六子造五精舍记有五百卷。各在当天。

颂曰。

遥欣大觉	旷矣神功	四禅无像
三达皆空	千佛异迹	一智心同
表灵降世	敷演开矇	贤劫始四
余佛潜通	续前有七	继嗣虔恭
永言鹫室	栖诚梵宫	八相成道
万德虚融	天人受福	恶止善兴
含生藉甚	同感恩隆	

感应缘(略引十二灵验)

- 周书记佛生时
- 周书记佛灭时
- 史录记佛是大圣
- 前汉孝武帝已开佛教
- 前汉哀帝时已行斋戒
- 秦始皇时亦有佛法至

- 后汉郊志记佛为大圣
- 后汉明帝时三宝物行
- 西晋海浮维卫迦叶二石像
- 齐文宣帝时得佛牙至
- 隋天台释智顓感见三道宝阶
- 唐潞州释昙荣感见七佛现

夫至人应感。与世推移。慈化无方。岂局形教。致使闻同解异说一悟殊。登位地而上征。封迷途而下降。全身碎身之相。聚塔散塔之仪。神光烛而邪计摧。灵迹挺而深信服。自法水东流道光西照。英贤荣盛感应寔多。故育王表塔。创启隆周。释父景形。鬱兴炎汉。自斯历代积着弥繁。量非五天独扬神化。故经曰正法后被。先于北方。次及东南。至中方灭也。今且列汉明已来至今大国随所见闻三宝灵迹件述三五。余之不尽者。备在别传。

案周书异记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溢出山川振动。有五色光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太史苏由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一千年外声教及此。昭王即勅镌石记之。埋于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时也。相国吕侯。乘骅骝八骏而行求佛。因以攘之。

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损舍折木地动天阴。西方白虹十二道。大史扈多曰。西方圣人灭矣。此即佛入涅槃之相也。

又案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现。夜明如日。即佛生时之瑞应也。良由佛有真应二身权实两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议。法号心行处灭。其道也运众圣于泥洹。其力也接下凡于苦海。巍巍荡荡可略言焉。故列子云。昔吴太宰嚭问孔丘曰。夫子圣人欤。孔子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信。圣亦非丘所知。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时事。圣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若将三皇五帝必是大圣。孔丘岂容隐而不说。便有匿圣之愆。以此较量。推佛为大圣也。又老子西升经云。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量此而言优劣可知也。

前汉孝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山获昆邪休屠王等。又获金人。率长丈余尺。到于甘泉宫。帝以为大圣烧香礼拜。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图之教。此即佛之形教。相显之渐也。

前汉哀帝元寿年。使景宪往大月氏国。因诵浮图经还汉。当时稍行浮图斋戒也。

前汉成帝时。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传云。向博观史籍。往往见有佛经。及着列仙传云。吾搜捡藏书。太史创撰列仙图。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定搜实录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而明。秦周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何以明知。今案所列也。故佛传云。佛灭度后一百一十六年。东天竺国有铁轮王。统阎浮提。收佛灵骨。役使鬼神起八万四千塔。具如下述。此九州岛之地并有遗塔云。是育王所造。此塔即当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岁。故塔兴焉。世经十二王。至秦始皇二十四年焚烧典籍。育王诸塔由此见隐。

又捡释道安朱士行等经目录云。秦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准此而言。则知秦汉已前有佛法也。寻道安所载十二贤者。亦在七十之数。今列仙传见有七十二人。案文殊般泥洹经云。佛灭度后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为仙人说法。

又案地理志。西域传云。雪山者即葱岭是也。其下有三十六国。先来奉汉。其葱岭连亘东至终南。文殊来化仙人。即斯地也。详而验之。刘向所论可证矣。

后汉郊祀志曰。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统其教以修善心为主。不杀生类专务清净。其精进者为沙门。汉言息恶。剃发毁容。去家出俗。绝情洗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后受形。而行善恶。后生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其神。炼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佛也。身長丈六黄金色。项佩日月光。变化无常。无所不入。故能通万物。而大济群生。有经书数千卷。以虚无为宗。包罗精麤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可求在于一体之内。所明在于视听之表。归于玄微深远难测。故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惶然自失也。余如汉法本内传记。

后汉明帝时。雒阳白马寺有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至汉永平三年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中郎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邀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别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

又汉明帝远召摩腾法师。来至雒阳。于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是汉地伽蓝之始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报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又汉雒阳白马寺有竺法兰。是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行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于此。汉地诸经之始也。兰后卒于雒阳。春秋六十余矣。

又汉明帝时。天竺国竺法兰师。将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梅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旧像。今不复存焉。汉地之始此像初也(魏书亦明汉明帝时三宝初来之义)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经。可问西域梵僧。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朔言有征。信者甚众。

昔维卫及迦叶石像。以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像泛海而来入乎吴松江沪渎口。遥见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渔人莫能就视。延巫师祝。则谓为海神。祭酒则疑是仙灵。或振铎以请。或巾褐往祈。并涛涌雾暄逆流远去。奉黄老者。谓是天师。往迎风浪如初。吴县朱应素奉正法。乃请东灵寺帛尼并信斋戒者数人。共往迎像。于是云销日朗风霁波息。乘流自到。转身示铭。始接登舟其轻如羽。未载大车其重若山。及处像于吴时旧寺通玄精舍。事源委曲已详旧碑。至齐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来入吴境。质坚贞固光采鲜润。驾潮截澜泛若松舟。时主书朱法让。即先获石像。朱应之曾孙也。被使至吴。获石献台。是时齐武皇帝。初建禅灵。重构七层将美庄严。而瑞不远至。协时应机。朝士佥议以为宜矜妙贶。式彰法身。乃命石匠雷卑等。造释迦文像身坐

高三尺五寸。连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尽镌琢之奇。极金縢之巧。克孚显相。允副幽祲。窃惟。石性本沈神感则浮。越海适吴隔代荐至。虽古今异造。而总归七佛。获瑞之人复缘朱氏。秘契冥期终始如一。故追序前事以表厥证。宋世所获二石像。立高七尺。铭其背上。一名维卫佛。二名迦叶佛。莫识年代而字分明。在吴郡通玄寺。齐威所造瑞石像。旧在禅灵寺。

齐文宣皇帝时。有先师统上。家世凉州。年至十三。发誓西行。至宋元徽三年五月。遂发京师至。五年方到芮国。进到于阗。临发之日有一僧。于密室之中出铜函一枚。手授先师曰。此函有佛牙。方一寸长三寸。可将还南方广作利益。先师欢喜顶受如覩佛身。此僧又云。我于乌缠国取此佛牙。甚为艰难。又获铜印一枚国王面像以封此函。先师后闻诸僧共议云。乌缠国失却佛牙不知何国福德僧当获供养。先师闻已。私怀密喜倍加尊敬。于是赍还钟山。十有五载。虽复亲近而弟子莫知。唯密呈灵根寺法颖律师。顶戴苦勤出示旧闻。龟兹一僧莫知真伪。心多疑伪。是时司徒竟陵王文宣王。幼含胜慧结志隆芸。诚感恳征亟发灵应。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于西第在内堂法会。见佛从东来威容显曜。文宣望身顶礼。因而侍立。自觉己冠裁及跌踝。佛俛而微笑。既而咳唾。白如凝雪。以手承捧变为玉稻。后移镇东府。以六月二十九日又梦。往定林见先师称疾而卧。因问。生老病死五通未免。法师衣钵之余。宁可营功德不。对曰。贫道库中无价神宝。敬以凭托。宜自取之。依言往求。见有函匱。次第开视多是经像。未见小函悬在虚空。取而开之光色不恒。始言是像。而复非像既云非像而复是像。文宣从梦而觉。心知休征。明旦即遣左右杨昙明。密梦证。法师库中必有异宝。宜以惠示。先师造次之间。谓求俗珍殊。不意是牙。乃修常答旨。续更寻思。中夜方悟。以事难传说。乃躬自到府具叙本源。贫道唯示颖律师一人。更无知者。今檀越感通冥应信而有征。便是不可思议。其迹已现。宁敢久辱威神以废佛事。今奉归供养。后经三日自送东府。文宣得牙。十许日又梦。在空中状若牛角。长三尺余。神光洞发。烛其右臂。俄覩一龕像高亦三尺。瞬目而语三称极佳。先师又于于阗得舍利十五枚。处处分布。枳园禅灵起刹之时。悉皆得分。以一枚送与文宣。文宣时东宫。即取净水试其真伪。浮在钵中俄顷不见。道俗数十。精心捡觅永不能得。内外周回莫不疲惫。文宣方竭诚忏悔。俄尔之间。复于向处忽见在地。光高尺余。辉彩炳曜。众咸共覩莫不赞美。先师所余二枚。各一银函封题府篋。后更检视。与函俱失。垂三载后开取佛牙。忽于本篋还复得之。先有二枚而长。获一凡成三枚。同在一处。但先银函犹遂失焉。故神化不可测度矣。文宣素闻西方有佛牙佛发。喜跃特深。到建元三

年。启高皇帝遣外国沙门昙摩多罗。索供养之具以申虔仰。又造小形宝帐拟送西域。既而定留如有所得。俄而先师屈都果获灵瑞。即此宝帐回以供养。冥理相契非一朝焉。文宣后造宝台以盛帐。制宝藏以贮函。敬事尊重。倾历心力矣(右前诸事出汉法内传并杂史高僧传等录)。

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顓。俗姓陈氏。颍川人也。宿德英贤自古罕俦。常乐山居静虑习禅。道俗钦敬君臣识重。顓初往天台。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积三十载。定慧兼习。盖神人也。既达彼山。与光相见。即陈赏要。光曰。大善知识忆吾早年。山上摇手相唤不乎。顓惊异焉知通梦之有在也。时以陈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闻钟声满谷众咸怪异。光曰。钟是召集有缘。尔时住也。顓乃卜居胜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垄山南。螺溪之源。处既闲敞易得寻真。地平泉清裴回止宿。俄见三人皂帻绛衣。执疏请云可于此行道。于是创建草庵。树以松果。数年之间。造展相从复成衢会。光曰。且随宜安堵。至国清时三方总一。当有贵人为禅师立寺。堂宇满山矣。时莫测其言也。顓后于寺北华顶峰。独净头陀大风拔木雷霆震吼。螭魅千群一形百状。吐火声噉骇畏难陈。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烦痛。如被火烧。又见亡没二亲。枕顓膝上陈苦求哀。顓依上法忍不动如山。故使强软两缘所感便灭。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敌胜怨乃可为勇。文多不载。陈宣帝下诏曰。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天台山县名为安乐。令陈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讲净名。忽见三道宝阶从空而降。有数十梵僧乘阶而下。入堂礼拜手擎香炉绕顓三匝。久之乃灭。及大众同见惊叹山誼。其行达灵感咸皆如此。不可具述。于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忽语众吾将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于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至于灭后而多灵验。到仁寿末年已前忽振锡被衣犹如平昔。凡经七现重降山寺。一还佛垄语弟子曰。案行故业各安隐耶。举众皆见。悲敬言问。良久而隐。

唐潞州法住寺释昙荣。俗姓张氏。定州人也。神厉气清。观荣勤摄。随缘通化。曾无执着。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至于秋冬各兴禅诵。乃告众曰。舍利之德挺变无方。若苦业有销。请祈可遂。乃人人前别置水钵。加以香炉通夜苦求。至明钵内总获舍利四百余粒。后时所住堂舍忽自崩坏。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无所损。又至贞观七年。清信士常凝保等。请荣于州治法住寺。行方等忏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门僧定者。戒行精固。于道场内见大光明。五色间起从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语僧定云。我是毘婆

尸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以汝罪销故来为证。然非本师不与受记。如是六佛皆同此词。最后一佛云。我是汝本师释迦牟尼也。为汝罪销故来授记。昙荣是汝灭罪良缘。于贤劫中名普宁佛。汝身器清净。后当作佛名普明。若斯之应现感灵祥信难图矣。以贞观十三年卒于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右二人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此有七部)

- 述意部
- 念佛部
- 观佛部
- 弥陀部
- 弥勒部
- 普贤部
- 观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人应感。兹赴物机。色相光明。振德于甘露之泽。影留图像。遣化于日隐之运。所以忉利暂隔。犹致刻檀之圣容。况坚固长晦。孰忘畴昔之心哉。是故发源西国。则优填创其始。移教东域。则汉明肇其初。沿兹而来。匠者踵武。聿追法身备极珍宝。金石珠玉之饰。土木绣画之姿。莫不即心致巧。因兹呈妙。昔晋代僧众创造炜绝。宋齐帝王制作日新。多未记铭。惧或失源。今录其殊胜。垂范表益也。

念佛部第二

夫大圣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称扬之德。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随念何相。皆得利益。所谓始从出家终成正觉。于其中间。道树降魔。鹿野说法。相好圆满。光明炳着。身色清净。事等镕金。面貌端严。犹如满月。齿同珂雪。发似光螺。目譬青莲。眉方翠柳。八音响亮。万相雍容。五眼洞明。六通遥扬。悬河写辩。连注投机。圆三点以成身。具五分而为体。带权实以度物。随真应以化人。或扇广大之慈风。洒滂沱之法雨。能使身田被润。即吐无上之牙。心树既荣。便茂不雕之叶。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为众生故。随缘应现。十方十亿并愿历侍。三千大千俱得亲承。长种福田广兴供养。吐邪倒之根。拔贪嗔之本。修念佛之因。证见佛之果。故法华经偈云。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 皆共成佛道

又譬喻经云。昔有国王。杀父自立。有阿罗汉。知此国王不久命终。计其余命不过七日。若命终后必堕阿鼻地狱一劫受苦。此阿罗汉寻往化之。劝教至心称南无佛。七日莫绝。临去重告慎莫忘此。王便叉手一心称说昼夜不废。至七日头便即命终。魂神趣向阿鼻地狱。乘前念佛。至地狱门知是地狱。即便大声称南无佛。狱中罪人闻称佛声。皆共一时称南无佛。地狱猛火实时化灭。一切罪人皆得解脱出生人中。后阿罗汉重为说法得须陀洹。以是因缘。称佛名号。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不可为喻。

又观佛三昧经云。昔佛在世时。佛为父王及诸大众。说观佛三昧经。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真金色光明无量。时座下有五百释子。以罪障故。见佛色身。犹如灰人羸婆罗门。见已号哭自拔头发。举身投地鼻中血出。佛安慰曰。汝勿号哭。吾为汝说。过去有佛名毘婆尸。入涅槃后。于像法中有一长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子。聪明多智无不贯练。其父长者信敬三宝。常为诸子说佛法义。诸子邪见都无信心。后时诸子同遇重病。父到儿前。泣泪合掌语诸子言。汝等邪见不信佛法。今无常刀切割汝身。为何所怙。有佛世尊。名毘婆尸。汝可称名。诸子闻已。敬父言故称南无佛。复教称法及称僧名。称已命终。由称佛故生四天王天上寿尽以前邪见还堕地狱。狱卒罗刹。以热铁叉刺坏其眼。受是苦时。忆父教称念佛因缘。从地狱出来生人中。贫穷下贱。后式弃佛出。亦得值遇。但闻佛名不覩佛形。后随叶佛。拘楼秦佛拘那含佛迦叶佛。亦皆闻名不见其形。以闻如是六佛名故。今得与我同生释种。

我身端严如阎浮金。汝见灰色羸婆罗门。皆由前世邪见故尔。汝今可称过去佛名。并称汝父。亦称我名及弥勒佛。称已作礼。及向大众大德众僧。五体投地。发露忏悔邪见之罪。诸人受教忏悔讫已。见佛金色如须弥山。见已白佛。我今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光明。作是语已得须陀洹。求佛出家得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佛告比丘。我灭度后。若称我名。南无诸佛。所获福德无量无边。

又观佛三昧经云。昔过去久远有佛出世。号释迦牟尼。灭度之后有一王子。名曰金幢。懦弱邪见不信佛法。有一比丘。名定自在。语王子言。世有佛像。众宝严饰然为可爱。可暂入塔观佛形像。王子即随共入塔中见像相好。白比丘言。佛像端严犹尚如此。况佛真身。比丘告言。汝今见像不能礼者。应当合掌称南无佛。是时王子。即便合掌称南无佛。还宫系念塔中像故。即于后夜梦见佛像。梦已欢喜。舍离邪见归依三宝。由一入塔称佛善根。命终得值九百万亿那由他佛。于诸佛所逮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故诸佛现前为其授记。从是已来经于百万阿僧祇劫不堕恶道。乃至今日获得甚深首楞严定。昔王子者。今财首菩萨是。以是因缘。智者应当如是学念佛也。

◎

◎观佛部第三

窃闻法王法力道济无疆。大慈大悲声高有顶。随根普雨璅璅密云。触类等观朗同明镜。是以金容诞迹。遂致恒星匿彩。月爱舒光。便使晨曦掩色。八音纚吐。则尼捷辙乱。七辩暂宣。则富那旗靡。故知威神尊重利益弘深。随喜见闻则难遭难遇。劝诸行者。常须观佛。心存妙色似对目前。意想光仪如临咫尺。虽法身无二随应说三。逗机弘诱乃有多种。今且录经。后述灵验。余之不尽。备在广文。

又观佛三昧经云。昔过去久远无量世时。有佛出世。号宝威德上王。时有比丘。与九弟子往诣佛塔。礼拜佛像。有见一宝像。严显可观。礼已谛视说偈赞叹。后时命终。悉生东方宝威德上王佛国。大莲华中结跏趺坐忽然化生。从此已后常得值佛。于诸佛所。净修梵行。得念佛三昧海。得三昧已佛为授记。于十方面各得成佛。东方善德佛者。则彼师是。其九弟子者作九方佛。谓东南方。无优德佛。南方栴檀德佛。西南方宝施佛。西方无量明佛。西北

方华德佛。北方相德佛。东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广众德佛。下方明德佛。如是十佛由因过去礼塔观像一偈赞叹。今于十方各得成佛。

又观佛三昧经云。昔过去久远有佛出世。号曰空王。入涅槃后有四比丘。共为同学习佛正法。烦恼覆心不能坚持佛法宝藏。多不善业当堕恶道。空中有声语比丘言空王如来。虽复涅槃。汝之所犯谓无救者。汝等今可入塔观像。与佛在世时等无有异。闻空声已。入塔观像眉间毫相。即作念言。如来在世光明色身与此何异。佛大人相愿除我罪。作是语已。如太山崩五体投地忏悔诸罪由入佛塔观像毫相忏悔因缘。后八十亿阿僧祇劫不堕恶道。生生常见十方诸佛。于诸佛所受持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为十方佛现前授记。今悉成佛。东方有国名曰妙喜。佛号阿閼。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国。名曰欢喜。佛号宝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国。名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国。名莲华壮严。佛号微妙声。即第四比丘是。以是因缘行者。应当如是数观佛也。

又迦叶经云。昔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曰光明。入涅槃后。有一菩萨。名大精进。年始十六。婆罗门种。端正无比。有一比丘。于白[迭*毛]上。画佛形像。持与精进。精进见像心大欢喜。作如是言。如来形像妙好乃尔。况复佛身。愿我未来亦得成就如是妙身。言已思念。我若在家此身回得。即启父母求哀出家。父母答言。我今年老。唯汝一子。汝若出家我等当死。子白父母。若不听我者。我从今日不饮不食。不升床坐亦不言说。作是誓已。一日不食乃至六日。父母知识八万四千诸娈女等。同时悲泣。礼大精进寻听出家。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为座。在画像前结跏趺坐。一心谛观此画像不异如来。如来像者非觉非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相离相体性空寂。作是观已。经于日夜成就五通。具足无量得无碍辩。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以净天眼见于东方阿僧祇。佛以净天耳闻佛所说悉能听受。满足七月。以智为食。一切诸天散华供养。从山而出来至村落。为人说法。二万众生发菩提心。无量阿僧祇人住于声闻缘觉功德。父母亲眷皆住不退无上菩提。佛告迦叶。昔大精进今我身是。由此观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学如此观。未来必当成无上道。

感应缘(略引五十三验)

自法移东汉教渐南吴。佛像灵祥充牣区宇。而群录互举。出没有殊。至于瑞迹盖无异也。今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陈晋代。而历表隋唐。或陶化在人。而迹从倚伏。故不获铨次。依缘而辩集之(此卷一十五缘)。

- 东汉雒阳昼释迦像缘
- 南吴建业金像从地出缘
- 西晋吴郡石像浮江缘
- 西晋泰山七国金像瑞缘
- 东晋杨都金像出渚缘
- 东晋襄阳金像游山缘
- 东晋荆州金像远降缘
- 东晋吴兴金像出水缘
- 东晋会稽木像香瑞缘
- 东晋吴郡金像传真缘
- 东晋东掖门金像出地缘
- 东晋庐山文殊金像缘
- 元魏凉州石像山袈裟出现缘
- 北凉河南王南崖塑像缘
- 北凉沮渠丈六石像现相缘

案南齐王琰冥祥记云。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乃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

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瘞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至四月八日。皓如戏曰。今是八日浴佛时。遂尿头上。寻即通肿阴处尤剧。痛楚号噉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圣所致。便遍祀神祇并无效应。宫内伎女素有信佛者。曰佛为大神。陛下前秽之。今急可请耶。皓信之。伏枕归依。忏悔尤恳。有顷便愈。遂以

马车迎沙门僧会。入宫以香汤洗像。惭悔殷重。广修功德于建邺寺。隐痛渐愈也。

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吴郡吴县。松江沪渎口。渔者萃焉。遥见海中有二人现浮游水上。渔人疑为海神。延巫祝。备牲牢以迎之。风涛弥盛骇惧而返。复有奉五斗米道费老之往曰。斯吾师也。复共往接。风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吴县朱膺。闻之叹曰。将非大觉之垂降乎。乃洁斋共东灵寺帛尼及信佛者数人。至渎口稽首迎之。风波遂静。浮江二人随潮入浦。渐近渐明。乃知石像。将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试擎之。飘然而起便舆。还通玄寺。看像背铭。一名惟卫。二名迦叶。莫测帝代而书迹分明。举高七尺。施设法座。欲安二像。人虽数十而了不动。复重启请翻然得起。以事表闻朝廷。士庶归心者十室而九。沙门释法开。来自西域。称经说。东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养礼覲者。除积劫罪。

又别传云。天竺沙门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没不行。以状奏闻。下勅听留吴郡(见高僧传及旌异记等)。

西晋泰山金輿谷朗公寺。昔中原值乱永嘉失驭。有沙门释僧朗。所居之山常有云阴。俗异其祲。威声振远。天下知闻。于时无主英雄负图。七国宗庙敬以崇福焉。诸国竞送金铜像并赠宝物。朗恭事尽礼每陈祥瑞。今居一堂门牖常开。鸟雀不近杂秽不着。远近嗟异。其寺至今向三百五十年。

东晋成帝咸和年中。丹阳尹高悝。往还市阙。每张侯桥浦有异光现。乃使吏寻之获金像一躯。西域古制。光趺并阙。悝下车载像。至长干巷口。牛不复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径赴长干寺。因安置之。杨都翕然劝悟者甚众。像于中霄。忽放金光。岁余临海县渔人张孙世。于海上见铜莲华趺。丹光游泛。乃驰舟接取。具送上台。帝令试安像足。恰然同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锡诣悝云。昔游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邺遭乱藏于河滨。王路既通寻觅失所。近感梦云。吾出江东。为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远来相投欲一礼拜。悝引至寺。五僧见像歔歔涕泣。像为之放光照于堂内。及绕像形。僧云。本有圆光。今在远处。亦寻当至。五僧即住供养。至咸和元年。南海交州合浦采珠人董宗之。每见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寻之得光。以事上闻。简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悬同光色无异。凡四十余年。东西别处祥感光趺。方乃符合。此像华台有西域书。诸道俗来者。多不识之。有三藏法师求那跋摩。曰此古梵书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时瓦官寺沙门慧邃。欲求摸写。寺主僧尚恐损

金色。语邃曰。若能令佛放光回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邃至诚祈请。至于中霄。闻有异声。开殿见像大放光明转坐面西。于是乃许摸之。传写数十躯。所在流布。至梁武帝。于光上加七乐天并二菩萨。至陈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将向金陵。武帝命将泝流。军发之时。像身动摇不能自安。因以奏闻。帝捡之有实。俄而锋刃未交。琳众解散。单骑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动容表之。天嘉之中。东南兵起。帝于像前乞愿。凶徒屏退。言讫光照阶宇。不久东阳闽越皆平。沙门慧晓长干领袖。行化所及。事若风移。乃建重阁。故使藻绩穷奇登临极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跌。自晋迄陈。五代王臣。莫不归敬。亢旱之时。请像入宫。乘以帝辇。上加油覆。僧为雨调。中途滂澍。常候不失。有陈运否亟涉讹谣。祯明二年像面自西。虽正还尔。以状闻。帝延入太极。设斋行道。其像先有七宝冠。饰以珠玉。可重三斗。上加锦帽。至晓宝冠挂于像手。锦帽犹在头上。帝闻之烧香祝曰若国有不祥。还脱宝冠用示征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脱挂如昨。君臣失色。及隋灭陈。举国露首面缚西迁。如所表焉。隋高祖闻之。勅送入京大内供养。帝躬立侍。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立本像送兴善寺。像既初达。殿大不可当阳。乃置北面。及明乃处正阳。众虽异之。还移北面。至明还南如初。众咸愧谢轻略。今现在图写盛矣。

东晋孝武宁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阳檀溪寺沙门释道安。盛德昭彰播声宇内。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明年季冬严饰成就。晋镇军将军雍州刺史郗恢之。创莅襄部赞击福门。其像夜出西游万山。遗示一迹。印文入石。乡邑道俗一时奔赴。惊嗟迎接。还本供养。后以其夕出住寺门。众咸骇异。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于建兴苑铸金铜华趺。高五尺九寸。广九尺八寸。庄严既讫。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颂德。刘孝仪文。萧子云书。天下称最。碑现在逮周武灭法。建德三年甲午之岁。太原公王秉为襄州刺史。副镇将上开府长孙哲。志不信法。闻有灵感先欲毁除。邑中士女被废僧尼。闻欲除灭哀号盈路。哲见道俗叹惜瞋怒弥盛。逼逐侍从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绳系颈挽牵不动。哲谓不用心。杖监事者各一百。牵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动如故。哲怒逾壮。又加五百。牵引方倒。声振地动人皆悚栗。哲独喜踊。即令融毁。扬声唱快。便驰马欲报刺史。纔可百步忽然落马。失瘖直视四支不举。至夜便卒。道俗唱快于甚。哲当毁像时。于腋下倒垂衣内铭云。晋太元十九年岁次甲午。月朔日。比丘道安。于襄阳郭西造丈八金像一躯。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当灭。后计年月。兴

废悉符同焉。信知安师圣人诚无虚记。今本所住名启法寺。所覆之石人凿取现存焉。

又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阳留守窦卢褒。掇据一部属王世充。有启法寺宪法师者。为士俗所重。数谏窦君令投唐国。窦不从。宪与士俗内外通使。京辅遂发兵至襄阳。窦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后知宪情遂密杀之。宪临终语弟子苏富娄曰。我与汝父。见毁安师金像。自尔已来遗迹不嗣。我死后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军围急。窦降方恨不取宪语。枉杀何酷。斯即于国有功无人申者。城平富娄。便从俗服。宪有衣资什物。并富娄收拾。乃有心拟像。不知何模样。一冶便成。无有缺少。当铸像时。天阴云有雨华如李。遍一寺内。富娄性巧财用自富。又于家内造金铜弥勒像。高丈余。后梦。宪令其更造佛像。乃于梵云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别显。昔隋初。秦孝王俊。曾镇襄部。闻安师古像形制甚异。乃遣人图之。于长安延兴寺造之。初铸之夕。亦感天乐雨华。大有灵瑞像今现在延兴寺也。

东晋穆帝永和六年岁次丁未。依勘长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现于荆州城北。长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测其所从也。初永和五年。广州商客下载欲竟恨船轻。中夜觉有人来奔船。惊共寻视了无所见。而船载自重不可更加。虽骇其异而不测也。列迈利涉常先诸舫。不久遂达渚宫。纒泊水次。夜复觉人自船登岸。船载还轻。及像现也方知其兆。时大司马桓温镇牧西陝。躬事顶拜倾动邦邑。诸寺僧众咸竞迎引。铿然不动。有长沙太守江陵滕峻(一云滕舍)以永和二年舍宅为寺。额表郡名。承道安法师襄川综领。请一监护。安谓弟子昙翼曰荆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尔谁欤。尔其行矣。翼负锡南征。缔构一载。僧宇虽就。而像设弗施。每叹曰。育王寺像随缘流布。但至诚不极。何忧不垂降乎。及闻荆城像至。欣感交怀。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归我长沙。固可心期。难以力致。众咸念曰必如所言。验之非远。翼烧香拜请。令弟子三人捧。飒然轻举。遂安本寺。道俗庆悦。至晋简文咸安二年。始铸华趺。晋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为刺史。于中夜出寺西门。逻者谓人问而不答。以刀击之鎗然。视乃像也。刀击胸处文现于外。有罽宾僧伽难陀禅师者。多识博观。从蜀来荆。入寺礼像。叹咽久之。翼问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远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看像光背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时闻此铭更倍钦重。昙翼兴念致应之验也。及病将亟。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振。光往地方复为佛事。旬日而终。后僧拟光更铸今者。宋孝武时。像大放光。江东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

末。像辄垂泪。明帝寻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齐革运。荆州刺史沈悠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长沙一寺千有余僧。应还俗者将数百人。举众惶骇长幼悲泣。像为汗流五日不止。有闻于沈吕寺大德玄畅法师访问所以。畅曰。圣不云远无忧不彻。去来今佛佛佛想念。得无今佛念诸佛乎。欲谏檀越不信之心。故有斯应。问出何经。答出无量寿。悠之取经寻之殊悦。即停沙汰。齐永元二年。镇军萧颖胄与梁高共荆州刺史。南康王宝融起义时。像行出殿外将欲下阶。两僧见而惊唤。乃回入殿。三年颖胄暴亡。宝融亦废。而庆归高祖。梁天监末。寺主道岳与一白衣。净塔边草。次开塔户乃见像绕龕行。道岳密礼拜不令泄言。及大开堂像亦在座。梁鄱阳王为荆州。屡请入城建大功德。及感病迎之倍摑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荆陕。宿着恳诚。屡遣上迎终无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马寺僧璉主书何思。远赍香华供养。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随使往。明旦承接还复留碍。重谒请祈方申从往。四众应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届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续无绝。道俗欣庆叹未曾有。在殿三日。竭诚供养(一云停中兴寺)设无遮大斋二十七日。从大通门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明。勅于同泰寺大殿东北起殿。三间两厦。施七宝帐坐。以安瑞像。又造金铜菩萨二躯。筑山穿池奇树怪石。飞桥栏槛夹殿两阶。又施铜镬一双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阁宛转玲珑。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设会开讲。历诸殿礼。黄昏始到瑞像殿。帝纔登阶像大放光。照竹树山水。并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并尽。唯佛所居殿存焉。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乱阶。大宝三年贼平。长沙寺僧法敬等。迎像还江陵复止本寺。梁后大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宋宣帝崩。天保三年长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烟焰四合。欲救瑞像无方可移。由来举必百人。尔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延像入内礼忏冥感。二十三年帝崩。嗣主萧琮移像于仁寿宫又大流汗。广运二年而梁国云灭。至开皇七年长沙寺僧法禧等。复迎还寺。开皇十五年。黔洲刺史田宗显至寺礼拜。像即放光。公发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间。东西夹殿九间。被运材木。在荆上流五千余里。斫材运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荆州自然泊岸。虽风波鼓扇终不远去。遂引工营之。柱径三尺。下础阔八尺。斯亦终古无以加也。大殿以沈香帖遍。中安十三宝帐。并以金宝庄严。乃至榱桷藻井无非宝华间列。其东西二殿瑞像所居。并用檀帖。中有宝帐华炬。并用真金所成。穷极宏丽天下第一。大业十二年瑞像数汗。其年朱粲贼破掠诸州。来至荆邑营于寺内大殿。高临城北。贼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烧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灭失。其夜不觉像踰城而入。至宝光寺门外立。且见像存合

城欣悦。贼散看像故处一不被烧。灰炭不及。今续立殿不如前者。伪梁萧铣凤鸣五年。伪宋王杨道生等至寺礼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马从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运将统。希求一瑞绕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满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渐灭。其日赵郡王兵马入城。斯亦庆幸大同。故流光为其善瑞也。至于亢阳之月。宰牧致诚无不毕应。至贞观六年六月大旱。都督应国公武[获-禾+(寻-口+几)]。迎像建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于像前一心观佛。良久云气四布甘雨滂流。其年大熟。都督乃舍黄金更度瑞像。辇輿幡华庄严众具备矣。今现在江陵长沙寺。又有外国铜像高七尺许。古异不甚重之。道安法师在石城长安所送。令弟子于髻中得一舍利。有光出之。

东晋周玘。字宣佩。义兴阳羨人。晋平西将军处之第二子也。位至吴兴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捕鱼。忽见金光溢川映流而上。当即下网得一金像。高三尺许。形相严明浮水而住。牵排不动。驰往白玘。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遥见喜心礼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养。女夕梦佛左膝痛。觉看像膝果有穿处。便截金钗以补之。玘后以女适吴郡张澄。将像自随。言归张氏。后病卒。乃见女在城墙上姿饰逾于平日。内外咸覩。俄而紫云下迎。遂上升空。极目乃没。澄曾孙事接戎旅平讨孙恩之乱。久废斋戒。不觉失像。而光尚在。举家忏悔祈求备至。有一老妪赍诣卖之。索价极少。识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妪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张家云。

东晋会稽山阴灵宝寺木像者。征士譙国戴逵所制。逵以中古制像略皆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素有洁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斲。威容庶参真极注虑。累年乃得成。遂东夏制像之妙。未之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高平郗嘉宾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将复覩圣颜。如其无常愿会弥勒之前。所拈之香于手自然。芳烟直上极目云际。余芬裴回馨盈一寺。于时道俗莫不感厉。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东晋太元二年沙门支慧。护于吴郡绍灵寺建释迦文丈六金像。于寺南傍高凿穴以启镕铸。既成将移。夜中云内清明有华六出。白色鲜发四面翻洒。未及于地敛而上归。及晓白云若烟出所铸穴。云中白龙现。长数十丈。光彩烟焕徐引绕穴。每至前瞻仰迟徊似归敬者。斯风霁景清细雨而加香气。像既入坐。龙乃升天。元嘉初征士譙国戴颙嫌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旧六寸。足跣之下削除一寸云。

东晋义熙元年。司徒王谧入宫住东掖门。有寺人于门东见五色光出地。惊而穿之得古形铜盘。盘下获金像。高四尺光趺并具。斯又同孙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宫。宋祖素不甚信。及获此像加敬欣悟。躬礼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后移龙光云。

东晋庐山文殊师利菩萨像者。昔有晋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旗南海。有渔人每夕见海滨光。因以白侃遣寻。俄见金像。陵波而趣船侧。捡其铭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师利菩萨像也。昔传云。育王既统此洲。学鬼王制狱怨酷尤甚。文殊现处镬中。火炽水清生青莲华。王心感悟即日毁狱。造八万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数亦尔。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后迁荆州。故遣迎上。像初在輿数人可举。今加以壮夫数十确不移处。后更足以事力輶车牵曳仅得上船。船复即没。使具闻侃听还本寺。两三人便起。沙门慧远敬伏威仪迎入庐岫。而了无艰阻。斯即圣灵感降惟其人乎。故谚曰。陶惟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何遥遥是也。隋末贼发众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来辞瑞像。像曰。尔年老但住何得相舍。遂依言住。于时董道冲贼寇扰江州。其徒入山觅财物。执僧索金。僧曰。无可得。乃以火炙。僧曰徒受炙死秽尸伽蓝。何如寺外。贼将出欲杀。僧曰。行年七十不负佛教。待正念已申颈时可下刀。贼然之。已见申颈受刀。即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于背。群贼奔怕。东走至远师墓。于时天气晴朗。忽有云如盖屯黑下布。雷电四绕遂震霹雳。贼死六人。江州士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贼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荡略尽。今在山东林寺重阁上。武德中石门谷风吹阁北倾。将欲射正施功无地。僧乃祈请山神赐吹令正。不久复有大风从北而吹。阁还得正如旧。

元魏凉州山开出像者。至太武大延元年。有离石沙门刘萨何师。备在僧传。历游江表礼鄆县塔。至金陵开育王舍利。能事将讫。西至凉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东。北望御谷山遥礼。人莫测其然也。何曰。此山崖当有像出。灵相具者则世乐时平。如其有缺则世乱人苦。经八十七载至正光元年。因大风雷雨震山岩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严唯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安讫还落。魏道凌迟其言验矣。至周元年。凉州城东七里涧。忽石出光照烛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仪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处二百许里。相好昔亏一时还备。时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响。皆莫委其来也。周保定元年立为瑞像寺。建德将废首又自落。武帝令齐王往验。乃安首像项。以兵守之。及明还落如故。遂有废法国灭之征接焉。备于周释道安碑。

周虽毁教不及此像。开皇通法依前置寺。大业五年炀帝西征躬往礼覲。改为感通道场。今像存焉。依图拟者非一。及成长短终不得定云。

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盼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斲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盆地。观其行迹。人纔远之即便蹈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兴国攻抱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佛佛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行至阳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斩数人。尔时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颤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尤责。登设大会倍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观逊之为信。信不深明。攻杀以取。岂佛之为非禁也。性以革改为先任意肆恶知何所而不至初重法讖译大涅槃愿同生死后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咎佛僧殄寺诛僧一何酷滥。晚虽再复不补其愆云。今沙州东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发。

◎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之二观佛部感应缘之余

- 宋都城文殊师利金像缘
- 宋东阳铜像从地出缘

- 宋浦中金像光现乃出缘
- 宋江陵上明泽中金像缘
- 宋荆州壁画像涂却现缘
- 宋江陵支江金像誓志缘
- 宋湘州桐栢感通作佛光缘
- 齐番禺石像遇火轻举缘
- 齐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缘
- 齐杨都观音金像缘
- 梁荆州优填王栴檀像缘
- 梁杨都光宅寺金像缘
- 梁高祖等身金银像缘
- 元魏定州金观音像高王经缘
- 陈重云殿并像飞入海缘
- 周晋州灵石寺石像缘
- 周宜州北山铁矿石像缘
- 周襄州岷山华严行像缘
- 隋蒋州兴皇寺焚像移缘
- 隋京师日严寺瑞石影缘
-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缘
- 隋雍州凝观寺释迦夹纁像缘
- 唐邠州石像出山现缘
- 唐简州佛迹神光照现缘
- 唐凉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缘
- 唐渝州相思寺佛迹出石缘
- 唐循州灵龕寺佛迹缘
- 唐雍州李大安金铜像感救缘
- 唐幽州渔阳县失火像不坏缘
- 唐并州童子寺大像放光现瑞缘
- 唐西京清禅寺盗金像缘
- 唐抚州及潭州行像等缘
- 唐雍州蓝田金像出石中缘
- 唐雍州郾县金像出澧水缘
- 唐沁州山石像放光照谷缘

- 唐益州法聚寺画地藏菩萨缘
- 唐荆州瑞像图画放光缘
- 唐代州五台山像变现出声缘

宋元嘉二年。刘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礼拜。顷之便失。惆怅祈请。夙夜匪懈。经于五年。昏夕时见佛座有光发座至栋。式之因烧香拂拭床帐。乃见失像俨然具存。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东阳长山人。家以种苧为业。每烧田墟辄有一处丛草不然。经久怪之不复垦伐。后试薄掘得铜坐像。高三寸许。寻捡其地旧非邦邑。莫测何来云。

宋元嘉十四年。孙彦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称少而信向。年大弥笃。诵法华经。辄见浦中有杂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连光跌高二尺一寸。跌铭云。建武六年岁在庚子。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莹云。

宋元嘉十五年。罗顺为平西府将。戍在上明。十二月放鹰野泽。同辈见鹰雉俱落。于时火烧野平。惟有三丈许丛草不然。遂披而觅焉。乃得金菩萨坐像。通跌高一尺。工制殊巧。时定襄令谓盗者所藏。乃符界内无失像者。遂收而供之。

宋卫军临川康王在荆州城内。筑堂三间供养经像。堂壁上多画菩萨图相。及衡阳文王代镇。废为眠斋悉加泥治。干辄陀脱画状鲜净。再涂犹尔。王不信向亦谓偶尔。又使浓涂而画像彻现炳然可列。王复令毁故壁悉更缮改。不久抱疾闭眼辄见诸像森然满目。于是废而不居。颇事斋讲。

宋元嘉中。江陵支江张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养小形金像。以为前路之资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许邠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雁既至。女悲呼不就。烧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弥竟一村。父兄惊其通感止不嫁之。张邠二门因大敬信。僧定为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镇陕。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宋泰始中。东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随湘州刺史刘韞监县。遇有栴檀制以为像。既就无光营索甚勤。而卒无可获。凭几思之。如睡见沙门纳衣杖锡来曰。檀非可得。斲木不堪。惟县后何家桐楯堪用。虽惜之苦求可得。寤问左右果如言。因故求买之。何氏曰。有楯甚爱。患人乞夺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

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敬喜奉以制光。后为湘府直省。中夜梦像云。鼠齧吾足。清旦疾归视像果然云。

齐建元中。番禺毘耶离精舍旧有扶南国石像。莫知其始。形甚异常。七八十人乃能胜致。此寺草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风。烟焰已接。尼众十余相顾无计。中有意不已者。试共三四人捧之。飘然而起。曾无钧石之重。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辄泪汗满体。岭南以为常候。后广州刺史刘俊表送出都。今应在故蒋州寺中。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严华江右之妙制也。北境兵起或貽僧。像辄流汗。商其多少则难之小大。逆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齐建元初像复流汗。其冬魏寇淮上。时兖州数郡起义南附。鸠略甚众。亦驱迫沙门助其颤守魏军屠其营垒悉欲夷灭。表奏魏台诬以助乱。顷及斩决。时像大汗殿地流湿。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至寺亲使人以巾帛拭。随拭随出不已。至数十人交手竞拭。犹不能止。王乃烧香礼拜执巾呪曰。众僧无罪誓自营护。必不罹祸。若幽诚有感当随拭即止。言已自拭果应手而燥。王具事表闻。下诏皆见原宥云。

齐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于交址贤法师所受五戒。以观音金像令供养。遂奉还杨都寄南涧寺。琰昼寝梦像立于座隅。意甚异之。即驰迎还。其夕南涧失像十余。盗毁铸钱。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许。金辉映夺合家同覩。后以此像寄多宝寺。琰适荆楚垂将十载。不知像处。及还杨都梦在殿东。众小像内的的分明。诘旦造寺如梦便获。于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琰冥祥记自序云。此像常自供养。庶必永作津梁。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覩缀成斯记。夫镜接近情莫踰仪像。瑞验之发多自是兴。经云。镕斲图绩类形相者。悉能行动及放光明。今西域释迦弥勒二像辉用若真。盖得相乎。今东夏景模神应极着。亦或当年群生因会所感。假凭木石以见幽异。不必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寔阐闽吴之化。尘金泻液。用舒彭宋之祸。其余铨示繁方虽难曲辩。率其大抵允归自从。若夫经塔显効旨证亦同。事非殊贯故继其末。

梁祖武帝以天监元年正月八日。梦檀像入国。因发诏募往迎。案佛游天竺记及双卷优填王经云。佛上忉利天一夏为母说法。王臣思见。优填国王遣三十二匠及赍栴檀。请大目连神力运往令图佛相。既如所愿图了还返。坐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养。帝欲迎请此像。时决胜将军郝骞谢文华等八十人。

应募往达。具状祈请。舍卫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适边。乃令三十二匠更克紫檀。人图一相。卯时运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顶放光。降微细雨并有异香。故优填王经云。真身既隐次二像现。普为众生深作利益者是也。蹇等负第二像行数万里。备历艰关难以具闻。又度大海冒涉风波。随浪至山粮食又尽。所将人众及传送者。身多亡歿。逢诸猛兽一心念佛。乃闻像后有甲冑声。又闻钟声。岩侧有僧端坐树下。蹇登负像下置其前。僧起礼像。蹇等礼僧。僧授澡罐令饮并得饱满。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毘罗王自从至彼大作佛事。语顷失之。尔夜僉梦见神。晓共图之。至天监十年四月五日。蹇等达于杨都。帝与百僚徒行四十里。迎还太极殿。建斋度人大赦断杀。絙是弓刀稍等并作莲华塔头。帝由此菜蔬断欲。至太清三年五月崩。湘东王在江陵即位号元承圣。遣人从杨都迎上至荆都承光殿供养。后梁大定八年。于城北静陵造大明寺。乃以像归之。今现在。多有传写流被京国云。

梁祖天监初。于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图样既成不爽分寸。临铸疑铜不足。始欲上请忽有使者领铜十五车至云。奉勅送寺。便即镕泻。一冶即成。冠绝通国。唯觉高大。试以量之。乃长二丈二尺。以状奏闻。铸像已成不改元样。所续送铜用亦俱尽。更重审量乃增四尺。勅云。铜初不送何缘乃尔。岂不以真相应感独表神奇乎。可镌着华趺以为灵志乃具疏而克于足下。于今存焉。梁祖为父于钟山造大爱敬寺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显。广如别记。有梁佛像多现神奇。剡县大石像元在宋初。有王所造。初有昙光禅师。从北来巡行山川为幽栖之所。见此山崇丽。乃于峯顶构小草室。闻天乐空声曰。此是佛地。如何辄有蔬圃耶。光闻南移天台。后遂缮造为佛像。积经年稔终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梦。能开剡县石像病可得愈。遂请僧佑律师。既至山所规模形制。嫌其先造太为浅陋。恩绪未绝。夜忽山崩压二百余人。其内佛现。自颈已下犹在石中。乃划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讫。乃具相焉。斯则真仪素在石中。假工除划故得出现。梁太子舍人刘勰制碑于像前耳。

梁祖登极之后。崇重佛教废绝老宗。每引高僧谈叙幽旨。又造等身金银像两躯。于重云殿晨夕礼事。五十许年。冬夏蹋石六时无缺。足蹈石处十指文现。遂卒穷祚。侯景篡位。犹存供养。太尉王僧辩诛景修复台城。会元帝陷于江陵。江南无主。辩乃通款于齐迎贞阳侯。萧渊明为帝。时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辩遣女婿杜龛典卫宫阙。龛性凶顽不见后际。欲毁二像为铤。先令数十人上三休阁令镌佛项。椎凿始举二像一时回顾盼之。所遣诸人臂如堕落不

自胜举。失瘖如醉杜龔亦尔。久乃醒寤。仍被打筑遍身青肿。唯见金刚力士可畏之物竞来击之。受苦呻吟举形烘烂。脓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孙敬德。防于北陲造观音金像。年满将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横引禁于京狱不胜考掠遂妄承罪。并断死刑。明旦行决。其夜礼拜忏悔泪下如雨。启曰。今身被枉当是过去枉他。愿偿债毕誓不重作。又发大愿云云。言已少时依稀如梦见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得度苦难。敬德欵觉。起坐缘之了无参错。比至平明已满百遍。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损皮肉。易刀又斫。凡经三换刃折如初。监当官人莫不惊异。具状闻奏。承相高欢表请其事遂得免死。勅写此经传之。今所谓高王观世音经是也。敬德放还设斋报愿。出在防像乃见项上有三刀痕。乡亲同覩叹其通感(见齐志及旌异等记)。

◎陈武帝崩。兄子蒨立。将欲修葬造辘轳车。国创新定未遑经始。昔梁武帝立重云殿。其中经像并饰珍宝映夺诸国。运虽在陈殿像仍在。蒨欲取重云佛帐珠佩以饰送终。人力既足四面齐至。但见云气拥结流绕佛殿。自余方左开朗无阴。百姓怪焉。竞往看覩。须臾大雨横澍雷电振击。烟张鸱吻火列云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欵见重云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宝座一时上腾。烟火挟之忽然远逝。观者倾国咸归奉信。雨晴之后覆看故处唯础存焉。至后月余有人从东洲来云。于此日见殿影像乘空飞海。今望海者有时见之。又魏氏洛京永宁寺塔。去地千尺。为天所震。其像略同。有人东海时见其迹云。

北齐末晋州灵石寺沙门僧护。守道直心不求慧业。愿造丈八石像。众僧咸怪其言大。后于寺北谷中见有卧石可长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经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犹着地。以六具拗举之不动。经夜自翻。旦视欣然。即就营作移在佛堂。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烧寺塔。此像被焚初不变色。唯伤二指。后欲倒之。人牛六十牵挽不遂。忽有异僧咸无识者。以瓦木土壑杂垒围之须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后降梦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补之。隋氏启运如前开复。开皇十五年有盗幡盖者。即梦丈八人入室责之。其贼惭怖而送。像今现在。

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灭。天下闇冥。有宜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经州北百余里山中行。往往常见上山光明。怪之因巡行光处。见有卧石状如像形。便斲掘寻之。乃是铁矿不可鑿凿。故其形[石*鹿][石*速]。高三丈许。欲加摩莹卒不可触。又向下寻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拗举之。其像欵然流下径趣。趺孔卓然峙立。众以为奇瑞以奏闻彻。时天元嗣历佛日将融。乃改为大像元年。仍以其处为大像寺。隋祖开运重斯遗迹。又改为显除寺。讨寻其本处非人住。又无大石及以铁矿。岂非育王神力之所降感乎。大唐因之不改。贞观末寺西置宫。名曰玉华。像仍旧所在宫东三十里苑内。太宗尝往礼事。嫌非华饰舍物庄严。永徽年中改宫立寺。还名玉华。今属邠州。阴暗之夕每发光瑞。道俗常见。故不甚惊怪云。

周襄州岷山华严寺行像者。古来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丽瞻仰无已。可高五丈许。征应在昔不复具陈。及周灭法人藏其首。隋开皇乃出如前。庄严以为坐像。号曰卢舍那佛。每年祈福以为归依之所也。隋文将崩。两鼻洩出沾污怀中。金薄剥起洩流有光。拭之无尘。望还如洩。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内。洩还连出涂漫怀内。方圆一尺。初未委也。及后太宗升遐。方知兆见。至六月内洩又重出。合州同惧不知何祸。至七月内汉水泛涨溢入城郭。深丈余。滔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殷矣(襄阳土俗有少子息者皆往祈之随其本心男女感应)。

隋开皇中。蒋州兴皇寺佛殿被焚。当阳丈六金铜大像并二菩萨。俱长丈六。其摸戴。颞所造。正当栋下。于时焰火大盛。众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灭忽见欵起。移南一步栋梁摧下。像得全角。四面砖木炭皆去像身五六尺许。虽被火焚而金色不变。跌下有铭。大众咸骇叹声满路。今移在白马寺。鸟雀无践。至唐永徽二年。盗者欲利像铜乃锯窻椳子断将欲拔出。遂被夹腕。求拔不得脱。至晓僧问。盗者云。有一人着白衣在堂内撮手。求脱不得云。

隋京师日严寺石影像者。其形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径五寸。内外映彻。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将来。会侯景作乱。遂安江州庐山西林寺像顶上。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杨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总收集。乃于杂记中得影像传。即令舍人王延寿往寺推觅得之。自任晋蕃已来。每有行往常以乌漆函盛之。令人马捧而前行。后登储贰。乃送曲池日严寺。有令当寺。看已封锁勿令外人见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业之末。天下沸腾。京邑僧众。常来瞻覩有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见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见名行诸僧

互说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状。未曾有味。每慨无所见。又洁斋别忏七日。后依前观之见有银塔后又观之见有银佛。而道俗同观往往不同。或见佛塔菩萨。或见僧众列坐。或见帐盖幡幢。或见山林八部。或见三途苦相。或见七代存亡。一覩观之间。或定或变。虽善恶交现而善相繁焉。故来祈者咸前发愿。往作何形来生何处。依言为现。信为幽途之业镜者也。至贞观六年七月内。下勅入内供养。

隋邢州沙河县寺四面佛者。隋祖时有人入山见僧守护此佛。铜身高三尺余。便请遂许。失僧所在。诸处闻之。竞来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随手至寺。后人寺侧获金一块。上二乌形。铭云。拟度四面佛。因度之像身上都是乌形后忽失之。于寺侧滢中数有光现。寻乃漉出。隋后王闻遣工冶铸拟之。卒不成。经二百余日乃成。终有缺少遂罢。

隋时凝观寺僧法庆。开皇三年造夹纁释迦立像一躯。举高一丈六尺。像功未毕庆身遂卒。其日又有宝昌寺。僧大智死。经三日而便苏活。遂向寺僧说云。于阎罗王前见僧。法庆甚有忧色。少时之间又见像来王前。王遽走下阶合掌礼拜此像。像谓王曰。法庆造我今仍未毕奈何令死。王顾召一人曰。法庆合死未。答曰。命未合终。而食料已尽。王曰。可给荷叶令终其福业也。俄而不见。大智苏活为寺僧说之。乃令于凝观寺看之。须臾之间遂见法庆苏活。所说与大智不殊。法庆苏后常食荷叶以为佳味。及噉余食终不得下。像成之后数年乃卒。其像仪相圆满屡放光明。此寺虽废其像现存。

唐武德年中。邠州西南慈乌川有郝积者。素有信敬。见群鹿常在山上逐去还来。异之掘鹿所止处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许。移出川中村内。至今见存。自像出后群鹿因散。古老传云。迦叶佛时所藏有四十躯。今虽两现余在山隐。其形如今玉华东铁矿像相似。不可。治贖云。

唐贞观十七年九月。凉州都督李袭誉因巡境。至州东南昌泉县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萨上果佛田等字。以状表奏闻。有恩勅覆捡如其所奏。下于所司令发急诏凉府给复一年。罪者赦之。

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枚。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步见。有僧住。至贞观二十年十月。忽寺侧泉内出莲华。形如红色须台具足。大如三尺。面合擎出如涕。入水成华。舟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相思寺因以得名。一云涪州。亦有此寺。寺本

贫煎。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齐荆州城东天子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如人锦不异。经月乃歇。故知于出不足可怪(见吴均齐春秋萧诚荆南志说)。

唐循州东北兴宁县灵龕寺北石上佛迹三十痕。大者长五尺以下。循州在一川中。东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极丰渥。近得铜藏。面三尺炉可获百余诸盘合等。又其铭云。僧得福兴俗得祸至。古传云。晋时北僧在此山隐。游大洪岭至佛迹处。有大石窟华菓美茂。遂住经宿。山神为怪怖之心卓不动曰。此不可居。山鬼数来。望前石山陵云盖日。遂往登之。下望悬绝不可至彼。还兴宁说之。宋代二僧承前不达。勇意覆寻。其僧诵法华。戒行贞洁能伏神鬼。乃至见形受戒爰及家属。望前崖上有异光采。隔一丈许。上下俱绝。僧以木为梁度视。乃见奇迹十枚。色如人肉现于石上。贞观三年。又现一迹并放光明轮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灵龕厥取其异。又访其本。宋时王家。舍果园为寺。即今古堂尚存焉。

唐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总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归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杀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过半。奴以小剑刺大安项洞之。刃着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毕。县官亦至。因为拔刃洗疮加药。大安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其中有语曰。急还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缘负汝。即闻户外有言曰。错非也。此物即还从户出。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而化成为僧袈裟。甚新净。语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将痛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颈疮而去。大安得其形状。见僧背有红繒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复不痛。能起坐食。十数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亲故来视。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像事。有一婢在傍闻说因言。大安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诣像工为造佛像。像成以彩画衣。有一点朱污像背上。当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郎君所说。大安因与妻及家人共起观像。乃同所见无异。其背点宛然补处。于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佛法。弥殷礼敬益年不死。自佛法东流已来。灵像感应者述不能尽。略件如前(右一验出冥报记也)。

唐幽州渔阳县无终戍城内有百许家。龙朔二年夏四月。戍城火灾门楼及人家屋宇并为煨烬。唯二精舍及浮图并佛龕上纸帘蘼蔭等。但有佛像独不延燎。

火既不烧岿然独存。时人见者莫不嗟异。以为佛力支持。中山郎余令既任彼官。又家兄余庆交友人。郎将齐郡因如使营州。并亲见其事。具为余令说之。

唐并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像。坐高一百七十余尺。皇帝崇敬释教。显庆末年巡幸并州。共皇后亲到此寺。及幸北谷开化寺。大像高二百尺。礼敬瞻覩嗟叹希奇。大舍珍宝财物衣服。并诸妃嫔内宫之人。并各捐舍。并勅州官长吏窦轨等。令速庄严备饰圣容。并托龕前地务令宽广。还京之日至龙朔二年秋七月。内官出袈裟两领遣中使驰送二寺大像。其童子寺像披袈裟日。从旦至暮放五色光。流照崖岩洞烛山川。又入南龕小佛赫奕堂殿。道俗瞻覩数千万众。城中贵贱覩此而迁善者。十室而七八焉。众人共知不言可悉。

唐西京清禅寺先有纯金像一躯。长一尺四寸。重八十两。隋文帝之所造也。贞观十四年。有贼孙德信。伪造玺书。将一阍竖子诈称勅遣取像。寺僧闻奉勅索不敢拒付之。经宿事发。像身已被铸破唯头不销。太宗大怒处以极刑。德信未死之间。身已烂坏遍体疮溃。寺僧更加金如法铸成(右三验出冥报拾遗)。

唐显庆四年。抚州刺史祖氏。为亢旱故请祈无効。有人于州东山见有行像。莫测其由。将事移徙铿然不动。风声扇及远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寻其行路乃现二迹。各长三尺。相去五百里。刺史以亢炎既久。便往祈请。尽州官庶香华。步往二十里许。泣告情事。勤至弥甚。使三人捧之飘然应接。返还州寺。随路布云。当夕霈下。遂以丰足。今在抚州。

唐永徽年。雍州蓝田东悟真寺。寺居蓝谷之西崖。制穷山美殿堂严整。有像持寺北隙更修别院。大石横础甚为妨碍。乃以火烧水沃之令散。终无以致。便以铁椎打破。中获金像一躯。四面无缝天然裹甲。不知何来。像趺全具非工合作。亦不识是何珍宝。高五寸许今在山寺。其年益州光明柱上有一佛二菩萨现。虽削还影出。初在九陇佛堂。长史张绪以聚众移入光明。今现在。

唐雍州郾县东澧水西李赵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数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极威严。余闻往寻见之。趺上铭云。秦建元二十年四月八日。于长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曰幸遇遗像。是以赖身之余造铸神摸。若诚感必应。愿使十方同福。铭文如此。问其获缘云。昔废二教遂藏于澧水罗仁。涡中有人岸行。闻涡中有声。亦放光明。向村老说。便趣水求涡中纯沙。水

出光明。便就发掘乃获前像。时尚在周。村家藏隐互相供养。闭在闲堂放光自照。今在村中。

唐龙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现。州北六十余里在绵上县界长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铺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烛林谷。村人异之以事闻州。遂以达上。上乃勅京师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驿往审。登到之时即见光明。如火流飞出没然续不绝。时有云至龕窟。其光暂隐云去光现。便即驰报。勅令图写重复依审光还如初。频频三夕如初照耀。至今相传光仍不断。此处山林胜地鬱茂。石龕佛像古迹甚多。莫委其初。睹瑞弥繁。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画地藏菩萨。却坐绳床垂脚。高八九寸。本像是张僧繇画。至麟德二年七月。当寺僧图得一本。放光乍出乍没。如似金环。大同本光。如是展转图写出者类皆放光。当年八月勅追一本入宫供养。现今京城内外道俗画者供养。并皆放光。信知佛力不可测量(家别一本不别引记)。

唐麟德二年。简州金水县北三学山。旧属益州。寺僧慧昱。今权例得住益州郭下空慧寺。至麟德元年。从州故往荆州长沙寺瑞金铜像所。至诚发愿。意欲图写瑞像供养。访得巧匠张净眼。使洁净如法。已画得六躯。未有灵感。至第七躯即放五色神光。洞照内外远近皆覩。经于七日光渐隐灭。道俗惊喜不可具述。慧昱将此像来入长安未及庄饰。并欲画左右侍者菩萨圣僧供养具等。当时奉勅令京城巧匠至中台。使百官诸学士监看。令画西国志六十卷。图有四十卷。慧昱为外无好手。就中台凭匠范长寿。庄画像在都堂。至六月七日夜至三更。初像放五色光明彻照堂外。有守堂人出外起止。见堂上火出谓内失火。惊走唱噉。堂内当直官十人并兵士三十余人为天热并露身眠。光照身。人人相见身体赤露。惊起具服。唯有一官。姓石名怀藏。素无信心。但见外光。看身纯黑。光照彻旦方歇其石怀藏发露自责尽诚悔过。亦不见光。照身得明。及诸院官。人兵士等闻唤见光并来看之。闻见之者并皆发心尽形斋戒。诸官人等各画一本。至家供养(京城道俗共知故不别引记也)。

唐龙朔元年下勅令会昌寺僧会蹟往五台山修理寺塔。其山属代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数千所。砖石垒之。斯并魏高祖孝文帝所立。台北石上人马犬迹。蹈文如新。顶有大池名太华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属。夹泉有二浮图。中有文殊师利像。传云。文殊师利与五百仙人往清凉山说法。故华严经亦云。文殊在清凉山说法。故此山极寒不生余树。唯有松林森耸山谷。南号清凉峯。山下有清凉府。古今遗基见不泯灭。

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南有华园二顷许。异华间发光曜人目。四边树围。访问古老不知根原。每至肇春迄到晚秋。华迭开发。古来道俗爱此华奇。人间无有采根。移外栽植并皆不生。乃至移出围树外栽亦不得生。要在围内任之自发。良由文殊所感大圣现征。寔置神仙之宅。岂凡夫之所植也。若有志诚入此山者。多见伽蓝圣僧所居。或有飞空。或有缘涧。或居山峻。或在幽岩。或道或俗不异凡愚。过后寻觅不知去处。寺及圣僧出没不恒。非圣靡测。

皇帝至龙朔二年初。又令会曠往并州取吏力财帛使修故寺。颺与五台丞。并将二十余人。直诣台中见石像临崖摇动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凄然自责。不覩真身。怅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师利像。徒倚塔边忽闻塔间钟声振发连樵不绝。又闻异香氛氲屡至。道俗咸怪叹未曾有。又往西台遥见一僧乘马东上奔来极急。曠与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参迎乃变为枿。恨恨无已。然则像相通感有时隐显。钟响声气相续常闻。其山方三百里。东南脚即连北岳山也。西北脚即是天池也。中有佛光山仙华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脱禅师僧明禅师遗踪坐窟。身肉不坏已积十年。定力所持圣贤靡测。

大唐干封二年仲春之月。西明寺道宣律师于时逐静。在京师城南清宫故净业寺修道。律师积德高远抱素日久。忽有一天来至律师所。致敬申礼具叙暄凉。律师问曰。檀越何处。姓字谁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瑯。是大吴之兰台臣也。会师初至建业。孙主即未许之。今感希有之瑞。为立非常之庙。于时天地神祇咸加灵被。于三七日遂感舍利。吴主手执铜瓶倾铜盘内。舍利所冲盘即破裂。乃至火烧锤试俱不能损。阚泽张昱之徒。亦是天人护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对谐允。今并在天弘护佛法为事。弟子是南天王韦将军下之使者。将军事务极多。拥护三洲之佛法。有鬪诤[凌*欠]危之事无不躬往和喻令解。令附和南。大欲即至。前事拥闹不久当至。具令弟子等共师言。不久复有天来云。姓罗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广说律相。初相见时如俗礼仪。叙述缘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次又一天云。姓费氏。礼敬如前。云弟子迦叶佛时。生在初天在韦将军下。诸天贪欲所醉。弟子以宿愿力不交天欲。清净梵行偏敬毘尼。韦将军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将军。四王三十二将。周四天下往还护助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余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东西天下人少黠慧烦恼难化。南方一洲虽多犯罪。化令从善心易调伏。佛临涅盘亲受付嘱。并令守护

不使魔娆。若不守护如是破戒。谁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诫不敢不行。虽见毁禁愍而护之。见行一善万过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气上熏空界四十万里。诸天清净无不厌之。但以受佛付嘱令护佛法。尚与人同止。诸天不敢不来。韦将军三十二将之中最存弘护。多有魔子魔女轻弄比丘。道力微者并为惑乱。将军栖遑奔至应机除剪。故有事至须往四王所。时王见皆起为韦将军修童真行护正法故。弟子性乐戒律。如来一代所制毘尼。并在座中听受戒法。因问律中诸隐文义无不决滞。然此东华三宝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现。但谓其灵而敬之。顾访失由莫知投诣。遂因此缘随而咨请。且沈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观不可以语也。

宣师感通记。问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从地踊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叶佛时。有人于西耳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鹫山寺。有成都人往彼兴易。请像将还。至今多宝寺处为海神蹋船所没。初取像人见海神于岸上游。谓是山芝遂即杀之。因尔神瞋覆没。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宝旧在鹫头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过。大小不算。三千余里方达西耳河。河大阔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住。经同此文。时闻钟声。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数极多。彼土诸人但言神冢。每发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嵩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晋时有僧于此地见土坟。随出随除终不可平。后见坼开深怪其尔。乃深掘丈余获像及人骨在船。其骸骨肘胫悉皆龕大数倍过于今人。即迦叶佛时阎浮人寿二万岁时人也。今时劫减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时牵曳难得。弟子化为老人指挥方便。须臾至周灭法暂隐。到隋重兴更复出之。蜀人但知其灵从地而出。亦不测其根源。见其花趺有多宝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宝寺。又问。多宝字是其隶书。出于亡秦之代。如何迦叶佛时已有神州书耶。答亡秦李斯隶书。此乃近代。远承隶书之兴。兴于古佛之世。见今南洲四面千有余洲庄严阎浮一方百有余国。文字言音同今唐国。但以海路辽远动数十万里。重译莫传。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师不闻乎。梁顾野王。大学之太博也。周访字源出没不定。故玉篇序云。有开春申君墓得其铭文。皆是隶字。检春申是周武六国同时。隶文则非吞并之日也。此国篆隶诸书尚有茫昧。宁知迦叶佛时之事。史非其耳目之所闻见也。

又问。今西京城西高四土台。俗谚云。是苍颉造书台。如何云隶书字古时已有。答云。苍颉于此台上增土造台。观鸟迹者非无其事。且苍颉之传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黄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鸟迹之书时变一途。今所绝有。无益之言不劳述也。

又有天人。姓陆名玄畅。来谒律师云。弟子是周穆王时。生在初天。本是迦叶佛时天。为通化故周时暂现。所问高四土台者。其本迦叶佛于此第三会说法度人。至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台是迦叶佛说法处。因造三会道场。至秦穆公时。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识弃马坊中秽污此像。护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梦游上帝极被责疏。觉问侍臣由余。便答云。臣闻周穆王时有化人来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于终南山造中天台。高千余尺。基趾见存。又于苍颉台造神庙名三会道场。公今所患。殆非佛为之耶。公闻大怖语由余曰。吾近获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之马坊。将非此是佛神耶。由余闻往视之。对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净处。像遂放光。公又怖谓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诸善神等擎弃远处。公又大怖。以问由余。答曰。臣闻佛神清洁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护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祭祀饼菓之属。公大悦。欲造佛像绝于工人。又问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侧应有工匠。遂于高四台南村内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会道场见人造之。臣今年老无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场内为诸匠执作。请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铜像。相好圆备。公悦大赏赉之。彼人得财并造功德。于土台上造重阁。高三百尺。时人号之高四台。或曰高四楼。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高四之名。至今称也。

又问。目连舍利弗佛在已终。如何重见。答曰。同名六人。此目连非大目连也。至宇文周时。文殊师利化为梵僧。来游此土云。欲礼拜迦叶佛说法处并往文殊所住之处。名清凉山。遍问道俗无有知者。时有智猛法师年始十八。反问梵僧。何因知有二圣余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苍颉造书台。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处也。

又问。沙河青山是何语。答曰。渭水终南山也。此僧便从渭水直南。而步远到高四。便云。此是古佛说法处也。于时智猛法师随往礼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长大具为太常韦卿说之。请其台处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会寺。

至隋大业废入大寺。因被废毁配入菩提。今京城东市西平康坊南门东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会寺佛。释迦如来度大迦叶后。十二年中来至此台。其下见有迦叶佛舍利。周穆身游大夏。佛告彼土见有古塔可返礼事。王问何方。佛答。在鄙京之东南也。西天竺国具有别传。去岁长年是师子国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闻斯胜迹躬至礼拜。又请奏欲往北代清凉山文殊师利菩萨坐处。

皇帝闻喜敕给驿马内使及弟子官佐二十余人在处供给。诸官人弟子等并乘官马。唯长年一人少小已来。精诚苦行不乘杂畜。既到代州清凉山。即肘行膝步而上至中台佛堂。即是文殊庙堂。从下至上可行三十余里。山石劲利入肉到骨。无血乳出至于七日。五体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满已忽起踊跃。指挥四方上下空界。具见文殊师利菩萨圣僧罗汉。从者道俗数十人。有见不见。复有一蟒蛇身数里。从北而来直向长年。长年见喜衔师脚过。变为僧形。诸人怕惧皆悉四散。唯长年一人心不惊动。种种灵应不可具述。所请遂愿还返京都。今现化度安置。或请内受戒。或巡历诸山。

律师问天人曰。自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领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则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诸佛之元师。随缘利见应变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劳评泊。但知仰信多在清凉山五台之中。今属北代州。西见有五台县清凉府。

皇唐已来有僧名解脱。在岩窟亡来三十余年。身肉不坏似如入灭尽定。复有一尼。亦入定不动。各经多年。圣迹伽蓝菩萨圣僧。仙人仙华屡屡人见。具在别篇。岂得不信。

又问。今五台中台之东南三十里。见有大孚灵鹫寺两堂隔涧犹存。南有华园。可二顷许。四时发采色类不同。四周树围人移华栽。别处种植皆悉不生。唯在围内方得久荣。人究年月莫知来由。或云。汉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传互说不同。如何为实。答云。俱是二帝所作。昔周穆王之时。已有佛法。此山灵异文殊所居。周穆于中造寺供养。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汉明之初摩腾是阿罗汉。天眼亦见有塔请帝立寺。其山形像似灵鹫。名曰大孚者信也。由帝深信佛法立寺劝人。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来礼谒。见人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验。岂唯五台独验。今终南山太白太华五岳名山皆有圣人。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设供。感讎征应。事在别篇。不繁此述也。

又问。今凉州西番(音盘)禾县。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叶佛时有利宾菩萨。见此山人不信业报。以杀害为业。于时住处有数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萨救之为立伽蓝。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菩萨神力能令如真佛。不异游步说法教化。诸人虽蒙此道犹故不信。于时菩萨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于聚落欲下压之。菩萨扬威劝化诸人。便欵回心信敬于佛。所有杀具变成莲华。随有街巷华如种植。瑞像方摄神力。菩萨又劝诸清信上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里。东西八十里。弥山亘谷。处处僧坊佛殿营造。经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时出家者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经三百年。彼诸人等现业力大。昔所造恶当世轻受不入地狱。前所害者在恶趣中又发恶愿。彼害我者及未成圣。我当害之。若不加害恶业便尽。我无以报。共吐大火焚烧寺舍。及彼聚落一时焚荡纵盗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杀之。无一得存。时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远在空中。寺破以后下内石室安置供养。年月既久石生室灭。至刘萨何师礼山。逆示像出。其萨何者。前身元是利宾菩萨。身首别处更在别篇。

问江表龙光瑞像。人传罗什将来。有言扶南所得。如何为定。答曰。此非罗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征扶南获之。昔佛灭后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罗汉优婆质那。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作檀室处之。玄奘师传云。百余尺。圣迹记云。高八丈足跌八尺。六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时。罗汉将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头栴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铜像。凡夫今见止在下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彻见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罗汉。生已母亡。生扶南国。念母重恩。从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养。母终生杨州。出家住新兴寺获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获此像来。都亦是罗汉神力。母今现在。时往罗浮天台西方诸处。昔法盛县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像。何忽云罗什法师背负而来耶。

宣师因问。什师一代所翻之经。人多偏乐受持转盛何耶。答曰。其人聪明善解大乘。以下诸人同时翻译者并。俊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

又问。俗中常论。被秦姚兴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筹度。何须评论。什师德行位在三贤。所在通化删繁补阙。随机而作。故大论一部十分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冥祥感应历代弥新。深会圣旨罕逢难遇。又蒙文殊指授令其删定。特异常伦。岂以别室见讥顿亡玄致者也。

又问邠州显际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处是周穆王造寺处也。佛去世后。育王第四女造。又造像塔于此供养。于时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叶佛时。亦于此立寺。是彼沙弥显际造也。仍将本名以显寺额。

又问。今玉华宫南檀台山上有砖塔。面别四十步。下层极壮。四面石龕。傍有碎砖。又有三十余窑砖。古老莫知何代。然每闻钟声。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灵山。至育王时。勅山神于此造塔。西晋末乱五胡控权。刘曜京长安数梦。此山佛现在砖塔中。坐语曜曰。汝少饮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进用忠良。曜不能从。后于洛阳酒醉落马。为石勒所擒。初曜因梦所悟令人寻山访之。遂见此像坐小砖塔。与梦符同。便毁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级。并造寺宇极存壮丽。寺名法灯。度三百僧住之。曜没赵后。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于今塔后。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采取芝草。供养圣僧皆获延龄。寺今现在。凡人不见。所闻钟声即是寺钟也。其塔本基虽因刘曜。仍是穆王立寺之处也。又是迦叶如来之古寺也。至贞观年中。于玉华北慈乌川山上。常见群鹿来集其所。逐去还来。有人异之。于鹿集处。掘深一丈获一石像。长一丈许。现今供养。

又问。荆州前大明寺栴檀像者。云是优填王所造。依传从彼摸来将至梁朝。今京师复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其本像。梁高祖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后收簿国宝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师。藏隐房内。多以财物赠遗使人。像遂得停。至隋开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顾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镇荆楚。顾是乡人。从之今别刻檀。将往恭旨当时访匠得一婆罗门僧。名真达。为造。即今西京大兴善寺像是也。亦甚灵异。本像在荆州。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真者(本作佛生来七日之身今加布漆乃壮年状故殊绝异本也)大明本是古佛住处。灵像不肯北迁故也。近有长沙义法师。天人冥赞。遂悟开发剥除漆布。真容重显。大动信心。披覲灵仪。全檀所作本无补接。光趺殊异。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兴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问。涪州相思寺侧多有古迹。篆铭勒之不识其缘。此事云何。答曰。此迦叶佛时有山神。姓罗名子明。蜀人也。旧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发诸恶愿。令我死后作大恶鬼噉破戒人。因愿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属。所王土地。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年噉万人以上。此神本曾为迦叶佛兄。后为弟子。彼佛怜愍故来教化。种种神变然始调伏。与受五戒随识宿命。因

不噉人。恐后心变故佛留迹。育王于上起塔在山顶。神便藏于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现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见付嘱仪。

又问。南海循州北山兴宁县界灵龕寺多有灵迹。此乃文殊圣者弟子。为此山神多造恶业。文殊愍之便来教化。遂识宿命。请为留迹。我常礼事得离诸恶。文殊为现。今者是也。于贞观三年。山神命终生兜率天。别有一鬼来居此地。即旧神亲家也。大造诸恶。生天旧神怜之。下请文殊。为现小迹以化后神。又从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迹现莫匪有由焉。见付嘱仪。

又问。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来久近耶。答曰。此窟迦叶佛释迦佛二时备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叶佛像。

又问。渭南终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涧者。答曰。此事同于前。南山库谷天藏。是迦叶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现有十三缘觉在谷内住。

又问。此土常传。有佛是殷时周昭庄王等造。互说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时生天。具见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报二身则非凡见。并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该三千。百亿释迦随人所感。前后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鲁庄。俱在大千之中。前后咸传一化。咸见随机前后何定。若据法报常自湛然。不足难也。

又问。汉地所见诸瑞像。多传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匪幽冥难得其实。此事云何。答曰。此实不疑。为育王第四女厥貌非研久而未出常恨其丑。乃图佛形相还如自身。成已发愿。佛之相好挺异于人。如何同我之形仪也。以此苦邀弥经年月后感佛现。忽异本形。父具问之。述其所愿。今此山玉华荆州长沙杨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并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书其光趺。依梵本书。汉人读者罕识其文。育王因将此像。令诸鬼神随缘所感流传开悟。今观像面莫匪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战场。西晋将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杀。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犹得。所杀无辜残害酷滥。故诸鬼神携以镇之。令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灭法神亦徒之。隋祖载隆佛还重起。

又问。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来。或经七日多日。如生不异。答曰。人禀七识。识各有神。心识为主。主虽前去余神守护。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一戒破五神去余者仍在。如大僧受

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卫比丘。若毁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余者常随。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之三弥陀部第四(此别六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辩处部
- 能见部
- 业因部
- 引证部

述意部第一

夫避苦求乐。寔品物之常情。厌浊欣净。是生灵之旧理。但行有美恶土成龕妙。娑婆五痛。由积恶而丘坑。瞻养七珍。因习善而华胜。业成三辈报为九品。宝台珍观。假胜念而崔嵬。玉沼琼池。藉善心而皎洁。花开莲合。验慈父之非虚。浪动波回。闻法言之在耳。自非功勤志固行满因圆。何能随千心而上金台。依十念而升乐国也。

会名部第二

述曰。世界皎洁。目之为净。即净所居。名之为土。故摄论云。所居之土无于五浊。如玻璃珂等名清净土。法华论云。无烦恼众生住处名为净土。净土不同有其四种。一法性上。以真如为体。故梁摄论云。以莲华王为净土所依。譬法界真如为净土所依体故。二实报土。依摄论云。以二空为门。三慧为出入路。奢摩他毘钵舍那为乘。以根本无分别智为用。此皆约报功德辩其出体。三事净土。谓上妙七宝。是五尘色性声香味触为其土相。故摄论云。

佛周遍光明七宝处也。又华严经云。诸佛境界相中种种间错庄严。故净土论云。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又新翻大菩萨藏经云。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火洞然如来在中。若依经行。若住坐卧。其处自然八功德水出现于地。四化净土。谓佛所变七宝五尘为化土体。故涅槃经云。以佛神力地皆柔软。无有丘墟土沙砾石。乃至犹如西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等。又大庄严论云。由智自在随彼所欲。能现水精琉璃等清净世界。又维摩经云。佛以足指案地现净等事。又十地经云。随诸众生心所乐见。为示现故。此诸经论所明。并约化为净土。由佛神力现故有。摄故即无。故名化土。

辩处部第三

述曰。上来虽明土有四种。然纲要有二。一报土。二化土。此二即摄理事二土。初报土者。谓佛如来出世诸善体是无漏。非三界所摄故。净土论云。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又智度论云。有妙净土出过三界。然佛所居无处为处。过在十方世界。或依法身而安净土。故论云。释迦牟尼佛。更有清净世界如阿弥陀国。其弥陀佛亦有严净不严净世界如释迦佛。又涅槃经云。我实不出阎浮提界。又法华经偈云。

常在灵鹫山	及余诸住处
众生见劫尽	大火所烧时
我此土安隐	天人常充满
园林诸堂阁	种种宝庄严

又华严经云。如来净土。或在如来宝冠。或在耳珰。或在璎珞。或在衣文。或在毛孔。如是毛孔既容世界。故知十住论云。佛举一步则过恒河沙等三千世界。其事知是。化土处者。但所居化土无别方处。但依报土而起龕相。或通十方。或在当界。引接三乘人天等众如弥陀世尊。引此忍界凡小众生。而安净国。或于秽现净如按地现净。譬同天宫其事如是。或于众生共相器世界间。种子所感于中显现净秽境界。随其六道各见不同。此皆由外名言熏习。因识种成就感得器世界。影像相现。此影像是本识相分。由共相种子与影像相。彼现相识为因缘。即此共相。由内报增上缘即此共相由内报增上缘力。感得如此苦乐不同。

能见部第四

述曰。如凡夫二乘。于秽土中见阿弥陀佛。诸菩萨等于净土中见阿弥陀佛。据此二说。报土则一向纯净。应土则有染有净。故净土论云。土有五种。一纯净土。唯在佛果。二净秽土。谓净多秽少。即八地已上。三净秽亭等土。谓从初地乃至七地。四秽净土。谓秽多净少即地前性地。五杂秽土。谓未入性地。第五人见后一不见前四。第四人见后二不见前三。第三人见后三不见前二。第二人见后四不见前一。第一佛上下五土悉知悉见也。

业因部第五

述曰。具引经论十说不同。或说一行而生净土。如涅槃经云。有德国王觉德比丘。为护法因缘生不动国。又维摩经云直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谄众生来生其国等。或说二行而生净土。如梁摄论云。出世善法者。无分别智及后得智所生善根。为出世善法名因。或用定慧为乘。或说三行而生净土。如涅槃经云。思惟三三昧空无作无相而生净土。又观经云。令未来一切凡夫生极乐国。当修三业。一孝养父母事师不杀修十善业。二受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是三事是名净业。或说四行而生净土。如维摩经云。行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或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谓布施爱语利益同事。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或说五行而生净土。如净土论云。一者礼拜。二者赞叹。三者作愿。四者观察。五者回向。或说六行而生净土。如维摩经云。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乃至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智慧众生来生其国等。或说七行而生净土。如维摩经云。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一者戒净。二者定净。三者见净。四者度疑净。五者道非道净。六者行净。七者行断智净。前二是方便道。次三是见道。次一是修道。后一是无学道。由斯七净得成四道。四道既成故报居净土也。或说八行而生净土。如维摩经云。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答云。成就八法生于净土。一饶益众生而不望报。代于众生受诸苦恼。二所作功德尽以施之。三等心众生谦下无碍。四于诸菩萨观之如佛。五所未闻经闻之不疑。六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七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八常省己过不讼彼短。常以一心求诸功德。或说九行而生净土。如无量寿经云。略说三辈广说九品(具如经说)或说十行而生净土。如维摩经云。十善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诚谛常以软语。眷属不离善和净讼。言必饶益不嫉不恚。正见众生来生其国。又弥勒发问经云。若欲乐生赡养国者。当修十念即得往生。何

等。为十。一者于一切众生常生慈心。二者于一切众生不毁其行。若有毁者终不往生。三者于一切众生深起悲心除残害心。四者发护法心不惜身命。于一切法不生诽谤。五者于忍辱中生决定心。六者深心清净不染利养。七者发一切种智心日日常念无有废忘。八者于一切众生生尊重心。除憍慢心谦下言说。九者于诸谈话不生染着。心近于觉意深起种种善根因缘不生愤闹散乱心。十者常念观佛除去诸相。弥勒当知。如是十念。一一次第相续而起。不生彼国无有是处。或说三十七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或如无量寿经云。发四十大愿而生净土(上来所说广略虽异随行一法与理冥符皆得往生安乐国土)优波提舍论偈云。

观彼世界相	胜过三界道
究尽如虚空	广大无边际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生
净光明满足	如镜日月轮

述曰。若据实报净土。要修出世无漏正因。与理行相成方得往生。若是下品之人本无正业。随起一行。或临终日十念虽成。唯生化土未能见报。具述观法。备在大小乘禅门十卷中说。

引证部第六

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西方安乐世界今现有佛。号阿弥陀。若有四众能正受持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临欲终时。阿弥陀即与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见已寻生庆悦倍增功德。以是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胞胎秽欲之形。纯处鲜妙宝莲华中自然化生。具六神通光明赫奕。阿弥陀佛与声闻俱。如来应供正遍知。其国号曰清泰。圣王所住。其城纵广十千由旬。于中充满刹利之种。阿弥陀佛父名月上转轮圣王。其母名曰殊胜妙颜。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无垢称。智慧弟子名曰贤光。神足精勤弟子名曰大化。尔时魔王名曰无胜。有提婆达多名曰寂静。又无量寿经云。佛告弥勒。假使三千大千世界猛火。为念阿弥陀佛名故。要当于中直过。未足为难。

又华严经云。尔时心王菩萨摩訶萨告诸菩萨言。佛子。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刹一劫于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刹为一日一夜。安乐世界一劫于圣服幢世界金刚佛刹为一日一夜。圣服幢世界一劫于不退转音声轮世界善乐光明清净开敷佛刹为一日一夜。不退转音声轮世界一劫于离垢世界法幢佛刹为一日一夜。

离垢世界一劫于善灯世界师子佛刹为一日一夜。善灯世界一劫于善光明世界卢舍那藏佛刹为一日一夜。善光明世界一劫于超出世界法光明清净开敷莲华佛刹为一日一夜。超出世界一劫于庄严慧世界一切光明佛刹为一日一夜。庄严慧世界一劫于镜光明世界觉月佛刹为一日一夜。佛子。如是次第。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最后世界一劫于胜莲华世界贤首佛刹为一日一夜。普贤菩萨等诸大菩萨充满其中。

又阿弥陀佛经云。佛告诸比丘僧。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却后无数劫。皆当作佛如阿弥陀佛。佛言。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住菩萨道以来无央数劫。皆各供养四百亿佛已。今复来供养我。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等。皆前世迦叶佛时。为我作弟子。今皆复会是共相值也。

感应缘(略引十验)

- 宋沙门僧亮
- 宋居士葛济之
- 宋比丘尼慧木
- 宋魏世子
- 宋沙门昙远
- 梁沙门法悦
- 隋五十菩萨瑞像
- 隋沙门慧海
- 唐沙门道昂
- 唐沙门善胄

宋江陵长沙寺沙门释僧亮。志操刚烈戒德坚净。常结西方愿造丈六无量寿像。功用既巨积年不办。闻湘州镡溪山庙甚饶铜器。欲化导鬼神取充成办。遂诣刺史张邵。告以事源。请船数艘壮士百人。张曰。此庙灵验犯者辄毙。且蛮人守护恐此难果。亮曰。福与君共。死则身当。张即给人船。未至一宿神已预知。风震云冥鸟兽鸣呼。俄而亮到雾歇日明。未至庙屋二十余步。有两铜镬各数百斛。见一大蛇长十余丈。从镬腾出巨身断道。从者百人悉皆退散。亮乃整服而进。振锡告蛇曰。汝前世罪业故受蟒身。不闻三宝何由自拔。吾造丈六无量寿像。闻此饶铜远来相诣。幸可开路使我得前。蛇乃举头看亮引身而去。亮躬率人徒攀取铜器。唯床头唾壶可容四升。有蚯蚓长二尺

有余跳跃出入。遂置不取。庙器重大十不收一。唯胜小者船满而还。守庙之人莫敢拒护。亮还都铸像。以宋元嘉九年毕功。神表端严威光炜曜。造像灵异声传京师。宋文皇帝奉迎还都。以焰光未备。勅造金薄圆光。欲处安乐寺。金以彭城之塔号同本封且显居国门。送处像焉至明帝之初。以旧邸为寺。请像移住。旧在湘宫大殿(右一验出梁高僧传)。

宋葛济之句容人稚川后也。妻同郡纪氏。体貌闲雅甚有妇德。济之世事仙学。纪氏亦同。而心乐佛法。常存诚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机织。忽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释筐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宝盖幡幢蔽映天汉。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佛。即此者耶。便头面作礼。济之敬其如此。仍起就之。纪授济手指示佛所。济亦登见半身及诸幡盖。俄而隐没。于是云日鲜彩五色烛曜。乡比亲族颇亦覩见。两三食顷方稍除歇。自是村闾多归法者。

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持小乘戒。居梁郡筑弋村寺。始读大品日诵两卷。师慧超尝建经堂。木往礼拜。辄见屋内东北隅有一沙门。金色黑衣足不履地。木又于夜中卧而诵习。梦到西方见一浴池有芙蓉华。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华独空无人。木欲登华。攀牵用力不觉诵经。音响高大。木母谓其魇惊起唤之。木母笃老。口无复齿。木常嚼哺饴母。为以过中不得净漱。故年将立不受大戒母终亡后。木自除草开坛请师受戒忽于坛所见天地晃然悉黄金色。仰望西南见一天。人着襪衣衣色赤黄。去木或近或远寻没不见。凡见灵异秘不语人。木兄出家闻而欲知。乃诳诱之曰。汝为道积年竟无所昭。比可养发当访出门。木闻甚惧谓当实然。乃粗言所见。唯静称尼闻其道德。称往为狎。方便请问。乃为具说。木后与同等共礼无量寿佛。因伏地不起。咸谓得眠。蹴而问之。木竟不答。静称复独苦求问。木云。当伏地之时。梦往瞻养国见佛为说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即觉。甚追恨之。木元嘉十四年。时已六十九。

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进。儿女遵修。唯妇迷闭不信释教。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苏。云可安施高座并无量寿经。世子即为具设经座。女先虽斋戒礼拜。而未尝看经。即升座转读声句清利。下启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寿国。见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华。后当化生其中。唯母独无。不胜此苦。乃心故归启报。语竟复绝。母于是乃敬法云。

宋何昙远。庐江人也。父万寿御史中丞。远奉法精至持菩萨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艰哀毁致招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便归心净土庶祈感应。远时请僧常有数人。师僧含亦在焉。远常向含悔忏宿业。恐有缘终无感彻。僧含每奖励劝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转经竟。众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颂歌颂。僧含惊而问之。远曰。见佛身黄金色。形状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余。幡华翊从充彻虚空。瓌妙丽极事绝言称。远时住西厢中云。佛自西来转身西向。当伫而立呼其速去。昙远常日羸喘示有气息。此夕壮厉悦乐动容便起净手。含布香手中并取园华遥以散佛。母谓远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远无所言。俄而顿卧。家既宿信闻此灵异。既皆欣肃不甚悲惧。远至五更忽然而终。宅中芬馨数日乃歇(右四验出冥祥记也)。

梁京师正觉寺释法悦。戒素沙门也。齐末初为僧主止京师正觉寺。敦修福业四部所归。悦尝闻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车骑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右称最。州境或应有灾祟及僧尼横延衅戾。像则流汗。汗之多少则祸患之浓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属郡虏。共欲迁像。引至万夫竟不能致。齐初率州数郡欲起义南附。亦驱逼众僧助守营垒。时虏师兰陵公攻陷此营。获诸沙门。于是尽执二州道人幽系园里。遣表伪台诬以助乱。像时流汗举殿皆湿。时伪梁王谦镇在彭城。亦多少信向。亲往像所使人拭之。随拭随出终莫能止。王乃烧香礼拜至心誓曰。众僧无罪。弟子自当营护。不使罹祸。若幽诚有感愿拭汗即止。于是自手拭之。随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诸僧见原释。悦既欣覩灵异誓愿瞻礼。而关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经造丈八金像。四铸不成。于是改为丈四。悦乃与白马寺沙门智靖。率合同缘欲改造丈八无量寿像。以申厥志。始鸠集金铜。属齐末乱离。复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启闻。降勅听许。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随用资给。以梁天监八年五月三日。于小庄严寺营铸本量佛身。四万斤铜融写已竭。尚未至胸。百姓送铜不可称计。投诸炉冶随铸而摸内不满。犹自如先。又驰启闻。勅给功德铜三千斤。台内始就量送。而像处已见羊车传诏载铜炉侧。于是飞[橐-木+棊]销融一铸便满。甫尔之间人车俱失。比台内铜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实灵感。工匠喜踊道俗称赞。及至开摸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钱二枚。犹见在衣缘竟不销铄。并莫测其然。寻昔量铜四万。准用有余。后益三千。计阙未满。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图。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礼忏。忽见素所晃然洞明。详视久之乃知神光之异。铸后三日未及开摸。有禅师道度。高洁僧也。舍其七条袈裟助费开顶。俄而遥见二僧跪开像髻。逼就观之倏然不见。时悦靖二僧相次迁化。勅以像事委之

定林僧佑。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还光宅寺。是月不雨颇有埃尘。及明将迁像。夜有轻云遍上微雨沾泽。僧佑经行像所。系念天气。遥见像边有光焰上下。如灯如烛。并闻推扞礼拜之声。入户详视揜然俱燃。防寺蒋孝孙亦所同见。是夜淮中贾客并闻。大航舶下催督治桥。有如数百人声。将知灵器之重。岂人致焉。其后更铸光趺。并有风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隋时有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传云。昔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往安乐界请阿弥陀佛。娑婆众生愿生净土。无佛形像愿力莫由。请垂降许。佛言。汝且前去寻当现彼。及菩萨还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华在树叶上。菩萨取叶所在图写流布远近。汉明感梦使往祈法。便获迦叶摩腾等至雒阳。后腾姊子作沙门。持此瑞像又达此国。所在图之。未几赍像西返。而此图传不甚流广。魏晋已来年载乃远。又经灭法。经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将不见。隋文帝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道长法师所得此一本。说其本起与传符焉。是以图写流布遍于宇内。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本是曹国人。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摸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云(右一验出西域传记)。

隋江都安乐寺释慧海俗姓张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闲经论。然以净土为业。专精致感。忽有齐州僧道铨。赍无量寿像来云。是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乘空往彼安乐世界。图写仪容。既冥会素情深怀礼忏。乃覩神光照烁庆所希幸。于是摸写恳苦。愿生彼土没齿为念。至夜忽起依常面西礼竟跏趺。至晓方逝颜色怡和俨如神在。以大业五年五月微患。依常面西跏趺而坐至晓方逝。春秋六十有九。

唐相州寒陵山寺释道昂。未详其氏。魏郡人也。履信标宗风神清彻。独怀异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开悟。结志西方愿生赡养。后知命极预告有缘。至八月初当来取别。期月既临一无患。问斋时至未。景次昆吾即升高座。身含奇相炉发异香。援引四众受菩萨戒。词理切要听者惭心。于时七众围绕漉承遗味。昂举目高视。乃见天众缤纷弦管繁会。中有清音远听哀婉。天众高亮告于众曰。兜率陀天乐音下迎。昂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来非愿。常祈心净土。如何此诚不遂意耶。言讫便覩天乐上腾须臾远灭。便见西方香华伎乐充塞。如似团云。飞涌而来旋环顶上。举众皆见。昂曰。大众好住。今西方灵相来迎。事须闻往。言讫但见香炉坠手。便于高座而终。卒于报应寺。

春秋六十有九。即贞观七年八月内也。道俗崩恻观者如山。接捧将殓。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还送寒陵山凿窟处之。经春不坏坐固如初。又登讲之夜。时属阴暗素无灯烛。昂举掌高示。便发异光。朗照堂宇。大众覩瑞怪所从来。昂曰。此光手中常有。何所怪乎。自非道会灵章行符邻圣者。何能现斯嘉应者哉。

唐西京净影寺释善胄。瀛州人也。善通经论涅槃偏长。席谈机悟国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初患临终语门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于佛理教无心轻略。不虑净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烧香严待。病来多日委卧不起。忽尔自坐合掌语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来也。胄今忏悔惭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弥陀佛来。汝等不见耶。不久吾当去耳。语顷便卒(右三验出唐高僧传)。

◎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之四◎弥勒部第五(此别五部)

- 述意部
- 受戒部
- 赞叹部
- 业因部
- 发愿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大觉世雄随机利物。巧施现权之教。以救将来之急。时经末代命同风烛。逐要利生无过见佛。以释尊遗嘱。于我法中所修行者。并付慈氏令悟圣果。大圣殷勤理固无妄。一念相值终隔四流。结妙愿于华林。感慈颜于兜率。能

扣冥机云龙相会。故上生经云。是诸人等皆于法中种诸善根。释迦牟尼佛遣来付我。观此一言实固可祈。自晋代之末始传斯经。暨乎宋明肇兴兹会。起千尺之尊仪。摸万仞之道树。设供上林鳞集大众。于是四部欣跃虔诚弘化。每岁良辰三会无缺。自齐代馭历法缘增广。文宣德教弥纶斯业。从此已来大会罕集行者希简。设有修学安心无法。今录诸经依之修行。冀通八正则芬列于紫宫。化流十善则晖焕于兜率。功被下生泽均初会也。

受戒部第二

述曰。若是居家白衣未受戒者。先受翻邪三归。日别六时随时便受。显归三宝。自誓不回必得上生。若出家五众已受得戒。但依修行。不须别受。若无戒行追空念善。亦不得生。故智度论云。我某甲尽形寿。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如是三说)我某甲尽形寿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如是三说)又处胎经。佛告弥勒偈云。

汝所三会人	是吾先所化
九十六亿人	受吾五戒者
次是三归人	九十二亿者
一称南无佛	皆得成佛道

述曰。广明三归功力。具如敬福论三卷说。既受得三归。次须受十善戒法。若不行十善。定不得上生。应具修威仪。至一出家人前诚勸己心至诚忏悔。然后受云。我某甲尽形寿。于一切有情上下不简凡圣不起杀心。乃至第十。我某甲尽形寿。于一切有情上下不简凡圣不起邪见(如是三说)。

我某甲尽形寿。于一切有情上下不简凡圣不起杀心竟。乃至第十我某甲尽形寿。于一切有情上下不简凡圣不起邪见竟(如是三说)此之十善禁防身三过杀盗淫。口四过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意三过谓贪瞋邪见。此之十种。是众善之根本。止则是。持作便是犯。犯是十恶之本。亦是万祸之殃。

◎◎

赞叹部第三

如菩萨本行经云。正使化无数亿计人成辟支佛。若有人百岁四事供养。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欢喜心一四句偈赞叹如来功德无量。又如善戒经云。以四

天下宝供养于佛。又以重心赞叹如来。是二福德等无差别。又大悲经云。一称南无佛名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尽也。又若能至诚心念佛功德。乃至一华散于空中。于未来世诸天梵王。其福不尽。以其不尽终至涅槃。又涅槃经。迦叶以偈赞佛言。

大悲愍众生	故令我归依
善拔众毒箭	故称大医王
世医所疗治	虽差还复生
如来所治者	毕竟不复发
世尊甘露药	以施诸众生
众生既服已	不死亦不生
如来今为我	演说大涅槃
众生闻秘藏	即得不生灭

又大方等陀罗尼经。尔时华聚菩萨即赞佛言。

世尊身色如金山	犹如日光照世间
能拔一切诸苦恼	我今稽首大法王
世主法王甚希有	如是妙法复过是
难见难闻亦难遇	若有覩者成正觉

尔时阿须伦以偈赞佛。

世尊面目如日月	能灭一切诸黑闇
今复拔济于我等	我等归命天中尊

文殊师利问经文殊说偈叹佛云。

我礼一切佛	调御无等双
丈六真法身	亦礼于佛塔
生处得道处	法轮涅槃处
行住坐卧处	一切皆悉礼
诸佛不思议	妙法亦如是
能信及果执	亦不可思议
能以此祇夜	赞叹如来者
于千万亿劫	不堕诸恶趣

佛言。文殊。善哉善哉。如来不可思议。即说偈言。

佛生甘蔗姓 灭已更不生
若人归依佛 不畏地狱苦(如是三说)

又华严经偈云。

宁受一切苦 得闻佛音声
不受一切乐 而不闻佛名
所以无量劫 受此诸苦恼
流转生死中 不闻佛名故

又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云。佛告阿难。弥勒不独以偈赞我。乃往过世十无央数劫。尔时有佛。号焰光响作王如来。所有梵志长者。名曰贤行。于此佛所已得不起法忍。尔时梵志贤行者。今弥勒菩萨是。阿难白佛言。弥勒得法忍久远乃尔。何以不速速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耶。佛语阿难。菩萨以四事法不取正觉。何等为四。一净国土。二护国土。三净一切。四护一切。是为四事。弥勒本求佛时。以是四事故不取佛。佛语阿难。我本求佛时亦有此四。然弥勒发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于其后乃发道意。于此贤劫以大精进超越九劫。得于无上正真之道致最正觉。佛告阿难我以十事致最正觉。何等为十。一所有一切无所爱惜。二妻妾。三儿子。四头目。五手足。六国土。七珍宝财物。八髓脑。九血肉。十不惜身命。我以十事疾得佛道。又大悲经云。佛告阿难汝观如来在路行时。能令大地高处令下下处令高。高下诸处悉得平正。如来过后地辄还复。一切树林倾侧向佛。树神现身低头礼拜。如来过后树辄还复。一切丘陵坑坎屏厕臭秽丛林瓦砾。皆悉扫除平正清净。馨香芬烈众华布地。如来足履蹈上而过。无情诸物尚皆倾侧。何况有情而不加敬。何以故。我本修行菩萨行时。于一切人所无不倾侧谦下礼敬。以是善业得成佛已。有情无情如来行时无不倾侧低头礼拜。我本曾以清净微妙称意资产。至心自手施诸众生。以是业报。如来行时大地平正。扫洒清净。又无瓦砾。我于无量诸贤圣所在路行时。曾与扫治道路泥治房舍。我以平等心无高下扫治令净。于一切时常求菩提利益众生。以是善根。若佛如来在在处处行来路首。自然清净地平如掌。乃至须弥山王高八万四千由旬。在大海中亦深尔许。及铁围山高十六万八千由旬。亦是金刚坚固。佛涅槃时无不倾侧低头礼敬。若欲远避不倾侧者。亦无是处。

由叹如来故。乃至舍利弗从他闻叹佛偈。亦得道果。故普曜经。安陆比丘以偈报舍利弗言。

吾师天中天	三界无极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犹虚空
华熏去五阴	拔十二根本
不贪天世位	心净开法门

时舍利弗。欣然大悦如冥覩明。口言善哉。昔来抱疑。又吾好学八岁从师。至年十六靡不周综。行遍天下十六大国自谓已达。今乃闻异无上正真得吾本愿。由如来过去心净离着不害众生故。所行之处脚足不污虫蚁不损。故处处经云。佛不着履有三因缘。一使行者少欲。二现足下轮。三令人见之欢喜。佛行足去地四寸有三因缘。一见地有虫蚁故。二地有生草故。三现神足故。亦欲令人意止。佛行地高下皆平有三因缘。一本行四等心欲令一切安隐。地在水上水中有神。虫蛾一切值佛足下皆安隐同心立意。是故卑者为高。高者为卑。二诸天鬼神行福为佛除地故高下为平。三佛为菩萨时通利道径桥梁度人。故从是得福。故高下正平。欲令人意亦尔。

又智度论云。世尊身好细薄皮相尘土不着。身如莲华叶不受尘水。若菩萨在干土山中经行。土不着足。随岚风来吹破土山令散为尘。乃至一尘不着佛身。若菩萨举食着口中。是时咽喉边两处。流注甘露和合诸味。是味清静。故名味中得上味。

又增一阿含经云。无恭敬心于佛者。当生龙蛇中。以过去从中来。今犹无敬多睡痴也。又四分律说偈云。

有敬长老者	是人能护法
现世得名誉	将来生善道

赞弥勒四礼文(玄奘法师依经翻出)。

至心归命礼当来弥勒佛。

诸佛同证无为体	真如理实本无缘
为诱诸天现兜率	其犹幻士出众形
元无人马迷将有	达者知幻未曾然

佛身本净皆如是 愚夫不了谓同凡
知佛无来见真佛 于兹必得永长欢
故我顶礼弥勒佛 唯愿慈尊度有情

愿共诸众生上生兜率天奉见弥勒佛。

至心归命礼当来弥勒佛。

佛有难思自在力 能以多刹内尘中
况今现处兜率殿 师子床上结跏坐
身如檀金更无比 相好宝色曜光晖
神通菩萨皆无量 助佛扬化救含灵
众生但能至心礼 无始罪业定不生
故我顶礼弥勒佛 唯愿慈尊度有情

愿共诸众生上生兜率天奉见弥勒佛。

至心归命礼当来弥勒佛。

慈尊宝冠多化佛 其量超过数百千
此土他方菩萨会 广现神变宝窟中
佛身白毫光八万 常说不退法轮因
众生但能修福业 屈伸臂顷值慈尊
河沙诸佛由斯现 况我本师释迦文
故我顶礼弥勒佛 唯愿慈尊度有情

愿共诸众生上生兜率天奉见弥勒佛。

至心归命礼当来弥勒佛。

诸佛常居清净刹 受用报体量无穷
凡夫肉眼未曾识 为现千尺一金躯
众生视之无厌足 令知业果现阎浮
但能听经勤诵法 逍遥定往兜率宫
三涂于兹必永绝 将来同证一法身
故我顶礼弥勒佛 唯愿慈尊度有情

愿共诸众生上生兜率天奉见弥勒佛。

业因部第四

如未曾有经云。下品十善。谓一念顷。中品十善。谓一食顷。上品十善。谓从旦至午。于此时中心念十善止于十恶。亦得往生。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生兜率天。又上生经云。我灭度后。四众八部欲生第四天。当于一日至第七日。系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回向愿生弥勒佛前。随念往生(言七日者且从近说尚感彼天何况一生而不克获)又上生经云。若有礼敬弥勒佛者。除却百亿劫生死之罪。乃至来世龙华树下亦得见佛。又云。我灭度后。四众八部闻名礼拜。命终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诸禁戒造众恶业。闻是菩萨大悲名字。五体投地诚心忏悔。一切恶业速得清净。若有归依弥勒菩萨。当知是人得不退转。弥勒成佛见佛光明即得受记。又上生经云。佛灭度后。若有精勤修诸功德威仪不缺扫塔涂地华香供养。行诸三昧读诵经典。如是人等虽不断结如得六通。应当系念念佛形像称弥勒名。若一念顷受八戒斋修诸净业。命终之时即得往生兜率天上莲华台中。应时见佛白毫相光。超越九十亿劫生死之罪。随其宿缘为说妙法令得不退。又增一经云。众生三业造恶。临终忆念如来功德者。必离恶道趣得生天上。正使极恶之人。以念佛故亦得生天。又大集经云。若修慈者。当舍身命时见十方佛手摩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又普贤观经云。若有昼夜六时礼十方佛诵大乘经。思第一义甚深空法。于一弹指顷。除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从诸佛生。十方诸佛及诸菩萨为其和上。是名具足菩萨戒。有不须羯磨自然成就。应受一切人天供养。又法华经云。若有人受持读诵正忆念解其义趣。是人命终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堕恶道。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弥勒菩萨有三十二相大菩萨众所共围绕。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而于中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应当一心自书若使人书。受持读诵正忆念如说修行。又智度论云。若善男子。能行是深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人人道中来。或兜率天来。所以者何。三恶道中罪苦多故不得行深般若。欲界诸天着净妙五欲心则狂惑故不能行。色界天等深着禅定味故不能行。无色界天无形故不能行。以兜率天上常有一生补处菩萨。彼中诸天常闻说般若。五欲虽多法力胜故。是故说二处胜。若从他佛国来生此间。斯则转胜也。

又处处经云。佛言。弥勒不来下有四因缘。一有时福应彼间。二是此间人蠢无能受经者。三功德未满。四世间有能说经者。故弥勒不下。若当来下。余有五十亿七千六十万岁。弥勒时人眼皆见四千里。由本十种因缘得。一不掩人眼明二不损人眼。三不覆人眼。四不藏人善。五不视杀。六不视盗。七不视淫。八不视阴私及人短。九诸恶事不视。十然灯于佛寺。

又佛说弥勒来时经云。佛言。弥勒佛欲来出时。阎浮利内地山树草木皆焦尽。于今阎浮利地周匝六十万里。弥勒出时阎浮利地。东西长四十万里。南北广三十二万里。地生五菓。四海之内无山陵嶙谷。地平如砥树木长大。人少三毒民多聚落。城名泛罗那夷。有一婆罗门名须凡。当为弥勒作父。母名摩诃越题。弥勒当为作子。相好具足身長十六丈。生墮城地目彻视万里内。头中日照四千里。弥勒得道为佛时。于龙华树下坐。树高四十里。广亦四十里(大成佛经华枝如龙头故名龙华树亦有别传云子从龙宫出故名龙华树也)用四月八日明星出时得道。弥勒佛却后六十亿残六十万岁当来下(自外大同成佛经说)王玄策西国行传云。唐显庆二年。勅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至泥婆罗国西南。至颇罗度来村东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将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焰于水中出。欲灭以水沃之。其焰转炽。汉使等曾于中架一釜煮饭熟。使问彼国王。国王答使人云。曾经以杖刺着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传云。此是弥勒佛当来成道天冠金。火龙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龙火也。又智度论云。弥勒菩萨为白衣时。师名婆跋犁。有三种相。一眉间白毫相。二舌覆面相。三阴藏相。如是等非是菩萨时亦皆有此相也。

又新婆沙论云。曾闻尊者大迦叶波。入王舍城最后乞食。食已未久登鸡足山。山有三峯如仰鸡足。尊者入中结跏趺坐。作诚言曰。愿我此身并纳钵杖久住不坏。乃至经于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岁。慈氏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时施作佛事。发此愿已寻般涅槃。时彼三峯便合成一。掩蔽尊者伊然而住。及慈氏佛出现世时。将无量人天至此山上。告诸众曰。汝等欲见释迦牟尼佛杜多功德弟子众中第一大弟子迦叶波不。举众咸曰。我等欲见。慈氏如来即以右手抚鸡足山顶。应时峯坼还为三分。时迦叶波将磨纳钵杖。从中而出。上升虚空。无量天人覩斯神变。叹未曾有。其心调柔。慈氏世尊如应说法皆得见谛。若无留化如此之事。云何有耶。有说。有留化事。问若尔世尊何故不留化身至涅槃后住持说法。答所应作者已究竟故。谓佛所应度皆已度讫。所未度者圣弟子度之。有说。无留化事。问若尔迦叶波事云何得有。答诸信敬天神所任持故。有说。迦叶波尔时未般涅槃。慈氏佛时方取灭度。此不应理。

宁可说无。不说彼默然多时。虚住如是说者。有留化事。是故大迦叶波已入涅槃。

发愿部第五

惟凡夫力弱习恶来多。以住娑婆其心怯弱。初学是法恐畏退败。常发大愿扶持此行。乃至命终心无障碍。随种善根愿共含识。自在往生弥勒内众得至佛前。随念修学证不退转。不愿往生于外众中。恐着五欲不得解脱。故智度论云。有人修少福业。闻有福处常愿往生。及至命终各生其中。又大庄严论云。佛国事大。独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须愿力。如牛虽力挽车要须御者能有。所至净佛国土由愿引成。以愿力故福德增长。不失不坏常见佛故。又如十住论云。若人发心求佛不休不息。有人以指举大千世界在空却住不足为难。若发愿言。我当作佛。是人希有。何以故。世人心劣无大志故。又发菩提心论有十大愿。常悉修行。

一者愿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种善根施与一切众生回向佛道。令我此愿念念增长。世世所生终不忘失。常为陀罗尼之所守护。

二者愿我以此善根生处值佛常得供养。不生无佛国中。

三者愿我常近诸佛随侍左右如影随形。

四者愿我既得亲近为我说法成就五通。

五者愿我通达世谛假名流布解第一义得正法智。

六者愿我以无厌心为众生说示教利喜皆令开解。

七者愿我以佛神力遍至十方一切世界。供养诸佛听受正法广摄众生。

八者愿我随顺清净法轮。一切众生听我法者。闻我名者。即得舍离一切烦恼。

九者愿我随逐众生将护与乐。舍身命财荷负正法除无利益。

十者愿我虽行正法心无所行亦无不行。为化众生不舍正愿。愿我以此十大誓愿。遍众生界摄受一切河沙诸愿。若众生界有尽我愿乃尽。然众生界不可尽

故。我此大愿亦不可尽。广度众生无边法界所修善根。皆悉回向无上正觉。生弥勒佛前闻清净法悟无生忍。但行住坐卧一生已来所修善根。并共法界众生回向弥勒佛前速成不退。

玄奘法师云。西方道俗并作弥勒业。为同欲界其行易成。大小乘师皆许此法。弥陀净土恐凡鄙秽修行难成。如旧经论。十地已上菩萨随分见报佛净土。依新论意。三地菩萨始可得见报佛净土。岂容下品凡夫即得往生。此是别时之意。未可为定。所以西方大乘许小乘不许。故法师一生已来常作弥勒业。临命终时发愿上生见弥勒佛。请大众同时说偈云。

南无弥勒如来

应正等觉 愿与含识 速奉慈颜

南无弥勒如来

所居内众 愿舍命已 必生其中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晋谯国戴逵
- 晋沙门释道安
- 宋尼释慧玉
- 梁沙门释僧护
- 隋沙门释灵干
- 唐沙门释善胄

夫最胜之相妙出无等。非直光仪莫写。固亦形好不传。夫以世俗之指爪。而匠法身之圆极。算数譬喻岂我万一。自泥洹以来久踰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镕铸各务髣髴。名士奇匠竞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风清概远肥遯旧吴。宅性居理游心释教。且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于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彩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委心积虑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凡在瞻仰有若至真。俄而迎像入山阴之灵宝寺。道俗观者皆发菩提心。高平郗超闻而礼覲。遂撮香而誓曰。若使有

常复覩圣颜。如其无常愿会弥勒。既而手中之香勃焉自然。芳烟直上其气联云。余熏葳蕤溢于衢路。凡预闻见皆心喜遍身。宋临川康王撰宣验记。亦载其显瑞。戴公居去灵宝寺百余步。戴尝中夜而起见寺上有光。其明甚炽。谓是燔火。狼狽往起。邻曲知者咸竞骏奔至。而寺门静闭乃像放光。明旦众闻扣门方起共观。咸覩佛堂晖焰洞照于天。莫不整躬虔礼叹觉化之无方也。宋文帝迎像供养。常在后堂。齐高帝起正觉寺。欲以胜妙灵像镇抚法殿。乃奉移此像。旧在正觉寺。逵又造行像五躯。积虑十年。像旧在瓦官寺。逵第二子颺字仲若。素韵渊澹雅好丘园。既负荷幽贞亦继志才巧。逵每制像常共参虑。济阳江夷少与颺友。夷尝托颺造观世音像。致力罄思欲令尽美。而相好不圆积年无成。后梦有人告之曰。江夷于观世音无缘。可改为弥勒菩萨。戴即停手驰书报江。信未及发而江书已至。俱于此夕感梦。语事符同。戴喜于神应即改为弥勒。于是触手成妙。初不稽思。光颜圆满俄尔而成。有识赞仰咸悟因缘之匪差。此像旧在会稽龙华寺。寻二戴像制历代独步。其所造甚多并散在诸寺。难悉详录。

晋长安五级寺有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形虽不逮于人而聪俊罕俦。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年至十三出家。日诵万言不差一字。师敬异之。为受具戒。恣其游学。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异。与语终日。因事澄为师。澄讲安覆。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安后避地南投襄阳。与弟子释慧远等四百余人度江。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入一家。见门里有一马[木*昂]。中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主人惊出。果姓林名伯升。谓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既至襄阳。有一外国铜像。形制古异。时众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称。令弟子炉冶其髻。既而光焰焕炳曜满一堂。详视髻中见一舍利。众咸愧服。安曰。像既灵异不烦复冶乃止。识者咸谓。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众。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籍安高名。早以致书通好。承应真履正。明白内融。慈训兼照。道俗齐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金悟。自顷道业之隆盛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无幽。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尘灵东徂摩尼回曜。一蹶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瀆。重荡于代矣。文多不悉载。及闻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甚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梵道人头白眉毛

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上所梦宾头卢也。于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直殿。夜见此僧从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相为而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须舆浴圣僧情愿必果。具示浴法。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都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安后营浴具。见有非常小儿伴侣数十来入寺戏须臾就浴。果是圣应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安未终之前。每先闻罗什在西国思共讲析。每劝坚取之。什亦远闻安风。谓是东方圣人。常遥而礼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广寸许着臂将。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时人谓之为印手菩萨。安既终。后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见悲恨无极。安既笃好经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孙绰为名德沙门论。目云。释道安博物多通才经名理。又为之赞曰。

物有广贍。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革化。犹若常在。有别记云。河北别有竺道安。与释道安齐名。谓习凿齿致书于竺道安。道安本随师姓竺。后改为释。世见其二姓。因谓为两人谬矣(右此二验出梁高僧传)。

宋尼释慧玉。长安人也。行业勤修经戒通备。尝于长安薛尚书寺。见红白光。十余日中。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门来游此寺。于光处得弥勒金像。高一尺余。慧玉后南渡樊郢住江陵灵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见寺东树。有紫光烂起晖映一林。以告同学妙光等。而悉弗之见也。二十余日玉常见焉。后寺主释法弘将于树下营筑禅基。仰首条间得金坐像。亦高尺许云(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梁剡石城山有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苦节。戒行严净。后居剡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

有丛树曲干垂荫覆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覩三会。以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逾年仅成面璞顷之护遘疾而亡。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辨。第二身中其愿克果。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功。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至梁天监六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皆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若诚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愈。冥理非虚宜相开发也。咸还都经年稍忘前梦。后出门乃见一僧云。听讲寄宿。自言去岁剡溪所嘱。建安王事犹忆此不。咸当时惧然答云不忆。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辞去。咸寤其非凡。乃倒屣咨访。追及百步忽然不见。咸豁尔意解。具忆前梦。乃剡溪所见第三僧也。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勅遣僧佑律师专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舍金贝誓取成毕。初僧佑未至。一日寺僧慧逞梦见黑衣大神。翼从甚壮。立于龕所商略分数。至明旦初佑律师至。其神应若此。初僧护所创凿龕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磨将毕。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薄而赤色存焉。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其四远士庶并提挾香华万里来集。供施往还轨迹填委。自像成之后。建安王所苦消瘳。王后改封。今之南平是也(右一验出梁高僧传)。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灵干。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志节恭勤常修净业。依华严经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作弥勒天宫观。至开皇十七年遇疾暴闷。唯心不冷未敢藏殓。后醒述云。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俛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干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焜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干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曰。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炜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又谓干曰。汝与我诸弟子。后皆生此矣。因得觉悟。重增故业。端然观行绝交人物。至大业三年。禅定初成。勅召为道场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叙。至于八年。于本房内所患渐重。将欲终卒。目精上视。不与人对。久之乃垂。颜如常日。沙门童真问疾。因见是相。干谓真曰。向见青衣童子二人来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宫。若翘足举望。则见城中宝树华盖。若平立。即无所见也。傍侍疾者。向

举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愿。干曰。天乐非久终坠轮回。华严藏海是所图也。不久气绝。须臾复童真问。何所见耶。干曰。见大水遍满华如车轮。干坐其上所愿足矣。寻尔便卒(童真法师是隋曰西大禅定寺主武德初亡也)以大业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

唐西京净影寺释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也。通敏易悟极闲谈激。机辩为心美誉闻彻。于仁寿末年。奉勅置塔。送舍利于梓州牛头山华林寺。严舆将达感猪八头。突到舆下从行至馆。驱逐乃走还来如故。渐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壮伟随舆旋绕数匝便去。既至州馆。夜放大光明彻屋上。如火焰发。食顷方灭。又掘塔基入深丈余。正当函处得古瓷瓶。无盖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内。寺九层浮图。从西南角。第二级放光上照相轮。如五石瓮。黄赤如火。良久方隐。又堂内弥勒佛。亦放眉间紫光。并二菩萨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后七度众人同见。除不来者。武德三年八月内终于本寺。春秋七十有一(右此二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之五◎敬法篇第七普贤验(今入末法作观者希故经不录且述四验)

- 宋路昭太后
- 宋沙门释道温
- 宋沙门释道璟
- 齐沙门释普明

宋路昭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贤菩萨乘宝舆白象。安于中兴禅房。因设讲于寺。其年十月八日斋毕解坐。会僧二百人于时寺宇始构。帝甚留心。辇辚临幸旬必数四。僧徒勤整警卫严肃。尔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豫于座次。风貌秀举阖堂惊瞩。斋主与语往还百余言。忽不复见。列筵同覩识其神人矣。

宋大明年中。有寺统法师名道温。居在秣陵县。既见皇太后。觐鉴冲明圣符幽洽。涤思净场研襟至境。固以声藻震中事灵梵表。乃创思镕斲抽写神华。模造普贤来仪盛像。宝倾宙珍妙尽天饰。所设讲斋讫。今月八日颯会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数无盈减。转经将半景及昆吾。忽覩异僧豫于座内。容止端严气貌秀发。举众瞩目莫有识者。斋主问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慧明。问住何寺。答云。来自天安。言对之间儻然不见。阖堂惊魂遍筵肃虑。以为明祥所贲幽应攸阐。紫山可覩华台不远。盖闻至诚所感还景移纬。澄心所殉发石开泉。况帝德涵运皇功懋洽。仁洞干遐理畅冥外。故上王盛士。克表大明之朝。劝发妙身。躬见龙飞之室。意若曰陛下慧烛海县明华日月。故以慧明为人名。继天兴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为寺称神基弥远道政方凝。九服识泰万汇齐悦。谨列言属县以诠天休。

宋沙门释道璟。扶风好畤人也。本姓马氏。学业淳粹弱龄有声。元嘉二年九月在雒阳为人作普贤斋。道俗四十许人。已经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马入至堂前下马礼佛。璟谓常人不加礼异。此人登马挥鞭忽失所在。便见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灭。后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复作普贤斋。将竟之日有二沙门。容服如凡直来礼佛。众中谓是常僧不甚尊仰。聊问何居。答曰。住在前村。时众白衣有张道。觉其有异至心礼拜。沙门出门行可数十步。忽有飞尘直上冲天。追目此僧不复知所。璟以七年与同学来游京师。时司空何尚之始构南涧精舍。璟寓居焉。夜中忽见四人乘一新车从四传教。来在屋内呼与共载道。璟惊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闇不觉升车。俄而至郡后沈桥见一贵人。着帔被笈布单衣。坐床熏伞形似华盖。卤簿从卫可数百人悉服黄衣。见璟惊曰。行般舟道人精心远诣旨。欲知其处耳。何故将来即遣人引送。璟还至精舍门外失所送人。门闭如故。扣唤久之。寺内诸僧咸惊相报告。开门内之。视所住房。户犹故关之(右三验出冥祥记)。

斋上定林寺有释普明。姓张。临渭人。少出家禀性清纯蔬食布衣。以忏诵为业。诵法华维摩二经。及讽诵之时。有别衣别座。未尝秽杂。每至劝发品辄见普贤乘象立在其前。诵维摩经亦闻空中唱乐。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乡人王道真妻病。请明来呪。明入门妇便闷绝。俄见一物如狸。身长数尺许。从狗窦出。因此而愈。明尝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见之皆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右此一验出唐高僧传)。

◎

◎观音验(略引二十验)

- 秦尚书徐义
- 秦居士毕览
- 晋沙门竺法义
- 晋沙门竺法纯
- 晋沙门释开达
- 晋居士郭宣
- 晋居士潘道秀
- 晋居士栾荀
- 晋沙门释法智
- 晋南公子
- 晋沙门道
- 泰晋居士孙道德
- 晋居士刘度
- 晋居士窦传
- 晋沙门竺法纯
- 宋居士张兴
- 宋居士宋琰
- 魏沙门释道泰
- 魏居士孙敬德
- 魏沙门释法力

秦徐义者。高陆人也。少奉法。为苻坚尚书。坚末兵革锋起。贼获义将加戮害。乃埋其两足编发于树。夜中专念观世音。有顷得眠。梦人谓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义便惊起见守防之士。并疲而寝。乃试自奋动。手发既解足亦得脱。因而遁去。百余步隐小丛草。便闻追者交驰火炬星陈。互绕此丛而竟无见者。天明贼散。归投邺寺遂得免云。

秦毕览。东平人也。少奉法。随慕容垂北征没虏。单马逃窜。虏追骑将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既得免脱。因入深山迷惑失道。又专心归念。中夜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遂得还路安隐至家。

晋始宁山有竺法义。晋兴宁中沙门。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受业弟子常有百余。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气疾病。常存念观世音。乃梦见一人破腹洗肠。寤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与义公游处无间。说观世音神异莫不大小肃然。

晋沙门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晋元兴中起寺行墙。至上兰渚买材。路经湖道。材主是妇人。而应共至材所。准许价直。遂与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纯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无福忽遇斯灾。又与妇人俱行其以罔惧。乃一心诵观世音经。俄有大舟流趣纯。适时既入夜。行旅已绝。纯自惟念。不应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度乘之。而此小船应时即没。大舟随波鼓荡。俄得达岸也。

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垄采甘草。为羌所执。时年大饥羌胡相噉。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者十有余人。羌曰夕烹俎。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乎心。及明日当见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径逼群羌奋怒号吼。羌各骇怖迸走。虎乃前齧栅木。得成小阙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齧栅必谓见害。既栅穿而不入心疑其异。将是观世音力。计度诸羌未应便及。即穿栅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

晋郭宣之。太原人也。义熙四年为杨思平梁州府司马。杨以辄害范元之等彼法宣亦同执在狱。唯一心归向观世音菩萨。后夕将眠之际。忽亲覩菩萨光明照狱。宣瞻覩礼拜祈请誓愿。久之乃没。俄而宣之独被恩放。既释依所见形制造图像。又立精舍焉。后为零陵衡阳卒官。

晋潘道秀。吴郡人。年二十余。为军乱主。北为征固。既而军小失利。秀窜逸被掠。经数处作奴俘虏异域。欲归无因。少信佛法常至心念观世音。每梦寐辄见像。后既南奔迷不知道。于穷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礼。礼竟豁然不觉失之。乃得还路。遂归本土。后精进弥笃。年垂六十而亡。

晋栾荀不知何许人也。少奉法。尝作福富平令。先从征虏循值小失利。舫遭火垂尽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荀恐怖分尽。犹诵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荀心知祈念有感。火贼已切。便投水就之。体既浮涌脚以履地。寻而大军遣船迎接败者。遂得免济。

晋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然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处容身

不烧。于是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荆棘丛中正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隔沟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遏搜觅辄无见者。径得免济。后遂出家。

晋南公子[敖-十+土]。始平人也。戍新平城为乞伏虏儿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诛害。子[敖-十+土]虽分必死。而犹至心念观世音。既而次至于敖。群刃交下或高或低。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随。尔时长乐公亲自临刑。惊问之。子敖聊尔答云。能作马鞍。乃令原释。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时后遂得遁逸。造小形像。贮以香函。行则顶戴云。

晋沙门释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晋义熙中尝梦人云。君之年命当终六七。泰年至四十二。便遇笃病。虑必不济。悉以衣钵之资。厚为福施。又归诚属念称诵观世音。昼夜四日勤心不替。时所坐床前垂帷。忽于帷下见人跨户而入。足踏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视。奄然而灭。惊欣交萃。因大流汗。即觉体轻。所患平差。

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德。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单心投诚归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遂以产男云。

晋刘度。平原辽城人也。乡里有一千余家。并奉大法。造立形像供养僧尼。值虏主木末时。此县尝有逋逃。未大怒欲尽灭一城。众并凶惧分必殄尽。度乃洁诚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未见物从空中下绕其所住屋柱惊视乃观世音经。使人读之。未大欢喜用省刑戮。于是此城即得免害。

晋窦传者。河内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传为昌所用作宫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道山。时在护营中。先与传相识。闻其执厄出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传谓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必有感应。传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片*崔]然离体。传乃复至心日蒙哀。佑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激之间。莫有觉者。便踰城径去。时夜已向晓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复进。共逃隐一榛中。须臾觉失囚。人马骆驿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至遍。唯传所隐一亩许

地。终无至者。遂得免还乡里。敬信异常成佳奉法。道山后过江。为谢居士敷具说其事(右十四验出冥祥记)。

晋山阴显义寺。时有竺法纯。未详何人。少出家止山阴显义寺。苦行有德。善诵古维摩经。晋元兴中为寺上兰渚买故屋。暮还于湖中。遇风而船小将没。纯唯一心凭观世音。口诵不辍。俄见一大流船。乘之获免。至岸访船无主。须臾不见。道俗咸叹神感。后不知所终(右一验出梁高僧传)。

宋张兴者。新兴人也。颇信佛法。嘗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兴嘗为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经过囚边。妻惊呼阍梨何以赐救。融曰。贫道力弱无救如何。唯宜勤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许日。于夜梦一沙门以脚踏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片*崔]然俱解。便走趣户。户时犹闭警防殊严。既无由出。虑有觉者乃还着械。寻复得眠。又梦向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者并已昏睡。妻安步而去。时夜甚闇。行可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蹙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符悲喜。夜投僧翼。翼藏匿之。因遂获免。时元嘉初也。

宋琰。稚年在交址。彼土有贤法师者。道德僧也。见授五戒。以观世音金像一躯见与供养。形制异今又非甚古类。元嘉中作镕镌。殊工似有真好。琰奉以还都。时年在韶胤。与二弟常尽勤至专精不倦。后治改弊庐无屋安设。寄京师南涧寺中。于时百姓竞铸钱。亦有盗毁金像以充铸者。时像在寺已经数月。琰昼寝梦见立于座隅。意甚异之。时日已暮即驰迎还。其夕南涧十余躯像。悉遇盗亡。其后久之像于曛暮间放光。显照三尺许地。金辉秀起焕然夺目。琰兄弟及仆役。同覩者十余人。于时幼小不即题记。比加撰录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泰始末。琰移居乌衣周旋。僧以此像权寓多宝寺。琰时暂游江都。此僧仍适荆楚。不知像处。垂将十载。常恐神宝与因俱绝。宋升明末。游蹊峡表径过江陵。见此沙门乃知像所。其年琰还京师。即造多宝寺访焉。寺主爱公云。无此寄像。琰退虑此僧孟浪将遂失此像。深以惆怅。其夜梦人见语云。像在多宝。爱公忘耳。当为得之。见将至寺。此人手自开殿见像。在殿之东众小像中。的的分明诘旦造寺具以所梦请爱公。爱公乃为开殿。果见此像。在殿之东。如梦所覩。遂得像还。时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养。庶必永作津梁。修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覩綴成斯记。夫镜接近情莫踰仪像。瑞验之发多自此兴。经云。镕斲图绩类形相

者。爰能行动及放光明。今西域释迦弥勒二像辉用若冥。盖得相乎。今华夏景揩神应亟着。亦或当年群生因会所感。假凭木石以见幽异。不必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寔阐闽吴之化。尘金泻液。用纾彭宋之祸。其余铨示繁方虽难曲辩。率其大哲允归目从。若夫经塔显効。旨证亦同。事非殊贯。故继其末(右二验出冥祥记)。

魏常山衡唐精舍释道泰。元魏末人。梦人谓曰。尔至某年当终于四十二矣。泰寤惧之。及至其年遇病甚忧悉以身资为福。有友人曰。余闻供养六十二亿菩萨。与一称观音福同无异。君何不至心归依。可必增寿。泰乃感悟。遂四日四夜专精不绝。所坐帷下忽见光明从户外而入。见观音足趺踝间金色朗照。语泰曰。汝念观世音耶。比泰褰帷顷。便不复见。悲喜流汗。便觉体轻所患悉愈。圣力所加后终延年。

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孙敬德。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妄招其死将加斩决。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经千遍得脱。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刑满千。刀斫自折以为三段。皮肉不伤。三换其刀终折如故。视像项上有刀三迹。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勅写其经广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自晋宋梁陈秦赵国。国分十六。时经四百。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获得救者不可胜纪。具诸传录。故不备载。

魏末鲁郡释法力。未详何人。精苦有志勤营塔寺。欲于鲁郡立精舍。而材不足。与沙弥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载将还。行空泽中忽遇野火。车在下风恐无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势已及。因举声称观。未遑称世音。应声风转火焰寻灭。安隐还寺。又有沙门法智。本为白衣独行大泽。猛火四面一时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于地专称观音。怪无火烧举头看之。一泽之草纤毫并烬。唯智所伏仅容身耳。因此感悟舍俗出家。又沙门道集。于寿阳西山游行为二劫所得。缚系在树将欲杀之。唯念观音守死不辍。引刀屡斫皆无伤损。劫贼怖走集因得脱。又沙门法禅。山行逢贼。危欲害之。唯念观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贼遂归诚投弓于地。知是神人。怖舍逃逝(右三验出唐高僧传)颂曰。

释化能仁	观机降天	众圣之上
寔惟帝先	交养怡和	濯粹冲渊
慈海含识	善诱中玄	恩舒慧炬
烛我霄征	随机变化	孰识其年

望之霞举 即亦云津 殷之以形
悼之以神 三乘既弘 双林遗身
假唱泥洹 正法常真

敬法篇第七(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听法部
- 求法部
- 感福部
- 法师部
- 谤罪部

盖闻。寂灭不动。是则无象无言。感而遂通。所以有名有教。是以一四之句难闻。三千之火易入。庶使凝寒静夜。朗月长宵独处空闲。吟诵经典吐纳宫商。文字分明言味流美。词韵相属适众人心。利生物善足使幽灵欣曜精神悦豫。久习纯熟文义洞晓。敬心殷诵至诚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书写一言功超数劫。是以迦叶顶受摩恪剥皮。萨陀心乐无辞洒血。此是甘露之初门。入道之终德也。

听法部第二

如付法藏经云。佛言。一切众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脱。法为清凉除烦恼热。法是妙药能愈结病。法是众生真善知识。作大利益济诸苦恼。所以然者。一切众生。志性无定。随所染习。近善则善。近恶则恶。若近恶友便造恶业。流转生死无有边际。若近善友起信敬心。听受妙法必能令离三涂苦恼。由此功德受最胜乐。华氏国王。有一白象能灭怨敌。若人犯罪令象蹋杀。后时象廐为火所烧。移象近寺。象闻比丘诵法句经偈云。为善生天。为恶入渊。象闻法已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后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都不肯杀。王见斯已心大惶怖。即召诸臣共谋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闻妙法。是致然耳。今可移近屠肆处系。王用其言。象见屠杀恶心猛炽残害更增。是以当知。一切众生志性无定。畜生尚尔。闻法生慈见杀增害。岂况于人而不染习。是故智者宜应觉知。见恶须弃。覩善宜近。勤听经法。又于往昔有婆罗门。持人髑髅其数甚多。诣华氏城中遍行街卖。经历多时都无买者。时婆罗门极大瞋恚。高声骂言。此城中人愚痴闇钝。若不就我买髑髅

者。我当与作恶名闻也。尔时城中诸优婆塞。闻畏毁谤便将钱买。即以铜箸贯穿其耳。若彻过者便与多价。其半彻者与价渐少。都不通者全不与直。婆罗门言。我此髑髅皆悉无异。何故与价差别不等。优婆塞言。前彻过者。此人生时听受妙法智慧高胜。贵其如此相与多价。其半彻者。虽听经法未善分别。故与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听法。故不与价。时优婆塞持此髑髅。往至城外起塔供养。命终之后悉得生天。以是因缘。当知妙法有大功德。此优婆塞以听法人髑髅起塔而供养之。尚得生天。况能至心听受经法。供养恭敬持经人者。此之福报实难穷尽。未来必当成无上道。是故智者。欲得无上安隐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

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国中须达长者。信敬佛法为僧檀越。众僧所须一切供给。须达家内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禀性黠慧解人言语。见比丘来。先告家内令出迎逆。阿难后时到长者家。见鸟聪黠为说四谛苦集灭道。门前有树。二鸟闻法飞向树上。欢喜诵持。夜在树宿。野狸所食。缘此善根生四天王。尽彼天寿生忉利天。忉利寿尽生夜摩天。夜摩寿尽生兜率天。兜率寿尽生化乐天。化乐寿尽生于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寿尽还生化乐。如是次第还复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寿尽还复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经于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乐。极天之寿而无中天。后时命终来生人中。出家修道得辟支佛。一名昙摩。二名修昙摩。

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有一比丘。林中诵经音声雅好。时有一鸟闻法敬爱在树而听。时为猎师所射命终。缘此善根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炳然。无有伦匹。自识宿命。知因比丘诵经听法得生此中。即持天华到比丘所。礼敬问讯以天香华供养比丘。比丘具问知其委曲。即命令坐为其说法得须陀洹。既得果已还归天上。禽鸟听法尚获福报无边。岂况于人信心听法。宁无善报。

善见律论云。昔佛在世时。到瞻婆罗国迦罗池边为众说法。时彼池中有其一蛤。闻佛池边说法之声。即从池出入草根下听佛说法。时有一人持杖放牛。见佛在坐为众说法。即往佛所欲闻法故。以杖刺地误着蛤头。即便命终生忉利天。以福报故宫殿纵广十二由旬。与诸天女娱乐受乐。即乘宫殿往至佛所头顶礼足。佛知故问。汝是何人。忽礼我足。神通光明相好无比照彻此间。蛤天人以偈而答。

往昔为蛤身 于水中觅食
闻佛说法声 出至草根下

有一牧牛人 持杖来听法
杖劓刺我头 命终生天上

佛以蛤天人所说偈为四众说法。是时众中八万四千人皆得道迹。蛤天人得须陀洹果。合掌而去。

求法部第三

如杂宝藏经云。昔有一女人。聪明智慧深信三宝。常于僧次请二比丘就舍供养。后时便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老根昧素无知晓。斋食讫已女人至心求请说法。敷坐头前闭目静坐。比丘自知不解说法。趣其泯眼弃走还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为之法无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观察。实时获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向寺求觅欲报其恩。然此比丘自审无知。弃他逃走。倍生惭耻。转复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现。女人见已具说蒙得道果因缘。赍供报恩。老比丘闻甚大惭愧。深自克责亦复获得须陀洹果。是故行者应当至心精诚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获。

涅槃经云。佛言。我念过去作婆罗门。在雪山中修菩萨行。时世无佛亦无经法。时天帝释观见菩萨独在山中修诸苦行。即下试之。自变其身作罗刹像。甚可怖畏。住菩萨前口说半偈。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说是偈已遍观四方。菩萨闻偈心生欢喜。即从坐起以手举发。四向顾视不见余人。唯见罗刹。即便往问。大士何处得是半偈。此半偈义乃是三世诸佛正道。罗刹答言。汝不须问。我不食来已经多日。处处求索了不能得。饥渴苦恼心乱谬语。非我本心之所知也。菩萨复语。若为我说是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罗刹答言。汝智太过。但自忧身都不见念。我今饥逼实不能说。菩萨复语。汝食何食。罗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饮者唯人热血。菩萨闻已即语罗刹。但能具足说是偈竟。我当以身奉施供养。罗刹答言。谁当信汝。为八字故弃所爱身。菩萨答言。我今有证。梵释四王诸佛菩萨能为我证。罗刹闻已勅听许说。菩萨欢喜即脱皮衣为敷法坐。白言。和上愿坐此座善为我说。罗刹即说。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说是偈已菩萨深思。然后处处石壁道树书写此偈。竟上高树投身而下。未至地时虚空中出种种声。尔时罗刹还帝释身。接取菩萨安置平地。忏悔辞谢顶礼而去。缘为半偈舍身因缘超十二劫。在弥勒前成无上道。

涅槃经云。佛言。我念过去无量无边那由他劫。此娑婆世界有佛出世。号释迦牟尼。为众生宣说大涅槃经。我于尔时从善友所。转闻佛说大涅槃经。心中欢喜。即欲供养贫无财物。遂行卖身福薄不售。即欲还家。路见一人而复语言。吾欲卖身。君能买不。其人答言。我家作业人无堪者。吾有恶病良医处药。应当日服人肉三两。卿若能以身肉三两日日见给。便当与汝金钱五枚。我时闻已欢喜语言。惠我七日须我事讫便还相就。其人答言。听汝一日。我即取钱往至佛所。礼已奉献。然后诚心听受是经。我时闇钝唯受一偈。

如来证涅槃 永断于生死
若有至心听 常得无量乐

受是偈已至病人家。虽复日日与肉三两。以念偈故不以为痛。日日不废足满一月。其人病差疮亦平复。我时见身具足平复。即发菩提愿求来世成佛之时亦愿号字释迦牟尼。以是因缘今得成佛。

又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云。昔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有一仙人。名曰最胜。住山林中具五神通。常行慈心。后作是念。非但慈心能济众生。唯集多闻能灭众生烦恼邪见能生正见。念已便诣城邑聚落。处处推求说法之师。时有天魔。来语仙言。我今有佛所说一偈。汝今若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折骨为笔书写此偈。当为汝说。最胜仙人闻已念言。我于无量百千劫中。常以无事为他割截。受苦无量都无利益。我今当舍不坚之身易坚实法。欢喜踊跃。即以利刀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折骨为笔。合掌向天请说佛偈。时魔见已愁忧憔悴。即便隐去。仙人见已作如是言。我今为法不惜身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折骨为笔为众生故至诚不虚。余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说法者当现我前。作是语时。东方去此三十二刹有佛国土。名普无垢。其国有佛。号净名王。忽住其前放大光明照最胜身。苦痛即除。平复如故。佛即广为说集一切福德三昧。最胜闻法得无碍辩。佛说法已还没不现。最胜仙人得辩才已。为诸众生广说妙法。令无量众生住三乘道。经千岁后乃命终生净名王普无垢国。由敬法故今得成佛。佛告净威。昔最胜者今我身是。是以当知。若有人能恭敬求法。佛于其人入涅槃。法亦不灭。虽在异土常面覩佛得闻正法。

感福部第四

如普曜经云。若有贤人闻是经典叉手自归。即舍八事懈怠之本成八功勋。何谓为八。一得端正好色。二得力势强盛。三得眷属滋茂。四逮得辩才无量。五学疾得出家。六所行清净。七得三昧定。八得智慧明无所不照。若有法师布坐讽诵是经得八座福。何谓为八。一得长者座。二得转轮王座。三得天帝座。四得自在天座。五得罗汉座。六得菩萨座。七得如来座。八得转法轮度脱一切众生座。若有法师颁宣是法。有赞叹善哉者。当得八清净行。何谓为八。一言行相应无所违失。二口言至诚而无虚妄。三在于众会真谛无欺。四所言人信不舍远之。五所言柔软初无龕犷。六其声悲和犹如哀鸾。七身心随时音声如梵。会中人闻莫不咨受。八音响如佛可众生心。若有书是经典得八大藏。何谓为八。一得意藏未曾妄舍。二所得心藏无所不解分别经法。三得往来藏普解一切诸佛经法。四得总持藏一切所闻皆能识念。五得辩才藏为诸众生颁宣经典皆欢喜受。六甚深法藏未曾断绝三宝法教。八奉行法藏则辄逮得无所从生忍。

又华严经云。善男子。假使有人以大海等墨须弥聚笔。书写此经一一品一一法门一一方便一一法门。一一句中意味犹不能尽。

又大乘庄严论云。诸菩萨于大乘法有十种正行。一书写。二供养。三流传。四听受。五转读。六教他。七习诵。八解说。九思择。十修习。此十正行能生无量功德。

又中边分别论云。大乘修有十。一书写。二供养。三施与他。四若他读诵一心听闻。五自读。六自如理取名味句及义。七如道理及名句味显说。八正心闻诵。九空处如理思量。十已入意为不退失故。

又菩萨藏经云。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殷重听闻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得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成就机速慧。二者成就捷辩慧。三者成就猛利慧。四者成就迅疾慧。五者成就广博慧。六者成就甚深慧。七者成就通达慧。八者成就无着慧。九者常现前见一切如来。既得见已以清美颂而为赞叹。十者善能如理请问如来。又能如理开释疑难。舍利子。是名获得十种功德称赞利益。

复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经读诵解义。乃至为他广分别说。当知是人复获如是十种功德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常乐远离诸不善友。二者常乐亲近诸善知识。三者能缓诸魔所有系缚。四者摧殄诸魔所有军阵。五者善能诃厌一切烦恼。六者于一切行心常捐舍。七者违背一切向恶趣道。八者归向一切趣涅槃道。九者善说一切越度生死清静之施。十者巧能随学一切菩萨所行轨则。又能奉行诸佛教勅。如是名为十种功德称赞利益。又涅槃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也。

又度无极集经云。昔有比丘精进守法。所可讽诵是般若波罗蜜。其有闻者莫不欢喜。有一小儿厥年七岁。城外牧羊。遥闻比丘诵经声。即诣精舍礼拜听其经言。时说色空闻即悟解。便问比丘。应答不可。小儿反为比丘解说其义昔所希闻。怪此小儿智慧非凡。时小儿即去。逐牛至山。值一虎害。此小儿命终生长者家。夫人怀妊口便能说般若波罗蜜。从朝至夜初不懈息。其长者家怪此夫人谓呼鬼病。有比丘至舍。闻声甚喜。比丘报言。此非鬼病但说尊经。夫人出礼比丘复为说法。诸有疑难不能及者。尽为解说。众僧欢喜。日月满足产得男儿。适生叉手长跪说波罗蜜。夫人产已还复如本。比丘言。真佛弟子。好养护之。此儿后大当为一切众人作师。吾等悉当从其启受。时儿七岁道法悉备。举众超绝智度无极。经中误脱皆为删定。儿母所至辄开化人。长者室家大小五百人众。皆从儿学。八万四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五百比丘闻儿所说尽漏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净。是时儿者则吾身是。比丘者迦叶佛是。

又舍利弗处胎经云。母怀舍利弗母亦聪明。

高僧传云。母怀罗什令母聪明。旧诵千偈。怀胎已日得二千偈。初成须陀洹果。后得斯陀含果。

法师部第五

如胜天王经云。若有法师流通此经处。此地即是如来所行。于彼法师当生善知识心尊重之心。犹如佛心见是法师恭敬欢喜尊重赞叹。又云。我若住世一劫若减一劫。说是流通此经法师功德不能究尽。若此法师所行之处。善男子善女人。宜应刺血洒地令尘不起。如是供养未足为多。如来法轮难受持故。

又华严经云。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安住虚空。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翅。博开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而撮取之。如来应供等正觉金翅鸟王亦复如是。安住无碍虚空之中。以清净眼观察法界诸宫殿中一切众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奋勇猛十力。止观两翅博开生死大爱海水。随其应出生死海。除灭一切妄想颠倒。安立如来无碍之行。

又涅槃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名生四恶趣者。无有是处。若有众生一经耳者。悉能灭除一切诸恶无间罪业。又云。若有众生一经耳者。却后七劫不堕恶道。又云。若有能知如来常住无有变异。或闻常住二字音声。一经于耳即生天上。后解脱时乃能证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又华严经云。若闻一句未曾闻法。胜得三千大千世界珍宝。是菩萨得闻一偈正法。生上财想胜得转轮圣王位。又法华经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

又涅槃经云。我涅槃后若有得闻如是大乘微妙经典生信敬心。当知是等于未来世。百千亿劫不堕恶道。又云。若有于一河沙佛所发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爱乐是典。不能为人分别广说。若有于二河沙佛所发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正解信乐受持读诵。亦不能为他人广说。若有于三河沙佛所发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乃至书写经卷。虽为他说未解深义。若有于四河沙佛所发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典。乃至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一分之义。若有于五河沙佛所发心。乃至于恶世中为人广说十六分中八分之义。若有于六河沙佛所发心。乃至于恶世中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二分义。若有于七河沙佛所发心。乃至于恶世中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四分义。若有于八河沙佛所发心。乃至于恶世中书写经卷。亦劝他人令得书写。自能听受亦劝他人。令解听受如说修行。具足能解尽其义味。

◎

◎谤罪部第六

惟今末世法逐人讹。道俗相滥。传谬背真。混杂同行。不修内典专事俗书。纵有抄写心不至殷。既不护净又多舛错。共同止宿。或处在门檐。风雨虫宇都无惊惧。致使经无灵验之功。诵无救苦之益。寔由造作不殷。亦由我人逾

慢也。故敬福经云。善男子。经生之法不得颠倒。二字重点五百世中。堕迷惑道中不闻正法。

又大集经云。若有众生于过去世作诸恶业。或毁于法。或谤圣人。于说法者为作障碍。或抄写经法洗脱文字。或损坏他法。或闇藏他经。由此业缘令得盲报。

又大般若经(第四百四十卷云)佛言。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频申欠喏无端戏笑。互相轻[交*欠]身心躁扰。文句倒错。迷惑义理。不得滋味。横事欸起书写不终。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又大乘莲华藏经云。受佛禁戒不护将来。各言我是于大乘法亦如冥夜。各自说言我得佛法。受铁枪地狱苦事难述。从地狱出瘖哑聋盲不见正法。阿难请戒律论云。僧尼白衣等因读经律论等。行语手执翻卷者。依忉利天岁数犯重突吉罗。傍报二亿岁堕麀鹿中。常被拉脊苦痛难忍。无记戏言捉经律论。亦招前报。或安经像房堂檐前者。依忉利天岁数八百岁犯重突吉罗。傍报二亿岁堕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亿岁身常作客栖屑不得自在。

又大品经云。是人毁谤三世诸佛一切智。起破法业因缘集故。无量百千万亿岁堕大地狱中。是破法人辈。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若火劫起时至他方大地狱中。生在彼间。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彼间若火劫起时。复至他方大地狱中。生在彼间。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如是遍十方狱。彼间若火劫起。故从彼死。破法业因缘未尽故。还来是间大地狱中。生在此间。亦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受无量苦。此间火劫故复至十方他国土生畜生中。受破法罪业苦如地狱中说。重罪转薄。或得人身。生盲人家。生旃陀罗家。生除厕担死人种种下贱家。生若无眼。若一眼。若瞎眼。无舌无耳无手。所生之处无佛无法无佛弟子处生。何以故。种破法业积集厚故。

又涅槃经云。若有不信是经典者。现世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多为众生所见骂辱。命终之后人所轻贱。颜貌丑陋。资生艰难。常不供足。虽复少得龌涩弊恶。常处贫穷下贱诽谤正法邪见之家。若临终时或值荒乱。刀兵竞起帝王暴虐。怨家雠隙之所侵逼。虽有善友而不遭遇。资生所须求不能得。虽少得利常为饥渴。唯为凡下之所顾识。国王大臣悉不齿录。设复闻其有所宣说。正使是理终不信受。如是之人如折翼鸟不能飞行。是人亦尔。于未来世不能得至人天善处。若复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经典。本所受形虽复龌陋。以经

功德即便端正。威颜色力日更增多。常为人天之所乐见。恭敬爱恋情无舍离。国王大臣及家亲属。闻其所说悉皆敬信。若我声闻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当为世间广宣如是大乘经典。善男子。譬如雾露势虽欲住不过日出。日既出已消灭无余。善男子。是诸众生所有恶业亦复如是。住世势力不过得见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灭一切恶业。

又法华经云。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其有诽谤如斯经典。见有读诵书持经者。轻贱憎嫉而怀结恨。此人罪报汝今复听。其人命终入阿鼻狱。具足一劫。劫尽更生。如是展转至无数劫。从地狱出当堕畜生。于无数劫生辄聋哑诸根不具。告舍利弗。谤斯经者。若说其罪穷劫不尽。

颂曰。

教传三藏	慈训八因	含情普洽
机悟玄津	威阳夏烈	温柔晞春
枯槁日久	光润爽神	卷即纳福
舒即慧申	思之不已	惟益惟新
实称慈父	巧号能仁	周孔老教
孰与陶均◎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感应缘(略引四十一验)

- 汉法内传经验
- 晋居士丁德真
- 晋居士周闵
- 晋居士董吉
- 晋居士周瑯
- 晋居士谢敷

- 晋沙门释道安
- 晋沙门释僧静
- 魏沙门朱士行
- 魏沙门释志湛
- 魏沙门五侯寺僧
- 魏太和中内阉官
- 宋沙门释慧严
- 宋比丘尼释智通
- 宋沙门释慧庆
- 齐沙门释慧宝
- 梁居士何规
- 周高祖武帝
- 陈扬州严恭
- 隋初扬州僧亡名
- 隋沙门释慧意
- 隋沙门释法藏
- 隋沙门客僧失名
- 唐沙门释智苑
- 唐沙门释道积
- 唐释遗俗
- 唐隆州令狐元轨
- 唐郊南史呵誓
- 唐益州书生荀氏
- 唐沙门释昙韵
- 唐都水使者苏长
- 唐夫人豆卢氏
- 唐邢州司马柳俭
- 唐遂州人赵文信
- 唐蓬州县丞刘弼
- 唐洛州人贾道羨
- 唐吴郡人陆怀素
- 唐河内司马乔卿
- 唐平州人孙寿

- 唐郑州李虔
- 唐曹州济阴县经验

汉法本内传称。汉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国得摩腾法兰等及佛经像还。帝问。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腾曰。天竺迦毘罗卫国者。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中心也。三世诸佛皆于彼出。乃至天龙人鬼有愿行力。皆生于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余处群生无缘感之。佛故不往也佛虽不往光相及处。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圣人传佛声教而往化也。时帝大悦。

又至汉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请与西域佛道揆试优劣。勅尚书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马寺南门立三坛。五岳八山诸道士将经三百六十九卷置于西坛。二十七家诸子二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坛。奠食百神置于东坛。明帝设行殿在寺门道西。置佛舍利及经。诸道士等以柴荻火绕坛临经。洟泣曰。人主信邪玄风失绪。敢延经义在坛。以火取验用辨真伪。便放火烧经并成煨烬。道士等相顾失色。有欲升天入地。种种呪术并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张衍曰。卿今无一可验。宜从西域佛法剃发。尔时外道褚善信等。于时不答。南岳道士费叔才等自憾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盖覆日映众。摩腾法师踊身高飞神化自在。于时天雨宝华得未曾有。法兰法师为众说法开化未闻。时司空刘峻京师官庶后宫阴夫人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一千余人并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内安尼。后遂广兴佛法。立寺转多迄至于今(右此一条出汉法本内传)。

晋济阴丁承字德真。建安中为凝阴令。时北界居民妇诣外井汲水。有胡人长鼻深目。左过井上从妇乞饮。饮讫忽然不见。妇则腹痛遂加转剧啼呼。有顷卒然起坐胡语指麾。邑中有数十家悉共观视。妇呼索纸笔来欲作书。得笔便作胡书。横行或如乙或如巳。满五纸投着地。教人读此书。邑中无能读者。有一小儿十余岁。妇即指此小儿能读。小儿得书便胡语读之。观者惊愕不知何谓。妇教小儿起舞。小儿即起翘足以手抃相和。须臾各休。即以白德真。德真召见妇及儿问之。当时忽忽不自觉知。德真欲验其事。即遣吏赍书诣许下寺以示旧胡。胡大惊言。佛经中间亡失。道远忧不能得。虽口诵不具足。此乃本书。遂留写之。

晋周闵。汝南人也。晋护军将军。世奉法。苏峻之乱都邑人士皆东西灭迁。闵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复书之。又有余经数囊。大品亦杂在其中。既当避难单行不能得尽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囊中。仓卒应去。不展寻搜裴回叹咤。不觉大品忽自出外。闵惊喜持去。周氏遂世宝之。今云尚在。一说云。周嵩妇胡母氏有素书大品。素广五寸。而大品一部尽在焉。又并有舍利。银罌贮之。并緘于深篋。永嘉之乱胡母将避兵南奔。经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怀之以渡江东。又尝遇火不暇取经。及屋尽火灭得之于灰烬之下。俨然如故。会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养。后尝暂在新渚寺。刘敬叔云。曾亲见此经。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经盖得道僧释慧则所写也。或云。曾在简靖寺。靖首尼读诵之。

晋董吉者。于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常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读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投。中食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泅迟回叹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恻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克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颈。及吉渡政着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惋恨进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俛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吉所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经戒之力欲伐降之。于山际四五亩地。手伐林木构造小屋。安设高座转首楞严经。百余日中寂然无闻。民害稍止。后有数人至吉所语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于潜人。穷山幽绝何因而来。疑是鬼神。乃谓之曰。诸君得无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闻君德行清肃故来相观。并请一事想必见听。吾世有此山游居所托。君既来止虑相逆冒。常怀不安。今欲更作界分。当杀树为断。吉曰。仆贪此寂静读诵经典。不相干犯。方为卿比愿见佑助。鬼答。亦复凭君不见侵克也。言毕而去。经一宿前所芟地。四际之外树皆枯死如火烧状。吉年八十七亡。

晋周瑯者。会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瑯年十六。便菜食持斋讽诵成具。及须转经。正月长斋竟。延僧设八关斋。至乡市寺请其师竺佛密及支法阶。竺佛密令持小品斋日转读。至日三僧赴斋忘持小品。至中食毕欲读经方忆。意甚惆怅。瑯家在阪怡村。去寺三十里。无人遣取。至人定烧香讫。举家恨不得经密益踟蹰。有顷闻有叩门者。言送小品。瑯愕然心喜。开门见一年少着单

衲衣。先所不识。又非人时。疑其神异。便长跪受经。要使前坐。年少不进。斯夜当来听经。比道人出忽不复见。香气遍一宅中。既而视之乃是密经也。道俗惊喜。密经先在厨中缄钥甚谨。还视其钥俨然如故。于是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益敬爱瑯。瑯遂出家字昙嶷。讽诵众经至二十万言云。

晋谢敷字庆绪。会稽山阴人也。镇军将军韞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隐于东山。笃信大法精勤不辍。手写首楞严经。当在都白马寺中。寺为灾所延。什物余经并成煨烬。而此经正烧纸头界外而已。文字悉存无所毁失。敷死时友人疑其得道。及闻此经弥复惊异。至元嘉八年。河东蒲阪城中大灾火。火自河飞至不可救灭。虏戍民居无不荡尽。唯精舍塔寺并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经像者。亦多不烧。或屋虽焚毁。面于煨烬之下。时得全经。纸素如故。一城叹异相率敬信(右此五验出冥祥记)。

东晋孝武之前常山沙门释道安者。经石赵之乱。避地于襄阳。注般若道行密迹诸经。析疑甄解二十余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违理者。当见瑞相。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也。后十诵律至。远公云。昔和上所梦乃是宾头卢也。于是立坐饭之。遂成永则。

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为蜀三贤寺主诵法华经。寻常山中诵经时至。夜每感虎来蹲前听。部讫乃去。常至讽咏辄见左右四人为侍。年虽衰老而翘勤弥励。遂终其业云。

前魏废帝甘露五年。沙门朱士行者。讲小品经。恨章句未尽。以此年往西域寻求获之。彼有留难不许东行。士行执经王庭曰。必大法不传当从火化。便以贝叶经投火一无所损。举国敬异。便放达东夏。即放光经是也。年八十一。依法火焚而尸不坏。道俗异之。乃具呪曰。若真得道法应毁坏。便应声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后魏末齐州释志湛者。住太山北人头山邃谷中衔草寺。省事少言。人鸟不乱。读诵法华。人不测其素业。将终时。神僧宝志谓梁武曰。北方衔草寺须陀洹圣僧今日灭度。湛之亡也无恼而化。两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还葬山中。后发看之唯舌如故。乃为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鸟兽不敢陵践污之。

后魏范阳五侯寺僧失其名。诵法华为常业。初死权殓堤下后改葬。骸骨并枯唯舌不坏。雍州有僧亦诵法华。隐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给。及死置尸岩下。余骸并枯唯舌不朽。

齐武陵世并东看山人。掘见土黄白。又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有舌鲜红赤色。以事闻奏。帝问道俗。沙门法尚曰。此持法华者。六根不坏也。诵满千遍其征验矣。乃集持法华者围绕诵经。纔始发声此灵唇舌一时鼓动。同见毛竖以事奏闻。乃石函緘之(右六验出梁高僧传并杂录记)。

后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内阉官自慨刑残。奏乞入山修道思。勅许之。乃赍华严昼夜读忏悔不息。一夏不满至六月末。髭须生得丈夫相。以状奏闻。帝大敬重之。于是国中普敬华严。后尊常日(见侯君素旌异记录之)。

宋释慧严。京师东安寺僧也。理思谐畅见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经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数卷。写两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际忽见一人。身長二丈余。形气伟壮。谓之曰。涅槃尊经众藏之宗。何得以君瓌思轻加斟酌。严怅然不释。犹以发意。苟觅多知明夕将卧。复见昨人甚有怒色。谓曰。过而知改是谓非过。昨故相告犹不已乎。此经既无行理。且君祸亦将及。严惊觉失厝未及申旦。便驰信求还悉烧除之。尘外精舍释道俨。具所谕闻。

宋尼释智通。京师简静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犀甫妾生一男。年大七岁家甚穷贫。无以为衣。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惚惊悸竟体剥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去升余。疹痛烦毒昼夜号噉。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剧报。旬余而死(右二验出冥祥记也)。

宋庐山有释慧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经十地思益维摩。每夜吟讽。常闻暗中有弹指赞叹之声。嘗于小雷遇风波船将覆没。庆唯诵经不辍。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于是笃励弥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齐太原释慧宝。氏族未详。诵经得二百卷。德优先达时共知闻。以齐武平三年。从并向邳行达艾州失道。寻径入山暮宿岩下。室似人居迥无所见。宝端坐室前上观松树。见有衡枝悬磬。去地丈余。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从外而至。口云。此中何为有俗气宝即具述设敬。与共言议。问宝云。即今何姓统

国。答曰。姓高氏。号齐国。宝问曰尊师山居早晚。曰吾后汉时来。长老得何经业。宝恃己诵博颇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应如此。欲闻何经为诵之。宝曰。乐闻华严。僧即少时诵之。便度声韵谐畅非世所闻。更令诵余经率皆如此。宝惊叹曰。何因大部经文倏然即度。报曰。汝是有作心。我是无作心。夫忘怀于万物者。彼我自得矣。宝知为异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国中利养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无补。至晚舍去。宝返寻行迹不知去处。宝自躬责为人。后达邺叙之(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梁有广州南海郡人何规。以岁次协洽月吕黄钟。天监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采药于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类寻仙招隐。登峯十所里。屑若有来。将循曲陌先限清涧。或如止水。乍有洁流方从揭厉。且就褰揽。未济之间忽不自觉。见涧之西隅有一长者。语规勿渡。规于时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舍屣。年可八九十。面已皱敛。须长五六寸。髭半于须耳耸过于眉。眉皆下被。眉之长毛长二三寸。随风相靡。唇色甚赤语响而清。手爪正黄。指毛亦长二三寸。着布帔下赭布泥洹僧手捉书一卷遥投与规。规即奉持望礼三拜。语规可以此经与安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经若至宜作三七日斋。若不晓斋法可问下林寺副公。副法师者。戒行精苦恬憺无为遗嗜欲等豪贱。蔬藿自充禅寂无怠。此长者言毕便去。行十余步间忽然不覩。规开视卷内。题名为慧印三昧经。经旨以至极。法身无相为体。理出百非义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言其慧照。比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昧为名(见梁朝僧佑律师弘明集录也)。

周祖灭法经籍从灰。以后年中忽见空中如困大者有五六。飞上空中极目不见。全为一段随风飘飘上下。朝宰立望不测是何。久乃翻下堕上土墙。视乃是大品经之十三卷。

陈扬州严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于财而无兄弟。父母爱慕言无所违。陈太建初。恭年弱冠请于父母。愿得五万钱。往扬州市易。父母从之。恭船载物而下。去扬州数十里。江中逢一船载鼃。将诣市卖之。恭念鼃当死。因请赎之。谓鼃主曰。我正有五万钱。愿以赎之。鼃主喜取钱。付鼃而去。恭尽以鼃放江中。而空船诣扬州。其鼃主别恭行十余里。船没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时有乌衣客五十人诣门寄宿。并送钱五万付恭父母曰。公儿扬州附此钱归。愿依数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审之。客曰。儿无恙。但不须钱故附归耳。恭父受之。记是本钱。而皆小湿。留客为设食。客止明旦辞去。后月余

日恭还家。父母大喜。既止而问附钱所由。恭答无之。父母说客形状及付钱月日。乃赎鼃之日。于是知五十客皆所赎鼃也。父子惊叹。因共往扬州起精舍。专写法华经。遂徙家向扬州。其家转富。大起房廊为写经室。庄严清静供给丰厚。书生常数十人。扬州道俗共相崇敬。号为严法华。嘗有亲知从贷经钱一万。恭不获已与。贷者受钱以船载归。中路船倾。所贷之钱落水。而船没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钱库见一万钱。湿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后见前贷钱人。乃知湿是所贷者。又有商人至宫亭湖。于神庙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梦神送物还之。谓曰。倩君为我持此钱奉严法华以供经用。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于是商人叹异送达恭处。而倍加厚施。其后恭至市买经纸少钱。忽见一人。持钱三千。授恭曰。助君买纸。言毕不见而钱在。其怪异如此非一。开皇末恭死。子孙传其业。隋季盗贼至江都。皆相与约。勿入严法华里。里人赖之获全其家。至今写经不已。州邑共见。京师人士并悉知委(右一验出冥报记)。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忘其本名。诵通涅槃自矜为业。歧州东山下村中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阎罗王所。乃处沙弥金高座甚恭敬之。处涅槃僧银高座敬心不重。事讫勘问二俱余寿。皆放还。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诵多。问沙弥住处。于是两辞各苏所在。彼从南来至歧州。访得具问所由。沙弥言。初诵观音。别衣别所烧香呪愿然后乃诵。斯法不怠更无他术。彼谢曰。吾罪深矣。所诵涅槃威仪不整。身口不净救忘而已。古人遗言。多恶不如少善。于今取验。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释慧意。俗姓李。临原人。南投于梁兴仙城山。慧命同师。寻讨心要。专习定业。后住景空于聪师旧堂综业。常住不事灯烛昼夜常明。有乡人不信。乃请别院百日行道。每夜潜往伺之。举家同见禅室大明。乡人信伏率归受戒。开皇初卒。预知其终端坐而化。又襄阳开皇有法永禅师。欲终七日七夜闻音乐异香满寺。因而坐终。送向伞盖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师临尸曰。愿留神明待至七日满。至期全亡。送尸永侧。永尸飒然摧变。又有岑闾梨。姓杨。临原人。于寺西伞盖山泉造诵经堂。每诵金光明经。感得四天王来听。后读藏经皆悉不忘。计诵三千余卷。服布乞食。钵中之余饲房内鼠。百余头皆驯遶争来就人。鼠有病者。岑师以手摩捋并皆愈之。与同众沙门智晓交顾招集禅徒。自行化俗供给定学。自知终日急唤汰禅师付嘱。上佛殿礼辞。遍寺众僧咸乞欢喜。于禅居寺大斋日将散。谓岑曰。往兜率天听般若去。岑曰。弟但前去我后七日即来。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识神遍学寺。

寺相去十里。至汰禅师床前其明如昼。云晓欲远逝。故来相别。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门外。别讫来入房中踞床。忽然还暗。呼弟子问云。闻师与人语声。取火通照。三门并闭。方悟晓之。神力出入无间。即遣往问果云已逝。岑后七日无何坐终。其髑髅全成无缝。故知凡圣同居事不可别(右二出唐高僧传记)。

隋鄜州宝室寺沙门法藏。戒行精淳为性质直。至隋开皇十三年。于洛交县韦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华丽。灵像幡华并皆修满。至大业五年。奉勅融并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坏者。藏师并更修补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经。已写八百卷。恐本州岛无好手纸笔。故就京城旧月爱寺写。至武德二年闰二月。内身患二十余日。乃见一人身着青衣好服在高阁上。手把经卷告法藏云。汝立身已来虽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宝物。得罪无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刚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宝之物得罪悉灭。藏师于时应声即答言。造藏师虽写余经未写金刚般若。但愿病差不敢违命。既能觉悟。弟子更无余物。唯有三衣瓶钵偏袒祇支等。皆悉舍付大德及诸弟子。并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经三五日。临欲舍命具见阿弥陀佛来迎。由经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涂。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比来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之。神曰。遇死者。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食。顷间闻世人传说云。太山治鬼。宁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罪重不可唤来。师就见可也。僧闻甚悦。因起出。不远而至一所。多见庙狱火烧光焰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复可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此是也。师不欲历观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为写法华经者便免。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已脱免。今又出生在人间也。然此处不洁不可安经。愿师还将送向寺。言讫久之。将晓辞诀而去。送经于寺。杭州别驾张德言。前任兖州具知其事。

唐幽州沙门释智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一切经藏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西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功。苑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难办。恐繁费经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木松柏数千万。为水所漂流积道次。山东少材木松柏尤希。道俗惊骇不知来处。推寻踪迹远自西。山崩崖倒漂送来此。于是远近叹服。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顷之毕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殿中丞相李玄奖大理丞采宣明等。皆为临说云。临至十九年从驾幽州。亲问乡人皆同不虚(右三验出冥报记)。

唐释道积。至贞观初。住益州福成寺诵通涅槃。净衣澡浴自为例程。慈爱兼济固其深心。终于五月。炎气鬱热而尸不腐臭。百有余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赏(一云道颐)。

唐释道裕者。不测所住。游行醴泉山原诵法华为业。乃数千遍。至贞观年因疾将终。告友人慧廓禅师曰。比虽诵经意望有验。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为埋之十年发出。若舌朽灭知诵无功。若舌如初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讫而终。至十一年依言发之。身肉都尽唯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本起塔于甘谷岸上。

唐郊南福水之阴。有史村史呵誓者。诵法华经。名充令史。往还步涉生不乘骑。以依经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终本邑。香气充村道俗惊怪。而莫测其缘。终后十年其妻又殒。乃发冢合葬。见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徒众矣。

唐贞观五年。有隆州巴西县令狐元轨者。信敬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无由自捡。凭彼上抗禅师捡授。抗乃为在寺如法洁净写了裹[裹-包+矢]。还歧州庄所。经留在庄。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处。忽为外火延烧。堂是草覆一时灰荡。轨于时任凭翊县令。家人相命拨灰觅金铜轴。既拨灰开其内诸经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裹成灰。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于时开见之者。乡林远近莫不嗟异。其金刚般若经一卷。题字焦黑。访问所由。乃初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人杂食行急不获洁净。直尔立题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现在。瑞经亦存。京师西明寺主神祭。目验说之。

唐释昙韵禅师。定州人。游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千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写经并能为之。于即清旦食讫。入浴着净衣。受八戒入净室。口含檀香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经写了如法奉颺。相送出门斯须不见。乃至装潢一如正法。及至诚受持读诵七重裹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暂废。后遭胡贼。乃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静。方寻不见。周章穷觅乃于岩下获之。箱巾麤烂。拨朽见经如旧鲜好(京师西明寺道宣律师以贞观十一年曾至彼州目覩说之也)。

唐益州西北新繁县西四十里许有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荀氏。在此教学。大王书而不显迹。人欲其书终不肯出。乃驱之亦不出。遂以笔于前村东空中四面书金刚般若经。数日便了云。比经拟诸天读之。人初不觉其神也。后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住。而不浇灌。其地干燥可有丈许。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尔后每雨小儿常集其中。衣服不湿。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语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刚般若经。村人莫污。诸天于上设盖覆之。不可轻贱。因此四周栏楯不许人畜往。至今雨时其地仍干。每至斋日。村人四远就处设供。常闻天乐。声振哀宛繁会盈耳(右五验出三宝感通记)。

唐窦家大陈公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福。每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久而不彻后一日昏时苦头痛。四体不安夜卧逾甚。夫人自念傥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而堂烛已灭。夫人因起令婢然灯。须臾婢还厨中无火。夫人开门于家人房取之。又无火。夫人深益叹恨。忽见厨中有然火烛。上阶来入堂内。直至床前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头痛亦愈。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然烛入堂烛光即灭。便以此夜诵竟之。自此日诵五遍以为常法。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当寿百岁生好处也。夫人至年八十方卒于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苏长为巴州刺史。长将家口赴任。度嘉陵江中流风起船没。男女六十余人一时溺死。唯有一妾常读法华经。船中水入妾头戴经函誓与俱溺。妾独不沈随波泛滥。顷之着岸。逐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今尚存在扬州。嫁为人妇而逾笃信。

唐邢州司马柳俭。隋大业十年任岐州岐阳宫监。至义宁元年。为李密来扛被牵引。在大理寺禁。俭常诵金刚般若经。下有两纸未遍。于时不觉眠。梦见一婆罗门僧。报云。檀越宜早诵经遍。即应得出。俭时忽寤。勤诵不懈。便

经二日。至日午时忽有勅唤。令俭释禁。将向朝堂奉勅放免。又俭别时夜静房外诵经。至于三更忽然闻有异香。俭寻香及问家人。处处求香来处不得。然常诵念昼夜无废。至于终日计得五千余遍。

唐遂州人赵文信。至贞观元年暴死。三日后还得苏。即自说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拥驱逐将行。同伴十人。并共相随至阎罗王所。其中见有一僧。王先唤师。问云。师一生已来修何功德。师答云。贫道从生已来唯诵金刚般若。王闻此语。忽即惊起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师审诵般若。当得升天出世。何因错来至此。王言未讫。忽有天衣来下引师上天去。王后唤遂州人前。汝从生已来修何功德。其人报王言。臣一生已来不修佛经。唯好庾信文章集录。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现此受苦。汝见庾信颇曾识不。其人报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见一龟。身一头多。龟去少时现一人来。口云。我是庾信。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糅俗书诽谤佛法。谓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亲说。遂州之地人多好猎采捕虫鱼。远近闻见者。共相鉴诫永断杀业。各发诚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绝。

唐贞观元年。蓬州仪龙县丞刘弼。前任江南县尉时。忽有一鸟于弼房前树上鸣。土人云。是恶鸟不祥之声。家逢此鸟杀之不疑。刘弼闻惧。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何福为胜。夜梦一僧徧赞金刚般若经令读诵百遍。依命即读。满至百遍。忽有大风从东北而来。拔此鸟树隔舍遥掷巷里。其拔处坑。纵广一丈五尺。过后看其风来处。小枝大草并随风回靡。风止还起如故。知经力不可思议。

唐雒阳贾道羨。博识多闻尤好内典。贞观五年为青州司户参军事。为公馆隘窄无处置经。乃以绳系书案两脚。仰悬屋上。置内经六十卷。坐卧其下习读忘倦。日久绳烂。一头遂绝。案仍俨然不落。亦不倾动。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为隰州司户。说之云尔。

唐吴郡陆怀素家。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总焚。爰及精庐并从烟灭。有一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独存。经函及褱轴并尽。唯有经字竟不被烧。尔时人闻者莫不惊叹。怀素即高阳许仁则前妻之兄。仁则当时目覩。于后具自言之(右七验出冥报记)。

唐前大理司直河内司马乔卿。天性纯谨有志行。到永徽中为扬州户曹。丁母忧居丧毁瘠。刺心上血写金刚般若经一卷。未几于庐上生芝草二茎。经九日长尺有八寸。绿茎朱盖日沥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复生。如此数四。乔卿同僚数人。并向余令陈说。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显庆中。平州有人。姓孙名寿。于海滨游猎。见野火焰炽草木荡尽。唯有一丛茂草独不焚燎。疑此草中有兽。遂以火烧之。竟不能着。寿甚怪之。遂入草间寻觅。乃见一函金刚般若经。其傍又见一死僧。颜色不变。火不延燎。盖由此也。信知经像非凡所测。孙寿亲自说之。

唐陇西李虔观。今居郑州。至显庆五年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经及般若心经各一卷随愿往生经一卷。出外将入。即一浴身。后忽闻院中有异香非常郁烈。邻侧并就观之无不称叹。中山郎余令。曾过郑州见彼亲友。具陈说之。

唐曹州济阴县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龙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炽盛。及至精舍踰越而过焉。比僧房草舍焚燎总尽。唯金刚般若经一卷俨然如旧。曹州参军事席文礼说之(右四验出冥报拾遗)。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僧篇第八(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敬益部
- 违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论僧宝者。谓禁戒守真威仪出俗。图方外以发心。弃世间而立法。官荣无以动其意。亲属莫能累其想。弘道以报四恩。育德以资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称为僧也。是知僧宝利益不可称纪。故经曰。纵有持戒破戒若长若幼。皆须深敬不得轻慢。若违斯旨交获重罪。若待太公为卿相。则千载无太公。要得罗什为师训。则万代无罗什。何得见一僧行过上累佛宗。见一人戒亏便轻上法。止可以道废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废道。以道是人师也。故释迦佛等。是真佛宝。金口所说理行教果。是真法宝。得果沙门。是真僧宝。致令一瞻一礼万累冰消。一赞一称千灾雾卷。自惟薄福不逢正化。赖蒙遗迹幸承余荫。金檀铜素漆纒丹青。图像圣容名为佛宝。纸绢竹帛书写玄言。名为法宝。剃发染衣执持应器。名为僧宝。此之三种体相虽假。用表真容。敬之永绝长流。箴之常招苦报。如木非亲母。礼则响逸千龄。凡非圣僧。敬则光逾万代。是知斯风已扇遐迩共遵。冥资含识神功罔测。倘有所亏获罪弥大。既许出家理宜革俗。如宋朝无识初信邪惑骇动物情道俗惊怪。后悟钟衅还申礼敬。宋室则荆蛮齷齪江汉崎岖。讵得反比大国金轮圣御。且如礼云。介者不拜。为失岂同。去俗之人身被忍铠。握节白衣理所不可。三宝既同义须齐敬。不得偏遵佛法顿弃僧尼。故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能弘道故须齐敬也。

引证部第二

如梵网经云。出家人法不合礼拜国王父母六亲。亦不敬事鬼神。又涅槃经云。出家人不礼敬在家人。

又四分律云。佛令诸比丘长幼相次礼拜。不应礼拜一切白衣。

又佛本行经云。输头檀王与诸眷属百官。次第礼佛已。佛言。王今可礼优波离比丘等诸比丘。王闻佛教即从座起。顶礼五百比丘诸出家者。次第而礼。

又萨遮尼干经云。若谤声闻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毁谤留难者犯根本罪(令僧依大小乘经不拜君亲是奉佛教今乃令礼反违佛教使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语故犯根本罪也)。

又顺正理论云。诸天神众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礼。如国君主。亦不求比丘礼拜以惧损功德及寿命故。

又涅槃经云。佛告迦叶。若有建立护持正法。如是之人应从启请。当舍身命而供养之。如我于是大乘经说。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
恭敬礼拜	犹如事火	婆罗门等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
恭敬礼拜	亦如诸天	奉事帝释

迦叶白佛言。若有长宿护持禁戒。从年少边咨受未闻。云何是人当礼敬不。若当礼敬。是则不名为持戒也。若是年少护持禁戒。从诸宿旧破戒人边咨受未闻。复应礼不。若出家人从在家人咨受未闻。复当礼不。然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应当恭敬耆旧长宿。以是长宿先受具戒成就威仪。是故应当恭敬供养。

又中阿含经云。云何知人胜所谓比丘知有二种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胜。不信者为不如也。谓信人复有二种。有数往见比丘。有不数往见比丘。若数往见比丘者胜。不数往见比丘者为不如也。谓数往见比丘人复有二种。有礼敬比丘。有不礼敬比丘。若礼敬比丘者胜。不礼敬比丘者为不如也。谓礼敬比丘人复有二种。有问经。有不问经。若问经者胜。不问经者为不如也。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国王出游。每见沙门辄下车礼。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车。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为道人作礼。寿终已后当生天上。是故言上不下也。

又善见律云。输头檀那王礼佛已白佛言。我今三度礼如来足。一佛初生时。阿夷相曰。若在家者应作转轮圣王。若出家学道必得成佛。是时地为震动。我见神力。即为作礼。第二我出游戏有耕田人。菩萨在阎浮树下。日时已晡。树影停住不移覆菩萨身。我见神力。即为作礼。第三今迎佛至国。佛升虚作十八变。如伏外道。神力无异。即为作礼。

又中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释提桓因欲入园观。时勅御者令严驾千马之车。严驾以竟。唯王知时。天帝释即下常胜殿。东向合掌礼佛。尔时御者见则心惊毛竖马鞭落地。帝释见已即说偈言。

鬼汝何忧怖 马鞭落于地

御者说偈白帝释言。

见王天帝释 为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马鞭落地者
常见天帝释 一切诸大地
人天大小王 及四护世主
三十三天众 悉皆恭敬礼
何处更有尊 尊于帝释者
而今正东向 合掌修敬礼

尔时帝释说偈答言。

我实于一切 世间大小王
及四护世王 三十三天众
最为其尊主 故悉来恭敬
而复有世间 随顺等正觉
名号满大师 故我稽首礼

御者复白言。

是必世间胜 故使天王释
恭敬而合掌 东向稽首礼
我今亦当礼 天王所礼者

佛告诸比丘彼天帝释为自在王。尚恭敬佛法等。比丘出家学道。亦应如是恭敬于佛。彼天帝释舍脂之夫敬礼法僧。亦复赞叹礼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家学道。亦当复赞叹礼法僧者。

尔时帝释从常胜殿来下。周向诸方合掌恭敬。时御者见天帝释从殿来下住于中庭周向诸方合掌恭敬。见已惊怖马鞭复落地。而说偈言。

何故憍尸迦 故重于非家
为我说其义 饥渴愿欲闻

时天帝释说偈答曰。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游诸方 不计其行止

城邑国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畜资生具	一往无欲定
往则无所求	唯无为为乐
言则定善言	不言则寂定
诸天阿修罗	各各共相违
人间自共诤	相违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于诸诤无诤
于一切众生	放舍于刀杖
于财离财色	不醉亦不荒
远离一切恶	是故敬礼彼

是时御者复说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间胜
故我从今日	当礼出家人

又普达王经云。时有夫延国王。号名普达。典领诸国四方贡献。王身奉佛法未尝偏枉。常有慈心愍伤愚民不知三尊。每当斋戒辄登高观烧香。还头着地稽首为礼。国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议言。王处万民之尊远近敬伏。发言人从。有何情欲毁辱威仪头面着地。群臣数数共议欲谏不敢。王勅臣下使严驾。当行王即与吏民数千人始出宫。未远忽见一道人。王便下车却盖住其群从。头面着地为道人作礼。寻从而还施設饮食。遂不成行。群臣于是乃谏言。大王至尊。何宜于道路为此乞丐道人头面着地。天下尊贵唯有头面。加为国主不与他同。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头及牛马猪羊头。臣下即遍行求索。历日乃得。还白王言。前被教求死人头及六畜头。今悉已得。王言。于市卖之。臣下即使人卖之。牛马猪羊头等皆售。但人头未售。王言。贱贵卖之。趣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丐人。如是历日卖既不售。丐人又不取者。头皆臃胀臭处不可近之。王便大怒语臣下言。卿曹前谏言。人头最贵。不可毁辱头面着地礼道人。令使卖六畜头皆售。人头何故丐人无取者。王即勅臣下严驾。当出到城外旷野泽中。王有所问群臣人民莫不振悚。王即告群臣言。卿宁识吾先王时有小儿常执持盖者不。臣下对曰。实识有之。王言。今此小儿何所在。对曰。亡已久远乃历十七年。王言。此儿为人善恶何如。对言。臣等常覩其承事先王。斋戒恭肃诚信自守。非法不言。王告诸臣。今若见此儿在时所著衣服。宁识之不。诸臣对曰。虽自久远臣故识之。王顾使从。急还

内藏取前亡儿衣来。须臾衣至。曰此是不。对曰。实是其衣。王曰。今佻见儿身为识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臣自弊闇卒覩不别。王始欲说本。前见道人来到王所。王大欢喜。起头面着地为道人作礼。臣下莫不欢喜。道人就座。王叉手具白前缘。今故严出欲示本末。愿为此国臣民开导愚痴令知真法。道人即为臣下说王本变。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持盖小儿。常随先王斋戒一日不犯。其后过世魂神还生为王作子。今致尊贵皆由宿行。臣下大小莫不僉然。曰吾等幸遇得覩道人。愿遂哀愍。乞为弟子。道人告言。我师号曰佛。身具足相好。独步三界教授不虚。佛今去此乃六千里。须臾语顷。道人飞到舍卫国。具以启佛。彼国人民甚可愍伤。今皆诚心愿欲见佛。唯垂大慈开示真道。佛便许可。明日到夫延国。佛为王及臣民等说法云。欲知普达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难言。愿闻其事。佛言。乃昔摩诃文佛时。王为大姓家子。其父供养三尊。父命子传香。时有一侍使。意中轻之不与其香。罪福响应故获其殃。虽暂为驱使奉法不妄。今得为王。道人本是侍使。时不得香人。虽不得香其意无恨。即立誓言。若我得道当度此人。福愿果合今来度王并及人民。王闻佛说其本末。意解即得须陀洹。国中人民闻经。皆受五戒十善以为常法。

又阿育王经云。昔阿恕伽王。见一七岁沙弥将至屏处而为作礼。语沙弥言。莫向人道我礼汝。时沙弥前有一澡瓶。沙弥即入其中。从澡瓶中复还来出而语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弥入澡瓶中复还来出。王即语沙弥言。我当现向人说不复得隐。是以诸经皆云。沙弥虽小亦不可轻。王子虽小亦不可轻。龙子虽小亦不可轻。沙弥虽小能度人。王子虽小能杀人。龙子虽小能兴云。由兴云故致雨雷电霹雳。感其所小而不可轻也。

又付法藏经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后有阿育王。信敬三宝常作般遮于瑟大会。王至会日香汤洗浴着新净衣。上高楼上四方顶礼。遥请众僧。圣众飞来凡二十万。王之信心深远难量。见诸沙门若长若幼若凡若圣。皆迎问讯恭敬礼拜。时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见炽盛无信敬心。见王礼拜而作是言。王甚无智。自屈贵德礼拜童幼。王闻是已便勅诸臣。各遣推觅自死百兽。人仰一头。唯使夜奢独求人首。得已各勅诣市卖之。余头悉售。夜奢人头见者恶贱。都无买者。数日欲臭。众人见已咸共骂辱。而语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罗人夜叉罗刹。云何乃捉死人头卖。夜奢尔时被骂辱已。来诣王所而白王言。臣卖人头反被骂辱。尚无欲见。况有买者。王复语言。若无买者但当虚与。夜奢奉教重赍入市唱告众人。无钱买者今当虚与。市人闻已重加骂辱无肯取

者。夜奢惭愧。还至王所合掌白王。此头难售。虚与不取反被骂辱。况有买者。王问夜奢。何物最贵。夜奢答王。人最为贵。王言。若贵何故不售。夜奢答王。人生虽贵死则卑贱。王问夜奢。吾头若死同此贱不。夜奢惶惧怖不敢对。王即语言。施汝无畏。汝当实答。夜奢惶怖俛仰答王。王头若死亦同此贱。王语夜奢。吾头若死同此贱者。汝何怪我礼敬众僧。卿若是吾真善知识。宜应劝我以危脆头易坚固头如何今日止吾礼拜。夜奢尔时闻王此语方自悔责。改邪从正归敬三宝。以是因缘众生闻者。若见三宝应当至心恭敬礼拜。

又四分律云。宾头卢罗汉。本是优填王臣。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罗汉果。王后每出城参礼。寺去城二十里。诸佞臣见宾头不起迎王。恶心谏王。王于后取佞臣谏危欲杀之。宾头卢见王后来入门。便下床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来难动。今避席迎何耶。答曰。王前有好心来故不起迎。今怀恶心来。若不起迎恐当见杀。王叹曰。善哉。弟子愚戇妄受佞言。不识凡圣。王请悔过虽免地狱。然宾头卢记王。由僧起迎故却后七日必失王位。恰如依记。被他邻国兴兵来捉。经十二年锁脚囚禁(自外云云)。

述曰。以是义故特须敬慎。不得自高恐损来报。比见俗人微受官位不生信心。妄起高慢呵骂僧尼。种种毁辱。或立厅前身处高床遣人拖牵非理耻挞。败善增恶无过此等。虽犯王法亦须以理。外法虽行内须省愧。道俗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圣已来谁之无过。然出家之人。虽内无实行。交现剃发身被法服。覩相生善见者生恭敬。破戒僧尼亦能升座种种说法利益群生。前人闻见修持六度。展转相化。因修善行。未来生处。近得人天。远成圣果。得此圣已复更展转利益无穷。譬如一灯然百千灯明终不尽。量此无尽之法。皆由前破戒僧尼说法化功得斯大利。既有此益各须自慎。纵欺得百千万出家之人。未能现获一毫之益。唯加恶名流布四海。未来生处历劫受殃。故经曰。一念之恶能开五不善门。如后述之。

又杂宝藏经云。月氏国王。名旃檀鬬尼咤。闻鬬宾国尊者阿罗汉。字祇夜多。有大名称。思欲相见。即与诸臣往造彼国。于其中路心窃生念言。我今为王。王于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何能任我供养。作是念已遂便前进。彼国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与诸群臣从远来相见。唯愿整其衣服共相待接。尊者答言。我闻佛语。出家之人道尊俗表。唯德是务。岂以服饰出迎接乎。遂便静默端坐不出。于是月氏王至其住处。见尊者祇夜多。覩其威德

倍生敬信。即前稽首却住一面。时尊者欲睡。月氏国王不觉前进授唾器。时尊者即语王言。贫道今者未堪为王作福田也。胡为躬自枉屈神驾。时月氏王深生惭愧。我向者窃生微念已知我心。自非神德何能尔也。即便为王略说教法。王来时道好。去如来时。王闻教已即便还国。至其中路群臣怨言。我等远从大王往至彼国。竟无所闻然空还国。时王报言。向尊者为我说法。来时道好。去如来时。卿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殖王种。今享斯位。复修积善。当来之世必重受福。故诫我言。王来时道好去如来时。群臣闻已稽首谢言。臣等下愚窃生妄解。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积德所种故享斯位。群臣欢喜言已而退。

又十诵律云。尔时世尊说本生因缘语诸比丘。过去世时。近雪山下有三禽兽共住。一鷄鸟。二猕猴。三象。是三禽兽初互相轻慢无恭敬行。同作是念。我等何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应供养尊重教化我等。尔时鷄鸟猕猴问象言。汝念过去何事。时是处有大芨菱树。象言。我小时行此树在我腹下过。象鷄问猕猴言。汝忆何事。答言。我忆小时。坐地捉此树头按令到地。象语猕猴。汝年大我。我当敬汝为我说法。象猕猴问鷄鸟言。汝忆何事。答言。彼有大芨菱树。我噉其子。于此大便。乃生斯树。长大如是。是我所忆。猕猴语鷄。汝年大我。我当供养汝。汝当为我说法。尔时象恭敬猕猴。从听受法。为余象说。猕猴恭敬鷄鸟。从听受法。为余猕猴说法。鷄鸟为余鷄鸟说法(依四分律鸟骑猴上猴乘象上处处游行化说法)此三禽兽先喜杀盗淫妄语。后相诫止。即舍此过命终皆生天上。尔时世人见兽广行善法不侵人谷。各自相诫云。畜生尚能恭敬。何况我等。尔时世人皆相恭敬奉行五戒。命终之后皆得生天。佛语比丘。尔时鷄者则我身是。猕猴者舍利弗是。象者目连是。佛言。畜生无知。尚相恭敬自利利他。何况汝等。以信出家不相尊敬。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众
现世人诃骂	后世堕恶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众
现世人赞叹	后世生天上

佛种种因缘赞叹恭敬法已。语诸比丘。从今先受大戒。乃至大须臾时。是人应先坐先受水先受饮食。

敬益部第三

如宝性论云。三宝有六义。故须敬也。一者希有义。如世宝物贫穷之人所不能得。三宝如是。薄福众生百千万世不能值遇。故名为宝。二者离垢义。如世真宝体无瑕秽。三宝如是。绝离诸漏。故名为宝。三者势力义。如世珍宝除贫去毒有大势力。三宝如是。具不思议六神通力。故说为宝。四者庄严义。如世珍宝能严身首令身姝好。三宝如是。能严行人清净身故。故说为宝。五者最胜义。如世珍宝譬诸物中胜。三宝如是。一切世中最为殊胜。故名为宝。六者不改义。如世真金烧打磨练不能变改。三宝如是。不为世间八法所改。故名为宝。又具六意。故须敬也。一佛能诲示。法是良药。能传通。皆利益于我。报恩故敬。二末代恶时传法不易。请威加护。故须致敬。三为物生信禀承故敬。四示僧尼敬事仪式。五令乐供养法得久住故敬。六为表胜相故敬。故成论云。三宝最吉祥。故我经初置。

违损部第四

如像法决疑经云。乃至一切俗人不问贵贱。不得挝打三宝奴婢畜生及受三宝奴婢礼拜。皆得殃咎。故萨遮尼捷经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门身着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系闭打缚。或令还俗。或断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决堕地狱受无间苦。以王国内行此不善。诸仙圣人出国而去。大力诸神不护其国。大臣诤竞四方咸起。水旱不调风雨失时。人民饥饿劫贼纵横。疫厉疾病死亡无数。不知自作而怨诸天。

又仁王经云。国王大臣自恃高贵。灭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听出家。不听造作佛像。立统官制等。安籍记录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又国王太子横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缘。破僧因缘。统官摄僧。典主僧籍。苦相摄持。佛法不久。

又大集经云。佛言。所有众生于现在世及未来世。应当深信佛法众僧。彼诸众生于人天中常得受于胜妙果报。不久当得入无畏城。如是乃至供养一人为我出家。及有依我剃除须发着袈裟片不受戒者。供养是人亦得功德。乃至入无畏城。以是缘故我如是说。若复有人为我出家不持禁戒剃除须发着袈裟片。有非法恼害此者。乃至破坏三世诸佛法身报身。乃至盈满三恶道。故佛言。若有众生为我出家。剃除须发被服袈裟。设不持戒。彼等悉已为涅盘印之所印也。若复出家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恼乱。骂辱毁訾以手刀杖打缚

斫截。若夺衣钵及夺种种资生具者。是人则坏三世诸佛真实报身。则挑一切天人眼目。是人为欲隐没诸佛所有正法三宝种故。令诸天入不得利益堕地狱故。为三恶道增长盈满故。

尔时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为佛剃除须发被服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毁犯。其剃利王与作恼乱骂辱打缚者。得几许罪。佛言。大梵。我今为汝且略说之。若有人于万亿佛所出其身血。于意云何。是人得罪宁为多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无间罪。尚多无量不可算数。堕于阿鼻大地狱中。何况具出万亿诸佛身血也。终无有能广说彼人罪业果报。唯除如来。佛言。大梵。若有恼乱骂辱打缚为我剃发着袈裟片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犹能为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于三宝中心得敬信。胜于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速能入涅槃。胜于一切在家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应当供养。何况具能受持禁戒三业相应。其有一切国王及以群臣诸断事者。如其见有于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罪业大杀生大偷盗大污梵行大妄语及余不善。但摈出国。不听在寺同僧事业。亦不得鞭打。亦不应口业骂辱加其身罪。若故违法而谪罚者。是人便于解脱退落受于下类。远离一切人天善道。必定归趣阿鼻地狱。何况鞭打为佛家具持戒者。

又十轮经云。佛言。族姓子。有四种僧。何等为四。一第一义僧。二净僧。三瘧羊僧。四无惭愧僧。云何名第一义僧。诸佛菩萨辟支及四沙门果。是七种人名为第一义僧。在家得圣果者。亦名第一义僧。云何名为净僧。诸有能持具足戒者。是名净僧。云何名为瘧羊僧。不知犯不犯轻重微细罪可忏悔。愚痴无智不近善知识。不能咨问深义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为瘧羊僧。云何名无惭愧僧。若有为自活命来入佛法。悉皆毁犯。破和合僧不畏后世。放纵六情。贪着五欲。如是人等名为无惭愧僧(如是四僧并须恭敬)。

又大悲经云。佛告阿难。于我法中但使性是沙门。污沙门行。自称沙门。形似沙门。当有被着袈裟衣者。于此贤劫弥勒为首。乃至最后卢遮如来。彼诸沙门如是千佛。于无余涅槃界。次第当得入般涅槃无有遗余。何以故。如是一切诸沙门中乃至一称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终不虚设。阿难。我以佛智测知法界。非不测知。阿难。所有白业得白报。黑业得黑报。若有净心诸众生等。作是称言南无佛者。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况值佛亲承供养。

又十轮经云。佛言。若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若护持戒不应谪罚闭系刖其手足乃至夺命。悉无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败脓坏。非梵行而言梵行。退失堕落圣道果证。为诸烦恼结使所坏。犹能开示一切我龙人非人等无量功德珍宝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听轮王大臣宰相不得谪罚系闭加诸鞭杖截其手足乃至断命。况复余轻犯小威仪。破戒比丘虽是死人。是戒余力犹如牛黄。是牛虽死人故取之。亦如石香死后有用。能大利益一切众生。恶行比丘虽犯禁戒。其戒势力犹能利益无量天人。譬如烧香。香体虽坏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复如是。自堕恶道能令众生增长善根。以是因缘一切白衣不应侵毁轻蔑破戒比丘。皆当守护尊重供养。不听谪罚系闭其身乃至夺命。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瞻卜华虽萎 胜于诸余华
破戒诸比丘 犹胜诸外道

又大集经。世尊说偈云。

剃头着袈裟 持戒及毁戒
天人可供养 常令无有乏
如是供养彼 则为供养我
若能为敬法 归依而剃头
身着袈裟服 说彼是我子
假使毁禁戒 犹住不退地
若有挝打彼 则为打我身
若有骂辱彼 则为骂辱我
是人心欲灭 正法大明灯
为财共鬪诤 刹利同生瞋

又十轮经云。譬如过去有王。名曰福德。若人有犯罪过乃至系缚。王不欲夺命将付狂象。尔时狂象捉其二足欲扑其地。而见此人着染色衣。故狂象即便安徐置地不敢损伤。共对蹲坐。以鼻舐足而生慈心。族姓子。象是畜生。见染衣人尚不加恶生于害心。乃至未来世有旃陀罗王。见我法中有人出家堪任法器及不成法器。故作逼恼。或夺其命。命终之后必堕阿鼻地狱。

颂曰。

经行林树下 求道志能坚
既有神通力 振锡达乘烟
一灯四弘誓 至道莫能先
不贪旷劫寿 何论延促年

感应缘(略引十验)

- 魏沙门释昙始
- 晋沙门释道开
- 晋司空何弱
- 晋庐山七领圣僧
- 晋沙门释僧朗
- 晋沙门释法相
- 晋沙门释法安
- 宋沙门释慧全
- 齐沙门释慧明
- 神州诸山圣僧

前魏太武时。沙门昙始甚有神异。常坐不卧五十余年。足不蹶履。跣行泥秽中奋足便净。色白如面。俗号曰白足阿练也。至赫连昌破长安。不信佛法刑害僧尼。始被白刃不伤。由是僧尼免死者众。太武敬重。死十余年形色不改。

西晋沙门单道开。炖煌人。出家山居。服练松柏三十年。后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飞。不耐人乐幽静。在抱腹山多年。石虎时来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邺周行邑野救诸患苦。得财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将末。与弟子来建邺。又南罗浮遂卒山舍。袁彦伯。兴宁中登山礼其枯骸云。

东晋司空何充弱而信法。于斋立坐数年。以待神圣设会于家。道俗甚盛。坐中一僧容服垢污神色低陋。自众升坐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谓在谬僻。充亦不平形于颜色。及行中食僧饭于坐。事毕提钵而出堂。顾充曰。何侯劳精进耶。即掷钵空中凌虚而逝。充乃道俗目送天际。追共惋恨稽悔累旬(右三验出梁高僧传)。

晋庐山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峯嶿。其崖穷绝莫有升者。晋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宁。将起学馆。遣人伐材。其山见人着沙门服。凌虚直上。既至则回。身踞其峯。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时有采药数人。皆共瞻覩。当时能文之士咸为之兴。沙门释昙谛庐山赋曰。应真凌云以踞峯。杪翳景而入冥者也。

晋沙门竺僧朗者。戒行明严华戎敬异。嘗与数人俱受法请。行至中途忽告同辈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窃者。同侣即反。果乃盗焉。

晋太元中。于奉高县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制形像。苻坚之末降斥道人。唯敬朗一眾不敢毀焉。于时道俗信奉。每有来者。人数多少未至一日辄已送知。使弟子为具。必如言果到。其谷旧多虎。常为暴害。立寺之后皆如家畜。鲜卑慕容德以二县粗调充其朝中。至今号其谷为朗公谷云。

晋沙门梁法相。河东人也。常独山居精苦为业。鸟兽集其左右。驯若家兽。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财宝。相时山行宿于其庙。见一人玄衣武冠令相开函。言终不见。其函石盖重过千钧。相试提之飘然而开。于是取其财宝以施贫民。后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邀游放荡俳优滑稽。或时裸袒干冒朝贵。镇北将军司马恬。恶其不节招而鸩之。频倾三钟。神气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兴末卒。

晋沙门释法安者。庐山之僧远法师弟子也。义熙末阳新县虎暴甚盛。县有大社树下有筑神庙。左右民居以百数。遭虎死者夕必一两。法安嘗游其县暮投此村。民以惧虎早闭门闾。且不识法安不肯受之。法安径之树下坐禅通夜。向晓有虎负人而至。投树之北。见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树下见安大惊。谓其神人故虎不害。自兹以后而虎患遂息。众益敬异。一县士庶略皆奉法。后欲画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铜青而又无铜。夜梦人迂其床前云。此中有两铜钟。便可取之。安明即掘得。遂以成像。后远法师铸像。安送一劝助。余一武昌太守熊无患借观之。遂留不改。宋孝明。江陵长沙寺沙门慧远者。本名黄迁。即禅师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见。远是印之先师。虽应为苍头故度为弟子。常寄江陵杨家行般舟。勤苦岁余颇有感变。一日十会通见远身。而般舟之处行道如故。自克终日。至期果卒。久之现形多宝寺僧昙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当与天人相迎。言已不见。珣于是日设大法会。建舍身斋。其日苦气。自知必尽。三更中闻空中乐声香烟甚异。珣曰。远公之契至矣。寻尔神逝。

宋沙门释慧全。凉州禅师也。开训教授门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颇麤暴。全常不齿。后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无行永不信许。全后有疾。此弟子夜来问讯。时户犹闭如故。全颇惊异。欲复验之。乃语明夕更来。因密塞窗户加以重关。弟子中宵而至。径到床前谓全曰。阁梨可见信来。因曰。阁梨过世当生婆罗门家。全曰。我坐禅积业。岂方生彼。弟子云。阁梨信道不笃。兼外学未绝。虽有福业不能超诣。若作一切会得饭一圣人。可成道果耳。全于是设会。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布施。若有须者勿择长幼。及会乞施衣。有一沙弥就全求衣。全谓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拟奉圣僧。那得与汝。回忆前言不得择人。便以欢施。他日见此沙弥问云。先与汝衣着不大耶。沙弥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缘事。愧不豫会。全方悟先沙弥者圣所化也。弟子久乃过世。过世之时无复余异。唯塚四边时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犹存居在酒泉(右六验出冥祥记)。

齐始丰赤城山有释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东吴。止赤城山石室。于是栖心禅诵毕命枯槁。后于定中见一女神。自称老妪云。常加护卫。或时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游戏阶前。驯伏宛转。不令人畏。齐竟陵文宣王闻风祇挹。频遣三使殷勤敦请。乃暂出山至京师到第。文宣敬以师礼。少时辞还山。苦留不止。于是资终发遣。以建武之末卒于山中。春秋七十矣。

仰寻震旦海曲神州诸山伽蓝泉岩石室有修道人所居圣寺。时有行者。咸见非一。且述三五用为实录。余之不尽不可备论。

昔晋太元初有炖煌沙门竺昙猷。乞食坐禅强志勤业。游会稽剡县赤城山有群虎来前。猷为说法。一虎独眠。乃以如意杖打头。有十围蛇绕之都无怖色。又山神舍宅与之作寺。又往赤城山宴坐。此山与天台瀑布四明连属。父老云。天台山有圣寺。猷往寻之。石桥跨谷青滑难度。衡石断路无由得达。旬宿桥首闻彼行道唱布萨声。便洁斋自励。忽见衡石涧开。猷便前度具覩精舍。神僧烧香。中食毕谓曰。却后十年自当来此。

齐邺下大庄严寺沙门圆通者。感一神僧夏中听讲。夏罢自恣。就辞云。在竹林寺邀通过之。通具问道经来年寻至。在彼山东邺之西北神僧迎接。具见门开房宇华敞林木森大。经宿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终焉之思。神僧为咨大和上。乃不许之。及还旧路三里之外。反望莫覩。后之往者不知其处。

近邓州有沙门名道勤者。于州北倚立山岩。追访具见周循历览。实为住寺众具皆备。但不见人却下重寻。便失归路。乃于道次筑室。拟寻汾州东南介山抱腹岩者。山居之僧数见沙门乘空来往。又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寺见存。有臻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旁侧足迹纳纳示现然徒众不可见之(述曰。如名僧传三十卷梁高僧传十五卷唐高僧传四十卷。及百家史传。凡圣硕德数千余僧积功殊异道俗所钦。或散配诸篇或文繁不录且列少多示知僧德)。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致敬篇第九(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功能部
- 普敬部
- 名号部
- 会通部
- 仪式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上圣垂慈至人利物。意欲导四生于宝所。运三有于大车。师弟异轨而同归。法俗殊途而一致。所以立像表真彝训常俗。寄指筌月出道常规。但以妄着我人堕慢沿流。随业漂沦无思悛革。良由对迷累劫不识三尊。愚戆顽执罕逢十圣。是故命如风烛难可驻留。形同石火岂容长久。况复五浊交侵四蛇常逼。而能安忍翫兹虚幻。故使大圣慈悲适悲适化陶诱。行中要切无过礼忏行道。故龙树十住论云。菩萨昼夜各有三时。于此六时礼拜十方诸佛。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萨来至阿惟越地。依此修行速成不退。如念东方善德佛等。十方诸佛本愿力故。若有众生于先佛所种诸善根。闻是佛名即能信受。便得不退菩提之心。亦由愚识常闻恶声。今忽闻唤南无佛名。欻然惊喜情虑欣泰

罪灭福生。故经云。敬礼此佛能除百万生死重罪。或言。能除千劫生死重罪。若不依此阶级以动凡心。则负罪者累劫受殃。但闻佛名无不踊跃。我有何罪不见真容。雨泪滂流一心合掌。我有何善闻佛名号。欣喜加敬。瞻仰圣颜。爱恋无厌。用此悲庆信根日增。如此通情识心无累。则于敬礼常加归命。比见道俗闻唱佛名。身虽逐礼心乃外缘。中途蹶错都不省悔。无信无惭于是乎在。或有道俗屏处礼拜。或升或沈。身心堕慢曾无惊惧。不敬之罪于是转加。或有道俗对众礼拜。千僧万俗高声唱和急度而礼。身不逐拜心不敬思。类同点兵但记空名。如碓上下劳多无益。上来略疏非无斯咎。苟求名利不存忠敬。依信能入发生智识。信既不行能入何寄。自下略述五意。并依圣教示其真伪。请除妄归真功成究竟也。

功能部第二

仰惟。大觉之慈至极之圣。宿佑嘉运冥感应期。闻名致敬则胜业肇于须臾。凭心相化则妙果成于旷劫。故五十三佛声益微尘之前。三千至真光铄河沙之后。二十五佛功利救苦之厄。娑婆七宝不逮一礼之福。虽合掌之因似赊。而树王之报渐及。故知礼拜称赞岂虚弃功。虔诚呈敬冥益福利。故智度论云。若菩萨未入法位。远离佛法坏诸善根。设在烦恼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应远离诸佛。譬如婴儿不离其母。行路不离粮食。热时不离凉风。寒时不离暖火。度水不离坚船。病苦不离良医。是故菩萨常不离佛。何以故。父母亲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离诸佛也。

又药王药上经云。释迦牟尼佛告大众言。我昔无数劫时。于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学道。闻五十三佛名。闻已合掌心生欢喜。复教他人令得闻持。他人闻已展转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异口同音称诸佛名。一心敬礼。以是因缘功德力故。即得超越无数亿劫生死之罪。其初千人者。始从华光佛为首下至毘舍佛。于庄严劫得成佛道。即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始从拘楼孙佛为首。下至楼至佛。于贤劫中次第成佛。后千佛者。始从日光佛为首。下至须弥相佛。于星宿劫中当得成佛。现在十方诸佛善德如来等。亦得闻是五十三佛名。故于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余一切众生。得闻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于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不堕恶道。复有人能闻是五十三佛名者。生生之处常得值遇十方诸佛。若复有人能至心敬礼五十三佛名者。除四重五逆及谤方等经。皆悉清净。以是诸佛本誓愿故。于念念中即得除灭

如上诸罪(三千佛名在诸佛集劫经。名号种姓国土等在贤劫经。千佛中释迦当第四成佛也)。

又决定毘尼经云。若能至心敬礼三十五佛。其人功德无量无边。

又佛名经云。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此二十五佛名。至心受持读诵恭敬礼拜。得离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苦。得除瞋恚愚痴。灭百劫重罪。常生十方净佛国土。设复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百岁中常用布施。犹不如诵持礼拜二十五佛名功德。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知。何以故。以众生善根微薄不得闻此佛名。若善男子善女人。得闻此二十五佛者。非于一佛十佛所种诸善根。是人乃于百千万佛所种诸善根。然后乃得闻此佛名。是人超越四十八劫在前成佛。若复有人。不信此二十五佛名得此功德。是人当堕阿鼻地狱满足百劫。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忏悔诸罪。当净洗浴着新净衣净治室内敷好高座安置尊像悬二十五枚幡种种华香供养诵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时忏悔满二十五日。灭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亦复如是。又文殊问经赞佛偈云。

我礼一切佛	调御无等双
丈六真法身	亦礼于佛塔
生处得道处	法轮涅槃处
行住坐卧处	一切皆悉礼
诸佛不思议	妙法亦如是
能信及果报	亦不可思议
能以此祇夜	赞叹如来者
于千万亿劫	不堕于恶道

又菩萨本行经云。正使化无数亿计人成辟支佛。有人百岁四事供养。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欢喜心一四句偈赞叹如来功德无量。

又善生经云。以四天下宝供养于佛。又以重心赞叹如来。是二福德等无差别。

又大悲经云。一称佛名南无佛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尽也。

述曰。既知圣教礼佛功德不可思议。是故行者常须作意不得自堕。恐无常忽至瞻礼无处。譬鼠入角路穷何趣。是故经中世尊说偈云。

命如风中灯 不知灭时节
今日复明日 不觉死轻至
冥冥从业缘 不知生何道

又上生经云。若有礼敬弥勒佛者。除却百亿生死之罪。乃至来世龙华树下亦得见佛。又云。我灭度后四众八部闻名礼拜。命终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诸禁戒造众恶业。闻是菩萨大悲名字。五体投地诚心忏悔。一切恶业速得清净。若有归依弥勒菩萨。当知是人得不退转。弥勒成佛见佛光明即得受记。

又增一阿含经云。礼佛有五功德。一者端正(以见相好生尊上故)二得好声(以见佛时三自称曰南无如来至真等正觉故)三多饶财(以具华香灯明随力供养故也)四生处高贵(以见佛时心无染着又能右膝着地长跪叉手礼故)五生天上(以念佛功德法尔故)。

又金刚三昧经云。若有暂闻佛胜智慧。深心随喜不起诽谤者。于百千劫不堕恶道。生处值佛。乃至念佛法身功德无边。

又普贤观经云。若有昼夜六时礼十方佛。诵大乘经思第一义。甚深空法一弹指顷。除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从诸佛生。十方诸佛及诸菩萨为其和上。是名具足菩萨戒者。不须羯磨自然成就。应受一切人天供养。

又涅槃经云。若于佛法供养一香灯。乃至献一华。则生不动国。善守佛僧物涂扫佛僧地。像塔如母指。常生欢喜心。亦生不动国。此即净土常严。不为三灾所动也。

普敬部第三

敬惟。法身无相应现十方。谓四方四维上下。俗儒所说。唯据此洲。洲外有洲。古今未说。若依内典通穷无际。横亘十方傍罗异域。今佛教中娑婆忍土。万亿日月四重围轮大千世界名一佛土。此犹据化佛释迦如来所王之域。故华严经云。卢舍那佛报身如来所王之土复过是数。尽十方界非凡所谋。故梵网经偈云。

我今卢舍那 方坐莲华台
周匝千华上 复现千释迦

一华百亿国 一国一释迦
各坐菩提树 一时成佛道

如经所云。千华千佛即以一叶为一华。故一华千叶千佛现世。又如普贤观经云。毘卢遮那法佛如来所王之上遍一切处。其佛住处名常寂光。据此明无住之住。引凡虚心令其敬仰。至理而论安有住处。如是十方无量世界诸佛如来无时息化。过现未来约凡生灭据化而说。若依实教。圣化常周功齐法界。不可以一域为局。不可以三世限论也。今且据释迦一代现化而述。故权受胎八相成道。利益浅机渐通大教。乃至父母诸亲俗尊尚礼如来。何况下凡而不虔敬也。

又佛说十二佛名神呪除障灭罪经云。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弥勒。东方去此佛刹有十不可说诸佛刹亿百千微尘等。过尔许诸刹有一佛土。名曰解脱主世界。彼世界有一佛。名曰虚空功德清净微尘等目端正功德相光明华波头摩琉璃光宝体香最上香供养讫种种庄严顶髻无量无边日月光明愿力庄严变化庄严法界出生无障碍王如来。若善男子善女人犯四重五逆诽谤三宝。及犯四波罗夷。是人罪重。假使如阎浮履地变为微尘一一微尘成于一劫。是人若有若干劫罪称是一佛名号。礼一拜者。悉得灭除。况复昼夜受持读诵忆念不忘者。是人功德不可思议。而彼佛世界中有菩萨。名无比无障碍王。如来授彼菩萨记。当得成佛。号曰毫相日月光明焰宝莲华坚如金刚身如毘卢遮那无障碍眼圆满十方放光照一切佛刹相王如来。

彼东方复有佛。名曰一切庄严无垢光如来。

南方有佛。名曰辩才瓔珞思念如来。

西方有佛。名曰无垢月相王名称如来。

北方有佛。名曰华庄严作光明如来。

东南方有佛。名曰作灯明如来。

西南方有佛。名曰宝上相名称如来。

西北方有佛。名曰无畏观如来。

东北方有佛。名曰无畏无怯毛孔不竖名称如来。

下方有佛。名曰师子奋迅根如来。

上方有佛。名曰金光威王相似如来。

尔时佛告弥勒。若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称此十二佛名号之时。经于十日当修忏一切诸罪。一切众生所有功德皆随喜。劝请一切诸佛久住于世。以诸善根回向法界。是时即得灭一切诸罪得净一切业障。即得具足成就庄严一切佛土。具足无畏。具足身相。具足菩萨眷属围绕。具足无量三昧。具足如意佛刹庄严。行阿耨菩提而得端正可喜果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有善男子	若有善女人
受持此佛名	生生世世中
得他人爱敬	光明威力大
生处为人尊	于后得成佛

又尸迦罗越六向拜经云。佛在世时有长者子。名尸迦罗越。早起洗浴着衣六方各向四拜。佛入王舍城。越遥见之。佛到家问之。何为六向拜。此应何法。越言。父在时教我不知何应。佛言。父教汝礼不以身拜。越便长跪言。愿佛为我解此六意。佛言。听之。其有长者黠人。能持四戒不犯者。今世为人所敬。后世生天上。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爱他人妇女。四不妄言两舌。贪恚愚痴不能制此四意者。名为月暗。如月尽时光明稍冥。能自制恶意者。如月初生。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满时也。

佛言。东向拜者。谓子事父母当有五事。一者当念治生。二者早起勅令奴婢时作饭食。三者不益父母烦恼。四者当念父母恩重。五者父母疾病当恐惧求医疗之。父母视子亦有五事。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算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四者当与娶妇。五者家中所有当给与之。

南向拜者。谓弟子事师。当有五事。一者当敬叹之。二者当念其恩。三者所教随之。四者思念不厌。五者当从后称誉之。师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当令疾知不忘。二者当胜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己不忘。四者有诸疑难悉为解说。五者欲令弟子智慧胜师。

西向拜者谓妇事夫。当有五事。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詈之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若寢息盖藏乃卧。夫视其妇亦有五事。一者

出入当敬于妇。二者衣食以时与之。三者当给与金银珠玑。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于外耽畜侍御。

北向拜者。谓人视亲属朋友。当有五事。一者见之作恶。私往屏处谏晓呵止之。二者小有急事当奔趣救护之。三者所有私语不得为他人说。四者当相敬叹。五者所有好物当多少分与之。向地拜者。谓丈夫视奴容婢使。亦有五事。一者当以时衣食。二者病瘦当呼医治之。三者不得妄挝捶之。四者有私财物不得夺之。五者分付之物当平等与之。奴婢事大夫亦有五事。一者当早起。勿令大夫呼之。二者所当作次用心为之。三者爱惜大夫物不得弃捐乞丐人。四者大夫出入当送迎之。五者当称誉大夫善不得说其恶。

向天拜者。谓人事沙门道人。当用五事。一者以善心向之。二者择好言与语。三者以身敬之。四者当慈慕之。五者沙门道人人中之雄。当恭敬承事问度世之法。沙门道人当以六意视其凡民。一者教之布施不得自慳。二者教之持戒不得自犯。三者教之忍辱不得恚怒。四者教之精进不得懈慢。五者教之一心不得放意。六者教人黠慧不得愚痴。如是行之为汝父在时六向礼拜之教也。何忧不富。迦罗闻已。即受五戒作礼而去。

名号部第四

夫道与俗反。名与实乖。得其趣者玄会幽理。何以然耶。至如俗中相考不许述其名字。若论内典诸佛名号。称扬礼敬获福无量。良以诸佛如来大慈愍物。降灵在俗济度为先。有心希仰无不蒙益。或以口称。或以心念。或以身礼。三业加敬三毒清凉。渐拔有根出于界系。有斯大德故称得福。彼流俗者与上相违。且顺一生潜讳而已。远祖后孙非讳所及。孔门征在可以鉴诸。今依论中诸佛名号标举义类各有胜能。故略释之。以例诸名。如西云释迦。此云能仁。岂有一佛非能仁也。如西云阿弥陀。此云无量寿。岂有一佛非长寿也。如东方善德佛。乃至下方广众德佛。岂有一佛非善德非广德也。只可题名同异。据其功能力用齐等。但心思佛名号目覩金容。敬心信礼得福无量。故十住毘婆沙论叹佛偈云。

若有人得闻	说是诸佛名
即得无量福	如为宝月说
我礼是诸佛	今现在十方
其有称名者	即得不退转

述曰。今创发起一切恭敬者。一者谓普及为言。切者谓尽际为语。恭谓束身翹仰。敬谓心无异念。若不唱此恐心驰散。故勤情恭敬正观现前也。敬礼常住三宝者。如涅槃经云。若有人闻常住二字。是生生不堕恶趣。以法身凝然不变故常。报身相续不断故常。化身作用无休故不变。又佛身体一随义说三。故释迦云。吾今此身即是法身。由是法身所依持故。如泥木灵像造有所表。敬诚殷礼获福无量。轻心毁谤招罪弥殃。然后供养严持香华。运心周普作用佛事。现前不现前。常须普荐香华一切衣服饮食音乐等事。皆共众生等心供养无令断绝。故华严经中。诸菩萨等所行供养。随心指相如见大山大云大水大火。即以为香山香云八功德水七净妙华。运心作意无不成供。乃至华林菓树例准行之。礼佛者。随礼十方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贤劫千佛万五千佛等。称名用意具如前述。忏悔者。所有轻重自作教他。见作随喜。义须披析。悔前所犯。惭愧慷慨衔悲满目。若不蒙诲示则守死长苦。具明法用如下忏悔篇述。劝请者。至诚求愿。诸佛观诸众生巨细无异。望得从愿莫舍寿命。愿住多劫度脱众生。随喜者。他人作福心生欢喜也。回向者。回诸福德向无上道。发愿者。愿是能引行是起作。若有愿无行愿则虚。若有行无愿行则孤。由有行故愿不虚。愿行相扶证果不虚。故忏悔罪中亦兼有愿。愿于今身偿不恶道受。即是通明也。自外临时准用可思。

通会部第五

述曰。今此所叙。威容相状。中边时俗。各有异仪。随国行之。以敬为本。此乃初心。非学不解。故须委历用晓未闻。久行硕德固非所望。然中天虔敬振旦不同。彼则拜少而绕多。此则拜多而绕少。彼则肉袒露足而为恭。此则巾屨备整而称敬。诚道俗之殊容。乃方土之异等。但自审详仪临时缓急。若容与朝覲则三业殷勤。时序忽切则四支削略。斯并行藏在要。智出不思。足使加敬尽哀。彼我通意者也。故出曜经曰。有信士威仪。有出家威仪。有大道人威仪。有小道人威仪。由是善行趣道之基。故生善处。以此文证明知。归信威仪入道之始。不可隐略。故序以命之。

如俗中周礼有九品之拜。出自太祝之官。斯非内教。然礼贵从俗故也。一曰稽首拜。谓臣拜君之拜也。稽训为稽(计奚切)即文稽留停头至地少久也。二曰顿首拜。谓平敌者。如诸侯相拜也。即以头向下虚摇而不至地也。三曰空首拜。此君答臣下之一拜也。即以头至手。所谓拜手也。四曰振动拜。谓敬重之颤栗动变之拜也。五曰吉拜。谓而后稽顙。谓齐縗不杖以下也。言吉者。

此殷之凶拜也。周以其与吉拜顿首相近。故谓之吉拜。即先作稽首拜。后作稽颡。是额也。以额触地无容仪也。六曰凶拜。谓稽颡而后顿首拜。谓三年服者拜也。七曰奇拜。谓先屈一膝。即今时所谓雅拜也。一说奇拜但一拜以答臣下之拜也。八曰褒拜。褒谓为报。报拜者再拜是也。又云。褒拜今时持节之拜也。即再拜于神与尸也。九曰肃拜。谓但俯下手。今时揖者是也。亦指妇人拜。又肃拜或至三也。空首奇拜唯一。余则再拜之也。上并俗礼正文。郑康成依位释之如此。今据内教以礼敬为初。大略为二。即身心也。佛法以心为其本。身为其末。故须菩提静观室内。如来叹为礼见于法身。莲华色尼初至宝阶。如来毁为拜于化佛。故知静处思微念念趣道。观形鉴貌新新在俗。能所未免相见齐生我倒现前。即为障道。故佛约此而分身心敬也。如能即色缘空。观境心造。纷纷集起不无染净。知识妄念未可清澄。想倒空时缘念斯绝。今居凡地力极制御。止得如斯。念念自然渐能清静。常起两观不得单行。谓知尘无境。是渐背俗。谓知识亦无心。是渐向真。如此策修长时不已。分分增明三祇方就也。

又大慈经云。佛告阿难。南无佛者。此是决定诸佛世尊名号音声。故称言南无诸佛故。过去有大商主。将诸商人为摩竭大鱼欲来吞舟。由三称南无佛名。并皆免难。鱼闻佛名。以善心故舍身后世出家得道。何况有人得闻佛名听闻正法。亲于佛所种诸善根。而不毕定利益。

又十诵律。佛语优波离称和南者是口语。若曲身者。是名心净。若比丘礼时。从座起偏袒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以两手接上座足礼。述曰。依经云。和南者梵语也。或云那谟婆南等。此犹非正。依本正云盘淡(唐言)我礼。或云归礼。归亦我之本情。礼是敬之宗致也。或云。归命者。义立代于南无也。理事符同表情得尽。俗人重南无而轻敬礼者。不委唐梵之交译也。况复加以和南诸佛迷之。弥复大笑。又南无者。善见论翻为归命觉。亦云礼大寿。又和南者。出要律仪。翻为恭敬。善见论。翻为度我。准此而言。恭敬度我义通凡圣。岂和南偏在尊师。亦通上圣念救生也。故经中来至佛所。云南无无所著至真等正觉。是名口业称叹如来德也。

敷座部第六

述曰。敬寻经律无敷坐具之文。但云脱屣礼足。今据事用理须坐具。故四分律云。为护身护衣护僧卧具故制畜坐具。既为身衣。明知须设。又坐具之

用。本是坐时之具。所以礼拜之中无其敷之。故如来将坐。如常敷之。准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余人为敷。今见西僧来至佛前礼者。必褰裙以膝拄地合掌长跪。口赞于佛然后顶礼。此乃遗风犹在。恭相可准行之。今时僧尼至于佛前。并令侍者为敷坐具。此益僇慢未是致敬之恭。又至佛前贮立待席方始礼者。此亦不可。又在床上而设礼者。此亦不敬。如见尊长即须急拜。安得觅席。如见君王即须敬拜。何得在床。人王凡尊尚恭不高。何况法王辄相伦拟。虽有余救终成慢堕。故三千威仪经云。不得在座上礼也。

仪式部第七

述曰。此部别有五仪式。第一明脱履者。此为申极敬仪也。如此土群臣朝谒之仪。皆在殿庭履屨不脱。有时上殿则剑履皆舍。此古之法非始今仪。天竺国中地多湿热。以革为屨制令着之。如见上尊即令脱却。自余寒国随有履着。行事之时脱足为敬。若是白衣多着靴鞮为恭。初入寺内不劳脱足。若入佛堂得脱。第一。

第二明偏袒者。依律云。偏露右肩。或偏露一肩。或偏露一膊。所言袒者谓肉袒也。示从依学有执作之务。俗中袖挟右袂便稳于事是也。今诸沙门但出一肩。仍有衫袄非袒露法。如大庄严论云。沙门释子者肩黑是也。外道通黑。沙门露右。故有不同。律中但有三衣通肩被服。如见长老乃偏袒之。设以衣遮名为偏袒。一何可笑也。故知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极。然行事之时。量前为袒。如在佛前及至师僧忏悔礼拜。并须依前右袒为恭。若至寺外街衢路行。则须以衣覆肩不得露肉。西国湿热共行不怪。此处寒地人多讥笑。故五分律云。虽是我语于余方不清净者不行无过也。

第三明呈恭者。故律云。当令一心合十指爪掌供养释师子。或云。叉手白佛者。皆是敛容呈恭。制心不令驰散。然心使难防。故制掌合而一心也。今礼佛者。多有指合掌不合。或有指合而掌开。良由心慢而情散也。宁开指而合掌。不得合指而开掌。欲来求福反招慢过。既知一心合掌之仪。即须五体投地礼之。故地持论云。当五轮至地而作礼也。

又阿含经云。二肘两膝及顶至为五轮。轮谓圆相。五处皆圆。能令上下回转生福。转多名为轮也。今有西僧礼拜之时。多褰足露膝先下至地。然后以肘按地。两掌承空示有接足之相也。若前尊跏趺不垂脚坐者。随事而行。不劳接足。今见礼者。二手捺地。两足据后。头不至地。亦是乖慢。既知五轮着

地之仪。即须知右膝胡跪之相。经中多明胡跪。胡跪[跳-兆+长]跽。斯并天竺敬仪不足可怪。即是左右两膝交互跪地。有所启请悔过仪也。

第四明礼仪者。声论云。盘那寐者。此云礼也。智度论云。礼法有三。一是口礼(谓口云和南是名下礼也)二屈膝头不至地(此名中礼)三头顶至地(是名上礼)下者搃。中者跪。上者稽首。菩萨礼佛有三。一者悔过品。二者随喜回向品。三者请佛品。问礼唯身业。亦通三业耶。答礼通三业。五轮至地。为除身业不善。称扬名字歌赞佛德。为除口业不善。心常缘念若镜目前。为除意业不善。为对佛眼故须身礼。为对天耳故须口唱。为对他心故须意念。由口业唱故闻慧得成。由意业念故思慧得成。由身业礼故修慧得成。由身业礼故戒学得成。由意业念故定学得成。由口业唱故慧学得成。上来所述且绮互明之。若据通门。三业之中三学并摄也。

第五明邪正者。源此礼法于齐代初。有西国三藏厥号勒那。覩此下凡居在边鄙不闲礼仪情同猴马。悲心内溢为翻七种礼法。文虽广周逐要出之。从麤至细。对麤为邪。对细为正。故阶级有七。意存后三也。

第一名我慢憍心礼者。谓依次位心无恭敬。恃尊自德无师仰意。耻于下问咨受无所。心无法据。虽设拜心驰外境。如碓上下空无所获。一形所作。无境住心。轻生薄道徒劳无益。外貌似恭内增慢惑。犹如木人情不崇重。五轮不具三业驰散。是名慢憍礼也。

第二唱和求名礼者。虽非慢高心无净想。粗正威仪身心诈恭。见人身轻急礼人去。身堕心疲。稍似恭顺。片有相扶。其福薄少非真供养。良由口唱心散。是名唱和礼也。

第三身心恭敬礼者。闻唱佛名便念佛身如在目前。相好具足庄严晃曜。心相成就感对佛身。手摩其顶除我罪业。是以形心恭敬无有异念。供养恭敬情无厌足。心想现前专注无味。导利人天为上为最。功德虽大犹未是智。后多退没。是名身心礼也。

第四发智清净礼者。良由达佛境界。境界慧心明利深知法界。本无有碍。由我无始顺于凡俗。非有有想。非碍碍想。今达自心虚通无碍。故行礼佛。随心现量。礼于一佛。即礼一切佛。一切佛即是一佛。以佛法身体通用融。故礼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华种种供养。例同于此。法僧加敬我亦同然。虽三

相别性理无殊。故三乘名异解脱体同。故知一礼则一切礼。一切礼则一礼。如是三宝既能通达。一切三界六道四生。同作佛想供养礼拜。自净身心荡荡无障。念佛境界心心转明。一拜一起为尊为胜。即是净业无穷果报无限。是名发智礼也。

第五遍入法界礼者。良由行者想观自己身心等法。从本已来不离法界。不在诸佛身外。亦不在诸佛身内。亦不在我外。亦不在我内。自性平等。本无增减。今礼一佛即遍通诸佛。所有三乘位地无漏。我身既遍随佛亦遍。乃至法界空有二境。依正两报庄严供具。无问行财随缘遍满。不离法界随心无碍。并荐供养随喜顶礼。如一室中悬百千镜。有人观镜镜皆像现。佛身清净明逾彼镜。迭相涉入镜无不照影无不现。此则摄他为总。入他为别。一身既尔。乃至一切法界凡圣之身。及供养之具。皆助随喜。悉同供养。有目者见。无目者不覩。如此行学法界轨门大有利益。故地持论。有现前供养不现前供养不现前供养。胜现前供养。以难成故。既知我身在佛身内。如何颠倒妄造邪业不生愧耻。又诸佛德用既齐名号亦等。随称何名名无不尽。如称一释迦名礼。召一切诸佛无不备周。如西云释迦。此云能仁。岂有一佛非能仁也。西云阿弥陀。此云无量寿。岂有一佛非长寿也。西云弥勒。此云慈氏。岂有一佛非慈氏也。故智度论云。一佛胜能等一切佛胜能。一切佛胜能等一佛胜能。设一切佛不化众生但一佛化生。即功归法界德用遍周。是名遍入法界礼也。

第六正观修诚礼者。此明自体自身佛。不缘他境他身佛。何以故。一切众生自有佛性平等本觉。随顺法界缘起炽然。但为迷故唯敬他身。己身佛性妄认为恶。纵修此行常为偏倒。若知己身极恶无佛性者。纵敬他身终成无益。众生迷惑虽发微善。唯将法界供具供养他身。无始已来未曾将一灯一香一礼一食供养己身佛性。若能反照本觉则解脱有期。故维摩经云。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又云。不观佛不观法不观僧。以见自身他身平等正法性故。己心清净即是自性住佛性。随力修明是引出佛性三祇果圆。即是至得果佛性。若据妙达唯局大圣。若论下凡虽未顿修不得不解。如涉远道要藉自身。欲见佛性要观己佛。法僧亦尔体同无二。是名正观礼也。

第七实相平等礼者。大意同前。犹存有礼有观自他两异。今此一礼。无自无他。凡圣一如。体同用融。如如平等。古今无别。若见佛可尊可敬。即见凡可卑可慢。若起此心还成僻执。故般若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

菩提。以实相离念。不可以心取。不可以相求。不可以礼敬。不可以慢情。去高下离尊卑。静乱一原恭怠齐固。安心此意。是名平等礼也。故文殊礼文云。不生不灭故敬礼无所观。此之一礼凡夫浅识。恐闻反谤。上智之人内行平等外顺修敬。内外合宜。是名平等礼也。

又增一阿含经。世尊所说偈言。

若欲礼佛者	过去及当来
说于现在中	当观于空法
若欲礼佛者	过去及当来
现在及诸佛	当计于无我
善业以先礼	最初无过者
空无解脱门	此是礼佛义
若欲礼佛者	当来及过去
当观空无法	此名礼佛义

颂曰。

稽首三宝	归诚十方	瞻仰尊敬
益福除殃	机路异色	慈诱同芳
隐显相发	化应无强	虽生兹土
感赴殊乡	观礼欣庆	福祚弥长
法性无二	纵隔何伤	虔诚一拜
周遍难量		

感应缘(略引一验)

唐左监门校尉冯翊李山龙。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许。家人未忍殓。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被冥收录至一官曹。厅事甚宏壮广大。庭内有囚数千人。或枷锁。或桎械。皆北面立满庭中。吏将山龙至厅下。天官坐高床。侍卫如王者。山龙问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龙前至阶下。王问。汝生平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讲。常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既升。厅上东北间有一高座如讲座者。王指座谓山龙曰。可升此座诵经。山龙奉命至侧。王即起立曰。请法师升座。山龙升座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

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即下座复立阶下。顾庭内囚已尽无一人在者。王谓山龙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内众囚皆以闻经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去。山龙拜辞。行数十步王复呼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吏即将山龙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窞。或大如小盆。或如盂盃。见诸男女从地飞入窞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吏曰。此是大地狱。中多有分隔罪计各异。此诸人者。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至院门见一大镬火猛汤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复追录君。山龙即谒王请抄。王命纸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书一行讫付山龙。龙持出至门。有三人谓山龙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遣我等。山龙未言。吏谓山龙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彼三人者。是前收录君使。一人是绳主。当以赤绳缚君者。一人是棒主。当以棒击君头者。一是袋主。当以袋歛君气者。见君得还故乞物耳。山龙惶惧谢三人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若树下烧之。山龙诺。吏送归家。见亲眷正哭经营殡具。山龙入室尸傍即苏。后日剪纸作钱帛并酒食。自送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赠遗愧荷。言毕不见。山龙自向总持寺主说。寺主传向临说(右一验出冥报记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福田篇第十
- 归信篇第十一
- 士女篇第十二

福田篇(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优劣部
- 平等部

述意部第一

自大觉泥洹福归众圣。开士应真弘扬末教。并飞化众刹随缘摄诱。感殊则同室天隔。应合则异境对颜。是以随敬一僧则五眼开净。随施一毫则六度无尽也。

优劣部第二

如优婆塞戒经云。佛言。世间福田凡有三种。一报恩田。二功德田。三贫穷田。报恩田者。所谓父母师长和上。功德田者。从得暖法乃至阿耨菩提。贫穷田者。一切穷苦困厄之人。世尊是二种田。一报恩田。二功德田。法亦如是。众僧是三种田。一报恩田。二功德田。三贫穷田。以是因缘已受戒者。应当至心供养三宝。若人共施财物福田施心俱等。是二福德等无差别。有财心俱等。福田胜者得果报胜。有田心俱下财物胜者得果则胜。有田财俱下施心胜者得果亦胜。有田财俱胜施心下者得果不如。善男子。智者施时不为果报。何以故。定知此因必得果故。

又僧伽咤经云。佛告一切勇菩萨言。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胡麻。以此数转轮圣王。若有人布施如是轮王。不如布施一须陀洹。若施三千世界诸须陀洹所得功德。不如施一斯陀含。若施三千世界诸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若施三千世界诸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罗汉。若施三千世界诸阿罗汉。不如施一辟支佛。若施三千世界诸辟支佛。不如施一菩萨。若施三千世界诸菩萨。不如施一如来所起清净心。若于三千世界诸如来所生清净心。不如凡夫闻此法门功德胜彼。何况书写读诵受持。尔时一切大众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几量耶。佛言。譬如大地微尘如恒河沙等众生悉作十地菩萨。如是一切十地菩萨所有功德。不如一佛福德之力。

又阿毘昙甘露味经云。田好有三种。一大德田。二贫苦田。三大德贫苦田。云何大德田。谓佛辟支四沙门果等。云何贫苦田。谓畜生老病等。云何大德贫苦田。谓圣人老病等。若施大德田恭敬心得大报。若施贫苦田怜愍心得大报。若施大德贫苦田恭敬怜愍心得大报。是为福田好。云何物好。不杀偷夺

欺诳得物。随有净物多少布施。是为物好。若布施佛实时一切得福。若布施众僧。受用得一切福。未受用不得一切福。若供养法故得大报。若学人聪明大智慧以法故供养。是谓供养法。布施得富。受施竟得乐力寿等。功德殊胜得大果报。若施畜生受百世报。若施不善人受千世报。若施善人受千万世报。若施离欲凡夫受千万亿世报。若施得道人得无数世报。若施佛得至涅槃。又布施有六难。一懦弱施。二求名施。三为力施。四强与施。五因缘施。六求报施。

又佛说华聚陀罗尼经云。佛言。若复有人持以七宝如须弥山等。于一劫中布施声闻辟支佛。不如有出家在家人能持一钱以用布施初发菩提心人得福德多。比前功德。百分千分万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宝梁经云。佛言。善男子。我今说世有二人应受信施。何等为二。一勤行精进。二得解脱。令此施主得大利益有三种施。一常施食。二僧房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胜。

又菩萨本行经云。须达居家贫穷。无有财产。至信道德。佛教布施。须达白佛。多施耶。少施耶。佛告须达。所施虽多而获报少。布施虽少而获报多。如施虽多而无至心贡高自大信邪倒见不得快士。所施虽多而获报少。犹如田薄下种虽多收实甚少。何谓施少而获大福者。如施虽少欢喜恭敬与不望报施佛及辟支四沙门等。所施虽少获报弘大。犹如良田所种虽少收实甚多。

又智度论云。以大悲心施物虽同福德多少随心优劣。如舍利弗。以一钵饭上佛。佛即回施狗。而问舍利弗。汝以饭施我。我以饭施狗。谁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义。佛施狗福多。佛田第一不如施狗。以是故知。大福从心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万亿倍不及佛心。所以者何。心为内主。田是外事故。或时布施之福在于福田。如亿耳阿罗汉。昔以一华施于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乐。余福德力得阿罗汉。又如阿输迦王。为少儿时以土施佛。王阎浮提起八万塔。最后得道。施物至贱。小儿心薄。但以福田妙故得大果报。当知大福从良田生。若大中之上三事都具。心物福田皆妙。如佛以好华散十方佛时。问曰。此布施福云何增长。答曰。应时施故得福增长。如经说。饥饿时施得福增多。或远行来时。若旷路险道中施。若常施不断。或时常念施故施得增广。又增一阿含经云。施畜生食者获福百倍。与犯戒人食者获福千倍。施持戒人食获福万倍。施断欲仙人食者获福千万倍。与向须陀洹食者获福不可计。况成须陀洹乎。况向斯陀含得斯陀含道。乃至那含罗汉辟支如来

等。其福功德不可称计。又智度论云。如大月氏弗迦罗城中。有一画师。名曰千那。到东方多刹施罗国客。画十二年得三十两金。持还本国。于弗迦罗城中闻打鼓作大会声。往见众僧。信心清净即问维那。此众中用几许物得作一日食。维那答曰。用三十两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两金付维那。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当来空手而归。其妇问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两金。即问。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种子。妇言。何等福田。答言。施与众僧。妇便缚其夫送官治罪。断事大官问。以何事故。妇言。我夫狂痴。十二年作得金三十两。不怜愍妇儿尽以与他。依如官制取缚将来。大官问其夫。汝何以不供给妇儿乃以与他。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贫穷受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种福后世复贫。贫贫相续无得脱时。我今欲顿舍贫穷。以是故尽以金施众僧。大官是优婆塞信佛清净。闻是语已赞言。是为甚难。勤苦得此少物。尽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脱身璎珞。及所乘马并一聚落以施贫人。而语之言。汝始施众僧众僧未食。是为谷子未种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后耳。以是故言。难得之物尽用布施。其福最多。

平等部第三

依大庄严论云。夫取福田当取其德。不应拣择少壮老弊。佛言。我昔曾闻。有檀越遣知识道人诣僧伽蓝请诸众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后知识道人请诸众僧次到沙弥。然其不用。沙弥语言。何故不用我等。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劝化道人即说偈言。

耆年有宿德	发白而面皱
秀眉齿缺落	背腰支节缓
檀越乐如是	不喜见幼小

时寺中有诸沙弥。尽是罗汉。皆作是语。彼之檀越愚无智慧。不乐有德唯贪耆老。即说偈言。

所谓长者	不必在发白
面皱牙齿落	愚痴无智慧
所贵能修福	除灭去诸恶
净修梵行者	是名为长老
我破于毁誉	不生增减心
但令彼檀越	获得于罪过

又于僧福田	诽谤生增减
我等应速往	起发彼檀越
莫令堕恶趣	彼诸沙弥等
寻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发白而面皱	秀眉牙齿落
腰脊而拄杖	诣彼檀越家
檀越既见已	心生大欢庆
烧香散名华	速请令就坐
既至须臾顷	还服沙弥形
檀越生惊愕	变化乃如是
为饮天甘露	容色忽解变

尔时沙弥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罗刹。先见檀越选择耆老于僧福田生高下想坏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说偈言。

譬如蚊子嘴	欲尽大海底
世间无能测	众僧功德者
一切皆无能	筹量僧功德
况汝独一己	而欲测量彼

汝宁不闻如来所说四不可轻。王子蛇火沙弥等。如庵罗菓。内生外熟。外生内熟。莫妄称量前人长短。一念之中亦可得道。于僧福田莫生分别。即说偈言。

众僧功德海	无能测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赞
况余一切人	而当不称叹
广大良福田	种少获大利
是故于众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养	不应生分别

尔时檀越。闻是语已身毛为竖。五体投地求哀忏悔。

颂曰。

通达四果 善会六情 探玄启寤
证理怀祯 老少和穆 普敬祇诚
随缘赴供 摄诱幽冥

归信篇第十一(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少诚部
- 大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信为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脱之基。无信不可以登轻舟。无智不可以断微惑。斯道显然升沈目覩。数见愚夫不信业因能生报果。谓贫富自然苦乐天性。好丑不由忍恚。贵贱非关恭惰。众生自感。譬同草木好恶自然。岂由因得。今依佛经不同外道。夫论贫富皆由业缘。贵贱非关运命。愚智不可易虑。妍丑弗可换身。故经云。果报好丑定之于业。书云。命相吉凶悬之于天。以此言之。军民业贫者。与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常丰。故汉文帝以梦而宠邓通。相者占通贫而饿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谓贫乎。与之铜山任其冶铸。后遭事逃避饿死人家。又宁稟离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贵而当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杀之。婢曰。气从天来故我有娠。及子之产。王谓不祥。捐圈则猪嘘。弃栏则马乳。而得不死。卒为夫余之王。故知业缘命运定于冥兆。终然不改弗可与夺也。故知作善得福为恶受殃。业果不谬斯理皎然。如何封愚抱迷不寤。又昔武丁之时。亳有桑谷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惧侧身修善。桑谷枯死。商道中兴。岂非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时。有雀生乌在城之遇。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国家必昌。帝辛骄暴不修善政。商国遂亡。岂非为恶之有殃也。如是史籍具引非一。如何顽固顿乖经史。世人共覩。春时下种冬则收藏。如施有来报感胎[迭*毛]之与掌钱。德必现酬致衔珠之与负鹿。又昔人一瓢以济馁夫。尚得扶轮相报。今供一斋以施大众。宁无福禄相酬矣。

小诚部第二

如涅槃经佛言。众生有二。一者有信。一者无信。有信之人则名可治。定得涅槃。疮疣无故。无信之人。名一阐提。名不可治。又杂阿含经。世尊为婆罗门说耕田偈云。

信心为种子	苦行为时雨
智慧为时轭	惭愧心为辕
正念自守护	是则善御者
保藏身口业	知食处内藏
真实为直乘	乐住为懈怠
精进为废荒	安隐为速进
直往不转还	得到无忧处
如是耕田者	速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还受诸有

尔时婆罗门闻已发心出家得阿罗汉道。又宝性论云。为六种人故说三宝。一调御师。二调御师法。三调御师弟子。何等为六种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又僧伽吒经云。时有一切勇菩提萨埵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此会众生得发菩提。佛言。一切勇。乃往过去无数阿僧祇劫有佛世尊。号曰宝德。我时作摩纳之子。此会众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时悉在鹿中。我时发愿。如是诸鹿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时鹿闻已寻皆发愿得如是。一切勇。此会大众因彼善根当得阿耨菩提。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修善。以清净心归佛法僧。十拍手顷不生余心。命终生白摩尼天。五欲恣情心意悦乐。三归功德乃至报尽。于未来世得至涅槃。又无上处经云。佛告比丘。有三无上处。一佛无上处。二法无上处。三僧无上处。若诸众生两足四足无足多足。若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来于中说无上处。若有众生。于无上处起信向心者。于天人中得无上果报。

大诚部第三

如出生菩提心经云。尔时迦叶婆罗门白佛言。世尊。发菩提心者。应摄几许福聚。尔时世尊以说偈言。

若此佛刹诸众生	令住信心及持戒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此佛刹诸众生	令住信心于法行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诸佛刹比河沙	皆悉造寺求福故
复造诸塔如须弥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有佛刹如河沙	皆悉遍施诸七宝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铁围山高广大	造塔无量为诸佛
如是求福众生等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诸众生具满劫	若头若膊常担戴
如彼最胜福德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是人等得胜法	若求菩提利众生
彼等众生最胜者	此无比类况有上
是故得闻此诸法	智者常生乐法心
当得无边大福聚	速得证于无上道

又涅槃经云。佛赞迦叶。若有众生于熙连河沙等诸佛所发菩提心。乃能于恶世受持如是经典不生诽谤。善男子。若有能于一恒河沙等诸佛世尊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经爱乐是典。不能为人分别广说。若有众生于二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正解信乐受持读诵。亦不能为他人广说。若有众生于三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虽为他说未解深义。若有众生于四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一分之义。虽复演说亦不具足。若有众生于五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经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十六分中八分之义。若有于六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经受持读诵。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二分义。若有于七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四分义。若有于八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亦劝他人令得书写。自能听受。复劝他人令得听受。又大悲经云。佛告阿难。若有众生。于诸佛所一发信心。如是善根终不败亡。况复诸余善根。譬如有人析破一毛以为百分。取一分毛沾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昙。莫令此水而有增减。亦莫令风日飘暴干竭此水。不令鸟兽饮之令

尽。勿使异水而有和杂。以器盛持莫置在地。如来尔时即受彼寄。置恒河中不令入洄。亦复不令余物揩突。如是水滴在大河中。随流而去使不入洄复无遮碍。诸鸟兽等亦不饮尽。如是水滴不增不减。一等如故。共大水聚渐入大海。若是水滴毘岚风起坏世界时。假使是人住世一劫。我亦如是得住一劫。彼人尔时至劫尽时而来我所作如是言。瞿昙。我本寄水今有无耶。如来尔时知彼水滴在大海中。见知住处。不与余水共相和杂。不增不减平等如故持还彼人。阿难。如是如来应正遍知。有大神通无量知见明了无障。于受寄人中最尊最胜。若于佛所寄付如是微细水滴。经于久远而不亏损。此义应知。阿难。其细毛端者。喻心意识。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发心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来应正遍知。所寄人者。喻彼清信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住一劫者。喻如来受彼寄水终不亏损。亦如彼人寄彼水滴经于久远不亏一毫。如是阿难。若于佛所一发信心善根不失。何况诸余胜妙善根。我说是人一切悉是趣涅槃果。虽余不善堕在三涂。以本善根佛知是已从彼拔出置无畏岸。令彼忆识所种善根。息一切苦得一切乐。

又佛说无畏女经云。尔时阿闍世王有女名无畏德。端正无比成就最胜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其父王堂阁之上。着金宝屐。彼处而坐。时无畏德女见诸声闻。不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问答。不迎不礼。不让床坐。阿闍世王见无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岂不知。此等皆是释迦如来上足弟子成就大法耶。世间福田耶。以为愍念诸众生故而行乞食。汝今既见。何故不起。不驰不礼。不共相问。复不让坐。汝今覩见何事故而不起迎。尔时无畏白父王言。不审大王。颇见颇闻转轮圣王见诸小王而起迎不。王言不也。复言。颇见颇闻师子兽王见野干时为起迎不。王言不也。复言。颇见颇闻帝释天王迎余天不。王言不也。颇见颇闻大海之神礼敬江河池神不。王言不也。女言。大王。如是菩萨发心趣向阿耨菩提。转轮圣王。以大慈悲初发心已。云何礼敬离大慈悲小王声闻。大王。颇有已求无上正觉之道师子兽王。而礼小乘野干人耶。颇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迹声闻人耶。大王。若有亲近声闻人者。是人即发声闻之心。若有亲近缘觉人者。是人即发缘觉之心。若有亲近正真正觉之人者。是人即发阿耨菩提心。尔时阿闍世王复语无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如是。见诸声闻而不奉迎。女言。大王。勿作此语。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内诸贫穷者。王语女言。彼非我类。我云何迎。女言。大王。初心菩萨亦复如是。一切声闻缘觉亦非我类。王语女言。汝岂不见。诸菩萨等皆悉敬一切众生。女言。大王。菩萨为度憍慢瞋恼

诸众生等令彼得起回向之心。是故礼敬一切众生。为长众生诸善根本。是故礼敬。

尔时无畏德菩萨母。号曰月光。此月光女舍是身已生忉利天。号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弥勒得菩提时。便即出家。次第皆见贤劫诸佛。悉得供养。然后于彼离垢如来所得作大王具足七宝。号曰地持。供养彼佛已得成阿耨菩提。号曰遍光如来。

颂曰。

封迷昏闇久	裴回梦里藏
心尘既未洗	怖沾甘露浆
慈颜发晖曜	烛我见朝阳
忽逢善知友	开导益神光
稍寤心澄静	方厌俗苍茫
缙徒既肃肃	法侣亦锵锵
见者心欢喜	归诚向道场
若存信邪倒	来苦未何殃

感应缘(略引三验)

- 晋沙门竺法师
- 宋居士袁炳
- 隋沙门释道仙

晋沙门竺法师者住会稽。与北中王亘之周旋甚厚。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情味难明未审有无因。便共要若有先死当相报语。既别后王亘在都。于庙中忽见法师来王便惊云。和上何处来。答曰。贫道以某月日命过。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但当勤修道以升济神明耳。先与君要故来相语。言讫不复见(右一验出续搜神记)。

宋袁炳字叔焕。陈郡人也。泰始末为临湘令。亡后积年。友人司马逊于将晓间。如梦见炳来陈叙阔别讯问安否。既而谓逊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论。常言生为驰役死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务驰求金币共相赠遗。幽途此事亦复如之。逊问。罪福应报定实何如。炳曰。如我旧见。与经

教所说不尽符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如今所见。善恶大科略不异也。然杀生故最为重禁。慎不可犯也。逊曰。卿此征相示。良不可言。当以语白尚书也。炳曰。甚善。亦请卿敬情尚书时。司空简穆王公为吏部尚书。炳逊并其游宾。故及之。往反可数百语辞去。逊曰。阔别之久常思叙集。相值甚难何不小住。炳曰。止暂来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辈语亦不容得委悉。于是而去。初炳来闇夜。逊亦了不觉所以。而明得覩见。炳既去逊下床送之。始蹶履而还闇。见炳脚间有光可尺许。亦得照其两足。余地犹皆闇云(此一验出冥祥记)。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释道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往来吴蜀集积珠宝。向直十万贯。后达梓州牛头山。值僧说法深寤财累乃沈江顿舍。便投灌口山竹林寺出家。初落发日对众誓曰。吾不得道誓不出山。结志不群野栖禽兽。入定一坐五日为期。有客到门潜通即觉起共接语。若无人时。端坐静室寂若虚空。有时预告。明当客至人数若干。形貌服色恰期明至。数服皆同。时遭酷旱。百姓惶怖忧稼失色。皆来请祈雨。仙即往龙穴以杖扣门。唤曰。众生何为嗜眠。如语即寤。当即玄云四合大雨普沾。民赖斯泽。贵贱咸赛钦若天神。隋蜀王秀作镇岷络。有闻王者。寻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动色。亲领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违可即加刃。仙闻兵至傍若无人。被僧伽梨已端坐禅诵。王达山足。忽降雨杂注雹雪雷[马*奔]水涌。须臾满川。军藏无计并忧没命。事既窘迫。乃忏悔归依。遥礼仙德。垂云忽散山路清夷。得达仙所。王躬尽敬一心归忏。仙为说法重发信心。乃殷勤奉请邀还成都。至静众寺弥加厚礼。举郭恭敬。号为仙阁梨。至仁寿年中返于山寺。卒葬于彼(右一验出唐高僧传)。

◎

◎士女篇第十二(此有二部)

- 俗男部
- 俗女部

俗男部第一(此别三部)

- 述意部
- 诚俗部

• 劝导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一贵二贱。一富二贫。富贵之者人多放逸。傲慢贡高轻辱凌下。或有乘威籍势尊己凌人。或有博识聪达恃才凌人。或有辩口利词畅说凌人。或有夸豪奢侈轻慢凌人。或有美容姿态恃色凌人。或有乘肥骋骑恃乘凌人。或有资财奴婢恃富陵人。如是众多不可具述。众生愚痴甚为可愍。不知无常将至。妄起高心。来报汤炭煎煮相待。狱卒执叉伺候日久。不忧斯事公然喜乐。何异猪羊不知死至。何异飞蝇贪乐死尸。惟古思今富贵非一。生灭交臂贵贱同尘。富贵者唯见荒坟。贫贱者已同灰壤。既知贵贱同灰。即须卑己敬上。是以亲疎无定贵贱不常。苦乐易位升沈更互也。

诫俗部第二

如华严经。有十种慢业应当避之。一于尊重福田和上阿阇梨父母沙门婆罗门所。而不尊重恭敬供养。是为慢业。二有诸法师得胜妙法。于大乘深法知出生死道。得陀罗尼成就多闻。具智慧藏善能说法。而不信受恭敬供养是为慢业。三听受法时。若闻深法应发离欲心欢喜无量。而不赞法师令众欢喜。是为慢业。四起慢心自高凌彼。不省己实不调自心。是为慢业。五起计我心。见有功德智慧者不赞其美。见无德者反说其善。若闻赞他于彼人所起嫉妬心。是为慢业。六若有法师知是法是律是实是佛语。以憎嫉故说言非法非律非实非佛语。欲坏他信心故。是为慢业。七自敷高座。我为法师不应执事。不应恭敬供养余人诸修梵行。尊长有德悉应恭敬供养于我。是为慢业。八远离频蹙恶眼视彼。常以和颜等观众生。言常柔软无有麤犷离恚恨心。而于彼法师求其过恶。是为慢业。九以我慢心。于多闻者不往恭敬起听闻法。留难亦不咨问。何等为善何等不善。何等应作何等不应作。何等业长夜饶益一切众生。作何等行不益众生。作何等行从明入明。作何等行从冥入冥。如是人辈为我心漂没。不能得见出要正道。是为慢业。十起慢心故不值诸佛难得之法。消尽宿世所种善根。不应说而说。起呵责心更相讥论。住如是法应入邪道。但菩提心力故。而不永舍菩萨所行。虽不舍菩萨道。而于无量百千万劫。尚不值佛。何况闻法。是为慢业。又出曜经偈云。

众生为慢缠 染着于憍慢
为见所迷惑 不免生死除

故知。凡夫为恶虽少。后世深苦获无边报。如毒在心人意不同。白衣营生不知顾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寻此危命非朝则夕。俄顷之间凶变无常。徒修田宅爱恋妻儿。法句喻经云。佛在舍卫国时。城中有婆罗门。年向八十。财富无数。为人难化。不识道德不计无常。更作好舍。前房后堂凉台温室。东西两厢庑数十梁。唯后堂前距阳未讫。时婆罗门常自经营指授众事。佛以道眼见此老公。命不终日当就后世。不能自知。而方恂恂缮治。精神无福甚可怜愍。佛将阿难住到其门。慰问老公得无劳倦。今作此舍何所为安。公言。前房待客后堂自处。东西二厢当安儿息财物仆使。夏上凉台冬入温室。佛语老公。久闻宿德思迟谈讲。佛有要偈。存亡有益。欲以相赠不审可不。愿小废事共坐论说不耶老公答言。今正大遽不容坐语。后日更来当共善叙。所云要偈便可说之。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有子有财	愚唯汲汲	我且非我
何有子财	暑当止此	寒当止此
愚多预虑	莫知来变	愚蒙愚蔽
自谓我智	愚而称智	是谓极愚

婆罗门言。善说此偈。今实惶遽。后来更论之。于是世尊伤之而去。老公于后自授屋椽。椽堕打头破实命过。家室啼哭惊动四邻。佛去未远便有此变。里头逢诸梵志数十人。问佛从何所来。佛言。属到死老公舍。为公说法。不信佛语不知无常。今老者忽然已就后世。具为诸梵志更说前偈义。闻之欣然即得道迹。于是世尊为说偈言。

愚暗近智	如瓢斟味	虽久狎习
犹不知法	开达近智	如舌尝味
虽须臾习	即解道要	愚人造行
为身招祸	快心作恶	自致重殃
为行不善	退见悔悒	致涕流面
报由宿习		

时诸梵志重闻此偈益怀笃信。为佛作礼。欢喜奉行。

劝导部第三

惟此慢心通于白黑。智愚不免豪贱共有。但去轻论重在俗为甚。亦有空言我美。评说贤良讥毁圣德。一切白衣终日行之。未尝一日惭愧发露。情求胜道退省已躬。故外书云。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荣亲。亦有君子。高慕释教遵奉修行。贞仁退让廉谨信顺。皆是宿种禀性自然。与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圣教违犯戒律。不学无知与鄙俗无殊。然道俗形乖犯有希数。心有明暗过有轻重。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善业已熏福基已厚。虽有微恶轻愧而造。不能倾动。若小惭愧便复清白。若论在俗。身居无惭之地。心有无愧之情。畜养妻儿。财色五欲盈堂满室。荤辛酒肉随求所得。爱染情深无时暂舍。恶缘同住。岂得免之。此则明暗路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灭暗。暗不灭明。小灯之明已了室内。出家之人虽犯微过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晖而本明常照。如器存炷立田安业永也。又出家造恶极难。如陆地行船。在家起过即易。如海中泛舟。又出家修道易为。如海中泛舟。在家修福甚难。如陆地行船。船虽是同由处有异。故迟疾不同。修犯难易。是知生死易染善法难成。早求自度励慕出俗。又贤愚经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放男女奴婢。若听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功德无量非譬为比。出家功德。高于须弥。深于巨海。广于虚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毕成佛道。佛在世时。王舍城中有一长者。名曰福增。年过百岁。家中大小莫不厭贱。闻说出家功德无量。即来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在即往至舍利弗所。舍利弗见老不度。如是五百大阿罗汉皆悉不度。即出寺门住门阃上。发声大哭。世尊复至种种慰喻。即告目连令其出家。目连即与出家授戒。复常为诸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没水而死。目连观见以神通力接置岸上。问知因缘。目连念言。此人不以生死怖之无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师衣角。飞腾虚空到大海边。见一新死端正女人。见有一虫从其口出还从鼻入。复从眼出从耳而入。目连观已舍之而去。弟子问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舍卫城中大萨薄妇。容貌端正世间少双。其妇常以三奇木头擎镜照面。自覩端正。便起憍慢。深自爱着。夫甚敬爱将共入海。海恶船破没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萨薄妇由自爱身。死后还生在故身中。作此蛊也。舍虫身已堕大地狱受苦无量。小复前行见一女人。自身负铜镬。镬着水以火燃沸。脱衣入镬。肉熟离骨。沸吹骨出在外。风吹寻还成人。自取肉食。福增问师。是何女人。其师答言。舍卫国中有优婆夷。敬信三宝。请一比丘一夏供养。在于陌头作房安置。自办种种香美饭食。遣婢送之。婢至屏处选好先食。余与比丘。大家觉问。汝不偷食不。婢答言无。比丘食讫有残与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缘。先受华报后堕地狱。次小前行见一肉树。多有诸虫围啖其

身无有空处。嗷唤啼哭如地狱声。弟子问师。是何树耶。目连答言。是濼利咤营事比丘。以自在故费用僧物。华果饮食送与白衣。以是因缘受此华报。后堕地狱。唵树诸虫即尔时得物之人。次复前行见一男子。周匝多有兽头人身。诸恶鬼神手执弓弩。三只毒箭镞皆火燃。竞共射之洞身焦燃。福增问师。此何人耶。目连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猎师。多害禽兽故受斯苦。于后命终堕大地狱。次复前行见一大山。下安刀剑。见有一人从上投下刺坏其身。投已复上如前不息。福增问师。此复何人。师复答言。是王舍城王大鬪将。以勇猛故身处前锋伤杀物命。先受此苦后堕地狱。次复前行见一骨山。其山高大七百由旬。能障蔽日使海阴黑。尔时目连于此骨山一大肋上。往来经行。弟子问师。是何骨山。师答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闻已心惊毛竖惶怖污出。白和尚言。闻我今者心未裂顷。愿为时说本末因缘。目连告曰。生死轮转无有边际。造善恶业终无朽败必受其报。昔过去时此阎浮提有一国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闻法。慈悲众生不伤物命。正法治国满二十年。其间闲暇共人博戏。时有一人犯法杀人。臣以白王。值王暮戏。脱答之言。随国法治。即依律断杀人应死。寻即杀之。王戏罢已问诸臣言。罪人何所。臣答杀竟。王闻是语。闷绝蹙地水洒乃苏。垂泪而言。宫人伎女象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一人独入地狱。我今杀人。当知便是梅陀罗王。不知世世当何所趣。我今决定不须为王。即舍王位入山自守。其后命终生大海中。作摩竭鱼。其身长大七百由旬。诸王大臣自恃势力。枉克百姓杀戮无边。命终多堕摩竭大鱼。多有诸虫唵食其身。身痒揩山杀虫污海。血流百里。鱼一眠时经于百岁。饥渴吸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尔时适有五百贾客。入海采宝。值鱼张口。船疾趣口。贾人恐怖举声大哭。垂入鱼口一时同声称南无佛。鱼闻佛声闭口水停。贾人得活。鱼饥命终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鱼死之后夜叉罗刹出置海岸。肉消骨在作此骨山。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缘杀人故堕海作鱼。福增闻已深畏生死。观见故身解法无常。得阿罗汉果。

俗女部第二(此别二部)

- 述意部
- 奸伪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在家俗女患毒多过。佛说邪谄甚于男子。或假涂面首调饰脂粉。或绮罗华服诳诱愚夫。或骄弄唇口邪眄歌笑。或咨嗟吟咏瞻视看人。或出胸露手掩面藏头。或缓步徐行摇身弄影。或开眼闭目乍悲乍喜。幻惑愚夫令心妄着。如是妖伪卒难述尽。凡夫迷醉皆为所惑。譬如奸贼种种多诈。亦如画瓶储粪诳人。亦如高罗群鸟落之。亦如密网众鱼投之。亦如闇坑盲者陷之。亦如飞蛾见火投之。亦如苍蝇贪乐臭尸。近则失国破家。触则如把毒蛇。外言如蜜内心如鸩。家贫困苦皆由女人。出外丧身亦由女人。室家不和亦由女人。男女叛逆亦由女人。兄弟离散亦由女人。宗亲疏索亦由女人。坠堕恶道亦由女人。不生人天亦由女人。障善业道亦由女人。不入圣果亦由女人。如是过患不可具论。众生如是甚为可愍。常为欲火所烧而不能离。致受殃苦尔来不绝也。

奸伪部第二

如出曜经云。昔舍卫城中有一妇女。抱儿持瓶诣井汲水。有一男子颜貌端正。坐井右边(亦有经云见阿难行美颜贪爱求为夫妇事在别经)弹琴自娱。时彼女人欲意偏多耽着彼人。彼人亦复欲意炽盛耽着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系小儿颈悬于井中。寻还挽出。小儿即死。愁忧伤结呼天堕泪(自外云云)又佛在拘睢弥国。国王号曰优填。拘留国有逝心。名摩因提。生女端正华色世间少双。父覩女容一国希有。名曰无比。邻国诸王僚窳豪姓靡不娉焉。父答曰。若有君子容与吾女齐。吾将应之。佛时行在其国。逝心覩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仪无上。心喜而曰。吾女获匹。正是斯人。归语其妻曰。吾为无比得婿。促庄饰女当将往也。夫妻共服饰之。其女行步摇动华光珠。珍。璎珞庄严光国。夫妻俱将至佛。妻道见佛迹相好之文。光采之色非世所有。知为天尊谓其夫曰。此人足迹之理。乃尔非世可闻。斯将非凡。必自清净无复淫欲。将不取吾无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耶。妻因说偈言。

淫人曳踵行 患者敛指步
愚者足[跳-兆+录]地 斯迹天人尊

逝心曰。非尔女人所知。汝不乐者便自还归。仍自将女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大仁。勤劳教授身无供养。有是僮女愿给箕扫。佛言。汝以女为好耶。答曰。生得此女颜容实好。世间无双。诸国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应之。窃见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见。贪得供养故冒自归耳。佛言。此女之好为着何许。

逝心曰。从头至足周旋观之无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今观之。从头至足无一好也。汝见头上有发。发但是毛。象马之尾亦皆尔也。发下有髑髅。髑髅是骨。屠家猪头骨亦皆尔。头中有脑。脑者如泥。臊臭逆鼻。下之着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决之纯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尔腥臊。肠胃膀胱但盛屎尿。腐臭难论。腹为韦囊裹诸不净。四支手足骨骨相拄。筋挛皮缩但恃气息。以动作之。譬如木人机关作之。作之讫毕解剥其体。节节相离手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少双。昔者吾在贝多树下。第六魔王庄严三女。颜容华饰天中无比。非徒此伦。欲以坏吾道意。我便为说身中秽恶。即皆化成老母。形坏不复。惭愧而去。今此屎囊欲作何变。急将还去吾不取也。逝心闻佛所说慙然惭耻无辞。复白佛曰。若仁不取者。欲以妻优填王可乎。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与优填王。王获女大喜悦。拜父为太傅。为女兴宫。伎乐千人以给侍之。王正后师事于佛得须陀洹道。此女谮之于王。王惑其言。以百箭射后。后见矢不惧都无恚怒。一意念佛慈心。长跪向王。矢皆绕后三匝还住王前。百矢皆尔。王乃自觉怅然而惧。即驾金车白象驰诣佛所。未到下车。屏从叉手步进稽首佛足。长跪自陈曰。吾有重咎愧在三尊。所以彼淫妖图欲兴耶。于佛圣众有毒恶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陈之。覩之心惧。惟佛至尊。无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尔。岂况无上正真佛乎。我今首过归命三尊。唯佛弘慈原赦其咎。佛叹曰。善哉。王觉恶悔过。此明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头脑着地退就座曰。禀气凶顽忿戾自恣。无忍辱心。三毒不除恶行快意。女人妖蛊不知其恶。自惟死后必入地狱。愿佛加哀广说女恶魑魅之态。入其罗网勉能自拔。我闻其祸必以自诫。国人巨细得以改操。佛言。用此为问耶。但说余义。王曰。余义异日禀之不晚。女乱惑意凶祸之大。不闻其祸何由远之。愿佛具为我释地狱之变及女人之秽。佛言。且听。男子有狂愚之恶却观女妖。王曰。善哉。愿受明教。佛曰。士有四恶急所当知。世有淫夫尝想覩女。思闻妖声。远舍正法。疑真信邪。欲网所裹没在盲冥。为欲所使如奴畏主。贪乐女色不计九孔恶露之臭秽。浑沌欲中如猪处溷。不觉其臭。快以为安。不计后当在无择之狱受痛无极。住心在淫吮其涕唾。玩其脓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一恶态也。又亲之养子怀妊生育。比得长大勤苦难论。到子成人漂家竭财。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为妻。若在异城寻而追之。不问远近不避勤苦。注意在淫捐忘亲老。既得为妻贵之如宝。欲私相娱乐恶见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鬪讼。不惟身所从来。孤亲无量之恩。斯其二恶态也。又人处世勤身苦劳躬致财贿。本有诚信敬道之

意。尊戴沙门梵志之心。觉世非常布施为福。娶妻之后情感淫欲愚蔽自壅。背真向邪专由女计。若有布施之意。唯欲发言庄采女色。绝清净行束成小人。不识佛经之重诫祸福之所归。苟为淫使投身罗网。必堕恶道终而不改。斯其三恶态也。又善为人子不惟养恩。治生致财不以养亲。但以东西广求淫路。怀持宝物招人妇女。或杀六畜淫祀鬼神。饮酒歌舞合会男女。快乐欢娱终日弥多。外托祈福内以招奸。既醉之后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奸情。及其获偶意无以喻。淫结缚着无所复识。当尔之时唯此为乐。不觉恶露之臭秽地狱之苦痛。一则可笑。二则可哀。譬如狂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恶态也。男子有是四恶用堕三涂。当审远此乃免苦耳。又复听说女人之恶。方便说偈言。

以为欲所使	放意不能安
习近于非法	将何以为贤
欲为畜生行	以欲还自残
溷[月*虫]在臭中	不知为剧难
如[月*虫]在溷中	不知东与西
结着于淫欲	盖此亦虫伦
淫既不见道	日夜种罪根
现在君臣乱	上下为迷昏
王法为错乱	政治为迷烦
农夫舍常业	贾人为珍连
现世更牢狱	死已入太山
当受百种毒	其痛难可言
烱铜灌其口	山车迕其身
此辈有百数	难可一二陈
常在三恶道	宛转如车轮
若世时有佛	而已不得闻
女人最为恶	难与为因缘
恩爱一缚着	牵人入罪门
女人有何好	但是诸不净
何不谛信是	为此发狂荒
其内甚臭秽	外为严饰容
加又含毒螫	剧如蛇与龙
譬如锦绦矛	罗縠裹锋芒

愚者覩其表	玩之以自方
智者觉知舍	痴者致死伤
淫欲亦如是	抱刃以自丧
覩新即厌故	所乐亦无常
言为刀斧裁	笑为棘与枪
内怀臭秽毒	饰外以华香
愚者见欢喜	不惟后受殃
譬如鸩毒药	以和甘露浆
痴人贪其味	饮之皆仆僵
亦如薪得火	草木被重霜
所向无不坏	是为最不祥
女毒甚于是	莫能见其形
覩表不见里	故有淫欲情
其体甚易见	痴人惜不绝
绝欲以求道	去道如丝发
人本清净种	如鱼处深渊
罗网四面张	著者不得还
欲网刷于是	结着甚独坚
知者能自觉	可得脱其缘
譬如饥猿猴	望见熟甘菓
投身冒荆棘	是辈百向堕
亦如鱼食钩	飞蛾入灯火
专火投危欲	不惟后受祸

佛说如是。优填王欢喜。即以头面着地白佛言。实从生年以来不闻女人恶态乃尔。男子悖乱随之堕恶。但不知故不制心意。从是以后终身自悔。归命三尊不敢复犯。为佛作礼欢喜而退。书云。仲尼称难养小人与女子。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也。是以经言。妖蛊女人有八十四态。大态有八。慧人所恶。一者嫉妬。二者妄嗔。三者骂詈。四者呪诅。五者镇压。六者悭贪。七者好饰。八者含毒。是为八大态。是故女人多诸妖媚。愿舍谄邪以求正法。早得出家自利利人。

又智度论云。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则令夫心高。若敬待情舍则令夫心怖。女人如是常以烦恼忧怖与人。云何可近亲好。如说国王有女。名曰拘牟头。有

捕鱼师。名术波伽。隧道而行。遥见王女在高楼上。窗中见面想象染着。心不暂舍。弥历日月不能饮食。母问其故。以情答母。我见王女心不能忘。母喻儿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贵不可得也。儿言。我心愿乐不能暂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为子故入王宫中。常送肥鱼鸟肉以遗王女。而不取价。王女怪而问之。欲求何愿。母白王女。愿却左右。当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结成病。命不云远。愿垂愍念赐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十五日。于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后。母还语子。汝愿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后住。王女至时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须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严车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诸从者齐门而止。独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应尔。王为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毁辱王女。即厌此人令睡不觉。王女既入见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两金遗之而去。后此人得觉见有瓔珞。又问众人。知王女来。情愿不遂忧恨懊恼。淫火内发自烧而死。以是证知。女人之心。不择贵贱。唯欲是从。

又萨婆多论云。宁以身分内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见而害人。有触而害人。有啗而害人。女人亦有三害。若见女人而发欲想灭人善法。若触女人身犯中罪灭人善法。若共交会身犯重罪灭人善法。一若为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为女人所害害无数身。二者若为毒蛇所害害报得无记身。若为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为毒蛇所害害五识身。若为女人所害害六识身。四者若为毒蛇所害得入清众。若为女人所害不与僧同。五者若为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贤圣。若为女人所害入三恶道。六者若为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门果。若为女人所害于八正道无所成益。七者若为毒蛇所害。人则慈念而救护之。若为女人所害众共弃舍无心喜乐。以是因缘故。宁以身分内毒蛇口中。终不以此而触女人。

又增一阿含经云。女人有五力轻慢夫主。云何为五。一色力。二亲族之力。三田业之力。四儿力。五自守力。是谓女人有此五力便轻慢夫主。夫有一力尽覆弊彼女人。所谓富贵力也。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谓色声香味触。愚痴之人着此五法不能得度若圣。弟子成就一无放逸力不为所系。则能分别生老病死之法胜魔五力。不堕魔境至无为处。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戒为甘露道 放逸为死径
不贪则不死 失道为自丧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为五。一生豪贵之家。二嫁适富贵之家。三使我夫主言从语用。四多有儿。五在家独得由己。是谓有此五事可欲之想。

又大威德陀罗尼经云。佛告阿难。譬如有大沙聚将一滴水润此沙聚可令彻过。如一妇人。以千数丈夫受欲果报。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妇人有三法不知厌足。一自庄严。二于丈夫边所受欲乐。三哀美言词。阿难。其妇女有五[月*虫]虫户。而丈夫无此。其五[月*虫]虫。在阴道中。其一虫户有八千虫。两头有口。悉如针锋。彼之[月*虫]虫。常恼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动作。动已复行。以彼令动。是故名恼。淫妇女人此不共法。以业果报发起欲行。贪着丈夫不知厌足。其妇女人若见丈夫。即作美言瞻视熟视。视已复视瞻仰观察意念欲事。面看邪视欲取他面。齿衔下唇面作青紫。以欲心故额上污流。若安坐时即不欲起。若复立时复不欲坐。木枝画地摇弄两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在门颊频申出息。逶迤屈曲。左手举衣。右手拍髀。又以指爪而刮齿牙。草枝撻齿手搔脑后。宣露脚胫鸣他儿口。平行而蹶。急视诸方。如是等相。当知妇人欲事以发。厌离弃舍勿令流转生大暗中。

又正法念经云。天鸟为诸天说偈云。

妇人非常友	如灯焰不停
彼则是常怨	犹如画石文
虽亲近富者	无物则厌人
有物妇女近	无物妇女舍
与物兴供养	作种种功德
其心如火焰	而不可秉执
男如是随顺	如心之所欲
彼如是妇女	而常诳男子
如蛇华所覆	如灰土覆火
色如是覆毒	妇女亦如是
犹如见毒树	悦眼而不善
妇女如毒华	智者应舍离

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云。有阿罗汉。以天眼彻视见女人堕地狱中者甚多。便问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缘故。一由贪珍宝物衣被欲心多故。二由相嫉妬故。三由多口舌故。四由作恣态淫意多故。以是因缘故堕地狱多耳。

颂曰。

五欲混神因 六贼乱心色
幻焰逐情飘 爱网随心织
铸金虽改秋 斩筹方未极
观鸽既无辩 攀猿此焉息◎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入道篇第十三(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欣厌部
- 剃发部
- 引证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道俗形乖净染殊趣。由善恶不等报应不均。欲观仁义盛德之风。当寻礼仪玄轨之范。而能割爱辞亲弃荣势位。节食滋味蔬飧苦行。僦服盖形不顾饰玩。随用安身不存名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仪五百戒相。动静合宜皆有法式。八万修多十二部别。敷演投机随时利物。可谓人天之楷模。入道之舟航者也。

欣厌部第二

如文殊问经云。佛告文殊师利。一切诸功德不与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无量过患故。出家者无量功德故。住家有障碍。出家者无障碍。住家者行诸恶法。出家者离诸恶法。住家者是尘垢处。出家者除尘垢处。住家者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随愚人法。出家者远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

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是忧悲恼处。出家者是欢喜处。住家者是结缚处。出家者是解脱处。住家者是伤害处。出家者非伤害处。住家者有贪利乐。出家者无贪利乐。住家者是愤闹处。出家者是寂静处。住家者是下贱处。出家者是高胜处。住家者为烦恼所烧。出家者灭烦恼火。住家者常为他人。出家者常为自身。住家者以苦为乐。出家者出离为乐。住家者增长棘刺。出家者能灭棘刺。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无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者为三乘毁訾。出家者为三乘称叹。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者魔王爱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出家者无放逸。住家者为人仆使。出家者为仆使主。住家者是黑暗处。出家者是光明处。住家者增长懦弱。出家者灭懦弱处。住家者少果报出家者多果报。住家者多谄曲。出家者心质直。住家者常有忧苦。出家者常怀喜乐。住家者是欺诳法。出家者是真实法。住家者多散乱。出家者无散乱。住家者是流转处。出家者非流转处。住家者如毒药。出家者如甘露。住家者失内思惟。出家者得内思惟。住家者无归依处。出家者有归依处。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慈悲。住家者有重担。出家者舍重担。住家者有罪过。出家者无罪过。住家者流转生死。出家者有其齐限。住家者以财物为宝。出家者以功德为宝。住家者随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家者是烦恼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住家者为缠所缚。出家者离于缠缚。住家者为国王教诫。出家者为佛法教诫。住家者伴侣易得。出家者伴侣难得。住家者伤害为胜。出家者摄受为胜。住家者增长烦恼。出家者出离烦恼。住家者如刺林。出家者出刺林。文殊师利。若我毁訾住家赞叹出家。言满虚空说犹无尽。此谓住家过患出家功德。

又涅槃经云。在家迫迮犹如牢狱。一切烦恼因之而生。出家宽廓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在家之人内则忧念妻儿。外则王役驱驰。若富贵高胜则放逸纵情。贫苦下贱则饥寒失志。公私扰扰昼夜孜孜。众务牵缠何暇修道。又郁伽长者经云。在家之人多诸烦恼。父母妻子恩爱所系。常思财色贪求无厌。得时守护多诸忧虑。流转六趣违离佛法。当作怨家恶知识想应厌家活生出家心。无有在家修集无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无上道。在家尘污。出家妙好。在家系缚出家解脱。在家多苦。出家快乐。在家下贱。出家尊贵。在家奴仆。出家为主。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忧。出家无忧。在家重担。出家舍担。在家忽务。出家闲静。又出家功德经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无量。譬四天下满中罗汉百岁供养。不如有人为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无量。又如起七宝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缘经

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堕三恶道。又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离六百六千六十岁三涂苦。又出家功德经云。若为出家苦作留碍。抑制此人即断佛种。诸恶集身犹如大海。现得癞病。死入黑闇地狱。无有出期。又迦叶经云。尔时大王太子闻出家功德甚深。并皆发心出家。已四天下中无一众生在家者。皆悉发心愿求出家。彼诸众生既出家已。不须种植。其地自然生诸粳米。诸树自然生诸衣服。一切诸天供侍给使。又佛藏经云。当一心行道。随顺法行勿念衣食。有所须者如来白毫相中一分供诸末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尽。

又贤愚经云。如百盲人有一明医能治其目一时明见。又有百人罪应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虽无量。犹不如听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广大。

剃发部第三

初欲出家依律先请二师。一是和尚。二是阇梨(诸法如律)萨婆多论云。若先请和尚受十戒时。和尚不现前亦得十戒。若闻知死受戒不得。若不闻死受戒得成。阇梨应同。又清信士度人经云。若欲剃发先于落发处。香汤洒地。周围七尺内四角悬幡。安一高座拟出家者坐。后复施二胜座拟二师坐。欲出家者着本俗服。拜辞父母尊亲等讫。口说偈云。

流转三界中 恩爱不能脱
弃恩入无为 真实报恩者

说此偈已脱去俗服。善见论云。应以香汤洗浴除白衣气。度人经云。虽着出家衣。只得着泥洹僧及僧祇支。未得着袈裟。入道场时应来至和尚前胡跪。和尚应生儿想。不得生恶贱心。弟子于师应生父想尊重供养。和尚为种种说法诫勸其心已。来向阇梨前坐。善见论云。以香汤灌顶上说偈赞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无常
舍俗趣泥洹 希有难思议

说此偈已。教礼十方佛竟。复说偈赞云。

归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愿诸众生 普入无为乐

说此偈已。然后阁梨乃为剃发。度人经云。为剃发时傍人为诵出家呗云。

毁形守志节 割爱无所亲
弃家入圣道 愿度一切人

与剃发时。当顶留五三发来至和尚前胡跪。和尚问言。今为汝除去顶发许不。答言。好。然后和尚为着袈裟。当正着时依善见论。复说偈赞云。

大哉解脱服 无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广度诸众生

依度人经云。既着袈裟已礼佛行道。道俗从后绕三匝已。复自说偈生庆荷意云。

遇哉值佛者 何人谁不喜
福愿与时会 我今获法利

行道匝已。又礼大众及二师竟。然后在下行坐受六亲拜。荷出家离俗意心怀欢喜。父母诸亲皆为作礼。悦其道意。应中前剃发最好令及得斋。依毘尼母论云。剃发着袈裟已。然后和尚为受三归五戒等(自外法用不可具述。临时斟酌生善弥胜)。

◎

◎引证部第四

如杂宝藏经云。昔有一妇女。端正殊妙。于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时人问言。颜貌如是应当在俗。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来厌恶淫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时。以端正故早蒙处分。早生男儿。儿遂长大端正无比。转觉羸损如似病者。我即问儿病之由状。儿不肯道。为问不止。儿不获已而语母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述无颜之甚。即语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欲。以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语言。自古已来何有此事。复自念言。我若不从儿或能死。今宁违理以存儿命。即便唤儿欲从其意。儿将上床地即磬裂。我子实时生身陷入。我即惊怖以手挽儿捉得儿发。而我儿发今日犹故在我怀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

又智度论云。佛法中出家人。虽破戒堕罪。罪毕得解脱。如优钵罗华比丘尼本生经中说。佛在世时。此比丘尼得六神通获阿罗汉果。入贵人舍常赞出家法语诸贵人妇女言。姊妹可出家。诸贵妇女言。我等少壮容色盛美。持戒为难。或当破戒。比丘尼言。破戒便破。但出家。问言。破戒当堕地狱。云何可破。答言。堕地狱便堕。诸贵妇女笑之言。地狱受罪云何可堕。比丘尼言。我自忆念。本宿世时作戏女。着种种衣服而说杂语。或时着比丘尼衣以为戏笑。以是因缘故。迦叶佛时作比丘尼。自恃贵姓端正心生懦弱。而破禁戒。故堕地狱受种种罪。受罪毕已。值释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罗汉道。虽复破戒可得道果。复次如佛在祇桓。有一醉婆罗门。来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勅阿难。与剃头着法衣。醉酒既醒惊怖己身忽为比丘。即便走去。诸比丘问佛。何以听此醉婆罗门作比丘。佛言。此婆罗门无量劫中都无出家心今因醉故暂发微心。以此因缘故。后当出家得道。如是种种因缘。出家之利功德无量。以是故白衣虽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

又杂宝藏经云。昔卢留城有优陀羨王。聪明解达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双兼有德行。王甚爱敬。时彼国法诸为王者不自掸琴。尔时夫人在于曲室共王欢戏。自恃王宠遣王掸琴自起为舞。初举手时王素善相。覩见夫人死相已现。计其余命不过七日。王即舍琴惨然长叹。夫人白王。受王恩宠敢于曲室。求王掸琴。自起为舞。用为欢乐。有何不适舍琴长叹。愿王告语。王不肯答。殷懃不已。王以实答。夫人闻之甚怀忧惧。即白王言。我闻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愿王听许王爱情重语夫人言。至六日头当听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语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来见我我乃听去。作是誓已夫人许可。便得出家受八戒斋。即于其日饮石蜜浆腹中绞结。至七日旦即便命终。乘是善缘得生天上。忆本誓故来诣王所。光明炽盛遍照王宫。时王问言。汝为是谁。天即答言。我是王妇有相夫人。王喜白言。愿来就坐。天答之言。我今观王臭秽叵近。但以先誓故来见王。王闻是已心开意解。而自叹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妇。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远而见鄙贱。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闻说。天一爪甲直一阎浮提地。我此一国何足可贪。作是语已舍位与子。出家修道得阿罗汉。故智度论偈云。

孔雀虽有色严身 不如鸿鹤能远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杂譬喻经云。昔者兄弟二人。居势富贵资财无量。父母终亡无所依仰。虽为兄弟志念各异。兄好道议弟爱家业。其弟见兄不亲家业。常嫌恨之。共为兄弟父母早终。勤念生活反弃家业。追逐沙门听受佛经。沙门岂能与汝衣财宝耶。家转贫困财物日耗。人所嗤笑懈废门户。继续父母乃为孝耳。兄报之曰。五戒十善供养三宝。以道化亲乃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数。道之所乐俗之所恶。俗之所珍道之所贱。智愚不同谋犹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乐苦恼之伪。岂知苦辛。其弟含恚[卑*页]头不信。兄见如是。便谓弟曰。卿贪家事以财为贵。吾好经道。以慧为珍。今欲舍家归命福田。计命寄世忽若飞尘。无常卒至为罪所缠。是故舍世避危就安。弟见兄意志趣道义。寂然无报。兄则去家作沙门。夙夜精进坐禅思惟。行合经法成道果证。弟闻此言瞋恚更盛。弟贪家业未曾为法。其后寿终堕于牛中肥盛甚大。贾客买取载盐贩之。往还数回。牛遂羸顿不能复前。上阪困顿臂卧不起。贾人挝打摇头纒动。时兄游行飞在虚空。遥见其弟便谓之曰。弟居田宅今为所在。而自投身堕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命。即自识知泪出自责。由行不善慳贪嫉妬。不信佛法轻慢圣众。不信兄语抵突自用。故堕牛中。疲顿困劣。悔当何逮。兄知心念怆然哀伤。即为牛主说其本末。贾人闻之便以施与。即将牛去还至寺中。使念三宝。饭食随时。其命终尽得生忉利天。时众贾客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与。不识道义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弃所珍翫行作沙门。精进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观之。世间财宝不益于人。奉敬三尊修身学道。世世获安。

又付法藏经云。昔尊者罗汉闍夜多。将诸弟子诣德叉尸罗城。到其城已惨然不悦。小复前行。路见一鸟欣然微笑。弟子白师。愿说因缘。尊者答。我初至城于城门下见一鬼子。饥急语我。我母入城为我求食。与母别来经五百岁。饥虚困乏命将不远。尊者入城若见我母道我辛苦。愿语早来。我始入城便见彼母。具说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来经五百岁。未曾能得一人啜唾。我既新产气力羸劣。设得少唾诸鬼夺我。今值一人遇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门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唯愿尊者送我出城。我即将出令共子食。我即问鬼。生来几时。鬼答我言。吾见此城七反成坏。我闻鬼言。悲叹生死受苦长远。是以惨然。时彼鸟者。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毘婆尸。我于尔时为长者子。欲得出家。是时出家必得罗汉。父母不听强为娉妻。既得妻已复求出家。父母语我。若生一子乃当相放。我寻受教后生一男。至年六岁我复欲去。父母教儿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舍我谁见养活。先当杀儿然后可去。我时见已起爱染心。即语子言。吾为汝故不复出家。由

彼儿故从是以来九十一劫流转五道未曾得见。今以道眼观见彼乌。乃是前子。愍其愚痴久处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缘。若复有人障他出家。此人罪报常在恶道。受极苦痛无得解脱。恶道罪毕若生人中生盲无目。是故智者。若见有人欲出家者。应勤方便劝佐令成。勿作留难。

又出家功德经云。昔佛在世时。佛与阿难入毘舍离城。时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罗羨那。与诸婬女在高楼上共相娱乐。佛闻乐音语阿难言。我知此人却后七日必当命终。若不出家或堕地狱。阿难闻已即往教化。劝其出家。王子闻劝于六日中极意受乐。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净戒。即便命终生四天王。为北天王毘沙门子。与诸婬女受五欲乐。极天之寿满五百岁。后生忉利为帝释子。寿天千岁。次生焰摩复为王子。寿二千岁。后生兜率亦为王子。寿四千岁。次生化乐为天王子。寿八千岁。化乐寿尽复生第六他化自在为天王子。与诸婬女所受五欲。于下最胜。尽天寿命万六千岁。如是受乐。于六欲天往来七返而无中天。一日出家满二十劫不堕恶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最后人中生富乐家财宝具足。壮年已过临老厌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毘流帝梨。广度天人不可限量。以是因缘出家功德。无量无边不可为喻。假使罗汉满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岁中尽心供养四事无乏。乃至涅槃各为起塔。华香璎珞种种供养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为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家之法真可尊贵。不得以少财色贪着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

中本起经云。提婆达多(齐云天热以其生时人天等众心皆惊热故以名焉)。

又无性摄论云。提婆者(唐云天授亦云天与谓从天乞得故云天授也)。

又增一阿含经云提婆达。白佛言。愿听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为沙门实为不易。复再三白佛。复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恶念。此沙门怀嫉妬心。我今宜自剃头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门语为。提婆后犯五逆罪。恶心欲至如来所适。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风起生绕提婆身。为火所烧。便发悔心称南无佛。然不究竟。便入地狱中。阿难悲泣言。提婆在地狱中为经几时。佛言。经于大劫。命终生四天王上。展转至他化自在天。经六十劫不堕三恶趣。最后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无。由命终之时称南无故。时大目连言。我欲至阿鼻狱中见提婆达慰劳庆贺。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间音响。目连白言。我解六十四音。当以此音往语彼人。目连如屈申臂顷至阿鼻狱上。虚空中命曰提婆达。狱卒曰。此间亦有拘楼秦佛迦叶佛时提婆达。今命何

者。目连曰。吾命释迦文佛叔父儿提婆达。狱卒烧炙彼身使令觉寤曰。汝仰观空中。见大目连坐宝莲华。语目连曰。尊者何由屈此。目连曰。如来记。汝欲害世尊缘入阿鼻。最后成辟支佛。号名南无。提婆闻已欢喜言。我今日以右胁卧阿鼻狱中。经历一劫终无劳倦。目连复问苦痛有增损乎。提婆报。以热铁轮铄我身坏。复以铁杵吹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体。复有火山来镇我面。昔日袈裟化为铜镞。极为炽盛。今寄头面礼世尊足。复礼尊者阿难。目连即摄神足还世尊所。又智度论云。提婆达弟子名俱迦离。谤舍利弗及目捷连。命终堕莲华地狱中。又本起经名衢和离。

又报恩经云。提婆达多过去久远不可计劫。有佛出世。名曰应现。佛灭度后。于像法中有一坐禅比丘。独住林中。尔时比丘常患虬虱。而作约言。我若坐禅汝宜默然。隐身寂住其虱如法。于后一时有土蚤来至虱边。问言。汝云何身体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禅定。教我饮食时节。我如法饮食故。所以身体鲜肥。蚤言。我亦欲修习其法。虱言。能尔随意。尔时比丘寻便坐禅。尔时土蚤闻血肉香即便食噉。尔时比丘心生苦恼。即便脱衣以火烧之。佛言。尔时坐禅比丘者今迦叶是。尔时土蚤者今提婆达多是。尔时虱者今我身是。提婆达多为利养故毁害于我。乃至今日成佛。亦为利养出佛身血生入地狱。提婆达多常怀恶心毁害如来。若说其事穷劫不尽。

又杂宝藏经云。佛在迦毘罗卫国入城乞食。到弟孙陀罗难陀舍。会值难陀与妇作庄香涂眉间。闻佛门中欲出外看。妇共要言。出看如来。使我额上庄未干顷便还入来。难陀即出见佛作礼。取钵向舍盛食奉佛。佛不为取过与阿难亦不为取。阿难语言。汝从谁得钵。还与本处。于是持钵诣佛。至尼拘屡精舍。佛即勅剃发师与难陀剃发。难陀不肯。怒拳而语剃发人言。迦毘罗一切人民。汝今尽可剃其发耶。佛问剃发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为剃。佛共阿难自至其边。难陀畏故不敢不剃。虽得剃发常欲还家。佛常将行不能得去。后于一日次当守房。而自欢喜。今真得便可还家去。待佛众僧都去之后。我当还家。佛入城后作是念言。当为汲水令满澡瓶然后还归。寻时汲水。一瓶适满一瓶复翻。如是经时不能满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满。使诸比丘来还自汲。我今俱着瓶屋中而去。适即闭门。适一扇闭一扇复开。适闭一户一户复开。更作是念。俱不可闭。且置而去。纵使失诸比丘衣物。我饶财宝足可偿之。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从此来。我则从彼异道而去。佛知其意亦从异道来。遥见佛来至大树后藏。树神举树在虚空中。露地而立。佛见难陀将还精舍。而问之言。汝念妇耶。答言。实尔。即将难陀向阿那波山上。

又问难陀。汝妇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猕猴。又复问言。汝妇孙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猕猴耶。难陀懊恼便作念言。我妇端正人中少双。佛今何故以我之妇比瞎猕猴。佛复将至忉利天上。遍诸天宫而共观看。见诸天子与诸天女共相娱乐。见一宫中有五百天。女无有天子。寻来问佛。佛言。汝自往问。难陀往问。诸宫殿中尽有天子。此中何以独无天子耶。诸女答言。阎浮提内佛弟难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缘命终当生于此天宫为我天子。难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语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路殊。且还舍人寿更生此间。便可得住。便还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语难陀。汝妇端正何如天女。难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猕猴比于我妇。佛将难陀还阎浮提。难陀为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难尔时为说偈言。

譬如羯羊鬪 将前而更却
汝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将难陀复至地狱。见诸镬汤悉皆煮人。唯见一镬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来问佛。佛告之言。汝自往问。难陀即问狱卒言。诸镬尽皆煮治罪人。此镬何故空无所煮。答言。阎浮提内有如来弟子。名为难陀。以出家功德当得生天。以欲罢道因缘之故。天寿命终堕此地狱。是故我今吹镬而待难陀。难陀闻已恐怖畏狱卒留。即作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唯愿将我拥护还至阎浮提内。佛语难陀。汝能勤持戒修汝天福不。难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愿我不堕此狱。佛为说法。一七日中成阿罗汉。诸比丘叹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过去亦复如是。诸比丘言。过去亦尔。其事云何。请为我说。佛言昔迦尸国王。名曰满面。毘提希国有一淫女端正殊妙。尔时二国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王叹说。彼国有淫女端正世所希少。王闻是语心生惑着。遣使从索。彼国不与。重遣使言。求暂相见。四五日间还当发遣。时彼国王约勅淫女。汝之姿态所有伎好。悉具足备。使迦尸王惑着于汝。须臾之间不能远离。即遣令去。经四五日寻复唤言。欲设大祀须得此女。暂还放来后当更遣。时迦尸王即遣妇还。大祀已讫遣使还索。答言。明日当遣。既至明日亦复不遣。如是妄语经历多日。王心惑着单将数人欲往彼国。诸臣劝谏不肯受用。时仙人山中有猕猴王。聪明博达多有所知。其妇适死取一雌猕猴。诸猕猴众皆共瞋呵责。此雌猕猴众所共有。何缘独当。时猕猴王将雌猕猴。走向迦尸国投于王所。诸猕猴众皆共追逐。既到城内发屋坏墙不可料理。迦尸国王语猕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猕猴还诸猕猴。猕猴王言。我妇死去更复无妇。王今云何欲使我归。王语之言。今汝猕猴破

乱我国。那得不归。猕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猕猴王言。汝宫中有八万四千夫人。汝不爱乐欲至敌国追逐淫女。我今无妇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万姓视汝而活。为一淫女云何捐弃国事。大王当知。淫欲之事乐少苦多。犹如逆风而执炽炬。愚者不放必见烧害。欲为不净如彼屎聚。欲现外相薄皮所覆。欲无反复如屎涂毒蛇。欲如怨贼诈亲附人。欲如假借必当还归。欲为可恶如厕生华。欲如疥痒而向于火搔之转剧。欲如狗啮枯骨涎唾共合谓为有味唇齿破尽不知厌足。欲如渴人饮于咸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众鸟竞逐。欲如鱼战贪味至死其患甚大。尔时猕猴王者我身是也。尔时王者难陀是也。尔时淫女者孙陀利是也。我于尔时欲淤泥中拔出难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

未曾有经。罗睺罗年至九岁出家为沙弥。王勅豪族诸公王子五十人。随逐罗睺悉共出家。舍利弗为和尚。大目犍连作阿阇梨。与授十戒。罗睺母耶输陀罗为太子妇。未满三年即舍出家(自余弟子事广繁多不可具述且逐要略疏三五也)沙弥者。耶舍传云(隋云劳之小者。以修道为劳也。又翻息慈。谓息世染之情以慈济万物也。又创染佛法俗情犹存。须息恶行慈)又增一阿含经云。佛告诸比丘有四姓出家者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犹四大海皆从阿耨泉出。又弥沙塞律云。汝等比丘。杂类出家。皆舍本姓称释子沙门(沙门者息恶也)又长阿含经云。弥勒出世。诸比丘弟子等亦皆称慈子。如我今弟子称为释子(弥勒者姓也此云慈氏也)观大觉俯应迹均俗典。所以苗裔继哲姻娅重迭。并缘发旷劫故能翼赞灵化。又四河入溟俱名为海。四族归道并号曰释。可谓总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

颂曰。

宿佑因熟	今蒙出度	弃俗遣尘
超然欣悟	慧在恬虚	妙不以数
感时会道	绝羈缠务	精勤慕学
服兹甘露	功业弗坠	感圣嘉护
肃肃灵仪	依依神步	彼我无他
法侣相遇		

感应缘(略引五验)

- 宋沙门智严

- 宋沙门求那跋摩
- 宋沙门尼昙辉
- 宋居士赵习
- 宋东宫仑二女

宋京师枳园寺有释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游历西国咨受禅法。博通经论罕所希类。还于西域。所得经论未及译写。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宝云等译出。不受别请。分卫自资。道化灵感幽显咸服。有见鬼者云。见西州太社间鬼相语云。严公至当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严至。聊问姓字果称智严。默而识之密加礼。异仪同兰陵萧思话妇刘氏疾病。常见鬼来呼可骇畏。时迎严说法。严始到外堂。刘氏便见群鬼迸散。严既进为夫人说经。疾以之瘳。因禀五戒一门宗奉。严清素寡欲随受随施。少而游方更无滞着。禀性冲退。不自陈叙。故虽多美行。世无得而尽传。严昔未出家时。嘗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到天竺。咨诸明达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咨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至罽宾。无疾而死。时年七十有八。彼国凡圣烧身各处。严虽戒操高明。而实行未辩。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圣墓则飘然自轻。严弟子智明智远。故从西来报此征瑞。俱还外国。以此推严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间深浅耳。

宋京师祇桓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铠。本是刹利种。累世为王治在罽宾国。机辩俊达深有大度。仁爱泛博崇德务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业。文帝引见劳问殷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拘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鬻茂。如此持斋。斋亦大矣。不杀戒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普济耶。帝乃抚几叹曰。夫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恋篇章。至如法师所言。真谓开悟明达。可与言论天人之际矣。乃勅住祇桓寺供给隆厚。王公英彦莫不宗奉。大翻经论具在高僧传。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时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

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人不满。且令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时有信者采花布席。唯跋摩所坐花采更鲜。众咸崇以圣礼。夏竟还祇桓。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毕。先起还问其弟子。后至奄然已终。春秋六十有五。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余人。并闻香气芬烈。咸见一物状若龙陀。可长一丈许。起于尸侧直上冲天。莫能铭者。以香薪阁维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氛氲丽空。四部群集哀声恻天。悲泣望断不能自胜(又二验出梁高僧传录)。

宋尼释昙辉。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阳。名曰玉。年七岁便乐坐禅。每坐辄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谓是梦耳。曾与姊共寝。夜中入定。姊于屏风角得之。身如木石亦无气息。姊大惊怪唤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晓不觉。奔问巫覡。皆言。鬼神所凭至年十一有外国禅师曷良耶舍者。来入蜀。辉请咨询所见。耶舍尼以辉禅既有分。欲劝化令出家。时辉将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闻说其家。潜迎还寺。家既知将逼嫁之。辉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当投火饲虎弃除秽形。愿十方诸佛证见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闻辉志业迎与相见。并召纲佐及有怀沙门互加难问。辉敷演无屈。坐者叹之。崇乃许离夫家听其入道。元嘉十九年。临川康王延致广陵寺。

宋淮南赵习。元嘉二十年为卫军府佐。疾病经时忧必不济。常至心归佛。夜梦一人形貌秀异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裹物及剃刀。授习云。服此药用此刀病必愈。习既惊觉果得刀药焉。登即服药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

宋元嘉元年。东宫仓二女。姊十岁妹九岁。里越愚蒙未知经法。忽其年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归。粗说见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还作外国语。诵经梵书。见西域僧便相开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见从风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经月乃返。剃头为尼被服法衣。持发而归。自说见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缘为我弟子。手摩头发便落。与其法名。大曰法缘。小曰法彩。遣还曰。可作精舍当与经法。既达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礼诵。每现五色光流泛峯岭。自此容止音调诠正有法。上京风规不能过也。刺史韦朗孔默等。皆迎敬异云(右此三验出冥祥记)。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惭愧篇第十四
- 奖导篇第十五
- 说听篇第十六

惭愧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世轮转六道旋还。若有一片神明无不经离多处。既其禀生无定有智有愚。受性不同为善为恶。为善故有惭有愧。为恶故无惭无愧。但凡夫之法相惑居怀。若未得治道断除。理应日夜励己策修惭愧冥空辞谢幽显。从来无智不识至真。致使烦恼森然结漏繁拥。冀藉一善消除万累。排荡重昏豁然清净。是故大圣殷勤制诸道俗深惭应供。横受福田之名。仰愧沙门。虚当乞士之号。进无菩萨兼济之能。退乏声闻自调之德。点辱师僧辜负檀越。不堪行国王之地。无以报父母之恩。事等破瓶。义同焦种。亦如多罗既断。宁可重生。析石已离终无还合。鬼常扫迹唱是恶人。如来勅言。非我弟子。不能为世福田。岂可胜他礼拜。近障人天远妨圣道。如斯罪累何可言陈。在道尚然居俗宁救。是以一失人身动经累劫。再逢服本还同遇本。今当以惭愧水洗浴戒尘。执发露刀割覆藏网。仰愧先贤。深惭后德。竭诚忏悔彻穷来际。见一切凡圣敬同佛想。自勒己心卑如贱想。所有诸过。不起一念私隐之心。所有诸善。常生修学之意。粗陈此心。是名惭愧也。

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经云。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恶。愧者不教他造。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惭愧。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宝灭诸恶业。

又迦延论云。何名无惭。答曰。可惭不惭。可避不避。不善恭敬。不善往来。此谓无惭。云何名无愧。可羞不羞。可畏不畏。恶事不畏。故称无愧。又不善往来名无惭。恶事不见畏称无愧。翻此前名。故云惭愧。

又新婆沙论云。世间有情见无惭者。言是无愧。见无愧者言是无惭。到谓此二其体是一。今欲显示性相差别。令彼疑者得决定解。问无惭无愧有何差别。答于自在者无怖畏转是无惭。于诸罪中不见怖畏是无愧。复于自在者无怖畏转是无惭。于诸罪中不见怖畏是无愧。复不恭敬是无惭。不怖畏是无愧。复不厌贱烦恼是无惭。不厌贱恶行是无愧。复作恶不自顾是无惭。作恶不顾他是无愧。复作恶不自羞是无惭。作恶不耻他是无愧。复作恶不羞耻是无惭。作恶而傲逸是无愧。复独一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对他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复若对少人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若对众人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复若对恶趣有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若对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复若对愚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若对智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复若对卑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若对尊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复若对在家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若对出家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复若对非亲教轨范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若对亲教轨范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复若作恶时不羞天者是无惭。若作恶时不耻人者是无愧。复若于诸恶因不能诃毁是无惭。于诸恶果不能厌怖是无愧。复贪等流是无惭。于痴等流是无愧。是谓无惭无愧差别。如是二法唯欲界系。唯是不善。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遍相应。唯除自性(各翻前恶是名惭愧)又瑜伽论云。云何无惭无愧。谓观于自他无所羞耻。故思毁犯。犯已不能如法出离。好为种种鬪讼违诤。是名无惭无愧也。又遗教经云。惭如铁钩。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当惭愧。无得暂替。若离惭愧则失诸功德。有愧之人则有善法。若无愧者。与诸禽兽无相异也。

又智度论偈云。

入道惭愧人	持钵福众生
云何纵欲尘	沉没于五情
着铠持刀杖	见敌而退走
如是怯弱人	举世所轻贱
比丘为乞士	除发着袈裟
五情马所制	取笑亦如是
又如豪贵人	衣服以严身

而行乞衣食	取笑于众人
比丘除饰好	毁形以摄心
而更求欲乐	取笑亦如是
已舍五欲乐	弃之而不顾
如何还欲得	如愚自食吐
如是贪欲人	不知观本愿
亦不识好丑	狂醉于渴爱
惭愧尊重法	一切皆已弃
贤智所不亲	愚痴所爱近
诸欲求时苦	得之多怖畏
失时怀愁恼	一切无乐处
诸欲患如是	以何当舍之
得福禅定乐	则不为所欺
欲乐着无厌	以何能灭除
若得不净观	此心自然无

又正法念经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恶法。实非沙门自称沙门。犹如野干着师子皮。如虚伪宝内空无物。又庄严论偈云。

既着坏色衣	应当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常思自调柔
云何着是服	竖眼张其目
蹙眉复聚颊	而起瞋恚相
瞋恚于出家	不应所住处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轻贱之屋宅	丑陋之种子
龌恶语之伴	烧意林猛火
示恶道之业	鬪诤怨害门
恶名称床褥	暴速作恶本
应当自观察	出家之标相
心与相相应	为不相应耶
比丘之法者	从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为于信施	之所消灭耶
此身不清净	九孔常流污
臭秽甚可恶	乃是众苦器
是身极鄙陋	痈疮之所聚
若共[改-己+亭]触时	生于大苦恼
身如彼箭镞	有镞箭即中
有身众苦加	无身则无苦
蚊虻蝇毒虫	皆能蠹杀人
应当勤精进	远离于此身

故知。上来所录。若道若俗。常须作意正念现前。不得微解少法便起慢心不生惭愧。如四果人等虽不可受总报。别报犹受。故贤愚经云。如鸯崛魔罗。由杀九百九十九人。虽值佛成罗汉。居在房中地狱之火。从毛孔出极患苦痛。何况外凡未起对治。随造一业决定堕三恶道。但人身难得。遇恶因缘则便易失。以恶多善少。一日之中罪念百千善念无一。

又净度三昧经云。罪福相累重数分明。后当受罪福之报。一一不失。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恶念受三恶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种生死根。后当受八亿五千万杂类之身。百年之中种后世栽甚为难数。魂神逐种受形遍三千大千刹土。体骨皮毛遍大千刹土地间无空处。又菩萨处胎经偈云。

吾从无数劫	往来生死道
舍身复受身	不离胞胎法
计我所经历	记一不说余
纯作白狗形	积骨亿须弥
以利针地种	无不值我体
何况杂色狗	其数不可量
吾故摄其心	不贪道放逸

又提谓经云。如有一人在须弥山上以纤缕下之。一人在下持针迎之。中有旋岚猛风。吹缕难入针孔。人身难得甚过于是。又菩萨处胎经。世尊说偈云。

盲龟浮木孔	时时犹可值
人一失命根	亿劫复难是

海水深广大 三百三十六
一针投海中 求之尚可得
一失人身命 难得过于是

又大庄严论偈云。

离诸难亦难 得于人间难
既得离诸难 应当常精进

我昔闻有一小儿。经中说盲龟值浮木孔其事甚难。时此小儿。故穿一版作孔受头。掷着池中。自入池中。低头举头欲望入孔。水漂版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极生厌恶。人身难得。佛以大海为喻。浮木孔小盲龟无眼。百年一出。甯难可值。我今池小其版孔大。复有两眼日百出头。犹不能值。况彼盲龟而当得值。即为说偈云。

巨海极广大 浮木孔复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为难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极大
数数自出头 不能值木孔
盲龟遇浮木 相值甚为难
恶道复人身 难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应当不放逸
河沙等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咨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说妙法 我必当修行
若能善修习 济拔极为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堕八难处 云何可得离
世间业随逐 坠堕于恶道
我今当逃避 得出三有狱
若不出此狱 云何得解脱
畜生道若干 历劫极久长
地狱及饿鬼 黑闇苦恼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离
险难诸恶道 今日得人身

不尽苦边际 不离三有狱
应当勤方便 必离三有狱
今我求出家 必使得解脱

又罪业报应经偈云。

水流不常满 火盛不久燃
日出须臾没 月满已复缺
尊荣豪贵者 无常复过是

故知。人身难遇易失。以易失故不须生着。当知人身念念近死。如牵猪羊诣于屠所。故涅槃经云。观是寿命。常为无量怨讎所绕。念念损减无有增长。犹如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势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又摩耶经偈云。

譬如旃陀罗 驱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疾过是

自大圣已还体未圆明。虽复分证无生。犹为三相迁流。况于凡愚理隔净境。善恶杂糅明白未分。岂能免点累之愆爱染之失。今闻出家入道之美。不得便言无恶。闻白衣在家之过。不得都无其善。若内修其行则如出家之美。若内乖其信徒为剪落。在家之人有诸眷属公私扰扰。资待所须尚不应慳。沙门净行块然独立。止须三衣六物极至百一供身。自外妨缘何须蓄积。经律具呵明在圣教。若慳悖法财不惠愚贫。智种不成便失圣胎。乃至小罪犹怀大惧。常应谦肃恭敬大小。不得自大轻慢前人。若具犯大罪广畜田宅。过分贮积勤营俗事。此定极恶。何须述之。今且略论中下之人。薄学浅识谓智过人。起大憍慢放诞形容。[凌*欠]箴一切笼罩天地。踣踞师长之前。叱咤尊人之侧。道本和合恭顺为僧。既心形乖反。岂成僧宝也。或有专读外典玩弄琴碁讽读诗书徒消日月。内教法药救生为急。文奥理深词华秘博。能解一句演无量义。新旧经论卷轴数千。曾不窥捡一句之文。外书不急之事日夜勤学。若恐白衣笑我无知不学世典者。何如俗人问我经义不能答。耻居内不闲于外。未足可羞。在内不解于内。耻辱弥甚良由时将末法人命转促。无常交臂朝不谋夕。恐一入幽涂累劫难出。再遇佛法想见无由。虽有经律许一分学外为伏外道。此为上品聪叡者说。先谳于内兼令知外。讥辩锋芒出言关典。内外博究堪为师匠。得如经说为伏外道。今自量身触事无能。神识常蔽愚戆瞢然。自救无

嚮何能利物。色香不通何辯菽麥。愿自私退省己为学。故涅槃经云。佛语诸比丘。出家之人应修慧学寻究经典。不得披读外道典籍路伽耶等。常处山泽空闲静室。修禅礼诵断邪显正。是汝所宗。

又叔迦经中说。叔迦婆罗门子白佛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胜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于此中不定答。出家或有不修善根。则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则胜出家。

又三千威仪云。出家人所作业者。一者坐禅。二者诵经法。三者劝化众事。若具足作三业者。是应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又百喻经云。昔有一人事须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罐盛水。置于火上。后欲取火而火都灭。欲取冷水而水复热。火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间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还念妻子五欲之乐。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火。兼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复如是。

又涅槃经。佛言。我涅槃后有声闻弟子。愚痴破戒喜生鬪争。舍十二部经读诵种种外道典籍文颂手笔。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言是佛听。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贸易瓦木。以金易鍮石。以银易白镞。以绢易麩褐。以甘露易于恶毒。

又遗教经云。昼则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初夜后夜亦勿有废。中夜诵经以自消息。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依是行道可得四沙门果乃至菩提。如是行者堪为师范。真良福田得消信施。

又婆沙论云。如人观日眼不明净。外道书论思求之时使慧眼不净。如人观月眼则明净。佛法经论。思求之时令慧眼明净。若思求外俗。如打猕猴唯出不净。若思求佛法。如练真金多练多净。又菩萨善戒经云。菩萨不读不诵如来正经。读诵世典文颂书疏者得罪。不犯者。若为论义破于邪见。若二分佛经。一分外书。何以故。为知外典是虚妄法佛法真实故。为知世事故。不为世人所轻慢故。以此文证。佛法学人若一向废内寻外则便得罪。纵解理行唯可暂习。为伏外道。还须厌离进修内业务令增胜。若偏耽着则坏正法。故地持论云。若菩萨于佛所说弃舍不学。乃习外道邪论世俗经典。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若上聪明人能速受学得不动智。于日月中常以二分受学佛法一分外典。是名不犯。若于世典外道邪教。爱乐不舍不作弃想。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颂曰。

冬狐狸丰毳	春蚕绪轻丝
形骸翻为阻	心识还自欺
韶亂歌鼓腹	平生少年时
驱车追侠客	酌酒弄妖姬
但念目前好	安知后世悲
惕然一以愧	永与情爱辞
愿识真妄本	染净自分离
羞惭滞五盖	焉知同四依◎

◎奖导篇第十五(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生信部
- 业因部

述意部第一

夫贵贱靡常贫富无定。譬水火更互寒暑递来。故见有财富室温衣丰人足不劳营觅自然而至。复见有贫苦饥弊役力驰求。晨起夜寐形骸为之沮悴。心情为之劳扰。纵有所获百方散失。终日愿于富饶未尝暂有。以此苦故。所以劝奖令其惠施力厉修福。若复有人衣裘服玩鲜华香洁。春秋气序寒温冷暖。四时变改随须无阙。而复见有尺布不完丈帛残弊。垢秽尘墨臭膩朽烂。炎暑不识絺绤。冰雪不知缁纩。乃至形骸不蔽。男女恶露非唯可耻实亦惭作。若见此苦岂可不远。所以劝奖令其修福。应施衣服及以室宇。岂不见众人皆有而我独无。是故应须勇猛修习。若复有人。食则甘味并荐珍羞备举。连机重案满床亘席。芳脂芬馥馨香具列。而复有脱粟之饭不充。藜藿之羹常乏。盐梅早自两无。鱼菜久已双阙。乃至并日而餐糜粥相系。杂以水菓。加以草菜。萎黄困笃自济无方。若见此苦岂可不远。所以劝奖令其修福。应施饮食及以水浆岂可众人皆足而我独困。是故应须勇猛修习。若复有人。荣位通显乘肥衣轻适意自在。行则天人瞻仰。住则鬼神敬贵。而复见有卑鄙猥贱人所不齿。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涂炭沟渠之侧。坐卧冀壤之中。虽有叱咄之声。反致捶扑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见此苦岂可不远。所以劝奖令其修福。应灭憍慢奉行谦敬。岂可他人常贵而我常贱。是故应当勇猛修

习。若复有人。形貌端正言音风吐。常存广利。仁慈博爱语不伤物。而复有人而状瘞丑所言峻暴。唯知自利不计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胜。多瞋恚故所以招恶。若见此苦岂可不远。所以劝奖令其修福。应灭瞋恚奉行忍辱。岂可以令众人常处胜地而我永隔净缘。是故应须勇猛修习。若复有人意力强干少有疾病。常堪行道无有障碍。而复有人羸瘵多患气力弊劣。动辄增困眠坐不安。见有此恶实宜舍远。所以劝奖令其修福。应施医药随时赈救。岂可众人常无疾顿。而我永婴沈滞。是故应须勇猛修习。凡是如此之事。实最应劝。若不相劝。则学者不勤也。

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经云。居家如牢狱。妻子如枷锁。财物如重担。亲戚如怨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清禁六时行道。兼年常三长月常六斋。菜蔬节味。检身口意不驰外。缘专崇出俗高慕佛法。俯仰无亏坐卧无失。夜系明相昼思净法。深敬沙门悲心利俗。若能如是。虽居在家可得度苦。故经云。佛法欲尽白衣护法。修善上生天上如空中雪堕。比丘违于戒律。堕陷恶道如雨从天落。当知于苦修福其福最大。于福作罪其罪不轻。是以从苦入乐。未知乐中之乐。从乐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可验。幸愿省之。又法句经偈云。

热无过淫 毒无过怒 苦无过身
乐无过灭

佛说偈已告诸比丘。往昔久远无数世时。有五通比丘。名精进力。在山中树下闲寂求道。时有四禽兽。依附左右常得安隐。一者鸽。二者乌。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兽者。昼行求食暮则还宿。四禽兽一夜自相问言。世间之苦何者为重。乌言。饥渴最苦。饥渴之时身羸目冥神识不宁。投身罗网不顾锋刃。我等丧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饥渴为苦。鸽言。淫欲最苦。色欲炽盛无所顾念。危身灭命莫不由之。毒蛇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亲疏。亦能杀人复亦自杀。鹿言。惊怖最苦。我在林野心常怵惕。畏惧猎师及诸豺狼。鬣鬣有声奔投沟壑。母子相捐肝胆掉悸。以此言之惊怖为苦。比丘闻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论是其末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无过有身。身为苦器忧畏无量。吾以是故。舍俗学道灭意断想。不贪四大欲断苦源。志存泥洹是故知身为大苦本。故书云。大患莫若于身也。

生信部第三

如那先比丘问佛经云。时有弥兰王。问罗汉那先比丘言。人在世间作恶。至百岁临欲死时念佛。死后生天。我不信是语。复言杀一生死即入泥犁中。我亦不信是也。那先比丘问王。如人持小石置在水上。石浮耶没耶。王言。其石没也。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没不。王言。不没。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没。人虽有本恶。一时念佛用是不入泥犁便生天上。何不信耶。其小石没者。如人作恶不知佛经。死后便入泥犁。何不信耶。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言。如两人俱死。一人生第七梵天。一人生罽宾国。此二人远近虽异。死则一时俱到。如有一双飞鸟。一于高树上止。一于卑树上止。两鸟一时俱飞。其影俱到地耳。那先比丘言。如愚人作恶得殃大。智人作恶得殃小。譬如烧铁在地一人知为烧铁。一人不知。两人俱取。然不知者手烂大知者小。作恶亦尔。愚者不能自悔。故其殃得大。智者作恶知不当为。日自悔过。故其殃少耳。

又四品学经云。凡俗之人。或有不入畜生。畜生或胜于人。所以者何。人作罪不止死入地狱。罪毕始为饿鬼。饿鬼罪毕转为畜生。畜生罪毕乃还为人。以畜生中毕罪便得为人。是故当作善奉三尊之教。长离三恶道。受天人福后长解脱。

又四十二章经云。佛言。天下有五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制命不死难。得覩佛经难。生值佛世难是也。

又杂譬喻经有十八事于世甚难。一值佛世难。二正使值佛得为人难。三正使成人在中国生难。四正使在中国生种姓家难。五正使在种姓家四支六情完具难。六正使四支六情完具得财产难。七正使得财产值善知识难。八正使得善知识具智能难。九正使得智慧具善心难。十正使得善心能布施难。十一正使能布施欲得贤善有德人难。十二正使得贤善值有德人往至其所难。十三正使至其所得宜适难。十四正使得宜适得受听说难。十五正使听说得正解智慧难。十六正使得解能受深经难。十七正使受深经得如说修行难。十八正使能受深经得如说修行得证圣果难。是为十八事难。

业因部第四

佛说太子刷护经云。阿闍世王太子名为刷护。白佛言。菩萨何因缘得颜貌端正。何因缘不入女人腹。于莲华中化生。何因缘故能知宿命之事。

佛告太子。由能忍辱故即为姝好。不淫泆故即能化生。人生七日便知宿命无数世事。

复何因缘身有三十二相。复何因缘有八十种好。复何因缘见佛身者视之无厌。

佛告太子。本为菩萨好喜布施种种杂物与诸佛菩萨及师父母人民索用。故得三十二相。当有慈心哀念十方蠕动之类。如视赤子。皆欲度脱。故得八十种好。见怨如视父母。等心无异。故视佛无厌。

复何因缘知深经慧及陀罗尼行。复何因缘知三时定意得安隐。复何因缘佛所说善其有闻者皆喜信受。佛告太子。菩萨喜书信受讽诵学问。是故知深经智慧及得陀罗尼行。复常专心意用。是故得三昧安隐。所说至诚。是故所语人皆信向闻者欢喜。复何因缘不生恶处。复何因缘得生天上。复何因缘不贪爱欲。

佛告太子。菩萨世世信佛法僧。用是故不生八恶处。由持戒不缺。是故生天。由知经法本空。是故不贪欲。

复何因缘菩萨身口心行所念皆净。复何因缘魔不得便。复何因缘不敢诽谤三宝。

佛告太子。菩萨喜爱三宝。是故得净。精勤不懈。是故魔不得便。所作皆至诚。是故众人不敢诽谤三宝。

复何因缘菩萨得好高声如梵天声。复何因缘有八种音。复何因缘知众人念皆悉能报。

佛告太子。菩萨世世至诚不欺。是故得好高声如梵天声。由世世不恶口。是故得八种音。由世世不两舌不妄语。是故众人所念悉皆能报。

复何因缘得寿命长。复何因缘身得无病。复何因缘家室和顺不令别离。佛告太子。由不杀生。是故为人寿命长。由不持刀杖击人。是故后生为人无病。由见鬪和解令喜。是故后生为人不得别离。

复何因缘得财不离。复何因缘不为劫盗。复何因缘得处尊高。

佛告太子。由不贪人财。是故富乐。喜施不悭。是故不亡财物。心不嫉妬。是故生得尊高。

复何因缘得天眼洞视。复何因缘得天耳彻听。复何因缘知世间死生之事。

佛告太子。由好意燃灯供于佛前。是故得天眼洞视。由喜持伎乐于佛寺前。是故得天耳彻听。由喜定意。是故知世间死生之变。

复何因缘得飞行四禅。复何因缘知前世无数劫来之事。复何因缘得三佛身便般涅槃。

佛告太子。由喜施车马船等与三宝人用。是故得飞行四神足。由常专念诸佛三昧喜行教人。是故得念前世无数劫事。由菩萨得阿惟越致道。是故能断死生之根。得佛道已便般涅槃。

颂曰。

茫茫荒宇	蠢蠢迷昉	居苦谓乐
靡勤靡奖	不遵厥理	空传妄想
外顺情尘	内乖心朗	慈诱返迷
扣诚发爽	灵通吐曜	冥资妙响
归心正觉	津悟福赏	抚之有会
功超由曩		

感应缘(略引三验)

- 晋竺长舒
- 宋邢怀明
- 宋王叔达

晋竺长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资货为富人。竺居晋元康中内徙雒阳。长舒奉法精至。尤好诵观世音经。其后邻比失火。长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风。自计火已逼近。政复出物所全无几。乃勅家人不得撻物。亦无灌救者。唯至心诵经。有顷火烧其邻屋。与长舒隔篱而风忽自回。火亦际屋而止。于时咸以为灵。里中有轻险少年四五人。共毁笑之云。风偶自转。此复何神。伺晴燥夕当爇其屋。能令不燃者可也。其后天甚旱燥风起亦驶。少年辈密共束炬

擲其屋上。三擲三灭。乃大惊惧各走还家。明晨相率诣长舒家。自说昨事稽顙辞谢。长舒答曰。我了无神。政诵念观世音当是威灵所佑。诸君但当洗心信向耳。自是邻里乡党咸敬异焉。

宋邢怀明。河间人。宋大将军参军。尝随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俱见陷没。于是伺候间隙俱得道归。夜行昼伏。已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覘虏候。既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闇。所遣人将晓忽至。乃惊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闇。循等怪愕。怀明先奉法。自征后头上常戴观世音经。转读不废。尔夕亦正暗诵。咸疑是经神力。于是常共祈心。遂以得免居于京师。元嘉十七年有沙门。诣怀明云。贫道见此巷中及君家殊有血气。宜移避之。语毕便去。怀明追而目之。出门便没。意甚恶之。经二旬邻人张景秀伤父及杀父妾。怀明以为血气之征。庶得无事。时与刘斌刘敬文。比门连接同在一巷。其年并以刘湛之党。同被诛夷云。

宋王球字叔达。太原人也。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于郡失守系在刑狱。着一重锁钉鑠坚固。球先精进。既有圜圉用心尤至。狱中百余人并多饥饿。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斋。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题云光明案行品。并诸菩萨名。球得而披读忘第一菩萨名。第二观世音。第三大势至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轮也。既觉锁皆断脱。球心知神力弥增专到。因自钉治其锁经。三日而被原宥(右此三验出冥祥记)。

说听篇第十六(此有八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仪式部
- 简众部
- 渐顿部
- 法施部
- 报恩部
- 利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师资义重慧学为胜。修以义方多闻为善。故马鸣振将绝之纲。龙树兴大小之辩。慧[跳-兆+(辙-车)]昭然清论英出。信可该领名数藻雪旧疑。然学而不说尼父所忧。于义不了释尊所诫。故经曰。法之供养胜诸供养。故外书云。善人是不善人之师不善人是善人之资。受说无违则理超情腑。如说听乖宗则勘难通会。是以一象既亏则六爻斯坠。一言有失则累劫受殃。故知传法不易受听极难。良由去圣日久微言渐昧。而一说一受固亦难行。恐名利关心垢情难净也。

引证部第二

如中论偈云。

真法及说者	听者难得故
如是则生死	非有边无边

又十地论云。由说听二人不称法故各有两过。一不平说过。二佛不随喜过。故大集经偈云。

若诸众生无法器	如来于彼修舍心
设大方便待时节	为令彼得真解脱

大庄严论偈云。

随闻而得觉	未闻慎勿毁
无量余未闻	谤者成痴业

宝性论偈云。

愚痴及我慢	乐行于小法
谤法及法师	则为诸佛呵
外现如仪相	不识如来教
谤法及法师	则为诸佛呵

今见初学黑白幼童。发足守迷。于文义中生知足想。自恃[凌*欠]他转加轻侮。故地持论云。随文取义有五种过。一无正信。二退勇猛。三诳众生。四

轻法。五谤法。能说之人尚垢自心。况所听之人能生信乎。若净心说法。纵是生死变为涅槃。若染心说。纵是涅槃变为生死。

又涅槃经云。大乘为甘露。亦名为毒药。能消即为甘露。不消即成毒药。如人置毒乳中则能杀人。故宝性论偈。

无知无善识 恶友损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则为毒

又十轮经云。如刹利旃陀罗等。见有依我法中出家若声闻辟支佛乃至大乘说法法师。诽谤骂辱欺诳正法。而作留难恼乱法师。以是因缘堕阿鼻地狱。若见依我法中而出家者。于此人所数数瞋恚。骂辱我所说法不肯信受。破坏塔寺僧坊堂舍杀害比丘。先所修习一切善根。皆悉灭尽。命欲终时支节皆疼如火焚烧。其人舌根如被系缚。于多日中口不能语。命终之后堕阿鼻地狱。

仪式部第三

如三千威仪云。上高座读经有五事。一当先礼佛。二当礼经法上座。三当先一足蹶阿僧提上正住座。四当还向上座。五先手按座乃却座。已座有五事。一当正法衣安座。二捷稚声绝当先赞偈呗。三当随因缘读。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于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施者当排下着前。又问经有五事。一当如法下床问。二不得共座问。三有解不得直当问。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缘。五设解头面着地作礼反向出户。

又十住毘婆沙论云。法师处师子座有四种法。何等为四。一者欲升高座。先应恭敬礼拜大众然后升座。二者众有女人应观不净。三者威仪视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颜色和悦人皆信受。不说外道经书心无怯畏。四者于恶言问难当行忍辱。

复有四法。一于诸众生作饶益想。二于诸众生不生我想。三于诸文字不生法想。四愿诸众生从我闻法。于阿耨菩提而不退转。

复有四法。一不自轻身。二不轻听者。三不轻所说。四不为利养。又文殊师利问经云。文殊师利白佛言。四众于何时中不得作声。或身口木石及诸余声。

佛告文殊师利。于六时中不得作声。礼佛时。听法时。众和合时。乞食时。正食时。大小便时。何故是时不得作声。佛告文殊。于是时中有诸天来。彼诸天等常清净心无染心空心随波罗蜜心观佛法心。以彼声故令心不定。以不定故悉皆还去。以诸天去故诸恶鬼来。作不饶益不安隐事。彼入于此生诸焰患。人民饥饿更相侵犯。是故文殊。应寂静礼佛。佛说祇夜云。

不作身口声 木石余音声
寂静礼佛者 如来所赞叹

又佛本行经云。佛告诸比丘。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请于诸根闇钝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说其法。从今以后若请说法。应请妙行具足之人于诸众内胜行成就多解修多罗及解毘尼解摩登伽人。应选择文字分明具足辩才者说法。是等比丘从下座次第差遣为众说法。若一乏者更请第二。第二疲乏应请第三。第三疲乏应请第四。第四疲乏应请第五。乃至若干堪说法者。次第应请为众说法。尔时众人见彼法师辩才具足能演说法。即持香华而散其上。时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厌离。何以故。以佛断故。出家之人不得将持涂香秣香及诸香鬘。时诸人辈闻见此事毁谤说言。是等比丘。如是供养尚不堪受。况复胜者。时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有诸白衣檀越。以欢喜心。以吉祥故。持种种香华涂香秣香及诸华鬘散法师上者。应当受之。是白衣诸檀越等。遂将种种资财宝。物及袈裟等供养法师。是诸比丘恐惧惭愧不受彼物。世诸人辈毁谤谈说。是辈沙门诸释子等。若干轻物尚不堪受。况复胜者。尔时诸比丘闻是事已具往白佛。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有俗人持诸财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师。为欢喜故我许舍施。若有须者听其受取。若不须者我许送还。

时诸比丘取经中要略义味。而为化说不依次第。于时比丘惭愧恐怖。虑违经律具以白佛。于时佛告诸比丘言。我许随便于诸经中择取要义安比文句为人说法。但取中义莫坏经本。

又佛本行经云。时诸比丘集一堂内。有二比丘复演说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内各别说法。犹故相妨。此堂之内将引比丘往诣彼堂。彼堂之处有诸比丘。迭相诱接令诣此堂。往来交杂遂乃乱众。人或去来法事断绝。或有比丘于此法门不喜闻说。时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说法。亦复不得二堂相近使声相接以相妨碍。亦复不得彼诣此众此诣彼众。亦复不得憎恶沙门不喜闻说。若憎恶者须如法治之(又四分律亦不许同

一堂内二法师说法高座相近并坐而说歌咏声说双声合呗并皆不许余律亦不许法师高座受白衣散花花若着身即须振却)又善见律云。若法师为人讲听者说法。女人听者以扇遮面。慎勿露齿笑。若有笑者驱出。何以故。三藐三佛陀。怜愍众生金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之驱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违法部

如佛藏经云。佛言。舍利弗。当来比丘好读外经。当说法时庄校文辞令众欢乐。恶魔尔时助惑众人障碍善法。若有贪着音声语言巧饰文辞。若复有人好读外道经者。魔皆迷惑令心不安隐。是诸人等为魔所惑。覆障慧眼深贪利养。看诸外书犹如群盲为诳所欺。皆使令堕深坑而死。复次舍利弗。不净说法者。不知如来随宜意趣。自不善解而为人说是人现世得五过失。何等为五。一说法时心怀怖畏恐人难我。二内怀忧怖而外为他说。三是凡夫无有真智。四所说不净但有言辞。五言无次第处处抄撮。是故在众心怀恐怖。如是凡夫无有智慧心无决定但求名闻。疑悔在心而为人说。是故舍利弗。身未证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堕地狱。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知有此四鸟。云何为四。一或有鸟声好而形丑。谓拘翅罗鸟是也。二或有鸟形好而声丑。谓鸞鸟是也。三或有鸟声丑形亦丑。谓土梟是也。四或有鸟声好形亦好。谓孔雀鸟是也。世间亦有四人当共观知。云何为四。一或有比丘颜貌端正威仪成就。然不能有所讽诵诸法初中后善。是谓此人形好声不好。二或有人声好而形丑。出入行来威仪不成。而好广说精进持戒初中后善义理深邃。是谓此人声好而形丑。三或有人声丑形亦丑。谓有人犯戒不精进。复不多闻。所闻便失。是谓此人声丑形亦丑。四或有人声好形亦好。谓比丘颜貌端正威仪具足。然复精进修行善法多闻不忘。初中后善善能讽诵。是谓此人声好形亦好也。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云。云何为四。一或有云雷而不雨。二或有云雨而不雷。三或有云亦雨亦雷。四或有云不雨不雷。是四种云而像世间四种人。一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声诵习十二部经讽诵不失其义。然不广与人说法。是谓雷而不雨。二云何雨而不雷。或有比丘颜貌端正威仪皆具。然不多闻高声诵习十二部经。复从他受亦不忘失。好与善知识相随。亦好与他人说法。是谓雨而不雷。三云何不雨不雷。或有人颜色不端威仪不具。不修善法亦不多闻。复

不与他人说法。是谓此人不雨不雷。四云何亦雨亦雷。或有人颜色端正威仪皆具。好喜学问亦好与他法说。劝进他人令便承受。是谓此人亦雨亦雷。

◎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说听篇第十六之二

简众部第五

夫法师升座。先须礼敬三宝自净其心。观时择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后为说。故报恩经云。听者坐说者立不应为说。若听者求说者过。不应为说。若听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义。依不了义经不依了义经。依识不依智。并不应为说。何以故。是人不能恭敬诸佛菩萨清净法故。若说尊重于法。听法之人亦生崇敬。至心听受不生轻慢。是名清净说。故阿含经偈云。

听者端心如渴饮 一心入于语义中
闻法踊跃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为说

又五分律云。除其贪心。不自轻心。不轻大众心。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动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说一四句偈。令前人如实解者。长夜安乐利益无量。

又涅槃经云。若有受持读诵书写宣说。非时非国不请而说。轻心轻他自叹随处而说。反灭佛法。乃至令无量人死堕地狱。则是众生恶知识也。

又十诵律云。有五种人。问法皆不应为说。一试验问。二无疑问。三不为悔所犯故问。四不受语故问。五诘难故问。并不得答。若前人实有好心。不具前意。为欲生善灭恶者。法师随机方便好心为说。若自解未明。或于法有疑者。则不得为说。恐令前人有错传之失。彼此得罪。

又百喻经及毘昙论。问答有四。一有决定答。譬如人问一切有生皆死。此是决定答。二问死者必有生。是应分别答。爱尽者无生。有爱者必有生。是名分别答。三有问人为最胜不。此应反问言。汝问三恶道。为问诸天。若问三

恶道。人实为最胜。若问于诸天。人必为不如。如是等义名反问答。四若问十四难。若问世界及众生有边无边有始终无始终。如是等义名置答。论问若论诸外道愚痴自以为智。不闲四论。唯作一分别论。

又优婆塞戒经云。佛言。如法住者。能自他利。不如法住者。则不得名自他利。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为八。一法智。二义智。三时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众智。七根智。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说具十六事。一时说。二至心说。三次第说。四和合说。五随义说。六喜乐说。七随意说。八不轻众说。九不诃众说。十如法说。十一自他利说。十二不散乱说。十三合义说。十四真正说。十五说已不生憍慢。十六说已不求来世报。如是之人能从他听。从他听时具十六事。一时听。二乐听。三至心听。四恭敬听。五不求过听。六不为论议听。七不为胜听。八听时不轻说者。九听时不轻于法。十听时终不自轻。十一听时远离五盖。十二听时为受持读诵。十三听时为除五欲。十四听时为具信心。十五听时为调众生。十六听时为断闇根。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说能听。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则不得名自利利他。

复次能说法者。复有二种。一者清净。二者不清净。不清净者复有五事。一为利故说。二为报而说。三为胜他说。四为十报说。五疑说。

清净说者。复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后说。二为增长三宝故说。三断自他烦恼故说。四为分别邪正故说。五为听者得最胜故说。善男子。不净说法者。名曰垢秽。名为卖法。亦名污辱。亦名错说。亦名失意(清净说者翻前即是)。

又法句喻经云。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虽诵千章	句义不正	不如一要
闻可灭意	虽诵千言	不义何益
不如一义	闻行可度	虽多诵经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又大法炬陀罗尼经云。若受法人欲行呪法令不断者。彼诸法师欲说法时。敛容端坐先诵呪曰。

怛经他 陀迦那 阿迦男迦那 迦那 迦那 那迦 迦迦那迦 阿迦迦那迦
迦那 迦那 迦那阿迦那 迦迦那 婆鼻杀 帝夜他婆鼻杀 夜他伽伽那
多他婆鼻杀帝 多他摩迦舍 那迦舍 迦迦舍

法师尔时眷属围绕。即得成此加护方便。令彼法师心不动乱说法不断。灭除欲执。令诸罗刹女等。所有听众不为留难。法师所须不为障碍。

◎

◎渐顿部第六

如百喻经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好美水。王勅村人常使民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移避远此村去。时彼村主语诸人言。汝等莫去。我当为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来不疲。即往白王。王为改之作三由旬。众人闻已便大欢喜。有人语言。此故是本五由旬。更无有异。虽闻此言信王语故终不肯舍。世间之人亦复如是。修行正法度于五道向涅盘城。心生疲倦便欲舍离。顿驾生死不能复进。如来法王有大方便。于一乘法分别说三。小乘之人闻之欢喜。以为易行。修善进德求度生死。后闻人说无有三乘。故是一乘。以信佛语终不肯舍。如彼村人亦复如是。

又华严经云。佛子。譬如日出光照一切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日光不作是念。我应先照诸大山王。次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彼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后。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成就无量无边法界智慧日轮。常放无量无碍智慧光明。光照菩萨等诸大山王。次照缘觉。次照声闻。次照决定善根众生随应受化。然后悉照一切众生。乃至邪定为作未来饶益因缘。如来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当先照菩萨乃至邪定。但放大智日光普照一切。佛子。譬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幽谷无不普照。如来智慧日月亦复如是。普照一切无不明。但众生希望善根不同。故如来智光种种差别。

法施部第七

如十住毘婆沙论云。若菩萨欲以法施众生者。应如决定王大乘经中称法师功德及说法义戒随顺修学。谓说法者应行四法。何等为四。一者广博多学。能

持一切言辞章句。二者决定。善知世间出世间诸法生灭相。三者得禅定慧。于诸经法随顺无诤。四者不增不损如所说行。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正行善业。为邪见人说一偈法令净信佛。命终生应声天受种种乐。从天还退随业流转。若为财物故与人说法。不以悲心利益众生。而取财物。或用饮酒。或与女人共饮共食。如伎儿法自实求财。如是法施其果甚少。生于天上作智慧鸟。能说偈颂。是则名曰下品法施也。云何名为中品法施耶。为名闻故。为胜他故。为胜余大法师故。为人说法。或以妬心为人说法。如是法施得报亦少。生于天中受中果报。或生人中。是则名曰中品法施也。云何名为上品法施耶。以清净心为欲增长众生智能。而为说法。不为财利。为令邪见众生等住于正法。如是法施。自利利人无上最胜。乃至涅槃其福不尽。是则名曰上品法施也。

又迦叶经尔时世尊而说偈颂曰。

三千大千界	珍宝满其中
以此用布施	所得功德少
若说一偈法	功德为甚多
三界诸乐具	尽持施一人
不如一偈施	功德为最胜
此功德胜彼	能离诸苦恼
若河沙世界	珍宝满其中
以施诸如来	不如一法施
施宝福虽多	不及一法施
一偈福尚胜	况多难思议

又十住毘婆沙论云。在家之人当行财施。出家之人当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人。以听受法者于在家人信心浅薄故。又在家之人多有财物。出家之人于诸经法读诵通达。为人解说在众无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又使听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欲说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偈说曰。

先自修行法	然后教余人
乃可作是言	汝随我所行
身自行不善	安能令彼善
自不得寂灭	何能令人寂

又出家之人。若行财施则妨余善。远离阿练若处。必至聚落与白衣从事。多有言说发起三毒。于六度等心薄。乃至贪着五欲舍戒还俗。故名为死。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诸烦恼苦患。以是因缘故。于出家者称叹法施。于在家者称叹财施。

又金光明经云。说法者有五种事。一者法施彼我兼利。财施不尔。二者法施。能令众生出于三界。财施者不出欲界。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财施之者长养色身。四者法施增长无穷。财施必有竭尽。五者法施能断无明。财施只有伏贪心。故知财施不及法也。就法施中自有阶渐。若有所解不用他知。恐他胜己秘而有说。则自未来常不闻法。

又智度论云。若悋惜法则常生边地无佛法处。由悋法故障他慧明。此则不如卖法。他人反胜过此。

又成实论云。若人但能为他说法。是名利他。是人虽不自随法行。为他说故自亦得利。于此惠施门略有三品。下法施者。说布施法不说智慧。中法施者。说于持戒。上法施者。说于智慧。以说智慧。教人观理得断惑智二障出离生死远成菩提涅槃乐果。乃至但能唯说小乘。教化一人令观生空。信解依行虽未得道。亦胜教化一阎浮中所有众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修圣道。则有出因要得涅槃。

又诸法勇王经云。阎浮提中所有水陆空行众生尽得人身。若有一人教是诸人令其安住五戒十善。所得功德。不如有人教诲一人令得信行。

又十住毘婆沙论云。有四法能退失智慧。菩萨所应远离。何等为四。一不敬法及说法者。二于要法秘匿悋惜。三乐法者为作障碍坏其听心。四怀憍慢自高卑人。复有四法。得其智慧。应常修习。何等为四。一恭敬法及说法者。二如所闻法及所读诵为他人说其心清净不求利养。三知从多闻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头然。四如所闻法受持不忘。贵如说行不贵言说。

报恩部第八

如善恭敬经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四句偈。或抄或写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阇梨等荷担肩上。或时背负。或以顶戴。常负行者。复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是师。作如是事尚自不能具报师恩。若当来世于

师和尚所起不敬心。常说于过我说愚痴。极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是故阿难。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当得如是胜上之法。所谓爱重三宝甚深之法。

又梵网经云。若佛子。见大乘法师同见同行来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千里来者。即迎来送去礼拜供养。日日三时供养。日食三两金。百味饮食床座供养法师。一切所须尽给与之。常请法师三时说法。日日三时礼拜。不生瞋心患恼之心。为法灭身请法。若不尔者犯轻垢罪。

又优婆塞戒经云。若优婆塞受持六重戒已。四十里中有讲法处。不能往听得失意罪。

又大方等陀罗尼经云。佛告阿难。若有父母妻子。不放此人至于道场者。此人应向父母等前烧种种香。长跪合掌应作是言。我今欲至道场哀愍听许亦应种种谏晓随宜说法。亦应三请。若不听者。此人应于舍宅默自思惟诵持经典。

又正法念经云。若人供养说法法师。当知是人即为供养现在世尊。其人如是随所供养。所发愿成就。乃至得阿耨菩提。以能供养说法师故。何以故。以闻法故心得调伏。以调伏故能断无知流转之闇。若离闻法无有一法能调伏心。

又胜思惟经云。不起罪业不起福业不起无动业者。是名供养佛。

又华手经云。若以华香衣食汤药等供养诸佛。不名为真供养。如来坐道场所得微妙法随能修学者。是真供养。故说偈云。

若以华涂香	衣食及汤药
以此供诸佛	不名为真供
如来坐道场	所得微妙法
若人能修学	是真供养佛

又十住婆沙论云。佛告阿难。天雨香华不名供养恭敬如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心不放逸。亲近修集圣法。是真供养佛。

又宝云经云。不以财施供养于佛。何以故。如来法身不待财施。唯以法施供养于佛。为具佛道。以法供养为最第一。

又善恭敬经云。佛言。若有比丘。虽复有夏不能闲解如是法句。彼亦应当从他依止。所以者何。自尚不解。况欲与他作依止师。假令耆旧百夏比丘。而不能解沙门秘密之事。不解法律等。亦应说依止。若有比丘从他受法。于彼师边应起尊贵敬重之心。欲受法时。当在师前不得轻笑。不得露齿。不得交足。不得视足。不得动足。不得蹀脚。师不发问不得辄言凡有所使勿得违命。勿视师面。离师三肘令坐即坐。勿得违教。于彼师所应起慈心。若有所疑先应咨白。若见师许然后请决。当知一日三时应参进止。若三时间不参进止。是师应当如法治之。若参师不见应持土块或木或草以为记验。若当见师在房室内。是时学者应起至心绕房三匝向师顶礼尔乃方还。若不见师众务皆止不得为也。除大小便。又复弟子于其师所不得龕言。师所呵责不应反报。师坐卧床应先敷拭令无尘污虫蚁之属。若师坐卧。乃至师起。应修诵业。时彼学者。至日东方便到师所。善知时已数往师边咨问所须。我作何事。又复弟子在于师前不得洩唾。若行寺内恭敬师故。勿以袈裟覆于肩膊。不得笼头。天时若热日别三时以扇扇师。三度授水授令洗浴。又复三时应献冷饮师。师所营事应尽身力而营助之。佛告阿难。若将来世有诸比丘。或于师所不起恭敬。说于师僧长短之者。彼人则非是须陀洹。亦非凡夫。彼愚痴人。应如是治。师实有过尚不得说。况当无也。若有比丘。于其师边不恭敬者。我说别有一小地狱。名为[序-予+阜]扑。当堕是中。堕彼处已一身四头身体俱然。状如火聚。出大猛焰炽然不息。然已复然。于彼狱处复有诸虫。名曰钩[此/束]。彼诸毒虫常噉舌根。时彼痴人从彼舍身生畜生中。皆由往昔骂辱于师舌根过故。常食屎尿。舍彼身已虽生人间。常生边地具足恶法。虽得人身皮不似人。不能具足人之形色。常被极贱诽谤[凌*欠]辱。离佛世尊常无智慧。从彼死已还堕地狱。更得无量无边苦患之法。

利益部第九

如正法念经云。说法有十功德多所利益。何等为十。一时处具足。二分别易解。三与法相应。四非为利养。五为调伏心。六随顺说法。七说施有报。八说生死法多诸障碍。九说天退歿。十说有业果。若说法人有此十法。令闻法者得多功德利益安乐乃至涅槃。若闻法功德成就深心。信根清静一向净心信于三宝。诣听法处为闻正法。随举一足皆生梵福。又大菩萨藏经云。于诸菩

萨起深爱乐。犹如大师。于正法所起爱乐心。如自己身。于如来所起爱乐心。如自己命。于尊重师起爱乐心。犹如父母。于诸众生起爱乐心。视如一子。于阿遮利耶受教师所起爱乐心。敬如眼目。于诸正行起爱乐心。犹如耳目身首。于波罗蜜起爱敬心。犹如手足。于说法师起爱乐心。如众重宝。所求正法起爱乐心。犹如良药。于能举罪及忆念者起爱乐心。犹如良医。

又僧伽咤经云。尔时一切勇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此法者寿命几劫。佛言。寿命满八十劫。一切勇白佛言。劫以何量。佛言。譬如大城纵广十二由旬高三由旬盛满胡麻。有长寿人过百岁已取一而去。如是城中胡麻悉尽。劫犹不尽。又如大山纵广二十五由旬高十二由旬。有长寿人过一百岁以轻缁帛一往拂之。如是山尽劫犹不尽。是名劫量。时一切勇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发誓愿尚得如是福德之聚。寿命八十劫。何况于佛法中广修诸行。

又涅槃经云。若离四法得涅槃者。无有是处。何等为四。一亲近善友二专心听法。三系念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何以故。开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无目(譬凡夫人)二者一目(譬声闻人)三者二目(譬诸菩萨)言无目者。常不闻法。一目之人罗暂闻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专心听受如闻而行。以听法故得知世间如是三人。

又法句喻经云。昔佛在舍卫国给孤精舍。为诸天人民说法时。波斯匿王有一寡女。名曰金刚。父母哀愍别为作好舍宅。给五百妓女以娱乐之。众共有一长老青衣。名曰度胜。常行市内买脂粉香华。时见男女无数大众。各赍香华出城诣佛。即问行人。欲何所至。众人答言。佛出于世。三界之尊度脱众生皆得泥洹。度胜闻之心悦意喜。即自念言。今老见佛宿世之福。便分香直持买好华。随众人辈往到佛所作礼却立。散华烧香一心听法已。过市取香。因听法功宿行所追。香气熏闻斤两倍前。嫌其迟晚而共诘之。度胜奉道即如事言。世有圣师三界之尊。击无上法鼓震动三千。往听法者无央数人。实随听法。是以稽迟。金刚之徒闻说世尊法义殊妙非世所闻。悚然心欢而自叹曰。吾等何罪独隔不闻。即报度胜。试为我说之。度胜白曰。身贱口秽不敢便宣。说法之仪先施高座。度胜受勅具宣圣旨。五百侍女皆大欢喜。各脱衣服一领积为高座。度胜洗浴承佛威神如应说法。金刚之等五百侍女。疑结破恶得须陀洹道。说法甚美。不觉失火。一时烧死。即生天上。王将人从来欲救火。见之已然。收拾棺敛葬送毕已。往过佛所。为佛作礼叉手言曰。金刚不幸不觉失火。大小烧尽。适棺敛讫。不审何罪遇此火灾。唯愿世尊彰告未

闻。佛告大王。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柰。有长者妇。将采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难急。他性之人不得到边。无问亲疎。其有来者掷着火中。时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罗处在山中。晨来分卫暮辄还山。迦罗分卫来趣郊祠。长者妇见之忿然瞋恚。共捉迦罗扑着火中。举身焦烂。便现神足飞升虚空。众女惊怖泣泪悔过。长跪举头而自陈曰。女人愚戇不识至真。群迷长慢毁辱神灵。自惟过衅罪恶如山。愿降尊德以消重殃。寻声即下而般泥洹。诸女起塔供养舍利。佛为大王而说偈言。

愚戇作恶 不能自解 殃迫自焚
罪成炽然 愚不望处 不谓适苦
临堕厄地 乃知不善

佛告大王。尔时长者妇者。今王女金刚是。五百侍女者今度胜等五百妓女是。罪福追人久无不彰。善恶随人如影随形。说是法时诸来大小即得道迹。

又阿育王经云。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说法。时以步障遮诸妇女。使其听法。尔时法师为诸妇女说法。常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有一妇女。分犯王法。发幕向法师前问法师言。如来大觉于菩提树下觉诸法时觉悟施戒耶。更悟余法耶。法师答言。佛觉一切有漏法皆苦。犹若融铁。此苦因从习而生。犹如毒树。修八正道以灭苦习。是女人得闻此语获得须陀洹道。以刀系颈往到王所。而白王言。我今日犯王重法。愿王以法治我。王问言。汝犯何事。答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如渴牛不避于死。我实渴于佛法。是以默突听法。王问言。汝听法时颇有所得不。答言。得法见四真谛。解阴入界及以诸大。皆知无我。遂得法眼。王闻是语踊跃欢喜。即为作礼。便唱令言。自今已后不听作障隔。乐听法者听直至法师所对面听法。叹言。奇哉。我宫内乃出人宝。以是因缘。当知听法有大利益。

又杂宝藏经云。尔时般遮罗国。以五百白雁献波斯匿王。王令送着祇桓精舍。众僧食时人人乞食。雁见僧众来在前立。佛以一音说法众生各得类解。当时群雁亦解僧语。闻法欢喜。鸣声相和还于池水。后毛羽转长飞至余处。猎师以网都覆杀之。一雁作声诸雁皆和。谓听法时声。乘是善心生忉利天。生天之法。法有三念。一念本所从来。二念定生何处。三念先作何业得生天。便自思惟。自见宿因更无余善。唯佛僧边听法。作是念已五百天子实时来下在如来边。佛为说法悉得须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常见五百雁罗列。佛前。是日不见。便问佛言。此中诸雁向何处去。佛言。欲见诸雁者。

先雁飞去他处。为猎师所杀。命终生天。今此五百诸天子等。着好天冠端正殊特者。是今日听法皆得须陀洹。王问佛言。此诸群雁以何业缘堕于畜生。命终生天今日得道。佛言。昔迦叶佛时。五百女人尽共受戒。用心不坚毁所受戒。犯戒因缘堕畜生中作此雁身。以受戒故得值如来闻法获道。以雁身中听法因缘生于天上。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沙门昼夜诵经。有狗伏床下一心听经。不复念食。如是积年。命尽得人形。生舍卫国中作女人。长大见沙门分卫。便走自持饭与沙门欢喜。后作比丘尼。得应真道。

颂曰。

王猷外厘	神道内绥	皇觉正法
斯极宗师	敬承玄教	崇德振辉
师弟说授	芳叶秀滋	四谛感悟
三达熙怡	启境金牒	开训神机
空有齐[车*犬]	玄门洞微	遣于无遣
至道非弥		

感应缘(略引九验)

- 宋沙门竺道生
- 宋居士费崇先
- 魏沙门天竺勒那
- 齐沙门释僧范
- 隋沙门释昙延
- 隋沙门释慧远
- 隋沙门释法彦
- 唐沙门释道宗
- 唐沙门释道慧

宋长安龙光寺有竺道生。本姓魏。巨鹿人也。少小出家聪锐神异。年在志学便登法座吐纳宫商。道俗高伏。年至具戒器鉴日深。性度机警神气清穆。初入庐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疲苦。后与慧叡慧严同游长安。从什公受业。关中僧众咸谓神

寤。后还都止青园寺。宋太祖文皇帝深加叹重。后太祖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筵。下食良久众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钵食。于是一众从之。莫不叹其枢机得衷。后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着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机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于大众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谓于现身即表癞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言竟拂衣而逝。初投吴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学徒数百。其年夏雷震。青园佛殿龙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龙光。时人叹曰。龙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庐山销影岩岫。山中僧众咸共敬服。后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生既获斯经。寻即讲说。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开明德音浚发。论义数番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悟悦。法席将毕。忽见麈尾纷然而坠。端坐正容隐几而卒。颜色不异似若入定。道俗嗟骇远近悲涕。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疾追而信服。其神鉴之至征瑞如此乃葬庐山之阜。初叡公及严观同学齐名。故时人评曰。生叡发天真。严观霏流得。慧义彭亨进。寇渊于默塞。生及叡公独标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翫味。生乃更发深旨显畅新异。及诸经义疏世皆宝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为之立传。旌其遗德。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有沙门僧弼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龙光寺又有沙门宝林。初经长安受学。后祖述生公诸义。时人号曰逝玄。生着涅槃记。及注异宗论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宝亦学兼内外。着金刚后心论等。亦祖述生义焉。近代又有释慧生者。亦止龙光寺。蔬食善众经。兼攻草隶。时人以同寺相继。号曰大小二生(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宋费崇先者。吴兴人也。少颇信法。至三十余精勤弥笃。至泰始三年受菩萨戒。寄斋于谢慧远家。二十四日昼夜不懈。每听经常以鹊尾香炉置膝前。初斋三夕见一人容服不凡。径来举炉将去。崇先视膝前炉。犹在其处。更详视此人见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异。自惟衣裳新濯了无不净。唯坐侧有唾壶。既使去壶。即复见此人还炉坐前。未至席顷犹见两炉。既至即合为一。然则此神人所提者盖炉影乎。崇先又当闻人说。福远寺有僧钦尼。精勤得道。欣然愿见未及得往。属意甚至。尝斋于他家。夜三更中忽见一尼容仪俨

若。着赭布袈裟正立斋席之前。食顷而灭。及崇先后观此尼。色貌被服即牕前所覩者也(右此验出冥祥记)。

元魏时有中天竺沙门勒那。魏云实意。是西国人。不知氏族。遍通三藏妙入总持。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宣武皇帝每请讲华严经。披阅精勤毋废一日。正处高座。忽有一人持笏执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来请法师讲华严经。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讫经文当来从命。虽然法事所资独不能建。都讲香火维那梵呗。咸皆须之。可请令定。使者如所请。见讲诸僧。既而法事将了。又见前使云。奉天帝命故来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众辞诀。奄然卒于法座。都讲四人亦同时殒。魏境道俗闻见斯异无不嗟叹。

齐邺东大觉寺沙门僧范。姓李。平乡人也。善解群书时称府库。晚年出家经论谳委。言行相辅祥征屡降。尝有胶州刺史杜弼。于邺显义寺请范冬讲。至华严六地。忽有一雁飞下从浮图东顺行入堂。正对高座伏地听法。讲散徐出。还顺塔西尔乃翔逝。又于此寺夏讲。雀来在座西南伏听终于九旬。又曾处济州。亦有一梟。飞来入听讲讫便去。又有一僧怀忿加毁骂云。伽斗汝何所知。当夜有神打而几死。自非道洽冥符能感应如是。以天保六年三月二日卒于大觉寺。年八十矣。

隋京师延兴寺释昙延。姓王。蒲州万泉人也。世家豪族宦历齐周。而姓协书籍乡邦称叙。探[(阜-十+止)*责]玄旨洞晓无差。欲着涅槃大疏。恐滞凡情每祈诚寤寐。愿得嘉征。乃于夜梦有人被白服乘于白马。鬃尾拂地而道授经旨。延手执马鬃与之请论。寤后惟曰。此必马鸣菩萨授我义端。执鬃知其宗旨。抵事可观耳。虽感此瑞犹恐不合理。更持经疏。于陈州治仁寿寺舍利塔前。烧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测圣心。铨释已了具如别卷。若幽致微达。愿示明灵。如无所感誓不传授。言讫涅槃卷轴并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称庆。塔中舍利又放光明。三日三夜晖光不绝。上烛天汉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来谒拜。既感征祥众伏传受。君臣重德罕有斯人。以隋开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终于延兴寺。春秋七十有三。

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姓季。炖煌人。后居上党之高都焉。三藏备通九流洞晓。天纵疏朗仪止冲和。讲导为业天下同归。昔在清化先养一鹅。听讲为务。开皇七年勅召入京。鹅在本寺栖宿廊庑。昼夜鸣呼众共愍之。附使达京至净影寺大门放之。鸣叫腾跃注入远房。依前驯听不避寒暑。但闻法集钟声不问旦夕。皆入讲堂静声伏听。僧徒梵散出堂翔鸣。若值白黑布萨鸣钟。终

不入听。时共异之。若远常途讲解。依法潜听。中间及余语便鸣翔而出。信知道籍人弘。灵鸟嘉应。不可非其身未证法辄升法座。定堕地狱。此亦别时之意。不得雷同总废也。以开皇年中卒于净影寺。

隋西京真寂道场释法彦。姓张。寓居治州志隆大法。而聪明振响冠远侪伦。虽三藏并通。偏以大论驰美。游涉法会莫敢抗言。开皇十六年。下勅以彦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镇长引化仁寿造塔。复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舍利沂州善应寺。掘其深丈余。乃得金沙。涛汰成纯。凡有二升。光曜夺日。又感黄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两拜而止。回身又礼文帝。比景像一拜。及入石函于时三万许人。并见天云五色长十余丈阔三四丈。四绕白云状如罗绮。正当基上空中。自午至未方乃歇灭。后降五色云从四方来。状同前瑞。又感玄鹤五头从西北来回旋塔上乃经四度去复还来。复感白鹤于上裴回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盘屈函外可三尺头向舍利。惊终不怖。如此数度。刺史郑善果以表奏闻曰。

臣闻。敬天育物。则干象着其能。顺地养民。则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弗懈。伏气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珪告锡。方知天时人事影响若神伏惟陛下。秉图揖让。受命君临。区宇无尘声教尽一。含弘光大慈愍无边。天佛垂鉴降兹荣瑞。塔基六处并得异砂。炫曜相晖俱同金宝。牛为礼拜。太古未经。云腾五色。于今方见。又感蛇形杂采盘旋塔基。鹤扬玄素裴回空际。虽轩皇景瑞空传旧章。汉帝庆征徒书简策。自非德隆三宝道冠百王。岂能感斯美庆致招灵异。帝乃大悦。着于别记。以大业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矣。

唐西京胜光寺释道宗。俗姓孙氏。莱州即墨人也。三藏通明大论尤精。每讲大论天雨众华。旋绕讲堂飞流户内。既不委地。久之还去。合众惊嗟希覩斯瑞。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一。

唐蒲州仁寿年释道慧。俗姓张氏。河东虞乡人也。神气高邈器度虚简。善通机会鉴达治方。虽通群典偏以涅槃撮论为栖神之宅也。至贞观二年冬月。有请讲涅槃。预知将终苦不受请。前人不测郑重延之。不免来意赴请登座。发题告诸四众。悲叹而言。自惟去圣遥远微言隐绝。庸愚所传不足师范。但以信心归向自当识悟。今席讲说止于云何偈后。但世界法尔不久当终。时日既促愿各用心。逐文依叙。恰至偈初。即觉失念无疾而终。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年十二月。送往王城子午谷中南山之阴。阖境同号若丧考妣。当夜降雪。周三四里。乃扫路通行陈尸山岭经夕忽有异华。绕尸周匝备地涌出。可

五百枝。长二尺许。上发鲜荣似欵冬华。而形相全异。大众惊恟悲庆誼山。乃折入城示诸耆宿。乃内水瓶。至来年五月犹不萎瘁。自非宿佑所资。岂感冥祥嘉应也。晋州有人。性爱畋猎。初不奉信。有传慧感。乃造山觅唯覩空处。自悔哀哭曰。生不蒙开信死不逢瑞。独何无感。必有神道愿示微祥。言讫地涌奇华。还长二尺。欣慰嘉应发心永固(右此八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见解篇第十七(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识运变厥理无常。解惑相翻圣人何迹。澄神虚照应机如响。所谓寂灭不动感而遂通。悟道缘机然后神化。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圣变随方该罗法界。非六通之至圣。孰能垂化于五道者也。

引证部第二

如分别功德论云。如来所以广为四部各说第一者。乃为将来遗法之中。四姓出家见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称为尊余人为卑。如是之辈不可称计故。预防于未然开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为其最。星宿之中月为其最。川流之中海为其最。六天之中波旬以为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净居以为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释僧以为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为其最。如五百声闻弟子之中。神解各别不可具列(略列一二十人余之不尽备在广本)。

第一如拘邻比丘。初化受法善来之首故称第一。如憍梵钵提比丘。善护讥嫌藏身天上故称第一。故功德论云。牛脚比丘以二事不得居世间。何者此比丘脚似牛甲。食饱则呵。以是二事不得居世。若外道见谓诸沙门食无时节生诽谤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讲堂坐禅。善觉比丘常为众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后迦叶鸣椎大集众僧。命阿那律遍观世间。谁不来者。阿那律即观世界尽

来。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觉命召使来。善觉到三十三天。见在善法讲堂入灭尽定。禅指觉之曰。世尊涅槃已十四日。迦叶集众。遣我相命可下世间至众集所。憍梵答曰。世间已空我宁忍还。欲取涅槃。即以衣钵付于善觉。还归众僧。便取涅槃。以是因缘。善护其身安处天上。故称第一也。

第二论云。忧留毘迦叶所以称第一者。乃宿世已来兄弟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随。今遇佛得度俱得罗汉。四事供养。由此而兴将护圣众。故供养中第一也。

第三论云。舍利弗所以称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以须弥为砚。以四大海水为墨。以四天下竹木为笔。满四天下人为书师。欲写身子智慧者。犹不能尽。况凡夫五通而能测量耶。故称智慧第一也。

第四论云。大目犍连所以称神足第一者。世尊正说。三灾流行人民大饥。欲反大地取地下肥以供民命。佛止不听。恐损众生。又欲一手执众生一手反地。佛复不许。故知神足第一也。

如密迹金刚力士经云。目连承佛圣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现在说法。目连到彼听佛语。见其身長四十里。诸菩萨身長二十里。其诸菩萨所食钵器。其高一里。目连行钵际上。时诸菩萨白世尊曰。唯然大圣。此虫从何而来。被沙门服行钵际上。于时彼佛言。诸族姓子。慎勿发心轻慢此贤。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连。是释迦文佛声闻弟子中神足第一。时光明佛告大目连。吾土菩萨及诸声闻。见卿身小咸发轻慢。仁当显神足力承释迦文威德。目连稽首足下。绕佛七匝踊身在空。广现神足已复住佛前。诸菩萨叹未曾有。佛言。欲试释迦文佛音响远近。故到此土。仁者不宜试如来音响。如来音响无限。无远无近。广远无量。不可为喻。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尊释迦文佛威德所立。当遥礼释迦文佛。自当至彼。假使卿身以己神足欲还本国。一劫不至。目连右膝着地。向于东方礼释迦文佛。叉手自归屈申臂顷实时得至。故知目连神足中第一也。

第五论云。阿那律所以称第一者。时佛为大会说法。那律坐眠。佛见谓曰。今如来说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闭塞与死何异。那律惭愧克心自誓不敢复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视色。二睡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丧眼根。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已失肉眼无所复覩。五百弟子各弃驰散。倩人贯针

扞摸补衣。线尽重贯无人可倩。左右唱曰。谁求福者与我贯针。世尊忽然到前取来。吾与汝贯。问曰。是谁。曰我是佛也。曰佛已福足。复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厌耶。那律思惟。佛尚求福。况于凡人邪。心中感结驰向佛视。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复思惟便得罗汉。凡得罗汉皆有三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三眼视者。恐肉眼乱天争功精麤。以杂观故。专用天眼观大千界精麤悉覩。故言天眼第一也。

第六论云。迦旃延所以称善分别义第一者。将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为人问愤闹精思不专。故隐地中。七日纂集大法已讫呈佛。称曰善哉。圣所印可。以为一藏。此义微妙降伏外道。故称第一。又佛称仁者辩才析理解义第一也。

第七论云。所以称婆拘罗寿命极长者。以曩昔曾供养六万佛于诸佛所常行慈心。蜎飞蠕动有形命类。常加慈愍。无有毫牦杀害之想。佛告阿难。如我今日正寿八十者。如来随世欲适众生不现其异。故寿八十。婆拘罗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寿加倍一百六十。往昔毘婆尸如来出世时有长者。居明贞修禀性良谦。请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养。有一比丘来求索药。长者问曰。何所患苦。答曰。头痛。长者答曰。此必膈上有水。仰攻其头。是以头痛。即施一呵梨勒果。因服病除。缘是福报。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难问婆拘罗。何以不为人说法。为无四辩智慧而不说耶。答曰。我于四辩捷疾之智非为不足。直自乐静不喜愤闹。故不说法。故长命省事第一也。

第八论云。所以称优波离持律第一者。是五百释子剃发师不轻不重泯然除尽。佛命善来即成沙门。佛即受戒得阿罗汉。次受五百释子戒。优波离为上座。诸释子言。此我家仆何缘礼之。佛言。不尔。法无贵贱先达为兄。俛仰不已制意为礼。实时天地大动。诸天于上赞曰。善哉善哉。今日诸释降伏贡高。此意难胜故地为动。当五百释子为道时。亦有九万九千人出家为道。优波离自从佛受戒已来未曾犯如毫牦。故称持律第一。又祇园精舍北有一比丘。得病经六年不差。波离往问。何所患苦欲何所须。曰我有所须以违佛教。故不可说。曰但说无苦。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愈优波离曰。且住。我为汝问佛。还即问佛。有比丘病须酒为药。不审可得饮不。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优波离即还索酒与病比丘。病即除愈。重与说法得罗汉道。佛赞波离。汝问此事。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得度后堕三涂无有

出斯。乃为将来比丘能设禁法。使知轻重得济危厄。汝真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示以沙弥白衣。复称第一也。

第九论云。所以称难陀比丘端正第一者。余诸比丘各各有相。舍利弗有七相。目连有五相。阿难有二十相。唯难陀有三十相。难陀金色。阿难银色。衣服光曜。金楼履屣执琉璃钵。入城乞食。其有见者无不欣悦。自舍如来余诸弟子无能及者。故称端正第一。柰女请佛。于外见难陀爱乐情深。接足为礼以手摩之。虽覩美姿寂无情想。形影相感则失不净。柰女不达疑有欲心。佛知其意。告柰女曰。勿生疑心。难陀劫后七日当得罗汉。以是言之。知心不变故称第一。

第十论云。所以称婆陀比丘解人疑滞第一者。三世诸佛皆共八万四千以为行法。众生得道不必遍行众行。随其所悟处以为宗趣。何者众生结使不同。病有多少。垢有厚薄。是故如来设教若干。或有一药治众病。或有众药治一病。犹六度相统。一行为主众行悉从。一行不专众病随起。随病所起对药应之。若计常起以无常对之。若计有心起以空心对之。当其无常领行。万行皆无常也。犹施造八万。八万皆为施所造也。亦犹如来八音中一音统八响。一响统百教。一教统百义。一一相领至千万亿。一音报万亿。其变如是。略说统行其喻亦尔。此比丘专以略说为主。故称第一也。

第十一论云。所以称天须菩提着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两须菩提。一王者种。一长者种。其天须菩提出王者种所言天者。为五百世中常生天上。化应声闻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匮乏。佛还本国。佛勅出家。约身守节龕衣恶食。草蓐为床。大小便为药。此比丘闻佛切教退欲还家。佛受波斯匿王请。即诣佛所辞退而还。阿难语曰。君且住一宿须菩提曰。道人屋舍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明当还归。阿难曰。但住。今当严办。即往王所。种种座具幡华香油严饰皆备。此比丘便于中止宿。以适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谛至于后夜即得罗汉。阿难白佛。天须菩提已得罗汉飞在虚空。佛语阿难。夫衣有二种可亲不可亲。若着好衣益其道心。此可亲近。若损道心。此不可亲近也。是故阿难。或从好衣得道。或从五纳弊恶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天须菩提着好衣第一也。

第十二论云。所以称罗云持戒不毁第一者。或云。罗云喜妄语好瞋。佛舍轮王之位而作沙门。东西行乞不可羞耶。以嫌如来故作妄语。若有人问如来所在。实在祇园而云在昼闍园。实在昼闍园而言在祇园。反复妄语诳于来人。

阿难白佛。罗云妄语。佛唤罗云来。卿实妄语耶。对曰实尔。我所以舍圣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归无常。正使帝释梵王皆不可保。况复圣王而可恃耶。佛语罗云。我前后舍此不可称计。而汝今时方恨我耶。佛语罗云。汝取水来。罗云即盛满钵水授与如来。如来执钵水谓罗云曰。汝见此水不。对曰已见。佛言。此水满钵无所减者。喻持戒完具无所损落。复泻半弃谓罗云曰。汝见此水不。对曰见之。佛言。此水失半。喻戒不具足。复泻水尽示罗云曰。见此空钵不。答曰已见。佛言。犯戒都尽喻如空钵。复以钵覆地示曰。汝见此不。答曰已见。佛言。已犯戒尽当堕地狱。喻钵口向地也。罗云自被约勒以后。未曾复犯如毫厘戒。故称持戒第一也。忍行亦为第一。故舍利弗将罗云入舍卫城乞食。时有婆罗门。见罗云在后行。即兴恶意打罗云头破。血流污面。罗云即生恶念。要当方便报此怨家。舍利弗已知心念。为其拭血。谓罗云曰。当忆汝父。昔为王时人来索眼。即挑眼与。截手截足亦不悔恨。若为象时以牙与人亦不厌倦汝今云何起此恶念。罗云闻说即自克责。我今云何恶心向彼。即忍如地。不起害心如毛发许。时打罗云者堕无择地狱中。以是因缘持戒忍行最为第一也。

第十三论云。所以称般陀比丘暗钝然能变形第一者。良由佛教使诵扫箒得箒忘扫得扫忘箒。六年之中专心诵此。意遂解悟。而自思惟曰。箒者簪。扫者除。簪者即喻八正道。粪者喻三毒垢也。以八正道簪扫三毒垢。所谓扫箒义者。止谓此耶。深思此理心即开解得阿罗汉道。复有婆罗门。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览群籍图书秘讖。天文地理无不关练。故名世典。自以德高命共论议。谓般陀曰能与我共论耶般陀曰。我尚能与汝父祖梵天共论。何况汝盲无目人乎。梵志寻言即语曰。盲与无目有何等异。般陀默然不对。无以相酬。即以神足相答腾空去地四丈九尺。结跏趺坐。梵志仰瞻敬情内发。时舍利弗知其辞匿现变相答。若不往屈梵志不度。即以神足作般陀形。便使般陀本形不现。化形问曰。汝为是天是人乎。答曰。是人。又问。人为是男子不。曰是男子。又问。男子与人有何等异。答曰。不异。又问。人者统名。男子据形。何得不异。向言盲者。谓不见今世后世善恶之报。无目者谓无智慧之眼以断结使也。梵志心解即得法眼净。以是因缘。般陀变形为第一也(此之罗汉且偏据一长云第一若论实德神解并皆第一也)如增一阿含经云。时世尊于十五日说戒时。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众。从祇桓没诣阿耨达池。时龙王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观众空无。舍利弗今无此坐。佛告目连言。汝速至舍利弗所以我声告。目连承教往舍卫城。语舍利弗言。佛呼汝来。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舍利弗自解祇支带着目连前。谓目连曰。汝有神足举此衣带结。目

连执带不能移动。尽力欲举地皆大动。舍利弗便举目连着东弗于逮。又以带缠须弥山。目连便举动须弥山。舍利弗复以此带缠如来座。目连遂不能动。舍带还龙王所。遥见舍利弗。已在前至结跏趺坐系念在前。目连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故。舍利弗后没先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有大智慧。佛告目连。众多比丘无恭敬心。于汝言。舍利弗神足胜汝。汝可于此众中现其威力。对曰。承教。即于座起往须弥山顶。以一足蹈山顶。举一足着梵天上。蹶须弥山使地六返震动。时诸比丘叹未曾有。目连说偈。时六十比丘因此漏尽意解。

又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云。佛告跋陀罗菩萨。此文殊师利。有大慈悲生于此国。多罗聚落梵德婆罗门家。其生之时家内屋宅化如莲华。从母右肋出。身紫金色。堕地能语。如天童子。有七宝盖随覆其上。九十五种诸论议师。无能酬对。唯于佛所出家学道。住首楞严三昧。佛涅槃后四百五十岁。当至雪山为五百仙人宣扬十二部经。教化令住不退已至本生地。于空野泽尼拘律陀树下结跏趺坐入首楞严三昧。身诸毛孔出金色光。遍照十方世界。度有缘者。身如紫金山。正长丈六。圆光严显面各一寻。于圆光内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萨。以为侍者。佛告跋陀波罗。是文殊师利。有无量神通变现不可具记。若有众生但闻文殊师利名。除却十二亿劫生死之罪。若礼拜供养者。生生之处常生佛家。若未得见当诵持首楞严称文殊师利名。一日至七日。文殊必来至其所。若有宿业障者。梦中得见。梦中见者。于现在身若求声闻。以见文殊师利故得须陀洹乃至阿那含。若出家人见者。以得见故一日一夜成阿罗汉。若有深信方等经典。是法王子。于禅定中为说深法。乱心多者。于其梦中为说实义。令其坚固于无上道得不退转。我灭度后一切众生。其有得闻文殊师利名者。见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堕恶道。若有受持读诵文殊师利名者。设有重障不堕阿鼻极恶猛火。常生他方清净国土。值佛闻法得无生忍。

又贤愚经云。佛在王舍城鹞头山中。时波罗柰王名波罗摩达王。有辅相生一男儿。相好备满。身色紫金。姿容挺特。辅相见子倍增怡悦。其母素性不能良善。怀妊已来恤矜苦厄悲润黎庶。等心护养。父召相师令占相之。相师见喜因为立字。号曰弥勒。其儿殊称合土宣闻。国王闻惧恐大夺位。闻其未长当预除灭。即勅辅相。闻汝有子容相有异。汝可将来。吾欲得见。时宫内人及父知王欲图。甚怀汤火(余经权计即报王言近遣向南天国外舅家养来奉示王)其儿有舅名波婆梨。在波婆富罗国。为彼国师。聪明高博智达殊才。五百弟子常

逐咨禀。于时辅相怜爱其子。惧被其害。密计遣人乘象送之。舅见弥勒覩其色好。加意爱养敬视在怀。其年渐大教使学问。一日咨受胜余终年。学未经岁月普通经书。时波婆梨见其外甥学既不久通达诸书。欲为作会显扬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罗柰。语于辅相说儿所学。索于珍宝欲为设会。其弟子往至于中道。闻人说佛无量德行。思慕欲见。即往趣佛。未到中间为虎所噉。乘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有为设大会。一切都集。设会已讫大施啖噉。人得五百金钱。财物罄尽。有一婆罗门名劳度叉。最于后至。独不得食。唯与五百金钱劳度叉言。闻汝设施云何空尔。若必拒逆不见给者。汝更七日头破七段。时波婆梨恐有恶况及余蛊道。事不可轻深以为惧。前使弟子终生天者。遥见其师愁頼无赖。即从天下来到其前。问其师言。何故愁忧。师具广说。天白师言。劳度叉者。未识顶法。愚痴迷网恶邪之人。竟何所能而乃忧此。今惟有佛最解顶法。无极法王。特可归依。时波婆梨闻天说佛。即重问之。佛是何人。天即说佛功德智慧不可称计今在王舍城鹞头山中。时波婆梨闻叹佛德自思。必是我书所记沸星下现。天地大动当生圣人。今悉有此。即勅弥勒等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难之。我师波婆梨为有几相。我师年几。我师是何种姓。我师有几弟子。若答知数斯必是佛。汝等必为弟子。遣一人语我消息。时弥勒等进趣王舍近到鹞山。见佛光明种种神异众相赫然。益以欢喜。即奉师勅遥以心难。佛遥答之。一无差。深生敬仰。头面礼讫。佛为说法。其十五人得法眼净求索出家。佛言善来。须发自堕法衣在身。重为说法成阿罗汉。十六人中。时有一人字宾祈寄。是波婆姊子。即遣往白消息。还到本国。具以闻见广为说之。波婆闻喜。即从坐起长跪合掌。向王舍城诚心请佛。唯愿屈神来见接济。如来遥知。屈申臂顷来到其前。礼已举头见佛惊喜。佛为说法逮阿那含。于时世尊寻还鹞山(唯弥勒一人不取小果誓发大愿志趣菩提也)佛告诸比丘。于未来世。此阎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广博无有山川。地生奕草犹如天衣。尔时人民寿八万四千岁身长八丈。端正殊妙。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时当有转轮圣王。名曰胜伽(晋言具也)彼时有婆罗门。家生一男儿。字曰弥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众好毕满光明殊赫。出家学道成最正觉。广为众生转尊法轮。其第一会度九十三亿众生之类。第二会度九十一亿。第三大会度九十亿。如是三会说法得蒙度者。悉我遗法种福众生。皆得在彼三会之中。阿难白佛。不审从何造起。名为弥勒。佛言。过去久远习慈三昧。定意柔软更无害心。故字弥勒(梵云弥勒。此曰慈氏弥勒者。亦是姓也。余经云。过去有佛已字弥勒。值佛立愿同名弥勒。字阿逸多者。此云无胜。智过于人。故云无胜也)。

颂曰。

贤人轨宗度	弱丧升虚迁
师通资自发	神光照有缘
应变各殊别	圣录同灵篇
乘干因九五	逸响亮三千
法鼓振玄教	龙飞应人天
恬智冥微妙	缥渺咏重玄
盘纤七七纪	嘉运莅中幡
挺此四八姿	映蔚华林园

感应缘(如生肇之流澄安之类硕德众多附在别篇不繁重录且略引二验)

- 晋沙门鸠摩罗什
- 宋沙门释法显

晋长安有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罗琰聪明有懿师。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过目必能。一闻则诵。且体有赤胤。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皆不许。及见琰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怀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语。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之。有罗汉达摩瞿沙曰。此必怀智子。为说舍利弗在胎之证。及什生之后还忘前言。顷之什母乐欲出家。夫未之许。遂更产一男。名弗沙提婆。后因出城游观。见冢间枯骨异处纵横。于是深惟苦本定求离俗。誓求落发不咽饮食。至六日夜气力绵乏。疑不达旦。夫乃惧而许焉。以未剃发故犹不尝进。即勅人除发。乃下饮食。次旦受戒。仍业禅法专精匪懈学得初果。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毘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时龟兹国人。以其母王女利养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岁随母度辛头河。至罽宾国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即罽宾王之从弟也。渊粹有大量才明博识独步当时。三藏九部莫不该练。从旦至中手写千偈。从中至暮亦诵千偈。名播诸国远近师之。什至即崇以师礼。从受杂藏中长二含凡四百万言。达多每称什神俊。遂声彻于王。王即请入。集外道论师共相攻难。言气始

交。外道轻其年幼。言颇不逊。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无言。王益敬异。日给鹅腊一双糠面各三升苏六升。此外国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扫洒。有若弟子。其见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诸国皆聘以好爵。什并不顾。时什母将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止可才明俊义法师而已。什进到沙勒国。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即重不可胜失声下之。母问其故。答云。儿心有分别钵有轻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诵阿毘昙。于十门修智诸品。无所咨受而受备达其妙。又于六足诸门无所滞碍。沙勒国王有三藏沙门名喜见。谓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轻。王宜请令。初开法门凡有二益。一国内沙门耻其不逮必见勉励。二龟兹王必谓出我国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来交好。王许焉。即设大会请什升座说转法轮经。龟兹王果遣使酬其亲好。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韦陀舍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博览四韦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毕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什初学小乘。后专务方等。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论等。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即龟兹之北界。时温宿有一道士。神辩英秀振名诸国。手击王鼓而自誓言。论胜我者斩首谢之。什既至以二义相检。即迷闷自失稽首归依。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不能抗。时王女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览群经特深禅要。云已证二果。闻法喜踊。乃更设大集请问方等经奥。什为析辩诸法皆空无我。分别阴界假名非实。时会听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有顷什母辞往天竺。谓龟兹王白纯曰。汝国寻衰吾其去矣。行止天竺进登三果。什母临去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晓悟矇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于是留住龟兹止乎新寺。后于寺侧故宫中初得放光经。始就披读。魔来蔽之。唯见空牒。什知魔所为誓心逾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复闻空中声曰。汝是智人何用读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时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停住三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什曰。家师犹未悟大乘。欲躬往迎礼不得停此。俄而大师盘头达多不远而至。王曰。大师何能顾。达多曰。一闻弟子所悟非常。二闻大王弘赞佛道。故冒涉艰危远萃神国。什得师至欣遂本怀。为说德女问经。多明因缘空假昔与师俱所不信。故先说也。

师谓什曰。汝于大乘见何异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滞名相。师曰。汝说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舍有而爱空乎。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缕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麤。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巧。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効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余日方乃信服。师叹曰。师不能达反启其志验于今矣。于是礼什为师言。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上小乘师矣。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播东川时符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部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耆诸国。临发坚饯光于建章宫。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供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其年齿尚少。乃凡人戏之。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狽。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谏。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二之地不宜淹留。推运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符坚已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称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后方验什之言也。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符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薤。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语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昼则穷年忘倦。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称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

多谳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故。不与梵本相应。兴使沙门僧[契-大+石]僧迁法钦道流道常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讎校。其杂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兴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着通三世论以勸示因果。王公已下并钦赞厥风。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大小乘经论凡有三百九十余卷。名在别传。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于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盛业久大于今式仰。诸方道俗英贤之徒。如释慧远等。学贯群经栋梁遗化。而时去圣久远疑义莫决。乃封以咨什。凡覲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啐也。什尝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凡为十偈。辞喻皆尔。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常叹曰。吾若着笔作大乘阿毘昙。非迦旃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翻于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唯为姚兴着实相论二卷。并注维摩经。出言成章无所改删。辞喻婉约莫非玄奥。什为人神情映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俦匹。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勑。姚主尝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于是杯度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什未终省觉四大不愈。口云。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烧。薪灭形碎唯舌不灰。

宋江陵新寺有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志欲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暹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蹶悬絙过河数十处。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龄颤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四十余国。将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逼暝过之。

显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翹感旧迹如覩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祝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返。路穷幽梗。止有一径通行。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龕素而神气俊远。显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后又逢一小僧。显问曰。向耆年是谁耶。答云。头陀迦叶大弟子也。显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显流泪而去。进至迦施国。国有白耳龙。每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龙辄化作一小蛇。两耳悉白。众皆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龙于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邑波连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舍及杂藏。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舶有二百许人。值黑风水入。众皆惶惧。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舶任风而去得无伤坏。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令舶震惧。众咸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众俱亡。共欲推之。法显檀越励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若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俛仰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可测何方。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显问。此是何地耶。猎人曰。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信敬。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慰。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何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翻译经律论等百余万言。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改。京师共传咸叹神妙。其余经律。后至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六。众咸恻惜。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宿命篇第十八(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习气部
-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业行参差。宿缘之途非一。寿命修短。明昧之理无常。良由业因善恶。致使报有冥爽。或有忆识多劫。或有缘念累代。或有但记一生。或有唯知现在。所以凡圣殊隔宿命延促。虽复托神感圣。习气尚存。除惑见理。戏心犹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满三祇。奚能永断习因感兹胜报也。

引证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论云。亦有生处得智知他心等。然微细故不别说之。如上天报中已具说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论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胜覩相闻语智等。所覆损故有他心通及愿智等。所映蔽故。评曰。应作是说。于四趣中生处得智。各知五趣。于理无违。

第二问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类。应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说。答应说而不说者。当知此义有余。复次少故不说。谓人趣中得此智者。极少有故。而不说之。如婆沙论说。此皆从不恼害业能生此智。若有众生能护身口不恼他者。在母胎时。其必宽容。不为冷热二触母腹不净恶血所困。至出胎时。又复不为产门逼迫令心错乱。以是因缘觉了惺寤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违前法故。忘失错乱故。不能知也。问曰。各知几趣耶。答曰。还如婆沙论说。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天)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狱唯知地狱之事。由胜故

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问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经说善住龙王伊钵罗龙王等能知帝释胜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论说。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释欲与修罗战时。善住龙王背上诸骨自然出声。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声。定知诸天必欲与彼修罗共鬪。定当须我。作是念已即使向彼帝释边去。又如帝释欲游戏时。伊钵罗龙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现。彼则念言我今背上香手现。定知帝释欲戏园林。必当须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象三十二头。通其旧首合有三十三头。于彼一一头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宝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茎莲华。一一莲华各出七叶。一一叶上出七宝台。一一台中起七宝帐。一一帐内有七天女。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侍者有七妓女。一妓女皆作天乐。作是化已屈申臂顷往诣帝释殿前而住。帝释见已即与眷属升其常头之上。自余三十二天辅臣各将眷属升余三十二头之上。升已即便举身陵空迅疾往诣游戏之处。以此验知。亦是比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证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未尽。如下狼知女心杀儿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言下不知上耶。且据从多而说。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若细寻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

又新婆沙论云。如王舍城内有一屠儿。名曰伽咤。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曾白太子。汝登王位与我何愿。太子语言。当恣汝请。后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咤于是从王乞愿王便告曰。随汝意求。伽咤白言。愿王许我王舍城中。独行屠杀。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恶愿。岂不怖畏当来苦耶。屠儿白王。诸善恶业皆无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汝云何知。伽咤白王。我忆过去六生。于此王舍城中常行屠杀。最后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乐。从彼天歿来生此间。少小与王得为知友。故知善恶其果定无。王闻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虚。然彼屠儿曾以一食施与独觉。发邪愿言。使我常于王舍城内独行屠杀后得生天。由胜业因果遂其愿。彼先胜业与果今尽。却后七日定当命终生号叫地狱。次第受先屠业苦果。是故此智极知七生。复有说者。此极能忆五百生事。谓有苾刍自忆过去五百生中堕饿鬼趣。念彼所受饥渴苦时。遍身流污深心怖恼。息诸事业精进炽然。后经多时得预流果。复有苾刍自忆过去。五百生中堕地狱趣。念彼所受地狱苦时。诸毛孔中遍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秽。每日诣水澡浴澣衣。众人谓之计水为净。

又萨婆多论。问曰。愿智宿命智有何差别。答宿命智知过去。愿智知三世。宿命智知有漏。愿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过去。愿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愿智一念超知百劫。古时畜生所以能语。今时畜生所

以不能语。谓劫初时先有人天未有三恶。尽从人天中来。以宿习近故。是以能语。今时畜生多从三恶道中来。是以不语。又婆沙论说。谓于生处自性能知过去宿命及知他心。于其生处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遍通五趣。然有强弱。三涂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则强。若在人趣用则微弱。何故如是。为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有修禅发智乃至他心法等智。为此等智之所覆隐。是故虽有作用微隐不现。

如新婆沙论云。若论有情。见险隘处修令宽博。使往来者无有艰难。由彼业力在母腹中。

无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余说。若诸有情施他种种大妙饮食。由彼业力能引此智。若诸有情不造恼害他业。常作饶益他事。由斯业故在母腹中。不为风热痰阴病等之所逼切。后出胎时无迫窄苦。是故能忆诸宿住事。故有是说。若诸有情住在母腹及出胎时。不受众病迫窄苦者。皆应能忆过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悉皆忘之。

第三鬼趣中。亦有生处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为鬼所魅羸瘦将死。呪师问鬼。汝今何为恼此女人。鬼便报言。此女过去五百生中常害我命。我亦过去五百生中常害彼命。怨怨相报于今未息。彼若能舍我亦舍之。呪师因报彼女人曰。汝若惜命当舍怨心。女人报言。我已舍矣。鬼观女意都不舍怨。恐命不全妄言已舍。遂断其命舍之而去。

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论中。昔有一女。置儿在地。缘行他处。时有一狼将其儿去。其母见已趁而语言。汝狼何以将我儿去。狼即报言。汝是我怨。曾于五百生中常食我儿。我今还欲于五百生杀害汝子。此乃怨讎相报。理当法尔。何以生瞋。作是报已复更语言。若汝能舍怨害者。我则放汝之子。儿母报曰。我舍怨心。时狼即便起坐思惟。观彼女人之心乃知不舍。还复语言。汝虽口言心犹不舍。作是语已即便断其儿命而去。此乃自识宿命。亦知于彼女人之心。此为良验。自余鬼及天趣。并识宿命及知他心。前后诸篇经论具说。不烦重述。然此二智非是种智。论他心宿命二种智。唯据静虑禅定发得。此乃报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

第五地狱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答如涅槃经中。五百婆罗门为彼仙育国王杀已至于地狱。发三善念忆本所作。即其验也。又如论说。地狱众生亦能念知狱卒等心。亦是其验也。

宿习部第三

如佛说师子月佛本生经云。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萨俱。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比丘。名婆须蜜多。游行竹园间缘树上下。声如猕猴。或施三铃作那罗戏。时诸长者及行路人。竞集看之。众人集时身到空中。跳上树端作猕猴声。耆闍崛山八万四千金色猕猴集菩萨所。菩萨复作种种变现令其欢喜。时诸大众各作是言。沙门释子。犹如戏儿幻惑众人。所行恶事无人信用。乃与鸟兽作于非法。如是恶声遍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启大王。频婆娑罗王闻此语嫌诸释子。即勅长者迦兰陀曰。此诸释子多聚猕猴在卿园中。为作何等。如来知不。长者启王。婆须蜜多作变化事。令诸猕猴一时欢喜。诸天雨华持用供养。为作何等臣所不知。尔时大王前后导从。往诣佛所。遥见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众同于金色。尊者蜜多及八万四千猕猴亦作金色。时诸猕猴见大王来作种种变。中有采华奉大王者。大王见已与诸大众俱至佛所。为佛作礼右绕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诸猕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复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复宿殖何福生长者家出家学道。复有何罪虽生人中诸根具足不持戒行。与诸猕猴共为伴侣。歌语之声悉如猕猴。使外道笑。唯愿天尊。为我分别令我开解。佛告大王。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亿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灯。彼佛灭后有诸比丘。于山泽中修行佛法。坚持禁戒如人护眼。因是即得阿罗汉。时空泽中有一猕猴至罗汉所。见于罗汉坐禅入定。即取罗汉座具被作袈裟。如沙门法。偏袒右肩。手擎香炉绕比丘行。时彼比丘从定觉已。见此猕猴有好善心。即为弹指告猕猴言。法子。汝今应发无上道心。猕猴闻说欢喜踊跃。五体投地敬礼比丘。起复采华散比丘上。尔时比丘即为猕猴说三归依。尔时猕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归依佛法僧。比丘为受三归已。次当忏悔具说罪业。我得罗汉能除众生无量重罪。如是殷懃三为忏已告猕猴言。法子。汝今清静。是名菩萨。汝今尽形受五戒已求阿耨菩提。尔时猕猴依教受已发愿已竟。踊跃欢喜。走上高山缘树坠死。由受五戒破畜生业。即生兜率天上值一生补处菩萨。为说无上道心。即持天华下空泽中供养罗汉。罗汉见已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终不相舍。而说偈言。

业能庄严身	处处随取趣
不失法如券	业如负财人
汝今生天上	由于五戒业

前身落猕猴	从于犯戒生
持戒生天梯	破戒为镬汤
我见持戒人	光明庄严身
七宝妙台阁	诸天为给使
众宝为床帐	摩尼华璎珞
值遇未来佛	娱乐说胜法
我见破戒人	堕在泥犁中
铁犁耕其舌	卧在铁床上
融铜四面流	烧煮坏其身
或处于刀山	剑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狱	铁丸饮镕铜
如是等苦事	常为身璎珞
若欲脱众难	不堕三恶道
游处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当勤持净戒	布施修净命

时阿罗汉说此偈已默然无声。猕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时作何罪业生猕猴中。复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于天上。罗汉答言。乃往过去此阎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宝慧如来。至涅槃后。于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莲华藏。多与国王长者居士而为亲友。邪命谄曲不持戒行。身坏命终落阿鼻狱。如莲华敷。满十八隔具受诸苦。寿命一劫。劫尽更生。如是经历诸大地狱满八万四千劫。从地狱出堕饿鬼中。吞饮镕铜经八万四千岁。从饿鬼出复堕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缘前供养持戒比丘结誓要重。今复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猕猴天子闻此语已心惊毛竖。忏悔前罪即还天上。

佛告大王。彼猕猴者。虽是畜生。一见罗汉受持三归及以五戒。缘前功德超越千劫极重恶业。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补处菩萨。从是已后值佛无数。净修梵行具六波罗蜜。住不退地。于最后身次弥勒后当成阿耨菩提。佛号师子月如来。

佛告大王。欲知彼国师子月佛者。今此会中婆须蜜多比丘是也。王闻此语。即起合掌遍体流汗。悲泣雨泪悔过自责。向婆须蜜多。头面着地接足为礼忏悔前罪。

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万四千金色猕猴者。乃是过去拘楼秦佛时。波罗柰国。俱睽弥国。二国之中共有八万四千比丘尼。行诸非法犯诸重禁。狂愚无智如痴猕猴。见好比丘视之如贼。时有罗汉比丘尼。名善安隐。具为说法复怀忿恨。时罗汉尼见诸恶人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升虚空作十八变。时诸恶人见变化已。各脱金环散阿罗汉尼上。愿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恶今悉忏悔。时诸恶人身坏命终堕阿鼻地狱。次第经历。至九十二劫常处地狱。从地狱出。五百身中常为饿鬼。从饿鬼出。一千身中常为猕猴。身作金色。大王当知。尔时八万四千犯戒尼骂罗汉尼者。今此会中八万四千诸金色猕猴是也。尔时供养诸恶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诸猕猴。因宿习故。持华持香供养大王。尔时。污彼比丘尼者。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黄门是。佛告大王。身口意业不可不慎。

尔时王闻佛说。对佛忏悔惭愧自责。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将八千人求王出家并成罗汉。余一万六千人皆发菩提心。八万诸天亦俱发心。八万四千金色猕猴。闻昔因缘惭愧自责。绕佛千匝向佛忏悔。各发无上菩提心。随寿长短。命终之后。当生兜率天上值遇弥勒得不退转。更过百万亿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当得成佛。八万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普金光明王如来。

又处处经云。佛言。有憍梵钵提。已得阿罗汉道。反作牛齕。弟子问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时。七百世作牛。今世得道。余习未尽故作齕食。若依智度论。问何以作牛。答由过去世经他谷田。取五六粒粟口尝吐地。以损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脚齕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萨处胎经云。尔时有妙胜菩萨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萨修习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胜。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须眼通。生便彻见一阎浮内众生之类。麤细好丑城郭树木。或有人眼能观二三四天下。不须眼通生便观见。或有人不须眼通耳通。清彻闻一天下男声女声一切音声。即能别知。一不修耳通。一一晓了。或有人不习不学自识宿命。吾从某处来生此间。父母种族名姓尽能别知。或有人不修习神通。知他人行善恶趣向生处。有缘众生无缘众生。并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飞行周旋往来。不修身通。身便能飞。无所触碍。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圣通除色断垢。三空

定门便能得见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闻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诸声。善恶六道悉能晓了。或有人除去识垢内外无瑕。得意圣通自识宿命。一生二生乃至无数阿僧祇劫。所从来处。父母眷属。国土清净。悉能识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强记不忘。便能得知他人心念。一生二生乃至无数阿僧祇劫。所从来处。父母眷属。国土清净。名姓种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观。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觉寤意想如空。便能举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无所罣碍。或有人临当成佛。以智慧力除众生垢。坐树王下不起于坐。故得成佛六通清彻。尔时世尊而说偈曰。

凡夫所得通	犹如诸飞鸟
有近亦有远	不离生死道
佛通无碍法	真实无垢秽
念则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以慈念众生	得通无罣碍
仙人五通慧	转退不成就
我通坚固法	要入涅槃门

尔时坐中有菩萨。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审六通识法。是一是若干。若识是一法如来金色神足道场游诸佛刹。为识致身。为身致识。若身致识则无六通。若识致身此名一法。无身无识。唯愿世尊。报我此义。佛告普光菩萨。汝所问义为第一义问。为世俗义问。若世俗义问。识法若干无有定相。若第一义问则无身无识。何以故。分别识法自性空寂。无来无去。亦无染着。汝问金色此有为法五阴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义。我今为汝说识想法。菩萨六通身识共俱。非识先身后。非身先识后。何以故。法相自然。识不离身。身不离识。犹如二牛共其一轭。若黑牛前白牛后则种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后种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后。非白牛前黑牛后。则种成就。神足道果亦复如是。身识共俱无有前后中间。如来色身有前有后有中间此世俗法。非第一义。于空寂法无有若干。

颂曰。

善恶宿熏习	感报各殊方
曾为鬼害怨	或作狼飢殃
屠儿忆杀业	须蜜戏猴乡

宿佑除患者 在处游天堂
触类兴清遘 目击洞兼忘
凡圣钦嘉会 贤愚庆流芳
四生行善业 六趣感神光
苦乐虽殊别 同知命短长

感应缘(略引九验)

- 晋羊太傅
- 晋王练
- 晋向靖
- 宋释昙谛
- 魏释乘师
- 隋刺史崔彦武
- 唐释道绰
- 唐刘善经
- 唐沙门玄高

晋羊太傅佑。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晋名臣声冠区夏。年五岁时。尝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环。乳母曰。汝本无此。于何取耶佑曰。昔于东垣边弄之落桑树中。乳母曰。汝可自觅。佑曰。此非先宅。儿不知处。后因出门游望遥而东行。乳母随之。至李氏家。乃入至东垣树中探得小环。李家惊异曰。吾子昔有此环常爱弄之。七岁暴亡。亡后不知环处。此亡儿之物也。云何持去。佑持环走。李氏逐问之。乳母既说佑言。李氏悲喜遂欲求佑还为其儿。里中解喻然后得止。佑年长常患头风。医欲攻治。佑曰。吾生三日时头首北户。觉风吹顶意甚患之。但不能语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佑后为荆州都督镇襄阳。经给武当寺殊余精舍。或问其故。佑默然。后因忏悔叙说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诸罪。赖造此寺故获申济。所以使供养之情偏殷勤重也。

晋王练。字玄明。琅耶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梵僧。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生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奇珍铜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

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梵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

晋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吴兴郡丧数岁女。女始病时弄小刀子。母夺取不与伤母手。丧后一年。母又产一女。女年四岁谓母曰。前时刀子何在。母曰无也。女曰。昔争刀子故伤母手。云何无耶。母甚惊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犹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录之。靖曰。可更觅数个刀子合置一处令女自择。女见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儿许。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审其先身(右三验出自冥祥记)。

宋昆仑山有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谛父彤尝为冀州别驾。母黄氏昼寝。梦见一僧呼黄为母。寄一麈尾并铁镂书镇二枚。眠寤见两物具存。因而怀孕生谛。谛年五岁。母以麈尾等示之。谛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云。不忆。至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后随父之樊邓。遇见关中僧[契-大+石]道人。忽唤[契-大+石]名。[契-大+石]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谛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谛沙弥。为众僧采菜被野猪所伤。不觉失声耳。[契-大+石]经为弘觉法师弟子。为僧采菜被野猪所伤。[契-大+石]初不忆此。乃诣谛父。谛父具说本末。并示书镇麈尾等。[契-大+石]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萇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萇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菜之事。弥深悲仰。谛后游览经籍遇目斯记。晚入吴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华大品维摩各十五遍。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性爱林泉。后还吴兴入故章昆仑山。闲居涧饮二十余载。以宋元嘉末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余(右一验出梁高僧传)。

元魏之时。有北代乘禅师。常受持法华精勤不懈。命终中阴托河东薛氏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陈宿业不愿处俗。其父任北棣州刺史。其第五郎随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寻得前世本时弟子。语曰。汝颇忆从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禅师者。即我身是。吾房中灵机可速除却。弟子闻验抱师悲恸哀伤。人众道俗奇怪将为大征。父母恋惜。恐其出家便与纳室。尔后便忘宿命之事。而常兴厌离常乐静居(右一验出唐高僧传)。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曰。吾昔尝在此邑中为人妇。今知家处。因乘马入。循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门。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

处客谓主人曰。吾昔所读法华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经函是也。其经第七卷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常忘失不能记得。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洟泣曰。已妻存日常诵此经。钗亦是其处。彦武指庭前槐树吾欲产时。自解头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树中果得发。于是主人悲喜。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崔尚书敦礼说云。然往年见卢文励。说亦大同。但言齐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录(右一验出冥报记)。

唐并州玄中寺释道绰。姓卫。并州汶水人也。清约雅素慧悟天开。承昔鸾师专崇习业。以贞观二年四月八日。绰知命将尽。通告事相。闻而赴者满于山寺。感见鸾师在七宝船上告绰云。汝净土堂成。但余报未尽。并见化佛住空天华下散。士女等众以裙襟承得。薄滑可爱。又以莲华干地而[木*函]者。经七日乃萎。及余善相不可殫记。至年七十忽然齟齿新生如本。全无历异。报力增强。自非行感伦通。讵能会斯嘉应也(右一验出唐高僧传)。

唐汾州隰城人刘善经。少小孤母所抚育。其母平生常习读内典精勤苦行。以贞观二十一年亡。善经哀毁过礼。哭声不辍。至明年善经恍惚之间见其母曰。我为生时修福得受男身。今生于此县南石赵村宋家。汝欲相见可即至彼也。言终不见。善经如言而往不移时而至彼。于是日宋家生男。善经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见在。善经常以母礼事之。隰州沙门善抚与善经旧知。见善经及乡人所说。为余令言之。

相州滏阳县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赵氏。其兄子先身于同村马家为儿。马家儿至贞观末死。临死之际顾谓母曰。儿于赵宗家有宿因缘。死后当与宗家为孙。宗即与其同村也。其母不信。乃以墨点儿左胁作一大黑子。赵家妻又梦。此儿来云。当与娘为息。因而有娠。梦中所见宛然马家之子。产讫验其墨子还在旧处。及儿年三岁无人导引。乃自向马家云。此是儿旧舍也。于今现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说之(右二验出冥报拾遗)。

◎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至诚篇第十九(此有八部)

- 述意部
- 求宝部
- 求戒部
- 求忍部
- 求进部
- 求定部
- 求果部
- 济难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诚所感无神弗应。大士运心无机不赴。励己克意尽未来际。所以一一弘誓莫不忍智相应。心心广博皆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于松筠。起愿逾于金石。殁命护持深心救济。弘道以报四恩。育德以资三有。此则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求宝部第二

大志经云。昔有国名欢乐。有居士名摩诃檀。妻名旃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间少双。堕地便语。发誓愿言。我当布施济益贫穷。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为众生故发意入海。取明月宝珠以济众生。初入海中至白银城。龙王与明月珠。有二十里宝。前行复至金城。龙王与明月珠。有四十里宝。复前行至水精城。龙王与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宝。复前行至琉璃城。龙王与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宝。后得道时愿我为弟子。净意供养过于今日。令长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还本国经历海中。诸海神王因共议言。我海中虽多众珍名宝无有此珠。便勅海神要处夺取。神化作人与大意相见。问言。闻卿得奇异之物宁可借视。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摇其手使珠堕水。大意自念。王与我言。此珠难保。我幸得之。今为此子所夺非趣也。即语海神言。我自勤苦经涉险阻得此珠来。汝反夺我今不相还。我当抒尽海水。海神知

之。问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三十六万由延。其高无涯。奈何竭之如日终不堕地。如大风不可揽束。日尚可堕。风尚可揽。大海水不可抒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后受身生死坏败。积骨过于须弥山。其血流过五河。尚欲断之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不抒。我昔供养诸佛誓愿言。令我志行勇于道决所尚无难。当移须弥山竭大海水。终不退意。便一心以器抒海水。精诚之意四天王来助大意。抒水三分已二。于是海中诸神皆大振怖。共议言。今不还珠者非小故也。水尽泥出坏我宫室。海神于是便出众宝以与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终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还之。大意得珠还其本国。恣意大施。自是以后境界无复饥寒穷乏之者。佛告诸比丘。昔大意者。我身是也。阿难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众宝随之。佛言。乃昔维卫佛时。大意当以四宝为佛起塔。供养三尊持斋七日。是时有五百人。同时共起寺。或悬缯燃灯者。或烧香散华者。或供养比丘僧者。或诵经讲说者。今皆值佛并悉得度。

故僧祇律云。时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终不能减毛发许。感其专精即还其宝。是时海神为婆罗门。而说偈言。

精勤方便力 志意不休息
专精之所感 虽失复还得

求戒部第三

如杂譬喻经云。昔有人名萨薄。闻于外国更有异宝欲往治生。而二国中间有罗刹难不可得过。萨薄游行见市西门有一道人空床上坐云卖五戒。萨薄问言。五戒云何。答曰。无形。直口授心持后得生天。现世能却罗刹鬼难。萨薄欲买。问索几钱。答金钱一千。即就受竟。语言。卿向外国到界畔上。罗刹若来卿但语言。我是释迦五戒弟子。萨薄少时到二国中间。见有罗刹身长一丈三尺。头黄如蓑眼如赤丁。举体鳞甲。更互开口如鱼鼓鳃。仰接飞燕踏地没膝。口热血流。群众数千直捉。萨薄语言。我是释迦五戒弟子。罗刹闻此永不肯放。萨薄聊以两卷扱之。卷入鳞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踏头冲拔复不出。五体没鳞甲中。唯背得动。罗刹以偈语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当去就死 跳踉复何为

萨薄志意犹固。以偈语罗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时虽被系
摄心如金石 终不为汝毙

罗刹又语萨薄曰。

吾是鬼中王 为人多力膂
从来食汝辈 不可得称数
但当去就死 何为自宽语

萨薄更欲骂怒。自念此身轮回三界未曾乞人。我今当以乞此罗刹作顿饱食。即说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离
罗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诃乘 果成一切智

罗刹聪明解萨薄语。便生愧心放萨薄去。长跪合掌向其谢曰。

君是度人师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诃乘 成佛当不久
是故自归命 头面礼稽首

罗刹悔过竟送萨薄至外国。大得珍宝。又送还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议。劝诸行者坚持禁戒。还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第四

如智度论云。有大力毒龙。以眼视人弱者即死。以气嘘人强者亦死。时龙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树间。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龙法眠时形状如蛇。七宝杂色。猎者见之惊喜言曰。以此希有难得之皮。献上国王以为船舫。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头刀剥其皮。龙自念言。我力能倾国土。此一小物。岂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计此身。当从佛语。自忍闭目不视。闭气不喘。怜愍此人。为持戒故一心受剥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时日大热宛转土中。欲趣大水见诸小虫来食其身。为持戒故不复敢动。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

诸虫。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后以法施以益其心。身干命终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坚持禁戒。至死不犯。况复于人。宁容故犯。

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过去有一黑蛇。蠹一犊子还入穴中。有一呪师以羖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师便于犊子前燃火呪之。化成火蜂。入蛇穴中烧蛇。蛇不堪痛。然后出穴。羖羊以角抄着呪师前。呪师语言。汝还舐毒不尔投此火中。黑蛇即说偈言。

我既吐此毒 终不还收之
若有死事至 毕命不复回

于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尔时黑蛇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犹不收毒。况今更取所弃之药。

求进部第五

如杂宝藏经云。佛言。过去世时。亦复曾于迦尸国毘提酰国二国中间有大旷野。有恶鬼名沙咤卢。断绝道路。一切人民无得过者。有一商主。名曰师子。将五百商人欲过此路。诸人恐怖畏不可过。商主语言。慎莫怖畏。但从我后。于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语鬼言。汝不闻我名也。答言。我闻汝名故来欲战。问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发箭皆没鬼腹。弓刀器仗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复入去。以右手托右手亦着。以右脚蹋右脚亦着。以左脚蹋左脚亦着。又以头打头亦复着。鬼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与头 一切诸物悉以着
余有何物而不着

商主说偈而答言。

我今手足及与头 一切财钱及刀仗
此诸杂物虽入没 唯有精进不着汝
精进若当不休息 与汝鬪争终不废
我今精进不休息 终不于汝生怖畏

时鬼答言。今为汝故。五百贾客尽皆放去。

求定部第六

如新婆沙论云。魔王遂见菩萨坐菩提树端身不动誓取菩提。速出自宫往菩萨所谓菩萨曰。刹帝力子可起此座。今浊恶时众生刚强。定不能证无上菩提。且应现受转轮王位。我以七宝当相奉献。菩萨告曰。汝今所言如诱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堕落。山林大地可升虚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觉起此座者。定无是处。后魔将三十六俱胝魔军。各现种种可畏形。执持战具色类无边。遍三十六踰缮那量。俱时奔趣菩提树下恼乱菩萨。皆不能得。菩萨身心不动逾须弥山也。

◎◎

求果部第七

如杂宝藏经云。佛法宽广济度无涯。至心求道无不获果。乃至戏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时。有老比丘。年已朽迈神情昏塞。见诸年少比丘种种说法。闻说四果心生美尚。语少比丘言。汝等聪慧。愿以四果以用与我。诸少比丘嗤而语言。我有四果。须得好食然后相与。时老比丘闻其此语。欢喜即设种种肴饍。请少比丘求乞四果。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语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头坐。当与尔果。时老比丘闻已欢喜。如语而坐。诸少比丘即以皮毬打其头上。而语之言。此是须陀洹果。老比丘闻已系念不散。即获初果。诸少比丘复弄之言。虽与尔须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当与尔斯陀含果。时老比丘获初果故心转增进。即复移坐。诸少比丘复以毬打头。而语之言。与尔二果。时老比丘益加专念。即证二果。诸少比丘复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犹有往来生死之难。汝更移坐。我当与尔阿那含果。时老比丘如言移坐。诸少比丘复以毬打。而语之言。我今与尔第三之果。时老比丘闻已欢喜。倍加至心。实时复证阿那含果。然故于色无色界受有漏身。无常迁坏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当与尔阿罗汉果。时老比丘如语移坐。诸少比丘复以皮毬撩打其头。而语之言。我今与尔彼第四果。时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证阿罗汉果。得四果已甚大欢喜。设诸肴饍种种香华。请少比丘报其恩德。与少比丘共论道品无漏功德。诸少比丘发言滞塞。时老比丘方语之言。我已证得阿罗汉果已。诸少比丘闻其此音。咸皆谢悔先戏弄罪。是故行人宜应念善。乃至戏弄犹获实报。况至心也。

又杂宝藏经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诚相感。能获道果。如往昔时有一女人。聪明智慧。深信三宝。常于僧次请二比丘。就舍供养。时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耆根钝素无知晓。时彼女人斋食已讫。求老比丘为我说法。独敷一坐闭目静默。时老比丘自知愚闇不知说法。趣其睡眠弃走还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为之法无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观察即获初果。既得果已。求老比丘欲报其恩。此老比丘审己无知弃他走避。倍更惭耻复弃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现。女人于时具论上来蒙得道果。故赍供养用报大恩。时老比丘以惭愧故。深自克责即获初果。是故行者应当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获。

济难部第八

如僧伽罗刹经云。昔者菩萨。现为鸚鵡常处于树。风吹彼树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渐炽盛遂焚一山。鸚鵡思惟。犹如飞鸟躯止于树。故当反复起报恩心。何况于我长夜处之而不灭火。即往诣海。以其两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洒于火。或以口洒东西驰奔。时有善神。感其勤苦。寻为灭火。

又智度论云。昔野火烧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飞来入水。以水洒林。往返疲乏不以为苦。时天帝释来问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众生故。此林荫育处居日久。清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问言。汝乃精勤当至几时。雉言。以死为期。天帝言。谁为汝证。即自立誓。我心至诚信不虚者。愿火即自灭。是时净居天知雉弘誓。即为灭火。始终常茂不为火烧(故经云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斯言验矣)。

颂曰。

志诚抱冰雪	暮齿迫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拘
岁聿皆采获	冬晚惧严枯
精诚求施戒	忍精定慧眸
结侣同共远	胜地心相符
商人不顾死	罗刹未能逾
求宝竭大海	神怖捧明珠
寄言求道者	立志报非虚

感应缘(详夫古今无问道俗但有至诚克必感征且列外中有三内中十一内外合说
略述一十四验)

- 晋明帝杀力士含玄
- 楚熊渠夜行射石
- 楚干将莫耶藏剑
- 宋韩凭妻康王夺
- 宋伏万寿念观音
- 宋顾迈念观音
- 宋沙门慧和念观音
- 宋韩徽念观音
- 宋彭子乔念观音
- 赵沙门单服松吞石
- 唐董雄念观音
- 唐沙门道积谏志
- 唐沙门法诚经验
- 唐比丘尼法信经验

晋明帝杀力士含玄。玄谓持刀者曰。我颈多筋。斫之必令即断。吾将报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数疮然始绝。寻后见玄。绛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含玄缓我。少时而死(右一验出冤魂志)。

楚熊渠。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镞羽。下视知其石也。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世复有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刘向曰。诚之至也。而金石为之开。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楚干将莫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其剑有雄雌。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雄雌。雌来雄不来。王怒诛杀之。莫耶子名赤。比后壮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望南不见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则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楚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欲报讎。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

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耶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不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遂不烂。头蹶出汤中蹶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颈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三皆俱烂不可识别。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宋时大夫韩冯娶妻而美。康王夺之。冯怨王。囚之论为城。且妻密遗冯书。缪其辞曰。

甚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贺对曰。甚雨淫淫。言秋旦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必有死志也。俄而冯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因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冯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之冢相望也。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禁也。宿昔之间便有交梓木。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以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常栖树上晨夜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今雒阳有韩冯城。其歌谣至今存焉(右三验出搜神记)。

宋伏万寿。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行参军。假说反州。四更初过。初江济之长波安流。至中江而风起如箭。时又极暗莫知所向。万寿先奉法对至。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息。俄尔与船中数人同覩北岸有光。状如村火。相与喜曰。此必是欧阳火也。回舡趣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然火者。方悟神力至乃设斋。

宋顾迈。吴郡人也。奉法甚谨。为卫府行参军。元嘉十九年。亦自都还广陵。发石头城便逆湖。朔风至横决风势未弭。而舟人务进。既至中江波浪方壮。迈单船孤征忧危无计。诵观世音经得十许遍。风势渐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屡闻奇香芬馥不歇。迈心独嘉。故归诵不辍。遂以安济。

宋慧和沙门者。京师众造寺僧也。宋义嘉之难。和犹为白衣。疑刘胡部下。胡尝遣将士数十人。值谍东下。和亦预行。行至鹊渚而值台军西上。谍众离散各逃草泽。和得窜下。至新林外会见野老衣服缕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

衣。提篮负担若类田人。时诸游军捕此散谍。视和形色疑而问之。和答对谬略。因被笞掠。登将见斩和自散走。便常诵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笃。既而军人挥刃屡跌。三举三折。并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

宋韩徽者。未详何许人也。居于枝江。其叔幼宗。宋末为湘州府中兵。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东下。湘府长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贰杀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系于郡狱。铁木竟体钳桎甚严。须考毕情党将悉诛灭。徽惶迫无计。待期而已。徽本尝事佛。颇讽诵观世音经。于是昼夜诵经至数百遍。方昼而锁忽自鸣。若烧炮石瓦爆炆之声。已而视其锁濯然自解。徽惧狱司谓其解截。遽呼告之。吏虽惊异而犹更钉鑠徽如常讽诵。又经一日锁复鸣解。状如初时。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锁详视。服其通感即免释之。徽今尚在。勤业殊至。

宋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龙。建元元年以罪被系。子乔少年尝经出家。未虽还俗犹常诵习观世音经。时文龙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唯至诚诵经至百余遍。疲而昼寝。时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卧。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鹤集子乔屏风上。有顷一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形而已。道荣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痛犹在焉。道荣惊视始毕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问子乔有所梦不。乔曰。不梦道荣如向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必已。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解脱。械痛更着。经四五日而蒙释放。琰族兄琏亲识子乔及道荣。闻二人说皆同如此。

赵沙门单或作善。字道开。不知何许人也。别传云。炖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穷栖岩谷故先断谷食。初进面三年。后服炼松脂三十年后唯时吞小石子。石子下辄。复断酒脯杂菓。体畏风寒唯噉椒姜。气力微弱而肤色润泽。行步如飞。山神数试未曾倾动。仙人常来意亦不耐。每啮蒜以却之。端坐静念昼夜不眠。久在抱牢。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来至邺下。不乘舟车日行七百余里。过南安度一童子为沙弥。年十三四。行亦及开。既至居于照德佛图。裳服缕弊背膊常袒。于屋内作棚阁。高八九尺。上织菅为帐禅于其中。绝谷七载常御杂药。药有松脂茯苓之气。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疗百姓。王公远近赠遗累积。皆受而施散。一毫无余。石虎之末逆知其乱。乃与弟子南之许昌。升平三年来至建业。复适番禺住罗浮山。荫卧林薄邈然自怡。以

其年七月卒。遗言露尸林里。弟子从之。陈郡袁彦伯。兴宁元年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升登游此岳。致敬其骸烧香作礼(右六验出冥祥记)。

唐贞观年中。有河东董雄。为大理寺丞。少来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韦琮鞫问甚急。因禁数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欣同连此坐。雄与同屋囚锁专念普门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诵经。锁忽自解落地。雄惊告忻玄。忻玄共视。锁坚全在地。而钩锁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其夜监察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开锁以火烛之。见锁不开而相离甚怪。又重锁。纸封书上而去。雄如常诵经。五更中锁又解落有声。雄又告忻玄等。至州告敬玄。视之。封题如故而锁自相离。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何为胡神所魅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为大圣也。时忻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锁解落。视之如雄不异。其事台中内外具皆闻见。不久俱免(右一验出冥报拾遗)。

唐蒲州普救寺释道积。河东安邑县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莅玄门更名道积。其先盖郑大夫子产之苗裔矣。昔子产生初执拳而出。启手观之文成相里。其后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学该富宗尚严君。积早习丘坟。神气爽烈博通经论。大小洞明成匠道俗。并润朱蓝。结宗慈训远近通洽。而深护烦恼重慎讥疑。尼众归依初不引顾。每谓众曰。女为戒垢圣典常言。佛度出家损灭正法。尚以闻名污心。况复面对无染。且道贵清显不参非滥。俗重远嫌君子攸奉。余虽不逮请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没齿未登。参谒咨请不听入室。斯则骨梗洁己清贞高蹈。河东英俊莫与同风。先是沙门宝澄满。初于普济寺创营大像百丈。万功纔登其一。不卒此愿而澄早逝。乡邑耆艾请积继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贵而崇树之。修建十年雕庄都了。道俗庆赖欣喜相并。初积受请之夕。寢梦崖傍见二师子于大像侧连吐明珠相续不绝。既寤惟曰。兽王自在。则表法流无滞。宝珠自涌。又喻财施不穷。冥运潜开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图梦所见于弥勒大像前。今犹存焉。其寺蒲阪之阳高爽华博。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临。园硖田蔬周环俯就。小而成大。咸积之功。挥空树有皆积之力。而弊衣蔬食轻财重命普救殷瞻。退静归闲为而不恃。即处幽隐。天怀抗志顿绝人世。不令而众自严。不出而物自往。仆射裴玄寂宠居上宰。钦其令问频赠香衣。刺史杜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动柔靡皆此类也。往经隋季拥闭。河东通守尧君素镇守荒城。偏师肆暴。时人莫敢窃视也。欲议诸沙门登城守固。敢谏者斩。玄素同忧无能忤者。积愤叹内发不顾形命。谓诸属曰。时乃盛衰

法无隆替。天之未丧其文斯在。且沙门尘外之宾。迹类高世。何得执戈擐甲为御侮之卒乎。遂引沙门道慈神素等。历阶厉色。而谏曰。贫道闻之。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视死若生。但惧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甘心。计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运也。岂在三五虚怯而能济乎。昔者汉钦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举国大治。今欲拘系以从军役。反天常以会灵祇。恐纳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愿深图之无宜空肆。一朝自倾于后为天下笑也。贫道等但依圣诚言行道礼诵。为国崇福冥益百姓。神鬼护助宁可索头。与头仍为本愿。必纵以残生逼充步甲者。则不知生为何生死为何死。积陈此语傍为寒心。素初闻谏重积词气厉。但张目直视曰。异哉。值斯人乎。何为心气太重之壮耶。因舍而不问放还本寺。后知其屈诣积陈忤。尧素以杀戮无度骋其毒心。加又举意轻陵。虽复当时获寝而祸作其兆。卒为城人薛宗所害。但积性刚勇志决不回。遇逢瞋忿动为鱼肉。既出家后呵责本缘挫拉元情。转增和忍。岁登耳顺此行弥隆。习与性成斯言不爽。以贞观十年九月十七日。终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积云疾的无可。自知将委。告门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师六十九矣。何遽辞乎。告曰。死生法尔。吾不惧也。且吾将年七十。刺史貌吾增为六岁。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克励。视吾所行。又曰。经不闻乎。世实危脆无牢强者。去终三日。钟不发声。逝后如旧众咸哀叹慕惜罕畴。

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俗姓樊氏。雍州万年县人。幼小出家止蓝田王孝寺。事沙门僧和为师。和亦乡族所推敬奉比圣。尝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见门内猛火腾焰升帐。遂即追悔。和性洁无染。人惑弄之。密以羊骨水洗令饮。和素不知饮便呕吐。其冥感潜识为若此也。诚奉佩训勸每诵法华用为例程。法华三昧翘心奉行。澡沐中表温恭朝夕。梦感普贤劝书大教。诚曰。大乘也所谓诸佛智慧般若大智。于即入净行道。重嚙匠工令书八部般若。香台宝轴庄严成就。又于寺南横岭造华严堂。陁山閬谷列栋开薨。前对重峦。右临斜谷。吐纳云雾下瞰雷霆。实奇观也。又竭其精志书写受持。弘文学士张孝静者。是张瓚父。时号银钩。罕有加胜。乃请至山令受戒洁斋。洗净身口。口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静长途写经纸别不盈五数。诚倍与直慕令精好。静利其货竭力写之。终部以已诚每烧香供养在其案前。点墨之间心缘目覩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时感异鸟。形色希世。飞入堂中裴回鼓舞。下至经案复上香炉。摄足住看自然驯狎。久之翔逝。来年经了将事兴庆。鸟又飞来。如前驯扰。鸣唳哀亮。贞观初年复画千佛。鸟又飞来登上匠背。营斋供庆日次中时。怪其不来。诚顾山峯曰。鸟既不至吾不感矣。将不嫌诸秽行

颯施轻薄。致使无征。言已欻然飞来。旋环鸣啭入香水中奋迅羽毛。浴已便逝。前后呈祥重迭难述。诚素善笔工乡曲知闻。山岩恶路经偈妙辞。自写令诵。皆诚笔也。又自写法华正当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举。忽属洪雨滂注沟涧。走往看之。案独干燥余并流波。尝却偃横松遂落悬溜。未至下涧不觉已登高岸。不损一毛信知经力。又青泥坊侧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犹未出。诚夜梦其处大有尊形。既寤往开恰获龕像。年月积久并悉剥坏。就而修理。道俗称善。斯并冥术之功。自诚开发。至贞观十四年夏末日。忽感余疾。自知即世。愿生兜率。索水洗讫。又索修舆。傍自检校不许荣厚。恰至月末。明相将现。无故语曰。欲来但入未假弦歌。顾侍人曰。吾闻诸行无常生灭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验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门外。吾今去世。尔等好住。佛有正戒无得有亏。后致忧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于楹内。又闻异香苾芬而至。但见端坐俨思。不觉其神已逝。时年七十有八。诚之诵业一夏法华断五百遍。余日读诵兼而行之。犹获两遍。纵有人客要须与语者。非经度讫不共他言。略计十年之功一万余遍(右二验出唐高僧传)。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诵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外。加一竹箛。令写经人每欲出息。轻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常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与。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于七日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故。知抄写深加洁净。比来无验只为不殷(右一验出冥报记)。

◎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神异篇第二十(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角通部
- 降邪部
- 胎孕部
- 杂异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摧侮慢。挫凶锐解尘纷。至若飞轮御宝则善信归降。竦石参烟则力士潜伏。当知至治无心刚柔在化。所以或韬光晦影俯同迷俗。或显现神奇遥记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后空。灵迹怪诡莫测其然。夫理之所贵者合道也。事之所贵者济物也。故权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务。然传所纪其详莫究。或由法身应感。或是道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若其夸衒方伎左道乱时。因药石而高飞。藉芳芝而寿考。与天上鸡鸣云中狗吠蛇鹤不死龟蔡千年。称为是异。未可较其圣变也。今之集者。且录声闻三五之神异。若论诸佛菩萨圣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测。备列诸篇不局此章矣。

角通部第二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经云。大目连答阿难言。忆念我昔于一时间。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内口中。其时众生乃至无有一念惊觉往来想。复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师子吼。能以须弥内于口中。能过一劫若减一劫。如是为常。复念往昔至于东方。住彼第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宝门。于彼有六万亿千家。我于彼中一一皆现我身。而为说法安住正法。尔时舍利弗答阿难言。我念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时大目连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举令离地。何云手擎。阿难。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师子吼。时诸外道欲共我较。隐身说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见大力菩萨。自外所有声闻弟子乃至外道。而问我隐没身时住在何处。终不能知我身所在。尔时大迦叶答阿难言。我念一时在世尊前作师子吼。于此三千大千世界须弥诸山之属。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至无有如微尘许。其有众生住彼山者。不令损害亦无觉知。如是诸山皆悉灭也。我又一时于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诸水乃至无量亿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干竭。而彼众生下知不觉。我又一时在大众前作师子吼。能于三千大千世界之内。以口一吹即令大火炽然遍满。犹如劫烧。终亦不使

损一众生。竟不觉知。尔时弥勒文殊诸大菩萨等。闻大迦叶作师子吼。便化华聚若须弥山。乃至再三散迦叶上。复化作大七宝盖。住虚空中。覆大迦叶顶。并覆一切声闻大众。尔时富楼那答阿难曰。我念昔时有诸众生应以通化者。便为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开示彼等。当尔之时无一众生有惊怕想。亦不觉知。唯彼众生应与化者。乃见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回转不以为难。又我能于世尊前。以一指节。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节间。无一众生有损减想。我一时于初夜中。以净天眼观此大千世界所有无量众生疑惑。不出是定皆为除疑。令彼众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独住我前为我宣说。随机获益无有滞碍。尔时罗睺罗答阿难曰。我念往昔唯此三千大千世界诸山之类。皆纳一毛孔中。我身如本众生不异。我一时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无损众生无害。一切水聚各皆如本。我一时此处入禅。即于东北方至一佛界。佛号难胜。现身礼敬已即还此界。求栴檀香还持供佛。香气遍满皆作无量种种变化。尔时须菩提答阿难曰我念一时入于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广若斯置一毛端。往来旋转如陶家轮。当尔之时无一众生有惊惧心。亦不觉知己之何处。我又往昔于如来前作师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气一吹皆令散灭。其中众生不惊不怕无往来想。复于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悉安置一指节端。上至有顶还来本处。令彼众生无往返想。又念一时宴坐三昧见十方诸佛无量无边百千世界。各有六万诸佛。曾所未见。今皆见知。以是定心复发神力。至须弥顶天帝释边。撮取一掬栴檀末香。往彼无量诸世界中。供养向尔许如来。彼界众生皆悉明了见我住是阎浮供养承事。

降邪部第三

如阿育王经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宝常供养佛法众僧。诸婆罗门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简选宿旧。取五百人皆诵四韦陀典。天文地理无不博达。共集议言。阿恕伽王一切尽供养剔头秃人。我等宿旧未曾被问。当设何方便使彼意回。有一善呪婆罗门言。诸贤但从我后。却后七日我当以呪力作魔酰首罗身。飞行至到王宫门。汝等皆当步从我后。我能使其大作供养汝等都得。诸婆罗门皆共然可。到七日首。善呪婆罗门即自呪身。化作魔酰首罗。于虚空中飞到王门首。诸婆罗门亦皆侍从。到王门首遣人白王言。虚空中有魔酰首罗。将四百九十九婆罗门从空来下。今在门外。余婆罗门在地而立。欲得见王。阿恕伽王唤使来前。便唤来入坐于两厢床上。王言。小坐。共相问讯即语之言。魔酰首罗何能屈意故来相见。欲何所须答言。须饮食。即勅

厨中擎五百案饮食着前。魔酰首罗等皆手推言。我从生已来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约勅不知当食何食。魔酰首罗等皆同声言。我之所食剃头秃人。阿恕伽王即勅一臣。汝往到鸡头末寺语尊者耶奢。王宫内有五百婆罗门。一自称言魔酰首罗。不知为是人。为是恶罗刹。请问所以愿阿闍梨来为我驱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见婆罗门弟子。到彼众中情不称实如王所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罗门。貌状似人语似罗刹。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门作食。上座耶奢即语维那。鸣椎集僧起辞众僧言。我年以老耄我为众僧当如此事。众僧安隐护持佛法。听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应去。我身无所堪能。惟我应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应去。正应我去。如是展转乃至沙弥十六万八千僧中。其最下头七岁沙弥。起至众僧中。长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扰动。我既幼小不能堪任护持佛法。唯愿大众必听我去。上座耶奢极大欢喜。手摩沙弥头言。子汝应合去。使人不待即于先去。阿恕伽言。颇有来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今次最下沙弥来。王作是言。大者羞耻故。使小者来使作酬对。阿恕伽王闻沙弥来。即出门迎。坐此沙弥。着御座上。诸婆罗门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识别。我等宿德尚不起迎。为此小儿而自出迎。沙弥问王言。何以见唤。王时答言。此魔酰首罗欲得阿闍梨为食。堕阿闍梨欲为作食。不为作食。沙弥言。我年幼小朝来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后我当与彼令食。王即勅厨宰擎食来与。食一案食悉皆都尽。如是擎五百案食与皆未足。王复勅厨家言。所有余食尽持擎来与。沙弥得食忽尔都尽。问言足未。答言。未足。饥渴如本。厨监白王。饮食都尽。王言库中麩舖干食一切都来。儵忽都尽。王问言足未。答言。犹未足。王答言。一切饮食悉皆都尽。更无有食。沙弥言。撮下头婆罗门将来。我欲食之实时噉尽。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罗门。悉皆令尽。唯有魔酰首罗。极大惊怖飞向虚空欲去。沙弥实时座上举手。从虚空中撮头复噉使尽。王实时惊怕。见噉诸婆罗门使尽。复不噉我以不。沙弥知王心念。即语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终无损减。慎莫惊怕。即语王言。王能共至鸡头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将我上天入地皆当随从。沙弥实时共王到鸡头末寺。王见沙弥朝所食之食。诸众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罗门。皆剃除须发被着法衣。在诸众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首。魔酰首罗最在行末。五百人见王沙弥极生惭愧。我等尚不能与此沙弥共战。何况与诸大众而共掬力。犹如鹤尾俟于炉炭。犹如蚊子与金翅鸟掬飞迟疾。犹如小兔共师子王掬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罗门心生惭愧得须陀洹道。

胎孕部第四

如杂宝藏经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久远无量世时。波罗柰国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常于石上。后有精气堕小行处。有雌鹿来舐。即便有娠。日月满足来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养育长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绝。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灭。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余梵志离此住处。此女住彼乞火。梵志见迹迹有莲华。要此女言。绕我舍七匝当与汝火。若去时亦绕七匝。莫行本迹异道而还。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时梵豫国王出行游猎。见彼梵志绕舍周匝十四重莲华。复见二道有两行华。怪其所以问梵志言。都无水池。云何有此妙华。彼具答之。王寻华迹至梵志所从索女看。见其端正甚适悦意。即从梵志求索此女。梵志与王。王即立为第二夫人。后时有娠。相师占言。当生千子。王大夫人闻已生妬。渐作计校。恩好招谕鹿女左右多与财宝。日月满足便生千叶莲华欲生之时。大夫人以物幔眼。不听自看。捉臭烂马肺承着其下。取千叶莲华。盛着槛里擿于河中。还为解眼而语之言。看汝所生唯见一段臭烂马肺。王遣人问。为生何物。而答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语王言。王喜倒惑此畜生所生仙人供养。生此不祥臭秽之物。王即便退其夫人之职不复听见。时乌耆延王。将诸徒众从夫人媠女下流游戏。见黄云盖从河上流随水而来。王作是念。此云盖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于黄云下见有一槛。即便接取开而看之千叶莲华。叶叶有一小儿。取之养育。以渐长大各有大力。乌耆延王岁常贡献梵豫王。集诸献物遣使欲去。诸子问言。欲作何等。时王答言。欲贡献彼梵豫国王。诸子各言。若有一子犹望能伏天下使来贡献。况有千子而当献他。千子实时将诸军众降伏诸国。次到梵豫国。王闻军至募其国中。谁能攘却如此敌。都无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来受募言。我能却之。问言。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为我作百丈之台。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台已竟夫人在上而坐。尔时千子欲举弓射。自然手不能举。夫人语言。汝慎莫举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问言。何以为验。母答子言。我若按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当不尔非是汝母。实时两手按乳。一乳之中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余军众无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忏悔。诸子于是和合二国无复怨讎。自相劝率。以五百子与亲父母。以五百子与养父母。时二国王分阎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时千子者。贤劫千佛是也。尔时嫉妬夫人幔他目者。文鳞瞽目龙是也。尔时父者。白净王是也。尔时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缘生鹿腹中。足下生华。复有何因为王夫人。佛言。此女过去世时生贫贱家。母子二人田中锄谷。见一辟支佛持钵乞食。母语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与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与。

母即归家。取母子二人食分来与辟支佛。女取草采华为之敷草座。散华着上。待辟支佛坐。女怪母迟。上一高处遥望其母已见其母。而语母言。何不急疾。鹿骤而来。母既至已。嫌母迟故寻作恨言。我生在母边。不如鹿边生也。母即以二分食与辟支佛。余残母子共食辟支佛食竟。掷钵着空作十八变。时母欢喜。即发誓愿。使我将来常生圣子。如今圣人。以是业缘。后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养母。一作所生母。以语母鹿骤故生鹿腹中。脚似鹿甲。以采华散辟支佛。故迹中一百华生。以敷草故。常得为王夫人。其母后身。作梵豫王。其女后身作莲华夫人。由是业缘后生贤劫千圣。以誓愿力常生贤圣。诸比丘闻已欢喜奉行。又分别功德经云。昔有长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门女。在家向火暖气入身。遂便有娠。父母惊怪诘其由状。其女实对不知所以。父母重问。加诸杖楚。其女不改。遂上闻王。王复诘责。女亦不异。许之以死。女即称怨曰。天下乃当有无道之王。枉杀无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试。见枉如是。王即检保如女所言。无他增减。语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对曰。随意取之。用此死女何为。王即内之宫里。随时瞻养。日月遂满。产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长大出家得道。聪明博达。精进不久得阿罗汉道。还度父母。又譬喻经云。昔有夫妻二人无子。祠祀天神以求系嗣。神即许之。遂便怀妊。生四种物。一者栴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宝囊。四者七节神杖。其人叹曰。吾求儿子更生余物。便到神所重求所愿。神即语言。汝欲得子何物称益。答曰。子当使令给养吾等。神云。食此米斗用之无尽。甘露蜜瓶食之无减。而消百病。珍宝之囊用之无损。七节神杖以备凶暴。儿子岂能办此。其人大喜还家试验。如言不虚。遂成大富。不可算计。国王闻之。即遣众兵欲往攻夺。其人擎杖飞游击敌。摧破强众。皆悉退散。其人欢喜。无复忧患。

◎

◎杂异部第五

如譬喻经云。昔有大家。收谷千斛埋着地中。前至春温开窖取种。子不见谷。而有一虫大如牛莒。无有手足亦无头目。如顽钝肉。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着平地。即问。汝是何等。终无可道。便以铁锥刺一处。语曰。欲知我者持我着大道傍。自当有名我者。于是举着道边。三日之中无能名者。次有数百乘黄马车。衣服侍从皆黄。驻车而呼。谷贼汝为何在是间。答曰。吾食人谷故持我着此。语极久。便辞别去。主人问谷贼。向者是谁也。答言。

是金宝之精。居在此西三百余步大树下。有百石瓮满中金。主人即将数十人往掘。即得瓮金。家室欢喜。辇载将归。叩头向谷贼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宁可留神共归更设供养。谷贼曰。前食君谷不语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报。今当转行福于天下。不得复住。言竟忽然不现。

又譬喻经云。王舍城东南隅有一汪水。城内沟渎污秽屎尿。尽趣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虫生汪水内。身长数丈无有手足。而婉转低昂戏汪水中。观者数千阿难分卫见而往观。虫即跳踉波浪动涌。具以启佛。佛与诸比丘共诣池所。众人见佛各各念言。今日如来当为众会说虫本末以释众疑。不当快乎。佛言。昔维卫佛泥洹后。时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经过寺中。寺主见大欢喜请留供养三月。众皆受请。寺主尽心供饌无有所遗。后五百商人入海采宝。还过塔寺。见五百比丘精勤行道。并各发心当设薄供。五百商人各舍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嘱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丘言诺。即皆受之。后生不善心图欲独取不为供众。众僧问言。前贾客施珠应当设供而发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夺吾粪可施汝。若不时去剽汝手足投于粪坑。众愍其痴默然各去。故知恶祝不可不慎。

又智度论云。佛在世时。有人远行独宿空舍。夜中有鬼担一死人来着其前。复有一鬼逐来瞋骂云。死人我物。汝忽担来。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来。后鬼言。是死人实我担来。二鬼各捉一足一手争之。前鬼言。此间有人可问。后鬼即问。是死人谁担来。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实不实俱不免死。便语言。前鬼担来者是。后鬼大瞋。捉其人手拔出着地。前鬼愍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着。如是两臂两脚头肋举身皆易。于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见二鬼食尽。今我此身悉是他肉。我今定有身耶。为无身耶。行到佛塔。问诸比丘。广说上事。诸比丘言。从本已来常自无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计为我身。如汝本身与本无异。诸比丘度之为道得阿罗汉果。

又善信经云。有神药树。名曰摩罗陀祇。主厌天下万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长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头虫。身长五丈。虫行道中与蛇相逢。适欲举头前啣大虫。蛇闻药香屈头欲走。蛇身罗药树身即中断。分作两段。头半生得走。尾便臭烂。诸毒闻此蛇臭。众恶毒气皆悉消灭。

又智度论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龙脑中。有福众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宝物衣服饮食。随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烧。或是帝

释所执金刚与修罗鬪时。碎落阎浮提。变成此珠。又言。过去久远佛舍利法既灭尽。变成此珠以为利益。

又华严经云。大海中有四宝珠。一切众宝皆从之生。若无此四珠一切宝物渐就灭尽。诸小龙神不能得见。唯娑伽罗龙王。密置深宝藏中。此深宝藏有四种名。一名众宝积聚二名无尽宝藏。三名远炽然。四名一切庄严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炽然光明大宝。一名日藏光明大宝。二名离润光明大宝。三名火珠光明大宝。四名究竟无余光明大宝。若大海中无此四宝。四天下金刚围山乃至非想非非想处皆悉漂没。日藏光明能变海水为酪。离润光明能变海酪为苏。火珠光明能然海苏。究竟无余光明能然海苏永尽无余。

颂曰。

至圣冥运	罔虑罔识	神功掩晖
贤愚难测	善恶共居	升沈同色
对事思悟	知之神匿	处染不涅
遗尘攸息	匪伊玄览	孰扇其极
省己愚懂	高慕齐德	万代扬名
千龄福力		

感应缘(略引一十八验)

- 晋沙门释昙邃
- 晋沙门释法相
- 晋沙门释仕行
- 晋沙门释耆域
- 晋沙门释佛调
- 晋沙门释[打-丁+聿]陀
- 晋居士抵世常
- 宋参军程德度
- 齐沙门释弘明
- 齐沙门释法献
- 隋沙门释普安
- 隋沙门释法安
- 隋沙门释慧偈

- 唐沙门释转明
- 唐沙门释贾逸
- 唐沙门释法顺
- 唐兖州邹县人张忘字
- 诸传杂明神异记

晋河阴白马寺有释昙邃。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正法华经。常一日一遍。又精达经旨。亦为人解说。尝于夜中忽闻扣户。云欲请法师九旬说法。邃不许。固请乃赴之。而犹是眠中。比觉己身在白马坞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尔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讲说声。又闻有奇香之气。于是道俗共传。咸云。神异。至夏竟神施以白马一疋白羊五头绢九十匹。呪愿毕于是各绝。邃终不知所在。

晋越城寺有释法相。姓梁。不测何人。常山居精苦。诵经十余万言。鸟兽集其左右。皆驯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贮财宝。相时山行宿于庙侧。忽见一人玄衣武冠。令相开函。言绝不见。其石函盖重过千钧。相试提之飘然而起。于是取其财以施贫民。至晋元兴末卒。春秋八十矣(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晋仕行沙门者颍川人也。姓朱氏。气志方远识宇沈正。循心直诣荣辱不能动焉。时经典未备唯有小品。而章句阙略义致弗显。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至于阆。寻求经藏踰历诸国。西域僧徒多小乘学。闻仕行求方等诸经。咸骇怪不与曰。边人不识正法将多惑乱。仕行曰。经云。千载后将末法当东流。若疑非佛说。请以至诚验之。乃焚柴灌油烟焰方盛。仕行捧经浹流稽颡誓曰。若果出金口应宣布汉地诸佛菩萨宜为证明。于是投经火中腾燎移景。既而一积煨烬。文字无毁皮牒若故。举国欣敬因留供养。遣弟子法饶赍送梵本。还至陈留。浚仪仓垣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万言河南居士竺叔兰。练解方俗深善法味。亲共传译。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阁维之。火灭经日尸形犹全。国人惊异皆曰。若真得道法当毁坏。应声碎散。乃敛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师相传。释公亦具载其事。

晋沙门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来。将游关雒达旧襄阳。欲寄载船北渡。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比船达北岸。耆域亦上。举船皆惊。域前行两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头虎便入草。于是南北岸奔往请问。域曰。无所应答。及去有数百人追之。见域徐行而众走犹不及。惠帝末

域至雒阳。雒阳道士悉往礼焉。域不为起。译语讥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诚。但为浮华求供养耳。见雒阳宫曰。忉利天宫髣髴似此。当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为之。不亦勤苦乎。沙门支法渊竺法兴。并年少后至。域为起立。法渊作礼讫。域以手摩其头曰。好菩萨羊中来。见法兴入门域大欣笑。往迎作礼。捉法兴手举着头上曰。好菩萨从天人中来。尚方中有一人。废病数年垂死。域往视之。谓曰。何以堕落生此忧苦。下病人于地卧单席上。以应器置腹上。纒布覆之。梵呗三偈讫为梵呪可数千语。寻有臭气满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举布。见应器中如污泥苦。病人遂差。长沙太守滕永文先颇精进。时在雒阳两脚风挛经年。域为呪。应时得申。数日起行。雨水寺中有思惟树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树还生茂。时寺中有竺法行善谈论。时以比乐令。见域稽首曰。已见得道证愿当禀法。域曰。守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当授所未闻。斯言八岁沙弥亦以之诵。非所望于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观之易耳。妙当在君岂愠未闻。京师贵贱赠遗衣物以数千万亿悉受之。临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骆驼负之。先遣随估客西归天竺。又持法兴一纳袈裟随身。谓法兴曰。此地方大为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发。送者数千人。于雒阳寺中中食讫。取道人有期日发长安来。见域在长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骆驼奴达炖煌河上。逢估客弟于天竺来云。近炖煌寺中见域。弟子湿登者云。于流沙北逢域。言语款曲。计其旬日。又域发雒阳时也。而其所行盖已万里矣。

晋沙门佛调。不知何国人。往来常山积年。业尚纯朴不表辞饰。时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嫂病甚笃。载出寺侧以近医药。兄既奉调为师。朝昼常在寺中咨询行道。异日调忽往其家。弟具问嫂所苦。并审兄安否。调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调去后弟亦策马继往。言及调旦来。兄惊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见。兄弟争问调。调笑而不答。咸共异焉。调或独入深山一年余半赍干饭数斗。还常有余。有人常随调山行。数十里天暮大雪。调入石穴虎窟中宿。虎还横卧窟前。调语曰。我夺汝居处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随者骇惧。调自克亡期。远近悉至。乃兴诀曰。天地长久尚有崩坏。岂况人物而欲永存。若能荡除三垢专心真净。形数虽乖而神会必同。众咸涕流。调还房端坐。以衣蒙头奄然而终。终后数年。调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材。忽见调在高岩上。衣服鲜明姿仪畅悦。皆惊喜作礼问。和上尚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问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舍事还家向同法者说。众无以验之。共发冢开棺不见其尸。

晋捷陀勒。不知何国人也。尝游雒邑周历数年。虽敬其风操而莫能测焉。后语人曰。盘鹑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无量。众人许之。与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深芜莫知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众试掘之。果得塔下石础。复示讲堂僧房井灶。开凿寻求皆如其言。于是始疑其异。寺既修复。勒为僧主。去雒百里每朝至雒邑赴会听讲竟。辄乞油一钵擎之还寺。虽复去来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数百里者。欲随而验之。乃与俱发。此人驰而不及。勒顾笑曰汝执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后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数日乃还。方悟神人。后不知终。

晋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大康中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潜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于法兰亦在焉。僧众来者无所辞却。有一比丘。姿形顽陋衣服尘弊。跋涉涂泞来造世常。常出为作礼。命奴取水为其洗足。比丘曰。世常应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听。世常窃骂而去。比丘便现神足变身八尺。颜容瓌伟飞行而去。世常抚膺悔叹自仆泥中。时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视。见在空中数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异气经月不歇。法兰即名理法师。见宗者也。有记在后卷。传兰以语于弟子法阶。阶每说之。道俗多闻矣。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慧广州刺史。度为卫军临川王行参军。时在寻阳。屋有燕窠。夜见屋里忽然自明。有一小儿从窠而出。长可尺余洁净分明。至度床前曰。君却后二年当得长生之道。倏然而灭。德度甚秘异之。元嘉十七年随王镇广陵。遇禅师释道恭。因就学禅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斋忽有殊香。芬馥达于衢路。阖境往观。三日乃歇(右六出冥祥记)。

齐永兴柏林寺有释弘明。本姓羸。会稽山阴人。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则水瓶自满。实感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明尝于云门坐禅。虎来入明室内伏于床前。见明端然不动。久久乃去。又时见一小儿来听明诵经明曰。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弥。盗帐下食今堕囿中。闻上人道业故来听经。愿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说法劝化。领解方隐。后于永兴石姥岩入定。又有山精来恼明。明捉得以腰绳系之。鬼逊谢求脱云。不敢复来。乃解放。于是绝迹。以齐永明四年卒于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齐南海荆山有释法献。是广州人。始居北寺。寺岁久雕衰。献率化有缘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后入藏薇山创寺。寺成后有两童子携手来歌云。

言终忽然不见。举寺惊嗟咸叹神异。献后入禅忽见一人来云。磬绳断。何不早治。献惊起往视垂将委地。申其手接得无折损。后不知所终。

隋终南山楸梓谷释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泾阳人也。仪轨行法。独处林野。不宿人世。专崇禅思。至于没齿栖迟荒险。不避狼虎常读华严。手不释卷。遵修苦行亡身为物。常游山野用施禽兽。虎豹虽来嗅而不食。常怀耿耿不副情愿。值周废教常共硕德三十余僧。避地终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资给丰足。虽被闻彻皆获免难。时有蔼法师。避难在义谷杜映世家。掘窑藏之。安被放还。因过礼覲。蔼曰。安公明解佛法颇未宽多。而神志绝伦不避强御。盖难及也。安曰。今蒙脱难乃惟华严经力也。至隋文帝创历佛教大兴。广募遣僧依旧安置。时楸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唯安一人习乐山居守素林壑。时行村聚慧益生灵。终寝烟霞不接浮俗。末有人于子午虎林两谷合涧之侧。凿龕结庵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当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愿移余处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余所。大众共怪。安曰。是华严经力也。未足异之。又于龕东石壁涧左有索陀者。川乡巨害纵横非一。阴嫉安德常恐思诛。与伴三人持弓挟刃攘臂挽强。将欲放箭。箭不离弦手张不息。怒眼舌[齿*今]立住经宿。声相通振远近云会。乡人稽首归诚请救。安曰。素志不知。岂非华严力也。若欲除免但令忏悔。如语教之方蒙解脱。又龕西魏村张晖者。夙兴恶念以盗为业。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负而出。既至院门迷昏失路。若有所缚不能得动。眷属乡村同来为谢。安曰。余不知也。盖华严力也。语令忏悔。扶取油瓮。如语得脱。又龕南张卿者。来盗安钱袖中持去。既达家内写而不出。口齟无言。卿寻归忏服过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晖和者。颇怀信向。常来安所听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经两宿缠尸于地。伺欲棺敛。安时先往鄠县返还在道。行达西南之德行寺。东去晖村五里。遥唤程晖和何为不见迎耶。连声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无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语吾不信也。寻至其村厉声大唤。和遂动身。傍亲乃割所缠绳令断。安入其庭。又大唤之。和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竹筓以当佛坐。令和绕旋。寻服如故。更寿二十年。后遇重病来投乞救。安曰。放尔游荡非吾知也。便遂命终。时安风声摇逸道俗荣荷。其侧众也皆来请谒。兴建福会多有通感。故于昆明池东北白村有老母。病卧失瘖。百有余日。指挥男女思见安形。会其母意请来至宅。病母既见不觉下迎。言问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时声名更振。村聚齐集欲设大斋。大

万村中有田遗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着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迥无覆身。大女名华严年已二十。唯有毳布二尺拟充布施。安引村众次至其门。愍斯贫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贫煎不及福会。今又不修当来何救。周遍求物间无一物仰面悲号。遂见屋薨。一把乱糜穰。用塞明孔。挽取抖擞得谷十粒。揉以成米。并将前布拟用随喜。身既无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斋供所。以前施物遥掷众中。十余粒米别奉炊饭。因发愿曰。女人穷困。由昔种慳业今得贫报困苦如是。今竭贫行施用希来报。作此愿已以此十粒黄米投饭甑中。必若至诚贫业尽者。当愿所炊之饭变成黄色。如无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泪而返。于是甑中五石米饭并成黄色。大众惊嗟未知所以。周寻缘构。乃云。是用田遗生女之愿力也。斋会齐率获粟十斛。寻济之。安办法衣仍度华严。送入京寺。尔后声名重振。弘悟难述。安居处虽隐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赎劝修法义。不杀生邑其数不少。尝于龕侧村社。缚猪三头将加烹宰。安闻往赎。社人恐不得杀增价索钱十千。安曰。贫道见有三千已加本价十倍可以相与。众各不同更相忿竞。忽有小儿羊皮裹腹来至社会。助安赎猪。既见争竞因从乞酒。行饮行舞焜煌旋转。合社老少眼并失明。须臾自隐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粪秽尔尚噉之。况人食米理是贵也。社人闻见一时同放。猪既得脱。绕安三匝以鼻[虫*豕]触。若有爱敬。故使効之。南西五十里内鸡猪绝嗣。乃至于今。其感发慈善皆此类也。性多诚信乐读华严。一钵三衣累纪弥励。开皇八年频勅入京为皇储门师。长公主营建静法。复延住寺。名虽帝宇常寝岩阿。以大业五年十一月五日。终于静法禅院。春秋八十矣。

隋东都宝杨道场释法安。姓彭。安定鹑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陇精舍。慕禅为业。毳食弊衣卒于终老。到开皇中来至江都令通晋王。门人以其形质矬陋言笑轻举。并不为通。日别门首喻遣不去。试伪通之。王闻召入相见如旧。便住慧日。王所游履必赍随从。及驾幸泰山。时遇渴乏。四顾惟岩无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给帝王。时大嗟之。问何力致尔。答王力使尔。乃从王入磧。达于泥海中应遭变怪。皆预避之。得无损败。后往泰山神通寺。僧来请檀越。安为达之。王乃手书寺壁为弘护也。初与王入谷。安见一僧着弊衣乘白驴而来。王问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创造神通故来迎引。及至寺中又见一神。状其伟大。在讲堂上手凭鸱吻下观人众。王又问之。答曰。此太白山神从王者也。尔后诸奇不可广录。至大业之始帝弥重之。威摄王公见皆屈膝。常侍三卫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诸隐逸郭智辩释志公澄公杯度一时总萃。慧日道场有道艺者二千余人。四事供给赍安为首。又

于东都为立宝杨道场。唯安一众居中树业。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难。无疾而终。春秋九十有八。初将终。前告帝曰。安亡后百日火起出于宫内。弥须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门闭。三院宫人一时火死。帝时不以为怪。送柩太白资俸官给。然安德潜。于内外同诸侣。眠不施枕颈无委曲。延颈床前口出流涎。每有升余。将呈所表。各获灵征。

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偁。姓杨。晋陵曲阿人也。灵通幽显世莫识之。而翘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辄坐。劝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没命救之。后往岭南归心真谛。专释禅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虚静。往还自任不拘山世。时往杨都偁法师所。偁素知道行异礼接之。将还山寺请见神力。偁云。许复何难。即从窗中出臂。长数十丈。解齐熙寺佛殿上额将还房中。语偁云。世人无远识见多惊异。故吾所不为耳。以大业元年。终于蒋州大归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偁终日。以三衣幞遥掷堂中。自云。三衣还众僧。吾今死去。徒众好住。便还房内。大众惊起追之。乃见房中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锵然不散。

唐西京化度寺释转明。俗姓鹿氏。未详何许人。形服僧仪貌质恢伟。容止淡然色无喜愠。以隋大业八年。无何而来居住雒邑。告有贼起及至覆检。宗绪莫从。帝时惑之。未能加罪。权令收禁。初不测其然。至来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驱逼凶丑充斥东都。诛戮极甚力委其言。下勅放之。而明虽被拘散情计如常。与诸言议曾无所及。会帝往江都行达偃师。时狱中死囚数有五十。克时斩决。明日吾当放此死厄。即往狱所假为饷遗。面见诸囚告曰。明日车驾当从此过。尔等一时大呼云有贼至。若问所由。云吾所委。当免死矣。及至期会便如所告。勅乃总放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无忧惧。于时四方草窃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业末岁犹被拘繫。越王践祚方蒙释放。虽往还自在。而常居于阳门内别院供拟。恐其潜逸密遣三卫私防护之。及。

皇唐泰建议军国谋猷。常预帷幄筹计利害。伪郑世充倍加信奉。守卫严设。又兼常度。至开明二年。即当。

唐武德三年也。明从雒宫安然而出。周围五重初不见迹。审伪都之将败故西达京师。太武皇帝夙奉音问深知神异。特隆礼敬。勅住化度寺。数引禁中具陈征应。及后事会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见。衣资什物俨在房中。寻下追征。遍国周访了无所获。有所咨学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记者道俗过未苦乐等报皆有灵验。行至总持顾僧众曰。此寺不久当有血流。宜

共慎之。恰都师法该等私度世充儿孙。寻被收录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

唐安州沙门贾逸。不知何人。隋仁寿初。游于安陆。言戏出没有逾符讖。形服改变游陟不定。或缙或素分身诸县及至推验方敬其德。行迹不轻为无识所耻。有方等寺沙门慧暲学行通博。因行过之。以纸五十张施云。法师由此得解耳。初不测其所因。后有诤起暲被引禁。官司责问列辩而答。纸尽事了。如符本契。征应所合例皆如此。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为婚媾。此家初许。因往市肆倡令告乞云。某家与我妇须得礼赠。广索钱米克日成婚。数往彼门扬声陈倡。女家羞耻遂密杀之。埋尸粪下经停三日。行游市上逢人说言被杀之事。大业五年天下清晏。逸与诸群小戏水侧。或骑桥槛手把弄之云。抑羊头揆羊头。众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杨家祸乱。咸契前言。不知所终。

唐痛州义善寺释法顺。俗姓杜氏。痛州万年县人。禀性柔和志存俭约。京室东阜地号马头。空崖岸重邃堪为灵窟。有因圣寺僧珍禅师。本是顺受业师。珍草创伊基劝俗修理。端坐指挥示其仪则。忽感一犬不知何来。白足身黄自然驯扰。径入窟内口衔土出。须臾往返劳而不倦。食则同僧过中不饮。既有斯异。四远响归。乃以闻上。隋高重之。日赐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龕成无为而死。今所谓因圣寺是也。顺时躬覩其事更倍归依。力助缔构劝民设会。供限五日临时倍来。供主惧少。顺曰。莫遮。通给千人供足犹有余剩。常有张河江张弘畅。家畜牛马。性本弊恶。人皆患之。卖无取者。顺语慈善如有闻从。自后调善更无抵齧。又每年夏中引众骊山栖静。地多虫蚁无因种菜。顺恐有损就地指示令虫移徙。不久往示恰无虫矣。又顺患肿脓溃流洩。有敬[口*束]之。或以帛拭寻即除愈。余脓发香气氲难比。拭帛犹在香气不歇。又有三原县人田萨埵者。生来患聋。兼有张苏等。亦患症。顺闻命来与共言议。遂如好人。永即痊愈。又有武功县僧为毒龙所魅。众以投之。顺端拱对坐。毒遂阴托病僧曰。禅师既来。义无久住。极相劳娆。寻即释放。但有障。病魔邪所恼者。归顺皆愈。不施呪术。福力如是。其不测者。谓有阴德所加故使感灵偏敬。致言所教多抑浮词显直正理。敦实为怀。见有树神庙室多即焚除。泛爱道俗贵贱皆投。赞毁两途开匈莫二。似如不知翻作余语。因行南野将度黄渠。其水泛涨无人敢度。岸复峻滑。虽登还堕水。忽断流如行陆地。及顺上岸水寻还溢。门徒目覩不测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财帛靡悖通用无主。但服龕弊卒无兼副。朝野知委闻彻。

皇帝。引入内宫崇敬致礼。合宫归仰请受戒法。以贞观十四年都无疾苦。告累门徒。生来行法令后承用。言讫如常跏趺坐。卒终于南郊义善寺。春秋八十有四。临终忽有双鸟投房悲哀惊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凿穴处之。京邑道俗同嗟制服。人马亘野悲号恻地。肉色不变经月逾鲜。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终至今常有异香流注尸所。往者同闻。学侣门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内不惧外窃。四众良辰赴供弥满(右八验出唐高僧传)。

唐兖州邹县人。姓张。忘字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欲诣京赴选。途经太山因而谒庙祈福。庙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皆现形像。张时遍礼拜讫至于第四子。傍见其仪容秀美。同行五人。张独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诗赋举酒一生分毕何用仕宦。及行数里忽有数十骑马挥鞭而至。从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见兄垂殷故来仰谒。因而言曰。承兄欲选。然今岁不合得官。复恐前途将有灾难。不复须去也。张不从之执别而去。行经一百余里。张及同伴夜行被贼劫掠。装具并尽。张遂祝曰。四郎岂不相助。有顷四郎车骑毕至。惊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贼。颠仆迷惑却来本所。四郎命人决杖数十。其贼髀膊皆烂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树。兄还之日于此相呼也。是年张果不得官而归。至本期处大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张云。相随过宅。即有飞楼绮观架迥陵虚。雉堞参差非常壮丽。侍卫峻峙同王者所居。张既入中无何。四郡即云。须参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张入。经十余重门趋走而进。至大堂下谒拜而见府君。非常伟绝。张时战惧不敢仰视。判官判事似用朱书。字皆大。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与我儿交游。深为善道。宜停一二日燕聚。随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馆。盛设珍羞海陆毕备。丝竹奏乐歌吹盈耳。即与四郎同室而寝。已经一宿。张至明旦因而游戏庭序徘徊往来。遂窥一院正见其妻于众官人前着枷而立。张还堂中意甚不悦。四郎怪问其故。张具言之。四郎大惊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诸司法所。其类乃有数十人。见四郎来咸走下阶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报曰。不敢违命。然须白录事知。遂召录事。录事许诺云。仍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断云。此妇女勘别案内。尝有写经持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归。张与四郎。涕泣而别立之。仍嘱张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寿。张乘本马。其妻从四郎借马。与妻同归。妻虽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许忽不见。张大怖惧走至家中。即逢男女号哭又知己殒。张即呼儿女急往发之。开棺见妻忽起即坐。輶然笑曰。为忆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兖州土人说之云尔(右验出冥报记)。

述征记曰。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覩灵异。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树。有群白鹄。湖中有败觜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鱼张鬣向之。使者不敢饮。

神异经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满无高下。有鱼长七八尺。形状如鳢而目赤昼在湖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

临海记曰。郡东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绝香冷冬至甜温。长老相传云。昔有采村人。临溪洗器。流失酒杯。后出于井中。地镜图曰。夫宝物在城郭丘墙之中。树木为之变。视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视折枯所向宝在其方。凡有金宝常变作积蛇。见此辈便脱只履。若屣以掷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宝忘不知处。以大铜盘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见人影者。物在下也。

地镜图曰。视屋上瓦独无霜其下有宝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孔乡子云井里之厥又云王人琢之为天下宝)。

述异记曰。南康雩都县沿江西出。去县三里名梦口。有穴状如石室。旧传常有神鸡。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奋翼回翔长鸣响彻。见之辄飞入穴中。因号此石为金鸡石。昔有人耕此山侧。望见鸡出游戏。有一长人操弹弹之。鸡遥见便飞入穴。弹丸正着穴上。丸径六尺许。下垂蔽穴。犹有间隙不复容人。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茱求寄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食讫船适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仍唾盘上径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

吴录曰。日南北景县有火鼠。取毛为布烧之而精。名火浣布。晋阳秋曰。有司奏依旧调白纁。武帝不许。

搜神记曰。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则兽之毛也。魏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养之气。着之典论刊庙门之外。是时西域使人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

地镜图曰。山上有韭下有金。

博物志曰。妊娠者不可食姜。令儿盈指。抱朴子曰。山中树能语者非树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山中夜见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

山中午日称仙人者老树也。

孙绰子曰。海人与山客辩其方物。海人曰。衡海有鱼。额若华山之顶。一吸万顷之波。山客曰。邓林有木。围三万寻。直上千里。旁荫数国。有人曰。东极有大人。斩木为策。短不可杖。钓鱼为鲜。不足充脯。玄中记曰。百岁之树其汁赤如血。千岁之树精为青羊。万岁之树精为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感通篇第二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寻释教。肇自汉明终至

皇唐。政流历代年将六百。輶轩继接备尽观方。千有余国咸归风化。莫不梯山贡职望日来王。而前后传录差互不同。事迹罕迷称谓多惑。虽沾余润幽旨未圆。夷夏殊音文义颇备。推究圣踪难以致尽。故此土诸僧各怀鬱快。时有

大唐沙门玄奘法师。慨大道之不通。愍释教之抑泰。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从初京邑渐达沙州。独陟险塞。伊吾高昌备经危难。时值高昌王曲氏。为给货资。传送突厥叶护衙所。又被将送雪山以北诸蕃胡国。具观佛化。又东南出大雪山。昔人云葱岭停雪。即是雪山。奘亲目覩。过此雪山即达印度。经由十年。后返从葱岭南雪山北。具历诸国。东归于阩娄兰等。凡经一百五十余国。备历艰辛。人里莫比。至贞观十九年冬初安达京师。

奉诏译经。兼勅令撰出西域行传一十二卷。至今龙朔三年翻译经论。未似奘师游国博闻翻经最多。依奘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无灵异。勅令文学士等总集详撰。勒成六十卷。号为西国志。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从于阗国至波斯国已来。大唐总置都督府及州县折冲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督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县。一百四十七所是折冲府。四洲所宜人物别异者。并藹配诸篇非此所明。今之所录者。直取佛法圣迹住持。别成一卷。余之不尽者。具存大本。冀后殷鉴知有广略矣。

圣迹部第二

西域传云。奘师发迹长安。既渐至高昌得蒙厚礼。从高昌给乘。传送至瞿萨旦那国东境。即汉史所谓于阗国也。彼土自谓于遁国也。东二百余里。有媲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余。极多灵异光明。疾者随痛以金薄帖像上。痛便即愈。其像本在憍赏弥国。是邬陀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国北曷劳落迦城。有异罗汉每往礼之。王初不信。以沙土盆罗汉乃告敬信者曰。却后七日沙土满城。后二日乃雨宝满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略无遗人。其先告者。预作地穴从孔而出。时王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如猬。毛金银色。昔匈奴来寇。王祈鼠灵乃夜啮人马兵箭断坏。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许寺有浮图。高百余尺。多现光相。王感舍利数百粒。罗汉以右手举浮图安之函内。乃下之无倾动也。都城西南十余里有瞿室陵伽山。此云牛角山。有寺像现光明。佛曾游此为天人说法。山岩石室有一罗汉。入灭心定待弥勒佛。其国南界接东女国。

又从国城西越山谷。行八百余里至斫句迦国。即是涅槃处也。国南有山立多罗塔。松泉流茂石室深净。有三罗汉现入灭定。须发稍长。僧常剃之。其五印度僧有证果者。多止此室。又从国西北。上大沙岭。度徙多河(旧名辛头河)行五百里至佉沙国(旧名疏勒国)其俗生子押头匾递。从此南行五百里至乌铎国。都城西二百余里。至大山岭。上有塔数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伟大。须发下垂覆于肩面。国王以苏灌之击捷椎。比丘高视曰。我师迦叶波佛在耶。答曰。无今始闻已入涅槃。又问。释迦佛出世耶。告曰。已灭度矣。即升空化火焚身。

又西南逾大葱岭。八百余里至竭盘陀国。其国东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罗汉入灭定。已经七百岁。其须发长年别为剃。又越三国。行四千余里至达摩铁

悉帝国。国都城寺内有石像。上悬金铜圆盖。众宝饰之。人有旋绕盖亦随转。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测其然。有说圣力使之然也。自高昌至于铁门。凡经一十六国。人物优劣奉信淳疏具诸图传。其铁门者。即是汉之西屏铁门之关。见汉门扉一竖一卧。外铁裹木加悬诸铃。必掩此关寔惟天固。南出斯门千余里。东据葱岭。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乌大河中境西流。即经所谓博叉河。其境自分为二十国。不可具列名字。各有君长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其温热雨多故也。又顺北下从咄蜜国。越十三国至喝缚国。土地华博。时俗号为小王舍城。国近叶护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升许。杂色炫曜金石难名又有佛牙。长寸余广八九分。色黄白而光净。兼有佛扫箒。用迦奢草。长二尺余。围可七寸。杂宝饰柄。三物斋日法俗所感放大光明。王城西北五十余里有提谓城。王城正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图。高三丈许。各表灵迹。即释迦初成道时。元献蜜𪔐长者本邑之发爪塔也。又有佛僧伽胝鬻多罗僧脚崎。又覆钵竖锡杖。次第立塔。

又度两国东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国度大雪山东。寺有佛齿及劫初独觉齿。长五寸广四寸。又有金轮王齿。长三寸广二寸。又有商诺迦缚婆(旧云商那和修传法第三师)大阿罗汉铁钵。可受九升。并九条僧伽[月*氏]绛赤色。设诺草皮之所绩成。以其先世于解夏日持此草。施僧。由此福方所被五百世来。于中阴身生常服之。从胎俱出逐身而长。阿难。当度时变为法服。受具已后又变为九条。其齿钵等并用金緘之。罗汉从证灭定入边际智。以愿力故留袈裟。待遗法尽方乃变坏。今已有少损。信有征矣。又东入雪山。逾黑岭至迦卑试国。奉信弥胜。王常岁造丈八银像。自修供之。王城东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东门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大宝藏。近有外王。逐僧欲掘取其神冠。中鸚鵡鸟像奋羽鸣呼地动。王军皆仆。起谢而归。寺北岭上。有数石室。亦多藏宝。欲私开者。即有药叉(旧云夜叉)变为师子蛇虫来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岭上有观自在像。诚愿者像示妙身安言行者。城东南四十余里曷逻怙罗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图高百余尺。昔臣夜梦令造浮图。从王请舍利也。及旦至宫。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钵自开。安舍利讫王使追之。石已合矣。斋日放光流出黑油。夜闻音乐。王都城西北二百余里大雪山山顶有龙池。山下为龙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余。有时烟起或如火猛焰。渐灭之时方见舍利。状如白珠。绕柱入云。还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龄鬻齿。长一寸余。又此东南往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

将来。今现宫内供养。又此寺有佛发。青色螺旋右萦。引长尺余。卷可寸许。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铜浮图。高百余尺。舍利升余。每十五日夜旋光绕盘晓入塔中。城西南北罗婆路山顶盘石上有塔。高百余尺。舍利升余。山北岩泉是佛受山神饭已漱口嚼杨枝。因生今为茂林。寺号杨枝。又从龙池东行六百余里。越雪山度黑岭。至北印度界已前。并是胡国。制服威义不参大夏。名为边国。蔑戾车(唐云垢浊种也)至此方合中道。

又东行至濫波国。即是印度之北境。言印度者。即是天竺之正名。亦名申毒贤豆。此并讹号。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狭如月上弦。川平广衍。周万九千里。七十余国。依一王命。又东行百余里逾大岭大河。至那伽罗曷国。属北印度。名华氏城。城东二里有石塔。高三百尺编石特起雕镂非常。此即昔时值然灯佛授记。敷鹿皮衣发布掩泥之地。经劫犹存此无忧王建此石塔。每于斋日天辄雨华。又城内大塔故基。旧有佛齿。别塔高三丈余。云从空而来。既非人工寔多灵异。城西南十余里有塔。是佛自中印度陵空来降迹处。次东有塔。是昔值然灯佛买华处。又城东二十余里小石岭上有塔。高二百余尺。东岸石壁大洞穴。是龙王所居。昔佛于此化龙留影。焕若真形。至诚请者乃暂明现。窟外方石有佛足迹。轮相发光。窟西北隅塔者佛经行处。又侧有发爪塔。窟西石上有濯袈裟文。又城东三十余里有酰罗城。中有重阁。上安佛顶骨。周尺二寸。其色黄白发孔分明。欲知善恶用香泥印之。反观香泥随心而现。又有佛髑髅。状如荷叶。色同顶骨。有佛眼精。大如柰许。清白映彻。并用七宝盛。前三迹又以宝函盛而緘封。有佛大衣细[迭*毛]黄色。置宝函中。微有坏相。有佛锡杖。白铁作环栴檀为筭。宝铜盛之。斯五圣迹。王令五净行者执持掌护。有须见者税一金钱。请印税五科。宝乃重观礼弥繁。阁西北有小塔而多灵异。人以手触基上塔铃便大震动。又东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陀逻国。属北印度。有大论师。如胁尊者造毘婆沙处。又有菩萨舍千眼处又有佛化鬼子母处。又有商莫迦菩萨(旧云睽子是也)被王射处。又有弹多落迦(旧云檀特山也)山。岭上是苏达拏栖隐之所。婆罗门捶男女处。流血涂地。今现草木皆同绛色。岩间石室妃习定处。又有独角大仙为女乱处。

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余里至乌仗那国。此北印度之正国也(旧云乌长)王都城东五里有大塔。多有瑞。佛昔作忍仙为羯利(此云鬪诤)王支解之处。又有方石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为天说本生处。又有佛昔闻法折骨写经处。又有昔尸毘迦王割身代鸽处。又有佛昔为慈力王刺血饮五药叉处。又大寺中有刻木梅咀

丽耶(旧云弥勒)菩萨像。金色晃朗。高百余尺。是末田地迦阿罗汉所造(旧云末田地罗汉)罗汉以通力引匠升覩史多天。三返观相乃成其好。大有灵相不可具述。

又隔一国度河至坦叉始罗国。属北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两山间塔。高百余尺。佛昔记慈氏兴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又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于斋日常放神光仙华天乐。近有癞者。于塔礼忏。除秽涂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洁。即是昔佛为战达罗钵刺婆王(旧云月光)以头施处。凡经千施。又有伊罗钵龙王所经之池。月光抉目之地。育王摽塔举高十丈。又有萨埵王子舍身飶虎处以竹自刺血啖兽处。地及草木今犹绛色。又有佛化药又不食肉处。

又隔二国。东南登山乘铁桥。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属北印度(旧云罽宾)国内有四浮图。各有舍利一升余。佛灭度后第四百年有胁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证无学果。将五百罗汉来此。造邬波弟钵释素坦缆藏(旧名优婆提舍论)次造毘奈耶毘婆沙论。次造阿毘达磨论。此三论各有十万颂。凡有六百六十万言。备释三藏。兼有佛牙。长寸半。色黄白。斋日便放光。又有观自在菩萨立像。有愿见者断食便覩。

又隔三国。东行至那仆底国。属北印度。都城东南五百余里至暗林寺。周二十余里。佛舍利塔数百千区。并石室等。有贤劫千佛立此说法。释迦灭后第三百年。迦多衍那(旧名迦旃延)于此造大智论。寺塔高二十余丈。有四佛行坐迹处。

又隔四国东行至[禾*未]菟罗国。属中印度(旧云摩偷罗国)王都城内有三塔。四佛遗迹甚多。及舍利子没特伽罗子(旧名目连)满慈子(旧名富娄那)优波厘(旧名优婆离)。

阿难陀罗怙罗曼殊室利等诸塔。每三长月六斋日。诸僧尼集供养诸塔。有阿毘达摩众供养舍利遗塔。有习定众供养目连塔。有诵经众供养满慈塔。有毘奈耶众供养忧波厘塔。有尼众供养阿难塔。有未具众供养罗怙罗塔。有大众供养诸菩萨塔(寻此诸塔未必遗身但应立像设供呈心如罗怙罗文殊室利等依经未灭度准可知也)城东六里有山崖寺。是尊者乌波鞠多之所造中。有佛指爪塔。寺北有石室。室东南二十余里有大湍池。池侧有塔。佛曾游此。有猕猴持蜜献佛。令水和遍众同饮。猴喜堕坑而死。便生人中。池北林中有四佛行处。大有遗迹。

又隔一国东化四百余里至窣禄勒那国。属中印度。东境临旃伽河(旧名恒河)北接大山。城东南阎牟那河从国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东临阎牟河。河西大寺东门外塔。佛曾于此说法度人。其侧有佛发爪塔。阎牟河东八百余里至旃伽源。广三四里。东南入海。广十余里。水色沧浪味甘。砂细随水而流。俗谓福水。有沐除罪。或有轻命自沈乞愿生天受乐。克有灵感。

又隔六国。于此东南行至劫比他国。属中印度。中有天祠十所。同事大自在天。皆作天像。其状人根形甚长伟。俗人不以为恶。谓诸众生从天根生也。王都城东二十余里。大寺侧大垣内有天帝释为佛造三道宝阶。中皆附黄金。左以水精。右用白银。南北而列。东面下地。是佛从逝多林(旧云祇陀林)升天至善法堂为母三月说法下降处。百年已前阶尚犹在。今并没尽。后王仿之。犹高七十余尺。上起精舍。石侧有柱。光润映现。随其罪福影出柱中。育王所造。阶侧有浮图。四佛行坐迹处。又有佛澡浴处。立塔其所。有佛入室精舍。又其侧佛经行石基。长五十步。高七尺。足可覆处皆有莲华文。又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莲华尼化为轮王先见佛处。佛告尼曰。非汝先也。有苏部底(旧云须菩提)宴坐石室知诸法空。此先见吾法身也。

又从此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阇国。是中印度曲女城也。都城西近旃伽河。长二十余里。广四五里。即统五印度之都王也。王前尸罗逸多(唐云戒日)吠奢姓。初欲登位。于旃伽岸有观自在像。乃请告曰。汝本此林兰若比丘。金耳月王既灭佛法。王当重兴。愍物在怀方王五境。慎勿升师子座及称大王号也。王乃共童子王平殄外道。月王徒众又约严令。有噉肉者当截舌。杀生者当斩手。乃与寡妹共知国事。于旃伽侧建千余浮图。各高百余尺。二十年來五年一会。倾及府藏拯济群有。唯留兵器用备不虞。初作会日集诸国僧。三七日中四事供养令相论议。若戒行贞固道德优洽者升师子座。王便受戒。清净无学示有崇仰。秽行彰露者驱出国界。城西北育王所造。昔佛于此七日说法。其侧有发爪塔四佛行坐迹。又南临旃伽寺有佛牙。长寸半。光色变改。宝函盛之。远近瞻者日有百千。守者烦扰重税金宝。而乐礼者不辞重货。斋日便出置高座上。散华虽积牙齿不没。

又城东南百余里有塔。佛曾七日说法处。中有舍利。时放光明。其侧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临旃伽河有塔。佛曾七日说法。五百饿鬼解悟生天。其侧又有发爪塔。次侧又有四佛行坐迹。

又至阿输陀国。属中印度。都城北五里。旃伽河岸大寺中塔。佛为天人三月于此说法。有四佛行坐迹。次西五里有佛发爪塔。城西南五里大庵没罗林中故寺。是阿僧伽菩萨夜升天宫于弥勒所受瑜伽庄严大乘经论及中边论等。昼下为众说之。林西北百余步有佛发爪塔。城东南临旃伽有塔。佛曾三月说法处。有发爪青石塔。有四佛行坐迹。

又隔二国东南行至钵罗伽耶国。属中印度。王城西南临阎牟河。曲中有塔。佛曾于此降外道处。有发爪塔经行迹处。又有提婆菩萨作广百论处。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树枝叶蒙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遗骸为[廿/积]人至祠中无不轻命。上树投下为鬼所诱。城东两河间交广十余里。土地平丰细沙弥布。古今王豪诸贵。诸有舍施莫不止焉。号为大施场。戒日大王亦修此业。场东合流口。日数人自溺而死。彼俗名为生天所也。有欲行此法者。于七日中绝粒自沈中流。远近相趣。乃至山猿野兽群鹿等。亦游水滨绝食沈死。当戒日王行施之时。有二猕猴雌为狗杀雄者负尸掷此河中。雄者又自饿累日而死。

又从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余里至憍赏弥国。属中印度。王城内故宫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悬石盖。即邬陀衍那王(旧云忧陀延王唐云出爱)之所造也。灵光间起。诸王以力欲举终莫之移。昔佛为母上天说法。王请目连神力接上就天摸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为佛事。舍东百余步四佛行坐迹。佛浴室井今犹充汲。城内东南隅有具史罗长者宅。有佛精舍发爪塔。有四佛行坐迹。城西九里石室有佛降毒龙处。侧有大塔。高二十余丈。有佛经行迹。及有发爪塔。病求多愈。又有释迦遗法灭尽。在此国中。贵贱入境自然感伤。窟东北行七百里度旃伽北岸。至迦奢布罗城。是护法菩萨伏外道处。佛曾于此六月说法。有佛经行迹。及有发爪塔。

又从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国。属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二十余丈。佛曾于此六年说法。其侧有奇树。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净齿木弃而茂生。诸邪外道竞欲残伐。寻生如故。罚者受殃。侧有四佛行坐迹。并有发爪塔。基角相连林池交影。

又从此东北五百里至室罗伐悉底国。属中印度(旧云舍卫国也)都城荒毁。故殿东基上有小塔。是钵罗犀那恃多王(旧云波斯匿唐言胜军也)比丘尼造精舍处。次东塔是苏达多(唐云善施)之故宅也。侧有大塔是鸯鞞利摩罗(唐云指鬘)耶舍处。城南六里许有逝多林。是给孤园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废之尚有石柱。高七十余尺。育王造之。砖室一存。余并湮灭。室中有为母说法金像。东北有佛洗

病僧塔。西北有目连举身子衣塔。不远有井塔。佛所汲用。又有舍利弗与佛经行道说法处。并有表塔。灵乐异香常降其所。又有外道杀女以阴谤佛。立塔表处。寺东百余步大深坑。是调达置毒害佛生身陷处。又南有大坑。是瞿伽离比丘毁佛生身陷处。又南八百步大深坑。是战遮婆罗门女毁谤佛生身陷处。此三大坑皆深洞达无底。纵有洪雨大注终无停偃。寺东七十步有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尺。中有东面坐像。与外道论处。次东天祠。量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晚日荫东遂覆天祠。又东四里大溷池。是毘卢释迦王(旧云琉璃王也)陷入地处。后人立记之。又有身子初造寺时与外道诃处。亦立塔记。寺西北四里有得眼林。中有佛经行迹塔。其缘胜军王抉五百贼眼。闻佛慈力一时平复。舍杖遂生。城西北六十里故城。是人寿二万岁时迦叶波佛本生处。其北即是此佛全身舍利之所。育王造塔表记之处。

又东南行五百里至劫比罗伐窣堵国。属中印度(旧云迦毘罗国)故城无人住。城内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侧是摩诃摩耶(唐云大术)夫人寝殿。基上精舍作夫人像。其侧精舍中作菩萨像神降之相。彼执不同。上座部云。当唐国五月十五日。诸部又云。当此五月八日。此盖见闻之异耳。城南有塔是太子掬力掷象越城堕地为大坑处。其侧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业处。其傍有精舍。是妃寝处。作耶输陀罗并罗怙罗像。别本云。太子初夜开城北门出去。又城东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马陵空踰城处。四城门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门像。城南四里尼拘卢林塔。佛得道与天人说法之所。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寿六万岁时。迦罗迦村驮佛本生城。城东南塔即此佛遗身处。无忧王于前建立石柱。高三丈。又东北三十余里故城中塔。是人寿四万岁时。迦诺迦牟尼佛本生城。城东北塔即此佛遗身处。无忧王为建立石柱铭记之。高二丈余。城东北四十余里有太子生树下塔。大城西北数百千塔。是诛释子塔。有四释子拒王军众。琉璃王退城人不受被罚出境至今不绝。城南尼拘律树塔。是佛初来见父王处。城南门外塔。是太子兄弟掬射处。东南三十余里是太子射矢没地因涌泉流。俗传箭泉。病饮多愈。或持泥附额随苦皆愈。又东北九十里腊伐尼林释种浴池。华水相映。其北二十五步有无意华树。今已枯瘁。佛本诞生处。有说云。当此三月八日者。上座部云。当此三月十五日者。次东有塔。二龙浴太子处。佛初生已不扶而行。四方各七步。所蹈二处出大莲华。既右肋生。天帝衣接。四王捧之置金几上。凡施四塔。并立石柱表之。傍有小河东南而流。俗号油河。是太子产已天化此池。光润令沐以除风虚。今变水河尚腻如油。又从此东行二百余里。荒林中至蓝摩国。属中印度。都城空。城东南有佛塔。减百尺。昔初八分之一分舍利也。灵光时起。其侧有

清池。龙变为蛇。出绕其塔。有野象采华以散之。无忧王欲开。龙护不许。又东大林百余里大塔。是太子至此解宝衣。中末尼珠付闍维迦还父王处。又东有瞻部树枯株尚在有小塔。是太子以余衣易毳布处。其侧塔者剃发处。年自不定。或云十九二十九者。又东南行百九十里尼拘陀林塔。高三丈。是昔人于佛梵地收余灰炭于此起塔。病者祈愈。亦有四佛行坐迹塔。高百余尺。左右数百小塔。

又从此东北大林疏嶮。行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罗国。属中印度。城荒人少。城内东北角塔是纯陀故宅。其井犹美。营供所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唐云有金)近西岸娑罗林。两林中间相去数十步。中有四树特高。作大砖精舍。中造佛涅槃像。北首而卧。傍高二百余尺。前有石柱记佛灭相。有云当此土三月十五日者。说有部云。当此九月八日。诸部异议云。至今龙朔三年则经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记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年。或云始过九百未及千者。其精舍侧有佛昔为雉王救火及鹿救生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苏跋陀罗(唐云善现)灭证处。次有一塔。是执金刚神臂地处。次侧一塔。是停棺七日处。次侧一塔。是阿泥楼陀上天告母降来哭佛处。城北度尼连禅那河三百步塔者。是佛涅槃般那处(唐云焚烧)地今黄黑土杂灰炭。有祈感者克获舍利。次侧一塔佛为大迦叶波现双足处。次有一塔。前立石柱。刻记八国分舍利事。

又从此西南大林行五百里至婆罗痾(女黠反)斯国。属中印度(旧云波罗奈也)都城西临菟伽河。城居人满。城东北有婆罗痾斯河。东北十余里。是鹿野寺。又西南塔。高百余尺。前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洞彻清静。诚感像现。随其善恶。即成道已初转法轮处。其侧三塔。即昔三佛行坐处傍有诸塔。是五百独觉入灭度处。又侧一塔是慈氏菩萨受记处。又西一塔是佛过去为护明菩萨迦叶波佛授今佛成道处。次南有四佛经行处。长五十步。高七尺。青石积成。上作释迦经行像。形特异。肉髻上须发头抽出。神而有征。寺迹极多。精舍浮图乃有数百。事难述尽。寺西有清池。周二百步。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尝涤器处。次北小池。佛尝有澣衣处。次之三池。龙止其中。味甘且净。有慢触者。金毘罗兽即而害之。次侧有方石。上有佛袈裟文迹。外道凶人有轻蹈者。池龙辄兴风雨害之。次侧有浮图。佛曾作六牙象王。见猎师者被法衣故拔牙与处。次又一塔。佛昔为象与猴相问大小处。又大林中塔。佛与调达昔为鹿王佛代孕鹿命处。鹿野之号因此得名。寺西南三里有一塔。是五人

迎佛处。又大林东三里有塔。佛昔为兔。与诸兽聚自知形小烧身馈之。因感天帝下来赞。故使月轮有兔像现。

又东顺旃伽河行三百里至战王国。都城人满。城临旃伽河。城西北有寺塔。佛舍利一升。昔佛于此七日说法并四佛行处。河北有佛降鬼塔。半已陷地。又有佛为噉人鬼说法处。又东南度河百余里塔者。即分舍利。瓶及余舍利。斋日放光。

又东北度旃伽河行百五十余里至吠舍厘国。属中印度(梵云毘舍离国)。都城颓毁。故基周七十里。少人居住。宫城周五里。宫西北六里有寺塔。是说维摩经处。又东是舍利子证果塔。又东大塔。是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许。无忧王取九升均造余塔。后更有王欲开地震。遂止。次南有猕猴为佛穿池。池西群猴持佛钵上树取蜜处。池南猴奉佛蜜处。各有塔记。寺东北四里许有塔。是维摩故宅基。尚多灵神。其舍垒砖传云积石。即是说法现疾处也。于大唐显庆年中。勅使卫长史王玄策。因向印度过净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号方丈之室也。并长者宝积宅。庵罗女宅。佛姨母入灭处。皆立表记。寺北四里有塔。佛将往拘尸天人送立处。次后一塔。是佛最后观城邑处。次是庵罗女以园施佛处。其侧一塔。是佛三告阿难涅槃处。又侧一塔。是千子见父母处。即贤劫千佛也东故重阁讲堂基塔。时放光明。是佛说普门住处。城东南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贤圣重结集处旃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塔。是阿难陀分身与二国处。

又隔一国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罗国。属北印度。都城东南不远有水火林。东一里许有阿耨波弥水。周二十步。旱涝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遍池火起。烟焰数尺。以水洒火。火更增炽。碎土以投亦即然尽。无问投者。并成灰烬。架釜水上煮食立熟。贤德传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国王将人取之。匱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动。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后弥勒下生拟着不可得也。火龙所护。城南十余里孤山特秀寺居重迭。状若云霞。松竹鱼龙随人驯附就人取食。犯者灭门。比者国命并从此国而往还矣。即东女国与吐蕃接界。唐梵相去可一万余里。

又从南行百五十里度旃伽河至摩揭陀国。属中印度。城少人居。邑落极多。故城在王舍城山北东二百四十里比临旃伽河。故宫北石柱高数丈。昔无忧王作地狱处。是频婆娑罗王之曾孙也。王即戒日之女婿也。所治城名华氏城王宫多华。故因名焉。石柱南有大塔。即八万四千之塔一数也。安佛舍利一

升。时有光瑞。则是无忧王造。近护罗汉役鬼神所营。其侧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顾摩揭。故蹈石上之双足迹。长尺八寸。广六寸。轮相华文。十指各异。近为恶王金耳毁坏佛迹。凿已还平。文采如故。乃捐殍伽河中。寻复本处。贞观二十三年有使。图写迹来。次侧有四佛行坐迹塔。故城东南有龙猛菩萨伏外道处。次北有鬼办塔。马鸣事。又西南度尼连禅河有伽耶城。少人物可千余家。城西南六里许至伽耶山。溪谷杳冥。世谓灵岳。自古君王封告成也。顶有石塔。高百余尺。时放奇光。佛于此说宝云等经。山东南尼连河减二里许。至钵罗笈菩提山。言正觉。佛时证先登因名也。佛自东北冈上。顶欲入金刚定。振地摇山。神惧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面间坐石。地山又震。净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处。毕钵罗树下金刚座处。是菩提座。三世诸佛咸此成正觉。佛方就之。仍为石室。龙留影也。世称名地。其菩提树。周垣砖垒以崇固之。东西阔。周可五百四十步。奇树名花连阴列植。正门东开对尼连河。南门接大华池。西阨险固。北门通大寺。其院内圣迹诸塔列多。树垣正中金刚座上者。贤劫初成与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极金轮上至地际。金刚所成。周百余步。千佛同坐入金刚定。故因号焉。即证道之处。又曰道场。大地震时独无摇也。如来得道之日互说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垣北门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层。墙高四丈。垒砖为之。师子国王买取此处兴造斯寺。僧徒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状如人指节。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当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称大神变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华充满树院。彼土常法。至于此时。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竞申供养。凡有两意。谓覩光瑞及取树叶。其树青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时雕落。通夕新抽。与旧齐等。后为无忧王妃伐截。于西数十步聚而烧之。用以祠天。烟焰未止。忽生两树。猛火之中茂叶同荣。因谓号为灰菩提树。王覩生信。以香乳溉。余根者至旦树生如本。王妃忿之。又夜重伐。王重祈请以乳灌之。不日还生。垒石周垣。其高丈余。近为金耳国月王又伐此树。掘至泉水不尽根底。乃纵火焚之。又以甘蔗浇之。令其烂绝其本也。数月之后为补刺拏伐摩王。此言满胄。即先无忧王之玄孙也。闻树被诛举身投地。请僧七日经行绕树大坑。以数千牛乳灌之。六日夜树生丈余。恐后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树今出于石壁上二丈余。围三尺余。树东青砖精舍。高百六十余尺。基广二十余步。上有石钩栏绕之。高一丈。层龕皆有金像。四壁镂诸天仙。上顶金铜阿摩勒迦果(此谓宝瓶及宝台也)东却接为重阁三层。檐宇特异并金银饰镂。三

重门外龕中。左观自在。右慈氏像。并铸银成。高一丈许。是无忧王造精舍。初小后巨广之。

依王玄策行传云。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树像云。昔师子国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德云)梵王遣二比丘来诣此寺。大者名摩诃謏(此云大名)小者优波(此云授记)其二比丘礼菩提树金刚座讫。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还其本国。王问比丘。往彼礼拜圣所来。灵瑞云何比丘。报云。阎浮大地无安身处。王闻此语。遂多与珠宝使送与此国王三谟陀罗崛多。因此以来。即是师子国比丘。又金刚座上尊像。元造之时。有一外客来告大众云。我闻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众语云。所须何物。其人云。唯须香及水及料灯油支料。既足。语寺僧云。吾须闭门营造。限至六月慎莫开门。亦不劳饮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未滿六月。大众平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狭迮。复是漏身。因何累月不开见出。疑其所为。遂开塔门。乃不见匠人。其像已成。唯右乳上有少许未竟。后空神惊诫大众云。我是弥勒菩萨。像身东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阔六尺二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刚座高四尺三寸。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造石钩栏塔。后有婆罗门兄弟二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塔。高百肘。帝造其寺。其像自弥勒造成已来。一切道俗规模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画。髣髴周尽。直为此像出其经本。向有十卷。将传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摸。

樊师传云。像右乳上图饰未周。更填众宝。遥看其相终似不满。像坐跏趺。右足跏上。左手敛右手垂。所以垂手者。像佛初成道时佛语魔王指地为证。近被月王伐树令臣毁像。王自东返。臣本信心乃于像前横施砖障。心愧暗故置灯于内。外画自在天像。功成报命。月王闻惧举身生疮。肌肤皆裂寻即丧没。大臣驰报即除壁障。往还多日灯犹不灭。今在深室。晨持镜照乃覩其相。见者悲恋敬仰忘返。又依王玄策传云。此汉使奉 勅。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

昔汉魏君临。穷兵用武。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犹尚北勒阏颜东封不耐。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

皇帝愍其忠款遐轸

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摩诃菩提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贤劫千佛并于中成道。严饰相好具若真容。灵塔净地巧穷天外。此乃旷代所未见。史籍所未详。

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咏歌不传金石者也。乃为铭。

大唐抚运	膺图寿昌	化行六合
威棱八荒	身毒稽颡	道俗来王
爰发明使	瞻使道场	金刚之座
千佛代居	尊容相好	弥勒规摹
灵塔壮丽	道树扶疏	历劫不朽
神力焉如◎		

◎又奘师传云。佛以唐国三月八日成道。上座部云。当此三月十五日。成道时年三十者。或云三十五者。斯之差互彼自不同。由用历前后故有此异。由神州历算元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缩何足怪乎。且据一相取悟便止。树西大精舍内有鍤石像。东面立。饰以奇珍。前有青石奇文异采。初成道日梵王起七宝堂。帝释起七宝座。佛据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树令宝为石。树南浮图。高百余尺。初佛于河沐已将坐念草。帝释化人以始尸草(此云吉祥草)以奉佛坐。育王造塔表之。次东北有塔。是佛证果时有群青雀来绕世尊。亦有群鹿绕之处。树东大路左右各有一塔。是魔王娆佛衰退处。树西北有精舍。中迦叶波佛。时放光明。俗云。至诚七绕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有鬻金香泥。高一丈四尺。树垣东南隅有尼拘律树。树侧有塔精舍中有坐像。初证果时大梵王请转法轮处。垣内四隅皆有塔。初佛受草趣树先至西南地动。又向西北。又东北又东南。并为地动。即西北至树下。东面坐金刚座上。地方安静。故立塔记。垣外西南有二牧牛女宅处。其侧有煮乳糜处。又侧有佛受糜处。皆立表塔。树南门外大池。周七百余步。清澄鱼龙所宅。次南有池。是帝释所造为佛濯衣。池西大石。是帝释雪山持来为佛晒衣。次侧有塔。是佛纳故衣处。次南林中一塔。是佛受贫母施故衣处。化池东林龙池清洁其水甘美。岸西有小精舍中像。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龙王绕佛七匝化多头盖佛处。龙池东林精舍作佛羸瘦形像。其侧有经行迹。七十余步南北各有卑钵罗树。往来攀而后起。即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麦处。今有疾者。以香油涂像多愈。又有五

比丘住处。又东南有塔。是佛入尼连河浴处。次近河有佛食乳糜处。其侧有二塔。是长者献蜜麩处。树东南塔。是四天王奉佛石钵处。其侧有塔。是佛成道后为母说法处。又有度迦叶兄弟千人处。树垣北门外即是摩诃菩提寺。庭宇六院观阁三重。周垣高五丈。有佛舍利。大如指节。光润鲜白通彻内外。肉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带红色。每年至佛大神变月出以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于唐国当正月十五日。于此之时。放光雨华大起深信。其寺常有千僧习大乘上座部。法仪清肃。是南海僧伽罗国王请立。经今四百年。寺多有师子国人。每年比丘解安居讫。四方道俗百千万众。七日七夜香华伎乐遍林供养。印度诸僧以唐国五月十六日入夏安居。以唐国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随方用历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国坐春坐秋者。意以一年之内多温热处。制三月住。就中前后一月延促不定。若据修道何时不安。故律制三时游行。通结有罪。必有善缘亦开兼济。院东渡河大林中塔北池者。佛昔为香象子侍盲象母处。前建石柱。昔迦叶波佛于此宴坐。侧有四佛行坐迹。林中小石柱是鬻头蓝发恶愿处。又东度黄河百余里至屈屈吃播陀山(旧云鸡足)直上三峯。状如鸡足。顶树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叶波于中寂定处也。初佛以姨母织成金缕大衣袈裟传付弥勒。令度遗法四部弟子。迦叶承佛教旨。佛涅槃后第二十年。捧衣入山以待弥勒。山路径极梗涩多诸林竹。师子虎象纵横腾侍。奘法师至彼。每思登践。取进无由。奘乃告王请诸防援。蒙王给兵三百余人各备锋刃斩竹通道。日行十里。尔时彼国闻奘往山礼拜。士女大小数盈十万。奔随继至共往鸡足。既达山阿壁立无路。乃缚竹为梯相连而上。达山顶者三千余人。四睇欣然转增喜踊。具覩石罅散华供养。又依王玄策传云。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三月内。爰发。

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国。因即巡省佛乡览观遗踪。圣迹神化在处感征。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纵观。傍眺罔极。自佛灭度千有余年。圣迹遗基俨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记。自惟器识边鄙。忽得躬覩灵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铭其山用传不朽。欲使。

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辞曰。

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随世。安上作礼。移风乐制。发于中土。

不同叶裔。释教降此。运于无际(其二)神力自在。应化无边。或涌于地。或降于天。百亿日月。三千大千。法云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鬱乎此山。奇状增多。上飞香云。下临澄波。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经过。存遗迹于危峯。竚遗趾于岩阿(其四)参差岭障。重迭岩廊。铿锵宝铎。馥馥异香。览华山之神踪。勒贞碑于崇岗。驰大唐之淳化。齐天地之久长(其五)。

又樊师传云。从此山东行六十里至矩奢揭罗补罗城。北门外有塔。佛舒手现五师子伏提婆醉象处。又东北塔。是舍利子闻马胜比丘说法证圣处。塔北大坑傍塔。是室利馱多设火坑以害佛处。又东至姑栗陀罗矩咤山(此云鷲峯亦云鷲台旧云耆闍崛山)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广三十余步。是提婆达多掷佛处。其南崖下有塔。佛此处说法华经处。南山崖有大石室。佛旧入定。阿难别室被魔怖之。以手通石摩顶。现有通穴。精舍东北大石。是佛晒衣处。衣文明彻。石内傍有佛迹。山城北门西有毘布罗山西南崖昔有五百温泉。今犹数十泉。西卑钵罗石室。佛昔常居。后壁洞穴是阿素洛宫。山门外一里至迦兰陀竹园精舍。东大塔。是阿闍多没吐路(唐云未生怨也)即是阿闍世王也。竹园西南六里许。南山阴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大迦叶波与千罗汉于此集三藏处。僧中上座即号为上座部。室西北塔。是阿难受责证果处。山城之北可五里许。至曷罗闍姑利温。唐言新王舍城。南门外道左塔者。度罗怛罗处。又北三十余里至那烂陀寺(唐云施无厌寺)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给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门。周闾四重。高八丈许。并用砖垒。其最下壁犹厚六尺。外墼三重墙亦砖垒。高五丈许。中间各绕极深池堑。备有华香。严丽可观。自置已来防卫清肃。女人垢滥未曾容隐。常住僧众四千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万数。皆周给衣食无有穷竭。故复号施无厌也。中及左右遗迹重迭不可殫记。有诸论师智识清远。王给封户乃至十城。渐降量赏不减三城。其寺现在。受封大德三百余人。通经已上不掌僧役。重爱学问咨访异法。故乌耆已西被于海内。诸出家者皆多义学。任国追师都无隔碍。王虽守国不敢遮障。又东行入山二百余里至伊烂拏国。见佛坐迹。入石寸许。长五尺二寸。广二尺一寸。有瓶迹没石寸许。八出华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长尺八寸强。阔六寸许。

又隔七国西北行至羯罗拏国。邪正兼事。别有三寺不食奶酪。是调达部僧也。又西南行七百里至乌荼国。东境临海有发行城。多有商侣停于海滨。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罗国。谓执师子是也。相去约指二万余里。每夜南望见彼国中佛牙塔上宝珠光明。腾焰晖赫现于天际。

又西南行具经诸国。并有异迹。可五千里至憍萨罗国。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弥笃。王都西南三百余里有黑蜂山是昔大王为龙猛菩萨造立斯寺(旧云龙树)其寺上下五重凿石为之。引水旋注。多诸变异。沿彼达。今净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极伟大。寺成之日龙猛就山以药涂之。变成紫金。世无等者。又有经藏夹传无数。古老相传。尽初结集并现存在。虽外佛法屡遭诛殄。而此一山住持无改。近有僧来于彼夏坐。但得读诵不许持出。具陈此事。但路幽阻难可寻问。又南行至案达罗国。属南印度。都城西南二十余里。孤山岭上石塔。即是陈那菩萨造因明论处。

又南行千里至驮那羯磔迦国。属南印度。都城东西据山间各有大寺。昔王为佛造。[利-禾+尊]山疏石列极华博。贤圣游息。佛灭未有千年前。其处有千凡僧。安居罢日皆证无学。陵空飞去。今寂无人。其处有婆毘吠伽论师(唐云明辩)即是般若灯论主也。于观自在前绝粒而饮水三年立志祈请。待见弥勒。观自在乃为现色身。今在城南大山岩执金刚神所诵金刚咒三年。神授方云。此岩石内有阿素洛宫。如法行请石壁当开。可即入中待弥勒出。我当相报。又经三年。然咒芥子击于石壁。豁即洞开。时百千众观覩惊叹。论师跨。门再三顾命。唯有六人从入。余者谓是毒蛇窟也。当即石门还合如壁。又复南行六千余里至[禾*未]罗矩咤国。即瞻部最南际海滨境也。山出龙脑香及有白檀香树。又有羯萨罗香树。松身无叶香如冰雪。即龙脑香也。从此南大海中有天宫。观自在菩萨常所住处(旧云观世音菩萨也)临海有城。即是古师子国。入海中可三千里。非结大伴则不可至。自此西北四千余里。中途经国具诸神异。国东南隅数千里那罗稽罗洲。人长三尺。鸟啄唯食椰子。

又至摩。诃刺他国。其王自在未宾戒日。寺有百余。僧徒五千。东境山寺罗汉所造。有大精舍高百余尺。中安石像。长八丈余。上施石盖。凡有七重。虚悬空中。相去各三尺。礼谒见者无不叹异。传云。罗汉愿力所持。或云药咒术力所持。

又越二国。西北至摩腊婆国。属南印度。都城西北二十余里。有大婆罗门邑。侧大陷坑水流无满。是昔大慢婆罗门谤大乘生陷入地处。又西北至阿咤厘国。属南印度。此国出胡椒熏陆香。树叶如棠。

又周巡西北越十余国至波刺斯国。非印度所摄。此国多出金银鍮石颇胝水精死多弃尸。佛钵在王宫中。西北接拂憺国。出白狗子。本赤头鸭生于穴中。

案梁贡职图云。去波斯北一万里西南海岛有西女国。非印度摄。拂懔年别送男夫配焉。略陈圣迹。依如前述。具列俗纪备存大本。

颂曰。

希音远流	乃眷东顾	欣风慕道
仰规西度	妙尽毫端	运微轻素
托采虚凝	殆映霄雾	迹流众像
理深其趣	寄兴开襟	引凡圣路
千佛同化	万贤来曙	皇情有感
缙素同遇◎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住持篇第二十二(此有十部)

- 述意部
- 治罚部
- 思慎部
- 说听部
- 菩萨部
- 罗汉部
- 僧尼部
- 长者部
- 天王部
- 鬼神部

述意部第一

夫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通邪正。法逐人讹。将欲住持三宝。必须德行内充。律教一宗兼先谳究。不惮劳苦不好声誉。令遐迩道俗欣心有据。界中行者慕崇进业。缙素相依法得久住。故四分律云。非制不制。是制便行。如是渐渐令法久住。若法出常情言无规矩。翻同鄙俗。何成匡众。宜自私退省己为人。故律云。非制而制。是制便断。如是渐渐令法速灭。数见朝贵门首。多有疗病僧尼。或有行医针灸求贪名利。或有蒲博歌戏不护容仪。或有婚姻相托媒嫁男女。或有科敛酒肉公然聚会。或有服玩奢华驰骋衣马。或有执腕抵掌类同贱俗。或有结构恶友朋仗僇人。致使秽响盈路污染俗情。贵胜同知闻彻天听。于是雷同总拨枉滥清人。非直僧尼不依圣教。亦由白衣不识贤良。寔因一二凡僧毁谤无量好众。或有勤求学问博知三藏。或有讲导利生无阙四时。或有专居禅思常坐不卧。或有读诵经论常勤匪懈。或有六时礼忏昼夜行道。或有纳衣乞食俭素无为。或有山居兰若头陀苦行。或有专营福利供养三宝。或有兴建斋讲化俗入道。或有营造经像缔构伽蓝。如是略列畴能殫记。此之名德常依道场专行福智。寸阴不遗无暇染浴。所以公贵不识。唯共鄙徒结友情密。染习既久以非为是。纵覩圣僧将为凡众。唯生瞋慢何曾加敬。静思此事。岂非滥欤。

治罚部第二

自大圣西隐正教东流。佛法付嘱国王令加护持。但王法侵移日就衰羸。治犯宪章渐将殆尽。若闻说者反被陵辱。以道俗滥恶情乖日久。设欲治罚改恶就善。恃官势力枉压清人。僧众无力反污净心。其怀转奸实难挫伏。致使大教息用遗风讹替。故大集经云。若未来诸王四姓为护法故能舍身命。宁护一如法比丘。不护无量诸恶比丘。是王舍身生净土中。若随恶者。是王无量世中不复人身。王等不治则断三宝夺众生眼。虽无量世修施戒慧则为灭失。又犯过比丘应须治者。一月两月苦使。或不与语不与共坐。或摈出一国乃至四国有佛法处。治如是等恶比丘。诸善比丘安乐受法。故使佛法久住不灭。又萨婆多论云。违王制故得突吉罗罪。又胜鬘经云。世尊应折伏者而折伏之。应摄受者而摄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摄受故令正法得久住。天人充满恶道减少。于如来所转法轮而得随转。又涅槃经云。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如来所得长寿之业。菩萨以是业因缘故得寿命长。欲得长寿应当愍念一切众生同于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受不杀戒教修善法。亦当安置一切众生于五戒十善。复入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等一切诸恶趣。拔济是中苦恼众生。脱未脱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诸恐怖者。以如是等业

因缘故。菩萨则得寿命长远。于诸智慧而得自在。随所寿终生于天上。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于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毁正法者。云何当于如是等人同子想耶。佛告迦叶。善男子。譬如国王诸群臣等。有犯王法随罪诛戮而不舍置。如来世尊不如是也。于毁法者。与驱遣羯磨呵责羯磨。舍置羯磨举罪羯磨不可见羯磨灭摈羯磨未舍恶见羯磨。善男子。如来世尊与谤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为欲示诸行恶之人有果报故。我涅槃已随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仪具足护持正法。见坏法者即能驱遣呵责惩治。当知是人得福无量不可称计。乃至若善比丘见坏法者。置不呵责驱遣举处。当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驱遣呵责举处。是我弟子真声闻也。又云。如来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应当劝励诸学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学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毁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众。应当苦治。又经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当丰足。复能护持所受禁戒。能师子吼广说好法。谓修多罗乃至阿浮陀达磨。以如是等九部经典为他广说。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经中制诸比丘不应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净物者。应当治之。如来先于异部经中说。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国王如法治之。驱令还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师子吼。时有破戒者。闻是语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师。是说法者。设复命终。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缘故我听国主群臣宰相诸优婆塞等护说法人。经中广明。觉德比丘护正法时。制诸比丘不得破戒畜非法物。破戒徒众闻是语已。便来害之。时有国王。名曰有德。没命护持觉德比丘。与共战鬪救得法师。从是之后常得值佛。乃至二人皆得成佛。自指云。尔时王者则我身是。说法比丘迦叶佛是。为护法故皆得成就是金刚身。又云。我涅槃后浊恶之世。国土荒乱互相抄掠。人民饥饿。尔时多有为饥饿故发心出家。如是之人名为秃人。是秃人辈见有持戒威仪具足清净比丘护持正法。驱逐今出。若杀若害。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护正法者。云何当得游行村落城邑教化。善男子。是故我今听持戒者依诸白衣持刀杖者以为伴侣。若诸国王大臣长者优婆塞等。为护法故虽持刀杖。我说是等名为持戒。虽持刀杖不应断命。若能如是。即得名为第一持戒。又云。我于经中亦说有犯四波罗夷乃至微细突吉罗等。应当苦治。众生若不护持禁戒。云何当得见于佛性。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阿耨菩提。又偈云。

比丘若修集 戒定及智慧
当知则不久 亲近大涅槃

又月灯偈云。

虽广读众经	恃多闻毁禁
多闻不能救	破戒地狱苦

又十轮经佛说偈云。

有真善刹利	供养于正法
三乘得炽盛	当获功德海
具足七宝等	遍满阎浮提
持用施诸佛	其福犹有限
乃至四天下	造僧房供养
彼虽得大福	不如护正法
假使为诸佛	满中造塔庙
彼虽得大福	不如护正法
譬如五日出	能竭于大海
若护我法者	则竭烦恼结
譬如风灾起	悉摧一切山
若护正法者	亦灭诸烦恼
譬如水灾起	漂荡坏大地
若护正法者	亦消诸烦恼

思慎部第三

夫欲成大医弘其三藏。先须当机。自疗己患然后治他。法得久住。不得为名利故空谈名教。不修一行遂同狂醉。故大庄严论云。有二种醉。一者家色财等成就时醉。二者他称赞时醉。此之二醉前一多是在家人等富贵时醉。开放逸门造地狱因。后一多是出家人等。贪学名利轻贱自身。希望他赞便生懦弱。昏于志趣失于圣意。盲不见道流浪三涂。故涅槃经云。佛告迦叶。我般涅槃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沮坏我之正法。譬如猎师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复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优婆塞优婆夷像。亦化作须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罗汉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无漏形坏我正法。又经云。若有比丘。以利养故为他说法。是人所有徒众眷属。亦效是师贪求利养。是人如是便自坏众。又云。若有比丘虽持禁戒。为利养故。与破戒者坐起行来。共相亲附同其事业。是名破戒。亦名杂僧。又云。复有常没非一阐提。何者是

耶。如人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没。故经云。善男子。有四善事获得恶果。何等为四。一者为胜他故读诵经典。二者为利养故受持净戒。三者为他眷属故而行布施。四者为非想非非想处系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恶果报。又云。是一阐提灭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万岁。听受如是大涅槃经。终不能发菩提之心。所以者何。无善心故。又经云。善男子。我涅槃后无量百千岁。四道圣人悉复涅槃。正法灭后。于像法中当有比丘。像似持律少读诵经。贪嗜饮食长养其身。身所衣服龌陋丑恶。形容樵瘁。无有威德。放畜牛羊担负薪草。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虽服袈裟犹如猎师。细步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罗汉。多诸病苦眠卧粪秽。外现贤善内怀贪嫉。如受痲法婆罗门等。实非沙门现沙门像。邪见炽盛诽谤正法。如是等人灭坏如来所制戒律正行威仪。说解脱果离不净法。及坏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随意反说经律。而作是言。如来皆听我等食肉饮酒。自生此论言是佛说。互共诤讼。各自称是沙门释子。善男子。尔时复有诸沙门等。贮聚生谷受。取鱼肉。手自作食执持油瓶。宝盖革屣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占相星宿勤修医道。畜养奴婢金银杂宝学诸伎艺。画师泥作造书教学。种植根栽蛊道呪幻。和合诸药作唱伎乐。香华治身。擣菹围碁诸工巧等。若有比丘能离如是诸恶事者。当说是人真我弟子。若反习是事。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及诸女人。高声大笑。或复默然。于诸法中多生疑惑。多语妄说长短好丑或善不善。好着妙衣。如是种种不净之物。于施主前躬自赞叹。出入游行不净之处。所谓酤酒淫女博弈。如是之人我今不听在比丘中。应当罢道还俗役使。譬如稗[禾*秀]悉灭无余。当知是等经律所制。悉是如来之所说也。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乃至经云。破戒比丘当于百千亿万劫数。割截身肉以赠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负重。所以者何。如析一发为千亿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养。况能消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又云。乐视妇女不附男子。乃至憎持戒者亲附破戒。常赞布施不赞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赞寂灭远离独处。常好讥论持戒者过。亦不称赞行头陀者。或指其事恶口横加。又经云。善男子。如来正法将欲灭尽。尔时多有恶行比丘。不知如来微密之藏。懒惰懈怠不能读诵。宣扬分别如来正法。譬如痴贼弃舍真宝担负草[𦵏-夫+戈]。不解如来微密藏故。于是经中懈怠不勤。哀哉大嶮。当来之世甚可怖畏。苦哉众生。不勤听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经唯诸菩萨摩訶萨等。能于是经。取真实义不着文字。随顺不逆为众生说。复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人为欲卖乳。贪利多故加二分水。转卖与余牧牛女人。彼女人得已复加二分。转卖与近城女人。得已复加二分。复转卖与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诣市

卖之。时有一人为子纳妇。当须好乳以贍宾客。至市欲买。时卖乳者多索价数。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尔许。正值我今贍待宾客。是故当取。取已还家煮用作糜。都无乳味。虽复无味于苦味中千倍为胜。何以故乳之为味。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后正法未灭余八十年。尔时是经于阎浮提当广流布。是时多有诸恶比丘。抄掠是经分作多分。能灭正法色香美味。是诸恶人虽复读诵如是经典灭除如来深密要义。安置世间庄严。文饰无义之语。抄前着后。抄后着前。前后着中。中着前后。当知如是诸恶比丘是魔伴侣。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而言如来悉听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诸恶比丘亦复如是。唯以世语错定是经。令多众生不得正说正写正取尊重赞叹供养恭敬。是恶比丘为利养故。不能广宣流布是经。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贫穷女人。展转淡薄无有气味。虽无气味犹胜余味。足一千倍缘彼乳味。于诸苦味为千倍胜。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于声闻经最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胜。以是义故。名大涅槃。

◎◎

说听部第四

如涅槃经云。复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是涅槃经。莫非时说。莫非固说。莫不请说。莫轻心说。莫处处说。莫自叹说。莫轻他说。莫灭佛法时说。莫炽然世说。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经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说者。人当轻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而说。若持经者作如是说。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令无量众生堕于地狱。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若为利养五欲名闻而说经者。事同博易速灭正法。又涅槃经云。云何栴檀贸易凡木。如我弟子。为供养故。向诸白衣演说经法。白衣情逸不喜听闻。白衣处高比丘在下。兼以种种肴饍饮食而供给之。犹不肯听。是名栴檀贸易凡木。云何以金贸易鍤石。鍤石譬色声香味触。金譬于戒。我诸弟子。以色因缘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贸易鍤石。云何以银贸易白镞。银譬十善。镞譬十恶。我诸弟子。放舍十善行十恶法。是名以银贸易白镞。云何以绢贸易麩褐。麩褐以譬无惭无愧。绢譬惭愧。我诸弟子。放舍惭愧习无惭愧是名以绢贸易麩褐。云何甘露贸易毒药。毒药以譬种种供养。甘露以譬诸无漏法。我诸弟子。为利养故向诸白衣。苦自誉赞言得无漏。是名甘露贸易毒药。

又法华经云。菩萨摩訶萨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不亲近诸外道梵志尼捷子等。及造世俗文笔赞咏外书。乃至畋猎渔捕诸恶律仪。不亲近求声闻人。又不应于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为说法。亦不乐见。若入他家不与小女处女寡女等共语。亦复不近五种不男之人以为亲友。不独入他家。若有因缘须独入时。但一心念佛。若为女人说法。不露齿笑。不现胸臆。乃至为法犹不亲厚。况复余事。不乐畜年少弟子沙弥小儿亦不乐与同师。常好坐禅于空闲处修摄其心。又佛藏经云。不净说法有五种。一者自言尽知佛法。二者说佛经时出诸经中相违过失。三者于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经法。五者为利养故为人说法。如是说者。我说此人当堕地狱不至涅槃。又云。我久勤苦求是法宝。而此恶人舍置不说。但以经相违语义。互相是非不顺正法。于圣法中畜心自大。随意而说为求利养。若比丘说法杂外道义者。有善比丘应从坐去。若不尔者非善比丘。亦复不名随佛教者。如是说者。我说此人名为外道尼干弟子。非佛弟子。谓是地狱畜生饿鬼。何以故。身未证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堕地狱。又当来比丘好读外经。当说法时庄校文辞令众欢乐。恶魔尔时助惑众人障碍善法。若有贪着音声语言巧饰文辞。若有人好外道经者。魔皆迷惑令心安隐。又如群盲人舍所得物欲诣大施而堕深坑。我诸弟子亦复如是。舍龕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养。以世利故失大智慧。而堕深坑阿鼻地狱。又云。不净说法得罪极多。亦为众生作恶知识。亦谤过去未来今佛。若人悉夺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命比不净说法罪多于此。何以故。是人皆破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助魔事。亦使众生于百千世受诸衰恼。但能作缚不能令解。当知是人于诸众生为恶知识。为是妄语。于大众中谤毁诸佛。以是因缘堕大地狱。教多众生以邪见事。是故名为恶邪见者。又云。舍利弗。尔时破戒比丘。乃至为得一杯酒故。与诸白衣演说佛法。于意云何。多贪恚痴多乐读经。贪着利养行不清净。舍利弗。若有比丘。耆年有德。比丘中龙。有深智慧。是人能信无所有自相空法无我无人法。何以故。是不乐众闹杂语不乐睡眠多事。不为白衣营执事务。不为使命持送文书。不行医行。不读医方。不为贩卖。不乐论说世间语言。但乐欲说出世间法。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求自利己善比丘等当尔之时。不应入众乃至一宿。唯除阿罗汉烦恼已断。及病比丘于中有缘。何以故。舍利弗。当尔时人贪欲瞋恚愚痴毒盛。不活怖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应自处小林空静。乃至毕命如野兽死。又云我此真法不久住。世何以故。众生福德善根已尽。浊世在近。

又大集月藏经云。若有众生。唯依读诵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是人多喜着于世俗。以世俗故。尚不能调伏己心烦恼。何能调伏他人烦恼。善男

子。乐着读诵求菩提者。便有嫉妬求于名利。高心自恃轻慢毁他。尚不能得欲界善根。何况能得色无色界一切善根。

又摩诃衍大宝严经云。譬如医师持药游行。而自身病不能疗治。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虽有多闻不制烦恼不能自利徒无所用。譬如死人着金璎珞多闻破戒被服法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

又方广十轮经云。若有众生。起于龕弊愚痴恶口。自谓为智。乃至不离邪见。为求他利而生嫉妬。贪着名称自举轻他不能守护身口意等。心常念恶常作是语。而自称说是大乘人。亦教他读诵。但自赞已非毁于他。以是义故。赞叹大乘自不调伏。于大乘道而欲教他修行大乘。乃至云得人身难。亦失声闻辟支佛乘常趣恶道。不欲亲近诸有智者。而唱是言。作师子吼。我是大乘善男子。譬如有驴着师子皮自以为师子。有人远见亦谓师子。驴未鸣时无能分别。既出声已。远近皆知非实师子。诸人见者。皆悉唾言。此弊恶驴非师子耶。乃至毁犯禁戒作恶行者。于一切处不成法器。若自说言。我是大乘。能破一切众生烦恼尘劳大阵。亦为众生住八正道。入无畏城。则无是处。

又佛藏经云。过去世时有五比丘。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萨和多。四名将去。五名跋难陀。是五比丘为大众师。其普事者知佛所说。真实空义无所得法。余四比丘皆堕邪道。多说有人。普事比丘为四部所轻。无有势力。多人恶贱。四恶比丘。多教人众以邪见道。于佛法中不相恭敬。相违逆故。以灭佛法。乃至云。是诸恶人灭佛正法。亦与多人大衰恼事。又是恶人命终之后。堕阿鼻地狱。仰卧九百万亿岁。俯卧九百万亿岁。左右卧亦然。于热铁上烧然焦烂。是中退死更生炙地狱。大炙地狱。活地狱。黑绳地狱。皆如上岁数受诸苦恼。于黑绳地狱死还生阿鼻大地狱中。乃至云。亲近是人。及善知识并诸檀越。凡有六百四万亿人。与此四师俱生俱死。在大地狱受诸烧煮。乃至云。如是展转一劫受苦。大劫将烧故在地狱。又说大劫。若烧是四恶人。及六百四万亿人。从此阿鼻大地狱中转生他方。在大地狱。何以故。舍利弗。重罪具足其报不少。在于他方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岁受大苦恼。世界还生。是四罪人及六百四万亿人。并及余人罪未毕者。于彼命终还生此间大地狱中。又云。久久虽免地狱苦恼得生人中。于五百世从生而盲。然后得值一切相佛。乃至云。于彼佛法出家。十万亿岁勤行精进如救头然不得顺忍。况得道果。又涅槃经云。善星比丘诵得十二部经。智度论云。提婆达多出家学道诵得六万法聚。述曰。此之二人。皆不修方便道中真佛性。观四念

处等行法。观察五阴无常苦空非我我所。贪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己。起大逆罪诽谤如来。由斯义故。此之二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中受无穷苦。如是流例述难可尽。

菩萨部第五

如迦叶经云。尔时佛告摩诃迦叶。如来不久当般涅槃。迦叶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住世一劫。若减一劫。守护正法。佛告迦叶。彼愚痴人假使千佛出世种种神通说法教化。彼愚痴人于彼恶欲不可令息。迦叶。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诸众生。具足善根其心清净。能报佛恩守护我法。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浅。如持重担我不能堪。唯有菩萨。堪能荷负如斯重担。譬如有人年耆极老年百二十。身婴重病不能起止。时有一人巨富饶财。赍持珍宝至病人所。而语之言。我有缘事当至他方。以宝相寄。为我守护。待我还时汝当归我。彼老病人无有子息。唯独一身。彼人去已未久之间困笃命终。所寄财物悉皆散失。彼人行还求索无所。世尊。声闻之人亦复如是。智慧微浅修行甚少。又无伴侣。不能久住在于世间。若付正法不久散灭。佛赞迦叶。我已了知而故付汝。令彼痴人得闻此已生于悔心。尔时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说第二譬喻。譬如有人身力盛壮无诸患苦。寿命无量百千万岁。生大种姓具足财宝。善持净戒。有大慈悲内怀欢喜。利益多人令得安乐。时有一人赍持宝物。来至其所而语之言。我有缘事当至他方。以宝相寄当好守护。若十年还。若二十年还。待我来时当见相还。其人得宝藏积守护。彼人行还即便归之。世尊。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以法宝付诸菩萨。无量千亿万那由他劫终无失坏。利益无量无边众生不断三宝。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萨乃能堪受。世尊。此弥勒菩萨摩诃萨俱在此会。如来付之。于当来世后五百岁法欲灭时。如来所集之法。悉能守护流演广说。何以故。此弥勒菩萨于当来世证得阿耨菩提。譬如国王第一太子。当为王事如法治世。弥勒菩萨亦复如是。治法王位守护正法。尔时佛赞迦叶。如汝所说。即申右手摩弥勒顶。作如是言。弥勒我付嘱汝。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正法灭时。汝当守护三宝莫令断绝。尔时如来摩弥勒顶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光明遍满大千世界。尔时地天及虚空天。至阿迦膩咤天。悉皆合掌白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如来以法付嘱圣者。唯愿圣者。为利一切诸天故受此正法。尔时弥勒菩萨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为利益一切众生。尚受无量亿劫之苦。况复如来付我正法。而当不

受。世尊。我尔时受持于当来世演说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法。弥勒菩萨说此语时。三千世界六种震动。

又大集经云。尔时世尊告上首弥勒及贤劫中一切菩萨摩訶萨言。诸善男子。我昔行菩萨道时。曾于过去诸佛如来作是供养。以此善根与我作于三菩提因。我今怜愍诸众生故。以此报果分作三分。留一分自受。第二分者。于我灭后与禅解脱三昧坚固相应声闻。令无所乏。第三分者。与彼破戒读诵经典相应声闻正法像法剃头着袈裟者。令无所乏。弥勒。我今复以三业相应诸声闻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乏少孤独而终。及以正法像法毁破禁戒着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于诸资具乏少而终。亦勿令有旃陀罗王共相恼害身心受苦。我今复以彼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非器为我出家。而供养者。汝等亦当护持养育。弥勒。若于现在及未来世。读诵受持此法门者。彼等当得十种清净功德。何等为十。始从身清净故离杀生乃至离邪见。是为十种功德。从是已后百千万生。常得如是十种清净功德。若有至心听此法门者。是人住如实际得于八种清净功德。何等为八。一长寿。二端正。三富贵四名称。五常为诸天守护。六所须常无所乏。七尽诸业障。八命欲终时有十方佛及诸大众。放大光明照其眼目。令其人见得生善处。于百千万生常得如是八种功德。我今更复略说。是人当得十三种清净功德。何谓十三。一生死流转终不更起颠倒恶见。二不生正浊无佛国土。三常得见佛。四常闻正法。五常得供养众僧。六值善知识。七常与六波罗蜜相应。八不堕小乘。九常以大慈大悲大方便力成熟众生。十常发胜愿。十一乃至菩提而常不离如上等法。十二速能满足六波罗蜜。十三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成正觉。若有受持书写读诵为他解说如说修行此月藏法门者。所得功德如前所说。

又大集经云。尔时无胜意童子白佛言。世尊。他方佛土所有人民。常作是言。娑婆世界杂秽。然我今者常见清净。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又此世界诸菩萨等。或作种种天人畜生之像游阎浮提。教化如是种类众生。若为人天调伏众生。是不为难。若为畜生调伏众生。是乃为难。

阎浮提外东方海中有琉璃山。名之为湖。具种种宝。其山有窟名种种色。是昔菩萨所住之处。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无死。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马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善住处。亦是菩

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羊修声闻慈。其山树神。名曰无胜。有罗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如是三兽。

阎浮提外南方海中有颇梨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萨昔所住处。有一猕猴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誓愿。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鸡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法林。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犬修声闻慈。中有火神有罗刹女。名曰眼见。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供养是三鸟兽。

阎浮提外西方海中有银山。名曰菩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刚。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猪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香功德。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鼠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高功德。亦是菩萨本所住处。中有一牛修声闻慈。山有风神。名曰动风。有罗刹女。名曰天护。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供养如是三兽。

阎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为明星。亦是菩萨昔所住处。有一师子(此方名虎)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净道。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兔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喜乐。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龙修声闻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罗刹女。名修惭愧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如是三兽。是十二兽昼夜常行阎浮提内。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于诸佛所发深重愿。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余十一兽安住修慈。周而复始。七月一日鼠初游行。以声闻乘教化一切鼠身。令离恶业劝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复还行。如是乃至尽十二月。至十二岁亦复如是。常为调伏诸众生故。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兽。亦能教化演说无上菩提之道。是故他方诸菩萨等。常应恭敬此佛世界(述曰。此之十二兽。并是菩萨慈悲化导。故作种种人畜等形。住持世界令不断绝。故人道初生。当此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是故汉地十二辰兽依此而行。不异经也)。

罗汉部第六

依付法藏传。佛以正法。付大迦叶。令其护持不使天魔龙鬼邪见王臣所有轻毁。既受属已结集三藏流布人天。迦叶又以法属累阿难。如是展转乃至师子。合二十五人。并阎浮洲中六通圣者。大迦叶今在灵鹫山西峯岩中。坐入灭尽定。经五十六亿七千万岁。慈氏佛降传释迦佛所付大衣。广现神变然后涅槃。

又于阗国南二千里沮渠国有三无学罗汉。在山入定。无数年来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为剃须发。又案诸经律。佛令大阿罗汉宾头卢。不得灭度。令传佛法。每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论。宾头卢罗睺罗等十六无学罗汉。及九十九亿罗汉。皆于佛前受筹住法。

又依新翻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云。薄伽梵般涅槃后。八百年中执师子国胜军王。都有阿罗汉名难提蜜多罗(唐云庆友)化缘既毕将般涅槃。集诸苾刍苾刍尼等。但有疑者应可速问。承告洩噎良久乃问。我等未知。世尊释迦牟尼与上正法当住几时。时尊者告曰。汝等谛听。如来先已说法住经。今当为汝粗更宣说。佛薄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诸眷属。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及勅其身与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时诸大众闻是语已少解忧悲。复重请言。所说十六大阿罗汉。我辈不知其名何等。庆友答言。第一尊者名宾度罗跋罗惰阇。与自眷属千阿罗汉。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名迦诺迦伐蹉。与自眷属五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北方迦湿弥罗国。第三尊者名迦诺跋厘惰阇。与自眷属六百阿罗汉。多分住在东胜身洲。第四尊者名苏频陀。与自眷属七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北俱卢洲。第五尊者名诺讵罗。与自眷属八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南赡部洲。第六尊者名颯陀罗。与自眷属九百阿罗汉。多分住在耽没罗洲。第七尊者迦理迦。与自眷属千阿罗汉。多分住在僧伽荼洲。第八尊者名伐阇罗弗多罗。与自眷属千一百阿罗汉。多分住在钵刺拏洲。第九尊者名戍博迦。与自眷属九百阿罗汉。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十尊者名半托迦。与自眷属千三百阿罗汉。多分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名罗怙罗。与自眷属千一百阿罗汉。多分住在毕利扬瞿洲。第十二尊者名那伽犀那。与自眷属千二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名目揭陀。与自眷属千三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广胁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与自眷属千四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名阿氏多。与自眷属千五百阿罗汉。多分住在鹫峯山中。第十六尊者名注荼半托迦。与自眷属千六百阿罗汉。多分住在持轴山中。如是十六大阿罗汉。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勅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乃至世尊正法应住常随护持。及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若此世界一切国王辅相大臣长者居士。若男若女发殷重心。为四方僧设大施会。或设五年无遮施会。或庆寺庆像庆经幡等施设大会。或延请僧至所住处设大福会。或诣寺中经行处等。安布上妙诸座卧具衣药饮食奉施僧众。时此十六大阿罗汉及诸眷属。随其所应分散往赴。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如是十六大阿罗

汉。护持正法饶益有情。至此南瞻部洲人寿极长。至于十岁刀兵劫起互相诛戮。佛法尔时当暂灭没。刀兵劫后人寿渐增至百岁位。此洲人等厌前刀兵残害苦恼。复乐修善。时此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复来人中。称扬显说无上正法。无量众令其出家。为诸有情作饶益事。如是乃至此洲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炽然无息。后至人寿七万岁时。无上正法方未灭没。时此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于此洲地俱来集会。以神通力用诸七宝造窣堵波。严丽高广。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所有遗身馱都皆集其内。尔时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遶窣堵波。以诸香华持用供养恭敬赞叹。遶百千匝瞻仰礼已。俱升虚空向窣堵波。作如是言。敬礼世尊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我先受勅护持正法。及与天人作诸饶益。法藏已没。有缘已周。今辞灭度。说是语已一时俱入无余涅槃。先定愿力火起焚身。如灯焰灭骸骨无遗。时窣堵波便陷入地。至金刚际方乃停住。尔时世尊释迦牟尼无上正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永灭不现。从此无间此佛土中有七百俱胝独觉。一时出现。至人寿八万岁时。独觉圣众复皆灭度。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时瞻部洲广博严净。具如经说。

僧尼部第七

如毘尼母经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缘能令正法不速隐没。一者所诵习经。文句具足前后次第。所有义味悉能究尽。复教徒众弟子同已所知。如此人者。能令佛法久住于世。二者广习三藏文义具足。复能为四部之众。如所解教之。其身虽灭令后代正法相续不绝。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坠于地。三者僧中若有大德上座为四部所重者。能勤修三业舍营世事。其徒众弟子迭代相续。皆亦如是。此亦复令正法久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无违逆。闻善从之。闻恶远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训诲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顺不为形势利养朋党相助共诤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转不绝。是名说法中上座。

长者部第八

如优婆塞戒经云。尔时会中有长者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师常演说法教众生言。若能晨朝敬礼六方。则得增长寿命之财。何以故。东方之土属于帝释。有供养者则为护助。南方之土属阎罗王。有供养者则为护助。西方之土属婆楼那天。有供养者则为护助。北方之土属拘毘罗天。有供

养者则为护助。下方之土属于火天。有供养者则为护助。上方之土属于风天。有供养者则为护助。佛法之中颇有如是六方不耶。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谓六波罗蜜。东方即是檀那。何以故。始初出者。为出智慧光因缘故。彼东方者属众生心。若有众生能供养彼檀。则为增长寿命与财。南方即是尸罗。何以故。尸罗名之为右。若人供养亦得增长寿命与财。西方即是羸提。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为后。一切恶法弃于后故。若有供养则得增长寿命与财。化方即是毘梨。何以故。北方名号胜诸恶法。若人供养亦得增长命之与财。下方即是禅定。何以故。能正观察三恶道故。若人供养亦得增长命之与财。上方即是般若。何以故。上方即是无上。无上故。若有供养则得增长命之与财。善男子。是六方者。属众生心。非如外道六师所说。如是六方谁能供养。善男子。唯有菩萨乃能供养。

天王部第九

如舍利弗问经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如来告天帝释及四天王云。我不久灭度。汝等各于方土护持我法。我去世后。摩诃迦叶宾头卢君徒般叹罗睺罗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时信根微薄。虽发信心不能坚固。不能感致诸佛弟子虽专到累年。不如佛在世时一念之善故。弥勒下生听汝泥洹。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天帝释及四天王言。如来不久当以无余涅槃而般涅槃。汝等各于方土护持正法。我灭度后过于千岁教法灭时。当有非法出世间。十善悉坏阎浮提中多诸患难。如来顶骨佛牙佛钵安置东方(如是末后付嘱天王帝释四王六欲备在经文不可具说)。又胜天王经云。或有众生见此菩萨今始成道。或见菩萨久远成道。或见一世界四天王献钵或见十方洹河沙世界四天王献钵。舍利弗。菩萨尔时度众生故即受众钵。重迭掌中合而为一。其诸天王又不相见。皆谓世尊独用我钵。

又依钵记云。释迦如来在世之时。所用青石之钵。其形可容三升有系。佛泥洹后此钵随缘往福众生。最后遗化兴于汉境。此记从北天竺来。有两纸许。甲子岁三月至石涧寺。僧伽耶舍小禅师使于汉土。宣示令知。

鬼神部第十

如大集经云。尔时一切诸天。一切诸龙。乃至一切迦咤富单那等。于三宝中得增上信。作如是言。我等一切从今以往护持正法。若诸国王见有如是为佛出家受持禁戒。乃至为佛剃须发不受禁戒。受而毁犯。无可积聚。如其事缘。治其身罪鞭打之者。我等不复护持养育。如是国王舍离彼国。以舍离故令其国土而有种种谄诈鬪诤疫病饥馑三兵俱起。非时风雨亢旱毒热伤害苗稼。令其国土所有世尊声闻弟子悉向他国。使其国土空无福田。若有世尊声闻弟子乃至但着袈裟片者。若有宰官鞭打彼等。其刹利王不遮护者。我等亦当出其国土。

又大集经云。尔时世尊以震旦国付嘱毘首羯磨天子五千眷属。迦毘罗夜叉大将五千眷属。乃至双瞳目大天女七十大将各领五千眷属。汝等贤首皆共护持震旦国土。于彼所有一切触恼鬪诤怨讎忿竞言讼两阵交战饥馑疫病非时风雨冰寒毒热。悉令休息。遮障不善诸恶众生。瞋恚麤犷苦辛恼触无味等物。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往故。绍三宝种不断绝故。

颂曰。

于赫大圣	种觉圆明	无非不察
如响酬声	弗资延庆	孰寤归诚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舍	善恶亏盈
八邪驰锐	四句争名	识非鉴是
法住安宁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潜遁篇第二十三
- 妖怪篇第二十四

潜遁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圣贤应世影迹无方。所止之国莫非利益。俗士封其吉凶。上智恬其善恶。正心而俟则与天同量矣。昔晋武之世。有天竺耆域。宋武之初。有彭城杯度。并显示征瑞昭寤氓俗。齐梁之有沙门保志者。始现于永明之初。晦智若狂体同濇尘。而藏往知来。每中灵验动容发辞。鲜有遗策。士庶响赴所在如云。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毒。虽复限以九关身终无碍。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沦则遁仙高士。世有可善故出善应之。世有可恶故出恶应之。可谓悬于日月弊于金石者矣。无疆之福于斯见焉。

引证部第二

如生经云。佛告诸比丘。乃昔过去无数劫时。姊弟二人。姊有一子。与舅俱给官御府织。见帑藏中奇宝好物。即共议言。吾织作勤苦藏物多少。宁可共取用解贫乏。伺夜人定凿作地窟。盗取官物不可算数。明监藏者觉物减少。以启白王王诏之曰。勿广宣之令外知闻。舅甥盗者谓王不觉。王曰。至于后日必复重来。且严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无令放逸。藏监受诏即加守备。其人久久则重来盗。外甥教舅。舅今年尊。体羸力少。若为守者所得不能自脱。我力强盛当济挽舅。舅适入窟为守者所执。执者唤呼诸人。甥捉不制畏明识之。辄截舅头出窟持归。晨晓藏监具以启闻。王又诏曰。舆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对哭取死尸者。则是贼魁。弃之四衢警守积日。人马填噎塞路奔突。其贼射闹载两车薪置其尸上。守者启王。王诏微伺。若有烧者收缚送来。于是外甥教童执炬舞戏人众总闹。以火投薪薪然炽盛。守者不觉具以启王。王又诏曰。若阁维更增严伺其来取骨则是元首。甥又觉之。兼猥酿酒特令醇厚。诣守备者微而沽之。遣守者连昔饥渴见酒丛饮。饮酒过多皆共醉寐。酒瓶盛骨而去。守者不觉。明复启王。王又诏曰。前后警守竟不级获。其贼狡黠更当设谋。王即出女庄严宝饰。安立房室于大水傍。众人侍卫伺察非妄。必有利色来趣女者。逆抱捉唤令人收执。他日异夜甥寻窃来。因水放株令顺流下。唱噉犇隐守者惊趣。谓有异人但见株杌。如是连昔数数不变。守者睡眠甥即乘株。到女房室。女则执衣。甥告女曰。用为牵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预持死人臂以用授女。便放衣捉臂而大称噉迟。守者寤。甥得脱走。明具启王。王又诏曰。此人方便独百无双。久捕不得当奈之何。女即怀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国中有人见鸣。便缚送来。抱儿终

日无就鸣者。甥为饼师住饼炉下。小儿饥啼乳母抱儿。趣饼炉下市饼哺儿。甥见儿鸣。具以白王。王又诏曰。何不缚送。乳母答曰。小儿饥啼饼师授饼。因而鸣之不识是贼。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抱儿出。见近儿者便缚将来。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劝酒醉眠。便盗儿去。醒寤失儿具以启王。王又诏曰。卿等顽駮贪嗜狂水。既不得贼复亡失儿。甥时得儿抱至他国。前见国王。占谢答对引经说义。王大欢喜。辄赐禄位以为大臣。而谓之曰。吾之一国智慧方便无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当以相配。自恣所欲。对曰。不敢。若王见哀其实欲索某国王女。王曰。善哉。从所志愿。王即自以为子遣使求彼王女。王即可之。即遣使者欲迎王女。勅其太子五百骑乘皆使严整。甥为贼臣。甥怀恐惧。若到彼国王必觉我见执不疑。便启其王。若王见遣当令人马衣服鞍勒一无差异。乃可迎妇。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骑在前。二百五十骑在后。甥在其中跨马不下。女父自出屡观察之。王入骑中躬执甥出。尔为是非。前后方便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实尔是也王曰。卿之聪黠天下无双。卿之所愿以女配之得为夫妇。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外甥者。则吾身是。外国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调达是。女妇翁者输头檀王是。妇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妇者拘夷是。其子者罗云是。佛说是时莫不欢喜。

又智度论云。菩萨思惟观空无常相故。虽有妙好五欲不生诸结。譬如国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取无脂肥羊来。汝若不得者当与汝罪。大臣有智。系一大羊以草谷好养。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虽得养肥而无脂。牵羊与王。王遣人杀之肥而无脂。王问。云何得尔。答以上事。菩萨亦如是。见无常苦空狼令诸结脂消诸功德肉肥。

又贤愚经云。尔时摩竭国中有一长者。生一男儿。相貌具足甚可爱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欢喜。因瑞立号。名曰象护。儿渐长大象亦随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进止常不相离。若意不用便住在内。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缘库藏宝满。象护长大常骑东西。迟疾随意甚适人情。阿闍世王闻知索看。象护父子乘象在门。王听乘象入内。下象拜王。王大欢喜。命坐赐食粗略谈论。须臾之间辞王欲去。王告象护。留象在此。莫将出耶。象护戚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宫。未久之间。象没于地踊在门外。象护还得乘之。象护虑王见害。投佛出家得罗汉道。每与比丘林间思惟。其金象者常在目前。舍卫国人闻有金象。竞集观之愤闹不静。妨废行道。时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护。因此致烦遣之令去。然不肯去。佛复告曰。汝可语之。我今生分已尽更不用汝。如是至三象当灭去。尔时象护奉教语之。是时金象

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报。乃往过去迦叶佛时。人寿二万岁。彼佛涅槃后起塔庙。中有菩萨。本从兜率天乘下入胎象。彼时象身有少剥破。时有一人见破治补。因立誓愿。使我将来常处尊贵财用无乏。彼人寿终生于天上。尽其天命下生世间。常在尊贵。每有金象随时卫护。尔时治象人者。今象护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缘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我得道。

又杂宝藏经云。昔难陀王。聪明博通事无不炼。以己所知谓无酬敌群臣无对。时诸臣等即白王言。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聪明绝伦。今在山中。王欲试之。即使人赍一瓶苏湛然盈满。王意以为我智满足。谁加于我。斯那获苏即解其意。于弟子中敛针五百。用刺苏中苏亦不溢。寻遣归王。王既获已即知其意。寻遣使请斯那。即赴。延入宫中。王与麤食。食三五匙便言已足。后与细美方乃复食。王复问言。向云已足。何故今者犹故复食。斯那答言。我向足麤未足于细。即语王言。今者殿上可尽集人令满其上。寻即唤人充塞遍满。更无容处。王在后来将欲上殿。诸人畏故尽皆摄腹。其中转宽乃容多人。斯那尔时即语王言。麤饭如民。细者如王。民见于王谁不避路。王复问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复问言。若二俱得道何用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千余里。若遣少健乘马赍粮。捉于器仗得速达不。王答言得。若遣老人乘于瘦马。复无粮食为可达不。王言。纵令赍粮由恐不达。况无粮也。斯那答言。出家得道喻如少壮。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复问言。日之在上其体是一。何以夏时极热。冬时极寒。夏则日长。冬则日短。斯那答言。须弥山有上下道。日于夏时行于上道。路远行迟照于金山。故长而暑热。日于冬时行于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极寒也。

颂曰。

潜遁巧变	善弄冥驰	伟哉仁智
官捕推移	羊肥无脂	象护天随
福应所感	冥运投机	静也冲默
动也神辉	绵绵违御	亶亶长菲
宗反元象	光潜影离	隐显叵测
真伪难知		

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 西晋沙门刘萨何

- 西晋沙门杯度
- 西晋沙门竺佛图澄
- 西晋沙门释道进
- 宋沙门释昙始
- 宋沙门释法朗
- 宋沙门释邵硕
- 宋沙门释慧安
- 齐帝高洋
- 齐沙门释僧慧
- 梁沙门释保志
- 吴居士徐光
- 搜神杂传地仙等记

西晋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刘萨何师庙者。昔西晋之末。此乡本名文成郡。即晋文公避地之所也。州东南不远。高平原上有人名萨何。姓刘氏。其庙壮丽备尽诸饰。初何在俗不异于凡。常怀杀害全不奉法。何因患死却苏曰。在冥道中见观世音。曰。汝罪重应受苦。念汝无知且放令活。雒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育王塔。可往礼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习土俗无佛。承郭下有之便具问已。方便开喻通展仁风。稽胡专直信用其语。每年四月八日大会平原。各将酒饼及以净供。从旦至中酣饮戏乐。即行净供。至中便止。过午已后。共相赞佛。歌咏三宝。乃至于晓。何遂出家。法名慧达。百姓仰之敬如佛想。然表异迹生信逾隆。昼在高塔为众说法。夜入茧中以自沈隐。旦从茧出初不宁舍。故俗名为苏何圣。苏何者稽胡名茧也。以从茧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名胡师佛也。今安仁寺庙立像极严。土俗乞愿华香不一。每年正月輿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两人可举。额文则开颜色和悦。其村一岁死衰则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额文则合色貌忧惨。其村一岁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为候。俗亦以为观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达。有经一卷。俗中之行。纯是胡语。读是自解。故黄河左右磁隰岚石丹延绥银。八州之地无不奉敬。皆有行事如彼说之。然今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刹系以蚕茧。拟达之栖止也。何于本乡既开佛法。东造丹阳诸塔礼事已讫。西趣凉州番禾御谷礼山出像。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碛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碛觅之。得以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西晋杯度沙门。不知何许人。出自冀州。年可七十许。隐匿姓字。不甚修行。时人未重也。尝寄宿一家。家有金像。杯度晨兴辄持而去。主人策马追之。度自徐行而骑走不及。至河乘一小杯以过孟津。因号曰杯度。后在彭城人每见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处所在。担一簠箠行止自随或于凝雪之辰叩冰盥浴。肤色辉然不以寒惨。义熙中暂在广陵。刺史沛国刘蕃素闻其名。因人要来犹担此箠。使人举视重不能胜。蕃自起看正有败纳衣耳。度辞去一手挈箠若提鸿毛。永嘉初中卒。罗什闻度在彭城。叹曰。我与此子戏别已数百年矣。于时乃寤什亦神人也。

西晋末竺佛图澄西域人。形貌似百岁人。左肋孔围可四五寸。以帛塞之。斋日就水边抽肠胃出。洗已内孔。夜则除帛光照一室以读书。虽未通群籍。与诸学士辄辩析无滞。莫不伏者。至永嘉中游雒下。时石勒屯兵河北。以杀戮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军门豫定吉凶。勒见每拜。澄化令奉佛。减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勒与刘曜相拒构隙以问澄。澄曰。可生擒耳。何忧乎。麻油涂掌令视见之。曜被执朱绳缚肘后。果获之。如掌所见。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风吹铃有声。顾谓众曰。解此铃音者不。铃言。国有大丧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师奉过勒。赐以舆辇入出乘马。所有祥感其相极多。略而不述。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祸将作矣。及期未至吾且过世。至戊申年。太子杀其母弟。虎怒诛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闵之乱。葬于邺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见在流沙。虎开棺唯见衣钵。澄在中原时遭凶乱。而能通畅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圣何能救此涂炭。凡造寺九百八十余所。通济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西晋邺中有佛图澄弟子名道进。学通内外。为石虎所重。尝言及隐士事。虎谓进曰。有杨轲者朕之民也。征之十余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朕虽不德君临万邦。乘舆所向天沸地涌。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长傲耶。昔太公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轶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不屈晋世。二圣四君共加其节。将欲激厉贪竞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虎悦其言。即遣轲还其所止。差十家供给之。进还具以白澄。澄皖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轲命有悬矣。后秦州兵乱。轲弟子以牛负轲西奔。军追擒并为所害。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

宋伪魏长安有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始足白于面。虽跋涉泥水未尝沾泥。天下咸称白足和上。时长安人王胡。其叔死数年忽见形还。将胡遍游地狱示诸果报。胡辞还叔谓胡曰。既已知因果。但当奉事白足阿练。胡遍访众僧唯见始足白于面。因事之。晋末朔方匈奴赫连勃勃嗟之。并放沙门悉皆不杀。始于是潜遁山泽修头陀之行。后拓跋焘复克长安擅威关洛。时有博陵崔皓少习左道猜嫉释教。既位居伪辅焘所伏信。乃与天师寇氏说焘。以佛化无益有伤民利。劝令废之。焘既感其言。以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匿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始闲绝幽深军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焘化时将及。以元会之日。忽杖锡到宫门。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于面。从门而入。焘令依军法。屡斩不伤。遽以白焘。焘大怒自以所佩剑斫之体无余异。唯剑所著处有痕如布线焉。时北园养虎于槛。焘令以始餵之。虎皆潜伏终不敢近。试以天师近槛虎辄鸣吼。焘始知佛化尊高黄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顶礼足下。悔其信失。始为说法明辩因果。焘大生愧惧遂感痲疾。崔寇二人次发恶病。焘以过由于彼。于是诛剪二家。门族都尽。宣下国中兴复正教。俄而焘卒。孙浚袭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后不知所终。

宋高昌有释法朗。高昌人。幼而执行精苦多诸征瑞。韬光蕴德人莫测其所阶。朗师释法进亦高行沙门。进尝闭户独坐。忽见朗在前。问从何处来。答云。从户钥中入。云与远僧俱至。日既将中愿为设食进即为设食。唯闻匙钵之声竟不见人。昔庐山慧远尝以一袈裟遗进。进即以为嚙。朗云众僧已去。别日当取之。后见执爨者就进取衣。进即与之。访常执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圣人权迹取也。至魏虏毁灭佛法。朗西适龟兹。龟兹王与彼国大禅师结约。若有得道者至当为我说。我当供养。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圣礼。后终于龟兹。焚尸之日两肩涌泉直上于天。众叹希有。收骨起塔。后西域人来此土具传此事。

宋岷山通灵寺有沙门邵硕者。本姓邵。名硕。始康国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切出家入道。自称硕公。出入行往不择昼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乞细席必有小儿亡。时人咸以此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硕于众中匍匐作师子形。尔日郡县亦见硕作师子形。乃寤分身也。刺史萧慧开及刘孟明等。并挹事之。后一朝忽着布帽诣孟明。少时明卒。先是孟明长史

沈仲玉改鞭杖之格严重常科。硕谓玉曰。天地嗷嗷从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峨嵋山通灵寺。临亡语道人法进云。可露吾骸急系履着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后经二日不见所在。俄而有人从郫县来。过进云。昨见硕公在市中一脚着履。漫语云。小子无宜适。失我履一只。进惊而捡问沙弥。沙弥答云。近送尸时。怖惧右脚一履不得好系。送失之。其迹诡异莫可测也。后竟不知所终。

宋江陵琵琶寺有释慧安。未详何许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风貌庸率颇共轻之。时为沙弥。众僧列坐辄使行水。安执空瓶从上至下。水常不竭。时咸以异焉。及受具戒稍显灵迹。常月晦夕共同学慧济上堂布萨。堂户未开。安乃绾济指从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济甚骇惧不敢发言。后与济共至塔下便语。济云。吾当远行今与君别。顷之便见天人伎乐香华布满空中。济唯惊惧竟不得语。安又谓曰。吾前后事迹慎勿妄说。说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发意菩萨。可具为说之。于是辞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极笃。谓船主曰。贫道命必应尽。但出置岸边不须器木。气绝之后即施虫鸟。商人依其言出卧岸侧。夜见火焰从身而出。商人怪惧。就往观之已气绝矣。商人行至湘东。见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济后至陟岵寺。诣隐士南阳刘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礼之。谓济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齐帝讳洋。即元魏丞相高欢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慢为奴所害。洋袭其位。代为相国。魏将历穷。洋筑坛于南郊。筮遇大横大吉汉文卦也。乃铸金像一写而成。魏收为禅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禅为大齐也。凡所行履不测其愚智。委政仆射杨遵彦。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时稠禅师箴帝曰。檀越罗刹治。临水自见。帝从之。覩群罗刹在后。于是遂不食肉。禁鹰鹞。去官渔屠。辛荤悉除不得入市。帝常坐禅竟日不出。礼佛行绕其疾如风。受戒于昭玄大统法上。面掩地令上履发而授焉。先是帝在晋阳。使人骑驼勅曰。向寺取经函。使问所在。帝曰。任驼出城。及出奄如梦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遥曰。高洋驕驼来。便引见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圣明。曰尔来何为。曰取经函。僧曰。洋在寺懒读经。令北行东头与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舍身痴。人不解语。忽谓帝曰。我去尔后来。是夜痴人死。帝寻崩于晋阳。

齐荆州有释僧慧。姓刘。不知何许人。在荆州数十年。南阳刘虬在陟[山*巳]寺。请以屈之。时人见之已五六十年。终亦不老。举止趣尔无甚威仪。往至病人家。若瞋必死。喜者必差。时咸以此为讖。凡未相识者。并悉其亲表存亡之意。慧尝至江边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过之。须臾已见慧在彼岸。诸人咸叹神异中山甄恬。南平车县。同日请慧。慧皆赴之。后两家验覆方知分身。齐永明中。文慧要下京行过保志。志抚背曰赤龙子。他无所言。慧后还荆遇见镇西长史刘景蕤。忽泣恸而投之。数日蕤果为刺史所害。后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众人试掘。果得二枚。慧后不知所终。或云。永元中卒于江陵长沙寺。

梁京师有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讖记。京士士庶皆共事之。齐武帝谓其惑众。收往建康狱。既旦人见共入市廛。还捡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俱。帝怒遣推捡失所。阁吏启云。志久出在省。方以墨涂其身。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鬲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广候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寤。使还以告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志尝盛冬袒行。沙门宝亮。欲以纳衣遗之。未及发言。志忽来引纳而去。又时就人求生鱼脍。人为办竟。致饱乃吐。还视盆中鱼游活如故。志后假武帝神力见高帝于地下。常受锥刀之苦。帝自是永废锥刀。齐卫尉胡谐病请志。志注疏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谐亡。载尸还宅。志云。胡屈者明日尸出也。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一树。树上有鸟。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鸟。如志所画。寤而登之。鸟竟不飞。追者见鸟。谓无人而返。卒以见免。齐屯骑桑偃将欲谋反。往诣志。志遥见而走大呼云。围台城欲返逆。斫头破腹。后末旬事发。偃叛往朱方为人所得。果斫头破腹。梁鄱阳忠烈王常屈志来第会。忽令觅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便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志多去来兴皇净名两寺。及今上龙兴甚见崇礼。先是齐时多禁志出入。今上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

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沦则遁仙高士。岂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内。天监五年冬旱。牢祭备至而未降雨。志忽上启云。志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启白官应得鞭杖。愿于华光殿讲胜鬘经请雨。上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讲竟夜便大雪。志又云。须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常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答云。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后法云于华林讲法华。至假使黑风。志忽问风之有无。答云。世谛故有。第一义则无也。志往复三四番。便笑云。若体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难可解。其辞旨隐没。类皆如此。陈征虏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现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恭事者数不可称。至天监十三年冬。于台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怡悦。临亡然一烛以付后阁门舍人吴庆。庆即启闻。上叹曰。大师不复留矣。烛者将以后事属我乎。因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勅陆倕制铭辞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咸莫测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矣(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徐光在吴世。常行幻术。于市廛间种苽枣橘栗。立得食之。而市肆卖者皆已耗失。凡言水旱甚验。常过大将军孙琳门。褰裳而趋左右唾溅。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琳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琳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蒋陵。有大飘风如廩。从室中坠琳车上。车为之倾顿。顾见徐光在松树上。抚手指嗤笑之。琳问左右不见者。琳恶之。俄而景帝诛琳。兄弟四人一旦为戮(出冤魂志)。

周时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阳。楚国苦县濂乡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于天。然见生于李家。犹以李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是天之魂精灵之属。或云。其母怀之七十岁乃生。生时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适到李树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从之问道术。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皆不然也。今案九变及先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出关时。固以名聃矣。老子数易名

字。非但聃而已。所以尔者。案九宫三五经及元辰经。人生各有厄会。到时易其名字以随生气之音。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在周乃二百余年。二百余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

殷时彭祖讳铿。帝颡顼之玄孙。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惟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其寿以为大夫。常称病闲居不与政事。善于补导之术。并服水桂云母粮粉麋角。常有少容闭气内息。从平旦至日中。乃俛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以起行言笑。其体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在存身。头面九窍五藏四支至毛发。皆令其在。觉其气运行体中起于鼻口下达十指。王自诣问讯安不。告致遗珍翫前后数万。彭祖皆受以恤贫贱者。略无所留。又有嫫女者。亦少得道知养形方。年二百七岁。视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于旋庭为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乃令嫫女乘轺轩往问道于彭祖。嫫女具受诸要法以教王。王试为之有验。欲杀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后七十余年。门人于流沙之西见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寿百三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后得鄆女妖淫。王失道而殒落。俗间相传言。彭祖之道不教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时。年七百岁非寿终也(右此二验出神仙传)。

汉时雒。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剩剩曰。未尝见此穴。夫自送视。妇遂推下经多时至底。妇于后掷饭物如欲祭之。当时巅坠恍惚良久苏。得饭食之。气力小强。周遑觅路仍得一穴。便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宽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糠米香。噉之芬美。即裹而为粮。复赍以行。所历幽远里数难详。而转就明广。食所赍尽。便入一都。城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明踰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所闻。便告求哀。长人语令前去。凡过如此者九处。最后至苦饥餒。长人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捋亦取。后捋令噉。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云。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间人。便复随穴出交州。还雒。问华。以所得物示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下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大夫。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此人还往七八年间。

汉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乏尽饥餒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永无登路。攀缘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数

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嗽。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糝。便共没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相见而悉问。来何晚。因要还家。皆铜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勅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

汉时太山黄原。平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继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栊户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碁。至北合有三间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合。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宴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道异。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洁。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忽。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辎车髣髴若飞(右此三验出幽冥录)。

述异记曰。庐山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俯眇沓无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吴猛。猛将弟子。登山游观。因过此梁。见一老公。坐桂树下。以玉杯承甘露与猛。猛遍与弟子。又进至一处。见崇台广厦玉宇金房。琳琅焜耀晖彩眩目。多珍宝玉器不可识各见数人。与猛共言。若旧相识。设玉膏终日。

又述异记曰。独角者。邑郡江人也。年可数百岁。俗失其名。顶上生一角。故谓之独角。或忽去积载。或累旬不语。及有所说则旨趣精微。咸莫能测

焉。所居独以德化。亦颇有训导。一旦与家辞。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在首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燕数日辄去。

谷城乡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数死而复生。时人为不然。后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辄在缺门山上大呼言。卒常生在此。云复雨水五日必止。止则上山求祠之。但见卒衣杖革带。后数十年。复为华阴市门卒。

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碭郡间二百余年后复时入碭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期日皆洁斋待于水傍设屋祠。果乘赤鲤鱼出入坐祠中。碭中旦有万人观之。留一月复入水。

冠先。宋人也。以钓为业。居睢水傍百余年。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冠带好种荔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后数十年踞宋城门上鼓琴。数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右三验出搜神异记)。

◎

◎妖怪篇第二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妖怪者。干宝记云。盖是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然其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此是俗情之近见。未达大圣之因果。考斯征变乃是众生宿业之杂。因感现报之缘发。因缘相会物理必然。故有斯征未足可怪也。

引证部第二

如佛本行经云。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马王名鸡尸。形貌端正身体白净。犹如珂雪。又若白银。如净满月如居陀华。其头绀色走疾如风。声如妙鼓。于彼时间。阎浮提有五百商人。时诸商人欲入大海。辨具资粮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备诸船舶。雇得五船师求觅珍宝。时诸人辈至其海内。忽值恶风。吹其船舫。至罗刹国。其国多有罗刹之女。欲到彼国。大风飘搏船悉破坏。时诸商人各运手足。截流浮去欲诣彼岸。时罗刹女闻彼大海有船破坏。罗刹女等即往救接。一时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娱欢喜踊跃。共生男女。将彼商人置一铁城。既安置已。变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过人。

才不及天。用天香汤澡浴。以香涂身。着种种衣璎珞庄严。妙华天冠悬以宝铃。捷疾走行。诣商人所语诸人言。是诸圣子。莫有恐也。莫有愁也。过汝手来。过汝臂来。过汝腕来。是时商人穷极护命恐怖畏死。遂于彼所起实女想与其手臂。时罗刹女。度诸商人慈言哀愍。从何远来可为我夫。怜愍我等为我作主。我等无人爱念作归依处。除灭我等忧愁烦恼。为我等辈当作家长。我等承事不令亏失。尔时商人咸共恻怆。举声啼哭各吐热气。共相慰喻迭互安心。诣罗刹城。未到彼城。于其中路见有一所。其地宽广皆悉平正。树林华菓枝叶扶疏。诸鸟游集如是无量。复有杂华池沼。华鸟满中。观者欣悦能灭忧烦。其罗刹城。四壁洁白。状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遥观者。乃见彼城如白云队。从地涌出。其城庄饰。如经具述。尔时诸罗。刹女将诸商人。向彼城已。教脱旧衣。以诸香汤沐浴身体。令坐种种妙胜之座。以五欲具而娱乐之。五音诸声于前而作。经于久时受大快乐。后时诸罗刹女等告诸商人。善哉圣子。是城南面不得从彼出向某处。有一商人智慧深细聪明利见。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听南过。我应伺诸女睡卧之时。寻往所禁之处。次第观看善恶之事。尔时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诸罗刹女等卧睡眠已。遂安详而起不令有声。即执刀从家而出。寻逐意趣渐渐前进。至于少地见一微径恐怖之所无有草木甚可畏惧。乃闻有人大噉唤声。状如噉唤地狱中苦痛之声。闻此声已。身毛皆竖默然而住。良久喘定。还诣彼道。渐进其路。见一铁城。其城高峻声出之处。诣城巡行而不见门。到于北面见有一树。名曰合欢。近城而生。其树高大出于城上。时彼商主见斯树已。即上其树观看城内。见彼城中多有人死。百有余数。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断半身支解。或有饥渴逼恼而坐。或复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井底星。迷闷在地头发蓬乱。尘土盆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缘作大噉唤。如阎罗王所居之处。见诸众生受大苦恼。是大商主见是事已。亦复如是。即以手捉合欢树枝而摇动之。一枝动已举树枝叶互相撑触而有声出。尔时受苦诸人闻是声已。仰观城上。见彼商主在合欢树。见已悲呼。汝是谁耶。为天为龙。为夜叉为帝释。为大梵王等耶。在于厄难。怜愍我辈故来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时彼人辈合十指掌。头顶遥礼哀泣发声。仰面上观作如是白。善哉仁者。汝今济拔于我到于亲爱之所耶。尔时商主从彼苦人闻是语已。鬻快不乐身心悲恼。而报彼言。是诸人辈当知。我今非是天龙。乃至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辈从阎浮提兴生至此。为求财故入于大海。我等将欲至于陆地。忽遇大风船舶破散。值诸妇女来至我边济拔我等。从尔已来常共如是。诸女欢娱受乐。我今云何能济汝苦。是时商主复问彼言。汝诸

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辈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复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船破至岸。亦遭罗刹女共受五欲。将我等辈置铁城中。入此城来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辈和合生于男女。彼罗刹女语言微妙其声婉媚。但彼女等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还食尽。汝诸人辈慎莫共彼受乐娱乐。何以故。彼甚可畏无爱心故。是时商主复问彼言。诸人辈颇有方便得脱难不。彼即报言。有一方便。商主复问方便如何。善哉为说。彼等报言。十五日满四月节会遇大喜乐。日月与昴宿合会之时。有一马王名鸡尸(隋云多发)形貌端正见者乐观。白如珂贝。其头紺黑。行疾如风。声如妙鼓。彼所停处乃有糠米。自无糠糲。甚大鲜白香美具足。彼马所食。食是米已。来诣海岸露现半身。口出人声而作是言。谁欲度彼大咸苦水。如是三说。我今当令安隐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马者即得免难。唯有此事更无余也。汝等若欲脱诸难者勿泄此言。商主复问。汝等颇曾见马王不。汝若见者何不亲近。何不度汝。汝初从谁闻如是之事。彼等报言。我从虚空闻如是声。而有信者寻虚空声。诣于北道马王之所。虽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复还归。我等皆由爱罗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诸商主复问彼言。汝等去来可共诣彼马王之所。彼等报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长。掘地欲出其孔还合。我等是处无解脱期。我辈必为罗刹女食。何当得见彼亲眷属。汝等人辈慎莫放逸。随意所去。速诣父母及自眷属还归本乡。唯愿汝等心意和合。我等本生某处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彼处为我等辈问讯父母诸亲朋友。作是语已。我告彼言。汝等后时更莫发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内有诸恐怖。但在彼处随宜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属不复分离。能行布施多造福业。严持斋戒是为第一。是时商主闻彼语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树。时彼诸人一时发声噉唤啼哭呜呼极苦。阎浮提内微妙之地。何当得见。若本知是厄处。宁住在彼餐噉牛粪用为活命。不为求财而来此也。尔时商主依着本道还向本处。见彼等辈诸罗刹女。犹故睡眠。商主尔时还即眠卧。至于天晓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诸商人辈得知此事。若辄出言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罗刹诸女恐将我等至厄难处。我之此语应须隐默。乃至四月临当节会马王来曰乃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说。

凡于知识处	轻陈心实者
其事当漏泄	闻者各各传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恼
故有智慧者	轻不漏其言

尔时商主隐默而住。乃至四月欢乐会时。方始告彼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恋着爱心。或贪妇女。或贪饭食及余资财。我于汝等极生怜愍。我今密语。时诸商人闻商主说。犹如师子在于山林忽大哮吼。有诸凡兽在彼山边。闻其吼声生大惊怖。各相谓言。我等今者未脱大海可恶之事。时彼商人过彼日已。遂至夜内。见彼罗刹一切诸女。耽着睡眠安隐而卧。私密盗窃从卧床起。咸共诣彼期处。诣彼处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见之者。愿为我说尔时商主。即告彼等说前见事。诸人闻已忧愁不乐。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当宜可速至彼马王所。愿我等辈安隐得达阎浮提内本生之处。时诸商人皆诣马王所。尔时马王至于海岸。露现半身以人音声。而三唱告。谁欲乐度咸水彼岸。我当安隐负而度之。令到彼岸。时诸商人闻马王如是语已。欢喜踊跃身毛皆竖。合十指掌顶礼马王。作如是言。善哉马王。我等欲度乐至彼岸。愿济我等从水此岸达到彼岸。尔时马王告诸商人。汝等当知。彼罗刹女不久应来。或将男女显示于汝。慈悲哀哭受于苦恼。汝等于时莫生染着爱恋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当堕落。为彼罗刹之所噉食。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许物。非我男女。设使以手执我一毛而悬之者。我于是时。安隐将送速到彼岸作是语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执我身分脚足支节。时诸商人依语乘之。尔时马王负彼商人出哀愍声。飞腾空里行疾如风。尔时彼诸罗刹女辈。闻彼马王哀愍之声。复闻走声状如猛风。忽从睡觉觅彼商人。悉皆不见。处处观看。乃遥见商人乘马王上乘空而去。既见是已。速将男女驰走奔赴至于海岸。发慈愍声哀号啼哭作大苦恼。各作是言。汝诸圣子。今者舍我欲何所去。令我无主。汝是我主。汝等于先堕在海难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愿汝等与我为夫。汝等今者舍背于我。欲诣何所。无恩无义。何故相弃。若有违犯今乞忏悔。从今已去不作诸恶。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将去。时罗刹女虽作如是慈流言语。鸡尸马王仍将彼辈。五百商人安隐得度大海彼岸到阎浮提。诸比丘。于意云何。时鸡尸马王。岂异人乎。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商主者。岂异人乎。即舍利弗是。五百商人。岂异人乎。即删闍耶波离婆闍迦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于彼时以此五百诸商人等至厄难处。救其厄难达到彼岸。今者还复至删闍耶邪见之处。舍利弗化已将诣我所。我于邪见旷野之中。化令得脱度生死海。是故汝等当于佛所。应生尊重恭敬之心。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五道人俱行逢雪。过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国人所奉。客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烧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不可败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食人。自相与语言。止噉彼一人。一人畏

我。余四人恶。不可犯放之。其不敢破者。夜闻鬼语起呼伴去。余四人言。何不破像用炊然乎。便取烧之。噉人鬼怕即奔走去。夫人学道亦复如是。常须坚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误损人也。故维摩经云。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其便也。又菩萨处胎经云。尔时世尊告智净菩萨曰。一生补处菩萨。以权方便在卑贱家生。欲得示现除无明结。十月在胎。临生之日现无手足。父母覩见谓为是鬼。捐弃旷野不使人见。其后数日母复怀娠。具满十月生一男儿。端正殊妙世之希有。昼生夜死。父母号哭椎胸向天。山神树神何不怜我。先生一子而无手足。捐弃旷野。今生一子端正无比状如天神。今复昼生夜死。心肝断绝当复柰何。复经数月母渐怀妊。十月具满生一男儿。三头八脚四眼八臂。覩者毛竖。父母眷属舍而欲去。菩萨权现令不得去。父母问曰。为是天耶。为是龙鬼神耶。尔时所生儿。即以偈报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须伦迦楼罗
为母除愚闇	权生父母家
先无手足子	亦复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无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头八手脚
何为舍我去	径向地狱门
焚烧善根本	求灭亦欲难
今我还复体	现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愿	托生父母家
前后舍身命	其数如微尘
众生病非一	投于甘露药
趣使入道除	不令入邪径
诸天受福乐	甘露除病药
不违圣教药	解脱涅槃乐

颂曰。

求宝失舟济	飘浮思救形
幻媚多方趣	妖魅诳人情
假接度海难	虚发亲爱声
自非马王负	危苦诘安宁

感应缘(略引二十六验)

- 东阳留宠为血怪
- 鲁昭公为龙怪
- 汉惠帝为龙怪
- 汉武帝为蛇怪
- 汉桓帝为蛇怪
- 晋太康中为鱼怪
- 汉成帝为鼠怪
- 汉景帝为犬怪
- 汉章帝为魅怪
- 贾谊为鹏鸟怪
- 安阳城有亭庙怪
- 东越闽中有蛇怪
- 中山王周南有鼠怪
- 桂阳张遗有树怪
- 南阳宋大贤有亭怪
- 吴时庐陵郡亭中有鬼怪
- 建安中东郡界有老公怪
- 晋时有老狸作人父怪
- 晋南京鸟巢殿屋怪
- 晋时有狸作人妇怪
- 晋时有狸作人女产儿怪
- 晋时张春女邪魅怪
- 宋时梁道修宅内鬼魅怪
- 西方山中有人食鰕蟹怪
- 宋时王家作蟹断有材怪
- 唐时逆人张亮有霹雳怪

东阳留宠。字道弘。居于姑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斗。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粃亦变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上。为徐龙所杀。

鲁昭公十九年。龙鬪于郑时门之外洧渊。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鬪其邑中也。

汉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两龙现于兰陵庭东。坐温陵井中。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行刑甚恶。黑龙从井出。

汉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鬪。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自赵人江充起。

汉桓帝即位。有大蛇现德阳殿上。雒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

晋太康中有鲤鱼二枚。现武库屋上。武库兵府有鳞甲。亦是兵之类也。鱼又极阴。屋上太阳。鱼现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及惠帝之初。诛太后父杨骏。矢交宫阙。废后为庶人也。死于幽宫。元康之末而贾后专制谤杀太子。寻亦废。故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曰。妖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应。

汉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葶-丁+呆]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为多。巢中无子。皆有干屎数升。时议臣以为恐有火灾起。鼠盗窃小兽夜出昼匿。今正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贵显之象也。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为害。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之象云。京房传曰。臣私禄罔辟。厥妖鼠巢也。

汉景帝三年。邯郸有犬与家豕交。时赵王遂与六国共反。外结匈奴以为援。五行志。以为赵王昏乱豕类。外交之异。匈奴犬豕之类也。

寿光侯者。汉章帝时人也。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其形。其县人有妇为魅所疾侯为劾之时大蛇数丈死于门外树。树有精。人止者死。鸟过者坠。侯劾之树盛夏枯落。有大蛇长七八丈。悬死其间。章帝闻之征问。对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侯曰能此。小怪耳帝。伪使人为之侯。劾三人三。人登时着地无气帝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即使便解之。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鸟飞入其舍止于座隅。良久乃去。谊发书占之曰。野鸟入处主人将去。谊忌之故作鵩鸟赋。齐死生而等祸福。以致命定志焉。

安阳城南有一亭庙。不可宿也。若宿杀人。有一书生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庙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着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曰诺。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久适休似未寐。乃暗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帻赤衣。呼亭主。亭主应诺。亦复问。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复暗嗟而去。于是书生无他。起诣向者呼处。微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问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向者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赤冠帻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父也。曰汝复谁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以得活耶。书生曰。汝捉索函来。吾与卿取魅。乃掘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于西家得老雄鸡父。北舍得母猪。凡杀三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也。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之一丈。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唯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提荣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乃往告贵请好剑及齧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作数石米饘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困。目如二尺镜。闻饘香气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齧。寄从后斫。蛇得疮痛急。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乃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娉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怪。其歌谣曰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在厅事上。语曰。周南尔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急往不应。鼠还穴。后至期复出。更冠帻皂衣而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周南复不应。鼠复入穴。斯须复出复入。转行数语如前日。过中鼠复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讫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视。俱如常鼠。

桂阳太守江夏张遗。守升高。居[阿-可+焉]陵。田中有大树。十余围。盖六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数下树大流血出。客惊怖归白升高。升高怒曰。老树汁赤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升高更斫枝。有一空处白头老公长四五尺突出赴升高。升高以刀逆斫杀之。四五老公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升高神虑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者乎。其伐树年中。升高作辟司空御史兖州刺史。

南阳宋名大贤。西鄂有一亭不可止。止则害人。大贤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楼鼓琴而已。不设兵杖。至于夜半时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瞋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行小熟噉。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当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抻耶。大贤曰善。语未竟前。大贤便逆捉其胁。鬼但急言死死。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因止停毒更无害怖。

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舍。时丹阳人。姓汤名应。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入亭止。吏启不可止此。应不随谏。尽遣所将人还外止宿。应唯持一口大刀。卧至三更。中间有叩合者。应遥问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相闻已而去。经须臾间。复有扣合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着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顷复扣合言。是部郡府君诣来。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府君部郡不应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近之。见有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毕而部郡跳至应背后。应顾以刀击中之。府君下座走出之。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伤数下。去其处已还卧达曙。将人往寻见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称府君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后遂绝永无妖怪。

建安中。东郡界家有怪者。无故盆器自发訇訇作声。若有人焉。盘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甚疾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着一室中。藏户间伺之。果复重来。发声如前。便闭户周旋室中。更无所见为闇。但以杖挝地。良久于室隅间有所中。呼曰隋隋冥死。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了不相当。貌状颇欲类兽。遂行推问。乃于数里上得其家人。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日复更失之。闻在陈留界。复作妖怪如此时人犹以为此翁也。

晋时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作时。见父来骂詈打拍之。儿归以告母。母问其父。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

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逐归作其父形。语家二儿已得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遂积年不觉。后有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便作声入。父成大老狸。入床下遂得之。往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右一十八验出搜神记)。

晋南京寺记云。波提寺在秣陵县新林青陵。昔晋咸安二年简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时历阳郡乌江寺尼道容。苦行通灵预知祸福。世传为圣[(序-予+林)/女]。咸安初有鸟巢殿屋。帝使常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师。当能销伏此怪。即遣使至乌江迎圣[(序-予+林)/女]。问此吉凶。[(序-予+林)/女]曰。修德可以禳灾。斋戒亦能转障。帝乃律斋七日。礼忏精勤。法席未终忽有群鸟运巢而去。一时净尽。帝深加敬信。因为圣[(序-予+林)/女]起此寺焉。

晋海西公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作屐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作未竟。妇人每求眠而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因打杀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昨行以寄宿。今为何在。孝云。止有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男子因缚孝。付官应偿死。乃谓令曰。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复来催杀孝。令因问猎事。能别犬不。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为老狸。则射杀之。妇人已还成狸。

晋太元中瓦官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和。将入城北角共尽忻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便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并在。当问我翁母矜便令女婢问其翁母。翁母亦悬许之。女因勅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养两儿。当作秘书监。明果骤卒来召。车马导从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者过。觅矜将数十犬径突入齧妇及儿。并成狸。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

晋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人嫁女未及升车。忽便失性。出外驱击人乘云。不乐嫁女家事。俗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右此三验出幽冥录)。

宋时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扬州右尚坊问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仍闻擘篥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一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宫中下。来遇旧居。仍留不去。或鸟头人躬。举是眼转洒

粪秽清。射之应弦而灭。并有绛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悬在树[标*寸]。令人刺。中其髀堕地奄没。经日反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饭授之。顿进二升。数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拉擢床障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菊路遇一鬼。着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问何以常掷秽污答曰。粪污者钱财之象也。投掷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尘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迭读祝文。诸鬼怖惧。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鸟声。于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人众数万。一人戴帻。送书龕纸有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登阿依孔雀楼。遥闻凤皇鼓。下我雒山头。髣髴见梁鲁。鬼有叔操。操哭泣答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诠次。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刹。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之。清先奉使炖煌忆见此僧。清家有婢产于此便断。

琅邪王骋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奴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大墓在会稽假瘞建康东冈。既空反虞与灵入屋冯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瞋声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骋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右二验出异苑)。

周仲尼谓季桓子曰。丘闻之。木石之怪夔蜺(韦昭注曰。木石谓山也。夔一足越人谓之山魃。或言独足。蜺山精。好学人声。而迷惑人也)右出国语。史记曰。秦始皇云。山鬼不过知一岁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蟹。名曰山魃。其音自噉。人常以竹着火中焮燁(上音朴下音毕)。而山魃皆惊。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亦鬼魅类耳。所在山中皆有之)。右出神异经。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断。旦往视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见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孪头担归去。至家当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闻笼中倅倅动转。顾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并令断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种类专请乞放。王回头不应。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

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异。土俗谓之山魃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右一验出述异记)。

唐逆人张亮。昔为幽州都督。于智泉寺礼拜。见一大像相好圆满。遂别供养亮遇霹雳。其堂柱迸木击亮额角。而不甚伤。及就寺礼像。像额见有破处。事在冥报记。又贞观年中。其像忽然绕颈有痕迹。大如线焉。时人见之咸以为不祥之兆。未几亮果以罪被诛。其痕于今见在(出冥报拾遗记)。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变化篇第二十五
- 眠梦篇第二十六

变化篇(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通变部
- 厌欲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人之用。玄通无碍。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龕以龕应。细以细应。龕细随机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现诸神变者。此应十方诸大菩萨将绍尊位者耳。若处俗接龕按邪归正者。复须随缘通变量称物情。不可以妙理通寤指事。而变现不思议之形质。用遮不思议之顽见也。譬圣人亦入鹿马而度脱之。当在鹿马。岂同于鹿马哉若不异于鹿马。应时常流不待此神变明矣。

通变部第二

如华严经云。佛子。如一如来一化身转。如是等不可说譬喻法轮云。一切法界虚空界等世界。悉以毛端周遍度量。一一毛端处。于念念中化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身。乃至尽未来际劫。一一化佛身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头。一一头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舌。一一舌出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音声。一一音声说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修多罗。一一修多罗说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法。一一法中说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句身味身。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等劫说异句身味身音声充满法界。一切众生无不闻者。尽未来际常转法轮。如来音声无异无断不可穷尽。是为一切诸佛大力那罗延幢佛所住法。

又华严经云。一切诸佛悉有八种微妙音声。一一音声悉有五百妙音声眷属。不可称数百千音声以为庄严。无量无边妙音声伎乐皆悉清静。普能演说一切诸佛正法义味。悉离恐怖安住无畏大师子吼。悉令一切法界一切众生闻其音声随其本行种种善根皆令开解。是为一切诸佛最胜无上口业庄严。

又处处经云。尔时佛笑。口中有五色光出者有五因缘。一欲令人有所问因所问有益故。二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为现口中光故。四笑诸不至诚故。五笑阿罗汉守空不得菩萨道。光还从顶上入者。当示后人大明故。

又佛说心明经云。尔时世尊。为梵志乃笑。五色光从口出。照十方五趣之类。夫欲至人心喜令饿鬼饱。地狱痛息。畜生意开罪除。寻光来诣佛所。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授菩萨决。遍照十方光从顶入。授缘觉决。光入面门。授声闻决。光入肩斗。说生天事。光从脐入。说降人中。光从膝入。说趣三苦。光从足心入。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痴笑不放逸笑。不利欲笑。不荣贵笑。不富饶笑。今佛普等愍伤群生。行大慈笑。无斯七也。

又智度论云。如佛初转法轮时。应持菩萨从他方来。欲量佛身上过虚空。无量佛刹至华上世界。见佛身如故。而说偈言。

虚空无有边	佛功德亦尔
设欲量佛身	唐劳不能尽
上过虚空界	无量诸佛土
见释师子身	如故而不异
佛身如金山	演出大光明
相好自庄严	犹如春华敷

又处处经云。佛在世时。诸天鬼神龙人民皆到佛所。听经数百千重。前后皆见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时言语无前后故。是故无不见佛面者。人卧皆随佛所首。向佛尊故。

厌欲部第三

如大庄严法门经云。尔时王舍城中有淫女。女名金色。光明威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缘。形貌端正众相具足。身真金色光明照耀。容仪媚丽世所希有。神慧聪敏辩才无碍。音辞清妙深邃柔软。言常含笑。随所行处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众见者系心爱着无舍。随所游处皆悉随从。有长者子。名上威德。为欲乐故多与财宝。共相要契。车乘庄严。往诣园林。尔时金色女宿缘冥感。为文殊师利化令入道。神变自在故。以头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即以神力于其卧处现为死相。臃胀臭烂难可附近。须臾腹破肝肠剖裂。五藏露现臭秽可恶。大小便道流溢不净。诸根肢节蝇[月*虫]啖食。不可称说。时长者子见此死尸。生大恐怖身毛皆竖。而作是念。我今无救。遍观四方无归依处。倍增怖畏发大怖声彼长者子二因缘故。生大怖畏。一昔所未见如是恶事。是故生怖。二大众知我与彼同来。在此而今忽死。谓我故杀。阿闍世王不鉴此理横见加戮。是故生怖。时长者子独于此林不见一人。一切凡圣谁能救者。彼长者子过去善根虽熟。以不闻见文殊共金色女所说法故。文殊师利即以神力。令诸树林悉说偈言。长者子闻已心大欢喜。深自庆幸。舍弃死尸从林而出。即往佛所具说怖缘。尔时佛告长者子。汝莫忧怖。我当施汝一切无畏。汝归佛者一切无怖。长者白佛。一切怖畏从何而生。佛言。从贪瞋痴因缘故。畏当知一切诸。怖无主无作无有执者。汝先欲觉今何所在。长者子言。此中所见好色恶觉。凡夫贪着。于圣法中无如是事。于是佛为种种方便说法。时长者子得顺法忍。时金色女知长者子受教化已。庄严五百马车前后围绕。来诣佛所却住一面。

尔时文殊问长者子言。汝识此妹不。长者子言。我今实识。文殊师利言。汝云何识。时长者子。即向文殊。而说偈言。

见色如水沫	诸受悉如泡
观想同阳焰	如是我识彼
见行如芭蕉	知识犹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识彼

身无觉如木	亦如草瓦砾
心则不可见	如是我识彼
诸凡夫如醉	颠倒生恶觉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识彼
如彼林中尸	臭烂恶不净
身体性如是	如是我识彼
过去本不灭	未来亦不生
现在不暂住	如是我识彼
文殊当善听	彼恩难可报
我本多贪欲	见不净解脱
彼身实不死	为化我现死
愍众故示现	谁见不发心
如是贪瞋痴	及一切烦恼
如是体法性	善哉甚微妙

尔时佛告阿难。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已于过去教化。令发菩提。今更闻法得顺法忍。此金色女。于当来世过九十百千劫。当得作佛。号曰宝光如来。威德长者。于宝光佛所。得菩萨身。名曰德光。宝光灭后当得作佛。号曰宝焰如来。

又观佛三昧经云。佛告阿难。我昔夏安居时。波罗柰国有一淫女。在楼上。名曰妙意。昔日于佛有缘。尔时世尊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胜诸世间一切人类。此女见已身心欢喜。白言。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众宝庄严。我今以身及与奴婢。奉上丈夫可备洒扫。若能顾纳随我所愿。一切供给。无所爱惜作是语已。化人就床未及食顷。女前亲近白言。丈夫愿遂我意。化人不违。随己所欲。既附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厌。至二日时爱心渐息。至三日时。白言丈夫可起饮食。化人即起。缠绵不已。女生厌悔白言。丈夫异人乃尔。化人告言。我先世法凡与女通。经十二日尔乃休息。女闻此语如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身体苦痛如被杵捣。至四日时被车辄。至五日时如铁丸入体。至六日时支节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我闻人说。迦毘罗城。净饭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愍诸盲冥救济苦人。常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光济一切人。今日何故不来救我。我从今日乃至寿终。终不贪色。宁与虎狼同处一穴。不贪色欲受此苦恼。化人亦瞋。咄弊恶妇女。废我事业。我今共汝合体一处。不如早死。父母宗亲若来觅者。何

处自藏。我宁经死不堪耻辱。女言。弊物我不用。尔欲死随意。是时化人取刀刺颈。血流滂沱涂污女身。萎陀在地。女不能胜。二日青淤。三日臃胀。四日烂溃。五日渐烂。六日肉落。七日唯有臭骨。如胶如漆粘着女身。一切大小便利及诸恶虫。迸血诸脓涂漫女身。女极恶厌而不得离。女发誓愿。若诸天神及与仙人。净饭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宝以用给施。作是念时。佛将阿难难陀。帝释在前。梵王在后。佛放常光照曜天地。一切大众皆见如来诣此女楼。时女见佛心怀惭愧。藏骨无处。取诸白[迭*毛]缠裹臭尸。臭气如故不可覆藏。女见世尊。为佛作礼。以惭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极惭愧流泪而言。如来功德慈悲无量。若能令我离此苦者。愿为弟子心终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现。女大欢喜。为佛作礼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为祝愿梵音流畅。女闻祝愿心大欢喜。应时即得须陀洹道。五百侍女闻佛音声。皆发无上菩提道心。无量梵众见佛神变得无生忍。帝释所将诸天有发菩提心者。有得阿那含者。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妇。产一男儿。形貌极丑状似恶鬼。有人见者舍之而去。年渐长大父母厌恶。驱令远弃。乃至畜生。见此丑陋。尚怀怖惧。何况人类。又于一时。诣林采菓以自存活。飞鸟走兽。无不怖走。绝迹无住。世尊慈念将诸比丘。到林欲度。见佛避走。佛以神力使不得去。时诸比丘在树下趺坐系念。世尊化作丑陋人。执持应器盛满中食。渐向丑人。形状类己心怀喜悦。今此人者真是我伴。寻求共语同器而食。食已时彼化人忽然端正。丑陋问言。汝今何以忽然端正。化人答言。我食此食。以善心观彼树下坐禅比丘使我端正。丑陋闻已。寻复效之。寻得端正。心怀喜悦。即向化人深生信解。于是化人还复本形丑陋。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即为其种种说法得须陀洹果。即于佛前求索出家。佛告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门。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时诸比丘见是事已。请佛为说宿本因缘。佛告比丘。乃往过去无量世中。有佛出世。号曰弗沙。在一树下结趺坐。我及弥勒俱为菩萨到彼佛所种种供养。而翘一足。于七日中说偈赞佛。

天上世间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有
世界所有悉能见 无有能及如佛者

尔时菩萨说此偈已。时彼山中有一鬼神。作丑陋形来恐怖我。我以神力令彼行处悬崖峻岨不能得过。时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恶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

行处嶮难不可得过。今当往彼忏悔先罪。作是念已。寻即往诣。忏悔讫已发愿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体丑陋见者惊走。由彼忏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颂曰。

大圣神变	随事开矇	含英秀发
开寤相应	服以邪道	化现神通
隐显利物	乃轨高踪	群生息谤
感寤兴隆	潜运自在	见者生恭
罕逢斯圣	绝代灵笼	含生有福
遇此休功		

感应缘(略引二十五验)

- 通叙神化多种之变
- 周时有左慈能变
- 舌埵山有帝女能变
- 夏鯀及赵王如意变
- 魏襄王年中有女变
- 汉建平中有男子变
- 汉建安中有男子变
- 晋元康中有女变
- 晋惠怀时有男女变
- 汉景帝时有人变
- 汉宣帝时有鸡变
- 晋太康年中有螿蜚及蟹变
- 孔子于陈弦歌馆中有鯢鱼变
- 梁朝居士韦英妻梁氏嫁变
- 晋豫章郡吏易拔变
- 晋宜阳县有女姓彭名娥变
- 晋太末县吴道宗母变
- 晋复阳县有牛变
- 炎帝之女变

- 诸传杂记之变
- 秦时有江南亭庙神变
- 秦时南方有落民飞头变
- 高阳氏同产夫妇变
- 魏时寻阳县北山蛮人作术变
- 魏时清河宋士母因浴变

夫慈济之道震古式瞻。通化之方由来难测。此是方外之大圣。非是域中之凡能。穷之不可原。究之不可尽。然凡圣虽别变化有同。良由智有浅深障有麤细。机有大小化有宽隘。盖达生死之本。可以言变化矣。若依佛教明信因果。因缘相假方成变化。若据外俗未达大方。唯信缘起不赖因成。故千宝记云。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精则仁。火精则礼。金精则义。水精则智。土精则恩。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苟禀此气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谷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憨而悍。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气者神明而长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无雄细腰无雌。无雄外接无雌外育。三化之虫先孕后交。兼爱之兽自为牡牝。寄生因夫高木。女萝托乎伏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鸟排虚而飞。兽蹈实而走。虫土闭而蛰。鱼渊潜而处。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乎时者亲旁则各从其类也。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江为蛤。千岁龟鼃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数之至也。春分之日鹰变为鸠。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故腐草之为萤也。朽苇之为蚕也。稻之为[加/虫]也。麦之为蛭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无知而化为有知。而气易也。鹤之为麀也。蛇之为鳖也。蚕之为虾也。不失其血气而形性变也。若此之类不可胜论。应变而动。是谓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兽。故下体生于上气之反者也。人生兽兽生人。气之乱者也。男化为女。女化为男。气之质者也。鲁牛哀得疾七日而化为虎。形体变易爪牙施张。其兄将入。搏而食之。当其为人不知将为虎。当其为虎不知当为人故。晋太康中。陈留阮士。禽伤于虺。不忍其痛。数嗅其疮。已而双虺成于鼻中。元康中历阳纪元载。客食道龟。已而成瘕。医以药攻之。下龟子数升。大如小钱。头足[谷-禾+卵]备文甲皆具。唯中药已死。夫嗅非化育之气。鼻非胎孕子所。亨道非物之具。从此观之。万物之生死也。与其变化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已恶识所自来。然朽草之为萤由乎腐也。麦之为蛭蝶由乎湿也。尔则万物之变皆有由

也。农夫止麦之化者。沔之以灰。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其与不然乎。今所觉事者。固未足以究其变化之极也。此乃由众生本识杂业熏成。因种既熟缘假外形。情与非情随缘兴变。若先无种纵遇其缘。缘疏力弱亦未能独变故。因假缘故。种不独成缘假因故。缘不独办。因缘和合。力用相齐。万类由生。一非能建。庶将来哲。岂猜余卜也。

左慈。字符放。庐江人也。有神道。尝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会恨不得吴松江鲈鱼为脍。放云。可得也。求铜盘贮水。放以竹竿饵钓盘中。须臾引一鲈出。公大抚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座席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公便目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鲈。恨不得蜀生姜耳。放曰可得也。公恐其近道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锦。可勅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下见公使。已勅增市二端。后经岁余。公使还果增市二端锦。问之云。昔某月某日见人于肆下。以公勅勅之。增市二端锦。后公近郊士人从者百许人。放乃赍酒一罍脯一片。手自倾罍行酒百官。百官皆醉饱。公还验之酤卖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恶之阴欲杀元放。元放在公座。将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乃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后或见放于阳城山头。行人逐之。放入于群羊。行人知放在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复相杀。本成君术。既验。但欲与相见。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竞往欲取。而群羊数百皆为羝羊。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于是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畴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

舌垂山帝之女死。化为怪草。其叶蕤成。其华黄色。其实如菟丝。故服怪草者。常媚于人焉。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

晋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取化为蜮射人。萇弘见杀。蜀人藏其血。故三年而为碧。

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伏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鼈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鼈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现。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焉。于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鼈肉。

吴宝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阳宣蹇母年八十矣。亦因池浴化为鼃。其状如黄氏。蹇兄弟四人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坑泻水。其鼃入水中游戏。一二日间常延颈出。亦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擢入于深渊。遂不复还。

夏鯨。天子之父。赵王如意汉祖之子。而鯨为黄能。意为苍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为丈夫。与妻生子。故京房易传曰。女人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为阴胜阳。厥咎亡。

汉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曰。阳变为阴。将亡继嗣。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也。故使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

汉建安七年。越嵩有男子化为女子周群曰。哀帝时尔有此变。将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献帝封山阳公。

晋元康中。安丰有女子曰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女体化而不尽。男体成而不彻。畜妻而无子。

晋惠怀之世。京雒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体。亦能两幸而尤好淫。天下兵乱。由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当中兴之间。又有女子其阴在腹肚。居在扬州。亦性好淫色。故京房易曰。妖人生子阴在首。则天下大乱。若在腹。则天下有事。若在背。则天下无后。

汉景帝元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生。故京房易传曰。冢宰政阙妖人生角。五行志。以为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向京师也。其后有七国之难起。

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輦厩中雌鸡化为雄鸡。毛衣亦变。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化为雄鸡。冠距。鸣将至。永光年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五行志。以为王氏之应也。

晋太康四年。会稽郡螿蜚及蟹皆化为鼠。其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始成有毛肉而无骨。其行不能过田塍。数日之后则皆为壮。至六年南阳获两足虎。虎者阴精而居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着皂衣高冠。大咤声动左右。子贡进问何人耶。便提子贡而挟之。子路引出与战于庭。有顷未胜。孔子察之。见其甲车间。时时开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车引而奋之。子路如之。没手仆于地。乃是大鯢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久者。神皆依凭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丧斯文。以是系予之命乎。不然何为至于斯也。弦歌不辍。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右十三验出搜神记)。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违遁不反。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施設。使者催令装束。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仍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鹿变成三足大虎。所竖之脚即成其尾(右此一验出异苑)。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闻贼至走还。正见坞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娥仰呼曰。皇天宁有神不。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水为娥潭(右此一验出幽冥录)。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单与母居。未有妇儿。宗赁不在家。邻人闻其屋中砰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其屋中。乡里惊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鸣鼓会人。共往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追当有变化事。后一月日便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母乌斑虎。百姓患之发人格击之。杀数人。后人射虎白鹰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经数日后虎还其家故床上。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如葬其母法。朝冥哭临之(右此一验出齐谐记)。

晋复阳县里民有一家儿牧牛。牛忽舐此儿处肉悉白。儿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右此一验出顾微广州记录)。

炎帝之女娃(恶佳反)游于东海溺而死。化为精卫。其状如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堙者塞也其音曰因)夸父与日竞走渴饮河。河涸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右此三验出山海经)。

博物志曰。松脂沦入地千年化为伏苓。伏苓千年化为虎魄。虎魄一名江珠。今太山有伏苓而无虎魄。益州永昌出虎魄而无伏苓。或复云。烧蜂巢所作。未详此二说孰是。神农本草经云。取鸡卵[谷-禾+卵]黄白浑杂者熟煮。及尚软随意刻作物。以苦酒渍。数宿既坚。内着粉中假者乱真(此世所常用无作不成)。

韩诗外传曰。孔子曰。老韭为藿。老蒲为苇。搜神记曰。土蜂名曰螺[虫*羸]。今世谓蠨螋。细腰之类。其为物雄而无雌。不交不产。常取桑虫之子育之。则皆化成己子也。

秦周访。少时与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宫亭庙下。同侣相语。谁能入庙中宿。访性胆果决。因上庙宿。竟夕宴然。晨起庙中见有白头老公。访遂擒之。化为雄鸭。访捉还船欲烹之。因而飞去。后竟无他(右此一验出述异记)。

秦时南方有落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堕地。噫咤甚愁。而其体气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平和。桓以为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怪也。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

昔者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体而生。二头四足四手。是为蒙双氏(右二验出搜神记)。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介身悉如真虎。余乡人周畛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视我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出。奋迅吼唤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复知。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体。事事详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大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醒唤

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余。有一蛮师云。有此术以三尺布一斗米精一赤雄鸡一斗酒。受得此法。

魏时有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尽出户。独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于壁穿中窥不见人。木瓮水中有一大鳖。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着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柰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视之积日转解。自投出户外而去。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复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右二验出续搜神记)。

梁时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怪张弓射之。应箭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化成茅马。从者数人尽为蒲人。梁氏惶惧遂舍为寺(见雒阳寺记传)。

眠梦篇第二十六(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三性部
- 善性部
- 不善部
- 无记部

述意部第一

原是一心积为三界。痴流慢堕昏滞沉没。欲讨其际难测其本。所以远自无始至于今身。生死轮转尘轹莫之比。明闇递来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驶器月难保。且夫盛衰之道与时交构。睡梦之途因心而动。动由内识境由外熏。缘熏好丑梦通三性。若宿有善恶则梦有吉凶。此为有记。若习无善恶泛覩平事。此为无记。若昼缘青黄。梦想还同。此为想梦。若见升沈水火交侵。此为病梦。虽梦通三性。然有报无报。欲知斯事如下经说。

三性部第二

如善见律云。梦有四种。一四大不和梦。二先见梦。三天人梦。四想梦。云何四大不和梦。答眠时梦见山崩。或飞腾虚空或见虎狼狮子贼逐。此是四大不和梦。虚而不实。云何先见梦。答或昼日见。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克梦见。是名先见梦。此亦不实。云何天人梦。答若善知识天人为现善梦。令人得善。若恶知识者为现恶梦。此即真实。云何想梦者。答此人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现善梦。罪者现恶梦。如菩萨初欲入母胎时。梦见白象从忉利天下入其右肋此是想梦也。若梦礼佛诵经持戒布施种种功德此亦想梦。问梦为善不善无记耶。答亦善不善无记。若梦见礼佛听法说法。此是善功德。若梦见杀盗淫。此是不善梦。若梦见青黄赤白色等。此是无记梦也。问曰。若尔者应受果报。答曰不受果报。何以故。以心业羸弱故不感报。是故律云。除梦中不犯也。又迦延论云。云何一切睡眠相应耶。答曰。或睡不眠相应。如未眠时。身不软心不软。身重心重。身[梦-夕+登][梦-夕+夔]心[梦-夕+登][梦-夕+夔]。身愤心愤。身睡心睡。为睡所缠。是谓睡不眠相应。云何眠不睡相应。答曰。不染污心眠梦。是谓眠不睡相应。云何睡眠相应。答曰。染污心眠梦。是谓睡眠相应。云何不睡不眠。答曰。除上尔所事。问眠当言善不善无记耶。答曰。眠或善。或不善。或无记。云何为善。答曰。善心眠梦。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梦。云何无记。答曰。除上尔所事。如梦中施与作福持戒守斋。如善心眠时所作福。当言余福回。是名善。云何眠时所作不福当言回耶。答曰。如梦中杀盗等。如不善心眠余不福心回。是名不善。云何眠时所作福不福不当言回。答曰。如眠时非福心非不福心回。如无记。心眠时。所作福非福不当言回。是名无记。问梦名何等法。答曰。是五盖中无明盖也。

善性部第三

如出生菩提心经云。尔时世尊告迦叶婆罗门言。汝善男子。有四种善梦得于胜法。何等为四。所谓于睡眠中梦见莲华。或见伞盖。或见月轮及见佛形。如是见已。应自庆幸。我遇胜法。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有睡梦见莲华	及以梦见于伞盖
或复梦里见月轮	应当获得大利益
若有梦见佛形像	诸相具足庄严身
众生见者应欢喜	念当必作调御师

又杂宝藏经云。昔有恶生王。为行残暴无悲邪见。如来遣迦旃延化其本国。恶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王大夫人号为尸婆具沙。后生太子字乔波罗。时王于寝梦见八事。一头上火然。二两蛇绞腰。三细铁网缠身。四见二赤鱼吞其双足。五有四白鹤飞来向王。六血泥中行泥没其腋。七登大白山。八鹳雀咽头。于梦寤已以为不祥愁忧惨悴。寻即问诸外道婆罗门。外道闻王此梦。素嫌于王兼嫉尊者迦旃延。因王此梦言。大不吉。不禳厌之祸及王身。王闻其语。信以为然。益增忧恼。即问之言。若禳厌时当须何物。诸婆罗门言。所须用者王所珍爱。我若说者王必不能。时王答言。此梦甚恶。但恐大祸殃及我身。除我以往余无所惜。请为我说所须之物。诸婆罗门等见其殷勤知其心至。即语王言。所可用者此梦有八。还须八种可得禳灾。一杀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杀王所爱太子乔波罗。三杀辅相大臣。四杀王所有乌臣。五杀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杀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驼。七杀王良马。八杀王所敬秃头迦旃延。却后七日若杀此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灾。王闻其言以己命重。即便许可。还至宫中愁忧懊恼。夫人问王。何故如是。王答夫人具陈说上不祥之梦。并道婆罗门禳梦所须。夫人闻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无患。妾之贱身岂足贵耶。白王言。却后七日我当归死。听我往彼尊者迦旃延所。六日之中受斋听法。王言。不得。汝若至彼或语其实。彼若知者舍我飞去。夫人殷勤。王不能免。即便听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礼拜问讯遂经三日。尊者怪问。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经停信宿。何故今者不同于常。夫人具说王之恶梦。却后七日当杀我等用禳灾患。余命未几故来听法。因向尊者说王所梦。尊者迦旃延言。此梦甚吉。当有欢庆不足为忧。一头上火然者。宝主之国。当有天冠直十万两金来贡于王。正为斯梦。夫人心急七日向满。为王所害。惧其来晚。问尊者言。何时来到。尊者答言。日晡时必当来至。二两蛇绞腰者。月支国王当献双剑。价直十万两金。今日当至。三细铁网缠身者。大秦国王当献珠璎价直十万两金。后日朝晨当至。四赤鱼吞足者。师子国王当献毘琉璃宝屐。价直十万两金。后日食时当至。五四白鹤来者。跋耆国王当献金宝。后日日中当至。六血泥中者。安息国王当献鹿毛钦婆罗衣。价直十万两金。后日日昃当至。七登大白山者。旷野国王当献大象。后日晡时当至。八鹳雀咽头者。王与夫人当有私密之事。事至自当知之。果如尊者所言。期限既至。诸国所献一切皆到。王大欢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重着宝主国所献天冠。王因校戏脱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着金鬘夫人头上。时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恶事我先当之。今得天冠与彼而着。寻以酪器掷王头上。王头尽污。王大瞋恚。拔剑欲斫夫人。夫人畏王。走入房中。即闭

房户。王不得前。玉寻自寤。尊者占梦云。有私密事正此是耳。王及夫人寻至尊者迦旃延所。具论上来信于非法恶邪之言。几于尊者妻子大臣所爱之物行大恶事。今蒙尊者离于恶事。即诣尊者敬奉供养。驱诸外道婆罗门等。远其国界。即问尊者。有何因缘如此诸国。各有所珍奉献于我。尊者答言。乃往过去九十一劫。尔时有佛名毘婆尸。彼佛出时有一国。名曰盘头。王之太子信乐精进。至彼佛所供养礼拜。即以所著天冠宝剑瓔珞大象宝车软婆罗衣。用上彼佛。缘是福庆生生尊贵。所欲珍宝不求自至。王闻是已。于三宝所深生敬信。作礼还宫。

◎

◎不善部第四

如发觉净心经云。佛告弥勒菩萨言。菩萨当观二十种眠睡诸患。何等二十。一乐睡眠者当有懒堕。二身体沉重。三肤皮不净。四皮肉龋涩。五诸大秽浊威德薄少。六饮食不消。七体生疮疱。八多有懈怠。九增长痴网。十智慧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当趣黑暗。十三不恭敬。十四禀质愚痴。十五多诸烦恼心向诸使。十六于善法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法能令减少。十八常行惊怖之中。十九见精进者而毁辱之。二十至于大众被他轻贱。又国王不黎先泥十梦经云。佛在世时。时有国王。名不黎先泥。夜梦十事。一梦见三瓶并两边瓶满气出。相交往来。不入中央空瓶中。二梦见马口食屎亦食。三梦见小树生华。四梦见小树生菓。五梦见一人索绳人后有羊羊主食绳。六梦见狐坐于金床上于金器中食。七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乳。八梦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趋欲鬪。当合未合不知牛处。九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十梦见大溪水流正赤。王梦见是事已。即寤大怖恐亡其国及身妻子。王至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诸道人晓解梦者。即言。昨夜梦见十事。寤即恐怖。意中不乐。谁能解梦。有一婆罗门言。我为王解之。恐王闻者愁忧不乐。王言。如卿所覩说之勿有所讳。婆罗门言。王梦皆恶。当取所重爱夫人太子及边亲近侍人奴婢。皆杀以祠天王。可得无他。王有卧具及着身珍宝好物。皆当烧已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无他。王闻梦恶愁忧不乐。即入斋房思念是事。王正夫人名摩尼。到王所问王言。何为入斋房愁忧不乐耶。我身有过于王耶。王言。汝无过于我。我自愁耳。夫人复问王言。汝莫问我。闻者令汝不乐。夫人复言。我是王身半。设有善恶。王语我。云何不相语耶。王便为夫人具说夜梦十事。夫人言。王莫愁忧如人买金磨石好丑善恶。其色自见于石上。今佛近在

精舍。去国不远。何不往问。如佛所解。王当随之。王即勅群臣严驾而出到佛所。头面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梦见十事。具如前述。所梦如是。寤即恐怖。恐亡我国及身妻子。唯佛为解所梦十事。愿闻教诫。佛言。王莫恐怖。梦者无他。乃为后世当来之事。非今世恶。此后世人当不畏法禁。淫泆贪利嫉妬不知厌足。少义无慈喜怒无惭愧。

佛言。第一梦见三瓶并两边瓶。满气出相交往来不入中央空瓶中者。此后世人豪贵者。自相追随不亲贫者。王梦瓶并正谓是耳。王莫恐怖。于国于太子于夫人。皆亦无他。

佛言。第二王梦见马口食屎亦食者。此后世人作帝王及大臣。禀食县官俸禄。复采万民不知厌足。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三梦见小树生华者。此后世人。年未三十而头生白发。贪淫多欲年少强老。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四王梦见小树生菓者。此后世女人。年未十五行嫁。抱儿而归不知惭愧。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五王梦见一人索绳人后有羊羊主食绳者。此后世人夫婿出行贾作。其妇于后便与他家男子交通。食其财物。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六王梦见狐坐金床上于金器中食。此后世人下贱便尊贵。有财产众人敬畏。公侯子孙更经贫贱。处于下坐饮食在后。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七王梦见大牛还从小犊子乳者。此后世人无有礼义。母反为女作媒。诱恤他家男子与女交通。求财物以自供给不知惭愧。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八王梦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趋欲鬪当合未合不知牛处者。此后世帝王长吏及人民。皆无至诚之心。更相欺诈。愚痴瞋恚不敬天地。是故雨泽不时。长吏人民请祷求雨。天当四面起云雷电有声。长吏人民咸言当雨。须臾之间云散不堕。所以者何。帝王长吏人民无有忠正慈仁。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九王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者。此后世中国当扰乱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长老。边国四面当清平。人民和穆孝顺二亲。王梦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十王梦见大溪水流正赤者。此后世诸国当忿争。兴军聚众更相攻伐。当作车兵步兵骑兵共鬪。相杀伤不可数。死者于路血流正赤。王梦正是。王莫恐怖。于国于太子于夫人皆亦无他。

王闻长跪心即欢喜。今受佛恩令得安隐。作礼还归。重赐宫臣。从今已后不信诸异外道及婆罗门。

无记部第五

如十诵律云。有比丘众中睡。佛言。听水洗头。犹睡不可信。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怜愍。二者不恼他。三者睡眠四者头倚墙壁。五者舒脚坐犹睡不止。听以手撑。若故睡不止。佛听以毬掷。若故睡不止。佛听用禅杖者。若取禅杖时应生敬心。以两手捉杖放戴顶上。若坐睡不止。应起看余睡者以禅杖筑。筑已还坐。若无睡者。还以禅杖着本处已坐。若故睡不止。佛听用禅镇。安孔作之。以绳贯孔中。绳头施纽挂耳上。去额前四指着禅镇堕地。佛言。禅镇堕者。应起庠行如鹅行法。

颂曰。

昏沈睡盖	游想妄现	亲族虚聚
徒沾美宴	既寤空无	妄生爱恋
虽通三性	终成七变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汉甘陵府丞文颖
- 宋陈秀远
- 宋太守诸葛覆
- 宋马虔伯
- 齐沙门释僧护
- 唐沙门释智兴

汉南阳文颖。字叔良。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鼓三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燥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之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中怆然即寤。寤已语左右。左右曰。梦为虚耳。何足可怪。颖乃还眠。向晨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柰何不相愍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是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注送民之神。颖曰。子棺今为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诺。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大适。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幸之。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为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醮之而去(右一验出搜神记)。

宋陈秀远者。颖川人也。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相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于昏夕间闲卧未寝。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自惟己身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烛。有顷见枕边如荧火者。罔然明照流飞而去。俄而一室尽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昼。秀远遽起坐合掌喘息顷。见中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焉。栏槛朱采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动之时。而已自见平坐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还填衢。衣服庄束不异世人。末有一姬。年可三十许。上着青袄。下服白布裳。行至秀远左边而立。有顷复有一妇人。通体衣白布为偏环髻。手持华香当前而立。语秀远曰。汝欲覩前身即我是也。以此华供养佛故得转身作汝。回指白姬曰。此即复是我先身也。言毕而去。去后桥亦渐隐。秀远忽然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去(右一验出冥祥记)。

宋琅邪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阳都。唯将长子元崇送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丧欲还。覆门生何法僧贪其资货。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尔夜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亡父事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违奉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歔歔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因卧窻下。床上以头沈窻。母视儿卧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于是举家号泣。便始问。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所梦托二徐捡之。二徐道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日如鬼语。乃收得行凶二人。即皆歎服依法杀之。更差人送丧达都(右一验出冤魂志)

宋马虔伯。巴西阆中人也。少信佛法。尝作宣汉县。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于县得梦。见天际有三人长二丈余。姿容严丽临云下观。诸天伎乐盈物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处山泽其祸克消。人中斋戒亦可获免。若过此期当寤道也。时俯见相识杨暹等八人。并着锁械。又见道士胡辽。半身土中天中天际神人。皆记八人命尽年月。唯语辽曰。若能修立功德犹可延长也。暹等皆如期终亡。辽益惧奉法山居勤厉弥至。虔伯后为梁州西曹。州将萧思话也。萧转南蛮。复命为行参军。虔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惧。然求萧解职将适衡山。萧苦不许。十五年即戊寅岁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笃守命。其日黄昏后忽朗然彻视。遥见西面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帔垂须顶光圆明。后二人资质金曜仪相端备。列于空中去地数仞。虔伯委悉详视。犹是前所梦者也。顷之不见。余芳移时方歇。同居大小皆闻香气。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时自觉处在殿堂。廊壁瓌曜皆是珍宝。于是所患以渐平复(右一验出冥祥记)。

高齐时。有释僧护。守道直心不求慧业。愿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后于寺北谷中。见一卧石可长丈八。乃雇匠营造。向经一周。面复粗了。而背犹着地。以六具拗举之如初不动。经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营讫移置佛堂。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齐烧诸佛寺。此像独不变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头挽不动。忽有异僧以瓦木土塹垒而围之。须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后降梦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视焉。乃木伤其二指也。遂即补之。开皇十年有盗像幡盖者。梦丈八人。入室责之。贼遂惭怖悔而谢焉。其像现在。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俗缘宋氏。洺州人也。谦约成务励行坚明。依首律师诵经持律。心口相吊不辍昏晓。至大业五年仲冬。次当维那。鸣钟依时僧徒无扰。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从炀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无凶告。通梦其妻曰。吾行达彭城不幸病死。由斋戒不持今堕地狱。备经五苦辛酸叵述。谁知吾苦。赖以今月初日。蒙庄严寺僧智兴鸣钟发声振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脱。今生乐处思报其恩。汝可具绢十匹早奉与之。并陈吾意寄礼殷诚。从眠惊寤怪梦所由。与人共说初无信者。寻又重梦及诸巫覡咸陈前说。后经十日凶告奄至。恰与梦同。果乃奉绢与之。而兴自陈无德。并施大众。寺主恭禅师等合寺大德。咸问兴曰。何缘钟鸣乃感斯应。兴曰。余无他术。见付法藏传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鸣钟得停。及增一阿含经鸣钟偈。福敬遵此辙励力行之。严冬登楼风切皮肉。僧给羔袖用执钟椎。兴自励意露手鸣椎。掌中伤破不以为苦。兼鸣钟之始。先发善愿。愿诸贤圣同入道场。同受

法食。然后三下。将欲长打如先致敬。愿诸恶趣闻此钟声。俱时离苦速得解脱。如斯愿行志常奉修。岂惟彻诚遂能远感。众服其言。倍验非谬。以贞观六年三月。遭疾少时。自知后世。舍缘身资召诸师友。因食陈别。寻卒庄严。春秋四十有五(右二验出唐高僧传)。

◎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兴福篇第二十七之一(此有八部)

- 述意部
- 兴福部
- 生信部
- 较量部
- 修造部
- 嚬施部
- 杂福部
- 洗僧部

述意部第一

昔优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铸金质。皆现写真容工图妙相。故能流光动瑞避席施虔。爰至发爪两塔衣影二台。皆是如来在世已见成轨。自收迹河边阁维林外。八王请分还国起塔及瓶炭二所。于是十刹兴焉。其生处得道说法涅槃。发髻顶骨四牙双迹钵杖唾壶泥洹僧等。皆树塔勒铭标碣神异。尔后百有余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坏撤诸塔分取舍利。还值风潮颇有遗落。故今海族之中时或遇者是。后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诸女亦次发净心。并镌石镕金图写神状。至能浮江泛海影化东川。虽复灵迹潜通而未彰视听。及蔡愔秦景自西域还至。始传画[迭*毛]释迦。于是凉台寿陵并图其相。目兹厥后形像塔

庙。与时竞列。泊于梁代遗光粤盛。但法身无像因感故形。感见有参差。故形应有殊别。若乃心路苍茫则真仪隔化。情志谦切则木石开心。故刘殷至孝诚感。釜庾为之生铭。丁兰温清竭诚。木母以之变色。鲁阳回戈而日转。杞妇下泪而城崩。斯皆恻隐入其性情。故使征祥昭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岂曰虚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则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则法身应矣。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譬犹鸟备二翼儻举万寻。车足两轮一驰千里。岂不勤哉。岂不勛哉。

兴福部第二

如佛说福田经云。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圜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

尔时座中有一比丘。名曰听聪。闻法欣悦。即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时生波罗奈国。为长者子。于大道边起立精舍。床卧浆粮供给众僧。行路顿乏亦得止息。缘此功德命终生天为天帝释。下生世间为转轮王。各三十六返典领天人。九十一劫足下生毛。蹶空而游。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顾临众生。蠲我愚浊安以净慧。生死栽枯。号曰真人。功报成谛。其为然矣。复有一比丘。名曰波拘卢。即白佛言。忆念我昔生拘那竭国。为长者子。时世无佛。众僧教化大会说法。我往听法闻法欢喜。将一药果名诃黎勒奉上众僧。缘此果报命终生天。下生世间常处尊贵。与众超绝九十一劫未曾疾病。余福值佛逮得应真。

复有一比丘。名曰须陀耶。即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维耶离国。为小民家子。时世无佛。众僧教化。我时持酪入市欲卖。值众僧大会讲法。过而立听。闻法欢喜。即举瓶酪布施众僧。僧得祝愿益怀欣跃。缘此福德命终生天上。下生世间恒处尊贵。九十一劫末后余愆。下生世间母妊数月。得病命终。埋母冢中。月满乃生。冢中七年饮死母乳用自济活。微福值佛逮得应真。

复有一比丘。名曰阿难。即白世尊曰。忆念我昔生罗阅祇国。为庶民子。身生恶疮治之不差。有亲友道人来语我言。当浴众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疮亦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欢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

众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疮寻蒙除愈。缘是功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尘垢。九十一劫常得净福。增德广远今复值佛。心垢消除速得应真。尔时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罗柰国。为贫女人。时世有佛。名曰迦叶。时与大众围绕说法。我时在座闻经欢喜。意欲布施。顾无所有。自惟贫贱。心用悲感。诣他园囿乞求果蓏。当以施佛。乞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杓水并柰一枚。奉迦叶佛及诸众僧。佛知至意祝愿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缘此福祚命终生天得为天后。下生世间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华中。端正鲜洁常识宿命。今值世尊开示道眼。

尔时天帝即从座起。为佛作礼。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惟念。先世之时生拘留大国。为长者子。青衣抱行入城游观。偶值众僧街巷分卫。时见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愿得财宝布施众僧不亦快乎。即解珠纓布施众僧。同心祝愿欢喜而去。从是因缘寿终生天。得为天帝。九十一劫永离八难。佛告天帝及诸大众。听我自说宿命所行。昔我前世于波罗柰国。近大道边安设圜厕。国中人众得轻安者。莫不感义。缘此功德世世清净。累劫行道秽染不污。金色晃昱尘垢不着。食自消化无便利之患。

佛告天帝。九十六种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种法中佛法最真。九十六种僧中佛僧最正。所以者何。由如来从阿僧祇劫发愿诚谛。殒命积德誓为众生。六度四等众善普备。得慧成满。三界天尊无能及者。其有众生。发一敬心。向如来者。胜获大千世界珍宝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经。分别罪福言皆至诚。开三乘教皆得奉行。闻者欢喜。乐作沙门。信佛行法。志尚清高。舍世贪净导世间福。天人路通众僧之由矣。是为最尊无上之道。

生信部第三

如旧杂譬喻经云。昔舍卫城外有人妇。清信戒行纯具。佛自至门乞食。妇以饭着佛钵中。却行作礼。佛言。种一生十。种十生百。种百生千。种千生万。种万生亿。得见谛道。其夫不信。默于后听。佛祝愿。夫曰。瞿昙沙门言何过甚。施一钵饭乃得尔福。复见谛道。佛言。卿从何来。答曰。从城中来。佛言。汝见尼拘陀树高几许耶。答曰。高四五里。岁下数万斛实。其核大如芥子。佛言。汝语过甚。何有种一芥子乃高四五里岁下数十万子。答曰。世人共见其实如是。佛言。地是无知其报力尚尔。何况人是有情。欢喜

特一钵饭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称量。夫妇二人心开意解。应时即得须陀洹道。

又智度论云。昔佛在世时。佛与阿难从舍婆提城。向婆罗门城。时婆罗门城王属外道。闻佛欲来即立制限。若与佛食共佛语者当罚金钱五百文。后佛来到入城乞食。人皆闭门。佛与阿难空钵而出。见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潘淀出门弃之。见佛相好空钵而来。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钵从乞所弃潘淀。婢即净心持来施佛。佛受施已语阿难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间受福快乐不堕恶道。后得男身出家学道成辟支佛。当时佛边有一婆罗门。闻佛此语。即语佛言。汝是净饭王之太子。何故为食而作妄语。是时佛即出舌覆面上至发际。而语之言。汝颇见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语不。婆罗门言。若舌覆鼻尚不妄语。何况覆面上至发际。即生信心而白佛言。我今不解少施报多。佛即告言。汝颇曾见希有事不。婆罗门言。我曾行见尼拘陀树。其荫遍覆五百乘车。佛即问言。树种大小。彼答言。大如芥子三分之一。佛复语言。谁当信汝。婆罗门言。实尔。世尊。我眼见之非妄语也。佛即语言。我见此女净心施佛。得大果报亦如此树因少报多。时婆罗门心开意解。向佛忏悔。佛为说法。得须陀洹。实时举手大唱声言。一切众人甘露门开。如何不出。诸人开已皆送五百金钱与王。请佛供养即破制限。王与群臣亦归依佛。佛为说法悉获道果。以是因缘如来所说无有虚妄。善恶果报必受不差。一切众生应当信受。

又譬喻经云。昔有二比丘俱得须陀洹果。一人常行教化乞丐。以用作福布施饭僧。一人但直坐禅自守不乐作福。时坐禅者语乞者言。何不坐禅唐自勤苦。修福者言。佛常亦说比丘云。当修行布施。后俱命终生长者家。乞作福者为长者家子。奴婢承给衣食自然。快乐无极。其坐禅者生为婢子。在地独坐饥渴啼哭。俱知宿命。时长者子语婢子言。我本语汝。汝当布施不肯用语。是汝自过。何为啼哭。其长者子长大骑乘。出行游观一切奴客。及以婢子皆侍从出。后时二人俱求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罗汉果。其长者子常直端坐。人皆竞送衣食来与。其婢子者在外乞求人无与者。常受饥渴。以是因缘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而已。亦当布施作诸福德。故大爱道经。佛说偈云。

夙夜不学 日无所竟 动入罪中
宛转益深 自没其体 其亦苦辛

往而不返	投命太山	地狱之罪
难可堪任	生时不学	死当入渊
老不止淫	尘灭世间	呼吸而尽
何足自珍	能自改悔	守命良真
今世灭罪	后世得申	有财不施
世世受贫		

校量部第四

如须达经云。世尊告须达长者曰。有居士行施。不信施与。不随时与。不自手与。不往而施与。亦不知。亦不信。亦不知有因缘行果报而行施与。当知彼受报意不妙(反前为妙)昔有过去世。有鞞蓝大婆罗门。大富多财。彼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钵碎银满中。彼行大施。八十四千银钵满中碎金。八十四千金钵满中碎金。八十四千银钵满中碎银。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十四千马。金饰交露。八十四千牛[(壳-一)/牛]乳满器。八十四千玉女。端正殊妙诸纓严饰。如是行施余不可数。彼居士鞞蓝大富。作如是大施。与阎浮提凡夫人。宁施与彼一仙人得福多。虽与仙人。不如施一须陀洹此得福多。虽与须陀洹。不如施与一斯陀含。虽与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虽与阿那含。不如施与阿罗汉。百须陀洹虽与百斯陀含。不如施与一阿那含。虽与百阿那含。不如施与一阿罗汉。虽与百阿罗汉。不如施与一辟支佛。虽与百辟支佛。不如施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此得福多。彼居士作如是施与。阎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招提僧。得福增多。虽与招提僧。不如以清静意作三自归佛法僧受其戒此得福多。虽受三归受戒。不如于一众生行于慈悲至[(壳-一)/牛]牛顷此得福多。虽于一切众生分别行慈下至[(壳-一)/牛]牛顷。谓不如一切行无常苦空无我思惟念者。下至一弹指顷。此得福多。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为四。若有信人未曾起偷婆处(塔是也)于中能起偷婆者。是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补治故寺者。是谓第二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合圣众者。是谓第三受梵天之福。若佛初转法轮时。诸天世人劝请转法轮。是谓第四受梵天之福。尔时有异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为多少。世尊告曰阎浮里地众生所有功德。如是展转行从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

又萨婆多论云。有檀越与阐那比丘三十万钱作大房。即日成即日崩倒。功用甚大檀越心退。诸比丘为檀越说法。房虽崩倒功德成就。房未坏时。佛已到

此房中。即是受用。佛是无上福田。佛既受用。功德深广不可测量。又房始成有一新受戒年少比丘戒德清静。入此房中已毕。檀越信施之德。若起亿数种种房阁庄严。下至金刚地际高广严饰。犹若须弥。设有一净戒比丘。暂时受用已毕。施恩以戒非世间是向泥洹门。不同房舍卧具饮食汤药是世间法非是离世难得之法。

修造部第五

若欲修造理须如法。造作虽少得福无量。若不依法纵多无益。故佛在金棺敬福经云。经像主莫论道。雇经像之匠莫云客作。造佛布施二人获福不可度量。欲说其福穷劫不尽。受若约勅是佛真子。如是精诚造少福多。问工匠之法作经像得物。合取直不。佛言。不得取价直。如卖父母取财者。逆过三千。真是天魔。急离吾佛法。非我眷属。饮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圣教。虽经像数如尘沙。其福甚少。盖不足言。劫烧之时不入海龙王宫。劳而少功。不敬之罪死入地狱。土匠无益诸天不佑。不如不造直心礼拜得福无量。如向所列。造多福少。若像师造像不具相者。五百万世中诸根不具。第一尽心为上。妙果先升。

又罪福决疑经云。僧尼白衣等。或自舍财及劝化得物拟佛受用经营。人将此物造作鸟兽形像安佛盘上者。计损满五犯逆罪究竟不还。一劫堕阿鼻地狱。赎香油灯供养者无犯。佛不求利无人堪消。初献佛时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献佛竟行与僧食不犯。若不尔者食佛物故。千亿岁堕阿鼻地狱。檀越不受前教亦招前报。若生人间。九百万岁堕下贱生。何以故。佛物无人能评价故。

述曰。此谓施主决定入佛受用。所以须赎。若如今时斋上每出佛盘饮食。情通彼此不局情者。食讫还入施主不劳牧赎。如七月十五日献佛及僧。无佛僧受用即须赎用也。

又观佛三昧经云。时优填王恋慕世尊铸金为像。闻佛当下宝阶。象载金像来迎世尊。尔时金像从象上下。犹如生佛足步虚空。足下雨华。亦放光明。来迎世尊。合掌叉手为佛作礼。

尔时世尊亦复长跪合掌向像。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长跪向像。尔时世尊而语像言。汝于来世大作佛事。我灭度后。我诸弟子以付嘱汝。空中化佛异

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众生于佛灭后。造立形像持用供养。是人来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

又外国记云。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见佛。刻牛头栴檀作如来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涅槃后可为四部众作诸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是众像之始也。佛移住两边小精舍。与像异处相去二十步。祇桓精舍本有七层。诸国竞兴供养不绝。堂内长明灯鼠衔灯炷。烧诸旛盖。遂及精舍。七重都尽。诸国王人民皆大悲恼。界檀像已烧。却后四五日。开东边小精舍户。忽见本像移向彼房。众大欢喜。共治精舍。得作两重。像像本处。

又优填王作佛形像经云。昔佛在世时。跋耆国王。名曰优填。来至佛所头面顶礼。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灭后其有众生作佛形像。当得何福。佛告王曰。若当有人作佛形像。功德无量不可称计。世所生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受福快乐。身体常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洁面貌端正。身体手足奇绝妙好。常为众人之所爱敬。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长者贤善家子。所生之处豪尊富贵。财产珍宝不可称数。常为父母兄弟宗亲之所爱重。若作帝王王中特尊。为诸国王之所归仰。乃至得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自然千子具足。飞升天上无所不至。若生天上天中最胜。乃至得作六欲天王。于六天中尊贵第一。若生梵天作大梵王。端正无比胜诸梵天。常为诸梵之所尊敬。后皆得生无量寿国。作大菩萨最尊第一。过无数劫当得成佛。入泥洹道。若当有人作佛形像获福如是。又法华经偈云。

若人为佛故	建立诸形像
乃至童子戏	若草木及笔
或有指爪甲	而画作佛像
如是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报经云。佛至拘罗瞿国。时国主名优填王。年始十四。闻佛当来。即勅傍臣左右皆悉迎佛。到以头面礼佛。长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无能及佛者。光明巍巍乃能如是。佛去已后恐不复见。今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得何福报。愿佛哀愍为我说之。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王帝听吾说	福地上灰土
福德无过者	作佛形像报
常生大富家	尊贵无极珍
眷属常恭敬	作佛形像报
常得天眼报	无比紺青色
作佛形像报	父母见欢喜
端正威德重	爱乐终无厌
作佛形像报	金色身焰光
犹妙师子像	众生见欢喜
作佛形像报	阎浮提大姓
刹利婆罗门	福人于中生
作佛形像报	不生边地国
不盲不丑陋	六情常完具
作佛形像报	临终识宿命
见佛在其前	不觉死苦时
作佛形像报	作大名闻王
金轮飞行帝	典主四天下
作佛形像报	作释天名因
神足典第二	三十三天奉
作佛形像报	此过出欲界
作梵梵天王	迦夷众梵恭
作佛形像报	受福正如是
若能刻画作	天地尚可称
此福不可量	是故供养佛
华香香汁涂	供养大士者
得漏尽无为	

又付法藏经云。昔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四部弟子起七宝塔。时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处缺坏。有一贫女游行乞得一金珠。见像面坏欲傅像面。迦叶尔时作锻金师。女即持往倩令修造。金师闻福欢喜为治。用傅像面。因共立愿。愿我二人常为夫妇身真金色常受胜乐。从是以来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乐无极。最后托生第七梵天。时摩竭国有婆罗门名尼俱律陀。过去修福聪明多智。巨富无量金银七宝。牛羊田宅奴婢车乘。比瓶沙王千倍为胜。瓶沙王有金犁千具。彼婆罗门恐与王齐畏招罪咎。

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犁。唯少一具。其家有[迭*毛]。最下之者具价犹直百千两金。有六十簞金粟。一簞有三百四十斛。其家虽富而无儿息。于其舍侧有一树神。夫妇常往祈请祭祀。求乞有子多年无应。瞋忿语曰。今更七日尽心奉事。若复无验必相定烧树。树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释。释观阎浮提无堪彼子。即诣梵天王广宣上事。梵王即以天眼遍观见一梵天临当命终。即往语之。劝其往生。梵天受教即来托生。满足十月生一男儿。颜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相师占曰。此儿宿福必当出家。父母闻之甚怀愁恼。夫妇议曰。当设何方断绝其意。覆自思惟。世所耽着唯有美色。当为娉娶端正好女用断其情。至年十五欲为娉妻。语父母言。我志清净不须妇也。父母不听。儿知难免便设权计。语父母言。能为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当纳之。父母即召诸婆罗门遍行娉求。诸婆罗门铸一金女。端正奇特輿行村落高声唱言。若有女人得见金神礼拜之者。后出嫁时必得好婿。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闻悉出。唯有一女躯体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胜缘有此妙身。志乐清洁独不肯出。诸女强将共见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夺金神。婆罗门见即为娉得。既到夫家。夫妇相对各皆清洁了无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毁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床。迦叶语妇。我若眠息汝当经行。汝若眠息我当经行。后次妇卧垂手床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叶见已以衣裹手举着床上。妇更惊寤而责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复何缘窃举吾手。迦叶答言。有蛇来入恐伤汝手。故举之耳。即指蛇示妇意乃寤。夫妇节操深厌世间。启辞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见已遂便听许。于是夫妇俱共出家来至佛所。佛与分座。佛为说法。即于座上得阿罗汉。妇于后时亦得罗汉。迦叶在世。常与如来对坐说法。佛灭度后所有法藏悉付迦叶。后时结三藏竟。至鸡足山入般涅槃。全身不散。候弥勒佛出世之时。从山而出。在大众中作十八变。度人无量。然后灭身。未来成佛。号曰光明(六十簞金粟者出萨婆多传未来成佛出法华经)。

又智度论云。昔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净饭王子佛弟难陀。身体端正有三十相。王为纳妇字孙陀利。面首端正世间少双。难陀昼夜爱敬妇故不欲出家。佛以方便化令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罗汉。比丘见已而白佛言。难陀比丘宿植何福与佛同生有三十相。身体端正世间无比。又舍豪贵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难陀尔时为大长者。于辟支佛塔庙之中。青黛涂壁而以画作辟支佛像。因而发愿。愿我生生尊贵家。常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缘此善根发愿功德。从是以来九十一劫不堕

恶道。天上人中身体端正有三十相。豪尊富贵快乐无极。乃至今日与我同生出家得道。

◎

◎ 嘏施部第六

如轮转五道经云。佛言。凡作功德随身之行。烧香然灯得福甚多。烧香作福及以转经。不得倩人而不嘏。愿如倩人食岂得自饱。烧香洁净然灯续明。烧香斋食读经哒嘏。以为常法。布施得福。诸天接将。万恶皆却众魔降伏。懈怠之人不能精进。一朝疾病又不吉利。便欲烧香方始作福。诸天未降诸魔在前。竟来烧触作诸变怪。以是之故常当精进。罪福随人如影随形。种植福田如尼俱类树。本种一核稍稍渐大。收子无限。佛言。阿难。施一得万倍言不虚也。佛时说偈言。

贤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将
施一得万倍	安乐寿命长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当得佛道	度脱诸十方

杂福部第七

如萨婆多论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旷路作井及作桥梁船。此人功德一切时生常资施主。除三因缘。一前事毁坏。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恶邪。无此三因缘者。福德常生。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施不得其福。云何为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人。四以淫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谓有此五施不得其福。复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为五。一造作园观。二造作林树。三造作桥梁。四造作大船。五与当来过去造作房舍住处。是谓有此五事今得其福。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园观施清凉	及作好桥梁
河津度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常当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又僧祇律。有诸天子。以偈问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昼夜 长养善功德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旷路作好井 种植园果施
树林施清凉 桥船渡人民
布施修净戒 智慧舍慳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施人美水。或覆井泉。恐诸毒蛇堕于井中。行人饮之而致苦恼。命终生三空侯天受五欲乐。从此命终。若得人身王所爱重。若见病困咽喉出声。余命未尽。施其浆饮。或施其财。以续彼命。命终生深水天。如帝释快乐。从天命终随业流转。不堕三途得受人身。从生至生。不遭病苦。无有恼乱。若有众生持戒。见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凉读诵经法。命终生风行天。香气来吹悦乐无比。若有众生于河津济造立桥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余人不作众恶。命终生持鬘天受五欲乐。命尽人中为王典藏。

又譬喻经云。昔有母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大船置于河中以渡百姓。二于都市造立好井以供万民。三于四门各作圜厕给人便利。缘是德功。命终之后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贵长寿。所生之处。不经三涂。设此微福尚获果报巍巍无量。何况有人广修功德。造立塔寺分檀布施作诸福业。百千万倍复胜于此不可计量。故成实论引经偈云。

若种树园林 造井桥梁等
是人所为福 昼夜常增长

又华手经云。佛告舍利弗。菩萨有四法终不退转无上菩提。何等为四。一者若见塔庙毁坏当加修治。若块若泥乃至一砖。二者若于四衢道中多人观处。起塔造像为作念佛善福之缘。塔中画作若转法轮及出家相。乃至双树入涅槃相。三者若见有比丘僧二部诤讼。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见佛法欲坏能读诵说。乃至一偈令法不绝。为护法故敬养法师。专心护法不惜身命。菩萨若成是四法者。世世当作转轮圣王。得大身力如那罗延。舍四天下而行出

家。能得随意修四梵行。命终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无上道。是故智者欲求佛道当作是学。

又放牛经出增一阿含别品同译。佛告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儿不知放牛便宜不晓养牛。何等为十一。一者放牛儿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护疮。五者不知作烟。六者不知择道行。七者不知处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十者不知[(壳-一)/牛]牛不遗残。十一者不知分别养可用不可用。如是十一事放牛儿不晓养护其牛者。牛终不孳息日日有减。此喻比丘。亦有十一种损益不可具述。佛于是颂曰。

放牛儿审谛	牛主有福德
六头牛六年	成六十不减
放牛儿聪明	知分别诸相
如此放牛儿	先世佛所誉

洗僧部第八

如譬喻经云。佛以腊月八日神通降伏六师。六师不如投水而死。仍广说法度诸外道。外道伏化白佛言。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请僧洗浴以除身秽。仍为常缘也(今腊月八日洗僧唯出此经文)。

又摩诃刹头经。亦名灌佛形像经云。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去家学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般泥洹。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为春夏之际殃罪悉毕。万物普生毒气未行。不寒不热时气和适。今是佛生日。故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时。以示天下人。佛言。我为菩萨时。三十六返为天王帝释。三十六返作金轮王。三十六返作飞行皇帝。今日诸贤谁有好心念释迦佛恩德者。以香华浴佛形像求第一福者。诸天鬼神所证明知。四月八日浴佛法时。当取三种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纳香。合三种草香按而渍之。此则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绀黛秦皮权代之。又用麝金香手按渍之于水中。按之以作赤水。以水清净用灌像讫。以白练拭之。断后自占更灌名曰清净。其福第一也。

又温室经云。佛告祇域长者。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为七物。一者然火。二者净水。三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灰。六杨枝。

七者内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谓除七病。一者四大安隐。二者除风。三者除湿痹。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热气。六者除垢秽。七者身体轻便眼目清明。是为除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无病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清静面首端正。三者身体常香衣服净洁。四者肌体濡泽威光德大。五者饶多人从拂拭尘垢。六者口齿香好所说肃用。七者所生之处自然衣服。

又十诵律云。洗浴得五利。一除尘垢。二治身皮肤令一色。三破寒热。四下风气调。五少病痛。舍利弗。夏盛热时有一客作人。园中汲水灌树。见舍利弗发小信心。唤舍利弗脱衣树下。以水浇洗身得轻凉。作人后命终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为功虽少。以遇良田获报甚多。即下诣舍利弗所散华供养。舍利弗因其信心为说法要。得须陀洹果。

又贤愚经云。尔时首陀会天下阎浮提。至世尊所请佛及僧洗浴供养。世尊默然许可。即设饮食并辨洗具温室。暖水调适酥油浣草。皆悉备有。于是世尊及诸比丘。纳受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饮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还本处。是时阿难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体殊妙威相奇特。光明显赫如大宝山。佛告阿难。乃往过去毘婆尸佛时。此天彼世为贫家子。常行庸作以供身口。闻佛说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务。得少钱谷用设洗具。并及饮食请佛众僧而以尽奉。由此福行寿终之后。生首陀会天有此光相。七佛已来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记曰。于未来世两阿僧祇百劫之中当得作佛。号曰净身。十号具足。

又杂譬喻经云。昔佛弟难陀。乃往昔维卫佛时人。一洗众僧之福功德。自追生在释种身。佩五六之相神容晃昱金色。乘前之福与佛同世。研精道场便得六通。古人施一犹有弘报。况今檀越能多行者。普等之行必逮尊号。加增欢喜广度一切。

又福田经云。有比丘名阿难。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罗阅祇国为庶民子。身生恶疮治之不瘥。有亲友道人来语我言。当浴众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疮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欢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众僧。以汁洗疮寻蒙除愈。从此因缘。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尘垢。九十一劫常得净福庆佑广远。今复值佛心垢消灭逮得应真。又十诵律云。外国浴室形图犹如圜仓。开户通烟下作伏读。出外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以瓶盛水满三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

德。云何为五。一除风。二病得瘥。三除去尘垢。四身体轻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众。欲求此五功德者。当求造浴室。

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时使园民等扫洒。令净辨具薪炭温暖得所。乃打捷稚应知入浴。各以腰带系衣作识安衣架。入时不得掉两臂而入。一手遮前而入。若欲与师揩者。当先白己无罪。不得一时举两手。当先令揩一臂一手覆前竟。次揩一臂一手及余内外已。闭户而坐令身汗出。筹量用水不得多用。若池水洗自恣无罪。不听露地裸形而浴。若水齐腰腋得用无罪。若坐水中至脐亦得。出已取己衣着正理而去。

述曰。因明洗僧遂申叹德。恐边远道俗不闲法用。故略明法事以标厥致耳。

窃惟尼连河里非有垢而见除。岚毘园内实无尘而示荡。故知洗沐是清升之本。灌澡为澄洁之原。可谓乘香范于前修。振芳猷于后业。所以东国泛七华之水。以濯一乘之宾。西方莹八德之池。用涤九品之辈。故使医王夜念发造温室之心。长者晨言敬申洗僧之愿。遂蒙如来善巧。近说七物之仪。大觉垂慈。远记五天之报。然今此处摩诃施主某官。斯乃运广大心行无上业。生生常修佛事。世世常转法轮。故能信正法于群邪。敬缙徒于像季。深知讲宣四句价重隋珠。饭沐一僧田高异道。遂使共相率励劝课等侶。各舍净财同崇此福。于是办七物于嘉时。洗三尊于此日。又能屈请高德某法师。讲宣温室洗浴众僧经一部。法师乃时称学海。世号词宗。出玄义而似云屯。决众难而方泉涌。能使俗徒开解。犹朗日之辟重昏。法侶除疑。等严霜之卷零叶。今既玄章尽轴。座停雷梵之八音。藻浴时臻。次叹洗僧之七物。一者鸿炉炽火巨镬氛氲。密室既已除寒。龙泉自然泛热。二者轻清德水流湛金池。荡垢皎若莲开红。身首沾便土润。三者银光豆屑细滑逼于兜罗。却膩本若云披洁体方开露日。四者八味酥膏五香芬馥。排风去痺未谢摩抵。莹质光颜何惭妙药。五者玉管神灰雪华霜洁。邪风遇便息扇。乱想赖已恬凝。六者青杨细柳绿干轻条。去热则口发幽兰。净齿则气合优钵。七者齐縑魏素持作内衣。荫患并得身安。荡报自然光饰。七物并皆精备一心奉上。惟众慈悲为叹祝愿。

夫欲起居净国。必须预荡十力之形。迥托天宫。先当澡彼六和之众。譬若声调响顺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关鬼神之授。然今施主等仰袭医王建斯温室。营辨七物洗浴三尊。奖率有缘弘扬妙典。以兹殊胜莫大善根。先用庄严。今日某法师等有大势力。生生常转法轮获大神通。世世常修佛事长幼受无穷之智。眷属极不夭之年。障累与朝雾俱消。嘉庆共繁星等列。诸施主

等。愿高临八正。趣大道于菩提。富有七珍。惠苍生而无尽。又愿片时营佐之者。除七病而莫遗。豪分助赞之徒。获七福而无竭。见闻随喜咸趣法城。叩头弹指齐升佛果。敷扬玄教已自周圆。严仪洗具复皆备讫。唯众一心奉请三宝。

稽首归依上请十方诸佛三世慈尊。五分法身真应两体。九十八使惑缠已尽。三十二相微妙庄严。实无四求假同四事。为众生故有感便来。唯愿各各乘摩尼宝殿。坐码瑙云中放百亿光明照三千刹土。梵王持盖帝释布华。降此道场入温室浴。

次请发心已上补处已还欢喜离垢之人。善慧法云之士。三贤十圣一切诸菩萨。惟愿运天人于掌内。安法界于毛端。齐馭四足之灵鹏。俱骋六通之神骥。不见相而见。不来相而来。降此道场入温室浴。

次请山中宴坐独觉大人。言下证真四果高士。及向趣圣僧宾头上座等。惟愿空中振锡戏六神通。云内持瓶具十八变。发波斯之信仰。伏劳度之邪心。及此现前和合大众。百腊已下乃至无腊。并入温室浴。

次请山中宴坐独觉大人。言下证真四果高士。及向趣圣僧宾头上座等。惟愿空中振锡戏六神通。云内持瓶具十八变。发波斯之信仰。伏劳度之邪心。及此现前和合大众。百腊已下乃至无腊。并入温室浴。

次请弘慈本誓誓度四生。方便善权权形六道。随声即至如影赴身。不念即彰不请之友。并入温室浴。

次请三界天众四海龙王八部鬼神一切含识有形之类蠕动之流。并入温室浴。

叹请既周。大众和合呗赞持香依次行。道颂曰。

三宝冥兴	四生标式	慈荫十方
恩流万德	智抱八藏	化周百亿
酬恩义重	斯由福力	彩画雕形
传经建福	舟济桥梁	兴齐沐浴
不顾身命	精诚何抑	盛哉胜业
功成难测		

应感缘(略引十一验)

- 晋大司马桓温
- 晋夫人谢氏
- 隋沙门释慧达
- 唐沙门释住力
- 唐沙门释志超
- 唐沙门释慧震
- 唐沙门释惠云
- 唐沙门释道英
- 唐沙门释叉德
- 唐沙门释通达
- 唐上柱国王怀智

晋大司马桓温。末年颇奉法饭饴尼僧。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齑切。温怪骇而还。有顷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辞去不知所在。

晋琅琊王凝之。晋左将军夫人。谢氏弈之女也。常频亡二男。悼惜过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艰。后忽见二儿俱还。皆着锁械。慰勉其母宜自宽割。儿并有罪。若垂哀怜。可为作福。于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右二验出冥祥记)。

隋天台山瀑布寺释慧达。姓王氏。襄阳人。幼年出家缮修成务。或登山临水。或游履聚落。但据形胜之处。皆措心营造。安处寺宇为僧众行道。至仁寿年中。于扬州白塔寺建七层木浮图。材石既充付后营立。乃渡江西上至鄱阳豫章诸郡观捡功德。愿与众生同此福缘。故至所到村邑。见有坊寺禅宇灵塔神仪。无问金木土石。并皆率化成造。其数非一。晚为沙门惠云邀请。遂上庐岳造西林寺。重阁七间。栌栴重迭。光耀鲜华。初造之日誓用黄楠。阖境推求了无一树。皆欲改用余木。达曰。诚心在此。岂更余求。必其有征。松变为楠。若也无感阁成无日。众惧其言四出追求。乃于境内下巢山。感得一谷。并是黄楠。而在穷润幽深无由可出。达寻行崖壁。忽见一处晃有光明窥见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余。并天崖。遂牵曳木石至于江首。中途滩渚

[簿-尊+卑]筏并坏。及至庐阜不失一根。阁遂得成宏冠前构。后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设计取正无方。有石门涧当于阁南。忽有猛风北吹还正。于今尚存。达形服龕弊殆不可觀。傍观沈伏似不能言。而指挥应附立有成遂。斯即变繁不烧固其人也。大业六年七月晦日。旧疾忽增七日倚卧。异香入室旋绕如云。阁中尊像并汗流地。众见此瑞审达当终。官人检验具以闻奏。达神志如常累以余业。奄尔长逝。年八十七矣。

唐扬州长乐寺释住力。姓褚氏。河南阳翟县人。器宇凝峻虚怀接寤。声第之高有闻缙俗。于本寺四部王公共造高阁。并二挟楼。妙尽奇工。即年成立。寺众三百同皆欢喜。至大业十年。自竭身资以栴檀香木摸写瑞像并二菩萨。不久寻成同安合内。至十四年隋至丧乱道俗流亡。骸若菱朽。充诸衢市。誓以身命守护殿阁。寺居狐兔顾影为俦。歎菽饮水再离寒暑。虽耆年暮齿而心力逾壮。泥涂圯落周匝火烧。口诵不辍手行治葺。贼徒雪泣见者哀叹。往往革心相佐修补。皇唐受命弘宣大法。旧僧余众并造相投。邑屋虽焚此寺犹在。武德六年江表贼师辅公佑。负阻擅兵潜图反叛。凡百寺观撤送江南。力乃致书再请愿。在阁前烧身以留寺宇。佑伪号尊称志在倾殄。虽得其书全不顾遂。力谓弟子曰。吾无量劫来积习贪爱。不能捐舍形命以报法恩。今欲自于佛前取尽。决不忍见像宜齐江。可积干薪自烧供养。吾灭之后像必南度。衣资什物并入尊像。泣服施灵理宜改革。便以香汤沐浴跣趺。面西引火自烧卒于炭聚。时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终火灭合掌凝然。更足阁维一时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时有群鹤哀鸣。其声甚切。右绕七匝。方始飞去。及身歿后像。果南迁。殿阁房廊得免煨烬。法宝僧众如畴昔焉。门人慧安智贇。师资义重甥舅恩深。为树高碑于寺之内。东宫庶子虞世南为文。今像还于阁迄今犹在。

唐汾州光严寺释志超。俗姓田。同州冯翊人也。精厉不群雅度标远。至武德七年。止于汾州抱腹山。僧徒仅百。偏资大齐。麦唯六石同置一仓。日磨五升用供常调。从春至夏计费极多。怪而捡覆止磨两石。据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数感异僧乘空来往。虽无音问仪形可验。同住堕者便蒙神警。至于召众钟声随应。石泉上涌随人用足。灵瑞多感。寔由超福。至贞观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忽因遘疾卒于城寺。春秋七十有一。

唐梓州通泉寺释慧震。姓庞。身長八尺。听嵩三论玄寤逾笃。每年正月转经。千僧袈裟周足奉施无阙。常弘三论听僧百余。忽于高座似闷。见人语

曰。西山头好造大佛。既觉下座。领众案行。中龕造像。两边泉流。即命石工镌凿坐身。高百三十尺。贞观八年周备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万庆此尊像。其像口中放大白光。远近同覩。先有一马日行五百里。曾经入浑余马并死。唯此得还。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鸣不食三日。震闻毛竖。有一异僧。名为十力。语震曰。马与主别。主当先行。来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时应入涅槃。法师须财物无留于后。于身无益言已而隐。莫知其由。先造藏经请僧常转。开大施门四远悲敬。来者皆给。至终年初又请众僧。读经行道作三七日。俗缘昆季内外同集。至于八日气犹不歇。从旦至午。寺内树木土地皆生莲华。众覩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现不容待满。便行嚧施早令食讫。手执香炉遶卢舍那三匝。还于佛前胡跪正念。大众满堂不觉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丧待满香气犹存。兄弟三人各舍钱五十万。于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绳床扶尸置上。经百余日犹不委仆。道俗万余悲泣相继。

唐京师弘福寺释慧云。姓王。太原人也。远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冠乐道投匡山大林寺。时年二十五。有达禅师。江淮内外所在兴造。云为寺庙毁坏故。邀达营造得周。至隋季末年中表咸乱。有林士弘者。结众务章伪称楚帝。有尚书令鄱阳胡秀才。亲领士众临据九江。因感发心欲写庐山东林寺文殊瑞像。以云有出众之奇令釜炉锤。光仪乃具。唯颈及肋两处有孔。时众未寤。其年秀才伪勅所迫。有像色金百二十两。盛以竹筒。云以贼徒蜂起。无方守护并用付才。又以念诵铜珠一贯遗才为信。行营亭军士乞福。才得便风举帆前引。于江中路遭浪船没。财物荡尽唯人达岸诸无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烦冤江畔呼嗟未绝。誓愿不成深为业也。须臾金筒随浪逆流。并遗铜珠前后相继。泛泛隐隐向岸就才。既获像金举众大欣。噉庆无量。计被没处。至所出岸三十余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军民通怪惊异灵感。及才遇害刃开颈肋恰符像焉。初才之欲击贼。以金用委叔父。担以避难。不免为贼所夺。既失像金。取求无计。寻有贼中来盗金投。晓俱不知是金担也。晓得本金委云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阁。初铸像时有李四戒。私发愿曰。若镕金日誓然一臂。云为摸样早成遂前。成日李氏不知。已铸像了。乃梦像曰。汝先愿烧臂如何违信耶。李氏梦寤因始知之。即往像前以刀解臂。蜡布缠骨烧而供养。天香垂下像放光照。异种奇瑞不可述尽。云以贞观年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师伏膺律业宰贵覩其德高。请奏令住弘福。至贞观二十年。思慕本乡。还归九江本寺。身今现在。

唐蒲州普济寺释道英。姓陈氏。蒲州猗氏人也。时年十八。叔休律师化令出家。父母恋逼取妻。英割爱辞亲示同脱屣在俗不染色声。出家经论洞明。乃曰。法相可知心惑须晓。至开皇十九年。遂入解县太行山柏梯寺。修学止观忽然发解。人法二空深寤心首。坐处树枝下映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后在京师住胜光寺。从昙迁禅师听摄大乘论。学徒五百。英解独俊。禅师叹曰。学徒极多。虽通文义。得其旨归唯道英乎。常依华严发愿供僧。因事呈理调伏心行。自尔仪服饮噉不守。章篇颇为讥目怪违也。营僧之外禅诵无废。穷寻理性心眼洞明。至大业九年身居知事。有俗争地。恐损僧利于俗无益。苦谏不从。便语彼云。吾为汝死忽然倒仆示同僵尸。诸俗固执云。此道人多诈以针刺甲可知真伪。针刺虽深死色转变。身心不动将欲臄坏。傍有智者。教令归忏誓不敢诤。寻声起坐语笑如常。又行至台泽见池鱼游戏。英曰。吾与汝共诤人我。何者为胜。便即脱衣入水经于六宿。弟子持衣守之。后出告曰。吾在水中唯弊。土盆不觉水气。又属严冬冰厚天雪复壮。乃曰。如此平净之地何得不眠。遂露身仰卧经于三宿。及起笑曰。几不火炙杀我。如是随事以法对之。纵任自在不以为难。良由唯识之旨洞晓心腑。外事之质岂得碍乎。晚还蒲州住普济寺。置庄三所。皆在夏县东山深隐之处。不与俗事交争。故使八方四部其凑若林。昼则营理僧务。夜则为说禅观。或弊其劳者。然不觉其疲。常依摄论起信用资心腑。至于一日说起信论。到心真如门。奄然不语。众怪观之气绝身冷。众知灭想任不怪之。经于累宿方从定起。身色怡泰如证初禅。河东沙门道逊高德名僧。素是同学。祖习心道。契友金兰。初在夏县领徒盛讲。及逊舍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报。终夕便知。告其众曰。逊公已逝相与送乎。人问其故。此乃俗事心转不可怪也。及行中路便逢告使。冥通来事类皆如此。自及终前集众告曰。今日早须收积。恐明日人畜众聚损食谷草。英亦自运催促极急。众但知助然不测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还本坐处。被以大衣告众人曰。诸人唤余为英禅师。禅师之相不可违俗语门人志哀曰。禅师知英气息可有几许。哀以事答之。英言如是。因说。法要又曰。无常常耶。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诵华严经贤首偈。至临终劝念善处。明相既现。口云。舍却故身。奄然神逝。人怪不动以手循摩从下而冷。以经验之。纵是凡夫定升善处。况嘉征如是岂同凡僧。即贞观七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将终日众问后事。答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则众累尽矣。当终之日感群鸟集房数盈千计。悲鸣相切哀恻人心。慧哀侍侧。见有青衣二童执华而入紫气如光从英身出。腾焰绕梁。及明露结。周二十里。人物先光三日方歇。蒲晋一川行化之所。闻哀屯赴如丧重亲。又感僧

牛吼嗽声彻数里。流泪呜咽不食水草。经于七日将欲藏殓。道俗争之。以英生平不乐喧哗但存道素。便即庄南夏禹城东延年陵南凿土龕安之。始下一镬地忽大震。人各揽草自防。惧谓身落。周十五里皆动大怖。又感白虹两道连亘枢所。白鸟二头翔鸣龕上。旋顾裴回哀声而逝。英开导人物存亡俱益。自非位齐种姓岂感嘉祥。总华不负身。世诚斯人乎。

唐雍州梁山释叉德。醴泉县人。形质长伟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龕素衣。好游化俗营构福业。而故言来事多所弘奖。年有凶暴毒气疫厉者。先劝四民令奉三宝。或礼佛设斋。或称名念诵。用其言者皆禳灾祸。有不信者殃祸交及。预记萌兆略如对目。时遭亢旱惧而问焉。又以指挥某日当雨。但齐某处。约时雨至必如其言。或记螽蝗暴乱广阨所及。或记天涝润泽近远浅深。皆事符明镜不泄纤毫。且执志清慎不滥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昔壮年在道唯遵十戒。而于篇聚杂相多所承修。末于九峻山南造阿耨达池并镌石钵。即于池侧用济众生。以贞观十二年。卒于山舍。百姓感恋为起白塔。迢然山表。

唐京师律藏寺释通达。雍州泾阳人。卅出家。栖止无定。乃入太白山不费粮粒。饥则食草。渴则饮水。息则依树。坐则禅思。经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块块破形销。既覩斯变廓然大寤。既心路。晚住律藏。游听大乘情量虚荡。一裙一帔布纳重缝。所著麻屨经三十载。缁帛杂饰未经冠体。冬夏一服不避寒暑。当于讲席评叙玄奥。不事宫商。人无肖之。初言牟楯噉食。此事难行世人悉伏。左仆射房玄龄闻而异焉。迎至第中敬重如父。而达体道不拘形骸。出言不简放畅心怀。玄龄以风表处之。不以形言致隔。见贵如是。朝野皆遵。不食五谷唯食蔬菜。纵得蒿藿揽而食之。事同佳味。若得桃杏壳果之属。合核而食不以为难。人怪问之。答云。信施难弃。贞观已来转显神异。屡届人家。欢笑则吉。愁惨必凶。或索财功力。随命多少即须依送。若违来意后遭凶祸。有人乘驴历寺游看。达从乞之惜而不施。其驴寻死斯例非一。故京室贵贱咸宗事之。祸福由其一言说导。虽存杂着所得财利为主营寺。有大将军薛万均。初闻异行迎宅供养。百有余日不遗僧轨。忽于一夜索食欲噉。初不与之苦求不已。试与遂食。从尔已后。稍改前迹。专显变应。其行多僻。欲往入内。将军兄弟其性龕武不识密行。大怒打之。几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毁血污不净。须作汤洗。待水沸已脱衣入镬。身不伤烂。状入冷池。傍人怖之。犹催加火。不暖我身。合宅惊奉恣其寝宿。因此已后若有病苦之者。使令煮水涌沸。先自入洗后教人入。病无不愈。达曾负

人钱百有余贯。后办得钱无人可送。乃将钱至寺门首。伺觅行人。随负多少倩。诣西市觅主还之。付而不禁。后勘不失一文。由达德行虚怀。所以人不亏信。又时逢米贵欲设大斋。乃命寺家多放疏请。及至明旦来赴盈千。而供度闾尽全无支拟。大众耻责深愧外客。达曰。他许送供计非虚妄。临时恐过僧尼欲散。忽见熟食美膳连车接輿充道驰走而来。皆充足余长。供库更济多人。食讫须臾人车并散。究寻来处毕竟不知。良由贤愚难辩故。冥感神供。朝野具瞻。叙事无尽(右八验出唐高僧传)。

唐坊州人上柱国王怀智。至显庆初亡歿。其母孙氏及弟怀善怀表并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经七日背上已烂而苏。此人于地下见怀智云。见任泰山录事。遣此人执笔。口授为书。谓之曰。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访我家。通人兼白我娘。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参军。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此既功德物。请早酬偿之。怀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经像救助。不然恐无济理。此人既苏之后。即赍书故送其舍。所论家事无不闇合。至经三日怀善遂即暴死。合州道俗闻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右一验出冥报拾遗)。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摄念篇第二十八
- 发愿篇第二十九

摄念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凡情难禁。譬等山猿常随外境。类同狂象。三业鼓动。缘构兹彰。故佛立教令常制驭。故经云。当为心师不师于心。身口意业不与恶交。身戒心慧不动如山。又经云。制之一处无事不辨。然心性感倒我见为先。烦惑难摄乱使常行。于一切时高举颇屈。自非托处寂静摧伏三毒。身不游行口默缄言。

少睡多觉常坐省食。思量正法知非有无。直身正意系念在前。如斯等教。是名摄念也。

引证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十法便成神通。去众乱想至致涅槃。一谓念佛。二谓念法。三谓念众。四谓念戒。五谓念施。六谓念天。七谓念休息。八谓念安般。九谓念身非常。十谓念死。当善修行。

佛法圣众念 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 身死念在后

第一念佛者。专精念佛如来形相。功德具足身智无涯。周旋往来皆具知之。修行一法自致涅槃。不离念佛便获功德。是名念佛。

第二念法者。专精念法除诸欲爱无有尘劳。渴爱之心永不复兴。于欲无欲离诸结缚诸盖之病。犹如众香之气。无有瑕疵乱想之念。便成神通自致涅槃。思惟不离便获功德。是名念法。

第三念众者。谓专精念如来圣众。成就质直无有邪曲。上下和穆。如来圣众。四双八辈当敬承事。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僧念便获功德。是名念僧。

第四念戒者。所谓戒者。息诸恶故。戒能成道令人欢喜。戒纓络身现众好故。犹如吉祥瓶所愿便克。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戒念便获功德。是名念戒。

第五念施者。谓专精念施所施之上。永无悔心。无反报想。快得善利。若人骂毁相加刀仗。当起慈心不兴瞋恚。我所施者施意不绝。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施念便获功德。是名念施。

第六念天者。谓专精念天身口意净不造秽行。戒行成身。身放光明无所不照。成彼天身善业果报。成彼天身众行具足。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天念便获功德。是名念天。

第七念休息者。谓心意想息。志性详谛亦无卒暴。当专一心意乐闲居。常求方便入三昧定。常念不贪胜光常达。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休息便获功德。是名念休息。

第八念安般者。谓专精念安般者。若息长时观知我今息长。若复息短亦当观知我今息短。若息极冷极热亦当观知我今息冷热。出入分别数息长短。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安般便获功德。是名念安般。

第九念身者。谓专精念身。发毛爪齿皮肉筋骨。胆肝肺心脾肾大肠小肠。白直旁光屎尿百叶。沧荡脾泡溺泪唾涕。脓血脂涎髑髅脑等。何者是身。地种水种火种风种是也。皆是父母所造。从何处来为谁所造。此之六根。于此终已当生何处。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身念便获功德。是名念身。

第十念死者。谓专精念死。此没生彼。往来诸趣。命逝不停。诸根散坏如腐败木。命根断绝种族分离。无形无响亦无相貌。除诸乱想自致涅槃。不离死念便获功德。是名念死。而说偈曰。

佛法及圣众 乃至竟死念
虽与上名同 其义各别异

又分别功德论云。第一念佛何事。佛身金刚无有诸漏。若行时足离地四寸。千辐相文迹现于地。足下诸虫七日安隐。若其命终皆得生天。昔有一恶比丘。本是外道。假服诽谤逐如来行。自杀飞虫着佛迹处。言佛蹈杀。然虫虽死遇佛迹处寻还得活。若入城邑足蹈门阙。天地大动。百种音乐不鼓自鸣。诸聋盲哑百病自除。覩佛相好随行得度。功德所济不可称计。总会万行运载为先。所谓念佛。其义如此。

第二念法者。法是无漏道无为无欲。佛者是诸法之主。法者是结使之主。法出诸佛。法生佛道。若然者。何不先念法后念佛耶。答曰。法虽微妙无能知者。犹若伏藏无处不有。要藉通人示处。方得自济穷乏。法亦如是。理虽玄妙非如来不暢。是以念佛在先。称法为后。

第三念僧者。谓四双八辈十二贤士。舍世贪诤开导天人。则是众生良佑福田故。昔有薄福比丘。名梵摩达(律名罗旬喻比丘也)在千二百五十众中。令众僧不得食莫知谁咎。佛使分为二部。一部得。一部不得。复分不得为二部。半得。半不得。如是展转乃至二人。一得食。一不得食。乃知无福虽得至钵自

然消化。佛愍其厄自手授食。在于钵中。神力所制不能化去。佛欲令现身得福故。令二灭尽比丘以食饱此。实时得福。时波斯匿王闻此薄福佛愍与食。我今亦当为其设福。即遗[(鹵/米)*(产-文+(立-一))]米。时有一鸟飞来衔一粒米去。使人呵曰。王为梵摩达设福。汝何以持去耶。鸟即持还本处。所以然者。此比丘蒙僧福力。鸟兽不能侵害也。用是证知为良福田。既自度度人至三乘道。念众之法其义如此。

第四念戒者。从五戒十戒。二百五十至五百戒皆禁制身口敛诸邪非。敛御六情断诸欲念。中表清净乃应戒性。昔有二比丘。共至佛所。路经旷泽顿乏水浆。时有小池汪水众虫满中。一比丘深思禁律以无犯为首。若饮此水杀生甚多。宁全戒殒命。于是命终即生天上。一比丘自念。饮水全命可至佛所焉知死后当生何趣。即饮虫水所害甚多。虽得见佛去我甚远。啼泣向佛白云。同伴命终。佛指上天曰。汝识此天不。此是汝伴。以全戒功即生天上。今来在此。卿虽见我去我大远。彼虽丧命常在我所。卿今见我正覩我肉形。岂识真戒乎。以是经云。波罗提木叉是汝大师。若能持戒展转行之。即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夫戒有三种。一是俗戒。二是道戒。三是定戒。五八十具戒等为俗戒。无漏四谛为道戒。三昧禅思为定戒。以慧御戒使成无漏。乃合道戒。声闻家戒喻若膝华。动则解散。大士持戒喻若头上插华。行止不动。小乘捡形动则越仪。大士领心不拘外轨。大小轨异。故以形心为殊。内外虽殊俱至涅槃。故曰念戒也。

又佛般泥洹经云。又欲近道当有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离。二曰。念法意喜不离。三曰。念众意喜不离。四曰。念戒意喜不离。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见。当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断地狱畜生饿鬼之道。虽往来走天上人中。不过七生自得苦际。

又三千威仪云。当念有五事。一当念佛功德。二当念佛经戒。三当念佛智慧。四当念佛恩大难报。五当念佛精进乃至泥洹。复有五事。一当念比丘僧。二当念师恩。三当念父母恩。四当念同学恩。五当念一切人皆使解脱离一切苦。

又处处经云。譬如大海中沙不能计知。如人所作善恶殃福。前后所作不可复计。要在命尽。作恶逢恶处。作善逢善处。殃福皆预有处。亦预有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等得道便止。若不得道便不断绝。佛语比丘。当念自身无常。有一比丘即报佛言。我念非常。如人在世间。极可至五十岁。佛言。莫说是语。

复有一比丘言。可三十岁。佛言。莫说是语。复有一比丘言可十岁。佛言。莫说是语。复有一比丘言可一岁。佛言。莫说是语。复有一比丘言可一月。佛言。莫说是语。复有一比丘言可一日。佛言。莫说是语。复有一比丘言可一时。佛言。莫说是语。复有一比丘言可噶喻间。佛言。是也。佛言。出息不还则属后世。人命峻速在噶喻之间。

又毘尼母经云。若说法比丘复应常念。观身苦空无常无我不净。莫使有绝。何以故。当得十二念成圣法故。何者十二念。一念成就己身。二念成就他人。三念愿得人身。四念生种姓家。五念于佛法中得生信心。六念所生处不加其功而得寤法。七念所生处诸根完具。八念值佛世尊出现于世。九念所生处常得说正法。十念愿所说法常得久住。十一念愿法久住得随顺修行。十二念常得怜愍诸众生心故。得此十二念具足必得圣法。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河中毒。有龟于中住止。时有野干饥行觅食。遥见龟虫疾来提取。龟虫见来即便藏六。野干守伺冀出头足。欲取食之。久守龟虫。永不出头亦不出足。野干饥乏瞋恚而去。诸比丘。汝等今日亦复如彼。知魔波旬常伺汝便。冀汝眼着于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着触。意念法。欲令出生染着六境。是故比丘。汝等今日常当执持眼律仪住执持眼根律仪。恶魔不得其便。随出随缘。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于其六根若出若缘不得其便。犹如龟虫野干不得其便。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龟虫畏野干	藏六于壳内
比丘善摄心	密藏诸觉想
不依不怙彼	覆心勿言说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士夫游空宅中得六种众生。一者得狗即执其狗系着一处。次得其鸟。次得毒蛇。次得野干。次得失收摩罗。次得猕猴。得斯众生悉缚一处。其狗者乐欲入村。其鸟者常欲飞空。其蛇者常欲入穴。其野干者乐向[豕-豕+(一/豕)]间。失收摩罗者长欲入海。猕猴者欲入山林。此六众生悉缚一处。各各嗜欲到所安处。各不相乐于他处所而系缚故。各用其力向所乐方而不能脱。如是六根种种境界。各各自求所乐境界。不乐余境界。眼常求可爱之色。不可意色则生其厌。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此六种根种种行处。各各不求异根境界。其有力者堪能自在随觉境界。如彼士夫系六众生。是故当勤修习身念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四虻蛇凶恶毒炽盛一筐

中。时有士夫聪明求乐厌苦求生厌死。时有一士夫语向士夫言。汝今取此筐蛇摩拭洗浴。恩亲养食出内以时。若四毒蛇脱有恼者。或能杀汝或令近死。汝当防护。尔时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驱驰而走。人复语言。士夫内有六贼。随逐伺汝。得便当杀。汝当防护尔时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内六贼。恐怖驰走还入空村。见彼空舍危朽腐毁。有诸恶物促皆危脆无有坚固。人复语言。士夫是空聚落。当有六贼来必掩汝。尔时士夫畏毒蛇五拔刀贼内六恶贼空村群贼。而复驰走。忽尔道路临一大河。其水复急。但见此岸有诸怖畏。而见彼岸安隐快乐。清静无畏。而无桥[舟*合]可度得至彼岸。作是思惟。我取草木缚束成筏。手足方便度至彼岸。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于岸傍。缚束成筏。手足方便截流横度。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内恶贼。复得脱于空村群贼。度于馥流离于此岸种种怖畏。得至彼岸安隐快乐。我说此譬。当解其义。比丘筐者譬此身色龕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体。秽食长养。沐浴衣服。无常变坏危脆之法。毒蛇者譬如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地界若净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风净亦复如是。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阴。内六贼者譬六爱喜。空村者譬六内入。观察眼入之处。是无常变坏虚伪之法。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空村群贼者譬外六入处。眼为可意不可意色所害。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如是。馥流者譬如四流。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河譬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凉安乐者譬无余涅槃。筏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度者。譬精进勇猛得到彼岸。婆罗门住处者譬如来应等正觉。

又木槌子经云。时有难国王。名波琉璃。白佛言。我国边小频岁寇贼五谷涌贵。疫疾流行人民困苦。我常不安。法藏深广不得修行。唯愿垂矜赐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灭烦恼障者。当贯木槌子一百八。常以自随至心无散。称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名。乃过一木槌子。如是渐次度木槌子。若二十若百若干。乃至百千万。若能满二十万遍。身心不乱离诸谄曲者。舍命得生第三焰摩天。衣食自然常安乐行。若复能满一百万遍者。当断除百八结业获无上果。王闻欢喜我当奉行。佛告王曰。有莎升比丘。诵三宝名经历十岁。得成斯陀含果。渐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闻是已倍复修行。

又贤愚经云。波罗奈国有居士。字曰毳提。此人有子名优波毳提。后年长大家贫憔悴。父付财物居肆贩卖。有邪贵羈阿罗汉。往到其边。而为说法教使系念。以白黑石子。用当筹算。善念下白。恶念下黑。优波毳提奉受其教。

善恶之念辄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甚少。渐渐修习白黑正等。系念不止。更无黑石。纯有白者。善念已盛速得初果。

又譬喻经云。昔有人不信敬。妇甚事佛。妇白婿曰。人命无常可修福德。婿无心懒堕。妇恐将来入地狱中。即复白婿。欲悬一铃安着户上。君出入时撑铃作声。称南无佛。婿曰甚善。如是经久。其婿命终。狱卒叉之掷镬汤中。叉撑镬作声。谓是铃声。称南无佛。狱官闻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

又杂譬喻经云。昔有五百贾客乘船入海。值摩竭鱼。出头张口欲食众生。时日少风而船去如箭。萨薄主语众人言。船去太疾可舍帆。如言舍下。船去转驶不可得止。萨薄主问楼上人言。汝见何等。我见上有两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萨薄主惊言。此是大鱼。当奈何哉。我与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鱼腹无有活理。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之。于是众人各随所奉。一心归命求脱此厄。所求逾笃船去逾疾。须臾不止当入鱼口。于是萨薄主告诸人言。我有大神。号名为佛。汝等各舍奉神一心称之。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鱼闻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间乃复有佛。我当何忍伤害众生。即便闭口水皆倒流。转得远鱼。五百贾人善心即生。皆得解脱。

又大集经云。譬如沙门自有头发生不知日长几分。如是菩萨罪生不能自知。言我无罪者。

又杂阿含经。尔时世尊说偈言。

善护于身口 及意一切业
惭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护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净法能护世间。何等为二。所谓惭愧。假使世间无此二净法者。世间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亲师长尊卑之绪。颠倒混乱如畜生趣。即说偈言。

世间若无有 惭愧二法者
违越清净道 向生老病死
世间若成就 惭愧二法者
增长清净者 永闭生死门

又惟无三昧经云。佛告阿难。善男子。人求道安禅先当断念。人生世间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秽念多故。一念来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亿四千万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报。一恶念者亦得恶果报。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是故善恶罪福各别。

颂曰。

静念遗忘虑	有虑非理尽
境来投虚空	虚空何所轸
托阴游重冥	冥亡影迹殒
四果皆欣求	一乘独玄泯

发愿篇第二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佛果夔绝登之有阶。法云峻极届之有渐。是以创发大诚。则玄福招于极果。初立弘誓。则妙愿遍于来际。一念兴行。遂感尘劫之瑞华。半刻虔躬。乃得大千之甘露。盖是大乘之根基。种智之津衢也。

引证部第二

如阿弥陀经云。佛语阿难。阿弥陀佛为菩萨时。常奉行是二十四愿。珍宝爱重保持恭顺。何等为二十四愿。

第一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泥犁禽兽薜荔蝮飞蠕动之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妇人。女人欲来生我国中者即作男子。诸无央数天人民蝮飞蠕动之类。来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长大皆作菩萨阿罗汉。都无央数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三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土自然七宝纵广甚大。旷荡无极极自软好。所居舍宅被服饮食都皆自然。比如第六天王所居处。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四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名字皆闻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皆令诸佛各于比丘僧大座中。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闻我名字莫不慈心欢喜踊跃者。皆令来生我国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五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诸无央数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若前世作恶闻我名字。欲来生我国者。即便反正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欲生我国不断绝。寿终皆令不复泥犁禽兽薜荔。即生我国在心所愿。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六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来生我国。用我故益作善。若分檀布施绕塔烧香。散华然灯悬杂繒彩。饭食沙门起塔作寺。断爱欲斋戒清净一心念我。昼夜一日不断绝。皆令来生我国作菩萨。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七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若作沙门不毁经戒。断爱欲。斋戒清净一心。念欲生我国昼夜不断绝。若其人寿欲终时。我即与诸菩萨阿罗汉。共飞行迎之。即来生我国。则作阿惟越致菩萨智慧勇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八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欲到他方佛国生者。皆令不更泥犁禽兽薜荔。皆令得佛道。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九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面目皆端正净洁姝好。悉同一色都一种类。比如第六天人。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同一心所念欲所言者预相知意。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一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无有淫泆之心。终无念妇女意。终无有瞋怒愚痴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二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令心相敬爱终无相嫉憎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三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欲共供养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皆令飞行即到。欲得自然万种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养诸佛悉皆得遍。以后日未中时。即飞行还我国。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四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欲饭时。即皆自然七宝钵中有自然百味饭食在前。食已自然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五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身皆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皆令如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六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语者。如三百钟声。说经行道皆如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七愿使某作佛时。令我洞视彻听飞行十倍胜于诸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八愿使某作佛时。令我智慧说经行道十倍于诸佛。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十九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令得人道。悉作辟支佛阿罗汉。皆坐禅一心。共欲计数知我年寿几千亿万劫岁数。皆令无有能极知寿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愿使某作佛时。令八方上下各千亿佛国中诸天人民蜎飞蠕动之类。皆令作辟支佛阿罗汉。皆坐禅一心。共欲计数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知有几千亿万万人。皆令无有能知数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一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寿命无央数劫。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二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智慧勇猛。自知前世亿万劫时。宿命所作善恶却知无极皆洞视彻。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三愿。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皆智慧勇猛顶中皆有光明。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第二十四愿使某作佛时。令我顶中光明绝好。胜于日月之明百千亿万倍。绝胜诸佛光明焰照诸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当大明。诸天人民蛄飞蠕动之类。见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者。皆令来生我国。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

佛告阿难。阿弥陀佛为菩萨时。当奉行是二十四愿。不犯道法绝去财色。精明求愿。积功累德。无央数劫。今致作佛。悉皆得之。不亡其功也。

又佛说灭十方冥经云。时有释种童子。名面善悦。来白佛言。唯天中天。今我二亲身不安和。横为非人所见侵娆。昼夜寤寐不得宁息。出入行步亦见逼恼。或遭非人妖蛊奸邪。无以防护。唯愿世尊。告示以法。随时救济令无娆害。佛告面善悦。当为汝说拥护之法。

佛言。东方去此过于八千那术佛土。有世界名拔众尘劳。其佛号等行如来。今现在说法。人若东行先当稽首归命。供养于东方佛。则无恐惧莫敢侵娆。有所兴作悉当如愿。

佛告童子。南方去此过于十亿百千佛土。有世界名消冥等要脱。其佛号初发心念离恐畏归依超首如来。今现在说法。若欲南行当遥稽首归命彼佛专意不离。则无恐惧不遇患难。

佛告童子。西方去此如殒伽河沙诸佛刹土。有世界名善选择。其佛号金刚步迹如来。今现在说法。若欲西行先当稽首礼于彼佛一心归命。则无恐惧不逢患难。

佛告童子。北方去此过二万佛土。有世界名觉辩。其佛号宝智首如来。今现在说法。若欲北行设在家居。稽首作礼归命彼佛。则无恐惧不遇患难。

佛告童子。东北方去此过于百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持所念。其佛号坏魔慢独步如来。今现在说法。若诣东北方当遥稽首归命彼佛。所在获安则无所畏。

佛告童子。东南方去此过二殒伽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常照曜。其佛号初发心不退转轮成首如来。今现在说经。若东南方行先当稽首。五体投地一心归命。然后乃进则无恐惧。

佛告童子。西南方去此过于八万佛土。有世界名覆白交露。其佛号宝盖照空如来。今现在说法。若西南行先当稽首彼方如来。以华遥散念于无相。然后乃进则无恐惧。

佛告童子。西北方去此过六万伽河沙佛之刹土。有世界名住清净。其佛号开化菩萨如来。今现在说法。若西北方行先礼彼佛。自归悔过净修梵行。然后出家则无恐惧。

佛告童子。下方去此过九十二垓佛之刹土。有世界名念无倒。其佛号念初发意断疑拔欲如来。今现在说法。若欲坐时。若夜卧时。念斯如来稽首自归。常以普慈念救众生。然后坐卧则无恐惧。

佛告童子。上方去此过六十万伽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离恐惧无有处所。其佛号消冥等超王如来。今现在说法。若从坐起常礼彼佛自归供养。则无恐惧所至获安。

佛告童子假使有人受此经典。持讽读诵为他人说。具足备悉令不缺减速成所愿终无恐惧。若到县官不见侵枉。若行贼中不见危害。若行大火中即为消灭。若行大水中终不没溺。天龙鬼神弊恶之神无敢触者。诸恶兽无敢近者。诸魅魍魉无能娆者。若在闲居独处。则为如来之所拥护。佛说如是。帝释善面悦童子等。闻经欢喜作礼而退。

又持地论云。菩萨发愿略说五种。一发心愿。二生愿。三境界愿。四平等愿。五大愿。彼菩萨初发无上菩提心。是名发心愿。愿未来世为众生故。随善趣生。是名生愿。愿正观诸法无量等诸善根思惟境界。是名境界愿。愿未来世一切菩萨善摄事。是名菩萨平等愿。大愿者。即平等愿。

菩萨又说十种大愿。

一者愿一切种供养无量诸佛

二者愿护持一切诸佛正法

三者愿通达诸佛正法

四者愿生兜率天乃至般涅槃

五者愿行菩萨一切种正行

六者愿成熟一切众生

七者愿一切世界悉能现化

八者愿一切菩萨一心方便以大乘度

九者愿一切正行方便无碍

十者愿成无上正觉

是菩萨住于初地。方便净信现在修行。于未来事生十大愿。

一者以清净心常愿供养一切诸佛

二者受持守护诸佛正法

三者劝请诸佛转未曾有法

四者顺行菩萨正行

五者一切器界具足成熟

六者一切世界悉能现化

七者自净佛土

八者一切菩萨同一方便以大乘化

九者利益众生一切不空

十者一切世界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

如是大愿能生无量百千大愿。不离众生界不离世间。此诸大愿生生常行终不忘失。

又华严经云。诸佛子。菩萨住欢喜地以十愿为首。生如是等百万阿僧祇大愿。以不可尽法而生是愿。为满是愿勤行精进。何等为十。一众生不可尽。

二世界不可尽。三虚空不可尽。四法界不可尽。五涅槃不可尽。六佛出世不可尽。七诸佛智慧不可尽。八心所缘不可尽。九起智不可尽。十世间转法轮智转不可尽。若众生尽我愿乃尽。乃至起智转尽我愿乃尽。而众生乃至起智诸转实不可尽。我诸愿善根亦不可尽。

又文殊师利问菩提经云。尔时天子问文殊师利言。菩萨有几心能摄因能摄果。文殊答言。诸菩萨有四心能摄因能摄果。何等为四。一初发心。二行道心。三不退转心。四一生补处心。初发心为行道心作因缘。行道心为不退转心作因缘。不退转心为一生补处心作因缘。

又初发心如种谷田中。行道心如谷子增长。不退转心如华果始成。补处心如华果有用。

又初发心如车匠辑材。行道心如斫治材木。不退转心如安施材木。一生补处心如车成运致。

又初发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五日月。不退转心如月十日。一生补处心如月十四日。如来智慧如十五日月。

又初发心能过声闻地。行道心能过辟支佛地。不退转心能过不定地。一生补处心安住定地。

又初发心如病者求药。行道心如分别药。不退转心如病服药。补处心如病得差。

又大集经云。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初发无上菩提心时。闻诸众生有如是行。不惊不怖。是事实难不可思议。佛言。舍利弗。于意云何。如师子虽复初产闻师子吼。有怖畏不。不也世尊。菩萨摩訶萨。初发无上菩提心时。闻众生行亦复如是。舍利弗。于意云何。火热虽小畏干薪不。不也世尊。菩萨初发无上菩提心已。得智慧火亦复如是。舍利弗。今以非喻为喻。舍利弗。譬如猛火与诸干薪。结期七日当大战鬪。尔时一切干树菓木种种枝叶。悉共合聚如须弥山。尔时猛火有一亲友。而告之言。汝今何故不自庄严多觅有救。援助彼众。汝唯一己。何能当之。时火答言。彼怨虽多我力能敌不须伴党。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虽诸烦恼悉共和合其势炽盛。菩萨智慧力能消伏。如阿伽陀一丸之药能破大毒。菩萨智慧亦复如是。小智慧药能坏无量烦恼毒。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佛告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有一贫人以乞自活。从一城至波罗柰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见者皆呵责言。汝从何来而至于此。遂遮不听游行告乞。尔时彼人见有障碍作是思惟。我于彼辈无有过失。何故障我而告乞也。于时波罗柰城有一长者。遗失铜钵。时彼长者求觅铜钵所在不获。因求钵故至余一村。时彼乞人于粪聚中得彼铜钵挂于杖头。将来往入波罗柰城。从街至街。从街至街。从此交街至彼交街。从此方隅至彼方隅。口唱是言。此之铜钵是谁之物。识者收取。而彼游历处处东西求觅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即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长者后闻有人从彼粪中得一铜钵挂于杖头。将来入彼波罗柰城。处处游访不知主处。既不得主便付梵德王。既闻是已。到梵德王边。到已白言。大王当知。前者乞人所奉铜钵是我之物。时梵德王遣使往唤彼之乞人。而语之言。汝于前者所送铜钵。今此长者云是我许。其事如何。彼人即白梵德王言。如是大王。我本不知彼之铜钵是谁之物。在粪聚中。我既得已。即挂杖头将来入城。东西访问不知主处。遂奉大王任王所用。尔时梵德闻彼语已。心大欢喜而告彼言。人者。汝今欲于我边乞何等愿。我当与汝。而彼铜钵还其长者。尔时彼人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若必欲欢喜与我愿者。愿王于此波罗柰城。所有乞人用我为王也。时梵德王复告彼言。今者何用与彼乞儿而为王也。但当更乞诸余好愿。或金或银。或索国中最胜村落用为封邑。我即与汝。时彼乞人复白王言。王若欢喜与我愿者。我今正欲得前所愿。王遂报言。任汝所乐。随汝作耳。尔时在彼波罗柰城。合有五百乞儿依住彼乞愿者。悉唤令集而告之言。我今得与汝等为王。汝等必当听我处分。时诸乞人问彼王言。汝今云何处分我等。令作何事。时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捉置髑上者。或有取我而背负者。自余皆悉为我左右围绕而行。而彼五百诸乞儿辈闻彼语已。即从处分。或有舆者。或背负者。处处游行所有饮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乞已将向一处。分张而共食噉。如是方便多时活命。时有一人屏处独食摩呼茶迦(隋言欢喜丸也)。尔时乞王从其人边夺取彼食已将走。其王徒众五百乞儿。逐彼王走至于远处。皆悉疲乏。既疲乏已。悉各回还。其彼乞王身力壮健。走而不乏。更至远已。回头望看五百乞儿悉皆不见。既不见已。入一园内取水洗手。坐于一边欲食彼食。未食之间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今何故于彼人边夺取其食。更复诳我随从人辈。此食既多我食不尽。若世间内有诸圣人。愿知我意而来此者。我即分与。发是心已。有辟支佛。名曰善贤。从虚空里飞腾而来。在彼人前。从空直下。去其不远。其人遥见彼辟支佛威仪庠序。行步齐。停。举动得所不缓不急。见如是已。于彼辟支佛所心

得净信。得净信已作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贫煎。及以现在皆悉不值如是福田。于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供养。我昔若值如是福田。今日应不遭斯困顿。亦不应被他逼切而得活命。我今将此食奉上仙人。未审此仙受纳以不。若蒙受者。愿我将来免此贫煎困厄之身。作是念已。即将此食奉此仙人。然辟支佛有如是法。唯现神通教化众生。更无别法。时辟支佛受取彼食。从地腾空而去。其人见彼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以欢喜故顶戴指掌。遥礼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礼已心发是愿。愿我此身于未来世。每常值遇如是世尊。或胜此者。而彼世尊所说之法。愿我一闻速得证解。又愿我于未来世中。在大威德豪族姓家。为王治化更莫在彼贫儿之内。复作是愿。生生世世不堕恶道。

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有心疑于彼之时。波罗柰城乞儿之王。施辟支佛摩呼荼迦此是谁者。莫作异见。婆提唎迦比丘是也。时乞儿王施辟支佛食。因彼业果今生释种大豪贵族。资财无乏少。由昔愿故。今得王位。又由昔愿不堕恶道。常生人天多受快乐。又由昔愿今值于我。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我又授记。于我声闻弟子之中。豪姓出家最第一者。婆提唎迦比丘是也。

颂曰。

贤人慕高节	志愿菩提因
御鹤翔伊水	策马出王田
本祈立弘誓	感报弥陀身
能仁修八正	超逾九劫前
声流遍三界	慈化通大千
掩尘息妄想	凡圣并欣然
含生同志趣	保益启心神
生死必永尽	岂同庄老仙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法服篇第三十
- 然灯篇第三十一

法服篇(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功能部
- 会名部
- 济难部
- 感
- 报部
- 违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袈裟为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为覩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销瘦。取能销瘦烦恼。铠名忍辱。取能降伏众魔。亦喻莲华。不为污泥所染。亦名幢相不为邪众所倾。亦名田文之相。不为见者生恶。亦名救龙之服。不为金鸟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为外道所坏。亦名不正之色。不为俗染所贪是以教有内外之别。人有道俗之异。在家则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顺先王之法言。上有敬亲事君之礼。下有妻子官荣之变。此则恭孝之躅理叶儒律。出家则依乎内教。服诸佛之法服。行诸佛之法行。上舍君亲爱敬之重。下割妻子官荣之好。以礼诵之善自资父母。行道之福以报国恩之重。既许不以毁形易服为过。岂宜责以敬亲事君之礼。是故。剃发之辰。天魔闻而遥怖。染衣之日。帝释见而远欢戏女聊被无漏遂满。醉人暂剪恶缘即舍。龙子赖而息惊。象王见而止怯。故知三领法衣蔽身俭用。三种坏色伏我爱情。既仿稻田。自成应供之德。远同先佛。寔遵和敬之道。出尘反俗所贵如斯者乎。

功能部第二

如华严经云。着袈裟者舍离三毒也。又大悲经云。但使性是沙门。污沙门行自称沙门。形似沙门被着袈裟。于弥勒佛乃至楼至佛所得入涅槃无有遗错。又悲华经云。释迦牟尼佛。昔于过去宝藏佛所发菩提心。愿我成佛时。令我

袈裟有五功德。一者我成佛已。若有众生入我法中出家着袈裟者。或犯重禁。或犯邪见。若于三宝轻毁不信。集诸重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于念中生恭敬心尊重佛法僧。如是众生乃至一人必与授记。于三乘中得不退转。二者我成佛已。天龙鬼神人及非人。若能于此着袈裟者。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其人若得见此袈裟少分。即得不退于三乘中。三者若有众生为饥渴所逼。若贫穷鬼神下贱诸人。乃至饿鬼畜生。若得袈裟少分乃至四寸。其人即得饮食充足。随其所愿疾得成就。四者若有众生共相违反。起贼想展转鬪诤。若诸天龙八部人及非人共鬪诤时。念此袈裟。寻生悲心。柔软之心。无怨贼心。寂灭之心。调伏善心。五者有人若在兵甲鬪讼断事之中。持此袈裟少分至此辈中。为自护故。供养恭敬尊重袈裟。是诸人等无能侵毁触娆轻弄。常得胜他过此诸难。若我袈裟不能成就如是五事圣功德者。则为欺诳十方世界现在诸佛。于未来世不成菩提作佛。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持戒信心清净。知僧福田。为法衣故。施一菓直为作衣价。心常爱乐而生随喜。命终生林戏天。自在游戏随意所至。若生人中神德自在。若有众生心有净信。为比丘僧染治袈裟法服。命终生彩地天。与诸天女五欲自娱。饮食甘露无有醉乱。从天命终得受人身。人所爱敬。

会名部第三

如大方等陀罗尼经云。佛言。若趣向道场。应如比丘法修诸净行。具于三衣杨枝澡水食器坐具。行者如是应畜。至于道场如比丘法。

佛告阿难。衣有三种。一出家衣者。作于三世诸佛法式。二俗服者。令我弟子趣道场时当着一服。常随逐身寸尺不离。若离此衣即得障道罪。第三衣者。具于俗服。将至道场。常用坐起。其名如是。汝当受持。

又萨婆多论问曰。佛常剃发不。答曰不尔。佛发常如剃发。后一七日复问曰。佛初得道时着袈裟不。答曰无有。白衣得佛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着法衣威仪具足。舍离烦恼。而复一切种智入其身内。袈裟者。秦言染衣也。结爱等亦名染也。着此服者在兽不畏。是故猎师假服令兽远见。

又舍利弗问经云。摩诃僧祇部。勤学众经宣讲真义。以处本居中应着黄衣。昙无屈多迦部。通达理味开导利益。表发殊胜应着赤色衣。萨婆多部。博通敏达以导法化。应着皂衣。迦叶维部。精勤勇猛摄护众生。应着木兰衣。弥沙塞部。禅思入微究畅幽密。应着青衣。是故罗旬踰比丘分卫不能得食。后

以五种律衣更互着之。便大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执性多嫉。见沙门来急闭户云。大人不在。见他布施欢喜摄念。发心愿作沙门。是故今身虽得出家穷弊如此。我法出家纯服弊帛及死人衣。因罗旬踰故受种种衣也。又三千威仪云。有四事到他国不着袈裟无罪。一无塔寺。二无比丘僧。三有盗贼。四国君不乐道。

济难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昔佛在世时。尊者达尼迦闇取官材罪在不舍。时瓶沙王信敬三宝。见达尼迦身着袈裟。虽取官材释然不问。比丘见已而白佛言。此达尼迦宿殖何业。为瓶沙王原恕乃尔。佛告比丘。乃往过去。尔时有一金翅鸟王。其身极大。两翅相去六千余里。常入海中取龙食之。诸龙常法畏金翅鸟。常求袈裟着宫门上。鸟见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复前行食彼诸龙。鸟食龙时。以翅博海水擗龙现而取食之。时有一龙为鸟所逐。即取袈裟戴着顶上。寻岸而走。时金翅鸟化作婆罗门。追逐龙后种种骂言。汝今何不放此袈裟。龙畏死故急捉不舍。尔时海边有一仙人。龙时恐怖投趣仙人。鸟见仙人不敢复前。仙人即出为鸟说法。教鸟向龙共相忏悔已各去。佛告比丘。昔仙人者今我身是。金翅鸟者瓶沙王是。尔时龙者达尼迦是。昔蒙袈裟得免鸟食。今复蒙我袈裟因缘得脱王难。出家修道获阿罗汉。是故当知。袈裟威力不可思议。

又海龙王经云。尔时有龙王。而白世尊曰。于此海中无数种龙。有四种金翅鸟。常食斯龙及龙妻子。愿佛拥护常得安隐。于是世尊脱身皂衣。告海龙王。汝取是衣分与诸龙。皆令周遍。有值一缕者。金翅鸟王不能犯触。持禁戒者所愿必得。尔时诸龙各怀惊惧。各心念言。是佛皂衣甚为小少。安得周遍大海诸龙。时佛则知龙心所疑。告龙王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各分如来皂衣终不减尽。譬如虚空。随其所欲则自然生。时龙即取佛衣。而分作无鞅数百千万段。各各分与。随其所乏。广狭大小自然给与。其衣如故给不知尽。当敬此衣。如敬世尊。如敬塔寺。佛言。观如来衣者即脱龙身。于是贤劫中皆得无着当般泥洹。尔时四金翅鸟王各与千眷属俱白佛言。今日吾等自归三宝。悔过前犯奉持禁戒。从今日始常以无畏施一切龙。拥护正法到于灭尽。不违佛教。佛告四金翅鸟王。汝等先于金仁佛时。为四比丘。名曰欣乐大欣乐上胜上友。是四比丘违犯戒法。贪于供养不护身口意。作恶众多。供养金仁佛亦不可计。以是之故不堕地狱。堕此禽兽。前后杀生不可称

计。佛现神足令识宿命。所作罪福普悉念之。我等宁没身命不敢犯恶。佛为说经授其决言。弥勒佛时在第一会皆当得度。

感报部第五

如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有一长者。名曰瞿沙。其妇生女端正殊妙。有白[迭*毛]衣裹身而生。因为立字。名曰白净。年渐长大衣亦随长。鲜白净洁不烦浣染。众人见之竞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贪世俗荣华。愿乐出家。父母爱念不能违逆。寻将佛所求索入道。佛告善来。比丘尼头发自落。身上白衣化为袈裟。成比丘尼。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阿难见已。请问因缘。佛告阿难。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叶。将诸比丘游行聚落教化众生。时有女人见佛及僧心怀欢喜。持一张[迭*毛]布施佛僧。发愿而去。缘是功德天上人中。常有净衣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于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波罗柰国有梵摩达王。其妇生女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为立字名伽尸孙陀利。年渐长大衣亦随大。禀性贤善慈仁孝顺。将诸侍卫出城游戏。渐次往到鹿野苑中。见佛相好心怀喜悦。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为说法。心开意解得须陀洹果。复求出家。佛告善来。比丘尼头发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诸天世人所见敬仰。时诸比丘见是事已。请问因缘。佛告比丘。乃往过去无量世时。有佛出世。号加那牟尼。将诸比丘游行教化。时有王女值行见佛心怀喜悦。前礼佛足。请佛及僧。三月受请四事供养已。复以妙衣各施一领。缘是功德天上人中尊荣豪贵。常有袈裟随身而生。佛告比丘。欲知王女者。今孙陀利比丘尼是。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波斯匿王夫人。生一男儿。端正殊妙世所希有。身被袈裟。生已能语。问父王言。如来世尊今者在不在。大德迦叶舍利弗大目犍连。如是遍问悉为在不在。父王答曰。皆悉都在。唯愿大王为我设供。请佛及僧寻勅为请。佛入宫已。见其太子而问之曰。汝自忆念迦叶佛时是三藏比丘不。答言。实是。处此胞胎为安隐不。蒙佛遗恩得存性命得过日耳。时王夫人见此太子佛世尊共相问答。喜不自胜。而白佛言。今此太子宿殖何福。生便能语。乃能与佛感有问答。唯愿世尊敷演解说。尔时世尊。即便为王说偈言。

宿造诸善缘 百劫而不朽
善业因缘故 今获如是报

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叶。将诸比丘游行教化到迦翅王国。时王太子。名曰善生。见佛世尊深生信敬。归白大王求索入道。王不听许言。我唯一子当继王位养育民众。终不听汝出家入道。时王太子闻已愁瘁。断谷不食已经六日。恐命不全。勅彼太子共作要誓。汝今若能读诵三藏经书通利。听汝出家。然后见我。时太子闻已。心怀喜悦寻即出家。诵习三藏尽令通利。王大欢喜。即语比丘。我今库藏所有财物。随汝取用终不吝惜于是王子比丘闻已。取财设百味食请迦叶佛及二万比丘。供养既已。一一比丘各施三衣六物。缘是功德不堕恶世。天上人中常有袈裟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于我。故有袈裟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违损部第六

如贤愚经云。昔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此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曰提毘。总领八万四千小国。时世无佛有辟支佛在山林中。福度众生禽兽亦附。时有师子。名曰坚誓。躯体金色食菓噉草。不害群生。有一猎师。剃除须发。身着袈裟。内佩弓箭行见师子。而心念言。可杀取皮以用上王。足得脱贫。值师子睡。猎师便以毒箭射伤。师子惊觉即往欲害。见着袈裟便自念言。着袈裟人不久在世必得解脱。所以然者。此袈裟乃是三世圣人标相。我若害之则起恶心。向三世诸贤圣人。念已息害。毒箭入体。命在不久。即说偈言。

耶啰啰 婆奢沙莎呵

说此语时。天地大动无云而雨。诸天观见雨华供养。死已剥皮持以奉王。求索赏募。王见念言。经书有云。若有禽兽金色身者。必是菩萨。我今云何与物赏之。若与赏者同彼无异。王即问言。师子死时有何瑞应。猎师答言。口说八字。雨华动地无云而雨。王闻语已。悲喜交集。即召诸臣。令解是义无能解者。时山林中有一仙人。名曰奢摩。善解字义。王即请来为王解说。耶啰啰者。谓剃头着袈裟者。当于生死疾得解脱。婆奢沙者。谓剃头着染衣者。皆是三世贤圣之相。近于涅槃。莎诃者。谓剃头着染衣者。当为一切诸天世人所见敬仰。仙人解竟。王大欢喜。即召八万四千小王。悉集共作七宝高车载师子皮。烧香散华尽心供养。打金作棺。盛师子皮以用起塔。尔时人民因是善心。命终之后悉得生天。佛告阿难。尔时师子由发善心向染衣人。

十亿万劫作转轮王。给足众生。广殖福业。致得成佛。时师子者今我身是。时王提毘。由因供养师子皮故。十万亿劫天上人中尊贵第一。修诸善本。今弥勒是。时仙人者。今舍利弗是。时猎师者今提婆达多是。以是义故。若有众生有恶心向诸沙门着袈裟者。当知是人则起恶心。向于三世诸佛贤圣。以起恶故获无量罪。若有众生能发信心。敬于出家着袈裟人获无量福。

又大集月藏经云。佛言。我昔为于一切众生。修诸苦行起大悲心。舍身头目耳鼻舌等。各如毘福罗山。及舍象马国城妻子。经于三千阿僧祇劫。悲愍一切苦恼众生。及谤正法毁谤贤圣。无惭无愧不善众生。及于一切净佛国土所弃众生。为如是等诸众生故。发愿在于五浊恶世成无上道。为救三涂苦恼众生。安置善道及涅槃乐。若有众生。于我法中为我出家。剃除须发被着袈裟。虽不受戒及受毁犯。若有护持供养是人。得大果报。何况供养具持戒者。若未来世。国王大臣及断事者。于我弟子及着袈裟骂辱打缚。或驱使及夺财物资生之具。是人则坏三世诸佛真实报身。则挑一切天人眼目。则隐一切诸佛正法。令诸天人堕于地狱。时憍陈如及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为佛剃除须发。被着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毁犯。若王大臣及断事者。骂辱打缚得几许罪。佛告梵王。我今为汝且略说之。若人出于万亿佛血得罪多不。梵王答佛。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其罪尚多无量无边。何况具出万亿佛血。终无有能广说彼人罪业果报。佛告梵王。若有恼乱骂辱打缚为我剃发被着袈裟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被出万亿佛血。何以故。是人为我出家剃发被着袈裟。虽不受戒或受毁犯。是人犹能为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于三宝中心得敬信。胜于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能速入涅槃。胜于一切在家俗人。是故天人应当供养。若有国王见出家人作大罪业。止得如法摈。出国土及在寺外。不得鞭打及以骂辱。一切不应如其身罪。若故打骂。是人便已退失解脱。及离一切人天善道。必定归趣阿鼻地狱。何况鞭打为佛出家具持戒者。颂曰。

外洁内明	同资净土	戒品无亏
法服庠序	既仿田文	亦救龙苦
威仪可观	恩沾法雨	

感应缘(略引五验)

- 西域志云有佛袈裟验

- 魏明帝有火浣布袈裟验
- 宋沙门释僧妙有袈裟验
- 唐沙门释慧光有袈裟验
- 唐沙门道宣感通袈裟之验

西域志云。娑罗双树林边别有一床。是释迦佛素像在上。右肋而卧。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犹现在数放神光。又王舍城东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时。将就池浴脱衣于此。有鹭鸟衔袈裟升飞。既而坠地化成此石。纵横叶文今现分明。其南有佛观田命弟子难陀制造袈裟处。并数有瑞光现。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后三回。往彼见者非一。

魏文帝时。不信南方有火浣布。帝云。火功尚能铄石销金。何不为烧其布。文帝既崩至太子明帝时。西国有献火浣布袈裟。明帝初依父语不信。以火试之久烧不坏。始知有征言不虚也。文帝前已着史籍上。有不信火浣布之文者。并私改有之。

宋沙门僧妙者。上党人也。家姓冯氏。居于江陵上明村。妙至大明年初。游乞零陵。因居郡治龙华精舍。贩货蓄聚。米至数千斛。大明八年卒龙华寺。灾焚荡尽。妙临终以财物付弟子法宗。令造讲堂僧房。法宗立堂毕。颇陀延曰。未时建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笃。时有道猛比丘。随泉陵令高阳许静慧在县。县即郡治之邑也。猛往省宗疾。入寺数步见一沙门着桃华布裙单黄小被。行且骂云。小子法宗违处分。不立僧房。费散财物。云云。既回见道猛如惊羞状。以被蒙头入法宗房。猛常往来此寺未尝见此沙门。不欲干突之。先造法超道人说所闻见。超疑猛或诈妄。捡问形状音气。猛具言之。超曰。即法宗之师。亡来数载共叹怅之。其夕即灵语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数骂甚严。犹以僧房为言。声音气调不异平生法宗稽首谢之既毕。问和尚今生何处。善恶云何。妙曰。生处复粗可耳。但应受小谪。二年外乃可得免。兼有小抑横欲诉所司。为无袈裟不能得行。可急为制也。法宗曰。袈裟可办。未审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请僧设供以袈裟为嚬。我即得也。法宗如言饭僧嚬衣。道猛时在会。又见僧妙倚于堂户之外拱立听经。饭嚬毕。猛即见袈裟已在妙身。仍进堂中欲依僧次就坐。问猛年腊。猛云。吾忘其年。是索勇虜临江岁之二月也。妙云。与吾同腊。见大一月耳。乃坐猛下。猛即空一坐位。妙端默听。至座散乃不复见。时一堂道俗百余人。零陵太守泰山羊阐亦预法集。自猛与妙讲论往反。众但闻猛独言耳。所以咸知验。实

者猛与妙不相识。说其形色举动年腊少宿莫不符同。法宗始病厄困殆命。至灵语曰。枕疾即愈。灵语所著盖是弱僮。而声气音用听者莫辩其殊。故并信异之。初闻不甚奉法。因是大兴敬寤连建福集。即其年设讲于此寺。持斋布施。

大唐贞观五年。梁州瞻养寺慧光法师弟子。母氏家贫内无小衣。来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着。与诸邻母同聚言笑。忽觉脚热。渐上至腰。须臾雷震霹雳。掷邻母百步之外。土泥两耳。闷绝经日方得醒寤。所用衣母遂被震死火烧焦蜷。题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殡之。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终销散。是知受持法服福利三归之龙。信不虚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岩宿。以衣障前。感异神来。形极可畏。申臂内探欲取宿者。畏触袈裟碍不得入。遂得免脱(右此二验出唐高僧传)。

西明寺道宣律师。干封二年仲春二月住持。感应因缘具在第十卷初。时有四天王臣子。白宣律师曰。如来临涅槃三月未至前。命文殊师利。汝往戒坛所鸣钟。召四方菩萨并及比丘天龙八部等。使集祇桓。文殊依命告集已。世尊告文殊大众言。我初踰城入山学道。以无价宝衣贸得鹿裘着。有树神现身。手执僧伽梨。告我言。悉达太子。汝今修道定得正觉。过去迦叶涅槃时。将此布僧伽梨大衣付嘱于我。令善守护待至仁者出世。令我付悉达。我于于时欲受大衣。地便大动。树神告言。今为汝开衣示福田相。树神既开我见福田相。即入金刚三昧定。地又大动。树神又言。汝今犹是俗人。未合被此法衣。当置于顶上恭敬供养。令汝求佛道不为魔娆。我依树神。即以头顶戴之。我初戴时大地震动。不胜我身。彼地神坚牢从金刚际踊出金刚山。随我所行处处承我。始得安住。我时六年苦行身体既羸。衣犹顶上不敢辞疲。唯有梵王数来见我。深起大悲愍我劳苦。将我伽梨上至梵天。地又大动日月无光。地神又告梵言。汝可持衣还安顶上。梵王依教。大地乃安。日月还明。太子又告梵王。汝知僧伽梨在我顶上意不。答言不知。太子言。此为未来诸恶比丘比丘尼等。不敬我解脱法服故。以衣在顶上住。为摧伏天魔外道故。我入河浴。受二牧女乳糜时。被着此大衣即得第三禅乐。众苦皆尽。我坐菩提树初转法轮。尔时树神将塔来奉上我。令我脱此服安置塔中。我自成佛来于今五十载。敬重此大衣守护自濯。常使金刚神擎持宝塔。未尝置地。每转法轮便被此服。自成道来被着五十度。我欲涅槃须有付嘱。

佛告文殊及诸比丘天龙八部等。此是迦叶佛毘布僧伽梨有大威德。我以佛眼观诸天龙鬼神及十地菩萨等。未能动此大衣如毛发许。既不能动唯有如来擎此衣塔。三匝绕戒坛。从南面西阶升于戒坛上。从西面北转至于北面上立。世尊掷衣塔上空中。衣塔放光遍照百亿国土。一切苦趣蒙光皆除。犹如天树妙乐国土。如来发声普告诸佛。我欲涅槃。有古迦叶佛毘布僧伽梨。付我住持末法众生。诸来十方佛等。愿各舍一衣共持末法。十方诸佛闻是语已。即各脱僧伽梨以施牟尼佛。世尊受已魔王又白佛言。伏愿哀愍听。我欲施黄金珠宝用作盛衣塔。愿见听许。世尊许已。便以神力于一念顷众塔皆成。成已。世尊自将大衣一一内宝塔中。魔众白佛。不知此塔付嘱何人安置何处。于是如来临欲涅槃。即告罗云。汝命阿难来。阿难来已。世尊放光遍照大千。百亿释迦俱集祇桓。诸佛集已。世尊即从坐起升于戒坛。又告阿难。汝往震旦国。于清凉山窟。命文殊师利。我欲付嘱迦叶僧伽梨。诸来释迦佛。即与文殊。于一弹指顷来至戒坛。佛告文殊及诸来大众。我今涅槃。欲付汝迦叶佛衣塔持我遗法。我入涅槃后。将迦叶衣塔置我戒坛北经于十二年。又告四天王。汝将天乐常供养衣塔。

佛告文殊。有恶比丘共相鬪诤灭我正法。北天竺国有恶王治。信受小乘诽谤大乘。小乘学者更相扇惑。恶魔所翳。所以杀害大乘三藏学者。佛告文殊。以是因缘听住戒坛北十二年中。恶王治世正法灭时。汝当以神力擎持衣塔游行彼国。所有大乘教收内塔中。彼持戒比丘为王杀者。各有僧伽梨如法受持者。汝亦收取内我衣塔中。彼持戒比丘命未尽者。汝当以神力接取安须弥顶上。尔时魔王白佛言。我于未来世护持正法。至彼恶王出除灭大乘时。我从须弥顶下大石山。厌彼恶王并恶比丘。犹如微尘。我有千子并大威力。下生阎浮提为彼诸国。各造万僧伽蓝。满阎浮提及三天下。为灭忧虑护持正法。佛告文殊。汝持我衣钵之塔。周遍阎浮及三天下。乃至大千世界。处处安置。镇我遗法。有阿育王塔。亦劝令造遍三千土。

又佛告文殊师利。汝以神力往祇桓中堂西宝楼上。取我珠玉函将示大众。我初踰城离父王宫。四十里到彼丛林。身小疲惫。权时止息。时彼树神现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为三界大师。迦叶佛涅槃时。付嘱我珠函并绢僧伽梨。令我转付嘱汝。我语神言。汝绢僧伽梨非我所用。我闻先老所言。诸佛出世不着蚕衣。我今修道如何害生。以付我着。汝今是魔故来相恼。树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辄僇言。诸佛慈悲实不着蚕衣。此丝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开中有字。我即开函具见诸奇特事。有大毘尼及修多罗藏。迦

叶遗教并在此中。并见僧伽梨彼佛手迹遗书。付嘱树神令付与我。迦叶佛书云。我初成道时大梵天王施我彼丝。是化出之非是缲茧。梵天王施经丝。坚牢地神王施纬丝。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义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来常披此衣未曾损失。今付悉达。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置祇桓中。若转毘尼时当为我着。今留此衣。汝涅槃后一百年。初有无智比丘分毘尼藏遂为五部。从百年后分汝修多罗。当为无量部。诤论由兴令法速灭。由彼愚僧不闲三藏。闻开着缁衣即为杀蚕。汝若成道后。彼丝自出诸国。非是杀蚕。故我将付树神。今转付汝。此函中并是我遗教。亦将付汝住持遗法。我既读书已。地即六种震动珠函自开又放大光。树神又告我言。可将此衣函置汝左肩上。常起恭敬勿安余处。珠函在肩能摧诸魔及伏外道。令速成佛。我自受函来。常在肩上。乃至受乳糜。菩提树下坐时。帝释来至我所从肩上取函。开取僧伽梨令我披着。又取迦叶佛毳布僧伽梨安于绢衣上。梵王将帝释复施布大衣。我依前纳受。既披三重衣。二是迦叶佛衣。一是我许。大梵天王来告我言。我见过去诸佛。亦披三大衣地所不能胜。世尊宜可去二大衣。还安本处。着我所施衣。大地方得安住。我遂依王言。大地乃安住尔。

又释迦佛初成道时乃至涅槃。唯服毳布僧伽梨及白[迭*毛]三衣。未曾着蚕衣缁帛。何为恶比丘等谤黷我云。毘尼教中开许着之。初成道时爱道比丘尼。手执金缕袈裟。持施与我。我不敢受。令持施僧。况我三界大师服着蚕衣。我于三藏教中虽听用缁彩供养佛法僧。然本非是蚕口出丝绵。我此阎浮洲及以大洲之外。有千八百大国。并有缁帛丝绵。皆从女口出之。非是蚕口中出。由不杀害众生命故。福业所感故。从女口中出。问何以得知。答曰。若欲须丝作衣时即须然香至桑树下。便有二化女子。从彼树下出形。如八岁女。从口中吐丝。彼国人等但设罽车。从女口中取丝。转至罽车上。取足便止。化女即灭。我听着缁彩者。是此女丝及天缁彩。本非害生取丝而用。云何谤我害生取丝用邪。

尔时文殊便白佛言。今有少疑欲有所决。未知许不。佛告文殊。可随汝意。我观大众心皆有疑。前云。迦叶佛小珠函。唯长三寸三分。盛彼僧伽梨一衣亦恐不受。何况容受迦叶佛三藏教迹一切经典邪。佛告文殊大众等。是诸佛力不可思议。唯佛与佛乃能知之。非汝等境界之所筹度。世尊又令文殊师利捧函。世尊起礼。以指触函如开大城门。大众咸覩。一切众事。珠塔绢衣金银楼观。其数十万盛诸三藏。复有天乐而常供养。台高四十里。塔高十由旬。然函无增减。依本三寸。十方诸来佛等。各赞牟尼。能于恶世广度众

生。各施僧伽梨及一珠函。用助牟尼尊者住持遗法。佛命文殊令开佛函。其中各有大衣台观三藏教迹。一如迦叶佛塔。平等无异。佛告文殊。汝将此塔还至祇桓戒坛北台内安置。待我涅槃时。自当有付嘱。因此文殊重问。世尊涅槃后。此函塔等当付何人何处。世尊对诸大众。今付文殊置戒坛上。经三年已移置东南角。经三十年住。过是年已。后移西印度频伽罗山顶光明池南住。如来灭度后经四十五年。有一恶王出现于世。破损佛法逼掠僧尼。不可具述。时有魔王兵众及四天王等。便下大石压杀恶王。娑竭龙王陷彼宫殿成大池水。恶王种族无有遗余。唯有伽蓝及诸民众。西印度人甚弘炽盛。寺有十三万。僧有六十万。及菩萨众亦有无量。经有十三万藏。金缕字经有八万藏。金银七宝像大者高百尺。小者丈六。合有一百三十万躯。自余小者数不可量。此之经像皆是忉利天王工匠具相造之。以是因缘故。其衣塔等往彼山住。至像法末时一千七百年。我此阎浮提及诸四天下多恶比丘。起造伽蓝不修禅慧亦不读经不识文字。纵有识者千有一二至彼恶世。令文殊师利。擎持衣函塔等遍历诸国教化人民令造衣塔。以神通力普被大千。令彼恶比丘等改恶修善。习读三藏令法久住。所作既已。还将衣塔置于本处。至弥勒下时。令文殊师利将塔付弥勒佛。是为安置处。所以相付嘱也。

又如来成道后。第二十一年。佛告大目连。汝往祇桓戒坛北鸣钟召。十方僧如普贤观音菩萨等。并集我分身百亿释迦佛。各乘楼观至戒坛所。依教集已。佛告普贤菩萨。汝往猕猴。池所。我常经行处有破僧伽梨衣。角有小珠塔。可持将来。普贤依教持至祇桓。世尊受此塔已。即告大众。我初踰城至城楼上。城神叹我言。我为此城神。经今十三劫。见过去诸佛。皆踰城学道。破恩爱网杀烦恼贼。成无上道度脱一切。汝今亦尔。勿令有退。迦叶佛时付我小珠塔。待悉达踰城令我付汝。此是拘留孙四牙印之塔。展转相付乃至萎至佛。太子受已礼拜。塔訖。放大光明。塔门自开。便见四牙及佛遗教。有金银台观。其数八万。并盛经律。又有摩尼台观。上常有灯香供养。并傍有银题字告释迦文佛。汝初成道时当取一牙印印汝脚。足下千辐轮现。次取一牙印印汝手掌中。便有万字现。又取一牙印印汝胸臆上。便有德相现。又取一牙印印汝顶上。便获大圆光现。我后成道依此四印。随印现相。皆如前说。印竟内塔中门自然闭。塔基有铭文。令置袈裟角。自成道来置于左肩上。又告诸来佛及人天众。各施一珠塔住待未来。诸佛依言施已。并付普贤守护。待如来涅槃。送至祇桓中安戒坛北。至阎维舍利竟。令普贤守护。住二十年已后付文殊。开塔取此四牙。至正法末时。令传阎浮诸国佛法

住持。乃至一千一百年后。将此四牙印百亿世界形像。皆有光明生希有心。后乃至四洲六欲天等流通化益。后文殊师利将付弥勒佛。

尔时世尊又告大众。我初成道时欲入河洗。尔时河神现身手执此宝塔。内有黄金函。盛一安陀会。并一尼师檀。及有一钵袋。迦叶佛四牙并在函中。此是迦叶佛付我令付世尊今澡浴竟。请披安陀会。我即受着。地为六种震动。而安陀会四角放光照千百亿国土。十方诸梵王寻光来至我所前白我言。此白[迭*毛]五条如拘留孙佛衣。佛涅槃已展转相付。乃至萎至佛。释迦佛涅槃后付嘱娑竭龙王。令依此法衣造八万领。仍造塔供养镇后遗法。而此安陀会四角及条节头。皆安万字。此衣贤劫中最初而造而此宝塔形同五寸。而世尊开塔现真珠楼观。其数八万。盛拘留孙佛所说遗教。又有彼佛三比丘坐禅。佛命文殊。汝取我法螺至。彼比丘所吹佛兴世曲。文殊依命吹螺。入定比丘即起。问文殊师利。今有何佛出世。文殊答言。此贤劫中第四释迦佛出世。彼三比丘俱来礼佛在一面住。即白佛言。拘留孙佛般涅槃时。付我安陀会尼师檀及钵袋。令我住此塔中。乃至萎至佛。令我始入涅槃。迦叶佛又付我四牙。牟尼佛施我少爪发。并置塔中。世尊涅槃后从塔中出于此阎浮提乃至大千界。处处流布衣塔镇后遗法也。

又问。如来成道竟。佛度迦叶兄弟徒众渐多。于迦兰陀竹园集二部僧。于水池边令二部众并脱僧伽梨。遣敷尼师檀。比丘在上坐。令褻僧伽梨置比丘头上。尔时世尊问比丘。汝解我意不。比丘答不解。我灭度后一千一百年。多有非法比丘毁灭我正法。有恶国王杀害比丘。焚烧经像故。如来从座起。自脱僧伽梨褻置头上。

佛告诸比丘。我此僧伽梨过去未来诸佛。皆着此衣得至解脱。末世恶比丘不受持三衣。亦不持戒轻慢法衣。令法速灭。我今与汝合三千大衣。愿汝受持勿令损失。当用布褐作此伽梨。不得用缁帛及细软者。并用麤大布作之。令末世比丘不乐好衣服。世尊发此言时。地之六种震动。天人叹息皆大欢喜。今此诸大衣。世尊教勅将付四天王及诸八使者。令八部鬼神守护此衣。勿令损失。乃至弥勒下生付嘱彼佛。又付梵王帝释若至六斋日年三长斋月。扫洒天宫殿。令将僧伽梨至彼天宫供养。藏七宝匣中。用牛头栴檀沈水末香。煮取香汁。澣濯伽梨。曝曝令干已。后取香屑。安宝匣中用熏僧伽梨。令彼大衣久住。六斋七日长斋则一月。过此日月后。还付四天王。是为安置处也。

世尊又告阿难言。往须弥山顶鸣钟。召集四方一切诸比丘。皆集戒坛所。各各自言。得四果者合得八百万人。皆令脱七条披着僧伽梨。以前忧多罗送至世尊前。如来自受之。安置覆釜上。世尊自脱七条安置诸衣上。如来发声。普告大众天人龙神等。我于无量劫中。舍头目髓脑及内外财宝。方得解脱衣。证无上菩提教化群生。我涅槃后。诸恶比丘不信我教。不持禁戒不护解脱衣。无有威德毁灭正法。诸恶比丘尼不顺教勅。于金刚道场内行不净行。犹如淫舍。不行八敬轻慢比丘。速灭我正法。令天人众减诸恶充满。我今共汝发四弘愿。愍念来世诸恶僧尼。守护此衣勿令损失。安置塔中住持佛法。说此语时。地之六种震动天人龙神悲叹欢喜。声至大千(世尊安多会五条衣。及尼师坛。广起问答。大同僧伽梨。世尊皆从梵王帝释魔王等索诸宝玉。世尊造塔不盈七日宝塔皆成。展转相付。乃至弥勒下时付彼流通)又世尊初成道度五拘邻竟。至第七年中。诸声闻弟子渐渐增多。有一比丘。名真陀罗是阎浮洲北瞿陀罗国人。因商贾为业。来至中天竺。遇佛出家命善来度。彼国无有布帛毡毛。一切国人纯着驳犊皮以为上衣。此真陀罗比丘。于王舍城见一驳犊皮。从彼俗人索作袈裟。彼俗讥嫌。有比丘白佛。佛唤呵责。佛告诸大众。我此阎浮提及余大千界如瞿陀罗国。以皮为袈裟。总有二十万国。恐我入涅槃后。多恶比丘手害生命。取皮为衣。

佛告目连。汝至我父王所。白父王言。我为童子时。毁前四齿令父王收举遗我。今须留住末世镇我遗法。目连依命取已来付世尊。佛告诸来佛及以分身佛。可施一齿及一金刚塔。告诸鬼神龙王。于一弹指顷各造金刚塔。盛前四齿。及十方诸来佛及我分身佛。皆施我齿塔。令娑竭龙王收在大海中供养。

又告文殊师利及观音大士。待我灭度后。汝以神力分身取我齿塔。擎往彼国至僧伽蓝中。令塔放光。于光明中出诸布[迭*毛]。汝为商客至彼贸易。或施为法衣。汝复变为三藏比丘。教化彼国比丘勿着皮衣。若如佛教勤行精进。诸天送衣并施饮食。

又我灭度后。一千四百年后。我此阎浮提及大千界。多有恶比丘不修禅戒。多造塔寺遍满天下。虽非皮国多有布[迭*毛]繒彩。不以为衣。手乐杀生取其斑驳色皮以为上服。汝至彼恶世时。当以神力震动大千。令塔放光触彼恶人。令生改悔不习恶法也。

◎

◎然灯篇第三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日舒则夜卷。月生则阴灭。灯之破暗。犹慧之销障。是以虔躬灯王。克成弥陀之尊。致力续明。遂受定光之号。茅照轻缘。乃获身色之晖。烛施微因。爰果眼根之净。况乃振此大智开彼胜光者哉。是以育王临终之日。总造八万四千之灯。普照八万四千之塔。制穷机巧体极殊妙。莫不名应法区事动真境。灼铄电摇醞醞华列。倒影绿水笼光碧树。晔晔交焰。似朝霞之镂白日。昭昭联晖。若常星之绣天汉。睇金铺以忘夜。临玉砌而疑晓。可谓无尽之福常照。盛明之征恒皎如也。

引证部第二

如菩萨本行经云。佛言。我昔无数劫来放舍身命。于阎浮提作大国王。便持刀授与左右。勅令剜身作千灯处。出其身肉深如大钱。以苏油灌中而作千灯。安炷已讫。语婆罗门言。先说经法然后灸灯。而婆罗门为王。说偈言。

常者皆尽 高者亦堕 合会有离
生者有死

王闻偈已。欢喜踊跃。今为法故以身为灯。不求世荣。亦不求二乘之证。持是功德愿求无上正真之道。发是愿已。实时大千世界六种震动。身灸千灯。一切诸天帝释梵王轮王等。皆来慰问。身灸千灯得无痛耶。颇有悔耶。王答天帝。不以为痛。亦无悔恨。若无悔恨以何为证。王便誓言。而我千灯用求无上之道。审当成佛者诸疮即愈。作是语已。身即平复无有疮瘢。帝释诸天王臣眷属无量庶民。异口同音悉赞欢喜。皆行十善。

如阿阇世王受决经云。时阿阇世王请佛食已。佛还祇洹。王与耆婆议曰。佛饭已竟。更复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灯。于是王乃勅具百斛麻油膏。从宫门然至祇洹精舍。时有贫穷老母。见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两钱。以至油家买油膏。膏主曰。母人大贫穷乞得两钱。何不买食以自连继。用此膏为。母曰。我闻佛生难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无供养。今日见王作大功德。虽实贫穷欲然一灯作后世本。于是膏主嘉其至意。与两钱膏应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母则往当佛前然之。计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

后世得道如佛。膏当通夕光明不消。作礼而去。王所然灯或灭或尽。母所然灯。光明特朗殊胜诸灯。通夕不灭。膏又不尽。至明朝旦。佛告目连。天今已晓可灭诸灯。目连承教以次灭灯。诸灯皆灭。唯母一灯三灭不尽。便举袈裟以扇之灯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随岚风以次吹灯。灯更炽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见其光。佛告目连。止止。此当来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灭。此母宿命供养百八十亿佛。已从前佛受决。务以经法未暇修檀。故今贫穷无有财宝。却后三十劫当得作佛。号曰须弥灯光如来至真等正觉。世界无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利天。母闻欢喜作礼而去。王问耆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与我决。此母一灯便与授决。耆婆曰。王所作虽多心不专一。不如此母注心于佛也。于是后时闍王以至诚心。奉献油华供养佛故。佛便授王决曰。却后八万劫。劫名喜观。王当为佛。佛号净其。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时年八岁。见父受决甚大欢喜。即脱身众宝以散佛上曰。愿净其佛所。我作金轮王得供养佛。佛般泥洹我当承续为佛。佛言。必如汝愿。佛号旃檀。

又贤愚经云。阿难白佛。不审世尊。过去世中作何善根。致斯无极灯供果报。佛告阿难。过去二阿僧祇九十一劫。此闍浮提。有大国王。名波塞奇。大夫人生一太子。身紫金色相好具足。后渐长大出家成佛。教化人民度者甚多尔时父王请佛及僧三月供养。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罗(晋言圣友)于三月中作灯檀越。日日入城求索苏油灯炷之具。时王女名曰牟尼。蹬于高楼见此比丘。日行入城经营所须。心生敬愍。遣人往问何所营理。比丘报言。我今三月与佛及僧作灯。檀越求乞苏油灯炷之具。使还报命。王女欢喜。自今已往莫复行乞。我当给汝灯炷之具。比丘可之。于是已后常送苏油灯炷之具。圣及比丘诚心殷着。佛授其记。汝于来世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名曰定光(余经名然灯佛)王女牟尼闻圣及比丘授记作佛。心自念言。佛灯之物悉是我有。比丘已记我独不得作是念已往诣佛所自陈所怀。佛复授记。告牟尼曰。汝于来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当得作佛名释迦牟尼。十号具足。王女闻记欢喜发心。化成男子。重礼佛足。求为沙门。佛便听之精修不息。由昔灯明布施。从是已来无数劫中。天上人间受福自然。身体殊异超绝余人。至今成佛。受此灯明之报。

又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像前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少灯炬。或苏油涂然持以奉施。其明唯照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求世报者。福德

尚尔。况以清净深乐心。相续无间念佛功德。照道一阶福德尚尔。何况全照一切阶道也。或二三四阶道。或塔身一级二级乃至多级。一面二面乃至四面。乃至佛形像。舍利弗。彼所然灯。或时速灭。或风吹灭。或油尽灭。或炷尽灭。或俱尽灭。如是少时于佛塔庙奉施灯明。为信佛法僧故。如是少灯奉施福田。所得果报福德之聚。唯佛能知。少灯尚多不可算数。况我灭后于佛塔寺。若自作若教他作。或然一灯二灯乃至多灯。香华缨络宝幢幡盖。及余种种胜妙供养。复次若人。于佛塔庙施灯明已。临命终时得三种明。何等为三。一者彼人临命终时。先所作福悉皆现前。忆念善法而不忘失。因此念已心生踊跃。二者因此便能起念佛心能行布施得欣喜心无有死苦。三者因此便得念法之心。又舍利弗。彼人临命终时。更复得见四种光明。何等为四。一者临终见于日轮圆满踊出。二者见净月轮圆满踊出。三者见诸天众一处而生。四者见于如来应正遍知。坐菩提树垂得菩提。自见己身尊重如来。合十指掌恭敬而住又舍利弗。于佛塔庙施灯明已。于临终时。得见如是四种光明。死已便生三十三天。生彼天已。于五种事而得清净。一者得清净力。二者于诸天中得殊胜威德。三者常得清净念慧。四者常得闻于摄意之声。五者而得眷属。常护彼意心得欣喜。于彼天宫舍寿命已。不堕恶趣。生于人中最上种姓信佛法家。其时世间若无佛者。亦不在轻贱吉凶邪见家生。由施灯已复得四种可乐之法。何等为四。一者色力。二者资财。三者大善。四者智慧。若人住于大乘。于佛塔庙施灯明已。得于八种可乐胜法。何等为八。一者获胜肉眼。二者得于胜念无能测量。三者得于胜达分天眼。四者为于满足修集道故得不缺戒。五者得智满足证于涅槃。六者先所作善得无难处。七者所作善业得值诸佛。能为一切众生之眼。八者以彼善根得转轮王。所得轮宝不为他障。其身端正。成为帝释。得大威力具足十眼。或为梵王。善弘梵事得大禅定。舍利弗。以其回向菩提善根。得是八种所乐胜法。又舍利弗。若人于如来前。见他施灯信心清净。合十指掌起随喜心。以此善根得于八种增上之法。何等为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属。三者得增上戒。四者于人天中得增上生。五者得增上信。六者得增上辩。七者得增上圣道。八者得阿耨菩提。又告舍利弗。有五种法最为难得。一者得人身难。二者于佛正法得信乐难。三者乐于佛法得出家难。四者具清净戒难。五者得漏尽难。一切众生于是五法。言为难得。汝等已得(此经一卷略取要言)。

又灯指经云。昔王舍城五山围绕。于五摩伽陀最处。其里。诸胜智人修梵行者。咸以此地庄严殊特心生喜乐。自远而来云集其中。尔时城中有一长者。其家巨富库藏盈溢。如毘沙门。然无子嗣。祷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妇不久便

觉有娠。满足十月生一男儿。是儿先世宿殖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指出大光明照十里。父母欢喜。即集亲族及诸相师。施設大会为儿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灯指。集诸会者覩其异相叹未曾有。时此会中有婆罗门。名曰婆修。博闻多知事无不晓。见儿奇相非常含笑而言。此儿或是那罗延天帝释提桓因日之天子诸大德天来现生也。时儿父母闻是语已。倍增欢喜。七日设大施会。举国知闻上彻于王。阍王闻已。即勅将来。长者受教。寻即抱儿诣王宫门。值王宴会通启不得。其儿指光彻照宫庭赫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宫观。一切杂物斯皆金色。其光遍照于王宫内。王即怪问。此光何来忽照吾宫。将非世尊欲化众生至我门邪。又非大德诸天释提桓因日天子等下降来邪。王寻遣人往门外看。使人见已。还入白王。向者大王所唤小儿。今在门外。此小儿手在乳母肩上。其指出光明来彻照。故有此光。王勅使言。速将儿来。王既见已。深异此儿。自捉儿手观其儿相。谛瞻覩已而作是言。外道六师称无因果。真为诳惑。若无因果。云何此儿得有此光。以此观之。诸外道辈陷诸众生颠坠恶趣。定知此儿非自在天等自然而有。必因宿福获斯善报。始知佛语审谛不虚。而不修福一何怪哉。王言。今犹未审。此指光曜或因于日而有此明。或因于月而有此明。必欲验者须待夜半。既至日暮即以小儿。置于象上在前而行。王将群臣共入园中。而此小儿指光所照幽闇大明。观视园中鸟兽华菓与昼无异。王观此已。喟然叹曰。佛之所说何期真妙。我于今日于因于果生大坚信。深鄙六师愚迷之甚。是故于佛倍生宗仰。于时耆域即白王言。假令贫穷尚应罄竭而修善业。况复富饶而不作福。如是语顷天已平晓。还将灯指入于王宫。王甚欢喜。大赐珍宝放令还家。灯指渐大。其父长者为求婚所。选择高门娉以为妇。长者既富礼教先备。闺门黼穆资产转盛。夫盛有衰合会有离。长者及母俱时丧亡。譬如日到没处晖光潜翳。如日既出月光不现。如火为灰炽焰永灭。强健好色为病所坏。少壮之年为老所侵。所爱之命为死所夺。父母既终生计渐损。而此灯指少长富逸不闲家业。恶伴交游恣心放意。耽惑酒色用钱无度。仓库贮积无人料理。如月盈昃闇转就损。时彼国法岁一大会集般舟山。于时灯指服饰严从诣彼会所。时后群贼知灯指未还。伺其空便往到其家。劫掠钱财一切尽取。灯指暮归。见已舍内为贼劫掠。唯有木石砖瓦等。见此事已。闷绝躄地。傍人水洒方得惺寤。忧愁啼哭而作是念。我父昔来广作方宜。修治家业劬劳积聚。仓库财宝是父所为。生育我身见有委付。如何至我不绍父业。浮游懒堕为人欺[凌*欠]。父之余财一旦丧失仓库空虚畜产迸散。当于尔时指光亦灭。其妻厌贱舍弃而走。僮仆逃失亲里断绝。极亲厚者反如怨讎。贫穷之人如起尸鬼。一切怖畏能毁

盛年。好色气力名闻种族。门户智慧仁义信行。悉能坏之。我之贫厄世间少比。正欲舍身不能自殒。当作何方以自存济。复作是念。世人所鄙不过担尸。此事虽恶交无供世受苦之业。有人闻语即雇担尸。灯指取直寻从其言。担负死人到于冢间。意欲掷弃。于时死人急抱灯指。譬如小儿抱其父母。急捉不放。尽力挽却不能得去。死人着脊犹如胡胶。不可得脱。排推不离。甚大怖畏。作是念言。我于今日。担此死尸欲何处活。即诣旃陀罗村语言。谁能却我背上死尸。当重相雇。诸旃陀罗详共尽力。共挽却之。亦不肯去。余见之者骂灯指言。狂人何为担负死尸入人村落。竟以杖石而打掷之。身体伤破痛惧并至。有人怜愍将其诣城。既到城门。守门之人逆遮打之。不得近门。此何痴人。担负死尸欲来入城。自见己身被诸杖木。身体皆破甚怀懊恼。发声大哭。由我贫困不择作处。为斯贱业。如何一旦复值苦毒。宁作余死不负尸生。且哭且言。时守门者深生怜愍。放令还家。到自空室。先同乞索诸贫人等。共住之者。遥见死尸在其背上。悉皆舍去。既到舍己尸自堕地。灯指于时逾增惶怖闷绝蹙地。久乃得苏。寻见死尸手指纯是黄金。虽复怖畏见是好金。即前视之。以刀试割。实是真金。既得金已。心生欢喜。复前剪头项手足。如是剪已。寻复还生。须臾之顷。金头手足其积过人。譬如王者失国还复本位。如盲得眼视照明了。灯指欢喜亦复如是。库藏珍宝倍胜于前。威德名誉有过先日。亲里朋友妻子僮仆一切还来。灯指叹曰。呜呼怪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来归亟疾。呜呼怪哉。贫有大力。能使所亲舍我亟速。我先贫时素有所亲昵交游道绝。聊无一人与我语者。今日一切颯颯承事合掌恭敬。假使生处如天帝释。勇力如罗摩。知见如天师。若无钱财都无所直。富者不问愚智皆称好人。实无所知人以为智。亦得勇健诸善名闻。虽复丑陋老弊。少壮妇女乐至其边。阿闍世王闻其还富。寻即遣人来取其宝。其所取者尽是死人。还掷屋中见是真金。灯指知王欲得此宝。即以金头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赍之还宫。于后灯指作是思惟。而说偈言。

五欲极轻动 如电毒蛇虫
荣乐不久停 即生厌患心

寻以珍宝施与众人。于佛法中出家求道。精勤修习得阿罗汉。虽获道果而此尸宝常随逐之。比丘问佛。灯指比丘。以何因缘从生已来有是指光。以何因缘受此贫困。复以何因缘有此尸宝常随逐之。佛告比丘至心谛听。吾当为汝说其宿缘。灯指比丘。乃往古世生波罗柰国大长者家。为小儿时乘车在外。游戏晚来门户已闭。大唤开门。无人来应。良久母来与儿开门。瞋骂母言。

举家担死人去耶。贼来劫耶。何以无人与我开门。以是业缘死堕地狱。地狱余报还生人中受斯贫困。光指因缘尸宝因缘。为汝更说。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毘婆尸。彼佛入涅槃后。佛法住世。灯指尔时为大长者。其家大富。往至塔寺恭敬礼拜。见有泥像一指破落。寻治此指以金薄薄之。修治已讫。寻发愿言。我以香华伎乐供养治像功德因缘。愿生天上人间。常得尊豪富贵。假令漏失寻还得之。使我于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光及死尸宝聚。以恶口故。从地狱出时贫穷果报。以是因缘少种福业。于形像所得是福报。乃至涅槃形像尚尔。况复如来法身者乎。

又譬喻经云。昔佛在世时。佛大弟子大目犍连。乘通往到忉利天上。入帝释园游行观看。见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与众超绝。目连见已。即问天女。汝本前身种何福缘。今受此报奇妙无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时作瓶沙王宫中使人。时王宫中有佛精舍。我时夜入见佛塔中。暗无光明。我即然灯着精舍中。由是因缘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乐无极。

又譬喻经云。昔佛在世时。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连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能见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细无幽不覩。阿难见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业。天眼乃尔。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此人尔时身行劫贼。入佛塔中欲盗塔物。时佛塔中佛前然灯。其灯欲灭。贼即以箭正灯使明。见佛威光。[嗇*欠]然毛竖。即自念言。他人尚能舍物求福。我云何盗便舍而去。缘正灯炷福德因缘。从是以来九十一劫。常生善处。渐舍诸恶福佑日增。今得值我出家修道得阿罗汉。于众人中天眼彻视最为第一。何况有人至心割舍。然灯佛前所获福德难可称量。又智度论云。若人盗佛塔中珠及盗灯明死堕地狱。若出为人世生盲。

又灌顶经云。救脱菩萨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尪羸着床痛恼无救护者。我今当劝请诸众僧。七日七夜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时行道。四十九遍读是经典。劝然七层之灯。悬五色续命神幡。阿难问言。续命幡灯法则云何。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灯亦复尔。七层之灯一层七灯。灯如车轮。若遭厄难闭在牢狱枷锁着身。亦应造立幡灯放诸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可得过度危厄之难。不为诸横恶鬼所持。

又超日明三昧经云。日天王与无数天人。来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为日天照四天下。复以何缘而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

修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灯于佛寺。若于父母沙门道人皆殖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杀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为月王。一布施贫匮。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设灯光于君父师等。

又僧祇律云。佛言。从今日听然灯。时当置火一边渐次然之。当先然照金刹及佛形像。先礼拜已。当出次然余处。灭时不得卒灭。当言诸大德欲灭灯。不听用口吹灭(义云为有食火虫恐人口气损虫所以不听口吹也)听以手扇灭及衣扇灭。当羈折头焯去入时不得卒入。当唱言诸大德灯欲入始得入之。若不如是越威仪法也。又三千威仪云。然灯有五事。一当持净巾拭中外令净。二当作净炷。三当自作麻油。四着膏不得令满亦不得令少。五当护令坚莫悬妨人道。又五百问事云。续佛光明昼不得灭。佛无明闇以本无言。念齐限故灭有罪。又大唐三藏波颇师云。佛前灯无处取灯。以物傍取不损光者得颂曰。

藕树交无极 华云衣数重
织竹能为象 缚荻巧成龙
落灰然猊盛 垂油湿画峯
天宫傥若照 灯王复可逢

感应缘(略引三验)

- 宋沙门释道罔
- 隋沙门释法纯
- 唐简州三学山寺神灯

宋京师南涧寺。有释道罔。姓马。扶风人。初出家为道懿弟子。懿病常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采钟乳。入穴数里跨木度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无济理。罔素诵法华。唯凭诚此业。又存念观音。有项见一光如荧光。追之不及。遂得出穴。于是进修禅业节行弥新。频作数度普贤斋。并有瑞应。或见胡僧入坐。或见骑马人至。并未叙暄凉。儻忽不见。后与同学人南游上京观瞩风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没死。罔又归诚观音。乃觉脚下如有一物蹒跚复见赤光在前。乘光至岸。达都止南涧寺。常以般舟为业。尝中夜入禅忽见四人。御车至房呼令上乘。罔歎不自觉。已见身在郡后沈桥间。见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数百人。见罔惊起曰。坐禅人耳。彼人因语左右曰。向止令知处而已。何忽劳屈法师。于是礼拜执别。令人送罔。还寺扣门。良

久方开。入寺见房犹闭。众咸莫测其然。宋元嘉二十年。临川康王义庆携往广陵。终于彼也(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隋西京净住寺释法纯。姓祝氏。扶风始平人也。性爱定林情兼拯溺。尝于道场然灯。遂感灯明续焰经于一七夜。不添油炷而光曜倍常。私密异之。为灭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内。忽然不见。乃经再宿还来本处。而油满如故。每于夜静闻有说法教授之声。异香寻隙气冲于外。就而视之一无所见。识者以为幽祇所集故也。至仁寿三年遂觉不愈。闭室静坐而无痛所。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于右。弟子慧进入问。此是何人。答曰。是第六欲天频来命我。但以诸天着乐竟不许之。由妨修道故也。常愿生无佛法处教化众生。慎勿彰言。死后门徒为建斋修福。道俗凑集并在纯前。有双鸽飞来入纯房内。在衣桁上注目看纯。虽人触捉都无有惧。纯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与众辞别。不觉余想。卒于净住。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寿三年五月十二日也。

唐蜀川简州三学山寺。至隋开皇十二年。寺东壁有佛迹现。长尺八寸阔七寸。兼有神灯自空而现。每夕常尔。斋日则多。有州宰意欲寻之。乘马来寺。十里已外空灯列见渐近渐昧。遂并失之。返还十里如前还见。至今不绝。初出一灯至大。从此大灯流散四空千有余现。遇大风起吹此小灯还灭。灭已大灯还出。小灯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始灭。每月于六斋日常出如此。至贞观末。有僧法藏。以乞为心不护细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羽胄。从门中拔出掷于寺外七里。伤足余无所损。夜还返寺。重门皆闭。后遂改励精勤道业(右此一验出高僧传)。

依道宣律师感通记云。律师问天人曰。其蜀地简州三学山寺空灯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萨寺。迦叶佛正法时初立。有欢喜王菩萨造之。寺名法灯。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萨三百人断粒遐龄常住此。山此灯又是山神李特续后供养(特旧蜀主)故至正月处处然灯以供佛寺。

◎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悬幡篇第三十二
- 华香篇第三十三
- 呗赞篇第三十四

◎悬幡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因事寤理必藉相以导真。瞻仰圣容敬神幡以荐奉。是以育王创遗身之塔。架迥浮空。魏主起通天之台。仁祠切汉。于是华幡飘扬冀腾翥于大千。珠紫相映吐辉焕于百亿。慧风或动清升之业有征。微吹时来轮王之报无尽也。

引证部第二

如迦叶诘阿难经云。昔阿育王自于境内。立千二百塔。王后病困。有一沙门省王病。王言。前为千二百塔。各织作金缕幡。欲手自悬幡散华始得成辨。而得重病。恐不遂愿。道人语王云。王好叉手一心。道人即现神足。应时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见欢喜。便使取金幡金华悬诸刹上。塔寺低昂。即皆就王手。王得本愿身复病愈。即发大意延寿二十五年。故名续命神幡。又普广经云。若四辈男女。若临终时若已过命。于其亡日。造作黄幡悬着刹上。使获福德离八难苦。得生十方诸佛净土。幡盖供养随心所愿。至成菩提。幡随风转破碎都尽至成微尘幡一转时转轮王位。乃至吹尘小王之位。其报无量。燃灯供养照诸幽冥。苦痛众生蒙此光明。互得相见。缘此福德拔。彼众生悉得休息(述曰。何故经中为亡人造黄幡。挂于刹塔之上者。答曰。虽未见圣解可以义求。此五大色中黄色居中。用表忠诚。引生中阴不之边趣冀生中国也。又黄色像金鬼神冥道将为金用故。解祠之时剪白纸钱鬼得白钱用。剪黄纸钱得金钱用。故譬喻经云。时有谷贼盗主人谷尽。主人捉得责言。汝何以盗我谷尽。汝是何神。谷贼言。将我至路有人知我名道逢黄马车乘衣服皆黄。黄衣人问云。谷贼汝何在此。主人方知是谷贼。主人又问云。乘马黄衣是谁。谷贼言。是黄金之精。以报主人食粟之直。主人因此得金用不可尽也。良由人鬼趣殊感见各别故。圣制黄幡为其亡人。挂之刹塔令寻之得宝救济亡灵也)又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有一长者。其家巨富财宝无量不

可称计。生一男儿。端正殊妙与众超绝。其儿初生。于虚空中有一大幡遍覆城上。父母见已欢喜无量。因为立字名波多迦。年渐长大。求佛出家得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比丘见已而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殖何福。生便端正与众超绝于虚空中有大幡盖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时有王名盘头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宝塔。高一由旬。而供养之。时有一人。于彼塔边施設大会。作一长幡悬着塔上。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从是以来九十一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荫其上受福快乐。乃至今者遭值于我出家得道。

又菩萨本行经云。昔佛在世与诸比丘及与阿难。从鬻卑罗延国游行村落。时天盛热无有阴凉。有放羊人见佛涉热。即起净心编草作盖。用覆佛上游随佛行。去羊大远。放盖掷地。还趣羊边。佛便微笑告阿难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盖用覆佛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堕恶道。天上人间生尊贵家快乐无极。常有自然七宝之盖。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达。

颂曰。

宝刹承高露	绮彩映空天
宛转云间扬	倒覆似红莲
霞幡开锦色	香气合炉烟
飘飘无定所	祇为本轻旋
池照万影现	泉弄百华鲜
夙夜风吹动	重迭轮王缘
举仰无厌足	结侣感留连
何知色中彩	招福寿长延

感应缘(略引一验)

宋刘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广陵逢一沙门。谓琛之曰。君有病气然当不死。可作一二百钱食饭饴众僧。则免欺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门曰。当加祇信勿用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复见。琛之经七日便病。时气危顿殆死。至九日方昼如梦非梦。见有五层佛图在其心上。有二十许僧。绕塔作礼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后在京师住。忽有沙门先不相识。直来入户曰。君有法缘何不精进。琛之因说先所逢遇。答曰。此宾头卢也。语已便去

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于广陵遥见慧汪精舍前幡盖甚众。而无形像。驰往观之。比及到门。奄然都灭(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

◎华香篇第三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寻释迦降神罗卫托质王宫。智实生知道惟遍觉。演慧明于百亿。注法雨于大千。灵像周于十方。宝塔遍于法界。名香麝馥。似轻云而散雾。宝华含彩。若倒藕而垂莲。虔诚供养同趣法筵。叩头弹指俱沾福利也。

引证部第二

如佛说华聚陀罗尼经云。佛言。若复有人于如来灭度之后。行于旷路见如来塔庙。能持一华一灯。若一团泥用涂像前。以用供养。乃至能持一钱施于佛像。为补治故。若以一掬水用洒佛塔除去不净。以华香供养。举足一步诣于塔寺。若一称南无佛。欲使此人堕三恶道。百千万劫终无是处。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持香涂佛塔命终生香乐天。与诸天女常相娱乐。从天命终得受人身。生大富家。又阿闍世王经云。过去无数劫有佛号一切度。与其眷属俱行分卫。有三长者子严服共戏。见佛及诸菩萨光明巍巍。互相指示而吾等当共供养。二儿答言。既无香华当用何物。其一儿脱头上白珠以着手中。便谓二儿。可以供佛。二儿学之。解头上白珠着其手中。即至佛所。一儿复问二儿。持是功德以何求索。其一儿言。愿如佛右面比丘。其一儿言。愿如佛左面神足比丘。二儿共问一儿。报言。我欲如佛。八千天子皆言。善哉。若如所言。天上天下一切蒙恩。是三小儿已到佛前。各以白珠而散佛上。二儿发声闻意者。珠在佛肩上。其一儿发菩提心者。珠在佛头上。化为珠华交露之帐。其中有佛。佛告舍利弗。中央儿者则我身是。右面儿者舍利弗是。左面儿者目连是。舍利弗。汝等本畏生死故。不发菩提心。欲疾泥洹。观此一儿发阿耨菩提故得成佛。又采华授决经云。时有罗阅国王。使十余人常采好华以给王家。后宫贵人一日出城采华。遇佛发心稽首为礼。心自念言。宁弃身命以华上佛并散圣众。纵使见害不堕苦痛。便以华散佛及圣众。却自归命一心重礼。佛知其念甚慈愍之。具为说法。诸采华人皆发道

意。佛即授决。后当得佛。号曰妙华。时采华夫还家中与二亲别。我今命尽为王见杀。父母愕然问何罪咎。具答所由。无华贡王必见危命。故辞别耳。二亲闻之。益以愁戚。发篋视之。满中好华香彻四面。父母告曰。可以进王。时王大瞋见不时来。将人反缚罪当弃市。入宫见王面色不变。王怪问之。汝等罪过命在当杀。何故不惧。即白王曰。人生有死物成有败。每以非法不惜身命。朝来采华值佛供上。以知违令罪当合死。宁以有德而死。不以无德而存。还视华篋续满如故。皆是如来恩仁所覆。王甚怪之。心不信然。故诣佛所问佛是意。佛言。实然。此人至心欲度十方不惜身命。故取众华以散佛上。意无想报以得受决。将来成佛。号曰妙华。王大欢喜解缚悔过。自责愚意不及菩萨。唯原其罪。佛言。善哉。能自改者与无过同。

又百缘经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将诸比丘。着衣持钵。将诣乞食至一街中。有一妇女抱一小儿。在街坐地。时彼小儿逢见世尊心怀欢喜。从母索华。母即与买。小儿得已。持诣佛所散于佛上。于虚空中变成华盖随佛行住。小儿见已。甚大欢喜。发大誓愿以此供养善根功德。使我来世得成正觉。过度众生如佛无异。尔时世尊。见此小儿发是愿已。佛即微笑。从其面门出五色光。绕佛三匝还从顶入。尔时阿难前白佛言。如来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缘今日微笑。唯愿世尊敷演解说。佛告阿难。汝今见此小儿以华散。我于未来世不堕恶趣。天上人中常受快乐。过十三阿僧祇成辟支佛。号曰华盛。广度众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豪富长者。皆共聚集诣泉水上。作唱伎乐而自娱乐。为波罗柰国作华鬘会。时彼会中遣于一人。诣林采波罗柰华作鬘。时采华人还来会所。路见世尊相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怀欢喜前礼佛足。以所采华散佛而去。还复上树采华。枝折堕死。命终生忉利天。端正殊妙。以波罗柰华而作宫殿。帝释问曰。汝于何处造修福业。而来生此。以本因缘具报帝释。尔时帝释。以偈赞曰。

身如真金色 照曜极鲜明
容颜貌端正 诸天中最胜

尔时天子。即说偈答帝释曰。

我蒙佛恩德 散以波罗华
由是善因缘 今得是果报

尔时天子。即共帝释来诣佛所。佛为说法心开意解。破二十亿邪见业障。得须陀洹果。心怀欣庆。即于佛前说偈赞佛。

巍巍大世尊 最上无有比
父母及师长 功德无有及
干竭四大海 超越白骨山
闭塞三恶道 能开三善门

又杂宝藏经云。尔时天女。说偈曰。

我昔以华鬘 奉迦叶佛塔
今生于天上 获是胜功德
生在于天中 报得金色身

又萨婆多论云。若四方僧地不得作塔。为佛法自为种植。若僧和合者得。不和合者不得作之。若僧地有种种华。应净人取。次第与僧随意供给。不得私取自供养三宝。若华多僧取不尽。若僧和合听随意取之。若僧坊内不得起塔作像。以近人臭秽不清净故。若重阁舍。若经像在下重。不得在上住。若塔地华不得供养僧法。正应供养佛。此华亦得卖取钱以供养塔用。若属塔水以供塔用。设有残若致功力是塔人者。应卖此水以钱属塔。不得余用。用则计钱犯。若塔内无人致水功力。一由僧人残水多少。善好筹量用之。

又文殊问经云。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诸供养余华用治众病。其法云何。佛告文殊。华各别祝一百八遍。

诵佛华祝曰。

南无佛闍写治莎呵

般若波罗蜜华祝曰。

那末柯卢履(民旨反)般若波罗蜜多商莎呵

佛足华祝曰。

那莫波陀制点耽盐莎呵

菩提树华祝曰。

南无菩提逼力龕岚莎呵

转法轮处华祝曰。

南无达摩斫柯罗夜莎呵

塔华祝曰。

那莫鋤跋耶莎呵

菩萨华祝曰。

南无菩提萨埵野莎呵

众僧华祝曰。

那莫僧伽野莎呵

佛像华祝曰。

那莫波罗底耶莎呵

佛告文殊师利。用此华若诸四众能信修行。应当早起清静澡浴漱口念佛功德。恭敬此华不以足蹈及跨华上。如法执取安置净器。若人患寒热额痛。皆以冷水摩华以用涂身。若吐痢出血。或腹内烦疼。以浆饮摩华当服此华饮。若口有疮以暖水摩华含此华汁。若天雨不止。于空闲处以火烧华。令雨即止。若天亢旱在空闲处。以华置水中。复祝冷水更洒华上。天即降雨若牛马等。本性不调以华饴之。即便调伏。若诸果树华实不茂。以冷水牛粪摩取华汁以灌其根。不得践踏华实即多。若田中多水苗稼损减。捣华为末以散田中。即得滋长。若国中疾病以冷水摩华。涂螺鼓等吹击出声。闻者即愈。若敌国怨贼欲来侵境。以水摩华在于彼处。用洒散之即得退散。若于高山有盘石处。众多比丘于石上摩华。摩华既竟相与礼拜。久后石上自生珍宝(简要略述余广依经)佛告文殊。一一诵满一百八遍。此祝章句汝于处处当说如佛华法。余华亦尔。

又华严经云。昔人中有香名大象藏因龙鬪生。若烧一丸兴大光明。细云覆上味如甘露。七日七夜降香水雨。若着身者身则金色。若着衣服宫殿楼阁。亦悉金色。若有众生得闻此香。七日七夜欢喜快乐。灭一切病无有横枉。远离恐怖危害之心。专向大慈普念众生。我知彼已而为说法。令无量众生得不退转。又牛头旃檀香从离垢山生。若以涂身火不能烧。

又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有一长者。其家巨富。财宝无量。不可称计。生一男儿。容貌端正世所希有。身诸毛孔出旃檀香从其口出优钵华香。父母见已欢喜无量。因为立字名旃檀香。年渐长大。求佛出家得阿罗汉果。比丘见已而白佛言。此旃檀香。宿殖何福。生于豪族。身口出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时有王名盘头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宝塔。高一由旬而供养之。时有长者入佛塔中。见地破落和泥涂治。以旃檀香盆散其上。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从是以来九十一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福快乐。乃至今者遭值于我出家得道。

又大庄严论云。佛言。我昔曾闻。迦叶佛时有一法师为众说法。于大众中赞迦叶佛。以是缘故命终生天。于人天中常受快乐。于释迦文佛般涅槃后百年阿输迦王时。为大法师。得阿罗汉。常有妙香从其口出。时彼法师去王不远为众说法。口中香气达于王所。王闻香气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为和妙香含于口耶。香气乃尔。作是念已。语比丘言。开口漱口犹有香气。比丘白王。何故语我张口漱口。时王答言。我闻香气心生疑故。使张口及以漱口。香气逾盛。唯有此香口比丘余无所有。王语比丘。愿为我说。比丘微笑。即说偈言。

天地自在者	今当为汝说
此非沈水香	复作华叶茎
旃檀等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赞迦叶	便获如是香
彼佛时已合	与新香无异
昼夜常有香	未曾有断绝

又日云经云。香烟不尽放地得越弃罪。尽五百岁堕粪屎地狱。何以故。由放恣心故。又夜问经云。庄严供养具。以口吹去灰者。堕优钵罗地狱。傍报作

风神王。又要用最经云。鼻嗅香者。由减香气无其福德。正报堕波头摩地狱。未来世鼻根无香味。又曰。供养经云。供养时香不合闭者。堕黑粪屎地狱。尽其半劫受罪得无信慧报。何以故。由起不气盆香故(右三经虽无目录并感神教故别疏记也)又三千威仪云。烧香着佛前有三事。一易中故香。二当自出香。三当布与人。具香炉有三事。一当先倒去故灰拾取中香聚一面。二当拭令净乃着火还取故香着中。三火着时炽然不得吹令炭灭。

颂曰。

久厌无明树	方欣柰苑华
始入香山路	仍逢火宅车
慈父屡引接	幼子背恩赊
虽寤危藤鼠	终悲在篋蛇
鹿苑禅林茂	鹭岭动枝柯
定华发智果	乘空查度河
法雨时时落	香云片片多
若为将羽化	来济在尘罗

感应缘(略引七验)

- 宋沙门求那跋摩
- 齐高士明僧绍
- 梁沙门释慧钊
- 南齐晋安王萧子懋
- 唐沙门释慧主
- 唐雍州渭南山豹谷神香
- 兼又杂俗出香处

昔宋永嘉年中。有外国三藏法师求那跋摩。勅延祇桓寺。每于讲说四众云会。尝夏安居竟。信心看采杂华施僧座下中竟。检视唯跋摩所坐鲜荣如初。预知死时。依日先洗浴。叉手诵经端坐而化。身体香软。于座下得手迹遗文一卷。其偈曰。

摩罗婆国界	阿兰若寺中
我初得圣果	道迹离诸漏

若于师子国 村名劫波利
进修得三果 是名斯陀含

文帝深加悦怿。又于尸所见一物。状若龙蛇。长一丈许。直上升天。僧众悲恋。乃依外国法。香薪阁维起塔(右一验出梁高僧传)。

齐栖霞寺。在南徐州琅邪郡江垂北乡频佳里摄山之中。齐高士平原明僧绍。以宋太始中起造。尝闻法钟自响。山舍去村五六里。宋升明中村民平旦。并见半山有幡盖罗列。烟光五色映照虚空。男女瞻望皆言是实。竞来观视了无所见。时有法度法师。于山舍讲无量寿经。中夜忽有金光照寺。于其光中如有台馆形像弘宣。寺中僧众及净人等。小不如法。及白衣宾客有秽浊入寺者。虎即出现吼噉巡房。响振山谷。至今犹尔。或有念诵小有疲懈。山神现形。又着乌衣身长一丈。手执绳索。僧众惊惧。诵习不懈。

梁南冥真寺。在秣陵县中兴里。普通五年沙门慧钊起造。慧钊生缘姓徐。齐初随舅在庐陵。于路拾得一幞。幞中有绣帊。帊裹有五色纸。各为一裹。始开四重都无所见。末开最下缝纸见光。影如电晃曜一室。因此仍感神瑞。入水不没。入火不燃。家人以为发狂。始就笼槛关闭甚严。俄而出外。乃知神力。因设虚座请福。空中有言。我是长生菩萨。应利益国土。汝可依佛法清净供养。于是竞以香华贡奉每有灵验。南人李叔献继愿乞本州岛。后果为交州刺史。乃造沈香神景。世人以神重名华。因号为华娘神。百姓送供闾噎斋会。所余慧钊教化悉以起寺(右二验出凉京寺记)。

南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岁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养佛者。众僧以铜罍盛水。浸其华茎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华更鲜。子懋流涕礼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胜和。愿佛之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看视罍中稍有根须。母病寻差。当代称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灵华。其母乐容华寝疾。子罕昼夜礼拜。于时以竹为灯缿其灯。照曜讫夜极明。此缿经宿枝叶茂盛。母病寻愈(事出吴均春秋)。

唐始州永安县释慧主。姓贾。持律第一兼营福业。后至故乡南山藏伏。唯食松叶。异类禽兽同集无声。或有山神与送茯苓甘松香来。六时行道一时不阙。禽兽随行礼佛请经。似如听仰。仍为幽显。受菩萨戒后有群猴言为君异也。佛日通也。主深怪异。畜生能言罕所未有。更有祥龙飞兽集持异香充塞山内。后有八人采弓材者。甚大惊悚。便慰主曰。圣君出世时号开皇矣。至

贞观三年寺有明禅师。清卓不群白日独坐。见无半身。向众述曰。吾与主律师建立此寺。两人同心忽失半身。将不律师先去不耶。至明日食时。俗人惊云。寺家设会耶。见有四路客僧数千人入寺。今何所在。寻尔午时主便无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九。

唐雍州渭南县南山倒豹谷崖。有悬石文状倒豹。因以名焉。谷有岩像于佛面。亦号像谷。古老传云。昔有梵僧来云。我闻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有七佛曾来此谷说法。涧内有瞻卜华。常所供养。近至永徽年中。南山龙池寺沙门智积。闻之往寻。至谷闻香莫知何所。深讶香气从涧内沙出。即拨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土然极芬馥。就水抖擞洗之一涧皆香。将还龙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极深美气。山下俗人时见此山。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际。故像头之号非是虚立。傍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时王嘉所住也(右二验出唐高僧传)。

搜神记曰。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殓尸不臭而香。

续搜神记曰。合淝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渔人夜宿其傍。闻箏笛之音。又香气非常发。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

异苑曰。司州卫士度母常诵经长斋。非道不行。曾出自斋堂。众僧未食。俱望见云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大钵满中香饭。举坐肃然一时敬礼。母自分赋。斋人皆七日不饥。

述异记曰。昔有人发庐山采松。闻人语云。此未可取。此人寻声而上。见一异华形甚可爱。其香非常。知是神异。因掇而服之。得寿三百岁。

幽明录曰。陈相子。吴兴乌程人。始见佛家经。遂学升霞之术。及在人间斋。辄闻空中殊音妙香芬芳清越。

许迈别传曰。迈少名映。高平阎庆等皆就受业。初庆等方去映。烧香皆五色烟出。

浮图澄传曰。澄以钵盛水。烧香祝之。须臾生青莲华。

博物志曰。西域使献香。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乃发香器。如大豆者。试着宫门。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经日乃歇。

扶南传曰。顿逊国人。常以香华事天神。香有多种。区拔叶华致华各遂华摩夷华。冬夏不衰。日载数十车于市卖之。燥乃益香。亦可为粉以傅身体。

述征记曰。北荒有张母墓。旧说是王氏妻。葬有年载。后开墓而香火犹燃。其家奉之称清水道。

世说曰。桓车骑时有陈庄者。入武当山中学道。所居有白烟香气闻彻。

麝香。山海经曰。翠山之阴多麝。本草经曰。麝香味辛。辟恶杀鬼精。生中台山。

葳蕤香。孙氏瑞应图曰。葳蕤者王礼备至则生本一日。王者爱人命则生。一名葳香。

爵金香周礼春官甸人曰。甸人掌裸(古乱反)器。凡登礼宾客之裸。事和爵鬯以实彝而陈之(筑爵金煮之以和鬯酒也)。

说文曰。爵鬯百草之华。远方所贡芳物。甸人合而酿之以降神也。

苏合香。续汉书曰。大秦国合诸香煎。其汁谓之苏合。广志曰。苏合香出大秦国。或云。苏合国。国人采之。榨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贾客。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物也。传子曰。西国胡言。苏合香者。兽所作也。中国皆以为怪。

鸡舌香。吴时外国传曰。五马州出鸡舌香。续搜神记曰。刘广豫章人。年少未婚。至田舍见一女云。我是何参军女。年十四而夭。为西王母所养。使与下土人灾。广与之缠绵。其日于席下得手巾裹鸡舌香。其母取巾烧之。乃是火浣布。南州异物志曰。鸡舌香出杜薄州云。是草萎可含香口。俞益期笺曰。外国老胡说众香。共是一木。木华为鸡舌香。

雀头香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于吴求雀头香。

熏陆香。魏略曰。大秦出熏陆。南方草物状曰。熏陆香出大秦国。云在海边。自有大树生于沙中。盛夏时树胶流出沙上。夷人采取卖与人(南州异物志同其异者。唯云状如桃胶。典术同唯云。如陶松脂法长饮食之令通神灵)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胶为熏陆。

流黄香。吴时外国传曰。流黄香出都昆国。在扶南南三千余里(南州异物志同也)广志曰。流黄香出南海边国。

青木香。广志曰。青木出交州。徐衷南方记曰。青木香出天竺国。不知形状。南州异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节是青木香。

栴檀香。竺法真。登罗山疏曰。栴檀出外国。元嘉末僧成藤。于山见一大树。圆荫数亩三丈余围。辛芳酷烈。其间枯条数尺。援而刃之白栴檀也。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根为栴檀。

甘松香。广志曰。甘松出凉州。诸山。兜纳香。魏略曰。出大秦国。兜纳。广志曰。兜纳出西方。

艾纳香。广志曰。艾纳香出漂国。乐府歌曰。行胡从何来。列国持何来。毳毼毼[登*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

藿香。广志曰。藿香出自南诸国。吴时外国传曰。都昆在扶南。出藿香。南州异物志。藿香出典逊海边国也。属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叶为藿香。枫香。南方记曰。枫香树子如鸭卵。爆干可烧。魏武令曰。房室不洁听得烧枫曝及蕙草。[竺-二+栈]香。广志曰。[竺-二+栈]香出自南诸国。

木蜜香。异物志曰。木蜜香名曰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岁。乃往看。岁月久。树根恶者腐败。唯中节坚。贞芬香独在耳。广志曰。木蜜出交州及西方。本草经曰。木香一名蜜香。味辛而温。

[禾*并]香。南方草物状曰。[禾*并]香茎生乌浒。都梁香。广志曰。都梁出淮南。

沈香。异苑曰。沙门支法在存广州。有八尺毼[毯-炎+登]。又有沈香八尺版床。太元中王汉为州大儿。劭求二物不得。乃杀而藉焉。南州异物志曰。木香出日南。欲取当先斫坏树。着地积久。外白朽烂。其心中坚者置水则沈香。其次在心白之间。不甚坚精。置之水中不沈不浮。与水平者。名曰[竺-二+栈]香。其最小毼白者。名曰槧香。顾微广州记曰。新兴县悉是沈香。如同

心草。土人斫之经年肉烂尽。心则为沈香。臧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心为沈香。

甲香。广志曰。甲香出南方。范晔和香方曰。甲煎[竺-二+棧]香是也。

迷迭香魏略曰。大秦出迷迭。广志曰。迷迭出西海中。

零陵香。南越志曰。零陵香。土人谓为燕草芸香。大戴礼夏小正月采芸为庙菜。礼记月令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郑玄曰芸香草也)说文曰。芸草似目菹。淮南说。芸可以死而复生。

兰香。周易系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王广曰兰芳也)易通卦验曰。冬至广莫风至兰始生。说文曰。兰香草也。本草经曰。兰草一名水香。久服益气轻身不老。槐香出蒙楚之间。故稽合述槐香赋序。

兜末香。汉武故事曰。西王母当降上烧兜末香。兜末香者。兜渠国所献。如大豆。涂门香闻百里。关中尝大疫。死者相系。烧此香死者止。

又生香。真人关尹传曰。老子曰。真人游时各各坐莲华之上。华径十丈有反生灵香。逆风闻三十里。

神香。十洲记曰。天汉三年西国王使献灵胶吉光裘神香。使者曰。起天残之死疾。后元年长安城内。大病死者日百数。帝试取月氏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皆活。芳气经三日不歇。帝使秘录余后一旦失之。

惊精香。十洲记曰。聚曰洲。在西海中。上多真仙灵馆。宫第北门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芳香。闻数百里。名为反魂树扣树能有声如牛吼。闻者骇振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煎令可丸。名曰惊精香。或名震灵。又名反生香。或名人鸟精。或名却死香。香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

呗赞篇第三十四(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赞叹部
- 音乐部

述意部第一

夫褒述之志寄在咏歌之文。咏歌之文依乎声响。故咏歌巧则褒述之志申。声响妙则咏歌之文畅。言词待声相资之理也。寻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赞者。从文以结音。呗者短偈以流颂。比其事义。名异实同。是故经言。以微妙音声歌赞于佛德斯之谓也。昔释尊入定。琴歌震于石室。提婆扬呗。清响激于净居。觉世至音。固无得而称矣。至于末代。修习极有明验。是以陈思精想。感鱼山之梵唱。帛桥誓愿。通大士之妙音。药练勤行。受法韵于幽祇。文宣励诚。发梦响于斋室。并能写气天宫。摹声净刹。抑扬词契。吐纳节文。斯亦神应之显征。学者之明范也。原夫经音为懿妙出自然。制用可修而研响非习。盖所以炳发道声移易俗听。当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滞。趣发祇鹫之风。韵结霄汉之气。远听则汪洋以峻雅。近属则从容以和肃。此其大致也。经称深远雷音。其在兹乎。若夫称讲联斋众集。永久夜缓晚迟香销烛揜。睡盖覆其六情。懒结缠其四体。于是择妙响以升座。选胜声以启轴。宫商呗发动玉振金。反折四飞哀悦七众。同迦陵之声。等神鸾之响。能使寐魂更开惰情还肃。满堂惊耳列席欢心。当尔之时。乃知经声之为贵矣。

引证部第二

如长阿含经云。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彻。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又梵摩喻经云。如来说法声有八种。一最好声。二易了声。三柔软声。四和调声五尊慧声。六不误声。七深妙声。八不女声。言不漏阙。无得其短者。

又十诵律云。为诸天闻呗心喜故开呗声也。

又毘尼母经云。佛告诸比丘。听汝等呗。呗者言说之辞。虽听言说未知说何等法。佛言。从修多罗乃至优婆提舍。随意所说十二部经。复有疑心。若欲次第说文。众大文多。恐生疲厌。若略纂集好辞。直示现义。不知如何。以是因缘。具白世尊。佛即听。诸比丘引经中要言妙辞。直显其义。

尔时有一比丘。去佛不远。立高声作歌音诵经。佛闻不听用此音诵经。有五过患。同外道歌音说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称听众。三诸天不悦。四语不正难解。五语不巧故义亦难解。是名五种过患。

又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波斯匿王与兵众至祇洹边过。闻一比丘呗声雅好。军众立听无有厌足。象马竖耳住不肯行。王与军众即入寺看。见呗比丘。形貌矬短丑陋极盛。王不忍看。王即问佛。今此比丘宿作何业得斯果报。佛告王曰。乃往过去有佛出世。号曰迦叶。入涅槃后。机里毘王收取舍利。欲用起塔。有四龙王化作人形。来到王所。问起塔事。为用宝作为用土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无多宝物。今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龙白王言。我是龙王故来相问。若用宝作我当佐助。王闻欢喜。龙复语王。四城门外有四泉水。东门泉水取用作壑。变成琉璃。南门泉水取用作壑。变成黄金。西门泉水取用作壑。变成白银。北门泉水取用作壑。变成白玉。王闻是语。倍增欢喜。即立四监各典一廂。其三监者作工欲成。一监懈怠工独不就。王行看见以理诃责。其人怀怨而白王言。此塔太大。当何时成。王勅作人昼夜勤作。一时都讫。塔极高峻众宝庄严。极有异观。其监见已。欢喜踊跃。忏悔前过。持一金铃着塔[亭*支]头。发其愿言。令我所生音声极好。一切众生莫不乐闻。将来有佛号释迦牟尼。使我得见度脱生死。缘于往昔嫌塔大故。生常丑陋。由持铃悬塔[亭*支]头。及愿见佛。从是以来五百世中。极好音声。今复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罗汉果。以是因缘。一切众生见他作福。不应毁咎。后得恶报。悔无所及也。

赞叹部第三

如菩萨本行经云。佛告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时彼佛在杂宝窟内。我见彼佛心生欢喜。合十指掌。翹于一脚。七日七夜而将此偈。赞欢彼佛。而说偈言。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界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阿难。我以此偈赞叹彼佛已。发如是愿。乃至彼佛语侍者言。是人过于九十四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于彼时。得受记已。不舍精进增长功德。无量世中作梵释天转轮圣王。以是善业因缘力故。我得四种辩才具足。无有一人能与我论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转于无上法轮。

又涅槃经云。时迦叶菩萨。即于佛前以偈赞佛。

怜愍世间大医王	身及智慧俱寂静
无我法中有真我	是故敬礼无上尊
发心毕竟二不别	如是二心先心难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礼初发心

又宝性论偈云。

我今悉归命	一切无上尊
为开法王藏	广利诸群生
佛体无前际	及无中间际
亦复无后际	寂静自觉知
既自觉知己	觉他令他觉
是故为彼说	无畏常行道
佛智慈悲力	能执金刚杵
摧破诸见山	故我今敬礼
不可思议法	非闻慧境界
出离言语道	内心智清凉
彼真妙法日	清净无尘垢
大智慧光明	普照诸世间
能破诸瞶障	觉观贪瞋痴
一切烦恼等	故我今敬礼
以能知于彼	自性清净心
见烦恼无实	故离诸烦恼
无障净智慧	如实见众生
自性清净心	佛法身境界
无碍净智眼	见诸众生性
遍无量境界	故我今敬礼

又发菩提心论。论主赞佛偈云。

敬礼无边际	去来现在佛
等空不动智	救世大悲尊

吾师天中天两行偈(出普曜经)云何得长寿两行偈(出涅槃经)如来妙色身两行偈(出胜鬘经)处世界如虚空两行偈(出超日明经云)。

大慈哀愍群生	为瘖盖盲冥者
开无目使视睇	化未闻以道明
处世界如虚空	犹莲华不着水
心清净超于彼	稽首礼无上尊

述曰。汉地流行好为删略。所以处众作呗多为半偈。故毘尼母论云。不得作半呗。得突吉罗罪。然此梵呗文词未审。依如西方出何典诰。答但圣开作呗。依经赞偈。取用无妨。然关内关外吴蜀呗词。各随所好呗赞多种。但汉梵既殊音韵不可互用。至于宋朝。有康僧会法师。本康居国人。博学辩才。译出经典。又善梵音。传泥洹呗声制哀雅。擅美于世。音声之学咸取则焉。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法则人皆习行。又至魏时。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含珪璋十岁属文。下笔便成。初不改字。世间术艺无不毕善。邯郸淳于见而骇服。称为天人。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翫。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寤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纂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

◎

◎音乐部第四

如百缘经云。佛在世时。王舍城中豪富长者。各相率合设大节会。作诸伎乐而自娱乐。时有舞师夫妇二人。从南方来。将一美女。字青莲华。端正殊妙世所希有。聪明智慧难可訕对。妇女所有六十四艺。皆悉备知。善解舞法。回转俯仰。曲得节解。作是唱言。今此城中颇有能舞如我者不。明解经论能问答不。时人答曰。有佛世尊在迦兰陀竹林。善能问答使汝无疑。舞女闻已。寻将诸人共相随逐。且歌且舞。到竹林中。见佛世尊。犹故僇慢放逸戏笑不敬如来。尔时世尊见其如是。即以神力变此舞女。如百年老母发白面皱。牙齿疎缺伛偻而行。行时舞女自观其身。形状极老。而作是言。今此女

身。以何因缘。卒有如是衰相现耶。今者必是佛之威神使我故尔。遂于佛前
深心惭愧。唯愿世尊当见原恕。尔时世尊知此舞女心已调伏。以神通力变身
如前。大众见此舞女卒老卒壮无有常定。各生厌离解寤无常。心开意解。有
得四沙门果者。有发无上菩提心者。时彼舞女及其父母。即于佛前求索出
家。佛即告言。善来比丘尼。头发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习得
阿罗汉果。诸天世人所见敬仰。时诸大众见是事已。请说因缘。佛告大众。
乃往过去无量世时。波罗奈国王有太子。字孙陀利。入山学道获五神通。见
紧那罗女。端正殊妙状如诸天。作诸姿态且歌且舞。鼓动我心。观使染着。
退失仙道。我于彼时。心遂坚固无有欲想。语彼女言。一切有为无有常定。
我今观汝形体臭秽充满其中。薄皮覆上不可久保。正尔当有发白面皱伛偻而
行。汝今何为懦弱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声。其音已变。何故在此作诸姿
态。于是紧那罗女。闻是语已。寻向仙人忏悔罪咎。因发愿言。使我来世得
断生死。我于汝边获得道果。佛告大众。欲知彼时王子学仙道者。则我身
是。彼紧那罗女者。今青莲华比丘尼是。由于彼时发愿力故。今值我出家得
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其妇
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渐长大有好音声。令众乐闻。值佛出家得阿罗汉
果。诸比丘等请佛为说得道因缘。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
毘婆尸。入涅槃后。有国王名盘头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宝塔。高一由旬而供
养之。时有一人。见此塔故心怀欢喜。便作音乐以绕供养。发愿而去。缘是
功德九十一劫不堕三涂。天上人中常好音声。令众乐闻。乃至今者遭值于我
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诸人民。各自庄严作唱伎乐。出城游
戏至城门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诸人见佛欢喜礼拜。即作伎乐供养佛僧。
发愿而去。佛即微笑语阿难言。此诸人等由作伎乐供养佛僧。缘此功德。于
未来世一百劫中不堕恶道。天上人中最受快乐。过百劫后成辟支佛。皆同一
号。名曰妙声。以是因缘。若人作乐供养三宝。所得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
议。故法华经偈云。

若使人作乐 击鼓吹角贝
箫笛琴箏篪 琵琶铙铜钹

如是众妙音
皆以成佛道

尽持以供养

又菩萨处胎经云。紧那罗住须弥山北。过小铁围有大黑山。亦在十宝山间。无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宝宫殿寿命甚长。此王本人中有大长者。兴造佛塔。此紧那罗施一刹柱成办寺庙。复以净食施于工匠。寿尽作胸臆神。在两山间。先在人中为大长者。居财无量。有一沙门乞食。妇擎饭施之。乃大瞋怒。云何乞人瞻视我妇。当令此人手脚断坏。寿终以后受此丑形。八十四劫常无手足。诸天燕会皆悉与干闥婆分番上下。天欲奏乐而其腋下汗流。便自上天。有一紧那罗名头娄磨。琴歌诸法实相以赞世尊。时须弥山及诸林树皆悉震动。迦叶在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

又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云。尔时大树紧那罗王。以己所掸琉璃之琴。阎浮檀金华叶庄严。善净业报之所造作。在如来前善自调琴。及余八万四千伎乐。是大树王当掸此琴鼓众乐时。其音普皆闻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音声及妙歌声。隐蔽欲界诸天音乐。所有诸山药草丛林悉皆遍动。如人极醉前却颠倒。须弥馘馘涌没不定。一切凡圣唯除菩萨不退转者。其余一切闻是琴声。及诸乐音。各不自安。从坐起舞。一切声闻放舍威仪诞貌逸乐。如小儿舞戏不能自持。尔时天冠菩萨语是声闻大迦叶等。汝诸大德已离烦恼得八解脱。云何今者各舍威仪。如彼小儿举身动舞。于时大德诸声闻等答言。善男子。我于是中不得自在。如旋岚大风吹诸树木。彼无有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乐。尔时天冠菩萨语大迦叶。汝今观是不退菩萨威德势力。谁见如是而当不发无上正真菩提道心。琴声威力皆说法音。八千菩萨得无生忍。

颂曰。

玄亮吐清气	神响彻幽聒
登台发春咏	高兴希遐踪
乘虚感灵觉	鱼山振思重
摹写天歌梵	冀布法音同
忘高故不下	飘扬数仞中
比丘歌声呗	人畜振心忪
斯由畅玄句	即感雁游空
神期发筌寤	豁尔自灵通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晋沙门帛法桥
- 晋沙门支昙钥
- 齐沙门释僧辩
- 齐沙门释昙冯
- 齐有仕人姓梁
- 唐刺史任义方

晋中山有帛法桥。是中山人。少乐转读而稍乏声。每以不畅为慨。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同学苦谏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觉喉内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应矣。于是作三契经声彻三里许。远近惊嗟人畜悉来观听。尔后诵经五十万言。昼夜讽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声犹不变。以晋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即石虎末世也。

晋有支昙钥。本月氏人。寓居建邺。少出家精苦蔬食。憩吴虎丘山。晋孝武初。勅请出都止建初寺。孝武从受五戒。敬以师礼。钥特禀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响清美四飞。却转反折还弄。虽复东阿先变康会后造。始终巡还。未有如钥之妙。后进传写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呗传响于今。后终于所住。年八十一。

齐安乐寺有释僧辩。姓吴。建康人。出家止安乐寺。少好读经哀婉折衷。独步齐初无人加之。尝在新亭刘绍宅齐。辩初夜读经。始得一契。忽有群鹤下集阶前。及辩度一卷一时飞去。由是声振天下远近知名。后来学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寤。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音韵流好有工常曰。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僧辩等。次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后人时有传者。并讹失大体。辩以齐永明十一年卒。

齐白马寺有释昙冯。姓杨捷。为南安人。少游京师。学转读止白马寺。音调甚工而过且自任。时人未之推也。于是专精规矩更加研寻。晚遂出郡翕然改观。诵三本起经尤善其声。后还蜀止龙渊寺。巴汉怀音者皆崇其声范。每梵音一吐辄象马悲鸣行徒住足。因制造铜钟。于未来常有八音四辩。庸蜀有铜钟始于此也。后终所住。吴景帝世。乌程民有得痼病。及差能以向言。向言

者于此而闻彼。然自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人对言。不觉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不过十数里(右此四验出梁高僧传)。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马及皆使用日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无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压奴杀之。马犹未杀。奴死四日而苏。说云。当不觉去。忽至官府门。门人因留止。在门所经一宿。明旦见其亡主。被锁兵守卫言入官所。见奴谓曰。我谓死人得使奴婢。故遣言唤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关。今当白官放汝。言毕而入。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日压脂多少乎。对曰。得八斗。官曰。更将去压取一斛六斗。主则被压牵出竟不得言。明旦又来。有善色。谓奴曰。今当为汝白也。又入官问得脂乎。对曰不得。官问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为请僧设会。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主司白官。请官放奴。即唤放俱出门。主遣传语其妻子曰。赖汝等追福获免大苦。然犹未脱。更能造经像以相救济。冀因得免。自今无设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毕而别。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设会。于是倾家追福合门炼行(右一验出冥报拾遗记)。

唐括州刺史乐安任义方。武德年中死。经数日而苏。自云。被引见阎罗王。王令人引示地狱之处。所说与佛经不殊。又云。地下昼日昏暗如雾中行。于时其家以义方心上少有炷气。遂即请僧行道。义方乃于地下闻其赞叹之声。王捡其案谓之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错追。遂放令归。义方出度三关。关吏皆睡。送人云。但寻呗声当即到舍。见一大坑当道。意欲跳过。遂落坑中。应时即起。论说地狱画地成图。其所得俸禄皆造经像。曾写金刚般若千余部。义方自说(右一验出冥报拾遗)。

◎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兴造部
- 感福部
- 旋绕部
- 修故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如来应现。妙色显于三千。正觉韬光。遗形传于八万。是以塔踊灵山影留石窟。刻檀画[迭*毛]之仪。铸金镂玉之状。全身碎身之迹。聚塔散塔之奇。而光曜重昏福资含识。致使英声遐美邪徒结信。肇启育王之始。终传大唐之初。自历代繁兴神化非一。故经曰。正法住正法灭。意存兹乎。

引证部第二

如观佛三昧经云。佛留影石室。在那干呵罗国毒龙池侧。佛坐龙石室窟中。为龙作十八变。踊身入石。犹如明镜。在于石内映现于外。远望则见近望不现。诸天百千。供养佛影亦说法(迄今不灭待至弥勒)。

又大集经云。忉利天城东照明园中有佛发塔。城南龕涩园中有佛衣塔。城西欢喜园中有佛钵塔。城北驾御园中有佛牙塔。

又智度论云。天帝释取菩萨发及衣。于天上城东门外立佛发塔衣塔。

又育王传云。王得信心问道人曰。我从来杀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养众僧。救诸囚徒赈济贫乏(故譬喻经云。王宫内常以四事供养二万沙门。尽心备礼。不可具述)。王曰。何处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揜日光。作八万四千道。散照阎浮提。所照之处皆可起塔。今诸塔处是也。时王欲建舍利塔将四部兵众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还复修治此塔与先无异。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众摩村中。时诸龙王将王入龙宫中。王从龙索舍利供养。龙即分与之。时王作八万四千金银琉璃颇梨篋盛佛舍利。又作八万四千宝瓶以盛此篋。又作无量百千幢幡伞盖。使诸鬼神各持舍利供养之具。勅诸鬼神言。于阎浮提至于海际。城邑聚落满一亿家者。为世尊立塔。时有国名德叉尸罗。有三十六亿家。彼国人语鬼神言。可三十六篋

舍利与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国中人少者令分与彼。令满家数而立为塔。时巴连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佛塔遍此阎浮提。意愿如是。时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克后十五日正食时。令此阎浮提一时起诸佛塔。如是依数。乃至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塔。世间人民兴庆无量。共号曰阿育王塔。

又大阿育王经云。八国共分舍利。阿阇世王分数得八万四千。又别得佛口髭。还国道中逢难。头禾龙王从其求舍利分。阿阇世王不与。便语言。我是龙王力能坏汝国土。阿阇世王怖畏。即以佛髭与之。龙还于须弥山下高八万四千里。于下起水精塔。阿阇世王得还国。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岁灯火于五菟伽河水中置塔埋之。后阿育得其国土。王娶夫人。身長八尺。发亦同等。众相具足。王令相师观之。师言。当为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为第二夫人。后还有身。足满十月。王有缘事宜出外行。王太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募觅猪母即应产者。语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甫尔始产不可露面视天。以被覆面。即生金子光照宫中。盗持儿去杀之即以猪子着其边。便骂言。汝云当为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轮头拍。囚内后园中令服菜茹。王还闻之不悦。久久之后。王出行园见之忆念迎取归宫。第二夫人渐得亲近。具说情状。王闻惊怖。即杀八万四千夫人。阿育王后于城外。造立地狱治诸罪人。佛知王杀诸夫人应堕地狱。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发信寤问比丘言。杀八万四千夫人罪可得赎不。道人言。各为人起一塔。塔下着一舍利。当得脱罪耳。王即寻觅阿阇世王舍利。有国相父。年百二十。将五百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与鬼神。各还所部。令一日一时同戴八万四千刹。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还治盘护刹安铃。我当使阿修伦以手摸日四天下亦同时震。

又阿育经云。塔成造千二百织成幡及杂华。未得悬幡。王身崩没。塔成已六日。王请僧至园供养。时有优波崛多罗汉。将一万八千阿罗汉受王请。尊者崛多颜貌端正身体柔软。而王体丑陋肌肤龌涩。尊者即说偈言。

我行布施时 净心好财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于佛

王告大臣。我以沙施佛报获如是。云何而不修敬于世尊。王后寻佛弟子迦叶阿难等所有佛在世时弟子塔庙。躬到塔所具展哀情。责心修敬。各兴种种供养更立大塔。各舍十万两珍宝供养是塔。次至薄拘罗塔应当供养。王问彼有

何功德。崛多尊者答曰。彼无病第一。乃至不为人说一句法寂默无言。王曰。以一钱供养。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于此供养一钱。王告之曰。听吾所说偈。

虽除无明痴 智慧能鉴察
虽有薄拘罗 于世何所益

时彼一钱还来至王所。时大臣辈见是希有事。异口同音赞彼。呜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须一钱。王多供养菩提树不绝。夫人名曰低舍罗絺多。作念。王极爱念于我。念王今舍我珍宝至菩提树间。我方便杀树令死。王不得往可得与我相娱。夫人即遣人以热乳浇之。树枯叶落。王闻是语闷迷蹙地。夫人见王忧愁不乐。当悦王心。白王曰。若无彼树我命亦无。如来于彼树得道。彼树既无。何用活耶。复以冷乳灌之。彼树更生。王闻欢喜诣于树下。目不暂舍。以千瓮香汤溉灌菩提树。倍复严好增长茂盛。后王洁净身心。手执香炉在于殿上。向西方作礼心念口言。如来贤圣弟子在诸方者。怜愍我故。受我供养。如是语时。有三十万比丘悉来集。彼大众中十万是阿罗汉。二十万是学人及凡夫。宫人太子群臣共王所作功德无量不可述尽。

又杂阿含经云。阿育王问比丘言。谁于佛法中能行大施。诸比丘言。给孤独长者最行大施。王问彼施几许。比丘答曰。以舍亿千金。王闻已。彼长者尚能舍亿千金。我今为王何缘复以亿千金施。当以亿百千金施。乃至用私藏尽。将此阎浮提夫人嫫女太子大臣。总施与圣僧。后用四十亿金。还复赎取。如是计校总用九十六亿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尽。常愿以亿百千金作功德。今愿不满便就后世。唯减四亿未满。王即辨诸珍宝送与鸡头摩寺。乃至以半阿摩勒菓。送与僧。礼拜僧足问讯大圣。众等我领此阎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顿尽。不得自在。唯此半果哀愍纳受令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着石榴羹中之。一切皆得周遍。王复问傍臣曰。谁是阎浮提王。诸臣启言。大王是也。时王从卧起而坐。顾望四方合掌作礼。念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复以此阎浮提施与三宝。时王书纸上而封緘之。以齿印印之。作如是事毕。即便无常。尔时太子及诸人民兴种种供养葬送。如王之法而阇维之。

又法益经云。今是大地属于三宝。云何而立太子为王。诸臣闻已。议出四亿金。送与寺中将赎其地。

又善见论云。阿育王以金钱九十六亿起八万四千宝塔复大种种布施。

兴造部第三

述曰。上来所引经论兴置所由。其已知乎。然未识塔义是何。复有几种。所为之人复通凡不。答曰。梵汉不同翻译前后。致有多名文有讹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坟。或云支提。翻为灭恶生善处。或云斗薮波。此云护赞。若人赞叹拥护叹者。西梵正音名为窣堵波。此土云庙。庙者貌也。即是灵庙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胜。二令他信。三为报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余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种。一生处。二得道处。三转法轮处。四涅槃处。诸佛生处及得道处。此二定有支提。生必在阿输柯树下。此云无忧树。此是夫人生太子之处。即号此树为生处支提。如来得道在于菩提树下。即呼此树下为得道支提。如来转法轮及涅槃处。此二无定。初转法轮为五比丘在于鹿苑。纵广各二十五寻。一寻八尺。古人身大故。一寻八尺合二十丈。今天竺人处处多立转法轮。取一好处而依此量。竖三柱安三轮。表佛昔日三转法轮相。即名此处为转法轮支提。如来入涅槃处安置舍利。即名此处为涅槃支提。现今立寺名涅槃寺。此则为定。若据舍利处处起塔。则为不定。此四亦名窣堵波。

又毘婆沙论云。若人起大塔如来生处转法轮处。若人取小石为塔。其福等前。大塔所为尊故。若为如来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为同故其福无量。又阿含经云。有四种人应起塔。一如来。二辟支佛。三声闻。四轮王。

又十二因缘经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来。二菩萨。三缘觉。四罗汉。五那含。六斯陀含。七须陀洹。八轮王。若轮王已下起塔安一露盘。见之不得礼。以非圣塔故。初果二露盘。乃至如来安八露盘。八盘已上并是佛塔。

又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蓝时。先规度好地将作塔处。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侵佛地僧地。应在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显处作。不得塔院内浣染晒衣唾地。得为佛塔四面作龕。作师子鸟兽种种彩画。内悬幡盖。得为佛塔。四面造种园林华果。是中出华应供养塔。若树檀越自种檀越。言是中华供养佛果与僧食。佛言。应从檀越语。若华多。者得与华。鬘家。语言。尔许华作鬘。与我余者。与我尔许直。若得直得用然灯买。香以供养佛兼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佛无尽物中。若人言佛无贪怒痴但自庄严用是华果而受乐者。得罪报重。

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佛泥洹处菩萨像辟支佛像佛脚迹处。此诸支提得安佛华盖供养。若供养中上者供养佛塔。下者供养支提。若猝风雨来应收供养具。随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练若乞食大德等。得越毘尼罪。若塔僧物贼来急时不得藏弃。佛物庄严佛像。僧座具。应敷安置种种饮食。令贼见相。若起慈心。贼问比丘莫畏出来年少应看。若贼猝至不得藏物者。应言一切行无常。作是语已舍去。是名难法。

感福部第四

如小未曾有经云。佛告阿难。若有一人尽四天下满中草木。皆悉为人。得四道果及辟支佛。尽寿四事供养所须具足。至灭度后一一起塔。香华幢旛宝盖供养。复造帝释大庄严殿。用八万四千宝柱。八万四千宝窗。八万四千天井宝窗。八万四千楼榭馆阁。四出围绕众宝校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上百千亿大庄严殿。用施四方僧。其福虽多。然不如有人于佛般涅槃后。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庵摩勒果。其刹如针。上施盘盖。如酸枣叶。若佛形像如[麸-夫+广]麦大。胜前功德满足百倍不及一。千倍万倍百千万倍所不能及不可称量。阿难。当知如来。无量功德。戒分定分智慧分解脱分解脱知见分无量功德。有大神通变化及六波罗蜜。如是等无量功德。又无上依经云。阿难向佛合掌而作是言。我于今日入王舍城乞食。见一大重阁庄严新成内外宛密。若有清信人布施四方僧并具四事。若如来灭后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如阿摩罗子大。戴刹如针大。露盘如枣叶大。造佛如麦子大。此二功德何者为胜。佛告阿难。如满四天下四果圣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等。若有一人尽寿供养四事具足。及入涅槃后悉起大塔。供养然灯烧香衣服幢幡等。阿难。于意云何。是人功德多不。阿难言。甚多。世尊。阿难且致。又如帝释天宫住处。有大飞阁名常胜殿。种种宝庄各八万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胜宝殿。百千拘胝施与四方众僧。若复有人如来般涅槃后。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罗子大。戴刹如针大。露盘如枣叶大。造佛形像如麦子大。此功德胜前所说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阿僧祇数分所不及一。何以故。如来无量功德故。纵碎娑婆世界末为微尘。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门果及辟支佛。若有清信男女尽形供养。及以灭后起塔供养。亦不如取舍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麦子大。此功德前所说百分千万亿分不及一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是阿难。一切如来昔在因地。知众生界自性清静。客尘烦恼之所污浊。然不入众生清静界中。能为一切众生说深妙

法。除烦恼障。不应生下劣心。以大量故。于诸众生尊重心。起大师敬。起般若。起阇那。起大悲。依此五法。菩萨得入阿鞞跋致位(此云不退)依如实知证大方便得阿耨菩提。

又涅槃经云。若于佛法僧供养一香灯。乃至献一华则生不动国。善守佛僧物涂扫僧佛地。造像塔如母指。常生欢喜心。亦生不动国。此即净土常严不为三灾所动也。

又僧祇律云。佛于拘萨罗国游行时。婆罗门耕地见世尊过。持牛杖拄地礼佛。世尊见已便发微笑。诸比丘白佛。何因缘故笑。唯愿欲闻。佛告诸比丘。是婆罗门今礼二佛。诸比丘白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礼我杖下有迦叶佛塔。诸比丘白佛。愿见迦叶佛塔。

佛告诸比丘。汝从此婆罗门索土块并是地。即便索之。时婆罗门便与之。得已。尔时世尊即现出迦叶佛七宝塔。高一由延。其面广半由延。婆罗门见已。便白佛言。我姓迦叶。是我迦叶土堆。尔时世尊即于彼处作迦叶佛塔。诸比丘白佛。我得授泥不。佛言。得授。即说偈言。

真金百千担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团泥 敬心治佛塔

尔时世尊敬过去佛故。便自作礼。诸比丘亦礼佛说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礼佛塔

尔时比丘即持香华来奉世尊。敬过去佛故。即持供养塔。佛即说偈言。

百千车真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香华供养塔

尔时大众云集。佛告舍利弗。汝为诸人说法。佛说偈言。

百千阎浮提 满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随顺令修行

尔时座中有得道者。佛说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满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随顺见真谛

又法句喻经云。昔佛在世时。遣一罗汉。名曰须曼。持佛发爪至罽宾国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罗汉。旦夕烧香绕塔礼拜。时山中有五百猕猴。见僧绕塔礼拜供养。即共负石学僧作塔绕之礼拜。于时天雨山水瀑涨。五百猕猴一时没死。生忉利天。七宝宫殿巍巍无量。衣食自然快乐无极。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缘得来生此。即以天眼观见前身。作其猕猴。由学众僧戏为作塔。山水所漂命终生此。即共相将赍持香华。从天下来供养死尸。回诣佛所礼拜问讯。佛为说法。五百天子一时皆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还归天上。猕猴学僧戏为作塔。尚获福报巍巍乃尔。岂况于人信心造塔宁无果报。

又譬喻经云。昔佛涅槃后。阿育王国有迦罗越。其人福德世间希有。意有所须应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宝所成。合内妇女端正少双。昼夜娱乐快乐无极。其人信心每常供养二万余僧。阿育王闻便召见之。而语之言。闻卿大富家有何物。即答王言。家无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见门合七重舍宅堂宇。七宝庄严巍巍无量。使入室中不见余物。唯见妇女端正少双。使见即还具以白王。王意渐解。时迦罗越知王解已。便于王前以手东指。实时空中七宝雨下不可限量。指余三方亦复如是。王见乃知是大福德。王即诣寺请问此事。寺有上座得阿罗汉三明六通。王问上座。此迦罗越宿殖何福。所须自然应念即至。上座答王。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迦罗越尔时与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复以七宝及取好花上塔头上。四面散下而以供养。发誓愿言。使我世世食福自然常不断绝。缘是功德。从是以来九十一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乐无极。尔时但愿食福无尽不愿度脱。故至今日唯受胜福未得道迹。

又大悲经云。佛告阿难。若人乐着三有果报。于佛福田若行布施诸余善根。愿我世世莫入涅槃。以此善根不入涅槃。无有是处。是人虽不乐求涅槃。然于佛所种诸善根。我说是人必入涅槃也。

又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其家巨富财宝无量不可称计。生一男儿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儿两手各把金钱。取已还生无有穷尽。父母欢喜因为立字。名曰宝手。年渐长大慈心孝顺。好喜布施。有人来乞申其两手出好金钱。寻以施之。后与诸人出城游观。前到祇洹见佛相好。心怀欢喜顶礼请佛及比丘僧。愿受我供。阿难语言。设供须财。于是宝手即申两

手。金钱雨落。须臾满地。积聚过人。佛勅阿难。令为营供。饭食讫已。佛为说法得须陀洹。归辞父母求乞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罗汉果。阿难见已而白佛言。宝手比丘宿殖何福生于豪族。手出金钱取无穷尽。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难。昔迦叶佛入涅槃后。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宝塔。时有长者见竖塔庙心生随喜持一金钱安着塔下。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钱受福快乐。乃至今者遭值于我出家得道。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其妇怀妊生一男儿。容貌端正世所希有。然其生时顶上自然有摩尼宝盖遍覆城上。父母欢喜。因为立字。名曰宝盖。渐长值佛出家得罗汉果。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毘婆尸。迁神入涅槃后。有国王名盘头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宝塔。高一由旬。而供养之。时有商人入海采宝安隐得来。即以摩尼宝珠盖其塔头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堕恶趣。天上人中常有宝盖。随共而生。乃至今者得值于我出家获道。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其妇生一男儿。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头上自然有摩尼珠。时父母因为立字。名曰宝珠。年渐长大见佛出家成阿罗汉果。入城乞食。时宝珠故在头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竟来看之。深自惭耻还归所止。白言。世尊。我此头上有此宝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为人嗤笑。愿佛世尊见却此珠。

佛告比丘。汝但语珠。我今生分已尽更不须汝。如是三说珠自当去。比丘受教宝珠不现。时诸比丘请佛为说宿业因缘。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毘婆尸。入涅槃后。时彼国王名盘头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宝塔。高一由旬。而供养之。时彼国王入塔礼拜。持一摩尼宝珠系着杖头。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堕三涂。天上人中常有宝珠。在其顶上受天快乐。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罗汉果。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旋绕部第五

如菩萨本行经云。昔佛在世时。佛与阿难入舍卫城而行乞食。时彼城中有一婆罗门。从外而来。见佛出城光相巍巍。时婆罗门欢喜踊跃。绕佛一匝作礼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难言。此婆罗门见佛欢喜。以清净心绕佛一匝。以此功德。从是以后二十五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快乐无极。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观那祇梨。以是因缘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处得福无量也。

又提谓经云。长者提谓白佛言。散华烧香然灯礼拜。是为供养。旋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福德。一后世得端正好色。二得声音好。三得生天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缘得端正好色。由见佛像欢喜故。何缘得声音好。由旋塔说经故。何缘得生天上。由当旋塔时意不犯戒故。何缘得生王侯家。由头面礼佛足故。何缘得泥洹道。由有余福故。佛言。旋塔有三法。一足举时当念足举。二足下时当念足下。三不得左右顾视唾寺中地。右绕者。经律之中制令右绕。若左绕行为神所呵。乃至左绕麦[廿/积]为俗所责。其徒众矣。今时行事者。顺于天时面西北转。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匝十匝七匝三匝。各有所表。且论常行三匝者。表供养三尊止三毒。净三业灭三恶道。得值三宝故。华严经偈云。

始欲旋塔	当愿众生	施行福佑
究畅道意	绕塔三匝	当愿众生
得一向意	永绝三毒	

又贤者五戒经云。旋塔三匝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灭三毒。一贪二瞋三痴。又三千威仪云。绕塔有五事。一低头视地。二不得蹈虫。三不得左右顾视。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与人语。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之二

故塔部第六

依像法决疑经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祸。斯言验矣。或有村坊坟塔故寺伽蓝堂殿朽坏舍屋崩摧。席扇蓬户靡隔烟尘。瓮牖茅茨无掩霜露。是以门墙凋毁粪秽盈阶。路绝人踪。僧徒漂寄不修不饰。日就衰羸。造罪造愆无时暂舍。夜暗灯烛本自无闻。昼日幡华元来非见。堂绝梵呗炉停海檀。遂使

恶鬼効灵善神舍卫。伽蓝无固直为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无敬。此而不忧更欲何求。

又宝梁经云。有一贤者。面上有国王文理。相师见已嫁女与之。后时贤者入僧寺中杖侍伽蓝。生憍慢故失国王文理堕大地狱。

又萨遮经云。或嫌塔寺及诸形像妨碍送置余处者。如是恶人。摄在恶逆众生分中。上品治之。

又十轮经云。若破寺杀害比丘。其人寿终支节皆疼。多日不语死堕阿鼻地狱。具受诸苦又三千威仪云。扫塔上有五事。一不得着履上。二不得背佛扫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弃。四不当下佛像上故华。五当旦过澡手自持净巾还拭佛像。复有五事。一当先洒地。二当使调。三当待燥。四不逆扫。五不得逆风扫。复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当自手拾。草三当取中土转着。下处四不得令四角扫处有迹。五扫塔前。六步使净(此据事务故限约六步若事闲豫多扫弥善也)。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净心供养众僧扫如来塔。命终生意躁天。身无骨肉亦无污垢。香气能熏一百由旬。其身净洁犹如明镜。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识于福田。见有佛塔风雨所坏。若僧房舍。以福德心涂饰治补。复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终生白身天。其身鲜白入珊瑚林。与诸天女五欲自娱。业尽还退。若生人中其身鲜白。

又杂宝藏经云。若扫僧房一阎浮提地。不如扫佛塔一手掌(成论亦同)。

又撰集百缘经云。扫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调伏心。五增长功德得生善处。

又无垢清净女问经云。扫地得五功德。一自心清净他人见生净心。二为他爱。三天心欢喜。四集端正业。五命终生善道天中。又沙弥威仪经云。扫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二不得逆扫。三当令净。四不得有迹。五当即畚弃。又增一经云。扫佛塔有五法。一水洒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扫地。五除去秽恶地既净已。随能持一枝香华散布地上供养得福无量。故华严偈云。

散华庄严净光明 庄严妙华以为帐
散众杂华遍十方 供养一切诸如来

又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与诸比丘到旃伽河边。见一故塔毁落崩坏。比丘问佛此是何塔。朽故乃尔。佛告比丘。此贤劫中波罗柰国梵摩达王。正法治化。唯无子息。祷祀诸神求索有子。困不能得。时王国中有一池水生一莲华。其华台中有一童子结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口出优钵罗华香。身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嫔见甚欢喜。即抱还宫养育渐大。随其行处莲华承足。因香立字栴檀香。后寤非常成辟支佛。身升虚空作十八变。寻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养。是彼塔耳。比丘问佛。宿殖阿福受斯果报。佛告比丘乃往过去拘楼孙佛时有长者子。甚好淫色。见一淫女心生爱着。无财可与。遂至塔中盗华与之。乃共夜宿。晓即身体生其恶疮。痛不可言。唤医疗治。医占云。须牛头栴檀用涂疮上可得除愈。时长者子即卖家宅得于金钱满六十万。寻用买香正得六两。拟用涂疮。心自思惟。即语医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持所买牛头栴檀。捣以为末。入其塔中发誓愿言。如来往昔修诸苦行。誓度众生除其厄难。我今此身堕一生数。唯愿世尊。慈悲怜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涂塔。以偿华价。至心供养求哀忏悔。疮寻得差。身诸毛孔有栴檀香。闻此香已欢喜礼拜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常受快乐。随其行处莲华承足。身诸毛孔常有香气。是故智者当作是学。

又小法灭尽经云。后劫火起时。曾作伽蓝所不为火焚。乃至金刚界为上台也。

又菩萨本行经云。昔佛在世时告五百阿罗汉。汝等各说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缘。时有阿罗汉。名婆竭多梨。即从坐起白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号曰定光。入涅槃后分布舍利起塔供养。法欲末时有一贫人。无方自济卖薪为业。向泽采薪。遥见泽中有一塔寺。甚为巍巍。即到塔边瞻覩形像欢喜作礼。唯见狐狼飞鸟走兽止宿之处。草木荆棘不净满中。迥绝无人复无行迹。无供养者。贫人覩见心中怆然。而不晓知如来神德。但以欢喜诛伐草木扫除不净。扫讫欢喜绕之八匝作礼而去。缘此功德命终之后生光音天。众宝宫殿光明晃煇。于诸天中巍巍最胜不可计量。尽其天寿而后复百返作转轮王。七宝自然王四天下。后复寿尽常生国王大姓长者家。财富无量。颜容端正殊妙无双。人见欢喜无不爱敬。欲行之时道路自净。虚空之中雨散众华。婆竭多言。昔贫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扫塔生处自

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舍豪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于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又譬喻經說。祇陀太子昔毘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

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為是誰。天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則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為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為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為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夫婦并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蚤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為天女。面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世間誰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年老暗短專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善業。見其掃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其夫前。比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為天女。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為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為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加精進。遂獲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毘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殊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毘婆尸佛。入涅槃後有王名盤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喚眾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

缘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堕地狱畜生饿鬼。天上人中受乐无极。常为天人所见敬仰。乃至今值于我。为诸人所见敬仰出家得道。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颂曰。

遗身八万塔	宝饰高百丈
仪凤异灵鸟	金盘代仙掌
积栱承雕角	高檐挂树网
宝地若池沙	风铃如积响
刻削生千变	丹青图万像
烟霞时出没	神仙乍来往
晨雾半层生	飞幡接云上
游蛭不敢息	翔鸱讵能仰
圣变无穷瑞	感福岂三两
愿假舟航末	彼岸谁为广

感应缘(略引二十一验)

- 西晋会稽鄞县塔
- 东晋金陵长干塔
- 石赵青州东城塔
- 姚秦河东蒲阪塔
- 周岐州岐山南塔
- 周瓜州城东古塔
- 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
- 周洛州故都西塔
- 周凉州姑臧故塔
- 周甘州删丹县故塔
- 周晋州霍山南塔
- 齐代州城东古塔
- 隋益州福感寺塔
- 隋益州晋源县塔
- 隋郑州超化寺塔
- 隋怀州妙乐寺塔

- 隋并州净明寺塔
- 隋并州榆社县塔
- 隋魏州临黄县塔
- 统明神州山川并海东塔
- 杂明西域所造之塔

右前二十一塔。并是如来在日行化乞食。

因有童子戏弄沙土以为米面。宿佑冥会。

以土面施佛。佛感渠善心为受涂地。记。

此童子。吾灭度后一百年满。有王出世号。

为阿育作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切鬼神并皆。

臣属。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

开前八塔。所获舍利役诸鬼神。于一日。

一夜一亿家施一塔。广计有八万四千。

塔。具如上经。故不备载。今惟此神州即。

是东境。故此汉地案诸典籍寻访有二十。

塔。并是育王所造。若更具引。佛法东流。

已来道俗所造感通者。则有百千。且述育。

王二十一塔内。逐要感征。同见闻者略。

述二十一条。余之不尽者。备如广传。

初西晋会稽鄞县塔寺。今在越州东三百七十里。鄞县界。东去海四十里。在县东南七十里。南去吴村二十五里。案前传云。晋太康二年有并州离石人刘萨何者。生在田家弋猎为业。得病死苏。见一胡僧语何曰。汝罪重应入地狱。吾悯汝无识且放。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

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既醒之后。改革前习。出家学道。更名慧达。如言南行至会稽。海畔山泽处处求觅莫识基绪。达悲塞烦冤投造无地。忽于中夜闻土下钟声。即迁记其处剡木为刹。三日间忽有宝塔及舍利从地踊出。灵塔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窻子。四周天金。中悬铜磬。每有钟声。疑此磬也。绕塔身上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状极微细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现。面目手足咸具备焉。斯可谓神功圣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内。于八王日輿巡邑里。见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斋戒终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侧多有古迹。

塔侧诸暨县越旧都之地也。以句章勤鄞剡等四县为之诸暨。东北一百七里大部。乡有古越城。周回三里。地记云。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门阶之侧。行位相当森竦可爱。风雨晦朔。犹闻钟磬之声。百姓至今多怀肃敬。其迹繁矣。

輿志云。阿育释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于天下造佛骨宝塔八万四千。皆从地出。案晋沙门竺慧达云。东方两塔。一在于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长干又是其一。则有三矣。今以经验。亿家造一塔。计此东夏理多不疑。且见杨越即有二塔。广统九域故有隐之。

会稽记云。东晋丞相王导云。初过江时。有道人神采不凡。言从海来相造。昔与育王共游鄞县。下真舍利起塔镇之。育王与诸真人捧塔飞行虚空入海。诸弟子攀别一时俱堕化为乌石。石犹人形。其塔在铁围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岛上有聚乌石作道人形。颇有衣服。褚令凿取将视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状。

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图。堂殿房廊周环备满。号阿育王寺。四面山绕林竹葱翠。华卉间发飞走相娱。实闲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颂之。著作郎顾胤祖文。

寺东南三里山上有佛右足迹。寺东北三里山头有佛左足迹。二所现于石上莫测其先。寺北二里有圣井。其实深池中有鳗鰲鱼。俗号为鱼菩萨也。人至井所礼拜。鱼随声出。至隋末贼过伪礼鱼现。贼便以刀斫之。因断鱼尾。自尔潜隐虽唤不出。时有至心邀请礼拜者。但歃水而已。初有一僧闻塔来礼。处所荒凉将食为难。有一老姥患脚来为造食便去。日日如是。怪之。去后私寻

乃入池内校量即是池鱼所化也。其塔灵异往往不一。大略为瑞多现圣僧。绕塔行道每夕然灯。于光影中现形在壁旋转而行。且列数条。多则词费。

至唐贞观十九年。敏法师者。寓穴道胜历览圣迹。依然动神。领徒数百来寺一月敷讲经论。士俗咸会。夜中有人见胡僧百余绕塔行道。以事告众。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远近来寺建斋树福。然于夜中每见胡僧行道诵经赞呗等相。

唐永徽元年。会稽处士张太玄于寺礼诵。沙门智悦。独与太玄连床而寝。中夜闻诵金刚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静听形心欣泰。乃至诵讫杀契其相若真。寻视无形。明知神授也。

西京城内东南曲池曰严寺。寺即隋炀帝造。昔在晋蕃作镇。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寺塔下施铭于上。于时江南大德五十余人咸言。京师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长干本寺。道俗怀疑不测是非。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其舍利塔无人守护。时有道宣律师门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长寿坊崇义寺。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南僧咸曰。此爪发至梁武帝时已有疑焉。据事以量。则长干佛骨颇移于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犹有神异。崇义所流盖箴如也。故两述之。但年岁绵远。后人莫测其源。故别疏记尔。

西京西扶风故县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乡曰凤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佛法。厢宇破坏唯有两堂。至大业末年四方贼起。百姓共筑此城以防外寇。唐初杂住失火焚之。一切都尽。二堂余烬焦黑尚存。至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故塔基曾无上覆。奏勅请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

诏许之。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开聚众不敢私开。奏。

勅许开。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既出舍利遍示道俗。有一盲人。积年目冥。怒眼直视忽然明净。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舍利高

出。见者不同。或见如玉。白光映彻内外。或见绿色。或见佛形像。或见菩萨圣僧。或见赤光。或见五色杂光。或有全不见者。问其本末。为一生已来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彻到忏悔。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种种不同不可备录。

至显庆四年九月。内有山僧智琮慧辩。以解呪术见追入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弘护。

帝曰。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详虚实。请更出之。

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贯绢五千匹以充供养。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验。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烧香。懔励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振裂之声。寻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绿色旋绕而上。至于桁桷合成帐盖。琮大喜踊跃欲召僧看。乃覩塔内侧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须臾既久光盖渐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见众僧。方知圣隐。

中使王长信等同覩瑞相。流辉遍满赫奕澜漫。若有旋转久方没尽。及旦看之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更细寻视又获七粒。总置盘水。一枚独转绕余七粒。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

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内。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又。

勅僧智琮慧辩。鸿胪给名住会昌寺。初开舍利二十余人同共下凿。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唯一人不见。其人懊恼自拔头发苦心邀请。乃置舍利于掌。虽觉其重不见如初。由是诸人恐不见骨不敢覩光。寺东云龙坊人。勅使未至前数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远近。或见如虹直上至天。或见光照寺城内赤如昼。旦具以闻寺僧叹讶曰。舍利不久应开。此瑞如贞观不异。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可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乎上渐内外光净。以指内孔恰得受指。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于时京邑内外道俗连接二百里间。往来相续皆称佛德。一代光华。京师慈恩寺僧慧满。在塔行

道。忽见绮井覆海下。一双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视亦然。皆慑然丧胆。更不敢重视。至显庆五年春三月下。

勅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

勅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僧道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

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揜之。俟三十年后非余所知。至后开瑞冀补兹处。

岐州岐山县华阳乡王庄村有人。姓凭名玄嗣。先来龕犷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从东都来将欲藏揜。嗣不许往。母兄不用其语至舍利所礼拜还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验而往礼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烧之。竟有何验。母兄救之。已烧下半玄嗣忽倒不觉暴死。经三日始活。说云。忽到一处似是地狱。有大鸟飞来啄睛噉舌入大火坑。烧烙困苦觉身痒闷。以手摩面眉发随落。目看大地全无精光。亲属傍看皆知罪验。诸人语曰。汝自造罪无可代者。玄嗣神识不与人同。但曰。火烧我心。以取道士之语。教吾不信。傍佛之罪。今殃着身。东西驰走又被打拍。怕惧号哭。但惟叩头弹指忏悔乞命。而昼夜号走不曾暂住。至二月十三日。亲属哀愍请僧忏悔乞愿造像。又将至塔所。于时京邑大德极多。时行虔法师为众说法。裴尚宫比丘尼等数百俗人士女。向有万人。咸见玄嗣五体投地对舍利前号哭自扑至诚忏悔不信之罪。又忏犯尼净行打骂众僧盗食僧果。自忏已后眠梦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经一年方死。

其佛顶骨用珍宝赎之。计直四千匹绢。遂依其数以彩练酬之。顶骨今现在内供养。即是螺髻束发小顶骨。然大顶骨犹未至此。

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镇井。络闻之令人掘凿。全是一石。寻缝至泉不见其际。风雨暴至。人有于石傍凿取一片将出。乃是璧玉。问于识宝商云。此是真璧玉。世中希有。隋初有洗律师。见此古迹于上起九级木浮图。今见在焉。

益州旱涝。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即有应。奇特感征。故名福感寺。近有人盗铃将下三级。有神擎杵斗起以压贼髀内中。其人被压。唱呼寺僧为射斗起方得脱出。至永徽元年。有王颜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轮取博山将下至底级。两柱忽夹之。求出不得。渐渐急困见有。胡僧曰。可大唱贼不尔死矣。即唱数声。寺僧闻救方得拔出。至贞观年初地大振动。此塔摇扬将欲欲摧倒。于时郭下无数人来。忽见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靠塔之四面。乍欹乍侧率以免坏。观瑞道俗叹未曾有。塔上露盘犹来小短不称塔形。有一人极豪侈多产业。见前灵瑞乃舍金三百两。共诸信者更造露盘。既成圻下至覆盆。香气蓬勃如云腾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

益州晋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余里。今号为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缘略亦同前。寻诸古塔其相不同。岂非当部鬼神情有所乐。案蜀三塔同一石。盖余不定准也。

州北百里雒县塔者。在县城北郭下宝兴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昙摩掘叉。远至东夏礼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礼拜。至雒县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讫。欲往成都宿两女驿。将旦闻左右行动声。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动。空中应曰。有十二神王从本国来。所在之处拥护法师。明日当见成都塔。今欲西还与师别耳。又曰。既能远送。何不见形。神即见形。又为人善画。便一一貌之。既遍形隐。及至成都礼大石塔讫。诘律师乃依图刻木为十二神像庄饰在于塔下。今犹见在。

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门道卓。是名僧也。大业初雒县寺塔。无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图。庄饰备矣。塔为龙护。居在西南角井中。时有相现。侧有三池莫知深浅。三龙居之人莫临视。贞观十三年。三龙大鬪雷霆振击。水火交飞久之乃静。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龙毛长三尺许。黄赤可爱。

郑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余里密县界。在县东南十五里。塔在寺东南角。其北连寺方十五步许。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腾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有安柏柱。铺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编次铺之。四面细腰。长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铁固之。近有人试发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团。便抽一团。长三丈。径四尺。现在。自非轮王表塔神功所为。何能辨此基构。终古不见其俦也。今于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绝无水声。岂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严者。姓李氏。形极奇伟。本入隋炀四道场。后从俗服。今年一

百五岁。独住深山。每年七日来此塔上尽力供养。严怪其泉流涌注无声。乃遣善水昆仑入泉寻讨。但见石柱罗列不测其际。中有宝塔。可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测其由。时俗所传育王所立。隋祖已来寺塔现在。

怀州妙乐寺塔者。在州东武陟县西七里妙乐寺中。见有五级白浮图。塔方可十五步。并是侧石编砌。石长五尺阔三寸。以下鳞次葺之极细密。道俗目见咸惊讶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测其底。古老相传。塔从地涌出。下有大水。莫委真虚。有刺史疑僧滥饰。乃使人傍基掘下。至泉源犹不见其际。

魏州临黄塔者。在县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为尼住。基塔见在。三边有水。惟西开路。基构编石。从水底上莲华弥满于三面。其水际深人皆怯入。传云。舍利塔在其水内空中。如郑州者。今改为冀州大都督府。

齐州临济县东有砖塔。云是志公所营。四面石兽拥趺惊人。周灭法时令人百千用力挽出。终不可脱。亦无有损。今现在焉。

益州城南空慧寺内金藏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来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得二斗金粟。依言即入。唯见地下金瓮行行相对莫测其边。寺僧通知无敢侵者。

坊州玉华宫寺南二十里许大高岭。俗号檀台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壮。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层砖身。四面开户。石门高七尺余。广五尺余。傍有破砖无数。古老传云。昔周文王于此游猎。见有沙门执锡持钵山头立住。唤下不来。王遣往捉。将至不见。远看仍在。乃勅掘所立处。深三丈获得钵杖而已。王重之为圣。故为起砖塔一十三级。左侧村墟常闻钟声。至龙朔元年。京师大慈恩寺沙门慧贵法师。闻之便往。又闻钟声。慷慨古迹将事修理。恨无泉水怀惑犹豫。贵又感祥云。护塔善神曰。可即经始不劳疑虑。又感异僧曰。我是南方净土菩萨。行化至此。云是塔自古至今已经四造。勿辞劳倦。功用必成。唯须牢作。不事华侈。三层便止。贵闻此告亲事经营。塔侧古窑三十余所。犹有熟砖填满。更寻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胜地也。自未修前钟声时至。恰今营构依时发声。三下长打如今集僧上堂方法。

龙朔三年掘得古铭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时南望见渭。又云。置塔经四百余年崩。计周保定至开皇元年得二十年。开皇至龙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讨铭记四百年后始崩。则塔是后汉时所造。后周无滥文者。前周大遥。未知古老所传。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砖巨万。终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庐山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及尺。下望无底。晋咸康年中。庾亮为江州。登山过梁。见老公殊伟厦屋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竦。莫测是何。循绕久之。终非人宅。乃拜谢而返。

唐贞观二十一年。荆州大兴国寺塔西南柱。无故有声。人往看之。乃见有金铜佛头出。如是日日渐出经三夕方尽。长六寸许。是立佛。道俗咸异之。

高丽辽东城傍塔者。古老传云。往昔高丽圣王出现按行国界。次至此城见五色云覆地。即往云中有僧执锡住立。既至便灭。远看还见。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觅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铭。上有胡书。侍臣识之。云是佛塔。王委曲问。答曰。汉国有之。彼名蒲图。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后佛教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坏。斯则育王所统一阎浮洲处处立塔。不足可怪。倭国在此洲外大海中。岨会稽万余里。隋大业初彼国官人会丞来此学问。内外博知。至贞观五年。共本国道俗七人方还倭国。未去之时。京内大德每问彼国佛法之事。因问云。阿育王依经所说。佛入涅槃一百年后出世。取佛八国舍利。使诸鬼神一亿家为一佛塔。造八万四千塔。遍阎浮洲。彼国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会承答曰。彼国文字不说无所承据。然验其灵迹则有所归。故彼土人开发土地。往往得古塔灵盘。佛诸仪相数放神光。种种奇瑞详此嘉应。故知先有也。

西域志云。罽宾国广崇佛教。其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彼因立浮图。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寺中有佛顶骨。亦有佛发。色青螺文。以七宝装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内有释迦菩萨幼年龀齿。长一寸。次其西南有王妃寺。寺有金铜浮图。高百尺。其浮图中有舍利骨。每以六斋日夜放光明。照烛绕承露盘。至其达曙。

西域志云。波斯匿王都城东百里大海边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装众宝饰之。夜中每有光曜如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岁后。龙树菩萨入大海化龙王。龙王以此宝塔奉献龙树。龙树受已将施此国。王便起大塔以覆其

上。自昔以来有人求愿者。皆叩头烧香奉献华盖。其华盖从地自起徘徊渐上。当塔直上乃至空中。经一宿变灭。不知所在。

西域志云。龙树菩萨于波罗柰国造塔七百所。自余凡圣造者无量。直于禅连河上建塔千有余所。五年一设无遮大会。

西域干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推其本缘乃是如来在世之时。与诸弟子游化此土指城东曰。我入涅槃后二百年。有国王名迦尼色迦。在此处起浮图。佛入涅槃后二百年。有国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东。见四童子垒牛粪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矣。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笼之。粪塔渐高挺出于外。去地四百尺。然后始定。王更广塔基。三百余步。从地构木始得齐等。上有铁柈。高三百尺。金盘十三重。沓去地七百尺。施功既讫粪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时有婆罗门不信是粪。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岁虽久粪犹不烂。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满。今有天宫笼盖之。雀离浮图。自作已来三为天火所灾。国王修之还复如本。父老云。此浮图天火七烧佛法当灭。塔内佛事悉是金玉。千变万化难得而称。旭日始开则金盘晃朗。微风暂发则宝铎铿锵。西域浮图最为第一。

雀离浮图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举高二丈。甚有神变。能与世人表作吉凶之征。以指触之。若吉者金铃鸣应。若凶者假令人摇亦不肯鸣。宣师住持感应云。律师问四天王。世尊舍利阁维始了。舍利灰石当置几塔。天人龙鬼各得分不。答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龙得十二分。灰石分三分。鬼神得二分。修罗得三分。力士得一分。汝等天人龙神慎勿起诤。此是世尊教。

又问。世尊僧伽梨当置何处。钵盂锡杖复置何处。答曰。世尊伽梨付嘱坚疾天令善护持。钵盂锡杖付嘱频伽天随在供养。世尊僧伽梨先遣在祇桓。十二年中住。钵盂在鹞头山。十五年中住。锡杖在龙泉。四十年中住。

又问。伽梨钵杖等何故历年住耶。答曰。佛告我言。初度比丘尼损我正法。又为末世多恶比丘贮畜不净物不受持三依毁灭正法故。令僧伽梨等六年住僧戒坛。六年住尼戒坛。令正法久住。

又问。何故伽梨分为二处住耶。答曰。亦为末世恶比丘比丘尼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无有威德。是故世尊令将伽梨六年住戒坛。令招威德天人龙神敬佛意

故不嫌比丘比丘尼。伽梨六年住戒坛。亦为恶尼令修行八敬供养比丘勿起淫意修持净行。令诸鬼神敬顺佛意。日夜六时来至伽蓝拥护尼众。故住六年。

又问。何故佛钵在灵鹫山十五年住。答曰。世尊未涅槃前在鹫山精舍。分析白豪光明以为百千分。留一分光施末法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乃至天龙鬼神等。于如来法中能作一念善者。施此光明。世尊初成道时。四天王奉佛石钵。唯世尊得用。余人不能持用。如来灭度后安鹫山。与白豪光共为利益。于末法中当随佛钵。于他方国施比丘食。及以天龙等众随顺佛意。纵造非法终不见过。

又问。何故十五年在鹫头精舍。答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诸比丘令观五阴得证三昧。十年者。欲令解了诸法得百法门。自此随缘流行诸国。乃至法灭也。

又问。何故锡杖在于龙窟中四十年住耶。答曰。为护诸外道及伏烦恼恶龙破诸结使开寤大乘四谛法轮。如来去世后。四十年中有飞行罗刹。能说毘尼藏及十二部经。诈为善比丘食诸持戒者。日别四百。为断此恶故镇龙窟。复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复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复令末法增住二万年。

尔时大梵天王。来至世尊所白佛言。如来初踰城至泐沙王国。问树神道。树神请佛至宫已白佛言。我受此神身经二十大劫。过去诸佛皆来至此。我此宫中有过去诸佛四牙一千四塔。我今请佛。昔为童子时龋牙四枚。请佛垂慈赐我四牙。欲造塔供养。佛即许之。即告阿难。汝往父王所。从彼典藏臣取我四牙。阿难依命即取。佛告树神令留一牙。与汝供养。汝可造塔并写我经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灭尽定守我牙塔。尔时树神即将七宝来至世尊所。以神力故于一念顷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楼观及以白银台。于此四塔内各造台观。具八万四千。既造台塔已待我涅槃后迦叶结集竟。当写我教令大毘尼藏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护持勿令损坏。至我涅槃时勅语文殊。我于三大劫修无量苦行。今得四牙已造塔安竟。令后末世法欲灭时。令作利益正法兴显。

佛告阿难。我初成道时从河洗浴讫。我苦行六年手足爪甲不剪。皆长七寸许。时大梵天王见我爪甲长。手执七宝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将付父王令善护持。王既崩后转付典藏臣。汝可往至彼道。我须爪甲。阿难依命取来至世尊所。佛开函取爪甲。普示大众。我之手足二十爪甲。犹如赤铜色。佛告大

众。汝等天人龙神等可将我爪甲当细熟现。恐未来世中诸魔及外道。别将相似物换我真甲。汝若疑非者。当以金刚锤碓以甲置铁碓上以锤打击。无片损者。乃真我甲。若以火烧炼变为金色。出五色光上照有顶。见此相者是我真爪甲也。

佛告文殊师利及四天王等。从此末法后多诸恶比丘满阎浮提。无有威德无有智慧。至千四百年后。汝将我十爪塔游历四天下。一国住经七日。如是周历已当至香山顶阿耨达池中。金沙洲上。住至千五百岁。我此大千界八百亿国教初流行彼。汝文殊师利分身变为国王。金刚齐菩萨分身为大臣。金刚幢菩萨分身为比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我教。幸不生疲劳懈怠也。

又问。汉地塔寺古迹云何。答曰。今诸处塔寺多是古佛遗教基。育王表之福地不可轻也。今有名塔如常所闻。无名藏者随处亦有。如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河州灵严寺佛殿下亦有舍利。

秦州麦积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灵安寺。经四十年当有人出。荆州长宁寺塔是育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丈余。石函五重盛碎身骨。益州三塔。

大石(今名福感)武誓(今名静乱)骆县(今名法成)并有神异。如别传说。

又问杨都长干塔鄮县塔是育王造者。是事云何。答曰。是昔刘萨何感灵令往扬州上越城望见长干。有异气。因标掘得。如今传所明。道宣师问。若尔已有若干。便有佛刹不。答曰。非刹干也。干是地之长陇。名陇为干。塔遍长陇之侧。书不云乎。包括干越。越地多有长陇也。

临海鄮县等者。亦是育王古塔。是贤劫佛者。有迦叶佛臂骨。非人所见。从地踊出。为开俗福也。

有罗汉将往铁围山留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现二鱼井中鳗鰲鱼护塔神也。其侧有足迹石上者。云是前三佛蹈处也。昔周时。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

又问。若尔周穆已后诸王建置塔时。何为此土文记罕见。答曰。立塔为于前缘多是神灵所造。人有见者少。故文字少传。杨雄刘向寻于藏书。往往见有佛经。岂非秦前已有也。今衡岳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东西五百余

里。南北百余里。川中昔有人住数十万家。今生诸巨树。大者径二三丈。下无草木。深林可爱。中有大江。东流入湘江。寻涧觅之即得。川南有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龙居。有犯者辄雷震山谷。左侧多有山果橘柚阳梅之属。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华捧之。上以石笼覆。与地平。塔东崖上具有碑。篆书可识之。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也。

衡山南大明师置寺处亦有古塔(云云)。其寺南北十余里。七处八会流渠静院处处皆立。

又问。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测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老相传。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现。至贞观已来已两度出。虽光瑞殊壮。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陋陋若此。答曰。诸鬼神中贫富不定。各是往业。如人不殊天中亦尔。随其所有而用供养此塔(自下云云)。

鼓山竹林寺名何代所出耶。答曰。是迦叶佛时造。周穆王于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塑像。至今现存。山神从佛请五百罗汉住此寺中。即今现有二十圣僧绕寺。左侧现有五万五通神仙。供养此寺僧(余事云云如前伽蓝验记)。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伽蓝篇第三十六(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营造部
- 致敬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伽蓝者。昔布金西域肇树福基。缔构东川终祈净业。所以宝塔蕴其光明。精舍图其形像。遍满三千之界。住持一万之年。建苦海之舟航。为信根之枝干。覩则发心。见便忘返。益福生善。称为伽蓝也。但惟年代日远法教衰替。寺像虽立敬福罕俦。或真或伪。改换随情。或精或龕。乃同粪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识厥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众心无所安。流俗之徒于法无敬。轻慢于是乎生。陵蹈于是乎起。欲以此护法。不亦难哉者乎。是以古德寺诰。乃有多名。或名道场。即无生廷也。或名为寺。即公廷也。或名净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间舍。或名精舍。或名清净无极园。或名金刚净刹。或名寂灭道场。或名远离恶处。或名亲近善处。并随义立各有所表。今道俗离居岂得称名也。

营造部第二

依宣律师祇桓寺感通记云。经律大明祇桓寺之基趾。多云八十顷地一百二十院。准约东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余步祇陀须达二人共造。成之已后经二百年被烧都尽。则当此土姬周第十三主平王之三十一年。祇陀太子初虽不许卖。后见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长者。吾自造寺不假于卿。须达不许。因此共造。太子立愿。后若荒废愿树还生。恰至被烧屋宇顿尽。所立树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烧。良由须达为凡之时卖肉得财。居贱出贵常愿荒俭。家虽巨富财由秽心。以此造寺终遭煨烬。太子愿力净心树生。业行有殊表之染净也。于后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经于百年被贼烧尽。经十三年有王六师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壮丽皆宝庄严。一百年后恶王坏之为杀人场。四天王及娑竭龙王忿之。以大石压之杀毁者。经九十年荒无人物。忉利天王令第二子下为人王。又依地造。庄饰严好过佛在时。经百五十年魔天烧灭。则当此土汉末献帝二十九年。以事往征。显宗已后和安桓灵之代。西域往来行人接踵。则见天王葺构之作。祇树载茂之缘。后虽有造者仅接遗基。至于今日荒凉而已。依南天王子撰祇桓图一百卷。北天王子撰五大精舍图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具述。夫造寺法用不可楷定。随其施主物有丰俭。虽量力而作。然须用心精诚而造。寺物虽小得福弘大。故无上依经云。虽造四果圣人塔庙满四天下尽形供养。不如有人佛涅槃后取佛舍利造塔供养。所得功德胜前功德。百千万亿分不可为喻也。一由福有优劣。二由心有强弱。若有真心。纵小尚得福多。何况于大。若有伪心。纵大尚得福少。何况于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须殷重。不得轻慢也。如贤愚经云。天语须达长者云。汝往见佛得利无量。正使今得百车珍宝。不如转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今得

百车象珍宝。不如举足一步往趣世尊。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满中珍宝。不如举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盈逾于彼百千万倍。闻已欢喜。佛为说法成须陀洹果。须达问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几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转轮王足行之法。世尊亦尔。时须达长者。即于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须达请太子欲买园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黄金布地令间无空者。便当相与。须达曰诺。谨随其价。太子祇言。我戏语耳。须达言。太子不应妄语。即共与论。时首陀会天化作一人。为评详言。夫太子法不应妄语。价既已决不宜中悔。太子遂与之。便使人象负金出八十顷中。须臾欲满。残余少地(杂阿含经。残五百步。孝经亦云。太子祇有园八十顷去城不远)须达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当取满之。祇陀问言。嫌贵置之。当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当补满。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轻宝乃尔。教齐且止勿更出金。园地属卿树木属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须达欢喜。即然可之。即便归家当施功作。六师闻之往白国王。长者须达买祇陀园。欲为瞿昙沙门兴立精舍。听我徒众与共掬术。沙门得胜便听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昙徒众住王舍城。我等徒众当住于此。王报须达。六师出如此言。须达愁恼不乐。舍利弗怪问不乐。须达具述报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师满阎浮提。数如竹林不能动吾足上一毛。欲掬何等。自恣听之。须达欢喜。即报国王。却后七日当于城外宽博之处。时舍利弗共劳度差各现神变。外道不如(具在经文)时舍利弗既见外道受屈。即为说法。随其本行宿福因缘各得道迹。六师徒众三亿弟子。于舍利弗所出家学道。掬技讫已各还所止。长者须达共舍利弗往图精舍。须达自手捉绳一头。时舍利弗自捉一头。共经精舍。时舍利弗欣然含笑。须达问言。尊人何笑。答言。汝始于此经地。六欲天中宫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见六天严净宫殿。问舍利弗。是六天何处最乐。舍利弗言。下三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常有一生补处菩萨。来生其中。法训不绝。须达言曰。我正当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余宫悉灭。唯第四天宫殿湛然。复更徙绳。时舍利弗惨然忧色。即问。尊者何故忧色。答言。汝今见此地中蚊子不。对曰已见。时舍利弗语须达言。汝于过去毘婆尸佛。亦于此地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蚊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来汝皆为佛起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种身不得解脱。生死长远唯福为要。不可不种。是时须达悲心怜伤。经地已竟起立精舍。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为香泥。别房住止千二百处。凡百二十处别打捷椎。施設已竟。欲往请佛。即往白王。王闻即遣请佛。世尊与诸四众前后围绕。放大火明震动天地。遍照三千。城中伎乐不鼓自鸣。盲聋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应。欢喜踊跃来诣佛所。十八

亿人都悉来集聚。尔时世尊。随病投药。为说妙法。各得道迹。佛告阿难。今此园地须达所买。林树华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应当与号太子祇陀树给孤独食园。名字流布传示后世。尔时阿难及四部众。闻佛所说顶戴奉行。又涅槃经云。须达取金随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祇陀即语须达。余未遍者不复须金。请以见与。我自为佛造立门楼。常使如来经由入出。祇陀太子自造门坊。须达长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禅坊静处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别异。厨坊浴室洗脚之处。大小圜厕无不备足。问曰。何故如来偏住此园耶。答曰。依真谛师传云。过去第四拘留孙佛时。人寿四万岁。有长者名曰毘沙。此地广一由旬。纯以金板布地。遍满其上。奉施如来以为住处。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时。人寿三万岁。有长者名大家主。以此园地广三十里。纯以银衣等遍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犊子充满其中。奉施如来起为住处。第六迦叶波佛时。人寿二万岁。有长者名大幡相。以此园地广二十里。纯以七宝遍布其地。奉施如来起为住处。第七今释迦牟尼佛。人寿百岁时。有长者名须达多。此园地广唯十里。纯以金饼布地周满园中。金厚五寸。买此园地奉施如来起为住处。至后弥勒佛出世时。人寿八万岁。须达尔时为蟻佉国大臣。名须达多。此园地还广一由旬。纯以七宝遍满布地。奉施如来起为住处。过去未来地虽延促。终是一所。能施之人虽有前后。据体而论还是一人。常为长者殷富炽盛。常充供养诸佛不绝。至释迦时初得须陀洹果。临终时得阿那含果。至弥勒佛出时方证阿罗汉果。故杂阿含经云。给孤独长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记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终生兜率陀天。常下来礼拜佛听法已还归天上(此据迹中示其小说论实是大菩萨)又大集经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诸声闻现在未来三业相应。及与三种菩提相应。有学无学。具足持戒。多闻善行。度诸众生于三有海。及诸施主。为我声闻而造塔寺。亦复供给一切所须。及彼眷属付嘱汝等。勿令恶王非法恼乱。尔时梵释天王龙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来塔寺及阿兰若处。及未来世。若在家出家人。为于世尊声闻弟子造塔寺处。我等悉共守护。令离一切诸难怖畏。亦如有给施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一切所须。如是施主我等亦当护持养育。故七佛经云。护僧伽蓝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叹妙。五名叹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师子。九名妙叹。十名梵响。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叹德。十四名广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彻听。十七名彻视。十八名遍视。寺既有神护。居住之者亦宜自励不得懈怠。恐招现报也。

致敬部第三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蓝。至寺门外庆已所遇。先整衣服总设一礼。入寺门已复设一拜。然后安庠直进。不得左右顾盼。故涅槃经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礼拜。三者听法。四者至心。五者思义。六者如说修。七者回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胜最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长者经。佛言。长者。居家菩萨入佛寺精舍。当住门外一心作礼。然后当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时当得如是居寺出尘垢之处。又十住毘婆沙论云。在家菩萨若入佛寺。初欲入时。于寺门外五体投地应作是念。此是善人住处。行慈悲喜舍住处。是故须礼。若见诸比丘威仪具足。见已恭肃敬心礼拜亲近问讯。又自爱经云。时有国王诣佛所。遥见精舍下车却盖。解剑脱履拱手直进。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视回时合身。总回行时先下脚跟后下脚指。又智度论云。出入来去安庠一心。举足下足观地而行。为避乱心为护众生故。是名不退菩萨相。又西国寺图云。行至佛所礼三拜竟。围绕三匝呗赞三契。礼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后入见上座。次第至下各设三拜。僧多一拜。若见非法之事不得讥诃。若发言嫌责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经云。夫入寺者。弃舍刀杖杂物然后入寺。舍刀杖者。去瞋恚三宝心也。舍杂物者。去从三宝乞求心也。且除两过乃可入寺。顺佛而行不得逆行。设复缘碍左遶。常想佛在右。入出之时悉转面向佛。礼拜三宝者。常念体唯是一。何者觉法满足名佛。所觉之道名法。学佛道者名僧。则知一切凡圣体同无二也。若入寺时低头看地。不得高视。见地有虫勿误伤杀。当歌呗赞叹不唾僧地。若见草木不净即须除却。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应先礼佛塔。次礼声闻塔。后礼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别礼师。余人总礼而去。又四分律云。得礼出家五众亡人塔及如来塔。又五百问事云。弟子得礼师冢。以报恩故。又增一阿含经云。塔中不应礼余人。又十诵律云。佛塔声闻塔前自他不得礼。又五百问事云。佛塔前礼余人得罪。又三千威仪经云。不得座上作礼(今时数有诸寺及以俗家。见有道俗在床上礼佛。此大憍慢譬如欲拜人王。岂得在床拜耶。人王尚自不许。何况法王。得相比耶)毘尼母论云。不得着革履富罗入塔(此是靴履总名)五百问事云。若是净洁靴履鞮屨等得着礼拜。僧祇律云。若受人礼拜不得如羸羊不语。当相问讯少病少恼。安乐不。道路不疲苦不。

述曰。若有士人。或难因缘须至寺宿。不得卧僧床席。必无私有借卧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床卧。故宝梁经云。共僧同床半身枯死堕地狱。受其大苦。僧未眠时不得在先眠。不得调戏言笑说非法语失于威仪惊动众心。若有便利溲唾。为求法宿。不得出外者无犯。睡时右肋着床以脚相垒。心系明相念当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经云。仰卧者是修罗卧。伏地卧者是饿鬼卧。左肋

卧者是贪欲人卧。右胁卧者是出家人卧。众僧未起在前早起。严仪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弥威仪经云。若入师房应三弹指。又三千威仪经云。若入师房当具五法。一于外弹指。二当脱帽。三作礼。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经。又僧祇律云。弟子应晨起先右脚入师房已头面礼足问安眠不。故善见论云。弟子参师当避六处。一不得当前。二不得当后。三不得太远。四不得太逼。五不得处高。六不得上风立。当不近不远侧厢而立。令师小语得闻。不费尊力也。又欲行时。威仪进止皆不得离师。故善见论云。弟子从师行。不得远师七尺。又沙弥威仪经云。弟子从师行。不得以足蹈师影。

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语笑。脂粉涂面画眉假饰。非法调戏共相排荡。持手振人。必须摄心整容随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养忏悔自责。生女人中常成隔碍。于此妙法修奉无因。不得自专由他而办。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见沙弥礼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于大僧为小在俗为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述。

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讫。须欲出寺。佛塔前设礼三拜。还须右绕三匝合掌呗赞然后却行。出寺门外复设一礼。若见僧时。徒众若少各礼三拜。僧若多时总辞三拜。故善见论云。礼佛时应绕三匝三拜四方作礼合十指掌叉手于顶却行而出。绝不见如来。更复作礼回前而去(表慕恋三宝重迭报恩也)凡欲入寺之行为作出世之缘。建立寺者开净土之因。供养僧者为出离之轨故。惟秽俗之鄙质入伽蓝之浮刹。所有施为恐乖法式。若也还家微舍自赎。表僧有法施俗有财惠。举动合宜内外俱益也。

颂曰。

玄风冠西土	内范轶东矜
大川开宝匣	福地下金绳
绣窓高可映	画拱迭相承
日驭非难假	云师本易凭
阳楼疑难燧	阴轩类鉴水
回题飞星没	长楣宿露凝
旌门曙光转	辇道夕云蒸
祇桓多灵物	竹园满休征
虚薄笔难纪	微躯窃自凌
优游徒可恃	恩荫永难胜

感应缘(略引一十九寺)

- 晋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 宋灵味寺在钟山蒋林里
- 汉平等寺寺在南京
- 晋升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 晋白马寺在建康中黄里
- 临海天台山石梁圣寺
- 东海蓬莱山圣寺
- 抱罕临河唐述谷仙寺
- 相州石鼓山竹林圣寺
- 岩州林虑山灵隐圣寺
- 晋阳冥寂山圣寺
- 代州五台山大孚圣寺
- 魏太山丹岭圣寺
-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 终南山大秦岭竹林寺
- 梁州道子午关南独圣寺
- 终南折谷炬明圣寺
- 西域志诸山感供圣寺
- 总述中边化迹降灵记

晋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宫人陈太妃造寺塔。舍利灵应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后画迦毘罗王及毘沙门天王二像。若有僧侣失仪童竖褻慢者。无不影响表异使其恭肃。若使虔诚忏礼标心恳切者。必空中有弹指声。或循绕翼卫。其间有请福祈愿者。莫不克谐。

宋灵味寺。建康钟山蒋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门法意起造。晋末有高逸沙门。莫显名迹。岩栖谷饮。常在钟山之阿。一夜忽闻怪石崩坠。声振林薄。明旦履行唯见清泉湛然。因聚徒结宇。号曰灵味寺焉。

漠平等寺。广平武穆王坏舍宅所立也。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而观。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

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以他绵换拭。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尔朱荣入雒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京邑仕庶复往观视。五月北海入雒。庄帝北巡。七月北海大败。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余人。尽被俘虏无一得还。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复如初汗。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视。至十二月尔朱兆入雒擒庄帝。帝崩于晋阳。宫殿空虚百日无主。唯尚书令司州牧乐平王尔朱世隆镇京师。商旅四通盗贼不作。

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晋升平中有凤皇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皇台。至宋升明二年。齐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山高难于谷汲。比丘法和爰发誓云。若此地可居。当使自然出水。乃于食堂前试凿井。曾不数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尝竭。

白马寺。在建康中。黄里。太兴二年。晋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国王欲灭佛法。宣令四远毁坏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马从西方来。绕塔悲鸣。腾跃空中。或复下地。一日一夜鸣声不绝。以事白王。王潜下泪深自愧责。即勅普停。已毁之塔并更修复。由此白马大法更兴。因改招提为白马。此寺之号亦取是名焉。

东晋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门帛道猷。或云竺道猷。统涉山水穷括奇异。承天台石梁终古无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独无贞操。故使圣寺密尔。对面千里。遂揭锡独往往趣石梁。周瞰崖隙。久之方获其山。石梁非一圣寺亦多。将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万寻。上阔尺许。莓苔斜侧。东边似通。西碍大石。攀登路绝。猷乃别思冀投。夜宿梁东。便闻西寺磬声经呗唱萨。勇意相续通夕不安。又闻声曰。却后十年当来此住。何须苦求虽尔不息。晨夕惋恨结草为庵。弥年禅观。后试造梁乃见横石洞开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见栋宇宏壮图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识。中食既讫将陈住意。僧曰。却后十年自当至此。何劳早住。相送度梁横石已塞。至晋太元年终于山所。形似红色端坐如生。王羲之闻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云迷其道。

宋时朱龄石者。使往辽东。还返失道随风泛海。一月余日达于一岛。粮米俱竭。入岛求泉。渐深登山。乃见一寺。堂宇庄严非所曾覩。僧问所从具说行事。设食饮水问以去留。石曰。此乃圣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意石苦辞欲还。僧告曰此间去都二十余万里。石等闻之惊怖曰。若尔何缘得达。僧曰。自当相送不劳致忧。又问曰。识杯度道人不。曰识之。便指壁上钵袋

曰。此是彼物。有小过罚在人中。便取钵袋与石。并书一封。上为书字然不可识。曰可以书钵与之。令沙弥送勿从来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须臾至海。沙弥以一竹杖着船头语曰。但闭舫听往不劳航舵。于即依言。但闻飏飏风声。有窃视者。见船在空云飞奔于山林海上数息间遂达杨都大桁。正见杯度奇桁栏口云马马。龄石既至书自飞上度手。度惊曰。汝那得蓬莱道人书。唤我归耶。乃说缘由又将钵与之。手捧钵曰。吾不见此钵四千余年。掷上入云下还接取。太初中无故而死。事在高僧传。

晋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风林津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之极地也。众峯竞出各有异势。或如宝塔。或如层楼。松栢映岩丹青饰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绮丽若此。南行二十得其谷焉。凿山构室接梁通水。绕寺华果蔬菜充满。今有僧住。南有石门滨于河上镌石文曰。晋太始年之所立也。寺东谷中有一天寺。穷讨处所略无定指。常闻钟声。又有异僧。故号此谷名为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诸人入积石者。每逢仙圣。行往恍忽现寺现僧。东北岭上出于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齐初有异僧。投邺下寺中夏坐。与同房僧亡名欵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与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饮。酒虽是戒禁有患通开。客颦眉为饮之患损。夏满辞还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颇闻鼓山竹林寺乎。名曰闻之。古来虚传竟无至者。客曰。无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恼乱。患痢饮酒乃是佳药。本非所欲为意而饮。愿不此及人。山寺孤迥。时可历览。想一登陟以副虚怀。名闻喜跃曰。必能导达夕死无恨。至九月间克望寻展。幸赐提引。不尔无由。客曰。若来可从鼓山东面而上。东度小谷。又东北上即是山寺。至期与好事者五六人。直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来。曰欲往竹林道由于此。僧曰。世人可笑。专听妖言。此山东西我并游涉。何处有寺。古有斯言。不劳往也。名曰。彼客致词极非猛浪何有虚也。只得寻之。寻而不获非余咎也。石窟寺僧数十相随。依言东上。度谷寻岭。忽见一翁把镢斲地。又见一僧来至锄禾四边。把锄曳镢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马食我禾尽。今年复来蹋我秋苗。举镢趁僧。并皆返归。唯名一人东北独上。翁曰。放尔上山。乞虫吃却。遂依东上。林木深茂。闻南岭上有吟咏声。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执手叙阔相将造寺。瞬目间忽见崇峯篔簹修竹干云重门洞开复殿基列。门外东西槽枋饰以金铺。似有马踪而无系者。行至门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须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礼拜讫。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许。眉长鼻高状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人。执文簿有所判断。举

手告曰。下里山寺殊无可观。何能远涉。名即礼拜十数拜。和尚曰。行来疲顿可止。将至房去。便引西房北东转。见僧凭案读经。名便礼拜。都不慰问。便引尽北行东出。至本客房中。欢笑通宵。屡言永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为碍。待明为咨。报曰。和尚不许。乃至中食。不异邨中。临别和尚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两处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辞送出。执手愤惋。既别凄然。行一里间。数数回顾寺塔。林竹依然满目。更行二里。返顾并无。但是峯崖杂树。行行西下。依随本道。不见田苗。亦无田翁。乃至石窟。备为僧说之。

高齐文宣在晋阳。使人骑白驄驼向我寺取经函去。使问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驼行。自知寺处。日晚出城。驼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为冥寂。山半有寺。有群沙弥曰。高洋驄驼来也。便引入寺。见一老僧拜已。问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圣明。问曰。尔来何为。答曰。令取经函。僧曰。洋在寺懒读经。今取何用。指示北行东头是其本房。汝可彼取函与之。即乘驼而返。如睡如梦。奄至晋阳。以函反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舍身痴人不解语。忽语帝曰。我先去尔后可来。帝然之。是夜痴人死。不久帝于晋阳不豫。使刘桃枝负行。鼻血淋漓。是夜帝崩。

代州东南五台山。古称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极巉岩崇峻。有五台上不生草木。唯松柏茂林。经中明文殊将五百仙人往清凉雪山。即斯地也。地极严寒多雪。号曰清凉山。所以古来求道之士。多游此山。遗迹灵窟即日极多。中台最高。去并七百。望如抵掌。上有小石浮图。其量千计。即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马迹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华。清澄如镜。有二浮图夹之。中有文殊师利像。人有至者。钟声香气无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龙朔三年下勅令长安会昌寺。僧会曠往彼修理。寺塔。前后再返亦遇灵感。中台东南下三十里有大孚灵鹫寺。古传汉明所造。现有东西二道场像设犹存。南有华园二顷许。四时相间互相映发。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贞观年中有禅师名解脱。聚住习定。自云于华园北四度见文殊师利菩萨。翼从满空。群仙异圣不可胜纪。近有僧朗禅师。居山三十余载。亦遇仙圣。飞空而去。唯留故皮。南台三十里内多是名华。遍于峯岫。俗号华山。中有圣寺。钟声时发。曾见异人形伟冠世。言语之间超腾遂远。其山甚近滞俗罕登。登者必感胜缘。

魏太山丹岭寺释僧照。未详氏族。性多虚放好追灵迹。谲诡之处无不登践。承瀑布之下多诸洞穴仙圣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荣山。见飞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径。其东北上可行数里得石渠。阔三两步。水西流清澄彻上下。药草延蔓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谷穗纵横鸟雀残食甚众。东头屋内有数架黄裘。中间有铁臼两具。亦有釜器。并附游尘。都无炊爨之迹。西头室里有一沙门端坐俨然。尘没膝。四望瞻眺唯见茂林悬涧。非有人居。须臾之间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长丈余。盘挂耳上。相见欣然倾慰若旧。问所从来。答云。我同学三人来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来极久。似入灭定。今在西屋内汝见之未。今日何姓为主。答曰。是魏家。曰享国已久不姓曹邪。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谷穗捣之作粥。又往林中。叶下取梨枣与之令噉。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问。诵何经业。照云。吾诵法华经。神僧镇头曰。大好。精进业。今东屋架上如许经。吾并自诵之。欲得闻不。照合掌曰。唯敢闻命。彼遂部别诵之。声气朗彻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常业耳。达旦不眠。更为造食。照谢曰。幸得奉谒。今暂还归寻来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学行去。汝若值者大有开寤。恨不见之。既言。须归好去。照寻路得还。结侣重来。瀑布觅穴。莫测其处。今终南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鄠县南系头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系船其顶。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连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于此川。号为山海。及巨灵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荡。以左掌托太华。右足蹋中条。太一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显。仍本号为。张衡西京赋云。高掌远跖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传云。系头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山采逼暮不知归道。依林而宿。夜闻钟声在近。即寻之忽见一寺。僧众百余。但有行坐而不叙问。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来在近无往寻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层峯秀林不可登践。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蓝田大谷伏羲城侧归义寺僧弘藏者。有胆勇闻而往寻。积日累夜巡绕山隙。止获五窟。甚圆净如人所造。无阙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禅师亦往寻觅。依窟一夏。今所谓照阳窟也。足为华望之大观也。而仙寺终不见焉。

子午关南大秦岭竹林寺者。至贞观初。采蜜人山行闻有钟声。寻而往至焉。寺舍二间有人住处。傍大竹林可有二顷。其人断二节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许。两人负下。寻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以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将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觅。过小竹谷达于崖下。有铁锁长三丈许。防

人曳。锁掣之太牢。将上有二大虎。据崖头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将十人重寻。值大洪雨便返。蓝田寤真寺僧归真。少小山栖。闻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归。常以为言。真云。此竹林至关可五十许里。

子午关南第一驿名三交。驿东有涧。东南坡数十顷。是栗树。素不知有僧住。屡闻钟声不以为奇。一时驿家妇女采樵入涧。忽值一僧。独坐石上缝衣。傍无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师在此日时欲至。向驿食来。僧云。贫道山居不得食。驿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养。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时过驰走取食。及来寻之不见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钟声。此寺去驿五里。

又终南析谷内椶桐寺者。近有人见一僧云。倩为擎幞。向寺问寺在何处。云在析谷。炬明东岭头。其人为荷幞将至寺。见一僧从南崖来。可长五十尺。相召来其人辞返。语曰。君日日入山采柴。可于柴下取斋残饼食之。不须道得之由缘。便随其言日得其饼。妻怪穷之。不得已便说。遂症经年。又见二僧入谷。其人手招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语。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岭侧常闻钟声。亦往往见有异僧。近有一僧。闻已遇见入谷。僧疑是椶桐寺。问言。大德不是椶桐寺僧不。曰是欲随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随来。但闻耳边飏飏风声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圣。或入深山蹶顿我。窃生念时前僧便失。懊恼之甚。返回三日方达谷口。乃于避世堡立精舍。以之精舍见存。其僧不知所终。

又终南库谷内西南。又名葫芦谷。昔有人于山采斫。遇见一寺。并石室石门。门内并宝器重大不可胜。然不见僧人。是众僧供用具度。其人裴回顾眄记志处所。以所赍瓠卢挂于室树。下山召村人往寻其谷内。树上往往悉是瓠卢。莫知踪迹。今有寻山。云石门扇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虽出无人力开之。今其谷名库。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测其山中则弥勒下生方现于俗耳。

西域志云。乌苾国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众僧。日日有驴运食。无控驭者。自来留食还去。莫知所在。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已下各赠华[迭*毛]十段并食器。次伸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余众僧饯送使人。西行五里与使泣涕而别曰。会难别易。物理之然。况龙年老。此寺即诸佛成道处。为奏上于此存

情。预修当来大觉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若广明西域塔寺灵迹嘉祥征瑞具如上感通篇述)敬寻佛法东流年向六百。三宝传记卷盈三千。其内名僧德重可观。神通变化灵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君臣隐遁逸民。负才傲俗之流。并皆崇敬如贤如圣。备在传记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论云。尊者圣人宾头卢罗睺罗等。有十六大阿罗汉。住世通法。又有九亿无学圣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详。今诸山海所居众僧。多闻磬声。或寻遇寺。岂非圣人之处乎。今更约诸门以分三时。一约住世。二约贤劫。三约释迦一佛为候。初约住劫用辩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劫行事。如萨埵舍身流血尚在。达拏舍子杖捶遗血。布发掩泥之所。舍身求偈之地。月光斩首。尸毘饲鹰。斯等遗迹并惟古劫。计数灾荡如何尚存。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问无宜独留。而往事迹有僧释云。此乃如来神力由菩萨志行。虽有三灾不可除灭。后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灾之化无往不除。乃至无一隙尘而得存焉。今云塔在岂不乖乎。诸德释云。但非圣迹者。如无一隙得住。今云有者由圣力加备故得久住。欲使后代师之慕仰冀慕圣踪依之得道。世界初成。昔古遗迹相似而现。并是佛之神力变化所为。故五不可思议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劫生事而列之。第二约同劫以明。相对有四。且如一钵千佛共同。故传云。释迦受食四王奉钵。灭后流行至毘舍离。若干百年又至干陀卫。又至西月氏于填丘夷。次当达震旦返向师子国。还来天竺。上升兜率。弥勒见曰。释迦佛钵今来至此。七日供养还下龙宫。弥勒成佛四王还献。二者龙宫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说法千佛同坐。即捷陀卑钵树下是也。四者石塔盛衰千佛同候。上传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迹。准此未来抑亦可见。第三明释迦一代通而不等。如天道宝阶灭无遗绪。咤王大塔七化已三。道树灭而更生。佛迹毁而还现。杨枝摧而重出。舍利试而逾灵。诸如此例故应不通过后佛。至如鸡足迦叶留化慈尊。山宫明辩持身待圣。沮渠灭定之侣。摩利应供之徒。事局未来。神化绝域。皆为明通开显累俗慈导有情澄神诸有也。

依道宣律师感应记。问天人曰。荆州河东寺者。此国甚大。余与慈恩寺嵩法师。交顾积年。其人即河东罗云法师之学士也。云此寺本曾住万僧。震旦之最。闻之欣然莫测河东之号。请广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观也。答曰。晋氏南迁。郭璞多闻之士。周昉地图云。此荆楚旧为王都。欲于硤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有宜都之号。下至松滋。地有面势都邑之像。乃掘坑秤土嫌其太轻。覆写本坑土又不满。便止曰。昔金陵王气于今不绝。固当经三百年矣。便都建业。仍于此置河东改迁。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间。类蒲州河曲。故有河东目也。有东西二寺。昔符坚伐晋。荆州北岸并没属秦。时桓

仲为荆牧邀翼法师。度江造东寺安长沙寺僧。西寺安四层寺僧。符坚歿后。北岸诸地还属晋家。长沙四层诸僧各还本寺。西东二寺因旧广立。自晋宋齐梁陈氏。僧徒常数百人。陈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净人数千。大殿一十三间。惟两行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栌栴重迭。国中京冠。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四铁镬。各受十余斛以种莲华。殿前塔。宋樵王义季所造。塔内素像忉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铜像。宝帐飞仙真珠华佩。并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内僧众兼于主客出万余人。当途讲说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圣果。各领千僧。余小法师五百余人。十诵律师有四十人。九人得圣。大小乘禅师八百余人。其得圣人二百二十四人。徒众严肃说不可尽。寺法立制诵经六十纸者免维那。诵法华度免直岁。寺房五重并皆七架。别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庄严最胜。夏别常有千人。四周廊庑减一万间。寺开三门两重七间。两厦殿宇横设并不重安。约准地数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余无有损败。东川大寺唯此为高。映曜川原实称壮观也。又问。弥天释氏宇内式瞻云。乘赤驴荆襄朝夕而见。未审如何。答曰。虚也。又曰。若尔虚传何为东寺上有驴台。岷南有中驴村。据此行由则乘驴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后人筑台于寺植树供养焉。有佛殿之侧顿置驴耶。又中驴之名。本是闾国郗国之故地也。后人不练遂妄拟之云云。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此有五部)

- 述意部 引证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德遐邈冠绝人天。理妙六经神高百氏。超群有之遗踪。越贤良之胜迹。化缘既毕从俗韬光。故双树八枝随义所表。舍利八分亦逐缘感。会入金刚定

预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陆。至于牙齿发爪之属。顶盖目睛之流。衣钵瓶杖之具。坐处足蹈之迹。囊括今古圣变无穷。祥应荐臻瑞光频朗。贤愚共覩岂猜来惑。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庄老。惟圣惟贤共遵共敬。莫不葬骨五泉遗尘九土。声光寂寞孰识其踪。罕知生福奚感来报。岂比能仁大圣形影垂芳。应感之道不穷。敬仰之风逾远。绍化迹于大千。拔沈冥于沙界。致使开示之道随义或殊。会空之旨齐其一实也。

引证部第二

舍利者西域梵语。此云身骨。恐滥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发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萨罗汉等亦有三种。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击便破矣。又菩萨处胎经云。世尊告诸大众。念我古昔所行功德。舍身受身非一非二。今当为汝说一形法。诸佛全身舍利尽在下金刚刹中。金刚刹厚八十四万亿里。下有诸佛碎身舍利。尽在彼刹。彼有佛刹。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来。十号具足。今现在说法。佛告大众。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万亿里。国土清静。佛名遍光。十号具足。彼佛今现在说法。复下有国土名施无尽藏。佛名劝助。复下有国土名法鼓。佛名善见。彼土乃有全身舍利。过去亿千万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龙王经云。尔时诸龙白佛言。今世尊还阎浮利地。海中诸龙无所依仰。惟加大哀。佛灭度时。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众类皆得供养。转加功德速脱龙身。疾得无上正真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愿得果。佛言。善哉。从尔所志。须菩提谓诸龙言。一切人天舍利须遍普蒙获济。卿等求愿使佛舍利独全奉侍。一切众生何缘得度。诸龙答言。唯须菩提。勿宣斯言。无以己身限碍之智。以限如来无极之慧。如来圣德无不变现。三千世界各各化现。佛全舍利不增不减。普现一切。譬如日影现于水中。佛亦不生亦不灭度。云何欲限如来智慧者乎。须菩提闻默而无言。佛叹诸龙。仁等贤明。诚如所云。无有异也。佛道高妙无边无际。无方无圆。无广无狭。无远无近。譬如虚空不可为喻。

佛影部第三

如观佛三昧经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干呵啰国毒龙池侧阿那斯山岩南。有五罗刹女与毒龙通。常降雹雨。百姓饥疫已历四年。时王祷祀呪龙。罗刹女气盛呪术不行。王长跪合掌赞佛通慧。应知我心愿屈慈悲光临此国。尔时如来

往至彼国。龙兴雷电。鳞甲烟焰。五罗刹女眼如掣电。时金刚神手把大杵。杵头火然如旋火轮。烧恶龙身。龙王惊怖走入佛影。如甘露洒。见诸金刚极大惶怖为佛作礼。五罗刹女亦礼如来。龙王于其池中出宝台奉佛。佛言。不须汝台。但以罗刹石窟施我。诸天各脱宝衣拂窟。佛摄神足独入石室。令此石上蹙为七宝。时龙为四大弟子及阿难造石窟。尔时世尊从石窟出。时龙闻佛还国啼哭雨泪。云何舍我。我不见佛。当作恶事坠堕恶道。佛安慰龙。我受汝请当坐汝窟中经千五百岁。佛坐窟中作十八变。踊身入石犹如明镜。在于石内映现于外。远望则见。近望不现。诸天百千供养佛影。影亦说法迄今犹在。

分法部第四

如菩萨处胎经云。时八国王共诤舍利。有一大臣名优波吉。谏八国王。何为兴兵共相征伐。尔时帝释即现为人。语王言。我等诸天亦当有分。若共诤力则有胜负。幸可见与勿足为难。尔时阿耨达龙王。文邻龙王。伊那钵龙王。语八王言。我等亦应有分。若不见与力足相伏。时臣优波吉告言。诸君并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须见诤。即分为三分。一分与诸天。一分与龙王。一分与八王。分瓮受一石余。此臣以蜜涂瓮里。以瓮量分。诸天得舍利还于天上。即起七宝塔。龙得舍利还于宫中。起七宝塔。臣优波吉着瓮舍利。并瓮亦起宝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宝塔。阁维处亦起宝塔。高三十九仞(一仞七尺)。

又阿育王经云。八国王诤舍利各起兵。天帝释自下晓喻。以金罍分之。阁王共数各得八万四千舍利。余有佛口一髭。无敢取者。以阁王初来得舍利及髭。还各欢喜作乐动天。难头禾龙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阁王。还语王言。可持一分见与。王言。不可得。龙王言。我是难头禾龙。能举卿国土著八万里外。磨碎成屑。阁王怖惧即奉佛髭与之。龙王即还须弥山下起水精塔。高八万四千里。起水精琉璃塔。阁王终后阿育王得其国土。时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难头禾龙先轻阁王夺佛髭去。阿育王闻大瞋怒。即勅诸鬼神王作铁网铁置。纵置须弥山水中欲缚取龙王。龙大惊怖共设计言。阿育事佛。当伺其卧取宫殿移着须弥山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龙捧取育王宫殿。王卧觉不知是何处。见水精塔高八万四千里。喜怖交心。龙自出谢言。阁王自与我佛髭。我不夺也。佛在世时与我要言。般泥洹后劫尽之时。所有经戒及袈裟应器。我皆当取藏着是塔中。弥勒来下当复出着。阿育王闻此言

大谢。实不知此。龙王便使诸龙还复王宫殿置于本处。又善见论云。帝释宫内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缺盆骨。

又十诵律云。佛般泥洹。八国皆来求舍利。各举四兵八军围绕。有一婆罗门姓烟。高声大唱言。诸力士舍利现在当分作八分。诸力士言。敬如来议。更复唱言。盛舍利瓶请以见惠。还头那罗聚落起塔。时毕波罗延那婆罗门。复请烧佛处灰还国起塔。时拘尸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波婆国得第二分。还国起塔。罗摩聚落得第三分。还归起塔。遮勒国诸刹帝力得第四分。还国起塔。毘[少/兔]诸婆罗门得第五分。还国起塔。毘耶离诸利昌得第六分。还国起塔。迦毘罗婆国诸释子得第七分。还国起塔。摩伽陀国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还王舍城起塔。姓烟婆罗门得盛舍利瓶。还头那罗聚落起塔。毕波罗延婆罗门得灰。还国起塔。尔时阎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灰塔。自此已后起无量塔。

又阿育王经云。昔阿恕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举舍利。阿闍世王着旃伽河中作大铁剑轮。使水轮转着舍利处。种种方便取不能得。问莲华比丘。云何可得。比丘答言。掷数千斛柰着中可得止轮。寻用此语。以柰着于水中。偶试一柰。柰堕机关孔中。剑轮即定更不回转。然大龙王守护都不可得。王时问言。何由可得。龙王福胜无由可得。问言。云何知彼福胜。以金铸作龙像及以王像。以秤称之。重者福胜。实时称量龙像倍重。王见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复更铸像。复更称量。王像龙像称量正等。王更修福复更铸像。称看王像转重。王知像重。将诸军众往到水边。龙王自出献种种宝。王语龙言。阿闍世王遗我舍利。我今欲取。龙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将王至舍利所。开门取舍利与。阿闍世王所造油灯始欲尽。舍利既出灯亦尽灭。王怪而问莲华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灯。至取舍利方始乃灭。尊者答言。彼时有善算者。计百年中用尔许油用如是计故使至今也。

感福部第五

如大悲经云。尔时世尊告阿难。我灭度后。若有人乃至供养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谦下供养。我说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尽涅槃际。若有造立形像塔庙。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华散于空中。我说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当得涅槃界尽涅槃际。佛告阿难。若有众生以念佛故。乃至一华散于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报不可穷尽。若有众生以至诚心念佛功德乃至一华散

于空中。于未来世当得释天王梵天王转轮圣王。于其福报亦不能尽。施佛福田不以有为果报所能尽边。我说是人必得涅槃尽涅槃际。乃至若有畜生于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说其善根福报当得涅槃尽涅槃际。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四沙门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竺-二+韦]。若有人能若现在若灭后起塔供养。若一劫若减一劫。以诸称意一切乐具恭敬尊重谦下供养。若复有人于诸佛所但一合掌一称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亿分。乃至迦罗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来诸福田中为最无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

颂曰。

金躯遗散骨	宝塔遍天龙
创开一十塔	终成八万重
珠盖灵光变	刹柱吐芙蓉
屡开朝雾露	数示晓灵踪
红霓相映发	风摇响和钟
仙鸾往往见	神僧数数从
独超群圣上	含识普生恭
砧椎击不碎	方知圣德颯

感应缘(略列一十六代隋有五十三州)

汉法内传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馆诸道士等。请求掬试释老优劣。道经以火试焚。随火消烬。道士众首费才愧耻自憾众前而死。张衍启寤竟共出家。于时西域所将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映蔽日光。摩腾罗汉踊身高飞。居空如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为众说法。天雨宝华散佛僧上。天乐异音大众同闻。度人无量。

广如下破邪篇说。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舍利在幡刹之上。辄斥见宫内。帝患之将毁除坏。时有外国沙门居寺。乃赍金盘成水。水贮舍利。五色光明腾焰不息。帝见叹曰。非夫神効安德尔乎。乃于道东造周闾百间。名为官佛图精舍云。

吴孙权赤乌四年。有外国沙门康僧会。创达江表设像行道。吴人以为妖异。以状闻之。权召会问。佛有何灵瑞。曰佛晦灵迹遗骨舍利应现无方。权曰。

何在。曰神迹感通祈求可获。权曰。若得舍利当为兴寺。经三七日至诚求请。遂获瓶中。旦呈于权。光照宫殿。权执瓶写于铜盘。舍利下冲盘即破碎。权大惊异希有瑞也。会进曰。佛之灵骨。金刚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碎。权使力者尽力击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损。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烧腾光上踊作大莲华。权大发信。乃为立寺名为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孙皓虐政将欲除屏佛法燔经夷塔。有信谏曰。且少宽假。知无神验诛除不晚。皓从之。召会曰。若能验现于目前助君兴之。如其不能将废加戮。会曰。佛以缘应感而必通。即冀给假请効不难。皓与期三日。于时僧众百余同集会寺。皓陈兵围寺刀锯齐至。克期就戮。僧恐无灵先自缢者。会谓众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时。前已有验今岂罔哉。恰期便获。乃进于皓。此是如来金刚之骨。志诚贲获。击以百钧之杵终无微毁。皓曰。金石可磨枯骨岂坚。沙门面欺祇速死耳。乃更置之铁砧。以金椎击之。金铁并凹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扬光散采洞烛一殿。皓乃欣欣服信。革诚膺化。

晋初竺长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为沙门名法颜。每欲还俗。笑曰。舍利是沙石耳。何足可贵。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匝光高数尺。见征生信遂不归俗。长舒临死还发俗念。辄病委顿。卒为沙门。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晋太兴中。于潜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后像侧有声投地。视乃舍利。水中浮沈五色晃昱。右行三匝。后沙门法常看之。遂腾踊高四五尺投常怀中。常曰。若使常兴立寺宇更见威神。又跃于前。于即常为建寺塔。于潜入法者日以十数焉。

晋大兴中。北人流播广陵日有千数。有将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峯。感动远近。

晋咸和中。北僧安法开至余杭。欲建立寺无资财。手索钱贯货之。积年得钱三万。市地作屋。常以索贯为资。欲立刹无舍利。有罗幼者。先自有之。开求不许。及开至寺礼佛。见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随来见之。喜悦与开。共立寺宇于余杭云。

晋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立寺。于夕闻床头锵然。视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刹。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见。

晋义熙元年。有林邑人尝有一舍利。每斋日有光。沙门慧邃随广州刺史刁逵在南。敬其光相欲请之。未及发言。而舍利自分为二。逵闻心悦。又请留敬。而又分为三。逵欲摸长干像。寺主固执不许。夜梦人长数丈告曰。像贵倡导何苟悞耶。明报听摸。既成逵以舍利着像髻中。西来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贾道子行荆上。明见芙蓉方发。聊取还家闻华有声。怪寻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栋。敬之擎以箱案悬于屋壁。家人每见佛僧外来。解所被衣而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褻慢之。乃梦人告曰。此有释迦真身。众圣来敬尔何行恶。死堕地狱出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惧。无几病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岁余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会稽安千载者。家门奉佛。夜有扣门者。出见十余人着赤衣运财积门内云。官使作佛图。忽无所见。明至他家。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发。便自举敬。常有异香。后出欲礼忽而失之。寻觅备至半日还。时临川王镇江陵。迎而行之。杂光间出。佐史沙门咸见不同。王捧水器祝曰云云。辄应声光出。夜见百余人绕舍利屋烧香持华如佛出状。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宋元嘉九年。浔阳张须元家设八关斋。道俗数十人见像前华上似冰雪。视得舍利数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属。后遂失之。数日开厨更视获牙。奁中有白[迭*毛]裹舍利十枚。光焰属天。诸处咸来请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刘凝之隐衡山征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梦见人。去地数丈曰。汝疑方解。觉忽反寤。旦夕勤至半年礼佛。忽见额下有紫光。揣光处得舍利二枚。剖击不损。水行光出。复于食时口中隐齿。吐出有光妻息又获一枚。合有五枚。后又失之。寻尔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读经。及食得二舍利。盛罌中。后看渐增乃至二十。后寄广陵令刘馥。馥私开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后退转皆失。舍利应现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

舍利东流绵历帝代。传记所及略陈万一。由事相重沓屡现非奇。佛化潜隐诚其致也。然有国兴塔无胜隋代。一化之内百有余所。神瑞开发。陈诸别传。今略出之。以显感得。云云。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

- 雍州仙游寺
- 岐州凤泉寺
- 华州思觉寺
- 同州大兴国寺
- 泾州大兴国寺
- 蒲州栖岩寺
- 泰州岱岳寺
- 并州无量寿寺
- 定州常岳寺
- 嵩州嵩岳寺
- 相州大慈寺
- 廓州连云岳寺
- 衡州衡岳寺
- 襄州大兴国寺
- 牟州巨神山寺
- 吴州会稽山寺
- 苏州虎丘山寺

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刹物及正库物造。

- 秦州
- 瓜州
- 扬州
- 益州
- 亳州
- 桂州
- 交州
- 汝州
- 番州
- 蒋州
- 郑州

右此十一州随逐山水州县寺等清净之处起塔出物同前。

门下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倡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如川陆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至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并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应记二十卷(隋著作王邵撰)

皇帝昔在龙潜。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后皇帝与沙门昙迁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昙迁曰。曾闻婆罗门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后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师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图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开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绕露盘赫若冶炉之焰。其一句内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延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

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克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诸沙门等各以舍利奉送诸州。一切

道俗各尽境内严持香华。宝幢音乐扫洒道路尽诚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陈。各感灵瑞备如广传。今略写十余以示后人。皇帝尔日共皇后太子宫内妃嫔。精诚用心竭力忏悔。普为含识共结善缘。皇帝见一异僧被褐色覆膊。以语左右曰。勿惊动他。置之而去已重数之。果不须现。舍利之将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其后处处表奏。皆如所言。

皇帝当此十月之内。每因食次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银盘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须臾忽见有两粒。右旋相着二。贵人及晋王昭豫章王暕蒙赐砚。勅令审视之。各于砚内可舍利一。未过二旬宫内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远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献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身。诸沙门相与推试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铁[穴/甲]而无损。雍州城西盩厔县南仙游寺。立塔之日。天降阴雪。晦岭重厚。舍利将下昏云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毕。云合如旧。

岐州凤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为函。又现双树鸟兽灵祥。基石变如水精。

泾州大兴国寺立塔。三处各送旧石。非世所有。合用为函。恰然相可。

秦州静念寺立塔。定基已。瑞云再覆雪下。草木开华。入函光照声赞。

华州思觉寺立塔。初阴雪。将欲下舍利。日光晁朗。五色气光高数十丈。照覆塔上。属天降宝华。

同州大兴国寺立塔。值雨无壅障处。及舍利入函。忽然云启驰散。日光照曜。复有神光。重绕于日。至十二月内。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栖岩寺立塔。地震山吼。钟鼓大声。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见。

并州无量寿寺立塔。初昼昏云重。将下舍利入函。天晴日照。复放神光五色。天神现形。莫知多少。

定州北岳寺立塔之日。有异老公。来施布负土毕已失之。旧此无水。忽有水流。前后非一。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阴降雪。将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后复合。天雨奇华。连注极多。

郑州定觉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设供二十万人食不尽。

嵩州闲居寺立塔。感得白兔来至輿前。初阴雪。将下日朗。入已复合。

亳州开寂寺立塔。界内无石。别处三石。合而成函。基至盘石。二浪井夹之。

汝州兴世寺立塔。初阴云雪。将下天晴。入函毕已。阴云还合。

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声。三重门自开。有骑从庙出迎。光瑞非一。

青州胜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盘石函。将入塔。有光瑞现。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获紫芝二茎。阴云。将下日开。闭讫还合。

随州智门寺立塔。掘基得神龟。甘露降黑蠡绕。龟有符文。

襄州大兴国寺立塔。初天阴。将下日朗。入函云合。

扬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蒋州栖霞寺立塔。邻人先梦。佛从西北来入寺。及至如梦。

吴州大禹寺立塔。舍利泛度五江。风波皆不起。又放神光。获得紫芝。

苏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乐。人皆闻之。井吼三日。舍利方至。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逆风。四乞顺水。峯上白云阔二丈。直至基所。三匝乃去。

桂州缘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鸟有千许。夹輿行飞。入城乃散。

番州灵鹫寺立塔。坑内有神仙。现腾云气像。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阴晦冥。将下日朗。掩已便阴。

廓州法讲寺立塔。初行郊西。尔夜廓州光瑞高数丈。从东来入地。内外皆见。

涪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发。放之为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无一逃者。

随州人于涇水作鱼狱三百。古来传业。既见舍利。悉决放之。永断兹恶。余州亦效矣。

庆舍利感应表(并答)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臣雄等言。臣闻。大觉圆备理照空有。至圣虚凝义无生灭。故虽形分聚芥。尚贮金罍。体散吹尘。犹兴宝刹。自释提请灰之后。育王建塔以来。未有分布舍利绍隆胜业。伏惟皇帝积因旷劫宿证菩提。降迹人王护持世界。往者道消在运。仁祠废毁。慈灯灭影智海绝流。皇祚既兴法鼓方振。区宇之内咸为净土。生灵之类皆覆梵云。去夏六月爰发诏旨延请沙门。奉送舍利于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而蒲州栖岩寺规模置塔之所。于此山上乃有钟鼓之声。舍利任讲堂内。其夜前浮图之上发大光明。爰及堂里流照满室。将置舍利于铜函。又有光若香炉乘空而上。至浮图宝瓶复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莲华。又有光明于浮图上。状如佛像。华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隐。又有光明绕浮图宝瓶。蒲州城内仁寿寺僧等。遥望山顶如楼阙。山峯涧谷昭然显见。照州城东南一隅良久不灭。其栖岩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之所建造。又华州置塔之处。于时云雾大雪忽即开朗。正当塔上有正色相轮。舍利下讫还起云雾。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辉散彩。或出或沈。自非至德精诚道合灵圣。岂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业。方出尘劳之境。不胜抃跃。谨奉表陈贺。以闻。

门下仰惟正觉覆护群品。济生灵于苦海。救愚迷于火宅。朕所以至心回向结念归依。思与率土臣民。爰及幽显。同崇胜业。共为善因。故分布舍利营建神塔。而大圣慈愍频示光相。宫殿之内舍利降灵。莫测来由自然变现。欢喜顶戴得未曾有。斯实群生多幸延此嘉福。岂朕微诚所能致感。览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与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克励兴隆三宝。今舍利真形犹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涂六道俱免盖缠。稟识含灵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诏于京师大兴善寺起塔。先置舍利于尚书都堂。十二月二日旦发焉。是时天色澄明气和风静。宝輿幡幢香华音乐。种种供养弥遍街衢。道俗士庶不知几千万

亿。服章行位从容有叙。上柱国司空公安德王雄以下皆步从至寺。设无遮大会而礼忏焉。有青雀狎于众内。或抽佩刀掷以布施。当人丛而下都无所伤。

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以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应者。别录如左。

- 常州(无云雨下天降瑞华遍城如此)
- 泉州
- 循州
- 营州(三放白光惑得古石解作函)
- 洪州(白头乌引路无穷)
- 杭州(掘基有白石窟容入石函)
- 凉州
- 德州(感得大禽旋塔人皆不识)
- 沧州
- 观州(塔上五色云现从午至暮)
- 瀛州(基内有紫芝现)
- 冀州(有患盲人及臂皆差)
- 幽州(函如水镜放光众像)
- 徐州(函现仙人圣僧等相)
- 莒州(三现神光基得古塔患症能言)
- 齐州
- 莱州
- 楚州(野鹿来听雁翔塔上)
- 江州(地出铜像)
- 潭州(舍利至江神鸟千迎)
- 毛州(天雨金银华)
- 贝州
- 宋州(井苦变甘放光天雨瑞华如雪)
- 赵州(放赤光瑞像无量)
- 济州(二放神光香气钟响山于云际)
- 兖州
- 寿州

- 信州
- 荊州(云盖塔上雨华不下)
- 兰州(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铜像)
- 梁州
- 利州(放光如日月)
- 潞州(灵泉自涌病遇得差)
- 黎州(地下瓦文千秋乐动)
- 慈州(云盖如飞仙灵泉涌出病得愈)
- 魏州(数放光明天雨宝华人人得之)沈州
- 汴州(异香放光见像患差)
- 许州(去州九十放光照见覆塔甘井涌现)
- 豫州(五色光现文字五色)
- 显州
- 曹州(光变最繁)
- 安州(感香一夕放光云盖鱼集)
- 普州(三度放五色光明)
- 怀州(雄兔自来驯附放光异迹)
- 陕州(前后十一度现光灵瑞)
- 洛州(香气如风数放光明)
- 邓州(函作玉文现)
- 秦州(重得舍利函变马瑙)
- 卫州(光照于外)
- 沼州(僧先患腰不行闻迎十里得差)
- 郑州(放光幡内向明)
- 杞州(放光五色)

右总五十三州。四十州已来皆有灵瑞。不可备列。具存大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岐州凤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为函。又现双树鸟兽灵祥。基石变如水精
 华州思觉寺立塔。初阴雪。将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气光。高数十丈。照
 覆塔上。属天降宝华 同州大兴国寺。立塔值雨无壅障处。及舍利入函。忽
 然云启驰散日光照曜。复有神光重遶于日。至十二月内夜光照五十里 泾州

大兴国寺立塔。三处各送旧日。非世所有。合用为函。恰然相可 蒲州栖岩寺立塔。地震山吼钟鼓大声。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见 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声。三重门自开。有骑从庙出迎。光瑞非一 并州无量寿寺立塔。初昼昏云重。将下舍利入函。天晴日照。复放神光五道。天神现形。莫知多少 定州恒岳寺立塔之日。有见异老公。来施布负土。毕已失之。旧此无水。忽有水流。前后非一 嵩州闲居寺立塔。感得白兔来至。輿前初阴雪。将下日朗。入已复合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阴降雪。将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后复合。天雨奇华。连注极多 廓州法讲寺立塔。初行郊西。尔夜廓州光瑞高数丈。从东来入地。内外皆见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逆风。四乞顺水。峯上白云阔二丈。直至基所。三匝乃去 襄州大兴国寺立塔。初天阴。将下日朗。入函云合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获紫芝二茎。阴雪将下日开。閑讫还合 吴州会稽山大禹寺立塔。舍利泛度五江。风波皆不起。又放神光。获得紫芝 苏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乐。人皆闻之。井吼三日。舍利方至 秦州静念寺立塔。定基已。瑞云再覆雪下。草木开华。入函。光照声赞(此下瓜州文缺) 扬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阴晦冥。将下日期。奄已便阴 亳州开寂寺立塔。界内无石。别处三石合而成函。基至盘石。二浪井夹之 桂州缘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鸟有千许。夹輿行飞。入城乃散(此下交州文缺) 汝州兴世寺立塔。初阴云雪。将下天晴。入函毕已。阴云还合 番州灵鹫寺立塔。坑内有神仙现。腾云气像 蒋州栖霞寺立塔。邻人先梦。佛从西北来入寺。及至如梦 郑州定觉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设供二千万人食不尽 随州智门寺立塔。掘基得神龟。甘露降。黑蜂遶。龟有符文(此下非二十八州数) 随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发。放之为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无一逃者。随州人于湓水作鱼狱三百。古来传业。既见舍利。悉决放之。永断兹恶。余州亦效矣。

- 恒州(无云雨下天降瑞花遍城如此)
- 泉州
- 循州
- 营州(三放白光感得古石解作函)
- 德州(感得大鸟旋塔人皆不识)
- 杭州(掘基有白石窟容入石函)
- 凉州
- 洪州(白头鸟引路无穷)

- 观州(塔上五色云现从午至暮)
- 沧州
- 瀛州(基内有紫芝现)
- 冀州(有患盲人及臂皆差)
- 幽州(函如水镜放光众像)
- 徐州(函现仙人圣僧等相)
- 莒州(三现神光基得古塔患哑能言)
- 楚州(野鹿来听雁翔塔上)
- 齐州
- 莱州
- 潭州(舍利至江神鸟千迎)
- 毛州(天雨金银花)
- 宋州(井苦变甘旋光天雨瑞花如雪)
- 江州(地出铜像)
- 贝州
- 赵州(放赤光瑞像无量)
- 济州(二放神光香气钟响出于云际)
- 荆州(云盖塔上雨花不下)
- 兖州
- 寿州
- 兰州(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铜像)
- 信州
- 梁州
- 利州(放光如月明)
- 潞州(灵泉自涌病遇得差)
- 黎州(地下凡闻千秋乐动)
- 慈州(灵盖如飞仙灵泉涌病得愈)
- 魏州(数放光明大雨宝花人人得之)
- 汴州(异香放光见像患差)
- 豫州(五色光现文字金色)
- 许州(去州九十放光明见覆塔甘井踊现)
- 安州(感香一夕放光云盖兼集)沈州
- 显州

- 晋州(二度放五色光明)
- 梓州(放光五色)
- 曹州(光变最繁)
- 怀州(雄菟自来驯附放光异迹)
- 陕州(前后十一度现光灵瑞)
- 洛州(香气如风数放光明)
- 邓州(函作玉文现)
- 秦州(重得舍利函变玛瑙)
- 洛州(僧先患腰不行闻迎十里得差)
- 郑州(放光播内向明)
- 祀州(放光五色)
- 卫州(光照于外)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供养篇第三十八
- 受请篇第三十九

供养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宝平等旷若虚空。理无怨亲事绝贵贱。是以随力虔诚普供内外。务存遣相冀兴普遍。故昔毘舍佉母别请罗汉五百。如来讥诃显说平等。故知心无限极则遍及十方。财无多少则心周法界也。

引证部第二

如地持论云。菩萨供养如来。略说十种。一身供养。二支提供养。三现前供养。四不现前供养。五自作供养。六他作供养。七财物供养。八胜供养。九不染污供养。十至处道供养。若菩萨于佛色身而设供养。是名身供养。若菩萨为如来故若供养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养。若菩萨面见

佛身及支提而设供养。是名现前供养。若菩萨于如来及支提。恹望心但欢喜心俱现前供养。如一如来三世亦然。及现前供养如来支提。三世十方无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萨共现前供养。

若菩萨于不现前如来及支提及以涅槃后。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亿百千万。随力所能。是名广不现前供养。以是因缘得无量大果。常摄梵福。于无量劫不堕恶趣无上菩提众具满足。若菩萨现前供养得大功德。不现前供养得大功德。共现前不现前供养得最大大功德。

若菩萨于如来及支提。手自供养不依懈堕令他施作。是名菩萨自作供养。

若菩萨于如来及支提不独供养。普令亲属在家出家悉共供养。是名自他共供养。若菩萨有少许物。以慈悲心施彼贫苦薄福众生。令供养如来及支提。令得安乐而不自为。是名他作供养。自作供养者得大果报。他作供养者。得大大果报。自作他作供养者。得最大大果报。

若菩萨于如来及支提。以衣食杂宝种种供养者。是名财物供养。

若菩萨久来以财物供养。若多若少。现前不现前。自作他作。淳净信心而作供养。以是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名胜供养。

若菩萨自手供养如来及支提不轻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污心。不于信心胜人所现谄曲求财。亦不以诸不净物等供养。是名不染供养。

若菩萨殊胜不染财物。供养如来及支提。若自力得。若从他求。若如意得财。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万亿身。悉礼如来。彼一化身化作百千手。彼一手以种种华香供养如来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赞叹如来真实功德。饶益众生。如是等名为如意自在力供养。不待如来出现于世。何以故。住不退转地菩萨。于一切佛刹未曾障碍故。

若菩萨不自力得财。亦不从他求而为供养。然于他众生。乃至十方无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养。菩萨于彼一切供养。以净信心胜妙解心周遍随喜。是菩萨以少方便兴大供养。摄大菩提。乃至[谷-禾+牛]牛顷。于一切众生修四无量心等。是名至处道供养。如来第一最上。比前财物供养。百倍千倍乃至算数譬喻不得为比。

如是十事名菩萨一切种供养如来。法僧亦尔。当知于此三宝作十种供养。菩萨于如来所起六种净心。谓福田无上心。恩德无上心。于一切众生无上心。如优昙钵华难遇心。于三千大千世界独一心。于世间出世间法一切具足依义心。以此六心少想供养如法僧获无量功德。何况多。

又瑜伽论云。何菩萨于如来所供养如来。当知供养略有十种。一设利罗供养。二制多供养。三现前供养。四不现前供养。五自作供养。六教他供养七财敬供养。八广大供养。九无染供养。十正行供养(释文大同)。

又优婆塞戒经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萨若欲受持优婆塞戒。先当次第供养六方。言东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养父母。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房舍财宝。恭敬礼拜赞叹尊重。是人则能供养东方父母。是父母还以五事报之。一至心爱念。二终不欺诳。三舍财与之。四为娉上族。五教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师长。若有人能供养师长。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尊重赞叹恭敬礼拜。早起晚卧受行善教。是人则能供养南方师长。是师复以五事报之。一速教不令失时。二尽教不令不尽。三胜己不生嫉妬四将付严师善友。五临终舍财与之。

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给妻子。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璎珞服饰严身之具。是人则能供养西方妻子。是妻子复以十四事报之。一所作尽心营之。二常作终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终竟。四疾作不令失时。五常为瞻视宾客。六净其房舍卧具。七爱敬言则柔软。八僮使软言教诏。九善能守护财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设净食。十二能忍教诲。十三能覆恶事。十四能瞻病苦。

北方者即是善知识。若有人能供养善友。任力与之。恭敬柔言礼拜赞叹。是人则能供养北方善知识。是善知识复以四事而还报之。一教修善法。二令离恶法。三有恐怖时能为救解。四放逸之时能令除舍。

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给奴婢。衣食病瘦医药。不骂不打。是人则能供给下方奴婢。是奴婢复以十事报之。一不作罪过。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时。五主虽贫穷终不舍离。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报。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恶事。

上方者即是沙门婆罗门等。若有供养上方沙门婆罗门。衣服饮食房舍卧具病瘦医药。怖时能救。饥馑世施食。闻恶能遮。礼拜恭敬尊重赞叹。是人则能供养上方沙门等。是出家人复以五事报之。一能今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

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多闻。若有供养是六方者。是人则能增长财命。能得受持优婆塞戒。

又智度论云。诸佛恭敬法故供养于法。以法为师。何以故。三世诸佛皆以诸法实相为师。问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养。答曰。佛从无量劫中修诸功德。常行诸善不但求报。敬功德故而作供养。如佛在世时。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无所见。而以手缝衣。时针衽脱。便言。谁爱福德为我衽针。是时佛到其所语比丘言。我是爱福德人。为汝衽来。是比丘识佛声。疾起着衣礼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满。云何言爱福德。佛报言。我虽功德已满。我深知功德恩报力故。令我于一切众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为欲教化弟子故语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诃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老翁答曰。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养。故佛乳母大爱道亡。四天王舆床送。佛在前擎香炉烧香供养。为报恩故。虽不求果而行等供养。唯佛应供养佛。余人不知佛德。如说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论则智善
智人能知智 如蛇知蛇足

又频毘娑罗王诣佛供养经云。尔时摩竭国频毘(此云颜色)娑罗(此云端正)往诣佛所白世尊。我典此国界所有资财。能有所办。欲尽形寿供养如来及比丘众。衣被饮食床榻卧具病瘦医药。亦当劝率臣民使得蒙度得离三涂永处安隐。佛受请已。便说偈言。

祠大最为首 诗颂亦为首
王为人中首 众流海为首
众星月为首 光明日为首
上下及四方 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间 佛最无有上
欲求种德者 当求于三佛

又杂宝藏经云。佛告诸比丘言。有八种人应决定施不复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远来之人。六远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

又智度论云。诸菩萨无量无尽功德成就。以一食供养十方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尽。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师利。以一钵欢喜丸供养八万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尽。复次菩萨于此以一钵食供养十方诸佛。而十方佛前饮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万倍出。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无淫泆之情。处在深山无人之处。以茅为庐。蓬[葶-丁+呆]为席。以水果为食。不积财宝。国王聘之不往赴意。静处无为于山数年与禽兽相娱绝于人路。山有四兽。一名狐。二名猕猴。三名獭。四名兔。此之四兽日于道人所听经说戒。如是积久。食诸果荒皆悉讫尽。后道人意欲徙去。四兽大愁忧情不乐。共相议言。我曹各行求索供养道人。猕猴去至他山得甘果来。以上道人。愿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饭粲来。以上道人。可给一月粮。愿止莫去。水獭亦复入水取得大鱼。以上道人。给一月粮。愿止莫去。兔自思念。我当用何等供养道人。即念当持身供养。便取樵以燃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为兔。请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给一日粮。便自投火中。火为不然。道人见兔。感其仁义。哀愍伤之。则自止留。佛言。尔时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尔时兔者今我身是。尔时猕猴者今舍利弗是。尔时野狐者今阿难是尔时水獭者今日连是也。

又僧祇律云。佛住梨耆阁河边。时世尊钵比丘钵共在露处。时有猕猴。行见树中有无蜂熟蜜。来取世尊钵。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无恶意。便持钵取蜜奉献。世尊不受。须待水净。猕猴不解佛意。谓呼有虫。转看见钵边有流蜜。乃到水边洗钵。水湔钵中持还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猕猴大欢喜。却行而舞。堕坑命终。即生三十三天。时诸比丘即说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钵僧钵在露处
野兽殖德有情智	见好成熟无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钵	比丘欲遮佛不听
得钵盛蜜来献佛	如来慈愍为受之
心悦欢喜却行舞	脚踏堕岸而命终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罗汉

又文殊师利问经云。菩萨为供养佛法僧及父母兄弟。得畜财物。为起寺舍造像为布施。若有此因缘得受金银财物。无有罪过。

颂曰。

眇眇长津 遥遥遐辔 烦笼幽闭
难成出离 自非廡上 乘何高位
供养三宝 果超十地

受请篇第三十九(此有九部)

- 述意部
- 请僧部
- 圣僧部
- 施食部
- 食时部
- 食法部
- 食乞部
- 祝愿部
-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供会之法以不限为本。无适无莫乃应檀心。故冥怀遣相。与空际而为极。任时随缘。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穷则果亦无尽也。且俗俭财贫限物为施。物既有限心亦拘执。或计人以拟供。或选德而后请。有涯之福未舍。无边之报未沾夫愚法施者。虽物周而施寡。善权惠者。使物寡而施周。是以外国设斋率广无遮。运心十方该罗法界也。

请僧部第二

如贤愚经云。时佛姨母摩诃波阇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纺织预作一端金色之[迭*毛](织成大衣)奉上如来。佛令持此往奉众僧。姨母思念。规心俟佛。唯愿垂愍为我受之。佛知母专心欲用施我。然恩爱之心福不弘广。若施众僧获报弥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劝。若有檀越于十六种具足别请。虽获福报亦未为多。何谓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辈。不如漫请四人所得功德。福多于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将来末世法垂尽时。正使比丘畜妻挟子。四人已上名字众僧。应当敬视如舍利弗目犍连等。时波阇波提心乃开解。即以其衣奉施众

僧。僧中次行无欲取者。到弥勒前寻为受之。尔时弥勒问众僧言。若有檀越请一持戒清净沙门就舍供养。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千万钱。时憍陈如寻即说言。假使有人得百车珍宝。计其福利。不如请一净戒沙门就舍供养得利弘多。舍利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阎浮提满中珍宝。犹不如请一净戒者就舍供养获利弥多。目犍连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满中七宝。犹不如请一清净沙门就舍供养得利弥多。其余比丘如是各各引于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时阿那律复自说言。正令得满四天下宝。其利犹复不如请一清净沙门诣舍供养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证。自念过去世。毘婆尸佛般涅槃后。法灭尽时。有一长者名阿泪咤。家贫焦煎。复值岁俭人饥食谷不继。日往取薪卖余稗子。共家妇儿以自供活。见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请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语言。汝亦饥渴当共分噉。阿泪咤言。我曹俗人食无时节。尊日一食。但愿为受。即受食讫。感其至心令发大愿。时辟支佛还归所止。时阿泪咤即还入泽取薪。时见一兔意欲捕取。以鎌遥掷。实时堕地。适欲前取化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头。尽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怀恐怖惶惶苦恼。意欲入城共妇解却。复恐人见令不听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担负往舍。已到舍内。自然堕地。变成一聚阎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转谈之。响彻于王。王自来看。见是死人形渐欲臭。即问泪咤。汝见是何。答言。看实是金。即取少计用奉于王。王见金色。敬之未有。问其所由何缘得此。由施辟支。王闻叹善。即更赐与。拜为大臣。如是诸尊。彼阿泪咤者即我身是。我于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缘是以来九十一劫。生天人中无所乏少。

又像法决疑经云。若檀越设食召请众僧。遣人防门遮障比丘及诸老病贫穷乞人。不听入会。徒丧饮食了无善分。

又普广经云。四辈弟子若行斋戒。心当存想请十方僧。不择善恶持戒毁戒高下之行。到诸塔寺请僧之时。僧次供养无别异想。其福最多无量无边。若值罗汉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缘此功德受福无穷。一闻说法可得至道无上涅槃。

又十诵律云。鹿子母别请五百罗汉。佛言。无智不善。若于僧中次请一人者。得大功德果报利益。胜别请五百罗汉。一切远近无不悉闻。又请僧福田经及仁王经。种种诃责不许别请。若别请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

又梵网经云。若有檀越来请众僧。客僧有利养分。僧房主应次第差客僧受请。而先住僧独受请而不差客僧。房主得无量罪。畜生无异。非沙门非释种姓。犯轻垢罪。

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别请利养入己。而此利养属十方僧。而别受请。即取十方僧物。入己用者。犯轻垢罪。

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请僧福田。求愿之时。应入僧房问知事人。今欲次第请者。即得十方贤圣僧。而世人别请五百罗汉菩萨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别请僧者。是外道法。七佛无别请法。不顺孝道。若故别请僧者。犯轻垢罪。

又智度论云。如有一富贵长者。信乐众僧。白僧执事。我次第请僧于舍食。日日次请乃至沙弥。执事不听沙弥受请。诸沙弥言。以何意故不听沙弥。答言。以檀越不喜请年少故。便说偈言。

须发白如雪 齿落皮肉皱
 倮步形体羸 乐请如是事

诸沙弥等皆是大阿罗汉。如打子师子头欬然从座起。而说偈言。

檀越无智人 见形不取德
 舍是耆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之相者。如佛说偈云。

所谓长老相 不必以年耆
 形瘦须发白 空老内无德
 能舍罪福果 精进行梵行
 已离一切法 是名为长老

是时沙弥复作是念。我等不应坐观檀越量僧好恶。即说偈言。

赞叹诃骂中 我等心虽一
 是人毁佛法 不应不教诲
 当疾到其舍 以法教语之
 我等不度者 是则为弃物

实时诸沙弥。自变其身。皆成老年。

须发白如雪 秀盾垂覆眼
皮皱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两手负杖行 次第而受请
举身皆振掉 行止不自安
譬如白杨树 随风而动摇
檀越见此辈 欢喜迎入坐

坐已须臾顷还复年少形。檀越惊怖言。

如是耆老相 还变成少身
如服还年药 是事何由然

诸沙弥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甚可伤愍。故现是化。汝当深识之。圣众不可量。如偈说曰。

譬如以蚊嘴 犹可测海底
一切天与人 无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贵 犹尚不分别
而汝以年岁 称量诸大德
大小生于智 不在于老少
有智勤精进 虽少而是老
懈怠无智慧 虽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则为大失。如欲以一指测知大海底。为智者之所笑。汝不闻佛说。四事虽小而不可轻。太子虽小当为国王。是不可轻。蛇子虽小毒能杀人。亦不可轻。小火虽微能烧山野。亦不可轻。沙弥虽小得圣神通。最不可轻。檀越闻是事已。见是神通力。身惊毛竖。合手白诸沙弥言。诸圣人等。我今忏悔。我是凡夫心常怀罪。今欲请问。于佛僧宝中信心清净。何者福胜。答言。我等初不见佛僧宝中有增减。何以故。如佛一时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罗门姓婆罗埵逝。佛数数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门何以来数数如负其债。佛时说偈言。

时雨数数堕 五谷数数成
数数修福业 数数受果报

数数受生法 故受数数死
圣法数数成 谁数数生死

婆罗门闻是偈已。大圣具知我心惭愧。取钵入舍。盛满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为说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罗门言。是食当与谁。佛言。我不见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无虫水中。即如佛教。持食着无虫水中。水即大沸烟火俱出。如投大热铁。婆罗门见已惊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礼佛忏悔乞出家受戒。渐渐断结得阿罗汉道。复有摩诃憍昙弥。以金色上下宝衣奉。佛佛劝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宝僧宝福无多少。故说偈言。

若人爱敬佛 亦当爱敬僧
不当有分别 同皆为宝故

又法句喻经。世尊说偈云。

人当念有意 每食自知少
从是痛用薄 节消而保寿

又杂譬喻经云。昔者舍卫国有一贫家。庭中有蒲萄树。上有数穗。念施道人。时国王先前请食一月。是贫家力势不如王。正悬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语道人言。念欲施来已经一月。今乃得愿。道人语优婆夷。已一月中施。优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舍施。则为一月也。

◎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爱请篇第三十九之二

圣僧部第三

自大觉泥洹法归众圣。开士应真导扬末教。并飞化众刹随缘摄诱。感殊则同室天隔。应合则异境对颜。宋泰始之末正胜寺释法愿。正喜寺释法镜等。始图画圣僧列坐标拟。迄至唐初亟降灵瑞。或足趾显露半现于柱间。或植杖遗迹印陷于平地。所以梁帝闻而赞悦敬心翘仰。家国休感必于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念。虽和鹊廌术而茵枕犹滞。乃结心发誓归命圣僧。勅于延昌殿内七日祈请。供饭诸佛及众圣贤。斋室严峻轻尘不动。七日将满方感灵应。乃有天香妙气洞鼻彻心。映蔽熏炉无复芳势。又足影屣迹布满堂中。振锡清越响发牖外。覩踪闻香皆肃然魂耸。时有徐光显等十有余人。咸同见闻登共奏启。于是斋坐既毕而御膳康复。所以遍朝归依明验神应。其后徐光显等。道俗数人设斋奉请。并有征瑞。圣人通感不可备载。

如昔有树提伽长者。造旃檀钵着络囊中。悬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若沙门婆罗门。不以梯杖能得者即与之。诸外道知欲现神通。无智挑头而去。宾头卢闻是事。问目连言。实尔不。答言。实尔。汝师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连惧佛教不肯取。宾头卢即往其舍入禅定。便于座上伸手取钵。依四分律。当时坐于方石纵广极大。逐身飞空。得钵已还去。佛闻呵责。云何比丘为外道钵而于未受戒人前现神通力。从今尽形摈汝。不得住阎浮提。于是宾头卢如佛教勅往西瞿耶尼。教化四众广宣佛法。阎浮提四部弟子思见宾头卢白佛。佛听还坐。现神足故不听涅槃。勅令为末世四部众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请悉赴。又阿育王经。海意比丘从镬乘空为王说偈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过人力
应令我知之 为汝作神力

王发心请四方僧说偈云。

有诸阿罗汉 当来摄受我
我请阿罗汉 当悉来此处

故依请宾头卢经云。如天竺优婆塞国王长者。若设一切会者。常请宾头卢颇罗堕誓阿罗汉。宾头卢者字也。颇罗堕誓者姓也。其人为树提长者现神足。故佛遏之不听涅槃。勅令末法四部众生作福田。请时于静处烧香礼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称名言。大德宾头卢颇罗堕誓。受佛教勅为末法人作福田。愿

受我请于此处食。若新作屋舍亦应请之。愿受我请于此舍床敷上宿。若普请众僧澡浴时。亦应请之言。受我请于此洗浴。及未明前见香汤灰水澡豆杨枝香油。调和冷暖如人浴法。开户请入然后闭户。如人浴讫顷。众僧乃入。凡欲会食澡浴要须一切请僧至心求解脱。不疑不昧。信心清静。然后可屈。近世有一长者。闻说宾头卢大阿罗汉受佛教勅为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会。至心请宾头卢。鬣[叟*毛]下遍敷好华欲以验之。大众食讫发鬣[叟*毛]。华皆萎黄。懊恼自责。不知过所从来。更复精竭审问经师。重设大会。如前布施。华亦复皆萎。复更倾竭尽家财产复作大会。犹亦如前。懊恼自责更请百余法师。求请所失忏悔罪过。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愆咎。上座告之。汝三会请我我皆受请。汝自使奴门中见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坏谓是被摈。赖提沙门不肯见前。我以汝请欲强入。汝奴以杖打我头破。额右角疮是。第二会亦来复不见前。我欲强入复打我头。额中疮是。第三会复亦来如前被打头。额左角疮是。汝自为之。何所懊惋。言已不现。长者乃知是宾头卢。自尔已来。诸人设福皆不敢遮门。若得宾头卢来其坐处。华即不萎。若新立房舍床榻欲请宾头卢时。皆当香汤洒地然香油灯新床新褥褥上奋绵敷之以白练覆上。初夜如法请之。还闭房户。慎勿轻慢窥看。皆各至心信其必来。精诚感彻无不至也。来则褥上现有卧处。浴室亦现用汤水处。受大会请时。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现作随处僧形。人求其异终不可得。去后见坐处。华不萎乃知之矣。

述曰。今见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忧佛及圣僧。既如前经所说。施主先须预扫洒佛堂及安置圣僧坐处。洗浴洁身。烧上名香。悬缯幡盖。散众杂华。手执香炉竭诚敬仰。奉请三宝及以圣僧。十方法界一切圣凡亦皆普请。受弟子请降屈圣仪来临住宅。合家大小并共虔诚。预前七日已来发此重心。若是贫家无好香华。复无安置之处。然须临时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处安置佛座。扫洒如法。其次好处安圣僧座。敷设软物新白净者。布绵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讫候看似人坐处。即知报身来讷。若无相现但化身来。若全轻慢报化俱不至。其座不得彩画锦绮绫罗金银杂饰及散华置上。虽是罗汉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别解脱戒。所以不受杂彩金银等物。若是诸佛菩萨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种种供养。安圣僧座及以献食。亦不得越过尺六高处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则得。亦不得作塑形圣僧在座安置。倘报身自来岂可推却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将常住僧器盛食。恐报身来不可触僧净器而食。若用钵盂及俗盘器献者。即通化报。最为如法。若有圣僧钱还入圣僧用。将置钵盂匙箸铜盂手巾。及将买上好盘器皿背上朱

书题字记之。余人不敢杂用日别随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献佛及僧。岂非好事。更有余钱买取一胡床及一油单。食讫澡豆净洗置胡床上。以油帔覆之。日别如是表供养三宝。心常不绝大得功德。若多得钱即如西国寺法。及俗人舍空静上处为圣僧造房堂。随四时冬夏安物供养。若在夏内。堂内日别敷好净席。衬身单敷铜盆铜瓶澡豆净巾。若至午前并献饮食。夜中然灯烧香。随心量力如法供养。若至冬寒。安被厚帔毡褥炭火汤水灯明随时供养。纵有余长圣僧钱财。不得将入别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别圣僧形。数见有人索圣僧钱。彩画佛形及四壁画圣僧迦叶阿难等形。以宾头卢罗汉圣人现在不入涅槃。既不得圣僧嘱授进止。岂得互用浪将别入。若己用者并须倍还。不还得罪。故四分律云。许此处不得异处得罪(如似己物他人不问己身余人辄将作别用岂可得不)上来所述并依经律圣意录之。不得不行。三宝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诚言不坠省己用之。故梁武帝时。汉国大德英儒。共请西域三藏。纂集圣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并亦同之。

◎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经云。因旷野鬼神为授不杀戒。己以不食肉故气力虚弱命欲将终。佛告鬼言。我勅声闻弟子。随有佛法处。悉施汝等食。若有住处不能施者。是魔眷属。非我弟子真声闻也。然出众生食时须有分齐。若食他施主食。即须依五分律。云若与乞儿鸟狗等。并应量己分内减施与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见道俗至于斋上施主俭约不与妻儿。先供众僧将为福田。僧等不量。前食多少。先自饱食。多将施食。乞饲鸟犬损他施主。又自得罪。若取分内。或将己食。任意多少。不论限约)又十二头陀经云。若得食时应作是念。见渴乏众生以一分施之。我为施主。彼为受者。施已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兴福救之。莫堕悭贪。持至空静处减一段着净石上施诸禽兽。亦如上愿。正欲食时作是念言。身中有八万户虫。虫得此食皆悉安隐。我今以食施此诸虫。后得道时当以法施汝。是为不舍众生。

又灌佛形像经云。佛告大众。世人多有发意求所愿者。布施之日不计多少。趣使充饶。事业毕竟。残有肴馔噉食不尽。皆当送与守寺中持法沙门众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时当望生福。不应各各竞分归与妻子。是为种于石上根株焦尽终无生时。今以布施者。余福重以施僧。是为施一得万倍报。

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种利益。一除饥。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调适。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种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净人所奉	恭敬随时以粥施
十利饶益于行者	色力寿乐辞清辩
宿食风除饥渴消	是名为药佛所说
欲生人天长寿乐	今当以粥施众僧

又食施获五福报经云。佛告诸比丘。当知食以节度受而不损。佛言。人持饭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则获五福。何等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辩。何谓施命。人不得食时颜色憔悴不可显示。不过七日奄忽寿终。是故智者则为施食。其施食者则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长寿生天世间。寿命延长不中天伤。自然福报则富无量。是为施命。何谓施色。人不得食时颜色憔悴不可显示。是故智者则为施食。其施食者则为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间颜色晬晬。人见欢喜稽首作礼。是为施色。何谓施力。人不得食时。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则为施食。其施食者则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间力无等双。出入进止力不耗减。是为施力。何谓施安。人不得食时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则为施食。其施食者则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隐。生天人间不遇众殃。其所到处常遇贤良。财富无量不中天伤。是为施安。何谓施辩。人不得食时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则为施食。其施食者则为施辩口。说法利无所质碍。慧辩通达。生天世间。闻者欢喜靡不稽首听采法言。是为五福食之报也。

又增一阿含经云。施有五事名为应时。一远来。二远去。三病时。四冷热时。五初得果苾。若得新谷先与持戒精进人。然后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养名中。造舍乞施发心供养名下。

又长阿含经云。佛命阿难。吾渴欲饮。汝取水来。阿难白言。向有五百乘车。于上流渡。水浊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饮也。如是三勅阿难。汝取水来。阿难白言。今拘孙河去此不远。清冷可饮。亦可澡浴。时有鬼神居在雪山。笃信佛道。即以钵盛八种净水奉上世尊。佛为愍彼故为受之。

食时部第五

问曰。何名食时。何名过时。答曰。依四分律云。谓明相出时始得食粥(明相未出即是非时)乃至日中。案此午时为法即是食时(依僧祇律云过此午时影一发一瞬草叶等即是非时)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毘罗三昧经。世尊为法惠菩萨说云。食有四种。旦天食时。午法食时。暮畜生食时。夜鬼神食时。佛断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时是法食时也。过此已后同于下趣。非上食时。故曰非时也。十诵律云。唯天得过中食无罪。

又十诵律云。有阎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阎浮提时。拘耶尼比丘往余三方亦如是。若此间宿则用此间时。若在彼宿则用彼间时。余三方亦尔。故摩德勒伽论问。颇有非时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单越。用彼食时不犯。余方亦尔。若在阎浮日正午时。北方是夜半。东方是日没。西方是日出。余方互转可知。

又萨婆多论曰。释时有四。一始从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转炽名之为时。从中已后至后夜分其明灭没。故名非时。二从旦至中是作食时。乞不生恼故名为时。从中已后至于夜分。是俗人燕会游戏之时。入村乞食多有触恼。故名非时。三从旦至中俗人作务淫乱未发。乞不生恼。故名为时。从中已后事务休息淫戏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诽谤。故名非时。四从旦至中是乞食时。得食济身宁心修道。事顺应法。故名为时。从中已后宜应修道。非乞食时。故名非时。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遗教经云。比丘欲食时。当为檀越烧香三呗。赞扬布施可食美食。又从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还各就座而坐。各说一偈。以随次起。不得踰越。

又增一阿含经云。若有设供者。手执香炉而唱时至。佛言。香为佛使。故须烧香遍请十方(既知烧香本拟请佛。为凡夫心隔目覩不知。佛令烧香遍请十方一切凡圣。表呈福事腾空普赴。正行香作呗时。一切道俗依华严经各说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脱香 光明云台遍世界
供养十方无量佛 见闻普熏证寂灭

又三千威仪经云。坐受香亦得。为女人行香。恐触不染着。故开坐受(若恐讥慢令悬放下亦得男子行香女人受香翻前即是)述曰。若得衣食不简精麤。但得支济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车须油何简精妙。但令运转得达前所。即是佳事。故杂宝藏经。世尊说偈云。

此身犹如车 好恶无所择
香油及臭脂 等同于调利

又智度论云。食为行道。不为益身。如刍马豨猪无异。若初得食时。先献三宝后施四生。故华严经偈云。

若得食时 当愿众生 为法供养
志在佛道

又优婆塞戒经云。若自造作衣服钵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师长和尚先一受用。然后自服。若上佛者。以华香赎。凡所食噉要先施于沙门梵志。然后自食也。正下食时复须作念。初下一匙饭时。愿断一切恶尽。下第二匙时。愿修一切善满。下第三匙时。所修善根回施众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临欲食时总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论云。若得食时口口作念。得衣时着著作念。入房时入入作念。若钝根者总作一念。故华严经第六卷。菩萨有一百四十愿。凡所施为皆诵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烦恼。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经云。施中上者不过法施。业中上者不过法业。恩中上者不过法恩。若过分饱食则气急。身满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念不安。若限分少食则身羸心悬意虑无固。故增一阿含经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气力衰
处中而食者 如秤无高下

萨遮尼干子经偈云。

噉食太过人 身重多懈怠
现在未来世 于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恼于他人
迷闷难寤寐 应时筹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时先以净手从他受者。为出家高胜不同凡下。故须受已而食。故萨婆多论。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为断窃盗因缘故(自取而食迹同盗相)二为作证明故(倘有失脱不干比丘)三为止诽谤故(出家自取非是高胜)四为成少欲知足故(若当不受非同俭素)五为生他信敬心故(见受而食外道生信)如昔有一比丘。与外道共行止一树下。树上有果。食时将近。外道语比丘云。上树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树过人不应上。又语比丘言。何不摇树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摇树落果。外道闻已自上树取果。掷地与之。语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受而食。外道下树取果授与比丘。外道既见如此于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况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净不同外道。于是即随比丘。于佛法中出家修道。寻得漏尽。

又舍利弗问经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食取。况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诸物不得受。唯除生宝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犹应授与体上之衣。若贮金器受则制施。

又十诵律云。舍卫国中摩诃迦罗比丘受一切粪扫衣食。有死人处衣食。皆取持至水上。净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处住。有疫病时便不入城。时人皆谓噉死人肉。恶名流布。诸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从今诸比丘不受食着口中得罪。

又大方等陀罗尼经云。又受食时莫视女色。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当云何拔。用视女色为。我从无始世来坐以女色堕于三涂。无有出期。观诸六尘亦应如是。我诸弟子不应着此。如是诸贼丧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并须平等无问凡圣。上下均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与上座者。上座应问。一切僧尽得尔许不。答止上座得耳。应言一切平等与。若言尽得者应受。僧上座法不得随下便食。待行遍唱等供已然后得食。上座之法当徐徐食。有得快餐竟在前出去。应待行水随顺祝愿已然后乃出。

又处处经云。佛言。中后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淫。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心。四者无有下风。五者身得安隐。亦不作病。是故沙门知福不食。

述曰。若于食长贪增加烦恼。即须观厌作不净之想。故智度论云。说食厌想者。当观是食从不净生。如肉从精血水道生。是为脓虫住处。如苏奶酪血变所成与烂脓无异。厨人污垢种种不净。若着口中脑有烂涎。二道流下与唾和

合然后成味。其状如吐从腹门入。地持水烂风动火煮。如釜熟糜。滓浊下沈。清者在上。譬如酿酒。滓浊为屎。清者为尿。膻有三孔。风吹腻汁散入百脉。与先血和合凝变为肉。从新肉生脂。骨髓从是中生。身根从新旧肉合生五情根。从此五根生五识。五识次第生意识。分别取相筹量好丑。然后生我我所心等诸烦恼及诸罪业。复次思惟此食功夫甚重。计一钵之饭。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净。宿昔之间变为屎尿。本是美味。恶不欲见。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贪着。当堕三涂。如是观食当厌五欲。譬如有一婆罗门修净洁法。有事缘故到不净国。自思我当云何得免不净。唯当干食可得清净。见一老母卖白髓饼。而语之言。我有因缘住此百日。常作饼送来多与汝价。老母日日作饼送之。婆罗门贪着饱食欢喜。老母作饼初时白净。后转无色无味。即问老母。何缘尔耶。母言。痈疮差故。婆罗门问。此何谓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隐处生痈。以麪苏传之。痈熟脓出和合苏麪。日日如是。以此作饼与汝。是以饼好。今夫人痈差。我当何处更得。婆罗门闻之。两拳打头椎胸干呕。我当云何破此净法。我为了矣。弃舍缘事驰还本国。行者亦尔。着是饮食。欢喜乐噉不观不净。后受苦报悔将何及。

食乞部第七

如波离论云。出家僧尼白衣等斋乞。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斋。如过去有比丘字莲提。六十岁持斋戒不阙。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斋。若不尔者皆不成斋(此经无目。出要律仪云。巨摩者牛粪是也。若依此经。岂用牛粪净口耶。依耶舍法师传记云。西方俗人外道等。宗事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万物养育人民。故将牛粪以净道场。佛随俗法亦以为净。然不用净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护行住坐卧四种威仪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斋法。不论澡豆净口成斋。时节若过威仪若失。纵用澡屑亦不成斋。又善见论云。斋已吐食未出咽喉还咽无犯。若出还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谷豆麦煮不破者非时取汁得饮。若苏油蜜及石蜜诸生果汁等。要以水净得饮。若器底残水被雨湔。亦名为净。善见论云。舍楼伽果浆澄汁使清非时得饮(谓藕根是)摩德勒伽论。沙糖浆亦得非时饮。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风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热病百一用苏治之。水病百一用蜜治之。杂病百一随用上三药治之。十诵律云。石蜜非时不得辄噉。有五种人得非时食。谓远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处和水得饮。五分律云。听饥渴二时得饮(故知无病非时纵是石蜜苏油等亦不得食)僧祇律云。胡椒芨芨姜诃梨勒等。此药无时食和

者听非时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咸甘等。不任为食者。听非时尽形作药服。善见论云。一切树木及果根茎枝叶等。不任为食者。并得作尽形药服。

述曰。比见诸人非时分中食于时食。何者是耶。谓边方道俗等。闻律开食果汁浆。遂即食干枣汁或生梨蒲萄石榴。不捣汁饮。并子总食。虽有捣汁。非澄使清。取浊浓汁。并滓而食。或有闻开食舍楼伽果浆以患热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饭浆饮。或身无饥渴非时食苏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仁煎作稠汤。如此滥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诵。非前远行等五种之人不得辄食。食便破斋。见数犯者多。故别疏记。

祝愿部第八

如佛本行经云。尔时世尊。日在东方。着衣持钵。诸比丘僧左右围绕。佛为众首来至输头檀王宫内。到已坐于所设佛座。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尔时输头檀王。以佛为首。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诸微妙饮食尽其种数。食已于时世尊教化输头檀王。令其解寤生欢喜已。从座而起还归本处。

又十诵律云。有比丘受他请食。默然入默然去。诸居士呵责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诸比丘白佛。佛言。从今食时应为施主呗赞祝愿。不知谁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应作。故僧祇律。上座应知。前人为何等施。当为应时祝愿。若为亡人施福者。应如是祝愿云。

一切众生类	有命皆归死
随彼善恶行	自受其果报
行恶入地狱	为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尽得泥洹

若生子设福者。应如是祝愿云。

童子归依佛	如来毘婆施
尸弃毘叶婆	拘楼拘那含
迦叶及释迦	七世大圣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于其子
举世之乐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诸福 复倍胜于彼
家家诸眷属 受乐亦无极

若入新舍设供者。应如是祝愿云。

屋舍覆阴施 所欲随意得
吉祥贤圣众 处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于此处
请持戒梵行 修福设饮食
僧口祝愿故 宅神常欢喜
善心生守护 长夜于中住
若入于聚落 及以旷野处
若昼若于夜 天神常随护

若估客欲行设福者。应如是祝愿云。

诸方皆安隐 诸天吉祥应
闻已心欢喜 所欲皆悉得
两足者安隐 四足者亦安
去时得安隐 来时亦安隐
夜安昼亦安 诸天常护助
诸伴皆贤善 一切悉安隐
康健贤善好 手足皆无病
举体诸身分 无有疾苦处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愿

若为娶妇施者。应如是祝愿云。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复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习正见行
欢乐共作福 诸天常随护
此业之果报 如行不赍粮

若为出家人布施者。应如是祝愿云。

持钵家家乞 值暝或遇喜
将适护其意 出家布施难

故五分律云。上座斋上量其前事为檀越祝愿。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经。世尊为女施园便祝愿云。

园果施清凉 桥梁度人民
近道作圜厕 人民得休息
昼夜获安隐 其福不可量
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缘经云。佛在世时。王舍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其妇生女寻即能语。家中自然百味饮食皆悉备有。时父母见其如是。谓是非人毘舍阇鬼。畏不敢近。时彼女子见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说偈言。

愿母听我语 今当如实说
实非毘舍阇 及诸余鬼等
我今实是人 业行相逐随
善业因缘故 今获如是报

尔时父母闻女说偈。喜不自胜。寻前抱取乳哺养育。因为立字。名曰善爱。时彼女子见母欢喜合掌白母言。为我请佛及比丘僧。寻即与请。百味饮食皆悉充足。即于佛前渴仰闻法。佛即为说得须陀洹。后求出家。佛告善来比丘尼。头发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诸天世人所见敬仰。尔时世尊将千二百五十比丘。诣于他邦。到旷野中。食时已至。告善爱尼言。汝今可设饮食供养佛僧。寻取佛钵掷虚空中。百味饮食自然盈满。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钵。饭亦皆满都令丰足。阿难见已叹未曾有。请佛说本因缘。佛告阿难。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叶。着衣持钵将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长者家。设诸肴饍欲请宾客。客未至顷有婢使。见佛及僧在于门外乞食立住。不白大家。取其饮食尽持施与佛及众僧。后客来坐。勅彼婢言。办设食来。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门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尽。大家闻已寻用欢喜。即语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饭食施与。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随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见放者听在道次。寻即听

许。作比丘尼。一万岁中精勤无替。便取命终不堕恶趣。天上人中百味饮食应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夏安居竟。将诸比丘欲游行他国。时频婆娑罗王将诸群臣出城。遥望如来受我供。尔时世尊遥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渐欲游行。诣摩竭提国值诸群鸟。中有鸚鵡子王遥见佛来飞腾虚空逆道奉迎。唯愿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怜愍诣我林中受一宿请。佛即然可。时鸚鵡王知许可已。还归本林。勅诸鸚鵡。各来奉迎。尔时世尊将诸比丘。诣鸚鵡林。各敷座具。在于树下。坐禅思惟。时鸚鵡王见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怀喜悦。通夜翔绕佛比丘。四向顾视无诸师子虎狼禽兽及以盗贼触恼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世尊进引。鸚鵡欢喜在前引导。向王舍城。白频婆娑罗王言。世尊今者将诸比丘遂来在近。唯愿大王。设诸肴饍逆道奉迎。时王闻语已。勅设肴饍。执持幢幡香华伎乐。将诸群臣逆道奉迎。时鸚鵡王于其夜中即便命终生忉利天。忽然长大如八岁小儿。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寻自观察知从鸚鵡由请佛故一宿止住得来生此。我今当还报世尊恩。顶戴天冠。着诸璎珞。庄严其身。赍持香华。而供养佛。却坐一面。佛即为其说四谛法。心开意解得须陀洹果。绕佛三匝还归天上。时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业生鸚鵡中。复修何福得生天上。来供养佛闻法获果。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贤劫中波罗柰国有佛出世。号曰迦叶。于彼法中有一长者。受持五戒。便于一时毁犯一戒。故生鸚鵡中。余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诸比丘。欲知彼时优婆塞者。今鸚鵡是。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付法藏经云。昔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有一比丘甚患头痛。薄拘罗尔时作一贫人。见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讫病即除愈。缘施药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乐未曾有病。最后生一婆罗门家。其母早亡。父更娉妻。拘罗年幼。见母作饼从母索之。后母嫉妬。即捉拘罗掷置熬上。熬虽焦热不能烧害。父从外来见薄拘罗在热熬上。即便抱下。母于后时釜中煮肉。时薄拘罗从母索肉。母益瞋恚。寻掷釜中亦不烧烂。父觅不见。即便唤之。拘罗闻唤釜中而应。父即抱出平复如故。母后向河拘罗逐去。后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虽复烧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掷置河中。值一大鱼即便吞食。以福缘故犹复不死。有捕鱼师捕得此鱼。诣市卖之。索价既多。人无买者。至暮欲臭。薄拘罗父见即随买。持来归家。以刀破腹。儿在鱼腹高声唱言。愿父安庠勿令伤儿。父开鱼腹抱儿而不伤损。年渐长大求佛出家得阿罗汉果。从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无有

身热头痛。由施药故得是长寿。五处不死。熬铄不焦。釜煮不烂。水溺不死。鱼吞不消。刀割不伤。以是因缘。智者应当作如是事。

又十诵律云。时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财。是外道婆罗门弟子。此人每疑。沙门瞿昙有一切智不。行到佛所白言。沙门瞿昙明日我舍食。佛以彼应度故默然受请。时居士还到舍。于外门间作大火坑令火无烟焰。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织坐床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昙若是一切智人当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当堕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饮食已办。佛语阿难。令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时佛着衣持钵前行。比丘从后入尸利仇多舍。佛变火坑作莲华池。满中净水既甘而冷。种种莲华遍覆水上。时佛与僧皆行华叶上入舍。坐不织床变令成织。告尸利仇多。当除心中疑。我实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见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于佛。叉手白佛言。此食毒药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疾。佛告阿难。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时佛祝愿。淫欲瞋恚愚痴是世界中毒。佛有实法除一切毒。以是实语故毒皆得除。食即清净。是时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众僧饱满竟洗手执钵。居士取小坐具于佛前坐听法。即于坐处得法眼净。佛还已。以是事集僧告言。从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尚师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

又摩得勒伽论云。众僧行食时上座应语。一切平等与。使唱僧跋然后俱食。

颂曰。

法会设佳供	斋日感神灵
普召无别请	客主发休祯
凡圣俱晨往	灾难普安宁
良由慈善力	翻恶就福城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晋司空何充
- 晋尼竺道容
- 晋阙公则
- 晋南阳滕并
- 晋沙门仇那跋摩
- 梁沙门释道琳

晋司空庐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业甚精。常于斋堂置一空座。筵帐精华络以珠宝。设之积年庶降神异。后大会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龌垢神情低陋。出自众中径升其坐。拱默而已无所言说。一堂怪骇。谓其谬僻。充亦不悦嫌于颜色。及行中食此僧饭于高座。饭毕提钵出堂。顾谓充曰。何俟劳精进。因掷钵空中陵虚而去。充及道俗驰遽观之。光仪伟丽。极目乃没。追共惋恨。稽忏累日。

晋尼竺道容。不知何许人。居乎乌江寺。戒行精峻屡有征感。晋明帝时甚见敬事。以华藉席验其所得果不萎焉。时简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师即京师所谓王濮阳也。第内具道舍。客函开化帝末之从。其后帝每入道屋辄见神人为沙门形盈满室内。帝疑容所为。因事为师。遂奉正法。晋氏显尚佛道此尼力也。当时崇异号为圣人。新林寺即帝为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绝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钵。故寺边有冢云。

晋阙公则。赵人也。恬放萧然唯勤法事。晋武之世死于雒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转经。宵分闻空中有唱赞声。仰见一人形器壮伟仪服整丽。乃言曰。我是阙公则。今生西方安乐世界。与诸菩萨共来听经。合堂惊跃皆得覩见。时复有汲郡卫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师于则公。其母又甚信向。诵经长斋常饭僧。时日将中。母出斋堂与诸尼僧逍遥眺望。忽见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则钵也。有饭盈焉。馨气充勃。阖堂萧然一时礼敬。母自分行。斋人食之皆七日不饥。此钵犹云尚存北土。度善有文辞。作八关忏文。晋末斋者尚用之。晋永昌中死。亦见灵异。有造像者。作圣贤传具载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吴兴王该曰。烛日阙叟登宵。卫度继轨。咸恬泊于无生。俱蜕骸以不死者也。

晋南阳滕并。累世敬信。妻吴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设斋会不逆招请。随有来者。因留供之。后会僧数阙少。使人衢路要。寻见一沙门荫柳而坐。因请与归。净人行食翻饭于地。倾箪都尽。罔然无计。此沙门云。贫道钵中有饭。足供一众。使并分行。既而道俗内外皆得充饱。清净既毕掷钵空中。翻然上升。极目乃灭。并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礼。并家将有凶祸。则此像必先倒踣云。并子含以苏峻之功封东兴者也。

沙门竺法进者。开度浮图主也。聪达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雒将乱欲处山泽。众人请留进皆不听。大会烧香与众告别。临当布香。忽有一僧来处上座。衣服尘垢面目黄肿。法进怪贱牵就下次。辄复来上。牵之至三乃不复

见。众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风扬沙样案倾倒。法进忏悔自责乃止。不入山时。论以为世将大乱。法进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见此神异止其行意云。

宋仇那跋摩者。齐言功德种。罽宾王子也。幼而出家号三藏法师。宋初来游中国宣译至典甚众。律行精高莫与为比。慧观沙门钦其风德。要来京师居于祇洹寺。当时来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测焉。尝赴请于钟山定林寺。时诸道俗多采众华。布僧席下验求真人。诸僧所坐华同萎頽。而跋摩席华鲜荣若初。于是京师歛然增加敬异。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无痾患但结跏趺坐敛衽叉手。乃经信宿容色不变。于时或谓深禅。既而得遗书于箠下。云获沙门二果。乃知其终。弟子侍侧并闻香烟。京师赴会二百余人。其夕转经。户外集听盈阶。将晓而西南上有云气勃然。俄有一物。长将一匹。绕死而去。同集咸覩云。跋摩未亡时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右五验出冥祥记)。

梁富阳齐坚寺有释道琳。本会稽山阴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华诵维摩经。吴国张绪礼事之。后居富阳县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则消。琳弟子慧韶为屋所压头陷入胸。琳为韶祈请。韶夜见两胡道人拔出其头。旦起遂平复。琳于是设圣僧斋。铺新帛于床上。斋竟见帛上有人迹。皆长三尺余。众咸服其征感。富阳人始家家立圣僧座以饭之。至梁初琳出居齐熙寺。天监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右一验出梁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轮王篇第四十(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七宝部
- 顶生部

- 育王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飞行皇帝统御四洲。边鄙逆命则七宝威伏。十善引化则千子感现。囊括遐迩独处中原。发慈父之抚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远贪逸弥繁。峻极威戎远思天报。于是行转轮之猛。腾帝释之宫。图度非分。退失轮王之位。怀悲苦切。剧同涂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嗟呼。

会名部第二

依真谛三藏法师云。于成劫时人寿无量岁。于住坏劫时人寿八万岁。时有轮王出世。若减不出。轮王有三。一军轮王。二财轮王。三法轮王。若减八万财轮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寿命长远。即与寿相违故不出世。若减法轮王出世。所以然者。如来大悲令诸众生知苦无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论云。劫减佛兴世。劫初转轮王。唯弥勒佛出时。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财有四。一金轮王则化被四天下。二银轮王则政隔北鬻单。王三天下。三铜轮王则除北鬻单及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铁轮王则唯局阎浮提。王一天下。若减八万岁时军轮王出。以军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来为法轮王。言劫增转轮王者。此据财轮王也。若论军轮故通劫减。铁轮有二百五十辐。铜轮有五百辐。银轮有七百五十辐。金轮有千辐。故仁王经云。道种坚德王乘金轮王四天下。性种性王乘银轮王三天下。习种性王乘铜轮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铁轮王一天下。

七宝部第三

如长阿含经云。佛告比丘。世间有转轮圣王。成就七宝有四神德。云何成就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紺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余经名典财宝)七主兵宝。云何金轮宝成就。若转轮圣王出阎浮提地。刹利水浇头种。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上高殿上。与婁女众共相娱乐。天金轮宝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轮径丈四。轮王见已默自念言。我曾从先宿诸旧闻如是语。若刹利王水浇头种。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升法殿上婁女围绕。自然金轮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轮径丈四。是则名为转轮圣王。今此轮现将无是耶。我今宁可试此轮宝。时王即召四兵。向金轮宝偏露右臂右膝着地。以右手摩

扞金轮语言。汝向东方如法而转勿违常则。轮即东转。时王即将四兵随其后行。轮所住处王即止驾。尔时东方诸小王见大王至。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来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东方土地丰乐。多诸珍宝人民炽盛。志性仁和慈孝中顺。唯愿圣王于此治正。我等当给使左右承受所治。当时轮王语小王言。止止诸贤。汝等则为供养我已。但当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无令国内有非法行。身不杀生。教人不杀生。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瞋嫉妬邪见之人。此即名为我之所治。时诸小王闻是语已。即从大王巡行诸国至东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随轮所至。其诸国王各献国土。亦如东方诸小王比。此阎浮提所有名曰土沃野丰。多出珍宝。林水清静。平广之处轮则周行。封地图度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于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栏楣。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交饰。七宝所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造此城已金轮于城中图度封地。东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于中夜造宫殿。七宝所成。乃至无数。造宫殿已圣王踊跃而言。此金轮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圣王。是为轮宝成就。云何名为白象宝。还清旦殿上坐。自然象宝忽现在前。其毛纯白七处平住力能飞行。其首杂色六牙纤佣真金间填。时王见已念言。此象驯良。即试调习诸能悉备。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王踊跃而言。此真我瑞。是为象宝成就。云何名为紺马宝成就。还清旦殿上坐。自然马宝忽现在前。身紺青色珠鬃尾色头颈如象。善能飞行。时王见已此马贤良。即试调习诸能悉备。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王踊跃而言。此真我瑞。是为马宝成就。云何名为神珠宝成就。还清旦殿上坐。自然神珠忽显在前。质色清彻无有瑕秽。时王见已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宫内。时王欲试。即召四兵以此宝珠置高幢上。于夜冥中赓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务。谓为是昼。时王踊跃而言。此真我瑞。是为神珠宝成就。云何名为玉女宝成就。时玉女宝忽然出现。颜色姿容面貌端正。不长不短不麤不细。不白不黑不刚不柔。冬则身温。夏则身凉举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优钵罗华香。言语柔软举动安详。先起后坐不失宜则。时王见已心不暂舍。况复亲近踊跃而言。此真我瑞。是为玉女宝成就。云何名为居士宝成就。时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宝藏财富无量。居士宿福眼能彻视地中伏藏。有主无主皆悉见知。其有主者能为拥护。其无主者取给王用。时居士宝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给与不足为忧。我自能办。圣王欲试即勅严船于水游戏。告居士曰。我须金宝汝速与我。居士报曰。大王小待须至岸上。时居士宝即于船上长跪。以右手内着水中。宝瓶随出。如虫缘树。彼居士宝亦复如是。内之水中。宝缘手出充满船上。而白

王言。向须宝者为须几许。时王语言。止吾无所须。向相试耳。闻王语已寻以宝物还没水中。圣王踊跃而言。此真我瑞。是为居士宝成就。云何名为主兵宝成就。时主兵宝忽然出现。智谋雄猛英略独决。即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讨伐不足为忧。我自能办。王欲试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严者严。已严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时主兵宝即令四兵依如王语。王见踊跃而言。此真我瑞。是为转轮圣王七宝成就。谓四神德。一长寿不夭无能及者。二身强无患无能及者。三颜容端正无能及者。四宝藏盈溢无能及者。王行国人慈育民物如父爱子。国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尽以贡王。愿垂纳受在意所与。时王报曰。且止诸人。吾自有宝汝可自用。王之国土安隐丰乐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须营觅。唯行十善不为非法。犹如北鬻单不可具述。

又十诵律云。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绕池四边种种菓树。善住象王宫殿住处。有八千象以为眷属。若转轮圣王出于世时。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为象宝给轮王乘。又外大海内洲有月明山。婆罗酰马王宫殿住处。有八千马以为眷属。若轮王出于世时。八千马中最下小者。出为马宝给轮王乘。

又起世经云。此象马宝于一日中暂受调伏堪任众事。为试象马于其晨朝日出时。乘此象宝等周回巡历。遍诸海岸尽大地际。既周遍已。是转轮王还至本宫乃进小食。

又大楼炭经云。转轮圣王有四种。一者大富珍宝田宅奴婢等。天下无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颜色无比。天下无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隐无有疾病亦无寒热。诸所饮食皆安隐。四者王常安隐长寿。天下无有如王者。是为转轮圣王四德具足七宝如法。

又萨遮尼干子经云。佛言。大王当知。转轮圣王复有七种名为软宝。所有功德少前七宝。何等为七。一剑宝。二皮宝。三床宝。四园宝。五屋舍宝。六衣宝。七足所用宝。第一剑宝者。轮王所王国内。若有违王命者。彼剑宝即从空飞往。诸小王见即降伏拜。第二皮宝者。此海龙王皮。出大海中广五由旬。长十由旬。体净鲜洁光曜白日。火烧不焦。水渍不烂。猛风吹不能动。体含温凉能却寒热。随王去处皮宝亦去。所有士众满十由旬。遍覆其上。能作别屋不相妨碍。第三床宝者。王所用床立能平正柔软得所。若王入禅即入解脱禅定三昧。能灭贪瞋痴。女人见王坐宝床者。即皆得离贪瞋痴心。第四园宝者。入彼园时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乐时。依王所行善业功德。诸天

界中所有华果池河戏乐之具。自然隐没现于王前。第五舍宝者。王入彼屋欲见日月星宿。所有殊异珍玩伎乐屋中悉闻。即离烦恼一切疲劳。于睡眠中极受快乐。第六衣宝者。王所有衣无如世间绢布丝缕。纵广文章第一柔软。一切尘垢不能点污。着彼宝衣即离寒热饥渴烦恼。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损。第七足所用宝者。所谓靴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没。入火不烧。虽复远行百千由旬不觉疲极。是名轮王七种软宝。是十善中少分习气功德。非正具足十善业道。

又中阿含经云。若转轮王出于世时。当知有此七宝出世。如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于世时。当知亦有七支宝出于世间。云何为七。一念觉支宝。二择觉支宝。三精进觉支宝。四喜觉支宝。五息觉支宝。六定觉支宝。七舍觉支宝。

顶生部第四

如贤愚经云。佛告比丘。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此阎浮提有一大王。名曰瞿萨离。典斯天下。有八万四千小国。有二万夫人嫫女一万大臣。时王顶上欻生一疱。其形如茧。净洁清彻亦不疼痛。后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为端正。大王已崩。顶生为王。七宝具足。衣食音乐自然作乐。经八万四千岁。时有夜叉踊出殿前。高声唱言。东方有国名弗婆提。其中丰乐快善无比。大王可往。王即悦意欲行。金轮复转蹶虚而进。群臣七宝皆悉随从。既至彼土。诸小王等尽来朝贺。王于彼国五欲自恣经八千岁。夜叉复言。西方有国名瞿耶尼。王可至彼。还如前去。经十四亿岁。夜叉复唱。北方有国名鬻单越。王可到彼。还如前去。经十八亿岁。夜叉复唱。有四天王处其乐难量。王可游之。王与群臣及四种兵乘空而上。四天遥见甚怀恐怖。即合军众出外拒之。竟不奈何。顶生于中优游受乐。经十亿岁。意中复念。欲升忉利。即与群臣。蹈虚登上。时有五百仙人住在须弥山腹。王之象马屎尿下落汗仙人身。诸仙相问。何缘有此。中有智者告众人言。吾闻顶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马失此不净。仙人忿恨便结神呪。令顶生王及其人众悉住不转。王复知之。即立誓愿。若我有福斯诸仙人悉皆当来承王威感。五百仙人尽到王边。扶轮御马共至天上。未到之顷遥覩天城。名曰快见。其色皦白高显殊特。此快见城有千二百门。诸天怖畏悉闭诸门着三重铁关。顶生兵众直趣不疑。王即取呗吹之张弓扣弹。千二百门一时皆开。帝释寻出与共相见。因请入宫与共分坐。天帝人王貌类一种。其初见者不能分别。唯以视瞬迟疾

知其异耳。王于天上受五欲乐。尽三十三天。末后欲害帝释独霸为快。恶心已生寻即堕落。当本殿前委顿欲死。诸人来问。顶生答曰。统领四域。三十亿岁七日雨宝及在二天。而无厌足故致堕落。阿难又问。此顶生王宿殖何福而获大报。佛告之曰。乃往过去不可计劫时世有佛。号曰弗沙。与其徒众游化世间。时婆罗门子适欲娶妇。手把大豆当用散妇。是其曩世俗之家礼。于道值佛心意欢喜。即持此豆奉散于佛。四粒入钵一粒住顶。由此因缘受无极福。四粒入钵王四天下。一粒在顶受乐二天。

又顶生王故事经云。尔时顶生适生是念。即于释提桓因坐处堕阎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举身皆痛如人欲死时。七宝等皆亦命终。尔时大王五处亲属皆悉云集。往顶生所白顶生曰。大王命终后苦备有。尔时顶生王者即我身是。当知乃至五欲而无厌足。染着聚集贮欲无厌。所谓足者。至贤圣道然后乃足。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不以钱财业	觉知欲厌足
乐少苦恼多	智者所不为
设于五欲中	竟不爱乐彼
爱尽便得乐	是三佛弟子
贪欲拘利盛	终便入地狱
本欲安所生	命为苦所切
诸法悉无常	生者必坏败
生生悉归尽	彼灭第一乐

尔时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起世经云。轮王舍命必生天上。与三十三天同处共生。命终已后始经七日。七宝并皆隐没。

育王部第五

如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晨朝着衣持钵。共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时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顺邑而行。时彼有两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戏。一名阇耶。二名毘阇耶。遥见世尊来。三十二大人相庄严其体。时阇耶童子心念。我当以麦麩手捧。细沙着世尊钵中。时毘阇耶合掌随喜。而发愿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伞盖王。即于此生得供养佛。乃至

得成无上正觉故。世尊发微笑相。尔时阿难见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非无因缘而发微笑。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缘。阿难当知。我灭度百年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统领一方为转轮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复广布我舍利。当造八万四千法王之塔安乐无量众生。如偈所说。

于我灭度后	是人当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顶生王
于此阎浮提	独王世所尊

佛告阿难。取此钵中所施之沙舍着如来经行处令当生彼处。阿难受教。即取钵沙舍经行处。阿难当知。于巴连弗邑有王名日月护。彼王当生子。名曰频头娑罗。当治彼国。彼复有子。名曰修师摩。时彼瞻婆国有一婆罗门女。极为端正。令人乐见。为国所珍。诸相师辈见彼女相。即记彼女当为王妃。又生二子。一当领一天下。二当出家学道当得圣迹。时婆罗门闻彼相师所说欢喜无量。即庄严女嫁与此王。王见其女端正有德。即为夫人。前夫人及诸嫫女。见其夫人来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国中所珍。王弃舍我等乃至目所不视诸女即使学习剃毛师业。彼悉学已为王料理须发。料理之时王大欢喜。即问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启王言。唯愿王心爱念我耳。如是三启。时王言。我是刹利灌顶王。汝是剃毛师。云何得爱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贵婆罗门之女。相师语我父云。此女应嫁与国王。是故来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谁令汝习下劣之业。女启王言。是旧夫人嫫女令我学此。王即勅言。自今勿复习下业。王即立为第一夫人。王常与彼自相娱乐。仍便怀体。月满生子。生时安隐母无忧恼。过七日后立字名无忧。又复生子。名曰离忧。无忧者。身体羸涩(以其施沙得相似果)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试二子。呼宾伽罗阿时婆罗门言。和尚观我诸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婆罗门言。将此诸子出城金殿园馆中。于彼当观其相。乃至出往彼园。时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园馆中观诸王子谁当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启言。王既不念我。亦复不乐见我。母复语言。但往彼所。阿育复启母言。今便往去。愿母当送饭食。母言。如是。当出城门。时逢一大臣。名曰阿[少/兔]罗陀。此臣问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闻大王出金殿园馆观诸王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今往诣彼。王先勅大臣。若阿育来者。当使其乘老钝象。又复老人为眷属。时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园馆中。于诸王子中地坐。时诸王子各下饭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饭送与阿育。如是诸王子各食饮食。时父

王问师言。此中谁有王相当绍我位。时彼相师视诸王子。见阿育具有王相当得绍位。我若语言王愁不乐。即语言。我今总记。王报言。如师所教。师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当作王。时诸王子闻彼所说。各念言。我乘好乘。时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当作王。诸王子各相谓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胜座。我当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当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胜乘胜座胜食。时王观子相毕便即还宫。时阿育母问阿育言。谁当作王。婆罗门记谁耶。阿育启言。上坐上座上器上食当作王。王子自见当作王。老象为乘。以地为座。素器盛食。糠米杂酪饭。时彼婆罗门知阿育当作王。数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饷婆罗门。若子作王者师当一切善得吉利。尽形供养。时频头罗王边国德叉尸罗反。时王语阿育。汝将四兵众伐彼国。王子去时都不与兵甲。时从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国。无有军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为王。善根果报者兵甲自然来应。发是语时。寻声地开兵甲从地而出。即将四兵往伐彼国。时彼诸国人民闻阿育来。即平治道路庄饰城郭。执持吉瓶之水及种种供养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诸臣辈不利我等。是故违背圣化。即以种种供养王子请入城邑。平此国已。又使至伐佉沙国。时彼二大力士为王平治道路。诸天宣令。阿育当王此天下。汝等勿兴逆意。彼国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于海际。时父王得重疾。王语诸臣。吾今欲立修师摩为王。令阿育往至彼国。时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黄物涂阿育体及面手脚已。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诸臣即便庄严阿育将至王所。今且立此子为王。我等后徐徐当立修师摩为王。时王闻此语甚以不喜。默不对。时阿育心念口言。我应正得王位。诸天自然来以水灌我顶素缁系首。时王见此相貌极生愁恼。即便命终。阿育王如礼法殡父王已。即立阿[少/兔]楼陀为大臣。时修师摩王子。闻父崩背今立阿育为王。心生不忍。即集诸兵而来伐阿育。阿育王四门中。二门安二力士。第三门安大臣。自守东门。时阿[少/兔]楼陀大机关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即骑象安置东门外。又作无烟火坑以物覆之。修师摩既来到。阿[少/兔]楼陀大臣语修师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东门。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时彼王子即趣东门。即堕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陀。闻修师摩终亡厌世。将无数眷属于佛法中出家学道得阿罗汉。时诸臣辈我等共立阿育为王。故轻慢于王不行君臣之礼。王亦自知诸臣轻慢于我。时王语诸臣曰。汝等可伐华菓之树殖于荆棘。诸臣答曰。未尝见闻却除华菓而殖刺树。而应除伐荆棘树而殖菓实。乃至二三勅令伐。彼亦不从。尔时国王忿诸大臣。即持利剑杀五百大臣。又时

王将姝女眷属出外园中游戏。见一无忧树华极敷盛。王见此华树与我同名。心怀欢喜。王形体丑陋皮肤龕涩。诸姝女辈心不爱王。憎恶王故以手毁折无忧树华。王从眠觉见无忧树华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系诸姝女以火烧杀。王行暴恶故曰暴恶阿育王。时阿[少/兔]楼陀大臣白王言。王不应为是法。云何以手自杀人诸臣姝女。王今当立屠杀之人。应有可杀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屠杀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织师家。织师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恶挝打系缚小男小女。及捕水陆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传云凶恶耆梨子。时王使语彼。汝能为王斩诸凶人不。彼答曰。一切阎浮提有罪者。我能净除。况复此一方。时彼使辈还启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觅将来耶。诸使呼彼。答曰。小忍。先奉辞父母具说上事。父母言。子不应行是事。如是三勅。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杀父母已。然后乃至。诸使问曰。何以经久不速来耶。时彼凶恶具说上事。以具启王。王即勅彼。我所有罪人事应至死。汝当知之。彼启王言。为我作舍。王为作舍极为端严。唯开一门亦极精严。于其中间作治罪之法。状如地狱。彼凶恶人启王乞愿。若人来入此中者不复得出。王答言。当以与愿。彼诸屠主。往诣寺中听诸比丘说地狱事。时有比丘诵地狱经。有众生生地狱者。以热铁钳钳开其口。以热铁丸着其口中。次融铜灌口复以铁斧斩截其体。次复杻械枷锁拴系其身。次复火车炉炭。次复铁镬。次复灰河。次复刀山剑树。具如五天使经所说。彼屠主具闻比丘说是诸事。开其住处。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说。案此法则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采诸重宝还到本乡。道中值五百群贼杀于商主。商主之子见父死及失宝物。厌世出家游行诸国。次至巴连弗邑。过此夜已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误入屠杀舍中。时彼比丘遥见舍里火车炉炭等。治诸众生。如地狱中。寻生恐怖衣毛皆竖。便欲出门。时凶恶主即往执彼比丘言。入此中者无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闻说心生悲毒泣泪满目。凶主问曰。汝云何如小儿啼。尔时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恐畏死	志愿求解脱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极难得	出家亦复然
遇释师子王	自今不重覩

尔时凶主语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忧恼。比丘复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时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听。如是日数减止七日。彼即听许。时此比丘知将死不久。勇猛精进坐禅息心。终不能得道。至于七日。时王宫内人有事至死。送

付凶恶之人令治其罪。凶恶将是女人着臼中。以杵捣之令成碎末。时比丘见是事极厌恶此身。呜呼苦哉。我不久亦当如是。而说偈言。

呜呼大悲师	演说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于义无有实
向者美色女	今将何所在
生死极可舍	愚人而贪着
系心缘彼处	今当脱锁木
令度三有苦	毕竟不复生
如是勤方便	专精修佛法
断除一保证	得成阿罗汉

时彼凶恶人语此比丘期限已尽。比丘问曰。我不解尔之所说。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满。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脱	无明大黑闇
断除诸有盖	以杀烦恼贼
惠日今已出	鉴察心意识
明了见生死	今者愍人时
随顺诸圣法	我今此身骸
任汝之所为	无复有悵惜

尔时彼凶恶主执彼比丘着铁镬油中。足与薪火火终不然。假使然者或复不热。凶主见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见开铁镬盖见彼比丘。铁镬中莲华上坐。生希有心即启国王。王即便严驾将无量众来看比丘时。彼比丘调伏时至。即身升虚空犹如雁王。示种种变化。如偈所说。

王见是比丘	身升在虚空
心怀大欢喜	合掌观彼圣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体无异人	神通未曾有
为我分别说	修习何等法
令汝得清净	为我广敷演
令得胜妙法	我了法相已
为汝作弟子	毕竟无有悔

时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导。摄持佛法。当广分布如来舍利安乐无量众生。于此阎浮提尽令信三宝。以是因缘故自显其德。时阿育王闻彼比丘所说。自于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灭度时何所记设。比丘答言。佛记大王。于我灭后过百岁之时。于巴连弗邑有三亿家。彼国有王。名曰阿育。当王此阎浮提为转轮王正法治化。又复宣布我舍利。于阎浮提立八万四千塔。佛如是记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狱杀害无量民人。王应慈念一切众生施其无畏令得安隐。时彼阿育王于佛所极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礼。我得大罪今向比丘忏悔。我之所作甚为不可。愿受我忏勿复责我愚人。今复归命。时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时王从彼地狱出。凶恶白王言。王不复得去。王曰。汝今欲杀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谁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应取死。王即勅人将此凶恶主。著作胶舍里以火烧之。又勅坏此地狱施众生无畏。

又杂阿含经云。阿育王言。我今先当供养所觉菩提之树。然后香美饮食施设于僧。勅诸臣唱令国界。王今舍十万两金布施众僧。千瓮香汤灌溉菩提树。集诸五众。时王子名曰拘那罗。在左右边举二指而不言说。意欲二倍供养。大众见之皆尽发笑。王亦发笑而语言。呜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养。王复言。我复以三十万两金供养众僧。复加千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王子复举四指。意在四倍。时王瞋恚语诸臣曰。谁教王子作是事与我兴竞。臣启王言。谁敢与王兴竟然王子聪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时王右顾视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库藏之物。余一切物阎浮提夫人嫫女诸臣眷属及我拘那罗子。皆悉布施贤圣众僧。唱令国界集诸比丘众。而说偈言。

除生库藏物	夫人及嫫女
臣民一切众	布施贤圣僧
我身及王子	亦复悉舍与

时王上座及比丘僧。以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菩提树倍复严好增长茂盛。以偈颂曰。

王浴菩提树	无上之所觉
树增于茂盛	柯条叶柔软

时王及诸群臣生大欢喜。时王洗浴菩提树已。次复供养众僧。时彼上座耶舍语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当发淳信心供养。时王从上至下自手供

养。复以三衣并四亿万两珍宝嚫五部众。嚫愿已复以四十亿万两珍宝赎取阎浮提宫人嫖女及太子群臣。阿育所作功德无量如是。

又杂阿含经云。阿育王问诸比丘言。谁于如来法中行大布施诸比丘白言。给孤独长者最行大施。王复问曰。彼施几许宝物。比丘答曰。以亿千金。王闻是已。彼长者尚能舍亿千金。我今为王。何缘复以亿千金施。当以亿百千金施。时王起八万四千佛塔。于彼一一塔中复施百千金。复作五岁大会。会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亿金供养于彼。彼众中第一分是阿罗汉。第二分是学人。第三分是真实凡夫。除私库藏此阎浮提夫人嫖女。太子大臣施与圣僧。四十亿金还赎取。如是计较用九十六亿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满亿百千金作功德。今愿不得满足。便就后世。时计较前后所施金银珍宝。唯减四亿未满。王即办诸珍宝送与鸡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为太子。诸臣等启太子言。大王将终不久。今以此珍宝送与寺中。今库藏财宝已竭。诸王法以物为尊。太子今宜断之。勿使大王用之。时大王自知索诸物不复能得。所食金器送与寺中。时太子令断金器。勅以银器。王食已复送寺中。又断银器给以铜器。王亦送寺中。又断铜器给以瓦器。时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泪告诸大臣。今谁为地主。时诸臣启白大王。王为地主。王即说偈答曰。

汝等护我心	何假虚妄语
我今坐王位	不复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于我手
此即是我物	于是得自在
呜呼尊富贵	可厌可弃舍
先领阎浮提	今一旦贫至
如殍伽驶流	一逝而不返
富贵亦复然	逝者不复还

时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忆我恩养。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鸡雀寺中作我意。礼拜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问讯诸大众。我是阿育王领此阎浮提。阎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顿尽无有财宝布施众僧。于一切财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后布施檀波罗蜜。哀愍我故纳受此施。令我得供养僧福。时彼使者受王勅已。即持此半果至鸡雀寺中。至上座前五体投地作礼。长跪合掌具向上座说前王教。时彼上座告诸大众。谁闻是语而不厌世。时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众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着石榴羹中行已。众僧一

切皆得周遍。时王复问傍臣曰。谁是阎浮提王臣答王言。大王是也。时王从卧起而坐顾望四方。合掌作礼念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复以此阎浮提施与三宝。随意用之。时王以此语尽书纸上而封緘之。以齿印印之。作是事毕即便就尽。尔时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诸臣欲立太子绍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少/兔]罗陀。语诸臣曰。不得立太子为王。大王在时愿满十万亿金作诸功德。唯减四亿不满十万以是故今舍阎浮提施与三宝欲令满足。今是大地属于三宝。云何而立为王。时诸臣闻已即送四亿诸金送与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为王。名三波提。

颂曰。

睿业澄晖	宿佑因净	七宝来投
千子威并	十善御宇	四洲归正
无思不愆	有意斯盛	秉式康衢
昆虫养性	八万增寿	四八光莹
鬼神翊卫	不言而令	乐哉至矣
轮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君臣篇第四十一(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王德部
- 王过部
- 王业部
- 王福部
- 王都部

述意部第一

昔如来在世。预以末法嘱累帝释及诸国王。良由天力可以摧万邪。王威可以率兆庶也。今遗法所付者。意在仗以流通。以四众之微弱。恐三宝之废坏。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势逼。令有不肖者寝其瑕疵。讪黷者掩其纰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风以遐畅。一变告其渐。再变涤区宇。群生佩圣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嘱之谓也。如俗曰。昔者圣王立制。意使阴阳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别。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于北宫。居太子于东方。天子立庙。王后立市。日蚀则王修德。月蚀则后修形。此体阴阳之位也。故干始于子。故子为天正。坤始于未。其衡在丑。阴不专制往而承阳。故丑为地正。圣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为人正。三正迭用有变无绝。是以王者必存二代之后体三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故使臣从乎君女归乎男也。干始于子。左行而终于戌。坤始于未右。行而终于酉。故使男贵左女贵右也。

王德部第二

依瑜伽论云。大王当知。王之功德略有十种。王若成就如是功德。虽无大府库无大辅佐无大军众。而可归仰。何等为十。一种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恶。四愤发轻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真言。七所作谛思善顺仪则。八顾恋善法。九善知差别知所作思。十不自纵任不行放逸(翻前十种虽有大库大佐大军不可归仰)大王当知。王之方便略有五种。何等为五。一善观察摄受群臣。二能以时行恩妙行。三无放逸专思机务。四无放逸善守府库。五无放逸专修法行(若翻前五行便成五衰损门退失现法及失法利也)大王当知。略有五种可爱乐法。何等为五。一世所敬爱。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敌。四善摄养身。五能往善趣。复有五种能引可爱。何等为五。一恩养世间。二英勇具足。三善权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翻前五种名不可爱)又诸国王有三种圆满。一果报圆满。二士用圆满。三功德圆满。若诸国王生富贵家。长寿少病有大宗业。成就俱生聪利之慧。是王名为果报圆满。若诸国王善权方便所摄持故。恒常成就圆满英勇。是王名为士用圆满。若诸国王任持正法名为法王。安住正法。与诸内宫王子群臣英杰豪贵国人共修慧施。树福受斋坚持禁戒。是王名为功德圆满。又果报圆满者。受用先世净业果报。士用圆满者。受用现法可爱之果。功德圆满者。亦于当来受用圆满净业果报。若有国王三不具足。名为下士。若有果报圆满。或士用圆满或俱圆满。名为中士。若三具足。名为上士。

又中阿含经云。若诸王剝利以水洒顶。得为人主。整御大地。有五仪式。一剑二盖三天冠四珠柄拂五严饰履一切除却。复有三臣。一有忠信无技能智慧。二有忠信技能无智慧。三具忠信技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后名上士。若不忠信无有技能亦无智慧。当知此臣下中之下。

王过部第三

如像法决疑经云。乃至一切俗人不问贵贱。不得挝打三宝奴婢畜生。及受三宝奴婢礼拜。皆得殃咎。故萨遮尼捷经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门身着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系闭打缚。或令还俗。或断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决堕地狱受无间苦。以王国内行此不善。诸仙圣人出国而去。大力诸神不护其国。大臣诤竞四方咸起。水旱不调风雨失时。人民饥饿劫贼纵横。疫厉疾病死亡无数。不知自作而怨诸天。

又仁王经云。国王大臣自恃高贵灭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听出家不听造作佛像。立统官典制等安籍记录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又国王太子横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缘破僧因缘。弦官摄僧典主僧籍。苦相摄持。佛法不久。

又瑜伽论云。大王当知。王过有十。何等为十。一种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恶。四猛利愤发。五恩惠奢薄。六受邪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顺仪则。八不顾善法。九不知差别忘所作恩。十一向纵任专行放逸。

又百喻经云。昔有一人。说王过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无理。王闻是语既大瞋恚竟不究悉。信傍佞人捉一贤臣。仰使剥脊取百两肉。有人证明此无是语。王心便悔索千两肉用为补脊。夜中呻唤甚大苦恼。王闻其声问言。何以苦恼。取汝百两十倍与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恼傍人答言。大王如截子头。虽得千头不免子死。虽十倍得肉不免苦痛。愚人亦尔。不畏后世贪浊现乐。苦切众生调发百姓。多得财物。望得灭罪而得福报。譬如彼王割人之脊取人之肉以余肉补望使不痛。无有是处。

又杂譬喻经云。昔有国王喜食人肉。勅厨士曰。汝等夜行密采人来以供厨食。以此为常。臣下咸知。即共斥逐捐于界外。更取良贤以为国王。于是噉人王。经十三年后身生两翅。飞行噉人无复远近。向山树神请求祈福。当取国王五百人身祠山树神使我还复国。王便飞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将

之山谷以石塞口。时有国王。将诸后宫诣池浴戏。始出宫门逢一道人说偈求乞。王即许之。还宫当赐金银。时王入池当欲澡洗。其噉人王。空中飞来抱王将去。还于山中。国王见噉人王。不恐不怖颜色如故。噉人王曰。吾本怖人当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数已满杀以祠天。汝何不惧。国王对曰。人生有死。物成有败。合会有离。对来分之。何须愁耶。旦出宫时路逢道人。为吾说偈。即许施物今未得与。以是为恨。今王弘慈宽恕假日。施乞还来不敢违要也。即听令去。而告之曰。与汝七日期。若不还者吾往取汝亦无难也。王即还宫。都中内外莫不欢喜。即开库藏布施远近。拜太子为王。殷勤百姓辞决而去。噉人王逢见其来。念曰。此得无异人乎。从死得生而故来还。即问曰。身命世人所重爱者也。而卿舍命世之难有。不审何所志趣。愿说其意。国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诚愿当得阿惟越三佛。愿度十方。彼王问曰。求佛之义。其事云何。国王便为广说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开豁然。从受五戒为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还国。诸王共至其国感其信誓蒙得济命。各不肯还于本国。逐便住止此国。于此国王各为立第一舍。雕文刻镂光饰严整。诸国王饮食服御与王无异。四方人来问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遍一国中。众人答曰。皆是诸王舍也。名遂远布。从此已来故号为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说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噉人王者鸯崛摩是。还王舍说法所度无量。皆是宿命作王时因缘人也。

王业部第四

如谏王经云。佛在世时。有国王名不犁先尼。出行国界道过佛所。为佛作礼就座而坐。

佛告王曰。王治当以正法无失节度。常以慈心养育人民。所以得霸治为国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统理民事不可偏枉。诸官公卿群僚下逮凡民皆有怨辞。王治行不平海内皆忿。身死神入太山地狱。后虽悔之无所复及。王治国平政。常以节度。臣民叹德四海归心。天龙鬼神皆闻王善。死得上天后亦无悔。王无好淫泆以自荒坏。无以忿意有所残贼。当受忠臣刚直之谏。夫与人言常以宽详。无灼热之语。唯有孝顺慈养二亲。供奉高行清静沙门。见凡老人当尊敬之。所有财宝与民同欢。当以善心施惠于民。无以谗言残贼民命。为王之法当宣圣道教民为善。惟守一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诸圣咨嗟。天龙鬼神拥护其国。生有荣誉死得上天。世间荣位如幻如梦不可久保。人欲死时诸家内外聚会其边椎胸呼天。皆云柰何。泪下交横。呜呼痛哉。神灵独逝

舍吾之乎。闻之者莫不伤心。覩之者莫不助哀。载之出城捐于旷野。飞鸟走兽**齧**掣食之。身中有虫还食其肉。日炙风飘骨皆为干。往昔尊荣豪贵隐隐闾阖。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复见之。此是无常之明证也。古尚如此。况于今日。王熟思之无念淫泆。无受佞言。证人入罪当受忠谏。治以节度。当畏地狱考治之痛。诸含血虫皆贪生活。不当杀之。佛说经竟。王意即解。愿为弟子。即受五戒。头面着地。为佛作礼。

又摩达国王经云。佛在世时。有国王号名摩达。王时当出军征讨。时有比丘已得罗汉道。到国分卫。并见录。将诣王宫门。王有马监。令比丘养视官马。勤苦七日。王后身自临视军阵。比丘见王。即于其前轻举飞翔上住空中现其威神。王便恐怖叩头悔过。我实愚痴不别真伪。推问国内。谁令神人为是养马。今当治杀。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国人过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养师。我时为师设饭。师谓我言。且先澡手已乃当饭我。愚痴心念言。师亦不养官马。何故不预澡手。师即谓我言。汝今念此轻耳。后重如何。我闻是语便愁忧之。师知其意便念言。我会当泥洹。何故令人恼耶。即以其夜三更时般泥洹。从来久远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养马七日。夫善恶行辄有殃福。如影随形。王闻罪福乞归命三宝。受五戒作优婆塞。佛便为王及人民说法得须陀洹道。

又法句喻经云。昔有国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无有太子以为忧愁。佛来入国。尊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给使。其年十一。常为王使忠信奉法不以为劳。卒得重病遂致无常。其神来还为王作子。至年十五。立为太子。父王命终习代为王。懦弱自恣不理国事。臣寮废调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会本识。将诸弟子往到其国。佛告王曰。今王自知本所从来不。王曰。愚暗不达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为国王。何等为五。一者布施得为国王。万民奉献宫观资财无极。二者兴立寺庙供养三尊床榻帟帐。以是为王在于正殿御座理国。三者亲身礼敬三尊及诸长德。以是为王。一切万民莫不为之作礼。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无恶。以是为王。一切见者莫不欢喜。五者学问常求智慧。以是为王。决断国事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为王。王前世时为大王给使。奉佛以信。奉法以爱。奉僧以敬。奉亲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进布施。劳身苦体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为王子。补王之弟。今者富贵而反懈怠。夫为国王当行五事。何谓为五。一者领理万民无有枉滥。二者养育将士随时廩与。三者念修本业福德无绝。四者当信忠臣正直之谏。无受谗言以伤正直。五者节欲贪乐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闻四海福祿自来。舍此五事众

纲不举。民穷则思乱。士劳则势不举。无福则鬼神不助。自用则失大理。忠臣不敢谏则心荡放逸。国主不理务民则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后则无福。于是世尊重说偈言。

夫为世间将	修正不阿枉
心调胜诸恶	如是法王
见正能修慧	仁爱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众附亲

佛说是时。王大欢喜。五体忏悔谢。佛闻法得须陀洹道。

又宾头卢为优陀延王说法经云。昔辅相子宾头卢阿罗汉。为优陀延王。说偈云。

生老病死患	于中未解脱
无明爱毒箭	犹未得拔出
人帝汝云何	而生乐着想
如象处林中	四边大火起
处此急难处	云何有欢喜
大王应当知	荣位须臾间
智者深观察	不应于此事
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错解
未脱生死胎	横生无畏想
欲贼劫诸根	横生无畏想
无常不坚固	如芭蕉水沫
亦如浮云散	天王尊胜位
危脆亦如是	人帝应当知
贪利极速驶	如水注深谷
嗜欲极轻疾	动转如掉索
愚痴染为欲	不觉致堕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为王略说譬喻。王至心听。昔日有人行在旷路。逢大恶象为象所逐。狂惧走突无所依怙。见一丘井即寻树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互啮树根。此井四边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龙。傍畏四蛇。下畏毒龙。所攀之树其根动摇。树上有蜜五滴堕其口中。于时动树敲坏

蜂窠。众蜂散飞咬螫其人。有野火起复来烧树。大王当知。彼人苦恼不可称计。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迹水。其所苦患犹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须弥。味如萤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于太虚。亦如蚊子比金翅鸟。其味苦恼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旷野者喻于生死。彼男子者喻于凡夫。象喻于无常。丘井喻于人身。树根喻于人命。白黑鼠者喻于昼夜。啮树根者喻念念灭。四毒蛇者喻于四大。蜜者喻于五欲。众蜂喻恶觉观。野火烧者喻其老迈。下有三毒龙者喻其死亡堕三恶道。是故当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于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间之人心身劳苦无归依处。众苦所逼轻疾如电。是可忧愁不应爱着。

王福部第五

如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国王出射猎还。过寺绕塔为沙门作礼。群臣共笑之。王觉知问群臣曰。有金在釜沸以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不。臣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猎所作如汤沸。烧香然灯绕塔礼僧。如持冷水投沸汤中。夫作王有善恶之行。何为但有恶无善乎。

又迦叶经云。佛告迦叶。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号妙华。时有轮王。名曰尼弥。如法治世主四天下。尔时大王见二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绍王位。王与九百九十九子。八万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诸人民。以净信心俱共出家。尔时太子登位七日。内自思惟。我终不舍萨婆若心。何用王位。作是念已发心出家。于十五日游四天下。说此偈言。

我父及亲属	皆悉已出家
无量亿众生	为法亦出家
我今乐出家	不乐住五欲
一心求佛道	欲诣导师所
若发心出家	离诸欲火者
应速随我去	离难甚难得
不发出家心	不远离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于实法

迦叶。时彼童子说此偈时。四天下中无一众生乐在家者。皆悉发心愿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须种植。其地自然生诸糠米。诸树自然生诸衣服。一切诸天供侍给使。一切众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第六

如十二游经云。波斯匿王者。晋言和悦。迦维罗越国者。晋言妙德。舍卫国者。晋言无物不有。维耶离国者。晋言广大。一名度生死。罗阅祇城者。晋言王舍城。鸠留国者。晋言智士。波罗柰国者。晋言鹿野。一名诸佛国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城。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饶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八万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种人。万物音响各别。有五十六万亿丘聚。鱼有六千四百种。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千四百种。树有万种。草有八千种。杂药有七百四十种。杂香有四十三种。宝有百二十一种。正宝有七种。海中有二千五百国。有百八十国。人噉五谷。有三百三十国。人噉鱼鳖鼉鼉。五大国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国。土地尽事佛不事众邪。第二王名迦罗。土地出七宝。第三王名不罗。土地出四十种香及白琉璃。第四王名阁耶。土地出荜茇胡椒。第五王名那頞。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琉璃。五大国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万里。从是已去但有海水无有人民。去铁围山百四十万里。

又智度论。问曰。如舍婆提诸大城。皆有诸王舍。何故独名此城为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陀国王有子。一头两面四臂。时人以为不祥。王即裂其身首弃之旷野。罗刹女鬼名阁罗。还合其身而乳养之。后大成人。力能并诸国王有天下。取诸国王万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势治阎浮提。人因名此山为王舍城。复有人言。摩伽陀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烧一作。如是至七。国人疲役。王大忧怖。集诸智人问其意故。有言。宜应易处。王即更求住处。见此五山周匝如城。即作宫殿于中止住。以是义故名王舍城。复往古世时。此国有王。名婆藪。心厌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时居家婆罗门。与出家诸仙人共论议。居家婆罗门言。经书云。天祀中应杀生噉肉。诸出家仙人言。不应天祀中杀生噉肉。共诤云云。诸出家婆罗门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诸居家婆罗门言信。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为证。后日当问。诸居家婆罗门即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种种问已语婆藪仙人。明日论义。汝当助我。如是明旦论时。诸出家仙人问婆藪仙人。天祀中应杀生噉肉

不。婆藪仙人言。婆罗门法天祀中应杀生噉肉。诸出家仙人言。于汝实心云何。婆藪仙人言。为天祀故应杀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语。即唾之言。罪人灭去。是时婆藪仙人寻陷入地没踝。是初开大罪门故。诸出家仙人言。汝应实语。若故妄语者。汝身当陷入地中。婆藪仙人言。我知为天故杀生噉肉无罪。即复陷入地至膝。如是渐渐稍没至腰至项。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语得现世报。更以实语者。虽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尔时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贵人不应两种语。又婆罗门四韦陀法中种种因缘赞祀天法。我一人死当何足计。一心言天应天祀中杀生噉肉无罪。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摧去不用见汝。于是举身没地中。从是已来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于天祀中杀羊。当下刀时言。婆藪仙人杀汝。婆藪之子。名曰广车。嗣位为王。后亦厌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复作大罪。我今当何以自处。如是思惟时。闻空中声言。汝若行见难值希有处。汝应是中作舍住。作是语已便不复闻声。未经几时。王出畋猎。见有鹿走其疾如风。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从无能及者。转前见有五山周匝峻固。其地平正生草细软好华遍地。种种树林华菓茂盛。温泉浴池皆悉清静。其地庄严。处处有散天花天香闻天伎乐。尔时捷闻婆伎乐。适见王来各自还去。是处希有未曾所见。今我正当在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群臣百官寻迹而到。王告诸臣。我前所闻空中声言。汝行若见希有难值之处。汝于是中作舍住。我今见此希有之处。我应是中作舍住。即舍本城于此山中住。是王初始在此中住。从是已后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宫舍。故名王舍城。

又智度论。耆闍崛山者。此名鹞头山。问曰。何故名鹞头山。答曰。是山顶似鹞。王舍城人见其似鹞故。共传言鹞头山。因而名之为鹞头山。又王舍城南尸陀林中多诸死人。诸鹞常来食之。还在山头。时人遂名鹞头山。是山于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水圣人住处。

又大哀经云。佛在王舍城灵鹞山者。古昔诸佛之所游居。如来威神之所建立。其地道场诸菩萨众所共咨嗟。无极法座天龙鬼神等。咸俱归命稽首为礼。

又智度论。问。佛普慈一切。何故独住王舍城不住余城。答曰。亦住余城希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为诸城边国。又弥离车地多弊恶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问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答曰。憍萨

罗国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为法主故。亦在此城。问曰。若知恩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毘罗城近佛生处。何以不住。答曰。佛无余习。近诸亲属亦无累想。然释种弟子多未离欲。若近亲属则染着心主。以报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一切众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说。

一切论义师 自受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虽出家犹诤

以报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诸佛皆爱法身故。如偈说。

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 供养法身
师敬尊重

法身于生身胜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

颂曰。

君臣感德	灵篇金镜	宝册葳蕤
帝图掩映	鸟纪称祥	龙书表庆
万国来朝	百辟作咏	肇高武皇
后嗣宗圣	凶夷险阻	威感除并
慈荫苍生	业隆寿命	至哉胜业
圣君启政		

感应缘(略引五验)

- 燕臣庄子仪
- 汉王如意
- 汉灵帝
- 汉宣帝
- 又汉灵帝

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朞年简公祀于租泽。燕之有租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事也。男女观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击公。公死于车上。

汉王如意。汉高帝第四子也。吕后生长子也。立为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宠于帝。帝数欲谮太子而立如意。群臣争之。故遂封如意于赵。吕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吕后征如意。到长安而拉杀之。又肢断戚夫人手足。号为人彘。后吕后被除于灞上还。道中见物如苍狗攫后腋。忽而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遂病腋伤而崩(右二验出冤魂志)。

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令后宫嫔女为客舍主。身为商贾行至舍间。嫔女下酒。因共饮食以为戏乐。盖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徭也。其后天子遂传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龙飞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于其名曰秀。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万众。数十万人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故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诳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荆杨尤甚。弃财产流溢道路。死者数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也。

汉宣帝之世。燕代之间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其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诤讼。廷尉范延寿断之曰。此非人类。当以禽兽。从母不从父也。请戮三男子以儿还母。宣帝嗟叹曰。事何必古若此。则可谓当于理而厌人情也。延寿盖见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论人妖将来之应也。

汉灵帝建宁三年。河内有妇食夫。河南有夫食妇。夫妇阴阳二仪之体也。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阴阳相侵。岂特日月之眚哉。灵帝既没天下大乱。君有妄诛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伤残骨肉为雠。生民之祸至矣。故人妖为之先作。恨不遭幸有屠乘之论以测其情也(右三验出搜神记)。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 纳谏篇第四十二
- 审察篇第四十三

纳谏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纳其理则言语绝。乖其趣则诤论兴。然直言者德之本。纳受者行之原。所以籍言而德显。纳受而行全。譬目短于自见必借镜以观形。发拙于自理。必假栲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镜之力也。发之所以理。玄栲之功也。行之所以芳。盖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将败。必不纳正谏之言。命之将终。必不可处于良医也。

引证部第二

如杂宝藏经云。佛言。昔迦尸国王名为恶受。极作非法。苦恼百姓残贼无道。四远贾客珍奇胜物。皆税夺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国中宝物遂至大贵。诸人称传恶名流布。尔时有鹦鹉王在于林中。闻行路人说王之恶。即自思念。我虽是鸟尚知其非。今当诣彼为说善道。彼王若闻我语必作是言。彼鸟之王犹有善言。奈何人王为彼讥责。傥能改修。寻即高飞至王园中。回翔下降在一树上。值王夫人入园游观。于时鹦鹉鼓翼嚶鸣。而语之言。王今暴虐无道之甚。残害万民毒及鸟兽。含识嗷嗷人畜愤结。呼嗟之音周闻天下。夫人苛克与王无异。民之父母岂应如是。夫人闻已瞋恚炽盛。此何小鸟骂我溢口。遣人伺捕。尔时鹦鹉不惊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与王。王语鹦鹉。何以骂我。鹦鹉答言。说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骂王。时王问言。有何非法。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问言。何等为七。答言。一者耽荒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醉乱不恤国事。三者贪着碁博不修礼敬。四者游猎杀生都无慈心。五者好出恶言初不善语。六者赋役谪罚倍加常则。七者不以义理劫夺民财。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败王国。王复问言。何谓三事。答言。一者亲近邪佞谄恶之人。二者不附贤良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国不养人民。此三不除倾败之期。非旦则夕。夫为王者率土归仰。王当如桥济度万民。王当如称亲疎皆平。王当如道不违圣踪。王者如日普照世间。王者如月与物清凉。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盖一切。王者如地载养万物。王

者如火为诸万民烧除恶患。王者如水润泽四方。应如过去转轮圣王。乃以十善道教化众生。王闻其言深自惭愧。鹦鹉之言。至诚至款。我为人王所行无道。请遵其教奉以为师受修正行。尔时国内风教既行恶名消灭。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切人民无不欢喜。尔时鹦鹉者我身是也。尔时迦尸国王恶受者。今辅相是也。尔时夫人者今辅相夫人是也。

又萨遮尼干子经云。时严炽王言。大师颇有众生聪明大智利根有罪过不。答言有。何者是。答言。大王即是。王甚聪明大智利根黠慧。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有罪过。王言。大师我之罪过云何。答言。大王之罪太极暴恶。太严太忽太硬太卒。大王当知。若王子性太恶者。彼为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爱。多人不喜。乃至父母亦不喜见。何况余人。是故大王。不应太恶。所为作事当安详不应太卒而说偈言。

若王行恶行	瞋心不见事
动则怖众生	乃至父母畏
何况余非亲	而当有念爱
大王应当知	智者舍瞋恚

尔时严炽王在坐对面闻尼干子毁訾自身。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即作是言。萨遮尼干子。汝云何于大众中说我过患。我从昔来无人敢正看我。汝今毁我罪应合死。作是语已告诸臣言。汝当捉此断其命根。尼干惊怖语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恶。我有善言。愿王暂时施我无畏听我所说。王言。汝何所说当速说。尼干答言。大王当知。我亦有罪由太实语不虚语称事语以我如是。大恶人前。急性人前。无慈悲人前。卒作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说如是实语。大王当知。点慧之人不应一切时一切处常说实语。应当善观可与语人不可与语人可语时不可语时。当知实语世人不爱不善赞叹。而说偈言。

智者不知时	卒随意说实
彼人智者呵	何况无智者
智者一切处	亦不皆实语
是实憍尸迦	实语入恶道

尔时王闻尼干子说自身过罪。即便开解归诚忏悔。

又大庄严论云。佛言。我昔曾闻。有羌老母入于林中采波罗树叶卖以自活。路由关遯。遯人税之。时老母不欲令税。而语之言。汝能将我至王边者。税乃可得。若不尔者终不与汝。于是遯人遂共纷纭。往至王所。王问老母。汝今何故不输关税。老母白王。王颇识彼某比丘不。王言。我识是大罗汉。又问。第二比丘王复识不。王言。我识彼亦罗汉。又问。第三比丘王复识不。王答言识。彼亦罗汉。老母抗声而白王言。是三罗汉皆是我子。此诸子等受王供养。能使大王受无量福。是则名为与王税物。云何更欲税夺于我。王闻是已叹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圣子。我实不知彼罗汉是汝子者。应加供养恭敬于汝老母。即说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证罗汉	为世作福田
王若供养时	获福当税物
云何而方欲	税夺我所有

王闻是偈已身毛皆竖。于三宝所生信敬心。流泪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养况税其物。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沙门行至他国。夜不得入城于外草中坐。至夜有闾叉鬼来持之当噉。沙门言。汝相离远矣。鬼言。何以为远。沙门言。汝欲害我。我当生忉利天上。汝当入地狱。是不为远耶。鬼则致谢作礼而去。

又摩邓女经云。时阿难持钵行乞食已随水边行。见一女人在水边担水。而阿难从女乞水。女即与水。女随阿难视所止处。女归告母。母名摩邓。女便于家内委卧而啼。母问何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与他人。我于水边见一沙门从我乞水。我问阿谁。答字阿难。我得阿难乃可嫁。如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问阿难。知阿难承事佛人。母已知还告女言。阿难事佛道人。不肯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盍道。请阿难饭。女便大喜。母语阿难。我女欲为卿作妻。阿难言。我持戒不畜妻。复言。我女不得卿为夫者。便欲自杀。阿难言。我师是佛。不与女人交通。母入语女具述此意。女对母啼言。但为我闭门无令得出。暮自为夫。母便闭门。以盍道法缚阿难至于晡时。母为女布席卧处。女便大喜。遂自庄饰。阿难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牵阿难衣言。汝不为我女作夫。我掷汝火中。阿难自鄙。为佛作沙门今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难故救。还佛所具白前事。女见阿难去于家啼哭不止。续念阿难。女明日自求阿难。复见阿难行乞食。随阿难背后。视阿难足。视

阿难面。阿难惭避。女随不止。阿难白佛言。摩邓女今日复随我后。佛使追呼。佛问女云。汝追逐阿难何等所索。女言。我闻阿难无妇。我又无夫。欲为作妇也。佛告女言。阿难无发汝今有发。汝能剃发。我使阿难为汝作夫。女言能剃。佛言。归报汝母剃头竟来。女归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护汝头发。何为欲得沙门作妇。国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宁生死为阿难作妇。母言。辱我种族。母为下刀剃头已。女还到佛所言。我已剃发。佛言。汝爱阿难何等。女言。我爱阿难眼。爱阿难鼻。爱阿难口。爱阿难耳。爱阿难声。爱阿难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泪。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涎。耳中但有瞤。身中但有屎尿臭处不净。其有夫妻者便有恶露。恶露中便生儿子。已有儿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于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恶露。便自正心即得罗汉。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难所。女即惭愧低头长跪佛前言。女实愚痴故逐阿难。今我心开如冥中有灯火。如人乘船船坏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与我道令我心开。如是诸比丘俱问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诸比丘。是摩邓女先世时。五百世为阿难作妇常相爱敬。故于我法中得道。于今夫妻相见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为。佛说是经。诸比丘闻已皆大欢喜。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婆罗门名曰梵摩。多闻辩才明解经论。四韦陀典无不鉴达。其妇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辩才无有及者。闻诸婆罗门共父论议。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转所闻甚多。与耆旧长宿皆来咨启无不通达。闻世有佛始成正觉教化众生咨受法味。寻自庄严往诣佛所。见佛发心求索出家。佛告善来比丘尼。头发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

阿难见已白佛言。此须漫比丘尼。宿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难。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叶。入涅槃后于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乐说法教化。精勤无替。因发誓愿。使我来世释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经论。发是愿已便取命终生天人中。聪明智慧无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闻第一。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中阿含经云。禅以声为刺。世尊亦说以声为刺。所以者何。我实如是说禅有刺。持戒者以犯戒为刺。护诸根者以严饰身为刺。修习恶露者以净相为刺。修习慈心者以恚为刺。离洒者以饮酒为刺。梵行者以见女色为刺。入初禅者以声为刺。入第二禅者以觉观为刺。入第三禅者以喜为刺。入第四禅者

以入出息为刺。入空处者以色想为刺。入识处者以空处想为刺。入无所有处者以识处想为刺。入无想处者以无所有处想为刺。入想知灭定者以想知为刺。复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痴刺。此三刺者漏尽阿罗诃已断已知。拔绝根本灭不复生。是为阿罗诃无刺(除此刺者是名纳谏)。

又大鱼事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时有一池水饶诸大鱼。尔时大鱼勅小鱼曰。汝等莫离此间往他。处所备为恶人所得。尔时小鱼不从大鱼教。便往至他处。尔时渔师以饭网罗线捕诸鱼。诸小鱼见便趣大鱼处所。尔时大鱼见小鱼来。便问小鱼曰。汝等莫离此间往至他所不。尔时小鱼便答大鱼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来。大鱼便勅小鱼曰。汝等既至他所。不为罗网取捕耶。小鱼答大鱼曰。我等至彼不为人所捕。然遥见长线寻我后来。大鱼便语小鱼曰。汝等已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遥见线寻后来者。昔先祖父母等尽为此线所害。汝见必为所害。汝非我儿。尔时小鱼尽为[敲-高+(虎-儿+鱼)]师所捕。举着岸上。如是小鱼大有死者(为不受语为网所害)。

又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柰。国名伽尸。时有一婆罗门。于旷野中造立义井。为放牧行者皆就井饮。并及洗浴。时日向暮。有群野干来趣井饮地残水。有野干主不饮地水。便内头罐中饮水。饮已戴罐高举扑。破瓦罐。罐口犹贯其项。诸野干辈语野干主。若湿树叶可用者。尚当护之。况复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主言。我作是乐。但当快心。那知他事。时有行人语婆罗门。汝垆已破。复更着之。犹如前法。为野干所破。乃至十四。诸野干辈数数谏之。犹不受语。时婆罗门便自念言。是谁破罐。当往伺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井。而作留难。便作木罐。坚固难破。令头易入难出。持着井边。然捉杖屏处伺之。行人饮讫野干主如前入饮。饮讫扑地不能令破。时婆罗门捉杖打杀。空中有天。说此偈言。

知识慈心语 狠[仁-二+戾]不受谏
守顽招此祸 自丧其身命
是故痴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诸比丘。尔时野干主者。今提婆达多是。时群野干者。今诸比丘谏提婆达多者是。当知于过去时已曾不受知识软语自丧身命。今复不受诸比丘谏。当堕恶道长夜受苦。

颂曰。

智人受谏 愚人拒违 譬同明镜
影照瑕疵 见过须改 慕在知机
顽戆固执 困厄何依

审察篇第四十三(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审怒部
- 审过部
- 审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人利物审境观心。调识情于宝所。运假实于妄诚。故审非慧无以穷其实。慧非审无以察其照。然则照察之源审定之要。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后缘法察境。乃知同趣于玄功交养于万法也。

审怒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婆罗门家贫。有妇不生儿。家有那俱罗虫。便生一子。时婆罗门以无子故养如儿想。那俱罗子于婆罗门亦如父想。于后妇便有身。满月生子。便作是念。由那俱罗生吉祥子。使我有儿。时婆罗门欲出乞食。便勅妇言。汝若出行当将儿去。慎莫留。后妇与儿食已便至比舍。借碓舂谷。是时小儿有苏酪香。时有毒蛇乘香来至。张口吐毒欲杀小儿。那俱罗虫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杀我弟。便杀毒蛇段为七分。父母知者必当赏我。以血涂口当门而住。欲令父母见之欢喜。时婆罗门始从外来。见妇舍外便瞋恚言。我教行时当将儿去。何以独行。父欲入门见那俱罗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妇不在将无杀食我儿。徒养此虫。即前打杀。既入门内自见己儿[口*束]指而戏。复见毒蛇七分在地。时婆罗门深自苦责。是那俱罗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观卒便杀之。可痛可怜。迷闷蹙地。空中有天。即说偈言。

宜审谛观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爱离 枉害伤良善
喻如婆罗门 杀彼那俱罗

又佛说太子沐魄经云。佛告诸比丘。昔者有国名波罗柰。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无穷极之相。端正好洁无有双比。父母奇之供养瞻视。须其长大当为立字。结舌不语十有三年。澹泊拙朴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听音。目不视色。状类瘖哑聋盲之人。于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语夫人当奈之何。此子必为他国所笑。夫人语王。当召相师使相之。王即召婆罗门师相之。婆罗门言。此子非世间人。但荧惑耳。外为端正内怀不祥。宜国剪弃将是不久。不可育养。宜当生埋诛而杀之。今不除此子恐后无复立子。于是夫人即随王所为。王即召国中大臣共议之。一臣言。但弃于深山之中无人之处。一臣言。投于深水之中。一臣言。但随师所语。掘地作深坎而生埋之。王即召国中外障兵二千余人。使掘地作藏。给二十岁储资粮。时以太子奴仆珍宝瓔珞。尽还太子。于是夫人伤绝。我独无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获已。于是送太子正殿上。五百夫人来观太子。见太子端正好洁无有双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语而当生埋。五百嫔女来观太子。见太子端正好洁无有双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语而当生埋。各为太子作伎乐。太子默然不观不听。于是送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来观太子。见太子端正好洁。驰白大王。此子非不语之人。且见小留。语在不久。婆罗门师不可审信。王言。此是国事非卿所知。作藏已讫来追太子。王语其仆。使太子乘四望象车。令国中人民使观太子。太子当语。若语者使载来还。于是太子乘车在路。时国中耆艾大臣宛转车前。太子要当一语。若不语者以车劈我上去。诸龙虎贲扶侍使过。时数千万人皆围绕于是太子复不得前。飞鸟走兽。绕藏三匝复塞藏户。于是太子复不得前。便举手住而言。正欲不语。而当生埋。正欲发语。恐入地狱。所以不语欲令全身避害。济神离苦所以不语。而信欺诈之言。谓我聋盲。为实瘖哑。尔时人民闻太子绝妙之音。行者为止。坐者为起。皆前叩头愿赦我罪。其仆闻之欢喜踊跃。驰白大王。太子已语。上彻苍天下彻黄泉。飞鸟走兽皆来伏听于太子前。太子以语欢喜踊跃。王即与夫人乘四望象车往迎太子。太子顾见父王下车避道。四拜而起。劳屈大王远来见迎。今父子生相捐弃恩爱已离。其义甚乖。不可听观。王语太子。不可不可。汝为智者当原不及。共还入国。举位与汝我自避退。太子答言。我前身已为国王。用行漏失下入地狱六万余岁。蒸煮割裂甚痛难忍。父母宁能知我苦痛以不。我厌畏地狱。是以结舌不语十有三年。冀望免出尘埃之外。不与罪会去道以远。高翔远逝自济于世。世间无常恍忽如梦。室家欢娱须臾间耳。忧苦延长欢乐暂有。王知至故惟听学道。于是太子弃国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禅定。命终即生兜率天上。福尽下生人间为迦夷国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佛告阿难。尔时太子沐魄者我身

是也。王者悦头坛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仆者阁居轮等是也。时婆罗门者调达是也。调达与我世世有怨。诸天龙神欢喜踊跃。作礼而去。

审过部第三

如付法藏因缘经云。时宿罗城中有一商主。为僧造作般遮于瑟大会。有一比丘尼得阿罗汉。观察众中谁为福田。又复思惟何者僧首。见诸罗汉及与学人久断烦恼堪受供养。观一比丘名阿沙罗。未得解脱最居众首。时比丘尼即往语言。大德今者应自庄严。时此比丘未达其意。便着净衣剃发澡浴。复于后时此比丘尼更语严饰。时阿沙罗极大瞋忿。我随汝语甚自严洁。有何丑恶屡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当知。此俗庄严非佛法也。佛法庄严者。谓获四果。奇哉大德。甚为轻劣。长者设会多诸贤圣。汝为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觉寤。阿沙罗比丘闻已惨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尽漏。比丘尼言。佛法无时岂简壮老。闻此语已因向忧波毬多所。即为说法成阿罗汉。复有一比丘。性嗜饮食。由此贪故不能得道。忧波毬多请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与之。语令待冷然后可食。比丘口吹糜寻冷。语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虽冷汝欲火热。应以观水灭汝心火。复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还使食之。比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语言。凡一切食与此无异。汝不观察妄生贪着。汝今当观食不净想。即为说法得罗汉道。

又百喻经云。昔有二毘舍阁鬼。共有一筐一杖一履。二鬼共诤各欲得二。二鬼纷纭竟日不能使乎时有一人来见之已而问之言。此筐杖履有何奇异。汝等共诤瞋忿乃尔。二鬼答言。我此筐者。能出一切衣服饮食床褥卧具资生之物。尽从中出。执此杖者。怨敌归伏无敢与诤。着此履者。能令人飞行无有罣碍。此人闻已即语鬼言。汝等小远我当为尔平等分之。鬼闻其语寻即远避。此人实时抱筐捉杖蹶履而飞。二鬼愕然竟无所得。人语鬼言。尔等所诤我已得去。今使尔等更无所诤。毘舍阁者。喻于众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筐。人天五道资用之具皆从中出。禅定如杖。消伏魔怨烦恼之贼。持戒如履。必升人天。诸魔外道诤筐者喻。于有漏中。强求果报空无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禅定。便得离苦获得道果。

审学部第四

如旧杂譬喻经云。昔有二人从师学道。俱到异国路见象迹。一人言。此是母象怀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妇人怀女儿。一人言。尔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见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与汝俱从师学。我独不见。而汝独知。后还白师。师为重开。乃呼一人问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师常所导者。我见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见其右足践地深知怀雌也。见道边右面草不动知右目盲。见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见右足蹈地深知怀女。我以纤密意思惟之耳。师曰。夫学当以意思稳审乃达也。

又百喻经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经历日月。作小戏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轻。世间之人亦复如是。磨大石者喻于学问精勤劳苦。作小牛者喻于名闻互相是非。夫为学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识。宜应履行远求胜果。方求名誉僇慢贡高增长过患。

又智度论云。有人一切时见有异事。皆审问之。后时旷野行道逢罗刹执捉其人。其人见捉定死不惑。然见罗刹胸白背黑。怪问所由。罗刹答言。我一生已来不喜见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后黑。其人解意。急掣其手逐向日走。罗刹回面向日不见其人。其人得脱。因说偈言。

勤学第一道 勤问第一方
道逢罗刹难 背阴向太阳

颂曰。

审察是非 清浊难测 善观邪正
巧施轨则 内忿滥罚 外诤何息
愿澄心腑 详审慧力

感应缘(略引三验)

- 博物志验
- 白泽图验
- 抱朴子验

博物志曰。小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知礼。泽有委蛇。状如毂。长如辕。见之者霸。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岂河伯也。

白泽图曰。厕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则死。又筑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满财。长二尺。见人则掩面。见之有福。又筑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长七尺。见者有福。又筑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儿。长三尺而无发。见人则掩鼻。见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状如鸟一足。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载木其中有虫。名曰贾诘。状如豚有两头。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间生精。名曰必方。状如鸟长尾。此阴阳变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状美女衣青衣。见之云桃尖刺之。而呼其名则得之。又金之精名曰仓[口*唐]。状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状如小儿。赤目黑色大耳长爪。以索缚之则可得。烹之吉。又故门之精名曰野。状如侏儒。见之则拜。以其名呼之宜饮食。又故泽之精名曰[穴/兔]。其状如蛇。一身两头五采文。以其名呼之有使取金银。又故废丘墓之精名曰无。状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谷。又故道径之精名曰忌。状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车之精名曰宁野。状如辘车。见之伤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伤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状如丈夫。善詘人。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状如豚。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井故渊之精名曰观。状如美女。好吹萧。以其名呼之则去。又绝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状如人。长五尺。五彩衣。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台屋之精名曰两贵。状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涧水出流千岁不绝。其精名曰喜。状如小儿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饮食。又三军所战精名曰宾满。其状如人头。无身赤目。见人则转。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水石者精名庆忌。状如人乘车盖。一日驰千里。以其名呼之则可使入水取鱼。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与人鬪不休。为桃棘矢羽以鷁羽以射之。狼鬼化为飘风。脱履投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门。其状如困而无手足。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孙龙。状如小儿。长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帻大冠带剑持戟。以其名呼之则去。又山之精名夔。状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顿。状如牛无头。见人则逐人。以其名呼之则去。又夜见堂下有儿被发走勿恶之精名曰沟。以其名呼之则无咎。又百岁狼化为人女名曰知女。状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无父母兄弟。若丈夫取为妻。经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则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状如美女。而持镜呼之。知愧则去也。

抱朴子曰。山中大树能语者非树语也。其精名曰云阳。以其名呼之则吉。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也。见秦人者百岁木也。在水之间见吏者名曰四

激。以其名呼之则吉。山中寅日有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居者狼也。称令长者狸也。卯日称丈夫者兔也。称东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称三人者老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麋也。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贼捕者雉也。戌日称人姓字者犬也。称城阳公仲者狐也。亥日称臣君者猪也。称妇人者金玉也。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知其物则不能为害。又荧惑火精生朱鸟。辰星水精生玄武。岁星木精生青龙。太白金精生白虎。镇星土精生乘黄。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灶洿池澠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神精。则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网疎。不必机发而响应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思慎篇第四十四
- 俭约篇第四十五

思慎篇(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慎用部
- 慎祸部
- 慎境部
- 慎过部

述意部第一

夫思慎防过无患之理。缄口息虑离恶之原。诚始慎终。是君子之盐梅。敬初护末。是养生之要趣。庶寤因缘之兴起。鉴生灭之非常。识苦空之无我。照平等之妙门。而存其理弃其迹。诫其祸招其福。是和神之灵顺物之道也。

慎用部第二

修行地道经云。昔有国王。选择一国明智之人以为辅臣。王欲试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勅告臣吏。盛满钵油而使擎之。从北门来至于南门。去城二十里。园名调戏。令将到彼。若堕一滴便级其头。不须启问。尔时群臣受王重教。盛满钵油以与其人。两手擎之。甚大愁忧。纵有车马观者填道。若见是非而不转移。纵有亲族妻子来逼。其人专心不左右视。纵有合国观者扰攘。其人心端不见众庶。纵有玉女国内无双。歌舞相逼。见者皆喜。其人一心擎钵志不动转。亦不观察妄起片心。专精擎钵不听其言。于是颂曰。

巧便而安庠	其舞最巧妙
一切人贪乐	譬如魔之后
能动离欲者	何况于凡人
来往其人边	擎钵心不倾

纵有象暴马奔城中失火焚烧百姓。展转相呼教言避火莫堕坑堑。官兵悉来一时救火。其人一心擎钵一滴不遗。纵有天雷地动猛风乱起折树尘飞掣电霹雳。禽兽堕落地畜惊唤。专心念油其人不闻。尔时擎油至彼园观一滴不堕。诸臣启王具陈斯事。王闻嗟叹。此人难及。人中之雄。不顾万事。其王欢喜立为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虽有诸恶淫怒痴来扰乱诸根。内察外防摄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复如是。于是颂曰。

如人擎油钵	不动无所弃
妙慧意如海	专心擎油器
若人欲学道	执心当如是
意怀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兴于怒痴
有志不放逸	寂灭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医药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经济龙品云。尔时众中有一盲龙。名曰颇罗机梨奢。举声大哭作如是言。大圣世尊。愿救济我。愿救济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恼。日夜常为种种诸虫之所啖食。居热水中无时暂乐。佛言。梨奢。汝过去世于佛法中曾为比丘毁破禁戒。内怀欺诈外现善相。广贪眷属弟子众多。名声四远莫不闻知。我

和尚得阿罗汉果。以是因缘多得供养。独受用之。见持戒人反恶加说。彼人懊恼。如是念言。世世生中愿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恶业死生龙中。是汝前身。众生愿故食噉汝身。恶业因~~缘~~得此盲报。又于过去无量劫中。在融赤铜地狱之中。常为诸虫之所食噉。龙闻此语忧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忏悔。愿令此苦速得解脱。彼龙众中二十六亿诸饿龙等。念过去身皆悉雨泪。念过去身。于佛法中虽得出家。备造恶业经无量身在三恶道。以余报故在龙中受极大苦。如青色龙我亦如是。尔时世尊语诸龙言。汝可持水洗如来足。令汝殃罪渐得除灭。时一切龙以手掬水。水皆成火。变作大石。满于手中生大猛焰。弃已复生。如是至七。一切龙众见如是已。惊怖懊恼啼泣雨泪。佛教立大誓愿已焰火皆灭。乃至八过以手捧水洗如来足。至心忏悔。佛记诸龙。弥勒佛时当得人身值佛出家精进持戒得罗汉果。时诸龙等得宿命心。自念过业。于佛法中或为俗人。亲属因缘。或复听法来去因缘。所有信心舍施种种华菓饮食。共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说云。我曾吃噉四方众僧华菓饮食。或有说言。我往寺舍布施众僧。或复礼拜。如是吃噉。或复说言。我从毘婆尸如来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说。我释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亲旧问讯因缘。或复来去听法因缘往还寺舍。有信心人供养僧故。舍施华菓种种饮食。比丘得已回施于我。我得便食。彼业因缘于地狱中经无量劫。大猛火中。或烧或煮。或饮洋铜。或吞铁丸。从地狱出堕畜生中。舍畜生身生饿鬼中。如是种种备受辛苦恶业未尽。生此龙中常受苦恼。佛告诸龙。此之恶业与盗佛物等无差别。比五逆业其罪如半。汝等今当尽受三归一心修善。以此缘故于贤劫中值最后佛。名曰楼至。于彼佛世罪得除灭。时诸龙等闻是语已。皆悉至心尽其形寿各受三归。

时彼众中有盲龙女。口中腥烂满诸杂虫。状如屎尿。乃至秽恶。犹若妇人根中不净臊臭难看。种种噉食脓血流出。一切身分常为蚊虻诸恶毒蝇之所啖食。身体臭处难可见闻。尔时世尊以大悲心见彼龙妇眼盲困苦如是。问言。妹何缘故得此恶身。于过去世曾为何业。龙妇答言。世尊。我今此身众苦逼迫无暂时得停。设复欲言而不能说。我念过去三十六亿。于百千年生恶龙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刹那不停。为我往昔九十一劫。于毘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过于醉人。虽复出家不能如法。于伽蓝内犯于法律。常受三恶道受诸烧煮。说此语已愿救济我身。尔时世尊说实语已。即以少水泻龙口中。火及虫脓悉皆灭尽。龙口清凉作如是言。大圣如来我忆过去迦叶佛时。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来从我乞求五十钱。我时报言。听待谷熟当与汝食。比丘复言。若当五十不可得者。愿乞十文。我于尔时瞋彼比

丘。而语之言。乃至十钱亦不相与。时彼比丘心生懊恼。又于余时往寺舍中入树林下。辄便盗取现在僧物十庵罗菓而私食之。彼业因缘地狱受苦。恶业未尽生野泽中作饿龙身。常为种种诸虫食噉。脓血流溢饥渴苦恼。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恶业缘故。死便即作小毒龙身。生我腋下噉于我血。热气触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热脓血满。龙白佛言大悲世尊。唯愿慈哀救济于我。令我脱彼怨家毒龙。尔时世尊以手抄水发诚实语。作如是言。我曾往昔于饥馑世。尔时愿作大身众生。长广无量。以神通力于虚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泽中有大身虫。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为饮食。可得不饥。时彼世中人非人等。闻此声已一切悉往竞取食之。说是真实谛信语时。彼龙腋下小龙即出。时此二龙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离此龙身解脱殃罪。佛告龙言。此业大重次五无间。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现前僧物。笃信檀越重心施物。或华果树园饮食资生床褥敷具疾病汤药。一切所须私自费用。或持出外乞与知识亲里白衣。此罪重于阿鼻地狱所受果报。是故汝等可受三归。归三宝已乃可得往于冷水中。如是三称三受。身即安隐得入水中。尔时世尊。即为诸龙。而说偈言。

宁以利刀自割身	肢节身分肌肌肉
所有信心舍施物	俗人食者实为难
宁吞大赤热铁丸	而使口中光焰出
所有众僧饮食具	不应于外私自用
宁以大火若须弥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诸俗人	不应辄食施僧食
宁以利刀自屠脍	身体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诸俗人	不应受取僧杂食
宁以自身投于彼	满室大火猛焰中
其有在家俗人辈	不应坐卧僧床席
宁以大热尖铁锥	拳手握持便焦烂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应私用于僧物
宁以胜利好刀碓	而自齧切其身肉
勿于出家清净人	发起一念瞋恚心
宁以自手挑两眼	捐弃投之掷于地
其有习行善法者	不应怀忿瞋心视
宁以热铁鑠其身	东西起行坐卧
不应瞋忿心妬嫉	而着众僧净施衣

宁饮灰汁咸卤水 热沸烁口犹如火
不应怀贪毒恶心 服食众僧净施药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一万四千诸龙众等悉受三归。所有过去现在业报诸苦恼中。而得解脱。深信三宝其心不退。复有八十亿诸龙众等。亦于三宝起归敬心。

又大集经云。或作比丘所得种种资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众生。或自食噉或与他人。或共众人盗窃隐藏私处自用。如是业故。堕三恶道久受勤苦。复有众生贫穷下贱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饶解脱安乐。既出家已懈怠懒堕。不读诵经。禅慧精勤舍而不习。乐知僧事。复有比丘昼夜精勤。乐修善法读诵经典。坐禅习慧不舍须臾。以是因缘。感诸四辈种种供养。时知事人得利养己。或自私食。或复盗与亲旧俗人。以是等缘久处恶道。出已还入如是愚冥。不见当来果报轻重。我今戒勅沙门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称我是沙门真法行人。倚众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饼或菜或菓或华。但是众僧所食之物。不得辄与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别众而食。又亦不得以众僧物贮积兴生种种贩卖云有利益招世讥嫌。又亦不得出贵收贱与世争利。又亦不得为于饮食及僧因缘使诸众生堕三恶道。应须劝引安善法中令比丘众真信三宝。摄诸众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隐置三解脱。

又十轮经云。若有四方僧物资生杂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与之。以是因缘。命终已后皆堕阿鼻地狱。

又大集经济龙品云。时娑伽罗龙王白佛言。而此龙中。或有诸龙所受乐报。犹如诸天。或有受乐如人。有如饿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狱受大辛苦。说是语已。时娑伽罗大龙王子名青莲华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恶业罪因缘故来生龙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触受用犹如火烧。常无衣服赤体而行。如我父王受乐最胜。如转轮王果报不异。佛言。华面。当为汝说。乃往过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弃。时彼世中有王。名曰培多富沙。彼富沙王于三月中供养彼佛。并及无量百千四沙门果大菩萨众。以种种衣服饮食汤药而供给之。至心听法已即发菩提心。并为造寺种种供养。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树帝。见佛闻法于流转中生大怖畏。从父王边愿求出家。王报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随时。尸弃佛众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饮食。彼富沙子裴多树帝。妬嫉心生常瞋骂之。时彼僧众彼瞋骂已悉离寺去。见僧去已生欢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隐。恣用寺内衣服饮食。

有余人来即不听住。由具恶业命终之后生大地狱。经无量千万那由他岁受诸火烧。地狱得脱生饿鬼中。复经无量受辛苦。饿鬼中死还堕地狱。脱地狱已生饿鬼中。如是经由三十一劫。于流转中具足如是受诸辛苦。佛言。华面。彼娑树帝者。岂异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往过去恶业因缘故。生大地狱饿鬼畜生轮转受苦。经是三十一大劫中备受众苦。未曾暂舍。以残业故来生龙中受是恶报。时华面龙闻是语已。大声号哭举身自投四肢布地。礼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从佛忏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诚入于骨髓。归依佛法僧。乃至寿尽作优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归依我者得尽彼业。此中死已值弥勒佛得于人身。于弥勒佛法中出家证罗汉果。

慎祸部第三

如旧杂譬喻经云。昔有一国。五谷熟成人民安宁无有疾病。昼夜伎乐人无忧恼。王问群臣。我闻天下有祸何类。答曰。臣亦不见。王便使一臣至于邻国求觅买之。天神则化作一人。于市中卖之。状类如猪。持铁锁系缚卖之。臣问。此名何等。答曰。祸母。臣曰。卖不。答曰卖。问索几钱。答曰。千万。问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针一升。臣便家家发求觅针。如是人民两两三三相逢求针。使诸郡县处处扰乱。百姓所在之处患毒无聊。臣白王曰。虽得祸母致使民乱男女失业。欲杀弃之。未审许不。王言。大善。便于城外将杀。刺便不入。斫则不伤。剖而不死。积薪烧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过里烧里。过市烧市。入城烧城。入国烧国。扰乱人民饥饿困苦。坐由厌乐买祸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烧。男子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第四

如正法念经。孔雀菩萨告诸天众。若有比丘畏于恶名则离诸过。所谓不入女人戏笑之处。不入酒肆。不近酤酒。不与共语。不近嗜酒人。亦不与语。不近贼人。不近先作大恶之人。不近好鬪人。不近阴恶怀毒人。不近无常数舍道人。不近博戏人。不近伎乐人。不近小儿。不近系缚女色人。不近轻躁人。不近不护口人。不近贪人。不近贩卖欺诳人。不近巧伪市道世所恶贱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黄门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调象人。不近魁脍人。不近调马人。不近断见人。不近无戒人。如是恶人不应亲近。近如是人必与同行。是故比丘当畏恶名。不应与此不净业人同路行于一足之地。而说颂曰。

若人近不善	则为不善人
是故应离恶	莫行不善业
随近何等人	数数相亲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当近于善人
如是能得乐	善则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恶增尤甚
功德及恶相	今如是略说
若近于善人	则得善名称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轻贱
常应亲善人	远离于恶友
以近善人故	能舍诸恶业

慎过部第五

如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铁丸投着火中与火同色盛着劫贝绵中。云何比丘当速燃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痴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心不系念。若见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贪欲心。欲烧其心。欲烧其身。身心烧已舍戒退减。是愚痴人长夜当得非义饶益。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善护其身守诸根门系念入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猫狸饥渴羸瘦。于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当取食之。有时鼠子出穴游戏。时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内藏。食内藏时猫狸迷闷东西狂走。空宅冢间不知何止。遂至于死。如是比丘。有愚痴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心不系念。见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发贪欲心已。欲火炽然烧其身心已。驰走狂逸不乐精舍舍戒退减。此愚痴人长夜常得不饶益苦。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善护其身守诸根门系心正念入村乞食。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减。如是比丘。从本已来不闭根门食不知量。初夜后夜不勤觉寤修习善法。当知是辈终日损减不增善法。如彼木杵。

又自爱经云。佛言。夫人处世。心怀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业。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成其恶以加众生。众生被毒即结怨恨。誓心欲报。或现世获。

或身终后魂灵升天。即下报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克贼。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说偈言。

心为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作恶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车辄乎辙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乐自追	如影随形

又十住毘婆沙论云。在家菩萨若见破戒之人不应生瞋轻慢之心。应生怜愍利益之心。方便劝止令生善心。苦谏不改而生诽谤。亦不得瞋妄见他过。故此贤劫中闻有菩萨。诽谤拘楼孙佛言。何有秃人而当得道。如是众生难得知。自作自受何预于我。若欲知彼或自伤害。筹量众生。佛所不许。如经中说。

佛告阿难。若人筹量于他即自伤身。如偈说曰。

有瓶盖亦空	无盖亦复空
有瓶盖亦满	无盖亦复满
当知诸世间	有此四种人
威仪及功德	有无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筹量人
宁以见威仪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为贤人相
但见外威仪	何由知其内
若以外量内	而生轻贱心
败身及善根	命终堕恶道
外诈现威仪	游行以贤善
但有口言说	如雷而无雨

是故经云。勿轻未学。敬学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烦恼。若称量者则为自伤。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于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轻慢之心。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一鳖遭遇枯旱湖泽干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时有大鹤集住其边。鳖从求哀乞相济度。鹤啄衔之飞过都邑。鳖不默声。问此何等如是不止。鹤便应之。口开鳖堕。人得屠食。夫人愚顽不谨口舌其譬如是。

又法句喻经云。佛告婆罗门。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贫。何谓为四。一者年盛力壮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进不贪淫泆。三者有财珍宝常念布施。四者就师学问听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谓之有常不计成败一旦离散。譬如老鹤守此空池永无所得。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昼夜慢堕	老不止淫	有财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变作耄	少时如意
老见蹈贱	不修梵行	又不富贵
老如白鹤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积财	老羸气竭	思故何逮
老如秋叶	行秽縲縷	命疾脱至
不用后悔		

颂曰。

思慎始终	务存正己	口无二言
心无妄起	少欲知足	妄怀彼此
战战兢兢	诫勸忧喜	

感应缘(略引十一验)

- 汉下邳周式
- 汉会稽句章人
- 汉诸暨吴详
- 晋义兴人周
- 晋淮南胡茂回
- 宋豫章胡庇之
- 宋泰始中张乙
- 宋襄城李颐
- 周宣帝宇文贇
- 齐京师释慧豫
- 唐亲卫高法眼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首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视之。式叩头流血。良久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相为得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时见来取便死(右此一验出搜神记)。

汉时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门。见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人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歌戏曰。

连绵葛上藤 一缓复一絙
汝欲知我姓 姓陈名阿登

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闻阿登。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

汉时诸暨县吏吴详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彩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独居。又无乡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余步耳。详闻甚悦。便即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详设食。至一更竟。闻一嫗唤云张姑子。女应曰。诺。详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独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晓鸡鸣。详去。二情相恋。女以紫巾赠详。详以布手巾报。行至昨所应处过溪。其夜水大瀑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覩不见昨处。但有一冢耳。

晋义兴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小草屋。见一女子出门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见周过谓曰。日已暮。前村尚远。临贺诘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然火作食。向有一更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曰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正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屎及余草。周甚惊惋。至后五年果作临贺大守(右此三验出续搜神记)。

晋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中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顷。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迸走出祠去。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望。伺望沙门皆有怖惧。须臾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回于是信佛。遂精诚奉佛(右此一验出续搜神记)。

宋时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怪。中宵笼月户牖少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着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三月举家悉得时病。空中语掷瓦石。或是干土。夏中病者皆着。而语掷之势更猛。乃请道人斋戒竟夜转经倍来如雨。唯不着道人及经卷而已。秋冬渐有音声。瓦石掷人。肉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奶。好骂詈。鬼在边大吓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至二十九年鬼复来剧于前。明年承廨火频四发。狼狽浇沃并得时死。鬼每有声如犬。家人每呼为吃豨。后忽语吾似吴。三更叩户庇之问谁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无所见。数日二更中复户外叩掌。便复骂之。云答君勿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陶御史见遣报君。庇之云我不识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与之周旋。庇之云吾与之在京日伏事衡阳又不尝作御史。云陶今处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后相侵。是沈公所为此廨本是沈宅来看宅。聊复语掷狡狴。忿君攘却太过乃至骂詈命婢使无礼向之复令祭酒上章苦罪状之事彻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归弟子那不从佛家请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愿专意奉法。不须与恶鬼当相困。庇之请诸尼读经。仍斋讫经一宿。后复闻户外御史相闻白胡承见沈相讼甚苦。如其所言。君颇无理。若能归诚正觉习经持戒则群邪屏绝。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张乙者。被鞭疮痛不歇。人教之烧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儿登岗取一髑髅。烧以傅疮。其夜户内有炉烧火。此小儿守火。空中有物。按小儿头内火中骂曰。汝何以烧我头。今以此火偿汝。小儿大唤曰。张乙烧耳。答曰汝不取与张乙。张乙那得烧之。按头良久发燃都尽。皮肉焦烂然后舍之。乙大怖送所余骨埋于故处。酒肉醮之无复灾异也(右二验出述异记)。

宋襄城李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来凶不可居。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炽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已后便为吉宅。居者住正心无所嫌也。语讫如厕。须

與见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许正白。便还取刀斫之中断。便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反斫李杀。持刀至座上斫杀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异姓无他。颐尚幼在抱。家内知变。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右一验出续搜神记)。

周宣帝宇文赧。在东宫时。武帝训笃甚严。常使官者成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匿而不奏。许慎以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余。及即位顾见膊上杖瘢。乃问成慎所在。慎于时已出为郡遂勅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所为。成慎何罪。勃逆之余滥以见及死。若有知终不相放。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辄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奏劾。谓其所思忆。便勅对前考竟之。初打头一下。帝便头痛。次打项一下帝又项痛。遂大发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宫。病遂渐增。明旦早还患腰不得乘马。御车而入。所杀女子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随扫刷之。旋复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间亦还如本。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床并曲。牢不可脱。唯此死女子所卧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齐京师灵根寺有释慧豫。黄龙人。来游京师止灵根寺。少而务学遍访众师。善谈论美风则。每闻臧否人物辄塞耳不听。先诵大涅槃法华十地。又习禅业精于五门。尝寝见有三人来扣户。并衣冠鲜洁执持华盖。豫问觅谁。答云。法师应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尔。至明年满一周而卒。是岁齐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是隋代仆射高颍之玄孙。至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台参选。日午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顺义门。城内逢两骑马逐后。既出城已渐近逼之。出城门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语骑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门。勿令此人入寺。恐难捉得此人依语驰走守门。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复至西街金城坊。南门道西有会昌寺。复加四马骑。更语前二乘马人云。急守会昌寺门。此人依语走捉寺门。法眼怕。急便语乘马人云。汝是何人敦逼于我。乘马人云。王遣我来取汝。法眼语云。何王遣来。乘马人云。阎罗王遣来。法眼既闻阎罗王使来。审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头发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两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闷绝落马暴死不觉。既至大街要路。踟蹰之间看

人逾千。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聚众。守街人具述逗留。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唤家人與向舍。至明始苏便语家内人云。吾入地狱见阎罗王。升大高座瞋责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师房内食常住僧菓子。宜吞四百颗热铁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当地狱一年。四日便了。从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尽。或日食百颗。当二十六日惺了之时。复有诸鬼取来法眼。复共鬼鬪相趁力屈不加。复闷暴死至地狱令吞铁丸。当吞之时咽喉开缩。身体焦卷变为红色。吞尽乃苏。苏已王又语言。汝何因不敬三宝。说僧过恶。汝吞铁丸尽已。宜受铁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铁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复死至地狱中。复受铁犁耕舌。自见其舌长数里。傍人看见吐出一尺余。王复语狱卒。此人以说三宝长短。以大铁斧截却舌根。狱卒斫之不断。王复语云。以斧细剉其舌。将入镬汤煮之。煮复不烂。王复怪问所由。法眼启王云。臣曾读法华经。王初不信。令检功德部。见案内有读法华经一部。王检知实始放出来。其人见在苏惺如旧。观者如市见者发心。合门信教励志精勤。檀忍不亏诚诚无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烦引证。

俭约篇第四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谬之于空谈。不如证之于事实。闻之于髣像。不如决之于耳目。故信不如学言不如行。所以研机适理。寔极圣之洪基。息缘俭务。是至人之大量。不树无方之心。宁有不穷之应。是以一毫一粒而意济四生。一念一弹而常资六度。斯则功超半息发弥来际。抱素俭约而亦德逾高范也。

引证部第二

如新婆沙论云。问诸弟子中大迦叶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旧云头陀)薄矩罗少病节俭具净戒行。此二何别。答尊者大迦叶波。所得饮食若麤若妙。随次第食无所简别。犹如良马随得而食。尊者薄矩罗。所得饮食或麤或妙。简去妙者而食麤者。如契经说。有四圣种。一依随所得食喜足圣种。二依随所得衣喜足圣种。三依随所得卧具喜足圣种。四依有无有乐断乐修圣种。

又中阿含经云。尔时有一异学。是尊者薄拘罗未出家时。亲善朋友。往诣薄拘罗所请问其义。薄拘罗因为说之。我于此正法律中学道以来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粪扫衣来已八十年。亦无起贡高想。亦未曾忆受居士衣。未曾

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针缝衣。未曾持针线囊乃至一缕。我乞食来已八十年。亦无起贡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请。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从大家乞食于中当得净好极妙丰饶食噉含消。未曾视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房中。未曾忆与比丘尼共相问讯。乃至道路亦不共语。未曾畜沙弥。未曾忆为白衣说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弹指顷头痛者。未曾忆服药乃至一片诃梨勒。我结跏趺坐于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树。我于三日夜中得三达证。我结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又僧祇律云。达膩伽罗汉深自庆慰。而说偈言。

欲得寂灭乐	当习沙门法
止则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灭乐	当习沙门法
衣食系身命	精麤随众得
欲得寂灭乐	当集沙门法
一切知知足	专修涅槃道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比丘。于空闲树下坐禅行道。树上有一猕猴。见比丘食下住其边。比丘以饭与之。猕猴得食辄行取水以给澡洗。如是连月。后日食竟忽忘不留。猕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树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误中猕猴即死。余数猕猴并来共輿死猕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问其意。比丘具说。于是佛教自从今日比丘每食。皆当割省留余以施蠢动。不得尽之。

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于旃伽河边有一仙人。住于石窟。尔时龙王日从水出。以身七匝围绕仙人。舒头在上。下向敬视仙人。仙人游行弟子守窟。龙亦如前日来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于尔时行菩萨道游行旃伽河边。见如此。即故问意。具答如是。我复问言。汝今欲不复见龙耶。答言尔。又问。汝见龙腮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尼珠。吾复语言。龙若来时汝便合掌向龙作如是语。我今须汝腮下摩尼宝珠。愿以施我。尔时仙人弟子闻我语已。龙从水出便从索之。龙闻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时仙人弟子复为龙王说偈言。

龙王今须汝	腮下摩尼珠
意甚爱乐之	如何默无言

龙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须	皆由此珠得
汝今从吾乞	永绝不复来
如火急爆声	使人心恐惧
我今闻汝言	惶怖逾于此

于是世尊引古说偈。

乞者人不爱	数则致怨憎
龙王闻乞声	一去不复还

又告比丘。过去世时有迦夷国王。好喜布施给诸穷乏。时有梵志王甚爱重。未尝从王有所求乞。尔时彼王为说偈言。

人皆从远来	无妨从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与致怨憎
所以默无求	恐离亲爱情

王复说偈答言。

乞非伤德行	亦无身口过
损有以补无	何为而不索

梵志复以偈答言。

贤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贤
默然不有求	是谓为大人

时王闻说贤人之偈心大欢喜。即以牛王一头及余千牛而施与之。

颂曰。

六情无僇恣	四摄启幽心
俭约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涧停驹响	交枝落幔阴
池台聚冻雪	檐牖参归禽
石采无新故	峯形诂古今
大车何杳杳	奔马送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诚在一音
未泛慈舟宝	徒劳抒海深

感应缘(略引二验)

- 晋单道开
- 唐杜智楷

晋罗浮山有单道开。姓孟。炖煌人。少怀栖隐诵经四十余万言。绝谷饵柏实。柏实难得复服松脂。后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数日一服。或时多少噉姜椒。如此七年。后不畏寒暑。冬袒夏温昼夜不卧。开学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开全志。进陵太守遣马迎开。开辞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树诸神或现异形试之。初无惧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为沙弥。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开。时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现。当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异人令启开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开。初止邳城西法琳祠中。后徙临漳昭德寺于房内造重阁坐禅。虎资给甚厚。开皆以慧施。时乐仙者多来咨问。开都不答。乃为说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为利世
利世须学明	学明能断恶
山远粮粒难	作斯断食计
非是求仙侣	幸勿相传说

佛图澄曰。此道士观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灾。至石虎太宁元年。开与弟子南度许昌。虎子侄相杀邳都大乱。至晋升平三年。来之建邳。俄而至南海。后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春秋百余岁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涧。闻开弟子叙。开昔在山中每有

神仙来去。乃遥心敬挹。及后役南海亲与相见侧席钻仰。禀闻备至乃为之传。赞曰。

萧哉若人 飘然绝尘 外轨小乘
内畅空身 玄象晖曜 高步是臻
飡茹芝英 流浪岩津

晋兴宁元年陈郡袁宏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开形骸。及香火瓦器犹存。宏曰。法师业行殊群。正当蝉蜕耳。乃为赞曰。

物俊招奇 德不孤立 辽辽幽人
望岩凯入 飘飘灵仙 兹焉游集
遗屣在林 千载一袭

后沙门僧景道渐等。并欲登罗浮竟不至顶(出梁高僧传录)。

唐曹州离狐人杜智揩。少好释典不仕。不妻娶。被僧衣服隐居泰山以读诵为事。贞观二十一年。于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体昏然如梦。见老母及美女数十人屡来相扰。智揩端然不动群女渐相逼斥。并云。輿将掷置北涧里遂总近前同时执捉。有揽着袈裟者。遂齐声念佛。却后忏悔请为造阿弥陀佛并诵观音菩萨三十余遍。少间遂觉体上大汗。便即瘳愈(出冥报拾遗录)。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愆过篇第四十六
- 和顺篇四十七

愆过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须严诫。根识昏沈宜常警策。故经曰。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但有身则为患本。无身则患灭。故礼无不敬。傲不可长。若纵傲高弥增堕慢。徒施攻击无奈患忧。口是刀斧之门祸累之始。心怀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业。兴斯三业弥招四趣故书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国。又言。行是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意为业本。身口由发。所以先除凶怀祛邪务正。故知可恶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瞥缘心起故口发恶言。言由意显。靡恶不为。故成实论云。离心无思则无身口业也。

引证部第二

如维摩经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书云。闻谏如流。斯言可录。佞戾不信恶马难调。抚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闻论致序心曲。今欲缄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经云。制之一处无事不办。譬如金山之窟狐兔所不敢停渟渊澄海蛙龟所不肯宿。故知洁其心而净其意者。则三涂报息四德常满。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谓金河遗寄属在伊人。玉门化广信于斯矣。既策斯三业。则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谓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经云。众生受胎之时备尽艰难。冥冥漠漠状若浮尘。十月将满母胎知苦。业风催促头向产门。堕地鞭触如在刀山。风激冷触如似寒冰。当尔之时生为实苦。又涅槃经云。譬如灯炷唯赖膏油。膏油既尽势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赖壮膏。壮膏既尽。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经。佛说老苦偈云。

少时意盛壮 为老所见过
形衰极枯槁 气竭凭杖行

又佛说死苦偈云。

气绝神逝 形骸萧索 人物一统
无生不终

又涅槃经云。夫死者。于嶮难处无有资粮。去处县远而无伴侣。昼夜常行不知边际。深邃幽暗无有灯明。入无门户而有处所。虽无痛处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到不得脱。又无量寿经云。独生独死独来独去。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无有代者。幽幽冥冥别离长久。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复得相值。夫生则亲族欢聚尽慈爱之和。死则朝亡暮殡。便有恐畏分离之状。歌哭相送。

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灭无覩。存亡有无。变化俄顷。故出曜经佛重说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会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犹如死囚 将诣都市 动向死道
人命如是 如何驶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还

又出曜经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议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现极大手扞摸日月。移山住流无所不办。宁当不能避此难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处中间。无常杀鬼安知我处。第二弟言。吾入须弥山腹中间。还合其表使无际现。无常杀鬼焉知我处。第三弟言。吾处虚空隐形无迹。无常杀鬼安知我处。第四弟言。吾当隐在大市之中。众人猥闹各不相识。无常杀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议讫相将辞王。而白王曰。吾等计算余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寻告曰。善进其德。于是别去。各适所至。七日期满各从其处而皆命终。佛以天眼见四梵志避于无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终而说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在舍卫国东鹿母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是时世尊七月十五日。于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后围绕。佛告阿难曰。汝今速击捷椎。今七月十五日受岁之日。阿难叉手便说此偈。

净眼无余等 无事而不练
智慧无染着 何等名受岁

世尊以偈报曰。

受岁三业净 身口意所作
两两比丘对 自陈所作短
还自称名字 今日众受岁
我亦净意受 唯愿原其过

是时阿难闻已欢喜。即升讲堂手执捷椎。而说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结无有余
露地击捷椎	比丘闻当集
诸欲闻法人	度流生死海
闻此妙响音	尽当运集此

尔时阿难击捷椎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时。唯愿世尊。何所勅使。是时世尊告阿难曰。汝随次坐。当坐草座。时诸比丘各坐草座。是时世尊默然观诸比丘已。便勅诸比丘。我今欲受岁。我无过咎于众人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来说此语已。诸比丘默然不对。是时再三告诸比丘已。时尊者舍利弗即从座起。长跪白世尊言。诸比丘众。观察如来无身口意过。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脱者脱。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无救者为作救护。盲者为作眼目。为病者作大医王。三界独尊无能及者。以此事缘如来无咎于众人。亦无身口意过。是时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陈无咎于如来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无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无能及者。汝今所说常如法义未曾违理是时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尽当受岁。尽无咎于如来乎。世尊告曰。亦不责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众之中。极为清净无瑕秽。今此众中最小下座得须陀洹。必当上及不退转法。以是之故我不恐责此众。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释种宗族士众。一切合有九万九千。及迦毘罗婆苏都城所居人民。从城共往欲见如来。世尊遥见输头檀王与诸大众严备而来。即作是念。我若见彼不起迎奉。人当说我。此岂戒行果报人乎。云何见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见父及大众起往迎者。彼等获得无量罪。若我今者持其威仪在此住者。彼等于我不生敬心。如来作此三种念。观见有如此三种因缘。思量如是三种义已。从座而起。飞腾虚空现种种神变。令大众生信并皆入道。

又梵网经云。若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国王王子乃至黄门奴婢。皆应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痴人。若老若少无前无后。坐无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后者后坐。而菩萨不次第坐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贵人家一切众中。不得立为白衣说法。应白衣众前高座上坐。法师不得地立为四众白衣说法。若说法时法师高座香华供养。四众听

者下坐如孝顺父母。敬顺师教如事火婆罗门。其说法者若不如法。犯轻垢罪。

又善见论云。弟子参师当避六处。一不得当前。二不得当后。三不得太远。四不得太近。五不得处高。六不得上风立。问曰。四种身仪若坐立行卧。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为参故不应行。为恭敬不应坐。为供养故不应卧。

又三千威仪云。欲上床有五事。一当徐却踞床。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床有声。四不得大拂拭床席使有声。五洗足未燥当拭之。在床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暗噫。三不得叹息思念世间事。四不得狗群卧。五欲起坐当以时。若意走不定当自责本起。又卧有五事。一当头首向佛。二不得卧视佛。三不得双伸两足。四不得向壁卧亦不得伏卧。五不得竖两膝要当拘手检两足累两膝。又卧起欲出户有五事。一起下床不使床有声。二着履先当抖擻。三正住着法衣。四欲开户先三弹指。不得使户有声。五户中有佛像不得背出。当还向户而出。出不得住与人言。

又正法念经云。孔雀菩萨为诸天众说调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调伏相应。以此庄严。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调伏。当行七事。一者如其国法受粪扫衣。在家之人所弃之衣。若在冢间有死人衣。死尸所压则不应取。若于冢间得破坏衣则应受用。是名袈裟调伏之法。

第二若入聚落观地而行。前视一寻。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诸根不乱。不观一切所须之具。不与女人言论。不抱小儿。不数动足。亦不动臂及其床座。不手摩头不数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弹指。是名第二调伏之法。

第三若入施主家。于饭食时齐腕澡手。若受食时不大舒手。当前一肘。不满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抔饭不大不小。不大张口。不令有声。所应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观他钵而生贪心。所受饮食不怀他心。自观其钵不左右顾视。是名第三调伏之法。

第四若于食时。若于聚落。或于城邑。先所见食不生心念。不数言说亦不悵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胜。是名第四调伏之法。

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于所用具不多聚积。不行边方危怖之处。不异服饰。不偏乐于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调伏之法。

第六不断草木及掘生地。不着杂色革屣杂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谤不说。心不悛望。王者之饜心不甘着。不亲近于喜鬪比丘。是名第六调伏之法。

第七若有同意同法。应当亲近利益。若于山窟树下露地。常修行空无相无愿。是名第七调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则能拾离一切诸缚而得解脱。

又杂宝藏经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罗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罗睺罗。举宫嫒女咸皆惭耻。怪哉大恶耶输陀罗。不虑是非。轻有所作。不自爱慎。令我举宫都被染污。悉达菩萨久已出家。今卒生子。甚为耻辱。时有释女。名曰电光。是耶输姨母之女。椎胸拍髀呵骂耶输。汝于尊亲何以自损。太子出家已经六年。生此小儿甚为非时。从谁而得。辱我种族不护恶名。净饭王于时在楼。见此大地六种震动。见是相已谓菩萨死忧箭入心。闻于宫中举声大哭。王倍惊怖谓太子死。走使女问是何哭声。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输陀罗今产一子。举宫惭愧。是何哭耳。王闻是语倍增忧恼。发声大哭扬声大唤。怪哉。丑辱。我子出家已经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时彼国法击鼓一下一切运集。九万九千诸释悉会。即唤耶输陀罗着白净衣。抱儿在怀。都不惊怕。于亲党中抱儿而立。诸释咸忿。叱尔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实语。竟为何处而得此子。耶输陀罗都无惭耻。正直而言。从彼出家释种名曰悉达。而得此子。王言。我子悉达本在家时。闻有五欲耳尚不听。况当有欲而生于子。实是谄曲非正直法。以此谤毁王极大瞋。问诸释言。云何苦毒杀害。复有释言。如我意者。当作火坑掷置火中。使其母子都无遗余。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佉陀罗木积于坑中。以火焚之。即将耶输。至火坑边。时耶输见火方大惊怖。譬如野鹿独在围中四向顾望无可恃怙。耶输自责。既自无罪受斯祸患。遍观诸释无救己者。抱儿叹念菩萨言。汝有慈悲怜愍一切。天龙鬼神咸敬于汝。今我母子薄于佑助无过受苦。云何菩萨不见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实时向佛一心敬礼。复拜诸释合掌向火。而说实语。我此儿者实不从他而有。此子若实不从他而有。此子若实不虚六年在胎者。火当消灭终不烧害我之母子。作是语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变为水池。自见己身处莲华上。都无恐怖颜色和悦。合掌向诸释言。若我虚妄应即焦死。以今此儿实菩萨子。以我实语得免火患。有诸释言。视其形相不惊不畏。而此火坑变为清池。以此验之知其无过。时诸释等将耶输陀罗还归宫中倍加恭敬。为索乳母供事其子。犹如生时等无有异。祖白净王爱重深厚。不见罗睺终不能食。若忆菩萨抱罗睺罗用解愁念。略而言之。满六年已。白净王渴仰于佛遣往请佛。佛怜愍故还归本国。来到释宫。变千二百五

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无异。耶输陀罗语罗睺罗。谁是汝父。往到其边。时罗睺罗礼佛已讫。正在如来右足边立。如来即以手摩罗睺罗顶。即说偈言。

我于生眷属	及以所生子
无有偏爱心	但以手摩顶
我尽诸结使	爱憎永除尽
汝等勿怀疑	于子生犹豫
此亦当出家	重为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学真道
当成罗汉果	

颂曰。

业风常泛滥	苦海涛波声
漂我常游浪	远离涅盘城
忽遇慈舟至	运我出爱瀛
是知高慕友	惩过改凡情
罪垢蒙除结	神珠启闇冥
释门光丽景	俗务苦重蒙
冀除昏五盖	方寤六尘轻
自非乘宝辂	何以息焰宁

感应缘(略引三验)

- 宋沙门释僧苞
- 齐沙门释僧远
- 隋沙门释洪猷

宋京师祇桓寺有释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关受学什公。宋永初中游北徐入黄山精舍。复造静定二师进业。仍于彼建三七普贤斋忏。至第十七日有白鹤飞来集普贤座前。至中行香毕乃去。至二十一日将暮。又有黄衣四人绕塔数匝忽然不见。苞少有志节加复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弥励。日诵万余言经。常礼数百拜佛。后东下京师正值祇桓寺发讲。法徒云聚士庶骈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识者。乃乘驴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风尘。堂内既窄。坐驴鞮于户外。高座释题适竟。苞始欲厝言。法师便问。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问。尽何

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问数番。皆是先达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抗其词。遂逊退而止。时王弘范泰闻苞论义。叹其才思请与交言。仍屈住祇桓寺。开讲众经法化相续。陈郡谢灵运闻风而造焉。及见苞神气弥深叹伏。或问曰。谢公何如。苞曰。灵运才有余而识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于路行见六劫被录。苞为说法劝念观世音。群劫以临危之际念念恳切。俄而送吏饮酒共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齐梁州薛河寺释僧远。不知何许人。为性疏诞不修细行。好逐流宕欢宴为任。以齐武平五年。梦见大人。[齿*屑]齿责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蓬纵造恶。何不取镜自照。远忽觉惊悸流汗。至晓以盆水自照。乃见眼边乌点。谓是垢污便洗拭之。眉毛一时随手落尽。因自咎责。奈此殃谴。遂改常习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长斋。遵奉律仪。昏晓行悔。悲泪交注。经一月日。又梦前人。含笑谓曰。知过能改。是谓智人。赦汝前愆勿复相续。忽惊喜觉流汗遍身。面目津润眉毛渐出。远于一身频感两报。信知三世苦乐不虚。自后竭情时不暂怠。乡川所归卒于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释洪猷。少履道门早明律检。听涉劳顿遂两目俱暗。既无前导。常处房中。礼诵为业。不辍晨夕。开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称般若檀越。来从受戒数致谈话。同房曾纲禅师上堂食。后般若乃将纲一幞衣来嚫猷云。劳陈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愿必受之。猷纳柜中。纲食还房怪失衣服。搜求寺内乃于猷所得之。具以告语。纲终不信猜猷盗之。神遂发撤纲房衣物被案狼藉满庭。竿扇秤尺摧折数段。神于空中语曰。僧纲不好设斋会供养三宝。我会祸汝。未许放汝。猷感冥报。与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语猷曰。伴众极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随。可令寺家设食。众僧便于西院会之。神曰。大好。饮食劳费。师等虽然僧纲不起斋供。后会使知。纲无柰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费财物营诸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绢两匹付猷云。当以一匹施大众一匹赠纲师。猷对众受得。具皆闻见。仍依付领。纲后愆过弥勤经业。卒于所住(右此二验出唐高僧传)。

和顺篇第四十七(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和施部

- 和国部
- 和事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恶乖背言行两违。祸衅从生怨毒弥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难。是故刚柔得中违顺得性。譬铸剑太刚则折太柔则卷。欲剑无折必加其锡。欲剑无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刚而锡质柔。刚柔均平则为善矣。含性和平则为嘉矣。故罗云密行以自调。故圣赞以美誉。提婆毘行以犷恶。故众毁以过彰。俗书云。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带弦以自急。故阴阳调天地之和也。刚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证部第二

如密迹金刚力士经云。阿阇世王问佛言。菩萨仁和为有几法。往返周旋常存和雅不兴龕心。佛言。菩萨仁和有八事法。何谓为八。一志性质直而无谀谄。二性行和雅常无佞伪。三心存淳熟永无虚妄。四心行坚要亦无羸劣。五无迷惑志存于仁和。六为世众佑受其德行。七心行了达而无所著。八思惟罪福心无所念。是为八事。于是阿阇世王白佛言。菩萨有几法行逮如是力无极之势。佛言。有十法。何谓为十。一宁弃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谦恪下意礼敬众生。三见于刚强难化众生立之忍辱。四见饥馑人以好美饘而充施之。五覩诸恐惧劝慰安之。六若有众生得于重疾疗以良药。七若有羸劣人所轻慢。敬念恋之令无忽易者。八以净泥水涂如来庙补其亏缺。九见孤苦人贫匮困厄常负重担。使去其难极重之殃。十若有无护无所依归常将济之。所语如言而不失。是为十事法。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见他亲友互相破坏心怀怨结。能为和合。命终生欲爱天。随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娱。若有众生见人破亡为他抄掠救令得脱。或于险处教人正道。或疑怖处令他安隐。命终生正行天。天女供养受五欲乐。若生人中生于正见大长者家。若有人能柔软深心离一切垢。涅槃解脱犹如在手。软心之人心如白鬘。修行善业众人所信。龕犷之人心如金刚。恒常不忘怨结之心。行不调伏众人所憎。不爱信。尔时孔雀菩萨以佛经偈而说颂曰。

若人心柔软 犹如成炼金
斯人内外善 速得脱众苦
若人心器调 一切皆柔软
斯人生善种 犹如良福田

又呵鵬阿那含经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为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惭不欲令人知。五精进不欲令人知。六自观不欲令人知。七得禅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烦扰于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说一切施主所行檀波罗蜜经云。佛言。过去久远无央数劫。尔时世有大国王。号字萨和达(晋言一切施主)尔时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尔时异国有婆罗门子。少失其父。独与母姊弟为活。居家贫陋。其母告子。居家困穷无以自供。汝父在者。当往萨和达王所乞丐可以自济。今何不行至彼王所从求钱宝。儿报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当学问然后乃行。母语儿言。今汝家中了无所有。而有学问尔乃当行。若汝去后其处空乏。何以自活。儿即语母。我先当假贷索一两金。可备一岁之粮。母即听之。便行贷得金一两还以与母。乃出家行学。一岁已竟便来归家。母见儿还便逆问言。汝已行诣一切施王所耶。儿复报母言。所学未通当复更学。母言。前金已尽当作何计。儿答母言。当更假贷。儿即复往至前所贷金家。向其主说复欲贷一两金意。金主语儿。汝前取金。既未还我。甫复欲索。汝若审复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尔乃可得。若至时不毕。当没汝母及姊弟以为奴婢。便相许可。适作券取持归付母。复舍家行学。复终一年。所知粗备。欲归语母行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为债主所索。及母姊弟将归锁脚。婆罗门子语债主言。卿虽相系正使终年我无益用。不如相放。我当往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还以相偿。其主思惟。便解婆罗门子令去。时有异国王军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国。时诸臣白王。今有他国兴兵入界。不审大王当作何计。时王自念。人命至短当归无常。又我少小已来好喜布施。慈仁忍辱无伤害意。不欲与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动摇兵众。设有所中实非我宜。便勅诸臣不须为备。亦勿恐怖。但且严出迎送作礼。恭敬承事受其教勅令踰于我。诸臣复白王言。他国入界。云何不备。王默不应。如是至三。王言。不须拒逆。如我前言。诸臣皆言。王勅勿备。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劳

扰。其王夜半即脱印绶默亡而去。彼国王入国即领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赏甚重。王遂出国行五百余里。遥见婆罗门子。王意即想。此婆罗门子。今者必来索我无疑。时婆罗门子意亦想。此人将无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问婆罗门子言。卿从何来。今欲所至。婆罗门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复问。欲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罗门子报言。少小失父居甚贫穷。以母及姊弟持行质债。欲从一切施王乞丐钱宝还赎母姊弟并得自济。王便语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罗门子问王。宾从所在。而独行耶。王言。有他国来欲得我处。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伤害于人兵故。婆罗门子闻王所说即便蹙地。而大啼泣不能自胜。王便前牵婆罗门子。谏晓使起。不须复啼。所求索者今当相与。婆罗门子言。王今失国。当持何等以相济乞。王便报言。彼国来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头持往与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于是婆罗门子说偈报言。

世间杀父母	命尽堕泥犁
今加害于王	其罪等无异
我今实不忍	加恶于大王
宁令身命尽	终不造逆意

于是一切施王复语婆罗门子言。卿若不欲取头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赏。恐不中王故也。婆罗门子报王言。如我今日不忍为是。王复语婆罗门子言。若不尔者。便可缚我送往与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罗门子能相知王还复为王不为彼害婆罗门子言。王审欲尔者可共俱还。临至本国乃当相缚。于是王与婆罗门子便共相将俱还本国。二十余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语婆罗门子言。卿可缚我。婆罗门子遂乃缚王。一国人民皆闻知王一切施为异国婆罗门子见缚送。人民大小见王莫不啼哭。蹙地崩绝剧丧父母。遂前诣宫门。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切施者。为婆罗门子所见缚送。今在宫门。彼王即言。便捉见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宫。彼王及臣与诸官属。见一切施王无不蹙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复泪出。而问诸臣。汝辈何以皆啼。诸臣白言。我等见一切施王弃国与王。复持身施与婆罗门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闻诸臣各各说是。即便蹙地而大啼泣。不能自胜。即问婆罗门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罗门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闻婆罗门子所说。即复蹙地啼泪而言。告勅诸臣促解王缚。洗浴衣被着其印绶。还立为王。即还坐领国法如故。于是彼王即长跪叉手赞叹而说偈言。

自在本国时	遥闻大王德
今来至于此	见尊踰所闻
巍巍积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坚如是	无能动摇者
今见王所行	于世甚无双
愿以国相还	并奉所居界
愿归得本土	修敬为臣礼
不敢复僇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诸比丘。尔时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国王者舍利弗是。婆罗门子者调达是。成我六波罗蜜相好功德。皆是调达恩。调达是我善知识。亦为善师。调达却后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字提和罗耶(晋言天人王)。

和国部第四

如杂宝藏经云。佛言。过去久远有二国王。一是迦尸国王。二是比提酰国王。比提酰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军。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当得香象摧伏比提酰王军。时有人言。我见山中有一白香象。王闻此已即便募言。谁能得香象者。我当重赏。有人募言。多集军众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远去。父母盲老。不如调顺往至王所。尔时众人便自将香象向王边。王大欢喜为作好屋。具被毼[毯-炎+登]敷着其下。与诸妓女弹琴鼓瑟以娱乐之。与象饮食不肯食之。时守象人来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语。王问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无与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诸军众无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顺王来耳。王今见听我去供养父母终其年寿。自当还来。王闻此语极大欢喜。我等便为人头之象。此象乃是象头之人。先迦尸国人。恶贱父母无供养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国内。若不孝养父母者。当与大罪。寻即放象还父母所。供养父母随寿长短。父母丧亡还来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欢喜。实时庄严欲伐彼国。象语王言。莫兴鬪诤。凡鬪诤法多所伤害。王言。彼欺凌我。象言。听我使往。令彼怨敌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还。答言。无能遮我使不还者。象即于是往彼国中。比提酰王闻象来至。极大欢喜。自出往迎。既见象已而语之言。即住我国。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来不违言誓。先许彼王当还其国。汝二国王应除怨恶。自安其国岂不快乎。即说偈言。

得胜增长怨 负则益忧苦
不诤胜负者 其乐最第一

尔时此象说斯偈已。即还迦尸国。从是以后二国和好。尔时迦尸国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酰王者。今阿闍世王是。尔时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尔时孝养父母故。令多众生亦孝养父母。尔时能使二国和好。今日亦好。

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柰。国名伽尸。有一婆罗门。有摩沙豆陈久。煮不可熟。持着肆上欲卖与他。都无人买。时有一人。家有一态驴市卖难售。时陈豆主便作是念。我皆以豆买此驴用。便往语言。汝能持驴贸此豆耶。驴主复念。用是态驴为当取彼豆。即便答言。可尔。得驴已欢喜。尔时豆主便作是念。今得子。便即说颂曰。

婆罗门法巧贩卖 陈久冰豆十六年
唐尽汝薪煮不熟 足折汝家大小齿

尔时驴主。亦作颂曰。

汝婆罗门何所喜 虽有四脚毛衣好
负重着道令汝知 锥刺火烧终不动

尔时豆主。复说偈言。

独生千秋杖 头着四寸针
能治败态驴 何忧不可伏

尔时驴闻复瞋即说颂曰。

安立前二足 双飞后两蹄
折汝前版齿 然后自当知

尔时豆主闻驴此颂。复说偈言。

蠹虻毒虫螫 唯仰尾自防
当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尔时驴复以偈答曰。

从先祖已来 行此[怡-台+龙]悞法
今我故承习 死死终不舍

尔时豆主知此弊恶不可苦语。便更称誉以颂答曰。

音声鸣彻好 面白如珂雪
当为汝取妇 共游林泽中

驴闻软爱语。即复说颂曰。

我能负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罗门当知 闻妇欢喜故

颂曰。

性爱和柔 贤愚亲附 情贪麤犷
人畜远虑 外违常策 内顺常御
万代扬名 千龄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诫勸篇第四十八(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诫马部
- 诫学部
- 诫盗部
- 诫罪部
- 杂诫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像表真化俗彝训。寄指筌月出道常规。但以妄想倒情沿流固习。无思悛革随业飘沦。是以涅槃经云。为善清升譬同爪土。为恶沈滞喻等地尘。良由六贼俱至十使交缠。或比行厕画瓶。或拟危城坏器。故将崩朽宅三火常然。逃隐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喻。逼形器于刹那。屠肆牛羊。切性命于漏刻。亦如鼠入脂角。至穷何趣。况复五浊交横四山常逼。而能安忍不生忧悔。所以大圣垂训。法喻所归止在诫约。身心无沿逸欲。鉴举力励专怔省过。但见临死眼光失落。眷属丛聚对颜难救。呜呼洩泗慨彼沈沦。既属斯苦何不自诫。过由我生改不藉他。犹有微善宅报在人。又逢遗法亲见三宝。脱生恶道对目莫知。由此悲痛无由怠堕矣。

诫马部第二

如中阿含经云。时有调马师。名曰只尸。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间甚为轻浅。犹如群羊。世间唯我堪能调马狂逸恶马。我作方便须臾令彼态病悉现。随其态病方便调伏。佛告调马师。聚落主。汝以几种方便调伏于马。马师白佛言。有三种法调伏恶马。何等为三。一者柔软。二者龕涩。三者柔软龕涩。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种方便调马。犹不调者当如之何。马师白佛。有不调者便当杀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调马师白佛言。世尊是无上调御丈夫。为以几种方便调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种方便调御丈夫。何等为三。一者一向柔软。二者一向龕涩。三者柔软龕涩。佛告聚落主。所谓一向柔软者。如汝所说。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报。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报。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为柔软。第二一向龕涩者。如汝所说。是身恶行。是身恶行报。是口意善恶行。是口意恶行报。是名地狱。是名畜生。是名饿鬼。是名恶趣。是名堕恶趣。是名如来龕涩教也。第三彼柔软龕涩俱者。谓如来有时说身善行。有时说身善行报。有时说口意善行。有时说口意善行报。有时说身恶行。有时说身恶行报。有时说口意恶行。有时说口意恶行报。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狱。如是名畜生饿鬼。如是名恶趣。如是名堕恶趣。是名如来柔软龕涩教。调马师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种方便调伏众生。有不调者当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当杀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调马师白佛言。若杀生者。于世尊法为不清净。世尊法中亦不杀生。而今言杀其义云何。佛告聚落主。如来法中亦不杀生。然如来法中以三

种教授。不调伏者。不复与语。不教不诫。岂非死耶。调马师白佛。实尔世尊。不复与语。永不教诫。真为死也。以是之故。我从今日离诸恶不善业也。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又法句喻经云。佛问象师。调象之法有几。答曰。有三。何谓为三。一者刚钩钩口着其羈鞮。二者减食常令饥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铁钩钩口故以制强口。由不与食饮故以制身犷。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调一切。亦以自调得至无为。一者以至诚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贞故伏身刚强。三者以智慧故灭意痴盖。持是三事度脱一切离三恶道。

戒学部第三

如增一阿含经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义。迦叶问言。何等是。时尊者阿难便说此偈。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所以然者。诸恶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诸善奉行。心意清净。自净其意。除邪颠倒。是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叶。戒清净者。意岂不净乎。清净者。则不颠倒。以无颠倒愚惑想灭。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岂非诸法乎。

戒盗部第四

如杂阿含经云。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国人间止一林中。时彼比丘有眼患。受师教云。应嗅钵昙摩华。时彼比丘受师教已。往至钵昙摩池侧。于池岸边逆风而坐。随风嗅香。时有天神主此池者。语比丘言。何以盗华。汝今便是盗香贼也。

尔时比丘说偈答言。

不坏亦不夺 远住随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盗香贼

尔时天神复说偈言。

不求而不舍 世间名为贼
汝今人不与 而自一向取
是则名世间 真实盗香贼

时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负而去。尔时比丘为彼天神而说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断截分陀利
拔根重负去 便是奸狡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盗香

如彼天神说偈答言。

狂乱奸狡人 犹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堪与汝语
袈裟污不现 黑衣黑不污
奸狡凶恶人 世间不与语
蝇脚污素帛 明者小过现
如墨点珂贝 虽小悉皆现

时彼比丘复说偈言。

善哉善哉说 以义安慰我
汝可常为我 数数说斯偈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我非汝买奴 亦非人与汝
何为常随汝 数数相告语
汝今当自知 彼彼饶益事

诫罪部第五

如阎罗王五使经云。佛告诸比丘。人生世间。不孝父母。不敬沙门。不行仁义。不学经戒。不畏后世者。其人身死当堕地狱。主者持行白阎罗王言其过恶。此人不孝等种种诸过。无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处罚。阎罗王常先安徐以忠正语。为现五使者而问言。第一汝不见。世人始为婴儿。僵卧屎尿不

能自护。口不知言不知好恶。汝见以不。人答已见。王言。汝自谓不如是。然人神从行终即有生。虽尚未见常当为善自端三业。柰何放心快志造过。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痴纵意作恶。非是父母师长君天沙门道人等过也。罪自由汝。岂得不乐。今当受之。是为阎王现第一天使也。

第二阎王复问。子为人时。天使次到。汝能觉不。人答不觉。王曰。汝不见世人年老发白齿堕羸瘦倮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谓独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当为善端身口心奉行经戒。柰何自恣。人答。愚痴故尔。王曰汝自以愚痴作恶。非是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罪自由汝。岂得不乐。今当受之。是为阎王现第二天使也。

第三阎王复问。子为人时。岂不见世间男女身有疾病身体苦痛坐起不安命近忧促众医不疗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当病。闻身强健当勉为善奉行经戒端身口意。柰何自恣。人答。愚暗故尔。王曰。汝自以为愚作恶。非关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罪自由汝。岂得不乐。今当受之。是为阎王现第三天使也。

第四阎王复问。子为人时。岂不见世间诸死亡者。或藏其尸。或弃捐之。至于七日肌肉坏败。狐狸百鸟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恶腐烂。汝岂不见。人答言有。王曰。汝谓独勉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当死。闻在世间常为善事。勅身口意奉行经戒。柰何自恣。人答。愚暗故尔。王曰。汝自作恶。非是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罪自由汝。岂得不乐。今当受之。是为阎王现第四天使也。

第五阎王复问。子为人时。不见世间弊人恶子为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断手足。或劓耳鼻。或烧其形悬头日炙。或屠割支解种种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谓为恶独可解耶。眼见世间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勅身口意奉行经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尔。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今是殃罪。要当自受。是为阎王现第五天使也。

佛说经已。诸弟子等皆受教诫。各前作礼。欢喜奉行。

杂诫部第六

大法句经偈云(总十一诫)。

诚信

士有信行 一切缚解 是财上宝 乐听讲法 无信不习 掘泉扬泥 如善取水 莫如斯载 信财戒财 慧为七财 终以不贪	为圣所誉 比方世利 家产非常 能舍慳妬 好驳正言 贤夫习智 要冷不扰 如大象调 惭愧亦财 生有此财 贤者识真	乐无为者 惠信为明 欲见诸真 此之谓信 如拙取水 乐仰清净 信不染他 自调最胜 闻财施财 不问男女
--	--	--

诚死

所以非常 此灭为乐 人命如是 命自刀削 常者皆尽 生者有死 随行所堕 亦死过去 是日已过 斯有何乐 形败腐朽 常漏臭处 非有子恃 无亲可怙 有财不施 为自侵欺	谓兴衰法 如河驶流 逝者不还 寿之消尽 高者亦堕 众生相刻 自受殃祸 为老所厌 命则随减 老则色衰 命终其然 为病所困 亦非父兄 昼夜慢惰 不受佛言	夫生辄死 往而不返 生者日夜 如荣弃水 合会有离 以丧其命 虽寿百岁 病倏至际 如少水鱼 所病自坏 是身何用 有老死患 为死所迫 老不止淫 有此四蔽
--	--	--

诚杀

为仁不杀
所适无患
是处不死
守以慈仁
至诚安徐
是谓梵行
无所娆恼
净如佛教
普爱贤美
所适者安
不害众生
不见恶梦
水火不丧
受乐自然
愍伤众生

常能摄身
不杀为仁
所适无患
见怒能忍
口无麤言
垂拱无为
是谓梵行
知足知止
哀加众生
昼夜念慈
是行无仇
天护人爱
在所得利
仁无乱志
此福无量

是处不死
慎言守心
彼乱已整
是为梵行
不瞋彼所
不害众生
常以慈哀
是度生死
常行慈心
心无克伐
卧安寤安
不毒不兵
死升梵天
慈最可行

诚意

恶言骂詈
疾怨兹生
弃结忍恶
斧在口中
争为少利
令意向恶
中心念恶
心尊心使
随乱意行
何解善言
不为嫉妬
未常无怨
不好责彼
永灭无患

僇倭箴人
逊言顺辞
疾怨自灭
所以斩身
如掩失财
心为法本
罪苦自追
中心念善
拘愚入冥
随正意行
敏达善言
不愠自除
务自省身

兴起是行
尊敬于人
夫士之生
由其恶言
从彼致诤
心尊心使
心为法本
福乐自随
自大无法
开解清明
愠于怨者
是道可宗
如有知此

诫邪

以真为伪
不得真利
是为正见
天雨则漏
壁屋善密
邪匿不生
渐悉习非
如近香熏
正念常兴
善名日增
健者得度
行不放逸
生不为恼
升沈殊趣

以伪为真
知真为真
必得真利
意不思正
雨则不漏
鄙夫染人
不觉成恶
进智习善
邪法自灭
当思念道
吉祥无上
施戒忍勤
死而不戚

是为邪见
见伪知伪
壁屋不密
邪法为穿
摄意惟正
如近臭物
贤夫染人
行成皎洁
自制正法
强守正行
克己调心
定慧常明
祸福路分

诚愚

愚着生死
如居暗室
虽久修习
为身招患
愚所望处
乃知不善
殃追自焚
忧戚长兴
愚人乐恶
反谓怨讎
至其熟时
昼夜无厌
愚多造过
犹不自止

莫知正法
触事昏驰
犹不知法
快心作恶
不谓适苦
愚愆作恶
罪成炽然
昏昏暗室
至死不休
罪犹未熟
自受大殃
如焦谷山
触处被瞋

愚蒙无智
寒暑不辩
虽复施行
自致重殃
临堕厄地
不能自解
愚人乐寝
如蚕处茧
虽与善言
愚将为观
愚好财色
注水不盈
虽加杖捶

诚恶

深观善恶
终吉无忧
善致其愿
积善不厌
喜法卧安
慧常乐行
如星中月
水人调船
譬如厚石
毁誉不倾
慧人闻道
静思智慧
抑制情欲
冀法常存

心知畏忌
故世有福
福禄转胜
信知阴德
心悦意清
贤人智者
照明世间
工匠调木
风不能移
譬如深泉
心净欣然
能自拯济
志乐无为

畏而不犯
念思绍行
信善作福
久而必彰
圣人演法
斋戒奉道
弓师调角
智者调身
智者意重
澄静清明
断除五阴
显理澄真
览受正教

诚缚

去离忧患
消散自安
已度枯涸
无所积藏
度身而衣
无所羈絆
舍僇弃慢
不动如山
心以休息
寂然归灭
情色永绝
处染不染
常乐空闲
天人钦仰

脱于一切
心净得念
如雁弃池
虚心无想
不求余长
制想从正
为天所敬
真人无垢
言行亦止
弃恶无着
是谓上智
应真所叹
众人不逮

缚结已解
无所贪乐
量腹而食
远近无碍
省事无为
如马调御
不怒如地
生死世绝
从正解脱
破坏三界
在聚若野
莫不蒙佑
快哉上士

诚诵

虽诵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闻
勤修得益	虽诵千言	句义不正
不如一要	闻可灭意	虽诵千言
不义何益	不如一义	闻行得度
虽诵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乐奉修	虽诵千言	我心不灭
不如一句	舍僇放逸	虽诵千言
求名逾着	不如一说	弃执离着
虽诵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离生死	虽诵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怀	虽诵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寤	绝离三界
虽诵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听
自他两利		

诚行

人寿百岁	慳贪逾盛	不如一日
割舍财色	人寿百岁	乐不持戒
不如一日	净心守戒	人寿百岁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寿百岁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励身心	人寿百岁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归心空寂	人寿百岁
昏暗识心	不如一日	洞寤无明
人寿百岁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运致	人寿百岁	常怀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寿百岁
不起善愿	不如一日	发行四弘
人寿百岁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聪利		

诚口

杂阿舍经。诸天说偈云。

士夫生世间 斧在口中生
还自斩其身 斯由其恶言
应毁便称誉 应誉而便毁
其罪口中生 死则堕恶道

颂曰。

建志诚心愚 高慕欣明俦
相与立弘誓 舍俗慕闲丘
萧散人物外 晃朗免绸缪
寂寂求真 蠢蠢励心柔
警策修三业 激切澄四流
兴心愿弘誓 救溺运慈舟
嘉期归妙觉 善会涅槃修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应缘(略引四验)

- 晋沙门释支遁
- 周沙门释亡名
- 周沙门释道安
- 齐沙门释僧范

晋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晋王羲之覩遁才藻惊绝罕俦。遂披衿解带留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堕者。遁乃着坐右铭。以勸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为淹滞。溺丧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长羈。烦劳外凑。冥心内驰。殉赴钦渴。缩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谁施。达人怀德。知安必危。寂寥清举。洁累禅池。谨守明禁。雅说玄规。绥心神道。抗志无为。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洞五阴。虚豁四支。非指喻指。绝而莫离。妙觉既陈。又玄其知。婉转平任。与物推移。过此以往。勿思勿议。

周渭滨沙门亡名法师。自诫云。夫以回天倒日之力。一旦草凋。岱山盘石之固。忽焉烬灭。定知世相无常浮生虚伪。譬如朝露其停几何。大丈夫生当降

魔死当饲虎。如其不尔徒生何益。不如修禅定足以养志。读诵经足以自娱富贵名誉徒劳人耳。乃弃其簪弁剃其须发。衣纳杖锡听讲谈玄。战国未宁安身无地。自厌形骸甚于桎梏。思绝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经曰。如说行者。乃名是圣。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说为正 不行何所说
若说不能行 不名为智者

所以颜回好学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惧闻后语。功劳智扰役神伤命。为道日损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虑。降此患累以求虚寂。乃作绝学箴。亦名息心赞拟夫周庙。其铭曰。

法界内有如意宝人焉。九缄其口而。铭其膺曰。古之摄心人也。诫之哉。诫之哉。无多虑无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虑多失。不如守一。虑多志散。知多心乱。心乱生恼。志散妨道。勿谓何伤。其苦悠长。勿言何畏。其祸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将盈。纤尘不拂。五岳将成。防末在本。虽小不轻。关尔七窍。闭尔六情。莫窥于色。莫听于声。闻声者聋。见色者盲。一文一艺。空中小螭。一技一能。日下孤灯。英贤才艺。是为愚弊。舍弃淳朴。耽溺淫丽。识马易奔心猿难制。神既劳役。形必损毙。邪径终迷修途永泥。英贤才能。是曰惛懵。洿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涂书污卷。其用不常。内怀矜伐。外致怨憎。或谈于口。或书于手。要人令誉。亦孔之丑。凡谓之吉。圣以之咎。赏悦暂时悲忧长久。畏影畏迹逾剧逾走。端坐树阴迹灭影沈。厌生患老随思随造。心想若灭生死长绝。不死不生无相无名。一道虚寂万物齐平。何胜何劣。何重何轻。何贵何贱何辱何荣。澄天愧净皦日惭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诒贤哲斯道利贞。

周京师大中兴寺释道安。姓姚氏。冯翊故城人。识寤玄理早附法门。神气高朗挟操清远。乃作遗诫九章以训门人。其词曰。

敬谢诸弟子等。夫出家为道至重至难。不可自轻。不可自易。所谓重者。荷道佩德蒙仁负义。奉持净戒死而有几。所谓难者。绝世离俗永割亲爱。回情易性不同于众。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弃躯命。谓之难者。名曰道人。道人者。仁也。行必可履。言必可式。被服出家动为法则。不贪不诤不谗不匿。学间高远志在玄默。是为名称参位三尊出贤入圣。涤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报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归[捐-口+(口/ 亅)]。捐

妻减养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辞劳役恨者。以其志行清洁通于神明。憊怕虚白可奇可贵。故自荒流道法遂替。新学之人未体法则。弃邪着正望其真实。以小黠为智。以小恭为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退自推观良亦可悲。计今出家。或有年岁。经业未通文字不决。徒丧一世无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无常之限非旦即夕。三涂苦痛无强无弱。师徒义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为永诫(其一曰)卿已出家永违所生。剃发毁容法服加形。辞亲之日上下涕零。割爱崇道意凌太清当遵此志经道修明。如何无心故存色声。悠悠竟日经业不成。德行日损秽迹遂盈。师友惭耻凡俗所轻。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诲励宜当专精(其二曰)卿已出志弃俗辞君。应自诲励志果清云。财色不顾与世不群。金玉不贵惟道为珍。约己守节甘苦乐贫。进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趋走风尘。坐不暖席驰务西东。剧如徭役县官所牵。经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学弃捐。如是出家徒丧天年。今故诲励宜各自怜(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辞宗族。无亲无疎清净无欲。吉则不欢凶则不哭。超然从容豁然离俗。志存玄妙轨真守朴。得度广济普蒙添福。如何无心仍着染触。空静长短铢两斗斛。与世争利何异僮仆。经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毁辱。今故诲示宜自洗浴(其四曰)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帝王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计富贫。尚其清修自利利人。减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报恩。倚纵游逸身意虚烦。无戒食施死入太山。烧铁为食融铜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陈。今故诲约宜改自新(其五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秽杂不着唯道是钦。志参清洁如玉如冰。当修经戒以济精神。众生蒙佑并度所亲。如何无心随俗浮沈。纵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浅世事更深。如是出家与世同尘。今故诫约幸自开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躯。当务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扰动不乐闲居。经道损耗世事有余。清白不履反入泥涂。隙影之命或在须臾。地狱之痛难可具书。今故戒励宜崇典谟(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宽。形虽鄙陋事行可观。衣服虽龕坐起令端。饮食虽疏出言可馐。夏则耐暑冬能忍寒。能自守节不饮盗泉。不肖之聚足不望前。久处私室如临至尊。学虽不多可齐上贤。如是出家足报二亲。宗族知识一切蒙恩。今故诫汝宜各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学无多少要在专精。上士坐禅中士诵经下士修龕塔寺经营。岂可杀日一无所成。立身无闻可谓唐生。今故诲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违二亲。道法革性俗服离身。辞亲之日乍悲乍欣。邈尔绝俗超出埃尘。当修经道制己履真。如何无心更染俗因。经道已薄行无毛分。言非可贵德非可珍。师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损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将身。

齐邺东大觉寺释僧范。姓李。平乡人也。戒德清高守禁无亏。尝宿他寺意欲闻戒。至于十五日说戒之夜。众议共停说戒乃为法集。有僧升座将欲竖义。叙云。坚论法相深会圣言。布萨常闻击难为胜。忽见一神形高丈余貌甚雄峻。壅耸惊人来到座前。问竖义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萨日。神即以手搯之。曳之下座委顿垂死。次问上座。问答同前。搯还将死侵害二三上座已。神还掉臂而出。当时道俗共覩非一。范师既见斯异。乃自勤力兼策大众。至于一生无敢说欲。纵有病重不堪胜舆。请僧就病人所恭敬说戒。阖境僧尼承斯惩诫。至布萨日亦不亏法(右四诫出梁高僧传)。

◎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忠孝篇第四十九
- 不孝篇第五十

忠孝篇(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太子部
- 睽子部
- 业因部

述意部第一

窃闻。孝诚忠敬。高迈董[黑*敢]之贤。反慢尊亲。罪过王寄之逆。是以木非亲母。供则响溢千龄。凡非圣僧。敬则光逾万代。理应倾心顶戴。获福无边。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轻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代。终身尽孝。寔建国之美。故念子路见于孔丘曰。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

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犹愿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不可复得。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报。慈深河海。孝若涓尘。永慕长号。痛贯心首。俗称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复难报。况复如来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涂得离四生长。辞八苦永御三乘。静思恩重。岂同凡俗内心崩溃如焚如灼。情切于理痛甚刀割。历劫瞻敬长荐珍羞。亦未能报须臾之恩。故涅槃经云。佛有一味大慈悲。愍念众生如一子。众生不知佛能救。毁谤如来及法僧。

引证部第二

如末罗王经云。人问世尊。何等为父母力。佛言。谓受父母身体。乳哺育养之恩。或从地积珍宝。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养父母。是为父母力。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法与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报。一供养父母。二供养一生补处菩萨。施此二人获大功德受大果报。若复有人。以父着左肩上。以母着右肩上。至千万岁。衣被饭食床榻卧具病瘦医药。即于肩上放屎尿。犹不能得报恩。当知父母恩重。施育之时将护不失时节。供养孝顺。

又地狱经云。为人弟子说师僧过者。设师有实命终必入地狱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菓等。不与父母师僧先自食噉。堕饿鬼中。后生为人贫穷。若人含毒向师长入铁杙地狱。后生毒蛇中。若恶心学父母师长语入融铜地狱。后生为人蹇吃。

又萨婆多论云。宁破塔坏像不说他龕罪。若说则破法身。不问前比丘有罪无罪。皆不得说。

又敬师经云。一日三时应参师进止。若参师来不见时。应持土块草木以为记验。天时若热日别三时以扇扇师。若有比丘于彼师所或和尚边。不生敬心道说长短。于将来世别有一小地狱。名为拒扑。当经是中。堕彼处已一身四头身体俱焦。于彼狱处复有诸虫。名曰钩嘴。常噉舌根。若从他闻一四句偈。于各千千劫取彼和尚阿阁梨等。荷担肩上。或时背负顶戴。亦未能报也。

又毘昙论云。若病人及与说法师近佛诸菩萨施者得大果报。

又六度集经云。昔者菩萨身为鹤鸟。生子有三。时国大旱无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济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气味与母身气相似无异。得无吾母以身肉饲吾等乎。三子怆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宁殒吾命不损母体也。于是闭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叹曰。母慈慧难喻。子孝希有也。诸天佑之。愿即从心。佛告诸比丘。鹤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连阿难是也。菩萨慈慧度无极行布施如是。

又四十二章经云。佛言。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持五戒者一人。饭持五戒者万人。不如饭一须陀洹。饭须陀洹百万人。不如饭一斯陀含。饭斯陀含千万人。不如饭一阿那含。饭阿那含一亿人。不如饭一阿罗汉。饭阿罗汉十亿人。不如饭辟支佛一人。饭辟支佛百亿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亲。教亲千亿人。不如饭一佛举愿求佛。举愿求佛欲济众生也。饭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

又杂宝藏经云。昔过去久远。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菓先奉父母。当于尔时有一田主。初种谷时而作愿言。所种之谷要与众生而共噉食。时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谷以供父母。田主行谷见有虫鸟揃谷穗处。瞋恚懊恼便设罗网捕得鸚鵡。鸚鵡尔时语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来取。如何今者而见网捕。田主问言。取谷为谁。鸚鵡答言。有盲父母愿以奉之。田主语言。自今以后常于此取勿生疑难。畜生尚尔。孝养父母。岂况于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时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净饭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养今得成佛。

◎

◎太子部第三

如报恩经云。佛告阿难。过去久远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毘婆尸。入涅槃后。于像法中波罗柰国王名罗阇。其王统领六十小国。王有太子作小国王。有一大臣名罗睺罗。心生恶逆杀害大王并二太子。王最小子作边国王。仁性调善天神敬爱。生一太子名须阇提。年始七岁。聪明慈孝。王甚爱念。时神语王。罗睺大臣谋夺国位。收杀父王并杀二兄。军马不久当来杀王。今可逃避王闻是语心惊毛竖。仰而问曰。卿是何人。但闻其声不见其形。所宣实不。即报王言。我是大王守宫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国不枉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祸不久正尔当至。王闻是已即入宫中。便自思惟。欲

投他国。时向邻国有其二道。一道计行七日乃到。一道计行十四日至。王即寻办七日粮食抱儿而去。夫人随后。时去忽忽心意荒错迷惑误着十四日道。其路峻难复无水草。初发唯将一人食粮。而于今者三人共食。数日粮尽前路犹远。王与夫人举声大哭。怪哉苦哉。我从生来未曾闻有如是苦恼。何其今日身自更之。穷厄并至。举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恶行今受此祸。思已大哭闷绝蹙地。复自思念。不可三人并命此死。宜杀夫人取肉活身并续子命。念已拔刀欲杀夫人。其子见王欲杀其母。前捉王手问其因缘。王即涕泣悲泪满目。微声语子。欲杀汝母取其血肉以续余命。若不杀者亦当自死。我身亦尔。今者死活竟何所在。为活子命欲杀汝母。子白父言。王若杀母俱亦不食。何处有子噉于母肉。既不噉肉子当俱死。王今宜可杀子取肉济父母命。王闻子言。即便闷绝蹙转蹙地。而语子言。子如吾目。何处有人自挑目食。吾宁丧命。终不杀子噉其肉也。子又语父言。若断子命肉则臭烂。未得几日。唯愿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续身命。父随子言。割肉三斤支命进路。二日未到身肉转尽。骨节相连余命未断。即便倒地。父母见已寻前抱持举声大哭。而作是言。我等无状横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犹远未达所在。汝肉已尽。今者并命聚尸一处。子谏父言。已噉子肉进路至此。计前里程余一日在。子身今者舍命在此。仰愿父母莫如凡人并命一处。可于子身诸支节间悉割余肉。用济父母可达所在。父母随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一分与儿。二分自食。食已别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尔时举声大哭随路而去。父母去远不见太子。恋其父母目不暂舍。良久蹙地。身体血出蚊虻啖食。楚毒苦痛不可复言。余命未断发声立誓。愿宿世殃恶从是除尽。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身肉供养父母。愿我父母常得余福。卧安觉安。不见恶梦。天护人爱。县官盗贼阴谋消灭。触事吉祥。余身血肉施此诸虫皆使饱满。令我来世得成佛道。施以法食除汝饥渴生死重病。发是愿时。天地大动日无精光。帝释见已即便化作师子虎狼。恐怖太子欲来[齿*尊]啖。太子语言。汝欲噉我随意取食。何为见怖。释即语言。我非师子虎狼之属。是天帝释。故来试卿。太子闻已欢喜无量。释问太子。汝于今者难舍能舍。能以身肉供养父母。如是功德愿作何等。天王人王梵王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愿此欲求佛道度脱一切。天王释言。佛道长远。久受勤苦。然后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答言。假使热轮在我顶上。终不以苦退于佛道。天帝释言。汝唯空言。谁当信汝。太子寻即立誓愿言。若我欺诳天帝释者。令我身疮始终莫合。若不尔者。令我平复血变为乳。太子誓已。实时身体平复如故。血白为乳。身体形容端正倍常。帝释即赞言。若

得佛道愿先度我。尔时父母到邻国已。向彼国王具说上事。吾子孝养身肉供养其事如是。邻王闻已感其慈孝。即与兵众遣还归国。往伐罗睺。父将兵众顺道还过与子别处。即自念言。吾子死矣。当收身骨还归本国。举声悲哭随路求觅。遥见太子身体平复端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语太子言。儿今活耶。尔时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说。父母欢喜共载大象还归本国。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国。父王即立太子为王。佛告阿难。尔时父者。今现我父悦头檀是。尔时母者。今现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时帝释者今阿若憍陈如是。

睽子部第四

如睽子经云。过去世时。迦夷国中有一长者。无有儿子。夫妻丧目。心愿入山求无上道。修清净志信乐空闲。时有菩萨名一切妙见。心作念言。此人发意微妙。眼无所见。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萨寿终愿生长者家。名之为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昼夜精进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过十岁。睽子长跪白父母言。本发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无上正真。岂以子故而绝本愿。父母取语便即入山。睽以家中财物皆施贫者。便至山中以草为屋。施作床褥。不寒不热。常得其宜。入山一年。众菓丰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凉。池华五色鸟兽音乐。慈心相向无复害意。睽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昼夜慰劳。睽着鹿皮衣提瓶取水。麋鹿众鸟亦复往饮。不相畏难。时有迦夷国王。入山射猎。王见水边群鹿引弓射之。箭误中睽胸。睽被毒箭举声大呼言。谁持一箭射杀三道人。王闻人声即便下马往到睽前。睽谓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为毛终。麋鹿为皮肉。我今无事正坐何等死耶。王问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与禽兽无异。睽言。我是王国人。与盲父母俱来学道二十余年。未曾为虎狼毒虫所见枉害。今我为王所射杀。登尔之时山中暴风切起吹折树木。百鸟悲鸣。师子熊罴走兽之辈。皆大号呼。日无精光流泉为竭。众华萎死雷电动地。时盲父母惊起相谓曰。睽行取水经久不还。将无为毒虫所害。禽兽号呼不如常时。风起树折必有灾异。王时怖惧大自悔责。我作无状。本欲射鹿箭误相中射杀道人。其罪甚重。坐贪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国珍宝之物。宫殿妓女丘墉城邑以救子命。时王便以手挽拔睽胸箭。深不得出。飞鸟走兽四面云集号呼动山。王益悼怖。三百六十节。节节皆动。睽语言。非王之过。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怜盲父母。年既衰老两目复盲。一旦无我亦当终歿。无瞻视者以是懊恼。非为毒痛。王复重言。我宁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睽得活。若子命终我不还国。便住山中供养卿

父母。如卿在时。勿以为念。诸天龙神皆当证知。不负此誓。睽闻王誓。心喜悦豫。虽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养道人现世罪灭得福无量。王言。卿语我父母处。及卿未死使我知之。睽即指示。从此步径。去此不远自当见一草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惧。以善权方便解寤其意为我上谢。无常今至。当就后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两目复盲。一旦无我无所依仰以是懊恼。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无得脱者。今自忏悔。愿罪灭福生。世世相值不相远离。愿父母终保年寿。勿有忧患。天龙鬼神。常随护助灾害消灭。王领此言便将数人。径诣父母所。王去之后睽便奄绝。鸟兽号呼绕睽尸上口舐胸血。盲父母闻声以益憎怖。王行既疾触动草木。肃有人声。父母惊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国王。闻道人在山学道故来供养。父母言。大王善来。劳屈威尊远临草野。王体安不。宫殿夫人太子官属国民皆安善不。风雨和调五谷丰足邻国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问讯盲父母言。来在山中劳心勤苦。树木之间飞鸟走兽无侵害不。山中寒暑随时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隐。我有孝子名睽。常与我取菓蓂泉水常自丰饶。山中风雨和调无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菓蓂可食。睽行取水且欲来还。王闻伤心泪出。且言。我罪恶无状入山射猎。见水边群鹿引弓射之。箭误中睽故来相语。父母闻之举身自扑。如大山崩。地乃为动。王便自前扶牵。父母号哭仰天自说。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杀之。向者风起树木百鸟一时悲鸣。疑我子死。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问王射睽何许。今为死活。王说睽言。父母感绝。我一且无子俱亦当死。

依杂宝藏经云。王便悲泣而说偈言。

我为斯国王	游猎于此山
但欲射禽兽	不觉中害人
我今舍王位	来事盲父母
与汝子无异	慎莫生忧苦

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顺	天上人中无
王虽见怜愍	何得如我子
王当见怜愍	愿将示子处
得在儿左右	并命意分足

于是王将父母向儿所。椎胸懊恼号咷而言。我子慈仁孝顺无比天神山神树神河池诸神。皆向说偈言。

释梵天世主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顺子 使见如此苦
深感我孝子 而速救济命

又睽子经云。愿王牵我二人往临尸上。王即牵盲父母往到尸上。父抱其脚。母抱其头。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睽胸疮。愿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无所见。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当拔出毒药当除。睽当更生。于是第二忉利天王座即为动。以天眼见二道人抱子呼哭。乃闻第四兜术天宫皆动。释梵四天王即从第四天王如人屈伸臂顷。来下睽前以神药灌睽口中。药入睽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惊喜。见睽已死更活两目皆开。飞鸟走兽皆大欢喜。风息云消日为重光。泉水涌出众华五色。树木华荣倍于常时。王大欢喜不能自胜。礼天帝释还礼父母及与睽子。愿以国财以上道人。睽曰王欲报恩者。王且还国安隐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复射猎夭伤虫兽。现世身不安隐。寿尽当入泥犁中。人居世间。恩爱暂有。别离久长。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责。从今已后当如睽教。从者数百皆大踊跃奉持五戒。王辞还宫。令国中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皆当供养。不得捐舍。犯者重罪。于是国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得生天无入三恶。

佛告阿难。宿世睽子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悦头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夷国王者阿难是也。时天帝释者弥勒是。使我疾成无上正真道者。皆由孝德也。

业因部第五

如杂宝藏经云。佛言。若人于父母所作少供养。获福无量。少作不顺罪亦无量。我于过去久远世时。生波罗柰国为长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丧与母共居。家贫卖薪日得两钱奉养于母。方计转胜。日得四钱以供于母。遂复渐差日得八钱供养于母。后人投趣获利转多。日得十六钱奉给于母。众人见其聪明福德。皆来劝之入海采宝。闻已白母。母见慈孝谓不能去。戏语之言。听汝入海。儿即结伴克日已定辞去。母即抱儿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儿已许他恐负言信。便自掣出绝母头发伤数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宝还。至于

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独后失伴错道。到一山上见琉璃城。饥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珠作唱伎乐。出城来迎。四万岁中受大快乐。复生厌心舍之而去。见玻璃城有八玉女。擎八如意珠作乐来迎。八万岁中极大欢喜。后厌舍去。至白银城有十六玉女。擎十六如意珠如前来迎。十六万岁受大快乐。后复舍去。至黄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如前来迎。三十二万岁受大快乐。后厌舍去。到一铁城。入见一人头戴火轮。舍着童女头上而去。时慈童女即问狱卒。我戴此轮何时可脱。狱卒答言。世间有人作罪福业。如汝入海经历诸城。然后当来代汝受罪。若无代者终不堕地。复问。我昔作何罪福。狱卒答言。汝昔两钱供养母故。得琉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四万岁中受其快乐。四钱供母。得玻璃城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万岁中受诸快乐。八钱供母。得白银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万岁受于快乐。以十六钱供养母故得黄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万岁受大快乐。以绝母发今得铁城火轮之报。有人代汝乃可得脱。复问狱卒。今此狱中颇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无量不可称计。闻已念言。我会不免。愿使一切应受苦者尽集我。身作是念已铁轮即堕。狱卒见已铁叉打头。寻即命终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缘。于父母所少作善恶获报无量。是故应勤供养父母。又成实论云。如来于诸圣人及父母等。起善恶业则受现报。又文殊问经。佛说偈云。

日月照诸华 无有恩报想
如来无所取 不求报亦然

颂曰。

入朝辅王 立志存忠 居家事亲
敬诚孝终 况佛大恩 普济无穷
酬恩报德 岂堕虔躬

感应缘(略引一十五验)

- 舜子有事父之感
- 郭巨有养母之感
- 丁兰有刻木之感
- 董永有自卖之感
- 陈遗有焦饭之感

- 姜诗有取水之感
- 吴逵有供葬之感
- 萧固有延葬之感
- 吴冲有哀恻之感
- 王虚之有疾愈之感
- 伯俞有泣娘之感
- 石奢有代死之感
- 孝妇有养姑之感
- 雄和有投水之感
- 王千石有坟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时微微。至后妻之言。舜有井穴之。舜父在家贫厄。邑市而居。舜父夜卧梦见一凤皇自名为鸡。口衔米以哺。已言鸡为子孙视之是凤皇。黄帝梦书言之。此子孙当有贵者。舜占犹也。比年余稻谷中有钱。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过。因至是听常与市者声故。一人。舜前之目霍然开。见舜感伤市人。大圣至孝道所神明矣。

又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弟已独取母供养住。自比邻有凶宅无人居者。共推与居无患。妻生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已掘地欲埋之。于土中得一釜黄金。金上有铁券。曰赐孝子郭巨。

又丁兰。河内野王人也。年十五丧母。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兰妻夜火灼母面。母面发疮。经二日妻头发自落。如刀锯截。然后谢过。兰移母大道。使妻从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风雨。而母自还。邻人所假借。母颜和即与。不和即不与(郑缉之孝子传曰。兰妻误烧母面。即梦见母痛。人有求索许不先白母。邻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兰还悲号。造服行丧。廷尉以木感死。宣帝嘉之拜太中大夫者也)。

又董永者(郑缉之孝子感通传曰永是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右此四验出刘向孝子传)。

陈遗。吴人。少为郡吏。母好食釜底焦饭遗在役常带囊。每煮食录其焦貽母。后孙恩乱聚得数斗。常带自随。及败多有饿死者。遗得活。母昼夜泣忆遗。目为失明。耳为无闻。遗还入再拜号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验出宋躬孝子传)。

姜诗。字士游。广汉雒人。母好饮江水。儿常取水溺死。妇痛惜。恐母知诳云行学。岁岁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泉涌出于舍侧。味如江水甘美。且出鲤鱼一双(右此一验出东观汉记)。

吴逵。吴兴人也。孙恩乱后兄弟嫂从有十三丧。家贫壁立冬无被袴昼则佣赁夜还作砖夫妻执事无食自暇。暮年办七墓十三棺。送耳佣直以供葬事。邻人乃悉折以为贖一。无所取躬。耕偿之晋。义熙三年。太守张崇礼辟之。

又萧固。字季异。东海兰陵人。何十四世孙。旧居沛。何倍长陵因家关中。少有孝谨遭丧六年。鵙鹊游狎其庭。麀鹿入其门墙。征聘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尚书郎。有雉数十余啄宿其上。常上直送至路。雉飞鸣车侧(右此二验出郑缉之传)。

吴中书郎咸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暂行。勅婢为母作食。乃取蛭螬虫蒸食之王氏甚以为美。不知是何物。儿还。王氏语曰。汝行后婢进吾一食。甚甘美极。然非鱼非肉。汝试问之。既而问婢。婢伏实是蛭螬。冲抱母恸哭。母目霍然开明(右此一验出祖台志怪)。

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母。三十丧父。二十年盐酢不入口。病着床。忽有一人来问病。谓之曰。君病寻差。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树隆冬三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右此一验出宋躬之孝子传)。

韩伯俞有过。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尝泣。今何泣也。对曰他日俞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又石奢。楚人。事亲孝。昭王时为令尹。行道遥见有杀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纵父而还自系狱。使人言于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废法纵罪不忠。请死赎父。遂因自刎(右此二验出说苑录)。

汉书载。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治毒。孝妇不堪楚

毒。自谋伏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辞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实时身祭孝妇之墓。未返而大雨焉。长老传云。孝妇名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而下云尔。

捷为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年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贤及夫。命勤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贯三岁。又为作绣香囊一枚。盛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至十二月十五日父丧。未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投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萧登承上尚书。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像其形令知志孝(右二验出搜神记)。

唐慈州刺史大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沈谨见称。尤精内典信心练行。贞观六年父忧居丧过礼。一食长斋柴毁骨立。庐于墓左负土成坟。夜中常诵佛经宵分不寝。每闻击磬之声非常清彻兼有异香延及数里。道俗闻者莫不惊异(右一验出冥报拾遗)。

不孝篇第五十(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五逆部
- 妇逆部
- 弃父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扬名于后代。行逆行乖。所以受报于来苦。孝逆升沈善恶胡越。故大慈愍闍王之凶勃。誉罗云之善征。将恐不孝毒火无由而灭。恶逆重閻开了未期。譬如牢狱重囚具蒙众苦。抱长枷穿大械。带金钳负铁锁。捶扑其躯脓疮秽烂。周遍形骸臭恶缠匝。而欲以此状求见慈父恳诚难覩也。

五逆部第二

如智度论云。佛弟子提婆达多。是佛堂弟。出家学道诵得六万法聚。精进修行满十三年。其后为供养故。来至佛所求学神通。佛告憍昙。汝观五阴无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为说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犍连。乃至五百阿罗汉皆不为说。言汝当观五阴无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时阿难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授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受学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谁当与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阇世有大王相。欲与为亲厚。到天上取天食。还鬻单越取自然粳米。至阎浮林中取阎浮菓。与王子阿阇世。或自变其身作象宝马宝以惑其心。或作婴孩种种变态以动其心。王子意惑。于柰园中大立精舍。四种供养。并种种杂供无物不备。以给提婆达多。日日率诸大臣。自送五百釜羹饼。提婆达多大得供养。而徒众鲜少。自念我有三十相减佛未几。直以弟子未集。若七众围绕与佛何异。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得五百弟子。舍利弗目犍连说法教化僧还和合。尔时提婆达多便生恶心。推山压佛。金刚力士以金刚杵而遥掷之。碎石迸来伤佛足指。华色比丘尼呵之。复以拳打尼。尼实时眼出而死。作三逆罪。与恶邪师富兰那外道等亲厚。断诸善根心无悔恨。复以恶毒着指爪中。欲因礼佛以中伤佛。欲去未到。于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车来迎生入地狱。提婆达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为供养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狱。又涅槃经云。善星比丘。虽复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义。亲近恶友退失四禅。退四禅已生恶邪见。作如是说。无佛无法无有涅槃。沙门瞿昙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之心。乃至尔时如来即与迦叶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见我。见已即生恶邪之心。以恶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狱。

又如智度论说。鬻陀罗伽仙人得五神通。日日飞到国王宫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国法捉足而礼。夫人手触即失神通。从王求车乘驾而出。还其本处。入树林间更求五通。乃至为鸟急鸣以乱其意。舍树至水边求定。复闻鱼鬪动水之声。此人求禅不得。即生瞋恚。我当尽杀鱼鸟。此人久后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无想处。于彼寿尽下生作飞狸。杀诸鱼鸟作无量罪。堕三恶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禅。生增上慢谓得阿罗汉。恃是而止不复求进命欲终。时见有四禅中阴相来。便生邪见。谓无涅槃佛为欺我。恶邪生故即失四禅中阴便见阿鼻地狱泥犁中阴相来。命终即生阿鼻地狱。佛为说偈云。

多闻持戒禅 未得无漏法
虽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经云。调达嫉佛徒众。还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国宝以贡佛僧。国藏空竭。可早图之即位为王。吾兴师往征佛也。子可为王。吾当为佛。两得其所不亦善乎。则勅势臣夺其印绶。付王狱禁。王意怡然照之宿殃。心无恐惧。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过而罪我乎。皇后贵人率土巨细莫不哀恻。王顾哭者曰。佛说天地日月须弥山海有成必败。盛者即衰。合会有离。生者必死。轮转无际。身尚不保。何国之常。王谓太子曰。汝每有疾吾为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亲之仁恩唯天为上。汝怀何心忍为逆恶。夫杀亲者死入太山。吾是汝尊。以国惠汝。吾欲至佛请作沙门。太子曰。汝莫多云。吾获宿愿岂有赦哉。勅狱吏曰。绝其饷食以饿杀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恶。吾无丝发之愆。仰天呼曰。痛乎。天岂有斯道哉。举国巨细靡不哀恻。后谓太子曰。大王桎梏处在牢狱。坐卧须人欲见大王。宁不可乎。太子曰可。后净身澡浴以蜜麩涂身。入见大王。面貌瘦瘠不识本形。后曰。佛说荣乐无常罪苦有常。王曰。狱吏绝饷饥渴日久。身有八十户。户有数百种虫。扰吾腹中。血肉消尽寿命且穷。言之哽咽息绝复连。后曰。具照斯艰。妾以麩蜜涂身可就食之。当惟佛诫无忽忧心。王食毕已。向佛所在哽咽稽首。佛说荣福难保如幻如梦。诚如尊教。吾不惧死唯恨不面禀佛清化。与秋露子目连大迦叶讲尊道奥。王谓后曰。如目连等。众垢已除得六神通。尚为贪嫉梵志所捶。岂况吾哉。为恶殃追。人犹影响。佛时难遇神化难闻。禀其清化诚亦难值。吾今死矣迁神远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汝慎守之防来祸矣。后闻王诚重更哀恻。尔时太子诘狱吏曰。绝王食久不死何为。对曰。皇后入狱身涂麩蜜。贡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见王身。王饥势起向佛所在稽首。即为不饥。夜时为明。太子闻令塞窗牖。削其足底无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无量。念佛不忘。佛遥为王说经曰。夫善恶行殃福归身。可不慎矣。瓶沙对曰。若当支解寸斩于体终不念恶。世尊重曰。吾今为佛。大千日月天神鬼龙靡不稽首。宿之余殃于今不释。岂况凡庶具照宿殃。王即叉手向佛遥稽首。今日命绝永赞神化。啍啍哽咽斯须息绝。举国臣民靡不蹙踊。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即得道迹上生天上。三道门塞诸障灭矣。

述曰。阍王后悔殷诚重忏。具如涅槃。不可备录。据迹似实约权俱化。故依菩萨本行经云。佛告阿阍世王。杀父恶逆之罪。用向如来改悔故。在地狱中

当受世间五百日罪。便当得脱。唯当自责改往修来。莫用愁忧。王闻欢喜。不能自胜。

又杂宝藏经云。昔迦默国鸠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举手向母。挝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于贼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寻即现报。苦痛如是。后地狱苦不可称计也。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婆罗门。妇产一男儿。容貌弊恶身体臭秽。饮母乳时能使乳败。若饮余者亦皆败坏。唯以酥蜜涂指令舐。得济躯命。因为立字。名曰得饱。后渐长大求佛出家。佛告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门。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而行乞食亦不获得。便自悔责。入其塔中见少尘坩。即便扫洒。时到乞食即便丰足。心怀欢喜白众僧言。从今以往众僧塔寺听我扫洒。僧即听许。后于一日眠不觉晓。舍利弗见佛塔中有少尘坩。即便扫之时。黎军支便从眠寤。见舍利弗扫竟。心怀怅恨语舍利弗。汝扫我地令我今者饥困一日。时舍利弗闻是语已。而告之言。我今自当共汝入城受请。可得饱满汝勿忧也。闻已心泰。受请时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请。正值檀越。夫妇鬪诤竟不得食。饥饿而还。时舍利弗于第二日复更语言。我于今朝。当自将汝受长者请令汝饱足。时到将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独不得食。高声唱言。我不得食。尔时主人都无闻者。饥困而还。尔时阿难闻已深怜。于第三日语言。我于今朝随佛受请。为汝取食足使饱满。然阿难受持如来八万四千诸法藏门未曾漏脱。今故为此黎军支比丘取其饮食。忽然不忆空钵而还。于第四日阿难复为取食还其所止。道逢恶狗所[齿*齐]啮。饮食弃地空钵而还。于第五日大目犍连复为取食。中道为金翅鸟王见为搏啮。合钵将去置大海中。复不得食。于第六日时舍利弗复为取食。到彼房门自然闭。复以神力入其房内踊出其前。失钵堕地至金刚际。复以神力伸手取钵。其口复齩。竟不能食。时日已过口辄自开。于第七日竟不得食。极生惭愧。于四众前飡沙饮水。即入涅槃。时诸比丘见是事已怪其所由。请佛说本因缘。佛告比丘。乃往过去无量世中有佛出世。号曰帝幢。将诸比丘游行教化。时有长者。名曰瞿弥。见佛及僧深生信敬。请来供养日日如是。便经父亡。母故惠施。子愆不听。乃至计食与母。母故分减施佛及僧。子闻瞋恚。即便捉母闭着空室锁户弃去。至七日头母极饥困。从子索食。儿答母曰。何如飡沙饮水足活。今者何为索食。语已舍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终入阿鼻狱。受苦毕已还生人中饥困如是。然由往昔供养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新婆沙论云。昔有暴恶者。令母执器自[(壳-一)/牛]牛乳。[(壳-一)/牛]便过量。母止之言。余者可留以乳犊子。其人既闻忽生瞋忿。以手掬乳散其母面。随着母身。乳滴多少。恶业力故。即令彼人身上还生尔所白癞。

妇逆部第三

如杂宝藏经云。昔有一妇。禀性佞悞不顺礼度。每所云为常与姑反。后作方计教其夫主自杀其母。其夫愚痴。即用妇语。便将其母至旷野中。结缚手足将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彻上天。云雾四合为下霹雳霹杀其儿。母即还家。其妇开门谓是夫主。问言。杀未。姑答已杀。至于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现报如是。后入地狱受苦无量。

◎

◎弃父部第四

如杂宝藏经。尔时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而常赞叹恭敬父母耆长宿老。不但今日。我于过去久远。有国名弃老国。彼国土中有老人者。皆远驱弃。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国法应在驱遣。大臣孝顺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着中随时孝养。

尔时天神捉持二蛇。着王殿上而作是言。各别雄雌汝国得安。若不别者汝身及国。七日之后悉当覆灭。王闻是已心怀懊恼。即与群臣参议斯事。各自陈谢称不能别。即募国界。谁能别者。厚加爵赏。大臣归家往问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别。以细软物停蛇着上。其躁绕者当知是雄。住不动者当知是雌(故律云白迭试蛇去住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别雄雌。天神复问言。谁于睡者名之为寤谁于寤者名之为睡。王与群臣复不能辩。大臣问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学人。于诸凡夫名为觉者。于诸罗汉名之为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复问言。此大白象有几斤两。群臣共议无能知者。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着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置石着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复问言。以一掬水多于大海。谁能知之。群臣共议又不能解。大臣问父。此是何语。父言。此语易解。若有人解信心清净。以一掬水施于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数千万劫受福无穷。海水极多不过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万倍多于大海。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复化作饿人。连骸拄骨而来问言。世颇有人饥穷瘦苦剧于我不。群臣思量复

不能答。复以状问父。父答子言。世间有人。悭贪嫉妬不信三宝。不能供养父母师长。将来之世堕饿鬼中。百千万岁不闻水谷之名。身如大山腹如大谷。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身至脚。举动之时支节火然。如此之人剧汝饥苦百千万倍。即以斯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杻械项后着锁。身中火出举体焦烂。而又问言。世颇有人苦剧我不。群臣率尔无知答者。大臣复问其父。父即答言。世间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师长。叛于夫主。诽谤三尊。将来之世堕于地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陷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众苦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以此方之剧汝困苦。百千万倍。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瑰玮踰于世人。而又问言。世间颇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群臣默然无能答者。臣复问父。父时答言。世间有人信敬三宝孝顺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生天上端正殊特。过于汝身百千万倍。以此方之如瞎猕猴。复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栴檀木方之正等。又复问言。何者是头。群臣智力无能答者。臣又问父。父答言。易知。放着水中。根者必沈。尾者必举。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驎马形色无异。而复问言。谁母谁子。群臣亦复无能答者。复问其父。父答言。与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与子。如是所问悉皆答之。天神欢喜。大遗王珍奇财宝。而语王言。汝今国土我当拥护。令诸外敌不能侵害。王闻是已极大踊跃。而问臣言。为是自知有人教汝。赖汝大智国土获安。既得珍宝又许拥护。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之智。愿施无畏。乃敢具陈。王言。设汝今有万死之罪犹尚不问。况小罪过。臣白王言。国有制令不听养老。臣有老父不忍驱遣。致犯王法藏着地中。臣来应答。尽是父智。非臣之力。唯愿大王。一切国土还听养老。王即叹美心生喜悦。奉养臣父尊以为师。济我国家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不听弃老仰令孝养。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当加大罪。

尔时父者我身时也。尔时大臣者舍利弗是。尔时王者阿闍世是也。尔时天神者阿难是也(故俗云养老乞言即其是也)。

又杂宝藏经云。昔者世尊语诸比丘。当知往昔波罗柰国。有不善法流行于世。父年六十与着敷[𠂔*𠂔]使守门户。尔时兄弟二人。兄语弟言。汝与父敷[𠂔*𠂔]使令守门。屋中唯有一敷[𠂔*𠂔]。小弟便截半与父而白父言。大兄与父非我所与。大兄教父使守门屋。兄向弟言。何不尽与敷[𠂔*𠂔]截半与之。弟答兄言。适有一敷[𠂔*𠂔]不截半与。后更何处得。兄问弟言。欲更与谁。弟言。岂可得不留与兄耶。兄言。何以与我。弟言。汝当年老。汝子亦当安

汝置于门中。兄闻此语惊愕曰。我亦当如是耶。弟言。谁当代汝。便语兄言。如此恶法宜共除舍。兄弟相将共至辅相所。以此言论。向辅相说。辅相答言。实尔。我等亦共有老。辅相启王。王可此语。宣令国界。孝养父母。断先非法。不听更尔。

又优婆塞戒经云。是五逆罪。杀父则轻。杀母则重。杀阿罗汉重于杀母。出佛身血重于杀阿罗汉。破僧复重出佛身血。

颂曰。

君爱忠臣	父怜孝子	况佛大慈
拔苦乐彼	不荷其恩	害亲存己
一坠幽涂	累劫终始	

感应缘(如是五逆及恶心向三宝现遭殃咎者无量并散在诸篇今略述二三不孝现报之验也)

- 周王彦伟
- 齐何君平
- 隋妇养姑

周时有人。姓王。字彦伟。河南人。为性凶恶好游猎。父母孤养怜爱极重。每谏不许共恶人交游。复抑不听射猎。恐损身命不存系嗣。伟不从父训常猎不止。兼逐恶人常为龕过。父母既见不止凶行。罚杖五十。身疮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后。密以土袋压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气不出。意令遣死无有疮瘢。将为卒亡不猜己身。忽见有鬼来入堂内震动家内。大小并觉翻伟床前。伟便仰卧。土袋已在伟腹。父母苏觉。遂挽儿腹上土袋。不能去身。伟复见鬼压土袋上。极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邻人。并力挽之必竟不移。伟声不出。但得以手叩头。合掌而卒。

齐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诞平后更不孕。父母怜爱剧同眼目。父母怜重。平长大不多教学问。纵暴自游。年至二十。父母怜爱不听别室。父因使出行。经年方还。父行去后母怜共私。父还到舍共母杀父。埋之后园。诳他道父未还。天雷霹父尸出。然后霹平身。身上具题因缘。亲邻告官。闻彻天听。勅杀裴氏。暴尸不听收埋(右二见李归心录也)。

隋大业中河南人。妇女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一甕留以示儿。儿还见之。欲送妇向县。未及而雷雨震失其妇。俄而妇从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头白狗头。言语不异。问其故。答云。以不孝姑为天神所罚。夫以送官。时乞食于市。后不知所在(右一验出冥报记)。

◎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报恩篇第五十一
- 背恩篇五十二

报恩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重恩三宝慈荫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机无细而不临。智有来而必抚。遂使优填刻像鬻尔浮光。斯匿铸形超然避席。自兹厥后灵瑞倍兴。嘉声弥盛靡草从风。念则罪减福生。敬则德隆终古。良由如来长我法身父母养我生身。既修长寿之因。不存蜉蝣之命。恩义深重特须思报恩也。

引证部第二

如正法念经云。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何等为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来。四者说法师。若有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在为人之所赞叹。于未来世能得菩提。

又大般若经(第四百四十三云)若有问言。谁是知恩能报恩者。应正答言。佛是知恩能报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间知恩报恩无过佛故。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众生知反复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况大恩。设离此间百千由旬。犹近我不异。我常叹誉。若有众生不知反复者。大恩尚不忆。何况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犹远。是故比丘当念念反复。莫学无反复。

又舍利弗问经云。佛言。夫受戒。随其力辨。可以为施。不限多少。文殊师利白佛言。云何如来说父母恩大不可不报。又言师僧之恩。不可称量。其谁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于膝下。莫以报生长与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从师学开发知见。次恩大也。夫出家者。舍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门中受微妙法。师之力也。生长法身出功德财养智惠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

又中阴经。佛问弥勒。阎浮提儿生堕地。乃至三岁母之怀抱为饮几乳。弥勒答曰。饮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东弗于逮儿生堕地。乃至三岁饮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儿生堕地。乃至三岁饮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单越儿生堕地坐着陌头。行人授指[口*束]指七日成人。彼土无乳。中阴众生饮吸于风(古人用其小斗准今唐斗一斗当旧三斗故乳似多)。

又难报经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经历千年便利背上。犹不能报父母之恩。

又增一阿含经云。孝顺供养父母功德果报。与一生补处菩萨功德一等。

又佛说古来世时经阿那律比丘自说宿命云。吾昔在波罗柰国。谷米勇贵人民饥馑。我负担草卖以自活。彼有缘觉名曰和理。来游其国。我早出城欲担负草。尔时缘觉着衣持钵入城分卫。至于中道吾负草还。于城门中复与相遇。空钵而出。和理缘觉遥见吾来。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负草还。想朝未食。吾当随后往诣其家。乞以遏饥。我时担草自还其舍。下草着地。顾见缘觉追吾之后如影随形。我时心念。朝出城时见此缘觉入城分卫。而空钵还。想未获食。吾当断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长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缘觉曰。今谷米饥贵人民虚饿。分为二分。一分着钵。一分自食。尔为应法耳。施主报之。唯然圣人。白衣居家徐炊食之。早晚无在。道人愿受。加哀一门。时彼缘觉悉受饭食。吾因是德七返生天为诸天王。七返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为诸国王。长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见奉事。四辈道俗所见供养。自来求吾吾无所忘。

又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云。佛在忉利天欢喜园中波利质多罗树下。三月安居四众围绕。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闻已乳自流出。若审是我所生悉达多者。当令乳汁直至于口。作此语已两乳直出。犹白莲华。而便入如来口中。摩耶见喜踊跃怡悦。如华开荣。一心五体投地专精正念。结使消伏。佛为说法得须陀洹果。佛在天上种种利益。不可具述。尔时世尊夏三月尽。将欲还下阎浮。放五色光照曜显赫。时天帝释知佛当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宝阶。中央阎浮檀金。左用琉璃。右用马脑。栏楯雕镂极为严丽。佛语摩耶。生死之法会必有离。我今应下还阎浮提。不久亦当入于涅槃。摩耶垂泪说偈。尔时世尊与母辞别。下蹶宝阶。梵天王执盖。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众歌呗赞叹。天作伎乐充塞虚空。散华烧香导从来下阎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大众集在宝阶稽首奉迎。佛还祇桓处师子座。四众围绕。欢喜踊跃不可具说。

又观佛三昧经云。父王白佛。当往忉利天为母说法。佛言。当如轮王行法问讯檀越。时持地菩萨入首楞严定。从金刚际作金刚华。华华相次。四龙各持七宝台。持地为佛作三道宝阶。世尊至已入宫。白毫相光化作七宝盖覆母上。作七宝床奉令坐。

又六度集经云。昔者菩萨为大理家积财巨亿。常奉三尊慈向众生。观市覩鳖心悼之焉。问价贵贱。鳖主知菩萨有普慈之德。答曰。百万。菩萨答曰。大善。将鳖归家。临水放之覩其游去悲喜誓曰。众难命全如尔今也。广起弘愿。诸佛赞善。鳖于后夜来啮其门。怪门有声便出见鳖。语菩萨曰。吾受重润身得获全。无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虚。洪水将至必为巨害矣。愿速严舟临时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诣门如事启王。王以菩萨宿有善名信用其言。迁下处高。时至鳖来洪水至矣。可速下载。寻吾所之可获无患。船寻其后。有蛇趣船。菩萨曰取。鳖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鳖云亦善。又覩漂人博颊呼天哀济吾命。曰取。鳖曰慎无取也。凡人心伪。黠有终信。背恩追势好为凶逆。菩萨曰。虫类尔济。人类吾贱。岂是仁哉。吾不忍为也。于是取之。鳖王悔哉。遂之丰土。鳖辞曰。恩毕请退。答曰。吾获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者。必当相度。鳖曰。大善。鳖退蛇狐各去。狐以穴为居。获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喜曰。当以报彼恩矣。狐还白曰。小虫受润获济微命。虫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获金百斤。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盗。吾精诚之致。愿以贡贤。菩萨深惟。不取徒损无益于贫民。可以布施众生获济。不亦善乎。寻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萨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尔掘

塚劫金罪应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贫民困者吾欲等施。尔欲专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萨见拘无所告诉。唯归命三尊悔过自责。慈愿众生早离八难。莫有怨结如今吾也。蛇狐会曰。奈何斯事。蛇曰。吾将济之。遂衔良药开关入狱。见菩萨状颜色有损怆而心悲。谓菩萨言。以药自随。吾将齧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济者。贤者以药自闻傅即瘳矣。菩萨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将殒。王令曰。有能济兹。封之相国吾与参治。菩萨上闻。傅之即瘳。王喜问其所由。本末自陈。王怅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诛漂人大赦其国。封为相国执手入宫。并坐谈论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诸沙门。理家者是吾身。国王者弥勒是。鳖者阿难是。狐者秋露子是。蛇者目连是。漂人者调达是。菩萨慈惠度无极行布施如是。

又新婆沙论云。昔捷驮罗国迦膩色迦王有一黄门。常监内事暂出城外。见有群牛数盈五百。来入城内问驱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将去其种。于是黄门即自思忖。我宿恶业受不男身。今应以财救此牛难。遂偿其价悉令得脱。善业力故。令此黄门即复男身。深生庆悦寻还城内。伫立宫门。附使启王请入奉现。王令唤入怪问所由。于是黄门具奏上事。王闻惊喜厚赐珍财。转授高官令知外事。

颂曰。

盛哉能仁	悲救为先	乘机讷感
鞠养慈怜	狐金蛇赏	阉人身全
知恩报德	幽冥应焉	

感应缘(略引四验)

- 宋时吴子英
- 宋时有人念佛免难
- 宋时勃海陈裴
-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吴子英者。舒乡人。善入水捕得赤鲤鱼爱其色好持归不杀。养之池中。数饲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上我背与汝俱升天。岁来归见其妻子。鱼后迎之。如此有七十人。故吴中门户。并作神鱼子英祠(右此一验出列仙传)。

宋有一国。与罗刹相近。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已后国中家。各专一日当分送往。勿复枉杀。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父母哀号。便至心念佛。爰及宗亲助子属想。便送此儿辞别舍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嘉庆慕焉(右一验出幽冥录)。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无几辄卒死。后有勃海陈裴。见使此郡。裴忧愁不乐。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则无忧。裴仍不解此语。卜者报曰。但去自当解之。裴既到官。侍医有王侯平。有史侯董俟等。裴心竊曰。此所谓诸侯矣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至夜半后有物来上裴被上。裴觉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踉匍匐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魅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欲试府君耳。听一相赦当深报府君恩。府君曰。汝为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魅曰。我本百岁狐也。今变为魅。垂垂化为神。而正触府君威怒。甚遭困厄。听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难。但呼我字。则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真放伯裘之义。即便放之。小开被忽然有赤光如震电。从户出。明日夜有敲户者。裴问曰谁。答曰。伯裘。问曰。何为。答曰。白事。问曰。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贼。发奴也。裴案发则验。每事先以语裴。于是境界无毫毛之奸。而咸曰。圣君出。后经月余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惊惧虑伯裘来白。遂与诸侯谋杀裴。却为傍无人。便使诸侯持杖。直入欲格杀之。裴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申一匹绛课。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缚取之拷问来意。故皆伏首。后月余日与裴辞曰。今得为神矣。当上天去。不得复与府君相见往来。遂去不见也(右此一验出搜神异记)。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练行。贞观末有鸽。巢其房楹上哺养二鸕。法师每有余食常就巢哺之。鸽鸕后虽渐长羽翼未成。乃并学飞俱坠地而死。僧并收瘞之。经旬后僧夜梦。二小儿白之曰。儿等为先有少罪遂受鸽身。比来闻法师读法华经及金刚般若经。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某姓名家托生为男。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期往视。见此家一妇人同时诞育二子。因为作满月斋。僧呼为鸽儿。两儿并应之曰诺。一应之后岁余始言(右此一验出冥报拾遗)报恩事广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四生沈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凭奖导。是故三宝大慈俯应苍民。曲垂提引令脱苦难。况复违背重恩。岂不永沈苦海。是故妇人鸩毒夫蒙王赏。樵人害熊现报臂落。良由违恩业重现受交报。故智度论云。知恩者生大悲之根本。开善业之初门。人所爱敬。名誉远闻。死得生天。终成佛道。不知恩者甚于畜生也。

引证部第二

如百喻经云。昔有一妇荒淫无度。欲情既盛嫉恶其夫。每思方策规欲残害。种种设计不得其便。会值其夫骋使邻国。妇密为计。造毒药丸欲用害夫。诈语夫言。尔今远使虑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欢喜丸。用为资粮以送于尔。尔若出国至他境界。饥困之时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于夜暗中止宿林间。畏惧恶兽上树避之。其欢喜丸忘置树下。即以其夜值五百偷贼。盗彼国王五百匹马并及宝物来止树下。由其逃突尽皆饥渴。于其树下见欢喜丸。诸贼取已各食一丸。药毒气盛五百群贼一时俱死。时树上人至天明已。见此群贼死在树下。诈以刀箭斫射死尸。收其鞍马并及财宝驱向彼国。时彼国王多将人众寻迹来逐。会于中路值于彼王。彼王问言。汝是何人何处得马。其人答言。我是某国人。而于道路值此群贼共相斫射。五百群贼。今皆一处死在树下。由是之故我得马及以珍宝来投王国。若不见信。往看贼之创痍杀害处所。是王即遣亲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时欣然叹未曾有。既还国已厚加爵赏。封以聚落。彼王旧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远人未可信伏。如何卒尔宠遇过厚。至于爵赏逾越旧臣。远人闻已而作是言。谁有勇健能共我试。请于平原校其技能。旧人愕然无敢敌者。后时彼国大旷野中有恶师子。截道杀人。断绝王路。时彼旧臣详共议之。彼远人者。自谓勇健无能敌者。今复若能杀彼师子为国除害。真为奇特。作是议已便白于王。王闻是已给赐刀仗寻即遣之。尔时远人既受勅已。坚强其意向师子所。师子见之奋迅虓吼腾跃而前。远人惊怖即便上树。师子张口仰头向树。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师子口。师子寻死。尔时远人欢喜踊跃。来白于王。王倍宠遇。时彼国人率尔敬服。咸皆赞叹。

又诸经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时值大雨日暮饥寒。恶虫毒兽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见之怖出。熊语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温

暖。可于中宿。时连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给此人。七日雨止。熊将此人示其道径。熊语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问者莫言见我。人答言尔。此人前行见诸猎者。问汝从何来。见有众兽不。答言。见一大熊于我有恩。不得示汝。猎者言。汝是人党以人类相观。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时复来。汝示我者。我与汝多分。此人心变。即将猎者示熊处所。猎者杀熊。即以多分与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堕。猎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视子。我今背恩将是罪报。猎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众僧。上座是罗汉语诸下座。此是菩萨。未来出世当得作佛。莫食此肉。实时起塔供养。王闻此事勅下国内。背恩之人无令住此(新婆沙论云时上座观肉是菩萨肉共取香薪焚烧其肉收其余骨起窣堵波礼拜供养如事塔佛也)。

又九色鹿经云。昔者菩萨身为九色鹿。其毛九种色角白如雪。常在旃伽河边饮食水草。常与一鸟为知识。时水中有一溺人随流来下。或出或没。仰头呼天。山神树神诸天龙神。何不愍我。鹿闻下水救之语言。汝可骑我背捉我角。负出上岸。溺人下地绕鹿三匝。向鹿叩头。乞为大家作奴。给其使令采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报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贪我皮角必来杀我。时国王夫人夜梦见九色鹿。即诈病不起。王问何以。答曰。我昨夜梦见非常之鹿。其毛九种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当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将死矣。王募国中。若有能得当分国而治。赐其金钵盛满银粟。赐其银钵盛满金粟。溺人闻之。欲取富贵。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处。王大欢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来者。报之半国。溺人面上即生癞疮。溺人言。大王。此鹿虽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众。径到旃伽河边。乌在树头见人兵来。即呼鹿言。知识且起。王兵来至。鹿故熟眠卧不觉。乌下啄耳。鹿方惊觉。四向顾望无复走地。便往趣王车边。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将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国中一人。鹿复长跪问王言。谁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车边癞面人是也。鹿即仰头视此人面。眼中泪出不能自胜。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负此人出。约不相导。人无反复。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柰何反欲杀之。即下于国中。若有驱逐此鹿者。当诛五族。众鹿数千皆来依附。饮食水草不侵禾稼。风雨时节五谷丰熟。人无疾病其世太平。时九色鹿我身是也。乌者阿难是也。国王者今父王悦头檀是也。时王夫人者今孙陀利是也。时溺人者调达是也。我虽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难有至意。

又雀王经云。昔者菩萨身为雀王。慈心济众。由护身疮有虎食兽。骨刺其齿困饥将终。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兹。雀口生疮身为瘦瘠。骨出虎活。雀飞登树说佛经曰。杀为凶虐其恶莫大。虎闻雀诫。厉声勃然恚曰。尔始离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即速飞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调达身。

又杂宝藏经云。时提婆达。心常怀恶欲害世尊。乃雇五百善财婆罗门。使持弓箭。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变成诸华。五百婆罗门见是神变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礼佛忏悔。佛为说法皆得须陀洹道。复白佛言。愿听我等出家学道。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着体。重为说法得阿罗汉道。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为希有。提婆达多常欲害佛。然佛常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于过去时。波罗柰国有一商主。名不识恩。共五百贾客入海采宝。得宝还返到渊洄处。遇水罗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众商人等极大惊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诸神。谁能慈救济我也。有一大龟背广一里。心生悲愍来向船所。负载众人即得度海。时龟小睡。不识恩者欲以大石打龟头杀。诸商人言。我等蒙龟济难活命。杀之不祥不识恩也。不识恩曰。我停饥急谁能念恩。辄便杀龟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躅杀众人。尔时大龟我身是也。尔时不识恩者。提婆达多是也。五百商人者。五百婆罗门出家得道是也。我于往昔济彼免难。今复拔其生死之患也。

又佛说栴檀树经云。佛告阿难。谛听执受。时维邪梨国有五百人。入海采宝。置船步还。经历深山日暮止宿。豫严早发。四百九十九人皆引去。一人卧熟失辈。仍遇天雨雪失去径路。穷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树。树神谓穷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给衣食到春可去。穷人便留。至于三月启树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报顾有二亲。今在本土。实思得还。愿乞发遣。树神言善。便自从意。以金一饼赐之。去此不远当得还邑。穷人临去问树神言。此树香洁世所希有。今当委还。愿知其名。神言。不须问也。穷人复言。依阴此树积历三月。若到本国当宣树恩。神便报言。树名栴檀。根茎枝叶治人百病。其香远闻世之奇异。人所贪求不须谄也。穷人还至国中亲族欢喜。后无几间国王病头痛。祷祀天地山水诸神。痛不消差。名医省视。唯得栴檀香以护病得愈。王即募求民间无有。便宣令国中得栴檀香者。拜为封侯。妻以王女。时穷人闻赏禄重。便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处。王便令匠臣将穷人往伐取香树。至到树所。使者见树洪直。枝条茂盛华果煌煌。以希见故心不忍伐。不伐者则违王命。踌躇[褒-保+(非/(乏-之))]回不知云何。树神

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涂之。肝肠覆其上。树自当生还复如故。使者闻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穷人住在树边。树枝踣地标杀穷人。使者便与左右议言。向者树神言。当得人血肝肠以祠树心。不知当以谁赛。此人今死。便以当之。则屠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树即更生如本无异。车载伐树以还国中。医即进药王病得愈。举国欢喜。王命国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给病皆得愈。举国欣欣遂致太平。阿难退坐稽首质言。是穷人。何无反复。违树神重誓。佛报曰。乃往昔维卫佛时。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斋戒未曾懈怠。大儿常于中庭空中烧香供养十方诸佛。小弟愚痴不知三尊。辄以衣覆香上。兄谓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恶言。誓断兄两足。兄复起念当拍杀弟。父言。汝二子诤使我头痛。大儿报言。愿得我身为药令父平损。口不妄言。故世世受罪。弟兴恶意欲断兄足。后果将人往断树身。兄欲拍杀弟。今作树神。果因树为体拍杀弟身。时国王头痛者其父也。奉斋精进故得尊贵。时言使我头痛者。后果头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报应如影随形。

颂曰。

大悲愍济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义越君尊	忠孝尽命	犹难报恩
如违厥理	交丧其魂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善友篇第五十三
- 恶友篇第五十四
- 择交篇第五十五

善友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穷唯善与恶。顾此二途条然易辩。幽则有罪福苦乐。显则有贤愚荣辱。爱荣憎辱趣乐背苦。含识所必同也。今爱荣而不知慕贤。求福而不知避祸。譬犹播植粃粃而欲岁取精粮。驱驾驽蹇而望腾超夔绝。不亦惑哉。如鸟兽虫虺之智。犹知因风假鹜托迅附高以成其事。奚况于人而无托友以就其善乎。故所托善友则身存而成德。所亲闇蔽则身瘁而名恶也。故玄轨之宗。出于高范。切磋之意。事存我友。又如[口*集]牛之虻飞极百步。若附鸾尾则一翥万里。此岂非其翼工之所托迅也。亦同凡夫溺丧极趣不越人天。若凭大圣之威。则高升十地同生净域也。

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经云。阿难比丘。说半梵行名善知识。佛言。不尔。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识。又云。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云何名为如法而说如法而行。自不杀生。教人不杀生。乃至自行正见。教人行正见。若能如是则得名为真善知识。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义故名善知识。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复以是义名善知识。善知识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常为众生而求于乐。见他有过不讼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善男子。如空中月从初一日至十五日渐渐增长。善知识者亦复如是。令诸学人渐远恶法增长善法。善男子。若有亲近善知识者。本未有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则得增广。又云。善友当观。是人贪欲瞋恚愚痴思觉。何者徧多。若知是人贪欲多者。则应为说不净观法。瞋恚多者。为说慈悲。思觉多者。教令数息。着我多者。当为分析十八界等。闻已修行次第获得四念处。观身受心法。得是观已次第复观十二因缘。如是观已次得暖法。从得暖法乃至渐得罗汉辟支佛果。菩萨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无疑滞。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识法师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识。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论引经偈云。

无知无善识 恶友损正行
鼃鼃落乳中 是乳转成毒

是故要须真实利益众生。先自调伏然后教人。无寡闻失。无退行失。无散乱失。无轻慢失。无颠倒失。无贪求失。无瞋恚失。无邪行失。无着我失。无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识。故庄严论偈云。

多闻及见谛 巧说亦怜愍
不退此丈夫 菩萨胜依止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世尊。又共长老难陀至于一卖香邸。见彼邸上有诸香裹。见已即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取此邸上诸香裹物。难陀尔时即依佛教于彼邸上取诸香裹。佛告难陀。汝于漏刻一移之顷捉持香裹。然后放地。尔时长老难陀闻佛如此语已。手执此香于一刻间。还放地上。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当自嗅于手看。尔时难陀闻佛语已。即嗅自手佛语难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气。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气微妙无量。佛告难陀。如是如是。若人亲近诸善知识。时常共居随顺染习。相亲近故必定当得广大名闻。尔时世尊。因此事故。而说偈言。

若有手执沈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须臾执持香自染 亲附善友亦复然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若人亲近恶知识 现世不得好名闻
必以恶友相亲近 当来亦堕阿鼻狱
若人亲近善知识 随顺彼等所业行
虽不现证世间利 未来当得尽苦因

又四分律。亲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亲友。一难作能作。二难与能与。三难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舍。七贫贱不轻。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亲善友。应亲附之。又庄严论佛说偈云。

无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亲 涅槃第一乐

又迦罗越六向拜经云。善知识者有四辈。一外如怨家内有厚意。二于人前直谏于外说其善。三病瘦悬官若为其怔忡忧解之。四见人贫贱心不弃捐当念欲富之善。知识者复有四辈。一为吏所捕将归藏匿于后解决之。二有病瘦消损将归养视之。三知识死亡棺殓视之。四知识已死复念其家。

又生经云。佛告诸比丘。往古久远不可计时。于他异土时有四人。以为亲厚共止一处。时有猎师。射猎得鹿。欲来入城。各共议言。吾等设计从其猎师

当索鹿肉。知谁获多。俱即发行。一人陈辞。其言龕犷而高自大。咄男子。当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爱。以肉相与。吾思食之。第四人曰。亲厚损肉唯见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饥渴。时猎师观察四人言辞。各随所言以偈报之。先报第一人曰。

卿辞甚龕犷 云何相与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报第二人曰。

此人为善哉 谓我以为兄
其辞如枝体 便持一膊与

报第三人曰。

可爱敬施我 而心怀慈哀
其辞如腹心 便以心肝与

报第四人曰。

以我为亲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与

于时猎师随其所志言辞龕细。各与肉分。于是天说颂曰。

一切男子辞 柔软归其身
是故莫龕言 衰利不离身

尔时佛告诸比丘。第一龕辞则所欣释子是。第二人者颰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优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难是。天说偈者则吾身是。尔时相遇今亦如是。

又佛本行经云。佛告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柰国有一乌王。其乌名曰苏弗多罗(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罗柰城。与八万乌和合共住。善子乌王有妻。名曰苏弗室利(隋言善女)时彼乌妻共彼乌王行欲怀妊。时彼乌妻忽作是念。愿我得净香洁饮食现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乌妻思是饮食。不能得故宛转迷闷。身体憔悴。羸瘦颤掉。不自安故。问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转于地身体憔悴。羸瘦颤掉不能自安。彼时乌妻报乌王言。善哉圣子。我今有娠乃作

是念。愿得清净香洁肴膳如王食者。时善子乌告其妻言。异哉贤者。如我今日何处得是香美饮食。王宫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于彼手边必失身命。彼妻又复报乌王言。圣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饮食。我死无疑。并其胎子亦必无活。善子乌王复告妻言。异哉贤者。汝今死日必当欲至。乃思如是难得之物。善子乌王作是语已。忧愁怅快思惟而住。复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洁清净饮食如王食者。实难得也。尔时乌王群众之内乃有一乌。见善子乌心怀愁忧不乐而住。见是事已诣乌王所白乌王言。异哉贤者。何故忧愁思惟而住。善子乌王。于时广说前事因缘。彼乌复白善子王言。善哉圣子。莫复愁忧。我能为王觅是难得香美肴膳王所食者。是时乌王复告彼乌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为我办得如此事者。我当报汝所作功德。尔时彼乌。从乌王所居住之处。飞腾虚空至梵德王宫。去厨不远坐一树上。观梵德王食厨之内。其王食辨有一妇女备具肴膳。食时将至。专以银器盛彼饮食欲奉与王。尔时彼乌从树飞下。在彼妇女头上而立啄其鼻。时彼妇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于地上。

尔时彼乌即取其食将与乌王。乌王得已即将与妻。其妻得已寻时饱食。身体安隐如是产生。尔时彼乌日别数往。夺彼食取将与乌王。时梵德王屡见此事。作如是念。奇哉怪异。云何此乌数数常来秽污我食。复以觜(下准)爪伤我妇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寻时勅唤网捕猎师。而语之言。卿等急速至彼乌处。生捕将来。其诸猎师闻王勅已。启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违命。猎师往至以其罗网捕得此乌。生捉将来付梵德王。时梵德王语其乌言。汝比何故数污我食。复以觜爪伤我妇女。尔时彼鸟语梵德王。善哉大王。听我向王说如此事令王欢喜。时梵德王心生喜悦。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乌能作人语。作是念已告彼乌言。善哉善哉。汝必为我说斯事意令我欢喜。尔时彼乌。即以偈颂。向梵德王而说之曰。

大王当知波罗柰	有一乌王常依止
八万乌众所围绕	悉皆取彼王处分
彼乌王妻有所忆	我向大王说其缘
乌妻所思香美膳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数数来	抄拨大王香美食
今者为彼乌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系
善哉唯愿大圣王	慈悲怜愍放脱我
我为乌王彼妻故	数来抄拨大王食

我念从此一生来 未曾经造如此事
今为大王一勅已 于后不敢更复为

时梵德王。既闻彼乌如此语已。心生喜悦。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于其主边有如是等爱重之心如此乌也。作是语已。其梵德王。而说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应重答食封禄
须似如是猛健乌 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说此偈已。复告乌言。善哉汝乌。于今已去常来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断于汝不与食者。来语我知。我自与汝已分所食。而将去耳。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彼乌王者我身是也。彼时为主偷食乌者。即忧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输头檀王是也。于时比丘忧陀夷。令彼欢喜为我取食今亦复尔。令净饭王心生欢喜。又复为吾而将食来。颂曰。

澡身沐德 炉冶心坚 冰开春日
兰败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缠
将升宝地 愿值善缘

恶友篇第五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大圣垂化正摄群心。善恶二门用标宗极。善类清升恶称俯坠。良由业惑未倾牢笼三界。情尘不静拥翳五烧。滞八倒之沈沦。劳四生之维繫。是故随顺邪师信受恶友。致使烦惑难摄乱使常行。心马易驰情猴难禁。修福念善罕自无闻。造罪营愆日就增进因此轮回生死不绝。大圣愍之岂不痛心也。

引证部第二

如尸迦罗越六向拜经云。恶知识者有四辈。一内有怨心外强为知识。二于人前好言语背后说人恶。三有急时于人前愁苦背后欢喜。四外如亲厚内兴怨谋。恶知识复有四辈。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见人有急时避人走。四见人死亡弃之不视。又涅槃经云。菩萨摩訶萨。观于恶象及恶知识等无有二。何以故。俱坏身故。菩萨摩訶萨。于恶象等心无怖惧。于恶知识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恶象等唯能坏身不能坏心。恶知识者二俱坏故。

是恶象等唯坏一身。恶知识者坏无量善身无量善心。是恶象等唯能破坏不净臭身。恶知识者能坏净身及以净心。是恶象等能坏肉身。恶知识者坏于法身。为恶象杀不至三恶。为恶友杀必至三恶。是恶象等但为身怨。恶知识者为善法怨。是故菩萨。常当远离诸恶知识。

又增一阿含经。世尊说偈云。

莫亲恶知识	亦莫从愚事
当近善知识	人中最胜者
人中无有恶	习近恶知识
后必种恶根	永在暗中进行

又中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虽好沐浴名香涂身。然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隐睡眠虽卧床枕覆以锦绮。然故忧苦不舍。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虽应得利而不得利。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违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亲朋舍离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称誉彼恶名丑声周闻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极大财富。彼大富人傥失财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坏命终往至善处。彼身口意恶行已。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远世时。于雪山下有二头鸟。同共一身。在于彼住。一头名曰迦楼茶鸟。一头名忧波迦楼茶鸟。而彼二鸟。一头若睡一头便寤。其迦楼茶有时睡眠。近彼寤头有一果树。名摩头迦。其树花落。风吹至彼所寤头边。其头尔时作如是念。我今虽复独食此华。若入于腹二头俱时得色得力并除饥渴。而彼寤头遂即不令彼头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华。其彼睡头于后寤时。腹中饱满欬气出。即语彼头作如是言。汝于何处得此香美微妙饮食而噉食之。令我身体安隐饱满。令我所出音声微妙。彼寤头报言。汝睡眠时。此处去我头边不远。有摩头迦华果之树。当于彼时一华堕落在我头边。我于尔时作如是念。今我但当独食此华。若入于腹俱得色力并除饥渴。是故我时不令汝寤。亦不语知。即食此华。尔时彼头闻此语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语我知。不唤我觉。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从今后所得饮食我亦不唤彼寤语知。而彼二头至于一时游行经历。忽然值遇一毒药华。便作是念。我食此华。愿令二

头俱时取死。于时语彼迦楼茶言。汝今睡眠我当寤住时迦楼茶闻彼忧波迦楼茶头如是语已。便即睡眠。其彼忧波迦楼茶头寻食毒华。迦楼茶头既寤已。咳哧气出。于是即觉有此毒气。而告彼头作如是言。汝向寤时食何恶食。令我身体不得安隐。命将欲死。又令我今语言龌涩。欲作音声障碍不利。于是寤头报彼头言。汝睡眠时我食毒华。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时彼头语别头言。汝所为者一何太猝。云何乃作如是恶事。即说偈曰。

汝于昔日睡眠时	我食妙华甘美味
其华风吹在我边	汝反生此大瞋恚
凡是痴人愿莫见	亦愿莫开痴共居
与痴共居无利益	自损及以损他身

佛告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时迦楼茶鸟食美华者。莫作异见。即我身是。彼时忧波迦楼茶鸟食毒华者。即此提婆达多是也。我于彼时为作利益。反生瞋恚。今亦复尔。我教利益。反更用我为怨讎也。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世尊。与彼难陀入迦毘罗婆苏都城。入已渐至一卖鱼店。尔时世尊见彼店内茅草铺上有一百头臭烂死鱼。置彼草铺。见已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取此鱼铺一把茅草。其彼难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语已即于彼店鱼铺下。抽取一把臭恶茅草。既执取已。佛复告言。长老难陀。少时捉住还放于地。难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尔时难陀捉得彼草。经一时顷便放于地。尔时佛复告难陀言。汝自嗅手。尔时难陀即嗅其手。尔时佛复告难陀言。汝手何气。长老难陀报言。世尊。唯有不净腥臭气也。尔时佛告长老难陀。如是如是。若人亲近诸恶知识。共为朋友交往止住。虽经少时共相随顺。后以恶业相染习故。令其恶声名闻远至。尔时世尊。因斯事故。而说偈言。

犹如在于鱼铺下	以手执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鱼臭	亲近恶友亦如是

颂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灵竹园
中有神化长	巧诱入幽昏

善人慕授福 恶友乐讎怨
善恶升沈异 熏莸别路门

择交篇第五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经说善知识者。不得暂离。恶知识者。不得暂近。但凡夫识心譬同素丝。随缘改转受色有殊。境来熏心。心应其境心境相乘善恶业现。故知三宝所资在物为贵。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愿捐弃恶友亲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显归心也。

引证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云山根底曲山壑中有向阳处。众鸟云集便共议言。我等今日当推举一鸟为王令众畏难不作非法。众鸟议言。善谁应为王。有一鸟言。当推鸽鹄。有一鸟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长颈众鸟脱犯啄我等脑。众咸言尔。复有一鸟言。当推鹅为王。其色绝白众鸟所敬。众鸟复言。此亦不可。颜貌虽白项长且曲。自项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复众言。正有孔雀。衣毛彩饰观者悦目。可应为王。复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虽好而无惭愧。每至舞时丑形出现。是故不可。有一鸟言。土梟为王。所以者何。昼则安静夜则勤伺守护我等。堪为王者。众咸可尔。有一鸚鵡。在一处住。有多智慧。作是念言。众鸟之法夜应眠息。昼则求食。是土梟法。夜则不眠。昼则多睡。而诸众鸟围侍左右。昼夜警宿不复眠睡。甚为苦事。我今设语。彼当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众鸟之类长夜受困。宁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众鸟前。举翅恭敬白众鸟言愿听。我说如前。意见尔时。众鸟即说。偈答。

黠慧广知义 不必以年耆
汝年虽幼小 智者宜时说

尔时鸚鵡闻众鸟说。即说偈言。

若从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欢喜时覩面 常令众鸟怖
况复瞋恚时 其面不可观

时众鸟咸言。实如所说。即共集义。此鸚鵡鸟聪明黠慧堪应为王。便拜为王。佛告诸比丘。彼时土梟者。今阇陀比丘是。鸚鵡鸟者。今阿难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如过去世时有群鸡。依棒林住。有狸侵食雄鸡。唯有雌在。后有乌来覆之。共生一子。子作声时翁说偈言。

此儿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乌复非鸡
若欲学翁声	复是鸡母生
若欲学母鸣	其父复是乌
学乌似鸡鸣	学鸡作乌声
乌鸡二兼学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论云何布施生尸波罗蜜。菩萨思惟。众生不知布施后世贫穷。以贫穷故劫盗心生。以劫盗故而有杀害。以贫穷故不足于色。色不足故而行邪行。以贫穷故为人下贱。下贱畏他而生妄语。如是等贫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财物不为非法。何以故。五欲充足无所乏短故。如提婆达多。本生曾为一蛇。与一虾蟇一龟。在一池中。共结亲友。其后池水竭尽饥穷困乏。无所控告。时蛇遣龟以呼虾蟇。虾蟇说偈以遣龟言。

若遭贫穷失本心	不惟本义食为先
汝持我声以语蛇	虾蟇终不到汝边

若修布施后生有福无所短乏。则能持戒无此众恶。是为布施能生尸罗波罗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后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师利。在昔过去久远劫时。曾为比丘。入城乞食。得满钵。百味欢喜丸。城中有一小儿。追而从乞。不即与之。乃至佛图手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当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欢喜丸布施众僧。然后于文殊师利许受戒发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发心作佛。颂曰。

善恶自相违	明闇不同止
圣人愍迷徒	乘机入生死
慕德祛器烦	愆心见真理
择交恶自终	出苦方有始

感应缘(略引三验)

- 魏沙门释超达
- 魏沙门释僧朗
- 齐沙门释道丰

魏荥阳释超达。未详氏族。元魏中行业僧也。多知解善呪术。帝禁图讖尤急。所在搜访。有人诬达。乃收付荥阳狱。时魏博陵公检勘穷劾。达以实告。公遂大怒。以车轮系颈严防卫之。自知无活专念观音。至夜四更忽不见轮。唯见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将欲远避。以系狱囚久。脚遂[恋-心+足]急不能远行。至晓虏骑四出追之。达急伏卧草中。兵骑蹋草悉皆靡遍。对逼不见仰看虏面。悉以皮障目。达一心服死唯专诚称念。夜中虏去寻即得脱。又有僧明道人。为北台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门为贼。官收数百僧。并五系缚之。僧明为魁首以绳急系。从头至足。克明斩决。僧明大怖。一心念观世音。至于半夜觉绳小宽。私心欣幸精诚弥切。及晓索绳都断。既因得脱。逃逸奔山。明旦狱监来觅不见唯有断绳在地。知为神力所加。非关人事。即以奏闻。帝信道人不反遂总释放。

魏凉州释僧朗。魏虏攻凉州。城民少。逼僧上城。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王军将至魏主所。谓曰。道人当坐禅行道。乃复作贼登城。罪极刑戮。明日当杀。至期食时。赤气数丈贯日直度。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异正为道人。实非本心。官抑令上。愿不须杀。帝遂放之。犹散配役徒。唯朗等数僧别付账下。从驾东归。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思慕本乡。中路共叛。然严防守更无走处。东西绝壁莫测浅深。上有大树傍垂岸侧。遂以鼓旗竿绳系树悬下。时夜大暗。崖底纯棘无安足处。欲上崖头复恐军觉。投计惶惶捉绳悬住。势非及久。共相谓曰。今厄顿至。唯念观音。以头扣石一心专注。须臾光明从日处出通照天地。乃见棘中有得下处。因光至地还忽冥暗。方知圣力非关天明。相庆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晓。始闻军众警角将发。而山谷重迭来回万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顾而言。虽免虏难虎口难脱。朗语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现光。今遇此虎。将非圣人示吾路耶。于是二人径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迟虎亦暂住。至晓得出。而失虎踪。便随道自进。至于七日达于仇池。又至凉汉出于荆州。不测所终。

齐相州鼓山释道丰。未详氏族。世称得道之流。与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养。或云。练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技艺无所不解。齐高来往并邺。常过问之。应对不思随事标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丰前令遣食之。丰聊无辞让极意饱噉。帝乃大笑。亦不与言。驾去后谓弟子曰。除却床头物。及发撒床见向者蒸肫酒等犹在。都不似噉嚼处。时石窟寺有一坐禅僧。每日西则东望山颠。有丈八金像现。此僧私喜谓覩灵瑞。日日礼拜。如此可经两月。后在房卧。忽闻枕间有语。谓之曰。天下更何处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当好作佛身莫自轻脱。此僧闻已便起郑重。傍视群僧犹如草芥。于大众前侧手指胸云。儂辈颇识真佛不。泥龕画佛语不出唇。智虑何如。儂见真佛不知礼敬。犹作本日欺我。悉堕阿鼻。又眼睛已赤噉呼无常。合寺知是惊禅。及未发前輿诣丰所住。即谓曰。汝两月已来常见东山上现金像耶。答曰。实见。又曰。汝闻枕间遣作佛耶。答曰。实然。丰曰。此风动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难制。便以针针之三处。因即不发。及丰临终谓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劳。今去无以相遗。当留一泉与汝。既无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业。便指灶傍去一方石。遂有悬泉澄映不盈不减。于今现存(右三验出梁高僧传)。

◎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眷属篇第五十六
- 校量篇第五十七

眷属篇(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哀恋部
- 改易部
- 离着部

述意部第一

窃寻眷属萍移新故轮转。去留难卜聚会暂时。良由善恶缘别升沈殊趣。善如难陀弃荣欲而从道。罗云舍王位而断结。如旃檀林旃檀围绕。随应而度。调御之美于兹可见。恶如调达破僧阉王害父。常怀毒意常结怨讎。既同棘刺之林。亦类虻蛇之种。善恶路分祸福可觀也。

哀恋部第二

如须摩提长者经云。佛在世时。舍卫城有大长者子。名须摩提。是人命终。父母宗亲及诸知识。一时号哭哀悼蹙踊。称怨大唤闷绝于地。或有唤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种种号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盆者。又有持刀断其发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恼无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风鼓扇林树枝柯相杙。又如失水之鱼宛转在地。又如斩截大树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彼诸大众何故哀号悲泣如是。阿难具以白佛。唯愿世尊。为度一切。可往至彼。诸佛世尊不以无请而有不说。我今为彼诸人劝请于佛。世尊以大慈悲愿往至彼。

尔时如来受阿难请。即往其家。是时彼诸人等。遥见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来迎佛。既至佛所头面礼足。悲哀哽塞不能发言。正欲长叹。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气而住。尔时佛告长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恼着此幻法。是诸人等同时发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聪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壮。于诸人中为无有上。又复多饶财宝仓库盈溢。车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备无所乏短。一旦命终。是故我等。悲泣恋慕不能自胜。善哉世尊。愿为我等方便说法得离诸恼。从今已后更不复受如是诸苦。

尔时世尊告长者父母宗亲知识及诸大众。汝等曾见有生不老病死不。诸人白佛言。未曾见也。佛复告诸大众。汝等欲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者。莫复念是恩爱之缚。标心正见归命三宝。所以者何。于诸世间无过佛者。能导盲冥愚痴之众。佛所说法即是良药。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无不死
生死往来道	唯法能除灭
无有十方刹	命终能济者
唯佛能除断	是故归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恶者
心常怀憍慢	不敬于三宝
不能净持戒	懈怠不精进
如是诸人等	皆名之为死
无常计有常	不净计有净
实苦而言乐	无我计有我
众生生死中	深着于倒见
千万亿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真实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为大苦本
若人见垢浊	断际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无上之大法

尔时长者诸眷属等闻佛所说。悲苦皆息并获道果。又法句喻经云。昔有婆罗门。少年出家。学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罗门法六十不得道。然后归家娶妇为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爱。至年七岁书学聪慧。才辩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终。梵志怜惜不能自胜。伏其尸上气绝复苏。亲族谏喻夺尸殓敛。埋着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计无所益。不如往至阎罗王所先乞索儿命。于是梵志沐浴斋戒。赍持华香发舍而去。所在问人。阎罗王所治处为在何许。展转前行。行数千里至深山中。见诸得道梵志。复问如前。诸梵志问曰。卿问阎罗王所治处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辩慧过人。近日卒亡。悲穷懊恼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儿命。还将归家养以备老。诸梵志等。愍其愚痴即告之曰阎罗王所治之处。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当示卿方。宜从此西行四百余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诸天神案行世间停宿之城。阎罗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过此城。卿持斋戒往必见之。梵志欢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见好城郭。宫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诣门烧香翘脚。祝愿求见阎罗王。王勅守门人引见之。梵志启言。晚生一男欲以备老。养育七岁近日命终。唯愿大王。垂恩布施还我儿命。阎罗王言。所求大善。卿儿今在东园中戏。自往将去。梵志即往。见儿与诸小儿共戏。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昼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宁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儿惊唤逆呵之曰。痴騃老翁不达道理。寄住须臾名人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间自有父母。邂逅之间唐自手抱。梵志怅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闻瞿昙沙门知人魂神变化之道。当往问之。于是梵志即还佛所。时佛在舍卫祇桓为大众说法。梵志见佛稽首作礼。具以本末向佛陈之。实是我儿不肯见名。反谓我为痴騃老

翁。寄住须臾认我为子。永无父子之情。何缘乃尔。佛告梵志。汝实愚痴。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缘合居。譬如寄客起则离散。愚迷缚着计为已有。忧悲苦恼不识本根。沈溺生死未央休息。唯有慧者不贪恩爱。觉苦舍习勤修经戒。灭除识想生死得尽。梵志闻已豁然意解。即于座上得罗汉道。

又大法炬经云。佛言。一切众生皆悉随其形类而置名字。如鸟雀等。而彼饿鬼众生之中。无有决定差别名字。勿谓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饿鬼定饿鬼也。如一事上有种种名。如一人上有种种名。如一天乃至饿鬼畜生有种种名。亦复如是。亦有多饿鬼全无名字。于一弹指顷转变身体作种种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恶业因缘未尽故。于一念中种种变身。

◎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喻经云。昔佛在舍卫国。为天人说法。时城中有婆罗门长者。财富无数。为人悭贪不好布施。食常闭门不喜人客。若有其食时。辄勅门士坚闭门户。勿令有人妄入门里乞丐求索。尔时长者歛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饭食教杀肥鸡。姜椒和调煮之令熟。饭食订馔实时已办。勅外闭门。夫妻二人坐一小儿。着聚中央便共饮食。父母取鸡肉着儿口中。如是数数初不有废。佛知此长者宿福应度。化作沙门。伺其坐食现出坐前。便祝愿云。但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长者举头见化沙门。即骂之言。汝为道人而无羞耻。室家坐食何为唐突。沙门答曰。卿自愚痴不知羞耻。今我乞士何故惭羞。长者问曰。吾及室家自共娱乐何故惭羞。沙门答曰。卿杀父妻母。供养怨家不知惭耻。反谓乞士何不惭羞。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所生枝不绝	但用食贪欲
养怨益丘塚	愚人当汲汲
虽狱有钩鑠	慧人不谓牢
愚见妻子饰	深着爱其牢
慧说爱为狱	深固难得出
是故当断弃	不亲欲能安

长者闻偈惊而问之。道人何故说此。答曰。案上鸡者是卿先世时父。以悭贪故常生鸡中为卿所食。此小儿者往作罗刹。卿作贾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辄失

流堕罗刹国中为罗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寿尽来生为卿作子。以卿余罪未毕故来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时母。以恩爱深固今还与卿作妇。今卿愚痴不识宿命。杀父养怨。以母为妻。五道生死轮转无际周旋五道。谁能知者。唯有道人见此睹彼。愚者不知岂不惭耻于是长者慙然。毛竖如畏怖状。佛现威神令识宿命。长者见佛即识宿命。寻则忏悔谢过便受五戒。佛为说法得须陀洹道。又杂宝藏经云。佛时游行到居阿罗国。便于中路一树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罗。系属于人井上汲水。佛语阿难。往索水来。阿难承佛勅即往索水。尔时老母闻佛索水。自担罐往。既到佛所放罐着地。直往抱佛。阿难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为我母。爱心未尽是以抱我。若当遮者沸血从面门出而即命终。既得抱佛。鸣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语阿难。往唤其主。其主来至头面礼佛却住一面。佛语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出家者当得罗汉。主便即放。迦叶佛时出家学道故得罗汉。尔时为徒众主骂诸圣尼为婢。今属于他。五百身中常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贫贱。

又贤愚经云。舍卫国中有豪富长者。唯无子息。每祷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诚欵笃妇便怀妊。日月满足生一男儿。其儿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亲共相合集。诣大江边饮食自娱。临河不固失儿堕水。寻时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怜念绝气复苏。其儿功德竟复不死。至河水中随水沈浮。时有一鱼吞此小儿。虽在鱼腹犹复不死。时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无子姓。种种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常令一奴捕鱼贩卖。其奴捕得吞小儿鱼。剖腹看之得一小儿。面貌端正得已欢喜。我家由来祷祠求索。精诚报应故天与我。即便摩挲乳哺养之。时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儿于彼河失。今汝得之。愿以见还。时彼长者而答之曰。我家由来祷祠求子。今神报应赐我一儿。君之亡儿竟何所在。纷纭不了诣王求断。于是二家各引道理。王闻其说靡知所如。即为二家共养此儿。至儿长大各为娶妇。安置家业二处异居。此妇生子即属此家。彼妇生儿即属彼家。时二长者各随王教。其儿长大俱为娶妇。供给所须无有乏短。其儿白二父母请求出家。父母心爱不能距逆。即便听许。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听之。赞言善来。头须自堕即成沙门。字曰重姓。佛为说法得尽诸苦。即于座上成阿罗汉。阿难白佛。不审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种何善根。而今生世堕水鱼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难。汝且听之。吾当为说。过去久远有佛世尊号毘婆尸。集诸大众为说妙法。时有长者来至会中。闻受三归受不杀戒。复以一钱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无有乏短。佛告阿难。尔时长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钱九十一劫常富钱财。至于今世二家供给。受不杀戒故堕水鱼吞不死。受二自归故今值我世得阿罗汉道。又佛说长者子

懊恼三处经云。尔时舍卫城有大富长者。财宝无数家无親子。恐终后没官。夫妇祷祠归命三宝。精勤不懈便得怀軀。妇人黠者有五事应知。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不念。三知所因怀軀四别知男女。五别知善恶。是妇报长者。我已怀軀。长者欢喜。月满生男。加五乳母供养抱持。长大索得好妇。其儿夫妇行园。园中有树。名曰无忧。华色鲜白絮弱绯色。妇语夫言。欲得此华。夫便上树为取此华。树枝细劣实时摧折。儿便墮死。父母闻之奔趣抱头。摩挲占视永绝不苏。父母悲哀五内摧伤。众客见之亦代哀痛。佛与阿难。因入城见愍独一子而墮树死。佛告长者。人生有死。物成有败。对至命尽不可避藏。捐去忧患勿复忧戚。佛语长者。此儿本从忉利天上寿尽来生卿家。卿家寿尽便生龙中。金翅鸟王即取噉之。三处父母一时共啼哭。为是谁子。佛即说偈言。

天上诸天子	为是卿子乎
为在诸龙中	龙神之子耶
时佛自解言	非是诸天子
亦非为卿子	复非诸龙子
生死诸因缘	无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若如过客

佛语长者。死不可离。去不可追。长者白佛。此儿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儿前世好喜布施。尊敬于人。缘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猎伤害。令身命短。罪福随人如影随形。长者踊跃逮得法忍。

离着部第四

如十住毘婆沙论云。于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属车马等物。增长贪求无有厌足家是难满如海吞流。家是无足如火焚薪。家是无息觉观相续。家是苦性如怨诈亲。家是障碍能妨圣道。家是鬪乱共相违诤。家是多瞋呵责好丑。家是无常虽久失坏。家是众苦驰求守护。家是疑处犹如怨贼。家是颠倒贪着假名。家是伎人种种妄饰。家是变异贪必离散。家是假借无有实事。家如眠梦富贵则失。家如朝露须臾变灭。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丛欲刺伤人。家如铁虫觉观常唼。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萨当如是观知其家过。在家妻子眷属奴婢财物等不能作救作归。非我善友。是故宜当急舍离之。又无始已来一切众生。于六道中互为父子。亲疏何定。故偈云。

无明蔽慧眼	数数生死中
往来多所作	更互为父子
贪着世间乐	不知有胜事
怨数为知识	知识数为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爱心
若起憎爱心	不能通达法

又大菩萨藏经云。舍利子。若有众生味着男女妻妾诸女色欲。当知即是味着砾石之雹。即是味着利刀之刃。则是味着大热铁丸。即是味着坐热铁床。即是味着热铁几墜。舍利子。若有味着华鬘香涂。即是味着热铁华鬘。亦是味着屎尿涂身。舍利子。若有摄受居处舍宅。当知摄受大热铁瓮。若有摄受奴婢作使。当知摄受地狱恶卒。若有摄受象马驼驴牛羊鸡豕当知摄受地狱之中黑驳猪狗。又是摄百踰缮那警卫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摄受妻妾男女诸女色欲。当知即是摄受一切众苦忧愁悲恼之聚。舍利子。宁当依附千踰缮那量大热铁床。极热遍热猛焰洞然。于彼父母所给妻妾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爱之心远观其相。何况亲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当知妇人是众苦本。是障碍本。是杀害本。是系缚本。是忧愁本。是怨对本。是生盲本。当知妇人灭圣慧眼。当知妇人如热铁华散布于地足蹈其上。当知妇人于诸邪性流布增长。舍利子。何因缘故。名为妇人。所言妇者。名加重担。何以故。能使众生受重担故。能使众生持于重担有所行故。能使众生荷于重担遍周行故。能令众生于此重担心疲苦故。能令众生为于重担所煎迫故。能令众生为于重担所伤害故。舍利子。复以何缘名之为妇。所言妇者。是诸众生所输委处。是贪爱奴所流没处。是顺妇者所输税处。是妇媚者所迷惑处。是妇胜者所归投处。是屈妇者所凭仗处。妇自在者所放逸处。为妇奴者所疲苦处。随妇转者所欣仰处。舍利子。以如是等诸因缘故。名是诸处以之为妇。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种子。何等为三。有随生子。有胜生子。有下生子。何等为随生子。谓子父母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子亦随学不杀等。是名随生子。何等为胜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杀等。子能受不杀等。是名胜生子。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杀等。子亦不能受不杀等。是名下生子。又五无返复经云。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时有一梵志。从罗阅祇国来欲得学问。便到舍卫国见父子二人耕田。毒蛇螫杀其子。其父犹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问曰。此是谁儿。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曰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

衰。善者有报。恶者有对。愁忧啼哭无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处愿过语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来。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无返复。儿死在地情不愁忧。反更索食。此人不慈无复此比。梵志入城诣耕者家。见死儿母即便语之。卿儿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来。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儿母即为梵志说譬喻言。儿来托生我亦不呼。儿今自去非我能留。譬如行客因过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复如是。去来进止非我之力。随其本行不能救护。

复语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复说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师入山斫木。缚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风吹破筏散。随水流去。前后分张不相顾望。我弟亦尔。因缘和合共一家生。随命长短死生无常。合会有离我弟命尽各自所随不能救护。

复语其妇。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妇说喻向梵志言。譬如飞鸟暮宿高树。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飞去。行求饮食。有缘即合。无缘即离。我等夫妇亦复如是。无常对至随其本行不能救护。

复语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复说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缘和合。我如犊子随逐大牛。人杀大牛。犊子在边不能救护大牛之命。愁忧啼哭无所补益。梵志闻已心感自责不识东西。我闻此国孝顺奉事恭敬三宝。故从远来欲得学问。既来到此了无所益。更问行人。佛在何许。欲往问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合掌低头默无所说。佛知其意。谓梵志曰。何以低头愁忧不乐。梵志曰。所愿不果违我本心。是故不乐。佛语梵志。有何所失愁忧不乐。梵志对曰。我从罗阅祇国来欲得学问。既来到此见五无返复。佛问梵志。何等五无返复。梵志曰。我见父子二人耕田下种。儿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无愁悲。是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语。此之五人最为返复。知身非常身非己有。往古圣人不免斯患。何为凡夫大啼小哭无益死者。世俗之人无所识知。生死流转无有休息。梵志心开意解。我闻佛说。如病得愈。盲者得视。如暗得明。于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亡不足啼哭。灭死防生非愁忧法。死者身归于土。生者种持产业。欲为亡者。请佛及僧烧香供养。读诵经书日日作礼。复能布施三宝。最是为要。梵志稽首为佛作礼。欢喜奉行。

颂曰。

眷属多孜扰 染着乱心神
亲疎未可定 何得偏憎怜
干城无片实 渴鹿净焰尘
息心上空响 废念心源真

感应缘(略引七验)

- 晋居士杜愿
- 晋居士董青建
- 宋居士袁廓
- 宋居士卞悦之
- 唐沙门释慧如
- 唐居士王会师
- 唐居士李信

晋杜愿字永平。梓潼涪城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愿爱念。年十岁。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经数月日家所养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后官长新到。愿将以作礼捉就杀之。有一比丘忽至愿前谓曰。此豚是君儿也。如何百余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见。四顾寻视见在天西腾空而去。香气充布弥日乃歇。

晋董青建者。不知何许人。父字贤明建元初为越骑校尉。建母宋氏孕建时。梦有人语云。尔必生男。体上当有青志。可名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宽和家人未尝覩其愠色。见者咸异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储镇樊汉为水曹参军。二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自云必不振济。至十八日。临尽起坐谓母曰。罪尽福至缘累永绝。愿母自割不须忧念。因七声大哭声尽而绝。将殡丧斋前。其夜灵语云。生死道乖勿安斋前。自当有造像道人来迎丧者。明日果有道人来名昙顺。即依灵语向昙顺说之。昙顺曰。贫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贤子乃有此感应。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丧也。遂葬寺边。三日其母将亲表十许人墓所致祭。于墓东见建。如生云。愿母割哀还去。建今还在寺住。母即止哭而还。举家菜食长斋。至闰月十一日。贤明梦见建云。愿父暂出东斋。贤明便香汤自浴斋戒出东斋。至十四夜于眠中闻建唤声。惊起见建。在斋前如生。时父问汝往在何处。建云。从亡来住在练神宫中。满百日当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伤恻。三七日礼诸佛菩萨请四天王。故得暂还。愿父母从今以后勿复啼哭祭祠。阿

母已发愿求见建。建不久当命终。即共建同生一处。父寿可得七十三。命终之后当三年受罪报。勤苦行道可得免脱。问曰汝从夜中来。那得有光明。建曰。今与菩萨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问云。汝天上识谁。建曰。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门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发七愿愿生人间。故历生死。从今永毕得离七苦。建临尽时见七处生死。所以大哭者与七家分别也。问云。汝皆生谁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唯此间生十七年。余处正五三年耳。自今以后毒厉岁多。宜勤修功德。建见世人死多堕三涂。生天者少勤精进可得免度。发愿生天亦得相见。行脱差异无相值期。又问云。汝母忧忆汝垂死。可令见汝不。建曰。不须相见。益怀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说之。诸天已去不容久住。惨有悲色忽然不见。去后竹林左右犹有香气。家人亦并闻余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概羊希张永王玄。宋谟萧惠明梁季父也。贤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陈郡人也。元徽中为吴郡丞。病经少日奄然如死。但余息未尽。棺槨之具并备。待毕而殓。三日而能转动视瞬。自说云。有使者称教。唤廓随去。既至有大城池。楼堞高整阶闑崇丽。既命廓进。主人南面陞森然。威饰冠自。执刀者点廓坐。坐定温凉毕设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尝进。种族形味不异世中。酒数巡行。主人谓廓曰。身主簿不幸。合任有阙。以君才颖故欲相屈。当能顾怀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辞。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穷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当以幽显异方故有辞耳。此间荣禄资待身口服御。乃当胜君世中。勤勤之怀甚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复固请曰。男女藐然并在韶胤。仆一旦恭任。养视无托。父子之恋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辞让乃尔。何容相逼。愿言不获深为叹恨。就案上取一卷文书。句点之。既而廓谢恩辞归。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将廓行。经历寺署甚众。未得一垣城门楯并黑圉圉也。将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诸屋宇骈填衔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见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异平生。见廓惊喜。户边有一人。身面疮痍形类甚异。呼廓语。廓惊问其谁。羊氏谓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识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时不信报应。虽复无甚余罪。正坐鞭挞婢仆过苦。故受此罚。亡来楚毒殆无暂休。今特少时宽隙耳。前唤汝姊来望以自代。竟无所益徒为忧聚。言毕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时亦在其侧。有顷使人复将廓去。经涉街陌。闾里整顿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篱茅屋。见父披被着巾凭案而坐。廓入门。父扬手遣廓曰。汝既蒙罢可速归去。不须来也。

廓跪辞而归。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马是也。

宋居士卞悦之。济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千遍转观世音经。其数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已五岁(右四验出冥祥记)。

唐京城真寂寺沙门慧如。少精勤苦行。师事信行。信行亡后奉尊其法。隋大业中因坐禅修定。遂七日不动。众皆叹异之。以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开目涕泣交流。僧众怪问之。答曰。火烧脚痛待视疮毕乃说。众皆怪问。慧如曰。被阎罗王请行道七日满。王问。须见先亡知识不。如答欲见二人。王即遣唤一人。唯见龟来舐慧如足。目中泪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唤令就见之。使者引慧如至狱门。门闭甚固。使呼守者。有人应声。使者语慧如。师急避道莫当门立。如始避而门开。大火从门流出。如锻星迸。着如脚被之。举目视门。门已闭讫。竟不得相见。王施绢三十匹。固辞不许。云已遣送后房。众僧争往房视之。则绢在床矣。其脚烧疮大如钱。百余日乃愈。至武德初年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右一验出冥报记之)。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会师者。其母先终。服制已毕。至显庆二年内。其家乃产一青黄母狗。会师妻为其盗食。乃以杖击之数下。狗遂作人语曰。我是汝姑。新妇杖我大错。我为严酷家人过甚。遂得此报。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会师闻而涕泣抱以归家。而复还去。凡经四五。会师见其意正乃屈请市北大街中。正是己店北大墙。后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观者极众。投饼与者不可胜数。此犬常不离此舍。过斋时即不肯食。经一二岁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县之太平里人也。身为隆政府卫士。至显庆年冬。随例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马一匹并将草驹。是时岁晚凝阴风雪严厚。行十数里马遂不进。信以番期逼促挝之数下。马遂作人语。谓信曰。我是汝母。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余米乞女故获此报。此驹即是汝妹也。以力偿债向了。汝复何苦敦逼如是。信闻之惊愕流涕不能自胜。乃拜谢之。躬馱鞍辔谓曰。若是信娘当自行归家。马遂前行。信负鞍辔随之至家。信兄弟等见之悲哀相对。别为厂枋养饲有同事母。屈僧营斋。合门莫不精进。乡闾道俗咸叹异之。时工部侍郎温无隐。歧州司法张金停俱为丁艰。在家闻而奇之。故就信家顾访。见马犹在。问其由委。并如所传(右二验出冥报拾遗)。

校量篇第五十七(此有七部)

- 述意部
- 施田部
- 十地部
- 福业部
- 罪业部
- 杂行部
- 方土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睿知一揆图度万端。业行黑白受报升降。大小方音长短别域。德有隐显行有浅深。是以群圣降迹缘感斯应。或标奇显相。或韬形晦迹。轨辙虽殊弘道罔异。若不校量罕知优劣也。

施田部第二

如菩萨本行经云。佛告须达。过去世时有一婆罗门。名曰比蓝。端正无比聪慧第一。财富无量不可忆数。比蓝财宝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穷乏。即设大坛。人民云集皆来至所。时比蓝欲澡自手倾于军持。而水不出。大用愁忧。今我大祠将有何过而水不出。实时天人于虚空中语比蓝言。汝施大好无能过者。但所施人尽是邪伪倒见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于是比蓝闻天人语意便开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无上正真之道。审如所愿者。今我泻水当堕我手。作誓愿已便倾澡瓶水即堕手。诸天赞言。如汝所愿成佛不久。尔时比蓝布施贫乏衣服饮食。十二年中尽用布施无所藏积。佛告须达。尔时比蓝婆罗门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虽多获报甚少。而今我法真妙清净弟子真正。所施虽少获报甚多。于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阎浮提一切人民。计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须陀洹人。其福甚多过出其上。施百须陀洹并前福报。不如施一斯陀含人。施百斯陀含并前福报。不如施一阿那含人。施百阿那含并前福报。不如施一阿罗汉。施百阿罗汉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罗汉百阿那含百斯陀含百须陀洹。及施阎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养过去来今四方众僧给其所须。计其功德过前所作功德。将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复计。虽供养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

受三自归八关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过于前。百千万倍不可为喻。复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禅慈念众生经一食顷。所得功德逾过于前百千万倍。复合前功德。不如闻法执在心怀思惟四谛。比前功德最尊第一无有过上。于是须达闻法踊跃。身心清净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刚三昧不坏不灭。经云。佛告弥勒菩萨。我今为汝说菩萨所行功德地法。初地菩萨犹如初月光明未显。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萨如五日月。三地菩萨如八日月。四地菩萨如九日月。五地菩萨如十日月。六地菩萨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萨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萨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萨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萨如十五日月圆满可观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动。不没不退。住首楞严三昧。又无性摄论释云。谓于初地达法界时。遍能通达一切地者。若于初地正通达时。速能通达后一切地。此种类故。如有颂曰。

如竹破初节 余节速能破
得初地真智 诸地疾当得

福业部第四

依增一阿含经云。一阎浮提人福德等一转轮圣王福。一轮王福等一东弗于逮人福。一东弗于逮人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一俱耶尼人福等一鬻单越人福。一鬻单越人福等一四天王福。一四天王福等一三十二天王福。一三十二天王福等一帝释福。一帝释福等一炎摩天福。如是展转较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

又正法念经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乐。喻如金轮王所受之乐。比于天乐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无有骨肉。亦无污垢。不生嫉妬。其目不眴。衣无尘垢。无有烟雾。亦无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远照。转轮圣王都无此事。于已妻子不偏摄受。离于嫉妬饮食自在。无有睡眠疲极等苦。转轮圣王等都无此事。此诸天等初生之时。歌舞音乐无有教者。不从他学。以善业故自然皆知。退时善业尽故一切皆忘。忉利下天尚有大乐。况上天乐难可为比。如是展转较量从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为比。

罪业部第五

如十轮经云。佛言。若有刹利旃陀罗王。于三宝所起于恶心。一切诸佛所不能救。譬如压油。一一麻中皆生诸虫。以压油轮而压取之。即便油出。此压油人于其日夜。为应定杀几所众生。若复有人以是十轮而压油者。一轮一日一夜压油千斛。如是乃至满于千年。是压油人得几所罪。地藏菩萨言。甚多世尊。无能知是人罪量。其数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轮之罪等一淫女舍罪。其舍有千女皆为求欲。如是十淫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儿舍。如是十屠儿舍罪等一刹利旃陀罗居士。旃陀罗十轮中等于一王轮一日一夜罪。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十轮罪等一淫舍 十淫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儿 十屠坊罪等刹家

杂业部第六

如树提伽经偈云。

何物高于空	我慢高于空
何物重于地	戒德重于地
何物多草木	乱想多草木
何物疾于风	意念疾于风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狱	十恶落地狱
何物堕畜生	抵突堕畜生
何物坚金刚	无着坚金刚
何物软鹤毛	心柔软鹤毛
何物香旃檀	持戒香旃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于山	坐禅安于山
何物动于地	三界动于地
何物最清净	泥洹最清净
何物最秽浊	生死最秽浊
何物最为高	家和最为高
何山最为明	须弥最为明

何国最为乐	舍卫最为乐
何国饶人民	迦夷国饶人
何物戏深山	麋鹿戏深山
何物乐丛林	狐貉乐丛林
何物堕风尘	沙砾堕风尘
何物戏深渊	鲤鱼戏深渊

又杂阿舍经云。有天子说偈问佛云。

何戒何威仪	何得何为业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远离于杀生	持戒自防御
害心不加生	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与取	与取心欣乐
断除贼盗心	是则生天路
不行他所爱	远离于邪淫
自受知止足	是则生天路
自为己及他	为财及戏笑
妄语而不为	是则生天路
断除于两舌	不离他亲友
常念和彼此	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爱语	软语不伤人
常说淳美言	是则生天路
不为不成说	无义不饶益
常顺于法言	是则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见利言我有
不行此贪想	是则生天路
慈心无害想	不害于众生
心常无怨结	是则生天路
苦业及果报	二俱生净信
受持于正见	是则生天路

如是诸善法 十种净业迹
等受坚固持 是则生天路

时释提桓因说偈问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觉
何法锁于命 何法为命缚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诸行命不觉
身锁于其命 爰缚于命者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手捉团土大如梨果。告诸比丘。云何我手中团土为多。大雪山中土石为多。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少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算数不得为比。佛告诸比丘。如是众生知四圣谛苦集灭道者。如我所捉团土。不如实知者。如大雪山土石。尔时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甲上土为多。此大地土多。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算数不可为比。佛告诸比丘。若诸众生形可见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细不可见者。如大地土。如陆地。如是水性亦尔。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堕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国者。如甲上土。生边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圣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圣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有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从地狱畜生饿鬼命终生人中者。如甲上土。从地狱命终还生地狱畜生饿鬼者。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从地狱畜生饿鬼命终生天上者。如甲上土。还生地狱畜生饿鬼者。如大地土。如是从天命终还生天上者。如甲上土。从天命终还生地狱畜生饿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经云。阎浮提洲有五事胜瞿陀尼弗婆提鬱单越阎摩世一切龙及金翅阿修罗。何等为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处。四是修业地。五行梵行处。瞿陀尼洲有三事胜阎浮提洲。一饶牛。二饶羊。三饶摩尼宝。弗婆提洲有三事胜。一洲宽大。二普含诸渚。三洲甚胜妙。鬱单越洲有三事胜。一彼

人无我我所。二寿命最胜。三有胜上行。阎摩世中有三事胜。一寿命长。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龙及金翅鸟有三事胜。一寿命长。二身形大。三宫殿宽博。阿修罗中有三事胜。一寿命长。二形色胜。三受乐多。四天王天有三事胜。一宫殿高。二宫殿妙。三宫殿有胜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胜。一长寿。二色胜。三多乐。余上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胜。阎浮提有五事胜。余诸天如上所说颂曰。

恶多难算	善少可陈	人天盖寡
浊趣如尘	贵贱交易	贫富异因
较量优劣	乐苦升沈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上二天下人福等一铜轮王福。一铜轮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银轮王福。一银轮王福等一鬻单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一金轮王福。一金轮王福等一四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福等一帝释福。一帝释福等一焰摩天人福。一焰摩天人福等一天王福。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机辩篇第五十八
- 愚戇篇第五十九

机辩篇(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菩萨部
- 罗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藏浩汗七众纷纭。设教备机焕然通解。闻苦集则哀切追情。听灭道则喜舍启寤。清泠音韵麝若芝兰。峻旨宫商开导耳目。所以马鸣迪其幽宗。龙树振其绝绪。提婆折其名数。罗汉总其条理。并翊赞妙典俘剪外学。迷津见衢长夜逢晓。继释典之高范。表师资之训术。属于斯也。可谓盛哉。祇园若在。鹿苑如瞻。诚未证果趣佛迹也。

菩萨部第二(略列二三余散别篇)

马鸣菩萨传云。佛去世后三百余年(摩耶经六百年)出自东天竺桑岐多国。婆罗门种也。弱状奇誉。以文谈见称。天竺俗法论师文士。皆执胜相以表其德。马鸣用其俗法。以利刀贯杖铭云。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见屈一文见胜者。当以此刀自刎其首。常执此刀周游诸国。文论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时韵陀山中有一罗汉。名富楼那。外道名理无不绌达。于是马鸣诣而候焉。见其端坐林下。志气眇然若不可测。神色谦退似而可屈。遂与言沙门说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胜便刎颈相谢。沙门默然。容无负色。亦无胜颜。扣之数四曾无应情。马鸣退自思惟。我负矣。彼胜矣。彼安无言故无可屈。吾以言之。虽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于言。真可愧耳。退谢其屈便欲刎首。沙门止之。汝以自刎谢我。当随我意鬚。汝周罗为我弟子。即以理伏。落发投簪受具足戒。坐则文宣佛法。游则阐扬道化。作庄严佛法诸论百有万言。大行天竺。举世推宗。以为造作之式。虽复西河之乱孔父。身子之疑圣师。箴以过也。其后龙树染翰之初着论之始。未尝不稽首马鸣作自归之偈。谦讥凭其冥照以自寤焉。今天竺诸王势士。皆为之立庙宗之若佛。评有之曰。

龙树菩萨传并付法藏传云。有一大士。名曰龙树(依传云。佛去世后七百年内出现于世。依奘法师传云。西梵正音名为龙猛。旧翻讹略。故曰龙树。佛去世后三百年出现于世。寿年七百岁。故人错称佛灭后七百年出世)天聪奇寤事不再问。建立法幢摧伏异道。托生南天竺国。出梵志种。大豪贵家。始生之时在于树下。由龙成道。因号龙树。少小聪哲才学超世。本童子时处在襁抱。闻诸梵志诵四韦陀论。其典渊博有四万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达其句味。弱冠驰名擅步诸国。天文地理星纬图讖。及余道术无不综练。朋友三人天姿奇秀。相与议曰。天下理义开寤神明。洞发幽旨增长智惠。若斯之事吾等悉达。更以何方而自娱乐。复作是言。世间唯有追求好色纵情极欲。最是一生上妙快乐。宜可共求隐身之药。事若斯果此愿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至术处求隐身法。术师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远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术故屈辱就

我。然此人辈研究博达所不知者。唯此贱术。若授其方则永见弃。且与彼药使不知之。药尽必来。师咨可久。即便各授青药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药以水磨之用涂眼睑。形当自隐。寻受师教各磨此药。龙树闻香即便识之。分数多少锱铢无失。还向其师具陈斯事。此药满足有七十种。名字两数皆如其方。师闻惊愕问其所由。龙树答言。大师当知。一切诸药自有气分。因此知之。何足为怪。师闻其言叹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闻之犹难。况我亲遇而惜斯术。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药。自翳其身游行自在。即共相将入王后宫。宫中美人皆被侵掠。百余日后怀妊者众。寻往白王庶免罪咎。王闻是已心大不悦。此何不祥为怪乃尔。召诸智臣共谋斯事。时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应有二种。一是鬼魅。二是方术。可以细土置诸门中令人守卫断往来者。若是方术其迹自现。设鬼魅入必无其迹。人可兵除。鬼当呪灭。王用其计依法为之。见四人迹从门而入。时防卫者骤以闻王。王将勇士凡数百人。挥刀空中斩三人首。近王七尺内刀所不至。龙树敛身依王而立。于是始寤欲为苦本败德危身污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脱免斯厄难。当诣沙门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舍离欲爱出家为道。于九十日诵阎浮提所有经论。皆悉通达。更求异典都无得处。遂向雪山见一比丘。以摩诃衍而授与之。读诵爱乐恭敬供养。虽达实义未获道证。辩才无尽善能言论。外道异学咸皆摧伏。请为师范。即便自谓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贡高。便欲往彼瞿昙门入。尔时门神告龙树曰。今汝智慧犹如蠹虻。比于如来非言能辩。无异萤火齐辉日月。以须弥山等葶苈子。我观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门而入。闻是语已赧然有愧。时有弟子白龙树言。师常自谓一切智人。今来屈辱为佛弟子。弟子之法咨承于师。咨承不足非一切智。于是龙树辞穷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涂无量。佛经虽妙句义未尽。我今宜可更敷演之。开寤后学饶益众生。作是言已独处静室水精房中。大龙菩萨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宫殿开七宝函。以示诸方等深奥经典。无量妙法授与龙树。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体得实利。龙之心念而问之曰。汝今看经为遍未耶。龙树答言。汝经无量不可得尽。我所读者足满十倍过阎浮提。龙王问言。忉利天上释提桓因所有经典。倍过此宫百千万倍。诸处比此易可称数。尔时龙树既得诸经。豁然通达善解一相。深入无生二忍具足。龙知寤道还送出宫。时南天竺王。本甚邪见。承事外道毁谤正法。见其龙树是一切智人。共大论师论难不逮。稽首礼敬剃除须发。而就出家。如是所度无量邪见。王家常送十车衣钵。终竟一日皆悉都尽。如是展转乃至无数广开分别摩诃衍义。造忧波提舍论十万偈庄严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论。各十万

偈。令摩诃衍先宣于世。造无畏论满十万偈。中论出于无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义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胜幢。是时有一小乘法师。见其高明常怀忿嫉。龙树菩萨所作已辨。将去此土问法师云。汝今乐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实不愿也。即入闲室经日不现。弟子咸怪。破户看之。遂见其师蝉蜕而去。天竺诸国并为立庙。种种供养。敬事如佛焉。

罗汉部第三

如智度论云。舍利弗于一切弟子中智慧最为第一。如佛偈说。

一切众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闻
于十六分中	犹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闻。年始八岁诵十八部经。通解一切义。是时摩伽陀国有龙王兄弟。一名姑利。二名阿伽罗。降雨以时国无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集龙处为设大会。作乐谈义终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为国王。二为太子。三为大臣。四为论士。尔时舍利弗。以八岁之身问众人言。此四高座为谁敷之。众人答言。为国王太子大臣论士。是时舍利弗。观察时人无胜己者。便升论床结跏趺坐。众人疑怪。或谓愚小无知。或谓智量过人。虽复嘉其神异而犹各怀自矜。耻其年小不自与语。皆遣年少传言问之。其答厝旨辞理超绝。时诸论师叹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欢喜。即命有司封一聚落。常以给之。王乘象舆振铃告令。宣示一切十六大国无不庆悦(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辩。一法辩。二义辩。三词辩。四了了辩。若具此辩而外道不伏者。无有是处。又胜思惟论云。菩萨有七种德。皆依乐说辩才。何等为七。一种种乐说辩才。二无滞乐说辩才。三坚固乐说辩才。四了了乐说辩才。五不怯弱乐说辩才。六相应乐说辩才。七任放乐说辩才。此八地菩萨得也)是时吉古师子。名拘律陀。姓大目犍连。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则俱游。住则同止。少长交契结要始终。后俱厌世出家学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门久而无征。以问于师。师名讷阇耶。而答之言。自我求道弥历年岁。不知道果。非其人耶。他日师疾。舍利弗在头边立。大目连在足边立。二人惴惴。其师将终乃愍而笑。二人同心俱问笑意。师答之言。世俗无眼为恩爱所侵。我见金地国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廿/积]求同一处。而此二人行报各异生处殊绝。是时二人笔受师语。欲以验其虚实。后有金地商人远来摩伽陀国。以疏验之果如师语。乃抚然叹曰。我昔非其人耶。为是师隐我耶。二人

誓曰若先得甘露。要毕相报(故佛本行经云。是时舍利弗见马宿比丘入城乞食。城内一切人民各共评论说偈云。

巧摄诸根识 进止常寂定 含笑出美言 此必释种子

尔时舍利弗即请云。汝大师德术亦胜汝耶。尔时阿湿波踰跋多。隋云马宿。即说偈报云。

如芥对须弥 牛迹比大海 蚊虻并金翅 我与彼亦然 假使声闻度彼岸 成就诸地犹弟子 于彼师边不入数
与彼世尊威德别

于是舍利弗复闻说偈云。

诸法因缘生 亦从因缘灭 吾师大沙门 常说如是法

舍利弗闻已。即得见谛得法眼净。舍利弗既得须陀洹果。复向目连亦说是偈。目连闻舍利弗说。亦得须陀洹果。于是舍利弗目连二人。将五百眷属同诣佛所。皆得阿罗汉果。依四分律及余经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人。至于佛所得阿罗汉果

)依论问曰。何以名舍利弗。答曰。是母所作字。伽陀国是中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频婆娑罗。有婆罗门论师。名摩陀罗。王以其人善能论故。赐封一邑。去城不远。是摩陀罗。遂有居家。妇生一女。眼似舍利鸟眼。即名此女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龕大名拘絺罗(秦言大膝)既有居家畜养男女。所学经书皆已陈故不复业新。是时南天竺有一婆罗门大论议师。字提舍。于十八种大经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头上戴火以铜鑠鑠腹。人问其故。便言我所学经书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鑠之。又问。头上何故戴火。答言。以大暗故。众人言曰。日出照明。何以言暗。答曰。暗有二种。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痴暗故。今虽有日明而愚痴犹黑。众人言。汝但未见婆罗门摩陀罗论师。汝若见者腹当缩明当暗。是婆罗门径至鼓边打论议鼓。国王闻之。问是何人。众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罗门。名提舍。是大论师欲求论处。故打论鼓。王大欢喜。即集众人而告之曰。有能难者与之论议。摩陀罗闻之自疑。我以陈故不复业新。不知我今能与论不。俛仰而来。于道中见二特牛方相抵触。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为占知谁得胜。此牛不如。便大愁忧。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将不如。欲入众时。见有母人挟一瓶水正在其前。蹙地破瓶。复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乐。既入众中见彼论师。颜貌意色胜相

具足。自知不如。事不获已。与共论议。论议既交便堕负处。王大欢喜。大智明人远入我国。复欲为之封一聚落。诸臣议言。一聪明人来便封一邑。功臣不赏但宠语论。恐非安国全家之道。今摩陀罗论议不如。应夺其封以与胜者。若更有胜人复以与之。王用其言。即夺与后人。是时摩陀罗语提舍言。汝是聪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儿相累。今欲远出他国以求本志。提舍纳其女为妇。其妇怀妊梦见一人。身被甲冑手执金刚。摧破诸山而在大山边立。觉已白其夫言。我梦如是。提舍言。汝当生男摧伏一切诸论议师。唯不胜一人。常与作弟子。舍利怀妊。以其子故母亦聪明。大能论议。其弟拘絺罗与姊谈论。每屈不如。知所怀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况出生。即舍家学道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读十八种经书。皆令通利。是故时人名为长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之后裹以白[迭*毛]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为忧波提舍(忧波秦言逐提舍是星名)是为父母作字。众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为舍利弗(佛言子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愿于释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为本愿因缘以名舍利弗。

问曰。若尔者。何以不言忧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时人贵重其母。于众女人中聪明第一。以是因缘故称舍利弗。

又佛本行经云。佛于舍婆城。于其中间有一大树。名尸奢波。其树荫下多有一切诸婆罗门止息其下。诸婆罗门遥见阿难来欲到边。各相告言。汝辈当知。此是沙门瞿昙弟子。于诸聪明多闻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语已。阿难便至。白言仁者。今请观此树合有几叶。尔时阿难观其树已。而报彼言。东枝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作是语已遂即舍去。尔时彼诸婆罗门辈。阿难去后取百数叶隐藏一边。阿难回已。诸婆罗门于是复问。仁者阿难。汝复来耶。乞更观此树有几多叶。尔时阿难仰观树已。知婆罗门等所摘藏叶若干百数。便即报彼婆罗门言。东枝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作是语已便即过去。尔时彼等婆罗门辈。生希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谓言。此之沙门甚大聪明有大智慧。诸婆罗门以此因缘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后不久悉各出家成罗汉果(略述一二余备经文)。

颂曰。

枢机巧对辩 善诱令心伏
八水润蕉芽 三明启瞽目

来问各不同	酬答皆芬郁
冀舍四龙惊	亦除二鼠逐
意树发空华	心莲吐轻馥
喻此沧海变	譬彼庵罗熟
妙智方缙锦	词深同雾縠
善学乖梵爪	真言异鍍腹

感应缘(略引四验)

- 秦太守赵正
- 晋沙门释僧叡
- 晋沙门支孝龙
- 晋沙门康僧渊

秦符坚臣武威太守赵正。立志忠政大弘佛法。符坚初败群锋互起。戎妖纵暴民流四出。而得传译大部盖由赵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业。洛阳长水人。或曰济阴人。年至十八为伪秦著作郎。后迁至黄门郎武威太守。为人无须而瘦。有妻妾而无儿。时谓阉人。然而性度敏达学兼内外。性好讥谏无所回避。符坚末年宠惑鲜卑惰于治政。因歌谏曰。

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坚动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园有一枣。布叶垂重荫。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

坚笑曰。将非赵文业耶。其调戏机捷皆此类也。后因关中佛法之盛。愿欲出家。坚惜而未许。及坚死后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颂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归命释迦文	今来投大道

后遁迹商洛山专精经律。晋雍州刺史郗恢。钦其风尚逼共同游。终于襄阳。春秋六十余矣。

晋长安有释僧叡。魏郡长乐人也。博通经论机辩难及。姚兴姚嵩特加礼遇。兴问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实邺卫之松柏。兴勅见之。欲观其才器。叡风

韵[穴/注]流含吐彬蔚。兴大赏悦。即勅给俸恤吏力人舆。兴后谓嵩曰。此乃四海标领。何独邺卫之松柏耶。于是美誉遐布远近归德。什所翻经叡并参正。昔竺法护翻正法华经。至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其领标出皆此类也。什叹曰。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着大智论十二门论中论等诸序。并着大品法华维摩思益自在王禅经等序。皆传于世。叡弘赞经法。常回此业愿生瞻养。于是临终之日入房。洗浴烧香礼拜还床。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见五色香烟从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晋淮阳有支孝龙。淮阳人。少小风姿见重。加复神采卓犖高论。适时无人能抗。陈留阮瞻颍川庾凯。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时或嘲之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宗。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梵服披绫罗。龙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逾贵。无心于足而逾足矣。其机辩适时皆此类也。故孙绰为之赞曰。

小方易拟	大器难像	桓桓孝龙
克迈高广	物竞宗归	人思効仰
云泉弥漫	兰风吁响	

晋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胡人语实中国。容止详正志业弘深。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着人物始义论等。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常在。渊亦机辩逾过于畅。时琅邪王茂弘。以见渊鼻高眼深。每戏弄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

愚戇篇第五十九(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般陀部
- 杂痴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戇者。是众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滞三有沈溺四流。六情常闭三毒常开。问者口爽发语成狂。洪痴不得振其翼。名爱不得逞其足。采善心于毫芒。拔凶顽于虎口。鱼鲁不辩菽麦。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见律云般陀者。此言路边生。何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长者家女。长者唯有此一女。怜爱甚重。作七层楼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给所须。奴子长大便与私通。即共奴筹量。我今共汝叛往余国。如是三问奴子。奴子言不能去。女语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当杀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贫无钱宝。云何生活。女语奴言。汝随我去。我当偷取珍宝共汝将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宝与奴。将出在外藏。算计得二人重担。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假着婢服反钥户而出。共奴相随远到异国。安处住止。一二年中即怀胎欲产。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产无人料理。思念忆母欲得还家。共婿筹量。女婿不去。云若归必当杀我。婿入山斫樵不在。于后闭户而去。婿还不见其妇。即问比邻。见我妇不。答言。汝妇已去。其夫即逐至半路及。其妇已生一男儿。夫语妇言。汝为欲产故去。汝今已产何须去耶。妇闻即还。其后未久。以复怀胎。欲产复叛。至半路中复生一男。其婿追逐半路共还。其二儿并于路边生。故便字为般陀。般陀兄弟与诸同类共戏。二儿力大打诸同类。同类詈言。汝无六亲眷属。孤单在此。何敢打我。儿闻此呵还家啼泣。问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儿啼哭不肯饮食。母见不食慈念二儿便语其实。二人闻已便语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许。二儿啼泣不已。母共婿筹量即共往送到父门外。遣人通知。父母闻已答言。使二儿入汝不须相见。长者即遣人迎二儿入。入已以香汤洗浴着衣璎珞。抱取二儿置两膝上。问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贫乏耶。二儿答言。他方贫穷卖樵自活。母闻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与女。语言。汝留二儿我自养活。汝将此金还先住处好自生活。不须与我相见。二儿年大为其取妇。翁婆年老临欲终时。以其家业悉付二儿。其翁婆命终。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得罗汉。其弟厌俗。后往兄所来欲出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后。兄呵念言。此人于佛法无缘。当遣还家。即牵袈裟驱令出门。门外啼泣不欲还家。尔时世尊以天眼观看众生。见周罗般陀应可度缘。往至其所问何以啼。般陀具答世尊兄驱因缘。佛知非声闻能。度是以牵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许白[迭*毛]与周罗般陀。汝捉此[迭*毛]向日而[如

/毛]。当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则入聚落。受毘舍佉母请。世尊临中观般陀将得道果。即说偈言。

入寂者欢喜	见法得安乐
先无患最乐	不害于众生
世间无欲乐	出离于爱欲
若调伏我慢	是为第一乐

尔时周罗般陀。遥闻此偈即得阿罗汉果。又增一阿含经云。朱利般特。佛教执扫箠令诵。诵扫忘箠。诵箠忘扫。乃经数日始得扫箠。复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净也。结缚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箠扫除诸结缚。

又新婆沙论云。兄授伽陀一偈。经四月诵不得。兄诃槟出。尔时世尊见啼愍之。即以神力转彼所诵伽陀。更为授之。寻时诵得。过四月所用功劳。复别授以除尘垢颂。而语之言。今日苾刍从外来者。汝皆可为拭革屣上所有尘垢。小路敬诺如教奉行。至日暮时有一苾刍。革屣极为尘垢所著。小路拭之。一只极净。一只苦拭而不能净。即作是念。外物尘垢暂时染着。犹不可净。况内贪欲瞋痴等垢。长夜染心何由能净。作是念时。彼不净观及持息念便现在前。次第即得阿罗汉果。问小路何缘如此闇钝。答尊者小路。于昔迦叶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为他。受文解义及理废忘。由彼业故今得如是极闇钝果。有说。彼尊者曾于婆罗痾斯城作贩猪人。缚五百猪口。运置船上度至彼岸。及下船时。气不通故。猪皆已死。由彼业力如是闇钝。有说。彼尊者昔余生中。曾闭塞瞿陀兽窟门。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业故闇钝如是。

又处处经云。佛言。昔者朱利盘特比丘。学问经于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忧。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见五百佛悉通知众经。但由闭藏经道不肯教人。后被病二十四日。临死时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况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计也。

又法句经云。佛在世时有一比丘。字朱利般特。新作出家禀性闇塞。佛令五百阿罗汉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国中四辈并知愚冥。佛愍伤之授与一偈。守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为奇。今当为汝解说其义。豁然心开得阿罗汉道。时波斯匿王请佛及僧。

于正殿会。佛欲现般特威神。与钵令特随后而行。门士识之留不听入。卿为沙门一偈不可。受请何为。吾是俗人由尚知偈。岂况沙门无有智慧。施卿无益不须入门。般特即住门外。佛坐殿上行水已毕。般特擎钵申臂遥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众会四辈。见臂来入不见其形。怪而问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贤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请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闻尊者般特本性愚钝方知一偈。何缘得道。佛告王曰。学不必多行之为上。贤者般特解一偈义。精理入神。身口意寂。净如天金。虽复多学不行徒丧识想有何益哉。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虽诵千章	句义不正	不如一要
闻可灭意	虽诵千言	不义何益
不如一义	闻行可度	虽多诵经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闻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罗汉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欢喜。

又法句喻经云。昔有一国名多摩罗。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门常处其中读诵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诃卢。为人暗塞。五百道人传共教之。数年之中不得一偈。众共轻之不将会同。常守精舍勅令扫除。后日国王请诸道人入宫供养。摩诃卢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间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贱。用是活为。即持绳至后园中大树下欲自缢死。佛以道眼遥见如是。化作树神半身人现而诃之曰。咄咄比丘。何为作此。摩诃卢即具陈辛苦。化神诃曰。勿得作是且听我言。汝往迦叶佛时卿作三藏沙门。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轻慢众人。悵惜经义初不训诲。是以世所生诸根暗钝。但当自责。何为自贱。于是世尊现神光像。为说偈言。

自爱身者	慎护所守	希望欲解
学正不寐	身为第一	当自勉学
利乃诲人	不倦则智	学先自正
然后正人	调身入慧	必还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调体正
何愿不至	本我所造	后我自爱
为恶自更	如刚钻珠	

摩诃卢比丘见佛现身光相。悲喜悚栗。稽首佛足。思惟偈义。即入定意得阿罗汉道。自识宿命无数世事。三藏众经即贯在心。佛语摩诃卢。着衣持钵就王宫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还为说经令得道迹。并使国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径入王宫在于上坐。众人心悉怪其所以。各护王意不敢诃谴。念其愚痴不晓达嚬心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诃卢即为达嚬。音如雷震清辞雨下。座上道人惊怖自悔。皆得罗汉。为王说法莫不解释。群臣百官皆得须陀洹道。

杂痴部第三

打蚊。

十诵律云。佛为诸比丘说本生经云。过去有秃头染衣人。共儿持衣诣水边浣衣已拭晒持归。尔时大热眼闇。道中见一树。便以衣囊枕头下睡。有蚊子来咬其头血。儿见已父疲极睡卧。便发恶骂云。是弊恶微陋蚊子。何以故。来咬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飞去棒着父。头即死。时此树神便说偈言。

宁与智者雠 不与无智亲
愚为父害蚊 蚊去破父头

打蝇。

贤愚经云。舍卫国中有一老公出家。儿小即为沙弥。共父入村乞食。村远日暮。父老行迟。儿畏毒兽急扶其父。推父堕地应时而死。佛言。我知汝心。无有恶意。不得杀罪。此由过去父病睡卧多有飞蝇数来恼触。父令逐蝇。蝇来儿额。以杖打之即杀其儿。亦非恶意今还相报。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柰。国名伽尸。于空闲处有五百猕猴游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树下。树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现。时猕猴主见是月影语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当共出之。莫令世间长夜闇冥。共作议言。云何能出。时猕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树枝。汝捉我尾。展转相连乃可出之。时诸猕猴即如主语。展转相捉。小未至水。连猕猴重树弱枝折。一切猕猴堕井水中。尔时树神便说偈言。

是等駮榛兽 痴众共相随
坐自生苦恼 何能救世月

佛告诸比丘。尔时猕猴主者今提婆达多是。尔时猕猴者今六群比丘是。尔时已曾更相随顺受诸苦恼。今复如是。

妬影。

杂譬喻经云。夫妇二人向蒲萄酒瓮内欲取酒。夫妻两人互相见人影。二人相妬谓瓮内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时有道人为打破瓮。酒尽了无二人。意解知影怀愧比丘为说法要。夫妇俱得阿惟越致。佛以为喻。见影鬪者。譬三界人。不识五阴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绝。

分衣。

十诵律云。佛在憍萨罗国。与大比丘僧安居。有两老比丘。夏罢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难陀比丘知往与分。问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问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应作羯磨。即持衣物来置其前。跋难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间着一聚。自向二聚衣间立言。汝听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两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问是羯磨好不。答言。善。跋难陀担衣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难陀言。与汝分。知法人应与一好衣。彼言当与。跋难陀是聚中取大价衣着一处。余分作二分。与已担去。诸比丘闻已白佛。佛广呵责已告诸比丘。是跋难陀非但今世夺。前世亦夺。乃过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獭。河中得大鲤鱼不能分。二獭守之。有野干来饮水。见獭语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獭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鲤鱼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说偈分作三分。即问獭言。汝谁喜入浅。答言。是某獭。谁喜入深。答言。是某獭。野干言。汝听我说偈。

入浅应与尾 入深应与头
中间身肉分 应与知法者

野干衔鱼身来。雌者说偈。

汝何处[衔-金+缶]来 满口河中得
如是无头尾 鲤鱼好肉食

雄野干说偈言。

人有相言击 不知分别法
能知分别者 如官藏所得
无头尾鲤鱼 是故我得食

佛语诸比丘。时二獭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难陀是。是跋难陀前世曾夺。今世复夺。

造楼。

百喻经云。往昔愚人痴无所知。到余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即作是念。我有钱财不减于彼。云何不造。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语言。今为我造。木匠即便经地垒堑作楼。愚人见垒语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为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为我作上。时人闻已便生怪笑。譬如世尊四辈弟子不勤修敬三宝。懒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罗汉果亦为时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无有异(不依三乘次第先学大乘亦复如是故佛藏经云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经云。昔有一人。贫穷困苦为王作事。日月经久身体羸瘦。王见怜愍赐一死驼。贫人得已即便剥皮。嫌刀钝故求石欲磨。乃于楼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来下而剥。如是数数往来磨刀。后转苦憊不能上楼。悬驼上楼就石磨刀。深为人笑。犹如愚人毁破禁戒。多取钱财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悬驢驼上楼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卖香。

百喻经云。昔有长者入海取沈水香。积有年载方得一车。诣市卖之。以其贵故卒无买者。多日不售心生疲厌。见人卖炭时得速售。便烧作炭。不得半车

价直。世间愚人亦复如是。无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难得便生退心。不如发心求声闻果。速断生死作阿罗汉。

赌饼。

百喻经云。昔者夫妇有三番饼。夫妇共分各食一饼。余一番在。共作要言。若有语者要不与饼。既作要已为一饼故各不敢语。须臾有贼入家偷盗取其财物。一切所有尽毕贼手。夫妇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语。贼见不语即其夫前侵掠其妇。其夫眼见亦复不语。妇便唤贼。语其夫言。云何痴人为一饼故见贼不唤。其夫拍手咲言。咄婢。我家得饼不复与尔。世人闻之不无嗤咲。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为小名利诈现静默。为虚假烦恼种种恶贼之所侵掠。丧其善法遂堕三涂。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于五欲耽着嬉戏。虽遭大苦不以为患。如彼愚人等无有异。

畏妇。

百喻经云。昔有一人娉娶二妇。若近其一为一所瞋。不能裁断。便在二妇中间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霖漏。水土俱下堕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间凡夫亦复如是。亲近邪友习行非法。造作结业堕三恶道。长处生死丧智慧眼。如彼愚夫为其二妇故二眼俱失。

揜米。

百喻经云。昔有一人至妇家舍。见其捣米便往其所偷米揜之。妇来见夫欲共其语。满口中米都不应和。羞其妇故不肯弃之。是以不语。妇怪不语。以手摸看。谓其口肿。语其父言。我夫始来。卒得口肿。都不能语。其父即便唤医治之。时医言曰。此病最重状似石痈。以刀抉之可得差耳。即便以刀抉破其口。米从中出其事彰露。世间之人亦复如是。作诸恶行犯于净戒。覆藏其过不肯发露。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抉口乃显其过。

效眴。

百喻经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问余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语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当效之。此人见王眼眴。便效王眴。王问之言。汝为病耶。为着风耶。何以眼眴。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着风。欲得王意。见王眼眴故效

王也。王闻是语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摈令出国。世人亦尔。于佛法王欲得亲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长。既得亲近不解如来法王为众生故种种方便现其短阙。便生讥毁劾其不是。由是之故。于佛法中永失其善。堕于三恶。如彼劾王亦复如是。

哺树。

百喻经云。譬如野干在于树下。风吹枝折堕其脊上。即便闭目不欲看树。舍弃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来。遥见风吹大树枝柯动摇上下。便言唤我还来树下。愚痴弟子亦复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师长。以小呵责即便逃走。复于后时遇恶知识。恼乱不已方还师所。如是去来是为愚惑。

颂曰。

爱网结心闇	贪痴背智明
虽蒙慧炬照	愚昧犹目盲
顽戆常不觉	慧种未开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寤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诈伪篇第六十
- 惰慢篇第六十一

诈伪篇(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诈亲部
- 诈毒部
- 诈贵部
- 诈哺部

• 诈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无隔贵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则千里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咫尺如聩。但教流末代人法讹替。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诈真。良由人怀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则我人逾盛。现亲尚无附之。况元来疏薄。故难交友。故经曰。直心是道场。不虚假故也。

诈亲部第二

如杂宝藏经云。一切奸滑谄伪诈惑。外状似直内怀奸私。是故智者应察真伪。为如往昔有婆罗门。其年既老耽娶小妇。妇嫌夫老傍淫不已。劝夫设会请诸少壮婆罗门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妇之子堕于火中。尔时小妇眼看不捉。婆罗门言。儿今堕火何故不捉。妇即答言。我自少来唯近己夫不近余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闻已谓如其言。便设大会集婆罗门。尔时少妇便共交通。老夫见已心怀忿恨。即取宝物弃妇而去。于其路中见一婆罗门。便共为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语老婆罗门言。于昨宿处有一草叶着我衣裳。我自少来无侵世物。欲还草叶归彼主人。尔并停住待我往还。老婆罗门深信其言。倍生爱敬。许当住待。诈捉草叶入沟偃卧。良久乃还。云叶归了。老婆罗门因便利故。即以宝物而用寄之。此人寻后赍宝便走。老婆罗门见偷己物惋彼不已。小复前行憩一树下。见一鹳雀口中衔草。语诸鸟言。我等共相怜愍。集会一处而共住止。尔时诸鸟皆信其言而来聚集。时此鹳雀趣鸟飞后。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诸鸟将至更复衔草。诸鸟知谄悉舍而去。于此树下更经少时。见一外道出家之人身披纳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众生。老婆罗门而问之言。何以并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怜愍一切。畏伤虫蚁是故耳。尔时婆罗门见其此语深生笃信。寻至其家于其暮宿。但闻歌舞之声。便出看之。乃见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内出妇女。与共交欢弹琴舞戏。老婆罗门见已。天下万物无一可信。故说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还主人
鹳雀诈衔草	外道畏虫伤
口言唱去去	如是诈谄伪
都无可信者	来苦实难当

故涅槃经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说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回曲 一切丛林
必有树木 一切女人 必有谄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乐

诈毒部第三

如杂宝藏经云。时提婆达多作种种因缘。欲得杀佛然不能得。时南天竺国有婆罗门来。善知呪术和合毒药。提婆即合毒药以散佛上。风吹此药反堕己头上。即便闷绝蹙地欲死。医不能治。阿难白佛言。世尊。提婆达多被毒欲死。佛怜愍故为说实语。我从菩萨成佛已来。于提婆达多常生慈悲无有恶心者毒当自灭。作是语已毒即消灭。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达多常起恶心于如来。如来云何犹故活之。佛言。非但今日恶心向我。过去亦尔。即问佛言。恶心于佛其事云何。佛言。过去之世。迦尸国中有波罗柰城。有二辅相。一名斯那。二名恶意。斯那常顺法行。恶意常行恶行好为谗构。而语王言。斯那欲作恶逆。王即收闭。诸天善神于虚空中出声而言。如此贤人实无过罪。云何拘缚。第二恶意劫王库藏反着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恶意付与斯那仰使断之。斯那即教恶意向王忏悔。恶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毘提酰王所。作一宝篋盛二恶蛇。见毒具足令毘提酰王遣使送与彼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余人。王见宝篋极以严饰。心大欢喜。即唤斯那欲共发看。斯那答言。远来之物不得自看。远来果食不得即食。何以故。彼有恶人。或能以恶来见中伤。王言。我必欲看。殷勤三谏。王不用语。复白王言。不用臣语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发看。两眼盲冥不见于物。斯那忧苦愁瘁欲死。遣人四出遍历诸国远觅良药。既得好药以治王眼。平复如故。尔时王者舍利弗是。尔时斯那者我身是。尔时恶意者提婆达多是也。

诈贵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柰。国名伽尸。时有弗卢酰大学婆罗门。为国王师常教五百弟子。时婆罗门家生一奴名迦罗呵。常使供给诸童子等。是奴利根闻说法言尽能忆持。此奴一时共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国。诈自称言。我是弗卢酰婆罗门子。字耶若达多。语此国师言。我是波罗柰国王。师弗卢酰子。故来至此。欲从大师学婆罗门法。师答言可尔。是奴聪明。本已曾闻。今复重闻。闻悉能持。其师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门

徒。汝代我教。我当往来王家。是师无有男儿。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达多当用我语。汝莫还国。我今以女妻汝。答言。从教。共作生活家渐丰乐。耶若达多为人难可。妇为作食常瞋生熟不能适口。妇常念言。脱有行人从波罗柰国来者。当从彼受饮食法然后供养夫主。彼弗卢酰婆罗门。具闻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罗呵逃在。他国。当往捉来。或可得直便诣彼国。时奴与诸门徒诣园游戏。在于中路遥见本主。即便惊怖密语门徒。汝等还去各自诵习。门徒去已便到主前。头面礼足白其主言。我来此国称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国师大学经典。与女为妇。愿尊今日勿彰我事。当与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罗门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实我儿。但早发遣。奴即将主归家。告家中言。我所亲来。其妇欢喜为办种种饮食。奉食讫已伺小空闲。密礼婆罗门足而问之曰。我奉事夫饮食供养常不可意。愿尊指授本在家时何所食噉。当如先法为作饮食。客婆罗门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发遣我。我临去时。教汝一偈使夫无言。女闻欢喜辞出而退。即语夫言。尊婆罗门故从远来宜早发遣。夫即念言。如妇所说宜应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损我不少。便大与财物教妇作食。自行供之。夫为曹主。求伴不在。妇奉食讫礼足辞别请求先偈。即教偈言。

无亲游他方 欺诳天下人
龕食是常食 细食复何嫌

今与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恶时。便在其边背面微诵令其得闻。作是教已便还本国。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时还复瞋恚。妇于夫边试诵其偈。夫闻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发我臭秽。从是已后常作软语求妇不瞋。恐妇向人说其阴私。佛告诸比丘。时本主弗卢酰婆罗门者。即我身是。时奴迦罗呵者。今阐陀比丘是。彼于尔时已曾恃我凌他。今复如是。恃我势力凌易他人。

诈怖部第五

如智度论云。一切诸法皆是虚诳。众生愚痴不识亲疎。瞋骂加害乃至夺命。起此重罪故堕三涂受无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图。彼中有一别房。房中有鬼来恐恼道人。故诸道人皆舍房去。有一客僧来。维那处分令住此房。而语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恼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闻故言。小鬼何所能为。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来求此住处。维那亦令在此房

住。亦语有鬼恼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为。我当伏之。先入者闭户端坐待鬼。后来者夜闾打门求入。先入者谓为是鬼不为开户。后来者极力打门。在内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胜排门得入。内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见乃是故旧同学。识已各相愧谢。众人云集笑而怪之。众生亦复如是。五阴皆虚无我无人。取相鬪诤横加毒害。若[利-禾+皮]解在地但有骨肉。无人无我。是故菩萨语众生言。汝等莫于根本空中鬪诤。人身尚不可得。何况值佛。

诈畜部第六

如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妇人。富有金银。与男子交通。尽取金银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边男子语言。汝持财物来。我先度之当还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还。妇人独住水边忧苦无人可救。唯见一野狐捕得一鹰。复见河鱼舍鹰拾鱼。鱼既不得复失本鹰。妇语狐曰。汝何太痴贪捕其两不得其一。狐言。我痴尚可。汝痴剧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非时连雨七日不止。诸放牧者七日不出。时有饿狼饥行求食。遍历七村都无所得。便自克责。我何薄相。经历七村都无所得。不如守斋住还山林。自于窟穴祝愿言。使一切众生皆得安隐。然后摄身安坐闭目。帝释至斋日。乘伊罗白龙象观察世间。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见狼闭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兽甚为奇特。人尚无此心。况此狼兽而能如是。便欲试之知其虚实。释即变身化为一羊。在窟前住。高声命群。狼时见羊便作是念。奇哉斋福报应忽至。我游七村求食不获。今暂守斋肴饍自来。厨供已到。但当食已然后守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见狼来便惊[马*奔]走。狼便寻逐羊去不住。追之既远羊化为狗。方口耽耳反来逐狼。急声唤之。狼见狗来惊怖还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还至窟中便作念言。我欲食彼反欲噉我。尔时帝释便于狼前。作跛脚羊鸣唤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饥闷眼花谓为是羊。今所见者此真是羊。复更谛观。看耳角尾。真实是羊。便出往趣。羊复惊走。[马*奔]逐垂得复化作狗。反还逐狼亦复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见噉。时天帝释即于狼前。化为羔子。鸣群唤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况为羔子而欲见欺。还更守斋静心思惟。时天帝释知狼心念还斋。犹作羊羔于狼前住。狼便说偈言。

若真实是羊 犹故不能出
况复作虚妄 如前恐怖我

见我还斋已 汝复来见试
假使为肉段 犹尚不可信
况作羔羊子 而诈唤咩咩

于是世尊。而说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轻漂
不能舍利养 犹如狼守斋

又五分律云。佛告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纳。在山窟中诵刹利书。有一野狐住其左右。专听诵书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书。语足堪作诸兽中王。作是念已便起游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杀之。彼言何故杀我。答言。我是兽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杀。彼言。愿莫杀我。我当随从。于是二狐便共游行。复逢一狐又欲杀之。问答如上。亦言随从。如是展转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复以众象伏一切虎。复以众虎伏一切师子。遂权得为王。既作王已复作是念。我今为兽中王。不应以兽为妇。便乘白象率诸群兽不可称数。围迦夷城数百千匝。王遣使问。汝诸群兽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兽王应娶汝女。与我者善。若不与我当灭汝国。还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议。唯除一臣皆云应与。所以者何。国之所恃唯赖象马。我有象马彼有师子。象马闻气惶怖伏地。战必不如为兽所灭。何惜一女而丧一国。时一大臣聪叡远略。而白王言。臣观古今未曾闻见人王之女与下贱兽。臣虽弱昧要杀此狐。使诸群兽各各散走。王即问言。计将焉出。大臣答言。王但克期战日。先当从彼求索一愿。愿令师子先战后吼。彼谓吾畏必令师子先吼后战。王至战日当勅城内皆令塞耳。王用其语遣使克期并求上愿。至于战日复遣信求。然后出军。军锋欲交野狐果令师子先吼。野狐闻之心破七分。便于象上坠落于地。于是群兽一时散走。佛以是事而说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属
行到迦夷城 自称是兽王
人憍亦如是 规统于徒众
在摩竭之国 法主以自号

尔时迦夷王者我身是。聪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调达是。诸比丘。调达往昔诈得眷属。今亦如是。故佛说偈云。

善人共会易 恶人共会难
恶人共会易 善人共会难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彼节)时彼河岸有一人。是结华鬘师。其人有园在彼河侧。而彼河内时有一龟从水而出。至华园中求食而行。处处经历蹋坏其华。时彼园主见龟坏华。即捉置于一筐篋中将欲杀食。彼龟作念。云何得脱此难。作何方便诳此园主。即向园主而说偈言。

我从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华洗我体
我身既有泥不净 恐畏污汝篋及华

时彼园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龟。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污我之华篋。作是念已即手执龟将向水所欲洗龟身。是时彼人即提龟出置于石上。抄水欲洗。是时彼龟出大筋力忽投没水。时华鬘师见龟没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龟。乃能如是诳逗于我。我今还可诱诳是龟使令出水。时华鬘师即向彼龟而说偈言。

贤龟谛听我作意 汝今亲旧甚众多
我作华鬘系汝咽 恣汝归家作喜乐

尔时彼龟作如是念。此华鬘师妄言诳我。彼师母患着床。其姊采华造鬘。欲卖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诳我。欲食我故诱我出耳。是时彼龟向华鬘师而说偈言。

汝家造酒欲会亲 广作种种诸味食
汝至家内作是语 龟肉煮已脂糰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欲知彼时入水龟者我身是也。华鬘师者魔波旬是。其于尔时欲诳惑于我而不能着。今复欲诳何由可得。

又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于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妇身正怀妊。忽然思欲猕猴心食。以是因缘其身羸瘦。痿黄踠转颤栗不安。时彼特虬见妇身体如是羸瘦无有颜色。见已问言。贤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闻汝从我索食。何故如是。时其特虬默然不报。其夫复问。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妇报夫言。汝若能与。我随心愿我当说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说。夫复答言。

汝但说看。若可得理我当方便会觅令得。妇即语言。我今意思猕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报言。汝所须者此事甚难。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树。何由可得。妇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堕。我身不久恐取命终。是时其夫复语妇言。贤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则我与汝。并皆庆快。尔时彼虬即从海出至于岸上。去岸不远有一大树名优昙婆罗(隋言求愿)时彼树上有一大猕猴。在于树头取果子食。是时彼虬既见猕猴在树上坐食于树子。见已渐渐到于树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语言。问讯猕猴。善哉善哉。婆私师咤。在此树上作于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恼耶。求食易得无疲倦不。猕猴报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于苦恼。虬复重更语猕猴言。汝在此处何所食噉。猕猴报言。我在优昙婆罗树上食噉其子。是时虬复语猕猴言。我今见汝甚大欢喜。遍满身体不能自胜。我欲将汝作于善友共相爱敬。汝取我语何须住此。又复此树子少无多。云何乃能此处愿乐。汝可下来随逐于我。我当将汝度海。彼岸别有大林。种种诸树华果丰饶。猕猴问言。我云何得至彼处。海水深广甚难越度。云何堪度。是时彼虬报猕猴言。我背负汝将度彼岸。汝今但当从树下来骑我背上。尔时猕猴心无定故。陋劣愚痴心生欢喜。从树而下。上虬背上欲随虬去。其虬内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愿已成。即欲相将至自居处。及猕猴俱没于水。猴问虬言。善友何故忽没于水。虬即报言。我妇怀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缘我将汝来。尔时猕猴作如是念。呜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灭。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难不失身命。复如是念。我须诳虬。作是念已而语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着。不持将行。仁于当时云何不依实语我。知今须汝心。我于当时即将相随。善友还回放我取心。得已还来。尔时彼虬闻猕猴语已。二俱还出。猕猴见虬欲出水岸。是时猕猴努力奋迅。捷疾跳踰。出大筋力从虬背上跳下。上彼优昙大树之上。其虬在下少时停待。见猴淹迟不下。而语之言。亲密善友汝速下来。共汝相随至于我家。猕猴默然不肯下树。虬见猕猴经久不下。而说偈言。

善友猕猴得心已 愿从树上速下来
我当送汝至彼林 多饶种种诸果树

尔时猕猴作是思惟。此虬无智即说偈言。

汝虬计较虽能宽 而心智虑甚陋劣
汝但审谛自思忖 一切众类谁无心

彼林虽复子丰饶 及诸庵罗等妙果
我今意实不在彼 宁自食此优昙婆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当知彼时大猕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彼时犹尚逛惑于我而不能得。今复欲将世间五欲之事而来诱我。岂能动我此之坐处。

又杂宝藏经云。昔有乌梟共相怨憎。乌待昼日知梟不见。躅杀群梟散食其肉。梟便于夜知乌眼闇。复啄群乌开罩其腹。亦复散食。畏昼畏夜无有竟已。有一智鸟语众乌言。已为怨憎不可求解。终相诛灭势不两全。宜作方便殄覆诸梟。然后我等可得欢乐。若其不尔终为所败。众乌答言。当作何方得灭讎贼。智乌答言。尔等众乌拔我毛羽啄破我头。我当设计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鸣。闻其声已便言。今尔何故破伤来至我所。鸟语梟言。众乌讎我不得生活。故来相投以避怨恶。时梟怜愍遂便养给。常与残肉。日月转久毛羽平复。乌作微计衔干树枝并诸草木着梟穴中。似如报恩。梟语乌言。何用是为。乌即答言。孔穴之中纯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风寒。梟以为尔默然不答。而乌于是即求守孔穴而作给使令用报恩。时会暴雪寒风猛盛。众梟率尔来集孔中。乌得其便寻生欢喜。衔牧人火用烧梟孔。众梟一时于孔焚灭。尔时诸天说偈言曰。

诸有宿嫌处 不应生体信
如乌诈托寒 焚灭菟梟身

又六度集经云。昔者菩萨为孔雀王。从妻五百弃其旧匹。欲娶青雀为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为妻日行取之。其国王夫人有疾。梦覩孔雀云。其肉可为药。寤已启闻。王令猎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赐金千斤。国诸猎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从一青雀在常食处。即以蜜麩每处涂树。孔雀辄取以供其妻。射师以蜜麩涂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应获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为无尽之宝。子原吾命矣。猎者又曰。大王赐吾千斤金妻以季女。岂信汝言乎。克以送献汝矣。孔雀曰。大王怀仁润无不周。愿纳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呪。服之疾瘳矣。若其无効受罪不晚。王顺其意。夫人服之众疾皆瘳。华色炜晔。宫人皆然。举国叹王弘慈全孔雀之命获延一国之寿。孔雀曰。愿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众疾可瘳。若有疑妄愿以杖捶吾足。王曰。诈可。孔雀如之。国人饮水并皆得力。聳听盲视瘖语蹙申。众疾皆然。夫人疾除国人并得无

病。兼无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陈曰。受王生润之恩。吾报济一国之命。报毕乞退。王曰。可尔。雀即翔飞升树重曰。天下有三痴。王曰。何谓三耶。一者吾痴。二者猎士痴。三者大王痴。王曰。愿释之也。雀曰。诸佛重戒。以色为火。烧身危命贪色之由也。五舍五百供养之妻而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仆使。为狂罔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痴也。猎者之痴。吾至诚之言舍一山之金。弃无穷之宝。信夫人邪伪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类矣。损佛真诚之戒。信鬼魅之欺酒乐淫乱。或度破门之祸。或死入太山其苦无数。思还为人犹无羽之鸟欲飞升天。岂不难哉。淫妇之妖蛊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国危身。而愚夫尊之。万言无一诚也。而射师信之。斯谓猎者愚矣。王得天医除一国疾。诸毒都灭颜如盛华。巨细欣赖。而王放之。斯谓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后周旋八方。辄以神药慈心布施愈众生病。雀王者吾身是也。国王者舍利弗是也。猎者调达是也。夫人者调达妇是。菩萨慈慧度无极行布施如是。

又杂宝藏经云。佛言。乃往过去时有莲华池。多有水鸟在中而住。时有鸛雀在于池中徐步举脚。诸鸟皆言。此鸟善行威仪徐序不恼水性。时有白鹅而说偈言。

举脚而徐步 音声极柔软
欺诳于世间 谁不知谄讪

鸛雀语言。何为作此语。来共作亲善。白鹅答言。我知汝谄讪终不亲善。汝欲知。尔时鹅王者即我身是也。尔时鸛雀者今提婆达多是也。

又杂宝藏经云。佛言。于过去世。雪山之侧有山鸡王。多将鸡众而随从之。鸡冠极赤身体甚白。语诸鸡言。汝等远离城邑聚落。莫与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诸怨嫉好自慎护。时聚落中有一猫子。闻彼有鸡便往趣之。在于树下徐行低视。而语鸡言。我为汝妇。汝为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爱。头上冠赤身体俱白。我相承事安隐快乐。鸡说偈言。

猫子黄眼愚小物 触事怀害欲噉食
不见有畜如此妇 而得寿命安隐者

尔时鸡者我身是也。尔时猫者提婆达多是也。昔于过去欲诱诳我。今日亦复欲诱诳我索我徒众。颂曰。

奸情诈痴 令信匪疑 伪现依附
虚诞来随 外亲内损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觉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于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扰之。扰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则势利荣名。二则妖妍靡曼。三则甘脂肥浓。荣名虽日用于心要无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浓为累甚切。万事云云皆三者之枝叶耳。圣人知不断此三事故求道无从可得。如水火。拥之亟之则其用弥全。决之散之则其劳弥薄。故论云。质微则势重。重则势微。是以思之测之。寔由勤功而寤道。惰之慢之。良因贪声色而障圣。所以释氏震法鼓于鹿苑。夫子扬德音于陬鲁。尚耳目所不闻。岂心识之能契也。

引证部第二

如萨婆多论云。波罗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余四不得。如天道以着乐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时。大目连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问耆婆。正值诸天入欢喜园。尔时目连在于路侧立待。一切诸天无顾看者。唯耆婆后至。顾见目连向举一手。乘车直过。目连自念。此本人间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着天乐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车令住。耆婆下车礼目连足。目连种种因缘呵责。耆婆答目连曰。以我人中为大德弟子。是故举手问讯。颇见诸天有尔者不。时目连劝诫释提桓因云。佛世难值。何不数数相近咨受正法。帝释欲解目连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来。返覆三唤犹故不来。后不应已而来。帝释白目连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伎乐以自娱乐。以染欲情深。虽复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来。况作天王。种种宫观无数天女。须食自然百味。百千伎乐以自娱乐。视东忘西。虽知佛世难遇正法难闻。而以染乐缠缚不得自在。知复如何。三涂苦难无缘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北鬱单越无有佛法不得戒。以福报障并愚痴故不受圣法。

又善见律云。时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请法人在高。而为说法。以慢法故佛呵责之。佛语比丘。往昔波罗柰国有一居士。名曰车波加。其妇怀妊思庵罗果。语其婿言。我思庵罗果。君为我觅。其夫答言。此非果时。我云何

得。妇语夫言。君若不得我必当死。夫闻妇语心自念言。唯王园中有非时果。我当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园。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园。于是树上藏住。时王与婆罗门入园欲食庵婆罗果。婆罗门在下。王在高座。婆罗门为王说法。偷果人树上自念言。我偷果事应合死。因王听婆罗门说法故我今得脱。我今无法王亦无法。婆罗门亦无法。何以故。我为妇故而偷王果。王由懦弱故师在下座。自在高座而听说法。婆罗门为贪利养故。自在下坐为王说法。我今三人相与无法。我今得脱。即便下树往至王前。而说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见法
教者不依法	听者不解法
为是饮食故	我言是无法
为以名利故	毁碎汝家法

王闻此偈恕偷果人罪。我为凡时尚见非法。况今成佛。汝诸弟子为下人说法。时偷果人者我身是也。

又智度论云。如迦叶佛时。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诵经坐禅。一人广求檀越修诸福业。至释迦佛出世。一人生长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贼。长者子出家学道得六神通阿罗汉。而以薄福乞食难得。他日持钵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廐见王供象种种丰足。语此象言。我之与汝俱有罪过。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觅道人。见而问言。汝作何术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时弟。共于迦叶佛时出家学道。我但持戒诵经坐禅不行布施。弟但广求檀越作诸布施。不持戒。不学问。以其不持戒诵经坐禅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饮食备具种种丰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虽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缘不同。虽值佛世犹故饥渴。

又百喻经云。昔外国节庆之日。一切妇女尽持忧钵罗华以为鬘饰。有一贫人。其妇语言。尔若能得忧钵罗华来与我为尔作妻。若不能得我舍尔去。其夫先来常善能作鸳鸯之鸣。即入王池作鸳鸯鸣偷忧钵罗华。时守池者而作是问。池中者谁。而此贫人失口答言。我是鸳鸯。守者捉得将诣王所。而于中道复更和声作鸳鸯鸣。守池者言。尔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间愚人亦复如是。终身残害作众恶业。不习心行使令调善。临命终时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狱卒将去付阎罗王。虽欲修善亦无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鸳鸯鸣。

又百喻经云。昔有大富长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尽恭敬。长者唾时。左右侍人以脚踏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诸人蹋却。欲唾之时我当先蹋。于是长者正欲欬唾。时此愚人。即便举脚踏长者口。破唇折齿。长者语言。汝何以故蹋我唇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欲出举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须时时未及到。强设功力反得苦恼。以是之故。世人当知时与非时。

颂曰。

惰学迷三教	问者不知一
合萼不结核	敷华何得实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毕
坠落幽闇道	关闭牢深密
一入百千年	万亿苦切逼
对苦悔无知	方由惰慢得
至人善取譬	愚智须明律
英雄慢法时	焉知悔今日

感应缘(略引八验)

晋抵世常。至晋太康中有富人居。时禁晋人作沙门。常奉法不惧宪网。潜于宅中立精舍供养沙门。于法兰亦在其中。比丘来者不惮。后有僧来。姿形顽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礼。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死病。以奴自代。僧不许。常私骂而去。僧现八尺形。容仪光伟飞行而去。常抚膺自扑泥中。家内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见空中数十丈分明。奇香芬气一月留宅。

庄子曰。人而不学。谓之现肉学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传曰。河南乐羊子。常行得遗金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惭弃金于野。远寻师而学。

文子曰。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

孙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闻先王之道言不知学问之大。君子之学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动静。小人学出乎口入乎耳之间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

盐铁论曰。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虽有贤师良友。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故良师不能饰成施。泽香不能加嫫母。

说苑曰。晋平公问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对曰。暮何不秉烛乎。臣闻少而学者如日出之阳。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之明。秉烛之明孰与昧行。平公曰。善哉。

论衡曰。手中无钱而之市决货。货主必不与也。夫胸中无学。亦犹手中无钱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三乘启辙。诸子免火宅之灾。八正开元。群生寤无为之果。是故慈云降润不别蒿兰。慧日流辉宁分岸谷。且立教垂范尽妙穷微。发至生情难量叵测。虽周孔儒术庄老玄风。将欲方兹迥非伦拟。其有帝代贤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无乖敬仰。欲使玉砾异价泾渭分流。制六师而正八邪。反四倒而归一味。折染俗之自然。兴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虚角。杜异见之妄言。求珠之宝心开。观象之伪识正。自非德均真际体合无生。岂能契此玄门履之一实者也。

引证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经云。尔时有长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称计。尔时满富城中有长者。名曰满财。亦大富饶财。复是邠邸少小旧好共相敬爱。邠邸长者常有千万宝货。在满富城中贩卖。使满财长者经纪。然满财长者亦有数千万宝。在舍卫城中贩卖。使邠邸经纪。是时邠邸有女名须摩提。颜貌端正如桃花华色。世之希有。尔时满财见须摩提女端正。见已问邠邸曰。此是谁家女。邠邸报曰。是我所生满财曰。我有小息未有匹偶。可适贫家不。时邠邸报曰。事不宜尔。满财问曰。以何等故。邠邸报曰。种姓财货足相调匹。所事神祠与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来意。满财报曰。我等所事自当别祀。此女所事别自供养。邠邸报曰。我女设当适汝家者。彼此各出财宝不可称计。满财问曰。汝今索几许财宝。邠邸报曰。我今须六万两金。是时长者即与六万两金。邠邸以方便前却犹不能使止。语彼长者曰。设我嫁女当往问佛。若有教勅我当奉行。是时阿那邠邸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须摩提女为满富城中满财长者所求。为可与不。世尊告曰。若须摩提女适彼国者。多所饶益。度脱人民不可称量。闻已礼退。还至家中。共办饮食。与满财长者。满财问曰。我不用食。但嫁女与我不耶。邠邸报曰。欲尔者便可却后十五日使儿至此。作是语已便退而去。是时满财长者办具所须。乘宝羽之车。从八十由延内来。邠邸复庄严己女。乘宝羽之车。将女往迎中道相遇。满财得女便将至。满富城中人民之类。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适他国者。当重刑罚。若他国取妇将入国者。亦重刑罪。尔时彼国有六千梵志。国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当饭六千梵志。长者自知犯制即饭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纯食猪肉及重酿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迭*毛]。或被毳衣。以衣偏着右肩半身露现。即白时到入长者家。长者见来膝行前迎恭敬作礼。最大梵志举手称善。抱长者颈往诣座所。各随坐讫。时长者语须摩提女曰。汝自庄严向我师礼。须摩提女报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礼。长者报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须摩提女报曰。此无惭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说。世人所贵有惭有愧。若无此二则尊卑无异。共猪犬无别。我实不堪向作礼拜。时须摩提夫语其妇曰。汝今可起向我师作礼。此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妇报曰。且止。我不礼此无惭愧裸形人。令我向驴犬作礼。夫曰。勿作是言。自护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驴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时须摩提女涕零悲泣颜色变异。并作是说。宁断命根终不堕此邪见之中。时六千梵志各共高声。何故使此婢骂詈乃尔。是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时满财长者在高楼上烦冤愁惋。我今取此来。便为破家辱我门户。时有梵志。名曰修跋。得五神通往长者家。上高楼上。与长者相

见。梵志问长者曰。何故愁忧。长者报曰。昨因为儿娶妇。具说前缘。梵志报曰。此女所事之师。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现在甚奇甚特。长者问曰。汝为外道异学。何故叹誉沙门释子。有何神德。有何神变。梵志报曰。欲闻神德今粗说原。此女所事之师最小弟子。名曰均头沙弥。飞来诣阿耨达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龙鬼神皆起前迎恭敬问讯。善来人师可就此坐。却后坐食。食竟荡钵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时天龙鬼神。与蹋洗衣举着空中而曝使干。时彼沙弥收摄衣已。便飞在空中还归所在。长者当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况最大者。何况如来至真正觉。而可及乎。是时长者语梵志曰。我等可得见此女所事师乎。梵志报曰。可还问此女。是时长者问须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见汝所事师。能使来不。女闻欢喜不能自胜。愿时办具饮食。明日如来当来至此。及比丘僧。长者报曰。汝今自请。吾不解法。是时长者女沐浴身体手执香火。上高楼上叉手向如来。而叹之曰。

诸变不可计	皆使立正道
我今复值厄	唯愿尊屈神
尔时香如云	悬在虚空中
遍满祇桓舍	住在如来前
诸释虚空中	欢喜而作礼
又见香在前	须摩提所请
雨诸种种华	而不可计量
悉满祇桓林	如来笑放光

尔时世尊告诸神足比丘大目连大迦叶阿那律乃至均头沙弥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众僧使人。名曰干荼。明旦躬负大釜飞在空中。往至彼城。绕城三匝诣长者家。是时均头沙弥化作五百华树。色若干种皆悉敷茂。是时般特化作五百头牛。衣毛皆青。在牛上坐往诣彼城。尔时罗云复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种。在上坐往诣彼城。是时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鸟。极为勇猛。在上坐往诣彼城。尔时优毘迦叶化作五百龙。皆有七头在上坐往诣彼城。是时须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跏坐往诣彼城。尔时大迦旃延复化作五百鹤。色皆纯白。往诣彼城。是时离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诣彼城。是时阿那律化作五百师子。极为勇猛。在上坐往诣彼城。是时大迦叶化作五百匹马。皆朱尾。金银交饰。在上坐往诣彼城。是时目连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处平整。金银交饰。在上坐往诣彼城。如是现神变。皆绕城三匝往长者家。是时世尊以知时到。在虚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

邻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难在后而手执拂。千二百弟子前后围绕。如来在中。及余诸天帝释诸王。皆现神变悉在空中。作唱伎乐数千万种。雨众天华散如来上。舍卫城内人民皆见如来在空去地七仞。皆怀欢喜不能自胜。是时满财长者遥见如来相好。犹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问须摩提女。须摩提女复以偈报之。天人梵志皆自归命。是时六千梵志见如此神变。各相谓言。我等可离此国更适他土。犹如禽兽各奔所趣。是诸梵志闻如来响。各各驰走不得自宁。由如来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时世尊还舍神足入城。以足蹈门闾上。是时天地大动诸神散华。诣长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渐与长者及八万四千人民。说戒施生天之论。诃欲不净出家为要。各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皆自归三宝受持五戒。此须摩提女及八万四千人。皆由久远迦叶佛所四事供养。一施。二爱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堕贫家。当来之世亦当复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转女身得法眼净。是时城中人民闻哀愍王女作此誓愿。人皆随喜此愿。尔时哀愍王者。今须达长者是。尔时王女者今须摩提女是。尔时国土人民之类者今八万四千人是。由彼誓愿故今值我身闻法得道。

又智度论云。有梵志名长爪(别经梵云名劳豆又)是阎浮提大论议师。言一切论可破。一切言可坏。一切执可转。无有实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诃俱絺罗。与姊舍利论议不如。俱絺罗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怀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尔。及生长大当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为广论议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国始读经书。诸人问言。汝志何求。长爪答言。十八种大经尽欲读之。诸人语言。尽汝寿命犹不能知一。何况能尽。长爪自念。昔作憍慢为姊所胜。今此诸人复见轻辱。为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读十八种经书尽。人见爪长因号长爪梵志。是人以种种经书。讥刺是非破他论议。譬如大力狂象唐突蹴蹋无能制者。如是长爪梵志摧伏诸论师已。还至摩伽陀国王舍城那罗陀聚落至本生处。问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处。有人语言。汝姊子者。适生八岁读一切经书尽。至年十六论议胜一切人。有释种道人姓瞿昙。与作弟子。长爪闻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聪明如是。彼以何术诱逛剃头作弟子。作是语已直向佛所。

尔时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边侍立。以扇扇佛。长爪见佛问讯讫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执可转。是中何者是诸法实相。何者是第一义。譬如大海欲尽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论议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语佛言。瞿昙。我一切法不受。

佛问长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见受不。佛所质义汝已领之。邪见毒炽令出是毒气言一切法不受。是见汝受不。尔时长爪如好马见鞭顾影觉畏。便着正道。长爪梵志既得佛语。鞭影入心。即弃贡高惭愧低头。如是思惟。佛置我两处负门中。若我说是见我受。是负处门龕故众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见。此现前妄语。是龕负处门多人所知。第二负处门细。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昙。一切法不受。是见亦不受。佛语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见亦不受。则无所破。与众人无异。何用自高而生懦弱如是。长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堕负处。即于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堕负处。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为意。佛心柔软第一清淨。得大甚深最可恭敬。无过佛者。佛为说法断其邪见。即于坐处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是时舍利弗。闻是语时得阿罗汉。是长爪梵志出家作沙门得阿罗汉。

又佛说乳光佛经云。时佛世尊适小中风当须牛乳。尔时维耶离国有梵志名摩耶利。为五万弟子作师。复为国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贪嫉不信佛法但好异道。于是佛告阿难。持如来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从其求索牛乳湏来。阿难受教。着衣持钵到其门下。梵志摩耶利。适与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宫与王相见。时即出舍值遇阿难。因问言。汝朝来早欲何所求。阿难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隐。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报。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与谓我慳惜。适持乳与。诸余梵志便复谓我事瞿昙道。进退惟宜。虽尔当指授与恶牛令自[谷-禾+牛]取当使抵杀。折辱其道。便见捐弃。我还为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谋议是已即告阿难。牛朝已放在彼塹中。汝自住[谷-禾+牛]。摩耶利儿。汝将阿难示此牛处。慎莫为捉。时五百弟子闻师说是。悉大欢喜。

尔时维摩诘来欲至佛所。道经梵志门前因见阿难。即谓晨朝持钵住此欲何求索。阿难答曰。如来身小有风。当须牛乳。故使我来。维摩诘即告阿难。莫作是语。如来正觉身如金刚。众恶已断但有诸善。当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诽谤如来。无使天龙神等得闻是声。十方菩萨阿罗汉得闻此言转轮圣王尚得自在。何况如来。阿难勿为羞惭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难闻此。大自惭惧。闻空中有声言。阿难如长者所言。但为如来于五浊世示现度脱一切三毒之行故。时往取乳。向者维摩诘虽有是语。莫得羞惭。于是五百梵志闻空中声。即无狐疑。皆大踊跃。悉发无上正真道意。

尔时摩耶利内外眷属。及聚邑中合数千人。皆随阿难往观牛。阿难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师法。不得自手[谷-禾+牛]乳。语适竟。第二忉利天帝便从

天来。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难见之心用欢喜。谓言。年少梵志请取乳湏。即答阿难。我非梵志是天帝释。我闻如来欲得牛乳。故来到此。阿难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秽之牛。帝释答曰。虽我之豪何如如来尊尚不厌倦建立功德。何况小天。阿难报释。为我取乳唯愿用时。释应曰诺。寻即持器前至牛所。时牛静住不敢复动。其来观者皆惊怪之。尔时帝释而说偈言。

今佛示微恙	汝与我乳湏
今佛服之差	得福无有量
佛尊天人师	常慈心忧念
蜎飞蠕动类	皆欲令度脱

尔时犊母。即为天帝释说偈言。

此手扞摸我	何一快乃尔
取我两乳湏	置于后余者
当持遗我子	朝来未得饮
虽知有福多	作意当平等

于是犊子便为母说偈言。

我从无数劫	今得闻佛声
即言持我分	尽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师	甚难得再见
我食草饮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来	饮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尔不可数
世间愚痴者	亦甚大众多
不知佛布施	后因悔无益
我乃前世时	慳贪坐抵突
复随恶知友	不信佛经戒
使我作牛马	至于十六劫
今乃知有佛	如病得医药
持我所饮乳	尽与满钵去
令我得智慧	得道愿如佛

时天帝释即取乳满钵。阿难得乳意甚欢喜。于是梵志从邑中来者。闻此牛子母所说皆共惊怪。此牛弊恶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尔。想是阿难所感发耳。瞿昙弟子尚犹如此。何况佛德威神变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时梵志男女合万余人。皆悉踊跃。远尘离垢逮得法眼。阿难持乳还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难。实如牛子母所说。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时曾为长者。大富饶财。复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财。外人从举。日月适至。喜多责息。无有道理。既偿钱毕。复谤抵人。言其未毕。但坐是故堕畜生中十六劫。今闻我名欢喜者何。畜生之罪亦当毕。是此牛子母却后命尽。七返生兜术天及梵天上。七返生世间。当为豪富家不生恶道。所在常当通识宿命。当供养诸佛烧香持经。牛母从是因缘。最后当值见弥勒佛作沙门。精进不久得罗汉道。犊牛亦当如是上下二十劫竟当得作佛。号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脱。会中五百长者子悉发无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应时得须陀洹道。

又佛说心明经云。佛游王舍城灵鸟山。与五百比丘四部众俱。往之一县而行分卫。诸天龙神追于上侍。到梵志馆门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时梵志妇执爨炊饭。见光照身身得安隐。解悻无量。还顾见佛端政姝好。倍加踊跃。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众弟子。诚副宿愿。欲以食馔奉进正觉。隐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见妄所施必兴结恨。不得由己当如之何。便即盛饭取汁一杓。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钵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时达覷。口叹颂曰。

假以马百匹	金银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杓饭汁
设以七宝车	载满诸珍奇
杓饭汁施佛	其福过于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璎珞饰
供佛一杓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转轮圣王	普贤玉女后
端正无有比	七宝璎珞身
如是之妙类	其数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杓汁

于是梵志静住而听闻佛所叹。心怀疑惑。前问佛言。一杓饭汁何所直耶。而乃称赞若干宝施。而云不如一杓汁施。斯之饭汁不直一钱。然乃咨嗟若干亿倍。孰当信哉。于是世尊寻即显露广长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

曰。吾从无数亿百千劫。常行至诚乃获斯舌。宁以妄语能致之乎。吾欲问卿。至诚答之。曾叵往返舍卫罗阅。中路有树。名尼拘类。荫覆人众五百乘车乎。对曰。唯然有之。曾所见也。世尊又问。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真两舌。实如芥子。树何大乎。对曰。审尔不敢欺也。佛又告。种如芥子生树广大。地之生植。适无所置。所覆弥广。何况如来无上正觉无量福会普胜者哉。大慈弘哀无所不济。以馔供献功祚难计。梵志默然无以加报。佛告阿难。斯妇寿终当转女像得为男子生于天上。下生为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当得作佛。名曰心明如来。梵志意伏五体投地。克心自责归命于佛。加恩矜摄令得出家。佛即纳受以为沙门。佛讲四谛漏尽意解。又涅槃经云。尔时十仙外道欲共佛掬试神力。阿闍世王报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爬须弥山。欲以口齿齧啮金刚。诸大士。譬如愚人见师子王饥时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触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师子吼。犹如蚊子共金翅鸟掬行迟疾。如兔度海欲尽其底。汝等今者亦复如是。汝等今者兴建是意。犹如飞蛾投于火聚。汝随我语不复更说。

又大庄严论。时憍尸迦向外道说偈言。

外道所为作	虚妄不真实
犹如小儿戏	聚土作城郭
醉象践蹈之	散坏无遗余
佛破诸外论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经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来至其家。时此愚人取石蜜浆为富人煮。即于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使冷。傍人语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尔时人众悉皆嗤笑。其犹外道不灭烦恼炽然之火。少作苦行卧棘刺上。洮糠饮汁断谷自饿。五热炙身而望清凉寂静之道。终无是处。徒为智者之所怪哂。受苦现在殃流来劫。

又百喻经云。昔有愚人。其妇端正情甚爱重。妇无真信。后于中间共他交往。邪淫心盛。欲逐傍夫。舍离已婿。于是密语一老母言。我去之后。汝可赍一死妇女尸安着屋中语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于后伺其夫主不在之时。以一死尸置其家中。及其夫还老母语言。汝妇已死。夫即往视信是已妇。哀哭懊恼。大[廿/积]薪油烧取其骨。以囊盛之昼夜怀挟。妇于后时心厌傍夫。便还归家语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妇久死。汝是阿谁。妄言我

妇。乃至二三。犹故不信如彼外道闻他邪说。心生惑着。谓为真实。永不可改。虽闻正教不信受持。

又百喻经云。昔有二贾客共行商贾。一卖真金。其第二者卖兜罗绵。有他买真金者。烧而试之。第二贾客即便偷他被烧之金裹兜罗绵。时金热故烧绵都尽。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着己法中。妄称已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烧灭外典不行于世。如彼偷金事情睹见亦复如是。

又百喻经云。过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库物而远逃走。尔时国王遣人四出。推寻捕得将至王边。王即责其所得衣处。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着衣。实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着之。应在手之者着于脚上。应在腰者反着头上。王见贼已。集诸臣等共详此事。而语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来所有衣者。应当解着云何颠倒。用上为下。以下为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旧物。借以为譬。王者如佛。宝藏如法。愚痴羌者犹如外道。窃偷佛语着己法中以为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乱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宝衣不识次第颠倒而着。亦复如是。

又百喻经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复多钱财。举世间无不称叹。时有愚人见其如此。便言我兄。见后还责言非我兄。傍人语言。汝是愚人。云何须财认他为兄。及其还责复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财物故认为兄。实非是兄。人闻此语无不笑之。犹彼外道闻佛善语。饕窃而用以为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为利养故偷取佛说化导众生。而无实事。云何修行。犹向愚人为得财故。言是我兄。及其责时复言非兄。此亦如是。

颂曰。

正邪乖明昧	善恶异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变诚
六千俱舍执	七众各休祲
邪徒虚抗志	鑠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机庭
四辩无不可	六通奋英情
乘权摧异见	伏邪同幽明
自知荧光劣	徒诤太阳精

感应缘(略引六验)

- 辩圣真伪一
- 邪正相翻二
- 妄传邪教三
- 妖惑乱众四
- 道教敬佛五
- 舍邪归正六

辩圣真伪第一

夫邪正交侵祸福繁杂。自非极圣焉能开诱是以九十五种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谛计众生之冥本。皆陈正法咸称大济。又有鲁邦孔氏。道礼乐于九州岛。楚国李聃。开虚玄于五岳。各臣吏于机务。并衢分于限域。辩御乖张理路沈溺。致令惑网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觉无私道济群有幽显归心凡圣稽首。譬天无二日国无两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独尊。三千大千咸等正觉。为四生之导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录。太宰嚭问孔子曰。夫子圣人与。对曰。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与。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与。对曰。五帝善用仁义。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与。对曰。三皇善用时政。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而答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也。时缘未升故默而识之。有机故举。然未得昌言其致矣。又后汉时。通人傅毅开显佛化。造法本内传云。汉明帝永平三年。上梦神人。金身丈六项有日光。寤已问诸臣等。傅毅对诏。有佛出于天竺。乃遣使往求。备获经像及僧二人。帝乃为立佛寺画壁。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上显节陵所图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经缄于兰台石室。广如前敬三宝篇述。传云。时有沙门迦摄摩腾竺法兰。位行难测志存开化。蔡愔使达请腾东行。不守区域随至雒阳。晓喻物情崇明信本。帝问腾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毘罗卫者。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龙鬼神有愿行者皆生于彼。受佛正化咸得寤道。余处众生无缘感佛佛不往也。佛虽不往光明及处。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圣人传佛声教而化导之。

传云。汉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远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观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于方术无所不能。愿与西僧比较得辨真伪。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如其有胜乞除虚妄。勅遣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马寺。道士等便置三坛。坛别开二十四门。五岳道士各赍道经置于三坛。帝御行殿在寺南门。佛舍利经像置于道西。十五日斋讫。道士等以柴荻和沈檀香为炬。绕经泣泪。启白天尊乞验。纵火焚经。经从火化悉成煨烬。五岳道士。相顾失色。大生怖惧。南岳道士费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张衍语褚信曰。卿等所试无验。即是虚妄。宜就西来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大上者灵宝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谓之太素。斯岂妄乎。衍曰。太素有贵德之名。无言教之称。今子说有言教。即为妄也。信闻默然不对。时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遍覆大众映蔽日光。摩腾法师踊身高飞。坐卧空中广现神变。于时天雨宝华在佛僧上。又闻天乐感动人情。大众咸悦叹未曾有。皆绕法兰。听说法要并吐梵音赞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仕庶等千有余人出家。四岳诸道士吕慧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阴夫人王婕妤等。与诸宫人妇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自斯已后广遍天下。传有五卷。略不备载。有人疑此传近出。本无掬力之事。案吴书明费叔才有感死。故传为实录不虚矣。

吴书云。孙权赤乌四年有康居国沙门名僧会姓康。来到吴国。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地。锤之逾坚。烧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莲华照曜宫殿。臣主惊嗟叹希有瑞。为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兴名为建初寺。勅下问尚书令阚泽曰。汉明已来凡有几年。佛教入汉既久。何缘始至江东。泽曰。自汉明永平十年佛法初来。至今赤乌四年。则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与摩腾掬力之时。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费叔才等。在会自憾而死。门徒弟子归葬南岳不预出家。无人流布。后遭汉政凌迟兵戎不息。经今多载始得兴行。

又曰。孔丘李老得与佛比对不。泽曰。臣闻鲁孔君者英才诞秀圣德不群。世号素王。著述经典。训奖周道。教化来叶。师儒之风。泽润今古。亦有逸民如许成子原阳子庄子老子等。百家子书皆修身自翫。放畅山谷纵汰其心。学归澹泊。事乖人伦长幼之节。亦非安俗化民之风。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勅令朝野悉讽诵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

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对(今见章醮似俗祭神安设酒脯棋琴之事)吴主大悦。以泽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聪睿英博雅称令达。在位三十年。尝以暇日从容而顾问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来读经不多。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措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耶。帝曰。释门有卿。亦犹孔门之有季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经卷不释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问曰。盖闻释迦生于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号无传于周孔。功德靡称于典谟。寔远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师儒。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费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销像而绝镌铸。货泉可以无损。毁经以禁缮写。废僧以从编户。窃谓益国利人兴家多福也。

方外对曰。察斯滥浊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国。愿受福之无疆。孝子安亲。务防灾于未兆。闻多福之因缘。求之如不及。覩速祸之萌抵。避之若探汤。国重天地之祈。祈于福也。家避阴阳之忌。忌于祸也。福疑从取祸疑从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谓福。取人之所谓祸。岂是忠臣益国之计。非孝子安亲之方也。若夫废宗庙之粢盛。加子孙之鱼肉。毁蒸尝之[端*(乏-之+友)]冕。充仆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养亲之费饘。思废养之润屋。如此可谓忠孝之道乎。

夫三达之智。百神无以类其通。十力之尊。千圣莫足侔其大。万惑尽矣。万德备矣。梵天仰焉。帝释师焉。道济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于轮回。示涅槃于常乐。周孔未足拟议。博施广济。尧舜其犹病诸。等慈而无弃物。可不谓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觉。可不谓之圣乎。

夫体仁圣之至道者岂为苟欺之谎言哉。静而思之信逾坚矣。至如立寺功深于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岳。法王之所明言。开士之所笃劝。若兴之者增庆益国。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广乎。或小损而大益。岂非国之所宜

崇乎。或小益而大损。岂非民之所当避乎。臣无斯慎于其君。非忠臣也。子无此虑于其亲。非孝子也。

邪惑问曰。佛法本出于西蕃。不应奉之于中国耳。

方外对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磾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师亦宜尔。何必取同俗而舍其异方乎。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于遐迩。岂得以生于异域而贱其道。出于远方而弃其宝。

夫绝群之骏。非唯中邑之产。旷代之珍。不必诸华之物。汉求西域之名马。魏收南海之明珠。贡犀象之牙角。采翡翠之毛羽。物生远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独弃。若药物出于戎夷。禁呪起于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岂以远来而不用之哉。

夫灭三毒以证无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乐。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计亲疎乎。况百亿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则中在于彼域不在于此方矣。

邪惑问曰。诗书所未言。以为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对曰。夫天文历像之秘奥。地理山川之卓诡。经脉孔穴之诊候。针药符呪之方术。诗书有所不载。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征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无穷。诗书不载之法。茫茫何限。信矣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何得拘六经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兴于上古。圣人开务于后代。故栋宇易槽巢之居。文字代结绳之制。饮血茹毛之馐。则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虽后作而非弊。亦如幼噉藜藿长飡梁肉。少为布衣老遇侯服。岂得以藜藿先获谓胜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贵乎。

夫万物有迁。三宝常住。寂然不动。感而通化。非初诞于王宫。不长逝于双树。何得论生灭乎。讵感修促乎来去也。

邪惑问曰。佛是妖魅之气。寺为淫邪之祀。岂堪中夏为人师之轨。

方外对曰。妖唯作孽。岂弘十善之化。魅必凭邪。宁兴八正之道。妖犹畏狗。魅亦惧狸。何以降帝释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图澄罗什之侣道安

慧远之俦。高德高名非狂非醉。岂容辞爱荣位。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节。事魍魉之妖神。又自东汉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处处而断淫祀。岂容舍其财力放其土民。营魑魅之堂塔。入魍魉之徒众。又上古帝臣冠盖人伦。并禀教而归依。厝心以崇信。岂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睹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贤臣谋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凡圣轨摸人天师范。理尽穷微。福同真济。何圣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问曰。夫父母之体不可毁伤。何故沙门剃发去髭。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义耶。

方外对曰。若夫事君亲而尽节。虽杀身而称仁。亏忠孝而偷存。徒全肤而非义。论美见危而致命。礼防临难而苟免。何得一概而避死伤。雷同而顾肤发。割股纳肝为伤甚矣。剃须落发其毁微焉。立忠不顾其命。论者莫之咎。求道不爱其毛。何独以为过。汤恤烝民尚焚躯以祈泽。墨敦兼爱欲磨足而至顶。况夫上为君父深求福利。须发之毁何足顾哉。且夫圣人之教。有殊途而同归。君子之道。或反经而合义。则太伯其人也。废在家之就养。托采药而不归。弃中国之服章。依剪发以为饰。反经悖礼莫甚于斯。然而仲尼称之曰。太伯可谓至德矣。其何故也。虽迹背君亲。而心忠于家国。形亏百越而德全乎三让。故太伯弃衣冠之制。而无损于至德。沙门舍搢绅之容。亦何伤于妙道。虽易服改貌违臣子之常仪。而信道归心愿君亲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众善。遗其君父以历劫之深庆。其为忠孝不亦多乎。谓善沙门为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问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尔。

方外对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灵像摸写尊形。所用多途。非独泥瓦。或雕或铸。则以铁木金铜图之绣之。亦在丹青缣素。复谓西域士女遍从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国之庙以木为主。则谓制礼君子皆从木而育耶。亲不可忘故为其宗庙。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极之心。用如在之敬。钦圣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庙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则国庙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过者。故亦以恶为功矣。

邪惑问曰。无佛则国治年长。有佛。则政虐祚短耳。

方外对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辄出斯语。愚谓能仁设教。皆阐淫虐之风。菩萨立言。专弘桀纣之事。以实论之殊不然矣。夫殷丧大宝灾兴妲己之言。周失诸侯祸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岂斯尚矣。佛之为道。慈悲喜舍。怨亲等护。物我俱齐。恩德既弘。贤愚慕上。假使羲轩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笼。羿浞癸辛之咎。总十恶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纣顺大慈之道。伊吕无所用其谋。汤武焉得行其讨。可使鸣条免去国之祸。牧野息倒戈之乱。夏后从雒汭之譌。楚子无干溪之叹。然则释氏之化。为益非小。延福祚于无穷遏危亡于未兆。

邪惑问曰。有之为损。无之为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无篡逆。佛法来到多兴悖乱尔。

方外对曰。愚戆不思辄出凶诬。夫九黎乱德。岂非无佛之年。三苗逆命。非当有法之后。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时。宁无篡逆。寇贼奸凶。作士命于罟繇。豨豸孔炽。薄伐劳于吉甫。而愚谓。佛兴篡逆。法败淳和。专构虚言皆违实录。一缕之盗。佛犹戒之。岂长篡逆之乱乎。一言之竞。佛亦防之。何败淳和之道乎。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不唯一字以为褒。岂止五刑而作戒乃谓伤和而长乱。不亦诬谤之甚哉。亦何伤于佛日乎。但自沦于苦海矣。轻而不避。良可悲夫。

邪惑问曰。天道无亲顿成虚阐。祸淫福善胡其爽欤。因何捐替者翻享遐龄。崇敬者无终厥寿。计应蕴福延庆积恶招殃。何乃进退铢楯。情状皎然去取自乖。若为酬对。

方外对曰。道教浮疏诘明三报。儒宗齷齪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与人事汝尚未知。死与鬼神尔焉能事。袁宏后汉书曰。道家者流出于老子。以清虚淡泊为主。佑善嫉恶为教。畜妻子用符书。祸福报应在一生之内。此并区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谈。所以苟悦硕疑。史迁深惑。至如唐虞上圣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颜回大贤而夭绝。商臣极恶而胤昌。盗跖纵暴而福终。夷叔至仁而饿死。张汤酷吏七世垂瓔。比干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胜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种觉独号遍知。遐唱二生广敷三报。欲使系疑雾卷夙滞云披玉谍周陈金言备显。故经云。有业现苦有苦报。有业现苦有乐报。有业现乐有乐报。有业现乐有苦报。或余福未尽恶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缘便发。如灰覆火。岂得称无。若闇寻声当知必有。且夫

善恶无爽。状麟鬪以日亏。报应有归。等鲸亡而星现。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恶之征也。

◎

◎妄传邪教第三

窃闻。白马东游。三藏创兹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兴。或阐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验之图牒指掌可知。所以发唱显宗终乎此世。释教翻译时代炳然。文史备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则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阐。自余经教皆杂凡情。何者。前汉时王褒造洞玄经。后汉时张陵造灵宝经及章醮等道书二十四卷。吴时葛孝先造上清经。晋时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经。又饱静造三皇经。齐时道士陈显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虚品经。梁时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后周武帝灭二教时。有华州前道士张宾。诏授本州岛刺史。长安前道士焦子顺。一名道抗。选得开府。扶风前道士马翼。雍州别驾李运等四人。以天和五年。于故城内宇真寺。挑搅佛经造道家伪经一千余卷。时万年县人索皎装潢。但见甄鸾笑道之处。并改除之。近如大业末年。有五通观道士辅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经为长安经。当时禁约不许道士出城门。家见道士内着黄衣。执送留守。改经事发为尚书卫文升所奏。于金光门外勅令诛戮。此是近事耳目同验。又甄鸾笑道论云。道家妄注诸子三百五十卷为道经。又验玄都目录。妄取艺文志书名。矫注八百八十四卷为道经。据此而言。足明虚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诸观道士郭行真等。时诸道士见行真恩勅驱使。假托天威惑乱百姓。更相扇动。简集道士东明观李荣姚义玄刘道。合会圣观道士田仁慧郭盖宗等。总集古今道士所作伪经前后隐没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窃佛经简取要略。改张文句回换佛语。人法名数三界六道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门并偷安道经将为华典。旧时道经祭醮。并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干枣香水。但道经言辞拙朴。杂恶处并以除却。如大业年中。五通观道士辅慧祥改涅槃为长安经。被杀不行。今复取用改为太上灵宝元阳经。复更改余佛经。别号胜牟尼经。或云太平经等。如道经之内本无优婆塞优婆夷檀越贤者达嚩之名。今诸道士并皆偷用。未知此名为是汉语为是梵音。若是汉语何故诸史无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义。庄老复非西人。故知偷用。真伪可测。如老子依旧乃是周时柱下藏史。执板称臣。共俗无异。今时即安别观如似伽蓝天尊老子并涂金色。如佛经旧称佛为天尊。复即偷用。如汉魏已来及至符姚。并唤僧名道士。复偷将己

用。道士旧名祭酒。如道经本无金刚师子。今观门首并学佛置之。未知金刚师子。此汉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内教。佛经世尊及摩诃迦叶。并皆金色。依经作之如法。又佛经须达买园为佛造伽蓝。并依圣教。如是展转遍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刚五百白象五百师子。如是所为皆作圣教。若依佛经。此方他方诸佛菩萨梵王帝释。所现供具庄严宝物。无量无边不可尽述。备在经文。实时造者万无成一。今时老子五千文两卷之内。何曾有此庄严。若出余经。余经非真。如是改换佛经偷安道经者。向有数千余卷。如佛说经。并置如是我闻说时说处。证经生信。即如。

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

皇帝。命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后三度。更使余人。及古帝王前后使人。往来非一。皆亲见世尊说经时处伽蓝圣迹。及七佛已来所有征祥。灵感变应具存西国志六十卷内。现传流行。宰贵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尔许经书。尔时说处在何对何人说。说时说处有何灵验。何帝何时说是经等。若有时处片有征祥。何故五经无文诸史不载。止欲苟存同异。用多流行诳于草莱。无识之徒不知。有识君子久知其伪。良由汉时有黄巾五斗米贼。前后踵继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经等。我涅槃后有诸外道。偷我佛语着己法中。以为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乱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宝衣。虽得不识次第。颠倒而着。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处。佛既悬记不可不信。今时道士偷佛经将为己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语。非大圣人。故吴主孙权问尚书令阚泽曰。仙有灵宝之法。其教如何。阚泽对曰。夫灵宝者。一无氏族可依。二无成道处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直是幽居滥说。非圣人制也。吴主叹其善对焉。所言天尊之号出自佛经。窃我圣踪施乎己典。何者。案五经正史。三皇已来并不云别有天尊住于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礼删诗。所以五典三坟。靡覩大罗之称。前王往帝。不闻郊祀之名。安有执玉璋披黄褐。垂素发戴金冠。别号天尊。端拱九华之殿。独称大道。统御七英之宫。纵有道教辩天尊诸子谈灵宝。此乃道听途说。未足可依。委衡之书。非关国史。又斋仪矫制事迹可寻。莫不广列金银多班缛彩。并是三张诡述修静妄言。斥破逗遛备如琳论。又道士之号。老教先无。河上之言。儒宗未辩。何者。姚书云。始乎汉魏终暨符姚。皆号众僧以为道士。至魏太武世。有寇谦之。始窃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称。此岂琳之臆断。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汉书。文帝传及潘岳关中记〔(禾*丸)/山〕康皇甫谧高士传及访父老等。皆无河上公结草为庵现神变事处。并虚

谬不涉典谟。妄构斐然。动成焉有。当今主上垂拱问道坐朝九族既亲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张之秽术。阐五千之妙门。

又案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闻佛教入雒请求掬试。总将道家经书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经。余二百三十五卷是诸子书。又案晋葛洪神仙传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灾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等七十卷。总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陆修静答明帝云。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案今玄都经目云。依宋人陆修静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见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并未见。以此详检事迹可知。诡妄之由暴之国史。若据萧温等议。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汉帝校量。便应七百余卷。约葛洪神仙之说。仅有一千。准陆修静所上目中。过前九十。又检玄都经录转复弥多。既其先后不同。虚妄明矣。增加卷轴添足篇章。依傍佛经改头换尾。或道名山自出。时唱仙洞飞来。何乃黄领独知英贤不覩。书史无闻。典籍不记。请问当今道士推勘后出之经。为是老子别陈。为是天尊更说。纵其说也应有时方师咨说处。为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据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须焚剪。当今明朝驭宇承奖百王。圣上临轩应期千载。方欲广敷五教。杜绝妖妄之书。重述九畴。弘扬要道之训。岂敢以麟麇刺上鹿马讥朝。但以无识黄巾混其真伪。管见道士不别是非。所以借况秦人譬之鲁俗。若乾坤之象龙马。岂天地则可腾骧。理固不然。如何见责。

妖惑乱众第四

窃闻。声调响顺形直影端。未见钻火得水种豆得麦。所以苏张逢于鬼谷。处浮诈之先。颜闵遇于孔门。标德行之始。故知习二篇之化。微妙无为。行三张之风。谋为乱首。何者。后汉顺帝时。沛人张陵客游蜀土。闻古老相传云。昔汉高祖应二十四气祭二十四坛。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已德。遂构此谋。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治馆之兴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咸阳。于是诳诱愚民招合凶党。敛租税米谋为乱阶。时被蛇吞衅逆弗作。又陵孙张鲁行其祖术。后于汉中自称师君。祸乱方起。为曹公所灭。又中平元年。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部师。有三十六将。皆着黄巾。远与张鲁相应。众至十万。焚烧邳城。汉遣河南尹何进将兵讨灭。又晋武帝咸宁二年。有道士陈瑞。以左道惑众。自号天师。

徒附数千。积有年岁。为益州刺史王浚诛灭。又晋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卢悚。自称大道祭酒。以邪术惑众。聚合徒党。向晨攻广汉门云。迎海西公。时殿中桓秘等觉知与战。寻被诛斩。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敢矜妖言惑众。行禁步冈。官军收掩寻被诛灭。又隋文帝开皇十年。有绵州昌隆县道士蒲童与左童二人。在崩溪馆。自称得圣。诳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围绕遂便奸匿。如此经日后事发觉。因即逃亡。又开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韩朗。绵州道士黄儒林。扇惑蜀王令兴逆云。欲建大事须藉胜缘。遂教蜀王倾仓竭库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斋。画先帝形。反缚头手呪而魔之。河北公赵仲卿检察得实。送身京省被问伏罪。在市被刑。近有大唐武德三年。绵州昌隆县民李望。先事黄老常作妖邪。去大业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闲道术被送东京。至雒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矫云。子真近还。又彼县山侧有一石室。岩穴幽闇人莫敢窥。望乃依凭以作妖诈。在明张喉大语领纳通传。入闇则噎气小声诈陈祸福。遂令道士等传说达县闻州。官人初检并皆信受。后刺史季大礼云。此事非轻必须申奏。要假亲验方定是非。遂与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余骑。同至穴所再拜请期。望时诈答。闻者倾心。唯巴西县令乐世质。深达机情知其诳诈。入闇密候见望噎声。质时喝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狱。方欲科罪。未经数日服药而终。近至贞观十三年。有西京西华观道士秦英会。圣观道士韦灵符还俗道士朱灵感。并薄解章醮勅令事东宫。惑乱东宫。结谋大意为事不果。秦英灵符灵感等。并被诛斩。私宅财物及有妇儿。并配入官。又至龙朔三年。西华观道士郭行真。家业卑贱宿素寒门。亦薄解章醮滥承供奉。勅令投龙寻山采药。上托天威惑乱百姓。广取财物奸谋极甚。并共京城道士杂糅佛经偷安道法。圣上鉴照知伪付法。法官拷挞苦楚方承。勅恩恕死流配远州。所有妻财并没入官。是知所习非正衅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频兴矣。勅道士朝散大夫骑都尉郭行真。器识无取道艺缺然。为其小解医药薄闲章醮。当为皇太子弘。疗患得损。录其功效。叨授以荣班缘前驱使。妄作威祸兼以交结选曹。周旋法吏专行欺诈。取人财物遣营功德。隐盗尤多。朱紫莫分。而伪敷至教。菽麦讷辨。而潜读禁书徒知仆妾。是求庄宅为务。虽灵溪千仞。何能荡其秽质。神丹九液。岂可练其瑕心。擢发未数其愆。刊竹宁书其罪。论斯咎衅宜从伏法。以其参迹道门情所未忍。可除名长配流爱州。仍即发遣令长纲领送至彼。官司检校不得令出县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碓车牛马等。并宜没官。

龙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

窃惟贼饰黄巾兴乎巨鹿。鬼书丹简发自平阳。而云服象云罗。斯言径廷。衣同雨谷不近人情。安有驾鹤乘龙。披巾布褐。驱鸾策凤。顶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乔羨门之辈。并匪治头。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谋汉之日。始有黄巾。如其祖习伯阳道士并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则。斯弊特可湮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来所列并引典籍。邪正显然升沈殊趣。岂可以燭火之晖。争日月之光。邻虚之尘。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测。僧众高远亦非黄官之俦。夫出家者。内辞亲爱外舍官荣。志求无上菩提。愿出生死苦海。所以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报四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宝位重。岂同孔老两教。故案孔老经书。汉魏已来内外史籍。略引外道经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经。依法遵佛。冀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经令敬三宝文)。

一依道士法轮经。天尊说诫偈勸道士云。

若见佛图	思念无量	当愿一切
普入法门	若见沙门	思念无量
愿早出身	以习佛真	

二依太上清静消魔宝真安志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四十九愿。天尊说愿文。若见沙门尼。当愿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三依老子升玄经云。天尊告道陵。使往东方诣受法教。升玄又云。东方如来遣善胜大士。诣太上曰。如来闻子为张陵说法。故遣我来看。子语张曰。卿随我往诣佛所。当令子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陵即礼大士。随往佛所听法。

四依道士张陵别传云。陵在鹄鸣山中。供养金像转读佛经。

五依老子西升经云。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师名释迦文佛。

六依智慧观身大戒经云。道学当念旋大梵流影宫礼佛。

七依升玄经云。若有沙门欲来听经。观察供主。不得计饮食费遏截不听当推置上座道士经师自在其下升玄又云。道士设斋供。若比丘来者。可推为上座好设供养。道士经师自性其下。若沙门尼来听法者。当隐处安置推为上座。供主如法供养不得遮止。

八依化胡经。天尊敬佛说偈云。

愿采优昙华	愿烧旃檀香
供养千佛身	稽首礼定光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见释迦文	心中常懊恼

九依灵宝消魔安志经。天尊说偈云。

道以斋为先	勤行当作佛(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登金阙)
故设大法桥	普度诸人物

十依老子大权菩萨经云。老子是迦叶菩萨。化游震旦。

十一依灵法轮经云。葛仙公生始数日。有外国沙门。见仙公礼拜抱持。而语仙公父母曰。此儿是西方善见菩萨。今来汉地教化众生。当游仙道白日升天。仙公自语子弟云。吾师姓波阅宗。字维那诃。西域人也。

十二依仙人请问众圣难经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与释道微竺法开张太郑思远等四人。同时发愿。道微法开二人愿为沙门。张太郑思远愿为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时生在葛尚书家。尚书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时有沙门自称天竺僧。于市大买香。市人怪问僧曰。我昨夜梦见善思菩萨下生葛尚书家。吾将此香浴之。到生时。僧至烧香。右绕七匝。礼拜恭敬。沐浴而止。

十四依仙公请问上经云。与沙门道士言。则志于佛敬于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经较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

十六依升玄内教经云。或复有人。平常之时。不一月作福。见沙门道士说法劝善。了无从意。

十七依道士陶隐居作礼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愿戒上品经云。日别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已上。皆二万四千报。功多报多。世世贤明翫好不绝。七祖皆得入无量佛国。

十九依仙公请问经云。复有凡人行是功德。愿为沙门道士大博。至后世便为沙门。大学佛法为众法师。复有一人见沙门道士斋请读经乃笑曰。彼向空吟经欲何希耶。虚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报意不释。死入地狱。考毒五苦。

二十依仙公请问经云。五经儒俗之业。佛道各叹其教大师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灵宝真一劝诫法轮妙经云。吾历观诸天从无数劫来见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无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称计。

二十二依法轮妙经云。道言。夫轮转不灭。得还生人中。大智慧明达者。从无数劫来学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从行业所致也(上来所列道经未知此经为真为伪若是真经今时道士女官不礼三宝便违天尊老子师教即是邪见之人非真弟子便同无识之徒何须师敬此经若伪则一切道经皆须除却进退讹替终成乱俗也)。

舍邪归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虽亿兆务殷。而卷不释手。内经外典罔不厝怀。皆为训解数千余卷。而俭约自节罗绮不服。覆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临大宝即备斯事。日惟一食永绝辛膻。自有帝王罕能及此。旧事老子宗尚符图。穷讨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运神笔下诏。作舍道文曰。

维天鉴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余诸善不得为喻。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胜路。故如来漏尽智凝成觉。至道通机德圆取圣。发慧炬以照迷。镜法流以澄垢。启瑞迹于天中。铄灵仪于像外。度群生于欲海。引含识于涅槃。登常乐之高山。出爱河之深际。言乖四句。语绝百非。应迹娑婆。王宫诞相。步三界而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机心浅薄好生厌怠。遂乃湛说圆常。亦复潜辉鹤树。闍王灭罪。婆薮除殃。若不逢值大圣法

王。谁能救接斯苦。在迹虽隐其道无亏。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上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正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弟子萧衍和南。

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余人。于重云殿重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门下。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

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伪就真舍邪入正。故经教成实论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轻。即是邪见。若心一等。是无记性不当善恶。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里俱净。垢秽惑累皆尽。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弟子。其余诸信皆是邪见。不得称清信也。门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上启云。

臣纶闻。如来严相。巍巍架于有顶。微妙色身。荡荡显乎无际。假金轮而启物。托银粟以应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泛生死之苦海。济常乐于彼岸。故能降慈悲云垂甘露雨。七处八会。教化之义不穷。四谛五时。利益之方无尽。并冰清日盛雾散云除。爝火荧光尘热自静。可谓入俗化于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径之人。景法门而无倦。渴爱聋瞽之士。慕探蹟而知回。道树始于迦维。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现周鉴娠征。满月圆姿汉感宵梦。五法用传万德方兆。华俗潜故竞扇高风。资此三明。照迷途之失。凭兹七觉。拔长夜之苦。属值皇帝菩萨。应天御物负宸临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碍辩以接黎庶。以本愿力摄受众生。故能随方逗药示权显正。崇一乘之旨。广十地之基。是以万邦回向俱禀正识。幽显灵祇皆蒙诱济。人兴等觉之愿。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翘勤归宗之境。悦悖还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谓覆护饶益桥梁津济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于是应真飞锡腾虚接影。破邪外道坚持正国。伽蓝精舍宝刹相望。讲会传经德音盈耳。臣昔未达理源承事外道。如欲须甘果翻种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启迷方粗知归向。受菩萨大戒。诫节身心。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伏愿天慈曲垂矜许。

至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谓宿植胜因。宜加勇猛也。废李老道法诏。北齐高祖文宣皇帝。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录。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糜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会梁祖启运下诏舍道。修静不胜其愤。遂与门人及边境亡命。叛入北齐。又倾散金玉赠诸贵游。托以襟期冀兴道法。帝惑之也。于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诸沙门。与道士学达者十人。亲自对较。于时道士呪诸沙门。衣钵或飞或转。呪诸梁木或横或竖。沙门曾不学术。默无一对。士女拥闹贵贱移心。并以诤徒为胜也。诸道士等踊跃腾倚鱼睨云汉。高谈自矜夸衒道术。仍又唱曰。神通权设抑挫强御。沙门现一我当现二。今薄示小术并辞退屈。事亦可见。帝命上统法师与静掬试。上曰。方术小技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虽然天命难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座僧对之。即往寻觅。有僧名佛俊。又字昙显者。不知何人游行无定。饮噉同俗。时有放言摽寤宏远。上统知其深量。私与之交。于时名僧盛集。显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于上统。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饮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舆将来。于是合众皆惮而怯。上统威权不敢有谏。乃两人扶显令上高座。显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饮酒大醉耳。中有所闻云。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此言虚实。道士曰。有实。显即翘足而立。我已现一。卿可现二。各无对之。显曰。向呪诸衣物飞扬者。我故开门试卿术耳。命取稠禅师衣钵呪之。诸道士一时奋发共呪。一无动摇。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牵举不动。显乃令以衣置。诸梁木又令呪之。都无一验。道士等相顾无赖。犹以言辩自高乃曰。佛家自号为内。内则小也。说我道家为外。外则大也。显应声曰。若然则天子处内。定小百官矣。静与其属缄口无言。帝目验臧否。便下诏曰。法门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寤。仍有祇崇。曲孽是味。清虚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永隔。上异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绝不复遵事。颁勒远近咸使知闻。其道士归伏者。并付昭玄大统上法师度听出家。未发心者可令染剃。尔日斩首者非一。自谓神仙者。可上三爵台令其投身飞逝。诸道士等皆碎尸涂地。伪妄斯绝致使齐境国无两信。迄于隋初渐开其术。至今东川此宗微末无足抗言。至大唐贞观二十二年。有吉州囚人刘绍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图及旧道士鲍静所造三皇经合一十四纸。上云。凡诸侯有此文者。必为国王。大夫有此文者。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钱财自聚。妇人有此文者。必为皇后。时吉州司法参军吉辩。因检囚席。乃于王氏衣笼中得之。时追绍略等。勘问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将为图讖。因封此图及经。驰驿申省奏勅。勅令省

官勘。当时朝议郎刑部郎中纪怀业等。乃追京下清都观道士张慧元西华观道士成武英等勘问。并歛称云。此先道士鲍静等所作。妄为墨书。非今元等所造。

勅遣除毁。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内律僧尼受戒。得荫田人各三十亩。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经。受其上清下清。替僧尼戒处。亦合荫田三十亩。此经既伪废除。道士女道士既无戒法。即不合受田。请同经废。京城道士等。当时惧怕畏废荫田。私凭奏官请将老子道德经替处。其年五月十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师宣。

勅旨云。三皇经文字既不可传。又语涉妖妄宜并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经替处。有诸道观及以百姓人间有此文者。并勒送省除毁。其年冬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总取礼部尚书厅前。并从火谢也。故知代代穿凿狂简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无识之徒将为圣说。晋彭城郡有释道融。汲郡林虑人。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彩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竟不赆归。于彼已诵。师便借本覆之不遗一字。既嗟而异之。于是恣其游学。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暗游心府。姚兴曰。昨见融公复是奇聪明释子。勅入逍遥园与什参正详译。俄而师子国有一婆罗门。聪辩多学。西土俗书罕不披诵。为彼国外道之宗。闻什在关大行佛法。乃谓其徒曰。宁可使释氏之风独传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东国。遂乘驼负书来入长安。姚兴见其口眼便僻。颇亦惑之。婆罗门乃启兴曰。至道无方各尊其事。今请与秦僧掬其辩力。随有优者即传其化。兴即许焉。时关中僧众相视缺然。莫敢当者。什谓融曰。此外道聪明殊人。掬言必胜。使无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则法轮摧轴。岂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顾才力不减。而外道经书未尽披读。乃密令人写婆罗门所持经目。一披即诵。后克日论义。姚兴自出。公卿皆会。关中僧众四远必集。融与婆罗门拟相酬抗。锋辩飞玄彼所不及。婆罗门自知辞理已屈。犹以广读为本。融乃列其所读书并秦地经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闻大秦广学。那忽轻尔远来。婆罗门心愧悔伏。顶礼融足。旬日之中无何而去。像运再兴融有力也。后还彭城常讲说相续。闻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楼披翫。殷勤善诱毕命弘法。后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华大品金光明十地维摩等义。并行于世。

魏书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门人殿前。斋讫侍中刘腾宣勅。请法师等与道士论议。以释弟子疑网。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帝曰。佛与老子同时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充侍者。明是同时。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开天经。是以得知。最曰。老子当周何王几年而生。周何王几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岁。于楚国陈苦县厉卿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至周简王四年丁丑岁。事周为守藏吏。简王十三年迁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岁。年八十五。见周德凌迟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灭度。计入涅槃后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经四百二十五年。始与尹喜西遁。据此年载悬殊无乃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时。有何文记。最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圣人。当时于佛迥无文记何耶。最曰。仁者识同莞窥览不弘远。案孔子有三备卜经。谓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备。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圣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众圣之王。四生之导首。达一切含灵。前后二际吉凶终始。不假卜观。自余小圣。虽晓未然之理。必藉蓍龟以通灵卦也。侍中尚书令元文。宣勅语道士姜斌等。论无宗旨宜退下席。又问。开天经何处得来。是谁所说。即遣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等就观取经。帝令议之。太尉丹阳王萧综大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着五千文。更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加极刑。时有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谏帝乃止。配徒马邑(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晋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来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为胜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殓殓。数日得苏。说初死时见十许人。缚录将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缚也。乃解其缚散驱而去。道路修平而两边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驱诸罪人驰走其中。肉随着刺号呻聒耳。见慧行在平路。皆叹羨曰。佛弟子行路修福人也。慧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慧因自忆先身奉佛。已经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恶人。未达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径进听事。见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见慧惊曰。君不应来。有一人着单衣帻持簿书对曰。此人伐社杀人。罪应来此。向所逢比丘。亦随慧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杀人虽重报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罚所录人。命慧就坐。谢曰。小鬼谬滥枉相录来。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

将遣慧还。乃使暂兼覆校将军历观地狱。慧欣然辞出导从而行行至诸城。城皆是地狱。人众巨亿悉受罪报。见有獠狗齧人百节。肌肉散落流血藉地。又有群鸟其喙如锋。飞来甚速欻然而至。入人口中表里贯洞。其人腕转呼噉筋骨碎落。其余经见与赵泰屑荷大抵粗同。不复具载。唯此二条为异。故详记之。观历既遍。乃遣慧还。复见向所逢比丘。与慧一铜物。形如小铃。曰君还至家可弃此门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当有厄。诫慎过此。寿延九十。时道慧家于京师大桁南。自见来还达皂荚桥。见亲表三人住车共语。悼慧之亡。至门见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见也。慧将入门。置向铜物门外树上。光明舒散流飞属天。良久还小奄尔而灭。至户闻尸臭。惆怅恶之。时宾亲奔吊。突慧者多不得褻回。因进入尸忽然而苏。说所逢车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慧后为廷尉。预西堂听诵。未及就列欻然顿闷。不识人半日乃愈。计其时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顷之迁为广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右一验出冥祥记)。

唐益州福寿寺释宝琼。俗姓马氏。绵竹县人。小年出家清卓俭素。读诵大品两日一遍。以为常业。劝历邑义日诵一卷者。向有千计。四远闻者。皆来钦敬。本邑连比什邡诸县。并是道民执邪日久。投寄无容。琼虽桑梓习俗而不事道。李氏诸族值作道会。邀琼赴之。来既后至不礼而坐。皆谓不礼天尊轻我宗法耶。琼曰。邪正道殊所事各异。天尚不礼何况老君。众议纷纭颇相凌侮。琼见诤讼不止又报曰。吾礼非所礼。恐貽辱先宗。遂礼一拜。道像并座一时动摇。又礼一拜。连座反倒坠落在地。身座摧毁道民羞耻。唱言风鼓竞来周正。又礼还倒。琼曰。天朗和畅而言怨风。汝之愚戇不测吾风。合众惊惧一心礼琼。远近闻知皆舍道归佛。阖境道俗及以傍县道党同嗟。皆来请琼受菩萨戒。县令高达。素有诚信敬承威德。更于州寺召僧弘讲。以贞观八年终于所住(右一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富贵篇第六十三

• 贫贱篇第六十四

富贵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乐如影随形。作恶招苦犹声发响。故富同珠玉贵若萧曹。锦绣为衣金银作屋。云起龙吹之前。风暄凤管之上。趋锵广殿容与长廊。曳珠履于丹墀。珥金貂于青琐。食则珍羞满席海陆盈前。鼎味星罗芬馨云布。坐则高堂雅室玉砌珠帘。丝竹弦筦凄清飘扬。卧则兰灯炳曜绣幌垂阴。锦被既敷羶毡且拂。行则驷马电飞鞶舆雷动。千乘万骑隐隐阗阗。略述福因善报如是。由昔行檀受斯胜利也。

引证部第二

如贤愚经云。昔佛在时舍卫国有一长者。豪贵巨富生一男儿。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欢喜。因为立字名檀弥离。年渐长大其父命终。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变成七宝。诸库藏中悉皆盈满种种宝物。时王太子字毘琉璃。遇得热病。诸医处药启王云。须牛头旃檀用涂其身当得除愈。王即募觅。若有得者。一两之直赏金千两。无持来者。有人白王。檀弥离家舍内大有。时王闻已躬自往求。到檀弥离长者门前。见其外门纯是白银。即遣门人入通消息。时守门人入白长者。波斯匿王今在门外。长者闻已即出奉迎。请王入宫。王入门内见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间无比。坐白银床纺白银缕。小女十人侍从左右。时王问言。是卿妇耶。长者答言。是守门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门纯绀琉璃。门内有女坐琉璃床。面首端正倍胜于前。左右侍从倍复前数。次入内门纯以黄金。门内一女面首端正。转复倍胜。坐黄金床纺黄金缕。左右侍从复倍上数。王复问言是卿妇耶。长者答言。是守门婢。入到舍内见琉璃地。屋间克镂种种百兽。风吹动之形现地上。王见谓水。怖不敢前。语长者言。余更无地殿前作海。弥离白王。是琉璃地。非是水也。即脱手上七宝环玕掷着于地。碍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内升七宝殿。妇在殿上坐琉璃床。更有宝床请王令坐。时妇见王眼中泪出。王问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泪出妇答。大王。但于今者闻王身上烟气。是以泪出。王即问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复问言。用何作食。妇答曰。须食之时百味自至。王复问言。夜不须明耶。妇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遍室大明。时檀弥离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劳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

答。长者闻已即将王入遍示诸藏。七宝盈满。牛头香积不可称计。王须任取。王取二两遣人先送。王敬语之。今有佛出。卿闻不耶。弥离答言。云何名佛。王即为说。弥离欢喜即往佛所。佛为说法得须陀洹。寻即出家得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阿难见已而白佛言。此檀弥离。宿植何业生于人中受天福报。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毘婆尸。入涅槃后。于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语一比丘。此去城远乞食劳苦。汝当为福一夏乞食供养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劝诸檀越日为送食。四人身安专精行道得阿罗汉。即语此人。缘汝之故我等安隐。所作已辨。汝愿何等。其人闻已欢喜发愿。使我来世天上人中富贵自然值佛获道。缘是功德。从是以来九十一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常处豪贵。所须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贤愚经云。昔佛在时。舍卫国中有一长者。其家巨富财宝无量不可称计。生一男儿。身体金色端正少双。父母见已欢喜无量。因为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纵广八尺深亦八尺。没用能称人意。须衣出衣。须食出食。金银珍宝一切所须。作愿取之如意即得。儿年长大才艺博通。其父念言。我儿端正容貌绝伦。要觅名女金容妙体类我儿者。当往求之。时阇婆国有大长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体金色晃煇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种种宝衣服饮食。一切所须称适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贤士金色光晖类我女者。乃共为婚。其女名称远彻。金天遂娶为妇。后时金天请佛及僧饭食供养。饭食讫已。佛为说法。金天夫妇及其父母。悉皆获得须陀洹果。金天夫妇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听。既出家已夫妇并得阿罗汉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难见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妇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体金色复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种种物。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有诸比丘。游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见僧竞共供养。时有夫妇。二人贫穷家无升斗。其夫见他供养众僧。向妇啼哭懊恼泪堕妇臂上妇即问夫。何故啼哭。夫答妇言。我父在时积财满藏富溢难量。至我身上贫穷困极。本日虽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贫无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贫。今又不施未来转剧。吾思惟此是以懊恼。妇语夫言。虽有空意无钱可施。知当如何。妇又语夫。试至故舍遍推觅看。傥或得之。夫遂往觅得一金钱。持至妇所。其妇尔时有一明镜。复得一瓶。盛满净水。安钱瓶中。以镜着上。夫妇同心持布施僧。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从是以来九十一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常为夫妇。身体金色受福快乐。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出曜经云。昔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国中有目连同产弟。大富饶财七珍具足。库藏盈溢。奴婢仆从不可称计。时目捷连数往弟家而告弟曰。闻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说施获报无数。卿今施者得福无量。弟闻兄教开藏布施。更立新藏欲受其报。未经旬日财宝竭尽。故藏悉空新藏无报。其弟懊恼向兄说曰。前见兄勅施获大报。不敢违教。诸来求乞竭藏施尽。故藏悉空新藏无报。将无为兄所疑误耶。兄曰。止止。莫陈此语。勿使外道邪见之人闻此僇言。若使福德当有形者。虚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权示汝微报。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见有宫殿七宝合成。香风浴池库藏盈溢不可称计。玉女营从数千万众。纯女无男。即问兄曰。是何宫殿巍巍乃尔。目连告弟。汝自往问。弟即自往问天女曰。是何宫殿七宝合成。巍巍堂堂悬处虚空。谁有福德于中受报。天女报曰。阎浮提内迦毘罗国中。释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连。彼有贤弟大富长者。由好布施后生此处。而与我等作其夫主。弟闻欢喜善心生焉。还至兄所具白其情。目连告曰。夫人布施为有报耶为无报耶。弟怀惭愧向兄忏悔。后至家中转更修福。命终之后即生天上。受斯果报。

又树提伽经云。佛在世时有一大富长者。名为树提伽。仓库盈溢金银具足。奴婢成行。无所可欲。有一白[迭*毛]手巾挂着池边。为天风起吹王殿前。王即大会群臣坐共参论。罗列卜问。怪其所以。诸臣皆言。国将欲兴。天赐白[迭*毛]树提默然。王语树提。诸臣皆庆。卿何无言。树提答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体白[迭*毛]。挂着池边。为天风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后数日有一九色金华。大如车轮。堕王殿前。王复会臣问答如前。树提答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后园之中萎落之华。为天风起吹王殿前。故默无言。王语树提。卿家能尔。卿须还归任作调度。吾领二十万众。往到卿舍看去。树提答言。愿王相随不须预去。是臣之家自然床席。不须人铺。自然饮食不须人作。自然擎来。不须唤呼。自然擎去。不须反顾。王即将领二十万众。到树提伽南门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爱。王语树提是卿儿不。答言。是臣守合之奴。小复前行至内合门。有一童女颜色端正。皮色瑶悦甚复可爱。王语树提。是卿女耶妇耶。答言。是臣守合之婢。小复前行至其堂前。白银为壁水精为地。王见谓水疑不得前。树提导前将王上堂。坐金床踞玉机。树提伽妇坐百二十重金银帟帐里。披帐而出。为王设拜。眼中泪出。王语树提。卿妇拜我何故泪出。臣不敢欺王。闻王烟气眼中泪出。王言。庶民然脂。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无烟。何得泪出。树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挂着堂殿。昼夜无异。不须火光。树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楼。将王上看。四面观视恍忽经月。大臣白王。国计事大。王可还归。王谓须臾小复可忍。复游园

地不觉经月。问答同前。树提出七宝施兼绫罗缯彩。二十万众人马俱重。一时还国。王语群臣。其树提伽是我之民。妇女宅舍过殊于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诸臣皆言。可取。王将四十万众。椎钟鸣鼓围树提宅。数百余重。树提伽宅南门中有一力士。手捉金杖一拟四十万众。人马俱倒手脚缭戾。腰髀婀娜状似醉容。头脑[山*叵]峨不复得起。于是树提乘云母之车。来问诸人。来时何苦卧地不起。大王遣来欲伐长者。长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拟四十万众。人马俱倒不复得起。树提问言。欲得起不。诸人皆言。欲得起树提一放神力。令四十万众人马俱起。一时还国。王即遣使唤树提伽同车而载。往诣佛所白言。世尊。树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报。佛言。善听。先有五百同缘在于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赐其庵屋米粮灯烛。尔时广乞多愿。天自供我。从空来下。变身十八。放大光明。荡照天下。又愿作佛破散铁围镬汤。生华狱出旃檀。饿鬼作沙门。罗刹坐诵经。五百商人赍其重宝。由供病僧从僧广乞天供。今得斯报。于时施者树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罗汉道。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善贤。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其妇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顶上自然有一宝珠。光曜城内。父母欢喜。因为立字。名曰宝光。年渐长大体性调顺。好喜施惠。顶上宝珠有来乞者。即取施与。寻复还生。父母欢喜将诣佛所。以生喜乐求索出家。佛告善来比丘尼。鬢发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习得阿罗汉。诸天世人所见敬仰。时诸比丘见是事已请问因缘。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毘婆尸。入涅槃后有王。名曰梵摩达多。收取舍利起四宝塔而供养之。时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宝珠系着栴头发愿而去。缘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堕恶趣。天上人中常有宝珠。随共俱生受天快乐。乃至今者遭值于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迦毘罗卫城中有一长者。财富无量不可称计。其妇生一肉团。长者见已心怀愁恼。谓为非祥。往诣佛所请问吉凶。佛告长者。汝莫疑怪。但好养育。满七日已汝当自见。时长者闻是语已喜不自胜。还诣家中勅令瞻养。七日到。肉团开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渐长大值佛出家得阿罗汉果。诸天世人所见敬仰。时诸比丘见已请说得道因缘。佛告比丘。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毘婆尸入涅槃后。时彼国王名盘头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宝塔。高一由旬。而供养之。时有同邑一百余人作

倡伎乐。齎持香华供养彼塔。各共发愿。以此功德使我来世所在生处共为兄弟。发是愿已各自归去。

佛告比丘。欲知彼时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于彼誓愿力故。九十一劫不堕三涂。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乐。乃至今者遭值于我。故复同生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颂曰。

韞石谅非真	饰瓶信为假
窃服罩门上	滥吹缙轩下
凤祀徒惊心	驹文终好野
真相岂式昭	浮荣未能舍
迹殊冠冕容	车裘驱驰者
已矣歇郑声	天然乱周雅
富贵空争名	宠辱虚相骂
须臾风火烛	幻泡何足把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晋王文度
- 晋张氏
- 晋刘伯祖
- 晋太守李常
- 唐中书令岑文本
- 唐别驾沈裕善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驹持鹄头板来召之。王文大惊问驹我作何官。驹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洲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王寻病薨(右一验出幽冥录)。

晋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恶之。披怀而祝曰。鸠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来入我怀。鸠翻飞入怀。乃化为一钩。从尔资产巨万。

晋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京师诏书告下消息辄豫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噉。欲得羊肝。买羊肝。于前切之。齑齑随刀不见。两羊肝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侍者举刀欲斫之。伯祖诃止。自举着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然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某月某日书当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惧。谓神曰。今职在刺史。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绝无声。

晋李常。字符文。谯国人。少时有一沙门。造常谓曰。君福报将至。而复对来随之。君能守贫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对灭。君其勉之。常性躁又寒门。但问仕宦当何所至了不寻究修道意也。与一卷经。常不肯取。又固问荣途贵贱何如。沙门曰。当带金紫极于三郡。若能于一郡止者亦为善也。常曰。且当富贵。何顾后患因留宿。常夜起见沙门。身满一床。入呼家人。大小[门@视]视。复变为大鸟跼屋梁上。天晓复形而去。常送出门忽不复见。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后为西阳江夏庐江太守加龙骧将军大兴中预钱凤之乱被诛(右一验出冥祚记)。

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曾乘船于吴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毕趋出。送出外不见。既而文本食斋。于自食盃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文本自向临说。

唐户部尚书武昌公戴文冑。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冑以贞观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忽见冑着故弊衣颜容甚瘁。见裕悲喜。问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时误奏杀人。吾死后他人杀羊祭我。由此二事。辩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友。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忽奉。

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临兄为吏部侍郎。闻之召裕问云尔(右二验出冥报记)。

贫贱篇第六十四(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须达部
- 贫儿部
- 贫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贫富贵贱并因往业。得失有无皆由昔行。故经言。欲知过去因当观现在果。欲知未来果当观现在因。所以原宪之家黔娄之室。绳枢瓮牖无掩风尘。席户蓬扉不遮霜露。或编稻[苧-丁+呆]以为荐。或裁荷叶以充衣。敛肘则两袖皆穿。纳缕则双衿同缺。口腹乃资于安邑。宿止则寄在于灵台。头戴十年之冠。身被百结之缕。乡里既无田宅。雒阳又阙主人。浪宕随时巉岨度日。虽惭灵辄。而有翳桑之弊。乃愧伯夷便致首阳之苦。裘裳顿乏。岂见阳春升斗并无。何以卒岁。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蕴慳贫。致令果报一朝窳尽。是故行者宜当布施也。

引证部第二

如灯指经云。当知贫穷比于地狱。失所依凭栖寄无处。忧心火炽愁瘁焦然。华色既衰容转障碍。身体尪羸饥渴消削。眼目搯陷诸节骨立。薄皮缠裹筋脉露现。头发蓬乱手足锐细。其色艾白举体皴裂。又无衣裳至粪秽中。拾掇龕弊连缀相着。纒遮人形赤露四体。倚卧粪堆复无席荐。诸亲旧等见而不识。历衢乞食犹如饿乌。至知友边欲从乞食。守门之人遮而不听。伺便辄入复为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偻曲躬再拜谢罪。舍主轻蔑聊不回顾。设得入舍轻贱之故既不与语。又不敷座。与少饮食撩掷盂器小使充饱。设值大会望乞残食。以轻贱故不唤令坐。反被驱走。贫穷之人。譬如林树无华众蜂远离。被霜之草叶自焦卷。枯涸之池鸿雁不游。被烧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尽无人捃拾。今日贫困说往富乐。但谓虚谈谁肯信之。由我贫穷所向无路。譬如旷野为火所焚。人不喜乐。如枯树无荫无依投者。如苗被霜雹捐弃不收。如毒蛇害人皆远离。如杂毒食无有尝者。如空冢间无人趣向。如恶厕溷臭秽盈集。如魁脍者人所恶贱。虽说好语他以为非。若造善业他以为鄙。所为机捷复嫌轻躁。若复舒缓又言重直。设复赞叹人谓谄誉。若不加誉复生诽谤。

言此贫人常无好语。若复教授复言诈伪。若广言说人谓多舌。若默无言人谓藏情。若正直说复云龕犷。若求人意复言谄曲。若数亲附复言幻惑。若不亲附复言矫诞。若顺他所说复言诈取他意。若不随顺复言自专。若屈意承望骂言寒贱。若不屈意言是贫人犹故恃我。若小自宽放言其愚痴无有拘忌。若自摄敛言其空廉诈自端确。若复欢逸言其涛纵状似狂人。若复忧惨言其含毒初无欢心。若闻他语有所不尽为其判释。言其金趋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复默然复言顽嚚不识道理。若小戏论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耻。若无所索言今虽不求后望大得。若言引经书复云诈作聪明。若言语朴素复嫌疏钝。若公论事实复言强说。若私屏正语复言谗佞。若着新衣复言假借严饰。若着弊衣复言儻劣寒瘁。若多饮食复言饥饿饕餮。若小饮食言腹中实饿诈作清廉。若说经论言显己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说经论言愚痴无识可使放牛。若自道昔日事业言夸诞自誉。若自杜默言门资浅薄。诸贫穷者。行来进止言说俯仰。尽是愆过。富贵之人作诸非法都无过患。举措云为斯皆得所。贫穷之人如起死尸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难可疗治旷野险处绝无水草。如堕大海没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气。如眼上翳不知所至。如厚垢秽难可洗去。亦如怨家虽同衣食不舍恶心。如夏暴井人入断气。如入深泥滞不可出。如山暴水驶流吹漂树木摧折。贫亦如是。多诸艰难。夫富贵者。有好威德。姿貌从容意度宽广。礼义竞兴能生智勇。增长家业眷属和让。善名远闻。以此观之。一切世人富贵荣华不足贪着。于诸人天尊贵不应逸乐。当知贫穷是大苦聚。欲断贫穷不应慳贪。是以经中言贫穷者甚为大苦。

须达部第三

如杂宝藏经云。昔佛在世时。须达长者最后贫苦财物都尽。客作佣力得米四升吹作饭食。值阿那律来从乞食。妇即取钵盛满饭与。后须菩提迦叶目连舍利弗等。次第来乞悉施满钵。末后佛来。亦与满钵。须达在外行还到家。从妇索食。妇即语言。其若尊者阿那律来。汝当自食为施尊者不。须达答言。宁自不食当施尊者。妇又语言。若复迦叶大目连及须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来。汝当云何。夫答妇言。宁自不食尽当施与。妇即语夫言。朝来诸圣尽来索食。所有饮食尽施与之。夫闻欢喜。而语妇言。我等罪尽福德应生。即开库藏谷帛饮食悉皆充满。用尽复生。果报云云不可说尽。

又杂譬喻经云。昔长者须达七贫。后贫最剧。乃无一钱。后粪壤中得一木升。其实是栴檀。出市卖之得米四升。语妇并炊一升。吾当索菜茹。还时共

食。佛念曰。当度须达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弗目连迦叶佛来。四升米次第炊尽。将去后富更请佛僧供养尽空。佛为说法得道。

又菩萨本行经云。初时须达长者家贫焦煎。蒙佛说法身心清静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钱。一日持一钱施佛。一钱施法。一钱施僧。一钱自食。一钱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钱终无有尽。即受五戒欲心已断。妇女各各随其所乐。有一妇人炒谷作麩。失火广烧人畜。波斯匿王勅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燃火及于灯烛。其有犯者罚金千两。尔时须达得道在家。昼夜坐禅入定。夜半鸡鸣然灯坐禅。伺捕得之。捉灯白王。当输罚负。须达白王。今我贫穷无百钱产。当用何输。王瞋勅使闭着狱中。即将须达付狱执守。初夜四天王来下语须达言。我与汝钱。用输王罚。可得来出。为四天王说经便去。到中夜天帝复来见之。须达为说法竟帝释便去。次到后夜梵天复下见。为说法梵天复去。时王夜于观上见狱上有火光。时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语须达。坐火被闭而无惭差。续复然火。须达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当有烟灰。复语须达。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后夜复有一火。还倍于前。言不然火为是何等。须达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来见我。中夜天帝来见我。后夜梵天来见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吏闻其语即往白王。王闻如是心惊毛竖。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尔。我今云何而毁辱之。即勅吏言。促放出去。勿使稽迟。便放令去。须达得出。往到佛所礼佛听法。波斯匿王即便严驾寻至佛所。人民见王皆悉避起。唯有须达心存法味见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怀于轻慢见我不起。遂怀愠心。佛知其意止不说法。王白佛言。愿说经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时为王说法。云何非时。人起瞋恚忿结不解。贪淫女色自大无敬。其心垢浊闻于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时为王说法。王闻佛语。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减。又起瞋恚不得闻法。为佛作礼而去。出到于外勅语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头取。作是语已应时四面虎狼狮子毒害之兽悉来围绕于王。王见恐怖还至佛所。佛问大王。何以来还。王白佛言。见怖来还。佛告王曰。识此人不。王曰。不识。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恶意向此人。故是故使尔。若不还者王必当危不得全济。王闻佛语即大恐怖。即向须达忏悔作礼。[(厂@炎)*毛][并*毛]四布。于须达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实为甚难。须达复言。而我贫穷行于布施。亦复甚难。尸罗师质为国平正为贼所捉。临终不犯妄语。贼便放之。实为甚难。复有天名曰尸迦梨。于高楼上卧有天玉女来。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实为甚难。于是四人即于佛前各说颂曰。

贫穷布施难 豪贵忍辱难
危险持戒难 少壮舍欲难

佛说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贫儿部第四

如辩意长者子经云。于是辩意长者子为佛作礼。叉手白佛言。唯愿世尊。过于贫聚。及诸众会明日屈于舍食。尔时世尊默然许可。诸长者子礼佛而去。到舍具馔。明日世尊与诸大众。往到其处就坐俨然。辩意白父母及诸眷属。前礼佛足各自供侍。辩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讫有一乞儿。前历座乞。佛未祝愿无敢与者。遍无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恶念。此诸沙门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贫者从乞无心见与。长者愚惑用为饴此。无慈悲意。吾为王者以铁辘车斩断其头。言已便去。佛达嚬既讫。复有一乞儿来入乞食。座中众人各各与之。大得饭食欢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诸沙门皆有慈心。怜吾贫寒施食充饱。得济数日。善哉善哉。长者。乃能供事此诸大士。其福无量。吾为王者。当供养佛及众弟子。乃至七日犹不报今日饥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讫说法既即还精舍之中。佛告阿难。从今已后嚬讫下食以此为常。时二乞儿展转乞丐到他国中。卧于道边深草之中。时彼国王忽然崩亡无有继后。时国相师明知相法。讖书记曰。当有贱人应为王者。诸臣百官千乘万骑案行国界。谁应为王。顾视道边深草之中上有云盖。相师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见乞儿相应为王。诸臣拜谒各称为臣。乞儿惊愕。自云下贱非是王种。皆言应相非是强力。香汤沐浴着王者之服。光相俨然称善无量。导从前后回车入国。时恶念者在深草中卧寐不觉。车斩断其头。王到国中。阴阳和调四气隆赫。人民安乐称王之德。

尔时国王自念。昔者贫穷之人。以何因缘得为国王。昔行乞时得蒙佛恩大得饭食。便生善念得为王者。供养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遥向舍卫国烧香作礼。即遣使者往请佛言。蒙世尊遗恩得为人王。愿屈尊神来化此国。愚冥之人得见教训。于是佛告诸弟子。当受彼请。佛与弟子无央数众。往到彼国。时王出迎为佛作礼。入宫食讫。王请世尊说得王缘。佛具为说如前因缘。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时恶念者非直斩头而死。死已复入地狱为火车所斩。亿劫乃出。王今请佛报誓过厚。世世受福无有极已。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人心是毒根	口为祸之门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恶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于彼	不觉车辄头
心为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恶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时国王闻经欢喜。举国臣民得须陀洹道。

又**贤愚**经云。佛在舍卫国。与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国中有五百乞儿。常依如来随逐众僧乞丐自活。厌心内发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来出世甚为难道。我等下贱蒙济身命。今贫出家不审许不佛告诸乞儿。我法清静无有贵贱。譬如清水洗诸不净。若贵若贱。水之所洗无不净者。又如大火所至之处。其被烧者无不焦然。又如空虚贫富贵贱有入中者随意自恣。乞儿闻说并皆欢喜。信心倍隆归诚出家。佛告善来。头发自堕法衣在身。沙门形相于是具足。佛为说法成阿罗汉。于时国中诸豪长者。闻度乞儿皆兴慢心。云何如来听此下贱之人在众僧次。我等修福请佛众食。今此下贱坐我床席捉我食器。尔时太子祇陀请佛及僧。遣使白佛。唯愿世尊明受我请。及比丘僧。所度乞儿。我不请之。慎勿将来。明日食时。佛告乞儿。吾受彼请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鬻多越取自然成熟糠米还至其家。随意坐次自食糠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满钵还摄威仪。乘空而来。如雁飞至。祇陀家坐随次各食。于时太子覩众比丘威仪进止神足福德。敬心欢喜叹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审此诸贤圣从何方来。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请者。具向太子说其因缘。尔时祇陀闻说是语极怀惭愧。自我愚弊不别明闇。不审此徒种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润。复造何咎乞丐自活。佛告祇陀。过去久远时有大国名波罗柰。有一山名曰利师。古昔诸佛多住其中。若无佛时有二千辟支佛常止其中。有一长者名曰散陀宁。时世旱俭其家巨富。即问藏监。今我藏中谷米多少。欲请大士。未知供不。藏监对曰。饶多足供。即请二千辟支饭食供养。差五百使人供设饭食。时诸使人厌心便生。我等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诸乞儿。尔时长者常令一人知白时到。养一狗子日日逐往。尔时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时到独往常处。向诸大士高声而吠。诸辟支佛闻其狗吠。即知时到。来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长者。天今当雨宜可种

殖。长者如言耕种。所种之物尽变为瓠。长者见怪随时溉灌。后熟皆大。即劈看之。随所种物成治净好麦满其中。长者欢喜。其家满溢复分亲族。合国一切咸蒙恩泽。是时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获果实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恶言向彼。即往其所请求改悔。复立誓言。愿使我等。于将来世遭值贤圣蒙得解脱。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儿。因其改悔复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过度。太子当知。尔时大富散陀宁者我身是也。时藏臣者今须达是也。日日白时到者今优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罗汉是也。尔时祇陀及众会者。覩其神变皆获四果。

◎

◎贫女部第五

如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尊者迦旃延在阿盘提国。时彼国中有一长者。大富饶财。家有一婢。小有愆过。长者鞭打。昼夜走使。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适持甌诣河取水。举声大哭。尔时尊者闻其哭声。往到其所问知因缘。即语之言。汝若贫者何不卖之。老母答言。谁买贫者。迦旃延言。贫实可卖。老母白言。贫可卖者。卖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卖者一随我语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贫穷身上衣无毛许完纳。唯有此甌。是大家许。当以何施。即持钵与教取水施。受为祝愿。次与授戒。后教念佛竟问之言。汝止何处。婢即答言。无定止处。随舂炊磨即宿其处。或在粪壤上。尊者语言。汝好勤心恭谨走使。伺其大家一切卧讫。窃开户入。于其户内敷草而坐。思惟观佛。母受教已至夜坐处。户内命终生切利天。大家晓见瞋恚而言。此婢常不听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草系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与五百天子以为眷属。即以天眼观见故身生天因缘。寻即将彼五百天子。赍持香华到寒林中。烧香散花供养死尸。放天光明照于村林。大家见怪。普告远近。诣林观看。见已语言。此婢已死何故供养。天子报言。此吾故身。即为具说生天因缘。后皆回诣迦旃延所礼拜供养。因缘说法。五百天子悉皆获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还归天上。以是因缘。智者应当皆如是学。

又佛说摩诃迦叶度贫母经云。佛在舍卫国。是时摩诃迦叶。独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于众生。舍诸豪富而从贫乞。时欲分卫先入三昧。何所贫人吾当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见一孤母。最甚贫困。在于街巷大粪聚中。

傍凿粪聚以为岩窟。羸瘦疾病常卧其中。孤单零丁无有衣食。便于岩窟施小篱栅。以障五形。迦叶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贫。知母寿命。终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时饥困。长者青衣而弃米汁。臭恶难言。母从乞之。即以破瓦盛着左右。迦叶到所祝愿从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尔时老母即说偈言。

举身得疾病	孤穷安可言
一国之最贫	衣食不盖形
世有不慈人	尚见矜愍怜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无过我之身
愿见矜恕我	实不为仁惜

摩诃迦叶。即答偈言。

佛为三界尊	吾备在其中
欲除汝饥贫	是故从贫乞
若能减身口	分铢以为施
长夜得解脱	后生得豪富

尔时老母闻偈欢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则不可饮。遥启迦叶。哀我受不。迦叶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体裸露不得持出。侧身偻体篱上授与。迦叶受之。尊口祝愿使蒙福安。迦叶心念。若吾赍去着余处饮。母则不信谓吾弃之。即于母前饮乞荡钵。还着囊中。于是老母特复真信。迦叶自念。当现神足令此母人必获大安。即在空中广现神变。尔时母人见此踊跃。一心长跪遥视迦叶。迦叶告曰。母今意中所愿何等。即启迦叶。愿以微福得生天上。于是迦叶忽然不现。老母数日寿终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动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时俱出。照跃天宫。帝释惊悸。何人福德感动胜吾。即以天眼观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来处。尔时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报缘其前世供养迦叶所致。假令当以天上珍宝种种百千施上迦叶。犹尚未报须臾之恩。即将侍女持天香华。忽然来下。于虚空中散迦叶上。然后来下五体投地礼毕却住。叉手叹曰。

大千国土	佛为特尊	次有迦叶
能闭罪门	昔在阎浮	粪窟之前

为其贫母	开说真言	时母欢喜
贡上米潘	施如芥子	获报如山
自致天女	封受自然	是故来下
归命福田		

天女说已俱还天上。帝释心念。女施米汁乃致此福。迦叶大哀但化福劣家不往大姓。当作良策。即与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诣王舍城街边作小陋屋。变其形状似于老翁。身体瘠瘦偻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织席。贫穷之状不储饮食迦叶后行分卫。见此贫人而往乞食。翁言。至贫无有如何。迦叶祝愿良久不去。翁言。我等夫妻甚老织席不暇向乞。唯有小饭适欲食之。闻仁慈德但从贫乞。欲以福之。今虽穷困意自割捐以施贤者。审如所云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闻。若预开瓶苾芬之香。迦叶觉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弊食不多将钵来取。迦叶即以钵取受祝愿施家。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国界。迦叶即嫌其香。翁母释身疾飞空中弹指欢喜。迦叶思惟即知帝释化作老翁而为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复还。迦叶赞叹。帝释种福无厌。忍此丑类来下殖福。必获影报。帝释及后倍复欣踊。是时天上伎乐来迎。帝释到宫倍益欢喜。

感应缘(略引一验)

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勺。市中餍之。以粪洒之。旋复见黑洒衣。不污如故。长吏知试系着桎梏。而续在市丐。试欲杀之乃去。洒之者家室屋自坏杀十余人。长安中谣言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坏屋之咎。见搜神记。

颂曰。

业风常泛滥	苦海涛波声
漂我常游浪	远离涅盘城
何时慈舟至	运我出爱瀛
寔由高慕施	顿舍贫穷情
罪垢蒙除结	神珠启闇明
贵门光景丽	贱业永休宁
志求八解脱	誓舍六尘蒙
恍遇慈父海	开我心中怍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债负篇第六十五
- 诤讼篇第六十六

债负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劝善惩过大士常心。舍恶为福菩萨常愿。是以善恶之运业。犹形影之相须。债负之殃咎。植三报之苦果。或有现负现报。或有现负次报。或有现负后报。如是三时随负一毫。拒而不还决定受苦。是故经云。偷盗之人先入地狱畜生饿鬼。后得人身得二种果报。一者常处贫穷。二者虽得少财常被他人夺。斯言有征省己为人也。

引证部第二

如法句喻经云。昔佛在世时有弗迦沙王。比丘入罗阅城分卫。于城门中有新产犍牛所抵杀。牛主怖惧卖牛转与他人。其人牵牛欲饮水。牛从后复抵杀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杀之。于市卖肉。有田舍人买取牛头。贯担持归去舍。田边坐树下息。以牛头挂树枝。须臾绳断。牛头落下正堕人上。牛角刺人实时命终。一日之中凡杀三人。瓶沙王闻之。怪其如此。即与群臣往诣佛所。具问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贾客三人。到他国内兴生。寄住孤独老母舍。应与雇舍直。见老母孤独欺不欲与。伺老母不在默去不与。母归不见客。即问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寻后逐及。疲顿索直。三客逆骂我前已与。云何复索。同声共抵不肯与直。老母单弱不能奈何。懊恼守祝。我今穷厄何忍欺抵。愿我后世所生之处。若当相值要当杀汝。正使得道终不相置。佛语瓶沙王。尔时老母者今此犍牛是也。三贾客者弗迦沙等三人为牛所抵杀者是也。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恶言骂詈	僑[凌*欠]箴人	兴起是行
嫉怨滋生	逊言慎辞	尊敬于人
弃结忍恶	嫉怨自灭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又出曜经云。昔罽宾国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罗汉。弟在家中治修居业。时兄数来教诲劝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现有名誉死生善处。而弟报曰。兄今出家不虑官私。不念妻子。田业财宝。我有此务。而兄数诲不用兄教。后病命终生在牛中。为人所驱馱盐入城。兄从城中出遇见之。即为说法。时牛闻已悲哽不乐。牛主见已语道人曰。汝何道说而使我牛愁忧不乐。道人报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负君一钱盐债。故堕牛中以偿君力。牛主闻已语道人曰。君弟昔日与我亲友。是时牛主即语牛曰。吾今放汝不复役使。牛闻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涧即便命终。得生天上受极快乐。以是因缘。若人负债不可不偿。

又成实论云。若人负债不偿堕牛羊麀鹿驴马等中偿其宿债。

又百缘经云。佛入舍卫城乞食。至一街中逢一婆罗门。以指画地不听佛去。语佛言。汝今还我五百金钱。尔乃听过。若不与我者终不听过。佛默然住不能前进。波斯匿王等闻佛被留难。各送珍宝与婆罗门然不肯受。须达闻之取五百金钱与婆罗门。乃听佛过。比丘问佛。何缘乃尔。佛言。过去波罗奈国梵摩达王太子名善生。游行见一戏人共辅相子樗蒲。赌五百金钱。时辅相子负戏人钱。寻索不偿。太子语言。彼若不与我当代偿。后竟不偿。从是以来无量世中常为戏人从我索钱。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辅相子者今须达是。昔戏人者今婆罗门是也。

又杂宝藏经云。昔罽宾国中有阿罗汉。名曰离越。山中坐禅。时有一人失牛逐踪至离越所。时值离越煮草染衣。衣即自然变作牛皮。染汁自然变作牛血。所煮染草变成牛肉。所持钵盂变作牛头。牛主见已即捉收缚将诣王所。王即付狱。经十二年。常与狱监饲马除粪。离越弟子得阿罗汉者有五百人。观觅其师不知所在。业缘欲尽有一弟子。观见师在罽宾狱中。即来告王。我师在狱。愿王断理。王即遣人就狱检校。使至狱中唯见有人威色樵瘁须发极长。而为狱监饲马除粪。使还白王。狱中都不见有沙门。离越弟子复白王言。愿王说教。有比丘者悉听出狱。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狱。离越闻已须发自落袈裟着身。踊出虚空作十八变。王见是事五体投地。白言。尊者。愿受

我忏悔。王即问言。以何业缘在狱受苦。离越答言。我于往昔亦曾失牛。逐踪谋他经一日夜。后堕三涂受苦无量。余殃不尽。今得罗汉犹被谋谤。以是因缘一切众生应护口业莫谋谤他。离越昔所谋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缘故得此报。依法华经说。谤诵经人。若实若不实。现世得白癞病。

又毘婆沙论云。曾闻有一女人为饿鬼所持。即以呪术而问鬼言。何以恼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杀我。我亦五百世中断其命根。若彼能舍旧怨之心。我亦能舍。尔时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舍怨心。鬼观女人虽口言舍而心不放。即断其命。

又杂宝藏经云。目连至殑伽河边。见五百饿鬼群来趣水。有守水鬼以铁杖驱逐令不得近。于是诸鬼径诣目连。礼目连足。各问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热渴。先闻殑伽河水清且凉。欢喜趣之。沸热坏身。试饮一口。五藏焦烂臭不可当。何因缘故受如此罪。目连曰。汝先世时曾作相师相人吉凶。少实多虚。或毁或誉。自称审谛以动人心。诈惑欺诳以求财利。迷惑众生失如意事。

复有一鬼言。我常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来噉我肉。唯有骨在。风来吹起肉续复生。狗复来噉。此苦何因。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天祠主。常教众生杀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偿之。

复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粪周遍涂漫。亦复噉之。是罪何因。目连答曰。汝前世时作婆罗门。恶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钵盛满粪。以饭着上。持与道人。道人持还以手食饭粪污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复有一鬼言。我腹极大如瓮。咽喉手脚其细如针。不得饮食。何因此苦。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聚落主。自恃豪贵饮酒纵横轻欺余人。夺其饮食饥困众生。

复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粪。有大群鬼捉杖驱我。不得近厕。口中烂臭饥困无赖。何因如此。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佛图主。有诸白衣供养众僧供辨餐具。汝以麤供设客僧。细者自食。

复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满生舌。来斧斫舌。断复续生。如此不已。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道人。众僧差作蜜浆。石蜜块大难消。以斧斫之。盗心噉一口。以是因缘故还斫舌也。

复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热铁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烂。出复还入。何因故受此罪。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沙弥行果茱子时。到自师所敬其师故偏心多与。实长七枚。

复有一鬼言。常有二热铁轮在我两腋下转。身体焦烂。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与众僧作饼。盗心取二番挟两腋底。故受此苦。

复有一鬼言。我瘿丸极大如瓮。行时担着肩上。住则坐上。进止患苦。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市令。常以轻秤小斗与他。重秤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于己侵克余人。

复有一鬼言。我常两肩右眼。胸有口鼻。常无有头。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作魁脍弟子。若杀罪人时。汝常欢喜心以绳着髻挽之。

复有一鬼。言我常有热铁针入出我身。受苦无间。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调马师。或作调象师。象马难制。汝以铁针刺脚。又时牛迟亦以针刺。复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恼。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国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爱。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时。所爱夫人眠犹未起着衣。即生恶心。正值作饼有热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烂即死。故受此苦。

复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风回转我身。不得自在随意东西。心常恼闷。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作卜师。或时实语。何时妄语。迷惑人心不得随意。

复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块肉。无有脚手眼耳鼻等。常为虫鸟所食。罪苦难堪。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与他药堕他儿胎。

复有一鬼言。我常有热铁笼笼络我身。焦热懊恼。何因受此。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以罗网掩捕鱼鸟。

复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笼头。亦常畏人来杀我。心常怖惧不可堪忍。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淫犯外色常畏人见。或畏其夫捉缚打杀。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续。

复有一鬼问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铜瓶。满中洋铜。手捉一杓取自灌头。举体焦烂。如是受苦无数无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时出家为道典僧饮食。以一酥瓶私着余处。有客道人来者不与之。去已出酥行与旧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隐虽与不等。由是缘故受此罪也。

譬喻经云。昔外国有人死。魂还自鞭其尸。傍人问曰。是人已死。何以复鞭。报曰。此是我故身。为我作恶。见经戒不读。偷盗欺诈犯人妇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财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堕恶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复言。是故来鞭之耳。依无量寿经云。憍梵波提。过去世曾作比丘。于他粟田边摘一茎粟。观其生熟数粒堕地。五百世作牛偿之。

颂曰。

贫富交舛	债负相违	举贷抵拒
业结常驰	心无悔偿	苦报何疑
堕斯恶道	长夜无归	

感应缘(略引十一验)

- 汉沙门释安清
- 晋沙门释帛远
- 梁南阳人侯庆
- 隋扬州人卞士瑜
- 隋雒州人王五戒
- 隋冀州人耿伏生
- 唐郑州人妇女朱氏
- 唐汾州人路伯达
- 唐雍州人程华
- 唐潞州人李校尉
- 唐雍州妇人陈氏

汉雒阳有沙门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尝行见有群燕。忽谓伴曰。燕云应有送食者。顷之果有致焉。众咸奇之。故俊异之声早被西域。高穷理尽性。自识宿缘业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

称。先身已经出家。有一同学多瞋分卫。值施主不称情每辄怼恨。高屡加诤练终不悛改。如此二十余年。乃与同学辞诀云。我当往广州毕宿世之对。卿明经精勤不在吾后。而性多恚怒。命过当受恶形。我若有力必当相度。既而遂适广州。值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负卿故。远相偿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时意也。遂申颈受刀。容无惧色。贼遂杀之。观者盈路莫不骇其奇异。而此神识还为安息王太子。即今时世高身是也。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达[邱-丘+共]亭湖庙。此庙旧有灵威。商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尝有乞神竹者。未许辄取。舫即覆没。竹还本处。自是舟人敬惮莫不慑影。高同旅三十余人。船主奉牲请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门可更呼上。客咸惊愕请高入庙。神告高曰。吾外国与子俱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为[邱-丘+共]亭庙神。周回千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丰。以瞋恚故堕此神报。今见同学。悲欣可言。寿尽旦夕。而丑形长大。若于此舍命秽污江湖。当度山西泽中。此身灭后恐堕地狱。吾有绢千匹并杂宝物。可为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高曰。故来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丑异众人必惧。高曰。但出众不怪也。神从床后出头。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长短。至高膝边。高向之梵语数番赞叹数契。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高即取绢物辞别而去。舟侣扬帆。蟒复出身登山而望。众人举手然后乃灭。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造东寺。高去后神即命过。暮有一少年。上船长跪高前受其祝愿。忽然不见。高谓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邱-丘+共]亭庙神。得离恶形矣。于是庙神歇灭无复灵验。后人于山西泽中见一死蟒头尾数里。今浔阳郡蛇村是也。高后复到广州。寻其前世害己少年。时少年尚在。高径投其家说昔日偿对之事。并叙宿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寤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着高头。应时殒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叹。明三世之有征也。

晋长安有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才思俊彻敏浪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索多所该贯。祖至晋惠之末。欲潜遁陇右。以保雅操会张辅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与祖论义屡屈深恨。向辅所谋。辅收之行罚。众咸愤惋。祖曰。我来毕对。此宿命久结。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缘欢喜毕对。愿从此已后与辅为善知识。无令受杀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终。辅后具闻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众咸愤激。共分祖尸各起塔庙。辅虽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横杀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

姓疑骇因乱而斩焉。管蕃亦卒。时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竟应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孙绰道贤论。以法祖匹嵇康。论云。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其见称如此(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梁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区。可高尺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与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充金色。马氏寤觉而心不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余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邻邻里之内咸闻香气。道俗长幼皆来观瞩。尚书右仆射元积。闻里内频有怪异。遂改负财里为齐谐里也(见雒阳寺记)。

隋扬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陈功授仪同。慳吝。尝雇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怒曰。若实负我死当与汝作牛。须臾之间卞父死。其年作牛孕产一黄犊。腰有黑文。横络周匝。如人腰带。右跨有白文。斜贯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即屈前膝以头着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收葬。瑜为临自说之尔。

隋大业中。雒阳有人性王。常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今当有人与我一头。驴至日午果有。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奠。此人乘驴而往。墓所伊水东。欲度伊水驴不肯度。鞭其头面破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还本处。其日妹独在兄家。忽见其母入来。头面流血形容毁顿。号泣告女。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斗与汝。坐得此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捶我头面尽破。仍期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讫出。寻之不见其母。兄既而还。女先观驴头面伤破流血。如见其母伤状。女抱以号泣。兄怪问之。女以状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还得之。言状符同。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泪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既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粟送王五戒处。乃复食。后驴死。兄妹收葬焉(右二验出冥报记)。

隋冀州临黄县东。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资产。隋大业十一年。伏生母张氏避父。将绢两匹乞女。数岁之后母遂终亡。变作母猪。在其家生。复产二豚。伏生并已食尽。遂使不产伏生即召屠儿出卖。未取之间有一客僧。从生乞食。即于生家少停。将一童子入猪圈中游戏。猪语之言。我是伏生母。为于往日避生父眼取绢两匹乞女。我坐此罪变作母猪。生得两儿被生食尽。还债既毕更无所负。欲召屠儿卖我。请为报之。童子具陈向师。师时怒曰。汝甚颠狂。猪那解作此语。遂即寢眠。又经一日。猪见童子。又云。屠儿即来何因不报。童子重白师主。又亦不许。少顷屠儿即来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床下。屠儿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来。今为赎取。遂出钱三百文赎猪。后乃窃语伏生曰。家中曾失绢不。生报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绢两匹。又问。姊妹几人。生又报云。唯有一姊。姊与县北公乘家。僧即具陈童子所说。伏生闻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别加心供养猪母。凡经数日猪忽自死。托其女梦云还债既毕得生善处。兼劝其女更修功德。

唐郑州阳武县妇女姓朱。其夫先负外县人绢百匹。夫死之后遂无人还。贞观末因病死。经再宿而苏。白云彼人执至一所。见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时负我家绢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归。宜急具物至某县某村某家送还我母。如其不送捉遣更切。兼为白我娘。努力为某造像修福。朱即告乞。乡间得绢送还其母。具言其儿貌状。有同生平。其母亦对之流涕歔歔久之。

唐汾州孝义县人路伯达。至永徽年中。负同县人钱一千文。后乃违契拒讳。及执契往征。遂共钱主于佛前为信誓曰。若我未还公。愿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言讫未逾一年而死。至二岁时向钱主家犊牛产一赤犊子。额上生白毛为路伯达三字。其子侄等耻之。将钱五千文求赎。主不肯与。乃施与隰城县启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级浮图。人有见者发心止恶。竞投钱物布施(右此三验出冥报)。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东南有陂名苟家嘴。有灵泉。乡里长姓程名华。秋季输炭。时程华已取一炭丁钱足。此人家贫复不识文字。不取他抄。程华后时复从丁索炭。炭丁不伏。程华言。我若得儻钱。将汝抄来。炭丁云。吾不识文字。汝语吾云。我既得汝钱足何须用抄。吾闻此语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复从吾索钱。程华不信因果。遂为他炭丁立誓云。我若得汝钱。愿我死后为汝作牛。炭丁懊恼别举钱与之。程华未经三五月身亡。即托炭丁犊牛处胎。后生

犊子。遍体皆黑唯额上有一双白。程华字分明。人见皆识程华。儿女倍加将钱。救赎不与。其牛尚在(左近村人同见说之)。

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豮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怀州上番。因向市欲买肉食。见此豮猪。已缚四足在店前。将欲杀之。见此校尉语云。汝是我女儿。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从我索粮食。为数索不可供足。我大儿不许。我怜汝母子。私避儿与五斗米。我今作猪偿其盗债。汝何不救我。校尉闻此。从屠儿赎猪。屠儿初之不信。余人不解此猪语。唯校尉得解。屠儿语云。审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对我更请共语。屠儿为解放已。校尉更请猪语云。某今当上一月。未得将婆还舍。未知何处安置婆。猪即语校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恶形。纵汝下番。亦不须将我还。汝母见在。汝复为校尉。家乡眷属见我此形。决定不喜。恐损辱汝家门。吾闻某寺有长生猪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复语猪言。婆若有验自预向寺。猪闻此语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为寺僧说此灵验。合寺僧闻并怀惭愍。为造舍屏处安置。校尉复留小毡令卧。寺僧道俗竞施饮食。久后寺僧并解猪语。校尉下番。辞向本州岛。报母此事。母后自来看猪。母子相见一时泣泪。猪至麟德元年犹闻平安(东宫率梁难迪并州人改任怀州郭下折冲具见说之)。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陈因患暴死。见人将入地狱。备见诸苦。不可具述。末后见一地狱。石门牢固。有两大鬼形容伟壮。守门左右怒目瞋陈。汝何人到此。见石门忽开。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门。母子相见遥得共语。母语女言。汝还努力为吾写经。女咨娘欲写何经。为吾写法华。言讫石门便闭。陈还得苏。具向夫说。夫即凭妹夫赵师子欲写法华。其师子旧解写经。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未装潢。其人先与他受雇写。经主姓范。此经生将他法华转向赵师子处贸二百钱。施主不知贸钱。师子复语妇兄云。今既待经在家。有一部法华。兄赎取此经。向直一千钱。陈夫将四百钱赎得。装潢周讫。在家为母供养。其女陈后梦见母从女索经。吾先遣汝为吾写一部法华。何因迄今不得。女报母言。已为娘赎得一部法华。现装潢了在家供养。母语女言。止为此经吾转受苦。冥道中狱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瘦。狱官语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经。将为已经。汝何有福。汝大罪过。女见母说如此。更为母别写法华。其经未了。女梦中复见母来催经。即见一僧。手捉一卷法华语母云。汝女已为汝写

经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复来敦逼。待写了。何须忽急。后写经成。母来报女。因汝为吾写经。今得出冥道。好处受生。得汝恩力故来报汝。汝当好住。善为妇礼。信心为本。言讫悲泪共别。后时勘问前赎法华主。果是姓范。范家虽不得经。其经已成施福已满。后人转贸自得罪咎。刘妻赎所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陈氏夫刘公信具向拾遗自说之)。

◎

◎净讼篇第六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发则人天含笑。鄙语一彰则幽显皆瞋。将恐闻声传恶永隔心目。见善怀亲长同赤子。既知邪正异踪善恶分路。劝止三毒之凶言。兴善和之敬顺。所以大圣之训修本去末。即心为毒主。口为祸器。因事成灾沿流恶道。未有净讼违形而存大化也。

引证部第二

如中阿含经云。尔时祇桓中有两比丘诤起。一人骂詈。一人默然。其骂詈者。即便改悔忏悔于彼。而彼比丘不受其忏。以不受故。众多比丘共相劝谏高声闹乱。尔时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闻祇桓中声闹乱。闻已从禅觉还精舍。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禅。闻精舍中高声闹乱。竟为是谁。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痴之人人向悔谢不受其忏。若人忏悔而不受者。是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释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诤。说偈教诫言。

于他无害心	瞋亦不缠结
怀恨不经久	于瞋以不住
虽复瞋恚盛	不发于麤言
不求彼制节	扬人之虚短
常当自防护	以义内省察
不怒不亦虚	常与贤圣共
若与恶人俱	刚强犹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马车
我说为善师 非谓执绳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天帝释。共天阿修罗对阵欲战。释提桓因语三十三天众言。今日诸天与阿修罗军战。诸天得胜阿修罗不如者。当生擒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以五系缚将还天宫。修罗复作是语。当其战时诸天不如修罗得胜者。当生擒帝释以五系缚将还自宫。当其战时诸天得胜修罗不如。诸天以五系缚阿修罗将还天宫。缚在天帝释断法殿前门下。帝释从此门入出之时。阿修罗缚在门侧。瞋恚骂詈。时帝释御者。见阿修罗王身被五缚在于门侧。帝释出入之时辄瞋恚骂詈。见已即便说偈白帝释言。

释今为畏彼 为力不足耶
能忍阿修罗 面前而骂辱

帝释即答。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与愚夫对

御者复白言。

若但行忍者 于事则有阙
愚痴者当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当苦治 以智制愚痴

帝释答言。

我当观察彼 制彼愚夫者
见愚瞋炽盛 智以静默伏
非力而为力 是彼愚痴力
愚痴违远法 于道则无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于劣者
是则为上忍 无力何有忍
于他极骂辱 大力者能忍
是则为上忍 无力何有忍
于己及他人 善护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还自守静默
于二义俱备	自利亦利他
谓言愚夫者	以不见法故
愚夫谓胜忍	重增于恶口
未知忍彼骂	于彼常得胜
于胜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于等者行忍	是名忍净忍
于劣者行忍	是名为上忍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常行忍辱赞叹于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应如是行忍赞叹于忍。应当勤学。

又起世经云。佛告诸比丘。往昔诸天与阿修罗起大鬪战。尔时帝释告其所领三十三天言。诸仁者。汝等诸天。若与修罗共为战鬪。宜好庄严善持器仗。若诸天胜修罗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以五系缚之。将到善法堂前诸天会处三十三天闻帝释命。依教奉行尔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亦复告诸修罗言。若诸天不如。即当生捉帝释天王以五系缚之。将诣诸阿修罗七头。会处立置我前。诸修罗众亦受教行。当于彼时帝释得胜。即便生捉阿修罗王。以五系缚之。将诣善法堂前诸天集处。向帝释立。尔时毘摩质多罗王若作是念。愿诸修罗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诸阿修罗。我当在此与天一处同受娱乐。甚适我意。兴此念时即见自身五缚悉解。五欲功德皆现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愿诸天等各自安善。我愿还归阿修罗宫。起此念时其身五系即还缚之。五欲功德忽即散灭。阿修罗王有如是等微细结缚。诸魔结缚复细于此。所以者何。诸比丘。邪思惟时即被结缚。正忆念时即便解脱。尔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未战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宫殿及三十三天。虽在我上运转周行。我力能取以为耳珰。处处游行不为妨碍。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自服种种严身器仗。与鞞摩质多罗王踊跃幻化。诸小王眷属前后围绕。从阿修罗城道从而出。欲共忉利诸天兴大战鬪。尔时难陀忧波难陀二大龙王从其宫出。各各以身绕须弥山。周回七匝一时动之。动已复动。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于虚空在须弥顶上。是时帝释告诸天言。汝等见此大地如是动不。空中璈磬犹如云雨。又似重雾。我今定知诸阿修罗欲与天鬪。于是海内诸龙各严器仗而出。复往告六欲诸天。各严器仗乘空而来。须夜摩天王与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下至须弥山顶上在东面。竖纯

青难降伏幡依峰而立。尔时兜率陀天王与无量百千万众。一时云集须弥山顶。在其南面竖纯黄色难降伏幡依峰而立。

尔时化乐天王与无量百千万天子。下至须弥山顶在其西面。竖纯赤色难降伏幡依峰而立。

尔时他化自在天王与其无量百千天子。下至须弥山顶在其北面。竖纯白色难降伏幡依峰而立。

尔时帝释见上诸天并皆云集。乃至虚空夜叉咸皆随从帝释前立。于是帝释自着铠甲。与诸天众前后围绕。从天宫出欲共大战。诸器仗等杂色可爱。皆七宝所成。以此刀仗遥掷阿修罗身莫不洞彻。而不为害。于其身上不见疮痕之迹。唯以触因缘故受于苦痛。诸阿修罗器仗亦是七宝所成。穿诸天身亦皆彻过。而无瘢痕。唯触因缘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含经云。昔日诸天与阿须伦共鬪时。诸天得胜。阿须伦王不如。便怀恐怖。化形极小从藕根孔中过。佛眼所见。非余者所及。

又大集经云。尔时世尊告诸龙众阿修罗言。汝等莫鬪。应当修忍。仁者若能离于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处。何等为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轮王。二毘楼博叉天王。三毘楼勒叉天王。四提头赖咤天王。五毘沙门天王。六释天王。七须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乐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处忍辱近果。

又中阿含经世尊说颂曰。

若有诤论议	杂意怀功高
非圣毁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过失	意欲降伏彼
便互而求胜	圣不如是说

又中阿含经。世尊告诸比丘。汝莫鬪诤。所以者何。

若以诤止诤	至竟不见止
唯忍能止诤	是法真尊贵

于是世尊不悦可。拘舍弥诸比丘诤已。即从坐起而说颂曰。

以若干言语	破坏最尊众
破坏圣众时	无能有诤止
碎身至断命	夺象牛马财
破国灭亡尽	彼犹故和解
况汝小言骂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义	怨结焉得息
骂詈责数说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实义	怨结必得息
若以诤止诤	至竟不见止
唯忍能止诤	是法可尊贵
瞋向慧真人	口说无赖言
诽谤牟尼圣	是下贱非智

又佛本行经。佛为五比丘说偈云。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他
若能归信佛世尊	能胜于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人
若能归信法正真	能胜于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他
若能归信一切僧	能胜于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过鬪	一鬪百倍得胜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胜于彼十六分

又杂宝藏经云。昔有一婢。禀性廉谨。常为主人典[麸-夫+酋]麦豆。时家有一羝羯伺空遂便噉食麦豆。斗量折损为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噉。缘是之故婢常固嫌。每自杖捶用打羝羯。羯亦含怨来抵触婢。如此相犯前后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见无杖直来抵婢。婢缘急故。用所取火着羊脊上。羊得火热所在触处。突烧村人。延及山泽。于时山中五百猕猴。火来炽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时被火烧死。诸天见已而说偈言。

瞋恚鬪诤间	不应于中止
羝羊共婢鬪	村人猕猴死

颂曰。

富贵诤人我 贫贱自然羞
强弱相辜负 鬪讼未曾休
耻恨相侵夺 觅便报其讎
怨结常对值 累劫常苦愁

感应缘(略引二验)

- 汉景帝时白颈乌鬪
- 汉中平年中有雀鬪

汉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鬪楚国莒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日黑祥也。楚王伐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谋反。乌群鬪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伐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泗水之効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日黑。乌鬪于国。燕王旦之谋反也。又有一乌一鹊。鬪于燕宫中。堕地死。五行志。以为楚燕背骨肉。蕃臣骄恣而谋不义。俱有乌鹊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而水色者死。楚亢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乌众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传曰。颡征去杀厥妖乌鹊鬪也。

汉中平三年八月。怀陵上有万余雀。先极悲鸣已因乱鬪相杀。皆断头悬着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诫若曰。怀爵禄而尊厚者。自还相害至灭亡也(右二验出搜神记)。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谋谤篇第六十七(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呪诅部
- 诽谤部
- 避讥部
- 宿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者众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出异名祸福殊派。故知身口三业。无非构祸之因。眼耳六情。悉为招贖之首。致使谋谤圣凡枉压良善。横受三根长辞七众。但死生有命富贵由业。纵加鸩毒毒不能伤。异道兴谋谋不能害。徒起谤心虚施祷祀。故班婕妤好云。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药。真伪颇辩。庵罗之果。生熟难分。故如来在世尚不免谤。况今是凡。岂逃斯责。责是宿殃时来须受。此亦已事。何得恨他。然虚谤之罪。自加涂炭。如唇口是弓。心虑如弦。音声如箭。长夜空发徒染身口。特须自省缄口慎心也。

呪诅部第二

如大方广总持经云。佛言。善男子。佛灭度后。若有法师。善随乐欲为人说法。能令菩萨学大乘者及诸大众有发一毛欢喜之心乃至暂下一涕泪者。当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实非菩萨假称菩萨。谤真菩萨及所行法。复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则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违诤则正法不行。此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若有愚人。于佛所说而不信受。虽复读诵千部大乘为人解脱获得四禅。以谤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恼。况彼愚人实无所知而自贡高。乃至诽谤一四句偈。当知是业定堕地狱永不见佛。以恶眼视发菩提心人。故得无眼报。以恶口谤发菩提心人。故得无舌报。

又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罗汉果。与诸尼众自说往昔所造善恶业行果报。告尼众曰。乃往过去有一长者。其家巨富。唯无子息。更取小妇夫甚爱念。后生一男。夫妇敬重视之无厌。大妇心妬。私自念言。此儿若大当摄家业。我唐勤苦聚积何益。不如杀之。即取铁针刺儿顛上。后遂命终。小妇是疑大妇杀。即便语言。汝杀我子。大妇尔时谓无罪福反报之殃。即与呪誓。若杀汝子。使我世世夫为蛇螫所生儿子。水漂狼噉自食子

肉。身现生理。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后时命终。缘杀儿故堕于地狱受苦无量。地狱罪毕得生人中。为梵志女。年渐长大适娶夫家。产生一子。后复怀妊满月欲产。夫妇相将向父母舍。至于中路腹痛遂产。夜宿树下。夫时别卧。前所呪誓今悉受之。时有毒蛇螫杀其夫。妇见夫死即便闷绝。后乃得苏。至晓天明便取大儿着于肩上。小者抱之。涕泣进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广。即留大儿着于此岸。先抱小者度着彼岸。还迎大儿。儿见母来入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寻追之。力不能救。须臾之间俄尔没死。还趣小儿狼来噉讫。但见流血狼藉在地。母时断绝良久乃苏。遂前进路逢一梵志。是父亲友。即向梵志具陈辛苦。梵志怜愍相对啼哭。寻问家中平安以不。梵志答言。父母眷属大小近日失火一时死尽。闻之懊恼死而复苏。梵志将归供给如女。后复适娶妊身欲产。夫外饮酒日暮乃还。妇暗闭门在内独坐。须臾妇产。夫在门唤。妇产未竟。无人往开。夫破门入捉妇熟打。妇陈产意。夫瞋怒故寻取儿杀。以酥煮之逼妇令食。妇食子后心中酸结。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弃逃走到波罗柰。至一园中树下坐息。有长者子。其妇新死。日来冢上追恋啼哭。见此女人树下独坐。即便问之。遂为夫妇。经于数日夫忽寿终。时彼国法若其生时夫妇相爱。夫死之时合妇生理。时有群贼来开其冢。贼帅见妇面首端正。即纳为妇。经于数旬。夫破他冢为主所杀。贼伴将尸来付其妇。复共生理。经于三日狐狼开冢。因而得出。自克责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间遭斯祸厄。死而复苏。今何所归。得全余命。闻释迦佛在祇桓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于过去施辟支佛食发愿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罗汉。达知先世杀生之业所作呪誓堕于地狱现在辛酸受斯恶报无相代者。微妙自说。昔大妇者今我身是。虽得罗汉。常热铁针从顶上入足下而出。昼夜患此无复堪忍。殃祸如是终无朽败。

又旧譬喻经云。佛在世时。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后生一男。无有手足。形体似鱼。名曰鱼身。父母终亡袭持家业。寝卧室内人无见者。时有力士向王厨食。常怀饥乏。独牵十六车樵卖以自给。身又常不供。鱼身请与相见示其形体。力士自惟。我力乃尔。不如无手足人。往到佛所问其所疑。佛言。昔迦叶佛时鱼身与此王共饭佛。汝时贫穷助其驱使。鱼身所具与王行之。而谓王言。今日有务不得俱行。若行无异断我手足。时行者今王是也。不行言者鱼身是也。时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寤。即作沙门。得阿罗汉道。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其妇产一男儿兀无有手。产便能语。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为难得。深生爱惜。父母怪之。因为立字。名曰兀手。年渐长大。见佛闻法得须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

来。须发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门。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诸天世人所见敬仰。时诸比丘请佛说本因缘。佛告比丘。此贤劫中迦叶佛时。有二比丘。一是罗汉。二是凡夫。为说法师。时诸民众竞共请唤。常将法师受檀越请。后于一日法师不在。将余者行。瞋恚骂言。我常为汝给使。今将余者共行。自今以往更为汝使令我无手。作是语已。各自辞退。止不共行。以是业缘。五百世中受是果报。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为难得。由于彼时供给圣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中时。尊者那罗达多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还归本处。遥见祇桓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寻即往看。见一饿鬼肌肉消尽支节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羸劣气力乏少。当生之时荒闷殒绝。支节解散。极为饥渴之所逼切。随生随噉终无饱足。时那罗达多便前问言。汝造何业今获斯报。饿鬼答曰。汝今可自问佛世尊。当为汝说。时那罗达多寻往佛所。具问斯报。佛告那罗达多云。此贤劫中波罗柰国有一长者。金银珍宝奴婢仆使象马牛羊不可称计。唯一夫人无有子息。祷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时彼长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间便觉有娠。其大夫人见其有娠。便生嫉妬。密与毒药令彼堕胎。姊妹眷属即诣其所。与彼大妇极共鬪诤。遂相打棒问其虚实。其大妇者。止欲道实恐其绞死。止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诅。若我真实堕汝胎者。令我舍身生饿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随噉终不饱足。作是誓已寻即放去。佛告那罗达多。欲知彼时其大妇者今饿鬼是。佛说是时。诸比丘等皆舍恶心得四沙门果。有发无上菩提心者。欢喜奉行。

又法句喻经云。琉璃王受佞臣阿萨陀等奸谋。升殿遂将兵就祇桓。不得还宫。与王官属战。王与夫人夜至王舍城。国中道饥馑饿芦菔根。腹胀而薨。于是琉璃拔剑入东宫斩杀兄祇。祇知无常心不恐惧。命未断间。宫中自然音乐迎其魂神。琉璃复由诛释种。佛记及太史记。却后七日当为地狱火所烧杀。

又入大乘论。坚意菩萨说偈云。

诽谤大乘法	决定趣恶道
焚烧甚苦痛	业报罪信尔
若从地狱出	复受余恶报
诸根常缺陋	永不闻法音

设使得闻者 复生于谤法
以谤法因缘 还堕于地狱

谤法众生。闻如是说于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说偈。

薄福之人 不生于疑 能生疑者
必破诸有

大悲芬陀利经偈云。

众生老病死 沉没爱流海
处在三界狱 众苦受束缚
饮血毒相害 无始被烧煮
痴盲失善道 不能见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着邪见
旋回五道中 譬如车轮转

诽谤部第三

如发觉净心经云。时有六十初发心菩萨。共到佛所。五体投地礼佛足已。于地未起悲啼雨泪。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业障愿分别说。令我等辈自清净心勿复更造。

佛告彼菩萨言。诸善男子。汝等过去于拘留孙如来教中出家学道。既出家已住于禁戒于戒放逸。住于多闻于多闻放逸。住于头陀功德皆悉损减。于时有二法师比丘。汝于彼所诽谤淫欲。为多利养名闻因缘。于彼亲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贪。于二法师所亲友檀越。汝复破坏离散。两舌毁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说非善事。时二法师所有众生。心生敬信随顺之者。令彼等辈断诸善根。作诸障碍。汝等以此业障碍故。遂于六千二百千岁。堕于阿鼻大地狱中。复于四万岁堕于活地狱中。复于二万岁堕黑绳地狱。复于八百千岁堕热地狱。复于彼处舍命已。后还得人身。于五百世中生盲无目。以业障故所生之处。一切暗钝忘失本心。善根闭塞少于威力。众皆舍弃。常被欺[凌*欠]为人憎恶。毁訾诽谤。常生边地贫贱之处。下种姓家。少利养少名闻。不为他人恭敬供养。亦不尊重。人所不喜。众所厌恶。汝等从此舍身命已。于后五百岁中正法灭时。还生于恶国恶人之处下种姓家。贫穷下贱。被他诽

谤。忘失本心。而于善根常有障碍。虽暂遇明还被翳暗。汝等于彼五百岁后。一切业障尔乃灭尽。于后得生阿弥陀国极乐世界。时彼如来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记。

尔时六十菩萨既闻此已。扞泪恐怖毛竖。而作是言。我等从今若生瞋恚过失而更造业障。我等今日于世尊前皆悉忏悔。于世尊所立大誓愿。于一切所不起诸过。尔时世尊赞彼六十菩萨言。汝等发觉善作是愿。当尽一切业障。当得善根净。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莫于他边见过失	勿说他人是与非
不着他家净活命	诸所恶言当弃舍
弃舍众闹极远离	无法比丘勿亲近
当修兰若佛所赞	不着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经云。佛在世时。瞻波城中有大长者。无有继嗣。共事六师请求子息。于后不久其妇怀妊。长者知己往六师所问言。为男为女。六师答言。生必是女。长者愁恼。复有知识。语长者言。先不闻优楼迦叶兄弟为谁弟子。六师若是一切智者。迦叶何故舍之从佛。

又舍利弗目犍连及频婆娑罗王。并诸王夫人末利夫人。诸国大长者如须达等。如是诸人皆佛弟子。如来世尊于一切法知见无碍。故名为佛。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实知当诣佛所。尔时长者即诣佛所以事问佛。佛言。长者。汝妇怀妊是男无疑。福德无比。长者欢喜。六师心嫉。以庵罗果和合毒药。持与长者。汝妇临月可服此药。儿则端正产者无患。长者受之与妇令服。服已寻死。六师欢喜周遍城市。唱言。沙门瞿昙记彼长者妇当生男。今儿未生母已丧命。尔时长者复于我所生不信心。即便殡敛棺盖焚之。我见此事欲往摧邪。六师遥见佛往各相谓言。瞿昙沙门至此冢间欲噉肉耶。未得法眼者各怀愧惧。而白佛言。彼妇已死愿不须往。尔时阿难语诸人言。且待须臾。如来不久当广开阐诸佛境界。佛到长者所长者难言。所言无二。儿母已终云何生子。我言。长者卿于尔时都不见问母命修短。但问所怀为是男女。诸佛如来发言无二。是故当知定必得子。是时死尸。火烧腹裂。子从中出。端坐火中如莲华台。六师见已谓为幻术。长者见喜诃责六师。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于尔时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儿来。耆婆前入火聚。犹入清凉大河。抱是儿还。我受儿已告长者言。一切众生寿命不定。如水上泡。众生若有重业果

报。火及毒螫并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儿生于猛火之中。火名树提。因名树提。

又贤愚经云。尔时舍卫国中有一婆罗门。字曰师质。居家大富无有子息。诣六师所问其因缘。六师答言。汝相无儿。夫妻愁苦。往问世尊。世尊告曰。汝当有儿。福德具足长大出家。师质闻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儿学道何苦。因请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时世尊默然许之。明日时到佛与众僧往诣其家。食已还归。路游一泽。泉水清美。佛与比丘便往休息。时诸比丘各各洗钵。有一猕猴来从阿难求索其钵。阿难恐破不欲与之。佛告阿难。速与勿忧。奉教便与。猕猴得钵。持至蜜树盛蜜满钵。来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净。猕猴实时拾却蜂虫极令净洁。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语着水和调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与僧。咸共饮之。皆悉周遍。猕猴欢喜腾跃起舞。堕大坑中即便命终。魂归受胎于师质家。妇便觉娠。日月已足生一男儿。端正少双。当生之时家内器物自然满蜜。师质夫妇喜不自胜。语诸相师。相师占善。以初生之日蜜为瑞应。因名蜜胜。儿既年大。辞父出家得阿罗汉果。与诸比丘人间游化。若渴乏时掷钵空中。自然满蜜。众人共饮咸蒙充足。阿难白佛。有何因缘生猕猴中。佛告阿难。乃往过去迦叶佛时。有年少比丘。见他沙门跳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飘疾熟似猕猴。沙门语云。我证四果悉办。年少闻已衣毛皆竖。五体投地求哀忏悔。由悔过故不堕地狱。由形些罗汉故。五百世中常作猕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见我。沐浴清化得尽诸苦。

避讥部第四

如萨婆多论云。瞿昙弥比丘尼。是佛姨母。来见佛时。礼已不坐。为女人敬难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广为尼说法故不坐。又为止诽谤故不坐。若坐听法外道当言。瞿昙沙门在王宫时。与诸嫖女共在一处。而今出家与本无异。欲灭如是诸讥毁故。是以不坐。又女人鄙陋多致讥疑。是以不坐。

◎

◎又大乘方便经云。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卫城次第乞食。见众尊王菩萨与一女人同一床坐。阿难说是语已。实时大地六种震动。众尊王菩萨。于大众中上升虚空。高一多罗树。语阿难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问于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法。尔时阿难忧愁向佛悔

过。如是大龙我说犯罪。我求其过。世尊。我今悔过。唯愿听许。佛告阿难。汝不应于大乘大士求觅其罪。阿难。汝诸声闻人。于障处行寂灭定。无有留难断一保证。菩萨成就一切智心。虽在宫中嫖女共相娱乐。不起魔事及诸留难。而得菩提。佛告阿难。彼女人者。当于过去五百世中为众尊王菩萨作妇。彼女人本习气故。见生爱着系缚不舍。若众尊王菩萨。能与我共一床坐者。我当发阿耨菩提心。尔时菩萨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即入其舍。寻时思惟。如是法门。若内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执女人手共一床坐。即于座上而说偈言。

如来不赞叹 凡夫所行欲
离欲及贪爱 乃成天人师

时彼女人闻此偈已。心大欢喜。即从座起向众尊王菩萨。接足敬礼。说是偈言。

我不贪爱欲 贪欲佛所诃
离欲及贪爱 乃成天人师

说是偈已。我先所生恶欲之心。今当悔过发菩提心。愿欲利益一切众生。尔时世尊记彼女人。于此命终得转女身。当成男子。于将来世得成为佛。号无垢烦恼。

善男子。我念过去阿僧祇劫。复过是数。时有梵志。名曰树提。于四十二亿岁。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时梵志过是岁已。从林中出入。极乐城。见一女人。彼时女人见此梵志仪容端严。即起欲心寻趣梵志。以手执之实时蹙地。尔时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行欲。女曰。若不从我。我今当死。尔时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时。我于四十二亿岁修净梵行。云何于今而当毁坏。彼时梵志强自顿拽得离七步。离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虽犯戒堕于恶道。我能堪忍地狱之苦。我今不忍见是女人受此苦恼。不令是女以我致死。尔时梵志还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尔时梵志于十二年中共为家室。过十二年已寻复出家。即还具四无量心。具已命终生梵天中。尔时梵志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于尔时为彼女欲暂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

又慧上菩萨经云。昔拘楼秦佛时。有一比丘。名曰无垢。处于闲居国界山窟。去彼不远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时五仙人见之各各言曰。比丘奸秽。无垢闻之。即自踊身在于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诸仙见之飞处空中。各曰。如吾经典所记。染欲尘者则不得飞。便五体投地伏首谋横。假使比丘不现神变。其五仙人堕大地狱。时无垢比丘今慈氏菩萨是也。

◎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谋谤篇第六十七之二

◎宿障部第五(略引十缘)

- 孙陀利谤佛缘第一
- 奢弥跋谤佛缘第二
- 佛患头痛缘第三
- 佛患骨节烦疼缘第四
- 佛患背痛缘第五
- 佛被木抢刺脚缘第六
- 佛被提婆达多掷石出血缘第七
- 佛被婆罗门女旃沙舞杆谤佛缘第八
- 佛食马麦缘第九
- 佛经苦行缘第十

孙陀利谤佛缘第一

兴起行经云。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因舍利弗问佛十事。舍利弗自从华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叉手问世尊言。世

尊。无事不见。无事不闻。无事不知。世尊无比。众恶灭尽诸善普备。一切众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现有残缘。愿佛自说使天人解。以何因缘被孙陀利谤。以何因缘被奢弥跋提谤。及五百罗汉。以何因缘世尊自患头痛。以何因缘世尊自患骨节疼痛。以何因缘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缘被木抢刺脚。以何因缘被调达破指出血。以何因缘被多舌女人舞杆大众来相诽谤。以何因缘于毘兰邑与五百比丘食其马麦。以何因缘在鬱秘地苦行六年。佛语舍利弗。还服华座。吾当为汝说先因缘。舍利弗即还复坐。阿耨大龙王闻佛当说。踊跃欢喜即为佛作七宝交露盖。盖中雨旃檀末香。周遍无数。诸天八部皆来诣佛作礼而立。佛告舍利弗。往昔过去波罗奈城有博戏人。名曰净眼。时有淫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时净眼语鹿相曰。当诣园中共相娱乐。女曰可尔。鹿相便归庄严衣服。即共严驾至园娱乐经于日夜。净眼贪心当杀此女取其衣服。复念杀已当云何藏之。时此园中有辟支佛。名乐无为。去其不远伺乞食后。埋其庐中持衣而去。谁知我处。念已杀埋平地如故。乘车而去。从余门入城。尔时国王名梵达。国人不见鹿相。遂彻国王。王召群臣。遍城求之不得。往到园庐搜索得尸。诸臣语无为曰。已行不净胡为复杀。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答。辟支便手脚着土。此是先世因缘故。众臣便反缚辟支拷打问辞。树神现半身语众人曰。汝莫拷打此人。众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无是法。终不行非。诸臣虽闻不肯听用。持诣王所。王闻瞋恚。勅诸臣等急缚驴驮打鼓遍巡。出城南门将至树下。计矛针之。贯着竿头。极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头。诸臣受教。国人皆怪。或信不信众人悲伤。于时净眼在破墙中。藏闻众人言。盗视逐行。见已念言。此道人枉死。念已走趣。大众并唤。上官莫困杀此人。是我杀耳。愿放道人缚我治罪。诸官皆惊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便缚净眼反缚如前。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礼忏悔。我等愚痴。无故枉困道人。当以大慈原赦我罪莫令将来世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答。辟支佛念不宜更复重入波罗奈城乞食。我宜众前取灭度耳。便于众前踊升虚空。于中往反坐卧住立作十八变。一腰以下出烟腰以上出火。二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烟。三或左肋出烟右肋出火。四或左肋出火右肋出烟。五或腹前出烟背上出火。六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烟。七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九或左肋出水右肋出火。十或左肋出火右肋出水。十一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十二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十四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十五或两肩出水或两肩出火。十六或举身出烟。十七或举身出火。十八或举身出水。即于空中烧身灭度。于是大众皆悲啼泣。或有忏悔。或有作礼取其舍利。于四衢道

起于偷婆。诸官即将净眼诣王。手脚复以着土。王忿依前杀之。佛语舍利弗。尔时净眼者则我身是。其鹿相女者今孙陀利是。尔时梵达王者今执杖释种是。我于尔时由杀鹿相枉困辟支。以是罪缘。无数千岁堕在泥犁。无数千岁堕在畜生。无数千岁堕在饿鬼中。尔时余殃今虽作佛故获此谤。

奢弥跋谤佛缘第二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过去久远九十一劫。是时有王。名曰善说所造。有一婆罗门名延如达。好学广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复有一婆罗门。名曰梵天。大富饶财。妇名净音。容貌第一。性行和调无嫉妬心。延如以梵天为檀越。其妇净音供养延如四事无乏。有一辟支佛。名曰受学。往到城内乞食。偶至梵天门。净音见辟支佛衣服齐整行步徐审。心甚欢喜。即请供养自今已去常受我请。即以美食满钵与之。辟支受已升空七返回旋飞还。时城内人见此神足。举国欢喜供养无厌。净音供养辟支日进。侍延如达遂薄。延如便兴嫉妬。诽谤之言。此道人实无才德作不净行。遂告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无精进行。诸童子各归家宣令曰。此道人无有净行。与净音交通。国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秽声。邪声经七年乃断。于后辟支现十八变取于灭度。众人乃知延如虚谤辟支佛。佛语舍利弗。尔时延如达者则我身是。尔时梵天者今优填王是。尔时净音者今奢弥跋是。尔时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罗汉是。佛语舍利弗。我于尔时因共供养故。便生嫉妬。共汝诽谤辟支佛。以是因缘共入地狱。镬汤煎煮无数千岁。由是余殃。今虽得佛故与汝等有奢弥跋之诽谤也。

佛患头痛缘第三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过去久远世时。于罗阅城中。时世谷贵饥馑困苦。人皆拾取白骨打煮饮汁。掘百草根以续微命。用一升金买一升谷。尔时罗阅祇城有大才数百家。名曰[日*支](九支反)越。村东不远有池名曰多鱼。[日*支]越村人将妻子诣多鱼池捕鱼食之。捕鱼着岸在陆而跳。我于尔时为小儿。年适四岁。见跳而喜。时池中有两种鱼。一名麸。一名多舌。此自相语曰。我等不犯人横见杀我。后世当报。佛语舍利弗。尔时[日*支]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毘罗越国诸释种是。尔时小儿者则我身是。尔时麸鱼者毘楼勒王是。尔时多舌鱼者。今王相师婆罗门名恶舌者是。尔时鱼跳。我以小杖打鱼头。以是因缘堕地狱中无数千岁。今虽得佛。由是残缘故被毘楼勒王伐释

种。时我得头痛。佛语舍利弗。我初头痛时语阿难曰。以四斗钵盛满冷水来。阿难如教持来以指拉额上汗。滴入水中。水即寻消。犹如火然。终日亦如炊空大釜投一滴水水即焦然。头痛之热其状如是。假令须弥山边旁出亚岸一由延至百由延。镇我头痛热者尔当消尽。

佛患骨节烦疼缘第四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远世时。于罗阅城中有一长者。得热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医子。别识诸药能治众病。长者子呼医子曰。为我治病。得愈吾大与卿财宝。医子即治长者病。既差已后不报功。长者于后复病。治差至三不报后复得病。续唤治之。医子念曰。前已三治三差。而不见报。见欺如此。我今治此当令大断。即便与非药。病遂增剧便致无常。佛语舍利弗。尔时医子者则我身是。尔时病子者今调达是。我于尔时与此非药致令无常。以是因缘。于数千岁受地狱苦。及畜生饿鬼之苦。由是残缘。今虽得佛故有骨节烦疼病生也。

佛患背痛缘第五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远世时。于罗阅城。时大节日聚会。时国中有两姓力士。一姓刹帝力种。一姓婆罗门种。时共相扑。婆罗门语刹帝力曰。卿莫扑我。我当大与卿钱宝。刹帝便不尽力令其屈伏。二人俱得皆受王赏。于时婆罗门竟不报刹帝。到后节日复来相扑。还复相求如前相许。刹帝复饶不扑。得赏如上。如是至三不报。后节复会。婆罗门重语刹帝曰。前后所许当一时并报。刹帝心念。此人比数欺我。既不报我。又侵我分。我今日当使其消。便干笑语曰卿诳我满三。今不用卿物。便右手捺项。左手捉跨腰。两手蹴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众人见。然后扑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欢喜。赐金钱十万。佛语舍利弗。尔时刹帝者则我身是。婆罗门者提婆达是。我于尔时以贪恚故扑杀力士。以是因缘堕地狱中经数千岁。今虽成佛诸漏已尽。尔时残缘今故有此脊痛之患也。

佛被木抢刺脚缘第六

兴起行经云。佛在罗阅祇竹园精舍。与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着衣持钵。与五百比丘僧及阿难。共入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见此里中有破刚木一片木长尺二。于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缘。我自作是。固当受之。众人闻见

皆共聚观。大众见之惊愕失声。佛复心念。今当现偿宿缘之报。使众人见信解殃对不敢造恶。佛便踊在处空。去地一仞。木抢逐佛。亦高一仞于佛前立。佛复上二仞四仞乃至七仞。抢亦高随上七仞。世尊复上高一多罗。此抢亦高一多罗。佛复上乃至十多罗。抢亦随上立于佛前。佛复上高七里。乃至上七由延。抢亦随之。佛于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广纵十二由延。佛于上立。抢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复于空中化作水。广十由延。纵二由延。深六由延。于水上立。抢复过水于佛前立。佛复空中化作大火。纵广十二由延。高六由延。于其焰上立。抢亦过焰至佛前立。佛复空中化作旋风。纵广十二由延。高六由延。于风上立。抢从傍边斜来趣佛前立。佛复上至四天王宫。如是展转乃至梵天。木抢从三十三天。以次来上乃至梵天。于佛前立。诸天皆相谓曰。佛畏此抢舍走。然抢逐不置。尔时世尊与梵天说自宿缘法。从梵天还展转还至罗阅城。所过诸天皆为说宿缘法。抢亦随从上下至罗阅城。佛亦为罗阅祇人说宿缘法。佛与比丘僧出罗阅城。抢亦寻佛后。国人尽逐佛出城。佛问众人。汝等欲何所至。众人答曰。欲随如来看此因缘。佛语众人。各自还归。如来自知时节。阿难问佛。如来何以遣众人还。佛语阿难。若众人见我偿此缘者。皆当盟死堕地。阿难便默。世尊即还竹园僧伽蓝。自处己房。勅诸比丘。各自还房。阿难问佛。我当云何。佛语阿难。汝亦还房。阿难即还。佛便心念。是缘我宿自造必当偿之。即取大衣四褻襪之。还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抢便从足跌上下入彻过。入地深六万八千由延。过地至水。水深亦六万八千由延。过水至火。火高六万八千由延。至火乃焦。当尔之时地为六返震动。阿难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动其抢必刺佛脚足也。佛被抢已苦痛酸疼阿难即至佛所。见佛脚刺抢疮。便死倒地。佛以水洒。阿难乃起。起已礼佛足。摩拭鸣佛脚足。啼泣堕泪。佛以是脚行至树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世尊金刚之身。作何因缘为木所害。佛语阿难。且止勿啼。世间因缘轮转生死有是苦患。阿难问佛。今者疮痛增损何如。佛语阿难。渐有降损。舍利弗及诸比丘来礼佛。问答亦复如是。佛语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缘。要当受之。无可逃避。此对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门等。佛自造自受。诸漏已尽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思惟往日曾所说偈言。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恶事
此行还归身 终不朽败亡

时耆婆阿阇世王等。闻佛为木枪刺脚。从床闷死堕地良久乃苏。举宫惊怖。王起啼泣勅诸臣曰。速疾严驾欲至佛所。诸臣受教即便严驾上车出城。城内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围绕。共至佛所。佛右肋侧卧。王礼佛已。手捉佛足摩拉口鸣。世尊疮痛宁有损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从如来所闻佛身金刚不坏。今者何为木枪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诸法皆为缘对。我身虽是金刚非木枪能坏。此宿对所坏。即说颂曰。

世人所为作 各自见其行
行善得善报 行恶得恶报

是故大王。当舍恶从善。愚駮不学问。未识真道者。戏笑轻罪复当号泣。不可以戏作罪后受大殃。王语耆婆。汝合好药洗疮呪治。必令时差。耆婆曰诺。耆婆即便礼佛洗足安药。后续止痛。耆婆出百千价[迭*毛]。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鸣之。曰愿佛老寿此患早除。一切众生长夜之苦。亦得解脱。即起礼佛于一面住。佛于是为王及一切众会说四谛法。六十比丘得漏尽意解。万一千人得法眼净。复有百千诸天展转相告。皆来慰佛。说偈赞已。礼佛而去。佛语舍利弗。往昔无数阿僧祇劫前有两部贾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罗柰国。各合资财严船度海。乘风径往。即至宝渚。渚上丰饶。衣被饮食及妙婬女。种种龙宝无物不有。一部贾客语众人曰。我等所求已获今当住此以五欲自娱。第二萨薄告其部众。不应于此久住。是时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辈。便于空中语众贾曰。此间虽有财宝婬女衣食不足久住。却后七日此地皆当没水。语讫化去。复有魔女欲使没尽。谏之不去。前天所说水当没此。皆是虚妄。不足可信。说已化去。第一萨薄不信天告。乐住不去。第二萨薄惧水不住。却后七日如前天言水满其地。先严办船未至之日。所将部众即得上船。第一萨薄先不严船。水至之日与严治者。着矛持杖共相格战。第二萨薄以镡矛刺第一萨薄脚彻过。即便命终。佛语舍利弗。汝知第一萨薄者今提婆达是。第二萨薄者则我身是。尔时第一贾客众五百人者。则今提婆达五百弟子是。尔时第二贾客五百众者。则今五百罗汉是。尔时第一天女者。则今舍利弗是。尔时第二天女者。则今名满月比丘婆罗门弟子。是佛语舍利弗。我往昔作萨薄。贪财分死。度海与彼争船。以镡矛刺萨薄脚。以是因缘。无数千岁经地狱苦。堕畜生中。为人所射。无数千岁在饿鬼中蹈铁锥上。今虽得金刚之身。以是余殃故。今为木枪所刺。

又大乘方便经云。昔舍卫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后边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当为作亲友而至其舍夺。其命根。不向人说。彼时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来尔时为调伏是四十人故。于大众中告大目犍连言。令此大地出佉达罗刺欲刺吾右足。未至足之间。此佉达罗刺即从地出长一肘。当出之时。目连白佛言。我今当取此刺掷着他方世界。佛告目连。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尔时目连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时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一切世界随刺而举。而不能动乃至一毛。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刺亦随佛去如是。展转乃至梵天亦复如是。尔时如来从梵天还至阎浮提本所坐处。刺亦逐还。至此地中竖向如来。尔时如来即以右手捉刺。左手按地。右脚蹋之。尔时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时尊者阿难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业得如是报。佛告阿难。我过去世入大海中。持[矛*(替-曰+贝)]刺人断其命根。以此因缘得如此报。善男子。我说是业缘已。彼二十怨贼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来法王尚得如是恶业之报。况我等辈不受此报。是二十人即从坐起。头面礼佛作如是言。我等今日向佛悔过。不敢覆藏。我先恶心欲害彼人。今重悔过。不敢覆藏。时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万人亦得正解。是故如来示佉达罗刺刺足。是名如来方便。

佛被提婆达掷石出血缘第七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往昔过去世。时于罗阅城有长者。名曰须檀。大富多饶财宝产业备足。子名须摩提。其父须檀奄然命终。摩提异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当云何设计不与耶舍财分。唯当杀之。乃得不与。摩提语耶舍云。大弟共诣耆闍崛山上论说去来。耶舍曰。可尔。摩提即执弟手上山。将至绝高。便推崖底以石[序-予+阜]之。便即命绝。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长者须檀者。则今父王真净是也。尔时子须摩提者。则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则今提婆达多是。佛语舍利弗。我于尔时以贪财害弟。以是罪故无数千岁在地狱烧煮。为铁山[序-予+阜]压。尔时残缘。今虽得佛不能免此宿对。我于耆闍崛山经行。为提婆达举崖石长六丈广三丈。以掷佛头。山神名金埤罗。以手接示。石边小片迸堕中佛脚大拇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罗门女旃沙舞杆谤佛缘第八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尽胜如来。有两种比丘。一种名无胜。一种名常欢。无胜比丘得六神通。常欢比丘结使未除。尔

时波罗柰城有长者。名大爱。资财无极。妇名善多。端正无比。两种比丘。往来其家。以为檀越。善多妇者供养无胜比丘。四事无乏。常欢微薄。因此妬嫉横生诽谤言。无胜比丘与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养。自以恩爱供养耳。佛语舍利弗。尔时常欢比丘者则我身是。善多妇者今婆罗门女名旃沙是。我于尔时无故诽谤无胜罗汉。以是罪缘。无数千岁堕在地狱受诸苦痛。今虽得佛。以余殃故为多舌童女。舞杆起腹来至我前曰。沙门何以不自说家事。乃说他事。为汝今日独自欢乐。不知我苦。汝先共我通使我有身。今当临月。事须苏油养于小儿。尽当给我。尔时众会皆低头默然。时释提桓因侍后执扇。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里啮于舞杆。忽然落地。尔时四部弟子及六师徒众。见杆堕地皆大欢喜。扬声称庆欣笑无量。皆同骂曰。汝死赤吹罪物。何能兴此恶意诽谤清净无上正真此。地无知乃能容载如此恶物耶。诸众各说是时。地即劈裂火焰踊出。女便堕中径至阿鼻大泥犁中。大众见女现身堕泥犁中。阿阇世王便大惊恐。衣毛为竖。即起叉手长跪白言。此女所堕今在何处。佛答。大王。此女所堕名阿鼻泥犁。阇王复问。此女不杀人。亦不偷盗妄语。何因便堕阿鼻耶。佛语阇王。我所说缘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阇王复问。何者为重。何者为中。何者为下。佛语阇王。意行最重。口行处中。身行在下。王复问佛。佛答王曰。身行麤现。此事可见。口行耳闻。此二事者世间闻见。意行发念无见闻者。此是内事。众行为意钉所系缚。如人欲行身三杀盗淫欲发口之四过妄言绮语恶口两舌。先心计较然后施行。是故系于意钉不在身口也。

于是世尊即说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后行二事
扬惭于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当惭于意	然后耻身口
此二不离身	亦不能独行

于是阿阇世王。闻佛说法。啼泣悲感。佛问王曰。何为啼耶。王答佛曰。为众生无智不解三事常有折减。是故悲耳。此众生等但谓身口为大。不知意为深奥。如人杀生偷盗淫泆。天下尽见。口行四事天下所闻。意家三事。非耳所闻非眼所见。是故众生以眼见耳闻为。大今佛说乃知心意为大身口为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系于意钉。如多舌女欲谤毁佛先心思念当以系杆起腹在大众中说是谤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当

学此意大身口小事。说是法时。八千比丘漏尽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须陀洹道。八万天人得法眼净。十万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万鬼神受三自归。

又生经云。尔时世尊。与千二百五十人俱。入舍卫城欲诣波斯匿王宫受请。时有比丘尼。名曰暴志。以木盃系腹似如怀妊。因牵佛衣。君为我夫。从得有娠。不给衣食。此事云何。时诸大众天人释梵四王诸天鬼神及国人民莫不惊惶。佛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净过于摩尼。智慧之明超于日月。独步三世无能逮者。喻如虚空不可污染。佛心过彼无有等侣。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怀恶欲谤如来。于是世尊见众会心。欲为决疑。仰瞻上方。时天帝释寻时来下。化作一鼠啣系盃绳。盃即堕地。众会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时国王瞋。此比丘尼弃家远业为佛弟子。既不能报恩。反怀妬结隙大圣乎。即勅掘地为坑深欲倒埋。时佛解喻勿得尔也。是吾宿罪非独彼殃。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贾客卖好真珠。数多圆好。时有一女谐欲贸之。有一男子迁益倍价。独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怀瞋恨。有从请看复不肯与。心盛遂怒。汝毁辱我。在在所生当报汝怨。所在毁辱悔无所及。佛告王等。尔时买珠男子则我身是。其女人者则暴志尼是。因彼怀恨所在生处常欲相谤。佛说如是。众会疑解。莫不欢喜。

◎

◎佛食马麦缘第九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过去久远世时。佛名毘婆叶如来。在盘头摩跋城中。王名盘头。与群臣仕庶。以四事供养如来及众。终已无乏。尔时城中有婆罗门。名因提耆利。博达梵志四韦典籍。亦知尼捷算术。及教五百童子。大王设会。先请佛及诸大众。佛见时到往诣王宫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目斟酌种种肴饍。有一比丘。名曰弥勒。时病不行。佛及大众食已各还本处。遇梵志山王。见食香美便兴嫉妬意曰。此髡头沙门正应食马麦。不应食此甘饍之供。告诸童子。汝等见此髡头道人食于甘美肴饍不。诸童子曰。实见此等师主亦应但食马麦。佛语舍利弗。汝知尔时山王婆罗门者则我身是。尔时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罗汉是。尔时病比丘弥勒者今弥勒菩萨是。我于尔时以兴嫉妬。骂言不应食其甘饍。正食马麦。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缘。我及卿等经历地狱无数千岁。今虽成佛。尔时残缘。我及卿等于毘兰邑故食马麦九十

日。我于尔时不言与佛马麦。但言与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捣麦人。以乡等加言当与佛麦故。今日卿等食着皮麦耳。

又大乘方便经云。以何缘故。如来及僧在婆罗门毘兰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马麦耶。佛言。善男子。我于昔时知此婆罗门必舍初始请佛僧心不给饮食。而故往受请。何以故。为彼五百马故此五百马先世中已学菩萨乘。已曾供养过去诸佛。近恶知识作恶业缘故。堕畜生中。五百马中有一大马。名曰日藏。是大菩萨。于过去人中。已曾劝五百小马发菩提心。为欲度此五百马故现生马中。由大马威德故。令五百马自识宿命。本所失心而今还得。我愍彼五百菩萨堕马中者。欲令得脱离于畜生。是故如来知故受请。是时五百马。减所食麦半分持施僧。大马半分奉施如来。尔时大马为五百马。以马音声而为说法示教悔过。令当礼佛及比丘僧。说此事已复作是言。汝等当以所食半分供养于僧。尔时五百马悔过已。于佛及僧生净信心。过三月已。其后不久是五百马命终生于兜术天上。彼五百天子。即从天来至于佛所。闻说法已必定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马子于将来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马。于当来世复得作佛。号曰善调如来。虽食草木土块瓦砾。大千界中无如是味。尔时阿难心生忧恼。转轮圣王种出家学道。如下贱人食此马麦。我于尔时见阿难心。即与一粒麦语阿难言。汝尝此麦。味为何如。阿难尝已生希有心。我生王家已来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难食此麦已。七日七夜无饥渴想。如来复知五百比丘。若食细食增益欲心。若食麤食心则不为贪欲所覆。彼诸比丘过三月已离淫欲心证阿罗汉果。善男子。为调伏五百比丘度五百马菩萨故。如来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马麦缘非是业报。

佛经苦行缘第十

兴起行经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罗柰城边。去城不远。有多狩邑。中有婆罗门。为王太史。国中第一。有其一子。头上有自然火鬘。因以为名。火鬘彼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图书讖记无事不博。时有一瓦师子。名曰难提婆罗。此云护喜。与火鬘少小亲交。心相敬念须臾不忘。瓦师精进慈仁孝顺。父母俱盲。供养二亲无所乏短。虽为瓦师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墙崩岸鼠壤土等和以为器成好无比。若有男子女人欲来买者。不争价数不取金银财帛。唯取谷米供养而已。迦叶如来所住精舍。去邑不远。与大比丘众二万人俱。皆是阿罗汉护喜语火鬘曰。共见迦叶如来去乎。火鬘答曰。用见此髡头道人。为真是髡头人耳。何有道哉。如是至三。后日复语火鬘曰。

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答曰。可尔。便共诣水澡浴。着衣服已。护喜举右手遥指示曰。如来精舍去是不远。可共暂见。火鬘答曰。何用见此秃头道人为。何有佛道难得。护喜便捉衣牵不去。火鬘便脱衣舍走。护喜逐后。捉腰带挽曰。可暂共见佛便即还耶。火鬘复解带舍走。曰我不欲见此秃头沙门。护喜便撮其头牵曰。为一过见佛去来。尔时国讳捉人头。捉者皆斩。火鬘惊怖。窃心念曰。此瓦师子分死捉我头。此非小事。必当有好事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汝放我头。我随子去。护喜即放。共诣佛所。护喜礼如来足于一面坐。火鬘直举手问讯已便坐。护喜叉手白迦叶佛言。此火鬘者。多狩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时亲友。然其不识三尊。不信三宝。愿世尊开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鬘童子熟视世尊。从头至足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诸根纯淑调和。以三十二相严饰其体。八十种好以为容仪。如娑罗树华。身犹须弥。无能见顶。面如满月。光如日明。身色如金。火鬘见佛相好。便心念曰。我梵讖记所载相好。今佛尽有。唯无二事。一阴马藏相。二吐舌舐面相。于是说偈问曰。

所闻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于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岂有丈夫体	犹如马藏不
宁有广长舌	覆面舐头不
愿为吐舌示	令我决狐疑
我见乃当知	如经所载不

于是如来便出广长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两耳。七过舐头。缩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咤天。光还绕身七匝从顶上入。以神足力现阴马藏相。令火鬘独见。余人不覩。火鬘童子具足见佛三十二相无一缺减。踊跃欢喜不能自胜。如来为火鬘说法。止其三业令行菩萨行。火鬘即礼佛足长跪白言。我今忏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愿世尊受我此忏。从今已往不复敢犯。如此至三。迦叶如来默然受之。火鬘童子。护喜童子。俱礼拜退。后自尤责悔不早闻失于道利。于是火鬘童子说偈赞护喜曰。

仁为我善友	法友无所贪
导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誉

于后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语舍利弗。尔时火鬘童子者则我身是。火鬘父者今我父王真净是。尔时瓦师童子护喜者。我为太子在宫居嫫女时。至于夜半。作瓶天子。来语我言。日时已到。可出家去。为道者是舍利弗。此护喜者频劝我出家。是善知识也。我前向护喜作恶语道。迦叶佛秃头沙门。何有佛道难得。以是恶言故。临成佛时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虽受辛苦于法无益。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偿先缘对。毕已然后得佛。佛语舍利弗。汝观如来众恶已尽。诸天人神一切众生皆欲度之。我犹不免宿对。况复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当护身三口四意三。当学如是。佛说先世因缘时。万一千天子得须陀洹道。八千龙等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归。佛说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罗汉。阿耨大龙王八部鬼神。欢喜受行。

颂曰。

惟斯上哲	滥被谋枉	清浊难分
善人恶网	幽显冥知	真伪鉴朗
自观业对	如空影响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呪术篇第六十八(此有七部)

- 述意部
- 忏悔部
- 弥陀部
- 弥勒部
- 观音部
- 灭罪部
- 杂呪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呪之为用也。拔矇昧之信心。启正真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障。灭积劫之深痼。业既谢遣黑法潜形。所以累圣式陈。众灵攸仰。故波旬奉呪于白树。梵王显仪于赤畿。七佛扬道于时缘。菩萨陈诚于法会。广罗经诰羌难备焉。然陀罗尼者。西梵天音。东华人译则云持也。诵持善不失。持恶不生。据斯以言。弥纶一化依法施行功用立验。或碎石拔木。或移痛灭痼。随声发而苦除。逐音扬而事举。或召集神鬼。或驾御虬龙。兴云布而膏雨垂。呼策志而禎瑞集。感应不穷。其来久矣。

忏悔部第二

述曰。夫呪是三世诸佛所说。若能至心受持。无不灵验。比见道俗。虽有诵持无多功效。自无志诚谤言无征。或有文字讹替。或有音韵不典。或饮噉酒肉。或杂食荤辛。或室宇污秽。或浪谈俗语。或衣服不净。或处所不严。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忏悔先立道场。悬缯幡盖烧众名香。四门护净禁止杂人。随其出入每须澡浴。多觅和香口内常含。至诚殷重自责己躬。愧谢十方一切贤圣。然后普为四生六趣。心心相续刹那匪懈。如是恳已定验不疑。故菩萨善戒经云。菩萨为破众生种种恶故受持神呪。故有五法不得为。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食五辛。四不淫。五不净之家不在中食。菩萨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无量众生。诸恶鬼神诸恶毒病无不能治。

千转陀罗尼神呪

释迦牟尼佛说

此呪出于西梵由来盛传。至隋大业初。东都雒阳翻经馆笈多三藏。译出此呪以惠遣学士。释彦琮法师即传译之领袖也。初获此本通布华夷。时有长安延兴寺玄琬律师弘法寺静琳法师等。并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贤。创获流布洗荡瑕累。即于别院仍建道场。每至肇春为受戒沙弥及余道俗相续不绝。灵相重迭。至今五十余年。时渐讹替。恐后人不知本末。故委具述之。然大集诸经及陀罗尼集十卷。广明杂呪。不烦具录。今且逐要时济所须。意存灭罪除障。出四十余首。除病济贫护生延命杂术之徒。亦略述二十余。或此处无文西域有本。三藏口传。要用呪者。亦翻出三五。传之流行。余之不尽者冀寻大本。佛说呪曰。

南慕遏罗(去声)怛(入声)那(奴个反)怛逻耶(羊多反)夜(羊个反)南么阿(长声)罗耶阿(短声)吠卢吉低湿吠逻夜菩提(上声)萨哆幡(平声)邪(羊可反)摩诃萨埵婆邪摩诃迦噜臧(拏儂反)迦夜(羊可反)怛驮(地可反)誓曳(去声)誓曳誓夜(羊可反)婆(长声)酰(许弃反)儂(奴弃反)誓掄怛[日*梨]迦(去声)逻迦逻(去声)磨(去声)逻磨逻哆(都个反)逻哆逻遮(章可反)逻遮逻钵逻(去声)遮罗钵逻遮罗器拏(去声)器拏萨婆(去声)羯磨吠逻拏(平声)儂迷婆伽伏底(都儂反)索诃(去声)萨啰吠啰低萨婆(去声)勃陀(长声)吠卢吉低只刍(欵数反)秫(始出反)嚧怛逻揭(渠谒反)逻拏(去声)寔哈(呼合反)婆(轻长反)迦夜沫奴比(扶必反)闍夜那比 输达儂 素噜素噜 钵逻钵逻 素噜素噜萨婆勃陀頽地瑟耻(上寄反)那馱(苏合反)婆诃达磨陀(长声)石揭喇鞞馱婆诃阿罗婆(重声)婆(去声)馱婆(轻声)婆(重声)婆(去声)萨婆达摩婆(去声)菴达儂 馱婆诃

此呪功能。千劫聚集业障一时诵已皆尽去尽。便获千佛所集善根。当得背于千劫流转中生老病死边际。转此生已见千转轮王。欲生清净佛国者。昼三夜三。一一时中各诵二十一遍。至二十一日。如其所欲即得如意。我见金色佛像菩萨形像。即是先相。命终已后便生菩萨大集会中。

弥陀部第三

此阿弥陀呪若欲诵者。诸口傍字皆依本音转。言之无口者依字读。仍须师授之。声韵合梵轻重得法。依之修行克有灵验。

◎那(上)谟菩(上)陀夜(药可反以下同)那(上)谟驮(上)啰(上)摩(上)夜(上)那(上)谟僧伽夜那(上)磨(上)阿弭多婆(上)夜踰(丁可反)他伽(上)多夜阿(上)啰诃(上)羝(上)三藐三菩(上)陀夜踰侄他(地也反下同)阿(上)弭喇羝阿(上)弭喇都婆鞞(善迷反以下同)阿(上)弭喇踰三婆(上)鞞阿(上)弭喇踰鼻(菩弭反)迦(上)嚧羝伽弭儂(五)伽(上)伽(上)那稽(居移反)喇底(都儂反)迦(上)喇(六)裳(上)啰(上)幡(薄可反)幡波跋叉(楚我反)焰迦(上)喇(一切恶业尽也)娑婆诃(公可反)

此之神呪先已流行。功能利益不可说尽。于晨朝时用杨枝净口散华烧香。佛像前胡跪合掌。口诵七遍。若二七三七遍。灭四重五逆等罪。现身不为诸横所恼。命终生无量寿国。又此呪能转女身令成男子。今别勘梵本。并问真婆罗门僧等。此呪威力不可思议。但旦暮午时各诵一百遍。能灭四重五逆。拔一切罪根得生西方。若能精诚满二十万遍。则菩提芽生得不退转。诵满三十万遍。则面见阿弥陀佛。决定得生安乐净土。又陀罗尼杂集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当为汝演说。西方安乐世界今现有佛号阿弥陀。若有四众能正

受持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临欲终时。阿弥陀佛即与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见已寻生庆悦倍增功德。以是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胞胎秽欲之形。纯处鲜妙宝莲华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十方河沙诸佛。皆共赞彼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现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若有能信如是之事。当知是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其国号曰清泰。圣王所住。其城纵广十千由旬。于中充满刹利之种。阿弥陀佛父名月上转轮圣王。其母名曰殊胜妙颜。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无垢称。智慧弟子。名曰慧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尔时魔王。名曰无胜。有提婆达多。名曰胜寂。阿弥陀佛与大比丘六万人俱。若有受持彼佛名号。坚固其心忆念不忘。十日十夜除舍散乱。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持读诵此鼓音声王大陀罗尼。十日十夜六时专念。五体投地礼敬彼佛。坚固正念悉除散乱。若能令心念念不绝。十日之中必得见彼阿弥陀佛。并见十方世界如来及所住处。唯除重障钝根之人。于今少时所不能覩。一切诸善皆悉回向愿得往生安乐世界。垂终之日。阿弥陀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安慰称善。是人实时甚生庆悦。以是因缘。如其所愿寻得往生。佛告诸比丘。何等名为鼓音声王大陀罗尼。吾今当说。汝等善听。唯然受教。于时世尊即说呪曰。

多伏咄(一)婆离(二)阿婆离(三)娑摩婆罗(四)尼地奢(五)昵阁多祢(六)昵筏耶(七)昵筏伞(八)阁罗婆罗车驮祢(九)宿佉波啼昵地奢(十)阿弥多由婆离(十一)阿弥多蛇波波罗(十二)娑陀祢(十三)涅浮提(十四)阿迦舍昵浮陀(十五)阿迦舍昵提奢(十六)阿迦舍昵阁帝(十七)阿迦舍久舍离(十八)阿迦舍达奢尼(十九)阿迦舍提咄祢(二十)留波昵提奢(二十一)遮埤唎达摩波罗婆陀祢(二十二)遮埤唎阿利蛇娑帝蛇波罗娑陀祢(二十三)遮埤唎末伽婆那波罗娑陀祢(二十四)婆罗毘梨耶波罗娑陀祢(二十五)达摩呻他祢(二十六)久舍离(二十七)久舍罗昵提奢(二十八)久舍罗波罗啼咄祢(二十九)佛陀久舍离(三十)毘佛陀波罗波斯(三十一)达摩迦罗祢(三十二)昵专啼(三十三)昵浮提(三十四)毘摩离(三十五)毘罗阁(三十六)罗阁(三十七)罗斯(三十八)罗娑岐(三十九)罗婆伽罗婆离(四十)罗娑伽罗阿地咄祢(四十一)久舍离(四十二)波罗啼久舍离(四十三)毘久舍离(四十四)咄啼(四十五)修陀多至啼(四十六)修波罗舍多至啼(四十七)修波罗啼痴啼(四十八)修离(四十九)修目伞(五十)达咩(五十一)达达咩(五十二)离婆(五十三)遮婆离(五十四)阿[少/兔]舍婆离(五十五)佛陀迦舍昵裘祢(五十六)佛陀迦舍裘祢(五十七)娑婆诃(五十八)

此是阿弥陀鼓音声王大陀罗尼。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应至诚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行此持法。当处闲寂洗浴其身着新净衣饮食白素不噉酒肉及以

五辛。当修梵行。以好香华供养阿弥陀如来及佛道场大菩萨众。常应如是专心思念发愿求生安乐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愿必得往生。

弥勒部第四

七佛所说神呪经云。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所说陀罗尼。名阎摩兜(晋言解众生系缚)现在病苦悉得消除。能却障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渐渐消除。灭度三有流。现身得道。即说呪曰。

支不多奈帝 阎浮支奈帝 苏车不支奈帝 机耆不支奈帝 乌苏多支奈帝
娑遮不支奈帝 阎摩赖长支奈帝 阿恕婆赖长支奈帝 恕波帝支奈帝莎诃

诵此呪三遍。缕五色结作二结系项。此陀罗尼。四十二亿诸佛所说。若诸行人能书写读诵此呪者。现世当为千佛所护。此人命终以后不堕恶道。当生兜率天上面覩弥勒。又有众生能修行此呪者。断食七日纯服牛乳。中时一食更无杂食。一日夜六时忏悔。先所作亿千姦劫所有重罪。一时都尽。得见千佛手摩其头即与授记。宿罪殃恶悉灭无余。

愿见弥勒佛呪(西国三藏口授得之)

南无弥帝隶耶夜 菩提萨埵夜 哆[女*经]他 弥帝隶弥帝隶 弥哆啰摩那栖
弥哆啰 三幡鞞 弥哆噜幡鞞 莎婆诃

观音部第五

观世音随心呪

南无曷啰[口*怛]那 怛啰夜 南无阿利耶 嚧卢吉帝 湿嚧啰耶 菩提萨埵
耶 摩诃菩提 萨埵耶 摩诃迦嚧臛迦耶 怛[女*经]他 多利多利 咄多利
咄咄多利咄利 萨婆诃

请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呪法

陀罗尼呪经云。佛在舍卫国。时有夜叉五头。面黑如墨。而有五眼。拘牙上出。吸人精气。眼赤如血两耳出脓。鼻中流血。舌噤无声。食化龕涩六识闭塞。为鬼所致人民被害。以命投佛。遂令请观世音菩萨除去毒害。一名请观

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呪经。此乃南宋时外国舶主竺难提译出。经云。一切众生有三毒畏。死畏病畏破梵行畏。作十恶业牢狱系闭水火鬼神所逼恼畏。皆当归依观世音菩萨。是故娑婆世界皆号为施无畏者。有灌顶章句陀罗尼神呪。毕定吉祥。闻者获益。若欲诵者。持斋奉戒不往女人秽念室处。唯专念十方诸佛及七佛观世音菩萨。一心诵持。现身得见观世音菩萨。诸愿成就。后生佛前。长与苦别。或于三七日七七日。初立道场应六斋日。建首庄严香泥涂地。悬诸幡盖安佛南向。观世音像别置东向。日别杨枝净水烧香散华。行者当十人已还作之。恐多娆乱。应西向席地。地若卑湿安低脚床。当脱净衣左右出入洗浴竟着净衣服。当日日尽力供养。若不办者。初日不可无施。既安毕已各执香炉。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体投地使明了音声者唱。请十方七佛观音大势至菩萨等。我今已具杨枝净水。惟愿大慈哀愍摄受。愿救我厄。放大光明灭除痴闇。来至我所施我大乐。我今稽首归依奉请(如是三说)后复一心清净其意。专念西方观音大势至。诵呪七遍云。

多[口*经]陀 乌呼膩 摸呼膩 阎婆膩 耽婆膩 安荼罽 般荼罽 首埤帝
般荼啰 婆私膩 多啞他 寐梨 鞞首梨 迦波梨 佉鞞端耆 旃陀梨 摩
登耆勒叉勒叉 萨婆萨埵 萨婆邪啤 娑诃

多荼咄 伽帝伽帝 膩伽帝 修留修留毘 勒叉勒叉 萨婆萨埵 萨婆婆耶
啤 沙呵

若能洁净身心善诵此呪。感得观音大势。大慈大悲游戏神通。来于五道。常以善习普救一切。离生死苦得安乐处。脱诸烦恼到涅槃岸。

第二更称三宝名字。诵破恶业障罪呪云。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南无观世音 菩提萨埵 摩诃菩提萨埵

大慈大悲惟愿愍我救护苦恼。亦救一切怖畏众生令得大护。

多[口*侄]咄 阿呼膩 摸呼膩 阎浮膩 耽婆膩 阿婆熙(虚祇反) 摸呼膩
分荼梨 般荼梨 轮鞞帝 婆私膩 休楼休楼 分荼梨 兜楼兜楼 般荼梨
周楼周楼 般荼梨 豆富豆富 般荼啰 婆私膩 矧墀(直资反)跢墀(乃軫反)膩
跢墀 萨婆诃婆耶羯多 萨婆常婆娑陀 阿婆耶 卑离陀闭殿娑诃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观世音菩萨名。诵此神呪一遍至七七遍。身心安隐。一切业障如火烧薪永尽无余。乃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经广说。

第三更称三宝名诵六字章句呪云。

多[口*侄]唵 安陀罽 般质雌 难多罽 婆伽罽 阿卢祢 薄鳩罽 莫鳩隶
兜毘隶 娑诃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诸苦恼。一日至十日。一月至五月。净心系念归依三宝。三称观世音名诵持此呪。一切祸对无不远离解脱众恼。今世受乐后生见佛。此呪乃是十方三世诸佛所说。常为诸佛诸大菩萨之所护持。若有闻者如说修行。罪垢消灭。现身得见八十亿佛。皆来授手。即得无忘旋陀罗尼。若有宿罪及现造恶极重业者。梦中得见观世音菩萨。如大猛风吹于重云。得离罪业生诸佛前。

第四更为说灌顶吉祥陀罗尼呪云。

多[口*侄]唵 乌耽毘罽 兜毘罽 耽埤 波罗耽埤 捺咤 修柰咤 枳拔咤
牟那邪 三摩邪檀提 膩罗 枳尸 婆罗鳩卑 乌罽 攘瞿罽娑诃

若有男子女人。闻是经呪。受持书写读诵解说。即超越无量阿僧祇劫生死之罪。消伏毒害不与祸对。乃至具足善根生净佛国。案西域传。南海之滨有山寺。观世音菩萨常止其中。随有念者随应如响无不感赴。若至山寺断食七日。即见圣者亲为说法。良以断食心猛故使感见通明。如上行法断食亦尔◎。

◎灭罪部第六

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云。东方去此百千亿佛刹过已。有一佛刹。名无边华世界。彼世界中。有一佛名最胜灯王如来。现在逍遥说法。遣二菩萨来此娑婆世界。一名大光菩萨。二名甘露光菩萨。佛言。汝等二菩萨往向娑婆世界。彼有一佛名释迦牟尼。将此陀罗尼章句说。为诸众生故。安乐故。功德故。增益故。名闻故。生力故。随所意行故。所受乐故。不扰乱故。不杀众生故。为拥护故。而说呪曰。

多(上)经(地也反)他优波差泥 覩差泥 罗叉[少/兔]瞿 波多(上)曳波啰闍婆隶
闍(上)婆(上)隶闍婆隶摩(上)诃闍婆隶 闍婆楞伽帝 闍婆隶闍婆梨尼 摩诃闍
婆梨尼

闍婆啰木佉娑利 摩娑利 阿迦 (上)隶摩迦(上)隶阿(上)佉(音溪)摩(上)佉那(上)
佉娑(上)婆隶 摩诃娑婆隶 三婆离 郁句 目句 三摩帝 摩诃三摩帝帝
三摩帝 摩诃三摩帝 摩诃闍婆隶 娑曳 娑罗弥 目句奢弥 摩诃奢弥
三摩弟 摩诃三摩弟 三目避 毘目避 阿啰细 摩诃阿罗细 摩那(上)细
摩那细 摩那细啼卑底 莎婆诃

尔时彼二菩萨受持此陀罗尼已。譬如壮士屈申臂顷。至释迦牟尼所。恭敬礼
已。具申来意作是言。或被诸鬼神恼害。或被诸杂毒虫害。或蛊道病。或有
死尸病。或有热病自余种种扰乱鬼病。而最胜灯王如来遣我等将此陀罗尼呪
来。为诸众生作利益故。而说前呪。尔时佛告阿难言。汝持此呪为他解说宣
通流布。佛出世难值。此呪复甚难闻。若有人能受持此陀罗尼者。火不能
烧。刀仗不伤。诸毒不害。县官不杀。梵天不恚。彼人七世常知宿命。此呪
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若有人毁谤此呪者。即是毁谤彼等诸佛。若有鬼神
不敬重此呪者。或与我夺某甲威力者。或已呪夺不还者。彼鬼神头破作七
分。

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比丘。我今亦说陀罗尼章句。为利益众生故。增长功德
故。增长威德故。增长色故。增长名闻故。增长力故。随意受乐故。随行受
安乐故。不扰乱故。不杀害故。守护故。而说呪曰。

多(上)[口*侄]他阿知(上)跋知(上)那(上)知(上)俱(上)那(上)知(上)迦(上)那(上)知(上)
咤罗 跋泥 侈罗跋泥 覩多罗(上)曳阿罗(上)婆枳 咤 枳咤荼枳罗娑迷呼
卢迷娑(上)隶摩诃娑隶差迷 摩诃差迷梨隶 唼隶 [日*旨]隶唼(虚尔反)隶
寐隶 伊隶(上)尸隶尸隶 尸尸利尸罗跋知(上)阿(上)滞婆(上)滞那(上)滞俱(上)那
滞颇那(上)跋帝波(上)那跋帝(上)阿迦细摩迦细迦细迦娑(上)迦细颇细颇娑(上)颇
细摩诃颇娑(上)颇细伊(上)泥寐泥多侈多侈波多侈多婆多侈莎婆诃

尔时佛告阿难。汝持此呪为他解说宣通流布。佛告阿难。闻此陀罗尼复倍甚
难。若有人能受此呪。复倍为难。若有人能受持读诵。能为他人宣通解说。
彼人能知未来二十一世之事。此陀罗尼过去九十九亿诸佛所说。若有人毁谤
不信行者。彼人则为毁谤过去诸佛。若有人受持此呪。结戒守护作法。尚能

令彼枯树生枝柯华叶果子。何况有识众生受持此呪而不差者。无是处耶。归命一切诸佛。愿我成就此呪。莎婆诃。

尔时世尊复说呪曰。

多(上)侄他 阿嘖(悼阶反)婆嘖 咤稽咤啰稽 咤嚧末底 覩嚧末底 兜隶 覩罗兜隶婆隶娑(上)隶 覩隶 度隶 度度隶苏(上)隶婆 晒晒婆晒利 溪利 毕利 底利 莎婆诃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若有人受持此呪为他宣通。彼人得知二十八世之事。此陀罗尼过去殒伽河沙诸佛所说。若有人毁谤此呪。则是毁谤彼等诸佛。则为舍彼诸佛。一切诸天龙鬼神县官劫贼诸毒蛊等。皆不能害。一切诸恶疾病亦不能害。唯除宿殃所造业报(略说功德广说在经)。

大方等经七佛说灭罪呪

离婆离婆帝 仇呵仇呵帝 陀罗离帝 尼呵罗帝 毘摩离帝莎诃

右此二呪。诸佛共说功能利益灭罪除障备在经文。不具说。

新翻大般若经第五百七十一第六分云。

尔时最胜天王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行护持正法。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不违言。尊重师长随顺正法。调柔志性纯质诸根寂静。远离一切恶不善行。修习善根名护正法。天王当知。若诸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身语意三业慈悲。不拘利誉持戒清净。远离诸见。名护正法。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随爱恚怖痴行。名护正行。修习惭愧。名护正法。说法修行皆如所闻。名护正法。天王当知。三世诸佛为护正法说陀罗尼。拥护天王及人王等。令护正法久住世间。与诸有情作大饶益。陀罗尼曰。

但侄他 阿虎洛 尼洛罚底(丁履反下同)虎刺拏莎(去声呼下同)娑荼者遮者遮折(支热反)尼 阿奔(音声呼)若刹多刹多刹延多刹也莎诃陵末尼羯洛 邬鲁 邬鲁罚底迦 逻跋底迦 阿鞞奢底尼 莎刺尼杜阇 杜阇末底 阿罚始尼罚尸 罚多罚多奴娑理尼 部多奴悉没栗底 提罚多奴 悉没栗底 莎诃

天王当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人非人等皆得安乐。此大神呪三世诸佛为护正法。及护一切人非人等令得安乐。以方便力而当说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为护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属得安乐故。国土有情无灾难故。各应精勤至诚诵念。如是则令怨敌灾难魔事法障皆悉销灭。由斯正法久住世间。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云云。

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趣分云云。尔时如来即说神呪。

纳慕薄伽筏帝(一)钵刺壤波罗预多曳(二)薄底(丁履反)筏捺(七男反)罗曳(三)罽跋履弭多窣拏曳(四)萨缚咀他揭多跛履布视多曳(五)萨缚咀他揭多奴壤多壤多邨壤多曳(六)怛侄他(七)钵刺[口*兮](一第反下同)钵刺[口*兮](八)莫诃钵刺[口*兮](九)钵刺壤娑娑羯囉(十)钵刺壤路迦羯囉(十一)案驮迦囉毘谈末埜(十二)悉递(十三)苏悉递(十四)悉殿都漫薄伽筏底(十五)萨防伽孙达囉(十六)薄底筏[打-丁+(葵-天+示)]囉(十七)钵刺娑履多喝悉帝(十八)参磨涇嚩娑羯囉(十九)勃陀勃[口*陀](二十)悉[口*陀]悉[口*陀](二十一)剑波剑波(二十二)浙罗浙罗(二十三)曷逻嚩逻嚩(二十四)阿揭车阿揭车(二十五)薄伽筏底(二十六)么昆滥婆(二十七)莎诃(二十八)

如是神呪三世诸佛皆共宣说。同所护念。能受持者一切障灭。随心所欲无不办。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如来复说神呪。

纳慕薄伽筏帝(一)钵刺壤波囉弭多曳(二)怛侄他(三)牟尼达谜(四)僧揭洛诃达谜(五)遏奴揭洛诃达谜(六)毘目底达谜(七)萨驮奴揭洛诃达谜(八)吠室洛末拏达谜(九)参漫多奴跛履筏刺咀那达谜(十)窣拏僧揭洛诃达谜(十一)萨缚迦罗跛履波刺那达谜(十二)莎诃(十三)

如是神呪是诸佛母。能诵持者一切罪灭。常见诸佛得宿住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如来复说神呪。

纳慕薄伽筏帝(一)钵刺壤波囉弭多曳(二)怛侄他(三)室丽曳(四)室丽曳(五)室丽曳(六)室丽曳细(七)莎诃(八)

如是神呪具大威力。能受持者业障消除。所闻正法总持不忘。疾得无上正等菩提。

此下三呪。西京兴善寺大唐翻经僧玄摸法师。于波颇三藏及余大德婆罗门所。口决正得。诸经先无正本。旧依婆罗门所翻得。为文讹略不依正梵。故更译之。虽有增减少不劳致惑。

第一大般若呪云。

南无薄伽婆帝 摩诃钵啰慎若波罗蜜多裔頞钵 唎蜜多 瞿邪裔萨嚩怛他伽多钵 唎脯唎多裔 萨嚩怛他伽多慎若多毘慎若多裔 但侄他(地夜反)钵啰慎喏(而制反)摩诃钵啰慎喏 钵啰慎若婆塞羯[口*(隶-木+士)]钵啰慎若卢迦羯[口*(隶-木+士)] 頞钵啰慎若南毘陀沫涅悉提 苏悉提 悉佃都曼薄伽婆底 萨啰[央*鸟](鸟刚反)伽孙达[口*(隶-木+士)]薄底薄[口*祭][口*(隶-木+士)]钵啰娑唎多曷萨帝 三摩涅啰萨那羯[口*(隶-木+士)] 怛侄他 [索-十+(木-(企-止)+(厶*厶))]侄[索-十+(木-(企-止)+(厶*厶))]侄 悉侄悉侄 剑波剑波折罗折罗啰婆啰婆阿揭车阿揭车薄伽婆底磨毘蓝嚩 苏嚩诃

此呪功德诸经具说。受法别传呪。句二十七。字六十二。今译得一百七十一字字有加减不须惊怪。西方大德具正斯文。受持此呪者。须造一躯般若母像。当取无子楮木作像端坐种种庄严展右手。用斋日造像匠。须持八戒斋法。彩色中不得用胶。只得用胡桃油熏陆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呪者。香泥涂地。须新瓦瓶八口。须时华散着道场所。并插着瓶。瓶中着八种浆。石榴葡萄乳汁酪蜜石蜜甘蔗等浆。并作种种素食。分作八分。烧种种名香供养形像。并然八支苏灯。其诵呪人着净洁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烧香礼拜。诵呪满一万遍。过七日后一日断食。于此日夜诵呪满八千遍。下前饮食。行此法时于梦中见般若母像。随愿皆得成就。

第二灭罪招福呪

娜谟曷啰(上)跢娜(一)怛啰(上)耶(余者反)夜(戈可反下同二)娜么(莫我反)肾穰(如何反)娜娑伽(上)啰(上)裴嚩者那(三)怛他揭多夜(四)娜么阿唎耶跋卢枳鞞(五)钵筏啰夜(六)菩提(徒儺反)萨跢婆夜(七)莫诃萨跢婆夜(八)莫诃迦嚩奶(奴绮反)迦夜(九)那么萨啰(上)幡(符可反)怛他揭鞞骠(比胡反十)曷啰(上)啰喝驮(上)敝(比可反十一)三藐三菩(上)提骠(比胡反十二)跢侄他(十三)乌吽(十四)驮(上)啰驮啰(十五)提(徒尔反)唎提唎(十六)杜嚩杜嚩(十七)伊[齿*齐]幡[齿*齐](十八)者黎者黎(十九)钵啰(上)者黎钵啰者黎(二十)矩苏迷(二十一)矩苏(上)么跋嚩(二十二)伊离(上)弭离(上二十三)只离

只知(上二十四)闍罗(上)么跋捺夜(二十五)钵啰(上)未输驮(上)萨踰皤(二十六)莫诃迦嚧奶迦(二十七)莎婆诃(二十八)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读诵此呪。昼夜精勤勿令忘失。于晨朝时先净澡浴。若不澡浴当净嗽口澡洗手面善持此呪。现身即得十种果报。一者身当无病。二者常为十方诸佛忆念。三者一切财物衣服饮食。自然充足常无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敌。五者能使一切有情者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蛊毒热病不能侵害。七者一切刀杖不能为害。八者一切水难不能为溺。九者一切火难不能烧害。十者不受一切横死。复得四种果报。一者临命终时得见十方无量诸佛。二者永不堕地狱。三者不为一切禽兽所噉。四者命终之后生无量寿国。若有在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洁净身心。读诵此呪一遍乃至多遍。一切根本重罪悉得除灭。除不至心。

第三礼佛灭罪呪亦名佛母呪

娜(上)谟(上)达奢(书何反)那[合*牛](一)菩陀俱致那[合*牛](二)乌[合*牛](三)户嚧户嚧(四)悉驮嚧者儂(五)娑(上)啰(上)婆啰(上)他(六)娑达儂(七)娑(上)婆诃(八)

此呪十俱胝诸佛所说(一俱胝百亿也)。

我今亦为怜愍一切众生持此呪者。能令一切瞋恶众生皆悉欢喜。若能日日三时诵呪礼拜者。胜礼千万俱胝诸佛功德。命终之后得生西方无量寿佛国。前翻本云。临命终时得诸佛来迎。未来贤劫千佛。一一皆得亲承供养。但有人能常诵此呪者。最是不可思议。

杂呪部第七

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呪经(已下并出陀罗尼杂集经录)

后魏三藏菩提流支译

尔时如来初成正觉。有一大梵天王。来诣佛所敬礼佛足。而作是言。

南无佛陀耶	南无达摩耶
南无僧伽耶	我礼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于阎浮提

最初说神呪	甘露净胜法
及礼无着僧	已礼牟尼足
实时说偈言	世尊诸如来
声闻及辟支	诸仙护世王
大力龙天神	如是等诸众
皆于人中生	有夜叉罗刹
常喜啖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强力所不制	能令人无子
伤害于胞胎	男女交会时
使其意迷乱	怀妊不成就
或歌罗安浮	无子以伤胎
及生时夺命	皆是诸恶鬼
为其作娆害	我今说彼名
愿佛听我说	

第一名弥酬迦 第二名弥伽王 第三名蹇陀 第四名阿波悉摩罗 第五名牟致迦 第六名摩致迦 第七名阇弥迦 第八名迦弥尼 第九名梨婆坻 第十名富多那 第十一名曼多难提 第十二名舍究尼 第十三名捷咤波尼 第十四名目佉曼荼 第十五名蓝婆

此十五鬼神。常游行世间为婴孩小儿而作于恐怖。我今当说此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诸小儿并生惊畏。

弥酬迦者。其形如牛。

弥伽王者。其形如师子。

蹇陀者。其形如鸠摩罗天。

阿波悉摩罗者。其形如野狐。

牟致迦者。其形如猕猴。

摩致迦者。其形如罗刹女。

阇弥迦者。其形如马。

迦弥尼者。其形如妇女。

黎婆坻者。其形如狗。

富多那者。其形如猪。

曼多难提者。其形如猫儿。

舍究尼者。其形如鸟。

捷咤波尼者。其形如鸡。

目佉曼荼者。其形如熏狐。

蓝婆者。其形如蛇。

此十五鬼神着诸小儿令其惊怖。我今当复说诸小儿怖畏之相。

弥酬迦鬼著者。令小儿眼睛回转。

弥迦王鬼著者。令小儿数数欧吐。

蹉陀鬼著者。令小儿其两肩动。

阿婆悉魔罗鬼著者。令小儿口中沫出。

牟致迦鬼著者。令小儿把拳不展。

摩致迦鬼著者。令小儿自啮其舌。

闍弥迦鬼著者。令小儿喜啼喜笑。

迦弥尼鬼著者。令小儿乐着女人。

黎婆坻鬼著者。令小儿现种种杂相。

富多那鬼著者。令小儿眠中惊怖啼哭。

曼多难提鬼著者。令小儿喜啼喜笑。

舍究尼鬼著者。令小儿不肯饮乳。

捷咤波尼鬼著者。令小儿咽喉声塞。

目佉曼荼鬼著者。令小儿时气热病下痢。

蓝婆鬼著者。令小儿数噫数啾。

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诸小儿及其小儿惊怖之相。我皆已说。复有大鬼神王名旃檀干闼婆。于诸鬼神最为上首。当以五色线诵此陀罗尼。一遍一结。作一百八结。并书其神鬼名字。使人赍此书线。语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风。到于四方。随彼十五鬼神所住之处。与旃檀干闼婆大鬼神王。令以五缚缚彼鬼神。兼以种种美味饮食香华灯明及以乳粥供养神王。

尔时大梵天王复白佛言。世尊。若有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坏堕落。或生已夺命。此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长寿者。常当系念修行善法。于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净洗浴着新净衣。礼十方佛。至于中夜以少芥子置己顶上。诵我所说陀罗尼呪者。令此女人即得如愿。所生童子安隐无患。尽其形寿命不中夭。若有鬼神不顺我呪者。我当令其头破为七分。如阿梨树枝。即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呪曰。

唵[口*佺]咄 阿伽啰 伽泥 那伽伽泥 娑楼隶 祇隶 伽婆隶 钵隶 不隶 罗收祢 修罗俾 遮罗俾 婆陀尼 波啰阿曷利沙尼那易 弥那易 苏婆诃

世尊。我今说此陀罗尼呪。护诸童子令得安隐获其长寿故。

尔时世尊一切种智即说呪曰。

唵[口*佺]咄 善陀善陀善陀 [少/兔]摩帝 菩提菩提 摩隶 式叉夜娑舍利 娑达祢 娑罗地 头隶头头隶波腊多头隶 舍摩膩 掬鞞掬隶 波腊帝掬蓝 舍弥帝 盘他盘絺 波呵膩 祇摩膩 陀波膩 苏婆诃 膩婆罗膩 苏婆诃

世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陀罗尼呪力故。悉皆远离不生恶心。令诸童子离于恐怖安隐无患。处胎初生无诸患难。诵此呪者。或于城邑聚落。随其住处亦能令彼婴孩小儿长得安隐。终保年寿。南无佛陀。成就此呪护诸童子。不

为诸恶鬼神之所娆害。一切诸难一切恐怖悉皆远离。苏婆诃。时此梵天闻说此呪欢喜奉行。

陀罗尼集经

佛说止女人患血至因陀罗尼呪曰。

那摸萨利婆 伏陀偈 鼻悉侈[口*梨]拏 哆地夜 他 至利[口*弥]注路[口*弥] 祢伽跛祢伽 莎婆诃 帝使任兜 路地噤 婆帝剑 裨帝剑 施伽沙咩剑 娑祢婆帝剑 萨利婆伏陀偈 坻祇那 帝使任兜 路地滥 磨娑罗婆兜 末伽罗兜 摩婆呵兜 莎婆呵

若行此法。须用绯线为绳呪七遍作七结系腰。血即止。治宣下血。

佛说妇人产难陀罗尼呪

目多修利夜 赦尸伽罗 悉侈 啰睺失旃陀罗 波罗目至也兜目多萨婆婆婆 佛图那梨伽罗 波罗目遮也兜 多[口*经]他 阿咤毘莎呵 婆咤莎呵 阿咤婆 婆咤毘 莎呵 慕遮因地利夜 伽多奶 毘舍厉夜 婆婆兜舍利夜 移遮舍 阿余摩夜 伊咩遮摩怒妙 舍卢夜 萨鞞舍卢 波罗目遮兜 莎诃

行此呪法者。呪油七遍涂产生所。儿即易出。

佛说除灾患诸邪恼毒呪

[嘌-示+土][金*(离-内+夕)]摩夜输卢多咩 迦悉底 三摩夜婆伽[金*(离-内+夕)] 舍罗婆悉剑 鼻呵啰坻悉摩 拔多婆祢 阿那他比荼 达拖啰咩 多多罗婆伽[金*(离-内+夕)] 此闍喃曼多罗耶坻悉摩 污其履奚拏多婆摩难大伊楞沙荼叉梨剑 似淡陀罗夜 婆遮夜 伽罗呵夜钵利夜不那 钵梨于遮他悉侈梨拏 三婆罗 迦舍耶 多地夜他睽鞞伽睽鞞 咤咤支 咤咤支 莎婆诃

行此法用者。须黑羊毛绳呪七遍系左臂。若无羊毛用皂线亦得。若患热病三四日。呪黑线系左臂。若患头痛。诵呪七遍。以手摩之。若患耳聋。呪木七遍塞之。若牙痛呪杨枝七遍嚼之。若患腹痛呪盐汤七遍服之。若患产难呪黑线七遍系其咽。儿即易生。若患宿食不消以手呪摩。即便吐下。若患余灾难

即能护身。不畏水火刀兵毒兽。一切诸恶悉不能害。除不用心不慎口味。秽恶不净者。即无神验。

佛说多闻强记陀罗尼咒

浮多弗嚩 摩难肇 頔帝收嚩 那摩叱扶 达[口*逻]啰 阁婆浮嚩 娑伊曼
叱扶波罗头使迦梨使多 地夜地悉地 那萨坻 頔三坻 迦致鼻迦致 不祚
揜夜罗坻 阿伽坻三摩奚坻 悉地三摩比坻

佛告阿难。若行此法。汝取婆嚩弥支多翅(白呵梨勒)毕钵梨三物。合清晨咒满一千遍。以苏蜜和服。即得一闻受持。

观世音菩萨行道求愿陀罗尼咒

南无罗多那 哆罗耶耶 南无阿利耶 婆卢吉底 奢婆罗耶 菩提萨埵耶
摩诃菩提萨埵耶 摩诃萨埵耶 摩诃迦留尼迦 多[口*经]他 乌苏咩沙陀耶
苏弥婆帝婆陀耶 守吉利娑陀耶 守鞞娑陀耶 伊斯弥斯悉缠泥波罗耶唵
悉婆诃

此行之法。于观世音像。以香泥涂地。香华供养。日夜六时诵之。于一时中诵满百二十遍。随其所求观世音菩萨。以其行人应现其身令其得见。所求得皆如愿本心。

乞雨陀罗尼咒

大云经云。尔时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云。甘雨俱遍兴三种云。谓下中上发甘雨声如天伎乐。一切众生之所乐闻。尔时世尊。即说咒曰。

羯帝 波利羯帝 僧羯帝 波罗僧羯帝 波罗卑 罗延帝 三波罗卑罗延坻
娑罗娑罗波娑罗波娑罗 摩闍阇摩闍阇遮罗坻遮罗坻 波遮罗抵波遮罗坻
波遮罗坻 三波罗遮罗坻 比提嘻梨嘻梨 萨隶酰 萨隶酰 富嚩富嚩 莎
诃

若有诸龙闻是咒已不降甘雨者。头破作七分。

止齿痛陀罗尼咒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比丘僧。南无舍利弗。兜楼。摩诃目连比丘。南无贤者觉意名闻遍十方。北方捷陀摩诃衍山。彼有虫王。名羞休无得。在其牙齿。彼当遣使者。莫敢食其牙齿及在牙根牙中牙边。虫若不速下器中头破作七分。如鳩罗勒缮。梵天劝助是呪。南无佛今我所呪即从如愿。若行此法以净水含呪一遍。便吐器中即止。

呪谷子种之令无蠹蝗灾起陀罗尼呪

多擲咄 婆罗跋题 那蛇婆提

若欲种时。取种子一升。呪二十一遍。以投着大种子。中种之终。不被虫食。无有灾蠹。

呪田土陀罗尼

南无佛陀蛇 南无达摩蛇 南无僧伽蛇 南无弥留竭脾 菩提萨埵怛提咄耽婆佛耆 比律咤佛耆 具其梨比律咤佛耆 弥楼阁婆 竭[哩-里+(豆*寸)]波佛耆呼梦阿泥婆佛耆 摩罗阿跋多佛尼梦浮佛耆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陀罗尼呪土一斛。满二十一遍。以土散谷上。并令诸恶鬼不得吸此谷精稼。食此谷者头破作七分。能除一切灾蝗诸恶不起。

呪蛇蝎毒陀罗尼

南无勒那奄婆罗等拏 多擲咄 休娄浮泥娄浮 呵梨呵梨呵 莎诃 南无居力拏移奄勒那 多擲咄 因缕利 频缕利浮 莎诃

以此陀罗尼呪之三七呪一七遍。与水一口。呪三遍与水三口。即愈。

疗百病诸毒陀罗尼呪

南无观世音菩萨 怛提咄 阿罗尼 多罗尼 萨筏豆咤 筏罗尼 萨筏达咤 般宕弥 邪筏陀梨 南没遮弥悉但兜 曼咄波陀 莎诃

行此法者。当用白缕诵一遍结一结。诵七遍结七结。若有病苦者系着咽下。百病诸毒悉得除愈。

观世音菩萨说灭罪得愿陀罗尼咒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兜流兜流 阿思 摩思摩利尼 氏波摩利 豆豆脾 那慕那慕莎呵

若行此法。于观世音菩萨像前。烧好沈水香至心忏悔。于六时中礼诵行道。时时中各诵三遍。能灭无始已来一切罪业获大功德不可思议。欲求所愿如愿必得。

观世音菩萨说除卒得腹痛陀罗尼咒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究之究之 罗之罗之 阿那三婆陀尼移 莎诃

若人卒得腹痛病困。宜急呪盐水三遍。令腹痛者饮之。其痛即差。

观世音菩萨说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罗尼咒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莎梨 莎梨 毘莎梨毘莎梨 萨婆毘萨那舍尼 莎诃

若人被诸杂毒中毒欲死。若已死者。急以此呪。呪于耳中。即差。纵暴死还苏。

观世音菩萨说除种种癩病乃至伤破陀罗尼咒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梨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修目企 毘目企 休流 休流 修目流 比修目流 输那汙 毘输那汙 摩思多婆兜摩首罗兜 摩当坻 婆波坻 多婆首 沙兜 莎诃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诚忏悔行道常诵即瘥。若狂啮齿。若身疮病。若被刀箭伤疮破坏。以此神呪。呪土涂上。即差。

观世音菩萨说呪五种色菖蒲服得闻持不忘陀罗尼咒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虔踰富那离 波罗婆离 莎诃

于观世音菩萨像前。烧上沈水香。至诚呪白菖蒲根。满八百遍服之得闻持不忘。自外黑赤青黄四种菖蒲亦有别呪。文烦不述。

疗腋臭鬼呪

若多奴知(一)睺睺睺睺多奴知(二)浮流流流流多奴知(三)摩赖帝多奴知(四)阿那那那多奴知(五)莎诃(六)

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苦酒三升。盘上和呪三七遍。团之更互替易。男安左腋下。女安右腋下。即差。

疗疟病鬼呪

须蜜多(一)阿膩咤(二)迦知膩咤(三)乌呼那须蜜多(四)支波呼睺须蜜多(五)伊知膩咤咤须蜜多(六)莎诃

若行此法。须五色缕线呪作七结。若痛从头下先系顶系脚手。令火急之。呪水三遍[口*孙]之。即差。

疗不得下食鬼呪

胡摩兜(一)乌奢睺睺胡摩兜阿[少/兔](二)羯卑胡摩兜羯卑胡摩兜(三)破波罗胡摩兜(四)莎诃(五)

须呪水七遍。与病人饮之。无过三五度。即差。

佛说神水呪疗一切病经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比丘僧 南无过去七佛 南无诸佛 南无诸佛弟子 南无诸贤圣师 南无诸贤圣弟子(兼诵七佛) 第一维卫佛 第二式弃佛 第三随叶佛 第四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 第七释迦牟尼佛

此是佛说神呪。随呪井池河泉。呪之三遍。饮者百病皆除。

观世音菩萨说随愿陀罗尼呪

南无观世音菩萨 坦提咄哇罗婆多哇罗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筏多
莎诃

行此法者。应须洁净三业在于净处佛堂塔院专精礼拜绕塔诵是陀罗尼。满一万二千遍。当见观世音菩萨。一切所愿随意皆得也。

佛说呪泥涂兵陀罗尼

多擲哆 伊利富利持利富伦提 阿味呼 摩味呼 婆味呼 比至味呼 比思
坻呼 摩叱提呼 乌思罗婆味呼 莎诃

若有人欲入贼中。呪泥三遍以涂其身。若涂幢麾幡鼓角伎乐。必能得胜。若为毒虫所啮。若有被毒。若身有肿处。以呪泥涂之。用青黛规院其上。即差。

颂曰。

沈痾诚已久	痼病实难痊
四魔恒相绕	六贼竞来牵
困厄无人救	惟忻大慈怜
遥愍愚心网	振锡远乘烟
授兹甘露药	邪道莫能先
消灾除业累	拔济苦相煎
恩流振玄教	并利该大千
自非神呪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那(上声下同)谟菩(上声下同)陀夜(药可切下同)那谟驮(上声)啰(上声下同)摩(上声)夜那谟僧伽夜那摩阿弭多婆(上声)夜踞(丁同切下同)他伽(上声下同)多夜阿(上声下同)啰诃(上声)羝(上声)三藐三菩陀夜踞侄他(地也切下同)阿弭唎羝阿弭唎都婆鞞(菩迷切下同)阿弭唎哆三婆鞞阿弭唎哆鼻(菩迷切)迦(上声)嚩羝伽弭儂伽伽那稽(居移切)唎夜迦(上声下同)唎婆(上声)啰幡(薄何切)幡波跋叉(楚我切)焰迦唎(一切恶业尽也)娑婆诃(公可反)

◎多(上声)侄他阿知(上声下同)跋知那(上声下同)知俱(上声下同)那知迦(上声下同)那知咤罗跋泥侈罗跋泥都多罗(上声下声)曳阿罗婆枳咤(上声)枳咤荼枳罗娄迷 呼卢迷娑(上声下同)隶摩诃娑隶差迷帝诃差迷 梨隶娄梨隶唎隶 脂隶唎(虚尔切)隶寐隶伊隶(上声)尸隶尸隶尸利尸罗跋知阿(上声)滞婆(上声)滞那滞俱那滞颇那跋帝波(上声)那跋帝(上声)阿迦细摩迦细迦细迦娑迦细颇细颇娑颇细摩诃颇娑颇细伊(上声)泥寐泥多侈多侈波多侈多娑多侈莎婆诃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呪术篇第六十八之二

感应缘(略引八验)

- 前周葛由
- 晋释耆城
- 晋竺佛图澄
- 晋竺法印
- 宋释宝意
- 宋释杯度
- 宋释玄畅
- 杂俗幻术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嵋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论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僊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见搜神记)。

晋雒阳有释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倏恍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常。时人莫之能测。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涉交广。并有灵异。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已度。前行见两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两岸见者随从成群。以晋惠之末至于雒阳。诸道人悉为作礼。域胡跪宴然不动容色。

时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谓支法渊从羊中来。竺法兴从人中来。又讥诸众僧。衣服华丽不应素法。见雒阳宫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与人事不同耳。域谓沙门耆闍蜜曰。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便还天上矣。屋脊瓦下应有千五百作器。时咸云。昔闻此匠实以作器着瓦下。又云。宫成之后。寻被害焉。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雒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枝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树数十株枯死。域问永文。树死来几时。永文曰。积年矣。域即向树呪。如呪永文法。树寻华发扶疎荣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将死。域以应器着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愿数千言。即有臭气熏彻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举布。应器中有若泥淤泥者数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雒阳近乱。辞还天竺。雒中沙门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时人令请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愿留一言以为永诫。域曰。可普会众人也。众既集。域升高座说偈云。

守口摄身意 慎莫犯众恶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绝便禅默。行重请曰。愿上人当授所未闻。如斯偈义。八岁童子亦已谙诵。非所望于得道人也。域笑曰。八岁虽诵百岁不行。诵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虽少。行者益多也。于是辞云。数百人各请域中食。域皆许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谓独过。来相酬问。方知分身降焉。既发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画地曰。于斯别矣。其日有人从长安来。见域在彼寺中。又贾客胡湿登者。即于是日将暮。逢域于流沙中。计见已行九千余里。既还西国。不知所终。

晋邺中有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贞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宾受讲名师西域咸称得道者。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雒阳。志弘大法。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米*因]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同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

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呪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曜日。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现于上。常象着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勒甚悦之。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将军信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信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知勒意悔。明旦告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夜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洺澜祀下。其水暴竭。勒问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当勅龙。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今往勅语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干燥坼如车辙。从者心疑恐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呪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竞往视之。澄曰。龙有毒气勿临其上。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澄预记萌兆。难可述尽。勒登位已后。事澄弥笃。时石葱将叛。其年澄诫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颁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后为勒儿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尚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呪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子弘袭位。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称元建武。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乃下书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倾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时澄止邺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尔不识乎。佐愕然愧怍。于是国人每共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面洩唾便利者。时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病。大医殷腾及外

国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病。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后晋军出淮泗。堑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问澄。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更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主。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寤。跪而谢焉。虎尝问澄。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讵获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法。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靖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恪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现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耶。离等后并被戮灭尽。澄尝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祝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谏曰。燕国运未终。卒难可克。虎屡行败绩。方信澄诫。又黄河中旧不生鼃。忽得一以献虎。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符子。后果如言也。澄尝与虎共升中堂。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落度。宣变色曰。是何言欤。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落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门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暂入东合。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以西此殿以东。当有流血。慎勿东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复彰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诫故获免。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祸耶。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虎不从之。以铁锁穿宣颌牵上。薪[廿/积]而焚之。收其宫属三百余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罢别室斋也。后月余日有一妖。马鬃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

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飡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即遣人与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灾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虎怆然曰。不闻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终。即自出宫诣寺而慰喻焉。澄谓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愆。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诫。不自惩革。终无福佑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虎悲恸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圻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是岁晋穆帝永和四年也。仕庶悲哀号讷倾国。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于临漳西紫陌。即虎所创冢也。俄而梁犊作乱。明年虎死。染闵篡位。杀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肠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長八尺。风姿详雅。妙解深经。傍通世论。讲说之日。正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当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调菩提等数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河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蹟幽微。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染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复见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见在流沙。虎疑不死开见尸。后慕容俊都邺处石虎宫中。每梦见虎啣其臂。意谓石虎为崇。乃募觅虎尸于东明馆掘得之。尸僵不毁。俊蹋之骂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宫殿成。而为女儿所图。况复他耶。鞭挞毁辱投之漳河。尸倚桥柱不移。秦将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讖。麻襦者。即是魏县流民。莫识其族。常着麻襦布裘在市乞丐。似狂而是贤。人言同澄公极为交密。初见虎共语了无异。言唯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后符坚征邺。俊子暉为坚大将郭神虎所执。实先梦虎之验也。田融赵记云。

澄未亡数年自营冢圻澄既知冢必开。又尸不在中。何容预作恐。融之谬矣。澄或言佛图澄。或言佛图撻。或言佛图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晋沙门竺法印者。晋太元中。称为佳流。甚见知遇。安北将军太原王文度友而亲之。尝共论说死生报应。茫昧难明。为当许其理耳。未能审其实也。因为结誓。死而有知果见罪福者。当相报告也。印后居会稽经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见印来。王惊喜相慰劳问。印云。贫道以某时病死。罪福不虚。应若影向。檀越宜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既有前约故诣相报。言讫忽不复见。王自此后乃勤信向。

宋京师中兴寺有沙门宝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来止京师。善晓经论。亦号三藏。常转侧数百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涂掌。亦见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铜唾壶。高二尺许。常在床前。忽有人窃之。意取坐席一领。空卷呪上数遍。经于三夕。唾壶还在席中。莫测其然。于是四远道俗咸敬而异焉。

宋京师有释杯度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乘木杯度水。因而为目。初见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能测其由来。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窃而将去。家主觉而追之。见度徐行。走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度河。无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度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纒缕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严冰扣冻而洗浴。或着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芦圃子。更无余物。乍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后欲往瓜州。步行于江侧就航人告度。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眄吟咏。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广陵遇村舍。有李家设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芦圃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见芦圃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圃中见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龙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月日供养。度不甚持斋。饮酒噉肉。至于辛鲙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兖州刺史。使要之。负圃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纳及一木杯。后还李家复得二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辨。李即经营。至中未成。度云暂出。至冥不反。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乃怪。处处觅度。乃见在北岩下铺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皆生莲华。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共殡葬之。后数日有人从北来云。见度负芦圃行向彭城。

乃共开棺唯见靴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度礼拜请还家。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图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正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辨。度曰。汝但捡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捡。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廷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比欣次第熟视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万许。识者谓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嚬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度辞去。欣为辨粮食。明晨见粮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来其家。文殊谓度云。弟子脱舍身没苦。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为许矣。后乃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菱者。度手舒反复还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见网师更从乞鱼。网师瞋骂不与。度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两水牛鬪其网中。网既碎败不复见牛。度亦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度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返。京师时有外国道人。名僧佉咤。寄都下长干寺住。有客僧僧寤者。与咤同房冥于窗隙中。见咤取寺刹捧之入云然后将下。寤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时有一人。姓张名奴。不知何许人。不甚见食。而常自肥悦。冬夏常着单衣。佉咤在路行见张奴。欣然而笑。佉咤曰。吾东见蔡豚。南讯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与子相见耶。张奴乃题槐树而叹曰。蒙蒙大象。内照曜实显彰。何事迷昏。子纵惑自招殃。乐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拟风霜。闲预紫烟表。长歌出旻苍。澄灵无色外。应见有缘乡。岁曜毘汉后。辰丽辅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见流俗子。触眼致酸觞。毘谣观有念。宁曰尽衿章。佉咤曰。前见先生。禅思幽岫一坐百龄。大慈熏心靖念枯骨。亦题颂曰。悠悠世士。或滋损益。使欲尘神。横生悦泽。惟此哲人。渊觉先见。思形浮沫。瞩影遄电。累质声华。梦丑章弁。视色寤空。翫物伤变。舍纷绝有。断习除恋。青条曲荫。白茅以廌。依畦啜麻。邻崖饮羨。慧定计照。妙真日篡。慈悲有增。深想无勸。

言竟各去。尔后月日不复见此二人。传者云。将僧寤共之南岳不反。张奴与杯度相见。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犹停都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见料理。闻都下复有一杯度。陈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种。陈为设一合蜜姜。及刀子熏陆香手巾等。度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然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寺视。余三人还家。家中杯度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姜为异。乃语陈云。刀子钝可为磨之。二弟都还云。彼度已

移灵鹫寺。其家度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度不答。竟莫测其然。遂绝迹矣。都下杯度犹去来山邑。多行神呪。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边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宁子时为黄门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请度。度呪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宁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宁子果死。又有齐谐妻母胡氏病。众治不愈。后谐请僧设斋斋坐。有僧聪道人。劝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大略与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东。留一万钱物寄谐债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邺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吴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度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度练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度。儿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度练神呪。明日忽见度来言语如常。即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复来齐谐家。吕道慧闻人怛之祚天期水丘熙等。并共见皆大惊即起礼拜。度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门上有一僧唤度。度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倾世亦言。时有见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传也。

宋蜀齐后山有释玄畅。姓赵。河西金城人。少时家门为胡虏所灭。祸将及畅。虏师见畅。而止之曰。此儿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获免。仍往凉州出家。其后虏虐剪灭佛法害诸沙门。唯畅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十七日。发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东跨太行经历幽冀。南转将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杨枝一把葱叶。虏骑追逐将及。欲及之乃以杨枝击沙。沙起天暗。人马不能得前。有顷沙息骑已复至。于是投身河中。唯以葱叶内鼻孔中。通气度水。以八月一日达于扬州。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占记吉凶靡不诚验。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后迁憩荆州止长沙寺。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测也。迄宋之季年。乃飞舟远举。西适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画作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至升明三年。又游西界观瞻岷岭。乃于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见齐后山。遂有终焉之志。乃倚岩傍谷结草为庵。弟子法期见有神人乘马着青单衣绕山一匝还示造塔之处。以齐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齐兴。正是齐太祖受锡命之辰。天时人事万里悬合。时傅琰西镇成都。钦畅风轨待以师敬。畅立寺之后。乃致书于琰曰。

贫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积。厌毒人誼。所以远托岷界。卜居斯阜。在广阳之东。去城千步。逶迤长亘。连垒迭峯。岭开四涧。亘列五岫。抱郭怀邑。回望三方。负峦背岳。远瞩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创功覆匮。前冬至此访承。尔日正是陛下龙飞之辰。盖闻道配大极者。嘉瑞自显。德同二仪者。神应必彰。所以河雒眇有周之兆。灵石表大晋之征。伏谓兹山之符验。岂非齐帝之灵应耶。檀越奉国情深。至使运属时征。不能忘心。岂能遗事。辄疏山赞一篇。以露愚抱。赞曰。

峨峨齐山。诞自幽冥。潜瑞几昔。帝号乃明。岑载圣宇。兆祚休名。峦根云坦。峯岳霞平。规岩拟剝。度岭缔经。创工之日。龙飞紫廷。道侔二仪。四海均情。终天之祚。岳德表灵。

琰即具以表闻。勅蠲百户以充俸给。后至齐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泛舟东下。中途动疾带患至京。倾众阻望。止住灵根。少时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六验出梁高僧传)。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闭目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仍被头把刀昼地作狱。四面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过去。止者十余。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阳设以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脱。仍启颡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右此一验出异苑)。

抱朴子曰。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当交战。官军刀剑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还自向。辄致不利。贺将军长情有思。乃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无刃毒则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无刃物矣。乃多作劲木楛。选勇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尽捉楛。彼山贼恃其有善禁者。了不严备。于是官军以白楛击之。彼禁不复行。打杀者乃有万计。

范晔后汉书曰。永宁元年。西南夷禅国王诣阙。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在廷作。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

后魏书曰。悦殷国贞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数升。或盈升。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

與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猛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咋火秘幻奇伎。西京雜記曰。曲道龍善為化術說。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馭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續斷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呪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為幻。乃陰試之。乃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眾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師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担。担上有小。籠子。可受升余。語担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担。担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屠耶。其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担人逾怪。下担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覺重。于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正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肴饈丰腆亦辨。反呼担人食。未半語担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婦語担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担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資財巨萬而性慳慳。語担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系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庄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余人食飴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

幽冥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于幻術。每至祠神。時击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炽。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体衣服犹如初。時王疑之為江州。伺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葉。以為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惊駭。

异苑曰。高阳新城叟民。晋咸宁中为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鉴。辄见所置署之人。衣冠丽然。百姓信惑。京都翕习。收而斩之。异苑曰。上虞孙溪奴。多诸幻伎。元嘉初叛入建安治中。后出民间破宿瘦癖。径彻腹内而令不痛。治人风头流血滂沱。嘘之便断创又即敛。虎伤蛇噬烦毒垂死。禁护皆瘥。向空长啸则群雀来萃。夜呪蚊虻悉死于侧。至十三年于长山为本主所得。知有禁术虑必亡叛。的縛枷锁极为重复。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时西极国有化人来(化幻人也)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能使人暂忘其宿所知识)穆王敬之若神。

桓谭新论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系狱。阳死目陷虫烂。故知幻术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齟耸眉动目。荆州有鼻饮之蛮。南域有头飞之夷。非为幻也。

孔炜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时而作。殖瓜种菜立起寻尺。投芳送臭卖黄售白。麾天兴云雾。画地成河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祭祠篇第六十九
- 占相篇第七十

祭祠篇(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献佛部
-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窃闻。金玉异珍在人共宝。玄儒别义遐迩同遵。岂必孔生自国便欲师从。佛处远邦有心捐弃。不胜事切辄陈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专。昔孔丘辞逝。庙千载之规摹。释迦言往。寺万代之灵塔。欲使见形克念面像归心。敬师忠主。其义一也。至如丁兰束带。孝事木母之形。无尽解瓔奉承多宝佛塔。眇寻旷古。邈想清尘。既种成林。于理不越。又按礼经。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卿士各有阶级。故天曰神。祭天于圆丘。地曰祇。祭地于方泽。人曰鬼。祭之于宗庙。龙鬼降雨之劳。牛畜挽犁之効。由或立形村足。树像城门。岂况天上天下三界大师。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为万亿所遵。风化为万灵之范。故善人回向。若群流之归溟壑。大光摄受。如两曜之伴众星。自月氏遗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圣乃贤。凭兹景福。或尊或贵。冀此获安者矣。

献佛部第二

问曰。如七月十五日。圣教令造佛盆献供。于此日中复多人客。未知此物出何宾拟。答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此将宾待。若无施主。通用之物。即须观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非是国造。无外献供。复无贵胜临时斟酌。随僧丰俭出常住僧物。造食献佛及僧。此亦无过。以佛通应供僧数。所以诸寺每大小食时。常出佛僧两盘。故知得用。若论布萨说戒。佛则不入羯磨僧数。何以故。三宝位别故。

若是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勅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所以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未知出何等物供给人客。又官盆未至已前。佛前献供杂事供养。复出何物造作。答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无此物。复无别施。止得出常住僧物。看待人客及造献食。问曰。依律恶比丘来尚不合与。善比丘来应与。此既常住僧物。何得开俗耶。答曰。如僧祇十诵律等。国王大臣工匠恶贼。于僧有损益者。佛开知事出僧物看待。并得无犯。此非俗人合消。但开知事。不看待者。交于佛僧有损。所以开看无犯。既知如是。今时国家造盆献供。百官音乐。上命令送佛盆。岂得不看。若不看视。交被讥责。复招外笑。出家之人但求他物不自舍慳。俗人见近不知远。谓言合得合消。焉知来报。佛知损益。所以开制随情。问曰。佛前献佛食。若用常住僧物造作者。过事已后定入常住僧。此事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献盆献供种种杂事等。此属何处。答曰。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经造作。元为救存亡

眷属。事籍十方凡圣坐夏自恣之僧。方能救拔亡亲。得离三涂清升人天。所以献佛之后。所有饮食余长及生供米麩之属等。并入常住僧。用以还供僧食。自外杂物钱财衣物等。并入夏坐。客主同分故。四分下文。夏食不应分。听分夏衣及自恣衣等。

若施主局心唯献佛食。入僧自外杂物钱财。或入佛入法入现前僧等。随他施意不得违逆。故萨婆多论云。若施佛宝者。置爪发塔中供养法身佛。以法身常在故。又婆沙论。问曰。佛在世时。诸供养三宝物中常受一人分。所以灭后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时。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灭后法身功德胜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与经。一分与诵经说法人。若施法宝者。县置塔中。供养理法宝故。若施僧宝者。亦着塔中。为供养第一义谛僧故。若言施众者。凡圣俱得。以言无当故。既知如是受施之时。善知通塞。勿令互用。致有乖违(准此七月十五日诸俗人家各造献食依经救亲过事以后并须送食向寺不合自食若元造唯将献佛不入僧者自食无犯然乖救母之意也)又僧祇律云。供养佛物华多听转卖香灯。犹故多者。转卖着无尽财中。又五百问事云。佛塔物多欲作余佛事者得。施主不许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养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见论云。佛前献饭。侍佛比丘得食。若无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

议曰。此据局者。如前所断。若泛尔道俗设斋献佛及圣僧食。施主情通唱余食。施后还入施主。不劳收赎及专入侍人。法僧二物类前可知。

问曰。七月十五日既开道俗造盆献供。未知得造宝盆种种杂珍献佛以不。答曰并得。若依小盆报恩经。略无宝物。依大盆净土经。即有故。十六国王闻佛说目连救母脱三劫饿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见。时瓶沙王即勅藏臣。为吾造盆。藏臣奉勅。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银盆。五百琉璃盆。五百砗磲盆。五百玛瑙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琥珀盆。各各盛满百一味饮食。事事如法。将来献佛及僧。准此定得。

问曰。依小盆经去。佛告目连。十方众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罐盆器香油然烛床卧众具。尽施甘果以着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初受益时先安在佛塔前。众僧呪愿竟便自受食。不论杂华供养。今时诸寺有力富者。广造杂华。或用杂宝。或用杂缯。或用米麩。或用诸腊。或用铅锡。或用杂色等。亦有道俗贵胜讥论此事。目连为母生在饿鬼。佛令设百味饮食献佛及僧。何因将此宝华杂物献之佛僧。岂得食此宝华杂色等不。答曰。不得以己狭劣妨他大福。故大盆经

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钵。盛满千色华。五百银钵盛满千色白木香。五百琉璃钵盛满千色紫金香。五百砗磲钵盛满千色黄莲华。五百马脑钵盛满千色赤莲华。五百珊瑚钵盛满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钵盛满千色白莲华。王视如法。即勅兵臣严驾十四万众。俱到祇桓寺礼佛奉盆及僧。以七宝盆钵俱施与佛及僧。受用竟。还驾归国。七世父母超过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其次须达居士。毘舍佉母。二百优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等。颁宣国内。依目连盆法为吾造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黄金盆。盛满百一味饭食。后以五百紫金舆。五百黄金舆盛满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见其如法。时王即以严驾。十八万众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舆等竟。敬礼还归。七世父母超过七十二劫生死之罪。

问曰。如前所断。依经施主将宝盆杂华开献如前。若无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华供养佛不。答曰。亦须量时观前损益。若如小寺无多贵胜。复无外讥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杂华佛前供养。僧地树生华者。得取佛前供养。故十诵律云。僧园中树华听取供养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噉。又毘尼母论云。已处分地种树得木后用治房。不须白僧。僧树治塔。和僧得用。故宝印经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劝俗修治。又萨婆多论云。四方僧地不和合者。不得作佛塔为佛种华果。若僧中分得者。听随意供养。若华多无限者。随用供养。又宝印经云。欲兴寺舍供养者。所施之物付嘱僧已。不复更得干预。若其本主还取钱财用者。并须七倍还偿。若有新立寺时。比丘启白众僧。其寺内种植所有华果献佛。枝叶子实与现前僧食。并施一切众生。若不尔者。无问道俗。食者得罪。议曰。既知三宝各别不得互用。初立寺时佛院僧院各须位别。如似大寺别造佛塔。四周空廓内所有华果。得此物者并属塔用。空廓以外即属僧用。故十诵律云。佛听僧坊佛图得畜使人及象马牛羊等。各有所属不得互用。又宝梁宝印经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无与佛法物作主。复无可咨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须。营事比丘和僧索欲。行筹和合者得用。又萨婆多论云。寺舍若经荒饿。三宝园田无有分别可问处者。若僧和合随意处分。若属塔永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当筹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过限。则得重罪。上来所列小寺无外讥损。即须依前所断。若如今时。或有大寺国家营造。别有供给。并有勅赐田庄。官人贵胜日多来往。既无通用之物。岂得不看。复如七月十五日。佛殿前献供。岂得单罄。若不广造饭食华果献佛。唯加少多。常食献佛得不。倘有在上察访被俗讥论。道僧慳悋不如白衣。非直不敬于佛亦不惧在上一朝被责。岂得椎注僧物不合将献佛。既知如是。若无通用之物。

止得用常住僧物。种种造作华果百味饮食献佛。令他俗人生善灭恶。此亦无损。虽用僧物不能救别人存亡眷。属且免被俗讥谤之罪。如五分律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给被俗讥谤。佛开听与。既许开与恶器盛与亦被俗瞋。佛言。开与好器。此并由知事摩摩帝等。临时斟酌。进不合宜。即称圣意。不得雷同一向固执。故五分律云。虽是我语。于余方不清净者。不行无过。虽非我语。于余方清净者。不得不行(此言商擢何事不该)。

又佛说除灾患经云。尔时维耶离国。沴气疾病死亡无数。无所归趣。国王大臣集会博议。国遭灾患非邪所摧。疫火所烧死亡无数。当以何宜以除灾害。或有议言。当于诸城门设祠祀坛。或有议言。当于城中四衢路头立大祠祀禳却灾气。时众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弹尼(晋言才明)奉佛五戒修行十善。议曰。唯听所言国遭灾患死亡无数。如仁等议害生救命。岂得然乎。以先世时所行不善。今遭斯厄。当设方便以善禳恶永与苦别。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长夜受苦无有出期。时诸大会问才明曰。当设何宜。才明对曰。世有大千天人之师。一切覆护慈愍众生。号名为佛。独步三界。若能降致光临国者。灾害可除。人畜安泰。大众闻之莫不称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国。与吾国相嫌。岂当听来。才明曰。佛兴出世志存救苦。犹如虚空无所罣碍。亦如日光莫不蒙育。佛怜国厄必来无疑。但遣重贡。辞谢闍王。而得和协。国王大臣皆同意言。唯清信士长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为使。尔时才明受使欲往。大众皆起向佛方面。叉手长跪五体投地。以顶礼佛。于是才明受命为使。诣王舍城通书启贡。具陈来意。王告才明。可诣佛所宣遗国命。于是才明辞诣竹林。行到精舍见佛世尊。尽虔礼敬具申请意。时佛默然许其所请。才明见佛受请欢喜无量。时王舍国境一切神祇天龙鬼神。知佛受请当诣他国。莫不骚动惨然不悦。于是闍王与群臣一切大众数亿千人。五体投地。自归悔过。垂泣送佛。佛现神变到维耶离。举国人民五体作礼。自投佛足归命三宝。香华伎乐缯盖幢幡奉迎世尊。香华覆地。寻路供养。日日不绝。至于国城。佛与圣众天龙鬼神。住于城门。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触城门阃。以梵清净八种之声。而说偈言。

诸有众生类	在土界中者
行住于地上	及虚空中者
慈爱于众生	令各安休息
昼夜勤专精	奉向众善法

说此偈已。地即为之六反大动。佛便入城。空中鬼神升空退散。地行鬼神净门竞出。城门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于时城中诸有不净。厕秽臭恶下沈入地。高卑相从沟坑皆平。盲视聋听。哑语蹙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马牛畜。悲鸣相和。箜篌乐器。不鼓自鸣。宫商调和。妇女珠环相[改-己+亭]妙响。器物珞罽自然有声。柔软清和畅妙法音。地中伏藏自然发出。一切众生如遭热渴得清凉水。服饮澡浴泰然苏息。举众病除皆得解脱。亦复如是。述曰。当知诸佛神力不可思议。众生业力亦不可思议。故庄严论云。若有善业。自然力故。受好业报。虽有国王党援之力。不知业力所获果报。我昔曾闻。有一贫人作是思惟。当诣天祀求于现世饶益财宝。作是念已语其弟言。汝可勤作田好为生计。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将其弟往至田中。此处可种胡麻。此处可种大小麦。此处可种禾大小豆等。示彼种处已向天祀中为祀弟子作天斋会。香华供养香泥涂地。昼夜礼拜求恩请福。悕望现世增益财产。尔时天神作是思惟。观彼贫人于先世中颇有布施功德因缘不。若少有缘当设方便使有饶益。观彼人已了无布施少许因缘。复作是念。彼人既无因缘。而今精勤求请于我。徒作勤苦将无有益。复当怨我。便化为弟。来向祀中。时兄语言。汝何所种来复何为。化弟白言。我亦欲来求请天神。使神欢喜求索衣食。我虽不种以天神力。田中谷麦自然足得。兄责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种子望有收获。无有是事。即说偈言。

四海大地内 及以一切处
何有不下种 而护果实者

尔时化弟咨其兄言。世间乃有不下种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实尔不种无果。时彼天神还复本形。即说偈言。

汝今自说言 不种无果实
先身无施因 云何今获果
汝今察辛苦 断食供养我
徒自作勤苦 又复烦恼我
何由能使汝 现有饶益事
若欲得财宝 妻子及眷属
应当净身口 而作布施业
不种获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应照世界 以照世间故

当知由业故	天上诸天中
亦各有差别	福力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间
一切皆由业	布施得财富
持戒生天上	若无布施缘
威德劫损灭	定慧得解脱
此三所获报	十力之所说
此种皆是因	不应扰乱我
是故应修业	以求将来果

又长阿含经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无有空者。街街道陌屠脍市肆。及诸山冢。皆有鬼神无有空处。凡诸鬼神皆随所依。即以为名。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随逐拥护。若人欲死鬼收精气。行十恶人。若百若干。共一神护。行十善者。犹如国王以百千人而侍卫之。又十方譬喻经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寿命罪福。当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杀人。不能使人富贵贫贱。但欲使人作恶犯杀。因人衰耗而往乱之。语其祸福。令人向欲得设祠祀耳(故知空祭鬼神欲求现福难可得力也)又普曜经。于时迦叶。以偈报佛。

自念祠祀来	已历八十年
奉风水火神	日月诸山川
夙夜不懈废	心中无他念
至竟无所获	值佛乃安宁

又杂宝藏经云。昔日有一婆罗门。事庙室天昼夜奉事。天即问言。汝求何等。婆罗门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群牛。汝问最前行者。即如天语。往问彼牛。汝今何似为苦为乐。牛即答言。极为大苦。刺刺两肋。柴炭脊破。驾挽车载。重无休息。时复问言。汝以何缘受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极意用天祀物。命终作牛。受是苦恼。闻是语已即还天所。天即问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罗门言。我覩此事实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恶自得其报。婆罗门悔过。即修诸善改往前恶。又杂宝藏经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诡作方便指田头树。语诸子言。令我家业所以谐富。由此树神恩福故尔。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时诸子等承父教勅。寻即杀羊祷赛此树。即于树下立天祀舍。其父后时寿尽命终。行业所追还生己家羊群之中。时值诸子欲祠树神。便取一羊。遇得其

父。将欲杀之。羊便咽咽笑而言曰。而此树者有何神灵。我于往时为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偿殃罪。独先当之。时有罗汉过到乞食。见其亡父受于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观察。乃知是父心怀懊恼。即坏树神悔过修福。不复杀生。

祭祠部第三

如优婆塞戒经云。佛言。或有说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堕三恶道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身口意业各别异故。若父丧已堕饿鬼中。子为追福。当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胜妙宝故。若入地狱受诸苦恼。不暇思念。是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复如是。若谓饿鬼何缘独得。以其本有爱贪慳悋故堕饿鬼。既为饿鬼常悔本过。思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为者。生余道中。其余眷属。堕饿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应为饿鬼劝作福德。

若有祠祀谁是受者。随其祠处而为受者。若近树林则树神受。舍河泉井上林埠阜亦复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护身财。若说杀生祠祀得福。是义不然。何以故。不见世人种伊兰子生旃檀树。断众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祠者。当用香华奶酪酥果。为亡追福则有三时。春时正月。夏时五月。秋时九月。

若以房舍卧具汤药园林池井牛羊象马种种资生。布施于他。施已命终。是人福德随所施物。住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随形。或有说言。终已便失。是义不然。何以故。物坏不用二时中失。非命尽失。若出家人効在家人。岁节之日弃饮食者。随世法故非真实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随家所有好恶。常乐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重之物施于人者。是则名为不思議施。

又正法念经云。若为亡人修行布施。生鬼道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贪。故为施。时彼则欢喜。若生余道多无得力。如得生天纯受乐报。不悔本因无心思福。故经云。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胜妙宝故。若入地狱受诸苦恼。不暇思念。畜生亦尔。

故娑沙论。为饿鬼作福。鬼得饮食。亦增益身。臭者得香。恶色得好色。又经云。如诸鬼等。所食不同。或脓或粪。得是施已一切变成上妙色味。若鬼

异处受生。亲为施时。彼鬼业力。遥知生喜。若还在家受苦报者。亲为施者。鬼自亲见生喜。

又婆沙论云。有人不如法求财及其得时。以悭惜故。于己眷属尚无心与。况复余人。以无施心故。身坏命终堕饿鬼中。若在本舍边不净粪秽厕溷中住。诸亲里等生苦恼心。作如是念。彼积聚财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苦恼故欲施其食。请诸眷属亲友知识沙门婆罗门施其饮食。尔时饿鬼亲自见之。于眷属财物生已有想。作如是念。如此财物我所积聚。今施与人心大欢喜。于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余道多不得力。纵令亡人不得此福。故为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获福。

又智度论云。如慈心念诸众生令得快乐。众生虽无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乐施。纵生天得圣还乏衣食。故优婆塞戒经云。持戒虽得罗汉不遮饥苦。生天不得上食瓔珞。若乐行施。虽堕鬼畜常饱无乏。

又未曾有经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报今在地狱。所以者何不值善时。不遇善友。无善方便。虽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忘失也。候罪毕时方当受福。当知修福不与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种恶业生地狱中。一者傲慢妬弊。事无龕细。便起鞭罚不忍辱故。二者贪受宝货。断事不平。致令天下怀怨恨故。三者游猎嬉戏。苦困人民。害众生所爱命故。四者耽着女色。得新厌旧。抚接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证故知事邪修福。善恶常别。苦乐两报不相杂乱。何况利根多闻。正信三宝而招苦报。又惟无三昧经云。佛告阿难。善男子。人求道安禅先当断念。人生世间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秽念多故。一念来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亿四千万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报。一恶念者。亦得恶果报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是故善恶罪福各别。

又中阿含经云。若为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入饿鬼中者得食。除余趣不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亲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中。施福常随。以持戒故。虽得人身必须余福助报也。往生经云。亡后作福。死者七分获一。余者属现造者。

又灌顶经云。阿难问佛言。若人命终送着山野造立坟塔。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时不造善根不识三宝。而不为恶。无善受

福。无恶受殃。无善知识。为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冢塔中未有去处。是故言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时。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间豪姓之家。到处自然随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时。杀生祷祝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谄伪欺人。堕在饿鬼畜生之中。备受众苦。经历地狱。故言不在冢塔中也。或不在者。或是五谷之骨未朽烂时。故有微灵。骨若靡烂。此灵即灭。无有气势。亦不能为人作诸祸福。灵未灭时。或是乡亲。命终之人在世无福。又行邪谄应堕鬼神。或为树木杂物之精。无天福可受。地狱不摄。纵舍世间浮游人村。既其无食。恐动于人。作诸变怪扇动人心。或有妖魅邪师以倚为福。觅诸福佑。欲得长生。愚痴邪见杀生祠祀。死入地狱饿鬼畜生。无有出时。可不慎之。又若人临终之日。当为烧香然灯续明。于塔寺中表刹之上。悬命过幡。转读尊经。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终之人在中阴中。身如小儿罪福未定。应为修福。愿亡者生神使生十方无量刹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愆应堕八难。以幡灯功德必得解脱。若有善愿。应生父母在于异方不得疾生。以幡灯功德皆得疾生。无复留难。若得生已当为人作福德之子。不为邪鬼之所得便。种族豪强。是故应修福善幡灯功德。又若四辈男女。若临终时。若已命过。是其亡日造作黄幡悬着刹上。使获福德离八难苦。得生十方诸佛净土。幡盖供养。随心所愿。至成菩提。幡随风转。破散都尽。至成微尘。风吹微尘。其福无量。幡一转时。转轮王位。乃至成尘小王之位。其报无量。灯四十九照诸幽冥。苦痛众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见。缘此福德。拔彼众生。悉得休息。

又净度三昧经云。八王日诸天帝释镇臣三十二人四镇大王司命司录伍罗大王八王使者。尽出四布覆行。复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按人民立行善恶。地狱王亦遣辅臣小王。同时俱出。有罪即记。前斋八王日犯过。福强有救。安隐无他用福原赦。到后斋日重犯罪数。多者减寿。条名克死。岁月日时关下地狱。地狱承文书。即遣狱鬼持名录名。狱鬼无慈死日未到。强摧作恶令命促尽。福多者增寿益算。天遣善神营护其身。移下地狱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后生天上。

又观佛三昧经云。尔时旷野鬼神白佛言。我常噉人。今者不杀。当食何物。佛勅鬼王。汝但不杀。我勅弟子常施汝食。乃至法灭。以我力故令汝饱满。鬼王闻喜。受佛五戒。涅槃经。亦制诸声闻弟子。出众生食济旷野鬼神。又智度论云。鬼神得人少许饮食。即能变使多令得充足。

又譬喻经云。佛与阿难。到河边行见五百饿鬼歌吟而行。复见数百好人啼哭而过。阿难问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阿难。饿鬼家儿子亲属。为其作福行得解脱。是以歌舞好人家儿子亲属。唯为杀害无有与作福德之者。后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

又宿愿果报经云。昔有婆罗门夫妇二人。无有儿子。财富无数。临寿终时自相谓言。各当吞钱以为资粮。其国俗法死者不埋。但着树下。各吞五十金钱。身烂钱出。国中有一贤者。行见愍之。然流泪伤其慳贪。取为设福。请佛及僧尽心供办。擎饭佛前称名祝愿。时慳夫妇受饿鬼苦。即生天上。为请四辈。时生天者。即得天眼知为作福。从天来下但作年少佐助檀越。佛言。此厨间年少是真檀越。佛为说法即得道迹。贤者亦得道迹。众僧欢喜皆得生天。

又百喻经云。昔有贾客欲入大海。要须导师。即共求觅得一导师。相将发引至旷野中。有一天祀。当须人祀。然后得过。于是众贾共思量言。我等尽亲如何可杀。唯此导师中用祀天。即杀导师。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穷困死尽。一切世人。亦复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宝。当修善行以为导师。毁破善行。生死旷路。永无出期。经历三涂。受苦长远。如彼商贾将入大海杀其导者。迷失津济终致困死。

颂曰。

神鬼难测 潜来密往 授以福基
荐以歆飧 兼祭幽涂 冀免饥想
凡圣等祠 福祚无爽◎

◎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 益州西南有石室庙神
- 故庐陵太守庞企蝼蛄神
- 偃佺槐山菜药父神
-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 汉蒋子文死为钟山下神
- 汉会稽郢县女吴望子感神
- 晋巴丘县有巫师感神

- 晋夏侯玄为司马景王杀征
- 晋居士张应改俗祠事佛有征
- 宋陈安居废祀神事佛有征
- 宋齐僧钦精勤奉佛有征
- 梁沙门释僧融有俗施庙有征
- 唐倪买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征

益州之西云南之有祠神。克山石为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称黄石。国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之灵也。清静不烹杀。诸有祈祷者。持百张纸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所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

故庐陵太守太原庞企。字子及。自说其远祖不知几何世也。坐事系狱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诬服之。及狱将上。有蝼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谓蝼蛄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当善乎。因投饭与之。蝼蛄食饭尽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每异之。乃复与食。如此去来至数十日间。其大如豚。及意报当行刑。蝼蛄夜掘壁根为大孔。乃破械从之出去。久时遇赦得活。于是庞氏世世常以四节。祠祀蝼蛄于都衢处。后世稍怠。不能复特为饌。乃投祭祀之余以祠之。至今犹尔。

偃佺者。槐山菜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毛长七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逮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服也。时受服者。皆三百岁。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常食桂芝。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云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讫。地则有两虎迹云(右四事出搜神记)。

汉蒋子文者。广陵人。嗜酒好色跳踉。常自谓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曰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生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头。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神。以福尔下民耳。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恐动。颇有窃伺之者矣。文又启孙氏。官宜为吾立祠。不尔将使虫入耳为灾。俄有小虫如鼃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逾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呪。若不祀我。将又以火吏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县主患之。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沴。宜有以禁之。于是使者。封

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沴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右此一验出搜神记)。

汉会稽郢县东野有一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鼓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余皆整顿。令人问望子。今欲何之。其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到跪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现形遂降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曾思噉鲙。一双鲜鲤应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奉事。经历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绝往来(右此一验出续搜神记)。

晋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人谓巫师为道路人。过福舍门前。土地神问吏。此是何等舍。门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数千间瓦屋。皆悬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呗偈者。自然饮食者快乐不可言。礼文书名已至太山门。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云。道见数千间瓦屋。即问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于是遣神更录取礼观未遍。见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还出门。神已在门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皆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或杀牛犊猪羊鸡鸭。府君曰。汝罪应上热釜。使吏牵着釜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着釜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得。已经一宿二日。府君问主者。礼寿命应尽。为顿夺其命。校录籍余算八年。府君曰。录来。牛头人复以铁叉叉着釜边。府君曰。今遣卿归终毕余算。勿复杀生淫祀。礼忽还活。遂不复作巫师(右一验出幽冥记)。

晋夏侯玄。字太初。亦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玄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傍。悉取果食酒肉以内颈中。既毕还自安。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寻而景王薨遂无子。其弟文王封次子为齐。继景王后。欣薨犹子固嗣立。又被杀。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弟云。家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诉。怨得申故也(出冤魂志)。

晋张应者。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

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昙铠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视无益。应许当事佛。昙铠与期。明日往斋。应归夜梦见一人长丈余。从南来入门曰。汝家狼籍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先巧眠。觉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具说梦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即间。寻都除愈。咸康二年应至马沟余盐。还泊芜湖蒲宿。梦见三人以钢钩钓之。应曰。我佛弟子。牵终不置曰。奴叛走多时。应怖谓曰。放我当与君一升酒。调乃放之。谓应但畏后人复取汝耳。眠觉腹痛泄痢。达家大困。应与昙铠闷绝已久病甚。遣呼之适值不在。应寻气绝经日而苏活。说有数人以钢钩钓。将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见有镬汤刀剑楚毒之具。应时寤是地狱。欲呼师名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亦时唤佛。有顷一人从西面来。形长丈余。执金杵欲撞此钓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钓人怖散。长人引应去。谓曰。汝命也尽。不复久生。可暂还家颂呗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应既苏即复休然。既而三日持斋颂呗。遣人疏取昙铠名。至日中食毕礼佛赞呗。遍与家人辞别。澡洗着衣。如眠便尽。

宋陈安居者。襄阳县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景庙宇充满其宅。父独敬信释法。旦夕斋戒。后伯父亡无子。父以安居绍焉。安居虽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飨之事废不复设。于是遂得笃病。而发则为歌神之曲。迷闷惛僻。如此者弥岁。而执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杀之志遂当亏夺者。必先自齧截四体乃就其事。家人并谏之。安居不听经积二年。永初元年病发遂绝。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殓至七日夜。守视之者。觉尸足间如有风来。飘衣动衾。于是而苏有声。家人初惧尸蹶并走避之。既而稍能转动。未求饮浆。家人喜之问从何来。安居乃具说所经见云。初有人若使者。将刀数十呼将去。从者欲缚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缚也。行可三百许里。至一城府。楼宇甚整。使者将至。数处如局司所居。末有人授纸笔与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数通。有一寺从内出。扬声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称有教付刺奸狱吏两人。一云与大械。一云此人颇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论不判。乃共视文书。久之遂与三尺械。有顷见有贵人。翼从数十形貌闲雅。谓安居曰。汝那得来。安居具陈所由。贵人曰。汝伯有罪。但宜录治。以先植小福故暂得游散。乃敢告诉。吾与汝父幼少有旧。见汝依然可随我共游观也。狱吏不肯释械。曰府君无教。不敢专辄。贵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释之。贵人将安居。遍至诸地狱。备观众苦。略与经文相符。游历未竟。有传教来云。府君唤安居。安居忙惧然求救于贵人。贵人曰。汝自无

罪。但以实对必无忧也。安居至合。见有钳梏者数百一时俱进。安居在第三。既至阶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读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导徒众得仕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常冤诉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罪。二终罪一也。师咨义着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形。次读第二女人辞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安爨器于福灶口。而此妇眠重。婴儿于灶上匍匐走行。粪污爨器中。此妇寤已。即请谢神祇。盥洗精熟。而其舅每骂詈此妇言。无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秽污。司命闻知。故录送之。府君曰。眠灶非过。小儿无知。又已请谢神明。是无罪也。舅骂詈言无道诬谤幽灵。可录之来。须臾而到。赤官捉至安居。阶下人具读名牒。为伯所诉。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杀害无辜訾谤百姓。罪宜穷治。以昔有小福故。未知罪耳。今复谤诉无辜教催录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还。云若可还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复更来也。安居出至合。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于是安居以次抽名。既毕而欲向游贵人所。贵人亦至云。知汝无他。得还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办生天受报。于此辅佐府君亦优游。富乐神道之美。吾家在宛陵。姓某名某。君还为吾致意。深尽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见示语之也。乃以三力士送安居。出门数步。有传教送符与安居。谓曰。君可持此符经过戍逻以示之。勿辄偷过。偷过有徒谪也。若有水碍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过也。安居受符而归。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闻家中号恸哭泣。所送三人劝还就身。安居之身已臭秽。吾不复能归。此人乃强排之。踏于尸脚上。安居既愈欲验黄水妇人。故往冠军县寻问。果有此妇。相见依然如有曩旧。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而亡。说所闻见与安居悉同。授五戒师。字僧旻。襄阳人也。末居长沙。本与安居同里。闻其口说。安居之终亦亲覩。果九十三焉。

宋齐僧钦者。江陵人也。家门奉法。年十许岁时。善相占云。年不过三六。父母兄弟甚为忧惧。僧钦亦增加勤敬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笃。家中斋祈弥厉。亦淫祀求福。疾终不愈。时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魍所不敢亲。自有善神护之。然病久不差。运命或将有限。世有探命之术。小事天神。颇晓其数。当为君试効之。于野中设酒脯之馈。烧香然灯。或如寢寐。须臾复兴。夕中一两如此。经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见见诸善神。方为此郎祈祷蒙益两算矣。病必得愈。无所忧也。僧钦于是遂差。弥加精至。其后二十四年而终。如巫所言。则一算十二年矣(右此三人出冥祥记)。

梁九江庐山东林寺释僧融。笃志泛博游化己任。曾于江陵劝一家受戒。奉佛为业。先有神庙。不复宗事。悉用给施。融便撒取送寺。因留设福。至七日后。主人母见一鬼持赤索欲缚之。母甚惶惧。乃更请僧读经行道。鬼怪遂息。融晚还庐山独宿逆旅。时天雨雪。中夜始眠见有鬼兵。其类甚众。中有鬼将。带甲挟刃。形奇壮伟。有持胡床者。乃对融前踞之。便厉色扬声曰。君何谓鬼神乃无灵耶。速拽下地。诸鬼将欲加手。融默念观音。称声未绝即见所住床后有一天将。可长丈余。着黄皮袴褶。手捉金刚杵拟之。鬼便惊散。甲冑之属碎为尘粉。融尝于江陵劝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后为贼引夫遂逃走。执妻系狱。遇融于路。求哀请救。融曰。唯至心念观世音。更无余信。妇入狱后称念不辍。因梦沙门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觉身贯三木自然解脱。见门犹闭。阍司宪重守之。计无出理。还更眠梦见向僧曰。何不早出。门自开也。既闻即起。重门洞开。便越席。而东南数里将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夜行昼伏。二忽相遇皆大惊骇。草间审问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远避得免(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唐兖州曲阜人倪买得妻皇甫氏。为有疾病祈祷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冥道使为伺命。每被使即死。经一二日。事了以后还复如故。前后取人亦众矣。白云。曾被遣取乡人庞领军小女。为其庭前有斋坛读诵。久不得入。少间属读诵稍闲。又因执烛者诣病女处。乃随而入。方取得去。问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论说地狱具有条贯。又云。地下诉说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报。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摄之则易。皇甫见被使役。至今犹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兖州见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右此一验出冥报拾遗)。

占相篇第七十(此有二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述意部第一

夫大教无私。至德同感。凡情缘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乐报异。如蜡印印泥。印成文现。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别响。处胡汉以分容。贵贱有晦明之别。圣凡有清浊之异也。

引证部第二

如正见经云。时佛会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见。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说有后世生至于人死。皆无相报。何以知乎。此问未发。佛已预知。佛告诸弟子。譬如树本以一核种四大句毓自致巨盛。牙叶茎节展转变易。遂成大树。树复生果。果复成树。岁月增益。如是无数。佛告诸弟子。欲蹶集华实茎节更还作核。可得以不。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转变。日就朽败。核种复生。如是无极转生转易。终皆归朽。不可复还使成本核也佛告诸弟子。生死亦如比。本由痴出。展转合成十二因缘。识神转易随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体。不复识故。不得还报。譬如冶家。洋石作铁铸铁为器。成器可还使作石乎。正见答言。实不可成铁为石。佛言。识之转徙住在中阴。如石成铁转受他体。如铁成器形消体易不得复还。故识禀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闭。一住在中阴不得复还。二随所受身胞内。三初生迫痛忘故识想。四生堕地故。所识念灭更起新见想。五已生便着食念故识念断。六从生日长大习所新无复宿识。佛言。诸弟子。识神随作善恶。临死随行所见非故身。不可复还识故面相答报也。未有道意。无有净眼。身死识去。随行变化。转受他体。何得相报也。譬如月晦夜阴以五色物着冥暗中。千万亿人不能视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别五色。如愚痴人暗蔽恶道。未得慧眼。往来相报。如月晦夜欲视五色终不得见。若修经戒守摄其意。如持炬火人别五色。譬如无手欲书无目欲视。暗夜贯针水中求火终不可得。汝诸弟子。勤行经戒深思生死。本从何来终归何所。得净结除所疑自解。正见闻已。欢喜奉行。

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云六道各有其相。

第一地狱相者

夫人根元	流浪生死	漂滞驰骋
堕于五趣	彼终生此	皆有因缘
人根相貌	今为汝说	行步颠蹙
不自觉知	视瞻眩惑	常喜多忘
举动轻飘	浮游旷野	此人乃从
活地狱来	支节烦痛	睡眠惊觉
梦寤凶恶	黑绳狱来	龕发戾眼
长齿喜瞋	声浊暴疾	合会狱来
语声高大	不知惭愧	喜闻唤呼
不别真伪	眠卧呻吟	梦数惊唤

当知此人
登高远望
言便致恚
大啼哭来
言语噎塞
心无孝顺
身体龌丑
慳贪嫉妬
此人乃从
复喜暖热
所作寻悔
大热狱来
所造短狭
视小欢喜
赤眼丑形
诸得道者
当知此人
不孝二亲
好带刀剑
邠持狱来
与人无亲
行步劣弱
见人则瞋
从焰狱来
言无端绪
身卧其上
卷头黄目
剑树狱来
为刃所害
喜止冥室
薄力少气
一不由己
当知此人

啼哭狱来
好鬪家人
经宿不食
身大脚细
声如破瓮
当知此人
长苦寒战
见人施惠
热地狱来
行步轻便
复欲更施
小眼喜瞋
无广大心
此人乃从
常喜鬪讼
昼夜伺人
钵头狱来
生便短命
强撩人鬪
身生疮痍
旷地狱来
少发薄皮
贪饕无厌
体白眼青
好弄尘土
此人乃从
人所恶见
手常执刀
从刀狱来
口出恶言
不得自在
设见屠杀
从剥狱来

常喜悲泣
无有亲疎
此人本从
筋力薄劣
神识不定
阿鼻狱来
好热喜渴
自致烦恼
见火惊恐
不避时宜
此人复从
所受多妄
见大而惧
优钵狱来
诽谤贤圣
非法之行
眼视三角
拘牟狱来
必为人杀
口气臭处
形体长大
常多病痛
当知此人
语便流沫
见深淤泥
灰地狱来
临事惶怖
闻鬪便喜
体黑咽塞
热灰狱来
得失之宜
不离其侧
瞋喜无常

寻知变悔	时能辞谢	不经日夜
恳责其心	如被刑罚	此人乃从
趣地狱来	喜宿臭处	好食龕弊
所著丑陋	从屎狱来	颜色丑恶
口气龕犷	好谗鬪人	善香狱来
常观此恳	所从来处	知之远离
如避劫烧	地狱之相	略说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说畜生	受形殊异	专心思察
无造彼缘	语言舒迟	不起瞋恚
谦敬尊长	从象中来	身大臭秽
堪忍寒热	健瞋难解	从駝驼来
远行健食	不避险难	忆事识真
从马中来	恩和宽仁	堪履寒热
所行无记	从牛中来	高声无愧
多所爱念	不别是非	从驴中来
长幼无畏	常贪肉食	众事不难
从师子来	身长眼圆	游于旷野
憎嫉妻子	从虎中来	毛长眼小
少于瞋恚	不乐一处	从禽中来
性无反复	喜杀害虫	独乐丘冢
从狐中来	少声勇健	无有淫欲
不爱妻子	从狼中来	不好妙服
伺捕奸非	少眠多怒	从狗中来
身短毛长	饶食睡眠	不喜净处
从猪中来	毛黄卒暴	独乐山陵
贪食华果	从猕猴来	多妄强颜
无所畏难	行知反复	从乌中来
情多色欲	少于分义	心无有记
从鸽中来	所行反戾	强办耐辱
不孝父母	鸬鹚中来	亦不知法
复不知非	昼夜愚惑	从羊中来

好妄喜谈	数亲豪族	众人所爱
鹦鹉中来	所行卒暴	乐人众中
言语多烦	鸮鹤中来	行步舒缓
意有所规	多害生类	从鹤中来
体小好淫	意不专定	见色心惑
从雀中来	眼赤齿短	语便吐沫
卧则缠身	从虬中来	语则瞋恚
不察来义	口出火毒	从鸩中来
独处贪食	声响暗哝	夜则少睡
从猫中来	穿墙窃盗	贪财健恐
亦无亲疎	从鼠中来	深观相貌
从畜生来		

第三饿鬼相者

身长多惧	以发缠身	衣裳垢圯
从饿鬼来	淫泆慳贪	嫉彼所得
不好惠施	从饿鬼来	不孝父母
家室大小	动则诤讼	从饿鬼来
不信至诚	所行趣为	薄力少知
从饿鬼来	声坏响塞	卒兴瞋恚
食便好热	从饿鬼来	常乏财货
空贫匱陋	智者所嗤	从饿鬼来
门不事佛	不好闻法	永绝天路
从饿鬼来	不敬妻子	兄弟姊妹
人所憎嫉	从饿鬼来	生则孤寡
无人瞻视	终归来处	不离宿缘
意志褊狭	不好荣饰	所行丑陋
从饿鬼来	所为不获	所作事烦
人所驱逐	从饿鬼来	或事喜败
不审根元	不受人谏	从饿鬼来
不乐静处	喜居厕溷	颜貌臭秽
从风神来	身大喜好	喜贪食肉
独乐神祠	从阅叉来	健瞋合鬪

见物贪着	无有畏忌	从阅叉来
见者毛竖	直前熟视	如似所失
从罗刹来	体陋皮薄	颜色和悦
闻乐喜欣	干沓和来	意好轻飘
香熏自涂	多诸伎术	干沓和来
常喜歌舞	男女所侍	先语后笑
甄陀罗来	情性柔软	晓了时节
能断漏结	真陀罗来	此饿鬼相
阅叉罗刹		

第四修罗相者

圆眼面方	黄体金发	尽备伎术
阿须伦来	直前视地	无有疑难
见恐辄击	阿须伦来	此是须伦
略说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执不忘	晓了事业
从人道来	解诸幻伪	已不为之
所作平等	从人道来	善恶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奸伪	从人道来
贪淫慳嫉	执心难舍	尽解方俗
从人道来	信意惠施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从人道来	不失时节
亦不懈怠	恭敬贤圣	从人道来
设见沙门	持戒多闻	下心承事
从人道来	供奉诸佛	正法众僧
随时闻法	从人道来	闻法能知
闻恶不为	速还泥洹	从人道来
此是人相	粗说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须弥山	有五种天	本所造缘
其相不同	腰细脚麤	常喜含笑
智者当察	从曲天来	意好微妙
少于资财	见鬪则惧	从尸天来
身長体白	颜色端正	不好火光
从婆天来	常怀悦豫	闻恶不憊
不从彼受	从乐天来	思惟忍苦
好分别义	慈孝父母	毘沙天来
宿不乐家	喜游林藪	志念女色
从三天来	财宝虽少	生卑贱家
心乐清净	从三天来	任己自行
所为不克	望断愿违	从炎天来
意喜他淫	不守己妻	为鬼所使
他化天来	承事父母	常法则义
己短彼受	兜率天来	非道求道
心无恚想	不乐在家	从梵天来
意愿性质	常贪睡眠	亦不解法
无想天来	六趣众生	各有无本
性行不同	志操殊异	

颂曰。

善恶相对	凡圣道合	五阴虽同
六道乖法	占候观察	各知先业
恶断善修	方能止遏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汉黄头郎
- 汉周亚夫
- 宋刘龄
- 梁沙门释琰
- 梁沙门释智藏
- 周居士张元

汉文帝梦将上天而不能。有一黄头郎推而上之。顾而见。其衣后穿。觉之渐台。见黄头郎邓通衣后穿。即梦中所见也。遂有宠贵。许负相之。当贫饿死。乃赐蜀铜山使自铸钱以资之。富半京师。文帝病痲。通常[口*敕]之。帝曰。谁最爱我。通对曰。爱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难之。由此含恨。文帝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擅铸。尽没入家财。卒穷饿死。

汉周亚夫。绌侯勃之次子也。初许负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贵无上。然卒以饿死。亚夫曰。嘻吾何缘如此。若既大贵。又何故饿死。负曰不然。从理入口饿死法也。后三年绌侯世子有罪黜。而亚夫袭侯。及破吴楚有大功为丞相。以忠谏强直数犯景帝意。下狱卒以饿死(右二人出汉书)。

宋刘龄者。不知何许人也。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法。于宅中立精舍一间。时设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事道祭酒。姓魏名叵。常为章符诳化村里。语龄曰。君家衰祸未已。由奉明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佑。不改意者将来灭门。龄遂亟延祭酒罢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经像。灾乃当除耳。遂闭精舍户放火焚烧。炎炽移日。而所烧者唯屋而已。经像幡坐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又放光赫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亦有惧畏灵验密委去者。叵等师徒犹盛意不止。被发禹步执持刀索。云斥佛还胡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夕如有人殴打之者。顿仆于地。家人扶起示余气息。遂委[恋-心+足]蹙不能行动。道士魏叵。其时体内发疽日出二升。不过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并皆着癩。其邻人东安太守水丘和。传于东阳无疑。时亦多有见者(右一人出冥祥记)。

梁州招提寺有沙门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弥时。有一相师。善能占相。语琰师。阿师子虽大聪明智慧锋锐。然命短寿不经旬日。琰师既闻斯语。遂请诸大德共相平论。作何福胜得命延长。大德答云。依佛圣教受持金刚般若经。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寿。琰师奉命入山结志。身心受持般若经。余五年既见延年。后因出山更见相师。相师惊怪。便语琰师云。比来修何功德得寿命长。琰师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师叹之助喜无已。琰师于后学问优长。善弘经论匡究佛法。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于寺。

梁钟山开善寺沙门智藏。俗姓顾氏。吴郡吴人也。有墅姥工相人为记吉凶。百不失一。谓藏曰。法师聪辩盖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长。可至三十一矣。时年二十有九。闻斯促报。于是讲解顿息竭诚修道。发大誓愿不出寺门。遂探经藏得金刚般若。受持读诵毕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经洗浴。

净室诵经以待死至。俄而闻室中声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报尽期。由般若经力得倍寿矣。藏后出山试过前相者。乃大惊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见短寿之相。今年一无。沙门诚不可相矣。藏问今得至几。答曰。色相贵法年六十有余。藏曰。五十为命。已为不夭。况复过也。乃以由缘告之相者欣然敬服。后记毕寿。于是江左道俗竞诵此经。多有征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五(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后周时有张元字孝始。河北万城人也。年甫十六。其祖丧明。三年元常忧泣。昼夜经行以祈福佑。复读药师经云。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然七灯。七日七夜转读药师经。每日行道劳人师乎。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普施法界。祖目见明。元求代闇。如此殷勤经于七日。其夜梦见有一老翁。以一金篋疗其祖目。谓元之曰。勿忧悲也。三日已后祖目必差。元于梦中喜踊无伸。遂即惊觉。乃更遍告家人小大。三日之后祖目果差(事出国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祈雨篇第七十一
- 园菓篇第七十二

祈雨篇(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祈祭部
- 降雨部
- 河海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道虚寂故能圆应无方。以其无方之应故应无不适。比以阴阳愆候亢旱积时。北墉之礼久申。西郊之雨莫应。圣上忧兆庶之失业。恐稼穡之不登。减

膳恤刑。霄衣肝食。精诚格于上下。玉帛遍于山川。灵液莫沾祈云罕积。仰惟慧炬潜曜。无幽不烛。神功叵测。有感必通。所以仰凭三宝。敷演一乘。转读微言。树兹大福。愿法教始开。慈云遐布。玄言一阐。沛泽远覃。嘉禾连秀于郊原。瑞菓遍生于林木。衣唯服于八蚕。食必资于七获。世界麝若众香。含生宛如贍养。无请不谐。有祈必应。并沐兹定水。继圣智之原。辟此爰罗超有无之境也。

祈祭部第二

如大云轮请雨经云。佛言。若请大雨及止雨法。汝今谛听。其请雨主。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受八戒斋。于空露地。应张青帐悬十青幡。净治其地牛粪涂场。请诵呪师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斋。若比丘者应持禁戒。皆着清净衣。烧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师座。应食三种白净之食。所谓牛奶酪及糠米。诵此大云轮品时。面向东坐。昼夜至心令声不断。供养一切诸佛。复以净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维。随其财力办作种种食供养诸龙。复以香华散道场中。及与四面法座四面。各用纯新净牛粪汁。画作龙形(耶舍法师传云西国土俗以牛能耕地出生万物故以牛粪为净梵王帝释及牛并立神庙以祠之佛随俗情故同为净)东面去座三肘已外画作龙形。一身三头并龙眷属。南面去座五肘已外画作龙形。一身五头并龙眷属。西面去座七肘已外画作龙形。一身七头并龙眷属。北面去座九肘已外画作龙形。一身九头并龙眷属。其诵呪师应自护身。或呪净水。或呪白灰。自心忆念以结场界。或画一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为界畔。或呪缕系颈。若手若足。呪水灰时散洒顶上。若于额上。应作是念。有恶心者不得入此界场。其诵呪者。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劝请一切诸佛菩萨怜愍加护。回此功德分施诸龙。若时无雨。读诵此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音声不断亦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过限。若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无有是处。唯除不信不至心者。

又大云轮请雨经(一卷)略要云。佛告诸大龙王。我今当说昔从大悲云生如来所闻陀罗尼。过去诸佛已说威神。我今亦当随顺而说。利益一切诸众生故。怜愍与乐。于未来世。若炎旱时。能令降雨。若水涝时亦令止息。疫死险难皆得灭除。能集诸龙。能令诸天欢喜踊跃。能坏一切诸魔境界。能令众生具足安乐。即说呪曰。

怛经他摩诃若(引)那(引)婆婆(引)萨尼(一)失梨帝殊罗敲弥(二)地履荼毘迦啰磨钵
耶啰僧呵怛祢(三)波罗摩避啰阇(四)尼摩罗求那鸡鬪苏栗耶波罗毘(五)毘摩岚伽
耶师[口*致](六)婆呵啰婆呵啰(七)

南无若那(一)沙伽罗毘卢遮那耶(二)多他竭多耶(三)南无萨婆佛陀(四)菩提萨埵
毘呵(五)

又呪曰。

怛咤怛咤(一)帝致帝致(二)鬪昼鬪昼(三)摩诃摩尼(四)摩俱咤(五)毛林达罗尸比沙
(六)于留必那(七)三磨罗他(八)帝力曷啰怛那地师咤南(九)跋折啰陀罗萨埵那(十)
跋利沙他伊呵阎浮提地毕莎呵(十一)

阿婆何夜寐(一)萨婆那钳(二)迷帝罗质埵那(三)菩提质哆弗婆钳寐那(四)那罗那
罗(五)祢梨祢梨(六)奴卢奴卢(七)莎呵(八)

又呪曰。

释迦罗萨埵那(一)钵罗婆罗沙地(二)摩诃那伽(三)伊呵阎浮提卑莎呵(四)

又呪曰。

阿师咤摩迦(一)萨埵那(二)钵啰婆利沙他(三)摩呵那伽(四)伊呵阎浮提卑莎呵(五)

又大方等大云经云。佛言。若有国土欲祈雨者。六斋之日。其王应当净自洗
浴供养三宝。尊重赞叹称龙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变易。诵持此呪天不
降雨。无有是处。是经典中有神呪故。为众生故。三世诸佛悉共宣说。

郁究隶 牟究隶 头埵 比头埵 陀尼羯埵 陀那赖埵 陀那僧 塔兮

降雨部第三

如分别功德论云。天及龙皆能降雨。何以取别。天雨细雾下者是。龙雨麤下
者是。又阿修罗共天鬪时。亦能降雨有二种。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调
者。是欢喜雨。若雷电雳者。是瞋恚雨(自外云雨雷电等并如前日月篇说)。

又增一阿含经云。佛言。如是世间不可思议。如龙界不可思议。云何此雨为从龙口出耶。答不从龙口龙。为从眼耳鼻身出耶。亦不从此出。但龙意所念。若念恶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须弥山。腹有天名曰大力。知众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从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此雨。

又华严经云。佛子。譬如大龙随心降雨。雨不从内。亦不从外。如来境界亦复如是。随心所念。于念念中出生无量不可思议智。彼诸智慧悉无来处。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从龙王心愿所起。如来智慧亦复如是。悉从大愿力起。佛子。如来智海无量无边。不可言说。不可思议我说少喻。汝今谛听。佛子。此阎浮提内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内流出五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内流出八千四百河水。悉入大海。鬱单越内流出一万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四天下内如是二万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子。于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多。

佛子。复有十光明龙王。雨大海中。悉过前水。百光明龙王雨大海中。复悉过前。如是等八十亿龙王。各雨大海。展转过前。娑伽罗龙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复悉过前。

佛子。彼十光明龙王皆住渊池。流入大海。复悉过前。百光明龙王所住渊池。流入大海。复悉过前。如是等广说乃至娑伽罗龙王太子所住渊池。流入大海。复悉过前。

佛子。如彼八十亿龙王乃至娑伽罗龙王太子。雨大海中。及其渊池。皆悉不及娑伽罗龙王所雨大海。娑伽罗龙王所住渊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复过前。波涌流水青琉璃色。盈满大海。涌出有时是故海潮常不失时。

佛子。如是大海其水无量。珍宝无量。众生无量。大地无量。佛子。于意云何。彼大海水为无量不。答言。实尔。其水深广不可为喻。佛子。如是海水深广无量。于如来无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为譬。但随所应化为作譬喻。

河海部第四

如新婆沙论云。于此瞻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属各四。随其方面流趣大海。谓即于此瞻部洲中有一大池名无热恼。初彼出四大河。一名旃伽。二名信度。三名缚刍。四名私多。初旃伽河从池东面金象口出。右绕池一匝流入东海。次信度河从池南面银牛口出。右绕池一匝流入南海。次缚刍河从池西吠琉璃马口出。右绕池一匝流入西海。后私多河从池北面颇胝迦师子口出。右绕池一匝流入北海。旃伽大河有四眷属。一名阎母那。二名萨洛瑜。三名阿氏罗筏底。四名莫酰。信度大河有四眷属。一名毘[竺-二+跛]奢。二名葛罗筏底。三名设咀茶卢。四名毘咀娑多。缚刍大河有四眷属。一名筏刺拏。二名吠咀刺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愍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属。一名萨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电光。如是且说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属。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随其方面流趣大海。如是所说二千四河。未入海顷。颇有能令不入海不。无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呪术。广说乃至令不得入圣谛现观。无有是处。

又涅槃经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议。何等为八。一者渐渐转深。二者深难得底。三者同一咸味。四者潮不过限。五者有种种宝藏。六者大身众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八者一切万流大雨投之不增不减。

又金刚三昧不坏不灭经云。佛言。弥勒当知。阿耨大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分为八河。及阎浮提一切众流皆归大海。以沃焦山大海不增。以金刚轮故大海不减。此金刚轮随时转故。令大海水同一咸味。

又涅槃经云。善男子。如旃伽河中有七众生。一者常没。二者暂出还没。三者出已则住。四者出已遍观四方。五者遍观已行。六者行已复住。七者水陆俱行。言常没者。所谓大鱼。受大恶业。身重处深。是故常没。暂出还没者。如是大鱼受恶业故。身重处浅。暂见光明。因光故出。重故还没。出已住者。谓坻弥鱼。身处浅水乐见光明。故出已住。遍观四方者。所谓错鱼。为求食故遍观四方。是故观方。观已行者。谓是错鱼遥见余物。谓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观已行行已复住者。是鱼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复住。水陆俱行者。即是龟也(喻七种众生者如文不烦此述)。

颂曰。

玄言始开闡 云雾上升天
 爰隼垂下布 驶雨遍山川

百草俱滋茂 五谷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岂感乐丰年

感应缘(略引二十二验)

- 秦时中宿县有观亭水神
-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神
- 汉时夜郎[月*逐]水竺王祠有竹节神
- 汉中平年江水内有蛾含沙射人
- 汉永昌不韦县有禁水毒气
- 太山之东有澧泉饮用神灵
- 二华之山当黄河有神籛分流
- 黄帝时有赤将子舆能随风雨上下
- 神农时有赤松子是雨师能服水入火
- 汉沙门千吉能祈雨将孙策忌害见怪
- 汉沙门竺昙盖祈雨有征
- 晋沙门僧群隐山感神水饮而不饥
- 晋庐山释慧远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 晋沙门于法兰感涸涧涌水清流
- 晋沙门涉公能呪龙下钵中
- 晋沙门佛图澄能祈雨白龙二头见
- 晋沙门竺昙摩罗刹能呪水枯而更流
- 宋沙门求那跋陀罗能祈雨应时而降
- 齐沙门昙超有神请超祈雨有征
- 梁安国寺有瑞像放光处有泉涌
- 唐沙门空藏能祈雨甚有征应
- 唐沙门慧璇山隐无水感神请居得水

秦时有中宿县千里水。观亭有江神祠坛。经过有不悟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中朝县民至洛返。路见一行旅。寄其书曰。吾家在观亭庙前。石间悬藤即是也。但扣藤自应者。乃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沦。寻还云。江伯欲见君。此人不觉随去。便覩屋宇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也。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姑生时有道术。能着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婿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流波漂。至今庙处铃下巫人。当令殡殓。不须坟瘞。实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曰。时见水雾中暖然有着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溺没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也。

汉夜郎[月*逐]水竺王祠。昔有女子澣于水滨。有大节竹流入女足间。推之不去。有小儿啼声。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獠。因竹为姓。所破之竹。弃之于野。即生成林。王尝止石上作羹无水。以剑击石。泉便涌出。今竺王水及破石竹林并存。汉使唐蒙诱而斩之。夷獠怨诉。竺王非血气所育。求立嗣。太守吴霸表封其三子为侯。今犹有竺王节庙(右此三验出异苑)。

汉中平年内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卤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得也。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涂气之所生也。

汉时永昌郡不韦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有声。如有以所投击内。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弹。

太山之东有澧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致跪而[捐-口+(口/凵)]之。则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傲慢则泉缩焉。盖神明之常志者也。

二华之山。其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流。有神籛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张衡作西京赋。所称巨灵赩负。高掌远迹。以流河曲是也。

赤将子舆者。黄帝时人也。不食五谷而噉百草华。至尧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时于市门中卖缴。亦谓之缴父。

周礼春宗官伯日礼司命。风伯雨师星也。风师箕星也。雨师毕星也。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抱朴子曰。河伯者。华阴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今之雨师本之焉(右七条出搜神记)。

汉孙策。既定会稽。引兵迎汉帝。时道人于吉在策军中。遇天大旱船路艰涩。策尝自出督切军中。人。每见将士多在吉所。因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缚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当受诛。俄顷之间云雨滂沛。未及移时川涧涌溢。时并来贺。吉免其死。策转忿恚。意使杀之。因是策颇愍伤。每髣髴见吉。后出射猎为刺客所伤。治疗将差。引镜自窥镜中见吉。顾则无之。如是再三。遂扑镜大噉。疮皆崩裂。须臾而死(见冤魂志)。

汉沙门竺昙盖。秦郡人也。真确有苦行。提钵振锡行化四辈。居于蒋山常行般舟。尤善神呪。多有应验。司马元显甚敬奉之。卫将军刘毅。闻其精苦。招来姑熟深相爱遇。义兴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山川累旬无应。毅乃请僧设斋。盖亦在焉。斋毕躬乘露航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倾州悉行。盖于中流燔香礼拜。至诚慷慨。乃读海龙王经。造卷发音云气便起。转读将半沛泽四合。纔及释轴洪雨滂注。畦湖必满。其年以登刘敬。叔时为毅国郎中令。亲豫此集。自所覩见。

晋安罗江县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面径数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经常流溢。古老传云。列仙之所游饵也。有沙门释僧群。隐居其山。常饮此水。遂以不饥因而绝粒。晋安太守陶夔。闻而求之。群以水遗陶出山辄臭。陶于是越海造山。于时天景澄朗。陶践山足便风雨晦冥。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策与泉隔一涧。旦夕往还。以一木为梁。后且将渡。辄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逆唼僧群。永不得过。欲举锡拨之。恐其坠死。于此绝水。俄而饥卒。时传云。年百四十。群之将死。为众说云。年少时尝打折一鸭翅。将或此鸭因缘之报乎。

晋寻阳庐山西有龙泉精舍。即慧远沙门之所立也。远始南渡。爱其区丘欲创寺宇。未知定方。遣诸弟子访履林涧。疲息此地。群僧并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处宜立精舍。当愿神力即出嘉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为治。因构堂宇。其后天尝亢旱。远率诸僧转海龙王经。为民祈雨。转读未毕。泉中有物形如豆蛇。腾空而去。俄尔洪雨四澍。涧过离毕以有龙瑞故取名焉。

晋沙门于法兰。高阳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识沈秀业操贞整。寺于深岩尝夜坐禅。虎入其室因蹲床前。兰以手摩其头。虎扬耳而伏。数日乃去。竺护焯煌人也。风神情宇。亦兰之次。于时经典新译梵语数多。辞句繁芜章偈不整。乃领其旨要刊其游文。亦养徒山中。山有清涧汲漱所资。有采薪者。尝秽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绝流。护临涧[褒-保+(非/(乏-之)))]回叹曰。水若遂竭吾将何资。言终而清流洋溢。寻复盈涧。并武惠时人也。支道林为之像赞曰。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仁感虎兕。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空涧。枯泉还水(右四人出冥祥记)。

晋长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虚靖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抵掌。以苻坚建元十一年。至长安县。以秘呪呪下神龙。每旱坚常请之祝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观之。咸叹其异。坚奉为国神。仕庶皆投身接足。自是无复炎旱之忧。至于六年十二月。无病而化。坚哭之甚恻。卒后七日坚以其神异。试开棺视之。不见尸骸所在。唯有殓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坚减饷撤县。以迎和气。至七月降雨。坚谓中书朱彤曰。涉公若在。朕岂焦心于云汉若是哉。此公其大圣乎。彤曰。斯术幽远。实亦旷古之奇也。

晋时佛图澄。博术终古。道艺超群。晋建武年正月至六月时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

晋长安有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焯煌。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日诵万言过目即能。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分抱。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至西域。大赍经论还归中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道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后隐居深山。山有清涧。常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秽其水侧。俄顷而燥。护乃[褒-保+(非/(乏-之)))]回叹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言讫而泉流满涧。其幽诚所感如此。故支遁为之像赞云。

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领拔玄致。

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至于道德化被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共宗事。及晋惠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后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以量高山巨源。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祷祈山川累月无验。世祖请求那跋陀罗三藏法师祈雨。必使有感。如其无获不须相见。跋陀曰。仰凭三宝。陛下天感冀必降泽。如其不获不复重见。即往北湖钓台烧香祈请。不复饮食。默而诵经。密加秘呪。明日晡时西北云起。初如团盖。日在桑榆。风震云合。连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贺。勅见慰劳嚬施相续。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觉体不愈。临终之日延伫而望云。见天华圣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赠甚厚。公卿会葬荣哀备焉。

齐钱唐灵苑山有释昙超。姓张。清河人。形长八尺。容止可观。蔬食布衣一中而已。而止都龙华寺。元嘉末南游始兴遍观山水。独宿树下虎兕不伤。大明中还都。至齐太祖即位。被勅往辽东弘阐禅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还京。俄又适钱唐之灵苑山。每一入禅累日不起。后时忽闻风雷之声。俄见一人执笏而进。称严镇东通。须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卫连翩。下席礼敬自称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师至故来展东富阳县人故冬。凿麓山下为博。侵坏龙室。群龙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余日。井池枯涸田种永罢。法师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润泽苍生。功有归也。超曰。兴云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贫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兴云不能降雨。是故相请耳。遂许之。神修然而去。超乃南行。经五百至赤亭山。遥为龙呪愿说法。至夜群龙悉化作人。来诣超礼拜。超更说法。因乞三归。自称是龙。超请其降雨。乃相看无言。其夜又与超梦云。本因忿立誓。法师既导之以善。辄不敢违命。明日晡时必当降雨。超明旦即往临泉寺。遣人告县令。办船于江中。转海龙王经。县令即请僧浮船石首。转经纔竟。遂云降大雨。高下皆足。岁以获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右五人出梁高僧传)。

梁安国寺在秣陵县都乡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寺。有金铜像一躯。高六寸五分。以去天监六年二月八日。于寺东房比头第三间内。忽闻音乐声。尔后房主药王尼所住房床前。时时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于光处忽有泉涌。仍

见此瑞像随水而出。远近骇观咸生随喜。泉既不竭。乃累砖为井。井犹存焉(右一见梁京寺记云)。

唐释空藏者。至贞观年住京师会昌寺。诵经三百余卷。说化为业。游凉川原。有缘斯赴。昔往蓝田负儿山。所诵经赆麩六升。拟为月调。乃经三周日噉二升。犹不得尽。又感神鼎不知何来。时至玉泉寺。以为终焉之地。时经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将散。藏乃至心祈请。泉即应时涌溢。天雨滂沛。道俗动色。惊嗟不已。至贞观十六年。终于会昌。还葬山所。

唐襄州光福寺释慧璇。姓董氏。善通三论涅槃。庄老俗书久已洞明。由此声誉久逸汉南。至贞观二十三年讲涅槃经。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师疾作房宇。不久当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讲盆经竟。敛手曰。生常信施。今须通散一毫以上舍入十方众僧及穷独乞人并诸异道。言讫而终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光福寺居山顶上。引汲为劳。将移他寺。夜见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顶礼璇曰。奉请住此常讲大乘经。勿以小乘为虑。其小乘者。亦如高山无水。不能利人。大乘经者。犹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读诵讲说大乘。能令所住珍宝光明眷属荣胜饮食丰饶。若有小乘前事并失。唯愿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顶寺先无水可得。山神曰。法师须水此易可得。来月八日定当得之。自往剑南慈母山大泉。请一龙王去也。言已不见。恰到来期七日初夜。大风卒起从西南来。雷震雨注在寺北汉高庙下佛堂后百步许。通夜相续。至明方住。唯见清泉香而且美。合众同幸。及止此住本龙泉渐竭。据斯以验。实感通奇(右此三验出唐高僧传)。

园果篇第七十二(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树果部
- 损伤部
- 种子部

述意部第一

窃惟。王舍竹园经行是寄。灵山石室宴坐斯依。净住遍于十方。慈化通于三界。所以远追须达。高慕庵罗。崇无尽之因。造不坏之地。兴心敬仰。福趣

玄门。起念乖恭。业钟汤炭。故覩则发心。见便忘返。益福生善。称为伽蓝也。若有真心造作。纵小得福弘多。何况于大。若起伪心修造。纵大得福尚少。何况于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须依法。不得奸伪也。

引证部第二

如过去因果经云。诸僧伽蓝中。竹园僧伽蓝。最为其心念。中本经云。罗阅祇国长者迦兰陀心念。可惜我园施与尼捷。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为弃捐。大鬼将军。名曰半师。知其心念即召阅叉推逐尼捷。裸形无耻不应止此。尼捷惊。怖驰走而去。长者欢喜。营造精舍施佛及僧。

又菩萨藏经云。阿难。我今于此竹园中转此菩萨藏经不退转轮。断一切众生疑。阿难。过去诸佛亦皆于此虚空地分说菩萨藏经。阿难。所有贪瞋痴众生。入此竹园不发贪瞋痴。众鸟入者非时不鸣萍沙大王与诸婬女。入此园中共相娱乐。自觉无欲。诸女亦尔。时王欢喜每作是念。愿世有佛。当以此园奉上于佛。佛于中住。我当闻法。何以故。可供养者。应住此园。非五欲人所应得住。是园无有[蠢-春+原]虺蜈蚣蠹虻毒螫。若住其中无复毒心。亦是竹园不共功德。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信心清淨。以园林地施与众僧。令僧受用。命终生捷陀罗天。天女围绕百倍纵逸。若有众生以善修意。为遮寒热造作义屋。令人受用。命终生常恣意天。五欲自娱。从天命终。若得人身。为王大师。

树果部第三

如立世阿毘昙论云。剡浮树者。此树生在阎浮提北边。在泥民陀罗河南岸。是树株本正州。中央。从树株中央取东。西角。并一千由旬。是树生长具足形容可爱。枝叶相覆。久住不凋。一切风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旬。下本洪直都无瘤节。五十由旬方有枝条。树身径刺广五由旬。围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横出五十由旬。中间亘度一百由旬。周回三百由旬。其菓甘美无比。如细蜂蜜。果大如瓮。其核大如世间剡浮子核。其上有鸟兽之形。东西枝有子。多落阎浮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并落阎浮提。北枝果子。悉落河中为鱼所食。树根悉是金沙所覆。当春雨时下不漏涩。夏则不热。冬无风寒。干闥婆及药叉神依树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两比丘。具神通力。共为朋友。往看彼树遂至树所。见树果熟堕地。自破其一。比丘

从其蒂孔探手至甲。其最长指犹不至核。牵手而出。为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气能染人心。鼻嗅果香。第二比丘问言。汝欲食不。长老我不乐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议。是离欲结最为广大。何以故。若人未离欲嗅是香。即生心气。乃发颠狂。有诸离欲外人若嗅此香。退失离欲之地。是二比丘还王舍城说如上事。时有一人。名曰长胫。本是王种。姓拘利氏。宿业果报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没。后脚已移。若行草叶。草虽未靡。便得移步。是人从佛闻说此树。即白佛言。我今行至剡浮树不。答云。得至。是人礼佛向北而去。度诸山经过七山。第七名金边山。登山顶向北。耸身远望。唯见黑暗。怖畏而返。佛问。汝至剡浮树不。答言。不至。佛问。汝何所见。答曰。唯覩黑暗。佛言。此黑暗色即剡浮树。是人重礼佛足。右绕三匝。更向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后七山。又度六大国。又度七大树林。林间有七大河。渡是七河。又度阿摩罗林及诃梨勒林。乃至剡浮南枝。从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窥见下。水相与常水异。澄清洞彻都无障碍。是人思惟。我之神通今于此处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攀树枝。是脚至水如石即没。于此神通不得成就。此水轻细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于彼水。即沈如石。是人取一果子。还奉世尊。佛受此果。破为多片。施诸大众。果汁染于佛手。佛以此手击于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异。涩赤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为片故。因名此石为片片岩。是时佛化优娄频螺迦叶。亦取此菓与迦叶。是剡浮树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围绕此树。其内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时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细蜂蜜。果形大小如二斛器。阿摩勒林南复有七林。七河相间。其最北林名曰庵罗。次名剡浮。三名娑罗。四名多罗。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七名劫毕他林。如是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是人林中果形似人。若离欲人食此果者。退失禅定。其劫毕他林南有六大国。其最南国名曰高流。次名俱腊婆。三名毘提诃。四名摩诃毘提诃。五名鬻多罗曼陀。极北第六名舍喜摩罗耶。是六国内人皆贞良持十善法。其兽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处牝牛其数最多。以其发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麦不须耕垦。是麦熟已无有糠糲。是其国人磨蒸为饭。其麦气甘味美如蜜。

又长阿含经云。所以名阎浮提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阎浮树故。得名为阎浮金阎浮树。其果如箬。其味如蜜。树有五大瓜。四面四瓜上有一瓜。其东瓜果干阨和所食。其南瓜果七国人所食。一名拘楼国。二名拘罗婆。三名毘提。四名善毘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罗。七名婆梨。其西瓜果海虫所食。其北瓜果禽兽所食。其上瓜果星宿天所食。

又中阿含经云。过去阎浮提人寿八万岁时。有转轮圣王出世。名高罗婆王。有树名善住尼拘类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诸臣。第三枝者国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门梵志食。第五枝者禽兽所食。尼拘类树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淖蜜丸。无有护者。亦无相偷。有一人来饥渴极羸。颜色憔悴欲得食果。往至树王所饱噉果已。毁折其枝。持果归去。尼拘树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阎浮洲人。异哉无恩无有反复。我宁令树无果即不生果。复有一人饥渴极羸欲得噉果。往诣树所。见树无果。即往诣高罗婆王所。白曰。天王当知。善住尼拘树王无果。王闻已如力士屈申臂顷。至三十三天住帝释前。白曰。拘翼当知。尼拘树王不生果。于是帝释及高罗婆王。如力士屈申臂顷。至善住尼拘类树。不远而住。化作大水暴风雨已。拔根倒竖。于是树王居止枝天。因此故忧苦愁戚。啼泣垂泪在。帝释前立。帝释问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当知大水暴风雨拔根倒竖。愿善住尼拘类树王还复如本。于是天帝复化作大水暴风雨已。令尼拘树王即复如故。

又华严经云。雪山顶有药王树。名非从根生非不从根生。纵广六百八十万由旬。下极金刚际。此树生根时。阎浮提树一切根生。若生茎时及枝叶华菓时。阎浮提树一切悉生枝叶华菓。其树根能生茎。茎能生根。是故名曰不从根生非不从根生。于一切处悉能生长。唯除地狱深坑及水轮中。不得生长耳。

又杂阿含经云。昔者有王名拘猎。国中有树名羞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围。下根周匝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匝二千里。树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者国王与宫内诸伎女共食。二面者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诸释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飞鸟禽兽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如蜜树。无守者果分不相侵。时人寿八万四千岁。有九种病。一寒二热三饥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爱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岁。尔乃行嫁(此同弥勒佛出世时也)。

◎◎

损伤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时。有阐陀比丘。须木造房。有萨罗林树。便往伐之。持用成房。尔时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语阐陀言。莫斫是树。今我小弱男女。暴露风雨无所依止。阐陀答言。死鬼促去。莫住此中。谁喜见汝。即便

伐之。时此鬼神即大啼哭。将诸儿子诣世尊所。佛知而故问。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闍陀伐我林树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风雨曝露。当何所依。尔时世尊。为此鬼神。随顺说法。忧苦即除。去佛不远便有林树。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呵闍陀已。如来一宿住止是处。左右有树木与人等者。便为塔庙。是故神祇乐来依止。云何恶口骂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许斫神树斫者得突吉罗罪。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持戒离于邪见。见人斫伐鬼神大树夜叉罗刹之所依止。其人拥护令不斫伐。此诸鬼神不恼害人。依树受乐。无树则苦。此人命终生欢喜天。与众天女欢娱受乐。从天命终。若得人身安隐巨富。

又毘尼母经云。有五种树。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树。二鬼神树。三阎浮提树。四阿私陀树。五尸陀林树。若比丘为三宝种三种树。一者果树。二者华树。三者叶树。此但有福无过。有比丘树上安居。缚木作床。即不下树。放便利树下。此树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杀佛言。从今。已去不听比丘树上安居树下便利有五种树不得斫一。菩提树二。神树三。路中大树四。尸陀林树。五尼拘陀树。若佛塔坏。若僧伽蓝坏。为木火烧得斫四种。除菩提树。有五种树应得受用。一者火烧。二者龙火烧。三者自干。四者风吹来。五者水漂。如是等树得受用。

种子部第五

如长阿含经云。有何因缘世间有五种子。有大乱风从不败世界吹种子来生此国。一者根子。二者茎子。三者节子。四者虚中子。五者子子。是为世间有五种子出。

又起世经云。有何因缘有五种子世间出现。佛告比丘。若于东方有诸世界。或成已坏。或坏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坏及住亦复如是。尔时有阿那毘罗大风。别于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种子散此界中。散已复散。乃至大散。所谓根子茎子节子接子子子。此为五子。阎浮树果大如摩伽陀国一斛之瓮。摘其果时汁随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阎浮树果随所出生有五分益。谓东南西方上下二方。东方生者。诸捷闷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为七。一名不正噉。二名噉唤。三不正体。四贤五善贤。六牢。七胜。西分生者。金翅鸟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虚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诸虫皆来取食。

又观佛三昧经云。佛言。雪山有树名殃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从香山来。以风力故得至雪山。益冬盛寒罗刹夜叉在山曲中屏[山*畏]之处。粪秽不净盈流于地。猛风吹雪以覆其上。渐渐成堑五十由旬。因粪力故此果得生。根茎枝叶华实滋茂。春阳三月八方同时。皆悉风起消融冰雪。唯果树在。其果形色阎浮提果。无以为譬。其形团圆满半由旬。婆罗门食即得仙道五通具足。寿命一劫。不老不死。凡夫食之。向得四沙门果。三明六通无不悉备。有人持种至阎浮提粪坏之地。然后乃生。高一多罗树。树名拘律陀。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热病。

又涅槃经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则成醍醐。

颂曰。

祇园感神夹	鹿苑化拘邻
圣人居福地	贤士乐山渊
乍闻千叶现	时动百华鲜
香草皆满地	灵芝遍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华幡高飘扬	应感下飞仙
鸟弄千声啭	人歌百福田
盛哉兹胜处	谁见不留连

感应缘(略引十二验)

- 周隐王二年地暴长
- 夏秦周汉时山亡
- 汉哀帝时有灵树变
- 汉建昭五年有大槐树变
- 汉灵帝有二樗树变
- 汉光和年时有灵草变
- 晋永嘉年时有偃鼠出怪
- 吴先主时有灵树出变
- 吴时太守郡境有灵槎怪
- 太古之时有女马皮变为蚕虫
- 宋沙门释僧瑜亡后房内生双桐树

• 唐王玄策西国行传有金山

周隐王二年四月。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长四时暴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泽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时。运升枢曰。邑之论阴吞阳不相屠。

夏桀之时厉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周显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汉昭帝之末陈留昌邑社亡。京房易传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也。故会稽山阴琅邪中有怪山。世传本琅琊东武山也。时天夜风雨晦冥。旦而见此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怪山。时东武县山亦一夕自亡去。识其形者。乃知其移来。今怪山下见有东武里。盖记山所自来以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极之异也。此二事未详其世。尚书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博蚀彗勃流飞。此天地之色侯也。此寒暑不时天地亟否也。故名立土踊。天地之瘞[敖/月]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痈疽也。冲风暴雨。天地之奔气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天地之焦枯也。

汉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量池围一丈六尺。长一十四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本自立故处。汝南平阳遂乡有树。博地生枝叶。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发稍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欲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其后有王莽之篡。

汉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立社。山阳橐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故处。说曰。凡断枯复起。皆废而复兴之象也。是世祖之应耳。

汉灵帝嘉平三年。右核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长。长一丈余。龕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鬓发备具。其五年十月。正殿作有槐树。皆六十围。自拔倒竖。根上枝下。其于洪渐皆为木。不曲直中平正。长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空树。中有人。面生鬓。

汉光和七年。陈留济阴东郡冤句离祇界中草。生作人状。操持兵弩。牛马龙蛇鸟兽之所白黑。各如其色。羽毛头目足翅皆具。非但髣髴。像之尤纯。旧说曰。近草妖也。是岁有黄巾贼起汉遂微弱。吴五凤元年六月。交址稗草化为稻。

晋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临之益。曰此郡东县当有妖人。欲构制者。寻亦自死矣。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树。下数斧忽有血出。至树断有一物。人头狗身。从树穴中出走。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

葛祚字符先。丹阳句容人也。吴时作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查。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之立庙。行旅必过。要祷祠查。查乃沉没不者。查浮则船为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属。将伐去之。明日当至。其夜庙保及左右居民。闻江中汹汹有人声非常。咸怪之。旦往视查移去。沿流流下数里。驻在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沈覆之患。衡阳人美之。为祚立碑曰。正德所禳。神等为移。

寻旧说云。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男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既承此言。马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息。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乃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而杀之。曝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之皮所戏。以足蹴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核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案天宫辰为马星。蚕书日月当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周礼教人职掌禁原蚕者注云。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其伤马也。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苑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苑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古之遗言也(右此十验出搜神记)。

宋释僧瑜。吴兴余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号有神理。精修苦业始终不渝。元嘉十五年游谒庐山。同侣有昙温慧光等。皆励操贞洁俱尚幽栖。乃共筑架其山之阳。今招隐精舍是也。瑜常以为结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将尽矣形亦宜殒。药王之辙。独何云远。于是屡发言誓。始契烧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将就本志。道俗赴观。车骑填接。瑜率众行道训授典戒。尔旦密云将雨。瑜乃慨然发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当清朗。如其期诚无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辈知神应之无味也。言已顷之云景明霁。及焚焰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气腾空别表烟外。移晷乃歇。后旬有四日。瑜所住房里双桐生焉。根枝丰茂。巨细如一。贯穰直竦。遂成鸿树。理识者。以为娑罗宝树。克炳泥洹。瑜之庶几。故见斯证。因号曰双桐沙门。吴郡张辩时为乎南长史。亲覩其事。具为传赞云(出冥祥记)。

从吐蕃国。向云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国云。从此驿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宝山。山中土石并是黄金。有人取者。即获殃咎(出王玄策西国行传)。

◎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渔猎篇第七十三
- 慈悲篇第七十四

◎渔猎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寻。如来设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杀害为重。众生贪浊爱恋己身。刑害他命保养自躯。由着滋味渔捕百端。贪彼甘肥置罗万种。或擎鹰放犬冒涉山丘。拥剑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纶河海布纲江湖。香饵钓鱼金丸弹鸟。遂使轻鳞殒命弱羽摧年。穴罢新胎巢无旧卵。既穷草泽命侣游归。于是脂消鼎

镬。肉碎枯形。识附羹中。魂依鲙里。何期己身可重彼命为轻。遂丧彼身形养己躯命。止存口腹不顾酸伤。但为庖厨横加屠割。致使怨家雠隙遍在冥中。债主逐随满于空界。不善业相。以自庄严。诸恶律仪无时暂舍。菩萨为此敛眉。大士由兹拉泪。但惟四生递受六道轮回。或此身怨府。昔是至亲。曩世密交。今成疎友。改形易貌。不复相知。彼没此生。何由可测。但慈悲之道。救拔为先。菩萨之怀。愍济为用。常应遍游地狱代其受苦。广度众生施以安乐也。

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经云。有十六恶律仪。何等十六。一者为利餽养羔羊。肥已转卖。二者为利买已屠杀。三者为利餽养猪豚。肥已转卖。四者为利买已屠杀。五者为利餽养牛犊。肥已转卖。六者为利买已屠杀。七者为利养鸡令肥。肥已转卖。八者为利买已屠杀。九者钓鱼。十者猎师。十一者劫夺。十二者魁脍。十三者网捕飞鸟。十四者两舌。十五者狱卒。十六者呪龙。能为众生永断如是十六恶业。是名修戒。

又杂阿毘昙心论云。有十二种住不律仪。一屠羊。二养鸡。三养猪。四捕鸟。五捕鱼。六猎师。七作贼。八魁脍。九守狱。十呪龙。十一屠犬。十二伺猎。屠羊者谓杀羊。以杀心若养若卖若杀。悉名屠羊。养鸡养猪亦复如是。捕鸟者。若杀鸟自活。捕鱼猎师亦皆如是。作贼者。常行劫害。魁脍者。主杀人自活。守狱者。以守狱自活。呪龙者。习呪龙蛇戏乐自活。屠犬者。旃陀罗。伺猎者。王家猎主。

又对法论云。不律仪业者。何等名为不律仪者。可谓屠羊养鸡养猪捕鸟捕鱼猎鹿置兔劫盗魁脍害牛缚象。立坛呪龙。守狱谗构。好为损等。屠羊者。为欲活命屠养买卖。如是养鸡猪等。随其所应。缚象者。常处山林调执野象。立坛呪龙者。习呪龙蛇戏乐自活。谗构者。以离间语毁坏他亲。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种姓中。或由受持彼事业者。谓即生彼家。若生余家。如其次第所期现行彼业。决定者。谓身语方便为先决定要期现行彼业。是名不律仪业。

又出曜经云。南海卒涌惊涛浸灌。有三大鱼流入浅水。自相谓言。我等厄此。及漫水未减宜可逆上还归大海。复碍水舟不得越过。第一鱼者。尽力跳舟得度。次鱼复凭草获过。其第三鱼气力消竭为猎者得之。佛见而说偈曰。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鱼少水
斯有何乐

又菩萨本行经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师质。财富无量应时得度。时舍利弗为说经法。师质闻法不慕荣贵。求欲出家。便以居业尽以付弟。剃头须发而着袈裟。便入深山坐禅行道。其妇愁忧思念前夫不顺后夫。其弟见嫂思念。恐兄反戒还夺基业便语贼帅。雇汝五百金钱斫彼沙门头来。贼帅受钱。往到山中见彼沙门。沙门语言。我唯弊衣无有财产。汝何以来。贼即答言汝弟雇我。使来杀汝。沙门语贼。我新作道人解道法。且莫杀我。须我见佛少解经法杀我不迟。贼语之言。今必杀汝。不得止也。沙门即举一臂而语贼言。且斫一臂。留我残命使得见佛。时贼便斫一臂持去与弟。于是沙门便往见佛。佛为说法。汝无数劫来。割截其头手脚之血。多于四大海水。积身之骨高于须弥。涕泣之泪过于四河。饮亲之乳多于江海。一切有身皆受众苦。皆从习生有斯众苦。唯当思惟八正之道。闻佛所说豁然意解。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贼担其臂往持与弟。便持臂着于嫂前。语其妇言。常云思念前婿。此是其臂。其妇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实不虚。便杀其弟。诸比丘问佛。而此沙门前世之时。作何恶行。今见斫臂。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罗汉。佛告诸比丘。乃昔过去波罗柰国有王名婆罗达。出行游猎驰逐走兽。迷失径路不知出处。草木参天。无余方计而得来出。大用恐怖。遂复前行见一辟支佛。王问其言。迷失径路从何得出。军马人众在于何所。时辟支佛臂有恶疮不能举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径。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见我不起。及持一脚示我道径。王便拔刀斫断其臂。时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责。当受重罪无有出期。于是辟支即于王前。飞升虚空神足变现。时王见已以身投地。举声大哭悔过自谢。唯愿下来受我忏悔。时辟支佛即便来下受其忏悔。时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华香供养。常于塔前忏悔求愿。而得度脱。尔时王者。此沙门是。由斫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见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忏悔故不堕地狱。而得度脱成阿罗汉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终不朽败。诸比丘闻莫不惊悚。

颂曰。

乐由放逸 苦已忧身 荣位宠辱
危若浮云 渔猎好杀 违慈损神
怨涂反报 楚痛何申

感应缘(略引一十四验)

- 楚养由基善射术
- 诸葛恪出猎有怪如小儿
- 鲁桓公被齐襄公杀为怪
- 晋譙郡周子文等游猎受现报
- 宋阮稚宗好猎现受苦报
- 梁邹文立以屠为业现报大患
- 隋王骠骑将军好猎女狂如兔
- 隋鹰扬郎将姜略好猎见群鸟索命
- 隋冀州外邑有小儿烧鸡卵食现报
- 唐遂安公李寿好猎被犬诉生割肉
- 唐曹州人方山开好猎现报受苦
- 唐汾州人刘摩儿好猎现报受苦
- 唐陇西李知礼好猎现报受苦
- 唐晋州屠儿杀猪有征验

楚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数发猿搏矢而嬉。乃命由基。养由基抚弓则猿抱木而号。及六国时更羸谓魏王曰。臣能为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于此乎。更羸白可。有闻雁从东方来。而更羸虚发而鸟下焉。

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则死。既参位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则死。母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之见耳(右二验出搜神记)。

鲁桓公夫人文姜者。齐襄公之妹也。桓公与文姜俱到于齐。齐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谴责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与桓公饮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车。彭生多力。乃拉桓公胁。桓公薨于车上。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思何辞。以告于诸侯。请以彭生除耻辱也。齐人归罪于彭生而杀之。后襄公猎于贝丘。有大豕。从者曰。臣见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见乎。射之。豕乃

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而还。其臣连称管至甫二人作乱。遂杀襄公焉(出冤魂志)。

续搜神记曰。晋中兴后。谯郡周子文家在晋陵。少时喜射猎。尝入山猎。忽山岫间见一人。长五丈许。捉弓箭。镞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忽出城唤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觉应曰诺。此人牵弓满镞向子文。文便失魂厌伏。

续搜神记曰。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一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雠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为别。答曰。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住。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映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映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慎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人曰善。还停一年猎。所获甚多。家致巨富。数年后忆先山多肉忘前言。复更往猎。复见先白带人。语之言。我语君勿复来。君不能见用。雠子已大。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其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皆长八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

吕氏春秋曰。汤见设网者四面张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来者。皆罗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隋钟离太守阮恠在郡。恠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苟边定随焉。行达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輿出外门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行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渔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禽截。具如治诸牲畜之法。复纳于深水钓口出之。剖破解切若为。鲙状。又镬煮炉炙。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不。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数头。道人指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论复巨此者也。鱼肉自死。此可噉耳。斋会之日。悉着新衣无新可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尔愚矇不识缘报。故以相诫。因尔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右一验出冥祥记)。

梁小庄严寺。在建康定阴里。本是晋零陵王庙地。天监六年度禅师起造。时有邹文立者。世以烹屠为业。尝欲杀一鹿。鹿跪而流泪以为不祥。即加劊

剖。鹿怀一麋。寻当孕育。就庖哀切有恻害心。因斯患疾。眉须皆落身疮并坏。因生惭愧深起悔责。乃求道度禅师发露重忏。立大誓愿。罄舍家资。回买此地。为立伽蓝(见梁京寺记云)。

隋开皇末年代州人。姓王为骠骑将军。在蒲州镇守。性好畋猎所杀无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见者皆爱奇之。父母钟念不同凡人。既还乡里。里人亲族为作衣服而共爱养之。女年七岁。一旦失去。无处求觅。疑邻里戏藏。访问不见。诸兄乘马远觅乃见。去家三十余里。马追不及。兄等以数十骑共围而始得之。口中作声如似兔鸣。足上得刺盈掬经月余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猎殃及女受。合家斋戒练行不绝。大理寺丞蔡宣明。曾为代府法曹。为临说之。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略。少好畋猎善放鹰犬。后遇病见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噉鸣曰。急还我头来。略辄头痛气绝久苏。因请众僧急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终身绝其酒肉不杀生命。临在陇右见姜略。已年六十许。自说云耳。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鸡卵烧煨食之。后朝村人未起。其门外有人扣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儿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出。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且此小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门令小儿前入。小儿入阍。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深纔没踝。小儿忽呼噉走趣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趣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因采桑。男女甚众。皆见此儿在耕田中。口似啼声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邪。旦来如此。游戏不息。至日食时。采桑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不。桑人答曰。父儿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然不见。见父而倒。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干。其膝已下洪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竞问缘由。答见如前。诸人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罪业触处见狱。于是邑人男女无简大小。皆持斋戒至死无亏。有大德僧道慧法师。本冀州人。具为临说。同其邻邑也。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始以宗室封王。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他狗馁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

通达之过。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我既无罪杀我。又未死间。汝以生割我肉脔。脔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者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许之。有顷公苏遂患偏风支体不随。于是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窦恽云。夫人之弟。为临说之耳(右四验出冥报记)。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开。少善弓矢。尤好畋猎。以之为业。所杀无数。贞观十一年死。经一宿苏云。初死之时被二人引去。行可十余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开登梯而进。上欲至顶。忽有一大白鹰。铁为嘴爪。飞来攫开左颊而去。又有一黑鹰。亦铁嘴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顶。引而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帟谓山开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并具言之。对曰。立身已来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观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于一城。非常峻峻。二人扣城北门数下。门遂即开。见其城中赫然总是猛火。门侧有数个毒蛇。皆长十余丈。头大如五斗块。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开恐惧不知所出。唯知叩头念佛而已。门即自开。乃还见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谏曰。山开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旧道而下复有飞鹰欲攫之。赖此二人援之免脱。下山遂见一坑。其中极秽。逡巡之间遂被二人推入。须臾即苏。爪迹极深。终身不灭山开于后遂舍妻子。以宅为佛院。常以读诵为业。

唐汾州孝义县。县泉村人刘摩儿。至显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终。其男师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险诋。其北邻有祁陇威。因采樵被车辗死。经数日而苏。乃见摩儿男师保在镬汤中须臾之间。皮肉俱尽。无复人形。唯见白骨。如此良久还复本形。陇威问其故。对曰。为我射猎故受此罪。又谓保曰。卿父何在。对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见。卿既即还。请白家中。为修斋福。言讫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见馆宇崇峻。执仗者二十余人。一官人问之曰。汝比有何福业。对曰。陇威去年正月在独村看读一切经。脱衫一领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无量功德。何须来此。乃索簿勘见簿曰。其人合死不虚。侧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寿。乃遣人送还。当即苏活。

唐陇西李知礼。少趯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罩鱼不可胜数。贞观十九年微患。三四日即死乃见一鬼。并牵马一匹。大于俗间所

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之间。忽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前射三箭。以后诸贼似稍却缩。数满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汝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即败。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镇而用磨之。前后四人体并溃烂。次到知礼厉声叫曰。向者贼败。并是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更无囑着。恣意游行。凡经三日。向于西北出行入一墙院。禽兽一群可满三亩余地。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犬。直向前啮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见三大鬼。各长一丈五尺。围亦如之。共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唯面及目白骨。兼见五藏。及以此肉分乞禽兽。其肉落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胜记。事毕大鬼及禽兽等。忽然总失。知礼回顾不见一物。遂即踰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见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啖食。良久。鬼遂到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云。檀越大饥。授之三丸白物如枣。令礼噉之。时便大饱。而语之曰。檀越还家僧亦别去。礼到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稍攒植不可得过。见其兄女并婢赍箱。并有钱绢及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将此婢及以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惶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解送知礼。当时所视。乃见铜钱丝绢也(右三验出冥报记)。

唐显庆三年。徐玉任晋州刺史之时。有屠儿在市东街。杀一猪。命断汤燂。皮毛并落。死经半日。贪杀余猪。未及开解。至晓以刀破腹。长划腹下。一刀刃犹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门。直入市西壁。至一贤者店内床下而卧。市人竞往看之。屠儿犹执刀逐走。看者问其所由。屠儿答云。我一生已来杀猪未曾闻见此事。犹欲将去。看者数百人。皆瞋责屠儿。竞出钱赎得。诸人共为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腮下及腹下疮处差已作大肉疣。龕如臂许。出入往来常不污其室。性洁不同余猪。至四五年方卒(并州晋阳县人王同仁徐王府掾正具见说之)。

◎

◎慈悲篇第七十四(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菩萨部
- 国王部
- 畜生部
- 观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禀气皆有灵智。蠢动翱翔咸知畏死。致使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所以临河^羨鱼不如结网。观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将求其报莫若先兴其善。贵贱等施黑白心平。三宝福田四生同敬。并须临时救济给引衣食。罄拳握之珍。撤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随之以喜。信夫篋笥以奖其意。玉帛以表其诚。身肉骨髓尚不宝恋。况复外财宁生爱着。菩萨行行亦不待索。虽心不待物而物亦筌心。心物两备福智双行矣。

菩萨部第二

如大集经云。佛言。我昔为于一切众生。修菩萨行。为此法眼。于诸众生起大慈心。舍己身血。犹如大海。与诸乞者。舍头眼耳如毘福罗山。舍鼻舌等如十突卢那。舍手脚等如毘福罗山。舍皮施等可覆一阎浮提。亦舍无量象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国土城邑宫殿村落等。与诸乞者。于诸佛所受持禁戒而无缺犯。一一佛所无量供养。一一佛所禀受无量那由他百千法门。受持读诵善修三昧。我亦恭敬无量三乘四果圣人父母师长病苦之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无归依者为作归依。无趣向者为作趣向。令其安住。我已如是。于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恼众生故。发大坚固勇猛之心。久修无上菩提之行。今于此盲冥世间无大道师俭法之时。于如是等诸众生中。发心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欲于三乘菩提令不退转。复愿救度三恶众生。安置善道及涅槃乐。

又杂宝藏经云。尔时如来被加陀罗刺刺其脚足。血出不止。以种种药涂不能得差。诸阿罗汉于香山中取药涂治。亦复不除。十力迦叶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来于一切众生有平等心。于罗睺罗提婆达多等无有异者。脚血应止。实时血止。疮亦平复(故知诸佛大悲于诸含识平等无异)。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过去世时有王。名曰慧灯。乃使阎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时有八万四千藏。自然而出。于四交道随所求索者。一切施与。时天帝释便作是念。此王慧灯随其所索一切施与。将恐来世夺我坐处。我今宁可往试。为以无上道故施。为以退转耶。即化作男子。自相谓言。王慧灯教我等行十恶。杀生乃至邪见。时诸大臣皆往白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语。令阎浮提人能行之类皆行十善。不杀生乃至不邪见。我当为王。是故无是语。汝等今可严驾象乘。我欲自行教化国人。天象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国人行十恶者。彼即示王。王问言。慧灯教汝行十恶耶。答言。实尔。王复问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言有。问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就菩萨生食其肉饮其血。乃得行十善。时王慧灯作如是念。我于无始世已来。经历众苦轮转五道。或受截手截脚耳鼻出眼截头。竟何所益。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与彼人。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饮此肉血奉行十善。时彼男子不堪王慧灯威德。即没不现。忽有天帝而在前立。问王言。王今布施为一天下二三四天下耶。为日月天帝释魔王梵王耶。王答言。我布施不为天下乃至魔王等。我作意欲求无上正真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等者。时天帝释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灯以此疮死者甚非。所以当以天甘露灌其身上。即便灌之疮即平复如故。佛告瓶沙王言。尔时利益众生王者。岂异人乎。即今父王白净是也。时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时王慧灯者。即我身是。我于前世教化阎浮提数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缘故足下千辐相轮轮郭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国土。

又大悲分陀利经云。佛告诸善男子。我于往昔过无量阿僧祇大劫。尔时此土名无尘弥楼厌。彼大劫百岁世人莲华香如来像法中。我为阎浮提轮王。名曰无胜。我及千子并发菩提。俱共出家。于莲华香如来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发菩提。我数教语。何不出家。六子即报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复问言。汝等何不发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阎浮提与我等者。当发菩提。我闻甚喜已。令一切阎浮提人住三归八斋。又劝三乘。分此阎浮提以为六分。持与六子劝以菩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顺。兴兵交战各不自宁。令阎浮提极大饥馑。天不降雨。五谷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时。应以身施。血肉充足舍林而去。往诣中国上障水山上立大誓愿。时阿须罗宫皆悉大动。弥楼倾摇海水波涌。天及诸神皆悉悲泣。我时即从山上便自投身。以本愿故即成肉山。高一由旬。纵广正等。人民鸟兽来食血肉。以本愿故昼夜生长。渐渐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尔。四边皆有人头。

悉具发眉眼耳鼻舌口齿。彼诸人头高声唱言。咄汝诸众生各随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满。从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唇取齿取舌者。以本愿故。寻即还复。不尽不减。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满一切阎浮提人夜叉鸟兽。于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犹四大海。施己身肉若干须弥。以舌施人如铁围山。以耳施与如中弥楼。以鼻施与犹若大弥楼山。我以齿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遍娑呵剌。善男子。观我于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无量阿僧祇施。以无量阿僧祇众生。无一念顷而生悔心。即立大愿。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满者。如是普舍十方殑伽河沙数。五浊佛土中以身肉充彼众生。河沙大劫。若我是愿意不满者。令我永不见十方诸佛不成菩提。亦使令我不闻三宝三乘之声。亦使我常处阿鼻地狱。

又大悲分陀利经云。佛言。我忆无量劫时。此佛刹名日月明。于五浊时。我于此阎浮提为转轮王。名曰灯明。以善劝化一切众生。我时出游观园。见有一人反缚两臂极为急切。即问诸臣。此人何罪。诸臣答言。此诬王法。敢是天民。常由输课。六分输一。此人违命。即告诸臣。速放斯人。储粮苏油勿苦索之。臣答王言。终无有人能以善心输王诸物。所可日日给王夫人及诸眷属。厨供所须皆从民出。自非王力终不可得。我时愁忧却自思惟。此之王位今当付谁。我有五百子皆劝以菩提。即分此阎浮提为五百分付与诸子。即舍诣林求仙梵行。南近大海忧昙波罗林中坐禅。食果草根用济身命。渐渐不久得五神通。尔时阎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采宝。获众宝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从彼宝洲多取众宝及与摩尼。始发引时海水波涌。诸龙恼乱海神啼泣。中有龙仙。名曰马藏。实是菩萨。以本愿故生于其中。彼摩诃萨拥护商客安隐度海。自还所住。随彼商客有恶罗刹。常逐于后伺求其便。彼于昼日放暴风雨。使诸商人迷失径路。不知所趣极甚恐怖。发大音声啼号悲泣。求诸天神风雨神等。乃至称唤父母所爱儿息之声。尔时我以天耳闻彼音声。即生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当示导汝等径路令汝安隐至阎浮提。我于尔时即以繒帛而自缠手。内着油中以火然之。发至诚言。我于林中三十六年游四梵处。为益众生故食众果。既化八万四千诸龙夜叉令住不退转。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至阎浮提。如是手然经于七日七夜。彼诸商人安隐得到。即自立愿。如此珍宝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得为商主操如意珠。于此佛土一切十方殑伽河沙数五浊空佛土中雨于众宝。一方中七反雨于种种众宝。随意充足。无量阿僧祇众生令住三乘。又大丈夫论提婆菩萨说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惠手
拔贫穷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萨布施。诸贫穷者皆来归向。如旷野树行人热时皆往归趣。菩萨爱乐名胜得解脱。若有人来语菩萨言。有乞者来。菩萨欢喜即以财物而赏使者。菩萨即以余物而与乞者。欢喜爱敬。求者言乞。作此语时怀怜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萨体性乐施。菩萨执手欢喜与语。犹如亲友。坏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见之亦复欢喜。若见乞者。语言汝来欲须何等。随意而取。安慰之言。善来贤者莫生恐怖。我当为汝作依止处。使彼乞者心得清凉。若如是施名为生人。若不如是名为死人。若不来者自往施之。有来求者尚舍身命。况复财物。若无悲心不名为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脱。虽复大富名贫穷者。富者虽与无悲愍心。虽名曰与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报施名为施者。商贾之人亦可名施。若求报施果报犹尚无量。况有悲心不求报施。果报何可称计。若求报施唯可自乐。不能救济徒自疲劳。悲心施者能有救济。后得果时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脱。修悲者得无上菩提。果中最胜。

菩萨思惟。因彼乞者得证菩提。我今因施得无比乐。因中施乐犹尚如是。况无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无以可报。若以财宝不足报恩。当以无上菩提而施与之。以我福故。愿使乞者于将来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无上菩提。不念恩者无有悲心。若无悲心无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济度众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书石乃知真伪。假使怨家亦如亲友。

国王部第三

如佛说日明菩萨经云。佛言。过去阎浮提有国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宝。时有比丘。名曰至诚。意常持三昧慈哀众生。王欲见是比丘无有厌极。是比丘髀上生大恶疮。国中医药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为泪出。时二万夫人同时悲念。于时王卧。梦中有天人来语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当得生人肉血饮食之即得愈矣。王寤惊悸不乐。念是比丘病重。乃须彼药法所难得。勅问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忧之。血肉最为贱微。还入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与比丘。比丘得服之。疮即除愈。身得安隐。王闻得愈大喜悦泽。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欢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复(良由行同佛心身疮得复也)。

又杂宝藏经云。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驱出国。到旷路中粮食都尽。弟即杀妇分肉与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肉藏弃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妇共食。弟妇肉尽欲得杀嫂。兄言莫杀。以先藏肉。还与弟食。既过旷路到神仙住处。采取华果以自供食。弟后病亡。唯兄独在。是时王子见一被刖无手足人。心生慈悲。采取华果。活彼别人。王子为人少于欲事。采华果去。其妇在后。与别人通。以有私情深疾其夫。于一日中逐夫采华。至河岸边而语夫言。取树头华果。夫语妇言。下有深河。或当堕落。妇言。以索系腰。我当挽索。小近岸边。妇挨其夫堕着河中。以慈善力随水漂而去不没死。于河下流有国王崩。彼国相师推求国中。谁应为王。遥见水上有黄云盖。相师占已。黄云盖下必有神人。遣人水中而往迎接。立以为王。王之旧妇担彼别人。展转乞索到王子国。国人皆称有一好妇担一刖婿恭承孝顺。乃闻于王。王闻是已即遣人唤来到殿前。王问妇言。此别人者实尔夫不。答言实是。王时语言。识我不耶。答言不识。王言。汝识某甲不。谛向王看。然后惭愧。王故慈心遣人养活。佛言。欲知王者。即我身是。尔如妇者。旃遮婆罗门女带木杵谤我者是。尔时刖手足者。今提婆达多是(故知善恶目验有征)。

又菩萨本行经云。佛告王曰。过去世时。此阎浮提有国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宁。夫人字跋摩竭提。时世谷贵人民饥饿。加有疫病。时王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阶边有一家。夫行不在。时妇产儿。又无婢使。产后饥虚复无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无余计。自欲噉儿。即便取刀适欲杀儿。心为悲感举声大哭。尔时夫人欲还宫中。闻此妇人悲声惨切。怆然怜伤便住听之。而此妇人适欲举刀欲杀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复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问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妇具答之。夫人闻之心为悼愍。语言。莫杀其子。我到宫中当送食来。妇人答言。夫人尊贵。或复稽迟。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逾时节。不如自噉其子以用济命。夫人问言。更得余肉食之可不。答言。课得济命不问好丑也。于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愿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济此危厄。不愿作轮王帝释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成无上正真之道。即便持乳与此妇人。适欲举刀便割一乳。应时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天帝观之。见其夫人自割其乳济其危厄。时天帝释无数诸天。实时来下住虚空中。皆为悲泣住夫人前。而便问言。汝今所施甚为难及。求何愿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无上正真之道。度脱一切众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愿以何为证。于是夫人实时立誓。我今所施功德审谛成正觉者。我乳寻当平复如故。其乳寻时平复如故。天帝赞言。成佛不久。诸天欢喜。即便现形叹夫人言。汝今所施得无悔恨以为痛耶。答言。

我今所施用求佛道无悔痛者。令我女身变成男子。立誓已讫应时变为男子。诸天赞言。成佛不久。是时国中众病消除。谷米丰贱人民安乐。却后王崩。即拜为王。人民炽盛国遂兴隆。佛告王言。尔时夫人者。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众欢喜作礼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经云。佛住摩伽提国寂灭道场弥迦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时有迦波利婆罗门子。名曰弥勒。躯体金色。相好具足。威光无量。来至佛所。时有结发梵志五百人等。遥见弥勒清净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无量。与佛无异。于何佛所初发道心。受持谁经。为我解说。佛告式干梵志。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乃往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时有世界。名胜华敷。佛号弥勒。常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说经名慈三昧光大悲海云。若有闻者。即得超越百亿万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时彼国中有大婆罗门。名一切智光明。聪慧多智广博众经闻佛出世说慈三昧经。即便信伏为佛弟子。发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诵持大慈三昧经。愿于未来必得成佛。而号弥勒。于是舍家即入深山。八千岁中少欲无事乞食自活。诵持此经一心除乱。时连雨不止洪水暴涨。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经历七日。时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母子三兽。见于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为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远。法幢将崩。法海将竭。我今当为无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即告诸兔。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众生爱身空生空死。未曾为法。我今欲为一切众生作大桥梁。令法久住供养法师。尔时兔王告诸兔言。我今以身欲供养法师。汝等宜当各各随喜。时诸山树神等。即积香薪以火然之。兔王母子围绕仙人足满七匝。白言。大师。我今为法供养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生。虽有慈心何缘能办。兔白仙人。我自以身供养仁者。为法久住令诸众生得饶益故。作此语已即语其子。汝可随意求觅水草系心思惟正念三宝。尔时兔子闻母所说。跪白母言。如尊所说无上大法欲供养者。我亦愿乐。作此语已自投火中。母随后入。当于菩萨舍身之时。天地大动。乃至色界及以诸天。皆雨天华持用供养。肉熟之后。时山树神白仙人言。兔王母子为供养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时彼仙人闻树神语。悲不能言。以所诵经书置树叶上。又说偈曰。

宁当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杀食众生
诸佛所说慈悲经 彼经中说行慈者

宁破骨髓出头脑 不忍噉肉食众生
如佛所说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满足
迷没生死不成佛

时彼仙人说此偈已因发誓心。愿我世世不起杀想。常不噉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断肉戒。作此语已自投火坑与兔并命。是时天地六种震动。天神力故树放光明。金色晃曜照千国土。时彼国人见此光者。皆发无上正真道心。佛告式干。汝今当知。尔时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时兔儿者。今罗睺罗是。时诵经仙人者。今此众中婆罗门子弥勒菩萨是。时五百群兔者。今摩诃迦叶等五百比丘是。时二百五十山树神者。今舍利弗目犍连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时千国王跋陀婆罗等者。今千菩萨是。从我出世乃至楼至。于其中间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干。菩萨求法勤苦历劫不惜身命。投于火坑以身供养。便得超越九百万亿劫生死之罪。时式干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罗汉。时彼仙人投火坑已生于梵世。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于重禁。后身生处常饮热铜。

又大集经云。佛言。善男子。过去世有一师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王。力能视护一切诸兽。时彼山中有二猕猴。共生二子。时二猕猴向师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护一切兽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余行求觅饮食。时师子王即便许可。时彼猕猴留其二子。付彼兽王。即舍而行。是时山中有一鹫王。名曰利见。师子王眠。即便搏取猕猴二子。处嶮而住。时王寤已。即向鹫王。而说偈言。

我今启请大鹫王 唯愿至心受我说
幸见为故放舍之 莫令失信生惭耻

鹫王说偈报师子王曰。

我能飞行游虚空 已过汝界心无畏
若必欲护是二子 为我故应舍是身

时师子王言。

我今为护是二子 舍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护身而妄语 云何得称如说行

师子王说是偈已。即至高处欲舍其身。尔时鹞王复说偈言。

若为他故舍身命 是人即受无上乐
我今施汝猕猴子 愿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师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猕猴者。即迦叶是。雌猕猴者。善护比丘尼是二猕猴子者。即今阿难罗睺罗是。时鹞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为护依止者不惜身命。

观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经云。孔雀菩萨为诸天说。若有悲心是人则去涅槃不远名大庄严。于五道众生若起悲心能破烦恼。云何地狱众生而起悲心。此诸众生于自业所造。由此怨家之所造作。得不可喻种种苦。大地狱等一百三十六处。众生堕中地裂擘坼。断截烧煮无救无归。东西驰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脱。而起悲心则得增长无量梵福。

若人利益众生。观诸饿鬼种种饥渴。自烧其身如烧丛林。四面驰走互相踢突。焰火焚烧遍体炽然。以求救护无能救者。此诸众生何时当离种种苦恼。是名观鬼而起悲心则生梵天。

若人观于畜生。而起悲心。应念其中无量苦恼互相杀害。空行水陆死法无量。互相残害。互相食噉。此诸众生何时当脱。是名观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生如是之念则生梵天。若人观于六欲诸天而起悲心。于六欲天受天之乐不可譬喻。种种山谷山峯园林。而受快乐。既受乐已业尽还退生在苦处受大苦恼。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东西驰走。绕乱无知受大苦恼。是名观天而起悲心则生梵天。若人观于人中而起悲心。以种种业生于人中受苦乐果。种种心性种种信解。或有贫穷依恃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观于五道众生生五种苦已而兴悲心。如是之人得胜安隐则得涅槃。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以爪上土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爪上土多为大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无量无数不可为比。佛告诸比丘。如是众生能数数下至一弹指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有如甲上土耳。其诸众生不能数数下至如一弹指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诸比丘。常当数数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又修行地道经偈云。

当发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转在生死	悉曾为亲族
譬如树生华	转成果无异
父母妻子友	宗亲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无憎爱
不问于远近	乃应为大慈
等心行大哀	及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县官及火怨
邪思诸罗刹	蛇虺电霹雳
师子并象虎	及余诸害利
一切不敢近	无能中伤者

又善见律云。若住处有虎狼师子。下极蚊子不得住。若蚊有窟。蚊子游行。觅食驱逐。别处得住。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天阿修罗对阵鬪战。阿修罗胜诸天不如。时天帝释军坏退散极生恐怖。乘车北驰还归天宫。须弥山下道径丛林。林下有金翅鸟巢。多有金翅鸟子。尔时帝释恐车马过践杀鸟子。告御者言。可回车还勿杀鸟子。御者白王。阿修罗军后来逐人。若回还者为彼所困。帝释告言。宁当回还为阿修罗杀。不以军众蹈杀众生。于道御者转车南向。阿修罗军遥见帝释换乘而还。谓为战策即还退走。众大恐怖。坏阵流散。归阿修罗宫。佛告诸比丘。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修罗军。亦当赞叹慈心功德。又大悲经云。佛告阿难。若复有人心住慈善。当得十一种功德利益。何者为十一种。一睡眠得安隐。寤则心欢喜。二不见恶梦。三人非人爱。四诸天拥护。五毒不能害。六刀箭不伤。七火所不烧。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肴饍饮食床座卧具病瘦汤药。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坏命终得生梵天。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为六。小儿以啼为力。女人以瞋为力。比丘以忍为力。国王以傲慢为力。罗汉以精进为力。诸佛以大悲为力。是故比丘。当念大慈悲力。

颂曰。

能仁矜幻苦	圣意愍重昏
哀愚开摄受	训诱方便门
法身遍法界	据化指祇园
俱销五道缚	共解四魔怨
三修祛爱马	六念静心猿
禅池澄定水	觉意动声誼
慧风吹法鼓	振我无明根
常须近善友	开我未曾言

感应缘(略引五验)

- 隋沙门释慧越
- 唐沙门释道积
- 唐沙门释慈藏
- 唐县尉卢元礼
- 唐玄奘法师西国行传

隋慧日道场释慧越。岭南人。住罗浮山。性多泛爱慈救苍生。栖顿幽阻虎豹无扰。曾有群兽来前。因为说法。虎遂以头枕膝。越便捋其须。面情无所畏。众咸覩之。化行五岭。声流三楚。开皇末年召入慧日。来归扬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尸柩上有若生焉。夜见焰光从足而出。入于顶上。还从顶出。而从足入。竟夕不断。道俗殊叹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释道积。蜀人。诵涅槃经一部。生常恒业。凡欲宣述必先洗涤身秽被服净衣。然后升座。立性沈审慈仁总务。诸有癩疾脓血秽气者。积皆召集为补澣衣服。治疗同食而不恶之。时人怪问。答云。境无染净。净秽由心。心既不起。爱憎何生。以贞观初年五月终于本寺。春秋七十。时属炎鬱尸不臭坏。经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异乃就身加漆。兴敬巴蜀。

唐新罗国大僧统释慈藏。俗姓金氏。新罗国人。年过小学神叡澄简。厌世高荣情欣方外。独静行禅不避虎兕。持戒不群慈救为先。深隐山居来往绝粮。便感异鸟各衔诸果就手送与。鸟于藏手同共食之。时至必尔初无乖候。行感玄征罕有继者。而常怀戚戚慈哀含识。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于眠寐见二丈夫曰。卿在幽隐欲为何利。藏曰。唯为利生。乃授藏五戒讫曰。可将此五戒利益众生。又告藏曰。吾从忉利天来故授汝戒。因腾空灭。于是出山。国中

士女受戒无穷。至贞观十二年来至唐国。既至京城慈利群生。从受戒者日有千计。或盲者见道。病者得愈。又乐静夏坐。奏勅云际寺安居三夏。见大鬼神。其数无量。带甲持仗云。将此金舆迎取慈藏。复见大神与之共鬪拒不许迎。藏闻臭气塞谷蓬勃即就绳床通告诀别。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几死乃苏。藏即舍衣钵行僧得施。又闻香气遍满身心。神语藏曰。今者不死八十余矣。至十七年还归本国。具行佛教。一同大国。王请于皇龙寺讲菩萨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云雾电靄覆所讲堂。四部惊嗟美声弥远。因遘微疾卒于永徽年中(右此三验出唐高僧传)。

唐范阳卢元礼。贞观末为泗州涟水县尉。曾因重病闷绝。经一日而苏。云有人引至府舍。见一官人过无侍卫。元礼遂至此官人座上。据床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头一手捉脚。掷元礼于阶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别院。更进向南入一大堂中。见灶数十百口。其灶上有气。蠢然如云雾直上。沸声喧杂有同数千万人。元礼仰视。见似笼盛人悬之此气之上。云是蒸罪人处。元礼遂发愿大语云。代一切众生受罪。遂解衣赤体自投于釜中。因即昏然不觉有痛。须臾有一沙门。挽元礼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归。忽如睡觉。遂断酒肉。经三四岁后卒于洛(右此出冥报拾遗)。

唐奘法师行传云。婆罗痾斯国内有列士池。池西有三兽塔。是如来修菩萨行时烧身之处。昔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水草游戏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求觅。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菓。俱来至止唯兔空还。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独无相馈。以此而言。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猿狐曰。多聚樵薪方有所作。猿狐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蕴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飧。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余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后人于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放生篇第七十五
- 救厄篇第七十六

放生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闲。元元杂类莫不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穷虎。乃委命于庐中。铍翻惊禽。遂投身于案侧。至如杨生养雀。宁有意于玉环。孔氏放龟。本无情于金印。而冥期弗爽雅报斯臻。故知因果业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为端。弘誓之心。济生为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夸。三市逸仁。莫不鼓刀成务。群生何罪。枉见刑残。含识无愆。横逢俎醢致使怨魂不断苦报相酬。今劝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并存放舍。纵彼飞沈随其饮啄。当使紫鳞頰尾并相望于江湖。锦臆翠毛等。逍遥于云汉。或听三归而寤道。何异瞽龙。闻四谛而生天。更同鸚鸟。共立长寿之基。同招常命之果也。

引证部第二

如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令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追福资其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若不尔者。犯轻垢罪。

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众等。并须漉水饮用。若漉得水已使能见掌中。细文者审悉看之。看时如大象载竹车回顷。知无应用。使可信者教漉。不可信者自漉得虫。还送本取水来处安之。若来处远近有池。池井七日不消者。以虫着中。若知水有虫。不得持器绳借人。若池江水有虫。得唱云此水有虫。若问者。答云。长者自看。若知友同师者。语言。此中有虫。当漉水用。

又十诵律有二比丘。未曾见佛。从北远道共往舍卫奉见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虫水。破戒者言。可共饮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虫何可得饮。破戒者言。我若不饮必当渴死。不得见佛。便饮而去。持戒者慎护戒故不饮。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头面礼足。佛为说法得法眼净。受三归毕还归天上。时饮水者后到佛所。佛为四众说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痴人欲看我肉身。何为不如持戒者。先见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从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无漉水囊犯罪。若自无同意伴有者听去。

又有征行军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头安漉囊。持用滤水。官人闻奏国王。王闻瞋之。皆欲杀却。汝小虫尚畏不杀。况见贼肯害之。行人向王分疏云。小虫若于国有害。臣皆杀却。既无有怨何故不听滤饮。王闻放之。由行人慈善根力。及贼皆来投化。

又正法念经云。经宿之水。若不细观恐生细虫。若不漉治不饮不用。是名细持不杀戒。

又智度论云。过去世时人民多病黄白痿痺。菩萨尔时身为赤鱼。自以为其肉施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萨作一飞鸟。在林中住。见有一人入于深水。非人行处。为水神所羸着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药草。着其羸上。绳即烂坏。人得脱去。菩萨宿世作如是等无量本生。多有所济名本生经。

又十诵律云。佛言。过去世时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时有猎师安谷施羸。鹿王前行右脚堕毛羸中。鹿王心念。若我现相则诸鹿不敢食谷。须噉谷尽尔乃现脚相。时诸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说偈言。

大王当知 是罗师来 愿勤方便
出是羸去

尔时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势已尽 毛羸转急
不能得出

女鹿见猎师到已。向说偈言。

汝以利刀 先杀我身 然后愿放
鹿王令去

猎师闻之。生怜愍心。以偈答言。

我终不杀汝 亦不杀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随意之所去

猎师实时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时有雁王。猎者得之。有同伴雁欲代舍命。还说偈相报。猎师见愍二雁并放。后求宝报恩。大意同前。

又智度论云。王闻鹿言。即从坐起而说偈言。

我实是畜兽 名曰人头鹿
汝虽是鹿身 名为鹿头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为人
若能有慈悲 虽兽实是人
我从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无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见律云。目连为阿育王演本生经云。大王往昔有一鹧鸪鸟。为人笼系。在地愁怖。便大鸣唤。同类云集为人所杀。鹧鸪问道人云。我有罪不。道人答云。汝鸣声时有杀心不。鹧鸪鸟言。我鸣命伴来无杀心也。道人即答。若无杀心汝无罪也。而说偈言。

不同业而触 不同心而起
善人摄心住 罪不横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香山中有仙人住处。去山不远有一池水。时水中有一鳖。出池水食。食已向日张口而眠。时香山中有诸猕猴。入池饮水。已上岸见此鳖张口而眠。时猕猴便作淫法。即以身生内鳖口中。鳖觉合口。藏六甲裹。如所说偈言。

愚痴人执相 犹如鳖所啮
失守摩罗捉 非斧则不离

时鳖急捉猕猴却行欲入水。猕猴急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无疑。然苦痛力弱任鳖回转。流离牵曳遇值险处。鳖时仰卧。是时猕猴两手抱鳖。作是念言。谁当为我脱此苦难。猕猴曾知仙人住处。彼当救我。便抱此鳖向彼处去。仙人遥见便作是念。咄哉异事。念是猕猴为作何等欲戏弄。猕猴故言。婆罗门是何等宝物满钵持来。得何等信而来向我。尔时猕猴即说偈言。

我愚痴猕猴	无辜触恼他
救厄者贤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罗门	若不救我者
须臾断身生	困厄还山林

尔时仙人以偈答言。

我令汝得脱	还于山林中
恐汝猕猴法	故态还复生
尔时彼仙人	为说往昔事
鳖汝宿命时	曾号字迦叶
猕猴过去世	号字憍陈如
已作淫欲行	今可断因缘
迦叶放憍陈	令还山林去

鳖闻是语便放猴去。

颂曰。

普亲皆眷属	隔世即相欺
但求现在乐	不知来苦资
牵我入三涂	楚痛受万危
自非慈舍弃	何得命延时

感应缘(略引一验)

唐魏郡马嘉运。以贞观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东海公使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见闻名弗复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曰。进马。以此迎马生。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去。其身倒

卧于树下也。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门外如讼者。有一妇人先与运相识。是同郡张公瑾妾。姓元氏。手执一纸文书迎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不。昔张总管交游。每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瑾。故常见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将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可就霍司刑处坐。嘉运见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也。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官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贫守妻子。不愿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陈无学。吾当有相识可举令作。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嘉运拜谢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当记室之任耳。公曰。识霍璋不。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于子良。嘉运辞去。璋与之别。倩君语我家狗。吾临终语汝。卖我所乘作浮图。汝那卖马自费。速如我教造浮图。所云我家狗者。谓其长子。嘉运因问。向见张公瑾妾。所言天主者为谁。璋曰。公瑾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道指令。由此路归。嘉运具言之。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名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欲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吴人陈子良卒。公瑾亦亡。但二人亡后。嘉运尝与人同行于路。忽若见官府者。嘉运色忧。怖唯趋走。顷之乃定。同侣问之。答曰。而见东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说。陈子良极诉君。霍司刑为君被谗让。君几不免。赖君赎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运在蜀之日。将挾池取鱼。嘉运时为人讲书得绢数十匹。因买池鱼赎生。谓此也。至贞观中车驾在九城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右此一验出冥报记)。

救厄篇第七十六(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菩萨部
- 流水部
- 商主部
- 兽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纾患之请。诚至可感。列圣同然。而观世大士独见哀闻。是以投火。有必糜之躯。海漂无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顷言念归向。则洪海可竭。烈火飞凉。或临刀项上白刃不伤。或坠堕深坑全身无损。或枷禁桎梏散诞形躯。如是得力。备鉴难尽。若恳诚克己必感灵征。若浮漫惰情艰危叵救也。

菩萨部第二

如僧伽罗刹经云。时有菩萨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动。鸟孵顶上觉鸟在顶。惧卵坠落身不移摇。检坐而行彼处不动。及鸟生翅。但未能飞。终不舍去。

又弥勒所问本愿经云。佛言。阿难。我本求道时勤苦无数。过去世时有王太子。号曰宝华。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身患病癞。见问病人。以何等药疗卿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血等以涂我身。其病乃愈。太子闻已。即自破身骨髓血等以与病者。至心施与意无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称数。求正觉故。

又大集经云。尔时旷野菩萨现为鬼身。散脂菩萨现为鹿身。慧炬菩萨现猕猴身。离爱菩萨现羝羊身。尽漏菩萨现鹅王身。如是五百诸菩萨等。各各现受种种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明。一一菩萨手执灯明。为供养十方诸佛。从七佛已来与如是佛同为眷属。受持五戒发菩提心。为欲调伏一切众生令发菩提故受此身。

又杂宝藏经云。昔者有一罗汉道人。畜一沙弥。知此沙弥却后七日必当命终。与假归家。至七日头。勅使还来。沙弥辞师。即便归去。于其道中见众蚊子。随水漂流命将欲绝。生慈悲心。自脱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蚊子置高燥处。遂悉得活。至七日头还归师所。师甚怪之。寻即入定。以天眼观知其更无余福得尔。以救蚊子因缘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长(又治故塔亦得延命。又治补伽蓝墙壁泥孔亦得延命)。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经云。尔时流水长者。于天自在光王国内。治一切众生患。令得平复。时长者子有妻。名曰水空龙藏。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时长

者子将是二子次第游行。到一大空泽中。见诸禽兽多食血肉一向驰奔。长者念言。是诸禽兽何因缘故一向驰走。时长者子遂便随逐。见有一池其水枯竭。于其池中多有诸鱼。长者见鱼生大悲心。时有树神示现半身。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鱼可愍。汝可与水。是故号汝。名为流水。长者问神。此鱼头数为有几所。树神答言。其数具足足满十千。尔时流水闻是数已倍生悲心。时此空池为日所曝。是十千鱼将入死门。是时长者四方求水了不能得。见有大树寻取枝叶。还到池上与作荫凉。作荫凉已复更疾走。远至余处见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诸恶人为捕此鱼。决弃其水不令下过。然其决处悬峻难补。时长者子速至王所。说其因缘。唯愿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负水济彼鱼命。尔时大王即勅大臣。速疾供给。自至厩中随意选取。是时流水及其二子。将二十大象。从治城人借索皮囊。至彼上流决处。盛水象负。驰疾至空泽池。写置池中。水遂弥满。时长者子于池四边仿佯而行。是鱼亦随。循岸而行。时长者子复作是念。是鱼何缘随我而行。必为饥火所恼从我求食。尔时流水告子。至家启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载象上急速来还。尔时二子如父教勅。至家启祖说如上事。尔时二子收食载象。还至父所。长者心喜。从子取食散着池中。与鱼食已令其饱满。复思经中若有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宝胜如来名号。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无过去宝胜如来。十号名字。复为是鱼解说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缘。尔时流水及子还家。复于后时宾客醉卧。尔时其地卒大震动。时十千鱼同日命终。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念报恩。尔时十千天子从忉利天下至长者家。时长者子在楼上睡。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璎珞置其头边。复以十千置其足边。复以十千置右肋边。复以十千置左肋边。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积至于膝。种种天乐出妙音声。阎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觉寤。流水长者亦从睡寤。是十千天子于空游行。于王国内皆雨天华。复至泽池复雨天华。便从此没还忉利宫。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经云。佛告阿难。过去之世有大商主。为采宝故将诸商人入于大海。彼所乘船众宝悉满。至海中间其船卒坏。时彼商人心怀怖畏极生忧恼。其中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命终者。我于尔时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隐而度。时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愿惠施我等无畏。说是语已。尔时商主即告之言。诸丈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等从此大海安隐得度。阿难。彼时商主身带利剑。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尸。如其我今自舍身命。此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难。作是念已。即唤商人。置己身上令善捉

持。彼诸商人有骑背者。有抱肩者。有捉髀者。尔时商主为欲施彼无怖畏故。兴大悲心起大勇猛。即以利剑断己命根。速取命终于时大海漂其死尸置之岸上。时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隐受乐。平吉无难还阎浮提。阿难。彼时商主岂异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于大海而得度脱。今复于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脱。安置无畏涅槃彼岸。

兽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论云。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树多诸禽兽。野火来烧三边俱起。唯有一边而隔一水。众兽穷逼逃命无地。佛言。我于尔时为大身多力鹿。以前脚踏一岸。以后脚踏一岸。令众兽蹈背上而度。皮肉尽坏。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后一兔来。气力已竭。自强努力忍令得过。过已脊折堕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诸弟子是。最后一兔须跋陀是。佛世世乐行精进。今犹不息。

又贤愚经云。佛过去久远世时。时世饥俭。如来因地慈救众生。作大鱼身。长五百由旬。国人须其肉者。无问人畜皆来取噉。取已还生。经于十二年施其肉血。

又受生经云。昔者菩萨曾为鳖王。生长大海化诸同类。子民群众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护。愍于众生如母爱子。其海深长边际难限。而悉周至靡不更历。于时鳖王出于海外。在边卧息。积有日月其背坚燥。犹如陆地。贾人远来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煮饭食。系其牛马车乘载石。皆着其上。鳖王欲趣入水。畏堕不仁。适欲强忍痛不可胜。便设权计入浅水处。除灭火毒不危众贾。众贾恐怖。谓潮卒涨。悲哀呼嗟。归命诸天。唯见救济。鳖王心益愍之。因报贾人曰。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舍入水。欲令痛息。今当相安。终不相危。众贾闻之知有活望。俱时发声言南无佛。鳖兴大慈还负众贾。移在岸边。众人得脱靡不欢喜。遥称鳖王而叹其德。尊为桥梁多所过度。行为大舟超越三界。设得佛道当复救脱生死之厄。鳖王报曰。善哉善哉。当如来言。各自别去。佛言。时鳖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贾人者。今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见犯法者。应受死苦。以财赎命。令其得脱。不求恩报。命终生常欢喜天。从天退还得受人身不遭王难。

若有众生持戒见大火起焚烧众生。以水灭火救诸众生。命终生行道天受种种乐。

又如度狗子经说。昔有一国。谷米踊贵。人民饥饿。时有沙门入城分卫。周遍门室无所一获。次至长者大豪贵门。得龕恶饭适欲出城。门中逢一射猎屠儿。抱一狗子持归欲杀。见沙门欢喜前为作礼。沙门祝愿。老寿长生。沙门知有狗子疑欲杀之。故问其人。今何所賚。答曰。空行无所获持。沙门又问。吾已见之。何为藏匿。杀生之罪甚为不善。愿持我食贸此狗子。令命得济。卿福无量。其人答曰。不能相与。我故行求。家门共食。卿此小饭何所足乎。沙门殷勤晓喻请之。其人抵突不肯随言。沙门又言。设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门。沙门举饭以饲狗子。以手摩按祝愿泪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见杀食噉。使汝世世罪灭福生。离狗子身得生为人。所在遇法三宝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跃欢喜知自归依。人将还家屠杀共食。狗子命过即生豪贵大长者家。适生堕地便有慈心。时彼沙门分卫次到长者门里。分卫时长者子见彼沙门。忆识本缘便前稽首礼沙门足。请前供养百味饮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经戒为作弟子。父母爱重不肯听之。我今一门有汝一子。当以续后家门之主。何因便欲弃家而去。小儿啼泣不肯饮食。不欲听我便自就死。父母见然便听令去。随师学道除去须发。被三法衣讽诵佛经。深解其义便得三昧。立不退转开化一切。发大道意。佛世难值。经道难闻。能与相值无不蒙度。畜生尚有得道。岂况于人。宁不获果。纵复缺犯还生惭愧。白净已来黑垢自灭。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鸟。名曰罗婆。为鹰所捉飞腾虚空。于空鸣唤言。我不自觉忽遭此难。我坐舍离父母境界。而游他处故遭此难。如何今日为他所囚。不得自在。鹰语罗婆汝当何处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罗婆答言。我于田耕垄中自有境界。足免诸难。是为我家父母境界。鹰于罗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还耕垄中。能得脱不。于是罗婆得脱鹰爪。还到耕垄大块之下。安住止处。然复于块上欲与鹰鬪。鹰则大怒。彼是小鸟敢与我鬪。瞋恚极盛。峻飞直搏。于是罗婆入于块下。鹰鸟飞势臆冲坚块。碎身即死。时罗婆鸟深伏块下。仰说偈言。

鹰鸟用力来	罗婆依自块
乘瞋猛盛力	致祸碎其身
我具足通达	依于自境界

伏怨心随喜 自观欣其力
设汝有凶愚 百千龙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观我智胜殊 摧灭于苍鹰

颂曰。

舍识皆畏死 有命惧嶮危
如鱼困池涸 难逢流水湄
亲疏皆父母 何得辄相欺
慈悲救厄苦 福报自然随

感应缘(略引一十五验)

- 秦沙门释道罔
- 晋居士吕竦
- 晋居士徐荣
- 晋居士张崇
- 晋将军王懿
- 晋严猛妇
- 晋周子长
- 宋沙门竺慧庆
- 宋沙门释昙无竭
- 宋沙门释法进
- 周沙门释慧瑱
- 周沙门释僧实
- 陈沙门释慧布
- 唐沙门释智聪
- 唐居士徐善才

秦沙门释道罔。乡里氏族已载前记。姚秦弘始十八年师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钟乳。与同学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究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横木而过。罔最先济后辈坠木而死。时火又灭冥然昏闇。罔生念已尽恸哭而已。犹故一心呼观世音誓愿。若蒙出路供百人会表报威神。经一宿而见小光炯然。状若荧火。倏忽之间穴中尽明。于是见路得出岩下。由此信寤弥深。屡覩灵异。

元嘉十九年。临川康王作镇广陵。请罔供养。其年九月于西斋中作十日观世音斋已。得九日夜四更尽众僧皆眠。罔起礼拜。还欲坐禅。忽见四壁有无数沙门。悉半身出。见一佛蠡髻分明了了。有一长人着平上帻。笈布袴褶毛把长刀。貌极雄异。捻香授道罔。时不肯受。壁中沙门语云。罔公可为受香以覆护主人。俄而霍然无所复见。当尔之时都不见众会诸僧唯覩所置释迦文行像而已。

晋吕竦字茂高。衮州人也。寓居始丰。其县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犹怀危惧。竦自说。其父当行溪中。去家十许里。日向暮天。忽风雨晦冥如漆。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遥得归家。火常在前导。去船十余步。竦后与郗嘉宾周旋。郗所传说。

晋徐荣者。琅邪人。当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洑中。游舞涛波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斯须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船者。踊出洑中还得平流。沿江还下日已向暮。天大阴闇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涛浪转盛。荣诵经不辍口。有顷望见山头有火光赫然。回舵趣之。径得运浦。举船安隐。既至亦不复见光。同侣异之。疑非人火。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众皆愕然曰。昨风雨如此。岂如有火理。吾等并不见。然后了其有神光矣。荣后为稽府督护。谢敷闻其自说如此。时与荣同船者。有沙门支道蕴。谨笃士也。具见其事。后为傅亮言之。与荣所说同。

晋张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晋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有千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戍所拘。谓为游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崇与同等五人手脚杻械。持身出坑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以为娱乐。崇虑望穷尽。唯洁心专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离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崇既脚痛。同等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发誓愿言。今欲过江东诉乱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礼拜已石即破焉。崇遂至京师发白虎樽。具列冤氏。帝乃悉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为编户。智生道人目所亲见。

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车骑将军世信奉法。父苗苻坚时为中山太守。为丁零所害。仲德与兄元德携母南归。登陟峭峻饥疲绝粮。无复余计。唯归心三宝。忽见一童子牵青牛。见懿等饥各乞一饭。因忽不见。时积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处为浅可得揭厉。俄有一白狼。旋绕其前过水而返。似若

引导。如此者三。于是逐狼而渡水。裁至膝。俄得陆路。南归晋朝。后自王丘尚书为徐州刺史。尝欲设斋。宿昔洒扫敷陈香华盛列经像。忽闻法堂有经呗声。清婉流畅。懿遽往观。见有五沙门在佛坐前。威容伟异神仪秀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欢敬。沙门回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而竦身飞空而去。亲表宾僚见者甚众。咸悉欣踊倍增信寤(右此四验出冥祥记)。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亡。猛行至蒿中忽见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麾。状而遮护。须臾有二胡人。荷戟而过。妇因指之。虎即搏胡。婿得免也(右一验出异苑录)。

晋周子长。侨居武昌五丈浦东垆头。咸康三年子长至塞溪浦中愁家。家去五丈数里。合暮还五丈未达。减一里许。先是空垆忽见四匝瓦屋当道。门卒便捉子长头。子长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问曰。若是佛弟子能经呗不。子长先能诵四天王及鹿子经。便为诵之三四过。捉故不置。知是鬼便骂之曰。武昌痴鬼。语汝我是佛弟子。为汝诵经数偈。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复见屋。鬼故逐之。过家门前。鬼遮不得入门。亦不得作声。而心将鬼至寒溪寺中过。子长便擒鬼胸。复骂曰。武昌痴鬼。今当将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长胸。相挖度五丈塘西行。后诸鬼谓捉者曰。放为西将牵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长故复语后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辈。乃未肯畏之。后一鬼小语曰。汝近城东看道人面。何以得败。便共大笑。子长比达家三更尽(右一验出灵鬼志)。

宋沙门竺慧庆。广陵人也。经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杨大水。川陵如一。慧将入庐山。船至小。而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慧庆舫未及得泊。飘扬中江。风疾浪踊静待沦覆。庆正心端念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舫。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径到上岸。一舫全济。

宋元嘉初中。有黄龙沙弥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诸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荒俭贞志弥坚。既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鹞飞来。牛便惊散。遂得克免(右此二验出冥祥记)。

宋高昌有释法进。或曰道进。姓唐。凉州张掖人。幼而精苦习读。有超迈之德。为沮渠蒙逊所重。逊卒于景环为胡寇所破。问进曰。今欲转掠高昌。为

可克不。进曰必捷。但忧灾饿耳。回军即定。后三年景环卒。弟安周续立。是岁荒饿。死者无限。周既事进。进屡从求乞。以赈贫饿。国蓄稍竭。进不复求。乃净洗浴取刀盐。至深穷窟饿人所聚之处。次第授以三归。便挂衣钵着树。投身饿者前云。施汝共食众虽饥困犹义不忍受。进即自割肉柱釜以啖之。两股肉尽心闷不能自割。因语饿人云。汝取我皮肉犹足数日。若王使来必当将去。但取藏之。饿者悲悼无能取者。须臾弟子来至。王人复到。举国奔赴号噉相属。因輦之还宫。周勅以三百斛麦以施饥者。别发仓廩以赈贫民。至明晨乃绝。出城北阁维之。烟焰冲天七日乃歇。尸骸都尽唯舌不烂。即于其处起塔三层。树碑于右(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周上党元开府寺释慧瑱。不知氏族。奉律贞确禅忏为业。会周建德六年国灭三宝。瑱抱持经像隐于深山。遇贼欲劫。初未觉也。忽见一人形长丈余。美须颜具奴衣服。乘白马朱鬃自山顶来。径至瑱前下马而谓曰。今夜贼至。师可急避。瑱居悬崖之下。绝无余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毁灭贫道容身无地。故来依投檀越。今有贼来。正可于此取死。更何逃窜。神曰。师既远投弟子。弟子亦能护师。正尔住此遂失所在。当夜忽降大雪。可深丈余。雪深道隔。遂免贼难。后晴路开。群贼重来。神遂告山下。诸村曰。贼欲劫瑱师。汝等急往共救。乃各严器仗入山拒击。贼便惊散。从此每日瑱常凭神安业山阜。不测其终。

周京师大追远寺释僧实。俗姓程。侨阳灵武人也。幼怀雅亮清卓不群。魏孝文大和末年。从京至雒。因遇勒主三藏。授以禅法。三学虽通偏以九次调心。故得定水清澄禅林翫蔚。于是陶化京华久而逾盛。忽于一日正午僧寝之时。自上楼鸣钟急。众僧出房怪问所以。实告僧曰。人各速备香火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齐诵观音以救江南。梁国其寺讲堂欲崩。恐损道俗宜共救厄。当尔之时杨都讲堂正论法集。道俗向千充满其中。忽闻西北异种香烟及空中经声伎乐云屯从堂北门而入直出南门。合堂惊出。靴履忘着。共逐听声。人既出尽。堂欻摧倒。大众得全。免斯危难。奏闻梁主。勅使问周。果如实救。梁主三度奉请。周主不放。梁主遥礼备尽致敬。大送珍宝及树皮纳三衣机拂什物等。禅师余物并皆散施。唯留纳机等。见在禅林寺。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于大追远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惊嗟人天变色。哀恻二国。遗坟现在苑内。

陈摄山栖霞寺沙门惠布。俗姓郝。广陵人。少怀远操。性度虚梗志行罕俦。为君王所重。或见诸人乐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净非吾愿也。如今所祈化度众生。如何在莲华中十劫受乐。未若三涂处苦救济也。年至七十与众别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愿生边地无三宝处。为作佛事去也。幸愿好住。愿自努力。于是绝谷不食。命将欲断。下勅令医诊之。缩臂不许。沈皇后欲传香信。又亦不许。临终遗诀曰。

长生不喜。夕死无忧。以生无所生。灭无所灭故也。未终前大地连动。七日便卒。移尸就林。山地又动。太史奏云。得道之人星灭矣。时以当之。初将逝时告众前云。昨夜有二菩萨来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许之。寻有诸天又来迎接。以不愿生故不许耳。流光照于侃禅师户。侃时怪光盛出户观见。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圣人也。但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见鬼者。望见幡华满寺光明腾焰。不测其故。入山视之。乃知布公去世也。以陈祜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本住。春秋七十有余。

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未详何许人。昔住扬州白马寺。后度江住扬州安乐寺。大业既崩。思归无计。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饥。常有虎绕之而已。不食已经数日。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忽发言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挟船。翁曰。师欲度江至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时目中泪出。聪曰。救危扶难正在今日。可迎四虎。于是利涉往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聪领四虎同往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誓不寝卧。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声告众。由此惊寤。每以例程。至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讫往止观寺。与众辞别还归本房。安坐而卒。异香充溢丹阳一郭。年九十九矣(右此四验出唐高僧传)。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县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来常修斋戒。诵念观世音经。过逾千遍。每在京师延兴寺玄琬律师所。修营功德。敬造一切经。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还家。道逢胡贼。被捉将去。至豳州南界胡贼凶毒所。捉得汉数千人。各被反缚。将向洪崖差人次第杀之。头落悬崖。贤者见前皆杀。定知不免。唯念观音刹那不辍。次到贤者。初下刀时。自见下刀。及至斫时。心不觉惶。当杀之时。日始在申。至于初夜。觉身在深涧树枝上坐去岸三百余尺。贤者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杀。何因不死身全在树。便以手摩项觉项微痛。而无片伤。即知由念观音得全身命。当时十五日。天时月朗其身无衣。兼不得食经由数日。极觉饥寒。旦渐下树。循涧东

行二里。于其涧内拾得一领羊裘。及得一量鞋屐。得着免寒。复行一里便得一魁桃枣。青翠赤白似新摘求。可有升余得食免饥。自非观音神力。岂能仲冬得新桃枣。既免饥寒得充气力。渐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顾北看遥见贼营数里。人畜声闹犹未眠卧。贤者虽到南岸。恐贼来趁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贼渐远身心宁泰。在一树下歇息跏趺诵念。身劳日久不觉坐至于四更。忽寤开眼见一青狼伟大。向贤者前蹲坐。将口拄贤者鼻。贤者见已还闭目。作念云。若实我讎愿食我身以偿宿殃。各舍怨结共发仁慈。若是观音愿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语已开眼观视不见遗迹。当知诸佛慈善根力。随缘感现利益无穷。今时有诵不得力者。良由轻心。复由过现宿恶相资。所以难感。贤者平安到家。并将残桃。枣呈示道俗。知实不虚(道年幼自见琬师说之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此有七部)

- 述意部
- 伤悼部
- 五阴部
- 八苦部
- 杂难部
- 虫寓部
- 地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轮转。六道萍移。神明不朽。识虑冥持。乍死乍生。时来时往。弃舍身命。草筹难辩惟大地丘坑莫非我故身。沧海川流皆同吾泪血。以此而观。谁非亲友。人鬼虽别。生灭固同。恩爱之情。时复影响。群邪愚闇。不识亲

疏。遂使丧彼身形养已躯命。更互屠割共为怨府。历劫相讎苦报难尽。静思此事岂不痛心也。

伤悼部第二

如中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转轮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于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斩以为筹。以数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依父母。筹数已尽。其诸父母数犹不尽。诸比丘。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故。不知苦之本际。

佛告诸比丘。汝等轮转生死饮其母乳。多于殑伽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长夜。或生象中饮母乳无量数。或生驼马牛驴诸禽兽类。饮其母乳数无量。汝等长夜弃于冢间。脓血流出亦复如是。或堕地狱畜生饿鬼。髓血流出亦复如是。

佛告诸比丘。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出身血甚多无数。过殑伽河水及四大海。汝于长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头尾四足。其血无量。或受马驼驴牛禽兽类等。断截耳鼻头足四体。其血无量。或身命终弃于冢间。脓血流出其数亦复如是。或长夜轮转生死。丧失父母兄弟姊妹宗亲知识。或丧失钱财为之流泪。甚多无量。过四大海水。

佛告诸比丘。汝等见诸众生安隐快乐。当作是念。我等长夜轮转生死。亦曾受斯乐。其数无量。或见诸众生受苦恼。当作是念。我昔长夜轮转生死以来。曾受如是之苦。其数无量。或见诸众生而生恐怖衣毛为竖。当作是念。我等过去必曾杀生为伤害者。为恶知识于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其苦之本际。或见诸众生爱念欢喜者。当作是念。如过去世时。必为我等父母兄弟妻子亲属师友知识。如是长夜生死轮转。无明所盖。爱系其颈。故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精勤方便断除诸大莫令增长。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一人一劫中	积聚其身骨
常积不腐坏	如毘富罗山
若诸圣弟子	正智见真谛
此苦及苦因	离苦得寂灭
修习八道迹	正向般涅槃

极至于七有 天人来往生
尽一切诸结 究竟于苦边

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如是长夜无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际。亦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譬如大雨滴沓一生一灭。是众生无明所盖。爱系其颈。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普天大雨洪注东西南北无断绝处。如是四方无量国土劫坏。如天普雨天下无断绝处。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掷杖空中。或头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或堕地狱。或堕畜生。或堕饿鬼。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瑞。一华冠自萎。二衣裳垢坳。三腋下流汗。四不乐本位。五玉女违伴。时彼天子愁忧苦恼捶胸叹息。时释提桓因闻此天子愁忧声。便勅一天子。此何等声。乃彻此间。彼天子具报所由。尔时释提桓因自往其所。语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忧苦恼。乃至于是斯天子报言。尊者那得不愁。命将欲终有五怪衰。令此七宝宫殿悉当忘失。及五百玉女亦当星散。所食甘露今无气味。是时释提桓因语彼天子言。汝岂不闻如来说偈乎。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则不死 此灭最为乐

汝今何故愁忧乃至于是斯。一切诸行无常之物。欲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报言。云何天帝那得不愁。我今天身清净无染。光逾日月靡所不照。舍此身已当生罗阅城中猪腹中。生常食屎溺。死时为刀所割。是时帝释语言。汝今可自归佛法众。便不堕三恶趣。故如来亦说此偈。

诸有自归佛 不堕三恶趣
尽漏处天人 便当至涅槃

尔时彼天问帝释言。今如来竟为所在。帝释报曰。今如来在摩竭提国罗阅城中迦兰陀竹园所。天子报言。我今无力至彼。帝释报言。汝当右膝着地长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言。唯愿世尊。善观察之。今在垂穷之地。愿矜愍之。今自归三尊如来无所著。时彼天子随帝释语。即便长跪向下方界。自称姓名自归佛法众。尽其形寿为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说此语已不复处猪胎。乃生长者家。是时天子随寿长短生罗阅城中大长者家。是时长者妇自知有娠。十月欲满生一男儿。端正无双世之希有。年至十岁。父母将至佛

所。佛为说法。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无复瑕秽。后离俗出家得阿罗汉果。

又正法念经云。尔时夜摩天王。为诸天众以要言之。于天人中有十六苦。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道所摄。一者中阴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哺食苦。五者怨憎会苦。六者爱别离苦。七者寒热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给使苦。十者遣求营作苦。十一者近恶知识苦。十二者妻子亲里衰恼苦。十三者饥渴苦。十四者为他轻毁苦。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人中。大苦。于人世间乃至命终及余众苦。于生死中不可堪忍。于有为中无有少乐。一切无常。一切败坏。尔时夜摩天王以偈颂曰。

于人世界中	有阴皆是苦
有生必归死	有死必有生
若住于中阴	自业受苦恼
长夜远行苦	此苦不可说
没于屎溺中	热气之所烧
如是住胎苦	不可得具说
常贪于食味	其心常希望
于味变大苦	此苦不可说
小心常希望	于欲不知足
所受诸苦恼	此苦不可说
怨憎不爱会	犹如大火毒
所生诸苦恼	此苦不可说
于恩爱别离	众生趣大苦
大恶难堪忍	此苦不可说
寒热大苦畏	生无量种苦
众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说
病苦害人命	病为死王使
众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说
为他所策使	常无有自在
众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说
爱毒烧众生	遣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	此苦不可说
若近恶知识	众苦常不断

当受恶道苦	此苦不可说
妻子得衰恼	见则生大苦
出过于地狱	此苦不可说
饥渴自烧身	犹如猛焰火
能坏于身心	此苦不可说
常为轻贱他	亲里及知识
生于忧悲苦	此苦不可说
人为老所压	身羸心意劣
伛偻任杖行	此苦不可说
人为死所执	从此至他世
是死为大苦	不可得宣说

又九横经云。佛告比丘。有九辈。九因缘命未尽时便横死。一为不应饭为饭。二为不量饭。三为不习饭。四为不出生。五为止熟。六为不持戒。七为近恶知识。八为入里不时不知法行。九为可避不避。如是为九因缘人命为横尽。一不应饭者。名不可意饭。亦为饱腹不调。二不量饭者。名不知节度多饭过足。三不习饭者。名为不知时。冬夏为至他国。不知俗宜饭食未习。四不出生饭者。为饭物未消复上饭。不服药吐下。由未时消。五为止熟者。大小便来时不实时行。噫哕下风来时制。六不持戒者。名为犯五戒杀盗淫两舌饮酒。使入县官捶杖斫刺。或从怨手死。或惊怖念罪忧死。七为近恶知识者。坐不离恶知识故不觉善恶。八为入里不时者。名为冥行。亦里有诤。县官长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妄入他家舍。九为可避不避者。为弊恶象马牛车蛇虻井水火刀杖醉恶人等忤扰。是为九横人命未尽当坐是尽。又五阴譬喻经佛说偈云。

沫聚喻于色	受如水中泡
想譬热时焰	行为若芭蕉
器幻喻如识	诸佛说若此
当为观是要	熟省而思惟
空虚之为审	不覩其有常
欲见阴当尔	真智说皆然
三事断绝时	知身无所直
命尽温暖气	舍身而转逝
当其死卧地	犹草无所知

观其状如是 但幻而愚贪
止止为无安 亦无有牢强
知五阴如此 比丘宜精进
是以当昼夜 自觉念正智
受行寂灭道 行除最安乐

五阴部第三

如涅槃经云。譬如有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筐。以付一人。仰令瞻养。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当准法戮之都市。尔时闻王切念。心生惶怖舍筐逃走。王时复遣五旃陀罗拔刀随后。其人回顾见后五人。遂自舍去。是时五人以恶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诈为亲善。而语之言。汝可还来。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隐匿。既入聚落中窥看诸舍。都不见人。执持瓦器悉空无物。既不见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闻空中声。咄哉男子。此聚空旷无有居民。今夜当有六大贼来。汝设遇者命终。今汝当云何而得免之。尔时其人恐怖遂增。复舍而去。路值一河。其水漂急无有船筏以恐畏故。即取种种草木为筏。复更思惟。我设住此当为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者及六大贼之所危害。若度此河筏不可依。当没水死。宁没水死终不为彼蛇贼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抱脚踏。截流而去。即达彼岸安隐无患。心意泰然怖惧消除。四毒蛇者。即是四大。五旃陀罗者。即是五阴。一诈亲者。即是贪爱。投一聚落者。即是内六入。六大贼来者。即是外尘。是六大贼。唯有诸王乃能遮止者。唯佛菩萨乃能遮止。是六大贼。虽有诸王截其手足。犹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尘恶贼亦复如是。虽得四沙门果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贼。诸佛菩萨亦复如是。乃能摧灭六尘恶贼。

八苦部第四

如五王经云。佛为五王说法。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何谓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爱别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会苦。八忧悲苦。是为八苦也。何为生苦。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抟。五七日五疱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冷切身。母饱之

时迫仄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峡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不。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谓老苦。谓父母养育至年长大。自用强健担轻负重。不自裁量。寒热失度。年老头白齿落。目视昏[眇-田+(梳-木)]耳听不聪。盛去衰至皮缓面皱。百节疼痛行步苦极。坐起呻吟忧悲心恼。神识转减便旋即忘。命日促尽。言之流涕。坐起须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

何谓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地大不调举身沉重。水大不调举身臃肿。火大不调举身蒸热。风大不调举身掘强。百节苦痛犹被杖楚。四大进退手足不任。气力虚竭坐起须人。口燥唇焦筋断鼻擗。目不见色耳不闻音。不净流出身卧其上。心怀苦恼言辄悲哀。六亲在侧昼夜看视。初不休息。肴膳美食入口皆苦。此是苦不。答言。实是大苦。

何谓死苦。人死之时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时刀风解形。无处不痛。白汗流出两手摸空。室家内外在其左右。忧悲涕泣痛彻骨髓。不能自胜。死者去之。风游气绝。火灭身冷。风先火次。魂灵去矣。身体挺直无所复知。旬月之间肉坏血流。臃胀烂臭甚不可近。弃之旷野众鸟噉食。肉尽骨干髑髅异处。比是苦不。答言。实是大苦。

何谓恩爱别苦。谓室家内外兄弟妻子共相恋慕。一朝破亡为人抄劫。各自分张。父东子西。母南妇北。非唯一处。为人奴婢各自悲呼。心肉断绝窃窃冥冥。无有相见之期。此是苦不。答言。实是大苦。

何谓所求不得苦。家内钱财散用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贵。勤苦求之不止会遇得之。而作边境令长。未经几时贪取民物。为人告言。一朝有事槛车载去。欲杀之时忧苦无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实是大苦。

何谓怨憎会苦。世人薄俗共居爱欲之中。争不急之事。更相杀害。遂成大怨。各自相避隐藏无地。各磨刀错箭挟弓持杖。恐畏相见。会遇陝道相逢张弓竖箭两刃相向。不知胜负是谁。当尔之时怖畏无量。此是苦不。答言。实是大苦。

何谓忧悲苦恼苦。谓人生在世。长命者乃至百岁。短命者胞胎伤堕。长命之者与其百岁。夜消其半余年五十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减少五岁。小时愚痴。至年十五未知礼义。年过八十老钝无智。耳聋目冥无有法则。复减二十年。已九十年过。余有十岁之中。多诸忧愁。天下欲乱时亦愁。天下旱时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内外多诸病痛亦愁。持家财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调未输亦愁。家人遭官闭系牢狱未知出期亦愁。兄弟远行未归亦愁。居家穷寒无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辨亦愁。室家死亡无有财物殡葬亦愁。至春种作无有牛犁亦愁。如是种种忧悲无有乐时。至其节日共相集聚应当欢乐。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实是大苦。

又金色王经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而说偈言。

何法名为苦	所为贫穷是
何苦最为重	所谓贫穷苦
死苦与贫苦	二苦等无异
宁当受死苦	不用贫穷生

又佛地论云。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恶名畏。三死畏。四恶趣畏。五怯畏。如是五畏证得清净意乐地时皆已远离。

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经。世尊为王说偈云。

一切人归死	无有不死者
随行种殃福	自获善恶果
地狱为恶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别	唯福能遏恶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无能避者。老为大恐畏。肥肉消尽。病为大恐畏。无强健志。死为大恐畏。尽无有寿。恩爱别离为大恐畏。无得求住。此之四大恐畏一切刀杖呪术药草象马人民珍宝城郭可救赎者。譬如大云起雷霹雳斯须还散。人命极短寿极百岁。其中出者少。唯修无常想。除去恩爱。可得度苦。

杂难部第五

如妇人遇辜经云。佛在世时。有一人无妇。往诣舍卫国娶妇。本国自有两子。长子七岁。次子孩抱。母复怀躯欲向家产。天竺俗礼妇人归父母国。时夫妇乘车载二子。当诣舍卫。中路食息并牧牛。时有毒蛇缠绕牛脚。牛遂离羣。其夫取牛欲得严发。见牛为毒蛇所杀。蛇复舍牛复缠夫杀。妇遥见之怖惧战慄。啼哭呼天。无救护者。日遂欲冥。去道不远有河水。河水对有家居。妇怕日冥惧为贼劫。弃车将二子到水畔。留长子着水边。抱小子度水。适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噉呼母时还顾见子为狼所噉。惊惶怖惧失抱中子。堕水随流。母益懊恼迷惑矢志。顿蹶水中堕所怀子。遂便度水问道行人。我家父母为安隐不。行人答曰。昨夜失火皆烧父母悉尽无余。又问行人。我夫家姑妯为安隐不。行人答曰。昨有劫贼伤害其家。姑妯皆死无完在者。其母闻之愁忧怖惧。心迷惑不认东西。脱衣裸形迷惑狂走。道中行人见大怪之。谓邪病鬼神所娆。佛在舍卫给孤独精舍。时妇驰走而往趣之。尔时世尊为大会说法。诸佛之法。盲者见佛皆眼明聋者得听。瘖者得言。疾病除愈。羸劣强健。被毒不行。心乱得定。时妇见佛意即得定不复愁忧。自视裸形惭愧伏地。佛呼阿难。取衣与。着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为说经为现罪福。人命无常。合会有别。种种法要心开意解。即发无上正真道意得不退转地。

又对法论云。正生何因苦。众苦所逼故。余苦所依故。出胎时复受肢体逼切大苦。余苦所依者。谓有生老病死等众苦随逐。老何因苦。时分变坏苦故。病何因苦。大种变异苦故。死何因苦。寿命变坏苦故。怨憎会何因苦。合会生苦故。爱别离何因苦。爱别离时生苦故。求不得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略摄一切五取蕴何因苦。龕重苦故。又杂譬喻经云。昔有世人入海采宝逢有七难。一者四面大风同时起吹船令颠倒。二者船中欲坏而漏。三者人欲堕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二龙上岸欲噉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噉之。六者地有热沙走行其上烧烂人脚。七者仰视不见日月常冥不知东西甚难也。

佛告诸弟子。若曹亦有七事。一者四面大风起者。谓生老病死。二者六情贪爱无限。譬船满溢。三者堕水欲死。谓为魔所得。四者二龙上岸噉者。谓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蛇者。谓人身中三毒。六者热沙烧烂其脚者。谓地狱中火。七者仰视不见日月者。谓受罪之处窈窈冥冥无有出期。佛语诸弟子。当识是言。莫与此会。勤行六事可得解脱。

又涅槃经云。若外道自饿苦行得道者。一切畜生悉应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饿法。投渊赴火。自坠高岩。常翘一脚。五热炙身。常卧灰土棘刺编[木*豕]树

叶恶草牛粪之上。龕服麻衣粪埽麩褐钦婆罗衣。茹菜噉果藕根油滓。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无即便舍去。设复还唤终不回顾。不食盐肉五种辛味。常饮噉洮糖沸汁。乃云是等能为无上解脱因者。无有是处。不见菩萨摩訶萨人行如是法得解脱者。是故先须调心。不偏苦身即得道果。又修行地道经云。譬如小儿捕得一雀执持令恼。以长缕系放之飞去。自以为脱。不复遭厄。诣树池饮自恣安隐。缕尽牵还持弄恼苦。如本无异。修行如是。自惟念言。虽至梵天当还欲界受苦如故。于是颂曰。

譬如有雀绳系足 适飞缕尽牵复回
修行如是止梵天 续行欲界不离苦◎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

虫宇部第六

如禅秘要经云。复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禅定时。欲觉起贪淫风。动四百四脉。从眼至身根。一时动摇。诸情闭塞动于心风使心颠狂。因是发狂鬼魅所著。昼夜思欲如救头然。当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观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脉从于子藏。犹如树揩。布散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节似芭蕉叶。八十户虫围遶周匝四百四脉及以子藏。犹如马肠。直至产门如臂钏形。团圆大小上圆下尖。状如贝齿。九十九重。一一重间有四百四虫。一一虫有十二头。十二口人饮水时。水精入脉布散诸虫。入毘罗虫顶直至产门。半月半月出不净水。诸虫各吐犹如败脓。入九十虫口中。从十二虫六窍中出如败绛汁。复有诸虫细于秋毫。游戏其中。诸男子等宿恶罪故。四百四脉从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诸肠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肾脉于其两边。各有六十四虫。各十二头亦十二口。紈缢相着状如指环。盛青色脓如野猪精。臭恶巨甚至藏阴处。分为三支。二九在上如芭

蕉叶。有一千二百脉。一一脉中生于风虫。细若秋毫。似毘兰多鸟鬚。诸虫中生筋色虫(此虫形体似筋连持子藏能动诸脉吸精出入男虫青白女虫红赤)七万八千共相缠裹。状如累环似瞿师罗鸟眼。九十八脉上冲于心乃至顶髻。诸男子等。眼触于色。风动心根。四百四脉为风所使动转不停。八十户虫一时张口。眼出诸脓流注诸脉。乃至虫顶诸虫崩动。狂无所知。触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诸虫泪。女精黄赤。是诸虫脓。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十户虫地水火风动作由此。佛告舍利弗。若有四众着惭愧衣服惭愧药。欲求解脱度世苦者当学此法。如饮甘露。学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诸虫。张口竖耳。瞋目吐脓。以手反之置左膝端。数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过。观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观之。复以手反之用覆头上。令此诸虫众不净物先适两眼耳鼻及口无处不至。见此事已。于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视之如见癞人那利创虫。如地狱箭半多罗鬼神状。如阿鼻地狱猛火热焰。应当谛观。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众生身分不净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众生身根根本种子。悉不清净不可具说。但当数息一心观之。若服此药是大丈夫。天人之师调御人主。免欲淤泥。不为使水恩爱大河之所漂没。淫泆不祥幻色妖鬼之所娆害。当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洁如优波罗。人中香象龙王力士摩酰首罗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受持为四众说。慎勿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正法念经云。比丘修行者。如实见身。从头至足循身观察。彼以闻慧。或以天眼。观髑髅内。自有虫行。名曰脑行。游行骨内生于脑中。或行或住。常食此脑。复有诸虫住髑髅中。若行若食还食髑髅。复有发虫住于骨外食于发根。以虫瞋故令发堕落。复有耳虫住在耳中食耳中肉。以虫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聋。复有鼻虫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虫瞋故能令其人饮食不美脑涎流下。以虫食脑涎。是故令人饮食不美。复有脂虫生在脂中。住于脂中。常食人脂。以虫瞋故令人头痛。复有续虫生于节间。有名身虫住在人牙。以虫瞋故令人脉痛。犹如针刺。复有诸虫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虫瞋故令人口燥。复有诸虫名牙根虫。住于牙根。以虫瞋故令人牙痛。复有诸虫名欧吐虫。以食违多生欧吐。是名内修行者循身观。是十种虫住于头中。或以闻慧。或以天眼。初观咽喉。有虫名曰食涎。齧嚼食时犹如欧吐涎唾和杂。欲咽之时与脑涎合。喉中涎虫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虫增长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食甜。或食熏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虫则增长。令人生于咽喉病疾。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消唾虫注咽喉中。若人不食如上膩等。虫则安隐能消于唾。于十脉中流出美味安隐受乐。若人多唾虫则得病。以虫病

故则吐冷沫。吐冷沫故胸中成病。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观于吐虫住人身中。住于十脉流注之处。若人食时。如是之虫。从十脉中踊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于五种呕吐。一风吐。二癩吐。三唾吐。四杂吐。五蝇吐。若虫安隐则于胃中顺入腹中。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蝇食不净故。蝇入咽喉令吐。虫动则便大吐。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醉味虫行于舌端乃至命脉。于其中间或行或住微细无足。若食美食虫则昏醉增长。若食不美虫则萎弱。若我不食醉虫则病不得安隐。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放逸虫住于顶上。若至脑门令人疾病。若至顶上令人生疮。若至咽喉犹如蚊子满咽喉中。若住本处病则不生。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六味虫所食嗜味者。我亦贪嗜。随此味虫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热病。虫亦先得如是热病。以是过故。令于病人所食不美无有食味。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抒气虫。以瞋恚故食脑作孔。或咽喉痛。或咽喉塞。生于死苦。此抒气虫共咽喉中一切诸虫。皆悉撩乱生诸痛恼。此抒气虫常为唾覆。其虫短小。有面有足。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憎味虫。住于头下咽喉根中。云何此虫为我病恼。或作安隐。彼见此虫憎疾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于余味。或嗜酢味憎于余味。随所憎味我亦憎之。随虫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脉。随顺于味。令舌干燥。以虫瞋故令舌[病-丙+习][病-丙+习]而动。或令咽喉即得癩病。若不瞋恚咽喉则无如上诸病。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嗜唾虫。其形微细。状如牖尘。住一切脉流行趣味。住骨髓内。或住肉内。或髑髅内。或在颊内。或齿骨内。或咽骨中。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须发此嗜唾虫。风吹流转。若此虫病。若虫疲极。住于心中。心如莲华。昼则开张。无日光故。夜则还合。心亦如是。虫住其中多取境界。诸根疲极。虫则睡眠人亦睡眠。一切众生悉有睡眠。若此唾虫昼日疲极人亦睡眠。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有肿虫行于身中。其身微细。随虫饮血处则有肿起。[病-丙+习][病-丙+习]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顶上。或在咽喉。或在脑门。或在余处。所在之处能令生肿。若住筋中则无病苦。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十种虫。至于肝肺人则得病。何等为十。一名食毛虫。二名孔穴行虫。三禅都摩罗虫。四名赤虫。五名食汁虫。六名毛灯虫。七名瞋血虫。八名食肉虫。九名[病-丙+习][病-丙+习]虫。十名酢虫。此诸虫等。其形微细。无足无目。行于血中。痛痒为相。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食毛虫。若起瞋恚能噉须眉。皆令堕落令人癩病。若孔行虫而起瞋恚。行于血中令身龕涩。顽痹无知。若禅都摩罗虫流行血中。或在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鼻皆悉臭恶。若其赤虫。而起瞋恚行于血中。能令其人咽喉生疮。若食汁虫而起瞋恚行于血中。令人身体作青痲瘦。或黑或黄痲瘦之病。若毛灯虫起于瞋恚。血中流行则生病苦。疮癬热黄疥癩破裂。若瞋血虫。以瞋恚故血中流行。或作赤病。女人赤下。身体搔痒疥疮脓烂。若食血虫瞋而生病恼。头旋回转。于咽喉中口中生疮。下门生疮。若[病-丙+习][病-丙+习]虫血中流行则生病疾。瘦顿困极不欲饮食。若酢虫瞋恚。亦令其人得如是病。

复观十种虫行于阴中。何等为十。一名生疮虫。二名刺虫。三名闭筋虫。四名动脉虫。五名食皮虫。六名动脂虫。七名和集虫。八名臭虫。九名湿生虫。十名热虫。

复以闻慧。或以天眼。见于疮虫。或于疮处。诸虫围绕噉食此疮。或于咽喉而生疮病。或见刺虫。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犹如火烧。口中干燥饮食不消。若人愁恼虫则欢喜。啮人血脉以为衰恼。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见闭筋虫行于龕筋。或行细筋。若觉虫行筋则疼痛。若不觉行筋则不疼。一切骨肉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虫瞋恚人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饮人血令人无力。若食人肉令人羸瘦。或见动脉虫。是虫遍行一切脉中。其身微细行无障碍。若虫住人食脉之中则有病过。令身干燥不喜饮食。若虫住水脉之中。则有病生令口干燥。若在汗脉。令人一切毛孔无汗。若在溺脉令人淋病。或令精坏。或令痛苦。若虫瞋恚行下门中。令人大便闭塞不通。苦恼垂死。或见食皮虫。以食过故虫则瞋恚。令人面色丑恶。或生恶疮。或痒或赤或黄或破。或复令其须爪堕落。令人恶病。或皮断坏。或肉烂坏。或见动脂虫。住在身中脂脉之内。若食有过。若多睡眠。此虫则瞋不消饮食。或生疥瘙。或生恶肿毛根

蠓病。或得癭瘤。或脉胀。或干消病。或身臭病。或食时流汗。或见和集虫集二种身。一者觉身。二者不觉身。皮肉血等。是名觉身。发爪齿等。是名不觉身。以食过故。虫则无力。人亦无力。不能速疾行来往返。睡眠[梦-夕+登]瞢。或多焦渴。皮肉骨血髓精损减。或见臭虫。住在肉中尿溺之中。以食过故虫则瞋恚。身肉尿溺唾涕皆臭。鼻中烂脓。或眼泪烂臭。随虫行处皆悉臭秽。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齿中。以虫臭故食亦随臭。衣敷尽臭。舌上多有白垢臭秽。身垢亦臭。或见湿行虫。行背肉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取人粪秽。汁则成溺。滓则为粪。令入下门。

复次修行观者内身循身观。观十种虫行于根中。一切人身皆从中出。何等为十。一名[病-丙+习][病-丙+习]虫。二名憊憊虫。三名苗华虫。四名大谄虫。五名黑虫。六名大食虫。七名暖行虫。八名作热虫。九名火虫。十名大火虫。此诸虫等住阴黄中。彼以闻慧。或以天眼。见[病-丙+习][病-丙+习]虫。以食过故虫则瞋恚。食人眼睫令人眼痒。多出眵泪。此微细虫。若行眼中眼则多病。或令目坏。若入睛中眼生白[目*壹]。其虫赤色。若虫不瞋则无此病。或见憊憊虫。住在人身行于阴中。荫黄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热。若行皮中昼夜常热手足皆热。若入皮里身则汗出。或见苗华虫。行住阴中。利嘴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饮。随所行处则大热烂。身血增长其身蒸热。若虫顺行则无此病。或见大谄虫。住在身中行黄阴中。或安不安。以食过故虫则瞋恚。从顶至足行无障碍。能令身中一切热血生于热疮。若血若阴。从于口中耳中流出。若虫不瞋则无此病。或见黑虫。住在身内行于黄中。或安不安。以食过故虫则瞋恚令人面皱。或生多廕。或黑或黄或赤。或令身臭。或令眚目。或口中生疮。或大小便处生疮。若虫不瞋则无此病。或见大食虫。以食过故则生瞋恚住阴黄中。随食随消。若虫不瞋则无此病。或见暖行虫。常爱暖食憎于冷食。若我食冷虫。则瞋恚口多生水。或寐或睡。或心阴[梦-夕+登]瞢。或身疼强。或复多涕。或复多唾。或咽喉病。若虫不瞋则无此病。或见热虫。住人身中。以食过故病垢增长。妨出入息令身龕大。或咽喉塞令大小便悉皆白色。不爱寒冷。不爱淡食。或见食火虫。住在身内行住阴中。此虫寒时则便欢喜。热时萎弱。寒欢喜故。人则忆食。热时火增不欲饮食。于冬寒时。阴则清凉。热则阴发。或见大火虫。若人性不便而强食之。以食过故虫则瞋恚。噉身内虫令人肠痛。或脚手疼。随食虫处则皆疼痛。若虫不瞋则无如上。

复次修行者。内身循身观。彼以闻慧。或以天眼。观于骨中有十种虫。何等为十。一名蚘骨虫。二名啮骨虫。三名割节虫。四名赤口臭虫。五名烂虫。六名赤口虫。七名颇头摩虫。八名食皮虫。九名风刀虫。十名刀口虫。如此十虫行于骨中。违情损身不可具述。

复次修行者。内身循身观。彼以闻慧。或以天眼。见十种虫。行于溺中。何等为十。一名生虫。二名针口虫。三名节虫。四名无足虫。五名散汁虫。六名三焦虫。七名破肠虫。八名闭塞虫。九名善色虫。十名秽门创虫。出其色可恶住粪秽中。此十种虫。若违性瞋故亦损人身。备在经文。不可具述。

复次修行者。内身循身观。彼以闻慧。或以天眼。见十种虫行于髓中。有行精中。何等为十。一名毛虫。二名黑口虫。三名无力虫。四名大痛虫。五名烦闷虫。六名火虫。七名滑虫。八名下流虫。九名起身根虫。十名忆念欢喜虫。此之十虫。若违性瞋故亦损人身。广如经说。不可具述。

◎

◎地狱部第七

如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云。尔时信相菩萨为诸众生而作发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众生。为诸狱卒剉斫身。从头至足。乃至其顶。斩之已讫。巧风吹活而复斩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儿魁脍斩截众生故获斯罪。

第二复有众生。身体[病-丙+(君/巾)]痹眉须堕落举身洪烂。鸟栖鹿宿人迹永绝。沾污亲族人不喜见。名之癞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坏塔寺。剥脱道人。斫射贤圣。伤害师长。常无返复。背恩忘义。常行苟且。淫匿尊卑。无所忌讳。故获斯罪。

第三复有众生。身体长大聋聩无足宛转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为诸小虫之所啖食。常受此苦不可堪处。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为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语。不孝父母。反戾时君。若为帝主大臣四镇方伯州郡令长吏禁督护。恃其威势侵夺民物。无有道理使民枯瘁。呼嗟而行。故获斯罪。

第四复有众生。两目盲瞎都无所见。或抵树木。或堕沟坑。于时死已更复受身亦复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缝鹰眼合。笼系众生。皮囊盛头。不得所见。故获斯罪。

第五复有众生。饕吃瘖哑口不能言。若有所说闭目举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诽谤三尊。轻毁圣道。论他好丑。求人长短。强诬良善。憎嫉贤人。故获斯罪。

第六复有众生。腹大项细不能下食。若有所食变为脓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偷盗僧食。或为大会福食屏处偷噉。恻惜己物但贪他财。常行恶心与人毒药。气息不通。故获斯罪。

第七复有众生。常为狱卒热烧铁钉钉人百节骨头。钉之已讫自然火生。焚烧身体悉皆焦烂。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为针灸医师针人身体不能差病。诳他取财徒受苦痛。令他苦恼。故获斯罪。

第八复有众生。常在镬汤中为牛头阿傍以三股铁叉。叉人内着镬汤中煮之令烂。还复吹活而复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信邪倒见。祠祀鬼神屠杀众生。汤灌灭毛镬汤煎煮。不可限量。故获斯罪。

第九复有众生。常在火城中糖煨齐心四门俱开。若欲趣门。门即闭之。东西驰走不能自免。为火烧尽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焚烧山泽火煨鸡子烧煮众生烂身皮剥。故获斯罪。

第十复有众生。常在雪山中寒风所吹皮肉剥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横道作贼剥脱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冻死。生剥牛羊痛不可堪。故获斯罪。

第十一复有众生。常在刀山剑树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伤肢节断坏。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屠杀为业。烹害众生。屠割剥裂。骨肉分离。头脚星散。悬于高格。称量而卖。或复生悬众生。苦痛难处。故获斯罪。

第十二复有众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飞鹰走狗弹射禽兽。或断其头。或断其足。生灭鸟翼。故获斯罪。

第十三复有众生。孪臂背倮腰臃不随脚踏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为人野田行道安枪。或安射窠。施张弜穿。陷坠众生。头破脚折。伤损非一。故获斯罪。

第十四复有众生。常为狱卒桎梏其身不得免脱。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网捕众生。笼系人畜。饥穷困苦。或为宰主令长。贪取财钱枉系良善。怨酷昊天。不得纵意。故获斯罪。

第十五复有众生。或颠或狂。或痴或騃。不别好丑。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饮酒醉乱犯三十六失。复有痴身如似醉人。不识尊卑不别好丑。故获斯罪。

第十六复有众生。其形甚小阴藏甚大。挽之身皮皆复进引。行立坐卧以之为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持生贩卖。自誉己物毁些他财。器斗弄升蹶秤前后欺诳于人。故获斯罪。

第十七复有众生。男根不具而为黄门身不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犍象马牛羊猪狗死而复苏故获斯罪。

第十八复有众生。从生至老无有儿子孤立独存。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为人暴恶不信罪福。百鸟产乳之时赍持瓶器。循大水渚求拾鸿鹤鸚鵡鹅雁诸鸟卵[谷-禾+卵]。担归煮噉。诸鸟失子悲鸣噉裂眼中血出。故获斯罪。

第十九复有众生少小孤寒。无有父母兄弟。为他作使。辛苦活命。长大成人。横罹殃祸。县官所缚。系闭牢狱。无人追饷。饥穷困苦。无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喜捕拾鷗鷺鷹鷂熊罴虎豹枷锁而畜。孤此众生父母兄弟。常切忧悲悲鸣噉裂。哀感人心不能供养。常苦饥饿骨立皮连。求死不得。故获斯罪。

第二十复有众生。其形甚丑。身黑如漆。两目复青。鞞颊俱堆。疱面平鼻。两眼黄赤。牙齿疏缺。口气腥臭。矧短拥肿。大腹凸髀。脚复缭戾。倮脊匡肋。费衣健食。恶疮脓血。水肿干瘠。疥癩痲疽。种种诸恶。集在其身。虽亲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横罗其殃。永不见佛。永不闻法。永不识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为子不孝父母。为臣不忠其君。为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赏其信。乡党不以其齿。朝廷不以其爵。妄为趋诈。心意颠倒无有其度。不信三尊。弑君害师。伐国掠民。攻城破坞。偷[病-丙+于]过盗恶业非

一。美己恶人。欺凌孤老。诬谤贤圣轻慢尊长。欺诳下贱。一切罪业。悉具犯之。众恶集报。故获斯罪。

尔时一切诸受罪众生。闻佛作如是说。悲号动地。泪下如雨。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久住说法。令我等辈而得解脱。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种善根。谓我常在不念无常。善男子。譬如婴儿母常在侧不生难遭之想。若母去者便生渴仰思恋之心。母方还来乃生欢喜。善男子。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善恶业缘受报好丑。故般涅槃。尔时世尊。即为此诸受罪众生。而说偈言。

水流不常满	火盛不久然
日出须臾没	月满已复缺
尊荣豪贵者	无常复过是
念当勤精进	顶礼无上尊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六人为伴造罪。俱堕地狱同在一釜中。皆欲说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迟。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罗。佛见之笑。目连问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为伴俱堕地狱。共在一釜中。各欲说本罪。热汤沸涌不能再语。各一语便回下。一人言沙者。世间六十亿万岁。在泥犁中始为一日。何时当竟。第二人言那者。无有出期亦不知何时当得脱。第三人言迟者。咄咄我当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夺五家分供养三尊。愚贪无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诚。财产属他为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谁当保我。从地狱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乐者。第六人言陀罗者。是事上头本不为心讨。譬如御车失道入邪折轴车坏悔无所及。

颂曰。

盛年好放逸	凶猛劝不移
天长晓露促	生老病来资
百节俱酸痛	千痼并着时
华堂一相舍	幽涂万苦批

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 周宣王杀杜伯亡后现报

- 秦始皇伐终南山树怪
- 秦高平李羨奴助鬼报
- 晋吴郡张缝家杀鬼报
- 魏刘赤斧梦蒋侯召为主簿
- 吴王夫差枉杀臣公孙圣现验
- 晋安定张祚为张瓘枉杀现验
- 晋张倾枉杀曲俭倾被现验
- 宋秣陵县令陶继之枉杀大乐伎现验
- 宋将军张悦枉杀江州长史邓琬现验
- 宋文惠太子枉杀豫章王萧嶷现验
- 魏雒阳令寇祖仁枉杀成阳王元徽现验
- 唐国初相州大慈寺群贼共停相杀污寺现验

周宣王杀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于甫田。从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朱冠。执朱弓。挟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弢而死(右一验出墨子传)。

秦始皇时终南山有梓树。大数百围荫宫中。始皇恶之。兴兵伐之。天辄大风雨飞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疮皆合。有一人中风雨。伤寒不能去留宿。夜闻有鬼来问树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树曰。来即作风雨击之。其奈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头以赤丝。绕树伐汝。得无败乎。树漠然无声。病人报秦王。案言伐之。树断中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河。于是秦王立旄头骑(右一验出玄中记)。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石头堙忽见一人云。妇与人通情。遂为所杀。欲报讎岂能见助。奴用其言。果见人来。鬼便捉头奴唤与手即使倒地。还半路便死。鬼以一千钱一匹青绞绶袍与奴。嘱云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君可自着慎勿卖也。

晋永初二年。吴郡张缝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当相佑助。便与鬼食。舒席着地以饭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复犯暴人。后为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闻主人家有梓船。奴甚爱惜。当取以为棺。见担船至。有斧锯声。治船既竟。闻呼唤举尸着船中。缝眼不见唯闻处分。不闻下钉声。便见船渐渐升空入云霄中。久久灭从

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闻如有数百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我当为汝所困者耶。但知恶心。我憎汝状。故排船坏耳(右二验出幽明录也)。

魏刘赤斧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果切。乞梦放恕。会稽魏边多才艺善事神。请与边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边何人而拟斯举。赤斧因请终不许。寻而赤斧死(右此一验出志怪传)。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吴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臣公孙圣。投于胥山之下。今道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当有应声。嚭乃向余杭之山。呼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主大惧。仰天叹曰。苍天苍天。寡人岂可复归乎。吴主遂死不反。

晋安定张祚。以晋和中作凉州刺史。因自立为凉王。河州刺史张瓘士众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图瓘。瓘率众拒祚。祚遂为瓘所杀。瓘后数见祚来部从铠甲。举手指瓘云。底奴要当截汝头。瓘人姑臧立张玄静为凉王。自为凉州牧。又谋废玄静而白王。事未遂间。与玄静同车出城西门。桥梁牢壮。而忽摧折刺史旧事正旦放鸟。瓘所放出手辄死。有鹤来巢广夏门。弹遂不去。自往看之。宋焜煌宋混遣弟澄即于巢所害瓘。瓘临命语澄曰。汝荷婚姻而为反逆。皇天后土必当照之。我自可死。当令汝剧我矣。混自为尚书令。辅政有疾。昼日见瓘。从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状若火烧。掘土则无所见。混因病死。澄又然灯。油变为血。廐中马一夕无尾。三岁小儿作老翁声呼曰。宋混澄斫汝头。又城东水中出火。后三年澄为张邕所杀。

晋张倾西域校尉。张倾以怨杀曲俭。俭临死有恨言。后倾夜见白狗。自拔剑斫之不中。倾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傍。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劫掠。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微密寻捕。遂禽龙等龙。所引一人。是太乐伎。忘其姓名。劫发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欸列。随例车上及所宿主人。士贵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遂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艺精能又殊辩慧。将死之日亲邻知识。看者甚众。伎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死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殒泣。月余日陶遂夜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不分。诉天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

口仍落腹中。陶即惊寐。俄而倒绝。状若风颠。良久方醒。有时而发。发辄夭矫头反着背。四日而亡。亡后家便贫顿。一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长史邓琬。立刺史晋安王子勋为帝以作乱。初南郡太守张悦得罪。镇归杨都。及溢口赦之以为冠军将军。与共经纪军事。琬前军袁顓既败。张悦惧诛。乃称暴疾。仗甲而召。邓琬既至。谓之曰。卿始此祸。而欲卖罪少帝乎。命斩于床前。并杀其子。以琬头至。五十年悦寝疾见琬。为厉遂死。

宋济豫章王萧嶷亡后。忽现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应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我痢不断。吾已诉。先许还东邸。当判此事。便怀出青纸文书示文季云。与卿少旧。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惧不敢传。少时文惠太子薨。

魏城阳王元徽。初为孝庄帝昼计杀尔朱荣。及尔朱兆入雒害孝庄。而徽惧走投雒阳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尔朱兆购徽万户侯。祖仁遂斩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赏侯。兆乃梦徽。曰我金二百斤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觉曰。城阳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无金银。此梦或实。至晚即令收祖仁。祖仁入见徽。曰足得相报矣。祖仁欺得金百斤马五十匹。兆不信之。祖仁私敛戚属得金三十斤马三十匹输兆。犹不充数。兆乃发怒。悬头于树。以石砸其足。鞮捶杀之(右此七验出冤魂志)。

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业末年群贼互兴。寺在三爵台室西葛[茈-匕+楼]山上。四乡来投筑城固守。人物拥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复皆满。于中秽污不可见闻。贼平之后人散。寺僧无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荡内外。一切都尽。唯东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谓火净以除臭秽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运创临天下未附。吴国公蔚迥周之柱臣。镇守河北作牧旧都。闻杨氏御图。心所未允。即日聚结举兵祝诏。官军一临大阵摧解。收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园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便断。犹有六十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流尸水中。水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闻。帝曰。此段一诛深有枉滥。贼止蔚迥余并被驱。当时恻隐咸知此事。国初机候不获纵之。可于游豫园南葛[茈-匕+楼]山上立大慈寺。拆三爵台以营之。六时礼佛加一拜。为园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勅礼

唱。怨哭之声一斯顿绝(上来所引者。儿孙相系目覩亲知。信承佛教善恶之报。验知不虛。我杀还我偿。岂有斯谬)。

◎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业因篇第七十八(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业因部
- 十恶部
- 十善部
- 引证部

述意部第一

夫涉其流者。则澄爱河而清五浊。失其宗者。则震邪山而起三障。静言兹理。岂虚也哉。是知善由信发。恶由邪开。所以一念之恶。能开五不善门。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须雕琢自勉。可有心师之训。恶须省退愆过。可有情悔之时。不尔徒烦长养浪饰画瓶。终糜碎于黄尘。会楚苦于幽府。貽厥纆素鉴勸意焉。

业因部第二

如对法论云。复次有四种诸业差别。谓黑黑异熟业。白白异熟业。黑白黑白异熟业。非黑白无异熟业能尽诸业。黑黑异熟业者。谓不善业。由染污故。不可爱异熟故。白白异熟业者。谓三界善业。不染污故。可爱异熟故。黑白黑白异熟业者。谓欲界杂业。善不善杂故。非黑白无异熟业能尽诸业者。谓

于方便无间道中。诸无漏业以方便道无间道。是彼诸业对治故。非黑者。离烦恼垢故。白者。一向清净故。无异熟者。生死相违故。能尽诸业者。由无漏业。为永拔得黑等三有漏业与异熟习气故。

又优婆塞戒经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是业缘。无量世中流转生死。虽生非想非非想处。寿八万劫。福尽还堕三恶道故。佛告善男子。一切摸画无胜于意。意画烦恼。烦恼画业。业则画身。

又阿毘昙杂心业品偈云。

业能庄饰世	趣趣各处处
是以当思业	求离世解脱
身口意集业	在于有有中
彼业为诸行	严饰种种身
身业当知二	谓作及无作
口业亦如是	意业当知思

又涅槃经云。善男子。因有五种。何等为五。一生因。二和合因。三住因。四增长因。五远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业烦恼等及外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与善心和合。不善与不善心和合。无记与无记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则不堕。山河树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内有四大无量烦恼众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长因。因缘衣服饮食等故令众生增长。如外种子。火所不烧。鸟所不食。则得增长。如诸沙门婆罗门等。依因和尚善知识等。而得增长。如因父母子得增长。是名增长因。云何远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凭国王无有盗贼。如牙依因地水火风等。如乳人攒为苏远因。如无明色等为识远因。父母精血为众生远因。如时节等悉名远因。善男子。涅槃之体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当云是无常因。一切诸法复有二种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师轮绳。是名作因。如灯烛等照暗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从作因而有了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六波罗蜜。是名了因。又云。三解脱门三十七品。能为一切烦恼作不生因。亦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远离烦恼则得了了见于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无有生因。又云。若离如是三十七品。终不能得声闻正果。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不见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缘。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颠倒。能坏颠倒。性非恶

见。能坏恶见。性非怖畏。能坏怖畏。性是净行故。能令众生毕竟造作清净梵行也。

述曰。上来虽引经论明业因多种。至时断罪未明轻重。故别引优婆塞戒经辨业不同。别有四例。一将物对意有四。二轻重不同有八。三上中下不同复八。四依萨婆多论。有心无心不同复八。临时判罪并皆摄尽。故经第一云。有物重意轻。有物轻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轻意轻。第一有物重意轻者。如无恶心杀于父母者是。第二物轻意重者。如以恶心杀于畜生者是。第三物重意重者。如以极恶心杀所生母者是。第四物轻意轻者。如以轻心杀于畜生者是。

第二如是恶业复有八种轻重不同。何等为八。一者方便重根本成已轻。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已轻。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轻。四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轻。五有方便成已重根本轻。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轻。七有方便根本成已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已轻。物是一种。以心力故得轻重果。如十善业道有其三事。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复有人能勤礼拜供养父母师长和尚有德之人。先意问讯言则柔软。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欢喜不悔。是名成已。作时专著。是名根本。十善既尔。十恶亦然。

第三是十业道复有三种。谓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绮互作八准前可知)。

第四依萨婆多论。方便根本成已有心无心作八句。准类可知。

又如阿毘昙心论云。有五种果。一报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力果。五解脱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果。能断结使。是谓五果。不依断结。是谓四果。除解脱果。若是无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断结。于四果中除其报果。若不断结。除报果解脱果。若是无记法中唯有三果。除报果解脱果。

十恶部第三

第一就地狱明起不善。依毘昙论云。有五业道。一恶口。二绮语。三贪。四瞋。五邪见。于中恶口绮语及瞋彼受苦时三种现行。恶骂狱卒故恶口现行。即此恶口语不应时。违法非正即落绮语。尔时忿怒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狱

现行。若论贪业及与邪见。成就在心而不现行。以彼蠢凡未断烦恼故。贪邪见成就在心。彼处男女各常受苦。无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无此贪心现行。以常受苦心识暗钝。不能推求因果有无。是故亦无邪见现行。自余杀盗妄语两舌。彼处不行一向是无间。若地狱不有现行贪及邪见业道者。云何说彼成就此二。答烦恼心法未断已来。虽不现行性常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业。是蠢作法。发动方成。无造作处则不说成。故杂心论云。地狱之中无相杀故无杀业道。无受财故无盗业道。无执受女人故无邪淫业道。异想说故名妄语。彼无异想故无妄语。常乐离故无两舌。为苦所逼故有恶口。不时说故有绮语。贪及邪见成就不可行。

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恶具有。而无身口七支恶律仪也。问今畜生中不知言者。虽有音声成口业不。答彼起瞋时发声则别。虽非言辩亦成口业。故成实论云。畜生音声是口业不。答虽无言说之别。从心起故亦名为业。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龙王。解人意志故具十业道。自余痴钝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种。余四不具。以口不解语故。若据劫初畜生解人语者。此亦可具十恶。

第四就人中起罪行者。人中即有四天下。南阎东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恶多故皆具十恶。然东西则轻。南方最重。以有受恶律仪故。若就北单以论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业。一绮语。二贪。三瞋。四邪见。由有歌咏故有绮语。贪瞋邪见成而不行。问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无邪淫业道。答彼方无夫妻共相配偶。虽有淫事无相凌夺故无邪淫。问既有行淫即贪欲现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答彼起淫贪非俗能裁。虽数现行圣说无罪。但此贪心所起之淫。尚非罪业。不牵苦报。何况内心能起之贪。如世夫妻贪爱非制。问北方之人既有歌咏等。此不应法。即是妄语。云何不说有妄语业。答彼人淳直不行奸伪。无诳他心故非妄语。彼定千岁故无杀命。彼方衣食地有粳米。树有宝衣自然而出。无有主掌故无偷盗。彼人和柔故无两舌恶口等业。故杂心论云。鬻单有四不善业道。寿命定故无杀生。无爱财故无盗。无执受女人故无邪淫。无欺他故无妄语。常和合故无两舌。以柔软故无蠢言。有歌叹故有绮语。若论意业道虽成就而不现行。

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杀盗等。于中虽有十不善业。而无身口七种恶律仪。故杂心论云。欲界六天有十业道离不律仪。虽不害天而害余趣。如害修罗亦有截手足断而复还生。若斩首则死。展转相夺。乃至十业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诸天。乏少资缘更相揽窃。故有盗业。或有诸天自薄所爱淫

他美天。故有邪淫。自余七业文显可知。若论色无色天。依如毘昙则无不善。据理而言亦有轻微三业不善。谓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业过如初禅中。婆伽梵王语诸梵众。汝得住此。我能令汝尽老死边。汝等不须诸瞿昙所。黑齿比丘往彼问言。初禅三昧。依何三昧生。从何三昧灭。梵王答言。我是诸梵中尊者。黑齿比丘言。我不问梵王尊卑。但问初禅三昧。依何三昧生。从何三昧灭。彼不能答。即捉尊者牵出众外。语尊者言。我不能知初禅三昧。从何三昧生。从何三昧灭。汝何忍在梵中损辱我也。此是谄诈不善烦恼。言佛不能令汝解脱。即是谤佛绮语恶口。上界唯有此谄诈。发动身口微不善业。然不于他人起麤违损以生上者。曾修得定尽离欲界麤贪瞋等。故得彼报还能修定。虽有烦恼唯是痴心。以迷道故起爱慢等。乐修善法望得胜他。此等烦恼为定所坏。故不损物不相违害。若依毘昙。上界烦恼非是不善。说为无记。此细贪等能行净心。虽是无记体是染污。不同报生色苦心乐及威仪等白净无记。故论说为秽污无记。是污秽故润业受生。若此烦恼不润业者。业种则焦永不牵报。上界众生不应更生。由能润业故得更生。问上界烦恼既能润业润生得报。何故非记。答上界烦恼虽复润业。唯得总报受生而已。不由此惑正感乐果。亦不招苦故是无记。不同下界不善烦恼感得总报及别报苦。

若依成实论。上二界中所起邪见。皆名不善。如彼论说。人在色无色界。谓是涅槃。临命尽时见欲色中阴。即生邪见。谓无涅槃谤无上法。当知彼中有不善业。又论说。彼上界邪见是苦因缘道理。上界据其位判。众生心细所起或微。多不成业故名无记。若据通论。不妨于中有起麤耶成不善者。毘昙所说义当前判。成实所论义当后通。又据望理。彼细烦恼皆违理起。悉是不善。准依成实。不善恶业三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为异。

述曰。向来就凡明诸罪行依身起处竟。若论圣人如须陀洹等。出观失念容有起意。轻微不善生恶愿等。具欲结者。贪瞋虽强片似余凡。唯可直起贪欲瞋慢。不更思量起邪见心。亦不起杀盗等心。如依毘昙。得有眷属加拳等事轻不善业。若依成论。有意不善设动身口不成业报。

又弥勒菩萨所问经论云。此十不善业道一切恶法。皆从贪瞋痴起。如依三毒起杀生者。若依贪心起者。或为皮肉钱财故断生命等。是名依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杀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痴心起者。或有人言。杀蛇蝎等以生众生苦恼故虽杀无罪。或言波罗斯等。言杀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则无罪报。是名依痴起。如依三毒起偷盗者。若依贪心起者。或为自身。或为

他身。或为饮食等。是名依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于瞋人边及瞋人所爱偷盗彼物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痴心起者。如有婆罗门言。一切大地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国王先施我故。以我无力故。为余姓夺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盗。是名依痴心起。如依三毒起邪淫者。若依贪心起者。或于众生起贪染心。不如实修行等。是名依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于他守护资生。依瞋心故起。或淫怨家妻妾。或淫怨所爱之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痴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碓臼熟华果饮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淫无罪。或如波罗斯等邪淫母等。是名依痴起。

如依三毒起妄语者(此三可解)如是两舌恶口绮语(皆亦如是)依贪心起者。依贪结生。次第二心现前。如是名为依贪起。依瞋结生者。名为依瞋起。依痴结生者。名为依痴起。如贪瞋与邪见皆亦如是应知。

问曰。何故不说作不作相无作相。决定何业中有。何业中无。答曰。唯除邪淫。余六业中悉皆不定。此义云何。若自作者。成就作业及无作业。若使他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于邪淫中决定有作。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淫毕竟自作。无使他作。是故经言。颇有非身作业而得成就杀生罪不。答言。有。如口使人作成就杀罪。

又问。颇有非口业作而得成就妄语罪不。答言。有。如以身业作成就口业妄语之罪。

又问。颇有非身业作非口业作而得成就身口业不。答言。有。如以依仙人瞋心故以唯欲界色身。善业道中毕竟有作及以无作。禅无漏戒无无作戒。何以故。以依心故。中间禅不定。若深厚心毕竟恭敬心作身口业。成就作业及无作业。若深厚心结使心起身口业。亦成就作业及无作业。若非深厚心非毕竟恭敬心造身口业。唯有作业无无作业。若非深厚结使心发身口业。亦唯有作业无无作业。而方便作业心还悔者。唯有作业无无作业。

问曰。于业道中。何者是前眷属。何者是后眷属。答曰。若起杀生方便。如屠儿杀羊。或以物买将诣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断。所有恶业名前眷属。随下何刀。断其命根。即彼念时。所有作业。及无作业。是等皆名根本业道。次后所作身行作业。是名杀生后眷属业。乃至绮语皆亦如是。应知自余贪瞋邪见业中无前眷属。以初起心实时成就根本业道。

又身口意十不善业道。一切皆有前后眷属。此义云何。如人起心欲断此众生命。因复更断余众生命。如欲祭天杀害众生。即夺他物。欲杀彼人。复淫其妻。生如是心。还使彼妻自杀夫主复以种种鬪乱言说。破彼亲属。无时非实。于破物中生于贪心。即于彼人复生瞋心。为杀彼人故生如是邪见。增长邪见以断彼命。复欲杀其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种不善业道。如是等业名前眷属。一切十不善业道皆亦如是应知。

又离善道非方便修行善业道。是方便以远离根本故。及远离方便者。言方便者。如彼沙弥欲受大戒。将诣戒场礼众僧足。即请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时如是。悉皆名前眷属。从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业及彼念无作业。是等皆名根本业道。次说四依乃至不舍。所受善行身口作业。及无作业。如是等悉皆名后眷属。问曰。应说十不善业道果及随顺因。答曰。有三种果。一果报果。二习气果。三增上果。一一业道皆有此三种。此义云何。具足十不善业道有下中上。若生地狱中是果报果。习气果者。从地狱退生于人中。依杀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盗故无资生果。依邪淫故不能护妻。依妄语故有他谤果。依两舌故眷属破坏。依恶口故不闻好声。依绮语故为人不信。依本贪故贪心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见故痴心增上。如是一切名习气果。增上果者。依彼十种不善业道。一切外物无有气势。所谓土地高下。雀鼠雹棘。尘土臭气。多有蛇蝎。少谷细谷。少果细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复有相似果者。如杀者故兴所害众生种种诸苦。因彼苦故生地狱中受种种苦。以断他命后生人中。得短命报。断他暖触。是故一切外物资生无有气量。如是一切十业道中。随义相应解释应知。如劫夺他物邪淫他妻。虽不生他重逼恼苦。而破坏心。是故受罪。虽不破坏不瞋不恶口。而由恶心。是故得罪。

◎

◎十善部第四

若依十善分别者。如毘昙说。于彼地狱趣中唯有意地三善业道。然但成就而不现行。北方亦同。自余一切皆具十义。文显可知。

如弥勒菩萨所问经论云。是菩萨行十不善业道。集因缘故则堕三恶。行十善业道集因缘故则生人天。

又是上十善业道。与智慧观和合修行。其心陝劣。心厌三界。远离大悲。从他闻声而通达故。闻声意解成声闻乘。

又是上十善清净业道不从他闻。自正觉故不具大悲。而通达深因缘法成辟支佛乘。

又是上上十善业道。清净具足其心广大无量。为诸众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种令清净具足。故成菩萨乘。

问曰。云何名业道义。答曰。身口七业即自体相。名为业道。余三者意相应心。又即彼业。能作道故。名为业道。

问曰。若即业名道。皆能起地狱等者。何故余三非是业道。答曰。如彼七业。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应故。不能如彼业故。不名业道。

问曰。一切美味饮酒食肉拳手摑打一切戏笑。如是等恶行。一切礼拜供养恭敬远离饮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记以为业道。

答曰。远离饮酒等唯是心业。能起七业非身口业。是故非业道。若作与心相应亦是业道。

问曰。若即彼业能作道名为业道者。即一切法于心皆名业道。何故但说十种业道。不说无量业道。答曰。以胜重故。以诸恶行及善行中十业道重。余非重故不说无量。又七业一向极重。意三亦轻亦重。饮酒等不尔。以是故但说十名为业道。不说余者名为业道。

问曰。远离杀生者。云何杀生等相应说。答曰。杀生有八种。一故心。二他。三定不定众生相。四疑心。五起舍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无作相。是等名为杀生身业。身口意业名为杀生。

问曰。何故名故心者。答曰。若不故心成杀生罪者。则阿罗汉不得涅槃。以阿罗汉断世间因。有不作心而杀众生。亦应还生世间。而实不然。以是义故。不故心杀不得罪报。

问曰。何故名他。答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杀者。能杀人得杀生罪。以自杀者无可杀境故。自断命不得恶报。又阿罗汉自害其身。断己命故而彼无罪。何以故。已离瞋心等故。是自杀不得杀罪。

问曰。何名定不定众生相者。答曰。定众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于中定杀其人。是得杀罪。若杀余人不得杀罪。不定者。以舍一切故随杀得罪。以彼处不离众生相故。

问曰。何故名疑者。答曰。疑心杀生亦得杀罪。以彼是众生亦得杀罪。以舍慈悲心故得杀罪。

问曰。何故名起舍命方便者。答曰。若杀者于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断命。非慈悲心。作杀方便。是名为起。

问曰。何故名作不作相无作相者。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虽作业灭而善无记法相续不断。如修多罗说。有信者修行十种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长功德。若离身口业更无无作。云何异心法而得增长。是故当知。离身口业有无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业。若无无作此云何成。若无无作法。离波罗提木叉。亦应无无作戒。是故当知。有无作法。

问曰。云何名远离偷盗者。答曰。偷盗有九种。一他护。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随他。五欲夺。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八不作相。九无作相。是等名为偷盗身业。

问曰。何名他护者。答曰。此明取他护物。问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则不得罪。名为彼想。

问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心有疑。为是我物。为是他物。而彼物他物并须识之。

问曰。何名知不随他者。知他物生心他随我想。

问曰。何名欲夺者。答曰。起损害心。

问曰。何名和他物起我心者。答曰。若不异见。若闇地取。若疾疾取。若取余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

问曰。何名作不作相无作相者。答曰。此三如前杀生中说。

问曰。云何远离邪淫者。答曰。邪淫有八种。一护女人。二彼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护。六非道非时。七作。八无作想。是等名为邪淫身业。

问曰。何名护女人者。答曰。所谓父母等护。

问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护。女想非不护想。

问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心为自女。为他女。为父母护。为不护等女。一一皆成邪淫。

问曰。何名道非道者。答曰。道者所有道。非道者。谓非道。

问曰。何名彼不护女非道非时者。答曰。此亦名邪淫。

问曰。何名作不作相无作相者。答曰。此三如杀生中说。然此中不作相者。于邪淫中无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

问曰。云何名远离妄语者。答曰。妄语有七种。一见等事。二颠倒非颠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无作相。是等名为妄语口业。

问曰。何名见等事者。答曰。谓见闻觉知。

问曰。何名颠倒非颠倒事者。答曰。颠倒事者如闻如彼事非颠倒者。谓如彼事。

问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为如是不如是。为一向如是。为一向不如是。

问曰。何名起覆藏想者。答曰。覆藏实事异相事中住异相说。作不作无作相如杀生中说。

问曰。云何远离两舌者。答曰。两舌有七种。一起不善意。二实虚妄。三破坏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无作相。是等名为两舌口业(此七易解不烦释之)。

问曰。云何远离恶口者。答曰。恶口有七种。一依不善意。二起恼乱心。三依乱心。四言说他。五作。六不作相。七无作相(此七亦易不烦释之)。

问曰。云何远离绮语者。答曰。绮语有七种。一依不善意。二无义。三非时。四恶法相应。五作。六不作相。七无作相。

问曰。何名依不善意者。答曰。依欲界修道烦恼心相应说名为绮语。

问曰。何名无义者。答曰。离实义故。

问曰。何名非时者。答曰。语虽有义而非时说亦成绮语。又有时说于大众中为自在人说亦成绮语。

问曰。何名恶法相应者。答曰。谓一切戏语非法歌舞等。一切与不善法相应者。皆是绮语。作不作无作相者。如前杀生中说(此下贪瞋邪见其文易解不烦释之)。

又论云。如娑伽罗龙王所问经中如来说言。龙王离杀获得十种离烦恼热清凉之法。何等为十。一施与一切众生无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断诸烦恼过患习气。四取无病果。五增长寿种子。六诸非人等常所守护。七睡寤安隐。八不见恶梦离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种离烦恼热清凉之法。龙王。若不杀善根回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时心得自在。是故寿命无量。如龙王菩萨离杀生故能起布施。则得成就大富资生。不可破坏。得长寿命。行菩萨行。过诸世间所恼恶事。如是龙王。十善业道亦复如是。庄严成就大利益故。

引证部第五

如杂宝藏经云。昔佛在世时。波斯匿王有其一女。名曰善光。聪明端正。父母怜愍举宫爱敬。父语女言。汝因我力举宫爱敬。女答父言。我有业力不因父王。王闻瞋忿而语之言。今当试汝有自业力。即遣左右觅一最下贫穷乞人。以女妻之。王语女言。汝自有业不假我者。从今可验。女犹答言。我有业力。即共穷人相将出去。妇问夫言。有父母不。夫答妇言。我父母先此舍卫城中第一长者。父母居家都已死尽。无所依怙是以穷乞。妇复问言。汝今颇知故宅处不。答言。知处。垣宅毁坏遂有空地。夫妇相将往至故舍周历案行。随其行处伏藏自出。即以珍宝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宫宅悉成。宫人伎女奴婢仆使不可称计。王卒忆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王。善光女郎宫室钱财不减于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请王到舍。王即受请。见其家内宫宅

庄严。叹未曾有。王往问佛。此女先世作何福业。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后。有盘头王。以佛舍利起七宝塔。王大夫人见即便以天冠拂饰着像顶上。以天冠中如意宝珠着塔[亭*支]头。因发愿言。使我将来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荣豪贵。莫堕三恶八难之处。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后于过去迦叶佛时。复以肴膳供养佛僧。而夫遮断。妇即劝请。我今已请使得充足。夫还听妇。尔时妇者今善光是。尔时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妇世常贫贱。以还听故。要因其妇得大富贵。无其妇时后还贫贱。以是因缘。善恶之业。逐身受报。未曾违失。

又杂宝藏经云。佛在世时。波斯匿王时于眠中闻二内官共诤道理。一人说言。我依王活。一答言。我自依业不依王也。王闻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赏之。即遣直人语夫人言。我今当使一人往者重与财物。寻即遣彼依王活者。持所饮酒送与夫人。此人出户鼻中血出不得前进。寻即倩彼依业者送。夫人见已重赐钱财衣服璎珞。来到王前。王见深怪。即便唤彼依王活者。而问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即向王具白情事。王闻叹言。佛语真实自作其业还自受报。不可夺也。由是观善恶报应自业所引。非天非王之所能与。要须自作自得。起于正见信业果报。近获人天。远招佛果。若违圣教具受前苦。

又轮转五道经云。迦维罗卫国。舍卫国。佛在世时。二国之间有一大树。名尼俱类。树高二十里。枝布方圆覆六十里。其树上子皆数千万斛。食之香甜。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众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树下。时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难。天下万物各有宿缘。阿难白佛。何等宿缘。佛言。夫人作福。譬喻此树稍稍渐大收子无限。夫人豪贵国王长者。从礼三尊中来。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为人长寿无有疾病。身体强壮姝长。从持戒中来。为人端正颜色洁白辉容第一见无不喜。从忍辱中来。为人精进乐于福事。从精进中来。为人安庠言行审谛。从禅定中来。为人才明达解深法。从智慧中来。为人音声清彻闻者乐听。从歌叹三宝中来。为人洁净无有疾痛。从慈心中来。阿难白佛。云何为慈。佛言。一慈众生如母爱子。二悲世间欲令解脱。三解脱道意心常欢喜。四为能护一切不犯。是名慈心。佛言。为人姝长恭敬人故。为人短小轻慢人故。为人丑陋喜瞋恚故。为人生无所知不学问故。为人专愚不教人故。为人瘖哑谤毁人故。为人聋盲不听法故。为人奴婢负债不偿不礼三宝故。为人丑黑遮佛光明故。为人生在裸国者。轻衣入精舍故。生马蹄国者。着屣蹶佛前故。生穿胸人国者。布施作福

悔惜心故。生在麀鹿麋鹿中者。喜惊怖人故。生在龙中者。调戏忿怒人故。身生恶疮癞疾难差医药所不治苦痛难言者。前身喜鞭打众生故。人见欢悦者。前身见人欢悦故。人见不欢悦者。前身见人不欢悦故。喜遭县官闭在牢狱杻械其身者。前身喜笼系众生不从意故。为人口缺者。前身钓鱼口缺故。为人闻说法心不听采于中两舌乱人听受者。后生作长耳驴耽耳狗中。为人慳贪而骄恠好独食者。死入地狱堕饿鬼中。出生为人贫穷饥饿。衣不盖形。食不供口。为人好食独噉恶食施人者。后堕猪豚蜚蝗之中。为人喜剥脱人物者。后堕羊中生被剥皮。为人喜杀生者。后生为水上作蜉蝣之虫。朝生暮死。为人喜偷盗人物者。后生奴婢牛马中。为人喜妄语传人恶者。死入地狱。烱铜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后堕鸬鹚鸦鹊鸟中。人闻其鸣莫不惊怖。皆言变怪祝令其死。为人喜淫他妇女者。死入地狱。男抱铜柱。女卧铁床。后堕淫象鹅鸭鸟中。为人喜饮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地狱堕沸屎泥犁中。后生堕狴狴兽中。后生为人。愚痴故无所知。为人夫妇不相和顺。数共鬪诤更相驱遣者。后堕鸬鹚中。为人喜贪人力者。后堕象中。佛言。除州县官长禀食官禄无罪。或私侵于民。鞭打输送。告诉无地。杻械系录。不得宽纵者。此人罪报死入地狱。神更受痛数千万劫。罪毕乃出。后堕水牛中。穿领决鼻牵船挽车。大杖打扑偿其宿罪。为人不洁净者。从猪中来。为人慳贪不好施者。从狗中来。为人佞戾自用者。从羊中来。为人不安庠不能忍事者。从猕猴中来。为人内恶含毒心者。从蝮蛇中来。为人好于美食恐害众生无有善者。前身从豺狼狸猫中来。

又佛说须摩提女经云。尔时罗阅城有长者。号曰郁迦。有女名须摩提。厥年八岁。历世奉敬过去无数百千诸佛。积累功德不可称计。行到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叉手白佛。欲有所问。愿为解说。佛语须摩提。恣所欲问。今当为说令汝欢喜。须摩提问佛言。菩萨云何所生处人见之常欢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财宝。云何不为他人所别离。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叶莲花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从不可计亿刹土去到彼间得礼诸佛。云何得无讎怨无侵嫉者。云何所说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云何得无殃罪所作善行无能坏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临寿终时。佛在前立为说经法。即令不堕苦痛之处。所问如是。是时佛语须摩提。如汝所问如来义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闻。吾当解说。时女即言。甚善世尊。愿乐欲闻。佛言菩萨有四事法。人见皆欢喜。何等为四。一瞋恚不起。视怨家如善知识。二常有慈心向于一切。三常行求索无上要法。四作佛形像。

菩萨复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为四。一布施以时。二与已倍悦。三与后不悔。四既与不求其报。

菩萨复有四事法。不为他人所别离。何等为四。一不传应说鬪乱彼此。二导愚痴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毁败正法护使不绝。四劝勉诸人教使求佛令坚不动。

菩萨复有四事法。得化生千叶莲华中立法王前。何等为四。一细捣红青黄白莲华。合此四种末之如尘。使满软妙华。持是供养世尊。若塔及舍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三作佛形像使坐莲华上。四得最正觉便欢喜住。

菩萨复有四事法。得神足从一佛国复至一佛国。何等为四。一见人作功德不行断绝。二见人说法而不中止。三常燃灯火于塔寺中。四求三昧。

菩萨复有四事法。得无讎怨无侵嫉者。何等为四。一于善知识无谀谄心。二不慳贪妬他人物。三见人布施助其喜。四见菩萨诸所作为不行诽谤。菩萨复有四事法。其所语言闻者信从踊跃受行。何等为四。一口之所说心亦无异。二于善知识常有至诚。三闻人说法不生是非。四若见他人请令说法不求其短。

菩萨复有四事法。得无殃罪所作善行疾得净住。何等为四。一心意所念常志于善。二常持戒三昧智慧。三初发菩萨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脱。四常有大慈愍于一切。

菩萨复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为四。一常念于佛。二常精进。三常念经法。四常立功德。

菩萨复有四事法。临寿终时佛在前立为说经法。令其不堕苦痛之处。何等为四。一为一切人故具满诸愿。二若人布施诸不足念欲足之。三见人杂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常念供养于三宝。

尔时须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说四十事。我当奉行令不缺减。悉使具足不违一事。

又辩意长者子经云。尔时世尊与无央数大众共会围绕说法。时舍卫城中有大长者子。名曰辩意。从五百长者子。来诣佛所为佛作礼。叉手白言。欲有所

问。唯愿慈愍。有何因缘得生天上。复何因缘来生人中。复何因缘生地狱中。复何因缘常生饿鬼中。复何因缘生畜生中。复何因缘常生尊贵中众人所敬。复何因缘生奴婢中为人所使。复何因缘生庶民中。口气香洁身心常安。为人所誉不被诽谤。复何因缘得生为人。常被诽谤为人所憎。形体丑恶身意不安。常怀恐怖复何因缘所生之处。常与佛会闻法奉众。初不差违。遭遇知识速得好心。若作沙门当得所愿。所问如是。唯愿世尊。分别解说。令使众会得闻正教。愿使一切得济彼安。佛告长者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解说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谓为五。一慈心不杀。恤养物命令众得安。二贤良不盗他物。布施无贪济诸穷乏。三贞洁不犯外色男女。护戒奉斋精进。四诚信不欺于人护口。四过无得贪欺。五不饮酒不经过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

佛告辩意。复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谓为五。一布施恩润贫穷。二持戒不犯十恶。三忍辱不乱众患。四精进劝化无有懈怠。五一心奉孝尽忠。是为五事得生人大富长寿端正威德得为人主一切敬侍。

佛告辩意。复有五事死入地狱亿劫乃出。何谓为五。一不信有佛法众。而行诽谤轻毁圣道。二破坏佛寺尊庙。三四辈转相诽谤不计殃罪。无敬顺意。四反逆无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顺从。五当来有欲为道。已得为道便不顺师教诲。而自贡高轻慢诽谤师。是为五事死入地狱展转地狱无有出期。复有五事堕饿鬼中。何谓为五。一悭贪不欲布施。二盗窃不孝二亲。三愚闇无有慈心。四积聚财物不肯衣食。五不给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为五事堕饿鬼中。

复有五事作畜生行堕畜生中。何谓为五。一犯戒私窃偷盗。二负债抵而不偿。三杀生以身偿之。四不善听受经法。五常以因缘艰难斋戒施会以俗为缘。是为五事生畜生中。

复有五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何谓为五。一施慧普广。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三忍辱无有瞋恚。四柔和谦下。五博闻经戒。是为五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

复有五事常生卑贱为人奴婢。何谓为五。一懦弱不敬。二亲二刚强无恻心。三放逸不礼三尊。四盗窃以为生业。五负债逃避不偿。是为五事常生卑贱奴婢之中。

复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气香洁身心常安。为人所誉不被诽谤。何谓为五。一至诚不欺于人。二诵经无有彼此。三护戒不谤圣道。四教人远恶就善。五不求人长短。是为五事生于人中口气香洁身心常安为人所誉不被诽谤。复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诽谤为人所憎。形体丑恶心意不安。常怀恐怖。何谓为五。一常无至诚欺诈于人。二大会之人有说法者而诽谤之。三见诸同学而轻试之。四不见他事而为作过。五鬪乱两舌彼此。是为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诽谤。为人所憎形体丑恶身心不安常怀恐怖。

复有五事所生之处。常与佛法众会。初不差违。见佛闻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门即得所愿。何谓为五。一身奉三宝劝人令事。二作佛形像当使鲜洁。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一切与尊正等如爱赤子。五所受经法昼夜讽诵。是为五事所生之处。常与佛法众会。初不差违。见佛闻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门即得所愿。

于是长者子辩意。闻佛说是五十事要法之义。欣然欢喜逮得法忍。五百长者皆得法眼净。又诸会各得所志。

颂曰。

心境相乘	业结牵缠	七识起发
八识因缘	三界受报	六趣迁延
随事起业	触处拘连	五阴劳倦
九恼迍邐	自非慈圣	岂益我筌
舍情普洽	机寤重玄	舒则利物
卷则自然◎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受报篇第七十九(此有十二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受胎部
- 中阴部
- 见报部
- 生报部
- 后报部
- 定报部
- 不定部
- 善报部
- 恶报部
- 住处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恶之业用。寔三报之征祥。犹形影之相须。譬六趣之明验。其三报者。以悦天后之耳目。翻九色之深恩。孤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苦之切酷。斯为现报也。群徒潜沦于幽壑。神陟轮飘而不改。身酸历代之殃^豐。不晓王子之丧目。斯生报也。外道纵祸于非想迷法。永惑于始终。为着翅之暴狸。飞沈受困而难计。斯为后报也。玄鉴三代溺丧之流。深记来变坏形之累。使寤四谛三明之室。令出三报五苦之闇也。

引证部第二

如优婆塞戒经云。佛言。善男子。众生造业有其四种。一者现报(今身作极善恶业即身受之。是名现报)二者生报(今身造业次后身受。是名生报)三者后报(今身造业。次后未受。更第二第三生已去受者。是名后报)四者无报(犹无记等业是)此无报业复有四种。一时定报不定(此于三时决定不改。由业有可转故报不定)二报定时不定(由业力定报不可改。然时有可转故时不定)三时报俱定(由业定故感时亦定)四时报俱不定(由业不决定故时报亦不定)众生作业有具不具。若先念后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复有作不具足者。谓作业已果报不定。复有作已亦具足者。谓作业已定当得报。复有作已不具足者。果报虽定时节不定。复有作已亦具足者。时报俱定。复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见。复有作已亦具足

者。毁戒邪见。复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时生悔。复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时不悔。如恶既尔。善亦如是。

受胎部第三

如善见律云。女人将欲受胎。月华水出。华水者。此是血名。欲怀胎时。于儿胞处生一血聚。七日自破。从此而出。若血出不断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尽出者。以男精还复其处。然后成胎。故血尽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触。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见色。六闻声。七嗅香。问何谓相触受胎。答有女人月水生时喜乐男子。若男子以身触其身分。即在贪着而便怀胎。问何谓取衣受胎。答如优陀夷共妇出家。欲爱不止各相发问。欲精污衣。尼取舐之。复取内根。即便怀胎。问何谓下精受胎。答如鹿母嗅道士精。欲心而饮。遂便怀胎生鹿子道士。问何谓手摩受胎。答如睽菩萨父母俱盲。帝释遥知下来其所。为夫妇既悉出家为道。不合阴阳。以手摩脐下。即便怀胎而生睽子。问何谓见色受胎。答有一女人。月华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极盛唯视男子。如宫女人亦复如是。即便怀胎。问何谓闻声受胎。答如白鹭鸟悉雌无雄。到春节时阳气始布。雷鸣初发。雌鹭一心闻声便即怀胎。鸡亦有闻雄鸡声亦得怀胎。问何谓嗅香受胎。答如秦牛母但嗅犊气而亦怀子。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因缘识来受胎。一母有欲父有欲父母共集一处。然外识未应来趣。便不受胎。若识来趣。父母不集则不成胎。二若复母人无欲父欲意盛。母不大殷勤则非成胎。三若父母共集一处。母欲炽盛父不大殷勤。则非成胎。复有三种。一若父母共集一处。父有风病。母有冷病。则非成胎。二若母有风病。父有冷病。则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气偏多。母无此患。则非成胎。复有三种。一若父母共集一处。父相有子母相无子。则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相无子。则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无子。则非成胎。复有三种。一若复有时识神趣胎。父行不在。则非成胎。二若有时父母应集一处。然母远行不在。则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则受胎。复有三种。一若有时父母应来集一处。然父身遇重患。有时识神来趣。则非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则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病。则非成胎。若父母无患识神来趣。然父母俱相有儿则成有胎。

又瑜伽论云。复次此胎藏八位差别。何等为八。谓羯罗蓝位。遏部昙位。闭尸位。键南位。钵罗赊佉位。发毛爪位。根位形位。若已结凝内稀名羯罗蓝。若表里如酪未至肉位名遏部昙。若已成肉仍极柔软名闭尸。若已坚厚稍堪摩触名为键南。即此肉抟增长支分相现名钵罗赊佉。从此以后发毛爪现即名此位。从此以后眼等根生名为根位。从此以后彼所依处分明显现名为形位。

又于胎藏中。或由先业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随顺风故。令此胎藏或发或色或皮及余支分变异而生。发变异生者。谓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恶不善业。及由其母多习灰盐等味。若饮若食。令此胎藏发毛希毳。色变异生者。谓由先业因如前说。及由其母习近烟热现在缘故。令彼胎藏黑黯色生。又母习近极寒室等。令彼胎藏极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噉热食。令彼胎藏极赤色生。皮变异生者。谓由宿业因如前说。及由其母多习淫欲现在缘故。令彼胎藏或疥癣癩等恶皮而生。支分变异生者。谓由先业因如前说。及由其母多习驰走跳踰威仪。及不避不平等现在缘故。令彼胎藏诸根支分缺减而生。又彼胎藏。若当为女。于母右肋倚脊向腹而住。若当为男。于母左肋倚腹向脊而住。又此胎藏极成满时。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内风便发生大苦恼。又此胎藏业报所发。生分风起令头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缠裹而趣产门。其正出时胎衣遂裂。分之两腋。出产门时。名正生位。生后渐次触生分触。所谓眼触乃至意触。

◎

◎中阴部第四

如正法念经云。有十七种中阴有法。汝当系念行寂灭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终不畏于阎罗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阴有耶。

第一若人中死生于天上。则见乐相中阴。犹如白[迭*毛]垂欲堕。细软白净。复见园林华池。闻诸歌舞戏笑。次闻诸香。一切受乐无量种物。和合细触。即生天上。以善业故现得天乐。含笑怡悦颜色清静。亲族兄弟悲啼号泣。以善相故不闻不见。心亦不念。于临终时初生乐处。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见天胜处即生爱境。故受天身。是则名曰初生中阴有也。

第二中阴有者。若阎浮提人。命终生鬻单越。则见细软赤[迭*毛]可爱之色。即生贪心。以手捉持举手揽之。如揽虚空。亲族谓之两手摸空。复有风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时。暖风来吹除其寒苦。若暑热时凉风来吹。除其鬻蒸令心喜乐。以心缘故不闻哀泣悲啼之声。若其集动其心亦动。闻其悲声吹生异处。是故亲族临终悲哭。甚为障碍。若不妨碍生鬻单越。中间次第有善相出。见青莲华池。鹅鸭鸳鸯充满池中。即走往趣入中游戏。欲入母胎。从华池出行于陆地。见于父母欲染和合。因于不净。以颠倒见见其父身。乃是雄鹅。母为雌鹅。若男子生。自见其身作雄鹅身。若女人生。自见其身作雌鹅身。若男子生。于父生碍。于母生爱。若女人生。于父生爱。于母生碍。是名生鬻单越第二中阴有也。

第三中阴有者。若阎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则有相现。若临终时。见有屋宅尽作黄色。犹如金色。遍覆如云。见虚空中有黄[迭*毛]相。举手揽之。亲族兄弟说言。病人两手揽空。是人尔时寿命将尽。见身如牛。见诸牛群如梦所见。若男子受生。见其父母和合而行不净。自见人身多有宅舍。见其父相犹如特牛。除去其父与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见其身犹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与彼和合不与我。对。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阴有也。

第四中阴有者。若阎浮提人命终。生于弗婆提界则有相现。见青[迭*毛]相。一切皆青。遍覆虚空。见其屋宅悉如虚空。恐青[迭*毛]堕。以手遮之。亲族说言遮空命终。见中阴犹如马形。自见其父。犹如[马*父]马。母如驎马。父母交会爱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当与此驎马和合。若女人生。自见己身如驎马形。作如是念。如是[马*父]马何故不与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阴有也。

第五中阴有者。若鬻单越人临命终时。见上行相。若大业心自在生天。以手揽空如梦中所见。好华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气在手。见华生贪。今见此树我当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树。乃是升于须弥。见天世界华果庄严。我当游行。是名鬻单越人下品受生第五中阴有也。

第六中阴有者。若鬻单越人。以中业故。临命终时。欲生天上。则有相现。见莲华池甚可爱乐。众蜂庄严一切皆香。升此莲华须臾乘空而飞。犹如梦中。生于天上。作如是念。我今当至胜莲华池。是名鬻单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阴有也。

第七中阴有者。鬻单越人。以业胜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临命终时见胜妙堂庄严殊妙。其人尔时即升胜堂。生此殿中。以为天子。是名鬻单越人生于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阴有也。

第八中阴有者。若鬻单越人临命终时。则有相现。见于园林游戏之处。香洁可爱。闻之悦乐。不多苦恼。其心不浊。以清净心即升宫殿。见诸天众游空而行。犹如梦中。三十三天胜妙可爱。一切五欲皆悉具足。从鬻单越死生此天中。是名鬻单越人生此天处熏习游戏乃死时相第八中阴有也。

第九中阴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终生天有二种业。何等为二。一者余业。二者生业。生于天上。其人临命终时则有相现。以善业故。垂舍命时。气不咽浊。脉不断坏。诸根清净。见大池水。其水调适。洋洋而流。浮至彼岸。既至彼岸。见诸天女。第一端正。种种庄严。戏笑歌舞。其人见已。欲心亲近。前抱女人。实时生天。受天快乐如梦。中阴即灭。是名第九中阴有也(瞿耶尼人生有三品。上中下业同一光明等。一中阴。一切相似不同鬻单越人三种受生差别相也)。

第十中阴有者。若弗婆提人临命终时。见于死相。见于自业。或见他业。或见殿堂殊胜庄严。心生欢喜。欲近受生。于殿堂外见众婬女。与诸丈夫歌颂娱乐。于中阴有作如是念。欲得同戏。即入戏众。犹如睡觉。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中阴有也。

第十一中阴有者。诸饿鬼等恶业既尽受余善业。本于余道所作善业。犹如父母。欲生天中则有相现。若饿鬼中死欲生天上。于饿鬼中饥渴烧身。常贪饮食。常念浆水。欲命终时不复起念。本念皆灭。一切恶业皆悉不近。虽见饮食唯以目视。如人梦中见。不食不饮。见天可爱即走往趣。至于彼处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阴有也。

第十二中阴有者。以愚痴故受畜生身。无量种类。受百千亿生死之身。墮于地狱饿鬼畜生。轮转世间不可穷尽。以余善业。畜生中死生二天处。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于畜生恶道苦报欲尽。将得脱身则有相现。临命终时见光明现。以余善业痴心薄少。或见乐处即走往趣。如梦所见。走往趣之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二中阴有也。

第十三中阴有者。地狱众生希有难得生于天上。余善因缘如业成熟。是地狱人。以业尽故。将欲得脱。从此地狱临命终时则有相现。命欲终时。若诸狱卒掷置镬中。犹如水沫。灭已不生。若以棒打。随打即死。不复更生。若置铁函。置已即死。不复更生。若置灰河。入已消融。不复更生。若铁棒打。随打即死。灭已不生。若诸铁鸟食已不生。若诸恶兽噉已不生。是地狱人恶业既尽。命终之后不复见于阎罗狱卒。如油炷尽则无灯业。地狱中阴有相不现。忽于虚空中见有第一歌舞戏笑。香风触身受第一乐。欲近生有。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阴有也。

第十四中阴有者。若人中死还生人中则有相现。于临终时见如是相。见大石山。犹如影相在其身上。尔时其人作如是念。此山或当堕我身上。是故动手欲遮此山。亲里见之谓为触于虚空。既见此已又见此山。犹如白[迭*毛]。即升此[迭*毛]乃见赤[迭*毛]。次第临终复见光明。见其父母爱欲和合而起颠倒。若男子生。自见其身与母交会。谓父妨碍。若女人生。自见其身与父交会。谓母妨碍。当于尔时。中阴即坏。生阴次起。如印所印。印坏文成。是名人中命终还生人中第十四中阴有也。

第十五中阴有者。天中命终还生天上则无苦恼。如余天子。命终之时。爱别离苦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己身庄严之具。亦无余天坐其本处生于胜天。若四天处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可爱胜相是名第十五中阴有相续道也。

第十六中阴有道相续者。若从上天终还生下天。见众莲华园林流池。皆亦不如。既见此色饥渴苦恼。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虽同生天。二种阴有。二种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阴有相续道也。

第十七中阴有道相续者。若弗婆提人生瞿陀尼。有何等相。瞿陀尼人生弗婆提。复有何相。如是二天下人。彼此互生。皆以一相。临命终时见黑闇窟。于此窟中有赤电光。下垂如幡。或赤或白。其人见之以手揽捉。现阴即灭。以手接幡。次第缘幡。入此窟中。受中阴身。近于生阴。见受生法亦如前说。或见二牛。或见二马。爱染交会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阴。是名第十七中阴有也。

现报部第五

佛说行七行现报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种人。可事可敬。是世间无上福田。云何七种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护。五者行空。六者行无相。七者行无愿。其有众生行此七法。于现法中获其果报。阿难白佛言。何故不说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乃说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与须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虽供养须陀洹等不现得报。然供养此人者。于现世得报。是故阿难当勤勇猛成辨七法。又杂宝藏经云。昔干陀卫国有一屠儿。将五百头小牛尽欲刑。犍时有内官。以金钱赎牛。作群放去。以是因缘现身即得男根具足。还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自恣来去。未曾通白。今何故尔。王时即唤问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见屠儿将五百头小牛而欲刑残。臣即赎放。以是因缘身体得具。故不敢入。王闻喜愕。深于佛法生信敬心。夫以华报所感如此。况其果报岂可量也。

又新婆沙论云。昔有屠贩牛人。驱牛涉路。人多粮尽。饥渴热乏。息而议曰。此等群牛终非己物。宜割取舌以济饥虚。实时以盐涂诸牛口。牛贪咸味。出舌舐之。即用利刀一时截取。以火煨炙而共食之。食已相与临水澡漱。俱嚼杨枝揩齿既了。擘以刮舌。恶业力故。诸人舌根。犹如烂果。一时俱落(此皆现报以业重故)。

生报部第六

如涅槃经云。善男子。如人舍命受大苦时。宗亲围绕号哭懊恼。其人惶怖莫知依救。虽有五情无所知觉。肢节颤动不能自持。身体虚冷暖气欲尽。见先所修善恶报相。如日垂没。山陵埠阜。影现东移。理无西逝。众生业果亦复如是。此阴灭时彼阴续生。如灯生闇灭灯灭闇生。善男子。如蜡印印泥印与泥合印灭文成。而是蜡印不变在泥。文非泥出。不余处来。以印因缘而生是文。现在阴灭中阴阴生。是现在阴终不变为中阴五阴。中阴五阴亦非自生。不从余来。因现阴故生中阴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名虽无差而时节各异。是故我说中阴五阴非肉眼天眼所见。

是中阴中有三种食。一者思食。二者触食。三者意食。中阴二种。一善业果。二恶业果。因善业故得善觉观。因恶业故得恶觉观。父母交会判合之时。随业因缘向受生处。于母生爱。于父生瞋。父精出时谓是己有。见己心悦而生欢喜。以是三种烦恼因缘。中阴阴坏生后五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

生时诸根有具不具。具者见色则生于贪。生于贪故则名为爱。狂故生贪。是名无明。贪爱无明二因缘故。所见境界皆悉颠倒。

又修行地道经云。人行不纯。或善或恶。当至人道。父母合会精不失时。子来应生。其母胎通无所拘碍。心怀欢喜而无邪念。则为柔软堪任受子。其精不清不浊。中适不强。亦无腐败。亦不赤黑。不为风寒众毒杂错。与小便别。应来生者。精神便起。设是男子不与女人共俱合者。五欲与通。男子敬念欲向女人。父时精下。其神欣喜谓是吾许。尔时即失中阴五阴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倍用欢跃。是为色阴。欢喜之时为痛乐阴。念于精时是为想阴。因本罪福缘得入胎。是为行阴。神处胎中则为识阴。如是和合。名曰五阴。若在胎时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中而不增减。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转。譬如薄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七日胎精遂变。犹如生苏。至六七日变如瘰肉。至七七日转如段肉。至八七日其坚如坏。至九七日变为五疱。两肘两髀及头颈。从中出也。至十七日复有五疱二手腕二脚腕。及生其头。至十一七日续生二十四疱十手指十足指及眼耳鼻口。此从中出。至十二七日诸疱相转渐成就。至十三七日则现腹相。至十四七日则生肝肺心及其脾肾。至十五七日则生大肠。至十六七日则生小肠。至十七七日则有胃处。至十八七日生藏熟藏起此二处。至十九七日则生髀及膈膈骨手掌足跌臂节筋连。至二十七日生阴脐乳颐颈形相。至二十一七日体骨各分。随其所应。两骨在头。三十二骨着口。七骨着颈。两骨着髀。两骨着肘。四骨着臂。十二骨着胸。十八骨着背。两骨着臑。四骨着膝。四十骨着足。复有微细骨。总有一百八。与体肉合具。十八骨着在两肋。二骨着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连缀。其骨柔软如初生瓠。至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坚。如未熟瓠。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转坚。譬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连缀。足骨着足。膝骨着膝。如是膈骨髀骨臑骨脊骨胸骨肋骨肩骨项骨颐骨臂腕手足诸骨等。各自转相连着。如是聚骨犹如幻化。随风所由牵引举动。至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连着其身。至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日。诸脉悉彻。具足成就。如莲根孔。至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至三十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转厚坚。至三十二七日皮革转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唇指诸膝节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万毛发孔。犹尚未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至三十六七日爪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母腹中若干风。起开儿目耳鼻口。或有风起染其发毛。或端正。或丑陋。又有风起成体颜色。或白赤黑。有好有丑。皆由宿行。在此七日中生风寒热。大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在母

腹中。随其本行自然风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风。可其身意。柔软无瑕。正其骨节。令其端正。莫不爱敬。本行恶者。则起臭风。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节。令倭斜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是为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满四日。其儿身体骨节则成为人。其小儿体而有二分。一分从父。一分从母。身诸发毛颊眼舌喉心肝脾肾肠血软者从母也。自余爪齿骨节髓脑筋脉坚者从父也。其小儿在母腹中处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是男儿。背外而面向内在其左肋也。若是女子。背母而面向外处在右肋也。居苦痛臭处污露不净。一切骨节缩不得伸。住在革囊腹网缠裹。岁血涂染所处逼窄。依因屎溺瑕秽若斯。其于九月此余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后日发心念言。吾在园观。亦在天上。其行恶者。谓在泥犁世间之狱。至三日中即愁不乐。到四日时母腹风起。或上或下。转其儿身而令倒悬。头向产门。其有福者。时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游戏。如堕高床华香之处也。其无福者。自发念言。吾从山堕。投于拊岸沟坑溷中。或如地狱罗网棘上。旷野石间剑戟之中。愁忧不乐善恶之报不同若此。其小儿生既堕地。外风所吹。女人手触。暖水洗之。逼迫毒痛犹如痛病也。以是苦恼恐畏死亡。便有痴惑。是故迷愤。不识来去。生在地血恶露臭处。鬼魅来娆。痼邪所中。死尸所触。蛊道颠鬼。各伺犯之。如四交道堕肉段乌鸚鵡狼各来争之。诸邪妖鬼欲得儿便。周匝围绕亦复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儿已长大团哺养身。适得谷气。其体即生八十种虫。两种在发根。一名舌蛄。二名重蛄。三种在头。名曰坚固。伤损毁害。一种在脑。两种在脑表。一名蜚蛛。二名[打-丁+毛]扰。三名愤乱。两种在额。一名卑下。二名朽腐。两种在眼。一名蛄。二名重蛄。两种在耳。一名识味。二名现味。两种在耳根。一名赤。二名复赤。两种在鼻。一名肥。二名复肥。两种在口。一名摇。二名动摇。两种在齿中。一名恶弊。二名凶暴。三种在齿根。名曰喘息休止猝灭。一种在舌。名曰甘美。一种在舌根。名曰柔软。一种在上断。名曰往来。一种在咽。名为嗽喉。两种在瞳子。一名生。二名不熟。两种在肩。一名垂。二名复垂。一种在臂。名为住立。一种在手。名为周旋。两种在胸。一名额坑。二名旷普。一种在心。名为班驳。一种在乳。名曰[孚*重]现。一种在脐。名为匝绕。两种在肋。一名为月。二名月面。两种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貌。一种在背骨间。名为安丰。一种在皮里。名为虎爪。两种在肉。一名消肤。二名烧拊。四种在骨。一名为甚毒。二名习毒。三名细骨。四名杂毒。五种在髓一名杀害。二名无杀。三名破坏。四名杂骸。五名白骨。两种在肠。一名蜚蝗。二蜚蝗嘴。两种在细肠。一名儿子。二名复子。一种在肝。名为银喋。一种在生藏。名曰

伎收。一种在熟藏。名为太息。一种在谷道。名为重身。三种在粪中。一名筋。二名目结。三名目编发。两种在尻。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种在脬。一名宗姓。二名恶族。三名卧寤。四名而寤。五名护汁。一种在髀。名为挝枝。一种在膝。名为现伤。一种在[跳-兆+专]。名为铁嘴。一种在足指。名为烧然。一种在足心。名为食皮。是为八十种虫。处在一身昼夜食体。

其人身中。因风起病。有百一种。寒热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计之四百四病。在人身中。如木生火还自烧然。病亦如是。如木因体兴反来危人。如身中虫扰动不安。三十六物。假名为人。以为盖之诳惑凡愚。妄起爱念共相亲附。智者视虚安可近之。譬如陶器终有破坏。此身虚伪会有夭寿。贵贱同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门失火从次烧之。乃到东门皆令灰烬。生老病死亦复如是。

又瑜伽论云。又于胎中经三十八七日。此之胎藏一切支分皆悉具足。从此以后复经四日方乃出生。此说极满足者。或经九月。或复过此。若唯经八月。此名圆满。若经七月六月。不名圆满。或复缺减。故法华经偈云。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长
薄德少福人 众苦所逼迫

故三昧经云。说身内火界渐增水界渐微。是故迦罗逻稠渐坚。乃至肉团。众生由此薄福。从小至大。皆受其苦。

又禅秘要经云。人身三分。脐为中原。头为殿堂。额为天门。

又处胎经云。人受胎时。初七日有四大。二七日展转风吹向胁。乃至三十八七日风名华。令向产门。

又譬喻经云。风[亭*支]水。水[亭*支]地。地[亭*支]火。强者为男。弱者为女。风水相[亭*支]为男。地水相[亭*支]为女。

又解脱道论云。人身地界。碎之为尘。一斛二斗。

又增一经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毛孔有九万九千。筋脉各有五百。身虫有八十户。

又五道受生经云。儿生三岁凡饮一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血分。东弗于逮人饮一千八百斛乳。西拘耶尼人饮一万八百斛乳。北鬱单越人七日成身。初生之日置百路首。行人授指与[口*束]。所有不饮乳也(此之斛斗是古小斗。三斗当今一斗。旧人身形殊大。不同今小。恐人怪多。故别疏记)。

后报部第七

如婆沙论云。有一屠儿。七生已来常屠不落三涂。然生人天往来。此由七生已前曾施辟支一食福力故。令七生不堕恶道。然此人七生已来所作屠罪之业。过七生已次第受之。无有得脱。善恶俱尔(此是后报具如六道篇说)。

又智度论云。舍利弗虽复聪明。然非一切智。于佛智中譬如婴儿。如阿婆檀那经中。佛在祇桓住。晡时经行。舍利弗从佛经行。是时有鹰逐鸽。鸽飞来佛边住。佛经行过之影覆鸽上。鸽身安隐。怖畏即除。不复作声。后舍利弗影到。鸽便作声颤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无三毒。以何因缘。佛影覆鸽。鸽便无声不复恐怖。我影覆上鸽便作声颤栗如故。佛言。汝三毒习气未尽。以是故汝影覆时恐怖不除。

佛语舍利弗。汝观此鸽。宿世因缘。几世作鸽。舍利弗实时入宿命智三昧。观见此鸽。从鸽中来。乃至八万大劫常作鸽身。过是已往不能复见。舍利弗从三昧起。白佛言。是鸽八万大劫中常作鸽身。过是已前不能复知。佛言。汝若不能尽知过去世。试观未来世。此鸽何时当脱。舍利弗即入三昧观见。乃至八万大劫亦未免鸽身。过是已往不复能知。不审此鸽何时当脱。佛告舍利弗。此鸽除诸声闻辟支佛所知齐限。复于殑伽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鸽身。罪讫得出。轮转五道。中后得为人。经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时有佛度无量阿僧祇众生。然后入无余涅槃。遗法在世。是人作五戒优婆塞。从比丘闻赞佛功德。于是初发心愿欲作佛。后于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无量众生已而入涅槃。是时舍利弗向佛忏悔。白佛言。我于一鸟尚不能知其本末。何况诸结。我知佛智慧如是者。为佛智慧故。宁入阿鼻地狱受无量劫苦。不以为难。

定报部第八

如佛说义足经云。佛告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无脱者。何等为五。一当耗减法。二当亡弃法。三当病瘦法。四当老朽法。五当死去法。此之五法欲使不耗减。是不可得。

又佛说四不可得经云。佛与比丘及诸菩萨。明旦持钵。入舍卫城分卫。四辈皆从。诸天龙神各赍华香伎乐。追从于上。时佛道眼覩见。兄弟同产四人。远家弃业。山处闲居。得五神通皆号仙人。宿对来至自知寿尽。悉欲避终。各各思议。吾等神足飞腾自恣。在所至到无所罣碍。今反当为非常所得便危失身命。当造方便免斯患难。不可就也。于是一人则踊在空中。而自藏。形无常之对安知吾处。一人则入市中人闹之处。广大无量在中避命。无常之对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则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万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处于其中。无常之对何所求耶。一人则计。窃至大山无人之处。攀山两解。入中还合。非常之对安知吾处。于时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脱。藏在空中者。便自堕地。犹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丧已。禽兽所噉。在大海中者。则时天命。鱼鳖所食。入市中者。在于众人而自终没。于是世尊覩之如斯。谓此四人暗昧不达。欲舍宿对三毒不除。不至三达无极之慧。古今以来谁脱此患。佛则颂曰。

虽欲藏在空	善处大海中
假使入诸山	而欲自翳形
欲求不死地	未曾可获定
是故精进学	无身乃为宁

佛告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获致。何等为四。一曰年幼颜色炜烨发黑齿白。形貌光泽。气力坚强。行步举止。出入自游。上车乘马。众人瞻戴。莫不爱敬。一旦忽耄。头白齿落。面皱皮缓。体重拄杖。短气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终不可得。

二谓身体强健骨髓实盛行步无双。饮食自恣。庄饰头首。谓为无比。张弓捻矢。把执兵杖。有所危害。不省曲直。骂詈冲口。谓为豪强。自计吾我。无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着床。不能动摇。身痛如榜。耳鼻口目。不闻声香美味细滑。坐起须人污露自出。身卧其上。众患难喻。假使欲免常安无病。终不可得。

三谓欲求长寿。在世无极。得免于病死。命既甚短。怀万岁虑。寿少忧多。不察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意。杀盗淫乱。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嫉邪见。不孝父母。不顺师友。轻易尊长。反逆无道。悻望豪富。谓可永存。讥谤圣道。以邪无双。嘘天独步。慕于世荣。不识天地表里所由。不别四大因缘合成。犹如幻师。不了古今所兴之世。不受化导。不知生所从来死之所归。心存天地。谓是吾许。非常对至。如风吹云。冀念长生。命忽然终。不得自在。欲使不尔。终不可得也。

四谓父母兄弟室家亲族。朋友知识。恩爱荣乐。财物富贵。官爵俸禄。骑乘游观。妻妾子息。以自骄恣。饮食快意。儿客仆使。趋行绮视。顾影而步。轻蔑众人。计己无双。奴客庸骂。兽类畜生。出入自在。无有期度。不察前后。谓其眷属。从使之众。意可常得。宿对卒至。如汤消雪。心乃怀惧。请求济患。安得如愿。呼喻命断。魂神独逝。父母兄弟。妻子亲族。朋友知识。恩爱眷属。皆自独留。官爵财物。仆从各散。驰走如星。欲求不死。终不可得也。

佛告比丘。古今以来。天地成立。无免此苦。四难之患。以斯四苦。佛兴于世。

不定部第九

如十住毘婆沙论云。善知不定法者。诸法未生。未可分别。如佛分别业经中说。佛告阿难。有人身行善业。口行善业。意行善业。是人命终而堕地狱。有人身行恶业。口行恶业。意行恶业。是人命终而生天上。阿难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缘已熟。今世罪福因缘未熟。或临命终。正见邪见。善恶心起。垂终之心。其力大故。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人出现于世。云何为四。或有人先苦而后乐。或有人先乐而后苦。或有人先苦而后苦。或有人先乐而后乐。云何有人先苦而后乐。或有人生卑贱家。衣食不充。然无邪见。以知昔日施德之报感得富贵之家。不作施德常值贫贱无有衣食。便向忏悔改往所作。所有遗余与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财饶宝无所乏短。是谓此人先苦后乐。何等人先乐而后苦。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常怀邪见。与边见共相应。后生地狱中。若得作人在贫穷家。无有衣食。是谓此人先乐后苦。何等人先苦而后苦。或有人先生贫贱家。衣食不充。然怀邪见。与边见共相

应。后生地狱。若生人中极为贫贱。衣食不充。是谓先苦而后苦。何等人先乐而后乐。或有人先生富贵家。多财饶宝。敬重三尊。常行惠施。后生人天。常受富贵。多饶财宝。是谓此人先乐而后乐。尔时佛告比丘曰。或有众生先苦后乐。或有先乐后苦。或先苦后亦苦。或有先乐后亦乐。若人寿百岁。正可十十耳。或百岁之中作诸功德。或百岁之中造诸恶业。彼于异时。或冬受乐夏受苦。或少时作福长时作罪。后生之时。少时受福。长时受罪。若复少时作罪长时作福。后生之时。少时受罪。长时受乐。或少时作罪长复作罪。彼人后生之时。先苦后亦苦。若复少时作福长复作福。彼于后生之时。先乐后亦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人出现于世。云何为四。或有人身乐心不乐。或有人心乐身不乐。或有人身心俱乐。或有人身心俱不乐。何等人身乐心不乐。是作福凡夫人。于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卧具医药。无所乏短。但不免三恶道苦。是谓身乐心不乐。何等人心乐身不乐。所谓阿罗汉不作功德。于四事供养之中不能自办。但免三恶道苦。是谓心乐身不乐。何等人身心俱不乐。所谓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养。复不免三恶道苦。是谓身心俱不乐。何等人身心俱乐。所谓作功德阿罗汉。四事供养无所乏短。复免三恶道苦。是谓身心俱乐。

善报部第十

如弥勒菩萨所问经论云。问云何布施果报。答曰。略说布施有一种果。所谓受用果。受用果复有二种果。所谓现在受果。未来受果。复有三种果。即此二种复加般若。复有四种果。何谓四种。一有果而无用。二有用而无果。三有果亦有用。四无果亦无用。初有果而无用者。谓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轻心布施。彼如是施。虽得无量种种果报。而不能受用。如舍卫天主虽得无量种种珍宝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无果者。谓自不施。见他行施起随喜心。以是义故。虽得受用而自无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门婆罗门等虽得衣食及以受用而自无果。又如转轮圣王四兵。虽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谓至心施。不轻心施。如树提伽诸长者等。四无果亦无用者。谓布施已用即灭尽。或为出世圣道障故。犹如远离烦恼圣人。复有五种果。谓得命色力乐辩等。因命得命。是故施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缘后得长命。如是施色施力施乐施辩才等。皆亦如是。

复有五种胜果。所谓施与父母病人法师菩萨得胜果报。父母恩养生长身命。是故施者。得胜果报。又病人者。孤独可愍。以是义故。起慈悲心。施病人者。得胜果报。又说法者。能生法身。增长法身。永导善恶。平正非平正。颠倒非颠倒。是故施者。得胜果报。又诸菩萨悉能摄取利益众生。起慈悲心以摄取三宝不断绝因。以是义故。施菩萨者。得胜果报(以菩萨发心勇猛悲愿力大不同余福其心陋劣也)。

又增一阿含经云。世尊告诸比丘。今当说四梵之福。云何为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处。于中能起。第二补治故寺。第三和合圣众。第四若多萨阿竭初转法轮时。诸天世人劝请转法轮。是谓四种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为多少。世尊告曰。阎浮里地。其中众生所有功德。正与一轮王功德等。阎浮地人及一轮王之德。与瞿耶尼一人功德等。其阎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天人福。不如鬻单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

又中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能受持七种法者。得生帝释处。即说偈言。

供养于父母	及家之尊长
柔和恭逊辞	离麤言两舌
调伏慳悋心	常修真实语
彼三十三天	见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当来生此天

又杂宝藏经偈。

福业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
人乘持戒车	后生至天上
定知如灯灭	得至于无为
一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为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受报篇第七十九

恶报部第十一

夫有形则影现。有声则响应。未见形存而影亡。声续而响乖。善恶相报理路皎然。幸愿深信不猜来谄。轻重苦报具依下述。如身行杀生。或剥切禽截炮熬蚶蛎。飞鹰走狗射猎众生者。则堕屠裂斤割地狱中。蒸煮烧炙众生者。则堕镬汤炉炭地狱中。以此杀生故。于地狱中。穷年极劫。具受剧苦。受苦既毕。复堕畜生。作诸牛马猪羊驴骡驢驼鸡狗鱼鸟[申*(毒-毋+母)][甲*(日/月)]蛤蜊为人所杀。[山*累]蚬之类不得寿终。还以身肉供充肴俎。在此禽兽无量生死。若无微善永无免期。脱有片福劣复人身。或于胞胎堕落。出生丧亡。或十二十。未有所知。从冥入冥。人所矜念。当知短命皆缘杀生。

又地持论云。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恶。一一皆备五种果报。一者杀生何故受地狱苦。以其杀生苦众生故。所以身坏命终地狱众苦皆来切己。二者杀生何故出为畜生。以杀生无有慈惻行乖人伦。故地狱罪毕受畜生身。三者杀生何故复为饿鬼。以其杀生必缘慳心贪着滋味。复为饿鬼。四者杀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寿。以其杀生残害物命故得短寿。五者杀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杀生违适众患竞集故得多病。当知杀生是大苦也。

又杂宝藏经云。时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两肩有眼。胸有口鼻。常无有头。何因缘故。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作魁脍弟子。若杀人时汝常有欢喜心。以绳着髻挽之。以是因缘故受如此罪。此是恶行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也。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身常如块肉。无有手脚眼耳鼻等。常为虫鸟所食。罪苦难堪。何因缘故尔。答言。汝前世时。常与他药堕他儿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身。又缘其杀生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无义让。而行劫盗。今身偷盗不与而取。死即当堕铁窟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畜生中。身常负重驱蹙捶打。无有余息所食之味。唯以水

草。处此之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常为仆隶。驱策走使。不得自在。偿债未毕。不得闻法。缘此受苦轮回无穷。当知此苦皆缘偷盗。

今身隐蔽人光明。不以光明供养三宝。反取三宝光明以用自照。死即当堕黑耳黑绳黑暗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虻虱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形容廋黑垢腻不净。臭处秽恶人所厌远。双眼盲瞎不覩天地。当知隐蔽光明亦缘偷盗故。故地持论云。劫盗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贫穷。二者共财不得自在。劫盗何故堕于地狱。以其劫盗剥夺偷窃人财苦众生故。身死即入寒冰地狱。备受诸苦。劫盗何故出为畜生。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报。身常负重以肉供人偿其宿债。何故复堕饿鬼。缘以悭贪便行劫盗。是以畜生罪毕复为饿鬼。何故为人贫穷。缘其劫夺使物空乏。所以贫穷。何故共财不得自在。缘其劫盗偷夺。设若有财则为五家所共。不得自在。当知劫盗二大苦也。

又杂宝藏经说。时有一鬼。白目连言。大德。我腹极大如瓮。咽喉手足甚细如针。不得饮食。何因缘故受如此苦。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聚落主。自恃豪贵饮食从衡。轻欺余人。夺其饮食。饥困众生。由是因缘。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也。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常有二热铁轮在我两腋下转。身体焦烂。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与众僧作饼。盗取二番挟两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后方受地狱苦报。又缘以盗故心不贞正。恣情淫媾。今身淫媾。现世凶危。常自惊恐。或为夫主边人所知。临时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离。乃至失命。死入地狱。卧之铁床。或抱铜柱。狱鬼然火。以烧其身。地狱罪毕当受畜生。鸡鸭鸟雀犬豕飞蛾。如是无量生死。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闺门淫乱妻妾不贞。若有宠爱为人所夺。常怀恐怖。多危少安。当知危苦皆缘邪淫。

故地持论云。邪淫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妇不贞洁。二者得不随意眷属。邪淫何故堕于地狱。以其邪淫干犯非分侵物为苦。所以命终受地狱苦。何故邪淫出为畜生。以其邪淫不顺人理。所以出地狱受畜生身。何故邪淫复为饿鬼。以其淫媾皆因悭爱。悭爱罪故复为饿鬼。何故邪淫妇不贞洁。缘犯他妻故。所得妇常不贞正。何故邪淫不得随意眷

属。以其邪淫夺人爱宠。故其眷属不得随意。所以复为人之所夺。当知怀姝三大苦也。

又杂宝藏经说。昔有一鬼。白目连言。我以物自蒙笼头。亦常畏人来杀我。心常怖惧不可堪忍。何因缘故尔。答言。汝前世时淫犯外色。常畏人见。或畏其夫主捉缚打杀。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怀恐怖恐怖相续。故受如此罪。此是恶行华报。后方受地狱苦报。又缘其邪淫故发言皆妄。今身若妄苦恼众生。死则当堕啼哭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饿鬼中。在此苦恼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多诸疾病尪羸虚弱。顿乏楚痛自婴苦毒。人不爱念。当知此苦皆缘妄语。

故地持论云。妄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被诽谤。二者为人所诳。何故妄语堕于地狱。缘其妄语不实。使人虚尔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狱苦。何故妄语出为畜生。以其欺妄乖人诚信。所以出狱受畜生报。何故妄语复为饿鬼。缘其妄语皆因贪欺。慳欺罪故复为饿鬼。何故为人多被诽谤。以其妄语不诚实故。何故妄语为人所诳。以其妄语欺诱人故。当知妄语四大苦也。

又缘其妄语便致两舌。今身言无慈爱。谗谤毁辱恶口杂乱。死即当堕拔舌烊铜犁耕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畜生中。噉食粪秽。如鹈鹕鸟。为有舌根。在此之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舌根不具。口气臭恶。瘡痂蹇涩。齿不齐白。髻历疏少。脱有善言。人不信用。当知谗乱皆缘两舌。故地持论云。两舌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得弊恶眷属。二者得不和眷属。何故两舌堕于地狱。缘其两舌离人亲爱。爱离苦故受地狱苦。何故两舌出为畜生。缘其两舌鬪乱。事同野干受畜生身。何故两舌复为饿鬼。以其两舌亦缘慳嫉。慳嫉罪故复为饿鬼。何故两舌为人得弊恶眷属。缘以两舌使人良俦皆生恶故。何故两舌得不和眷属。缘以两舌离人亲好使不和合故。当知两舌五大苦也。

又缘其两舌言辄龕恶。今身缘以恶口故。鬪乱残害。更相侵伐。杀诸众生。死即当堕刀兵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畜生中。拔脚卖膀输髀丧胛。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在此之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四支不具。阉刖剝劓。形骸残毁。鬼神不卫。人所轻弃。当知残害众生皆缘恶口。

故地持论云。恶口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常闻恶音。二者所可言说常有诤讼。何故恶口堕于地狱。以其恶口皆欲害人。人闻为苦。所以命终受地狱苦。何故恶口出为畜生。以其恶口骂人以为畜生。所以出狱即为畜生。何故恶口复为饿鬼。缘其慳悒干触则骂。所以畜生苦毕复为饿鬼。何故恶口为人常闻恶音。以其发言龌鄙所闻常恶。何故恶口所可言说常有诤讼。以其恶口违逆众德。有所说言常致诤讼。当知恶口六大苦也。

又缘其恶口言辄浮绮。都无义益。无义益故今身则生憍慢。死即当堕束缚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识父母恩养。在此之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生在边地。不知忠孝仁义。不见三宝。若在中国。矬陋短矮。人所凌蔑。当知憍慢皆缘无义调戏不节。

故地持论云。无义语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所有言语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说不能明了。何故无义语堕于地狱。语既非义事成损彼。所以命终受地狱苦。何故无义语出为畜生。缘语无义人伦理乖。所以出地狱受畜生身。何故无义语复为饿鬼。语无义故慳惑所障。因慳惑故复为饿鬼。何故无义语罪出生为人。有所言语人不信受。缘语无义非可承受。何故无义语有所言说不能明了。语既无义皆缘暗昧。暗昧报故不能明了。当知无义语七大苦也。

又缘无义语故不能廉让。使贪欲无厌。今身慳贪不布施。死即当堕沸屎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畜生饿鬼中。无有衣食资仰于人。所噉粪秽。不与不得。在此之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饥寒裸露。困乏常无。人既不与。求亦不得。纵有纤毫辄遇剥夺。守苦无方亡身丧命。当知此不布施皆缘贪欲。故地持论云。贪欲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欲。二者无有厌足。何故贪欲堕于地狱。缘其贪欲作动身口。而苦于物。所以身死受地狱苦。何故贪欲出为畜生。缘此贪欲动乖人伦。是故出狱即为畜生。何故贪欲复为饿鬼。缘此贪欲得必贪惜。贪惜罪故复为饿鬼。何故贪欲而复多欲。缘此贪欲所欲弥多。何故贪欲无有厌足。缘此贪欲贪求无厌。当知贪欲八大苦也。

又缘贪欲不适意故。则有愤怒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当堕泥犁地狱。于历劫中具受众苦。受苦既毕堕畜生中。作毒蛇虻蝮虎豹豺。狼在此之

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复多瞋恚。面貌丑恶。人所憎恶。非唯不与亲友实。亦眼不喜见。当知忿恚皆缘瞋恼。

故地持论云。瞋恚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常为一切求其长短。二者常为众人之所恼害。何故瞋恼堕于地狱。缘此瞋恼恚害苦物。受地狱苦。何故瞋恼。

出为畜生。缘此瞋恼不能仁恕。所以出狱受畜生身。何故瞋恼复为饿鬼。缘此瞋恼从嗔心起。嗔心罪故复为饿鬼。何故瞋恼。常为一切求其长短。缘此瞋恼不能含容。故为一切求其长短。何故瞋恼常为众人之所恼害。缘此瞋恼恼害于人。人亦恼害。当知瞋恼九大苦也。

又缘其瞋恼而怀邪僻。不信正道。今身邪见遮人听法。诵经自不~~滌~~采。死则当堕聋痴地狱。于遐劫中受诸苦恼。受苦既毕堕畜生中。闻三宝四谛之声。不知是善。杀害鞭打之声。不知是恶。在此之中无量生死。以本因缘。若遇微善。劣复人身。生在人中聋瞽不闻。石壁不异。美言善响绝不觉知。当知阻碍听法皆缘邪见。

故地持论云。邪见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生邪见家。二者其心谄曲。何故邪见堕于地狱。缘以邪见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谤佛法僧不崇三宝。既不崇信断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终入阿鼻狱。何故邪见复为畜生。缘以邪见不识正理。所以出狱受畜生报。何故邪见复为饿鬼。缘此邪见嗔心坚着。乖僻不舍。不舍嗔着。复为饿鬼。何故邪见生邪见家。缘此邪见僻习缠心。所以为人生邪见家。何故邪见其心谄曲。缘此邪见不中正故。所以为人心常谄曲。当知邪见十大苦也。如是一一微细众恶罪业无量无边。皆入地狱备受诸苦。非可算数。而知且略言耳。若能返恶为善即是我师。

又八师经云。佛为梵志说八师之法。佛言。一谓凶暴残害物命。或为怨家所见刑戮。或为王法所见诛治。灭及门族死入地狱。烧煮拷掠万毒改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为饿鬼。当为畜生。屠割剥裂。死辄更刃。魂神展转。更相残害。吾见杀者。其罪如此。不敢复杀。是吾一师。佛于是说偈言。

凶者心不仁 短弱相伤残
杀生当过生 结积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惊恐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庶汇

二谓盗窃。强劫人财。或为财主。刀杖加刑。应时瓦解。或为王法。收系着狱。拷掠榜笞。五毒皆至戮之都市。门族灰灭。死入地狱。以手捧火。烱铜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当为饿鬼。意欲饮水。水化为脓。所饮食物。物化为炭。身常负重。众恼自随。或为畜生。死辄更刃。以肉供人。偿其宿债。吾见盗者。其罪如此。不敢复盗。是吾二师。佛于是说偈言。

盗者不与取 劫窃人财宝
亡者无多少 忿恚愁毒恼
死受六畜形 偿其宿债负
吾用畏死故 弃国施财宝

三谓邪淫。犯人妇女。或为夫主边人所知。临时得殃。刀杖加刑。首足分离。祸及门族。或为王法。收捕着狱。酷毒掠治。身自当辜。死入地狱。卧之铁床。或抱铜柱。狱鬼然火。以烧其身。地狱罪毕。当受畜生。若后为人。闺门淫乱。远佛违法。不亲贤众。常怀恐怖。多危少安。吾见是故。不敢复淫。是吾三师。佛于是说偈言。

淫为不净行 迷惑失正道
形消魂魄惊 伤命而早夭
受罪顽痴荒 死复堕恶道
故吾妻子施 建志乐山藪

四谓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潜入无罪。谤毁三尊。招致捶杖。亦致灭门。死入地狱。狱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犁之。烱铜灌口。求死不得。罪毕乃出当为畜生。常食草棘。若后为人。言不见信。口中常臭。多被诽谤骂詈之声。卧辄恶梦。有口不得食佛经之至味。吾见是故。不敢恶口。是吾四师。佛于是说偈言。

欺者有四过 谗佞伤贤良
受身痴聋[(鼓-支+(山/夕))/耳] 謔吃口臭腥
颠狂不能信 死堕拔舌耕
吾修四净口 自致八音声

五谓嗜酒。酒为毒气。主成诸恶王道毁仁泽灭。臣慢上忠敬朽。父礼亡母失慈。子凶虐孝道败。夫失信妇奢淫。九族诤财产耗。亡国危身。无不由之。酒之乱道三十有六。吾见是故。绝酒不饮。是吾五师。佛于是说偈言。

醉者为不孝	怨祸从内生
迷惑清高士	乱德败淑贞
故吾不饮酒	慈心济群氓
净慧度八难	自致觉道成

六谓年老。夫老之为苦。头白齿落。目视盲冥。耳听不聪。盛去衰至。皮缓面皱。百节酸疼。行步苦极。坐起呻吟。忧悲心恼识神转灭。便旋即忘。命日促尽。言之流涕。吾见无常灾变如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师。佛于是说偈言。

吾念世无常	人生要当老
盛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忧劳百病生	坐起苦痛恼
吾用畏是故	弃国行求道

七谓病瘦。肉尽骨立。百节皆痛。犹被杖楚。四大进退手足不任。气力虚竭坐起须人。口燥唇焦筋断鼻坼。目不见色。耳不闻音。不净流出。身卧其上。心怀苦恼。言辄悲哀。今观世人。年盛力壮华色炜晔。福尽罪至无常百变。吾观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师。佛于是说偈言。

念人衰老时	百病同时婴
水消而火起	刀风解其形
骨体筋脉离	大命要当倾
吾用畏是故	求道愿不生

八谓人死。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风去息绝。火灭身冷。风先火次。魂灵去失。身体挺直。无所复知。旬日之间。肉坏血流。臃胀烂臭。无一可取。身中有虫。还食其肉。筋脉烂尽。骨节解散。髑髅髀胫。各自异处。飞鸟走兽竞来食之。天龙鬼神。帝王人民。贫富贵贱。无免此患。吾见斯变。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师。佛于是说偈言。

惟念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尽而命终 弃之于黄泉
身烂还归土 魂魄随因缘
吾用畏是故 学道求泥洹

梵志于是心即开解遂得道迹。长跪受戒为清信士。不杀不盗不淫不欺奉孝不醉。欢喜为佛。作礼而去。故书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大怒伤阴。大喜败阳。丽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毒。能寤此旨。斯为大师。

住处部第十二(别有四部)

- 七识住处
- 九众生居住处
- 二十五有住处
- 四十二居止住处

七识住处第一

如毘昙说云。于欲界之中唯取人天善趣为一。及取上之二界各前三地则为七也。论言。何故四种恶趣及第四禅并及非想不立识住法者。此还如论中释云。若识于彼乐住者。则立识住。乐住非分者。是则不立。谓彼四恶趣中苦逼迫故识不乐住。第四禅中有净居天。乐入涅槃故识不乐住。无想众生以无心故不可说为识住。自余第四禅。其亦不定。或求无色。或求净居。或求无想故识亦不乐住也。第一有中以其闇昧不捷疾故识不乐住。以如斯义。是故不立。又说若彼有坏识法者。是则不立识住。谓彼四恶趣中为彼苦受恼坏识故。所以不立。第四禅中以有无想正受及无想天断坏识。故一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彼灭尽三昧。害识心故。是以此三处悉皆不立识住。七识住略分别如是。

九众生居住处第二

问曰九众生居云何差别。答曰。如毘昙中说。谓于前七识住上。加无想天及与非想。即是九众生居。若言恶趣及余第四禅。何故不立众生居者。此如论中前释。若彼众生爱乐住者。立众生居。乐住非分者。是则不立。谓彼四恶

趣中多苦恼。故众生不乐住于彼。第四禅中五净居天。疾乐涅槃故亦不乐住。自余第四禅如前所说。是故不立众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处第三

问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别。答曰。如舍利弗阿毘昙论说。欲界之中具十四有。色界有七。无色有四。三界合论故有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谓四恶趣。即以为四。又取四天下人。复以为四。帖前为八。又取六欲诸天以六。帖前便为十四有也。

色界七者。所谓四禅。即以为四。又于初禅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禅中取五净居并无想天。即为其七。将七帖前十四。即为二十一有也。无色界中四者。谓四无色定。以四帖前。即为二十五有。是故彼论偈云。

四洲四恶趣 梵王六欲天
无想五净居 四空及四禅

问曰。未知以何义故于初禅中别取梵王。于第四禅中别取无想天并五净居。立为三有。别于初四禅者。有何义耶。答曰。有以谓彼初禅大梵天者。外道人等常计以为能生万物之本。违之则受生死。顺之则得解脱。又彼梵王亦复自计己身。能为造化之主。是一是常。是真解脱。如来为欲破彼情见。是故别标说为有也。第二无想天者。谓彼天中悉得定寿。五百大劫无心之报。外道人等于此不达。而复计为真实涅槃。是故乐修无想之定求生彼处。如来为欲破彼情见。是故别标说为有也。第三五净居者。于中有彼摩酰首罗天王处。外道人等亦复计彼天王。能为造化之本。归之则得解脱。为破此见。是故如来别标说有。别说之意义显斯也。

问曰。未知于彼六趣之中。四种恶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义然耶。答曰。有以所谓于彼四恶趣中。苦恼多故。众生不着。乐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胜。众生乐住。心已殷着。是故随方。说之为四。天趣最胜。乐住之情。最为无上。是故随处说为十七。二十五有略辩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处第四

问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别。答曰。如楼炭经说。谓于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无色界中有四。三界合论有四十二居止处。其欲界二十者。谓彼八大地狱及畜生饿鬼。即为十也。又取四天下人及六欲天。复为十也。总为二十居止处。色界中十八者。谓彼四禅之中有十八天。即为十八居止。无色界中。四空定处。合为四十二居止也。

问曰。何故于六趣之中。地狱人天三趣之中。各各立多居止处。鬼畜二趣各唯立一。修罗一趣全不立者何耶。答曰。居止名为安止住处。有定处者。随处则立。无定处者。是则不立。谓彼地狱定有八处。人有四处。天定有其二十八处。是故于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无有定别多居止处。是故就趣各立其一。修罗趣摄入余道。是故不论。

问曰。若依毘昙说。彼四空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亦无定别。又彼无形。则无栖托。何故得说居止处耶。答曰。依如小乘。实当如是。若依大乘说。彼亦有微细色形。各有宫殿。别有四处。于三界中。别守一界。不杂余二。是故说为四居止也。

问曰。依如毘昙说。彼梵王与彼梵辅天同无别住处。第四禅中无想天者。与彼广果同阶亦无别处。若如是者。何故得说以为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谓彼梵王于初禅中。虽无别天。而于第二梵辅天中。别有层台高广严博。大梵天王于上而住。不与梵辅天同。以其君胜上臣下别故。无想天者。虽与广果天同。其住处各有殊别。其犹此间州县相似。以如斯别。是故说之为二居止焉。

颂曰。

色心相染	业障交缠	七识起发
八识受牵	三界受报	六道苦绵
自非断妄	何得牢坚	

感应缘(略引二十二验)

- 汉元始年有女生儿两头两颈
- 汉光和年有女生儿两头肩有四臂
- 汉建兴年有女产二女相向腹心合胸

- 周烈王之年有女产二龙
- 汉时有女生蛇
- 周哀公之年有女生四十子又有生三十子
- 汉文帝时有马生角
- 秦文王五年有献五足牛
- 汉绥和二年有牝马生驹三足
- 汉景帝六年有献牛足出背上
- 晋大兴元年有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
- 魏黄初中有鹰生燕口爪俱赤
- 汉时有臣窦婴灌夫田蚡因恨谋死现报
- 晋大将军王敦枉害刁玄亮现报
- 晋有御史石密枉奏杀典客现报
- 晋大司马桓温枉害著作郎殷涓现报
- 秦姚苻以枉害苻永固苻受现报
- 秦李雄从叔寿枉害李期现报
- 宋有翟铜乌枉害同县人张超现报
- 宋有张裨为邻人烧死邻人受现报
- 宋有吕庆祖为奴教子枉害奴受现报
- 唐贞观年中有杜通达枉害众僧受现报
- 唐贞观年内有邢文宗枉害众僧受现报

汉元始元年六月。有长安女子生儿。两头异颈。面得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故京房易传曰。睽狐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两颈不一也。足多所住邪也。足少不胜任。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泄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

汉光和二年。雒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四臂共胸面俱相向。自是之后朝廷霪乱。政在私门。二头之像也。后董卓杀太后。被以不孝之名。废天子。又周之汉元以来。祸莫大焉。

汉建兴四年。西都倾覆。元皇帝始为晋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县吏任侨妻胡氏。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胸以上脐以下分。此盖天下未壹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案瑞应图云。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亩同穗谓之嘉禾。草木之属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灵象。故易云。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休显见生于陈东之国。斯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跃。谨画图上。时有识者哂之。君子曰。智之难也。以臧文仲之才。犹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载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学。古人有言。木无枝。谓之癭。人不学。谓之瞽。当其所蔽。盖阙如也。可不勉乎。

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阳君之御人产二龙。

汉定襄太守窦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之于林。及武长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将葬未窆。宾客聚集。有大蛇从林草中出。径来棺下。委地俯仰。以头击棺。血涕并流。若哀恸者。

周哀公之八年。郑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晋有豕生人能言。吴赤乌七年。有妇人一生三十子。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

昭王二十年。牝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马祸也。故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牝马生子。上无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也。

汉文帝十二年。吴地有马生角。在耳上上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后五年六月。密应城门外有狗生角。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下不当举兵向上也。吴将反之变云。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

汉绥和二年。定襄有牝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五行志曰。以为马国之武用象也。

秦文王五年。游于驹衍。有献五足牛者。时秦世丧用民力。京房易传曰。兴徭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汉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畋北山。有献牛足出背上者。刘向以为牛祸思心霏乱之咎也。至汉灵帝延嘉五年。临沅县有牛生鸡。两头四足。

晋大兴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谅。有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余人以绳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后苑中有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也。

汉绥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长大俱飞去。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雄雀。又曰。生非其类。子不嗣也。

魏黄初中有鹰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龙中。明帝为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右十二验出搜神异记)。

汉窦婴字王孙。汉孝文帝窦皇后从兄子也。封魏其侯为丞相。后乃免相。及窦皇后崩。婴益疏薄无势。黜不得志。与太仆灌夫相引荐交结其叹。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异父同母弟田蚡为丞相。亲幸从衡。使人就婴求城南田数顷。婴不与曰。老仆虽弃。丞相虽贵。宁可以势相夺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诏。列侯宗室皆往贺蚡。灌夫为人狂酒先尝。以醉忤蚡不肯贺之。窦婴强众与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满觚。夫因言辞不逊。蚡遂怒曰。此吾骄灌夫之罪也。乃缚夫谓长史曰。有诏召宗室。而灌夫骂坐不敬。并奏其在乡里豪横。处夫弃市。窦婴还谓其妻曰。终不令灌夫独死而婴独生。乃上事具陈。灌夫醉饱事不足诛。帝召见之。婴与蚡互相言短长。帝问朝臣。两人谁是。朝臣多言。婴是。王太后闻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籍吾弟。我百岁后当鱼肉之中。及出蚡复为婴造作恶语。用以闻上。天子亦以蚡为不直。特为太后故论婴及市。婴临死骂曰。若死无知则已。有知要不独死。后月余蚡病一身尽痛。似有打击之者。但号呼叩头谢罪。天子使呪鬼者瞻之。见窦婴灌夫共守笞蚡。蚡遂死。天子亦梦见婴而谢之。

晋大将军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头。梦白犬自下天而噬之。既还姑熟遇病。白日见刁乘轺车导从吏卒来仰头瞑目。及入摄录敦。敦大怖逃不得脱。死河间。国兵张鹿经旷二人。相与皆善。晋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钟岭坐于山椒。鹿酤酒失色。拔刀斩旷。旷母尔夕梦。旷自说为鹿所杀投尸涧中。脱褌覆腹。寻觅之时必难可得。当令褌飞起以示处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规叛逸。出门辄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晋山阴县令石密。先经为御史。枉奏杀典客令万黜。密白日见黜来杀密。密遂死。

晋大司马桓温。功业殊盛。负其才力。久怀篡逆。废晋帝为海西公。而立会稽王。是为简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马游猎。温常忌之。故加罪状。奏免晞及子综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综。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清等谋反。频请杀之。诏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殷涓父浩。先为温所废。涓颇有气尚。遂不诣温。而与晞游。温乃疑之。庾乃请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强。所以并致极法。简文寻崩而皇太子立。遗诏委政于温。依诸葛亮王遵旧事。温大怨望。以为失权。僭逼愈甚。后谒简文高平陵。方欲伏见帝在坟前举体莫衣。语温云。家国不造。委任失所。温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车为左右说之。又问殷涓形状。答以肥短。温云。向亦见。在帝侧十余日便病。因此忧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灭。萇随其兄衰。与苻永固战于三原。军败衰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禄位。累加爵邑。及转龙骧将军督梁益州诸军事。永固谓之曰。朕昔以龙骧建业。此号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宠任优隆如此。后随永固子叡讨慕容泓。为泓所败。叡独死之。萇遣长史。诣永固谢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益萇恐惧。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树置。永固频为慕容冲所败。冲转侵逼。永固又见妖怪屡起。遂走五将山。萇即遣骁骑将军吴中围永固。中执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传国玺及令禅让。永固不从。数以叛逆之罪。萇遂杀之。遂称帝。后又掘永固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梦永固将天官使者及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萇甚悚愕走入后帐。宫人逆来刺鬼。误中萇阴。鬼即相谓曰。正着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余。忽然惊寤。即患阴肿。令医刺之。流血如梦。又狂言曰。杀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愿不赐枉。后三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于蜀。其第四子期从叔寿袭期。而废为邛都公。寻复杀之。而寿自立。寿性素凶狠猜忌。仆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诛之。无几寿病。常见李期蔡射而为祟。欧血而死。

宋高平金乡张超。与同县翟愿不和。愿以宋元嘉中为方与令。忽为人所杀。咸疑是超。超金乡后除县职。解官还家。入山楸林。翟兄子铜乌执弓持矢。并赍酒醴就山觐之。斟酌已毕。铜乌曰。明府昔害民叔。无缘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铜乌其夜见超云。我不杀汝叔。枉见残害。今已上诉。故来相报。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张裨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姝好美色。邻人求娉为妾。裨以旧门之后。耻而不许。邻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裨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疏。僭同凶党。便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两宿欧血而死。邦死之日。邻人又见裨排门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贵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殒歿。

宋世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温富。当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大举庆祖钱。咸谓为害。无期赍羊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灵使知其主。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履行见教子畦畴不理。许当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啮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颈。曳着后门。初见杀时。诸从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着壁。言毕而灭。无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破伤。录奴诘验臣伏。又问。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头如被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右九验出冤魂志)。

唐齐州高远县人杜通达。贞观年中。县丞命令送一僧向北。通达见僧经箱。谓言。其中总是丝绢。乃与妻共计击僧杀之。僧未死间。诵呪三两句。遂有一蝇飞入其鼻。久闷不出。通达眼鼻遽喎眉须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丧。未几之间便遇恶疾。不经一年而死。临终之际蝇遂飞出。还入妻鼻。其妻得病。岁余复卒。

唐河间邢文宗。家接幽燕。禀性龌险。贞观年中。忽遭恶风疾。旬日之间眉须落尽。于后就寺归忏。自云。近者使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迥泽无人。因即却杀。此人云。将向城内欲买经纸。终不得免。少间属一老僧复欲南出遇文宗。惧事发觉挥刀拟僧。僧叩头曰。乞存性命。誓愿终身不言。文宗杀之。弃之草间。经二十余日。行还过僧死处。时当暑月。疑皆烂坏。试往视之。俨如生日。宗因下马以策筑僧之口。口出一蝇。飞鸣清彻。直入宗鼻。久闷不出。因得大患。岁余而死(右二验出冥报拾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罪福篇第八十
- 欲盖篇第八十一

罪福篇(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业行部
- 罪行部
-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恶相翻明闇相反。罪福冥对。皎若目前。所以恶名俯坠。善谓清升。福是富饶。祸为摧折。故知罪恶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无宜不造。圣教明白。升沈可观也。

业行部第二

述曰。此行名圣说不定。所谓罪行诸经。或说名黑黑业及不善业。凡夫福行诸经。或说名黑白业及以善业。名虽种种行体无殊。行体云何。如智论说。杀害等是不善业。布施等是善业。此则是说罪福二行。言杀等者。等取十恶。齐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业。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禅定者。望欲界乱善。名不动行。若望出世理观智慧。此缘事住。则名福行。如说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禅定。通亦名福。但诸罪福人行不同。或专修福。或唯造罪。或复有人罪福俱行。专修福者。所谓净心。为益他人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谓无慈润。动身口意皆为损他。罪福俱者。谓修福时。内心不净。或兼损物。此则是其欲界杂业非纯净故。亦名不净。若论罪行。麤显可知。若论杂业。与净福行。有同有异。稍隐难知。谓诸修福据其外相。事中信乐所作皆同。若据内心为自为他。所求各别。精麤不等。以诸修福外同内异。故有纯杂二业不同。若能调心慈悲愍物。随所施为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视相修福。内麤外细唯成杂业。称彼愚情。虽谓过世理实违

道。亦非净福。以修福时不观生空。我倒常行遍通三性。所有作业与倒相应。是假取性。是故违道。以不善心多求世报。又多求名。故非净福。以此纯杂世俗多迷。今略偏论。令人识行。

先论杂业。后明净福。但诸杂业自有麤细。麤者为恶兼损他人。细者自为唯求世报。先论麤杂。若就施论。或有非法取财施者。如盗他物以用布施。此感来报还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优婆塞戒经云。若人施已生于悔心。若劫他财持以布施。是人未来虽得财物常耗不集。或有为施兼损他者。谓若施时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当堕恶道。虽得福报畜中别受。不感人天。故分别业报经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忆念	后作大龙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凌*欠]蔑人
由斯业行生	大力金翅鸟

若为修福求世报者。如舍财时。自求来报。或恐身财无常故舍。或为名闻专求自益。此非慈悲为济贫苦。犹如市易非纯净业。是以经中名不净施。如百论说。为布施者是名不净。施如市易。故报有二种。现报者。名称敬爱等。后报者。后世富贵等。名不净施。譬如贾客远到他方。虽持杂物多所饶益。然非怜愍众生。以自求利故。是业不净。布施求报亦复如是。以此证知。无实慈愍。自求名称。或为来报。纵虽广施。皆非净业。业非净故。得报不精。故分别业报经云若为生天施。或复求名闻。酬恩及望报。恐怖故行施。获果不清净。所受多麤涩。施行既尔。戒等诸善不净同此。故百论云。不净持戒者。自求乐报。若持戒求天上。与天女娱乐。若人中富贵受五欲乐。为淫欲故。如覆相者。内欲他色外诈亲善。是名不净。此外细心不净持戒。如阿难语难陀说偈云。

如羝羊相触	将前而更却
汝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开心专为益他。得福则多。又于施境有贫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须。若施令彼得益长善。所施有宜获福则多。故贤愚经云。佛赞五施。得福无量。所谓施远来者。远去者。病瘦者。于饥饿时。施于饮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现世获福。此施有宜现获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处虽多割舍不得净报。又随喜

他施者。若望诸极麤造不善者。是其细罪亦得名善。若望离欲及专为他。此之杂业则是其罪。故智度论云。麤人有麤罪。细人有细罪。故此杂业罪福俱行。望心非纯是不净业。上来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净杂业竟。若论杂业翻前可知。故百论云。净施者。若人爱敬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经偈云。

若有贫穷人 无财可布施
见他修施时 而生随喜心
随喜之福报 与施等无异

又丈夫论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为己施一切 得报如芥子
救一厄难人 胜余一切施
众星虽有光 不如一明月

若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恶无性。是为迷事取性。常系三有。故智度论云。譬如蝇无处不着。唯不着火焰。众生爱着亦复如是。是善不善法中皆着。乃至非想亦着。唯不着般若波罗蜜性空大火。以此证知。无善恶性常轮五道。即当无佛性众生也。此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经论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圣者就后福行。说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见境染。执定我人取着违顺。便令自他皆成恶业。是以经云。贪欲不生灭。不能令心恼。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见者。是人为贪欲。将入于地狱。是故心外虽无别境。称彼迷情强见起染。如梦见境起诸贪瞋。称彼梦者谓实不虚。理实无境唯情妄见。故智度论说。如梦中无善事而善。无瞋事而瞋。无怖事而怖。三界众生亦复如是。无明眠故不应瞋而瞋等。故知心外虽无别境。称彼迷情妄见起染。心外虽无地狱等相。恶业成时妄见受苦。

如正法念经云。阎魔罗人非是众生。罪人见之谓是众生。手中执持焰然铁钳。彼地狱人恶业既尽。命终之后不复见于阎罗狱卒。何以故。以彼非是众生数故。如油炷尽则无有灯。业尽亦尔。不复见于阎罗狱卒。如阎浮提日光既现则无暗冥。恶业尽时阎罗狱卒亦复如是。恶眼恶口如众生相。可畏之色

当悉磨灭。如破画壁画亦随灭恶业画壁亦复如是。不复见于阎罗狱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证。众生恶业应受苦者。自然无中妄见地狱。问曰。见地狱者。所见狱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见。彼地狱处阎罗在中。判诸罪人。则有此境。云何言无。答曰。彼见狱主亦是妄见。直是罪人恶业熏心令心变异。无中妄见。实无地狱阎罗在中。故唯识论云。如地狱中无地狱主。而地狱众生依自然业。见地狱主与种种苦。而起心见此是地狱处。此是夜时。此是昼时。我以恶业故见狗见鸟。或见山压。以此文证。善恶熏心。令心异见。实无地狱。是故心外虽无地狱。恶业成时强自妄见。问曰。此苦业报既非善事。宁不直尔说善令习。何须称情说苦业耶。答曰。善恶因果法须相对。若不说其贪等是过。何由得显施等是善。若不宣说三涂是苦。无由得显人天等乐。是故须说凡夫罪行。令人识知厌离归善。若钝根者。闻此苦业生厌离时。即求世乐。因此转心修诸福业。若利根者。闻此苦业生厌离时。即求解脱。因此转心能修道观。便于惑中得起出因。故经说言。一切烦恼皆是佛种。故知苦业厌离之本起善之缘。是故须说。若不说此恶业罪行。众生不识常行不断。虽称情见说诸过恶。然实心外无别业苦。唯识无境心体常净。故经说言。虽说贪欲之过。而不见法有可贪者。虽说瞋恚之过。而不见法有可瞋者。虽说愚痴之过。而知诸法不痴无碍。虽示众生堕三恶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狱饿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证。知罪行因果唯心无外。凡愚不解。称情方便。须说业苦。向来两门。就其实教。说罪体真。无别可破。以愚未解。须定说罪。此是别明愚人迷真妄解。故须定说罪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对前罪行说此福行。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乱心修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业。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狱述者。依毘昙说。地狱之人亦有三善业。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现行。以是难处多不闻法思量趣道。故无现行。若论生得善根。地狱亦有。如仙誉国王杀五百婆罗门生地狱中。发生信心生甘露国。故知现行。若依成论。亦说地狱有善现行。虽无力励方便起善修获圣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谓诸众生无始已来。曾修世间信进念等。未起邪见谤无因果。此善不灭。生便得之。名为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业感缘强者。大圣现化令苦止息。为说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龙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经。佛说义时。无量鸟兽发菩提心生于天上。若依毘昙。鬼畜十善非律仪摄。以其身口七善律仪。普于一

切众生处起。以鬼神不能受故。故萨婆多论。畜生以痴钝故不发律仪。若依成论。鬼神畜等亦有得戒。

若就人中。北单越人唯成意地三善业道。而不现行。不断善故。至劫尽时人皆修禅。彼独不能离欲非分。自余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论。即无出家别解脱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论云。如天帝释多受八戒。龙等亦受。不局在人。若论色界诸天以论。依毘昙。生上失下。上界不起下界善业。以其界地因果断故。身生上界下地法断。此据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若依成论。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业。如诸梵天见佛礼拜发言赞叹。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业。若依毘昙毘婆沙论等。梵天礼赞非欲界善。是其初禅威仪心起。据此所依无记非善。据外身口是上色业。此明欲界乱善福业依身起处竟。

第二明色界四禅定业依身起处。若鬼畜中值圣强缘能寤道者。亦得修起。以其无漏依禅起故。纵无根本深定正体。必有麤浅未来禅心。此未来禅是色界业。依此未来断欲结时。此业则招初禅梵果。若就人天以论修色界业。除北单越无修禅者。自余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谓得禅者意地有三。所谓无贪无瞋正见。若论身口七善业者。谓依定心发得禅戒。禅戒则是身口七善。故得禅时有色十善。若就无色诸天以论。依毘昙。无色界天不得修起色界定业。生上舍下。界地断故。若依成论。凡生无色亦得起下色界中业。此明色界禅定福业十善业道依身起处。若论无色四空定业依身起处。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来明诸福行依身起处竟。若论圣人起福。非关凡夫。希望故述。

颂曰。

寻因途乃异	及舍趣犹轻
苦极思归乐	乐极苦还生
岂非罪福别	皆由封着情
若断有漏业	常见法身明

感应缘(略引一验)

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何故杀牛两头。恪云。不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招。因呼恪弟。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曰。使弟杀牛会是实。然国事也。恪何有罪焉。官曰。汝杀会獠。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何云国事也。因谓恪弟曰。以汝证兄。故久留汝。兄今既遣杀。汝便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因何复杀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官客耳。岂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无鸭。汝以鸭供之。将以美誉。非罪如何。又问。何故复杀鸡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小年九岁时寒食日。母每与六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此自恪杀之也。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人。皆来执恪。将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滥。恪曰。生来有罪皆不遗。生来修福皆不见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者。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令汝归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将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苦行。自说其事。至七日家人辞决。俄而命终。临家兄为遂府属。故委之也(右一验出冥报记)。

欲盖篇第八十一(此有二部)

- 五欲部第一
- 五盖部第二

五欲部(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欲系部
- 欲障部
- 呵欲部

述意部第一

窃寻经论。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道本。若不学断无由证圣。欲知根本略述三种。一自内五根。二外诸五尘。三所生五识。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经云。善男子。譬如恶象心未调顺。有人乘之不随意去。远离城邑至空旷处。不能善摄。此五根者亦复如是。将人远离涅槃城邑。至于生死旷野之处。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恶。五根佞臣亦复如是。常教众生造无量恶。譬如恶子不受师长父母教勅。则无恶不造。不调五根亦复如是。不受师长善言教勅。无恶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为地狱畜生饿鬼之所贼害。亦如怨盗害及善人。又遗教经云。五根贼祸殃及累世。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随。持之如贼。假令纵之。皆亦不久。见其磨灭也。夫论盖者。是荫覆义。谓覆障行者令志性昏沈。定慧不明隐没善人。是修正道障故名为盖。故对法论云。此盖能令善品不得显了。是盖义。覆蔽其心障诸善品令不得转。故名盖义。前之五欲。从外五尘而生。此之五盖。从内五根而发也。

欲系部第二

述曰。夫论五欲者。既有其根便发五欲。系缚众生不得解脱。故涅槃经云。凡夫之人五欲所缚。令魔波旬自在将去。如彼猎师擒拊猕猴担负归家。善男子。譬如国王安住己界身心安乐。若至他界则得众苦。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能自住于己境界则得安乐。若至他界。则遇恶魔受诸苦恼。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谓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声香味触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须为义。贪着五尘。名为欲也。并意识触缘之境。名曰法尘。此之六尘非直名为尘。所行处复得恶贼之名。故涅槃经云。如六大贼能劫一切人民财宝。六尘恶贼亦复如是。能劫一切众生善财。如六大贼若入人舍。则能劫夺现家所有。不择好恶。令巨富者忽尔贫穷。是六尘贼亦复如是。若入人根则能劫夺一切善法。善法既尽。贫穷孤露。作一阐提。是故菩萨谛观六尘如六大贼。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论欲过者。谓五欲弊魔六尘恶贼。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经云。众生五识虽非一念。然是有漏。复是邪倒。增长诸漏为一切凡夫。取着于色乃至着识。以着色故则生贪心。生贪心故为色系缚。乃至为识之所系缚。以系缚故则不得免。于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又云。若有菩萨自

言戒净。虽复不与女人和合言语嘲调。听其音声。然见男子随逐女时。或见女人随逐男时。便生贪着。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又智度论云。菩萨观种种不净。于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电霹雳怨家。毒蛇之属犹可暂近。女人慳妬瞋谄妖秽。鬪诤贪嫉不可亲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浅智薄。唯欲是亲。不观富贵智德名闻。专行欲恶破人善根。桎梏枷锁闭系囹圄。虽曰难解犹尚易开。女锁系人染着根深。无可得脱。众病最重。如佛偈言。

宁以热铁	踣转眼中	不以染心
邪视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着想
回面[目*聂]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秽
以惑于人	淫罗欲网	人皆没身
坐卧行立	回盼巧媚	薄智愚人
为之所醉	执剑向敌	是犹可胜
女贼害人	是不可禁	虺蛇含毒
犹可手捉	女情感人	是不可触
有智之人	所不应视	若欲观之
当如母姊	谛视观之	不净填积
淫火不除	为之烧灭	

色过既尔。自余香味触等例皆如然。一切众生无始已来。永沈生死不能出离者。寔由女色。系缚难脱。盲无慧眼。见生死坑致之陷坠。今惟道俗不观欲患。向之驰走。何日返之。得免斯过。心常被染不能暂舍。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观哉。故涅槃经偈云。

作恶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犹灰覆火上	愚者轻蹈之

呵欲部第四

如智度论云。行者当诃五欲云。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求之不已。将坠大坑。得之转剧。如火炙疥。五欲无益。如狗齧骨。五欲增争。如鸟竞肉。五欲烧人。如逆风执炬。五欲害人。如践恶蛇。五欲无实。如梦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须臾。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

苦。此之五欲得时须与乐。失时为大苦。如蜜涂刀舐者贪甜不知伤舌。其五欲者。名为色声香味触。此之五事禅家正障。若欲修定皆应弃之。

第一呵色欲过。如频婆娑罗王。以色故身入敌国。独在淫女阿梵婆罗房中。忧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种种因缘。是名呵色欲过失。

第二呵声欲过者。如声相不停。暂闻即灭。愚痴之人不解声相无常变失。故于音声中妄生好乐。于已过之声念而生着。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罗女于雪山池中浴。闻其歌声即失禅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诸功德后堕恶道。有智之人观声生灭。前后不俱无相及者。作如是知。则不染着。若斯人者。诸天音乐尚不能乱。何况人声。如是等种种因缘。是名呵声欲过失。故论云。如五百仙人飞行时闻紧陀罗女歌声。心着狂醉皆失神足。一时堕地。如声闻紧陀罗王屯仑摩弹琴歌声。以诸法实相赞佛。是时须弥山及诸树木皆动。大迦叶等诸大弟子。皆于座上作舞不能自安。天鬘菩萨问大迦叶。汝最大耆年行于头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叶答言。我于人天诸欲心不倾动。是菩萨无量功德报声。复以智慧变化作声。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风起不能令须弥山动。若劫尽时毘岚风。至吹须弥山令如腐草。

如阿修琴常自出声。随意而作。无人弹者。此亦无散心。亦无摄心。是福德报生故。随意出声。法身菩萨亦复如是。无所分别。亦无散心。亦无说法相。是无量福智因缘故。

第三呵香欲过者。人谓着香少罪。染爱于香开结使门。虽复百岁持戒。能一时坏之。如有阿罗汉常入龙宫食。食已以钵授与沙弥令洗。钵中有残饭数粒。沙弥嗅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师绳床下。两手捉绳床脚。其师至时与绳床俱入龙宫。龙言。此未得道。何以将来。师言。不觉。沙弥得饮食已。又见龙女身体端正香妙无比。心大染着。即作恶愿。我当作福夺此龙处居其宫殿。龙言后莫将此沙弥来。沙弥还已。一心布施持戒专求所愿。愿早作龙。是时绕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龙。径至师本入处大池边。以袈裟覆头而入即死。变为大龙。福德大故即杀彼龙举池尽赤。未尔之前诸僧及师诃之。沙弥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将诸众僧就池观之。如是因缘由着香过。复有一比丘。在于林中莲华池边经行。闻莲华香。鼻受心着。池神语言。汝何以舍彼林下禅静坐处而偷我香。以着香故诸结卧者皆起。时更有一人来入池中。多取其华。掘挽根茎狼藉而去。池神默无所言。比丘言。此人破汝池华。汝都无言。我但池岸边行。便见呵骂。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间

恶人常在罪垢粪中。不净没头。我不共语也。汝是禅行好人。而着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汝。譬如白[迭*毛]鲜净而有黑物点污众人皆见。彼恶人者。譬如黑衣。以墨点黑。人所不见。谁问之者。如是等种种因缘。是名呵香欲过失。

第四呵味欲过者。当自觉寤。我但以贪着美味故当受众苦。洋铜灌口噉烧铁丸。若不观食嗜心坚著者。堕不净虫中。如一沙弥。心常爱酪。诸檀越饷僧酪时。沙弥每得残分。心中爱着。乐喜不离。命终之后生此残酪瓶中。沙弥师得罗汉。僧分酪时。语言。徐徐莫伤此爱酪沙弥。诸人言。此是虫。何以言爱酪沙弥。答言。此虫本是我沙弥。但坐贪爱残酪故生此瓶中。师得酪分。虫在中来。师言。爱酪人汝何以来。即以酪与之。复有一国王。名曰月分。王有太子。爱着美味。王守园者。日送好果。园中有一大树。树上有鸟养子。常飞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养其子。众子争之。一果堕地。守园人晨朝见之。奇其非常。即送与王。王珍此果。香色殊异。太子见之便索王。爱其子即以与之。太子食果。得其气味。染心深着。日日欲得。王即召园人问其所由。守园人言。此果无种。从地得之。不知所由来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责园人。仰汝得之。园人至得果处。见有鸟巢。知鸟衔来。翳身树上。伺欲取之。鸟母来时。即夺得果。送日日如是。鸟母怒之。于香山中取毒果来。其香味色令似前者。园人夺得输王。王与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烂坏而死。如是等种种因缘。是名呵味欲过失。

第五呵触欲过者。此触是生结使之因。是系缚心之本。何以故。余四情各当分。此则遍身染着。以其难舍常作重罪。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本生因缘。过去久远世时。波罗柰国山中有一仙人。以仲秋之月。于澡盘中小便。见鹿[麀-(巨-匚)+几]麀合会。淫心即动精流盘中。麀鹿饮之实时有身。月满生子。形类如人。唯头有一角。其足似鹿。鹿当产时至仙人庵边而产。是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时见此鹿子。自念本缘。知是己儿。取已养育。及其年大勤教学问。通十八种大经。又学坐禅。行四无量心得五神通。一时上山值霖雨泥滑。其足不便。蹙地破其军持。又伤其足。便大瞋恚。以军持盛水。祝令不雨。仙人福德诸龙鬼神皆为不雨。不雨故五谷五果尽皆不生。人民穷乏无复生路。波罗柰王忧愁懊恼。命诸大寮集议雨事。明者议言。我得闻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蹙地伤足。瞋祝此雨。令十二年不堕。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国了矣。无复人民。王即开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属我为民者。当分国半治是国。有淫女。名曰扇陀。端正巨

富。来应王募。女问诸人。此是人非人。众人言。是仙人所生。淫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坏之。作是语已。即取金盘盛好宝物。语王言。我当骑此仙人项来。淫女实时求五百乘车。载五百美女。五百鹿车载种种欢喜丸。皆以众药草和之。以彩画令似杂果。及持种种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树皮衣行林树间。以象仙人。于仙人庵边作草庵而住。一角仙人游行见之。诸女皆出迎逆。好华妙香供养仙人。仙人大喜。诸女以美言敬辞问讯。仙人将入房中坐好床褥。与好净酒。以为净水。与欢喜丸。以为菓蓂。食饮饱已。语诸女言。我从生已来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与。我愿得此好水好果。仙人问诸女言。汝以何故肤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饮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间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软。触之心动。便与诸女更互相洗。欲心转生。遂成淫事。即失神通。天为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欢乐饮食。七日以后酒食皆尽。继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尽。今当共行。去此不远。有可得处。仙人言。随意。即便共出。去城不远。女便在道中卧言。我极不能复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骑我项上。当担汝去。女先遣信白王。王可观我智能。王勅严驾出而观之。问言。何由得尔。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仙人无所复能。令住城中好供养恭敬之。足吾所欲。拜为大臣。住城少日。身转羸瘦。念禅定心乐厌世欲。王问仙人。汝何不乐。身转羸瘦。仙人答王。我虽得五欲。常自忆念林间闲静诸仙游处。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强违其志为苦。苦极则死。本以求除旱患。今已得之。当复何缘强夺其志。即发遣之。既还山中。精进不久。还得五通。佛告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淫女者。今耶输陀罗是。尔时以欢喜丸惑我。我未断结为之所惑。今复欲以药欢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细软触法能动仙人。何况愚夫。如是等种种因缘。是名呵触欲过失。如是能呵五欲便除五盖也。

◎

◎五盖部第二

问曰。云何为五。答曰。一贪欲盖。二瞋恚盖。三睡眠盖。四掉悔盖。五疑盖。

第一贪欲盖者。谓端坐修禅心生欲觉。妄念相续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论。术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内发尚能烧身。延及天祠。况生欲毒。炽而不烧。诸善法心若着欲无由近道。故论偈云。

入道惭愧人	持钵摄众生
云何纵欲尘	沉没于五情
已舍五欲乐	弃之而不顾
如何还欲得	如愚自食吐
诸欲求时苦	得时多怖畏
失时多热恼	一切无乐处
诸患如是已	云何能舍之
得福禅定乐	则不为所欺

第二瞋恚盖者。瞋是失诸善法之根本。堕诸恶道之因缘。法乐之怨家。善心之大贼。恶口之府藏。祸患之刀斧。若修道时。思惟此人恼我。及恼我亲。赞叹我怨。图度过去未来亦复如是。是为九恼处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为盖。当急弃之无令增长。如智度论。释提婆那以偈问佛云。

何物杀安隐	何物杀无忧
何物毒之根	吞灭一切善

佛说偈答云。

杀瞋即安隐	杀瞋即无忧
瞋为毒之根	瞋灭一切善

如是知己当修慈悲。以忍除灭令心清净。观声空假不应起瞋。故智度论云。菩萨知诸法不生不灭其性皆空。若人瞋恚骂詈。若打若捶。如梦如化。观声本无。唯是风声从缘而有。何须可瞋。故论云。如人欲语时。口中风名忧陀那。还入至脐。触脐响出。响出时触七处起。是名语言。如偈言。

风名忧陀那	触脐而上出
是风七处触	项及断齿唇
舌咽及以胸	是中语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着起瞋痴

又优婆塞经云。有智之人。若遇恶骂当作是念。是骂詈字不一时生。初字生时后字未生。后字生已初字复灭。若不一时云何是骂。直是风声我云何瞋。故智度论云。菩萨观众生。虽复百千劫骂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称赞亦不欢喜。了知音声生灭如梦如响。

第三睡眠盖者。谓内心昏愤名之为眠。五情暗蔽放恣支节。委卧垂窳名之为睡。此睡眠盖。能破今世后世实乐。如此恶法最为不善。何以故。余盖情觉可除眠如死人无所觉触。以不觉故难可除灭。如智度论。菩萨教诫睡眠弟子。说偈云。

汝等勿抱死尸卧	种种不净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身	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彼缚将去杀	灾害垂至安可眠
结贼不灭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临阵白刃间	尔时云何而可眠
眠为大暗无所见	日日欺诳夺人明
以眠覆心无所见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盖者有三。一口掉者。谓好喜吟咏诤竞是非无益戏论世俗言话等。名为口掉。二身掉者。谓好喜骑乘驰骋放逸筋力相扑扼腕指掌等。名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荡纵意攀缘。思惟文艺世间才技。诸恶觉观等。名为心掉。掉之为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论偈云。

汝已剃头着染衣	执持瓦钵行乞食
云何乐着戏掉法	放逸纵情失法利

既无法利。又失世乐。觉其过已当急弃之。所言悔者。若掉无悔则不成盖。何以故。掉时犹在缘中故。后欲入定时。方悔前所作。烦恼覆心。故名为盖。此有二种。一者因掉后生悔。如前所说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怀怖畏。毒箭入心。坚不可拔。如智度论偈云。

不应作而作	应作而不作
悔恼火所烧	后世堕恶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复忧
如是心安乐	不应常念着

若有二种悔	若应作不作
不应作而作	是则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诸恶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盖者。谓以疑覆心故。于诸法中不得定心。定心无故。于佛法中空无所获。如人入于宝山。若无有手无所能取。复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种疑。一疑自。二疑师。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诸根暗钝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发。若欲学法勿当自轻。以宿世善根难测故。二疑师者。彼人威仪相貌如是。自尚无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为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贪金故不可弃于皮囊。行者亦尔。师虽不清净。亦应生于佛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执本心。于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犹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论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无所取
诸法实相中	疑亦复如是
疑故不勤求	诸法之实相
是疑从痴生	恶中之恶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实真有法	于中莫生疑
汝若怀疑惑	死王狱吏缚
如师子捩鹿	不能得解脱
在世虽有疑	当随妙善法
譬如观岐道	利好者应逐

问曰。不善法无量无边。何故但舍五法。答曰。此五法中名虽似陝义该三毒。亦通摄八万四千诸尘劳门。第一贪欲盖。即是贪毒。第二瞋恚盖。即是瞋毒。第三睡眠盖疑盖。即是痴毒。其掉悔一盖。即是等分摄。合为四分烦恼。一中即有二万一千。四中含八万四千诸尘劳门。是故若能除此五盖。即能具舍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负债得脱。重病得差。如饥饿人得至丰国。如于恶贼之中得自免济安隐无患行者亦尔除此五盖其心清净。譬如日月以五事覆。烟云尘雾修罗手障则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

颂曰。

五欲昏神识 五盖蔽福力
六根成苦业 六贼乱心色
欲浪逐情飘 爱网随心织
三毒障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今虽改修 斩筹方未极
鸛鸽既无穷 猿攀此焉踣
自非绝欲盖 何能远升陟
齐[车*犬]届宝城 共覩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四生篇第八十二
- 十使篇第八十三

四生篇(此有五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相摄部
- 受生部
- 五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乐。近趣人天。远成佛果。作恶招苦。近获三涂。远乖圣道。愚人
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躯别六趣形分。明闇异途。升沈殊路。业缘之理
皎然。因果之报例程也。

会名部第二

如般若经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又阿毘口解十二因缘经云。有四种生。一腹生者。谓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热和合生者。谓虫蛾蚤虱(湿生者是)三化生者。谓天及地狱。四卵生者。谓飞鸟鱼鳖。又正法念经云。畜生无量。略说三处。一者水行。所谓鱼等。二者陆行。所谓象等。三者空行。所谓鸟等。或以天眼见诸畜生有四种生何等为四一者胎生。所谓象马牛羊之类。二者卵生。所谓蛙蛇鹅鸭鸡雉众鸟。三者湿生。所谓蚤虱虻子之类。四者化生。如长面龙等。故经曰。生者。新诸根起。死者。诸受根灭。

又善见论云。一者色生。二者无色生。色生可坏。无色生不可坏无色之生依于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为生。使前不感后。后不赴前。名之为死。又涅槃经云。众生佛性住五阴中。若坏五阴。名曰杀生。若有杀生。即堕恶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谷-禾+卵]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润而兴曰湿。欬然而现曰化。众生所摄不过此四也。

相摄部第三

如婆沙论说云。此欲界之中具摄六趣。色无色界各摄天趣少分。所以别者。以此欲界是乱地故。众生杂恶起业不纯。或善或恶。以不同故。随业受报。有多差别。上之二界唯是定地。众生沈静起业亦纯。是故无有多趣差别。问曰。四生六趣相摄云何。答曰。如毘昙中说。天及地狱。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谓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论问云。为生摄于趣为趣摄于生。即自答云。

生摄一切趣 非趣摄于生
谓生中阴增 当知非趣摄

故知生宽趣狭。以化生宽故。全摄二趣及三趣少分。地狱趣中一向化生。问曰。六欲诸天既行欲同人。何故无有胎生。答曰。欲爱虽同行事不等。故楼炭正法念经等云。四王忉利此二地居。行欲之时男女形交。同人无异。而无泄精。与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异。焰摩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执手而为究竟。不至交合。兜率天中意喜语笑。即为究竟。不待相抱。化乐天中共相瞻视。即为究竟。不待语笑。他化天中但闻语声。或闻香气。即为究竟。不待瞻视。故异于人。以天化生故从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隐如彼净观音说。谓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为鬼精着。身生五百鬼子。又俱舍

论。有鬼告目连云。我昼生于五子。夜亦生五子。随生而食。噉竟无有饱时。此为胎生鬼也。阿修罗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匹配故有胎生。修罗劫初从天而出。即是化生。又依观佛三昧经说。根本女修罗元从大海泥卵湿润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现见可知。卵如涅盘经说。如毘舍佉母生一肉卵。于中出其三十二卵。如鞞婆沙论云。问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如佛所说。阎浮利地多有商人入海采宝。得二鹤。随意所化。失一一在。与共游戏寝卧一室。共彼合会。遂生二卵。卵渐湿熟便生二童。后大出家学道得阿罗汉果。一名尸婆罗。二名优钵尸婆罗。问曰。云何知人中有湿生。答曰。如经所说。有顶生王。尊者遮罗。尊者优婆遮罗。梨女及柰女等。即其事也。问曰。云可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圣法者。不复卵生湿生。问曰。何故不复卵生湿生耶。答曰。卵生湿生是畜生趣所摄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湿生。此三目覩可知。其化生者。依楼炭经云。如四生金翅鸟。还食四生龙。化生食四。胎生食三(除化)卵生食二(除化及胎)湿生还食湿生一(除三可知)又起世经云。大海之北。为诸龙王及一切金翅鸟王故生一大树。名曰居咤奢摩离(隋言鹿聚)其树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叶遍覆五十由旬。树东面有卵生龙及卵生金翅鸟。树南面有胎生龙及胎生金翅鸟。树西面有湿生龙及湿生金翅鸟。树北面有化生龙及化生金翅鸟。此四处各有宫殿。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七宝庄严。妙香远熏。诸鸟和鸣。

又彼卵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卵生龙时。便即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观大海水已乃更飞下。以两翅扇大海水。令水自开二百由旬。即于其中衔卵生龙。将出海外随意而食。卵生金翅鸟王。唯能取得卵生龙等。则不能取胎湿化生龙等。若胎生金翅鸟王欲取卵生龙者。还向树东海中取之。

又胎生金翅鸟王欲取胎生龙者。即向树南海中取之。水开四百由旬。此胎生鸟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龙。不能取湿化二生龙也。

又湿生金翅鸟王。欲取胎生龙。还向树东海中取食。又湿生鸟王欲取胎生龙。即向树南海中取食。水开四百由旬。又湿生鸟王欲取湿生龙者。即向树西海中取之。水开八百由旬。湿生鸟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湿生龙等。不能取化生龙也。

又化生金翅鸟王欲取卵生龙。即向树东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龙者。向树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湿生龙者。即向树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龙者。即向树北海中取之。水开一千六百由旬。彼诸龙等皆为此金翅鸟王之所食噉。

又观佛三昧经云。佛言。阎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鸟名伽楼罗王。于诸鸟中快得自在。此鸟业报应食诸龙。于阎浮提日食一龙王。及五百小龙。第二日于弗提婆。第三日于瞿耶尼。第四日于欒单越各食如前。周而复始。经八千岁。此鸟尔时死相已现。诸龙吐毒无由得食。彼鸟饥逼周章求食。了不能得。游巡诸山永不得安。至金刚山然后暂住。从金刚山直下至大水际。从大水际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还至金刚山。如是七返然后命终。其命终已以其毒故。令十宝山同时火起。尔时难陀龙王惧烧此山。即大降雨。滂如车轴。鸟肉散尽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后还住金刚山顶。难陀龙王取此鸟心。以为明珠。转轮王得为如意珠。

又楼炭经云。天下诸龙以三热见烧。阿耨达龙王不以三热见烧。一余龙王。热沙雨身上烧炙甚痛。二余龙王起淫相向热风来吹其身上。焦即失颜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余龙王被金翅鸟食。悉皆恐怖。天下余龙悉见毒热。唯阿耨达龙王独不见热。

又善见律云。佛言。龙有五事不得离龙身何者为五。一行淫时。若与龙共行淫得复龙身。若与人共行淫不得复龙身。二受生不离龙身。三脱皮时。四眠时。五死时。是为五事不得离龙身。

问四食相摄云何。答如毘昙中说。总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宽狭不同。如地狱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铁丸及洋铜汁。虽复增苦。以坏饥渴故名段食。又如轻系狱中得具冷暖二风。更互触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无有段食。以彼身轻妙。故论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 段食彼则无

问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毘昙中说。于六趣中谓鬼全趣及于卵生并前三无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饿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众生在卵[谷-禾+卵]时。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坏。前三无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与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处

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狱趣及与非想全皆识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狱中识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识持名故。又彼色界及与湿生。皆悉触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诸禅乐触持身故。湿生之中以因湿触持身活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论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达缚。或名求有。或名意成。问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后在生有前。二有中间有自体起。问何故中有名健达缚。答以彼食香而存济。此名唯属欲界中有。问何故中有名求有耶。答于六处门求生有故。问何故中有复名意成。答从意生故。谓诸有情。或从意生。或从业生。或从异熟生(旧名果报)或从淫欲生。从意生者。谓劫初人及诸中有。色无色界并变化身。从业生者。谓诸地狱。如契经说。地狱有情。业所系缚。不能免离。由业而生。不由意乐。从异熟生者。谓诸飞鸟及鬼神等。由彼异熟势轻健故。能飞行空。或壁障无碍。从欲淫生者。谓六欲天及诸人等。诸中有身。从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为意成(旧名中阴)次依婆沙论。问中有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诸根。初受异熟必圆妙故。有说。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现。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时有根不具。此中初说于理为善。谓中有位于六处门。遍求生处根必无缺。此说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无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当受卵胎二类生者。住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尔者。应无当受卵胎生义。问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狱中有头下足上而趣地狱。故伽他言。

颠坠于地狱 足上头归下
由毁谤诸仙 乐寂修苦行

此诸天中有足下头上。如人以箭仰射虚空。上升而行往于天趣。余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鸟飞空行所至处。又如壁上画作飞仙。举身傍行求当生处。问中有行相皆如是耶。

答不必皆尔。且依人中命终者说。若地狱死还生地狱。不必头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还生天中。不必足下头上而行。若地狱死生于人趣。应首上升。若天中死生于人趣。应头归下。鬼及傍生二趣中有。随而住处。如应当知。次依论问中有生时为有衣不。论答。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惭愧增故。惭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身具胜衣服。生身亦尔。故彼中有常与衣俱。欲界中有多分无衣。以欲界中多分无惭愧。唯除菩萨及白净苾刍尼。所受中

有。常有上妙衣服。有余师说。菩萨中有亦无有衣。唯白净尼等所受中有常与衣俱。问何缘菩萨中有无衣而白净尼有衣。答白净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问若尔菩萨于过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净尼等所施衣服。碎为微尘犹未为比。如何菩萨中有无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愿力异菩萨故。谓白净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发愿言。愿我生生常着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愿力所引发故。所生之处常丰衣服。彼最后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时衣不离体。如如彼身渐次增长。后出家受具戒已。转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证阿罗汉果。乃至后涅槃时。即以此衣缠身火葬。菩萨过去三无数劫。所修种种殊胜善行。皆为回向无上菩提。利益安乐诸有情故。由斯行愿。虽具相好。而无有衣。愿力有殊不应为难。次依论问。在中有位资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资段食。欲界中有必资段食。问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说。欲界中有。至有食处。便食彼食。至有水处。便饮彼水。由彼饮食以自存济。此说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极多。难周济故。谓契经说。如从袋等泻粳米等。置铛镬中数极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散在处处数量过彼。若彼受用诸饮食者。一切世间所有饮食。唯供狗犬一类中有。尚不周济。况余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极微轻妙。受龕重食身应散坏。应作是说。中有食香。非食龕质。故无前过。谓有福者。歆飧清净华果食等轻妙香气。以自存活。若无福者。歆飧粪秽臭烂。食等轻细香气。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气极少。中有虽多而得周济。

次依论引世尊经中作如是说。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合。母身调适无病。是时及健达缚正现在前。此健达缚。尔时二心展转现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爱和合。二者母身是时调适。三者健达缚是时正现在前。时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谓父母俱起淫贪而共合会。母身调适无病。是时者。谓母起贪身心悦豫名身调适。持律者说。由母起贪身心浑浊。如春夏水浑浊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浑浊。母腹清净无风热淡。互增逼切。故名无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令不损坏。言是时者。谓诸母色有秽恶事。日月常有血水流出。此若过多。由稀湿故不得成胎。此若太少。由干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多。不干不湿。方得成胎。名为是时。是中有者入胎时故。谓母血水于最后时余有二滴。父精最后余有一滴。展转和合方得成胎。及健达缚正现在前者。谓即中有此处现在前。非于余处。非前非后。此健达缚。尔时二心展转现前入母胎藏者。谓健达缚将入胎时。于父于母爱恚二心。展转现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将入胎时。于母起爱于父起恚。若女中有将入胎时。于父起爱于母起恚。次依论问中有何处入

于母胎。有作是说。中无碍。随所乐处而便入胎。问若中有身无能障碍。如何依住此母胎中。答业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业力不可思议。无障碍物令有障碍。是故于此不应为难。应作是说。中有入胎必从生门。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诸孛生者。后生为长。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后出故。问菩萨中有何处入胎。答从右肋入正知入胎。于母母想。无淫爱故。复有说者。从生门入。诸卵胎生法应尔故。问轮王独觉先中有位何处入胎。答从右肋入正知入胎。于母母想。无淫爱故。复有说者。从生门入。诸卵胎生法应尔故。有余师说。菩萨福慧极增上故。将入胎时无颠倒想。不起淫爱。轮王独觉虽有福慧非极增上。将入胎时虽无倒想。亦起淫爱。故入胎位必从生门入也。

次依论引施設论说。若彼父母福业增上。子福业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劣薄。子福业胜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业等方得入胎。问若富贵丈夫与贫贱女合。或富贵女人与贫贱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贵男子与贫贱女人合时。必于自身起下劣想。于彼女人生尊胜想。富贵女人与贫贱男子合时。必于自身生下劣想。于彼男子起尊胜想。贫贱男子与富贵女人合时。必于自身生尊胜想。于彼女人起下劣想。贫贱女人与富贵男子合时。必于自身起尊胜想。于彼男子生下劣想。子于父母将入胎位。应知亦然。故入胎时皆有等义。

次依论问中有微细。一切墙壁山崖树等皆不能碍。此彼中有为相碍耶。有作是说。此彼中有亦不相碍。以极微细。相触身时不觉知故。复有说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碍。以相遇时。此彼展转。有语言故。问若尔宁说中有无碍。答于余无碍。非谓中有。问此彼中有皆相碍耶。答自类相碍非于余类。谓地狱中有但碍地狱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碍天中有。有作是说。劣碍于胜。以僇重故。胜不碍劣。以细轻故。谓地狱中有碍五中有。傍生中有碍四中有。鬼界中有碍三中有。人中有碍二中有。天中有唯碍天中有。

五生部第五

如地持论云。菩萨生有五种。住一切行。安乐一切众生。一息苦生。二随类生。三胜生。四增上生。五最后生。

菩萨以愿力故。于饥馑世受大鱼等身。以肉救济一切众生。于病疾世为大医王。救治众病。于刀兵世为大力王救息战争。以法化邪及诸恶行。如是无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萨以愿自在力故。于种种众生天龙鬼神等。递相

恼乱及诸外道。起诸邪见悉生其中。为其导首。引令入正。广为宣说。是名随类生。菩萨以性受生。胜于世间寿色等报。是名胜生。

菩萨从净心住。乃至最上菩萨住。于阎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处于中奇特。是名增上生。

最上菩萨住受生调伏业。菩提众具增上满足。生刹利婆罗门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后生。世世菩萨皆此五种受生。无余无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

又瑜伽论云。诸菩萨生略有五种摄一切生。一切菩萨受无罪生。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何等为五。一者除灾生。二者随类生。三者大势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胜生。菩萨于诸饥馑作大鱼等。并给一切皆令饱满。或有疫病。作大良医息除疾疫。或有战争。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恶王非理治罚。以大愿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见能除邪恶。是名略说除灾横生。或有菩萨。以大愿力生趣异类。方便化导令彼行善。是名略说随类受生。或有菩萨禀性生时。所感寿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为殊胜。所作事业自他兼利。是名略说大势生。或有菩萨住于十地。作十王报。最为殊胜。已得成满。即由此业增上所感。是名略说随增上生。或有菩萨。于此生中菩提资粮已极圆满。或生大贵国王家。能现等觉广作佛事。是名略说最后生。若诸菩萨于去来今清净仁贤妙善生处。皆此五生所摄。除此无有若过若增。唯除凡地菩萨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萨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诸菩萨疾证菩提。

颂曰。

四生诚易转	五阴病难湮
寿报虽延促	终成丘墓尘
徒知饵六色	会当悲四邻
复愍轮回报	难成不坏身

感应缘(略引二验)

- 晋沙门支道林
-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晋沙门支遁字道林。陈留人也。神宇隼发。为老释风流之宗。常与其师辩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杀之。与诸蠕动不得同罚。师寻亡。忽见形来至遁前。手执鸡卵投地破之。见有鸡雏出[谷-禾+卵]而行。遁即惟寤悔其本言。俄而师及鸡雏并灭不见(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唐相州滏阳县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释典。年二十九。至显庆五年春正月死。死后月余。其兄法观寺僧道杰。情切友情。乃将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与语。法观又颇解法术。乃作一符摄得元方。令巫者问其由委。巫者不识字。遣解书人执笔。巫者为元方口授。作书一纸。与同学凭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诗二首。及其家中亦留书启。文理顺序言词凄怆。其书疏大抵劝修功德。及遣念佛写经。以为杀生之业罪之大者。无过于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狱。亦不堕鬼中。前蒙冥官处分。令于石州李仁师家为男。但为陇州吴山县石名远于华岳祈子。乃改与石家为男。又云。受生日逼忽迫不得更住。从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诞育。愿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讫涕泣而去。河东薛大造寓居滏阳。前任吴山县令白云。具识名远。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说之(右此出冥报拾遗记)。

◎

◎十使篇第八十三(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迷理部
- 断障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三界昏寝。皆由十使为窟宅。六贼攀缘。寔因五住为猛将。致使妄想虚构。惑倒交兴。万苦争缠。百忧总萃。于是十使驱驰。十缠拘束。五钝易沈。五利难制。苦集顺流。无始常漂。灭道清虚。何由得证也。

会名部第二

初释名者。一身见。二边见。三邪见。四戒取。五见取。六贪。七瞋。八痴。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观理。妄执相续不出三

有。如世公使随逐罪人。名之为使。如地论云。随逐转义名之为使。杂心论云。使之随逐如空行影。成论云。使之随逐如母随子。于三界中常随逐义。上来总释。自下别解。

第一身见者。亦名我见。色心相依。名之为身。凡愚迷此。执为我人。从其所迷。故名身见以迷色心计为我故。从其所立。亦名我见。故十地经云。世间受生皆由着我。若离着我。则无世间受生身处。故知我见是生烦恼原。故涅槃经云。如六大贼欲劫人时。要因内人。若无内人则便中还。是六尘贼亦复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内有。众生知见常乐我净不空等相。若内无如是等相。六尘恶贼则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内无是相。凡夫则有。是故六尘常来侵夺善法之财。故知我见生恶灭善之原也。又大宝积经云。如咽塞病即能断命。一切见中唯有我见。实时能断于智慧命也。

第二边见者。夫世间因果生灭相续。非定断常。是中道理。不解偏执。故名边见。如中论说。因果常生灭相续故往来不绝。生灭故不常。相续故不断。故知因果三世相续是正道理。又成论云。以世谛故得成中道。以五阴相续生故不断。念念灭故不常。离此断常名为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断常。于现报中凡愚不观。念念迁灭则是常见。不观念念新生则是断见。若于来报爱未尽者。随业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谓常。则是常见。若谓死后更不受生。心识永谢。则是断见。

第三明邪见者。谓谤无因果。乖正名邪。若依俱舍论。一切诸见皆违理起。悉是邪见。但说一见为邪见者。由此见最恶能断善根故。说为邪见。若论身边见等。虽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圣道。不谤因果。邪心则轻。不妨修善。仍感世乐。若如观佛三昧经云。不信因果断学般若等重罪。过杀八万父母罪。此由邪见感斯重报。故中论云。邪见有二。一破世间乐。是僇邪见。言无罪福无佛贤圣。舍善为恶。二破涅槃道。贪着于我分别有无。故不得涅槃道。

第四明戒取者。但诸妄执戒取之人。随其别执自有二种。一是独头。二是足上言独头者。所谓直取持戒为道。或取苦行以之为道。或取布施以之为道。乃至或取八禅事定以为真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谬执为道。是故名为独头戒取。言足上者。谓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谓己见是。取为真道。则名戒取。此后戒取依前见生。前见与后戒取为本。戒取所依名为脚足。是故说后戒取之心。名为足上戒取烦恼。是故行者应善思量。道法难

识。须访良友。不得信己。愚心倒见。谬执乖正。反成不善。当知道者。唯是慧观。戒定等善是疏缘具。要观众生色心非我。见此理智方是出道。离此以外种种皆非。是故若执余善为道。皆同愚人。执戒为道。以是齐名戒取烦恼摄。故俱舍论云。非道中道。是名戒取见。

又十住毘婆沙论云。佛告迦叶。有四种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等为四。一有比丘。于戒经中尽能具行。而说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诵持经律守护戒行。于身见中不动不离。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头陀。而见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缘众生行慈心。闻诸行无生相心则惊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证。故知。愚人虽依戒行身口无过。谬执乖理心无道戒。若能观见色心无我。此智清净方有道戒。戒行既然。施等亦尔。

第五明见取者。此还有二。一是独头。二是足上。言独头者。谓直取世间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为第一胜妙善者。名为独头。如人直取无想天报。计为涅槃。谓第一好。又于内身不净谓净。如是皆名独头见取。言足上者。谓人迷法妄立是非。谓己见是。余者非。便即生心。于己见上执为第一。是故名为足上见取。如起身见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后更起心。取前身见以为第一。如此见取名为足上。余义同前释。此既同前有何差别。若执有漏世间事业。取以为道。即名戒取。若执为胜。即名见取。故俱舍论云。一切有流法。圣人所弃舍。故执此法为最胜。是名见取。又成论云。若人持戒最为清净。名戒取结。即谓所取。以为真实。余皆妄语。名见取结。若谓世法第一。皆同愚人。取见为胜。是以齐名见取烦恼也。

又新婆沙论问。此之见取于一刹那顷如何推度。答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坚执故者。谓能坚执。故名为见。此见于境僻执坚牢。非圣慧刀无由令舍。非佛弟子执圣慧刀截彼见牙方令舍故。如有海兽名室首魔罗彼所啮物非刀不能解。谓彼若啮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令舍故。如有颂曰。

愚人所受持 鱣鱼所衔物
室首摩罗啮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缘故者。谓性猛利深入所缘。如针堕泥。故名为见。

第六明贪使过者。贪乃众多或爱自身他身。或爱妻子室宅田园。或爱善法如爱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善贪非使。具说难尽。略述而已。

第七明瞋使过者。所谓恼恨嫉妬不悦。此等烦恼悉是瞋使。大庄严论云。身如干薪。瞋恚如火。未能烧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经云。瞋心如火烧一切戒。瞋如大斧能破法桥。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诸善法。又华严经云。一切恶中无过是恶。起一瞋心则受百千障碍法门。又菩萨地经云。若诸菩萨犯如河沙等贪。不名毁戒。若犯一瞋因缘。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舍众生。贪爱之心能护众生。不名烦恼。瞋舍众生。名重烦恼。是故如来于经中说。贪结难断不名为重。瞋恚易断名之为重。此亦略述。具说难尽。

第八明痴使过者。若依毘昙。痴暗之心体无慧明。故曰无明。若依成论。邪心分别无正慧明。故曰无明。又毘昙论说。无明使有其二种。一者不共。二者相应。言不共者。于四谛理及于色声香味触等。缘而不了。则是无明。此独无明不与一切诸使和合。名不共无明。二相应无明者。除前不共。自余一切诸烦恼中无知之心。名为无明。与诸使合。名为相应无明。若依成论。无明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现起。言取性者。直是任运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是违理。性恶不善。此细无明。诸凡常有。是故得在善无记中。要观无性方得渐除故行善时须观无性。迷事取性则成有漏。

第九明慢使过者。依论慢有八种。一直名慢。谓于下境自高卑彼。于齐等处还计为等。此过轻故。直名为慢。此无所恃何故成慢。成论释言。是中有其执我相过。故说为慢。谓人胜劣。唯心解别。若知心胜称实无过。迷如此法。计我胜彼及与我等有恃我心。故名为慢。二者大慢。谓于等处自谓为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谓于上境谓已胜彼。此过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如慢。谓他行德过己弥深。多身修业。方可似彼。即谓现令少不如彼。陵他多边。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谓于父母师长上境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谓于色心无我法中执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诸慢中执我心也。此一我慢最难伏断。要成罗汉方能除尽。但诸凡愚未学观者。莫问麤细我见皆强。是故名为示相我慢。若能观理成圣学人。我见则微分断麤现。是故名为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谓未得圣而谓已得。以其圣智是增上行。于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邪慢。谓诸恶人无德。自高恃恶[交*欠]人。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为慢使烦恼也。

第十明疑使过者。疑有二种。一疑事。如夜见树疑为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故小乘中不说为使。非烦恼故。罗汉亦有。故智度论云。阿罗汉虽无四谛中疑。一切法中处处有疑。此诸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招变易死。亦说为使。二者疑理。谓诸身心生灭非我。疑谓常我。名为疑理。故成论问。疑有何过。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间出世间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学得。疑师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学时。若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决定心学。不须疑此三事。凡夫未观理来莫问上下。皆有十使。上界虽无麤现瞋使。自余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虽伏欲结。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界也。

迷理部第三

述曰。迷理不同者。良由众生无始时来流转生死不能断漏不得出世界。致令十使烦恼是能障业。四真谛法是所障理。言四谛者。一苦。二集。三灭。四道。具释四谛因果次第大小同异者。恐文烦不述。今且略释其名令识因果。生灭无常理实是苦。逼迫行者名为苦谛。谛是实义。审尔不谬。故称为谛。下三谛义同此一释。有漏善恶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为集谛。烦恼尽处名之为灭。理实不生名为灭谛。观理除壅此实不虚。名为道谛。若就一人论四谛者。谓此身心苦之与乐有漏报边。是其苦谛。若不观理所起善恶。乃至八禅。是其集谛。若观身心生灭无我。即此观智。是其道谛。因此道智见无我时。惑断之处。则是灭谛。言迷理者。论说不同。若依毘昙论云。身见边见唯迷苦谛。谓凡夫皆执苦报为我。是故身见缘苦谛生。依身苦报计断计常。是故边见亦迷苦生。故杂心论云。身边二见果处起故。唯迷苦谛。凡计罪福是我所作。不将善恶业因为我。是故身见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边见依身亦不依集。又亦不将灭道为我计断计常。义皆同此。是故身边唯依苦报名迷苦谛。

若论戒取迷苦及道。谓有愚人直尔闻说。精勤苦行能断生死。不知此说。晓夜励心。勤观苦空。方断生死。即谓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圣道。是故戒取迷苦谛生。或有不将身苦为道。直执戒等福行为道。此将集因转将为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谛。理实凡愚不识集因。妄执为道。应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计福行以为集因。方转为道。是故不得名为迷集。不同计苦以为道者。将苦为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于集。灭是圣果。众生所求。不取惑灭。为道因行。是故戒取不名迷灭。

若论邪见见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四谛。所谓邪见。谤无因果。该凡及圣。是故通迷。若论见取。于自身报取为第一。即为迷苦。于事善业计为第一。即名迷集。若取梵天无想天等以为涅槃。名为迷灭。于彼戒取所言之道取为第一。名为迷道。是故见取通迷四谛。若论疑心。于诸凡圣因之与果。不知有无。生疑不决。故亦迷四。向来所明五见及疑。唯迷谛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观见理时知无我人。方断我心证知慧观。能断烦恼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识观是道方断戒取。正识灭道以为第一。不将有漏以为胜好。知世可厌方断见取。以见四谛不生疑谤。证信决定方断邪疑。是故身边戒见邪疑。迷理而生还见理断。不将尘境色声等事以为我人计断常等。故虽正识色声等事。不断我心乃至疑使。若论贪瞋痴慢四使。通障见修。皆迷理事。谓依见起则名迷理。若依事生则名迷事。依见起者。若论其贪如爱身见。即名为贪。由爱我见令心转迷。若观生空知无我时。则嫌我见。此贪则断。若论其瞋。有我心时。闻说无我则生瞋恚。后观无我知无人时。闻说生空心则欢喜。故见理时彼瞋则断。依见起痴不知见过。后见理时彼痴则断。依见起慢恃见自高。后见理时彼慢则断。是故贪等依见起者。亦是迷理。见理方断。依余见起。类此可知。所言贪等依事起者。谓依尘境色声香等。于此起贪缠绵难断。故见理时仍有未断。后更修道数数渐除。瞋慢痴等依事皆尔。此明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灭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说欲界凡夫心也。若论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无瞋故。于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谛修道名为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无色凡心亦三十一。三界通论。总有九十八。迷四谛理有八十八。三界迷事合有十种。此依毘昙略释如是。若依成论十使烦恼皆有取性。悉通达理。谓迷四谛无性之空。故总观谛无性空时。断重取性名为见道。后断细时名为修道。此名十使迷理不同也。

断障部第四

述曰。此十使烦恼断有难易者。夫论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入道故叙难易。但诸见惑难识易断。贪等四使易识难除。见难识者。谓凡常迷。理易断者。见理即尽。所谓若能学观无我。创见理时。则名初果。即先断除八十八使。但初见谛有利有钝。若利根者。总观诸法。皆假无性。不见我人。一念之中断八十八。即此一念名为见道。若钝根者。别观四谛。次第渐断八十八使。故佛性论云。若利根人于一念中则等观四谛。八十八使一时俱断。皆名见谛。若钝根人于次第观者。则初念观苦。不见余三谛。但断苦下。以此文证。总

别观法。皆得入道。不得偏执。若依诸经教人入道。多直说观生灭无我。则断诸结出离生死。如地持经说。世间受生皆由着我。若离着我则无世间受身生处。又如经说。缘觉性人不解四谛法门名字。直籍事缘观生无我。便断诸结过诸声闻。于此直作无我观中。虽不作其四谛别解。如此观时具有四谛。谓彼所观有漏报身念念生灭。是理苦集。从前名苦。生后名集。知无我时即是见苦。尔时无我即断事集。所断不生即是证灭。此能观智即是圣道。是故直观无我之时。具有四谛断结得出。不要别观四谛方出。故成论引经说言。如甄叔迦经中说种种得道因缘。非但以四谛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别观。总观无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见身心无我。则是见道。断诸见惑。但诸见惑约谛分别。三界合说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论迷心。总则唯是五见及疑。此六望愚则名难识。若望智人复名易断。谓诸凡愚学修善者。多皆知厌贪瞋痴慢。于其我心及执戒等。不觉是过。是故难识。以难识故。经说为重。如涅槃释。我见戒取及以疑等。一切众生常所起故。又难觉故。如病常发名为重病。又难识故。亦名重病。又成论云。世间人于戒取中不见其过。故使为结。故知利使愚人不识。言望智人名易断者。谓若学观身心生灭。分见无我。烦恼薄时。即知观智是断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永无。谓知色心生灭非人。则无我心边见自断。以观见理识圣道故。正信无疑。谤无自断。智慧是道。戒等非胜。则无戒取。见取自断。是故六使难识易断。以难识故。无始来迷。以易断故。解理则尽。不同贪等易识难断。以易识故。人多不执。以难断故。那含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亲覆圣解合行不出。不同贪等别缘事起唯妨修观非亲迷理。故诸小圣虽有贪瞋。不妨仍得解理无疑。是故智人学修业者。唯修观解除迷入道。若学观行虽昧名凡。少解理时即无妄取。若不学解常迷道法。虽修诸善不除邪执。非直妄执自不能出。多谤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识邪正。不知他是不与己同。即谓己是。说他为非。是故迷人心无道法。多依世善妄执相非。故俱舍论云。在家由取五尘故。与在家起鬪争。出家由取诸见各不同故。与出家起鬪争。又成论云。若人持戒取为清静。名戒取结。即谓所取。以为真实。余皆妄语。名见取结。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鬪争根本。亦即名为随顺苦边。又依此戒取能舍八真圣道。此非正道。非清静道。能随苦过。又戒取是出家人缚。诸欲是在家人缚。又戒取者。虽复种种行出家法。空无所得。又因此戒取能谤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诸外道起懦弱处。作如是念。能胜余人。以此等文证知。戒取等唯是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随苦。非真道法。愚人多迷妄执生罪。是故十使虽皆不善。论其障道起

过之原。则唯六使迷心为本。若不能断。非直不出。因起僇罪当生恶道。此明十使断有难易竟。

颂曰。

邈邈爱王城	峨峨欣鹫岭
业结三界狱	利钝十使颈
浊恶顺下趣	断漏升上顶
着我甘苦报	怖象投丘井
翘翘羨化伦	念念除心瘕
宿佑遇释尊	高慕大仙颖
既破无明结	还同寤真正
荷戟怡冲心	随憩靡不静◎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十恶篇第八十四(此有一十三部)

- 迷意部
- 业因部
- 果报部
- 杀生部
- 偷盗部
- 邪淫部
- 妄语部
- 恶口部
- 两舌部
- 绮语部
- 悭贪部
- 瞋恚部

- 邪见部

述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弃三车而弗御。漂沦苦海。任焦烂而不疲。若螾蝇之乐臭尸。似飞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沈多劫备历艰辛。具受众苦迄今烧煮。故如来大悲不忍永弃。示其苦乐令其欣厌。故于此篇略明十恶罪福二行也。

业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业乃有多种。自有心与身口相称。亦有身口与心违者。据此而论。凡动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损物。若内有善方能顺福。虽复损益不同。然三业之本。以心为源。故业起不同。略须料简。如成实论云。有三人俱行绕塔。一为念佛功德。二为盗窃。三为清凉。虽复身业同行。而有善恶无记三性殊别。当知罪福由心。身口业相善恶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业等。若无心者。虽误杀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婴儿捉母乳身。则不得罪。以无染心故。若依毘昙。即说依报色起方便色。以为身业。声为口业。心是罪福体。隐而不说。若依大乘教中实说。身口色声常非罪福。若说善恶皆唯是意。如意地思量发动身口。即此意思。是身口业体。若直意思不欲发身口者。但名意业。故唯识论云。如世人言。贼烧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烧。此义亦尔。唯依心故善恶业成。故经偈云。

诸法心为本 诸法心为胜
离心无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论释云。但有心识无身口业。身口业者。但有名字。实是意业。身口名说。亦如临终生邪见心则堕地狱。起正见心即生善处。是故论云。离心无思则无身口业。又遗教经云。纵此心者。丧人善事。制之一处。无事不办。又正法念经云。有五因缘。虽杀无罪。一谓道行无记心。二无心伤杀蠕虫蚁等命。三若掷铁等无心杀生而断物命。四医师治病为利益故与病者药因打命终。五然火虫入。无心杀虫。虫入火死。如是五种虽断生命不得杀罪。故知所造发业皆由心起。又如杀中约心境。心境不同有上中下。初据境说。如杀畜生。比丘得波逸提。杀凡夫学人得波罗夷。杀害父母罗汉得五无间重罪。杀邪见断善根人。得罪最轻。不如杀畜生罪。故涅槃经云。菩萨知杀有三。谓下中上。下者蚊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萨示现生者。是诸畜生有微善

根。是故杀者。具受罪报。中杀者。谓从凡夫至阿那含。上杀者。父母罗汉辟支毕定菩萨。若有能杀一阐提。则不堕此三种杀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树斩截死尸无有罪报。阐提亦尔(谓无重报非无轻苦)第二约心者。结罪由心。业有轻重。如瞋重则罪重。瞋轻则罪轻。故成论云。或以事重故有定报。如于佛及佛弟子。若供养若不供养。若轻毁心。或以心重故有定报。如人以深厚缠毒杀害虫蚁。重于轻心杀人。若心无瞋。虽杀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下诸罪例有轻重文烦不述类准可知)又正法念经。云何不杀。若稻谷黍麦生微细虫。不捣不磨。知其有虫。护此虫命。不转与人。复不杀生。若牛马驼驴担负背疮中生虫。若以浆水洗此疮时。不以草药断此虫命。以鸟毛羽洗拭取虫。置余臭烂败肉之中。令其全命兼护此驴牛。恐害其命复护虫命。乃至蚊子。若昼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杀。若见众生欲食其虫。以其所食。而贸易之。令其得脱。

果报部第三

如弥勒问经论云。十不善业道。有其三种。一果报果。二习气果。三增上果。果报果者。若生地狱中名果报果。习气果者。若从地狱出还生人中。依杀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盗故无资生果。乃至依邪见故痴心增上。如是一切名习气果。又如萨婆多论云。如牛呵比丘常作牛呵。以世世牛中来故。如一比丘虽得漏尽。而常以镜自照。以世世从淫女中来故。如目连比丘。虽得神通犹常戏跳。以前世时曾猕猴中来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种不善业道。一切外物无有气势。所谓土地高下霜雹棘刺尘土臭气多有蛇蝎。少谷细谷。少果细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复有相似果。且如杀者。故与所害众生种种诸苦。因彼苦故。生地狱中受种种苦。以断命故。后生人中得短命报。由断他暖触性也(余准可知亦如上受报篇中地持论说也)。

故涅槃经。云何名为烦恼余报。若有众生习近贪欲。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得鸽雀鸳鸯鹦鹉青雀鱼鳖猕猴麀鹿之属。若得人身受黄门形女人二根无根淫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余报。若有众生以殷重心习近瞋恚。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毒蛇具四种毒。一见毒。二触毒。三啮毒。四螫毒。虎狼狮子熊罴猫狸鹰鹞之属。若得人身具足十二诸恶律仪。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余报。若有习近愚痴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蚊子等形。若得人身聋盲瘖哑癱残背伛。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诸根暗钝。

喜犯第三重戒。是名余报。若有修习憍慢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粪虫驼驴犬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贫穷乞丐。或得出家。常为众人之所轻贱。喜犯第四重戒。是名余报。疑使大意同痴。不劳别述。亦名五钝使报。

又菩萨藏经云。复次长者。我观世间。一切众生。由于十种不善业道。而能建立安处邪道。多堕恶趣。何等为十。一者夺命。二者不与取。三者邪淫。四者妄语。五者离间语。六者僇语。七者绮语。八者贪着。九者瞋恚。十者邪见。长者。我见众生由是十种不善业故。乘于邪道。多趣多向。多堕恶道。为欲证得阿耨菩提超出一切诸邪道故。以净信心。舍释氏家。趣无上道。

又智度论云。佛语难提迦优婆塞。杀生有十罪。何等为十。一者心常怀毒世世不绝。二者众生憎恶眼不喜见。三者常怀恶念思惟恶事。四者众生畏之如见蛇虎。五者睡时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恶梦。七者命终之时狂怖恶死。八者种短命业因缘。九者身坏命终堕泥犁狱。十者若出为人常当短命。

如佛说不与取有十罪。何等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时非处行不筹量。四者朋党恶人远离贤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于官。七者财物没入官。八者种贫穷业因缘。九者死入地狱。十者若出为人。勤苦求财为人所共。若王若贼。若水若火。若不爱子用。乃至藏埋亦尔。

如佛说邪淫有十罪。何等为十。一者常为所淫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妇不睦常共鬪诤。三者诸不善法日日增长。于诸善法日日损减。四者不守护身妻子孤寡。五者财产日耗。六者有诸恶事常为人所疑。七者亲属知识所不爱喜。八者种怨家业因缘。九者身坏命终死入地狱。十者若出为女多人共一夫。若为男子妇不贞洁。如是等种种因缘不作是名不邪淫。

如佛说妄语有十罪。何等为十。一者口气常臭。二者善神远之非人得便。三者虽有实语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谋议常不参豫。五者常被诽谤。丑恶之声周闻天下。六者人所。不敬。虽有教勅人不承用。七者常多忧愁。八者种诽谤业因缘。九者身坏命终当堕地狱。十者若出为人常被诽谤。如是种种不作是为不妄语。名曰善律仪。如佛说饮酒有三十六过失(具如下五戒中说之)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仪。妄言不作是口善律仪。为五戒律仪。

又业报差别经云。复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恶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为十。一者以其杀生业故。令诸外报大地咸鹵药草无力。二者以其偷盗业故。感外霜雹螽蝗虫等令世饥馑。三者以其邪淫业故。感恶风雨及诸尘埃。四者以其妄语业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秽。五者以其两舌业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埠株机丘墟。六者以其恶口业故。感生外报瓦石沙砾麤涩恶物不可触近。七者以其绮语业故。令诸所有草木稠林枝条棘刺。八者以其贪多业故。感生外报令诸苗稼子实微细。九者以其瞋恚业故。令诸树木果实苦涩。十者以其邪见业故。感生外报苗稼不实收获甚少。如是十业得外恶报。

◎

◎杀生部第四(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禀形六趣。莫不恋恋而贪生。受质二仪。并皆区区而畏死。虽复升沈万品愚智千端。至于避苦求安。此情何异。所以惊禽投案。犹请命于魏君穷兽入庐。乃祈生于区氏。汉王去饵。遂感明珠之酬。杨宝施华。便致白环之报。乃至沙弥救蚁见寿长生。流水济鱼天降珍宝。如此之类。宁可具陈。岂容纵此无厌供斯有待。断他气命绝彼阴身。遂令抱苦就终衔悲向尽。大地虽广无处逃藏。旱天既高靡从启诉。是以经云。一切畏刀杖。无不爱寿命。恕己可为喻。勿杀勿行杖。但凡俗颠倒邪见无明。或为吉凶公私祭祀。瞻待宾客营理庖厨。烹宰杂类之身。供拟众人之膳。或复年移岁晚事隙时闲。天惨惨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烧。于是驾追风之驶马。捧奔电之良鹰。剑则巨阙干将。弓则乌号繁弱。遂倾诸藪薄罄彼林丛。颠覆巢居剖破窟宅。罝罗亘野。[罽-卓+浮]网弥山。或前络后遮。左邀右截。埃尘涨日。烟火冲天。遂使鸟失侣而惊飞。兽离群而奔透。雁闻弦而竞落。猿抱树而哀吟。莫不临峻谷而悲号。对高林而绝噉。于是箭非苟发。弓不虚弹。达腋洞胸解头陷脑。或复垂纶浊渚散饵清潭。学钓鲤于河津。同射鲋于井谷。朱鳞已挂。无复待信之能。素质既悬。长罢跃舟之瑞。霏脍形躯。有招盘而雨散。或复狻猊孔炽。宜申薄伐。边境虔刘。事资神武。虽复贤帝圣主。尚动干戈。哲后明君。犹须征伐。所以升陬之役。乃着高名。牧野之师。方称盛德。其中或有拥百万而横行。提五千而深进。碎曹公于尺壁。扑项帝于乌江。悬莽首于高台。横卓尸

于都市。并皆英雄一旦威武。当时如此之流。弗可为记。莫不积骨成山流血为海。今者王师雷动扫殄妖逆。扬兵拥节佑境沾边。既预前驱叨居后劲。云旗之下宁敢自安。霜刃之间信哉多峻。故刀下叩头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陈。凡是众生有相侵害。为怨为隙。负命负身。或作短寿之因。便招多病之果。愿从今日永断相续。尽未来际为菩提眷属。不坏良缘法城等侣矣。

引证部第二

如鼻柰耶律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国中有一婆罗门。常供养迦留陀夷。其婆罗门唯有一子。长为取妇。时婆罗门临终勅子。吾死之后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后。子奉父母教还复供养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无有异。后于异时婆罗门子出行不在。嘱妇供养。是日便有五百群贼。中有一贼面首端正。妇遥见之。遣使唤来。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数往其家。妇恐沙门漏泄此事。后共此贼方便杀之。波斯匿王闻于尊者迦留陀夷为贼所杀。王忆尊者瞋恚懊恼。实时便诛婆罗门家。并杀左右十八余家。捕五百贼斩截手足掷着堑中。比丘见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本造何恶。为婆罗门妇所杀耶。佛告比丘。迦留陀夷。乃往过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牵其一羊。截于四足将诣天祀。而共乞愿。祀主得已即便杀之。由杀羊故堕于地狱受无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虽得罗汉余殃不尽。今得此报。尔时羊者今妇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为王截其手足五百贼是。佛告比丘。若人杀害。所受果报终不朽败。

又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名黎耆弥。有七头儿。皆以婚娶。最小儿妇字毘舍离。甚有贤智。无事不知。时黎耆弥以其家业悉皆付之。由其贤智。波斯匿王敬礼为妹。有时怀妊。月满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儿。颜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敌于千夫。长为纳妇。皆是国中豪贤之女。时毘舍离。请佛及僧。于舍供养。佛为说法。合家悉得须陀洹果。唯最小儿未得道迹。乘象出游。逢辅相子乘车桥上。便捉掷着桥下堑中。伤破身体。来告其父。辅相语子。彼人力壮。又是国亲。难与诤胜。当思密报。即以七宝作马鞭三十二枚。纯钢作刀着马鞭中。人赠一枚。诸人爱之欢喜纳受。常捉在手出入见王。国法见王礼不带刀。辅相见受便向王谗。毘舍离儿。年盛力壮一人当千。今怀异计谋欲杀王。各作利刀置马鞭中。事审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谓实。皆悉杀之。杀竟便以三十二头。盛着一函。封闭印之送与其妹。当日毘舍离请佛及僧。就舍供养。见王送函。谓

王助供。即欲开看。佛止不听。待僧食竟。饭食讫已佛为说法无常苦等。时毘舍离得阿那含果。佛去之后开函见儿三十二头。由断欲爱不至懊恼。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长久。驱驰五道何苦乃尔。三十二儿妇家亲族。闻此事理懊恼唱言。大王无道。枉杀善人。共集兵马欲往报讎。王时恐怖走向佛所。诸人引军围绕祇桓。阿难见王杀毘舍离三十二子。妇家亲族欲为报讎。合掌问佛。有何因缘。三十二儿为王所杀。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三十二人。盗他一牛共牵将到一老母舍。欲共杀之。老母欢喜为办杀具。临下刀时牛跪乞命。诸人意盛遂尔杀之。牛死誓言。汝今杀我。我将来世终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饱。欢喜之言。由来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难。尔时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盗牛人者今毘舍离三十二子是。时老母者今毘舍离是。由杀牛故。五百世中常为所杀。老母欢喜。五百世中常为作母。儿被杀时极怀懊恼。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妇家亲族闻佛所说。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种今受其报。由杀一牛今尚如是。何况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怀怨而欲杀害。即投王前求哀忏悔。王亦释然不问其罪。阿难白佛。复修何福。豪贵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难。乃往过去。迦叶佛时。有一老母。合集众香。以油和之。欲往涂塔。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劝之。共往涂塔。涂竟发愿。所生之处尊荣豪贵。常为母子值佛得道。从是以来五百世中生常尊贵。常为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报颂曰。

戏笑杀他命	悲号入地狱
臭秽与洋铜	灌注连相续
奔刀赴火焰	擘裂碎楚毒
亿载苦万端	伤心不可录

习报颂曰。

杀生入四趣	受苦三涂毕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忧疾
疫病婴艰苦	寿短常沉没
若有智情人	杀心宁放逸

感应缘(略引一十七验)

- 宋抚军将军刘毅验
- 梁时有人沐发用鸡卵白验
- 梁时有人卖鳝为业验
- 梁时有客食炙肉验
- 梁时有人杀牛系刹柱下验
- 梁时有部曲截盗贼手验
- 齐时有人杀牛食卒验
- 齐时有人捕鱼见鱼啮验
- 唐时殷安仁停客杀驴验
- 唐时都督鄴公窦轨好杀验
- 唐时潘果杀羊舌缩验
- 唐时贺悦勒牛舌断症验
- 唐时果毅孝政蜂验
- 唐时有人为雉家所害验
- 唐时齐土望烧鸡子验
- 唐封元则盗羊杀验
-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杀羊验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儿度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夜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见杀贫道。贫道已白于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尔羸瘦。当发杨都时。多有诤竞侵袭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夜单骑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抚军。昔枉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执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亡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于寺杀之。毅便叹咤。出寺后岗。上大树自缢而死(右一验出冤魂志中)。

梁时有人。常以鸡卵白和沐云。使发光。每沐辄破二三十枚卵。临终但闻发中啾啾数千鸡雏声。

梁时江陵刘氏。以卖鳝为业。后生一儿。头具鳝。自颈以下方为人耳。

梁时王克为永嘉郡。有人饷羊。集宾欲燕。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两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无救请。须臾宰羊为炙。先行至客一脔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体痛楚号噉。方复说之。遂作羊鸣而死。

梁时有人为县令。经刘敬躬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系刹。屏除形像铺设床座。于堂上接宾。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饮噉饱酒便卧檐下。投醒即觉体痒。把搔癢疹。因尔须臾变成大患。经十余年便死。

梁杨思达为西阳郡。值侯景乱。时复旱俭。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

齐时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噉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大见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噉呼而终。

齐时江陵高伟。随吴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啣之而死(右七验出弘明杂传)。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门寺僧。以义宁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盗他驴于家杀之。驴皮遗安仁家。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当死也。安仁惧径至慈门寺。坐佛殿中经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骑并步卒数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见安仁呼出。安仁不应而念诵逾进。鬼相谓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谓安仁曰。君往日杀驴。驴今诉君。使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者他盗自杀驴。但以皮与我耳。本非我杀。何为见追。倩君还为我语驴。我本不杀汝。然今又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此人许诺曰。驴若不许。我明日更来。如其许者。不来矣。言毕而出。明日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而举家持戒菜食云尔。卢文励说之。安仁今现在。

唐雒州都督酈公竇轨。性好杀戮。初为益州行台仆射。多杀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至贞观二年冬。在雒州病甚困。忽自言。有人饷我瓜来。左右报冬月无瓜也。公曰。一盘好瓜。何故无耶。既而惊视曰。非瓜也。并是人头。从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

唐京师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时任都水小吏。下归家与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牧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少年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鸣唤。果惧主闻乃拔却羊舌。于是夜杀食之。后经一年果舌渐消缩尽。陈牒解吏。富平县令郑余庆。疑其虚诈令开口验之。乃见全

无舌。根本纔如豆许不尽。官人问之因由。果取纸书以答之元状。官人一时弹指教令为羊追福写法华经等。果发心信敬斋戒不绝。为羊修福。后经一年舌渐得生。平复如故。又诣官陈牒。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至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史。自向临说耳(右三验出冥报记)。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宁人贺悦永兴。为邻人牛犯其稼穡。乃以绳勒牛舌断。永兴后生子三人。并皆瘖哑不能言语。

唐雍州陆孝政。贞观年中为右卫隰川府左果毅。孝政为性躁急。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窠。分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政于时遣人移就别窠。其蜂未去之间。孝政大怒遂煮热汤一盆。就树沃蜂。总以死尽。殆无遗子。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厅昼寝。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洪肿塞口。数日而卒。

唐陇西李义琰。贞观年中为华州县尉。此县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讎冤家所害。诣县陈请。义琰案之不能得决。夜中执烛委细穷问。至乙夜义琰据案俛首不觉死人即至。犹带被伤之状云。某被伤姓名。被打杀置于某所井中。公可早捡。不然恐被移向他处。不可觅得。义琰即亲往觅。果如所陈。寻而讎家云始具伏。当时闻见者。莫不惊叹。

唐魏州武强人齐士望。贞观二十一年死。经七日而苏。自云。初死之后被引见王。即付曹司别遣勘当。经四五日勘簿云。与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语士望曰。汝生平好烧鸡子。宜受罪而归。即命人送其出门。去曹司一二里。即见一城。闻城中有鼓吹之声。士望欣然趋走而入。既入之后城门已闭。其中更无屋宇。遍地皆是热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计。烧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顾城门并开。及走向门其扉既掩。凡经一日。有人命门者曰。开门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归。使者辞以路遥。迁延不送之。始求以钱绢。士望许诺。遂经历川涂践履荆棘。行至一处。有如环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惧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内。不觉渐苏。寻乃造纸钱等待焉。使者依期还到。士望妻亦同见之。

唐封元则。渤海长河人也。至显庆中为光禄寺太官掌膳。时有西蕃客于闐王来朝。食料余羊。凡至数十百口。王并托元则送于僧寺。放作长生。元则乃窃令屠家烹宰。收其钱直。龙朔元年夏六月。雒阳大雨震雷霹雳元则。于宣仁门外大街中杀之。折其项裂血流洒地。观者盈衢莫不惊愕(右五验出冥报拾遗录)。

唐显庆年中。长安城西路侧店上有家。新妇诞一男。月满日亲族庆会。买得一羊欲杀。羊数向屠人跪拜。屠人报家内。家内大小不以为征。遂即杀之。将肉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大极牢。忽然自破。釜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亲族及邻人。见者莫不酸切。信知交验。岂得不慎。店人见闻之者。永断酒肉荤辛不食(在同店人向道自说)。

◎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二

偷盗部第五(此别七部)

- 述意部
- 佛物部
- 法物部
- 僧物部
- 互用部
- 凡物部
- 遗物部

述意部第一

夫禀形六趣。莫不贪欲为原。受质二仪。并皆恋财为本。虽复人畜两殊。然慳惜无二。故临财苟得。非谓哲人。见利忘义。匪成君子。且钱财玉帛是外所依。幡华僧物是内供养。理应省己贫窘随喜他富。岂以自贫贪夺他财。所以调达取华遂便退落。僇梵损粟反受牛身。迦叶乞饼被俗讥诃。比丘嗅香池神讶责。是知偷盗之愆。宁非大罪。所以朝[(歹*又)/食]无寄。夜寝无衣。鸟

栖鹿宿。赤露[病-丙+卷]癯。傍路安眠。循廛求食。遂使母逐鸕鹚而南去。子随胡马而北归。夫类日影而西奔。妇似川流而东逝。莫不望故乡而肠断。念生处而号啼。泪交驶而散血。心鬱怏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盗中来。故经曰。欲知过去因。当看现在果。欲知未来果。但观现在因。是故劝诸行者。常须诫勸勿起盗心。乃至遗落不贪。何况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经云。造立佛寺用珠华鬘供养。不问辄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盗罪。又毘奈耶论云。若盗佛塔声闻塔中幡华。皆望施主结重罪。为断彼福故。又十诵律云。若盗佛图物精舍中供养具。若有守护主。计主犯重罪。如十诵。偷佛舍利。萨婆多论盗佛像。并为净心供养。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虽不语取。供养皆不犯罪(此谓施主情通者不犯局者犯重也)若依摩德勒伽论云。为转卖活命故盗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时有人盗他经卷。佛言。佛语无价。计纸墨犯重罪。十诵律云。借他经拒逆不还。令主生疑者。犯方便罪(由心未决若绝者犯重)正法念经云。若盗他秘方者犯重罪。唯识并决论云。闇取他经论读乃至一句。皆犯盗窃文句罪(此应是主心秘愒者犯。泛尔余经情通不惜者。取读无过也)五百问事口诀云。不得口吹经尘。以口气恶故(像尘亦尔)。若烧故经得重罪。如烧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轻(数有恶人偷佛铜像。烧铸圣容。将供身命。逆中之极无过于此。或盗旛华用充衣服。或将卖活命。如是等罪。未来受殃。无有出期)。

僧物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贷僧物不还。计直犯重。又观佛三昧经云。盗僧鬘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等罪。又宝梁经云。宁噉身肉终不得用三宝物。又依方等经。华聚菩萨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盗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经济龙品云。时有诸龙得宿命心。自念过业涖泣雨泪。来至佛前各如是言。我忆往昔。于佛法中或为俗人亲属因缘。或复听法因缘。所有信心舍施种种华果饮食。共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说言。我曾吃噉四方众僧华果饮食。或有说言。我往寺舍布施众僧。或复礼拜如是吃噉。乃至七佛已来。曾作俗人有信心人。为供养故施诸华果种种饮食。比丘得已回施于我。我得便食。由彼业

缘。于地狱中。经无量劫。大猛火中。或烧或煮。或饮洋铜。或吞铁丸。从地狱出堕畜生中。舍畜生身生饿鬼中。如是种种备受辛苦。佛告诸龙。此之恶业与盗佛物。等无差别。比丘五逆业其罪如半。然此罪报难可得脱。于贤劫中值最后佛。名曰楼至。于彼佛世罪得除灭。

述曰。何故盗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曰。随盗一物。即望十方凡圣。上至诸佛。下及凡僧。随境无边。还结无边等罪。微尘尚可知数。此人罪报不可测量。所以者何。为其施主本舍一毫一粒拟供十方出家凡圣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鸣钟一响遐迩同飧。凡圣并资俱成道业。冥资施主得益无边。惟斯福利功齐法界。招善既多获罪宁少。今见愚迷众生。不简贵贱不信三宝。苟贪福物将用资身。或食噉僧食受用华果。或骑僧杂畜将僧奴随逐。或借贷僧物经久不还。见僧屡索反加凌毁。或倚官形势伺求僧过。如是等损具列难尽。静思此咎岂不痛心。今惜不与者。非是慳惜不惠。为慈愍白衣虑受来苦。若当与者非直损俗。亦罪及知事。未来生处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经云。一念之恶能开五不善门。一恶能烧人善根。二从恶更生恶。三为圣人所呵。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恶道。既知不易诚为大诫。后时取受省己用之。

互用部第五

如宝梁宝印经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无与佛法物作主。复无可咨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咨。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劝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钱已上。以施主重心故舍。诸天及人。于此物中应生佛想塔想。乃至风吹烂坏。不得贸宝供养。以如来塔物无人作价也。又十诵律云。佛听僧坊佛图。畜使人及象马牛羊等。各有所属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养佛物。华多听转卖买香灯。犹故多者转卖无尽财中。又五百问事口决云。佛幡多者。欲作余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许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养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见论云。佛前献佛饭食。侍佛比丘得食。若无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决疑经云。初献佛时。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献佛竟行与僧食不犯。若不尔者。食佛物故。千亿岁堕阿鼻地狱。檀越不受师教。亦招前报。若生人间。九百万岁堕下贱处。何以故。佛物无人能评价故(若泛尔斋家及在僧寺二时常食。献佛圣僧食不局。入佛僧者不须收赎。唱余食后一切得食。若情标施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应赎己。取食也)。

或施主本拟作释迦。改作弥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众。改入一众。本拟十方回。入现前本。拟大众。回入别人。本拟众僧。回入白衣。皆违反施主。计钱多少满五成重。减五得兰。故四分律云。许此处乃与彼处。皆犯罪也(轻重之罪量前施主)准此之文。检校佛像。有余彩色不得作菩萨圣僧等形。以师徒位别故。不得互用。乃可作余庄严具。还将供养佛不犯。若施主情通一铺佛像任意庄严。种种道俗凡圣形像。诸杂供养。名华草木。山池鸟兽。不局佛像者。通作无罪。故五百问事云。用佛彩色作鸟兽形得罪。除在佛前为供养。故不犯(数闻边方道俗。不闲戒律。虽有好心经营三宝。任己凡情互用三宝物。乃至齐上圣僧钱。或将自入。或入常住。或作佛像。或画壁上迦叶阿难等形。并不合用得罪。具如上受请篇说。问曰。今时斋上有佛钱。未审此钱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本心定入造像。还如前互用文断。只得造佛不得别用。若如今时斋家。凡僧食后通出佛僧钱。知施主不别标局者。任将买香洁油造幡营造佛堂种种供佛。受用并得。但不得入经僧别人用。上来略述。并依经律文断。不是人情。若不依法反结无知不学之罪。自外不尽者。具如僧尼十卷律钞广说。故检校三宝。事重不轻。自非明解戒律。深信因果。谨慎用心。怖怕业道。常勤作意。不护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纲维知事。自外不合作)。

又宝梁经云。佛告迦叶。我听二种比丘得营众事。何等为二。一能净持戒。二畏于后世。喻如金刚。复有二种。何等为二。一识知业报。二有诸惭愧及以悔心。复有二种。何等为二。一阿罗汉。二能修八背舍者。如是二种比丘。我听营事。自无疮疣能护他人意。以此事难故语迦叶。于佛法中种种出家。种种姓。种种心。种种解脱。种种断结。或有阿兰若。或有乞食。或有乐住山林。或有乐近聚落清净持戒。或有能离四轭。或有勤修多闻。或有辩说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毘尼仪式。或有游诸城邑聚落为人说法。有如是等诸比丘僧营事比丘。善取如是诸人心相。故经云。彼营事比丘应当分别。常住僧物不得与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与常住僧(此二种物不得互用)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应与佛物共杂(佛物亦不得与二共杂)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须者。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僧和合者。应以常住僧物分与招提僧。若如来塔。或有所须。若欲败坏者。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多者。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坏。今有所须。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营事比丘应劝化在家人求索财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与常住招提僧。何以故。于此物中应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线。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诸天世人。于此物中生佛

塔想。而况宝物。若于佛塔中宁令风吹雨烂破尽。不应以此衣贸易宝物。何以故。如来塔物无人能与作价者。又佛无所须故。如是营事人者。三宝之物不应令杂。以自杂用得大苦报。若受一劫。若过一劫。以侵三宝物故。又宝梁经云。佛言。营事比丘若生瞋心。于持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驱令役使。故堕地狱。若得为人作奴仆。为主苦役。人所鞭打。又营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过僧常限。谪罚比丘。非时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堕于多钉小地狱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钉钉挖其身。其身炽然如火聚。又营事比丘于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语故生地狱中。其所得舌长五百由旬。以百千钉。而钉其舌。一一钉中出大火焰。又营事比丘数得僧物悭惜藏弃。或非时与僧。或复难与。或因苦与。或少与。或不与。或有与者。或不与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秽恶饿鬼常食粪丸。此人命终当生其中。于百千岁常不得食。或时食变为粪屎。或作脓血。是故迦叶。营事比丘。宁自噉身肉。终不杂用三宝之物作衣钵饮食。

凡物部第六

如善见论云。为他别人乃至三宝守护财物。若谨慎掌护。坚锁藏户。而贼从孔中屋中窃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结罪。皆不合征。若主掌懈怠不勤守护。为贼所偷者。掌物人偿之。以望守护主结罪。故十诵律云。远处受他寄物。在道损破者。好心捉破者。不应偿。恶心捉破者。须偿。若借他物。不问好心恶心。若破一切须偿。又十诵律云。贼偷物来。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从贼乞。自与者得取。取已染坏色着。有主识认者应还。又摩德勒伽论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亲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与者不得取。又十诵律云。若取他虎残肉者犯小罪。由不断望故。若取师子残者不犯。由断望故。又萨婆多论云。盗一切鸟兽残者得小罪(今时俭世多有俗人毁坏他鼠窟取其贮粟胡桃杂果子等准此犯罪)四分律云。若与想取已有想取。粪扫想取。暂想取。亲友意想取等。皆不犯。其亲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亲友。一难作能作。二难与能与。三难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舍。七贫贱不轻。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亲善友。取而不犯也。

又增一阿含经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贼偷盗他物。为主所执。缚送付王。治其盗罪。王即遣人闭着牢狱。或截手足。或刖耳鼻。或剥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悬。或时锯解。或以火炙。或时汤煮。或以生革缚络其头。或复洋铜

而灌其身。或以长橛而刺其臆。或使恶象而以蹈杀。或开其腹抽肠绞草。或时反缚打恶声鼓。将诣市所标下斩首。或复节节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时箭射。如是种种苦切杀之。以此偷盗恶业因缘。命终之后生地狱中。猛火烧身融铜灌口。镬汤炉炭刀山剑树。煨灰粪屎磨磨碓捣。受如是等种种诸苦。酸楚毒痛不可称计。百千万岁脱出无期。地狱罪毕生畜生中。象马牛羊驼驴犬等。经百千岁以偿他力。畜生罪毕生饿鬼中。饥渴苦恼不可具言。初不闻有浆水之名。经百千岁受如是苦。恶道罪毕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种报。一者贫穷。衣不盖形。食不充口。二者常为王贼火水及以恶贼劫。又正法念经云。何名盗。若人思惟。欲令种种谷麦我独成就令世间人五谷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复于异时。众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恶人。见世饥馑。心生欢喜。如我所念。于市巢卖。曲心巧伪。量诸谷麦。诳惑于人。究竟成业。若心思惟。名为思业。若作诳时。名为诳业。作诳业已。名究竟业。

◎

◎遗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经云。若见道边遗落之物。若金若银及余财宝。取已唱令。此是谁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当问其相。实者当还。若无人认。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无主认。以此宝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长。若王大臣州郡令长。见福德人不取此物。后当护持佛法众僧。是名不盗。

又僧祇律云。若见遗衣物者。当唱令之。无主者悬着高显处令人见。若言是我物。应问言。汝物何处失。答相应者与。若无识者。应停至三月已。若塔园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园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贵价物者。谓金银瓔珞不得露现。唱令得宝。人应审谛。数看有何相貌然后举之。人来认时相应者与。对众多人与。不得屏处还教受三归。语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得。若无人来认者。停至三年。如前处当界用之。若治塔得宝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实论云。伏藏取用无罪。佛在世时。给孤长者圣人。亦取此物。故知无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盗。又僧祇律云。人聚落中有遗落物。不得取。与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风吹衣不得。作粪扫想取。若旷路无人处得取。又五分律云。若举衣经十二年不还者。集僧评价作四方僧用。若彼后还。以僧物偿。不受者善。

正报颂曰。

劫盗供他用 泥犁独自沈
攫鸟金刚觜 啄脑劈其心
灌口以铜汁 碎身铁棒砧
怕惧周樟走 还投刀剑林

习报颂曰。

劫盗所获报 地狱被销镕
罪毕生人道 饥贫以自终
共财被他制 何殊下贱中
寄言怀操者 当须思固穷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汉苍梧郡亭长龚寿
- 汉岐州郿县厘亭长盗杀他人女
-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迁
- 唐魏王府长史韦庆植女
- 唐西京东市笔行赵氏女
- 唐主簿周基被吏盗死

汉世何敞。为交址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子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怡姝。本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缿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缿。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缿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故问之。寿因捉妾臂曰。少爱有色宁可相乐耶。妾时怖惧不肯听从。寿即以刀刺胁一创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至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诉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杀。上报听之。

汉时有王恂字少林。为郿县令。之县到厘亭。亭常有鬼。数数杀人。恂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盖。恂以衣与之。乃进曰。妾本涪令妾也。欲往之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余口。埋在楼下。夺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恂曰。当为汝报之。勿复妄杀良善耶。鬼投衣而去。恂且收游徼。诘问即服。收同谋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殡葬。亭永清宁。人谣曰。信哉少林世无偶。飞被走马与鬼语。飞被走马。别为他事。今所不录(右二验出冤魂志)。

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四十余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于后一时母在堂内。取六十钱欲令市买。且置床上。母向舍后。其迁从外来入堂。左右顾视不见人。便偷钱将出私用。母还觅钱不得。不知儿将去。遂勘合家。良贱并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后年迁亡。托胎家内母猪复中。经由三五月产一豚子。年至两岁。八月社至。须钱卖远村社家得钱六百文。社官将去。至于初夜。遂警觉合家大小。先以鼻触妇。妇眠梦云。我是汝夫。为取婆六十钱。枉及合家唐受拷楚。令我作猪。今来偿债。今将卖与社家。社家缚我欲杀。汝是我妇。何忍不语男女赎我。妇初一梦。忽寤心惊。仍未信之。复眠还梦如是。猪复以鼻触妇。妇惊着衣向堂报姑。姑已起坐。还梦同新妇。儿女亦同梦见一夜装束令儿及将迁兄。并持钱一千二百。母报儿云。社官佯不肯放。求倍与价。恐天明将杀。驰骑急去。去舍三十余里。儿既至彼。不说己亲。恐辱家门。但云不须杀。今欲赎猪。社官不肯。吾今祭社时至。猪不与君。再三殷勤不放。兄儿怕急。恐虑杀之。私凭一有识解信敬人曾任县令。具述委曲实情。后始赎得。既得猪已驱向野田。兄语猪云。汝审是我弟。汝可急前还家。儿复语猪。审是我父。亦宜自前还家。猪闻此语驰走在前还舍。后经多时乡里并知儿女耻愧。比邻相嫌者并以猪讥骂。儿女私报猪云。爷今作业不善受此猪身。男女出头不得。爷生平之日。每共徐贤者交厚。爷向徐家。儿女送食。往彼供爷。猪闻此语。沥泪驰走向徐家。徐家离舍四十余里。至大业十一年内。猪徐家卒。信知业报不简亲疏皎若目前。岂不慎欤。长安弘法寺静琳法师。是迁邻里。亲见其猪。法师传向道说之。

唐贞观中。魏王府长史京兆人韦庆植。有女先亡。韦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客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夜庆植妻梦。其亡女着青裙白衫。头发上有一双玉钗。是平生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昔尝用物不语父母。坐

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旦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自往观羊。果有青羊。项膊皆白。头上有两点白相。当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止家人勿杀。待庆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命杀之。宰夫悬羊欲杀。宾客数人已至。乃见悬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又但见羊鸣。遂即杀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土人多知此事。崖尚书敦礼具为临说。

唐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岁元日。已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大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向后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着青裙白衫。以汲索系颈。属于碓柱。泣泪谓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百钱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在厨舍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盗之。坐此得罪。今当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头。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厨壁取得百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卢文励传向临说耳(右二验出冥报记)。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显庆四年十一月奉使于临渝关互市。当去之时。将佐史等二人从往。周将钱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压而杀之。所有钱帛咸盗将去。唯有随身衣服充敛。至岁暮乃入妻梦。具说被杀之状。兼言所盗财物藏隐之处。妻乃依此告官。官司案辩具得实状钱帛。并获二人。皆坐处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当亲见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之(右一验出冥报拾遗)。

◎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三

邪淫部第六(此别三部)

- 述意部
- 呵欲部
- 奸伪部

述意部第一

夫淫声败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圣人之所皆离。是以周幽丧国。信褒姒之愆。晋献亡家。实嬖姬之罪。独角山上。不寤骑颈之羞。期在庙堂。宁寤焚身之痛。皆为欲界众生不修观解。系地烦恼不能断伏。且地水火风。谁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净。生藏熟藏秽恶难论。常欲牵人堕三恶道。是以菩萨大士常修观行。臭处流溢遍身皆满。六尘怨贼每相触恼。五阴旃陀难可亲近。凡夫颠倒纵此贪迷。妄见妖姿恋着华态。皓齿丹唇长眉高髻。弄影透迤增妍美艳。所以雒川解佩。能税驾于陈王。汉曲弄珠。遂留情于交浦。巫山台上。托云雨以去来。麻姑水侧。寄泉流而还往。遂使然香之气。迥袭韩寿之衣。弹琴之曲。悬领相如之意。或因荐枕而成亲。或藉挂冠而为密。岂知形如聚沫。质似浮云。内外俱空。须臾散灭。举身不净。合体无常。方弃沟渠以充蝼蚁。凡是众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业。为四趣因感三涂果。是知三有之本寔由淫业。六趣之报特因爱染。以润业偏重故圣制不为也。

呵欲部第二

第一明贪欲滋多者。如涅槃经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	亦复如是

又正法念经偈云。

如火益干薪	增长火炽然
如是受乐者	爱火转增长
薪火虽炽然	人皆能舍离
爱火烧世间	缠绵不可舍

又智度论偈云。

世人愚惑	贪着五欲	至死不舍
为之后世	受无量苦	譬如愚人
贪着好果	上树食之	不肯时下
人伐其树	树倾乃堕	身首毁坏
痛苦而死	得时乐少	失时苦多
如蜜涂刀	舐者贪甜	不知伤舌
后受大苦		

成实论偈云。

贪欲实苦	凡夫颠倒	妄生乐想
智者见苦	见苦则断	受欲无厌
如饮咸水	转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乐	譬如狗齧	血涂枯骨
增涎唾合	想谓有美	贪欲亦尔
于无味中	邪倒力故	谓为受味
故知色欲	苦实乐虚	要无贪求
方名真乐		

第二明观女不净者。但惟诸女。外假容仪。内怀臭秽。迷人着相。不觉虚诞。唯大智者能知可恶也。又禅秘要经云。长老目连得罗汉道。本妇将从。盛服庄严欲坏目连。目连尔时为说偈言。

汝身骨干立	皮肉相缠裹
不净内充满	无一是好物
韦囊盛尿溺	九孔常流出
如鬼无所宜	何足以自贵
汝身如行厕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弃远	如人舍厕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恶厌
一切皆远离	如人避圜厕
汝身自庄严	华香以璎珞
凡夫所贪爱	智者所不惑
汝是不净聚	集诸秽恶物
如庄严厕所	愚人以为好

汝肋肋着脊	如椽依梁栋
五藏在腹内	不净如屎筐
汝身如粪舍	愚夫所贪保
饰以珠瓔珞	外好如画瓶
若人欲染空	始终不可着
汝欲来烧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诸欲毒	我今已灭尽
五欲已远离	魔网已坏裂
我心如虚空	一切无所著
正使天欲来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经云。宁以火烧铁锥而刺于眼。不以视色兴起乱想。又正法念经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缘。女人死后多生饿鬼趣中。虽有美言心如毒害。强知虚诈能惑世间。

等三明女人难亲可厌者。故优填王经偈云。

女人最为恶	难与为因缘
恩爱一缚着	牵人入罪门

非直牵人入恶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经偈云。

天中大系缚	无过于女色
女人缚诸天	将至三恶道

又智度论云。菩萨观欲种种不净。于诸衰中女衰最重。火刀雷电霹雳怨家毒蛇之属。犹可暂近。女人慳妬。瞋谄妖秽。鬪诤贪嫉。不可亲近。故佛说偈云。

宁以赤铁	宛转眼中	不以散心
邪视女色	含笑作姿	僛幔羞惭
回面[目*聂]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秽
以惑于人	淫罗欲网	人皆投身
坐卧行立	回眄巧媚	薄智愚人
为之心醉	执剑向敌	是犹可胜

女贼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犹可手捉 女情感人 是不可触

又增一经偈云。

莫与女交通 亦莫共言语
有能远离者 则离于八难

故萨遮尼干子经尼干子说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淫他妇女
是人无惭愧 受苦常无乐
现在未来世 受苦及打缚
舍身生地狱 受苦常无乐

又杂譬喻经云。佛在世时。有一婆罗门生于两女。女皆端正。乃故悬金。九十日内募索有能诃我女丑者。便当与金。竟无募者。将至佛所。佛便诃言。此女皆丑无有一好。阿难白佛言。此女实好。而佛言恶。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视色是为好眼。耳鼻口亦尔。身不着细滑。是为好身。手不盗他财。是为好手。今观此女眼视色。耳听音。鼻嗅香。身喜细滑。手喜盗财。如此之者。皆不好也。

又佛说日明菩萨经云。菩萨呵色欲法。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恋着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厄不至。行者既得舍之。若复顾念。是为从狱得出还复思入。从狂得正而复乐之。从病得差复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颠蹶死无日矣。凡夫重色甘为之仆。终身驰骤为之辛苦。虽复鉄质寸斩锋镝交至。甘心受之不以为患。狂人乐狂不是过也。行者若能弃之不顾。是则破枷脱锁恶狂厌病。离于衰祸。既安且吉。得出牢狱永无患难。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淳渊澄。镜而蛟龙居之。金山宝窟而师子处之。当知此害不可暂近。室家不和妇人之由。毁宗败族妇人之罪。实是阴贼灭人慧明。亦是猎围罟得出者。譬如高罗群鸟落之不能奋飞。又如密网众鱼投之剥肠俎肌。亦如暗坑无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远之。不受其害恶而秽之。不为此物之所惑也。

又佛般泥洹经云。佛告柰女。好邪淫者有五自妨。一多声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怀异多疑。四死入地狱。五地狱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灭心不邪淫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称誉。二不畏县官。三身得安隐。四死上天生五从意清净得泥洹道。

奸伪部第三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语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儿乃当取。时他国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当嫁之。父母各闻便远娉合。时国王举镜自照。谓群臣曰。天下人颜有如我不。诸臣答曰。臣闻彼国有男端正无比。则遣使请之。使至告之。王欲见贤者。则严车进去已自念。王以我明达故来相呼。则还取书而见妇与奴为奸恠然怀憾。为之结气。颜色衰丑。臣见如此。谓行道消瘦。马厩安之。夜于厩中见王正大夫人与马下人私通。心乃自寤。王大夫人尚当如此。何况我妇。意解心悦颜色如故。则与王相见。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来有忘。还归取之。而见妇与奴为奸。意忿颜色衰变。故住厩中三日。昨见王正夫人来与养马儿私通。夫人乃尔。何况余人。意解颜色复故。王言。我妇尚尔。何况凡女。两人俱舍。便入山中。剃发作沙门。思惟女人不可从事。精进不懈俱得辟支佛道。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妇人生一女。端正无比。年始三岁。国王取视呼道人相。后堪为夫人不。道人报王。此女有夫。王后得之。王言。我当牢藏。岂可后得。便呼鹤来。汝处在何。鹤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树。人畜不历。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将养。便撮持去。日日从王。取饭与女。如是久后。上有一聚卒为水漂去。有一树枝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树。堕洄水中不得去洄。岸有蒲桃树。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寻之。得上鹤树。与女私通。女便藏之。鹤觉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举撮弃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巧相人也。师曰。人有宿对非力所制。逢对则可。畜生亦尔。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国王护持女急。王夫人语太子曰。我为汝母。生来不见国中。欲一回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则听可。太子自为御车。群臣于路奉迎设拜。夫人出手开张令人得见。太子见女人面如是。便诈腹痛而还。夫人言曰。我无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当如此。何况余

乎。夜便委国舍去入山游观。时道边有树。下有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入水池浴。出已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与屏处室。梵志得卧。女人腹吐一壶。壶中有男。复与共卧。卧已吞壶。须臾之顷梵志起已。复内妇着壶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归国白王。请梵志及诸臣下。作三人食。持着一边。梵志既至。言我独自。太子曰。梵志汝当出妇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妇。太子曰。妇汝当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问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观国。我为御车。母开出手令人见之。我念女人能多乐欲。便诈腹痛。还入山中。见梵志藏妇。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绝。愿太王放赦宫中自在行来。王勅后宫。其欲行者任从志也。师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

又旧譬喻经云。昔有四姓。藏妇不使人见。妇值青衣人。作地突与琢银儿私通。夫后觉妇。妇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语。夫言。吾不信汝。当将汝至神树所立誓。妇言。甚佳。夫持斋七日。始入斋室。妇密语琢银儿。汝诈作狂乱头。于市逢人抱持。牵引弃之。夫斋竟便将妇出。妇言。我不见市。卿将我过市。琢银儿便来抱持。诈狂卧地。妇便号呼其夫。何为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须记录。夫妇俱到神所叩头言。我生来不作恶。但为狂人所抱。妇便得活。夫默然而惭。佛言。当知一切女人奸诈如是。不可信也。

又十诵律云。佛在舍卫国。有一婆罗门生女。面貌端正颜色清静。名曰妙光。相师占曰。是女后当与五百男共通。诸人闻已。女年十二无有求者。时婆罗门有邻比估客。常入海采宝。是估客于楼上遥见是女。即生欲心。问余人言。是谁女耶。答是某甲婆罗门女。有取者耶。答言。无有求者。问何故无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过罪。相师占曰。是女后当与五百男子共通。所以无求者。时估客念言。除沙门释子。无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未久。估客结伴欲入海中。唤守门者语言。我欲入海。莫听男子强入我舍。除沙门释子。此是无过人。答言尔。去后沙门于舍乞食。是女见已语言。共我行欲。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应往。此女后得病。于夜命终。其家人以庄严具。合弃死处。时有五百群贼。于此处行。见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语沙门婆罗门。共我行欲。以此因缘故堕恶道。彼国北方生作淫龙。名毘摩达多。

正报颂曰。

邪淫入地狱 登彼刀叶林
热铁钉其口 洋铜灌入心
毒龙碎骨髓 金刚鼠食阴
铜柱缘上下 铁床卧隐深

习报颂曰。

昏淫乱情色 受苦无表裹
余业得人身 自妻常背己
彼此怀猜忌 孰肯顺情旨
稍有性灵人 宁得无惭耻

感应缘(略引十二验)

- 汉时有谈生冥婚怪
- 晋时卢充有冥婚怪
- 晋时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怪
- 晋时张世之有冥婚怪
- 晋时凭马子感女重生怪
- 晋时桓道愍感妇重生怪
- 宋时韩伯子等指庙女像冥婚怪
- 宋时弘农人感得冥婚怪
- 齐时王奂妬杀妾冥报怪
- 齐时陈氏妬割前妇儿冥报怪
- 唐时岐州王志有冥婚怪
- 唐时印人妻犯誓外私冥报怪

汉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经书。通夕不卧。至夜半时。有一姝女。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谈生。遂为夫妇。言曰。我不与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后。乃可照耳。谈生与为夫妇生一儿。已二岁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盗照视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妇觉遂去。云君负我。我已垂变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谈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今将离别。然顾念我儿。恐君贫不能自谐。活暂逐我去。方遗君物。谈生逐入华堂兰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谈生衣裾留之辞别而去。后谈生持被诣市。睢阳王买

之。直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发吾女冢。乃收考谈生。谈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往视女冢。冢全如故。乃复发视。果于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视。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谈生而复之。遂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右一验出搜神记)。

晋时有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年二十时。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有一麋便射之。射已麋倒而复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觉远去。忽见道北一里间。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麋。到门中有一铃下唱客前。复有一人。捉一幞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将迎郎君。充便取着以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便即歔歔无复辞托。崔便勅内卢郎已来。便可使女郎庄严就东廊至黄昏内白女郎。严饰竟。崔语充。君可至东廊。既至郎。妇已下车。立席头。即共拜。时为三日供给饮食。三日毕谓充曰。君可归去。若女有相生男。当以相与。生女当自留养。勅外数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独车驾青牛。又见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遣传教。将一人捉幞衣。与充相闻曰。姻媛始尔。别甚怅恨。今致衣一袭。被缚自副。充便上车去。驰如电逝。须臾至家。母问其故。充悉以状对。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傍水有独车乍沈乍浮。既而上岸。四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后户。见崔氏女与四岁男儿共载。女抱儿以还充。又与金碗别。并赠诗一首曰。

煌煌灵芝质	光丽何猗猗
华艳当时显	嘉会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	中夏罗霜萎
荣耀长幽灭	世路永无施
不寤阴阳运	哲人忽来仪
今时一别后	何得重会时

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充后乘车诣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碗。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女郎棺中金碗。大家即是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上车叙其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着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儿亦悲咽。便赍还白母。母即令充家迎儿还五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有似充之貌。儿碗俱

验。姨母曰。此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儿大为郡守。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有名天下(右一验出续搜神记)。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实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谏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礼之所处。形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右一验出搜神记)。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厩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熏香殊绝。遂为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闻入厩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几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泣洟而别。

晋时东平凭孝将。为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余。独卧厩中。夜梦见女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出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主录当八十。听我更生。要当有依马子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地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逾分明。始寤是所梦见者。遂除左右人。便渐渐额出。次头面出。次项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虚自节。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日至。女具教马子。出已养之方法。语毕拜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醮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婢四人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能咽粥。积渐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晷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娉为夫妇。生二男一女。长男字

符庆。永嘉初为秘书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右二验出续搜神记)。

晋桓道愍者。谯人也。晋隆安四年丧妇。道愍内顾甚笃。缠痛无已。其年夜始寝。视屏风上见有人手。惊起炳炬照屏风外。乃其妇也。形貌庄严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惧。遂引共卧。言语往还陈叙存亡。愍曰。卿亡来初无音影。今夕那得忽还。答曰。欲还何极。人神道殊。各有司属。无由自任耳。新妇生时差无余罪。正常疑君怜爱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报地狱。始获免脱。今当受生为人。故来与君别也。愍曰。当生何处。可得相寻知不。答曰。但知当生。不测何处。一为世人。无容复知宿命。何由相寻求耶。至晓辞去溲洒而别。愍送至步廊下而归。已而方大怖惧恍惚积日。

宋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匹配戏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蒙荣顾。辄克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已曰。君等既以顾之实贪。令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右此一验出志怪传)。

宋时弘农华阴潼乡阳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为河伯。幽明录曰。余杭县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又悉追马。至暮不反。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问。复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路骆驿。抱火寻城郭邑。车至便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伯信。见一人年三十许。颜容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勅行酒炙云仆有小女乃聪明。欲以给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诘逆。便勅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送丝布单衣及纱袷绢裙纱衫褙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后大会客拜合。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泣涕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迈兄丧。因还婚宦(右此一验出搜神记)。

齐琅邪王奂。仕齐至尚书左仆射。甚信释典。而妬忌之深。便忘弘恕。尝在斋内使爱妾治髻。忽有乌衔黄梅过庭而坠。奂谓妾有密期掷果为戏。使奴出外覘视。遇见一士向篱私游。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瞋洿媒。便迹迸走。奴还白之。奂谓僮用有实。苦加核问。妾备自陈。终不见察。即遣下阶笞杀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实为枉横。若有人天道。当令官知。尔后数见妾来诉怨。俄而出为雍州刺史。性渐狂异。如有凭焉。无故打杀小府。长史刘兴祖诬其欲反。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合将军曹道刚。领齐仗兵收奂。奂子彪素称凶剽。及女婿殷叡。遂劝奂曰。曹吕今来。不见真勅。恐为奸变。政宜录取驰以奏闻。奂纳之。便配千余人。仗闭门拒守。彪遂辄与官军战。彪败而走。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举兵。攻奂斩之。时人以为妾之报也(右二验出冥祥记)。

宋东海徐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亡。某甲改娶陈氏。陈氏凶虐志灭铁臼。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铁杵。欲以钟捣铁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苦毒。饥不给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后妻恣意行其暴酷。铁臼竟以陈饿痛杖而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片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取铁杵。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宾客不见其形皆闻其语。于是常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转颊为设祭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噉所能对谢。陈夜中窃语道之。鬼厉声曰。何敢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无异。鬼又骂铁杵曰。汝既杀我。安坐宅上以为快也。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焰大猛内外狼狽。俄尔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歌云。桃李华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早落已。声甚伤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时铁杵六岁。鬼至便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处处青[黑*敢]。月余而死。鬼便寂然(右一验出冤魂志)。

唐显庆三年。岐州岐山县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绵州。殡殓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内。夜初见此亡女来入房内。庄饰华丽。具申礼意。欲慕相就。学生容纳。相知经月。女与学生一面铜镜巾栉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学生。具展哀情密共辞别。家人求觅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于学生房觅得。令遣左右缚打此人。将为私盗。学生具说。逗留口云。非唯得娘子此物。兼留上下

二衣共某辞别。留为信物。令遣人开棺检求。果无此衣。兼见女身似人幸处。既见此征。遣人解放。借问此人。君居何处。答云。本是岐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权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将为女夫。怜爱甚重(见西明寺僧法云本乡梓州具说如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韦。与一妇人。言誓期不相负。累年宠衰。妇人怨恨。韦惧其反己自缢杀之。后数日韦身遍痒。因发癞疮而死。韦孝谐说向临云。是某从兄(右一验出冥报记)。

◎

◎妄语部第七(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禀形人世。逢斯秽浊之时。受质伪身。常作虚妄之境。所以妄想虚构。惑倒交怀。违心背境。出语皆虚。诬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万苦争缠。百忧总萃。种虚妄之因。感得轻贱之报。地狱重苦更加汤炭。迷法乱真寔由妄语也。

引证部第二

又正法念经偈云。

妄语言说者	恼一切众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语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堕
若妄语言说	则失实功德
若人妄说语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众生	命终堕地狱
若人妄说语	自口中出脓
舌则是泥犁	舌亦如炽火
若人妄说语	彼人速轻贱
为善人舍离	天则不摄护

常憎嫉他人 与诸众生恶
方便恼乱他 因是入地狱

又优婆塞戒经偈云。

若复有人	乐于妄语	是人现得
恶口恶色	所言虽实	人不信受
众皆憎恶	不喜见之	是名现世
恶业之报	舍此身已	入于地狱
受大苦楚	饥渴热恼	是名后世
恶业之报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说虽实	人不信受	见者不乐
虽说正法	人不乐闻	是一恶人
因缘力故	一切外物	资生减少

以此证知。妄语之人三世受苦。又禅秘要经云。若有四众。于佛法中为利养故。贪求无厌。为好名闻。而假伪作恶。实不坐禅。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贪利养故自言坐禅。如是比丘犯偷兰遮。过时不说自不改悔。经须臾间即犯十三僧残。若经一日。至于二日。当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贼。罗刹魁脍。必堕恶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实不见白骨。自言见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诳惑诸天龙鬼神等。此恶人辈。是波旬种。为妄语故自说言。我得不净观。乃至顶法。此妄语人。命终之后疾于电雨。必定当堕阿鼻地狱。寿命一劫。从地狱出堕饿鬼中。八千岁时噉热铁丸。从饿鬼出堕畜生中。生常负重。死复剥皮。经五百身。还生人中。聋盲瘖哑。癱残百病。以为衣服。如是经苦不可具说。又正法念经偈云。

甘露及毒药	皆在人舌中
甘露谓实语	妄语则为毒
若人须甘露	彼人住实语
若人须毒者	彼人妄语说
毒不决定死	妄语则决定
若人妄语说	彼得言死人
妄语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乐	云何妄语说
若人恶分别	喜乐妄说语

飞堕火刀上 得如是苦恼
毒害虽甚恶 唯能杀一身
妄语恶业者 百千身被坏

又佛说须赖经云。佛言。夫妄言者。为自欺身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无信。令其心恼。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危。天神所弃。妄言者。亡失一切诸善本。于己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切恶本。断绝善行闲居之本。又正法念经。阎罗王责疏罪人说偈云。

实语得安乐 实语得涅槃
妄语生苦果 今来在此受
若不舍妄语 则得一切苦
实语不须买 易得而不难
实非异国来 非从异人求
何故舍实语 喜乐妄语说
妄语言说者 是地狱因缘
因缘前已作 唱唤何所益
妄语第一火 尚能烧大海
况烧妄语人 犹如烧草木
若人舍实语 而作妄言说
如是痴恶人 弃宝而取石
若人不自爱 而爱于地狱
自身妄语火 此处自烧身
实语甚易得 庄严一切人
舍实语妄说 痴故到此处

又智度论偈云。

实语第一戒 实语升天梯
实语小如大 妄语入地狱

又萨婆多论云。不妄语者。若说法议论传语一切是非。莫自称为。是常令推寄有本。则无过也。不尔斧在口中。又十诵律云。若语高姓人云是下贱。若两眼人云是一眼。并得妄语。又语一眼人汝是瞎眼人。并得轻恼他罪。

正报颂曰。

妄语诳人巧	地狱受罪拙
焰锯解其形	热铁耕其舌
灌之以洋铜	磨之以刚铁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呜咽

习报颂曰。

妄语入三涂	三涂罪已决
余业生人道	被谤常忧结
还为他所诳	恨心如火热
智者勿尤人	验果因须灭◎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四

◎恶口部第八(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炽恚火常然。逢缘起障触境生瞋。所以发言一怒冲口烧心。损害前人痛于刀割乖菩萨之善心。违如来之慈训。故业报差别。经偈云。

僇言触恼人	好发他阴私
刚强难调伏	生焰口饿鬼

引证部第二

如智度论云。或有饿鬼。先世恶口。好以麤语。加彼众生。众生憎恶。见之如雠。以此罪故堕饿鬼中。又法句经云。虽为沙门。不摄身口。麤言恶说。多所中伤。众所不爱。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轮转三涂。自生自死。苦恼无量。诸佛贤圣所不爱惜。假令众生身虽无过。不慎口业亦堕恶道。故智度论云。时有一鬼。头似猪头。臭虫从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恶口骂詈客比丘。身持净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恶言故臭虫从口出。增一阿含经云。宁以利剑截割其舌。不以恶言麤语堕三恶道。

又护口经云。过去迦叶如来。出现于世敷说法教。教化已周。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涅槃。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头。众僧告勅。一切杂使不令卿涉。但与诸后学者说诸妙法。时三藏比丘内心轻蔑不免僧命。便与后学敷显经义。唤受义曰。速前象头。次唤第二者曰马头。复唤驢驼头驴头猪头羊头师子头虎头。如是唤众兽之类不可称数。虽授经义不免其罪。身坏命终入地狱中。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余罪未毕。从地狱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头。形体极大。异类见之皆悉驰走。

又出曜经云。昔佛在世时。尊者满足诣饿鬼界。见一饿鬼。形状丑陋。见者毛竖。莫不畏惧。身出炽焰。如大火聚。口出[月*虫]虫。脓血流溢。臭气难近。或口出火长数十丈。或眼耳鼻身体支节。放诸火焰长数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体纵广一由旬也。手自抓齧。举声嗥哭。驰走东西。满足见问。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饿鬼报曰。吾昔出家恋着房舍慳贪不舍。自恃豪族出言臭恶。若见持戒精进比丘。辄复骂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宁以利刀自割其舌。积劫受苦。不以一日骂谤精进持戒比丘。尊者若还阎浮提地时。以我形状诫诸比丘。善护口过勿妄出言。见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饿鬼形来。数千万岁。常受此苦。却后命终。当入地狱。说此语已嗥哭投地。如大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过。故使然矣。

又百缘经云。有长者妇怀妊。身体臭秽都不可近。年满生儿。连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视。又多粪尿涂身而生。年渐长大不欲在家。贪嗜粪秽不肯舍离。父母诸亲恶不欲见。驱令远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粪秽。诸人见已。因为立字名嚙婆罗。值佛出家得罗汉果。由过去世时有佛出世。名拘留孙。出家为寺主。有诸檀越。洗浴众僧乞。复以香油涂身。有一罗汉。寺主见已。瞋恚骂詈。汝出家人。香油涂身。如似人粪涂汝身上。罗汉愍之为现

神通。寺主见已忏悔辞谢愿除罪咎。缘是恶骂。五百世中身常臭秽。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众生应护口业莫相骂辱。

又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与诸比丘。向毘舍离。到梨越河。见人捕鱼网得一鱼。身有百头。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时河边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并力方得出水。见而怪之。众人竞看。佛与比丘。往到鱼所。而问鱼言。汝是迦毘梨不。鱼答言是。复问鱼言。教匠汝者今在何处。鱼答佛言。堕阿毘狱。阿难见已问其因缘。佛告阿难。乃往过去迦叶佛时。有婆罗门生一男儿。字迦毘梨。聪明博达多闻第一。父死之后其母问儿。汝今高朗世间颇有更胜汝不。儿答母言。沙门殊胜。我有所疑往问沙门。无我解说令我开解。彼若问我。我不能答。母即语言。汝今何不学习其法。儿答母言。若欲习者当作沙门。我是白衣。何缘得学。母语儿言。汝今且可伪作沙门。学达还家。儿受母教即作比丘。经少时间学通三藏。还来归家。母复问儿。今得胜未。儿答母言。由未胜也。母语儿言。自今已往。若共谈论。倘不如时。便可骂辱。汝当得胜。儿受母教。后论不如。便骂言。汝等沙门愚騃无识。头如兽头。百兽之头无不比之。缘是骂故今受鱼身。一身百头。驼驴牛马猪羊犬等。众兽之头无不备有。阿难问佛。何时当得脱此鱼身。佛告阿难。此贤劫中千佛过去。犹故不脱此鱼身也。以是因缘。身口意业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传云。佛在世时。游毘耶离城。观一切众生有苦恼者。即欲救拔。乃观见此国。有鸡越咤二众总五百人。于婆(去音)罗俱末底河。网得摩竭大鱼。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头多兽(自外同前)佛为说法。鱼闻法已便即命终。得生天上而为天子。却观本身是大鱼。蒙佛说法遂得生天。乃持诸种香华瓔珞宝珠。从天而下至佛供养。于时二众并发心悔过。即于俱末底河北一百余步烧焚鱼网。铜瓶盛灰。埋之向说法处。于上起塔。尊像俨然。至今现在。雕饰如法。覩者生善。

又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波斯匿王妇末利夫人产生一女。字曰金刚。面貌极丑。身体龕涩。犹如蛇皮。头发龕强。犹如马尾。王见不喜。勅闭深宫不令出外。年渐长大任当嫁娶。便遣一臣。推觅一人本是豪族今贫乏者。卿可将来。臣受勅已。觅得付王。王将屏处密私语言。闻卿豪族今者贫穷。我有一女面貌极丑。卿幸纳受当相供给。时此贫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见赐。亦不敢违。岂况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为造宅舍门户七重。王嘱女夫。自捉户钩。出入牢闭。勿使人见。王出财物供给女婿无所乏少。拜为大臣。后与豪贵共为邑会。聚会之契令妇共赴。自余诸人各将妇来。唯此大臣

独不将赴。众人疑怪。彼人妇者。或能端正。或可极丑不能显现。是以不来。复于后会。密共劝酒令使醉卧。解取门钩。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开门妇疑非夫。内自克责。懊恼而言。我宿何罪为夫幽闭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遥礼世尊。愿佛慈悲来到我前暂救苦厄。佛知其意。即于女前地中踊出。绀发相现。其女举头见佛发相敬心欢喜。女发自然如绀青色。佛渐现面。女心倍喜面复端正。恶相麤皮自然化灭。佛悉现身令其尽见更增欢喜。身体端正犹如天女。佛便为说种种法要得须陀洹果。时佛去后五人入见。端正少双。观看已竟。还闭门户系钩本处。其人还家见妇端正。欣然问言。汝是何人。妇答夫言。我是汝妇。夫即语言。汝前极丑。何缘端正乃尔。妇便白夫。具说上事。妇复向夫。我欲见王汝当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来相见。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当牢闭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无异。王闻是已即遣往迎。见女端正欢喜无量。将诣佛所而白佛言。不审此女宿种何福。乃生豪贵而复丑陋。佛告王言。乃往过去。波罗柰国。有一长者。日常供养一辟支佛。身体丑陋。时长者家有一小女。见辟支佛恶心骂言。面貌丑陋身皮麤恶。何期可憎。时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现神力作十八变。其女见已实时自责求哀忏悔。缘于过去骂辟支故生常丑陋。由还忏悔今得端正。以供养故。所生之处。豪尊富贵快乐无极。

又兴起行经云。释迦过去以恶语道。迦叶秃头沙门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

又四分律云。佛告诸比丘。往古世时。得刹尸罗国婆罗门有牛。昼夜养飮刮刷摩挲。时得刹尸罗国复有长者牛。于城市街巷遍自唱言。谁有力牛。与我力牛。共驾百车。[贝*为]金千两。时婆罗门牛闻唱声自念。此婆罗门昼夜喂飮我刮刷摩挲。我今宜当尽力自竭取彼千两金报此人恩。时彼牛即语婆罗门。汝今当知。得刹尸罗国中有长者。作是唱言。谁有牛与我牛。共驾百车[贝*为]金千两。主今可往至彼长者家语言。我有牛可与汝牛共驾百车。[贝*为]金千两。时婆罗门即往至长者家语言。我有牛可与汝牛共驾百车。[贝*为]金千两。长者报言。今正是时。婆罗门即牵己牛。与长者牛。共驾百车[贝*为]金千两。时多人观看。婆罗门于众人前作毁谤语。秃角可牵。时牛闻毁谤语即惭愧不肯出力与对争竞。于是长者牛胜婆罗门牛不如。输金千两。时婆罗门语彼牛言。我昼夜餵饲摩挲刮刷望汝当与我尽力胜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输金千两耶。牛语婆罗门言。汝于众人前毁谤我言。秃角可牵。使我惭愧于众人。是故不能复出力与彼竞驾。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

可往语彼长者言。能更与我牛共驾百车者。更倍出二千两金。婆罗门语牛言。勿复今我更输二千两金。牛报婆罗门言。汝勿复在众人前毁咎我言秃角可牵。于众人前当赞叹我好牵端严好角。时婆罗门至彼长者家语言。能更与我牛共驾百车者。[贝*为]二千两金。长者报言。今正是时。时婆罗门牛与长者。牛共驾百车。[贝*为]二千两金。多人共看。时婆罗门于众人前赞叹言。好牵端严好角。牛闻此语。即便勇力与彼竞驾。婆罗门牛得胜。长者牛不如。婆罗门得二千两金。尔时佛语诸比丘。凡人欲有所说。当说善语。不应说恶语。善语者善。恶语者自生热恼。是故诸比丘。畜生得人毁咎犹自惭愧不堪进力。况复于人得他毁辱能不有惭愧。故成实论云。若人恶口种种骂詈。随语受报。

又修行地道经偈云。

口痴而心刚	不柔无恶言
常怀恶两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恶在于心
如灰覆炭火	设蹶烧人足
其语常柔和	顺从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伤人
譬如好华树	成实亦甘美
佛尊解说是	心口之谋相

又百缘经云。尔时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诸龙王故。即便往至须弥山下。现比丘形端坐思惟。时有金翅鸟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龙。还须弥顶规欲食噉。时彼小龙命故未断。遥见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寻即命终。生舍卫国婆罗门家。名曰负梨。端正姝妙世所希有。因为立字名须菩提。年渐长大智慧聪明。无有及者。唯甚恶性。凡所眼见人及畜生。则便瞋骂未曾休废。父母亲属皆共厌患无喜见者。遂便舍家入山林中。乃见鸟兽及以草木风吹动摇。亦生瞋恚。终无喜心。时有山神语须菩提言。汝今何故舍家来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则无利益唐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桓中。有大福德能教众生修善断恶。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恶毒。时须菩提闻山神语。即生欢喜。寻问之曰。今者世尊为在何处。答曰。汝但眠眼。我自将汝至世尊所。时须菩提用山神语眠目。须臾不觉自然在祇桓中。见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怀欢喜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即为说瞋恚过恶。愚痴烦

恼。烧灭善根。增长众恶。后受果报堕在地狱。备受苦痛不可称计。设复得脱。或作龙蛇罗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残害。时须菩提闻世尊说是语已。心惊毛竖寻自悔责。即于佛前忏悔罪咎。豁然获得须陀洹果。心怀喜悦既入道次。佛即听许。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门。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诸天世人所见敬仰。时诸比丘见是事已请说本缘。佛告比丘。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叶。于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劝化。一万岁中将诸比丘处处供养。于后时间僧有少缘竟不随从。便出恶骂。汝等佞戾似如毒龙。作是语已寻即出去。以是业缘五百世中受毒龙身。心常含毒触娆众生。今虽得人宿习不除。故复生瞋。佛告比丘。欲知尔时劝化比丘恶口骂者。今须菩提是。由于尔时供养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王舍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其妇足满十月便欲产子。然不肯出。寻重有身。足满十月复产一子。先怀者住在右肋。如是次等怀妊九子。各满十月而产。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极患。设诸汤药以自疗治。病无降损嘱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设终必开我腹取子养育。其母于时不免所患。即便命终。时诸眷属载其尸骸诣于冢间。请大医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儿。形状故小头须皓白。俯偻而行。四向顾视语诸亲言。汝等当知。我由先身恶口骂辱众僧故。处此熟藏中经六十年。受是苦恼难可回当。诸亲闻已号啼悲哭不能答之。尔时世尊遥知此儿善根已熟。将诸大众往到尸所。告小儿言。汝是长老比丘不。答言。实是。第二第三亦如是问。故言道是。时诸大众见此小儿与佛答对。各怀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儿宿造何业。在腹发白。俯偻而行。复与如来共相答问。

尔时世尊告诸大众。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叶。有诸比丘夏坐安居。众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为僧维那。共立制限。于此夏坐要得道者。听共自恣。若未得者。不听自恣。今此维那独不得道。僧皆不听布萨自恣。心怀懊恼而作是言。我独为尔营理僧事。令汝等辈安隐行道。今复还返更不听自恣布萨羯磨。即便瞋恚骂辱众僧。寻即牵捉闭着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辈常处暗冥不见光明。如我今者处此暗室。作是语已自戮命终。堕地狱中受大苦恼。今始得脱故在胎中受是苦恼。众僧闻已各护三业厌离生死。得四沙门果者。有发辟支佛心者。有发无上菩提心者。时诸亲属还将老儿诣家养育。年渐长大放令出家得阿罗汉果。佛告比丘。缘于往昔供养众僧及作维那营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正报颂曰。

恶口如毒箭	着物则破伤
地狱开门待	投之以镬汤
割舌令自噉	楚毒难思量
若与身无益	慎口也何妨

习报颂曰。

恶口多触忤	地狱被烧然
人中有余报	还闻刀劔言
设令有谈论	净讼被他怨
往报甘心受	改恶善自鲜

感应缘(略引一验)

唐雍州醴泉县东阳乡人杨师操。至贞观初任司竹监。后因公事迁任蓝田县尉。贞观二十一年。为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操立性毒恶暴口。但一生已来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即录告官。县司以操曾在朝流亦与颜色。然操长恶不悛数忤扰官司。觅乡人事过无问大小常生恐吓。于自村社之内。无事横生整理。大小讥诮是非浪作。但有牛羊踪暴士女相争。即将向县。县令裴瞿昙用为烦碎。初二三回与理。后见事繁不与理。操后经州。或上表闻彻。恶心日盛。人皆不喜见操自知性恶。亦向人说云。吾性多急暴口。从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持行礼拜。日诵经论。化人为善。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后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从东来。骑白马着青衣。直到操门操见遂共温凉讫。人云。东阳大监故遣我追儻。为儻自生已来。毒心缠缚不能忍舍。逢人即说劝善。己身持戒不全。慳贪不施。自谓我有善心供养三宝。然未曾布施片财。虽口云惭愧。心中即生别计惑乱凡俗。为此唤汝。须臾不见来人。操身在门忽然倒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輿将入舍卧。经宿不苏。然操已到东阳都录处。于时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床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着枷锁露头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数。操向东行过到一处。处孔极小。唯见火星流出臭烟烽[火*勃]。不中人立。复有两人。手把铁棒修理门首。操因问把棒人。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狱。拟着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处。闻道有一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每告官司谓他长短。逢人诈言惭愧。有片侵[凌*

欠]实不能忍。今欲遣入此处。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为操身死布施斋供。曹司平章还欲放归。未得进止。我在此间待师操。操便叩头礼谢白云。杨师操者弟子身是愿作方便。若为得脱。此人答云。儻但至心礼十方佛。殷心忏悔改却毒心。即随往生。不来此处。虽怀恶意一期能悔。如菩萨行。不惜身命得生净土。师操得此语已。即便依教发露殷勤忏悔。遂放还家。经三日得活。操得苏已具述此事。操于后时便向惠靖禅师处改过忏悔。身今见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长斋六时礼忏。操田临官道。因行看麦。见牛三头暴食麦苗。操就牛惭愧。不复驱出。归家后日行麦不死。但有牛迹。泾阳西界有陈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众人具述其事。道俗惊怪礼忏弥殷。其夜作梦见有人来语操云。我是使人故来诫儻。儻既止恶更不追儻。但儻勤诚修善。不须忧之。有僧见操。传向临说(右一验出冥详记)。

两舌部第九(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无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摄故凡圣归依。菩萨所以成圣。由行六度故黑白钦敬。今见流俗之徒。乃专构屏辞恶传彼此。令他眷属分离朋友乖散。乐种不和之业。感得生离之苦。纵使善心教离恶人。亦是破坏有益无罪。故成论云。若善心教化。虽为别离亦不得罪。若以恶心令他鬪乱。则是两舌得罪最深。谓堕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被他诽谤。唯得弊恶破坏眷属。当知上说妄语过中为乖彼此。而妄语者。据此义边即是两舌。若说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说。不须重述。

引证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诸比丘。汝等当听。古昔有两恶兽为伴。一名善牙师子。二名善膊虎。昼夜伺捕众鹿。时有一野干逐彼二兽后。食其残肉以自全命。时彼野干窃自生念。我今不能久与相逐。当以何方便鬪乱彼二兽令不复相随。时野干即往善牙师子所。如是语善牙。善膊虎有如是语言。我生处胜。种姓胜。形色胜汝。力势胜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师子逐我后。食我残肉。以自全命。即说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牙不能善 善膊如是说

善牙问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兽共集一处。相见自知。尔时野干窃语善牙已。便往语善膊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语。而我今日种姓生处悉皆胜汝。力势亦胜。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膊虎食我残肉。而自活命。尔时即说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膊不能善 善牙如是说

善膊问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兽。共集一处。相见自知。后二兽共集一处瞋眼相视。善牙师子便作是念。我不应不问。便先下手打彼。尔时善牙师子向善膊虎。而说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牙不如我 善膊说是邪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鬪乱我等。善膊虎说偈。答善牙师子言。

善膊不说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牙不能善
若受无利言 信他彼此语
亲厚自破坏 便成于怨家
若以知真实 当灭除瞋恼
今可至诚说 令身得利益
今当善降伏 除灭恶知识
可杀此野干 鬪乱我等者

即打野干杀。尔时佛告诸比丘。此二兽为彼所破。共集一处。相见不悦。况复于人。为人所破。心能不恼。

又正法念经阎罗王责疏罪人。说偈云。

太喜多言语 增贪令他畏
口过自夸诞 两舌第一处

又华手经。佛说偈言。

恶口而两舌 好出他人过
如是不善人 无恶而不造

又智度论云。实语者。不假布施持戒学问多闻。但修实语得无量福。

又报恩经。佛说偈言。

佛告阿难 人生世间 祸从口出
当护于口 甚于猛火 猛火炽然
烧世间财 恶口炽然 烧七圣财
一切众生 祸从口出 毁身之斧
灭身之祸

正报颂曰。

两舌鬪乱人 地狱被分裂
狱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饥渴
恶业不自由 还饮身中血

习报颂曰。

谗毁害人深 固受三涂苦
设使得人身 余报仍依怙
眷属多弊恶 违逆恣瞋怒
但令恶不亡 地狱无今古

感应缘(略引二验)

汉灵帝宋皇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愷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与太中大夫程何共。构后执左道祝诅。灵帝信之。遂收后玺绶。后自致暴室而以忧死。父及兄弟并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合者。皆怜宋氏无罪。帝后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无罪。而听用邪嬖使绝其命。勃海王愷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后及愷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惧。以事问羽林左监许冰。此为何祥。其可禳乎。冰对以宋后及勃海王愷无辜之状。宜并改葬以安

冤魂。返宋家之徒。复勃海之封。以消灾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出冤魂志)。

唐咸阳有妇女。姓梁。贞观年中死经七日而苏。自云。被人收将至一大院内。见有大厅。有一官人。据案执笔。翼侍甚盛。令人勘问云。此妇女合死以不。有人便赍一案勘云。与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还。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别有何罪。请即受罪而归。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两舌恶骂之罪。更无余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执斧斫之。日常数四。凡经七日。始送令归。初似落深崖。少时如睡而觉。家人视其舌上。犹大烂肿。从此已后永断酒肉。至今犹存(出冥报拾遗记)。

◎

◎绮语部第十(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显理。绮语所以乖真。由忠故有实。有实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圣。由绮语故虚妄。虚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圣。要须实说。说若虚假终为乖理。谓言不正皆名绮语。但诸绮语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长诸不善。死落三涂。后生人时。所说正语人亦不信。凡所言说言不辩了。亦名绮语。故成实论云。语虽是实非时而说。亦落绮语也。

引证部第二

如智度论说偈言。

有堕饿鬼中	火焰从口出
四向发大声	是为口过报
虽复多闻见	在大众说法
以不成信业	人皆不信受
若欲广名闻	为人所信受
是故当至诚	不应作绮语

又萨婆多论云。口中四过互历各作四句。一或有两舌非妄语非恶口。如有一人传此人语向彼人说。当实说故非妄语。软语说故非恶口。以分离心故名两

舌。第二或有两舌是妄语非恶口。如有一人传此人语向彼人说。以别离心故是两舌。以妄说故是妄语。以软语说故非恶口。第三或有两舌是恶口非妄语。如有一人传此人语向彼人说。以别离心故是两舌以麤语说故是恶口。当实说故非妄语。第四或有两舌是妄语是恶口。如有一人传此人语向彼人说。以别离心故是两舌。以妄说故是妄语。以恶声说故是恶口。自外妄语恶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绮语一种各不相离。故不别说。故成实论云。余口三业。或合或离。绮语一种。必不相离。

正报颂曰。

绮语无义理	令人心惑乱
为丧他善根	烱铜擘口灌
焰铁烧其舌	腹藏皆焦烂
此痛不可忍	悲号常嗷唤

习报颂曰。

浮言翳真理	为此沈恶趣
去彼暂归人	出言无晓喻
生无信仰心	常被他笑具
为人觉羞耻	何不出典句

感应缘(略引四验)

汉明帝时。有檀国蛮夷。善闲幻术。能徙易牛马头上。与群臣共观之以为笑乐。及三国时吴有徐光者。不知何许人也。常行幻化之术。于市廛内。从人乞茺。其主弗与。便从索子。掘地而种。顾眄之间茺生。俄而蔓延生华。俄而成实。百姓咸瞩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赐观者。向之鬻茺者。反视所赍皆耗矣。橘柚枣栗之属亦如。其幻化皆此类也。

晋永嘉年中。有天竺国人。来度江南。言语译道而后通。其人有数术。能截舌续断。吐火变化。所在士女聚共观试。其将截舌先吐以示宾客。然后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观其口内唯半舌在。既而还取含之。有顷吐已示人。舌还如故。其续断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断已而取两段。合持祝之。则复还连。与旧无异。时人多疑以为幻作。阴而

试之。犹是已绢。其吐火者。先有药在器中。取一片与黍糠含之。再三吹吁而张口火出。因就热处取以爨之。则便火炽也。又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详共视。见其烧然。消磨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术作者非一。时天下方乱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东冶不知所在也。

大唐贞观二十年。西国有五婆罗门。来到京师。善能音乐祝术杂戏。截舌抽肠走绳续断。又至显庆己来。王玄策等数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国天王为汉使设乐。或有腾空走索履屐绳行。男女相避歌戏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仗。刀稍枪等。掷空手接绳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缚。解伏依旧不劳人功。如是幻戏种种难述。

唐雍州西豎屋县西北有元从人坊。元从人程普乐少好声音。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苏。还如平生。说云。初死时有二青衣。至床前通。王唤君。普乐问。何王。答曰。阎罗王。唤为何事。答曰。须有勘问。催急即行。不须臾语。一人手撮普乐。逐出坊南门。渐向南山下至一荒草处。有少咸卤不生草。有一大孔如大瓮口。语乐云入。乐惧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觉有损。直入见王大殿。捉仗人极众。王共诸臣及宫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诸音声伎儿杂戏引乐。使人启王云。所追人来。王问是谁。程普乐。汝解佻说不。答曰不解。王回顾问一伎儿姓张名舍儿。此人不解佻说。何故追唤。舍儿生平共普乐初善。后因相瞋侠怨。舍儿遂侠怨。漫引此人。舍儿不敢诳王。还依实说。王怒令戏。殿前音声一时俱动。还见打鼓作舞缘竿。缘竿人初缘至头。下时以竿内口直下。竿从后分。出至地还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缘竿上下。并皆如是。复见黄唐己来伎儿。如齐婴儿突出郎独猪桃棒等数十人。令作佻说。时口中吐火抽舌绕场周匝。百千铁鸟诸恶毒虫。从空飞下。一时向舌上啄啜。受其极苦噉声动地。不喜人闻。余之杂戏之人诸小铁虫。见其一时拍手。唱噉之声如烟如火。同时被烧。烧死还活。更相受苦无暂停废。音声不舍受苦不废。王虽下杖然遣狱卒手把铁棒利戟铁弓箭围绕守。遣令作音乐受苦不歇。普乐至狱五日见此戏儿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唤普乐语云。汝未合死。更检案看。却后三年汝命算尽。当来受苦如是。此人为生平妄语恶口绮语。调弄僧尼。轻戏佛法。假托三宝。诳取他物。专将养活妇儿。好杀猪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蓝食用僧物污秽不净。如是等罪不持斋戒故受斯殃。汝虽无如此重罪。非无余过。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时取汝。还令旧二人送到家内。见一床许。棘林枝叶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

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觉身已在床苏活。此普乐因见此征。即向京来历寺受戒。坚持不犯。菜食长斋。礼敬无亏(因向僧忏具说此言)。

◎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五

慳贪部第十一(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着我为端。凡品邪迷慳贪为本。所以善轻毫发恶重丘山。福少春水贫多秋雨。六情之网未易能超。三毒之津无由可度。身重常没。譬等河里之鱼。鼓翅欲飞。难同天上之鸟。致使贫贫相次竞加侵逼。苦苦连绵争来损害。似飞蛾拂焰自取烧然。如蚕作茧非他缠缚。良由慳惜贪障受罪饥寒。施是富因常招丰乐也。

引证部第二

如分别业报经偈言。

常乐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聪哲	贫窶无财产
唯乐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财	愚暗无知见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财智
二俱不修者	长夜处贫贱

故摄论云。悭惜是多财障。嫉妬是尊贵障。又众生起贪无过色财。第一爱色多过。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论。如涅槃经说。譬如有人以罗刹女而为妇妾。是罗刹女随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尽已。后噉其夫。爱罗刹女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生善根子。随生随食。善子既尽复噉众生。令堕地狱畜生饿鬼。又如有人性爱好华。不见华茎毒蛇过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终。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贪五欲华不见是爱毒蛇过患。而便受取。即为爱毒之所螫。命终之后堕三恶道。第二于财生贪者。贪财致祸大苦所恼。乖背道俗失于亲疏。故智度论云。财物是种种烦恼罪业因缘。若持戒禅定智慧种种善法。是涅槃因缘。以是故。财物尚应自弃。何况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担十斤金行道中。更无余伴。兄作是念。我何以不杀弟取金。此旷路中人无知者。弟复生念欲杀兄取金。兄弟各有恶心。语言视瞻皆异。兄弟即自寤。还生悔心。我等非人与禽兽何异。同产兄弟而为少金。故而生恶心。兄弟共至泉水边。兄以金投着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复弃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问。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弃之故言善哉。二辞各尔。以是因缘。常应自舍。

又大庄严论云。我曾昔闻。舍卫国中佛与阿难旷野中行。于一田畔见有伏藏。佛告阿难。是大毒蛇。阿难白佛。是恶毒蛇。尔时田中有一耕人。闻佛阿难说有毒蛇。作是念言。我当视之。沙门以何为恶毒蛇。即往其所见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门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还置家中。其人先贫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转得富饶。衣食自恣。王家禁司怪其卒富。而纠举之系在狱中。先所得金既已用尽。犹不得免。将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难。恶毒蛇世尊。傍人闻之以状白王。王唤彼人而问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难。恶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于往日在田耕种。闻佛阿难说言毒蛇恶毒蛇。我于今者方乃寤解。王闻此说遂放去之。

又增一阿含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财产无量。金银不可称计。其家虽富悭悋守护不着不噉。服饰饮食极为龌鄙。亦不施与妻子眷属奴婢仆从朋友知识及诸沙门婆罗门等。复起邪见断于善根。然无子息。命终之后所有财宝尽没入官。波斯匿王自往收敛。收摄已讫还诣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长者。今日命终之后为生何处。佛告王曰。婆提长者故福已尽新业不造。由起邪见断于善根。命终生在啼哭地狱。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洟泣流泪而白佛言。婆提长者。昔作何业生在富家。复作何恶然

不得食此极富之乐。佛告王曰。过去久远有迦叶佛。入涅槃后。时此长者生舍卫国。作田家子。有辟支佛来诣其家。而从乞食。时此长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飞空而去。长者见已作是誓愿。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处不堕三涂常多财宝。布施已后复生悔心。我向者食应与奴婢。不应与此秃头沙门。佛告王曰。婆提长者由于过去施辟支佛食发愿功德。所生之处常多财宝无所乏少。缘其施后生变悔心。在所生处。虽处富贵。不得食此极富之乐。慳惜守护不自衣食。复不施与妻子眷属。亦不布施朋友知识及诸沙门婆罗门等。是故智者。闻此因缘。若有财物应当布施勿生慳悋。施时至心自手奉与。施已欢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报无量无边。

又出曜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名曰难陀。巨富多财。金银珍宝。象马车乘。奴婢仆使。服饰田业。不可限量。一国之富无有过者。虽处豪富而无信心。慳贪嫉妬。门合七重。勅守门人。有人来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铁疏笼。恐有飞鸟食噉谷米。四壁墙下以白胶泥。恐鼠穿穴伤损财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临终勅子。吾患必死若吾死后所有财宝勿费损耗。莫与沙门及婆罗门。若有乞儿莫施一钱。此诸财物足供七世。勅已命终。还生舍卫旃陀罗家盲母腹中。后生出胎。生盲无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须见扶侍。闻儿生盲倍增愁忧。悲泣说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无两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忧苦

是时盲母养儿已大。年八九岁堪能行来。与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须住此。吾亦无目。复当乞求。以济余命。此盲小儿家家乞求。遂后渐至栴檀香家。在门外立。唱盲儿乞。时守门人。瞋恚捉手。掷着深坑。伤折左臂。复打头破。所乞得食尽弃在地。有人临见甚怜愍伤。往语盲母。盲母闻已匍匐拄杖。到盲儿所抱着膝上。而语儿言。汝有何愆遭此苦厄。子报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门外而乞。便遇恶人打掷如是。佛时知己告阿难言。祸灾祸灾。难陀长者。命终与彼旃陀罗家盲妇作子。生无两目。昔所居业。豪富无量。象马七珍不可称计。而今复得亲用不耶。然由慳贪受此盲报。从此命终入阿鼻狱。佛于过中与比丘众入国城。人民围绕往到栴檀香门盲小儿所。时栴檀香闻佛在外。出门礼拜在一面立。佛知众集。复见栴檀。广为众说慳贪嫉妬受罪无量。如说惠施受福无穷。欲使离有趣无为道。尔时世尊欲与栴檀拔地狱苦。告小儿曰。汝是难陀长者非耶。小儿报曰。实是难

陀。如是至三。大众闻此愕然而言。难陀长者乃受此形。时栴檀香闻见此。悲泣堕泪不能自止。礼佛求救愿拔罪根。即请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为说妙法。时栴檀香得须陀洹果。佛告阿难。若人积财不自衣食。复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应当行施。求离生死。莫生慳悋受无边苦。

又卢志长者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卢至。其家巨富财产无量。如毘沙门。由于往昔施胜福田故获斯报。然其施时不能至心。故今虽富意长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净。食则糠菜。以充其饥。渴唯饮水。行乘朽车勤营家业。犹如奴仆。常为世人之所嗤笑。后于一时城中人民大作节会。庄严舍宅悬缯幡盖。香水洒地散众名华。种种严丽伎乐歌舞。欢娱受乐。犹若诸天。卢至见已便生念言。彼既欢会我亦当尔。即疾归家自开库藏。取得五钱。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属不可周遍。若至他舍恐主所夺。于是即用两钱买麩。两钱酤酒。一钱买葱。从内家中取盐一把。衣衿裹之。赍出城外。趣一树下。既至树下见多乌鸟。恐来搏撮。即诣冢间。复见诸狗。寻更逃避。至空静处。酒中着盐和麩饮之。时复啮葱。先不饮酒。实时大醉。醉已起舞扬声而歌。其歌辞曰。

我今节庆会 纵酒大欢乐
逾过毘沙门 亦胜天帝释

时值帝释与诸天众欲至佛所。遇见卢至醉舞而歌言胜帝释。帝释默念。此慳贪人屏处饮酒骂辱于我。我当恼之。即变己身作卢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属。于母前坐而白母言。我于前后有大慳鬼。随逐于我使我慳惜。不着不噉不与眷属。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与我好祝得除慳鬼。然此慳鬼与我相似。彼若来者当好打棒。其必诈称我是卢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语。急当闭门。慳鬼傥来。待我所作然后开门。即作好食合家充饱。复开库藏出诸财宝衣服瓔珞。赐与母妻居家眷属。及施余人。讫已作乐歌舞欢乐。不可具说。人闻卢至慳鬼得除。皆来观看。卢至酒醒归家到门。闻歌舞声极大惊愕。打门噉唤都无闻者。帝释闻唤语众人言。打门唤者或是慳鬼。人闻慳鬼开门走避。卢至得入。居家眷属。悉皆不认。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拽打棒。驱令出门。到巷大哭。唱言怪哉。我今身形。为异于本。为不异本。何故家人见弃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见认。我于今者如何所遣。卢至尔时如似颠狂。傍人亲里咸来慰喻。汝是卢至我是汝亲。故来看汝。汝好强意当作方计用自分明。卢至闻已意用小安。收泪而言。倩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实是

卢至以不。人皆答言。汝于今者实是卢至。即语众人言。汝等皆能为我作证不。众人皆言。我为汝证实是卢至。卢至答言。汝等若尔听说因缘。

谁有年少人	与我极相似
共我所爱妇	同床接膝坐
所亲家眷属	见打驱逐出
所亲皆爱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饥寒苦	积聚诸钱财
彼今自在用	我无一毫分
犹如毘沙门	自恣于衣食
城中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当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间淫狡人	形貌似卢至
知其大慳贪	故来恼乱之
我等共证拔	不宜使弃舍

尔时诸人闻是语已。皆悉同心咸言。卢至。汝今云何欲何所为。卢至云。愿为我证。我欲见王。并愿贷我二张白[迭*毛]可使直于四铢金许。当用上王。诸人皆笑言。卢至今乃是大施主。挟二张[迭*毛]到于王门。语守门人。为我通王。我欲贡献。门人惊笑。即入白王。王闻念言。卢至慳吝。将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唤入。既到王前。以手挽[迭*毛]。用奉于王。其腋急挟挽不能得。便自回身尽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释即化作两束草。卢至见草惭愧坐地。悲噎歔歔不能得言。王见慈愍而语之言。纵令是草亦无所苦。欲有所说随汝意遵。卢至悲噎向王说言。我见此草羞惭极盛。不能以身陷入于地。不知今者。为有此身。为无此身。知何所告。王闻愍念语傍人言。彼既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当代遵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诈称卢至。家人皆信。散用财物一切荡尽。家人不识打棒驱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恼不能得言。王闻遣使唤相似者。并立王前。王见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谓后者是其卢至。语前者言。汝今复欲何所论遵。卢至答言。我是卢至彼非卢至。王问后者。卢至慳贪汝好惠施。云何称言是卢至耶。即答王言。我闻佛说。慳贪之者堕饿鬼中。百千万岁受饥渴苦。畏怖因缘故舍慳贪。王言实尔。如似垢衣灰浣即净。烦恼垢心闻法即除。王见是已。即别二人置于异处。各遣条牒亲属头数种种财物速书将来。

二人持尽隐密之事及以书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别。王唤母问。母语王言。此是我儿。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复问母。颇见身上疮癍黑子私密之事。可识以不。母答王言。儿左肋下有小疮癍。犹小豆许。王遣脱衣高举臂看。见两疮癍大小相似。王见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克责。一切众生愚暗所覆。不别真伪。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于象上。共至佛所请决所疑。尔时世尊。举相好臂庄严之手。语帝释言。汝作何事。帝释即灭卢至身相还复本形。种种光明。合掌向佛。而说偈云。

常为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钱酒麩	着盐而饮之
饮已即大醉	戏笑而歌舞
轻骂我诸天	以是因缘故
我故苦恼之	

佛语帝释。一切众生皆有过罪。宜应放舍。化身还复释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贪不自衣食。五钱酒麩着盐和饮酒醉歌舞轻骂诸天。故我恼之。佛语帝释。一切众生皆有罪过。宜应放舍。佛语卢至。汝还归家看汝财物。卢至白佛。所有财物帝释用尽。归家何为。帝释语言。我不损汝一毫财物。卢至语言。我不信释。唯信佛语。以信佛故即便得须陀洹果。时天龙八部及以四众。凡闻是已得四道果。有种三乘因缘。

又罗旬踰经云。佛在世时有婆罗门子薄福。相师占之无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桓。佛以大慈以手摩头。头发即堕袈裟着身。佛为立名。名罗旬踰。时共五部僧每出分卫。而罗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钵还。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连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与舍利弗俱。使目连与罗旬踰俱各分为一部。佛告目连。我所在处汝不得往。目连即与罗旬踰俱行。适欲所至便即见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门。如是经历过五百亿国。遂不得食。目连私念。我于今日定不得食。罗旬甚大饥极。止恒水边住。目连即到佛所。佛钵中尚有余食。即与目连。目连念言。我今饥甚欲吞须弥尚谓不饱。但此少饭何足可食。佛告目连。但食此饭勿忧不足。目连即食。饭既饱已钵中不减。舍利弗即念。罗旬今未得食。当大饥苦。白佛言。愿乞余饭与罗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饭。但罗旬宿行果报不应得之。若谓不然汝便可与。舍利弗便以饭与之。罗旬得即欲受饭。钵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寻钵即得。以还罗旬。适欲食之。便误覆钵。倒去饭食。

皆散水中。罗旬还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与诸比丘俱行。辄无所得空钵而还。佛以饭与我辄复覆去。皆由罪报。应当所受。便自思惟。结解垢除得罗汉道。即便食土而般涅盘。欲知罗旬者。过去维卫佛时。是身为凡人。常怀慳贪不肯布施。时当欲饭脱衣布地恐饭粒落。有沙门过从其分卫。罗旬见谓之言。当何相与。便以手捧土与沙门。沙门即祝愿言。是愚痴故耳。当使汝早得度脱。由来久远展转生死。乃至今所在之处。辄不得食。于今得道食土泥洹。与土沙门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

又遗教三昧经云。此罗旬踰宿世为贤者子。作人嫉妬。见沙门来分卫。辄逆门户言。大人不在。沙门复至余家。复牵余家门户闭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卫不能得。适欲见他布施饮食欢喜行会。便复念言。我亦欲作沙门。故今穷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经云。是时有四大罗汉。目连。迦叶。阿那律。宾头卢。集在一处而作是说。我等共观此罗阅城中。谁有不供养佛法众作功德者。尔时有长者名跋提。饶财多宝不可称计。慳贪不肯布施于佛法众。无有毫牦之善。故福已尽更不造新。彼长者有七重门。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诣门。复以铁笼络覆中庭。恐有飞鸟来至庭中。长者有妹。名曰难陀。亦复慳贪。亦怀邪见无施福心。亦无取证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门还同前法。无可得诣门者。尔时跋提长者清旦食饼。是时阿那律。从长者舍地中踊出。舒钵向长者。是时长者极怀愁忧。即授少许饼与阿那律。是时阿那律得饼已还诣所在。是时长者便兴瞋恚。语守门人言。我有教勅无令人入。何故人来。守者报曰。门合牢固。不知此道士为从何来。尔时长者默然不言。时长者已食饼竟次食鱼肉。尊者大迦叶诣长者家从地踊出。舒钵向长者。时长者甚怀愁忧授少许鱼肉与之。是时迦叶得肉便于彼没还归所在。是时长者倍复瞋恚。语守门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复使二沙门入家乞食。时守门人报曰。我等不见此沙门为从何来。长者报曰。此秃头沙门善于幻术。诳惑世人无有正行。尔时长者妇去长者不远而坐。闻之语长者言。可自护口勿作是语谓言幻术。此诸沙门有大威神。所以来者多所饶益。长者识此二比丘乎。长者报曰。我不识之。时妇报言。是斛饭王子名阿那律。当生之时此地六变震动。绕舍一由旬内伏藏自出。时妇语长者。此豪族之子。修于梵行得阿罗汉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罗阅城内大梵志名迦毘罗。饶财多宝不可称计。言有九百九十九头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罗耶檀那。身作金色。妇名婆陀。女中殊胜。设举紫磨金在前。犹黑比白。时长者报言。我闻此二人名。然复不见。

其妇报言。向前后来者即是其身。舍此玉女之宝。出家学道。今得阿罗汉。常行头陀无有出也。我观此义故作是言。善自护口莫谤圣人言作幻术。此释迦弟子。皆是神德。时尊者目连着衣持钵飞腾虚空。长者见空中坐而作是说。汝是天耶。干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罗刹噉人鬼耶。目连报言。我非是罗刹鬼等。是时长者便说此偈。

为天干沓和	罗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罗刹鬼神者
不似干沓和	方域所游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尔时目连复以偈报曰。

非天干沓和	非鬼罗刹种
三世得解脱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于无上道
师名释迦文	我名大目连

是时长者语目连言。比丘何所教勅。目连报言。我欲与汝说法。善思念之。时长者复作是念。此诸沙门长夜着于饮食。今欲论者正当论食。若从我索。我当言无。然我少听此人所说。尔时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便说此偈。

如来说二施	法施及财施
念当说法施	专心一意听

是时长者闻当说法施。便怀欢喜。语目连言。愿时演说。闻当知之。目连报长者言。如来说五事大施。即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尽形寿而修行之。长者闻已极怀欢喜。今所说者乃不用宝物。如我今日不敢杀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饶财多宝。终不偷盗。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终不邪淫。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语之人。何况自当妄语。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况自尝。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时长者语目连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饭此目连。长者仰头语目连言。可屈神下顾就此而坐。是时目连寻声下坐。长者躬自与目连食乞行水。长者念言。可持一端[迭*毛]奉上目连。是时入藏内而选取不好者便得好者。舍之更取。故尔还好。是时目连知长者心。便说此偈。

施与心鬪净 此福贤所弃
施时非鬪时 可时随心施

尔时长者知便作是念。今日连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迭*毛]奉上目连。即与祝愿言。

观察施第一 知有贤圣人
施中最为上 良田生果实

时目连祝愿已受此白[迭*毛]。使长者受福无穷。在一面坐已。目连渐与说法施戒生天之论。呵欲不净出要为乐。即于座上得法眼净。以得见法无有狐疑。而受五戒自归佛法圣众。时目连以见得法眼净。便说此偈。

如来所说经 根原悉备具
眼净无瑕秽 无疑无犹豫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有老母。名曰难陀。躬自作饼。时尊者宾头卢时到。着衣持钵入罗阇城乞食。渐渐至老母难陀舍。从地踊出。舒手持钵从老母难陀乞食。是时老母见宾头卢。极怀瞋恚。作是恶言。比丘当知设汝眼脱我终不乞汝食。是时宾头卢即入三昧。便双眼脱出。是时老母倍复瞋恚。正使沙门空中倒悬。终不与汝食。是时尊者复在空中倒悬。老母复倍瞋恚。正使沙门举身烟出。我终不与汝食。是时尊者复举身出烟。老母复倍瞋恚而作是语。正使沙门举身然者。我终不与汝食。是时宾头卢使身尽然。老母见已复作是语。正使沙门举身出水。我终不与汝食。时宾头卢便举身尽皆出水。老母见已复作是语。正使沙门在我前死。终不与汝食。是时宾头卢即无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见不出入息。即怀恐怖。衣毛皆竖。而作是语。此沙门多所知识。国王所敬。闻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济。若还活者我当与食。是时宾头卢即从三昧起。时老母复作是念。此饼极大。当更作小者与之。时老母取少许面作饼。饼遂长大。老母见已此饼极大。当更作小者。然饼遂大。当取先作者与之。然复诸饼皆共相连。老母语宾头卢曰。比丘须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娆乃尔。宾头卢报曰。大姊。我不须食。但须母欲有所说。老母报曰。何所诫勅。宾头卢报曰。今持此饼往世尊所。若有诫勅我共奉行。老母报曰。此事甚快。是时老母躬负此饼。从宾头卢复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难陀。是跋提长者姊。悭贪独食不肯施人。唯愿世尊为说笃信之法使得开解。尔时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饼施佛及

余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并贫穷者。然故有饼。可持弃净地及无虫水中。即以此饼次第赋之。及着净水中。实时焰起。老母见已寻怀恐惧。世尊渐与说法施戒生天之论。苦集尽道。即于座上得法眼净。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发欢喜礼佛而去。

又十诵律云。佛在舍卫国。时有长老迦留陀夷得阿罗汉道。持钵入城乞食。到一婆罗门舍。主人不在。妇闭门作煎饼。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禅定起通。从外地没涌出中庭。乃以指弹。妇即回顾作是念言。此沙门从何处入。此必贪饼故来。我终不与。即语夷言。纵使眼脱我亦不与。而以神力即两眼脱出。复念纵出眼如盃。我亦不与即变眼如盃。复念纵若倒立我前。我亦不与。即于前倒立。复念纵汝若死。我亦不与。即入灭受想定。心想皆灭无所觉知。时婆罗门妇牵挽不动。即大惊怖念。是沙门常游波斯匿王宫末利夫人之师。若闻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语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求与一饼。迦留陀夷便出于定。妇即看饼。先煎好者意惜不与。更刮盆边得一小面。煎之转胜。以先者与。适举一饼余皆相着。迦留语言。姊与我几许。举四饼欲持与之。迦留语言。我不须是饼。可与祇桓中僧。是妇先世已种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实不贪饼。但愍我故而来乞耳。即持饼筐。诣祇桓中施众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夷观其因缘为说妙法。即于座上得法眼净。作优婆夷。返舍报夫。夫闻即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为说妙法得法眼净。作优婆塞。常尽财力供养闍梨。乃至身死犹命子供养令后不断。

又百缘经云。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目连在一树下见一饿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刺其身。诸支节间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干焦。欲趣河泉变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堕其身上。皆变为火。目连即问业缘。饿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自问佛。目连即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广说。宿造何业受是苦恼。尔时世尊告目连言。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此贤劫中。波罗柰国。有佛出世。号曰迦叶。有一沙门涉路而行。极患热渴。时有女人。名曰恶见。井傍汲水。往从乞水。女报之曰。使汝渴死。我终不与。令我水减。不可持去。于时沙门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时彼女人遂复慳贪。有来乞者终不施与。其后命终堕饿鬼中。以是业缘受如是苦。佛告目连。欲知彼时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饿鬼是。佛说是恶见缘时。诸比丘等舍慳贪业。得四沙门果者。或有发无上菩提心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付法藏经云。时有僧伽耶舍罗汉。有大智慧言辞清辩。昔虽出家未证道迹。游行大海边见一宫殿。七宝庄严光明殊胜。僧伽耶舍见时以到。即往彼宫说偈乞食云。

饥为第一病 行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时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请入就坐。耶舍见其家内有二饿鬼。裸形黑瘦饥虚羸乏。锁其身首各着一床。复有一钵满中香饭。以瓶盛水安置其侧。尔时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语言。大德。慎勿以食与此饿鬼。尔时比丘见其饥困。即以少饭而施与之。鬼得食已即吐脓血。遍流在地污其宫殿。尔时比丘怪而问之。此鬼何缘受斯罪报。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儿妇。我昔布施作诸功德。而彼夫妻常怀恚惜。我数数教诲都不纳受。因立誓曰。如此罪业必获恶报。若受罪时我当看汝。由是因缘得斯苦恼。小复前行至一住处。堂阁严饰种种奇妙。满中众僧经行禅思。日时以到。鸣椎集食。食将欲讫。尔时肴饍变成脓血。便以钵器共相打掷。头面破坏血流污身。而作是言。何为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问其意。答言。长老。我等先世迦叶佛时。同止一处。客比丘来咸共瞋恚。藏惜饮食而不共分。以此缘故今受此苦。

正报颂曰。

贪欣诈道德 刻削为伎业
巧诳怀万端 求利心千匝
受罪地狱中 习气犹行劫
交刀割肉尽 白骨连相接

习报颂曰。

为兹贪欲故 恶道转沈沦
罪毕生人道 余风尚袭身
常抱豺狼志 谁人喜与怜
终身不寤此 可笑顽愚人

感应缘(略引三验)

- 魏司马宣王
- 魏胡人支法存
- 齐太守张善

魏司马宣王。功业日隆。又诛魏大将军曹爽。篡夺之迹稍彰。王陵时为扬州刺史。以魏帝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年长而有才。欲迎立。兖州刺史华以陵阴谋白宣王。宣王自将中军讨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势穷乃单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还京师。陵至顷城过贾逵庙侧。陵呼曰。贾梁道。吾固尽心于魏之社稷。唯尔有神知之。陵遂服药死。三族皆诛。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见陵来。并贾逵为祟。因呼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丈髡[登*毛]。作百种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沈香八尺版床。居常芬馥。王谈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谈因存亮继杀。而藉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囚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魂。如此经寻月。王谈得病。常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劭之至杨都又死(此二验出冤魂志)。

齐阳翟太守张善。苛酷贪叨恶声流布。兰台遣御史魏晖俊就郡绳治。赃贿狼藉。罪当入死。善于狱中使人通启。翻诬晖俊受纳民赀枉见推缚。文宣帝大怒。以为法司阿曲。必须穷正。令尚书左丞卢斐覆之。斐遂希旨。成晖俊罪状奏报。于市斩之。晖俊遗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复如何。当办纸百张笔两筥墨一挺以随吾尸。若有灵祇必望报雪。令史哀悼货卖衣裳。为之殡殓。并备纸笔。后十五日张善得病。唯云。叩头魏尚书。尚书者世俗呼台使之通称也。未旬而死。纔踰两月卢斐坐讯骏魏史。为魏收所奏。文帝驱杀之(此一验出冥祥记)。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六

瞋恚部第十二(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动三毒奔驰。六贼相侵百忧总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长短。素怀结忿专加相害。了无仁义顿失慈悲。杀法杀缘教死赞死。或复潜行毒药密遣祝邪。遂使含毒府藏鸩裂肝心。令其衔悲长夜抱痛幽泉。宛转何辞。烦怨谁诉。故经曰。长者宅中多生毒树。罗刹海上屡乞浮囊。亦如干薪万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灯便破。故知瞋心甚于猛火。行者应自防护。劫功德贼无过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烧众善功德。是以恶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简善人。语则成毒。好坏他心。令他厌恶。人无爱者。众所畏弃。如避狼虎。现被轻贱。死堕地狱。是故智者。见此等过。以忍灭之。不畏众苦也。

引证部第二

如正法念经云。若起瞋恚自烧其身。其心[齿*今]毒颜色变异。他人所弃皆悉惊避。众人不爱轻毁鄙贱。身坏命终堕于地狱。以瞋恚故无恶不作。是故智者舍瞋如火。知瞋过故能自利益。为欲自利利益他人。应当行忍。譬如大火焚烧屋宅有勇建者以水灭之。智慧之水能灭恚火。亦复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舍瞋恚。众人所爱。众人乐见。人所信受。颜色清静。其心寂静。心不[跳-兆+参]动。善净深心。离身口过。离心愁恼。离恶道畏。离于怨憎。离恶名称。离于烦恼。离怨家畏。离于恶人恶口骂詈。离于悔畏。离恶声畏。离无利畏。离于苦畏。离于慢畏。若人能离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称普闻。得现在未来二世之乐。众人观之犹如父母。是忍辱人众人亲近。是故瞋怒犹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灭之。能令皆尽。能忍瞋恚。是名为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应作是念。忍者如宝应善护之。但诸众生善恶现别。愚人凌骂他过为胜。智人下默以为第一。愚人因起小净遂成大怨。若己得胜他怨转深。若自理屈反加忧苦。若能慎言不说人短。纵他骂我皆是往业非为横报。

又六度集经云。昔者菩萨身为象王。其心弘远。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归。每以普慈拯济众生。誓愿得佛当度一切。从五百象。时有两妻。象王于水中得一莲华。厥色甚妙。以惠嫡妻。嫡妻得华欣悦曰。冰寒尤甚。何缘有斯华乎。小妻贪嫉恚而誓曰。会以重毒鸩杀汝矣。结气而殒魂。灵感化为四姓女。颜华绝人。智意流通。博识古今。仰观天文。明时盛衰。王闻若兹。娉

为夫人。至即陈治国之政。义合忠臣。王悦而敬之。每言辄从。夫人曰。吾梦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为佩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无妖言。人闻见笑尔。夫人心生忧结。王请议臣四人。白云己梦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对曰。无有之也。一臣曰。王不梦也。一臣曰。尝闻有之。所在弥远。一臣曰。若能致之帝释。今详于兹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师问之。南方师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远难致。臣上闻云。斯人知之。王即现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许。即至象所。道边作坑。除汝须发。着沙门服。于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将二寸来。象师如命。行之象处。先射象。却着法衣服。持钵于坑中止住。象王见沙门即低头言。和南道士。将以何事试吾躯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难忍疾取牙去。无乱吾心令恶念生也。志念恶者。死入太山饿鬼畜生道中。夫怀忍行慈。恶来善往。菩萨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当却行。无令群象寻足迹也。象适人去远。甚痛难忍。蹙地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来咸曰。何人杀吾王者。行索不得。还守王尸。悲痛哀号。师以牙还。王覩象牙心即恟怖。夫人以牙着手中。适欲视之。雷电霹雳。椎之吐血。死入地狱。佛告诸沙门。尔时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妇者瞿夷是。猎师者调达是。夫人者妙首是。菩萨执志度无极行持戒如是。

又智度论。释提问佛云。

何物杀安隐	何物杀无忧
何物毒之根	吞灭一切善

佛答云。

杀瞋则安隐	杀瞋则无忧
瞋为毒之根	瞋灭一切善

又杂宝藏经偈言。

得胜增长怨	负则益忧苦
不诤胜负者	其乐最第一

若行忍者则有五德。一无恨。二无诃。三众人所爱。四有好名闻。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

又长阿含经偈言。

愚骂而智默	则为住胜彼
彼愚无知见	谓我怀恐怖
我观第一义	忍默为最上
恶中之恶者	于瞋复生瞋
能于瞋不瞋	为战中最上
夫人有二缘	为己亦为他
众人有诤讼	不报者为胜
夫人有二缘	为己亦为他
见无诤讼者	不谓为愚駮
若人有大力	能忍无力者
此力为第一	于忍中最上
愚自谓有力	此力非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又修行地道经偈言。

其口言柔软	而心怀毒害
视人甚欢喜	相随如可亲
口言而柔顺	其心内含毒
如树华色鲜	其实苦若毒

又赤嘴鸟喻经云。昔有鸟名曰拘耆(梁言赤嘴鸟)游在丛林树。产[子*(焉-正+?)]诸子在于树上。时有拘耆。与一猕猴共为亲厚。时丛树间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噉拘耆子。无复遗余。拘耆失子。悲鸣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噉。猕猴归见。问之何为。答曰。蛇噉我子。了尽无余。猕猴曰。我当报之。时毒蛇行。猕猴前烧之。蛇怒缠猕猴。猕猴捉得头拽至石上。磨破而死弃掷而还。拘耆踊跃。畜生尚有相报。何况于人。

又杂譬喻经云。昔有一蛇。头尾自诤。头语尾曰。我应为大。尾语头曰。我应为大。头曰。我有耳能听。有目能视。有口能食。行时在前。故可为大。汝无此术。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绕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饥饿垂死。头语尾曰。汝可放我。听汝为大。尾闻其言。实

时放之。复语尾曰。汝既为大。听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缘数步堕大深坑而死。喻众生无智强为人我终堕三涂。

又僧祇律云。过去世时有一群鸡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鸡。唯有雌在后。乌来覆之。共生一子。子作声时。翁说偈言。

此儿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儿子	非乌复非鸡
若欲学翁声	复是鸡所生
若欲学母鸣	其父复是乌
学乌似鸡鸣	学鸡作乌声
乌鸡若兼学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虽持禁戒杂染不纯。相中似善口出恶言。欲唤是善口复出恶。欲唤非善相复出家。

又伐毒树经云。昔舍卫国有官园生一毒树。人游树下皆悉头痛欲裂。或患腰疼。伐已还生。树中之妙。众人见喜不知讳者。皆来遭死。有智语之当尽其根。适欲掘根复恐定死。进更思惟。出家学道亦复如是。佛说偈言。

伐树不尽根	虽伐犹复生
伐爱不尽本	数数复生苦

心寤克责即得初果。

又孛经说偈云。

恶从心生	反以自贼	如铁生垢
销毁其形	树繁华果	还折其枝
虻蛇含毒	反害其躯	

又善见说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车奔逸
车士能制之	不足以为难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为难

又修行地道经偈云。

其有纵瞋恚	怨害向他人
后生堕虺蛇	或作残贼兽
譬如竹树劈	芭蕉骡怀妊
还害亦如是	故当发慈心

又百缘经云。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曰贤面。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多诸谄曲。悭贪嫉妬。终无施心。乃至飞鸟驱不近舍。有诸沙门及婆罗门。贫穷乞丐从其乞者。恶口骂之。其后命终受毒蛇身。还守本财。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视之。能令使死。频婆娑罗王闻已心怀惊怪。今此毒蛇见人则害。唯佛能调。作是念已即将群臣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愿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许可。于其后日着衣持钵往诣蛇所。蛇见佛来瞋恚炽盛欲螫如来。佛以慈力于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凉热毒消除。心怀喜悦举头四顾。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体。使得清凉快不可言。尔时世尊见蛇调伏。而告本缘。蛇闻佛语深自克责。盖障云除自忆宿命。作长者时所作恶业。今得是报。方于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于前身不顺我语。受此蛇形。今宜调顺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随佛见授不敢违勅。佛告蛇言。汝若调顺入我钵中。佛语已竟寻入钵中。将诣林中。王及群臣闻佛世尊调化毒蛇盛钵中来。合国人民皆往共看。蛇见众人深生惭愧。厌此蛇身即便命终。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来生天。即自观察见在世间受毒蛇身。由见佛故生信敬心。厌恶蛇身得来生此受天快乐。今当还报佛世尊恩。赍持香华光明照曜。来诣佛所前礼佛足。供养讫已却座一面。听佛说法心开意解得须陀洹果。即于佛前说偈赞佛。

巍巍大圣尊	功德悉满足
能开诸盲冥	寻得于道果
除去烦恼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闭三恶道

尔时天子赞叹佛已。绕佛三匝还诣天宫。时频婆娑罗王闻佛说悭贪缘。时会诸人。有得四沙门果者。有发无上菩提心者。欢喜奉行。

又百缘经云。佛在骄萨罗国。将诸比丘欲诣勒那树下。至一泽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恶。复有五百放牛之人。遥见佛来将诸比丘从此道中行。高声嗷唤。唯愿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中有大恶牛。极突伤人难可得过。尔时佛告放牛羊人言。汝等今者莫大忧怖。彼水牛者设来抵我。吾自知时。语言之顷。恶牛卒来。翘尾低角。刨地唤吼。跳踉直前。尔时如来于五指端化五师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大火坑。时彼恶牛甚大惶怖四向驰走。无有去处。唯佛足前有少许地。宴然清凉。驰奔趣向。心意泰然。无复怖畏。长跪伏首舐世尊足。复便仰头视佛如来喜不自胜。尔时世尊知彼恶牛心以调伏。即便为牛而说偈言。

盛心兴恶意 欲来伤害我
归诚望得胜 返来舐我足

时彼水牛闻佛世尊说此偈已深生惭愧。欻然寤解盖障云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恶业倍生惭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终。生忉利天。忽然长大。如八岁儿。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寻自观察。知在世间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来生天。我今当还报佛之恩。作是念已。赍持香华来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即为其说四谛法。心开意解得须陀洹果。绕佛三匝还乎天宫。时诸五百放牛人。于其晨朝来诣佛所。佛为说法心开意解。各获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门。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时诸比丘见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业生水牛中。复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诸比丘。汝等欲知宿业所造诸恶业缘。今当为汝等说。偈云。

宿造善恶业 五劫而不朽
善业因缘故 今获如是报

于贤劫中。波罗柰国。有佛出世。号曰迦叶。于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将五百弟子游行他国。在大众中而共论议。有难问者不能通达。便生瞋恚反更恶骂。汝等今者无所晓知。强难问我状似水牛抵突人来。时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恶口业因缘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随逐。乃至今者故未得脱。佛告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恶水牛是。彼时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说是水牛因缘故。各各自护身口意业。厌恶生死得四沙门果。有发无上菩提心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正报颂曰。

愚人瞋恚重 地狱被烧然
豺狼诤围绕 虻毒竞来前
[齿*(崖-山)]齧怒自食 背肋纵横穿
自作还自受 恚火竞相煎

习报颂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没苦恶道
出彼得人身 余报他还恼
见者求其过 憎嫌如毒草
此既无宜利 愚瞋何所宝

感应缘(略引十验)

-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 梁秣陵令朱贞
- 梁南阳乐盖卿
- 梁参军羊道生
- 梁刺史张皋
- 周文帝宇文泰
- 陈中书舍人虞陟
- 陈庾季孙
- 梁武昌太守张绚
- 梁时裴植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丰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遂经数年营得一椽。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希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缛彩。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刻造作过制。非商估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官椽。以充寺用。奏遂施行。临刑之日。勅其妻子。可以黄纸百张并具笔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可经一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稍欵服。但言乞

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没。未出一年零落皆尽。皇基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

梁秣陵令朱贞。以罪下狱。廷尉平虞[端*(友-义+又)]考核其事。结正入重。贞遣相闻与[端*(友-义+又)]曰。我罪当死。不敢祈恩。但犹冀主上万一弘宥耳。明日既是朱家墓日乞得过此奏闻可尔以不。[端*(友-义+又)]答云。此于理无爽。何为不然。谨闻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束。[端*(友-义+又)]便遇客共饮致醉。遂忘抽出文书。且曰。家人合束内衣箱中。[端*(友-义+又)]复不记。比至帝前顿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见此事。势不可隐。便尔上闻。武帝大怒曰。朱贞合死。付外详决。贞闻之大恨曰。虞[端*(友-义+又)]小子欺网将死之人。鬼若无知故同灰土。傥其有识誓必报之。贞于市始当命绝。而[端*(友-义+又)]已见其来。自尔后时常见[端*(乏-之+友)]见来甚恶之。又梦乘车在山下。贞居山上推石压之。月余日[端*(乏-之+友)]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诣谢章门阙下。其妇平常于宅暴卒。[端*(乏-之+友)]狼狽而还。入室哭妇。举头见贞在梁上。[端*(乏-之+友)]曰。朱秣陵在此。我妇岂得不死。言未讫而屋无故忽崩。[端*(乏-之+友)]及男女婢使十余人一时并命。右丞虞鹜是其宗亲。经始丧事。见[端*(乏-之+友)]还暂下堂避之。仅得免难。

梁庐陵王在荆州时。尝遣从事量括民田。南阳乐盖卿亦充一使。时公府舍人韦破虏。发遣诫勅。失王本意。及盖卿还以违误得罪。破虏惶惧不敢引愆。但诬盖卿云。自为分雪无劳诉也。数日之间遂斩于市。盖卿号噉无由自陈。告语家人。以纸笔随敛。死后少日破虏在槽上看牛。忽见盖卿挈头而入。持一椀[廿/秣]羹与破虏。破虏奔走惊呼。不获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几而死。又杜崑梁州刺史怀瑶第二子也。任西荆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纳一妾。年貌兼美。宠爱殊深。妾得其父书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帘读之。崑外还。而妾自以新来。羞以此事闻崑。因嚼吞之。崑谓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书。妾气未断而书已出。崑看讫叹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伤天下和气其能久乎。其夜见妾诉。崑旬日而死。襄阳人至今以为口实。

梁太山羊道生。为梁邵陵王中兵参军。其兄海珍任汉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临还兄于近路顿待道生。道生见缚一人于树。就视乃故旧部曲也。见道生涕泣哀诉云。汉州欲赐杀。求之救济。道生问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马以佩刀剜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号地。须臾海珍来。又劝兄决斩。至座良久方觉眼在喉内。噎不肯下。索酒咽之。频倾数杯

终不能去。转觉胀塞。遂不成宴而别。在路数日死。当时见者。莫不以为有天道验矣。

梁东徐州刺史张皋。仆射永之孙也。尝被败入北。有一土民。与皋盟誓。将送还南。遂即出家名僧越。皋供养之。及在东徐亦随至任。恃其勋旧颇以言语忤皋。皋便大怒。遣两门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杀之。尔后夕夕梦见僧越云报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伤指。纔可见血。不以为事。后因[利-禾+皮]梨。梨汁溃疮。乃始脓烂。停十许日膊上无故复生一疮。脓血与指相通。月余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为魏丞相。值梁朝丧乱。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在荆州。时遣使通和。礼好甚至。与泰断金。立盟结为兄弟。后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犹人臣。不加崇敬。颇行俊侮。又求索无厌。或不惬意。遂遣兵袭江陵。俘虏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万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纳茹茹主郁久闾阿那瓌女为后。和亲殊笃。害梁主之明年。瓌为齐国所败破国。率余众数千奔魏。而突厥旧与茹茹怨讎。即遣饷泰马三千匹。求诛瓌等。泰遂许诺。伏突厥兵与瓌讎会。醉便缚之。即日灭郁久闾一姓五百余人。流血至踝。茹茹临死。多或仰天而诉。明年冬泰猎于陇右得病。见孝元及瓌为祟。泰发怒肆骂。命索酒与之。两月日死。

陈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主。而辅载之。会稽虞陟。本梁武世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于时梦见梁武谓陟曰。卿是我旧左右可语陈公莫杀我孙。若杀于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见有篡杀兆形。不敢言之。数日复梦如此。并语陟曰。卿若不传我意。卿亦不佳。陟虽嗟惋决无言理。少时之间太史启云。殿内当有急兵。陈主曰。急兵政是我耳。仓卒遣乱兵害少主自立。尔后陟便得病。又梦梁武曰。卿不能为我语陈主。致令祸及卿与陈。寻当知也。陟方封启叙之。陈主为人。甚信鬼物。闻此大惊。遣舆迎陟面相讯访。乃允陟曰。卿那不道。奇事奇事。六七日陟死。寻有韦载之怪。

陈庾季孙性甚好杀。滋味渔猎故是常事。奴婢愆罪。亦或尽之。常大笃病。梦人谓曰。若能断杀。此病当差。不尔必死。即于梦中誓不复杀。惊寤战悸汗流浹体。病亦渐瘳。后数年有三门生。窃其两妾以叛。追寻获之。即并驱杀。其夕复见前人来云。何故负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改决无济理。投明呕血。数日而终。

梁武昌太守张绚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绚便躬捶之。一下即[辟/夕][打-丁+片/夕]。无复活状。绚遂推置江中。须臾顷见此人从水而出。对绚敛手曰。罪不当死。官枉见杀。今来相报。即跳入绚口。绚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裴植随其季叔。叔业自南兖州入北。仕于元氏位至尚书。植同堂妹夫韦伯鼎有学业。恃壮业气自以才智常轻倜倜。植憎之如讎。后于雒下诬告植诬为废立。植坐此死。百许日伯鼎病。向空而语曰。裴尚书死不独见由何以怒也。须臾而卒。万纽于中者。北伐人。仕魏世为侍中领军。明帝勋专权在内尚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乃共劝高陵阳王雍出中。中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矫诏并杀之。朝野愤怨莫不切齿。二年中得病。见裴郭为崇寻死(右此十验出冥祥记)。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见部第十三(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创入佛法。要须信心为首。譬如有人至于宝山。若无信手空无所获。故经说。愚痴之人不识因果。妄起邪见谤无三宝四谛。无祸无福乃至无善无恶。亦无善恶业报。亦无今代后代众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恶法名断善根。决定当堕阿鼻地狱也。

引证部第二

如大品经云。若人不信谤大乘般若经。直堕阿鼻地狱。无量百千万亿岁中受极苦痛。从一地狱至一地狱。若此劫尽生于他方大地狱中。他方劫尽复生此

方大地狱中。如是展转遍十方界。他方劫尽还生此间大地狱中。地狱罪毕生畜生中。亦遍十方界。畜生罪毕。来生人中无佛法处。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常痴狂騃无所别知。虽非愚畜纵是聪人。妄生异执者亦名邪见。故成实论云。痴有差别。所以者何。非一切痴尽是不善。若痴增上转成邪见。则名不善业道。是故从痴增长邪见。则成重罪。必堕阿鼻地狱。直就邪见自有轻重。轻者可转。重不可转。故菩萨地持经云。邪见有二种。一者可转。二者不可转。诽谤因果言无圣人。名不可转。非因见因。非果见果。是名可转。是故恶业名为邪见。善业者名为正见。不谤四谛。迷圣道者。不知理道从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脱。如犬逐块不知寻本。故大庄严论云。譬如师子打射时。而彼师子寻逐人来。譬如痴犬有人打掷。便逐瓦石不知寻本。言师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灭烦恼。言痴犬者。即是外道五热炙身不识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处其中。以苦求道)。但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观察身心无我。但学苦行以为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谬执乖真唯成恶法。故智度论云。邪见罪重故。虽持戒等身口业好。皆随邪见恶心。如佛自说譬喻。如种苦种虽复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见之人此亦如是。虽持戒精进皆成恶法。不如不执少行慧施。无执易化。有执难度。非直自坏亦损他人。故成实论云。宁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坏命终堕于恶趣。又正法念经。阎罗王说偈责疏罪人云。

汝邪见愚痴	痴网所缚人
今堕此地狱	在于大苦海
恶见烧福尽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狱缚	此是汝舍宅
若属邪见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狱行	怨家心所诬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为恶
此怨能缚人	送到阎罗处

尔时世尊而说偈云。

痴心弥泥鱼	住于爱舍宅
作业时喜笑	受苦时号哭

又修行地道经偈云。

其口有愚痴 人心怀闇冥
都不能念恶 亦无念善心
[梦-夕+登]瞢常昏昏 万事不能为
如暴中炊煮 无所能成熟
多习愚痴者 诸根不完具
生于牛羊中 然后堕地狱

月光童子经。亦名佛说申日经云。时有长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师语欲请佛僧。令长者中门外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过半。细铁为椽。土薄覆上。设众饮食。以毒着中。火坑不禁。毒饭足害。以此图之。何忧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于是申日便诣佛所。殷勤请佛及诸圣众。是时世尊。愍其狂愚。欲济脱之。默然受请。申日内喜。果如其计。须弥之毒。大千刹火。刀剑锋刃。不能动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饭欲毁于佛。譬如蚊虻欲动太山蝇蠊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毁坏不如早悔。尔时长者罪盖所覆心不开解。世尊心念。今受长者申日之请。不与常同。广现威神震动十方。百千圣众兼诸龙神。空飞地行。不可算计。一时到家为作利益。佛以神德即变火坑。成七宝池。八味具足。饮饭天甘。食者充悦。六师惶怖各以逃窜。长者归伏稽首于地。鸣于佛足长跪自陈。今以觉寤从佛得度。诸来会者皆乐法音。得福获度不可称计。

又观佛三昧经云。尔时世尊告父王言。舍卫城中须达长者。有一老母名毘低罗。谨勤家业。长者勅使手。执库钥。出内取与一切委之。须达请佛及僧供给所须。时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惜瞋嫌佛法及与众僧。而作是言。我长者愚痴迷惑受沙门术。是诸乞士多求无厌。何道之有。作是语已复发恶愿。何时当得不闻佛名不闻僧名。如是恶声展转遍舍卫城。末利夫人闻此语已。而作是言。须达长者。如好莲华。人所乐见。云何复有毒蛇护之。唤须达妇而语之言。汝家老婢恶口诽谤何不撵出。时须达妇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恶之人。佛尚能伏何况老婢。末利闻之欢喜语言。我明请佛汝遣婢来。到明食时。长者遣婢。持满瓶金助王供养。末利见来而作是言。此邪见人。佛若化度我必获利。佛于尔时从正门入。难陀侍左。阿难侍右。罗睺佛后。老婢见佛心惊毛竖。言此恶人随我后至。实时退走。从狗窦出。狗窦即闭。四门皆塞唯正门开。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镜无所障碍。回顾东视东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举头仰看上方有佛。低头伏地。地化为佛。以手覆面。手十指头皆化为佛。老婢闭目。心眼开见。虚空化佛满十方界。

当时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罗女。复有五十婆罗门女。及诸杂类。并及末利夫人宫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见佛如来足步虚空为于老婢现无数身。皆破邪见头顶礼佛。称南无佛。称已寻见化佛如林。即发菩提。老婢邪见仍未生信。由见佛故除却八十万亿劫中生死之罪。得见佛已疾走归家。白大家言。我于今日遇大恶对。见于瞿昙在王宫门。作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莲。放胜光明。作此语已入木笼中。以百张皮覆木笼上。白[迭*毛]缠头却卧黑处。佛还祇桓。末利白佛。愿化邪女莫还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于佛无缘。于罗睺罗有大因缘。佛既还已遣罗睺罗。诣须达家度彼老婢。罗睺罗变作转轮圣王。时千二百五十比丘化为千子。到须达家。以彼老婢为玉女宝。尔时圣王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见如玉女宝。倍大欢喜而作是言。诸沙门等高谈大语。自言有道无一効验。圣王出世弘利处多。令我老婢如玉女宝。作是语已五体投地礼于圣王。时典藏臣宣王十善。女闻十善心大欢喜。圣王所说义无不善。为王作礼悔过自责。心既调伏。时罗睺罗及诸比丘还复本形。老婢见已即作是言。佛法清净不舍众生。知我弊恶犹尚化度。即受五戒成须陀洹。将诣佛所为佛作礼。忏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罗汉。于虚空中作十八变。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见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为婢使。复有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过去久远有佛出世。名一宝盖灯王。入涅槃后。于像法中有王。名曰杂宝华光。子名快见。出家学道。自恃王子。常怀憍慢。和尚为说甚深般若波罗蜜经大空之义。王子闻已谬解邪说。师灭度后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无智慧。但赞空义。愿我后生不乐见也。我阿阇梨智慧辩才。愿于生生为善知识。作是语已教诸徒众皆行邪见。虽持禁戒。由谤般若谬解邪说。命终之后堕阿鼻狱。八十亿劫受苦无量。罪毕出狱为贫贱人。五百身中聋痴无目。千二百身常为人婢。佛告大王。时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阇梨者今罗睺罗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众弟子。今邪见女等发菩提心者是。

又萨遮尼干子经云。昔佛在世时。鬱阇延城有严炽王。问萨遮尼干子言。若有恶人不信三宝。焚烧塔寺经书形像。恶言毁谤。言造作者无有福德。其供养者。虚损现在。无益未来。或嫌塔寺及诸形像。妨是处所。破坏除灭。送置余处。或破沙门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园林田宅象马车乘奴婢六畜衣服饮食一切珍宝。或捉沙门策役驱使。责其发调罢令还俗。或时轻心种种戏弄。或时毁谤骂詈诽谤。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种种伤害其身。如是恶人摄在何等众生分中。答言。大王。摄在恶逆众生分中。大王应当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极重罪故。有五种罪名为根本。何等为五。一破坏

塔寺焚烧经像。取三宝物自作教人见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谤三乘法毁咎留难隐弊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门信心出家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系闭牢狱枷锁打缚。策役驱使责诸发调。或脱袈裟逼令还俗。或断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于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谤无一切善恶业报。长夜常行十不善业。不畏后世。自作教人坚住不舍。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决定烧灭一切善根。趣大地狱受无间苦。永无出期。若国内有如是恶人。毁灭三宝。一切罗汉诸佛圣人。出国而去。诸天悲泣。善神不护。各自相杀四方贼起。龙王隐伏水旱不调。风雨失时五谷不熟。人民饥饿递相食噉。白骨满野多饶疫病。死亡无数。人民不知自思是过。反怨诸天及善神祇。又观佛三昧经云。有七种重罪。一一罪能令众生堕阿鼻地狱。经八万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毁无十方佛。三断学般若。四犯四重虚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掠净行比丘尼。七六亲所行不净行。

又小五浊经云。五逆罪外别有五逆罪。第一慢二亲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国君。第三后生轻薄。第四贱其身命而贵其财。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经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命终之后生于恶趣泥犁之中。受极苦痛一向无乐。譬如有人犯盗付王治其盗罪。王即遣人于晨朝时。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于日中王复勅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于晡时王复勅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尽。其命故存。佛告比丘。于意云何。此人被戟为苦不耶。比丘答佛。一戟刺时犹尚苦痛。况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少沙石。如豆等许。告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为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犁苦如小沙石。泥犁之苦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可为喻。泥犁中苦其事云何。若有众生堕泥犁中。狱卒以斧烧令极然。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经百千岁极令苦痛。而不命终。要令恶尽复坐铁床。以铁钳口吞热铁丸。经百千岁。复坐铁床。洋铜灌口。经百千岁。复卧铁地。以热铁钉钉其身首。经百千岁。复出其舌使舐铁地。以钉钉之。如张牛皮。经百千岁。复挽项筋缚着车上经百千岁。复烧铁地令在上行经百千岁复烧火山令下举足着上血肉即消举足还生经百千岁。复镬煮之经百千岁。极令苦痛。而不命终。要令恶尽乃得出耳。是为泥犁地狱中苦。地狱罪毕生于种种畜生之中。常处暗冥共相噉食。受苦无量不可具说。畜生罪毕或生人中。若从畜生为人甚难。犹如盲龟遇浮木孔。设生人中贫穷下贱。为他役使形貌丑陋。或根残缺。或复短命。若作恶业者死还生在泥犁中。轮转无穷不可具说。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恶行者。获罪

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终生于善处天上。一向受乐。如转轮王。与七宝俱。人间四妙。佛告比丘。于意云何。此为乐不。比丘答佛。一宝一妙犹为极乐。何况七宝四妙居也。佛还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许。告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为喻。佛告比丘。转轮王乐比天上乐如小沙石。天上之乐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可为喻。天上之乐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尘无不随意。受极快乐不可具说。若从天上来生人间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贵。饶财多宝。名称远闻。端正殊妙。众人所爱。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获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间有漏之乐。若修善根回向菩提。于生死中所受果报。乃至涅槃终无有尽。

又中阿含经云。尔时斯和提中。有王名蟀肆。极大丰乐资财无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北行至尸摄和林。遥见尊者鸠摩罗迦叶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问迦叶曰。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沙门鸠摩罗迦叶告曰。今此日月为是今世为后世耶。王曰。虽作是说。然无后世。无众生生。迦叶种种譬喻方便为说。固执己见而不舍之。迦叶复告蟀肆。汝听我说喻。若有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蟀肆。犹养猪人。彼行路时。见有煇粪甚多无主。便作是念。此粪可以养饱多猪。我宁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负去。彼于中道遇天大雨。粪释流漫浇污其身。故负持去。终不弃舍。彼则自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当知蟀肆亦复如是。若汝此见欲取怖痴终不舍者。汝便当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犹如养猪人。蟀肆王言。沙门虽作是说。但我此见欲取怖痴终不能舍。尊者迦叶告曰。蟀肆。复听我说最后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复说法。蟀肆。犹如大猪为五百猪王行险难道。彼于中道遇见一虎。由见虎已便作是念。而语虎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尔者借我道过。彼虎闻已便语猪曰。听汝共鬪不借汝道。猪复语曰。虎汝小住。待我披着祖父时铠。还当共战。彼虎闻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敌。况祖父铠耶。便语猪曰。随汝所欲。猪即还至本厕处所。宛转粪中涂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语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尔者借我道过。虎见猪已复作是念。我常不食杂小虫者。以惜牙故。况复当近此臭猪耶。虎念是已便语猪曰。我借汝道不与汝鬪。猪得过已。即还向虎。而说颂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来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时虎闻已。亦复说颂。而答猪曰。

汝毛竖森森 诸畜中下极
猪汝可速去 粪臭不可堪

时猪自夸。复说颂曰。

摩竭鸯二国 闻我共汝鬪
汝来共我战 何以怖而走

虎闻此已。复说颂曰。

举身毛皆污 汝猪臭熏我
汝鬪欲取胜 我今与汝胜

尊者迦叶告曰。蜚肆。若汝欲取恚怖痴终不舍者。汝便自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犹如彼虎与猪胜也。蜚肆王闻欢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报颂曰。

六贼奸邪伪 七识乱乖真
谤毁玄正理 妄语役贪瞋
恶业从横作 忠言不喜闻
一入无间狱 万苦竞缠身

习报颂曰。

邪见习痴业 阿鼻受楚毒
劫尽人中生 复与邪相续
邪正既相违 自然成谄曲
此心若不改 连环未绝狱

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 宋沈僧覆
- 宋释道志
- 宋唐文伯

- 宋周宗
- 宋王淮之
- 宋沮渠蒙逊
- 魏崔皓
- 周武帝
- 隋释慧云叔
- 唐太史令傅弈
- 唐刑部郎中宋行质
- 唐姜滕生
- 唐姚明解

宋吴兴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饥荒。逐食至山阳。昼入村野乞食。夜还寄寓寺舍左右。时山阳诸寺小形铜像甚众。僧覆与其乡里数人积渐窃取。遂囊篋数四悉满焉。因将还家共铸为钱。事既发觉。执送出都。入船便云。见人以火烧之。昼夜嗷呼。自称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举体皆圻裂。状如火烧。吴郡朱亨亲识僧覆。具见其事。

宋沙门道志者。北多宝僧也。尝僧令知殿塔。自窃帐盖等宝饰。所取其众。后遂偷像眉间珠相。既而开穿垣壁若外盗者。故僧众不能觉也。积旬余而得病。便见异人以戈矛刺之。时来时去。来辄惊噉应声流血。初犹日中一两如此。其后病甚刺者稍数。伤痍遍体。呻呼不能绝声。同寺僧众颇疑其有罪。欲为忏悔。始问犹讳而不言。将尽二三日。乃具自陈列泣涕请救曰。吾愚悖不通。谓无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考。死婴刀镞。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无复余物。唯衣被毡履。或足充一会。并频请愿具为忏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属姬人不可复得。一以贸钱在陈照家。今可赎取。道志既死。诸僧合集赎得相珠。并设斋忏。初工人复相珠时。展转回趣终不安合。众僧复为礼拜烧香。乃得着焉。年余而同学等。于昏夜间闻空中有语。详听即道志声也。自说云。自死以来备婴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赖蒙众僧哀怜救护。赎像相珠故。于苦酷之中时有间息。感自网已。故暂来称谢言此而已。闻其语时腥腐臭气苦痛难过。言终久久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条记。

宋唐文伯。东海黠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资都尽。村中有寺。经过人或以钱上佛。弟屡窃取。久后癩病。卜者云。崇由盗佛钱。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

我儿致此。吾当试更虏夺。若复能病可也。前县令何欣之妇。上织成宝盖带四枚。乃盗取之。以为腰带。不盈百日复得恶病。发疮之始起腰带处。世时在元嘉年初尔。

宋周宗者。广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随刘彦之北伐王师失利。与同邑六人逃窜间行。于彭城北遇一空寺。无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为相。因共窃取。出村贸食。其一人羸病。等辈轻之。独不得分。既各还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系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独获全免。

宋王淮之字符曾。琅琊人也。世以儒专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气绝。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下床。会淮之语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异。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卒而终(右五验出冥祥记)。

宋沮渠蒙逊。时有沙门昙摩讖者。博达多识。为蒙逊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顺拜蒙逊为凉王。仍求昙摩讖。蒙逊恪而不与。摩讖意欲入魏。屡从蒙逊请行蒙逊。怒杀之。既而左右常白日见。摩讖以剑系蒙逊。因疾而死(右一验出宣魏志)。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谄谀。崇重寇谦号为天师。残害释种毁破浮图。废弃淫祀。时诸臣僉曰。如康僧感瑞太皇创寺。若也除毁恐贻后悔。又于后宫内掘地得一金像。皓乃秽之。阴处尤痛噉声难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于是广祈名山多赛祀庙。而屏苦尤重内痛弥甚。有信宫人屡设谏曰。陛下所痛由犯释像。请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为大神耶。试可求之。一请便愈。欣庆易心。乃以车马迎康僧会法师。请求洗忏从受五戒。深加敬重也。太武皇帝方知寇谦阴用邪误。乃加重罚。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厕。以尽形命。徒党之流并皆斩决。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寤。兼有昙始白足禅师。来相启发。生愧悔心。即诛崔皓。到壬辰岁太武帝崩。孙文成立。即起浮图。毁经七年还兴三宝。至和平三年。昭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凌废欣今再兴。故于此台石室寺。集诸僧众译经传流。通后贤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载不坠。准此掘地获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验矣。

昔后周承魏运。魏接晋基。余则偏王所无依据。而宋齐梁陈之日。自有司存。国亡帝落。遂即从诸笔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觉者。即西魏大丞相黑泰之世子也。泰举高阳王为魏帝。西迁长安。改衣幡为皂色。号大统元年。一十八载。改年废帝。立魏齐王。四年而薨。觉承魏禅。当年被废。立弟毓为帝。四年而崩。立弟邕为帝。太祖第三子也。开阔大度。统御群小。立十二年杀叔大冢宰。晋国公护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内。纳道士张宾妖佞云。佛法于国不祥。遂灭除之。至建德六年。东平齐国。又殄前代数百年来公私寺塔。扫地除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州县佛寺出四十千。尽赐王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还归编户。帝以为大周天下无事。不谓祸灾身遂大患。志高虑远。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赧立。杀齐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为太子。禅位与之。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仪服饰倍多于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禅位于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于长安(右二验出唐高僧传记)。

隋开皇十一年。内太府寺丞赵文昌身忽暴死。于数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殓。后时得语。眷属怪问。文昌说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阎罗王所。语昌云。汝一生已来作何福业。昌答云。家贫无物可营功德。唯专心诵持金刚般若。王闻此语合掌敛膝。赞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议。王语所执之人。好须勘当。莫令错将人来。使人少时之间。勘当知错。即报王言。此人实错。计活更合二十余年。王闻此语。即语使人。汝引文昌向经藏内。取金刚般若经将来。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见数十间屋。甚精华丽。其中经卷皆悉遍满。金轴宝帙庄饰极好。文昌见已善心弥发。一心合掌闭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旧诵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换。使人不肯然见及题云。功德之中最为第一。昌即开看乃是金刚般若。文昌欢喜将至王所。令一人执卷在西。昌令东立。面向经卷。遣昌诵经。使人勘试。一字不遗。并皆通利。时王放昌还家。仍约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经勿令废忘。令一人引昌从南门出。欲至门首。便见周武帝在门东房内颈着三重钳锁。即唤昌云。汝是我本国人。暂来至此。须共汝语。文昌见唤。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识我不。文昌答曰。臣昔宿卫陛下。奉识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旧臣。汝今还家。为吾具向隋文皇帝说吾诸罪。并欲辩了唯灭佛法罪重未可得竟。当时以卫元嵩教。我灭佛法。比来数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问元嵩何处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当时不解元嵩意。错灭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阎罗王所能管摄。为此追之

不得。汝语隋帝。乞吾少物。营修功德。冀望福资得出地狱。昌受嘱辞行。少时出南门外。见一大粪坑中有一人。头发片出。昌问引人。此是何人。引人答云。此是秦将白起。坑赵卒。寄禁此中。罪犹未了。引人将昌至家得活。昌经三日所患渐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勅遍下国内。人出一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兼三日持斋。仍勅录此事入于隋史。

隋东川释慧云。范阳人。十二出家。游听为务。年至十八。乘驴止于叔家。叔覩其驴快。将规害之。适持刀往。见东墙下有黄衣人。扬拳逆叱曰。此道人方为通法大上。何忍欲害。叔惧告妇。妇曰。君心无刚。眼华所致耳。闻已复往。又见西墙下黄衣人云。勿杀道人。若杀大祸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辞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云曰。此路幽险故送师度难。云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后挥刃欲斫。忽见姊夫在傍。遂得免害。云都不知。云后学问名德高远。至开皇年中。领徒五百来过叔家。见阐化深惭昔贖。乃奉绢十匹。夫妻发露。云始知之。乃为说法永断毒心。常以此事每诫门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预学徒闻皆俭素。大有声誉。不测终年。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辩能剧谈。自武德贞观二十许年。常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轻僧尼。至以石像为砖瓦之用。至贞观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与同伴傅仁均薛贇。并为太史令。贇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后。贇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贇曰。因先所负钱当付谁。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贇问。泥犁人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监凭长命又梦。已在一处多见先亡人。长命闻经文说罪福之报。未知当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问曰。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报。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被配越州。为泥犁人矣(言泥犁者。依经翻为无间大地狱苦也)长命旦入殿见薛贇。因说所梦。贇又自说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会。共嗟叹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贇既见征。仍送钱付奕。并为说梦。后数日间而奕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恶征。不可具说临在殿庭。亲见二官。说梦皆同。

唐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谤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史王璠暴死。经二日而苏。自言。初死之时见四人来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璠随行入一大门。见厅事甚壮。向北为之。厅上西间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厅东间有一僧坐。与官相当。皆面向北。各有床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许人。或冠或辫。皆美容貌。阶下有吏文

案。有一老人。着枷被缚立东阶下。璠至庭亦已被缚。吏执纸笔问璠。辞曰。贞观十八年任长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须达籍。答曰。璠前任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转选。至十七年蒙授司农寺府吏。十八年改籍。非璠罪也。厅上大官读其辞辩。顾谓东阶下老囚曰。何因妄诉耶。囚曰。须达年实未至。由璠改籍。加须达年大。岂敢妄耶璠云。璠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见在。请追验之。官司呼领璠者三人。解璠缚将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读之。谓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无理令送老囚出北门外。昏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墙。似是恶处。大官因书案上。谓璠曰。汝无罪。放汝去。璠辞拜。吏引璠至东阶拜辞僧。僧印璠臂曰好去。吏引璠出东南。行度三重门。每皆勘视臂印。然后听出。至四门。门甚壮大。重楼朱粉三户并开。状如官城门。守卫严切。又验印听出。门东南行数十步。闻有人从唤璠。璠回顾见侍郎宋行质。面色惨黑。色如湿地。露头散腰着故绯袍。头发短垂。如胡人者。立于厅事阶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许。大书牌上曰。此是勘当拟过王人。其字大方尺余甚分明。厅事上有床坐几案。如官府者。而无人坐。行质见璠悲喜。口云。汝何故得来。璠曰。官追勘问改籍。无事放还。行质捉其两手谓璠曰。吾被官责问功德簿。吾手中无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饥渴寒苦不可言说。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语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四嘱之。璠乃辞去。行数十步。又呼璠。还未及言。厅上有官人来坐怒璠曰。我方勘责事。汝何人辄至囚处。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璠走又至一门。门吏曰。汝被搭耳。耳当聋。吾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鸣乃验。即放。出门外黑如。漆璠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墙壁。唯东无障碍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时见向者追璠之吏从门出来。谓璠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钱一千。璠不应。内自思曰。吾无罪放来。何为觅贿。吏即谓曰。君不得无行。吾向若不早将汝过官令。二日受缚。岂不困耶。璠心然之。因愧谢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铜钱。欲得白纸钱。期十五日来取。璠许。因问归路。吏曰但东行二百步。当见一处。墙穿破见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璠如信行。至墙推之良久。乃至依倒处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门矣。于是归家见人坐泣。入户而苏。至十五日。璠忘与钱。明日复病困绝。见吏来怒曰。君果无行。期与我钱。遂不与。今复将汝去。因即驱行。出金光门令入坑。璠拜谢百余拜。遂即放归。又苏璠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日璠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钱。而钱不好。璠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苏。至二十日。璠令用六十钱买白纸百张作钱并酒食。自于隆政坊西门渠水上烧之。既而身轻体健。遂念诵不废。临问其事。时与刑部侍郎刘

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将。在大理鞫问请。刘召璠至。与辛卿等对问之云耳(右三验出冥报记)。

冀州故观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遇恶疾。遂入蒙山。医疗积年不损。后始还家。身体疮烂手足指落。夜眠忽梦见一白石像。可长三尺许。谓之曰。但为我续手令尔即差。至旦忽忆。于武德初年在黍地里打雀。于故村佛堂中。取维摩经。裂破用。系杖头吓雀。有人见者云道裂经大罪。滕生反更恶骂。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总落。梦中所见宛然旧像。遂往佛前头面作礼。尽心悔过。雇匠续其像手。造经四十卷。营一精舍。一年之内病得痊愈。乡人号为圣像。其堂及像并皆见在。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门也。性聪敏有文藻。工书翰善丹青。至于鼓琴亦当时独绝。每欣俗网不乐道门。至龙朔元年举应诏人。躬赴雒阳。及升第归俗。颇有余言。未几而卒。后托梦于相知净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无福业不遵内教。今大受罪非常饥乏。倘有故人之情。颇能惠一餐不。智整梦中许诺及其寤后乃为设食。至夜纔眠。即见明解来愧谢之。至二年秋中又托梦于画工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大受苦痛。努力为我写二三卷经。执手殷勤赋诗言别。教画工读十八遍令记。寤乃忆之。其诗曰。握手不能别。抚膺还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松林惊野吹。荒[土*遂]落寒霜。言离何以赠。留心内典章。

其画工素不识字。忽寤乃倩人录之。将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体不惑。闻见者莫不惻然。京下道俗传之非一(右二验出冥报拾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

布施部第一(此别一十一部)

- 述意部
- 慳伪部
- 局施部
- 通施部
- 法施部
- 量境部
- 观田部
- 相对部
- 财施部
- 随喜部
-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业。乃是众行之源。既标六度之初。又题四摄之首。所以给孤独食。散黄金而不悞。须达拏王。施白象而无惜。尚能济其厄难。忘己形躯。故萨埵投身。以救饥羸之命。尸毘割股。以代鹰鹫之餐。岂况国城妻子。何足经怀。宝货仓储。宁容在意。俗书尚云。解衣推食摩顶至踵。车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轻财重义爱贤好士。且自财物无常。何关人事。苦心积聚。竟复何施。四怖交煎。五家争夺。何有智人而当宝翫。比见凡愚悞惜家财。靡有舍心而丧躯命。但为贪生常忧不活。遂使妻儿角目兄弟阅墙。眷属乖离亲朋隔绝。良由慳因慳缘慳法慳业。乖菩萨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护之意。唯起烦恼之情。如是之愆。寔由慳贪为本也。

慳伪部第二

如菩萨处胎经佛说偈言。

世多愚惑人	守慳不布施
积财千万亿	称言是我有
临欲寿终时	眼见恶鬼神
刀风解其体	无复出入息
贪识随善恶	受报甚苦辛
将至受罪处	变悔无所及

又萨遮尼捷子经偈云。

贪人多积聚	得不生厌足
无明颠倒心	常念侵损他
现在多怨憎	舍身堕恶道
是故有智者	应当念知足
惜财不布施	藏举恐人知
舍身空手去	饿鬼中受苦
饥渴寒热等	忧悲常煎煮
智者不积聚	为破慳贪故

又分别业报经偈云。

修行本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忆念	后作大力龙

又菩萨本行经云。若见乞者。面目频蹙。当知是人开饿鬼门。

又大集经云。有四法障碍大乘。何等为四。一不乐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观过。四不念菩提心。复有四法。一为欲而施。二为瞋而施。三为痴而施。四为怖畏而施。复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现见施。四轻慢施。

又优婆塞戒经云。佛言。菩萨布施远离四恶。一破戒。二疑网。三邪见。四慳悋。复离五法。一施时不选有德无德。二施时不说善恶。三施时不择种姓。四施时不轻求者。五施时不恶口骂詈。

复有三事。施已不得胜妙果报。一先多发心后则少与。二选择恶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复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见受者过。二施时心不平等。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赞叹。五说无后乃与之。六施已恶口骂詈。七施已求还二倍。八施已生于疑心。如是施主则不能得亲遇诸佛贤圣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触。施于彼者。是名净施。

若偏为良福田施不乐常施。是人未来得果报时不乐惠施。

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来虽得财物常耗不集。

若恼眷属得物以施。是人未来虽得大报身常病苦。

若人先不能供养父母。恼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恶人。是假名施。不名义施。如是施者。名无怜愍不知恩报。是人未来虽得财宝。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复有人许施贫者令他欢喜。后悔不与。招苦转多。或有众生自无信施。见他行施不能随喜。反生毁谤令他不得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过。如家中财物妻子共感。多少有分。非独感得。于中独愒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恶最深。故正法念经云。若有丈夫。勅其妇人。令施沙门婆罗门等食。其妇愒惜实有言无。语其夫言。家无所有。当以何等施与沙门及福人等。如是妇人诳夫愒财而不布施。身坏命终堕于针口饿鬼之中。由其积习多造恶业。是故妇人多生饿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轻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缘。生饿鬼中。乃至嫉妬恶业不失。不坏不朽。于饿鬼中不能得脱。业尽得脱。从此命终生畜生中。受遮咤迦鸟身(此鸟唯食天雨。仰口承天雨水而饮之。不得饮余水)常患饥渴受大苦恼。畜生中死生于人中。以余业故常困饥渴。受苦难穷。常行乞食。或复于家共有供中。偏食不与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经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噉。不施妻子及余眷属妻子等。但得嗅其香气不知其味。于妻子前而独食之。以愒嫉故。同业眷属而不施与。亦教他人不给妻子起随喜心。数造斯过。而不改悔。不生惭愧。如是恶人。身坏命终生于食气饿鬼之中。既生之后饥渴烧身处处奔走。呻吟嗥嗽悲泣愁毒。唯恃塔庙及以天祀。有信之人设诸供养。因其香气及嗅余气以自活命。故知众生独用家物及偏独食。皆得大罪。或虑无财乃至水草。亦不将施。后受贫苦世世不绝。故优婆塞戒经云。无财之人自说无财。是义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无不有。虽是国主不必能施。虽是贫穷非不能施。何以故。贫穷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弃荡涤汁。施应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尘粃施于蚊子。亦得无量福德果报。天下极贫。谁当无此尘许粃耶。极贫之人谁当赤露无衣服者。若有衣服。岂无一线一针施人。系疮一指许财作灯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谁现贫穷无其身者。如其有身。见他作福身应往助。执投扫洒亦得福报。故成实论云。扫一阎浮僧地。不如扫一手掌佛地。

又四分律及弥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时。跋提城内有大居士。字曰瓊荼。饶财珍富有大威力。随意所欲周给人物。仓中有孔。大如车轴。谷米自出。妇以八升米作饭。饲四部兵及四方来者。食故不尽。其儿以千两金与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随意不尽。儿妇以一裹香涂四部兵并四方来乞者。随意令足。香故不尽。奴以一犁耕田七垄。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谷与四部兵。人马食之不尽。家内良贱共争各是我福力。瓊荼诣佛请问谁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织师。织师有妇。又有一儿。儿又有妇。有一奴一婢。一时共食。有辟支佛来就舍乞食。各欲当分舍与。辟支佛言。各减少许。于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从之。辟支食已。于虚空中现诸神变方去。织师眷属舍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转七返。余福此生。果报齐等。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经云。菩萨凡行施时。不见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识。此非知识。施时不见是器非器。不择日时是处非处。亦复不计饥馑丰乐。不现因果。此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虽复不见施者受者。及以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施无有断绝。菩萨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布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属欲令安隐。为除毒故。即命良医。而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触。我今当观如是毒箭。从何方来耶。谁之所射。为是刹利婆罗门毘舍首陀。复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镞铁者。何冶所出。刚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鸟翼。乌鸱鸢耶。所有毒者。为从作生。自然而有。是人毒。恶蛇毒耶。如是痴人竟未能知寻便命终。菩萨亦尔。若行施时。分别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能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菩提。

又净业障经云。若菩萨观慳乃施。不作二相。持戒毁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进乱心禅定愚痴智慧不作二相。是则名为净诸业障。

又佛说太子须大拏经云。佛告阿难。过去不可计劫。时有大国。名为叶波。其王号曰湿波。王有二万夫人。了无有子。王自祷祠诸神天人。便觉有娠。至满十月太子便生。字为须大拏。至年十六书艺悉备。少小已来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为纳妃。名曼坻。国王女也。端正无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思惟。欲作檀波罗蜜。出城游观。帝释化作贫穷聋盲瘖哑人。悉在道边。

太子见已愁忧不乐。太子白王。欲从大王乞求一愿。不审听不。王答欲愿何等。不违汝意。太子言。我愿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宝。置四城门外及着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语太子。恣汝所欲。不违汝也。太子即辇珍宝着四城门外及着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闻知。千里万里来者。恣意与之不逆其意。时有敌国怨家。闻太子好喜布施所在求索不逆其意。即会诸臣及众道士。共集议言。叶波国王有行莲华上白象。名须檀延者。多力健鬪。每与诸国共相攻伐。此象常胜。谁能往乞者。诸臣咸言。无能往者。中有婆罗门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当给我粮。王即给之。王便语言。能得象者我重赏汝。道士八人即诣叶波国。至太子宫门。悉皆拄杖俱翘一脚住自说言。故从远来欲有所乞。太子闻之甚大欢喜。便出迎之。前为作礼。如子见父。因相慰劳。问何所求。道士答言。我闻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太子名字流闻八方。上彻苍天下入黄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从太子乞行莲华上白象。太子即将至厩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莲华上白象名须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爱重。王视如我。若与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国。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要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与者违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从得成无上平等。即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牵来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牵象以授与之。八人得象祝愿太子共骑白象欢喜而去。太子语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夺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国中诸臣闻以象施怨家。皆大惊怖王闻愕然。今得天下有此象故。此象胜于六十象力。而太子用与怨家。恐将失国。当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日空。臣恐举国及其妻子皆以与人。王闻是语益大不乐。王共诸臣议之。将欲种种刑罚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许。但逐出国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许。当使惭愧。王即随此大臣所言。王语太子。汝出国去。徒汝着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违教。复愿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国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剧。空我国藏。失我敌宝。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听汝也。太子白言。不敢违戾大王教令。我自有私财。愿得布施尽之乃去。不敢烦国。二万夫人共诣王所。请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国。王即听之。四远来者恣意与之。七日财尽。贫者得富。万民欢喜。太子辞妻。妃闻愕然。太子何过乃当是乎。太子具答因缘。是故逐我。曼胝言。使国丰溢富乐无极。但当努力共于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处。汝常僑乐。何能忍是。妃答太子。我终不能相离也。王者以幡为帜。火者以烟为帜。妇者以夫为帜。我但依怙太子。若有来乞丐者。我当应之。乃至有人索我及儿女者。随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尔者大善。太子与妃及其

二子。共至母所辞别欲去。白其母言。愿数谏王以政治国莫邪枉人。母闻辞别感激悲哀。语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刚铁。奉事大王未曾有过。今有一子而舍我去。我心何能不破如死。太子与妃及二子俱。为父母作礼而去。二万夫人以真珠各一贯以奉太子。四千大臣作七宝珠奉上太子。太子从宫出城悉施四远。实时皆尽。国中大小数千万人。共送太子。观者皆惜垂泪而别。太子与妃俱载自御而去。前去已远止息树下。有婆罗门来乞马。太子即御车。以马与之。以二子着车上。妃于后推。太子辘中步挽而去。适复前行。复逢婆罗门来乞车。太子即以车与之。适复前行。复有婆罗门来乞太子言。我不与卿有所爱惜。我财物皆尽。婆罗门言。无财物者。与我身上衣。太子即解与之。更着一故衣。适复前行。复逢婆罗门来乞太子。以妃衣服与之。转复前行。复逢婆罗门来乞太子两儿衣服与之。太子布施车马钱财衣被了。尽无所有。初无悔心。大如毛发。太子自负其儿。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随入山。檀特山。去叶波国六千余里。去国遂远。行在泽中大苦饥渴。忉利帝释即于旷泽化作城郭。伎乐衣食备满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于此留止饮食以相娱乐。妃语太子。行道甚极。可暇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徙我着檀特山中。于此留者违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城顾视。不复见城。转复前行到檀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语太子。且当住此。须水减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着山。于此住者违父王教。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断水。褰衣而度。即心念言。水当浇灌杀诸人畜。即还谓水言。复流如故。若有欲来至我所者。皆当令度。太子适语已水即复流如故。前到山中见山嵌崿树木繁茂百鸟悲鸣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语妃。观是山中亦有学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兽皆大欢喜。来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州陀。年五百岁。有绝妙之德。太子作礼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许有好果泉可止处耶。阿州陀言。是山中者并是福地所在可止。道人复言。今此山中清净之处。卿云何将妻子来而欲学道乎。太子未答。曼坻即问道人言。在此学道为几何岁。道人言。四五百岁。曼坻言。计有吾我。何时得道。道人言。我实不及此事也。太子即问道人言。颇闻叶波国王太子须大拏不。道人言。我数闻之。但未见耳。太子言。我正是须大拏也。道人问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诃衍。道人言。功德乃尔。今得摩诃衍不久也。太子得无上道时。我当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语太子所止处。太子即以法道结头编发。以水果为饮食。即作草屋男女别处。男名耶利。年七岁。着草衣随父出入。女名罽拏延。年六岁。着鹿皮衣随母出入。山中禽兽皆悉欢喜。来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华叶。诸毒皆消果树并茂。太子男女在于水边与禽兽共

戏。时拘留国有贫穷婆罗门。年四十乃取妇。妇大端正。婆罗门有十二丑。状类似鬼。其妇恶见祝欲令死。妇行汲水。道逢年少嗤说其婿。持水且归语其婿言。我适取水年少调我。为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不笑我。婿言。我贫当何所得。妇言。不为我索奴婢者。我当便去。不复共居。妇复言。我常闻太子须大拏坐施太剧。父王徙着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乞之。时婆罗门即诣檀特山。至大水边。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时婆罗门遂入山中逢猎师问太子处。即指示处。婆罗门即到太子所。太子遥见甚大欢喜。迎为作礼。因相慰劳问何所从来。婆罗门言。我从远来。拘留国人。久闻太子好喜布施。欲从太子乞丐。太子言。我不与卿惜。我所有尽赐无以相与。婆罗门言。若无物者。与我两儿以为给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远来。何不相与。时两儿行戏。太子呼语言。此婆罗门远来乞汝。我已许之。汝便随去。太子即牵授与。地为震动。两儿不肯随去。还至父前。长跪谓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值此。乃以国王种为人奴婢。向父悔过。从是因缘罪灭福生。世世莫复值是。太子语儿言。天下恩爱皆当别离。一切无常何可保守。我得无上道时自当度汝。两儿语父言。为我谢母。今便永绝。恨不面别。自我宿罪当遭此大苦。念母失我忧苦愁劳。婆罗门言。我老且羸。小儿各当舍我至其母所。我当奈何得之。当缚付我。太子即反两小儿手。使婆罗门自缚之。系令相连。总持绳头。两儿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见之泪出堕地。地为之沸。太子与诸禽兽皆送两儿。不见乃还。时诸禽兽皆随太子还至两儿戏处号呼自扑。儿于道中以绳绕树不肯去。冀其母来。婆罗门以捶鞭之。两儿言。莫复挝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树神一切哀念。我不见母别。可语我母。拾果疾来。与我相见。母于山中。左足下痒。右目复暖。两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尝有是怪。当用果为。宜归视我儿。得无有他。弃果走还。天王帝释知太子。以儿与人恐妃败其善心。便化作师子。当道而蹲。妃语师子。愿小相避使我得过。师子知婆罗门去远。乃起避道令妃得过。妃还见太子独坐。不见两儿。自至草屋。处处求之不见。便还至太子所问两儿何在。太子不应。为持与谁。早语我处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应。妃更愁苦。太子不应益我迷荒。太子语妃。拘留国有一婆罗门。来从我乞两儿。便以与之。妃闻感激蹶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转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识过去提和竭罗佛时本要不耶。我于尔时作婆罗门子。字鞞多卫。汝作婆罗门女。字须罗陀。汝持华七茎。我持银钱五百。买汝五华。欲以散佛。汝以二华寄我上佛。而求愿言。愿我后生常为卿妻。我于尔时与汝要言。欲为我妻者。当随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余施者皆随我

意。汝答言可。今以儿施而反乱我善心耶。妃闻太子言。心意开解便识宿命。听随太子布施疾得所愿。天王帝释见太子布施如此。即下试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罗门亦有十二丑。到太子前而自说言。常闻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来到此。愿乞我妃。太子言。诺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与人。谁当供养太子者。太子答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成无上平等。太子即牵妃授之。天帝释知见太子了无悔意。诸天赞叹天地大动。时婆罗门便将妃去。行至七步。寻将妃还。以寄太子。莫复与人。太子言。何为不取。婆罗门语太子言。我非婆罗门。是天帝释。故来相试欲愿何等。即复释身。妃即作礼从索三愿。一令将我儿去婆罗门还卖着我本国中。二令我两儿不苦饥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还国。天王释言。当如前愿。太子言。愿令众生皆得解脱。无复生老病死之苦。帝释言。大哉。所愿无上。所愿特尊。非我所及。帝释言毕忽然不见。

时拘留国婆罗门。得儿还家。妇逆骂之。何忍持此面还。此儿国王种而无慈心。挝打令生疮。身体脓血。促持衔卖。更求使者。婿随妇言。即行卖之。天帝行市言。此儿贵无能买者。乃至叶波国中。大臣人民识是太子儿大王之孙。举国悲哀。诸臣即问所从得此儿来。婆罗门言。我自乞得。人欲夺取。中有长者。而谏之曰。斯乃太子布施之心。以至于此。而今夺之违太子意。不如白王王闻知者。自当赎之。诸臣白王。王闻大惊。即呼婆罗门。使将儿入宫。王与夫人及诸宫女。遥见两儿莫不哽噎。王问何缘得此儿。婆罗门答言。我从太子乞丐得耳。王呼两儿而欲抱之。儿皆啼泣不肯就抱。王问婆罗门。卖索几钱。婆罗门未答。男儿便言。男直银钱一千特牛一百头。女直金钱二千特牛二百头。王言。男儿人之所珍。何故男贱而女贵耶。儿言。后宫嫔女与王无亲。或出微贱。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贵。王独有一子。而逐之深山。了无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贱而女贵也。王闻是语。感激悲哀号泣交并。言我大负。汝何故不就我抱。汝恚我乎。畏婆罗门耶。儿言。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罗门。本是王孙。今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王抱。是故不敢。王闻是语倍增悲怆。即如其言。更呼两儿。儿便就王抱。王抱两孙。手摩其头。问两儿言。汝父在山。何所饮食。披服何等。儿具答之。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便以王命而告太子。太子答言。王徙我山中一十二年为期。今犹一年在。年满当归。使还白王。王更作手书以与太子。汝是智人。去时当忍。来时亦忍。云何恚我不还。太子得书顶戴作礼。却绕七匝。便发视之。山中禽兽闻太子还。跳踉宛转自扑号呼。泉水为空竭。禽兽为不乳。百鸟皆悲鸣。用失太子故。太子与妃俱还本国。敌国怨家闻太子当还。即遣使者装

被白象。金银鞍勒。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逆于道中以还太子。辞谢悔过言。前乞白象愚痴故耳。坐我之故逐徙太子。今闻来还内怀欢喜。今以白象奉还太子愿垂纳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设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呕吐在地。宁复香洁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还终不受。速乘象去。谢汝国王。若屈使者远相劳问。于是使者即乘象还。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敌国之怨化为慈仁。国王及众臣等皆发无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头面作礼。从王而归。国中人民莫不欢喜。散华烧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宫即到母前。头面作礼而问起居。王以宝藏付与太子。恣意布施转胜于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

佛告阿难。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须大拏者我身是也。时父王者今现我父闍头檀是。尔时母者今现我母摩耶是也。是时妃者今瞿夷是。时山中道人阿州陀者今目捷连是。时天帝释者今舍利弗是。时猎师者今阿难是。时男儿耶利者今现我子罗云是。女儿闍延者今现罗汉朱利母是。时乞儿婆罗门者今调达是。时婆罗门妇者旃遮那摩是。勤苦如是。无央数劫。常行檀波罗蜜。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述曰。此明财法相对较量优劣。故智度论云。佛说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财施有量。法施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出三界报。财施不能断漏。法施清升彼岸。财施但感人天报。法施通感三乘果。财施愚智俱闲。法施唯局智人。财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财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聪人。财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财施能增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经云。施宝虽多不如至心诵持一偈。法施最妙胜过饮食。

又未曾有因缘经云天帝问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唯愿说之。野干答曰。布施饮食济一日之命。施珍宝物济一世之乏。增益系缚。说法教化名为法施。能令众生出世间道。

又大丈夫论云。财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财施者。除众生身苦。法施者。除众生心苦。财施爱多者施与财宝。愚痴多者施与其法。财施者。为其作无尽钱财。法施者。为得无尽智。财施者。为得身乐。法施者。为得心乐。财施者。为众生所爱。法施者。为世间所敬。财施者。为愚人所

爱。法施者。为智者所爱。财施者。能与现乐。法施者。能与天道涅槃之乐。如偈曰。

佛智处虚空	大悲为密云
法施如甘雨	充满阴界池
四摄为方便	安乐解脱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又月灯三昧经云。佛言。若有菩萨行于法施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弃舍恶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净佛国土。五趣诣道场。六舍所爱事。七降伏烦恼。八于诸众生施福德分。九于诸众生修习慈心。十见法得于喜乐。

又菩萨地持论云。菩萨知彼邪见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与经卷。若性贪财卖经卷者。亦不施与法。若得经卷隐藏不显。亦不施与法。若非彼人所知义者。亦不施与法。若非彼人所知义者。亦不施与。若是彼所知义。于此经卷已自知义。则便持经随所乐与。若未知义自须修学。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经示语其处。若更书与。菩萨当自观心。少有法怪者。当持经与。为法施故。我宁以法施现世痴症。为除烦恼。犹尚应施。况作将来智慧方便。

又优婆塞戒经云。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闻智慧。若以纸墨令人书写。若自书写如来正典。然后施人令得读诵。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来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众生闻法断除瞋心。以是因缘。未来世中得成上色。众生闻法慈心不杀。以是因缘。未来世中得寿命长。众生闻法不盗他财宝。以是因缘。未来世中多饶财宝。众生闻法开心乐施。以是因缘。未来世中身得大力。众生闻法离诸放逸。以是因缘。未来世中身得安乐。众生闻法除瞋痴心。以是因缘。未来世中得无碍辩才。众生闻法信心无疑。以是因缘。未来世中信心明了。戒施闻慧亦复如是。故知法施殊胜过于财施。问既知法施胜过财施。今时众生但学法施不行财施。未知得不。答为不解财施迷心而施。苟求色声人天乐报。恐坠三涂不成出世。所以圣人殷勤叹法。令其寤解三事体空而行财施。远成菩提涅槃胜果。自余戒忍六度万行。皆籍智慧开道成胜。

又智度论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开导前五。便堕恶道不成出世。若闻法施过于舍财。愚人不解即便秘财。唯乐读经

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舍施一钱。胜过迷心读经百千万卷。是以如来设教意存解行。若唯解无行。解则便虚。若唯行无解。行则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萨藏经云。当知菩萨摩訶萨具足如是四摄之法。由是法故菩萨摩訶萨常处长夜摄诸众生。何等为四。所谓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如是名为四种摄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是为布施。言爱语者。谓于一切诸来求乞。或乐闻法。菩萨悉能爱语慰喻。言利行者。谓能满足若自若他所有意乐。言同事者。随己所有智及功德为他演说。摄受建立一切众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闻法广为他说。言爱语者。以无染心分别开示。言利行者。谓于他授诵经典。乃至说法无有厌倦。言同事者。以不舍离一切智心。安置含生于正法所。是故菩萨于一切时常行法施。若自无财随喜他施。若自有财供养智人。还得聪报。

又贤愚经云。时诸比丘咸皆生疑。贤者阿难。本造何行获斯总持。闻佛所说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贤者阿难。本兴何福。而得如是无量总持。唯愿世尊。当见开示。佛告诸比丘。乃往过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弥常以严勅。教令诵经。日日课限。其经足者。便以欢喜。若其不足。苦切责之。于是沙弥常怀懊恼。读经虽得复无食调。若行乞食。疾得食时。读经便足。乞食若迟。读则不充。若经不足当被切责。心怀愁闷啼哭而行。时有长者见其涕泣。前呼问之。何以懊恼。沙弥答曰。长者当知。我师严难勅我读经。日日课限。若具足者。即以欢喜。若其不充。苦切见责。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读经即足。若乞迟得读便不充。若不得经便被切责。以是事故我用愁耳。于时长者即语沙弥。从今已后常诣我家。当供养食令汝不忧。食已专心勤加读经。于时沙弥闻是语已。得专心意勤加读经。课限不减日日常度。师徒于是俱用欢喜。佛告比丘。尔时师者定光佛是。沙弥者今我身是。时大长者供养者今阿难是。乃由过去造是行故。今得总持无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施度量境部篇六

述曰。谓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观前人。有益便施。无益不施。故优婆塞戒经云。若见贫穷者先语言。汝能归依三宝受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归及斋戒。后则与施物。若言不能。后语言。能随我语念一切法无常无我涅盘寂灭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无财教余有财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贪着财物。不知无常人物属他。恋着悭惜。菩萨见此无益之物。即令急施。废修道业。故大庄严论云。若物能令起恼则不应畜。纵令宝翫要必有离。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财宝亦如是。

又地持论云。若菩萨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随所欲。为众生故。宁自弃舍身命不随彼欲。令致逼迫则不施与。非是菩萨行净施时。菩萨外不施者。若有众生求毒火刀酒媒行作戏等一切非法来求乞者。菩萨不施。若施与者而多起恶。堕于恶道。不到彼岸。若他求索我之身分。即须施与。不须量他前人起退屈心。

又智度论问。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于六十劫中行菩萨道欲度彼岸。时有乞人来乞其眼。舍利弗言。眼无所任。何以索之。若须我身及以财物者。当以相与。答言。不须。唯欲得眼。若汝实行檀者。以眼见与。尔时舍利弗出一眼与之。乞者得眼。于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弃地。又以脚踏。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难可度也。眼实无用而强索之。既得无用而弃。又以脚踏。何弊之甚。如此人辈不可度也。不如自调早度生死。思惟是已于菩萨道退回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办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七

如优婆塞戒经云。若施畜生得百倍报。施破戒者得千倍报。施持戒者得十万报。施外道离欲人得百万报。施向道者得千亿报。施须陀洹得无量报。向斯陀含亦无量报。乃至成佛亦无量报。我今为汝分别诸福田。故作是说。若能至心生大怜愍施于畜生。专心恭敬施于诸佛。其福正等无有差别。言百倍得。如以寿命色力安辩施于彼者。施主后得寿命色力安乐辩才。各各百倍。乃至无量亦复如是。是故我于契经中说。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于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说。受者作恶罪及施主。是义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时为破彼苦。非为作罪。是故施主应得善果。受者作恶。罪

自钟己。不及施主。问若施圣人得福多者。云何经说智人行施不简福田。答今释此意义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别。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贫苦。敬是三宝。悲是田劣而心胜。敬是田胜而心劣。若取心胜施佛。则不如施贫。故像法决疑经云。有诸众生。见他聚集作诸福业。但求名闻。倾家财物以用布施。及见贫穷孤独。呵骂驱出不济一毫。如此众生名为颠倒作善痴狂祸福。名为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怜愍。用财甚多获福甚少。善男子。我于一时告诸大众。若人于阿僧祇身供养十方诸佛并诸菩萨及声闻众。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饮食。其福胜彼百千万倍无量无边。乃至施与饿狗蚊子等。悲田最胜。

又智度论云。如舍利弗。以一钵饭上佛。佛即回施狗。而问舍利弗。谁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义。佛施狗得福多。若据敬法重人识位修道。敬田即胜。故优婆塞戒经云。若施畜生得百倍报。乃至须陀洹得无量报。罗汉辟支尚不如佛。况余类也。若据平等而行施者。无问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广。故维摩经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难胜如来。一分与城中最下乞人。福田无二。

又贤愚经云。佛姨母摩诃波阇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纺织。预作一端金色之[迭*毛]。积心系想唯俟于佛。既得见佛喜发心髓。即持此[迭*毛]奉上如来。佛告憍昙弥。汝持此[迭*毛]往奉众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纺织规心俟佛。唯愿垂愍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专心欲用施我。然恩爱心施福不弘广。若施众僧获报弥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劝。

又居士请僧福田经云。别请五百罗汉。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无受别请法。若有别请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师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种。故不可以一概论也。

相对部第八

述曰。此别有五种相对。第一田财相对有四。一田胜财劣。如童子施土与佛等。二财胜田劣。如将宝施贫人等。三田财俱胜。如将宝施佛等。四田财俱劣。如将草施畜等。

第二轻重相对有四。一心重财轻。如贫女将一钱施大众得福弘多。二财重心轻如王夫人。心慢多将宝物。施众得福甚少(下二可知)。

第三空有相对。一空心不空境。如虽学空观然惜财不施还得贫报。二空境不空心。知财不坚常多乐施得福增多(下二可知)。

第四多少相对。如法句喻经云。施有四事。何等为四。一者施多得福报少。二者施少得福报多。三者施少得福报少。四者施多得福报亦多。何谓施多得福报少。其人愚痴杀生祭祠。饮酒歌舞。损费钱宝无有福慧。是为施多得福少。何谓施少得福多者。能以慈心奉道德人。众僧食已精进学诵。施此虽少其福弥大。是为施少得福多。何谓施少得报少者。以悭贪恶意施凡道士。两俱愚痴。是故施少得福亦少。何谓施多得福多者。若有贤者觉世无常。好心出财。起立塔寺。精舍园果。供养三尊。衣被履屣床榻厨膳。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断。是为施多其报亦多。

第五染净相对。如智度论云。佛法中有四种布施。一施者清净受者不净。二施者不净受者清净。三施受俱净。四施受俱不净。佛自供养佛故。是为二俱清净。如东方宝积佛功德力所生华。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萨。送此华来上散释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为二俱清净(余句可解)。

财施部第九

如大宝积经云。财施有五种。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随时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财。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纵将布施得福甚少。如法之财得福弥多。如大宝积经云。所不应施复有五事。一非理求财不以施人。物不净故。二酒及毒药不以施人。乱众生故。三罝罗机网不以施人。恼众生故。四刀杖箭不以施人。害众生故。五音乐女色不以施人。坏净心故。

又地持论云。菩萨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谓施出家人余残饮食。便利洩唾脓血污食。不语不知饭及麦饭。不如法和应弃者。谓不葱食杂污不肉食不酒饮杂污。如是和合不如法者。勿以施人。

又智度论云。若人鞭打拷掠闭系法得财而作布施。生象马牛中。虽受畜生形负重鞭策鞵乘骑。而得好屋好食。为人所重以人供给。又如恶人多怀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当堕龙中得七宝宫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堕金翅鸟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宝珠以为缨络。种种所须皆得自恣。无不

如意。变化万端无事不办。又如宰官之人枉滥人民不顺治法。而取财物以用布施。堕鬼神中作鸩盘茶鬼。能种种变化五尘自娱。又如多瞋恨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堕地夜叉鬼中。常得种种欢乐音乐饮食。又如有人刚愎强梁而能布施车马代步。堕虚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风。又如有人妬心好净而能以好房舍卧具衣服饮食布施。故生宫观飞行夜叉中。有种种娱乐便身之物。若恼前人强求人物而营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静心修治内心得利转胜。

又优婆塞经云。若恼眷属得物以施。是人未来虽得大报身当病苦。若先不能供养父母。恼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恶人。是假名施。不名义施。如是施者。名无怜愍。不知报恩。是人未来虽得财宝。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证。强役人物营修福者。反招苦报。何名出益。今时末世道俗讹替。竞兴斋讲强抑求财。营修塔寺依经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静坐内修实行。出离中胜无过于此。若有净心为人说法。前人敬诚求法舍施。即须为说令成福智。不得见有前判。雷同总拨妄生讥谤。抑遏前福。

又无性摄论释云。谓菩萨见彼有情。于其财位。有重业障。故不施与。令知慧施空无有果。设复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为。如有颂言。

如母乳婴儿 一经月无倦
婴儿喉若闭 乳母欲何为

宁使贫乏于财位 远离恶趣诸恶行
勿彼富贵乱诸根 令感当来众苦器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应时之施有五事益。云何为五。一者施远来人。二者施远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俭时施。五者若初得新果蓏若谷食等。先与持戒精进人。然后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当念随时施。若应时净施者。还得应时果报。谓随时所宜净心而施。若寒时施温室毡被薪火暖食等。若热时施凉室轻衣水扇冷物等。渴时与浆。饥时给食。风雨送供。天和请僧。如是随时应情令悦。未来获福还受顺报。

又菩萨地持论云。一切施者。略说有二种。一内物。二外物。菩萨舍身。是名内施。若为食吐众生食已吐施。是名内外施。除上所说。是名外施。菩萨内施有二种。一随所欲作他力自在舍身布施。譬如有人为衣食故系属于人为他仆使。如是菩萨不为利养。但为无上菩提。为安乐众生。为满足檀波罗

蜜。随所欲作他力自在舍身布施。二随他所须。支节等一切施与。菩萨外施复有三种。一随其所求受用乐具欢喜施与。二奉事彼故一切舍心一切施与。菩萨内外物非无差别。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于众生乐而不安。不乐不安。则不施与。若于众生安而不乐。亦安亦乐。是则尽施。

又大集经云。菩萨有四种施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以纸笔墨与法师令书写经。二种种校饰庄严妙座以施法师。三以诸所须供养之具奉上法师。四无谄曲心赞叹法师。

又智度论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为作业生活。则得生四天王处。若人布施加以供养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无瞋无恨不好诤讼。又不喜诤讼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

又优婆塞戒经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无上力。若以灯施得净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乐。若以舍施所须无乏。

若以净妙物施。后得好色。人所乐见。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种姓。是不名为恶。

若为自身造作衣服庄严之具种种器物。作已欢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来得如意树。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后自食。若违此要誓输佛物。犯则生愧。如其不违。即是微妙智慧因缘。如是施者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

若给妻子奴婢衣食。常以怜愍欢喜心与。未来则得无量福德。若复观田仓中多有鼠雀犯暴谷米。常生怜愍复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欢喜无触恼想。当知是人得福无量。

又大宝积经云。若以华施。具陀罗尼七觉华故。

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涂身故。若以果施具戒成就无漏果故。

若以食施。具足命辩色力乐故。

若以衣施。具清净色除无惭愧故。

若以灯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诸法性故。

若以象马车乘施。得无上乘具足神通故。

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随形好故。

若以珍宝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

若以筋力仆使施。具佛十力四无畏故。

取要言之。乃至国城妻子头目手足举身施与。心无悋惜。为得无上菩提度众生故。

又大菩萨藏经云。菩萨为得阿耨菩提故。行挖那波罗蜜多时。所修布施。又得十种称赞利益。何等为十。一者菩萨摩訶萨以上妙五欲施故。获得清静戒定慧聚及以解脱解脱知见聚无不具足。二者菩萨以上妙戏乐器施故。获得清静游戏法乐无不具足。三者菩萨以足施故。感得圆满法义之足。趣菩提坐无不具足。四者菩萨以手施故。感得圆满清静法手。拯济众生无不具足。五者菩萨以耳鼻施故。获得诸根圆满成就无不具足。六者以支节施故。获得清静无染威严佛身无不具足。七者菩萨以目施故。获得观视一切众生。清静法眼无有障碍。无不具足。八者菩萨以血肉施故。获得坚固身命。摄持长养一切众生。真实善权无不具足。九者菩萨以髓脑施故。获得圆满不可破坏等金刚身无不具足。十者菩萨以头施故。证得圆满超过三界无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无不具足。舍利子。菩萨摩訶萨为得菩提行如是施。摄受如是相貌圆满佛法称赞利益上妙功德。皆为满足挖那波罗蜜多故。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行施不求妙色财 亦不愿感天人趣
我求无上胜菩提 施微便感无量福

又百缘经云。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其妇生一男儿。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当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欢喜。举国闻知。相师占善。因为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饮乳哺。其牙齿间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渐长大见佛出家得阿罗汉果。诸天世人所见敬仰时诸比丘见是事已。请佛为说宿福因缘。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叶。于彼法中有一长者。年极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复重病。良医占之教当服苏。病乃可差。寻用医教取苏服之。于其夜中药发热渴。驰走求水。水器皆空。复趣泉河普皆枯渴。如是处处求水不得。深自悔责。于彼河岸脱衣系树。舍之还来。至其明旦以状白师。师闻是语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状似饿

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尽涸竭。心怀忧怖。谓其命终必堕饿鬼。寻诣佛所具陈上事。而白世尊。幸为见示。佛告比丘。汝今当于众僧之中行好净水。可得脱此饿鬼之身。闻已欢喜。即便僧中常行净水。经二万岁即便命终。在所生处其牙齿间。常有清静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饮乳哺。乃至今者遭值于我出家得道。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又阿育王经云。昔佛在世时与诸比丘及与阿难前后围绕。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于巷中见二小儿。一名德胜。二名无胜。弄土而戏。拥土作城舍宅仓储。以土为麩着于仓中。此二小儿见佛相好金色光明遍照城内。德胜欢喜掬仓中土名为麩者。奉上世尊。而发愿言。使我将来盖于天地广设供养。缘是善根发愿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后。作转轮王王阎浮提。住华氏城。正法治世。号阿怒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万四千宝塔。其王信心常请众僧宫中供养。时王宫中有一婢使。最贫下贱。见王作福自克责言。王先身时布施如来一掬土故。今得富贵。今日重作。将来转胜。我先身罪今日厮下。又复贫穷。无可修福。将来转贱。何有出期。思已啼哭。众僧食乞。此婢扫地粪扫中得一铜钱。以此一钱即施众僧。心生欢喜。其后不久得病命终。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满足十月产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双。其女右手寻常急拳。年满五岁。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拳。王即唤来抱着膝上。王为摩手。手即自开。当于掌中有一金钱随取随有而无穷尽。须臾之间金钱满藏。王怪所以。即将往问耶奢罗汉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于手掌中有此金钱。取无穷尽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宫人。于粪扫中得一铜钱布施众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为王女。缘昔一钱布施众僧善根因缘。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钱取无穷尽。

又杂宝藏经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诸方人闻送供者众。有一贫穷乞索女人。见诸长者送供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会。我当往乞。便向山中见诸长者。以种种食供养众僧。自思惟言。彼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贵。今复重作。未来转胜。我先不修今世贫苦。今若不作未来转剧。思已啼哭。先于粪中拾得两钱。每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时。当用买食。我今持以布施众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乞即便布施。维那僧前欲为祝愿。上座不听。自为祝愿。复留食施。诸人既见上座乞食。诸人亦与。女大欢喜云。我得果报。将食出外。到一树下。食乞而卧。施福所感黄云覆之。时值国王最大夫人亡来七日。王遣人访谁有福德应为夫人。使与相师至彼树下见此女人。相师占之。此女福德堪为夫人。即以香汤沐浴清静。与彼夫人衣服令

着。大小相称。千乘万骑将至王所。王见欢喜。心甚敬重。后时自念。我今所以得福报。缘以两钱施僧故尔。当知彼僧便为于我有大重恩。即白王言。我先厮贱。王见洗拔得为人次愿听往彼僧所报恩。王言。随意。夫人即便车载饮食及珍宝。诣山布施。上座即遣维那祝愿。不自祝愿。夫人念言。前施两钱见为祝愿。今载珍宝不为祝愿。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尔时语夫人言。心念嫌我。两钱施时为我祝愿。今载珍宝不为祝愿。我佛法中唯贵善心。不贵珍宝。夫人先施两钱之时。善心极胜。今施珍宝吾我贡高。是以我今不为祝愿。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闻已惭愧。悉皆获得须陀洹果。夫人听法惭愧亦得须陀洹果。

又杂宝藏经云。昔拘留沙国有恶生王。诣园堂上见一金猫。从东北角入西南角。王时见已即遣人掘。得一铜盆。盆受三斛。满中金钱。渐渐深掘复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满金钱。转复傍掘经于五里。步步之中尽得铜盆。皆满金钱。王虽得钱怖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诣尊者迦旃延所。说其因缘。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获福报。但用无苦。王即请问往昔因缘。尊者答王。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般涅槃后。遗法之中有诸比丘。四衢道头施座置钵。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谁有人能举财着此坚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贼水火所不能夺。时有贫人。先因卖薪得钱三文。见僧教化欢喜布施。即以此钱重着钵中。发愿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欢喜。到门欲入。复遥向僧至心顶礼。发愿而入。时贫人者今王身是。缘昔三钱欢喜施僧。世世尊贵常得如是。三重铜盆满中金钱。缘五里中步步欢喜。常于五里有此金钱。以是因缘。若布施时应当至心。欢喜施与勿生悔心。

随喜部第十

如优婆塞戒经云。佛言。若人有财见有求者。言无言遽。当知是人已说来世贫穷薄德。如是之人名为放逸。自说无财。是义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无不有。虽是国主不必能施。虽是贫穷非不能施。何以故。贫穷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弃荡涤汁施应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尘麩施于蚊子亦得无量福德果报。天下极贫谁当无此尘许麩耶。谁有一日不食三抔麩命不全者。是故诸人应以食半施于乞者。善男子。极贫之人谁有赤体无衣服者。若有衣服。岂无一线施人系疮一指许财作灯炷耶。天下之人谁有贫穷当无身者。如其有身见他作福。身应往助欢喜无厌。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时有分。或有与等。或有胜者。以是因缘。我受波斯匿王食时亦祝愿。王及贫穷人所得功德

等无差别。如人买香。涂香末香散香烧香。如是四香有人触者。买者量者等闻无异。而诸香不失毫厘。修施之德亦复如是。若多若少。若麤若细。若随喜心身往佐助。若遥见闻心生欢喜。其心等故所得果报无有差别。若无财物见他施已。心不喜信。疑于福田。是名贫穷。若多财宝自在无碍有良福田。内无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贫穷。是故智者自观余一抔食。自食则生。施他则死。犹应施与。况复多耶。智者复观。世间若有持戒多闻乃至获得阿罗汉果。犹不能遮断饥渴等。若房舍衣服饮食卧具病药。皆由先世不施因缘。破戒之人若乐行施。是人虽堕饿鬼畜生。常得饱满无所乏少。虽富有四天地受无量乐。犹不知足。是故我应为无上乐而行布施。不为人天。何以故。无常故。有边故。若施主欢喜不悔。亲近善人。财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乐。至无上果。能离一切烦恼结缚。

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识。多饶财宝眷属成就。能用能施。一切众生喜乐见之。见已恭敬尊重赞叹。

又大丈夫论云。若悭心多者。虽复泥土重于金玉。若悲心多者。虽施金玉轻于草木。若悭心多者。丧失财宝。心大忧恼。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悦。自亦喜悦。设有美食。若不施与而食噉者。不以为美。设有恶食得行布施。然后食者心中欢悦以为极美。若行施竟有余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乐。如得涅槃。无信心者谁信是语。设有麤食。有饥者在前。尚不能施与。况余胜解而能与人。若人于大水边。尚不能以少水施与众生。况余好财。是人于世间粪土易得于水。悭贪之人闻乞粪土犹怀悒惜。况复财物。

如有二人。一则大富。一则贫穷。有乞者来。如是二人俱怀苦恼。有财物者惧其求索。无财物者我当云何。得少财物与之。如是二人忧苦虽同。果报各异。贫悲念者生天人中受无量乐。富悭贪者生饿鬼中受无量苦。若菩萨但有悲愍心。便为具足。况与少物。菩萨悲心念施无有财物。见人乞时不忍言无。悲苦堕泪。设闻他苦尚不能堪忍。况复眼见他苦恼而不救济者。无有是处。有悲心者见贫苦众生。无财可与。悲苦叹息。无可为喻。救众生者。见众生受苦悲泣堕泪。以堕泪故知其心软。菩萨泪有三时。一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愍故。为之堕泪。三修大施时悲喜踊跃堕泪。计菩萨堕泪已来多四大海水。世间众生舍于亲属悲泣堕泪。不及菩萨见贫苦众生无财施时悲泣堕泪。菩萨闻乞声为之堕泪。乞者见菩萨雨泪。虽不言与当知必得。菩萨见乞者来时。极生悲苦。乞者得财物时。心生

欢喜得灭悲苦。菩萨闻乞言时。悲泣堕泪不能自比。乞者言足。尔时乃止。菩萨修行施已。众生满足。便入山林。修行禅定。灭除三毒。财物倍多。无乞可施。我今出家断诸结使。菩萨发愿度诸众生。诸有所索一切皆舍。有悲心者。为他故涅盘尚舍。况复舍身命财有何难也。舍财物者。不如舍身。舍身者。不如舍于涅盘。涅盘尚舍。何有不舍。悲心彻髓得自在悲。作救济者。大菩萨施。都无难也。菩萨悲心悉得知见一切众生身者。无不是病。无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为三。饮食衣服汤药即是病相。菩萨悲心以三事得显。何者为三。即是财法无畏施也。菩萨与一切众生作乐。为灭一切众生苦故。舍身救之。菩萨不求果报。视如刍草。菩萨大悲作种种方便。犹如乳聚。以血施人。易于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萨昔日五处出血施诸夜叉鬼。踊跃欢喜无可为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灯三昧经云。佛言。若有菩萨信乐檀波罗蜜者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降伏慳悋烦恼。二修习舍心相续。三共诸众生同其资产。摄受坚固而至灭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处施心现前。六常为四众之所爱乐。七处于四众不怯不畏。八胜名流布遍于诸方。九手足柔软足掌坦平。十乃至道树不离善知识。

又大宝积经云。乐施之人获五种名利。一常得亲近一切贤圣。二一切众生之所乐见。三入大众时人所宗敬。四好名善誉流闻十方。五能为菩提作上妙因。

又菩萨善戒经云。具足三种慧施乃能受持菩萨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无上施。第一施者。于四天下尚不悋惜。况于小物。是名为施。第二大施者。能舍妻子。第三无上施者。头目髓脑骨肉皮血。菩萨具足如是三施。乃具于忍能持禁戒。

又增一阿含经云。若檀越主慧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为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辩。施命之时欲得长寿。施色之时欲得端正。施安之时欲得无病。施力之时欲得无能胜。施辩之时欲得无上正真之辩。

又十住毘婆沙论云。在家菩萨所贪惜物。若有乞人急从求索。汝以此物施与我者。速得成佛。菩萨即应思惟。若我今者不舍此物。此物必当远离于我。设至死时不随我去。此物则是远离之相。今为发菩提故须施与。后死时心无有悔。必生善处。是得大利。若犹贪者应辞谢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发意善根未具。于菩萨行法未得势力。是以未能舍于此物。后得势力。善根坚固。当以相与。

又优婆塞戒经云。若施佛已。用与不用。果报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种福。一从用生。二从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时自破慳悋。受者用时破他慳悋。是故说言。从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第二(此别三部)

- 述意部
- 劝持部
- 引证部

述意部第一

窃闻。戒是人师道俗咸奉。心为业主。凡圣俱制。良由三宝所资四生同润。故经曰。正法住正法灭。意在兹乎。是以持戒为德。显自大经。性善可崇。明乎大论。戒复方之日月。譬若宝珠。义等涂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号曰牢船。生长善牙。又称平地。是以菩萨禀受微尘不缺。罗汉护持纤芥无犯。宁当抱渴而死弗饮水虫。乃可被系而终无伤草叶。书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言行忠信。战战兢兢。岂可放纵心马不加辔勒。驰骋情猿都无制锁。浮囊既毁前路何期。德瓶已破胜缘长绝。或复要聚恶人朋结凶党。更相

扇动备造愆瑕。无惭无愧。不羞不耻。日更增甚。转复沈浮。似若葶苈艾蒿枝叶皆苦诃梨菓树遍体无甘。从明入闇无复出期。劫数既遥痛伤难忍。于是镬汤奔沸猛气冲天。炉炭赫曦爆声烈地。镕铜灌口则腹烂肝销。铜柱逼身则骨肉俱尽。宛转呜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寔由毁戒也。

劝持部第二

如大庄严论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殁命得现果报。我昔闻。难提跋提城有优婆塞。兄弟二人。并持五戒。其弟尔时卒患胁痛气将欲绝。时医语之。食新杀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为可于市买索食之。饮酒之事愿舍身命。终不犯戒而服于酒。其兄见弟极为困急。赍酒语弟。舍戒服酒。以疗其病。弟白兄言。我虽病急。愿舍我身命。不犯戒而饮此酒。即说偈言。

怪哉临命终	破我戒瓔珞
以戒庄严身	不用殡葬具
人身既难得	遭值戒复难
愿舍百千命	不毁破禁戒
无量百千劫	时乃值遇戒
阎浮世界中	人身极难得
虽复得人身	值正法倍难
时复值法宝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别者	此事亦复难
戒宝入我手	云何复欲夺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亲

兄闻是已。答其弟言。我以亲故不为沮坏。弟白兄言。非为亲爱乃是歿败。即说偈言。

我欲向胜处	毁戒令堕坠
舍戒乃如是	云何名亲爱
我勤习戒根	乃欲见劫夺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为重
今欲强毁我	不得名为亲

兄问弟言。云何以酒为戒根本耶。弟即说偈。以答兄言。

若于禁戒中	不尽心护持
便为违大悲	草头有酒滴
尚不敢尝触	以是故我知
酒是恶道因	在家修多罗
说酒之恶报	唯佛能分别
谁有能测量	佛说身口意
三业之恶行	唯酒为根本
复堕恶行中	往者优婆夷
以酒因缘故	遂毁余四戒
是名恶行数	酒为放逸根
不饮闭恶道	能获信乐心
去慳能舍财	首罗闻佛说
能获无量益	我都无异意
而欲毁犯者	略说而言之
宁舍百千命	不毁犯佛教
宁使身干枯	终不饮此酒
假使毁犯戒	寿命百千年
不如护禁戒	实时身命灭
决定能使差	我犹故不饮
况今不定知	为差为不差
作是决定心	心生大欢喜
即获见真谛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厌世修道。虽具持戒。内怀定慧。不现持相。内言实德。故华严经云。何等为离邪命戒。此菩萨不作持戒净相欲使他知内无实德现实德相。但持净戒一向求法。究竟萨婆若。何等为不起恶戒。此菩萨不自高贵言我持戒。见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烦恼。但一其心持清净戒。胜果克得不须疑惑。

又菩萨藏经云。舍利子。菩萨摩訶萨行尸波罗蜜多故。获得十种清净尸罗。汝应知之。何等为十。一者于诸众生曾无损害。二者于他财物不行劫盗。三者于他妻妾远诸染习。四者于诸众生不兴欺诳。五者和合眷属无有乖离。六者于诸众生不起麤言。由能堪忍彼恶言故。七者远离绮语。凡有所言谛审说

故。八者远诸贪着。于他受用无我所故。九者远离瞋恚。善能忍受麤言辱故。十者远离邪见。由不敬事诸余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宝积经云。第二持十善业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恶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烦恼。四成就净心。五能增长戒。

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万四千无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灯三昧经云。佛言。若有菩萨能净持戒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满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学而学。三智者不毁。四不退誓愿。五安住于行。六弃舍生死。七慕乐涅槃。八得无缠心。九得胜三昧。十不乏信财。

又六度集经云。复有四种持戒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持戒常演说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别法。四持戒回向菩提。

引证部第三

如大庄严论说。我昔曾闻。有诸比丘与诸贾客入海采宝。既至海中船舫破坏。尔时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版。上座比丘不得版故。将没水中。于时上座恐怖惶惧恐为水漂。语年少言。汝宁不忆佛所制戒。当敬上座。汝所得版应以与我。尔时年少即便思惟。如来世尊实有斯语。诸有利乐应先与上座。复作是念。我若以版用与上座必没水中。洄漩波浪大海之难。极为深广。我于今者命将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为忧。我今舍身用济上座。正是其时。作是念已而说偈言。

我为自全济	为随佛语胜
无量功德聚	名称遍十方
躯命极鄙贱	云何违圣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坚持
为顺佛语故	奉版遗身命
若不为难事	终不获难果
我若持此版	必渡大海难
若不顺圣旨	将没生死海
我今没水死	虽死犹名胜

若舍佛所教 失于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无上第一乐

说是偈已。即便舍版持与上座。既授版已。于时海神感其精诚。即接年少比丘置于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归依坚持戒者。汝今遭是厄难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说偈报曰。

汝真是比丘	实是苦行者
号尔为沙门	汝实称斯名
由汝德力故	众伴及财宝
得免大海难	一切安隐出
汝言誓坚固	敬顺佛所说
汝是大胜人	能除众患难
我今当云何	而不加拥护
见谛能持戒	斯事不为难
凡夫不毁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处安隐	清净自谨慎
能不毁禁戒	此亦未为难
未获于道迹	处于大怖畏
舍己所爱命	护持佛教戒
难为而能为	此最为希有

又论云。我昔曾闻。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于门外。时彼珠师为于国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红赤。彼穿珠师。即入其舍。为比丘取食。时有一鹅见珠赤色。其状似肉。即便吞之。珠师持食以施比丘。寻即觅珠不知所在。此珠价贵。珠师贫急语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杀鹅取珠。当设何计得免斯患。即说偈言。

我今护他命	身分受苦恼
更无余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复不可
说自得无过	不应作妄语
我今舍身命	为此鹅命故
故缘我护戒	因用成解脱

尔时珠师虽闻斯偈。语比丘言。若不见还汝徒受苦。终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无可恃怙。如鹿入围莫知所趣。比丘无救亦复如是。尔时比丘即自敛身端正衣服。彼人语比丘言。汝今与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结使鬪。又说偈言。

我舍身命时	墮地如干薪
当使人称美	为鹅能舍身
亦使于后人	皆生忧苦恼
而舍如此身	闻者劝精进
修行于真道	坚持于禁戒
有便毁禁者	愿乐于持戒

时穿珠师即加打棒。以两手并头并皆被缚。四向顾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应如是。又说偈言。

我于过去世	淫盗舍身命
如是不可数	羊鹿及六畜
舍身不可计	彼时虚受苦
为戒舍身命	胜于毁禁戒
假欲自拥护	会归于当灭
不如为持戒	为他护身命
舍此危脆身	以取解脱命
我着粪扫衣	乞食以为业
住止于树下	以何因缘故
乃当作盗贼	汝宜善观察

尔时珠师语比丘言。何用多语。遂加系缚。倍更挝打。以绳急绞耳眼口鼻尽皆血出。时彼鹅者即来食血。珠师瞋忿打鹅即死。比丘问言。此鹅死活。珠师答言。鹅今死活。何足故问。时彼比丘即向鹅所。见鹅既死涕泣不乐。即向鹅说偈言。

我受诸苦恼	望使此鹅活
今我命未绝	鹅在我前死
我望护汝命	受是极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报不成

珠师问比丘言。鹅今于汝竟是何亲。愁恼乃尔。比丘答言。不满我愿所以不乐。珠师问言。欲作何愿。比丘以偈答言。

菩萨往昔时	舍身以贸鸽
我亦作是意	舍命欲代鹅
我得最胜心	欲全此鹅命
久住常安乐	由汝杀鹅故
心愿不满足	

尔时比丘更具说已。珠师即开鹅腹而还得珠。既见珠已便举声号哭。语比丘言。汝护鹅命不惜于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说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痴故	烧然数百身
汝于佛标相	极为甚相称
我以愚痴故	不能善观察
为痴火所烧	愿当暂留住
少听我忏悔	犹如脚踏者
按地还得起	南无清净行
南无坚持戒	遭是极苦难
不作毁缺行	不遇如是恶
持戒非希有	要当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则名为难
为鹅身受苦	不犯于禁戒
此事实难有	忏悔既讫已
即放比丘还	

又大庄严论说。有诸比丘。旷野中行。为贼劫掠。剥脱衣裳。时此群贼惧诸比丘往告聚落。尽欲杀害。贼中一人先曾出家。语同伴言。今者何为尽欲杀害。比丘之法不得伤草。今者以草系诸比丘。彼畏伤故终不能得四向驰告。贼即以草而系缚之。舍之而去。诸比丘等既被草缚。恐犯禁戒不得挽绝。身无衣服为日所炙。蚊虻蝇蚤之所咬娆。从旦被缚至于日夕。转到日没晦冥大暗。夜行禽兽交横驰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语诸年少。说偈诫言。

若有智慧者
求人天涅槃
名称普闻知
必得人天乐
伊罗钵龙王
损伤树叶故
诸佛悉不记
能坚持禁戒
戒相极众多
如剑林棘丛
愚劣不堪任

能坚持禁戒
称意而获得
一切咸供养
亦获解脱果
以其毁禁戒
命终堕龙中
彼得出龙时
斯事为其难
分别晓了难
处中多伤毁
护持如此戒

是诸比丘为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转动。恐伤草命。唯当护戒至死不犯。即说偈言。

我等往昔来
或得生人道
王法受刑戮
复受地狱苦
或受畜生身
麀鹿禽兽等
丧身无崖限
我等于今者
分舍是微命
我等今危厄
若当命终后
若毁犯禁戒
为人所轻贱
今当共立要
假使此日光
我要持佛戒
假使遇恶兽
终不敢毁犯
我宁持戒死

造作众恶业
窃盗淫他妻
计算不能数
如是亦难计
牛羊及鸡犬
为他所杀害
未曾有少利
为护圣戒故
必获大利益
必定舍躯命
生天受快乐
现在恶名闻
命终堕恶道
于此至殁命
暴我身命干
终不中毁犯
搥裂我身手
释师子禁戒
不愿犯戒生

诸比丘等闻老比丘说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动不摇。譬如大树无风之时枝叶不动。时彼国王遇出畋猎。渐渐游行至诸比丘所系之处。王遥见之心生疑惑。谓是露形尼捷子等。遣人往看。诸比丘等深生惭愧。障蔽其身使人审知释子沙门。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还白言。大王。彼是沙门。非为尼捷。即说偈言。

王今应当知 彼为贼所劫
惭愧为草系 如钩制大象

于时大王闻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青草用系手 犹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动亦不摇
虽知处危难 默住不伤草
如林为火焚 牦牛为尾死

说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问曰。

身体极丁壮 无病似有力
以何因缘故 草系不动摇
汝等岂不知 身自有力耶
为祝所迷惑 为是苦行耶
为自厌患身 愿速说其意

于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诸禁戒故 不敢挽顿绝
佛说诸草木 悉是鬼神宅
我等不敢违 是以不能绝
如似祝场中 为蛇画境界
以神祝力故 毒蛇不敢度
牟尼尊画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虽护命 会归于磨灭
愿以持戒死 终不犯戒生
有德及无德 俱共舍寿命

有德慧命存	并复有名称
无德丧慧命	亦复失名誉
我等诸沙门	以持戒为力
于戒为良田	能生诸功德
生天之梯墮	名称之种子
得圣之桥津	诸利之首目
谁有智慧者	欲坏戒德瓶

尔时国王闻说偈已。心甚欢喜。即为比丘解草系缚。而说偈言。

善哉能坚持	释师子所说
宁舍己身命	护法不毁犯
我今亦归命	如是显大法
归依离热恼	牟尼解脱尊
坚持禁戒者	我今亦归命

感应缘(略引二验)

- 梁沙门释法聪
- 隋沙门释法充

后南梁襄阳景空寺释法聪。南阳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洁如玉。蔬藿是甘无求滋饌。因至襄阳伞盖山白马泉。筑室方丈。以为栖心之宅。入谷两所置兰若舍。今巡山者尚识故基焉。初梁晋安王承风来问。将至禅室。马骑相从。无故却退。王惭而返。夜感恶梦。后更再往。马退如故。王乃洁斋躬尽虔敬。方得进见。初至寺侧。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伫望。忽变为水。经停倾仰。时水灭堂现。以事相询。乃知尔时入水火定也。堂内所坐绳床两边。各有一虎。王不敢进聪乃以手按头着地。闭其两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礼。因告境内多弊虎灾。请聪救援。聪即入定。须臾有十七大虎来至便与受三归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系诸虎颈。满七日已当来于此。王至期日设斋众集。诸虎亦至。便与饮食解布。遂尔无害。其日将王临白马泉。内有白龟。就聪手中取食。谓王曰。此是雄龙。又临灵泉。有五色鲤鱼。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龙。王与群吏嗟赏其事。大施而旋。有凶左右数十壮人。夜来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见大人倚立禅室。傍有松树止到其膝。执金刚杵将有守护。竟夜回遑日午方返。王怪其来方以事首。遂表奏

闻。初聪住禅堂。每有白鹿白雀驯服栖止。行往所及慈救为先。因见屠者驱猪百余头。聪三告曰。解脱首楞严。猪遂绳解散去。诸屠大怒。将事加手。并伫然不动。便归悔过罪。因断杀业。又于汉水渔人牵网。如前三告。引网不得。方复归心空网而返。又荆州苦旱。长沙寺遣僧至聪所请雨。使还大降。陂池皆满。后卒于江陵天宫寺。即是梁太初年也。其寺现有碑记。

隋江州庐山化城寺释法充。俗姓毕。九江人也。常诵法华大品。末住庐山半顶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尝安履。每劝僧众无以女人入寺。上损佛化下坠俗谣。然以寺基事重有不从者。充叹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缘。正教不行义须早死。何虑方土不奉戒乎。遂于此山香炉峰。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净土。便于中虚头忽倒上。冉冉而下处于深谷。不损一毛。寺众不知。后有人上峰顶路望下。千有余仞闻人语声。就而寻之。乃是充也。身命犹存口诵如故。迎还至寺。僧感死谏为断女人。经于六年方乃卒也。时属隆暑尸不臭烂。时当开皇之末年也(右二验出唐高僧传)。

忍辱部第三(此别四部)

- 述意部
- 劝忍部
- 忍德部
- 引证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麁提比丘。被刑残而不恨。忍辱仙主。受割截而无瞋。且慈悲之道。救拔为先。菩萨之怀。愍恻为用。常应遍游地狱代其受苦。广度众生施以安乐。岂容微复触恼大生瞋恨。乃至恶眼出声惨颜厉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损害。朋友眷属反更侵伤。恶逆甚于鸱枭。含毒逾于蜂虿。所以历劫怨讎生生不绝也。

劝忍部第二

如菩萨藏经云。夫忿恚者。速能损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能善根为瞋害已。复当经于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圣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极难可得。是故我当被忍辱铠。以坚固力摧忿恚军。舍利子。我今为汝广说其事。我念

过去。为大仙人。名修行处。时有恶魔。化作五百健骂丈夫。常寻逐我兴诸恶骂。昼夜去来行住坐卧僧坊静室聚落俗家。若在街衢。若空闲处。随我坐立。是诸化魔以龕恶言毁骂诃责。满五百年未曾休废。舍利子。我自忆昔五百岁中为诸魔罗之所诃毁。未曾于彼起微恨心。常兴慈救而用观察。

又成实论云。恶口骂辱小人不堪如石雨鸟。恶口骂詈大人堪受如华雨象。行者常观前人本末因缘。或于过去为我父母养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报恩。何须起瞋。或为兄弟妻子眷属。或是圣人昔为善友。凡情不识何须加毁。

又摄论云。由观五义以除瞋恚一观一切众生。无始已来于我有恩。二观一切众生。常念念灭。何人能损何人被损。三观唯法无众生有何能损及所损。四观一切众生皆自受苦。云何复欲加之以苦。五观一切众生皆是我子。云何于中欲生损害。由此五观故能灭瞋。

又报恩经云。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为此苦而发于恶心。

成论云。行慈心者。卧安觉安。不见恶梦。天护人爱。不毒不兵。水火不丧。

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说无为最
出家恼他人 不名为沙门

又遗教经云。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

又经云。见人之过口不得言。己身有恶则应发露。

又书云。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

又经云。赞人之善不言己美。

又书云。君子扬人之美不伐其善。

又经云。布施不望彼报。若得人惠。毫发已上皆当祝愿惭愧奉受。

又书云。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愿公子勿忘。

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又经云。恕己可为喻。勿杀勿行杖。

又书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知内外之教其本均同。虽形有黑白。然立行无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内外。如经云。佛为众生说法断除无明暗惑。犹若良医随疾授药。是名内教。

又书云天道无亲唯仁是兴。是名外教。

又若出家之人能观苦空无常无我。厌离生死志求出世。是为依内。若乖斯行翻为外俗。在家之人。若能厌舍俗情欣慕高志。专崇三宝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义礼智。贞和爱敬。能行斯行。翻同为内。若违斯旨还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随内教。便寤真理心常会道。渐进胜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须自卑。推德与他。如拭尘巾。揽垢向己。持净与人。故经云。退而得者佛道也。

故书云。君子让而得之为是义故。常须进胜他人。常须克责己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宝积经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观于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种性。三破除憍慢。四恶来不报。五观无常想。六修于慈悲。七心不放逸。八舍于饥渴苦乐等事。九断除瞋恚。十修习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当知是人能修于忍。

又月灯三昧经云。佛言。若有菩萨住于慈忍。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火不能烧。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为非人所护。六得身相庄严。七闭诸恶道。八随其所乐生于梵天。九昼夜常安。十其身不离喜乐。又私呵三昧经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为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

又六度集经云。复有四种忍辱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于求法时忍他恶骂。二于求法时不避饥渴寒热风雨。三于求法时随顺和尚阿阇梨行。四于求法时能忍空无相无愿。

又比丘避女人恶名经偈云。

虽闻多恶名	苦行者忍之
不应苦自言	亦不应起恼
闻声恐怖者	是则林中兽
是轻躁众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当堪耐	下中上恶声
执心坚住者	是则出家法
不由他人语	令汝成劫贼
亦不由他语	令汝得罗汉
如汝自知己	诸天亦复知

引证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阿练若池水边有二雁。与一龟共结亲友。后时池水涸竭。二雁作是议言。今此池水涸竭。亲友必受大苦。议已语龟言。此池水涸竭。汝无济理。可衔一木。我等各衔一头。将汝着大水处。衔木之时慎不可语。即便衔之。经过聚落。诸小儿见皆言。雁衔龟去。龟即瞋言。何预汝事。即便失木。堕地而死。尔时世尊因此说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恶言	应毁反誉	应誉反毁
自受其殃	终无复乐	

佛言。龟者调达是也。昔以瞋语致有死苦。今复瞋骂如来堕大地狱。

又法句喻经云。昔者罗云未得道时。心性麤犷言少诚信。佛勅罗云。汝到贤提精舍中住。守口摄意勤修经戒。罗云奉教作礼而去。住九十日惭愧自悔。昼夜不息。佛往见之。罗云欢喜趣前礼佛。安绳床坐。佛踞绳床。告罗云曰。澡盘取水。为吾洗足。罗云受教为佛洗足。洗足已讫佛语罗云。汝见澡盘中洗足水不。罗云白佛。唯然见之。佛语罗云。此水可用食饮以不。罗云白言。不可复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实清净。今以洗足受于尘垢。是故不可复用。佛语罗云。汝亦如是。虽为吾子国王之孙。舍世荣禄得为沙门。不念精进摄身守口。三毒垢秽充满胸怀。亦如此水不可复用。佛语罗云。弃澡盘中水。罗云即弃。佛语罗云。澡盘虽空可用盛饮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复

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盘之名曾受不净故。佛语罗云。汝亦如是。虽为沙门。口无诚信。心性刚强。不念精进。曾受恶名。亦如澡盘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拨却澡盘。应时轮转而走自跳而堕。数返乃止。佛语罗云。汝宁惜澡盘恐破不。罗云白佛。洗足之器贱价之物。意中虽惜不大殷勤。佛语罗云。汝亦如是。虽为沙门不摄身口。僇言恶说多所中伤。众所不爱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轮转三涂。自生苦恼。无量诸佛贤圣所不爱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盘。罗云闻之惭愧怖悸。譬如战象两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严先须护鼻。所以者何。象鼻软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恶唯当护口。所以护口。当畏三涂十恶尽犯。不护口者如象损鼻。人犯十恶不惟三涂毒痛辛苦。即说偈云。

我如象鬪	不恐中箭	常以诚信
度无戒人	譬象调伏	可中王乘
调为尊人	乃受诚信	

罗云闻佛恳恻之诲。感激自厉克骨不忘。精进柔和怀忍如地。识想静寂即得阿罗汉道。

又罗云忍辱经云。尔时罗云向一不信婆罗门家乞食。恻惜不与。罗云被打头破血出。复撮沙投钵中。罗云含忍心不加报。即持钵至河洗头钵已。而自说云。我自行分卫。无事横忤我。我痛斯须间。奈彼长苦何。犹如利剑割臭尸。臭尸不知痛。非剑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饲彼溷猪食。溷猪舍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训世凶愚。凶愚不思。岂不然乎。还已白佛佛言。夫恶心之兴。是己之衰。轻薄恶人。命终于夜半。当入无择地狱之中。狱鬼加痛。毒无不至。八万四千岁其寿乃终。魂神更受含毒蟒身。毒还自害。其身终而复始。续受蝮形。常食沙土。万岁乃毕。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钵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毕为人。母怀之时当有重病。家中日耗。儿生钝顽。都无手足。其亲惊怪。皆曰何妖来为不祥。即取捐之着于四衢。路人往来无不愕然。竟以瓦石刀杖击头。陷脑穷苦旬日乃死。死后魂灵即复更生。辄无手足。钝顽如前。经五百世重罪乃毕。后生为人常有头痛之患。夫人处世不能忍者。所生之处不值佛世。违法远僧。常在三涂。若蒙余福。得出为人。禀性常愚凶虐自逐。为人丑陋众所恶憎。生辄贫穷圣贤不佑。

又杂阿含经云。尔时尊者舍利弗。大目犍连。住耆闍崛山中。时尊者舍利弗新剃发。时有伽咤及优波伽咤鬼。优波伽咤鬼见尊者舍利弗新剃须发。语伽

咤鬼言。我今当往打彼沙门头。伽咤鬼言。汝莫作是语。此沙门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长夜得大不饶益苦。如是再三说。时优波伽咤鬼再三不用伽咤鬼语。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头。打已寻自言。唤烧我伽咤煮我伽咤。再三唤已陷入地中。堕阿鼻地狱。目连闻舍利弗为鬼所打。即往问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连虽复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连语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糲。况复打人而不苦痛。尔时舍利弗语目连。我实不大苦痛。时舍利弗大目捷连。共相慰劳。时世尊以天耳闻其语声已。即说偈言。

其心如刚石 坚住不倾动
染着心已离 瞋者不反报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忧

又新婆沙论云。曾闻过去此贤劫中。有王名羯利。时有仙人。号为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时羯利王除去男子。与内宫眷属作诸伎乐。游戏林间纵意娱乐。经久疲厌而便睡眠。内宫诸女为华果故游诸林间。遥见仙人。于自所止端身静思。便驰趣之。皆集其所。到已顶礼围绕而坐。仙人即为说欲之过。所谓诸欲皆是不净臭秽之法。是可呵责。是可厌患。谁有智者当习近之。诸姊皆应生厌舍离。王从睡觉不见诸女。便作是念。将无有人诱夺去耶。即拔利剑处处求觅。乃见诸女在仙人边围绕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诱我诸女。即前问之。汝是谁耶。答言。我是仙人。复问。在此作何事耶。答言。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见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试之。即复问言。汝得非想非非想处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责问。乃至汝得初静虑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语言。汝是未离欲人。云何恣情观我诸女。复言我是修忍辱人。可申一臂试能忍不。尔时仙人便申一臂。王以利剑斩之。如断藕根堕于地上。王复责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时王复命申余一臂。即复斩之。如前责问。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斩两足复截两耳。又割其鼻。一一责问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堕地。作七疮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厌。假使断我一切身分。犹如芥子乃至微尘。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终无有二。复发是愿。如汝今日我实无辜。而断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疮孔。我未来世得阿耨菩提时。以大悲心不待汝请。最初令汝修七种道。断七随眠。当知尔时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释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寿憍陈那是。是故憍陈那见圣谛已。佛以神力除彼闇障。令其忆念过去世时。使便自见为羯利王佛为仙人。自以利剑

断佛七支作七疮孔。佛不瞋恨反以誓愿欲饶益之。佛岂违背昔愿。憍陈那闻已极怀耻愧。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进部第四(此别四部)

- 述意部
- 懈堕部
- 策修部
- 进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犹昧。审的之旨未显。所以策堕令心不懈。是故经曰。汝等比丘。当勤精进。十力慧日既已潜没。汝等当为无明所覆。又言。阐提之人尸卧终日。当言成道无有是处。释论云。在家懈怠失于俗利。出家懒堕丧于法宝。是以斯那勇猛诸佛称扬。迦叶精奇如来述赞。书云。夙兴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称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进劬劳无时不可。岂得恣其愚怀纵情憍荡。致使善根种子不复开敷。道树枝条弥加枯瘁。况复命属死王名系幽府。奄归长夜顿罢资粮。冥曹拷问将何酬答。当于此时悔恨何及。是故令者劝诸行人。闻身余力预备前粮。常须检校三业。勿令违于六时。每于昼夜。从旦至中。从中至暮。从暮至夜。从夜至晓。乃至一时一克。一念一刹那。检校三业。几心行善。几心行恶。几心行孝。几心行逆。几心行厌离财色心。几心行贪着财色心。几心行人天善根业。几心行三涂不善业。几心厌离名闻着我心。几心贪求名闻着我心。几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几心轻慢三乘深乐世间心。如是善恶日夜相违。行者常须检校勿令放逸堕于邪网。常省三业递相诫勸。心口相训。心语口言。汝常说善莫说非法。口还

语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复语身。汝勤精进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升。何劳他控横起怨憎。故经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定生恶趣。又如馱馱顾影驰走不同弩畜加诸杖捶。若不自诫要假他呵。反增触恼益罪尤深也。

懈堕部第二

如菩萨本行经云。佛告阿难。夫懈怠者众行之累。居家懈怠则衣食不供。产业不举。出家懈怠不能出离生死之苦。一切众事皆由精进而得兴起。是时帝释便说偈言。

欲求最胜道	不惜其躯命
弃身如粪土	解了无吾我
虽用财宝施	此事不为难
勇猛如是者	精进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经云。若有人懈堕种不善行。于事有损。若能不懈堕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弥勒菩萨经三十劫应当作佛。我以精进力勇猛之心。使弥勒在后成佛。是故当念精进勿有懈怠。

又譬喻经云。迦叶佛时有兄弟二人。俱为沙门。兄持戒坐禅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从释迦出家得阿罗汉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饱。弟生象中。为象多力。能却怨敌。国王所爱。金银珍宝璎珞其身。封数百户邑供给此象。随其所须。时兄比丘值世大俭。游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后得少麁食。劣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诣象手捉象耳。而语之言。我昔与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语即识宿命。见前因缘愁忧不食。象子怖惧便往白王。王问象子。先无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无他异人。唯一沙门来至象边须臾便去。王即遣人觅得沙门。问言。至象边何所道耶。沙门答曰。我语象云。我与汝俱有罪耳。沙门向王具说如上。王意便寤即放沙门。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有一长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计念在前。世尊遥见长老比丘舒脚而眠。复见沙弥端坐思惟。便说偈言。

所谓长者	未必剃须发
虽复年齿长	不免于恶行
若有见谛法	无害于群前
舍诸秽恶行	此名为长老
我今谓长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业	分别于正行
设有年幼少	诸根无漏缺
此谓名长老	分别正法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颇见此长老舒脚而睡乎。诸比丘对曰。如是悉见。世尊告曰。此长老比丘。前五百世中常为龙身。今设命终当生龙中。所以然者。无有恭敬于佛法众。若无恭敬之心于佛法众者。命终皆当生龙中汝等颇见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去我不远程坐思惟不。诸比丘对曰。悉见世尊。曰此沙弥却后七日当得四神足及得四谛之法。以是之故常当勤加恭敬佛法之众。

又佛说马有八态譬人经云。佛告诸比丘。马有弊恶八态。何等为八。一态者解羈缰时掣车欲走。二态者车驾跳踉欲啮其人。三态者便举前两足掣车而走。四态者便蹋车轮。五态者使人立持轭摩身撈车却行。六态者便傍行斜走。七态者便掣车驰走得值浊泥止住不行。八态者悬箠餒之熟视不食。其主牵去欲驾之时。遽含噉噬饮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恶八态。何等为八。一态者闻说经便走不欲乐听。如马解羈缰掣车走时。二态者闻说经意不解不知语所趣向。便瞋跳踉不欲乐闻。如马驾车时跳踉欲啮人时。三态者闻说经便逆不受。如马举前两脚掣车走时。四态者闻说经便骂。如马蹋车轮时。五态者闻说经便起去。如马人立持轭摩身撈车却行时。六态者闻说经不肯听俾头斜视耳语。如马傍行斜走时。七态者闻说经。便欲穷难问之。不能相应答便死抵妄语。如马得浊泥便止不复行。八态者闻说经不肯听。反念淫泆多求不欲听受。死入恶道时乃遽欲学问行道。亦不能复得行道。如马悬箠餒之熟视不肯食。其主牵去欲驾之。乃遽含噉噬亦不得食。佛言。我说马有八恶态。人亦有八恶态。如是比丘闻经欢喜作礼而去。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经云。宝光菩萨于阎浮檀金佛所发于精进。但为入如是法方便门。二十亿岁终不生恶心。若利养心。又宝光菩萨如是精进十二亿岁。未曾发起淫

怒痴心。又无量意菩萨无量力菩萨。于四万岁中终不睡眠。常不满腹食。亦不卧若坐若经行。但念五取阴相。

又大集经云。法语比丘二万年中无有睡眠。然后上升虚空。一多罗树。结跏趺坐。满一千年不动不摇。法喜为食。获得比智乐说无碍。

又譬喻经云。罗阅祇国沙门。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终不起欲睡眠心。作锥长八寸刺两髀。痛不得眠。一年得道。

又薄俱罗经云。薄俱罗称言。我从出家以来八十年中。未曾偃卧肋一着床背有所倚。

又遗教经云。汝等比丘。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是故汝等常勤精进。譬如小水常流则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数数懈怠。譬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是名精进。

又智度论云。身精进为小。心精进为大。外精进为小。内精进为大。复次佛说意业力大故。如仙人瞋时令大国磨灭。复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报一劫在阿鼻地狱。受意业力。得生非有想非无想处。寿八万大劫。亦在十方佛国寿命无量。以是故身口精进为小。意精进为大。如是诸经广叹精进。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须多闻。

又智度论云。若人欲得所闻皆持。应当一心忆念令念增长。于相似事。系念令知所不见事。如周利盘陀迦比丘。系心拭屣物中念忆禅定。除心垢法乃得罗汉果。彼人暗钝令诵扫箒两字。犹不俱得。得扫忘箒。得箒忘扫。如此蒙钝尚得圣道。何况利人不得圣道。天下极钝岂过于此。佛法贵行不贵不行。但能勤行。纵复寡闻亦先入道。

又毘婆沙论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马。一乘钝马。虽乘钝马。以前发故。先有所至。信解脱人。勤行精进。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经云。佛告弟子。当勤精进听闻讽诵莫得懈怠阴盖所覆。吾念过去无数劫时。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时众中有两比丘。一名精进辩。一名德乐止。共听法。精进辩者。闻经欢喜。应时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乐止者。睡眠不觉。独无所得。时精进辩谓德乐止言。佛者难值。亿百千世时乃一出。当勤精进为众作本。如何睡眠。时德乐止闻其教招便即经行。于祇树

间甫始经行。复住睡眠。如是烦乱不能自定。诣泉侧坐欲思惟。复生睡眠。时精进辩便以善权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飞趣其眼。如欲螫之。时德乐止惊觉而坐。畏此蜂王须臾复睡。时蜜蜂王飞入腋下螫其胸腹。德乐止惊心中懔悸。不敢复睡。时泉水中有杂色华。种种鲜洁。时蜜蜂王飞住华上食甘露味。时德乐止端坐视之。畏复飞来不敢睡。思惟蜂王观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华中。须臾之顷蜂王睡眠。堕污泥中身体沐浴。已复还飞住其华上。时德乐止向蜜蜂王说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隐
不当复持归	遍及其妻子
如何堕泥中	自污其身体
如是为无黠	毁其甘露味
又如此华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没华还合	求出则不能
当须日光明	尔乃复得出
长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时蜜蜂王向德乐止说偈报言。

佛者譬甘露	听闻无厌足
不当有懈怠	无益于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堕污泥
爱欲所缠裹	无智为甚迷
日出众华开	譬佛之色身
日入华还合	世尊般泥曰
值见如来世	当勤精进受
除去睡阴盖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缘
其现有著者	当知为善权
善权之所度	有益不唐举
而现此变化	亦以一切故

时德乐止听闻其说。即得不起法忍。解诸法本逮陀邻尼。佛告阿难。尔时精进辩者。今我身是。德乐止者。弥勒是也。我于尔时俱与弥勒共听经法。弥勒尔时睡眠独无所得。我不行善权而救度者。弥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脱。

又法句喻经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旷野冢间。路由他田乃得达过。其主见已便兴瞋恚。此何道人。日此来往不修道德。即问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纵横往来。乃成人踪。道人报曰。吾有鬪讼。来求证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缘钩连应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从行。见旷冢间。尸骸狼藉。臃胀臭烂。鸟兽食噉。散落异处。或有食噉尽不尽者。有似灰鸽色者。[月*虫]虫吮[口*束]臭秽难近。比丘举手语彼人曰。此诸鸟兽是我证人。其人问曰。此诸鸟兽何为证人。汝今比丘与谁共诤。比丘报曰。心之为病多诸漏患。我观此骸分别恶露。便还房室还自观身。从头至足与彼无异。然此心意流驰万端。追逐幻伪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我今欲诚心之源本。汝心当知。兴起是念。无令将吾入地狱饿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脱诸缚。然此心贼不见从命。以是之故日往旷野。为说恶露不净之想。复与心说。心为卒暴。乱错不定。心今当改无造恶缘。时彼田主闻道人教。以手挥泪哽咽难言。然彼田主。于迦叶佛十千岁中修不净想。寻时分别三十六物恶露不净。尔时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旷野大畏冢间得须陀洹道。故知前圣后圣通诫殷勤。不得轻怠自损来报。眷属非久。暂时缘合。善恶交报。亲疏何定。不得偏执贪着室家。纵得荣位暂时非久。比见愚俗不知无常。广事宅田爱恋妻儿。贪求名利不知厌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还属他人。

又法句喻经说云。昔者外国有清信士。供养三宝初无厌极。时有沙门与共亲友。逮得神通。生死已尽。时清信士得困疾病。医药加治不能得差。时妇在边悲哀辛苦。共为夫妇独受斯痛。卿设无常我何所依。儿女孤单何所恃怙。夫闻悲恋应时即死。魂神还在妇鼻中化作一虫。妇甚啼哭不能自止。时道人往与妇相见。知婿命过鼻中作虫。故欲谏喻令捐愁忧。妇见道人来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婿已死。时妇涕鼻虫便堕地。妇即惭愧欲以足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杀。是卿夫婿。化作此虫。妇白道人。我夫奉经持戒。精进难及。何缘寿终堕此虫中。道人答曰。用卿恩爱悲哀呼嗟。起恩爱心恋慕愁忧。用是寿终即堕虫中。道人为虫说经。卿精进奉经持法。福应生天在诸佛前。但坐恩爱恋慕之想。堕此虫中亦可惭愧。虫闻其言。心开意解。便自克责。实时寿终。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应检校知心善恶。改过为福。省己为人。不得懈怠自损来报。

进益部第四

如月灯三昧经云。佛言。若有菩萨能行精进。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摄。三为非人所护。四闻法不忘。五未闻能闻。六增长辩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恼。九随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忧钵罗华不同于朽。

又大宝积经云。第四精进有十念。一念佛无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脱。三念僧清净无染。四念行大慈安立众生。五念行大悲拔济众苦。六念正定聚劝乐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返本。八念诸饿鬼饥渴热恼。九念诸畜生长受众苦。十念诸地狱备受烧煮。菩萨如是思惟十念三宝功德。专念不乱。是名正念精进。

又六度经云。复有四种精进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勤于多闻。二勤于总持。三勤于乐说。四勤于正行。

感应缘(略引五验)

- 晋沙门帛僧光
- 晋沙门竺昙猷
- 宋沙门释僧规
- 周沙门释慧景
- 隋沙门释昙询

晋剡隐岳山有帛僧光。或云昙光。未详何许人。少习禅业。晋永和初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旧有猛兽之灾。及山神纵暴人踪久绝。光了无惧色。雇人开薙负杖而前。行入数里。忽大风雨。群虎号鸣。光于山南见一石室。乃止其中安禅合掌。以为栖禅之处。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复还中。经三日乃见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竞来怖光。光一皆不恐。经三日又梦见山神。自言。移往章安县韩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尔后采薪通流道俗宗事。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光每入定辄七日不起。处山五十三载。春秋一百一十岁。晋太元之末。以衣蒙头安坐而卒。众僧咸谓依常入定。过七日后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颜色如常。唯鼻中无气。神迁虽久而形骸不坼。至宋孝建二年。郭鸿任剡。入山礼拜。试以如意撤胸。飒然风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鸿大愧惧收之于室。以砖垒其外而泥之。画其形像。于今尚存。

晋始丰赤城山有昙猷。或云法猷。炖煌人。少居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剌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嘗行到一行盍家乞食。猷祝愿竟。忽见蜈蚣从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有猛虎数十蹲在猷前。猷诵经如故。一虎独睡。猷以如意扣虎头诃。何不听经。俄而群虎皆去。有顷蟒蛇竞出。大者十余围。循环往复举头向猷。经半日复去。后一日神现形。诣猷曰。法师威德既重。来止此山。弟子辄推室以相奉。猷曰。贫道寻山愿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无为不尔。但部属未狎法化。卒难制语。远人来往。或相侵触。人神道异。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处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当往彼住。寻还山阴庙。临别执手赠猷香三奩。于是鸣鞞吹角陵云而去。赤城山有孤岩。独立秀出于云。猷搏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传水以供常用。禅学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岩与天台瀑布灵溪四明。并相连属。而天台悬崖峻峙峯岭切天古老相传云。上有往精舍。得道者居之。虽有石桥跨涧而横石断人。且莓苔青滑。自终古已来无得至者。猷行至桥所。闻室中声曰。知君诚笃。今未得度。却后十年自当来也。猷心怅然夕留中宿。闻行道唱萨声。旦复欲前。见一人须眉皓白。问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还。道经一石室。过中憩息。俄而云雾晦合室中尽明。猷神色无扰。明旦见人着单衣恰来。曰此乃仆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动。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请以相还。神曰。仆家室已移。请留今住。猷停少时。猷恨不得度石桥。后洁斋累日复欲更往。见横石洞开。度桥少许。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说。因烧香中食。食毕神僧谓猷曰。却后十年自当来此。今未得住。于是而返。顾看横石还合如初。晋太元中有妖星。帝并下勅诸国有德沙门令斋忏悔禳灾。猷乃祈诚冥感。至六日旦见青衣小儿来。悔过云。横劳法师。是夕星退。别说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详孰是。猷以大元之末卒于山室。尸犹平坐而举体绿色。晋义熙末。隐士神世标入山登岩。故见猷尸不朽。其后欲往观者。辄云雾所惑无得窥也(右此二验梁高僧传)。

宋沙门僧规者。武当寺僧也。时京兆张瑜。于此县常请僧规在家供养。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无痾忽暴死。二日而苏愈。自说云。五日夜二更中。闻门衙间晓晓有声。须臾见有五人炳炬火执信幡径来入屋。叱喝僧规。规因顿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绳缚将去。行至一山都无草木。土色坚黑有类石铁。山侧左右白骨填积。山数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长壮。被铠执杖。问曰。五人有几人来。答正一人耳。五人又将规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数十。筑

壤为之。屋前有立木。长十余丈。上有铁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贮土。土有品数。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帻并赤。语规曰。汝生世时有何罪福。依实说之。勿妄言也。规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开簿检其罪福也。有顷吏至长木下。提一匱土悬铁梁上称之。如觉低仰。吏谓规曰。此称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应先受罚。俄有一人衣冠长者。谓规曰。汝沙门也。何不念佛。我闻悔过可度八难。规于是一心称佛。衣冠人谓吏曰。可更为此人称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脱。吏乃复上匱称之。秤乃正平。既而将规至监官前辩之。监官执笔观簿迟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绶执玉版。来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监官愕然。命右右收录云。须臾见反缚向五人来。监官曰。杀鬼何以滥将人来。乃鞭之。少顷有使者称天帝。唤道人来。既至帝宫经见践历。略皆金宝。精光晃昱。不得凝视。帝左右朱衣宝冠饰以华珍。帝曰。汝是沙门。何不勤业。而为小鬼横收捕也。规稽首诸佛祈恩请福。帝曰。汝命未尽。今当还生。宜勤精进。勿屡游白衣家。杀鬼取人亦多枉滥。如汝比也。规曰。横滥之厄。当以何方而济免之。帝曰。广设福业最为善也。若不办尔可作八关斋。生免横祸死离地狱。亦其次也。语毕遣规去。行还未久。见一精舍。大有沙门。见武当寺主白法师弟子慧进皆在焉。居宇宏整资待自然。规请欲居之。有一沙门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处也。使者将规还至瑜家而去。何澹之。东海人。宋大司农。不信经法多行残害。永初中得病见一鬼。形甚长壮牛头人身。手执铁叉昼夜守之。忧怖屏营。使道家作章符印录。备诸禳绝而犹见如故。相识沙门慧义。闻其病往候之。澹为说所见。慧义曰。此是牛头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转心向法。则此鬼自消。澹之迷佞不革。顷之遂死(右一验出冥祥记)。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师为寺主。道素高洁有慧振法。师先于寺后山上起头陀屋二间。常有善神卫护。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征。往屋中诵戒。小有疲懈。山神现形。又着乌衣。身長一丈。手执索。慧征惊惧还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此屋中誓一夏诵经。初尔一日诵习不懈。至第二日还寺消息。须臾之间山上石下。声如雷电。有一块石打屋。僧覆惊起。辞谢诵经不敢复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缘家在寿阳。来寺礼拜。仍至寺后山上。既见石窟中旧有好泉水。水甚清洁。仍就此坐禅。俄尔之间空中有声语令避去。其都不动。须臾虎来。以前脚撮其头。血流出面。四十余日。疮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摄山神现形。着菩萨巾披袈裟。形貌极端正。侍从左右三十余人。一人捉香炉在前。来入禅堂诣弘誓法师所。自坐胡床。与法师共语。并请寺众行道。又至其年四月

四日夜。尔时大风禅堂僧智远等。闻外如有数十人行声。至后夜见当户边有一木。景智远等仍还大寺解斋。比还开禅堂户已见此。景在禅床坐。见一纸书令安置故禅堂后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末道当移石窟。即便轻举。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复更书一片石与景远二僧。令于禅堂后种竹。自称名菩提。

隋怀州柏尖山寺释昙询。俗姓杨。弘农华阴人也。谨摄自修宗稟心学。远访岩隐。游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昙准禅师。授以禅法。又往稠禅师所。问其津道。极相礼遇。善洽禅味。后经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禅。属枯泉重出麋麋绕院。故得美水驯兽。日济道邻。从学之徒相庆兹瑞。时因请法暂往云门。值径阴雾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会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卫。时有盗者来窃蔬菜。将欲出园。乃为群蜂所螫。询闻来救。慈心将治得全余命。尝有赵人远至殷勤。致礼陈云。弟子因病死苏。往见阎罗王。诘问罪当就狱。赖蒙询师来为请命。王因放免。生来未面远访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询执锡分之。以身为翳。语云。汝同居林藪。计无大乖。幸各分路。何须固忿。虎闻低头。饮气而散。屡逢熊虎。交诤不歇。皆询往救。略同前述。入定鸟不乱。兽见如偶。又阴德感物显用藏仁。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独处静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屡送玺书。兼赐香供重迭累载。以开皇初年风疹忽增。卒于柏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弥留。忽有神光照烛香风拂户。又感异鸟白颈赤身。绕院空飞。声唳哀切。气至大渐。鸟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门至于卧席。悲鸣逾甚血沸眼中。既尔往化。鸟便飞出外空旋转奄然翔逝。又感猛虎绕院虓[豸*虎]。两宵雾昏三日结惨又加山崩石坠林摧涧塞。惊动人畜恟惶失据。其哀感灵祥畴能殫记(右世二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禅定部第五(此别五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头陀部
- 利益部
- 禅定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胜业非定不生。无漏慧根非静不发。故经曰。深修禅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缘是三昧相。书亦有言。当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蔄于富贵。不隕获于贫贱。栖神冥汉之内。遗形尘埃之表。故摄心一处便是功德丛林。散意片时即名烦恼罗刹。所以昙光释子降猛虎于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于顶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不舍道法现凡夫事。又能观察此身。从头至足三十六物八万户虫。不净无常苦空非我。但众生心性譬若猕猴戏跳攀缘欢娱奔逸。不能冥目束体端心勤意。刚强难化[怡-台+龙]戾不调。习近五尘流转三界。黏外道之羸。贯天魔之杖。于是永沦苦海长坠嶮狱。皆由放散情虑扰乱心神。似风里之灯。譬波中之月。摇漾轻动。浮游泛滥。影既不现。照岂得明。所以众恶赖此而兴。诸善由斯并废。良由不修断惑。常起贪瞋。未服无知偏多乐受。遂令禅定之惑重沓争来。妨静之缘交加竞集。五盖覆心禅门已闭。六尘在念乱想常驰。类狂象之无钩。似戏猿之得树。故须念念策心新新集起。岂前念皆恶。遂克苦而静尘。后念起善。便纵意而扬恶。所以论美四时经叹一虑。然后方能正想革绝凡怀。若违此理圣亦不可。今万境森罗不能自触。要须因倚诸根内想感发。何以知然。今有心感于内事发于外。惑缘于外起染于内。故知内外相资表里递用。君臣心识不可备舍。故经云。心王若正则六臣不邪。识意昏沈则其主不明。今悔六臣当各惭愧制驭六根不令驰散也。

引证部第二

如法句经心意品说云。昔佛在世时。有一道人在河边树下学道。十二年中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云欲。目色耳声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静意游曾无宁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门。往至其所。树下共宿。须臾月明。有龟从河中出来至树下。复有水狗饥行求食。与龟相逢。便欲噉龟。龟缩其头尾及其四脚藏于甲中。不能得噉。水狗小远。复出头足。行步如

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脱。于是道人问化沙门。此龟有护命之铠。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门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龟。不知无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坏神去生死无端。轮转五道苦恼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励求灭度安。于是化沙门即说偈言。

藏六如龟 防意如城 慧与魔战
胜则无患

又求离牢狱经云。时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违陀首祇)入山游猎。见诸梵志裸形苦行而无所得。王弟见而问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无成办。梵志报曰。坐有群鹿数共合会。我见心动不能自制。王子闻已。时生恶念。此等梵志。服风食气气力羸憊。犹有淫欲过患不除。释子沙门。饮食甘美在好床坐。衣服随时香华自熏。岂得无欲。时阿育王闻弟有此议论。即怀忧戚。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见。恐永迷没。我当方宜除其恶念。即还宫内勅诸伎女。各自庄严。至善容所共相娱乐。预勅大臣。吾有所图。若我勅卿杀善容者。卿等便谏。须待七日随王杀之。时诸伎女即往娱乐。未经时顷王躬自往。语弟云。何为将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娱。夺其威怒以轮掷空。召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无外寇强敌来侵境者。吾曾闻古昔诸贤有此谚言。夫人有福四海归伏福尽德薄肘腋叛离。如我自察未有斯变。然我弟善容诱吾伎女妻妾纵情自恣。事既如是岂有我乎。汝等将去诣市杀之。诸臣谏曰。唯愿大王听臣微言。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无继嗣者。愿听七日为王求依王命。时王默然听臣所谏。王复宽恩。勅语诸臣。命听王子。着吾服饰。天冠威容如吾不异。内吾宫里作唱伎乐。共娱乐之。复勅一臣自今日始着铠持杖。拔好利剑。往语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终正。尔当到努力开割五欲自娱。今不自适死后有悔。恨亦无益。一日过已臣复往语。余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当知。六日已过唯明日在。当就于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娱。至七日到王遣使问。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乐不乎。弟报王曰。大王当知。不见不闻有何快乐。王问弟曰。着吾服饰入吾宫殿。众伎自娱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见不闻不快乐耶。弟白王言。应死之人。虽未命绝与死何异。当有何情着于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启。汝今一身忧虑百端。一身断灭在欲不乐。岂况沙门忧念三世。一身死坏复受一身。亿百千世。身身受苦无量患恼。虽出为人与他走使。或生贫家衣食穷乏。念此辛酸故出家为道。求于无为度世之要。设不精勤当复更历劫数之苦。是时王子心开意解。前白王言。今闻王教乃得惺寤。生老病死实可厌患。愁忧苦

恼流转不息。唯愿大王。见听为道。谨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时。弟即辞王出为沙门。奉持禁戒昼夜精勤。遂得阿罗汉果。六通清彻无所罣碍。

又阿育王传云。阿育王闻弟得道。深心欢喜。稽首礼敬。请长供养。既厌世苦不乐人间。誓依林野以养余命。阿育王即使鬼神于自城内为造山水。山高数十丈。断绝人物不得往来。乃应王命率舍衣资。造石像一躯。身高丈六。即于山龕石室供养其弟。此山及像今并存焉。

头陀部第三

夫五欲盖缠并是禅障。既能除弃。其心寂静。堪能修道。故此章内。具明十二头陀之行。少欲知足无过此等。西云头陀。此云抖揀。能行此法即能抖揀烦恼去离贪着。如衣抖揀能去尘垢。是故从喻为名。故名头陀。经论别明。各云十二。通别总论。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六。处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粪埽衣。二毳衣。三纳衣。四三衣。食中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余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团食。亦名节量食。六中后不饮浆。处中六者。一阿兰若处。二在冢间。三在树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随坐。就此十六隐显离合。故说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论。同唯说二。一着纳衣。二着三衣。不论余二。依涅槃经。衣中说三。一着粪埽衣。二着毳衣。三畜三衣。不论纳衣。食中六者。涅槃说三。所谓乞食。一坐食。一团食。所以不说次等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时。必有次第。故不别说。但能一团一坐食。自然不作余食法中后饮浆。故不别说。四分律中。说食有四。三种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论中。说食有五。不说不作余食法食。处中六者。依智度论说五。除却随坐。涅槃及律。皆具说六。今依诸部通有十六也。

又十住毘婆沙论。十二头陀名体稍别。一尽形乞食。二受阿练若。三着粪埽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后不受非时饮。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随敷坐。十树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间住。第一尽形乞食有十种利。一所用活命自属不属他。二众生施我食者令住三宝然后当食。三若有施我食者当生悲心。我当勤进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随顺佛教故。五易满易养。六行破憍慢法。七无见顶善根。八见我乞食。余有修善法者亦当劬我。九不与男子大小有诸因缘事。十次第乞食故。于众生中生平等心即种助一切智。

第二受阿练若处亦有十利。一自在来去。二无我无我所。三随意所住无有障碍。四心转乐习阿练若住处。五住处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为具足功德故。七远离众闹语故。八虽行功德不求恩报。九随顺禅定易得一心。十于空处住易生无障碍想。

第三着粪埽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与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现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说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忧。六得亦不喜。七贱物易得无有过患。八顺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龕衣数中。十不为人所贪着。

第四一坐食亦有十利。一无有求第。二食疲苦二于所受轻少。三无所用疲苦。四食前无疲苦。五入在细行食法。六食消后食。七少防患。八少疾病。九身体轻便。十身受快乐。

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贪身乐。二不贪眠睡乐。三不贪卧具乐。四无卧时胁着席苦。五不随身欲。六易得坐禅。七易读诵经。八少睡眠。九身轻易起。十求坐卧具衣服心薄。

第六食后不受非时饮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满食。三不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满。八易养。九知足。十坐禅读经身不疲极。

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于三衣外无求受疲苦。二无有守护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为足。五细戒行。六行来无累。七身体轻便。八随顺阿练若处住。九处处所往无所顾惜。十随顺道行。

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龕衣数。二少所求索。三随意可坐。四随意可卧。五澣濯则易。六染时亦易。七少有虫坏。八难坏。九更不受余衣。十不失求道。

第九随坐亦有十利。一无求好精舍住疲苦。二无求好坐卧具疲苦。三不恼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恼。五少欲。六少事。七随得而用。八少用则少务。九不起诤讼因缘。十不夺他所用。

第十树下坐亦有十利。一无有求房舍疲苦。二无有求坐卧具疲苦。三无有所爱疲苦。四无有受用疲苦。五无处名字。六无鬪诤事。七随顺四依法。八少而易得无过。九随顺修道。十无众闹行。

第十一死人间住亦有十利。一常得无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净想。四常得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五常得远离一切所爱人。六常得悲心。七远离戏调。八心常厌离。九勤行精进。十能除怖畏。

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树下。二远离我所有。三无有诤讼。四若余去无所顾惜。五少戏调。六能忍风雨寒热蠹虻毒虫等。七不为音声荆棘所刺。八不令众生瞋恨。九自亦无有愁恨。十无众闹行处。

又宝梁经云。佛告迦叶。比丘若欲至阿兰若处。当思八法。何等为八。一我当舍身。二应当舍命。三当舍利养。四离一切所爱乐处。五于山间死当如鹿死。六阿兰若处当受阿兰行。七当以法自活。八非以烦恼自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宝积经云。菩萨修定复有十法不与二乘共。何等为十。一修定无有吾我。具足如来诸禅定故。二修定不味不着。舍离染心不求己乐。三修定具诸通业。为知众生诸心行故。四修定为知众心。度脱一切诸众生故。五修定行于大悲。断诸众生烦恼结故。六修定诸禅三昧。善知入出过于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灭。胜于二乘诸禅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过诸世间到彼岸故。十修定能兴正法。绍隆三宝使不断绝故。如是定者。不与声闻辟支佛共。

又六度集经云。复有四种禅定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常乐独处。二常乐一心。三求禅及通。四求无碍佛智。

又月灯三昧经云。佛言。若有菩萨。住于宴坐。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其心不浊。二住不放逸。三诸佛爱念。四信正觉行。五于佛智不疑。六知恩。七不谤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调伏地。十证四无碍。

又佛言。若有菩萨爱乐空闲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省世事务。二远离愤闹。三无有违诤。四住无恼处。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诤讼。七安住静默。八随顺相续解脱。九速证解脱。十施功而得三昧。

又佛言。若有菩萨能与禅相应。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安住仪式。二行慈境界。三无诸悔热。四守护诸根。五得食喜乐。六远离爱欲。七修禅不空。八解脱魔网。九安住佛境。十解脱成熟。又佛言。若有菩萨乐于头陀乞食。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摧我慢幢。二不求亲爱。三不为名闻。四住在圣种。五不谄不诳不现异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举。七不毁他人。八断除爱恚。九若入人家不为饮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说法为人信受。

又智度论云。三昧有二种。一佛。二菩萨。是诸菩萨于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诸佛要集经中说云。文殊尸利欲见佛集不能得到。诸佛各还本处。文殊尸利到诸佛集处。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于三昧。文殊尸利入礼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利。汝觉此女人令从三昧起。汝自问之。文殊尸利即弹指觉之而不可觉。以大声唤亦不可觉。捉手牵亦不可觉。又以神足动大千世界犹亦不觉。文殊尸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觉。是时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萨。名弃诸盖。实时从下方出来到佛所。头面礼佛足一面立。佛告弃诸盖菩萨。汝觉此女人。实时弹指。此女从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缘我动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弃诸盖菩萨一弹指便从三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人初发菩提意。是女人因弃诸盖菩萨初发菩提意。以是故。汝不能令觉。汝于诸佛三昧中功德未满。是弃诸盖菩萨于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在故耳。

禅定部第五

如禅秘要经云。阿练若比丘因五种事发狂。一者因乱声。二者因恶名。三者因利养。四者因外风。五者因内风。尔时世尊而说祝曰。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南无摩诃梨师 毘阁罗阇 胝咄陀达陀
娑满驮 跋阇逻翅(久驰反) 陀逻崛荼誓荼遮利遮利 摩诃遮利吁摩利吁摩勒
翅(久驰反)悉耽鞞阇鞞 阿阇鞞利 究窈窈翅(久驰反)萨婆陀罗尼翅(久驰反) 阿
扇(叔看反)提摩俱摩诣吁弥吁弥摩呵 摩娑祸呵

尔时世尊说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过去无量诸佛所说。我今现在亦说此呪。未来弥勒贤劫菩萨亦当宣说。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后世五百岁中诸恶比丘得净心意。调和善治四大增损。亦治心内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坏界九十八使性欲种子。亦治业障犯戒诸恶永尽无余。此名善治七十二种

病忧恼陀罗尼。亦名拔五种阴无明根本陀罗尼。亦名现前见一切佛及诸声闻为说真法破诸法使。

感应缘(略引六验)

- 晋沙门支昙兰
- 宋沙门释玄高
- 宋沙门释普常
- 齐沙门释僧稠
- 隋沙门释法进
- 唐沙门释慧融

晋始丰赤城山有支昙兰。青州人。蔬食乐禅读诵三十万言。晋太元中游剡。后憩始丰赤城山。见一处林泉清旷而居之。经于数日。忽见一人长数丈。呼兰令去。又见诸异形禽兽以恐兰。见兰怡然自得。乃屈膝而礼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令往韦乡山就之。推此处以相奉。尔后三年忽闻车骑隐隐。从者弥峯。俄而有人着帟称珠欺王通。既前从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并形貌端正有逾于世。既至兰所叙暄凉讫。兰问住在何处。答云。乐安县韦乡山。久服风问。今与家累仰投。乞受归戒。兰即授之。受法竟。嚙钱一万蜜二器。辞别而去。便闻鸣笳动吹响振山谷。兰禅众十余共所闻见。晋元熙中卒于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

宋伪魏平城有释玄高。姓魏。本名灵育。凭翊万年人也。母冠氏本信外道。始适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长姊。生便信佛。乃为母祈愿。愿门无异见得奉大法。母以伪秦弘始三年。梦见胡僧散华满室。觉便寤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忽有异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儿生瑞兆。因名灵育。时人重之。复称世高。年十二辞亲入山。久之未许。异日有一书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隐。父母即以高凭之。是夕咸见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并来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复觅耶。村人云。都不知行。岂容已送。父母方寤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聪慧生知学不加思。至年十五己为山僧说法。受戒己后专精禅律。闻关中有浮陀跋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寤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廿/积]崖。学徒百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足。隐在此山与高

相会。以同业友。是时乞伏炽盘跨有陇西。西接凉土。常有学徒三百余人。有玄绍者。秦州陇西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灵异如绍者又十一人。绍后入堂术山蝉蜕而逝。后共昙弘乃向河南。国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河南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集会英宾发高胜解。时西海有樊僧印。亦从高受学。志狭量褊得少为足。便谓已得罗汉顿尽禅门。高乃密以神力。令印于定中备见十方无极世界诸佛所说法门不同。印于一夏寻其所见永不能尽。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惧。时魏虜托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琏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法化。伪太子托跋晃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息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寤。大集群臣说神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诰。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时崔皓冠天师并先得宠于焘。恐晃篡弑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必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尝密语弟子云。佛法应衰。吾与崇公当其祸首。于是闻者莫不慨然。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德既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有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当尔之夕门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见光绕高先所住处塔三匝还入禅窟中。因闻光中有声云。吾已逝矣。诸弟子方知己化。哀号痛绝。既而迎尸于城南旷野。沐浴迁殡。兼营理崇公。别在异处。一都道俗无不嗟骇。弟子玄畅时在云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见一人告之以变。仍给六百里马。于是扬鞭而返。晚间至都。见师已亡。悲恸断绝。因与同学共泣曰。法今既灭颇复兴。不如脱更兴。请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当照之矣。言毕高两眼稍开光色还悦。体通汗香。须臾起坐谓弟子曰。大法应化随缘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复应如我耳。唯有玄畅当得南度。汝等死后法当更兴。善自修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即绝也。明旦迁柩欲阁维之。国制不许。于是营顿即窆。道俗悲哀号泣望断。有沙门法达。为伪国僧正。钦高日久未获受业。忽闻徂化因而哭曰。圣人去世。当复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圣人自在。何能不一现。应声见高飞空而至。达顶礼求哀。愿见救护。高曰。君业重难救。当可如何。自今以后依方等苦悔。当得轻受。达曰。脱得苦报愿见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宁独在君。达又曰。法师与崇公并生何处。高曰。吾愿生恶世救护众生。即已还生阎浮。崇公常祈瞻

养。已果心矣。达又问。不审法师已阶何地。高曰。我诸弟子自有知者。言讫奄然不见。达密访高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萨。至伪太平七年。托跋焘果毁灭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乐寺有释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为儿童时。尝于日光中见圣僧在云中说法。向家人叙之。并未信语。后苦求出家。止治下安乐寺。独处一房不立眷属。习靖业禅。善入出住。与蜀韬律师为同意。自说入火光三昧。光从眉直下至金刚际。于光中见诸色像。先身业报颇亦朗了。宋升明时人谓是戏言。将终之日微有病相。唯缘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手屈三指。试捋随申申已还屈。生时体黑。死已鲜白。于是大众依得道法阁维。[廿/积]薪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将玉玄载。乃为之赞曰。

大觉渺无像	悬应贵忘靖
一念会道场	空过万劫永
信心虚东想	遇圣藻西影
妙趣澄三界	传神四禅境
俗物故参差	真性理恒炳
韬光寄浮世	遗德方化迥

齐邳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姓孙。元出昌黎。末居巨鹿之瘿陶焉。性爱纯懿孝信知名。而勤学世典备通经史。而道机潜扣歛厌世烦。一览佛经涣然神解。初从道房禅师受习止观。次于赵州障洪山道明禅师所受十六特胜法。尝于鹊山静处感神来绕。抱肩筑腰气嘘顶上。稠以死要心因证深定。九日不起。后从定觉。情想澄然究略世间。令无乐者。便诣少林寺祖师三藏呈己所证。跋陀曰。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见妇人弊衣挟帚却坐阶上听僧诵经。众不测为神人也。便诃遣之。妇有愠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现。众以告稠。稠呼优婆夷。三呼乃出。便谓神曰。众僧行道宜加拥护。妇人以足拨于故泉。水即上涌。时共深异威仪如此。后诣怀州西王屋山修习前法。闻两虎交鬪咆哮振岩。乃以锡杖中触。各散而去。一时忽有仙经两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岂拘域中长生者乎。须臾自失。其感幽显皆此类也。又移怀州马头山。魏孝明宿承令德前后三召。乃固辞不赴。又移北转常山。定州刺史娄叡彭城王高攸等。请至受法。道俗奔赴礼赋填充。为名利所缠者。说偈止之。悉皆俭素。齐文宣天保二年下诏曰。

久闻风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今师赴邺教化群生义无独善。希即荷锡暂游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济斯苦壤。至此之日脱须还山。当任东西无所留繫。稠居山积稔业济一生。闻有勅召绝无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请。即日拂衣将出山阙两岫忽然惊震。响声悲切骇扰人畜禽兽飞走。如是三日。稠顾曰。慕道怀仁触类斯在。岂非爱情易守放荡难持耶。乃不约事留杖策漳滏。帝躬举大驾出郊迎之。天下归善。皆由稠矣。又于云门山寺。所住禅窟前有深坑。见被毛之人伟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将沸涌。俄有大蟒。从水中出。欲入釜内。稠以足拨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隐。其夜因致男子神来。顶拜稠云。弟子有儿。岁岁为恶神所瞰。儿子等惜命不敢当。弟子衰老将死。故自供食。蒙师护故得免斯难。稠索水濯之。奄成云雾。时或谗稠于宣帝以倨傲无敬者。帝大怒自来加害。稠冥知之。生来不至僧厨。忽无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设。至夜五更先备牛舆。独往谷口。去寺二十余里。孤立道侧。须臾帝至。怪问其故。稠曰。恐身不净秽污伽蓝在此候耳。帝下马礼伏愧悔无已。谓尚书令杨遵彦曰。如此真人何可毁谤也。乃躬负稠身往寺。稠声折不受。帝曰。弟子负师遍天下未足谢愆。因谓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罗刹王。是以今犹好杀。即呪盆水令帝自视。见其形影如罗刹像焉。每年元日常问一岁吉凶。后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悦。帝问师复何如。答曰。贫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齐干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时。绝无患恼。端坐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一。当终之时异香满寺。闻者悚神。勅慰殷勤。令依中国阁维之法。四部弥山人兼数万。香柴千计。日正中时以火焚之。道俗哀恸哭响流川。登有白鸟数百裴回烟上悲鸣相切。移时乃逝。仍于寺之西北建以砖塔。每有灵景异香应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谓稠曰。弟子未见佛之灵异。颇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门所宜。帝遂强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数十人举之不能得动。稠命沙弥取之。初无重焉。因尔笃信弥厚(右此四验出梁高僧传)。

隋益州响应山寺释法进。不知氏族。为辉禅师弟子。常于竹林坐禅。有四老虎绕于左右。师语勿泄其相也。师后教为水观。家人取柴。见绳床上有好清水。拾两白石安着水中。进暮还寺弥觉背痛。具问家人。云安石子。语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进禅。家人还见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尔习定不出此山。开皇中蜀王秀临益州。妃患请进治损。后辞还山。王及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见进足离地四五寸。以大业十三年正月八日终于此山。

唐长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圆照。俗姓张氏。南阳人也。幼而精进不犯微恶。少年落发。即乐禅伍。尝隐居泰山。后奉勅追入京住普光寺。时游终南山。或来或往。尝登山逢雪深厚。不能得进。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负融而上。常有双鸟于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迁神于本寺。寺僧于慧融房舍上。见五色光起。及于山焚身。肌骨总销。唯心不烂(右此二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第六(此别三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慧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种庄严慧名最胜。三品次第智曰无过。故经言。五度无智似若愚盲。所以般若胜出世间破除诸有。释论又言。佛是众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则智为一切众生之祖母。故外书云。叡哲钦明。乃称放勋之德。仁义礼智。方曰宣尼之道。当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无宜弗习。能排巨暗。譬满月之照三途。巧遣众毒。似摩祇之除万恶。岂可任无常没守此长迷。取相交缠我心萦结。常多有爱恒富无明。未达因缘不修对治。所以鬱鬱慢山殆高崇华。滔滔爱水遂广沧溟。或横执断常偏论即离。神黄神白。我见我知。一脚常翘五边长炙。食草学牛噉粪如犬。或盛谈下谛。宁识中道之宗。或封执四韦。岂寤大乘之旨。或谓冥初生觉其永不知。世间定常唯此为贵。或复言非有想是证涅盘。计自在天能成世界。愚戇昏瞢庸鲁顽疏。看指求月守株埃兔。尚疑驼马宁分菽麦。虽知欢笑。将[(学-子+禺)-爻+(与-(乏-之))][(学-子+禺)-爻+(与-

(乏-之))]而不殊。徒识语言。与猩猩而不异。良由不识空理常处无明。凡是倒心皆名邪见。五住烦恼未减一毫。百八使缠森然尚在。是故大士。为求八字不惜驱命。恐在缠中逢苦即退。故自克心以牢其志也。

引证部第二

如华严经云。菩萨为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当与汝法。菩萨闻此欢喜无量。作是思惟。我为法故尚不惜身命。于阿鼻地狱诸恶趣中受无量苦。况入人间小火坑而得闻法。依集一切功德三昧经云。释迦过去久远作五通仙人。名曰最胜。依智度论云。释迦文佛本为菩萨时。名曰乐法。时世无佛不闻善语。四方求法精进不懈。了不能得。尔时魔变作婆罗门。而语之言。我有佛所说一偈。汝能以皮为纸。以骨为笔。以血为墨。书写此偈。当以与汝乐法。实时自念。我世世丧身无数不得是利。即自剥皮暴之令干。欲书其偈。魔便灭身。是时佛知其志心。即从下方踊出为说深法。即得无生法忍。

又涅槃经云。菩萨为法因缘剃身为灯。[迭*毛]缠皮肉。苏油灌之。烧以为炷。菩萨尔时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于地狱苦。百千万分犹未及一。汝于无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恼。都无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轻苦。云何而能于地狱中救苦众生。菩萨摩訶萨作是观时。身不觉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尔时应自深知。我定当得阿耨菩提。菩萨尔时具足烦恼未有断者。为法因缘。能以头目髓脑手足血肉施于众生。以钉钉身投岩赴火。菩萨尔时虽受如是无量众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当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当得阿耨菩提。

又大集经云。菩萨为于一字一句之义。能以十方世界珍宝奉施法王。一偈因缘。舍于身命。虽于无量殒伽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闻菩提之事心生欢喜。于正法所乐闻乐说。常为诸佛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间所有经典书论悉能通达。

又大方便报恩经云。菩萨常勤求善知识。为闻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义。三界烦恼皆悉萎瘁。菩萨志心求佛语时。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设践热铁猛火之地。不以为患。菩萨为一偈故尚不惜身命。况十二部经。为一偈故尚不惜命。况余财物。闻法利益故身得安乐。深生信心直心正见。见说法者如见父母。心无懦弱。为众生故志心听法。不为利养。为众生故。不为自利。为正

法故。不畏王难肌渴寒热虎狼恶兽盗贼等事。先自调伏烦恼诸根。然后听法。

又华严经云。菩萨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宝无贵惜者。于此物中不生难想。若得一句未曾闻法。胜得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得闻一偈胜得转轮圣王释提桓因梵天王处。菩萨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设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满中。上从梵天而自投下。何况小火。我尚尽受一切诸地狱苦。犹应求法。何况人中诸小苦恼。为求法故发如是心。如所闻法心常喜乐。悉能正观。未曾有经云。昔毘摩国徙陀山有一野干。为师子所逐堕一丘井。已经三日。开心分死。自说偈言。

一切皆无常	恨不饴师子
奈何死丘井	贪命无功死
无功已可恨	复污人中水
忏悔十方佛	愿垂照我心
前代诸恶报	现偿皆令尽
从是值明师	修行尽作佛

帝释闻之。与八万诸天到其井侧曰。不闻圣教久处幽冥。向说非凡愿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无训不识时宜。法师在下自处其上。初不修敬而问法要。帝释于是以天衣接取叩头忏悔。忆念我昔曾见世人。先敷高座后请法师。诸天即各脱宝衣积为高座。野干升座曰。有二大因缘。一者说法开化天人。福无量故。二者为报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报应大。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贪生。有人乐死。有愚痴人。不知死后更生。违远佛法。不值明师。贪生畏死死堕地狱。有智慧人。奉事三宝。遭遇明师。改恶修善。如斯之人。恶生乐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诲全命无功者。愿闻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饥食济一日之命。施珍宝者。济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说法教化者。能令众生出世间道得三乘果免三恶道受人天乐。是故佛说以法作施功德无量。天帝曰。师今此形为是业报。为是应化。答曰。是罪非应。天帝曰。我谓是圣方闻罪报。未知其故。愿闻因缘。答曰。昔生波罗柰国波头摩城。为贫家子。刹利之种幼怀聪朗。特好学习。至年十二逐师于山。不失时节。经五十年。九十六种经书靡所不达。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难报。由先学慧自识宿命。由受王位奢淫着乐。报尽命终生地狱畜生(自下云云略而不述)。

时帝释与八万诸天。从受十善。今还天宫。和尚何时舍此罪报得生天上。野干曰。克后七日当舍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愿生彼天。多有菩萨说法教化。七日命尽生兜率天宫。复识宿命行十善道。

又贤愚经云。佛在波罗柰国。于林泽中为诸天人四辈之类显说妙法。时虚空中有五百雁为群。闻佛音声深心爱乐。回翔欲下。猎师张罗雁堕其中。为猎师所杀生忉利天。处父母膝上若八岁儿。端严无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识宿命爱法果报。即共持华下阎浮提。至世尊所。礼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愿重开示。佛说四谛得须陀洹果。即还天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宝积经云。第六菩萨修行智慧。复有十法不与二乘共。何等为十。一思惟分别定慧根本。二思惟不舍断常二边。三思惟因缘生起诸法。四思惟无众生我人寿命。五思惟无三世去来住法。六思惟无发行不断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殖善不懈。八思惟无相而度众生不废。九思惟无愿而求菩提不离。十思惟无作而现受身不舍。如是慧者不与声闻辟支佛共。

又月灯三昧经云。佛言。若有菩萨能行般若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一切悉舍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于忍力而不住众生想。四行于精进而离身心。五修禅定而无所住。六魔王波旬不能扰乱。七于他言论其心不动。八能达生死海底。九于诸众生起增上悲。十不乐声闻辟支佛道。

又佛言。若有菩萨信乐多闻有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知烦恼资助。二知清净资助。三远离疑惑。四作正直见。五远离非道。六安住正路。七开甘露门。八近佛菩提。九与一切众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恶道。

又六度集经云。复有四种智慧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不住断见。二不入常见。三了十二缘。四忍无我行。

菩萨复有四种拥护法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拥护法师如己君主。二护诸善根。三将护世间。四护利益他人。菩萨复有四种无厌足行具足智慧。一乐于多闻无有厌足。二乐于说法无有厌足。三行慧无有厌足。四行智无有厌足。

又华严经云。佛子。一切诸佛有十种未曾失时。何等为十。一切诸佛成等正觉未曾失时。一切诸佛善根业报未曾失时。一切诸佛授菩萨记未曾失时。一

一切诸佛随应众生示现神力未曾失时。一切诸佛现如来身未曾失时。一切诸佛悉行于舍未曾失时。一切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时。一切诸佛摄欢喜众生未曾失时。一切诸佛难化众生而不舍弃之。为调伏故未曾失时。一切诸佛示现不可思议自在神力未曾失时。佛子。是为一切诸佛十种未曾失时。

颂曰。

三涂阻隔	六度相宗	施戒忍进
禅智开蒙	四等慈照	三学哀忡
唯斯福利	寔由心崇	染净随情
取舍我躬	解兴或丧	自妄休穷
六蔽久壅	八正虚融	福智双感
理量俱通		

感应缘(略引七验)

- 晋亭湖神庙经验
- 魏沙门释志湛
- 唐沙门释慧因
- 唐沙门释慧棱
- 唐沙门释法敏
- 唐沙门释空藏
- 唐司元大夫妻萧氏

晋扬州江畔。有亭湖神。严峻甚恶。于时有一客僧婆罗门。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诸邪毒。并皆有验。别有小僧就藏学呪。经于数年。学业成就。亦能降伏诸邪毒恶。故诣亭湖神庙止宿。诵呪伏神。其夜见神。遂致殒命。藏师闻弟子诵呪致死。怀忿自来夜到神庙。瞋意诵呪。神来出现。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常受持般若。闻师徒并亡。遂来神所。于庙夜诵金刚般若。至夜半中闻有风声极大。迅速之间见有一物。其形伟大。壅耸惊人。奇特可畏。口齿长利。眼光如电。种种神变不可具述。经师端坐正念诵经。刹那匪懈。情无怯怕。都不忧惧。神见形泰。摄诸威势来至师前。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听经讫。师问神曰。檀越是何神灵。初来猛峻后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恶业报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经师。又问。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师并皆打死。答云。前二师死者。为不能受持大乘经典。嗔心诵呪。见弟子来逆前放骂。

专诵恶语。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时二僧见弟子形恶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杀二僧。左近道俗见前二僧被杀。谓经师亦死。相率往看。且见平安。容仪欢泰。时人甚怪。竞共问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圣教不虚。诸人因此发心受持般若者众。

魏泰岳人头山衔草寺释志湛。齐州山庄县人。是朗公曾孙之弟子也。立行纯厚省事少言。住衔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游诸禽兽而不惊乱。常诵法华用为常业。将终之日沙门保志奏梁武曰。北方山庄县僧住衔草寺。是须陀洹圣人。今日入涅槃。杨都道俗问志。皆遣遥礼。端坐气绝。两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圣人各舒两指。湛舒一指定是初果。收葬人头山造塔安之。鸟兽不污。今犹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诵法华。隐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给。至终置尸岩下。余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坏。又齐武成世并州东看山侧有人。掘地见一处土。其色黄白。与傍有异。寻见一物。状人两唇。其内有舌。鲜红赤色。以事奏闻。问诸道人无能知者。沙门大统法师上奏曰。此持法华者。令六根不坏。殷诵千遍定感此征。乃勅中书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灵异。宜迁置净所设斋供养。珍奉勅至彼。集诸持法华沙门。各执香炉洁齐旋绕。而祝曰。菩萨涅槃年代已远。像法流行奉无谬者。请现灵感。纔始发声唇舌一时鼓动。虽无响及而似读诵。诸同见者莫不毛竖。珍以状闻。诏遣藏之石函迁于山室。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阍官。自慨形残不逮余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勅许之。乃赍一部华严。昼夜读诵。礼悔匪懈。夏首归山。至六月末髭须尽生。阴相复现。丈夫相状宛然复旧。具状奏闻。高祖增信内宫惊讶。于是北代之国。华严转盛(右此二验见侯君素集)。

唐西京大庄严寺释慧因。俗姓于。吴郡海盐人也。禀灵温裕清鉴伦通。后造长干辩法师所。禀学三论。穷实相之微言。弘满字之幽旨。泻水一器。青更逾蓝。辩后归静山林。便以学徒相委。受业弟子五百余人。踵武传灯。将三十载。陈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请法师。部从相誼。丝竹交响。当即气同舍寿。体如平日。时经七夕若起深定。学徒请问。乃云。试看箱内见有何物。寻检有绢两束。因曰。此为嚫遗。重问其故。曰妄想颠倒。知何不为。吾被阎罗王召。夏坐诵大品般若。于冥道中谓经三月。又见地狱众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该幽显行极感通。岂能赴彼冥祈神游异域者矣。以贞观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庄严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释慧棱。姓申屠。凡有法论皆令覆述。吐言质朴谈理入微。时人同号得意棱也。至贞观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师曰。梦见阎罗王请棱公欲讲三论。昶公讲法华如何。棱曰。善哉。慧棱发愿。常处地狱教化众生。讲大乘经。既有此征。斯愿毕矣。至九月末。蒋王见棱气弱。送韶州乳二两。逼令服之。其夕梦见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阎罗王庄严道场已竟。大有乳药。至十月半黄昏时。遂觉不念。告弟子曰。吾五脏已崩无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宝度曰。忆年八岁往龙泉寺借观音。未至耆阁已讲三遍。皎如目前。说言。未讫。外有大声告曰。法师早起烧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阎罗王使迎棱法师来。即起烧香洗浴忏悔礼佛讫。还房中与度别。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记焚之曰。此私记于他读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时异香忽来。棱敛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静林寺释法敏。姓孙。丹阳人也。法华三论常讲不绝。至贞观元年出还丹阳。讲华严涅槃。至二年。于越州田都督追还一音寺。讲道俗数千庆之嘉会。至十九年会稽士俗。请往静林。讲华严经。至六月末正讲众集。有蛇悬半身于敏顶上。长七尺许。作黄金色。吐五色光。讫讲方隐。至夏终还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礼敏曰。法师讲四部大经。功德难量。须往他方教化。故从东方来迎法师。弟子数十人同见此相。至八月十七日。尔前三日三夜无故暗冥。恰至将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尔迁化。春秋六十有七。停丧七日异香不灭。

唐京师会昌寺释空藏。姓王氏。先祖晋阳。今在雍州之新丰县。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荤辛不尝。以同身子密加异之。既诞之后灵鉴日陈。情用高远。读诵经论。思存拔济。聪勤无比。日诵万言。至年长大。总诵经论三百余卷。钞摘众经大乘要句。十有余卷。流行于世。贤劫千佛日礼一遍。春夏方等。常坐不卧。翹勤难加。寸阴不亏。以贞观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终于会昌。春秋七十有四。遗身于龙池寺侧。收骨起塔。其骸骨两耳相通。顶有双孔眼[日*匡]合窍。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树碑会昌寺。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为文。又有释遗裕。常诵法华。千有余遍。以贞观初因疾将终。遗嘱友人慧廓曰。比虽诵经意望灵验。身死之后不须露骸。埋之十载屈为发出舌根烂不。审若不坏为起一塔。以示经感。言讫而终。依嘱而埋。至贞观十一年。廓与知友就墓开之。身肉都尽。唯舌不朽。一县士女咸覩敬仰。以函盛舌。于阳陆北性谷南岸为建塔铭。识者尊严发信诵经。又有京城西丰谷乡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怀善念。常诵法华。临终之时感有异香。氛氲满

村。埋后十年妻亡开墓同殡。见舌鲜明异常红赤。又萧仆射宋国公兄太府寺大卿。荣位高贵。国史具传。欣怀道业。无弃寸阴。暗诵法华万有余遍。兄弟各造千部法华。书生洁净勘校无谬。庄饰函盛。散付流通。请受人名各录一通。躬自礼敬日夜一遍。宋公自撰经疏十有余卷。广集诸家向有半世。采掇菁华糅以胸臆。四时无事。升座常讲。至于开题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贵。躬临座席以申宾主。况卿情好读诵。所写法华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参。必使侍人执经在前。至于公事。伺有闲隙。便自勘读。日诵一遍。以为例程。灵祥征迹颇难记录。家门高远不好传述(右此四验出唐高僧传)。

唐萧氏。是司元大夫崔义起妻。是萧铿女。铿是仆射之侄。萧氏为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业报。至麟德元年。从驾到雒阳。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狱。萧氏手下常所爱婢。名闰玉。年可十八。虽是獠婢容貌端正性识聪敏。信乐佛法。至二月。家内为夫人设三七日斋。僧正食时夫人自来。看斋枷项锁腰狱卒卫从。余人不知。唯此婢见。夫人灵着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语音无异。使传语向家内大小云。吾适崔家已来。为性多瞋。横生嫉妬。好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狱受罪极重。备经诸苦不可具说。闻家内今三七日为吾设斋。请求狱官放一日假。暂来看斋。语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来。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妬丈夫。所看婢妾种种不善。发起恶业今受报苦。不可具陈。愿汝男女合家大小。内外眷属。从汝忏悔。愿施欢喜。然汝男女忆吾乳哺之恩。将吾生平受用资具。速舍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为吾设斋之时。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斋日。更请官人望得复来。语丈夫及儿女等。丈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过分瞋打奴婢。劝信三宝恭敬上下。修持斋戒檀忍不绝。临去之时语男女云。吾且将闰玉去。使在地狱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经五六日还放来。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虚实。作此语已闰玉即死。唯心上暖余分并冷。身卧在地不敢埋之。此婢既至地狱。见一大殿院门。严兵守卫。云是王殿不敢窥窬。行至东院。别见一厅上有大官人。云是断罪官。复过厅院东有地狱种种苦具。一如图画。夫人语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语已即有种种狱卒罗刹。扑掷夫人屠割身肉。镬汤煎煮。煮已还活。活已复历诸狱铁钳抽舌。铁鸟啄之。复卧铁床。飞鸟猛火一时着身。死已还活。活已复受诸苦。不可具陈。夫人苏已。即见其父萧铿乘紫金莲华座腾空而来。铿生平已来及历任诸官。皆不食酒肉荤辛。常诵法华经。日别一遍。恭敬三宝。昼夜六时礼诵无阙。今生善处。见女受苦故来相救。即语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劝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语。今致其殃。汝复何因。将此婢来。女报父言。为儿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将此婢看儿受罪

轻重。令传向家内男女使其生信。父闻印可。即语女言。吾虽生善处。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励发心兼藉家内福善共相助佐决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语已忽有一婆罗门师。年少端正亦乘空而来。语夫人云。由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识如何。吾欲教诵经使传家内令世人生信。夫人报云。请师但教。此婢聪明诵经可得。师即先教诵金刚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后续授之。渐得半纸一纸。少时诵得不忘。复教诵药师法华。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汉语。文词典正音韵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归。临来语云。汝至家内逢人为诵。汉人道俗不别汝音。令觅婆罗门善梵语者。试看诵之。始知善恶。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乐佛法。既见汝獠婢尚能诵得三本梵经。岂可不生信心。傥得一人回邪入正。非直夫人得福。亦令汝后报不入三涂。既受此语已放出。至家惺了。如旧即集家内尊卑具说夫人地狱受罪苦事。犹恐曹主儿郎等不信。即卧在地。作夫人在地狱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热铁丸。开口咽之。口赤腹热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铁犁耕舌吐舌二三尺余。或云看夫人受铁床苦。身体红赤热气如火。如是变现种种苦痛之相已。然后苏惺。复说见夫人父诫勅之事。复说见婆罗门教诵经。意夫人得出地狱上升天报。此婢即为家内正坐而诵。文文句句皆作梵音。声气清亮令人乐闻。室家大小见此善恶灵验。罕所未闻。夫人男女大小五体自扑。号哭哀恸。逾痛初亡。道俗郡官闻者皆劝。易心归信斋戒不绝。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罗门。来献佛束顶骨。因亲眷属将军薛仁轨家内设斋。诸亲聚集。诸官人共议云。此婢虽诵得梵经。某等皆不别之。故邀屈请得此四婆罗门。至将军舍斋。复唤得此婢。不语四僧云在地狱中诵得。但诳云别有婆罗门诵得此三部经。密试虚实。即对西僧令婢诵之。且诵金刚般若讫。此四婆罗门一时皆起合掌怪叹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汉人能得如此。更为药师法华讫。弥加欢喜恭敬如师。即译语传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词。文句典正经熟不错。吾西域善能诵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诸官人等始为说实。西僧泣泪非是圣力冥加。岂能如是言词典正。诸官道俗见者悲叹。深信佛法不敢轻慢。将军因见此事。奏上闻彻皇帝。勅语百官。信知佛法众圣之上冥佑所资。孰不能信。百官拜谢庆所未闻。良由三宝景福恩重慈荫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筹度。圣凡受益。岂得不信(崔大夫亦麟德二年亡宅在西京宫城东翼善坊西门大巷南壁上道至其家见婢诵经具说如是也)。

◎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忏悔篇第八十六(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违顺部
- 会意部
- 仪式部
- 洗忏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潜晖正像浸讹。人情嶮异世序浇漓。仰别大师千有七百。众生顽瞽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见增长。内无胜解。常为五盖自萦。外失良缘。致使四魔得便。故放纵三毒驰骋六尘。日夜攀缘无非构祸。招衅之咎积罪尤多。今既觉寤尽诚忏悔。然忏悔之仪。须凭圣教。教有大小。罪有轻重。通塞不同。开遮有异。是故第一广引圣教明忏成不。如七众之人。曾经受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开许。尽形学悔。不限时节。若覆藏者。纵有忏悔依律不许。第二篇已下随犯轻重。覆与不覆。但识名种。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谤方等邪见重缘业思极重戒体不全。纵有好心忏犯大难。必须恳意用心彻到。犯余轻者。忏悔可通。令依方等佛名经等。无问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牒名种。所以开忏。惟此忏悔为除罪障。冀免业非。欣慕清升。远求大圣。思极大事。不可容易。自非具闲圣教。无宜得灭。知罪真妄。染净虚融。心境开合。常须作意不起攀缘。罪方伏除也。

引证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经说。佛告舍利弗。我忆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庆。犯四重禁。来至僧中。九十九夜忏悔自责。罪业即灭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时无有异

也。如人移树余处得生。弥更滋长乃得成树。破戒忏悔亦复如是。尔时破戒比丘。自知犯罪。心生惭愧。转加苦行。乃经七年。道成罗汉。说是品时。五百破戒比丘。以惭愧故戒根还复。

又大庄严经论云。若人学问虽复毁行。以学问力能寻复回。以是义故应勤学问。我昔曾闻。有一多闻比丘住阿练若处。时有寡妇数数往来此比丘所。听其说法。于时学问比丘。于此寡妇心生染着。以染着故所有善法渐渐劣弱。为凡夫心。结使所使与此妇女共为言要。妇女言。汝今若能罢道还俗。我当相从。彼时比丘即便罢道。既罢道已不能堪任世间苦恼。身体羸瘦不解生业。未知少作而大得财。即自思惟。我于今者作何方计得生活耶。复作是念。唯客杀羊用功极轻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觅是处。以凡夫心易朽败故造作斯业。还与屠儿共为亲友。于卖肉时有一相识乞食道人。于道路上遇值得见。见已便识。头发蓬乱着青色衣。身上有血犹如阎罗罗刹。所执肉秤悉为血污。见其秤肉欲卖与人。比丘见已即长叹息。作是思惟。佛语真实。凡夫之心轻躁不停。极易回转。先见此人勤修学问护持禁戒。何意今日忽为此事。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汝若不调马	放逸造众恶
云何离惭愧	舍弃调伏法
威仪及进止	为人所乐见
飞鸟及走兽	覩之不惊畏
行恐伤蚊子	慈哀怜众生
如是悲愍心	今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见谛是名沙门婆罗门。复说偈云。

勇悍而自称	谓己真沙门
为此不调心	忽作斯大恶

说是偈已。寻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开寤。如佛言曰。若教人时。先当令其观于四谛。今当为说作业根本。作是念已而语之言。汝于今者极善称量。时卖肉者作是念言。汝比丘既不买肉。何故语我极善称量。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来见济拔
如斯之比丘 久离市易法
见吾为恶业 故来欲救度
实是贤圣人 为我作利益

说是偈已。寻忆昔者为比丘时造作诸行。念先所诵经。名曰苦聚欲过欲味。思惟是已。即以肉秤远投于地。于生死中深生厌患。语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说偈言。

欲味及欲过 何者为最多
我以惭愧[革*玄]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达
不见其有利 钝者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应舍离欲
往诣于增坊 复还求出家

时罢道比丘说此偈已。即舍恶业出家精勤。得阿罗汉果。以此文证。破戒犯重。回心学道。勤修则出。虽复依理要须专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须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愿不限劫数。尽于未来尽欲度脱。等众生界拔苦与乐。知心妄动远离前境。新业不起旧结伏除。纵有重过即能轻微。业恶虽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经云。譬如[送*毛]华虽有千斤终不能敌真金一两。如旃伽河中投一升盐水无咸味饮者不觉。喻能观心强即灭重罪。

又虚空藏经云。若优婆塞优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萨毁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于毘尼中决定驱摈。如大石破。今于此经。说大悲虚空藏能救诸苦及说呪以除罪咎。设有此人。云何为证。佛告优波离。有三十五佛教救世大悲。汝当敬礼。尔时当着惭愧衣。如眼生疮深生耻愧。如癩病人随良医教。汝亦如是。应生惭愧。既惭愧已。一日乃至七日。礼十方佛。称三十五佛名。别称大悲虚空藏菩萨名。澡浴身体。烧众名香。坚黑沈水。明星出时。长跪合掌悲泣雨泪。称虚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萨。愍念我故为我现身。尔时当起是想。是虚空藏菩萨顶上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见如意珠即见天冠。此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现。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现。虚空藏菩萨身长二十由旬。若现大身与观世音等。此菩萨结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说众法音。与毘尼合。若此菩萨怜愍众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于梦中。若坐禅时。

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此字已。还入僧中。如本说戒。若优婆塞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设不得此字。便于空中有声唱言。罪灭罪灭。若无空声使知毘尼者梦见虚空藏。告言。毘尼菩萨。某甲比丘。某甲优婆塞。更令忏悔。一日乃至七日。礼三十五佛虚空藏菩萨力故。汝罪轻微。知法者复教令涂治圜厕。经八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净事。汝今一心涂一切圜厕。莫令人知。涂已澡浴。礼三十五佛。称虚空藏。向十二部经五体投地。说汝过恶。如是忏悔复经三七日。尔时智者。应集亲厚于佛像前称三十五佛名称虚空藏名。文殊师利贤劫菩萨为其作证。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报永除。不障三种菩萨业。佛告优波离。汝持是观虚空藏法。为未来世无愧惭众生多犯恶者。广分别说。说是语时。虚空藏结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现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宝说首楞严坐是故众生见此珠者。得如意自在。尔时世尊勅优波离。汝持此经不得多众广说但为一人持毘尼者。为未来世无眼众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时优波离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依佛名经云。尔时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当先忏悔一切诸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犯出家根本。若优婆塞犯优婆夷重戒。若优婆夷犯优婆塞重戒。乞忏悔者。当净洗浴着新净衣不食荤辛。当在静处修治室内。以好华幡庄严道场。香泥涂地。悬四十九枚幡。庄严佛座。安置佛像。烧种种香。散种种华。兴大慈悲。愿苦众生未度者令度。于一切众生下心如僮仆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昼夜四十九日。当对八清净僧发露所犯罪。七日一对发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归命十方诸佛。称名礼拜。随力随分。如是志心满四十九日。罪必除灭。是人得清净。时当有相现。若于觉中。若于梦中。十方诸佛与其记别。或见菩萨与其记别。将诣道场共为己伴。或与摩顶永灭罪相。或自见身入大会中处在众次。或见现身处众说法。或见法师净行沙门将诣道场示其诸佛。舍利弗。若比丘忏悔罪时。若见如是相者。当知是人罪垢得灭。除不志心。若比丘尼忏悔八重罪者。当如比丘法满足四十九日当得清净除不志心。若优婆塞优婆夷忏悔重戒。应当志心恭敬三宝。若见沙门。恭敬礼拜生难遭想。当请诣道场设种种供养。当请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发露所犯诸罪志心忏悔。一心归命十方诸佛称名礼拜。如是满足七日必得清净。除不志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忏悔诸罪。当洗浴着新净衣修治室内。敷好高座安置佛像。悬四十九枚幡。种种华香供养。诵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时忏悔满二十五日。灭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亦如是。

又大方等陀罗尼经云。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世后毁四重禁。比丘尼毁八重禁。若菩萨。若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若毁如是一一诸戒。当云何灭如是等过。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请问如是等事。汝慈悲胜故能发是问。汝若不发是问。我终不说彼恶。汝今谛听。当为汝说。若我去世后。若有恶律仪比丘毁四重禁。默受供养而不改悔。当知是比丘必受地狱苦而无疑也。我今当出良药救彼比丘。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离婆离婆谛(一)仇呵仇呵帝(二)陀罗离帝(三)尼呵罗帝(四)毘摩离帝(五)莎呵(六)

文殊师利。此陀罗尼是过去七佛所宣。如是七七亦不可计数。亦不可计说。此陀罗尼救摄众生。现在十方不可计不可数七佛。亦读诵此陀罗尼救摄众生。末世恶律仪比丘令其坚固住清净地。若有比丘毁四重禁。志心忆念此陀罗尼。诵千四百遍已。乃一忏悔。请一比丘以为证人。自陈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忏悔已。是诸戒根若不还生。终无是处。若不坚固阿耨菩提心。亦无是处。又文殊师利。云何当知得清净戒。善男子。若其梦中见有师长手摩其头。若父母婆罗门耆旧有德人。若与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当知是人住清净戒。见如是一相者。应向师说如法。除灭如是罪咎。若比丘尼毁八重禁者。若欲除灭八重禁者。先请一比丘了知内外律者。陈其罪咎。向彼比丘。彼比丘应如法而教此内外律所说。

阿隶离婆其罗帝(一)罗帝婆(二)摩罗帝(三)呵摩罗帝(四)莎呵(五)

善男子。此陀罗尼若有读诵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诵四十九遍。乃一忏悔。随师应行。是诸恶业若不除灭。终无是处。若于梦中见如上事。当知彼尼住清净地具清净戒。若有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毁诸禁戒者。亦应请一比丘了知内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经般若前。自陈其过。向此比丘说。此比丘应教净律之法所说。

伊伽罗帝(一)慕伽罗帝(二)阿帝摩罗帝(三)郁伽罗帝(四)婆罗帝婆(五)座罗伽竭帝(六)座罗竭帝(七)豆罗奢竭帝(八)毘奢竭帝(九)离婆竭帝(十)婆罗隶阿隶(十一)其罗隶阿隶(十二)持罗隶阿隶(十三)其兰隶阿隶(十四)提兰隶阿隶(十五)毘罗隶阿隶(十六)莎呵(十七)

善男子。我为慈愍一切众生故说此陀罗尼。若有下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亦读诵修行此陀罗尼。诵四百遍乃一忏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当忏悔

时应自陈过。令其耳闻如上所说。梦中得见一一事者。当知是沙弥等住清净地具清净戒。佛告文殊师利。如汝所念。行者应修五事。持诸戒境界。所谓不犯陀罗尼义。不谤方等经。不见他过。不毁大乘。不毁小乘。不离善友。常说众生妙行复有五事。不谈上界所见。亦不谈所行好丑之事。亦应日三时涂地。亦应日诵一遍日一忏悔。如是五事。是行者业不犯戒。复有五事。若有比丘行此法者。及与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复不得轻于鬼神。亦复不得破鬼神庙。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轻。亦不得与彼人往来。如是五事是行者业护戒境。复有五事。不得与谤方等经家往来。不得与破戒比丘往来。不得与破五戒优婆塞往来。不得与猎师家往来。不得与常说比丘过人往来。复有五事。不得与脑皮家往来。不得与蓝染家往来。不得与养蚕家往来。不得与压油家往来。不得与掘鼠藏家往来。复有五事。不得与劫人家往来。不得与偷人家往来。不得与烧僧坊家往来。不得与偷僧祇物人往来。不得与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来。复有五事。不得与畜猪羊鸡犬家往来。不得与观星宿家往来。不得与淫女家往来。不得与寡妇家往来。不得与酤酒家往来。如是七种五事是行者业护境界。

◎◎

违顺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尸。小乘经律譬同斩首。既律无开缘忏不复本。依大乘经许其洗荡。如呪枯木还生华果。虽许此忏须立大心顺教奉行如死还活。大士大行义不唐捐。身戒心慧志常修习。既惭且愧精励形心。心想尚虚罪岂定性。今欲科约行业条例顺违。善恶罪福具兼二种。先就恶业以论违顺。违于涅槃顺于生死。辩此违顺略显十心。有罪行者。须识业相量事而行矣。

一者无明颠倒烦恼醉惑。触境生着昏暗不醒。所以造罪。

二者内既痴醉外为恶友所迷。随顺非法恶心转炽。所以造罪。

三者内外缘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于诸善事无随喜心。所以造罪。

四者既不修善惟恶是从。纵恣三业无恶不为。所以造罪。

五者所造恶事。虽未广多。而恶心周普。夺一切乐与一切苦。所以造罪。

六者恶念相续昼夜不断。心纯念恶初无停息。所以造罪。

七者隐覆瑕疵藏讳罪过。内怀奸诈外现贤善。所以造罪。

八者身色强健谓我常存。增状作罪不畏恶道。所以造罪。

九者顽痴凶狠鲁扈抵突。无惭无愧片无羞耻。所以造罪。

十者拨无因果不信善根。断诸善根。作一阐提。不可救疗。所以造罪。

如上十心无明为本。增加不已极至阐提。顺入生死从暗入暗。织作结业无解脱期。是名无明违顺心也。既识生死罪恶之人。遇佛大慈加摄哀念。立改过法开解脱门。令我善根重得生长。如王登位宥罪缓刑。将行忏除修善改恶。善中违顺亦具十心。常须运想对治前罪。从后立仪一一观破。此正悔过立行本基也。

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谬。为善获福。为恶得罪。虽无作者果报不失。虽念念灭业不败亡。信为道源。智为能入。既智且信众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不信一阐提心。由备此心方能起忏。

二者悔罪要方惭愧为本。我惭此罪不复人流。愧我此罪不蒙天护。是为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义天。出世白法。是为忏悔翻破无愧之黑法也。要具此心方能行忏后条例耳。

三者怖畏无常命如水沫。一息不还随业流转。觉无常已食息无闲。是为无常翻破保常不畏恶道心也。

四者发露向他说罪轻重。以露罪故罪即焦枯。如露树根枝叶雕落。是为发露翻破覆藏现净心也。

五者断相续心毕竟舍恶。克决雄猛犹若刚刀。是为决定要期断恶翻破恶念相续心也。

六者发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与一切乐。此心弘广无所不遍。是为大乘菩提之心翻破遍恶心也。

七者修功补过勤策三业精进不休。是为修功立德翻破不修三业无辜起恶心也。

八者守护正法不念外道邪师破坏佛法。誓欲光显令久住也。是为守护翻破灭一切善事心也。

九者念十方佛无量功德神通智慧。欲加护我慈哀我苦赐我除罪清净良药。是为翻破念恶知识心也。

十者观罪性空。罪从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无。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无主。非内非外。亦无中间。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为心。但有名字。名为罪福。如是名字。名字即空。还源反本毕竟清净。是为观罪性空翻破无明颠倒执着心也。若无明灭故诸行灭。诸行灭故生死灭。是为十二因缘大树坏。亦名苦集子果两缚脱。亦名道灭二谛显。是为方等观慧日月照明众生遇此重恩故得见十方佛也。此标大慈具说如经。

会意部第四

问经说忏悔能灭罪业。云何唯说观理智心能灭诸业。释言。忏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忏悔。谓佛像前行道礼敬发愿。要期断除事恶。二是智心依理忏悔。谓观身心断除结使。但所造业有轻有重。若论轻业事忏亦灭。若论重业有可转者。亦能转重令轻。谓三涂业人中轻受。故十住婆沙论云。我言。忏悔罪则轻薄。于少时受。故知事忏转重令轻。牵报不定。由不断结故。有漏力微。不尽故业。后必受报。非全不定。今故偏说。观理断结。无惑润业。业不牵生。随所断处。故业永尽。于现造业亦不招生。则于过现所造善恶。方是究竟牵报不定。今据此义。是以偏说。故诸智者。欲断过现三涂重业。即学观理永免恶道。是故初果名为抵债。故摄论云。若无苦下无明诸行不生。若行已生无修道。无明诸行不熟。何以故。须陀洹人不造感生报业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报。又优婆塞戒经云。若人具有欲界诸业得阿那含果。能转后业现在受之。罗汉亦尔。故知观理是真忏悔。故华严经偈云。

一切业障海 皆由妄想生
若欲忏悔者 当求真实相

又大宝积经云。百千万劫久习结业。以一实观即皆消灭。又诸法无行经云。若菩萨能见一切众生性即涅槃性。则能毕竟灭业障罪。故又普贤菩萨经云。观心无心。从颠倒相起。如此相心从妄想起。如空中风无依止处。故知善恶取性作相由未寤理。非无妄业。后若寤理前业即灭。无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观理时。当思诸障本唯空寂。常与诸佛同一真性。洎沙万德法界无殊。但无明障厚不能覩见。以不见故常于佛前破戒违道。十恶五逆无过不为。犹如一堂筵及凡圣在堂供养。有多盲人。以无目故遂于众前具造诸恶。时有智人愍之不已。遂语盲人曰。此堂具有凡圣僧众。汝云何对之公然造恶。盲人闻已惭愧怖畏。谢过无地。遂即申意告白僧众曰。弟子某甲敬白合堂师等。弟子无福少来失明。虽与师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见。以不见故遂于师前无过不为。今因善友开导。始知有师。惭愧怖畏不可具陈。弟子今从合堂师等求哀忏悔。唯愿师等受弟子归诚忏悔。然此盲人虽自无眼不见僧众。然知僧众先皆见已受其忏悔。我等亦然。昔造罪时常在佛前。今欲悔过。了知诸佛悉皆见已。但一切诸佛三达灵智五眼明照。知无不尽。莫问远近。内外明闇如掌观珠。随机赴感不差时也。

又知罪缘无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缘。虚受是苦。故维摩经云。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却推罪性皆空。发智慧火了无明闇。无始已来所造诸恶。犹如闇室。忏悔正解。状若明灯。明灯一照昏闇皆除。不以闇来无始能推灯也。明闇解惑尔来无始。迷因谬果具造诸非。事等如闇。今欲悔除。依佛性力发正见火。事等明灯。灯起闇除。解生惑丧。义无不灭也。亦如霜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药除。亦如迷方待寤而正。亦如恶类众薪悔如。豆火须臾殄灭。是故涅槃经云。譬如[迭*毛]华千斤不如真金一两。造罪虽多不如少善。既对佛造愆。还同盲人向僧忏悔。罪无自性。从缘而灭。故业报差别经偈云。

若人造重罪 作已深自责
忏悔更不造 能拔根本业

既知真伪即知所缘罪业。从事而生。惑情障解。迷而不觉。故有斯罪。如云覆日如闇冥室。今之寤心缘理而生。解兴惑丧。如光灭暗。前心虽起重罪。后念观理。妄心即灭妄境不生。久熏不已业种自亡。故未曾有经云。前心作恶如云覆日。后心起善如炬消暗。又大集经云。如百年垢衣可于一日澣令鲜

净。如是百千劫中所集诸不善业。以佛法力故善顺思惟。可于一日一时尽能消灭也。

仪式部第五

此之一门行者欲忏。要对三宝胜缘境前。偏袒露膊脱去巾履。女人不劳袒髻具服威仪。合掌恭敬。请一大德耆年宿迈自心敬者。先当奉请十方三宝以为良缘。故人述偈云。

归命十方一切佛	顶礼无边净觉海
亦礼妙法不思议	真如自性清净藏
住于极爱一子地	得道得果诸圣人
我以身口清净意	咸各归命稽首礼

然后请忏悔主云。

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某甲。今请大德为忏悔阿阇梨。愿大德为我作忏悔阿阇梨。我依大德故得忏悔。慈愍故(一遍亦得三遍弥善)。

第二忏悔师先教识前罪性轻重。具如初意。依论忏悔总有四种。一更相易脱忏。是凡夫下品忏法。二永断相续忏。是上品凡夫忏法。三焦业忏。是贤人忏法。四灭业忏。是圣人忏法。前二是事中忏敌对而除。未能灭业且伏而不起。由不依理观未入圣位。虽得免非未来不入恶道。然此业性常在以熏成种。故如人斫树但去枝条其根仍在。后二忏悔要须缘空寤理心境虚融。常须作意见谛渐修。然后得灭。今且依第二凡夫永断相续忏。令业伏不行。常依善友发大誓愿。临命终时亦得随愿往生十方净土永离三恶。以住娑婆恐心怯弱不能坚固。意欲退者。当以五法佐助得不悔果。一信。二惭。三愧。四善知识。五宗敬戒。一信者为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法因之而生。二惭者。自不作罪。三愧者。不教他作罪。又惭者。内自羞人。愧者。羞天。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一切凡圣。善知识者是全梵行。戒者是汝大师故。三宝是凡圣所依。故须归敬。戒师临时种种开诱令发大心永断后犯。临时诫勸不可预述。

洗忏部第六

如舍利弗悔过经云。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罗汉道。欲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来之事者。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鸡鸣时。澡漱正衣服。叉手拜十方佛。自在所向。当悔过言。

某等宿命从无数劫以来。所犯过恶。至今世所犯淫嫉。所犯瞋怒。所犯愚痴。不知佛时。不知法时。不知比丘僧时。不知善恶时。若身有犯过。若口犯过。若心犯过。若意欲害佛。嫉恶经道。若鬪比丘僧。若杀阿罗汉。若自杀父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杀生。教人杀生。见人杀生代其喜。身自行盗。教人行盗。见人行盗代其喜。身自欺人。教人欺人。见人欺人代其喜。身自两舌。教人两舌。见人两舌代其喜。身自骂詈。教人骂詈。见人骂詈代其喜。身自妄言。教人妄言。见人妄言代其喜。身自嫉妬。教人嫉妬。见人嫉妬代其喜。身自贪饕。教人贪饕。见人贪饕代其喜。身自不信。教人不信。见人不信代其喜。不信作善得善作恶得恶。见人作恶代其喜。身自盗佛寺中财物。若比丘僧财物。教人行盗。见人行盗代其喜。身自轻称小斗短尺欺人。以重称大斗长尺侵人。见人侵人代其喜。身自故作贼。教人作贼。见人作贼代其喜。身自恶逆。教人恶逆。见人恶逆代其喜。身诸所更以来生五处者。在泥犁中时。在禽兽中时。在薜荔中时。在人中时。在天中时。身在此五逆中生时。所犯过恶。不孝父母。不孝于师。不敬于善友。不敬于善沙门道人。不敬长老。轻易父母。轻易于师父。轻易求阿罗汉道者。轻易求辟支佛道者。若诽谤嫉妬之。见佛道言非。见恶道言是。见正言不正。见不正言正。某等诸所作过恶。愿从十方诸佛求哀悔过。令某等今世不犯此过殃。令某等后世亦不被此过殃。所以从十方诸佛求哀者。何佛能洞视彻听。不敢于佛前欺。某等有过恶不敢覆藏。从今以后皆不敢复犯。

佛语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不欲入三涂者。诸所作过皆当悔过。不当覆藏。不欲生边地无三宝处。皆当悔过。不当覆藏。乃至欲得三乘道果者。皆当悔过。不当覆藏。佛语舍利弗。若使天下男子女人。皆得阿罗汉及辟支佛。若有人供养天下阿罗汉辟支佛满千。不如持悔过经于昼夜各三过读一日其得福胜供养天下阿罗汉辟支佛。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又依普贤观经云。忏悔六根本意。由业障故。不净六根。具造十恶。处处贪着。遍六情根。此六根业枝条华叶。悉满三界一切生处。增长无明。今欲忏悔。广请诸佛菩萨。读诵大乘志心彻倒。发愿求破坏身心一切恶业。念念之中得见普贤十方诸佛。故说偈云。

若有眼根恶	业障说不净
但当诵大乘	思念第一义
是名忏悔眼	尽诸不善业
耳根闻乱声	坏乱和合义
由是起狂乱	犹如痴猿猴
但当诵大乘	观法空无相
永离一切恶	天耳闻十方
鼻根着诸香	随染起诸触
如此狂惑鼻	随染生诸尘
若诵大乘经	观法如实际
永离诸恶业	后世不复生
舌根起五种	恶口不善业
若欲自调顺	应勤修慈心
思法真寂义	无诸分别相
心根如猿猴	无有暂停时
若欲折伏者	当诵大乘经
念佛大觉身	力无畏所成
身为机关主	如尘随风转
六贼游戏中	自在无罣碍
若欲灭此恶	永离诸尘劳
当处涅槃城	安乐心澹怕
但当诵大乘	念诸菩萨母
无量胜方便	从思实相得
如此等六法	名为六情根
一切业障海	皆从妄相生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实相
众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
是故应志心	忏悔六情根

述曰。余自勤力检讨一切经论。虽复教人总忏罪法。然文多散落不可具录。将前二经忏文稍略。所以偏引出之。窃寻众生无始至今造过极多。名数尘沙。若依前忏。又恐洗荡不可周净。今此已下更依隋代昙迁灵裕二法师。总忏十恶。冀望周悉。虽是凡夫所撰。然文义皆采拾地持经论圣意。而纒集之。依之修行皆合佛意。古今诸德忏文甚多。比校周悉未能逾下二文也。

十恶忏文(昙迁法师撰文)。

弟子某甲。普为一切法界众生。发露无始已来所作罪业。或杀害君亲及真人罗汉。兵戈征讨锋刃杀戮。游猎禽兽网捕虫鱼。或经作恶王刑罚差滥。乃至含灵禀性蠢动。凡诸生类残害杀伤。及猛兽鸷鸟递相噉食。或盗佛物法物僧物及他财宝。居官因事纳货受财。或非己室家外行淫秽。莫简亲属不避僧尼。横起爱憎妄相妬忌。或虚诈妄语诳惑君亲。不知不见言知言见。凭托鬼神诡诞世俗。或谗谄两舌鬪乱二边。将此恶言向彼陈说。持彼恶语复向此论。阻隔君臣离间骨肉。一切和合由其破坏。或出言龕犷毁訾他人。呵叱任情骂詈在口。或不以正言。乃为绮语。说善为恶。以臭为香。名长为短。说白为黑。谬言诡语调弄于人。或志在贪味。求取不节。性多瞋忿。恚怒自缠。或不识正理迷惑邪见。谤佛法僧说无因果。不信修善受人天乐。不信为恶受地狱苦。或谓此身无因而得。或谓未来断无因果。毁坏塔寺焚烧经典。融刮佛像以取金铜。污秽伽蓝违越禁戒。或饮酒噉肉及食五辛。愚痴邪见无恶不造。凡此所陈十种恶业。自作教他。见作随喜。从无始已来定有斯罪。以罪因缘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间短命多病。常处卑贱。及以贫穷。共人有财不得自在。妇不良谨。二妻相诤。多被谤毁。为人诳惑。所有眷属弊恶破坏。不值好语常闻恶声。凡所陈说常有诤讼。假说真言人不信受。吐发音辞又不辩正。贪财无厌所求不获。常为他人伺其长短。不善知识共相恼害。常生邪见之家。常怀谄曲之心。无始已来十不善业。皆从烦恼邪见而生。令依佛性正见力故。发露忏悔。皆得除灭。譬如明珠投之浊水以珠威德水即澄清。佛性威德亦复如是。投诸众生四重五逆烦恼浊水皆即澄清。弟子某甲及一切法界众生。自从今身乃至成佛。愿更不造此等诸罪。归命敬礼常住三宝。忏悔已讫次礼忏功德发愿说偈云。

愿于未来世	见无量寿佛
无边功德身	我及余信者
既见彼佛已	愿得离垢眼
成无上菩提	普及于含识

总忏十恶偈文(灵裕法师撰文)

自惟我生死	过去无初际
乃至于今生	相续不断绝
愚痴暗覆故	三毒火常然

虽有身与心
徒蒙一切佛
照我二种身
怀惑生诸趣
谛思此因缘
又念诸众生
因妄想识浪
是身无种种
因于失念故
由之起爱憎
日夜怀嫌恨
遂于众生中
贪夺于资生
虚诞无实语
两舌相破坏
贪海无厌足
邪见背正教
违犯诸如来
嫌恨与爱憎
是罪若不忏
积熏而不已
及与诸苦具
皆悉不能救
所造诸愆咎
随顺本净性
自此渐微薄
深心悔诸罪
照及苦众生
皆令悉消灭
从此至究竟
于今得圆满

而不能自寤
放智慧日光
亦未之知觉
无类而不更
谁非己眷属
元同一心海
幻起诸趣身
与我同如性
彼我分别生
常共相鬪诤
思念相报及
无一不伤害
非分起染欲
恶口不择言
绮语调弄人
瞋火然复然
谄曲无诚信
一切清净戒
无心而不有
长夜熏自心
变成地狱处
诸佛于尔时
唯除自发露
应佛菩萨心
无始时无明
是故怀惭愧
愿佛放慈光
所有烦恼聚
自性清净心
平等真法界

(下有六行偈长安延兴寺玄琬律师撰)

伤己无始随自心
于中孤独无救护

顺入欲流堕洄洑
具造无边百种苦

所受诸苦时报定	诸佛威神不能救
困逼事穷苦对至	方乃有此一念寤
以其无明瞋膜厚	三毒之火常炽然
意欲远离不能离	如癰已熟待破时
唯愿诸佛放慈光	时复照及极苦者
往昔所造三业罪	及今现起一切恶
未来应生诸烦恼	顶礼忏悔愿灭除

颂曰。

五体悔前朝	三屈忤中夕
鸣椎诚旭旦	哀我苦劳役
引目寓金言	悲伤尘垢积
咄哉形非我	嗟往常沈溺
踟蹰歧路危	挥手谢中析
洗涤归诚忤	皎洁凌云释
萧索业苦离	升陟随缘益
虽未齐高踪	且免幽途历

感应缘(略引三验)

- 晋沙门慧达
- 梁沙门法宠
- 唐沙门德美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向西北行。路转高稍得平衢。两边列树。见有一人执弓带剑当衢而立。指语两人将荷西行。见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声言。勿与之也。有人从地踊出。执铁杵将欲击之。荷遽走历入十许家皆然。遂无所得。复西北行见一姬乘车。与荷一卷书。荷受之。西至一家。馆宇华整。有姬坐于户外。口中虎牙。屋内床帐光丽。竹席青几。复有女子处之。问荷得书来不。荷以书卷与之。女取余书比之。俄见两沙门。谓荷汝识我不。荷答不识。沙门曰。今宜归命释迦文佛。荷如言发念。因随沙门俱行。遥见一城。类长安城。而色甚黑。盖

铁城也。见人身甚长大。肤黑如漆。头发曳地。沙门曰。地狱中鬼也。其处甚寒。有水如席。飞散着人头头断。着脚脚断。二沙门云。此寒冰狱也。荷便自识宿命知两沙门。往维卫佛时并其师也。作沙弥时。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虽有佛竟不得见。从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晋中。又见从伯在此狱里。谓荷曰。昔在邺时不知事佛。见人灌像聊试学之。而不肯还直。今故受罪。犹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见刀山地狱。次第经历观见甚多。狱狱异城不相杂厕。人数如沙。不可称计。楚毒科法。略与经说相符。自荷履践地狱。示有光景。俄而忽见金色。晖明皎然。见人长二丈许。相好严华体黄金色。左右并曰。观世大士也。皆起迎礼。有二沙门。形质相类。并行而东。荷作礼毕。菩萨具为说法可千余言。末云。凡为亡人设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亲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得免脱。七月望日沙门受腊。此时设供弥为胜也。若割器物以充供养。器器摽题言。为某人亲奉上三宝。福施弥多其庆逾速。沙门白衣见身为过及宿世之罪种种恶业。能于众中尽自发露。不失事条勤诚忏悔者。罪即消灭。如其弱颜羞惭耻于大众露其过者。可在屏处。默自记说。不失事者。罪亦降灭。若有所遗漏非故隐蔽。虽不获免受报稍轻。若不能悔无惭愧心。此名执过不返。命终之后克坠地狱。又他造塔及与堂殿。虽复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诚供助。获福甚多。若见塔殿。或有草秽。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礼拜功德随即尽矣。又曰。经者尊典化导之津。波罗蜜经功德最胜。首楞严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读诵经处。其地皆为金刚。但肉眼众生不能见耳。能勤讽持不堕地狱。波若定本及如来钵。后当东至汉地。能立一善于此经钵。受报生天倍得功德。所说甚广。略要载之。荷临辞去。谓曰。汝应历劫备受罪报。以尝闻经法生欢喜心。今当见受轻报一过便免。汝得济活可作沙门。雒阳临淄建业鄮阴成都五处。并有阿育王塔。又吴中两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颇得真相。能往礼者不堕地狱。语已东行。荷作礼而别。出南大道。广百余步。道上行者不可称计。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多。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噉肉何缘受报。时即见襄阳杀鹿之地。草树山涧忽然满目。所乘黑马并皆能言。悉证荷杀鹿年月时日。荷惧然无对。须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镬汤中。自视四体溃然烂碎。有风吹身聚小岸边。忽焉不觉还复全角。执笔者复问。汝又射雉。亦尝杀雁。言已又投镬汤。如前烂法。受此报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谓荷曰。汝受轻报又得还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后复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见故身意不欲还。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苏活。奉

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梁杨都宣武寺沙门法宠。姓冯。南阳冠军人也。年三十八。正胜寺法愿道人。善通樊许之术。谓宠曰。君年满当死。无可避处。唯祈诚诸佛忏悔先愆排脱。或可冀耳。宠因引镜验之。见面有黑气。于是货卖衣钵资余并市香供。飞舟东逝。直至海盐。居在光兴闲房礼忏。杜绝人物。昼忘食息。夜不解衣。迄至四十岁暮之夕。忽觉两耳肿痛。弥生怖惧。其夜忏达四更。闻户外有人言曰。君死业已尽。遽即开户都无所见。明晨借问。金言。黑气都除两耳。乃是生骨。斯实由忏荡之殷故使延寿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唐京师会昌寺释德美。姓王。清河临清县人。年在童稚天然乐善。口有所演常歌赞呗。拥尘聚戏必先为塔。每见形像生知礼敬。由是亲故密而异之。知非绍俗之嗣也。任从师学。十九出家。虽经论备阅。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博通心首。往太白山。诵佛名一部一十二卷。每行忏时诵而加拜。布服蔬食不衣皮帛。初依九陇太白僧邕禅师受业。后住京师慧云寺。值静默禅师。又从请业。每至夏礼忏将散道场。去期七日苦加勇励。万五千佛日别一遍。精诚难及。多感征祥。自从小至终美礼千遍。承师静默。大有福德。尝于兴善。年别千僧七日行道。期满厚馐。人奉十缣。将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开皇之末。终于大业十年。年别大施。其例咸尔。默将灭度。以普福田用委于美。美顶行之。悲敬两田年别一会。又普盆钱夏末常施。大业末中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异人。形服率丽然。来告美曰。时既炎热。何不作饼以用供养。且溲二十斛面作两日调。明旦将设。半夜便起。打面动案。人物惊乱并作切粥。以供大众。须臾切面命煮随熟。千人同饱咸共欣庆。饼复坚韧一无所坏。试寻看匠。通问失所。合众悲怪感招斯应。又至武德之始。创立会昌。延美而住。乃于西院造忏悔堂。像设华严堂宇宏丽。誓共含生断诸恶业。镇长礼忏洁净方等。欲有升坛要凭美忏。又于一时井忽枯竭。忏徒驻立无由洗忏。美执香炉临井加祈。应时泉涌。过同旧足。时共叹怪。福力所资。所畜舍利。藏以宝函。随身所往。必赍供养。每有起塔祈请散给。精祈通感随请皆给。又至秋夏常行徒跣。恐踏虫蚁慈济含生。又年别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过三年不言。或行不轻通礼七众。或节俭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寔繁。或生常辍想专固西方。口诵弥陀终于命尽。以贞观十一年二月

二十六日。合掌称佛。卒于会昌。春秋六十矣。尸送南山鸱鸣堆。弟子等收骸起塔树碑会昌。侍中于志宁为文(右此一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此有七部)

- 述意部
- 劝持部
- 三归部
- 五戒部
- 八戒部
- 十善部
- 三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拔苦与乐。必须崇戒。经喻多种。且述三五。能涉远路。喻之脚足。胜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长万物。喻之时雨。善疗众病。喻之良医。能消饥渴。喻之甘露。接济沈溺。喻之桥梁。运度大海。喻之浮囊。照除昏暗。喻之灯光。防非止恶。喻之戒善。归趣解脱。终籍尸罗。庄饰法身。喻之璎珞。如是之喻。亦有无量。岂不敬之。励意奉持也。

劝持部第二

如涅槃经云。欲见佛性证大涅槃。必须深心修持净戒。若毁净戒是魔眷属。非我弟子。又大品经云。我若不持戒当堕三恶道中尚不得人身。况能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具一切种智。又萨遮尼捷子经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痒野干身。何况当得功德之身。又华严经偈云。

戒是无上菩提本 应当具足持净戒
若能坚持于禁戒 则是如来所赞叹

又月灯三昧经。佛说偈言。

虽有色寿及多闻 若无戒智犹禽兽
虽处卑下少闻见 能持净戒名胜士

又遗教经云。戒是正顺解脱之本。又持此戒得生诸禅定。又奉此戒是汝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又智度论云。若求大利当坚持戒。如惜重宝。如护身命。以戒是一切善法住处。又如无足欲行。无翅欲飞。无船欲济。是不可得。若无净戒欲得妙果。亦复如是。若弃舍此戒。虽复山居服药食草与禽兽无异。若能持戒。香闻十方。名声远布。天人爱敬。所愿皆得。持戒之人寿终之时。刀风解身筋脉断绝心不怖畏。又地持论云。三十二相无差别因。皆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尚不得下贱人身。况复大人相报。又成实论云。道品楼观以戒为郭。禅定心城以戒为柱。要佩戒印得入善众。又萨婆多论云。佛告比丘。戒有四义。故毁者重于余经。一戒是佛法平地。万善由之生长。二一切佛子皆依戒住。若无戒者则无所依。一切众生由戒而有。三戒是趣涅槃之初门。若无戒者则无由得入泥洹城。四戒是佛法璎珞。能庄严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胜故。秘故。但诸契经不择时人说而得名经。律则不尔。唯佛自说。要在僧中。故胜也。又依涅槃经云。如圆护持戒乃至没命终不故犯。佛说喻云。如一罗刹随度海者总乞浮囊。度者答言。宁杀身命浮囊叵得。罗刹复言。不肯全施见惠其半。彼人尔时亦不施与。如是展转乞微尘许。彼人尔时乃至微尘亦不施与。菩萨摩訶萨持禁戒时亦复如是。烦恼罗刹教化菩萨令犯四重。护余轻者菩萨不随。劝犯僧残菩萨不许。劝犯波逸提菩萨不肯。劝犯提舍尼菩萨不肯。劝犯突吉罗菩萨不随。故经云。菩萨摩訶萨持四重禁及突吉罗。敬重坚固等无差别。作是愿言。宁以此身投于炽然猛火深坑。终不毁犯三世诸佛禁戒。与居士女等而行不净。复作是愿。宁以热铁周匝缠身。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于信心檀越衣服。复作是愿。宁以此口吞热铁丸。终不敢以破戒之口食于信心檀越饮食。复作是愿。宁卧此身大热铁上。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床卧敷具。复作是愿。宁以此身受三百铢。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医药。复作是愿。宁以此身投热铁镬。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复作是愿。宁以铁椎打碎此身令如微尘。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礼拜。复作是愿。宁以热铁挑其两目。不以染心贪视好

色。宁以铁锥遍耳换刺。不以染心听受诸声。宁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贪着诸香。宁以利刀割去其舌。不以染心贪着美味。宁以利斧斩斫其身。不以染心贪着诸触。何以故。以是因缘能令行者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又发愿言。菩萨护持如是诸禁戒已。悉以施与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得清净戒。不折戒。不退戒。随顺戒。毕竟戒。具足成就波罗蜜戒。菩萨摩訶萨修持如是清净戒时。即得住于初不动地。

述曰。菩萨既能如是坚持禁戒得不退果。今劝道俗有能仰慕者。从受三聚净戒十无尽戒二十四戒在家出家所有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悉能圆护。是真佛子。开佛性门。入涅槃道。

又十轮经云。或有戒坏见不坏于圣道中堪任法器。四句分别。思意可知。故涅槃经云。于乘缓者乃名为缓。于戒缓者不名为缓。亦有四句分别可知。又辩意长者子经云。佛为辩意长者子。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颂曰。

不杀得长寿	无病常解脱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
不盗常大富	自然钱财宝
七宝为宫殿	娱乐心常好
男女俱不淫	身体香洁净
所生常端正	德行自然明
不欺口气香	言语常聪明
谈论不吃蹇	所说众奉用
酒食不过口	无有乱乱意
若当所生处	天人常奉侍
若其寿终后	二十五神迎
五福自然来	光影甚炜烨

又大庄严论云。昔有旃陀利家生其七男。六兄并得须陀洹道。唯小者故处凡夫。母人旃陀利身得阿那含果。兄弟七人尽持五戒。彼国常仪旃陀利行杀。国中男女犯杀盗淫及余重罪。尽使旃陀利杀之。时国王召彼大兄言。有应死之徒汝行杀之。其拜自陈。特愿弘恕。我受五戒守身谨慎。乃至蚊子亦不敢杀。不能为非。宁自杀身不敢犯戒。时王奋怒勅市杀之。复白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恣王欲杀。杀心不得。仰从王命即令梟首。次召诸弟。五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杀。王瞋恚盛。尽便杀之。次复召小子。母子俱来。王见母

来倍复瞋怒。前杀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来。母曰。愿听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尽得须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尘终不兴恶如一毛发。今此小子处在凡夫。身虽修善未蒙道法。是故念子。既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毁戒行杀。身坏命终入大地狱。怜念子故是以送来。王复问母。前死六子尽得须陀洹道耶。答曰。尽得。王复问母。母得何道。答曰。得阿那含道。王闻斯语自投于地称怨自责。我造罪根坐不安席。即自严办香油酥薪。取六死尸而阁维之。为起六偷婆与之供养。日三忏悔。复出财货给彼老母。至于斋日数数忏悔。望得罪薄免于地狱。故涅槃经云。须陀洹果虽生恶国。以道力故犹故持戒。不起杀盗淫两舌饮酒等过。

又杂宝藏经云。昔有尊者阿罗汉字祇夜多。佛时去世。七百年后。出罽宾国。时罽宾国有一恶龙。名阿利那。数作灾害。时有二千罗汉。各尽神力。驱遣此龙。令出国界。其中有百罗汉。以神通动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复有五百人入禅定经行。诸人各尽其神力不能使动。时尊者祇夜多。最后往到龙池所。三弹指言。龙汝今出去。不得此住。龙即出去不敢停住。尔时二千罗汉语尊者言。我与尊者。俱得漏尽解脱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尽其神力不能令动。尊者云何以三弹指令龙远入大海也。于时尊者答言。我凡夫已来受持禁戒。至突吉罗。等心护持。如四重无异。今诸人者。所以不能动此龙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动。

又贤愚经云。时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洁。有一沙弥弟子。护持禁戒没命不犯。有优婆塞。长请其师。日别送食。就处供养。时优婆塞合家良贱并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尔时尊者日时恐晚。即告沙弥。汝往取食。沙弥善摄威仪到家打门。女问是谁。答言。沙弥为师迎食。女心欢喜我愿遂矣。即与开门。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淫欲火烧。于沙弥前作诸妖媚。摇眉顾影现染欲相。沙弥见已念言。此女为有风病颠狂病耶。是女将无欲结所使欲娆毁我净行耶。坚摄威仪颜色不变。时女即便五体投地。白沙弥言。我常愿者今已时至。我常于汝欲有所陈。未得静便。想汝于我亦常有心。当与我愿。我此舍中多有珍宝。如毘沙门天宫宝藏。而无有主。汝可屈意为此舍主。我为汝婢供给使令。必莫违我。满我所愿。沙弥心念。我有何罪遇此恶缘。我今宁舍身命不可毁破禁戒。又复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盛舍于惭愧。走外牵捉及诽谤我。街陌人见不离污辱。我今当于此处舍命。方便语言牢闭门户。我入一房作所应事。女即闭门。沙弥入房。关檀门户。得一剃刀。心甚欢喜。脱身衣服置于架上合掌跪向佛涅槃处。自立誓愿。我今不舍

佛法僧不舍和尚阿阇梨。亦不舍戒行。正为持戒舍此身命。愿所往生出家学道。净修梵行尽漏成道。即刎颈死。血流污身。时女怪迟趋户看之。见户不开。唤无应声。方便开户。见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寻息惭结懊恼。自拔头发分裂面目。婉转灰土之中。悲呼泣泪。迷闷断绝。其父会还打门唤女。女默不应。父怪其静。使人蹋门。开视之见女如是。即问女言。汝何尔耶。女默不答。心自思惟。我若实对甚可惭愧。若言沙弥毁辱我者。则谤良善当堕地狱。受罪无极。不应欺诳。即以实答。具述前缘。父闻女言。心无惊惧。即告女言。一切诸法皆悉无常。汝莫忧惧。即入房内见沙弥身。血皆污赤如旃檀。即前作礼赞言。善哉护持佛戒能舍身命。载死沙弥至平坦地。积众香木阁毘供养。王即请师广为大众说微妙法一切见闻皆发道心。

三归部第三(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功能部
- 神卫部
- 归意部
- 受法部
-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宝应化随机感益。一音演说各得类解。故论云。归依佛者。谓一切智五分法身也。归依法者。谓灭谛涅槃也。归依僧者。谓诸贤圣学无学功德自他身尽处也。即自他惑灭所无之处。故云尽处也。故般若经云。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得名。无为即无漏之别因也。由此三宝常住于世。不为世法之所[凌*欠]慢。以称宝也。如世珍宝为生所重。今此三宝为诸群生三乘七众之所归仰。故名三归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较量功德经云。尔时长老阿难向佛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得几所功德我实未解。唯愿如来分别演说。令诸众生得正知见。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假使满阎浮提须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满一百年。持于世间一切所有娱乐之具尽给施与。复以四事具足供养。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同前供养。于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难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万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佛告阿难。假使满西瞿陀尼斯陀舍人。满二百年如前供养。亦不可及。假使满东弗婆提阿那舍人。满三百年如前供养。亦所不及。假使满北方鬱单越满中阿罗汉。满四百年如前供养。亦所不及。假使满四天下辟支佛。满十千年如前供养。亦所不及。假使满三千大千世界诸佛如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万岁中如前供养。虽得无量无边不可算数福德。犹不如有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胜前百倍千倍万倍不可算数。言辞譬类所能知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若有人能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乃至一弹指顷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缘得无量无边功德。若复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斋已。如说修行。所得功德胜前福德千倍万倍百千万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若能受持五戒。尽其形寿。如说修行。所得功德胜前福德百倍千倍万倍亿倍。非算数譬喻所能知及。若复有人受沙弥戒沙弥尼戒。复胜于前。若复有人受式叉摩那戒。复胜于前。若复有人受比丘尼大戒。复胜于前。若复有人尽形寿受大比丘戒。修行不缺。复胜于前。阿难闻说三归依处乃至尽寿获大功德。叹未曾有。是经微妙不可思议。明甚深义。功德广大。难可较量。是故佛言。名为希有希有经。汝当奉行。又善生经云。若人受三自归。所得果报不可穷尽。如四大宝藏举国人民七年之中运出无尽。受三归者其福过彼。不可胜计。

又校量功德经云。四大洲中满二乘果。有人尽形供养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归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议。以诸福中唯三宝胜故。若起谤毁获罪无边。以善恶例同故。耆域调达俱出佛血。由心善恶。致同劫寿。苦乐有异。

又杂阿含经云。与须达令受三归终生天上。有怀妊者为其胎子。受三自归。生已后有知见。复教三归。设有奴婢客人怀妊生子。亦如是教。若买奴婢能受三归。及以五戒。然后买之。不能不买。乃至乞贷举息要受三归。然后与之。若有施三宝物者。从世尊闻。称名祝愿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来。有

无上知见。审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归功力最大。不得不受。又法句喻经云。昔者天帝释五德离身。自知命尽当下生世间在陶作家受驴胎。自知福尽甚大愁忧。自念三界之中济人苦厄。唯有佛耳。于是驰往佛所。稽首作礼。伏地志心三自归命佛法圣众。未起之间其神忽出。便至陶家驴母腹中作子。时驴自解走瓦坏间破坏坏器。其主打之。寻时伤胎。其神即还入故身中。五德还备复为天帝。佛三昧觉。赞言。善哉天帝。能于殒命之际归命三尊。罪对已毕不更勤苦。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所行非常	谓兴衰法	夫生辄死
此灭为乐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坏	人命亦然	

帝释闻偈。知无常之要。达罪福之变。解兴衰之本。尊寂灭之行。欢喜奉受得须陀洹道。又僧护经云。尔时世尊告僧护比丘。汝于海中所见龙王。由闻法故。虽受龙身。命终之后生兜率天。天中命尽得受人身。弥勒出世作大长者。财富巨亿。为大檀越。供养弥勒世尊及比丘僧。四事具足。是诸龙王犹尚能得如是功德。况我弟子如法出家。坐禅诵经三业具足。必证涅槃。尔时世尊。无问自说云。

归依佛者	得大吉利	昼夜心中
不离念佛	归依法者	得大吉利
昼夜心中	不离念法	归依僧者
得大吉利	昼夜心中	不离念僧

又旧杂譬喻经云。昔释迦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为母说经。时有一天寿命垂尽。有其七事为之应现。一者项中光灭。二者头上传饰华萎。三者面色变。四者衣上有尘。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离本座。即自思惟。寿终之后。当弃天乐下生拘夷那竭国受疥癞母猪复中作子。甚预愁忧不知何计得免此罪。有天语言。今佛在此为母说经。佛为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脱卿之重罪。何不往归。即到佛所稽首作礼。未及发问。佛告天子。一切万物皆归无常。汝素所知何为忧愁。天白佛言。虽知天福不可得久。恨离此座当为母猪。以是为毒。人趣受身不敢为恐也。佛言。欲脱猪身当三自归言。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比丘僧。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从佛教晨夜自归。于后七日天命寿尽。来至维耶离国作长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归。始生堕地。亦跪自归。其母媿身又无恶露。母傍侍婢怖而弃走。母

亦深怪儿堕地语。谓之荧惑。意欲杀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若杀此儿父必罪我。即具白长者所由。父言。止止。此儿非凡人。生百岁尚不晓归。况儿堕地能自称佛。好养视之无令轻慢。儿遂长大。七岁与其辈类于道边戏。时佛弟子舍利弗目连。适过儿傍。儿言。我和南。舍利弗等惊怪小儿。能礼比丘。儿言。道人不识我耶。佛于天上为母说经。我时为天当下作猪。从佛受教自归得人。汝岂不知耶。比丘即禅亦寻知之。即为祝愿。因请佛及僧供养毕讫。佛为说法。父母及儿内外眷属。应时皆得阿惟越致。自归之福也。

神卫部第三

依七佛经云。三归有九神卫护行者。其九是何。

归佛有三神 一名陀摩斯那 二名陀摩婆罗那 三名陀摩流支 归法有三神 一名法宝 二名呵责 三名辩意 归僧有三神 一名僧宝 二名护众 三名安隐

又依灌顶经云。佛在舍卫国与大众说法。于是异道有一鹿头梵志。来到佛所稽首作礼。胡跪合掌白佛言。久闻瞿昙。名声远振。令欲舍置异学受三自归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舍置余道归命我者。当自悔过。生死之罪。其劫无量。不可称计。梵志言诺。受教即净身口意。复作是言。唯愿世尊。施我法戒。终身奉行。不敢毁缺。佛告梵志。汝能一心更三自归已。我当为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释所遣诸鬼神。以护男子女辈受三归者。梵志因问佛言。何等是耶。愿欲闻之。开化十方诸受归者。佛言。如是灌顶善神。今当为汝略说三十六。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不罗婆(汉言善光)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婆诃娑(汉言善明)主头痛。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娑逻波(汉言善力)主寒热。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旃陀罗(汉言善月)主腹满。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陀利奢(汉言善现)主痈肿。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诃楼诃(汉言善供)主癫狂。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伽娑帝(汉言善舍)主愚痴。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志坭哆(汉言善寂)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提婆萨(汉言善觉)主淫欲。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提波罗(汉言善天)主邪鬼。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呵婆帝(汉言善住)主伤亡。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不若罗(汉言善福)主冢墓。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苾闍伽(汉言善术)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伽丽婆(汉言善帝)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罗闍遮(汉言善王)主偷盗。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修干陀(汉言善香)主债主。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檀那波(汉言善施)主劫贼。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支多那(汉言善意)主疫毒。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罗婆那(汉言善吉)主五温。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三钵摩耶(汉言善山)主蜚尸。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三摩陀(汉言善调)主注连。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戾禘驼(汉言善备)主注复。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波利陀(汉言善放)主相引。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波利那(汉言善净)主恶党。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虔伽地(汉言善品)主蛊毒。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毘梨驮(汉言善结)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支陀那(汉言善寿)主厄难。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伽林摩(汉言善游)主产乳。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阿留伽(汉言善愿)主县官。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阍利驮(汉言善因)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阿伽驮(汉言善照)主忧恼。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阿呵娑(汉言善生)主不安。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婆和逻(汉言善至)主百怪。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波利那(汉言善藏)主嫉妬。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周陀那(汉言善音)主呪诅。

四天上遣神。名弥栗头韦陀罗(汉言善妙)主厌禱。

佛语梵志。是为三十六部神王。此诸善神。凡有万亿河沙鬼神。以为眷属。阴相番代。以护男子女人等辈受三归者。当书神王名字带在身上行来出入。无所畏也。辟除邪恶消灭不善。梵志言诺。唯天中天。

归意部第四

如优婆塞戒经云。长者善生言。如佛先说。有来乞者。当先教令受三归依。然后施者何耶。云何名为三归。佛言。善男子为破诸苦断除烦恼。受于无上寂灭之乐。以是因缘受三归依。如汝所问。云何三归者。谓佛法僧。佛者。能说坏烦恼因得正解脱。法者。即是坏烦恼因真实解脱。僧者。禀受破烦恼因得正解脱。或有说言。若如是者。即是一归。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来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无分别者。如来出已则有分别。是故应当别归依佛。如来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无有持者。如来出已则有持者。是故应当别归依法。如来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无有受者。如来出已则有受者。佛弟子众能禀受故。是故应当别归依僧。正道解脱。是名为法。无师独觉。是名为佛。能如法受。是名为僧。若无三归。云何说有四不坏信。

又萨婆多论问。云何为归。云何为趣。答曰。归者是灭谛道谛少分。趣者是口语。复有说。趣者能起口语心是也。复有说。信可此法。是名为趣。问曰。归者为归色身。为归法身耶。答曰。归法身。若尔何故坏色身犯逆。答曰。色身是法身器故害得逆。问归依佛者。为独归一佛。为通三世佛耶。答曰。诸佛同一法身故须通归。不独归释迦佛。虽指一佛为境。发言之时理须通归。余二法僧理亦通归。问曰。佛法境界尘沙无量。何故但说三种不增不减耶。答曰。若废三从境。境别尘沙。若废境从三三归摄尽。则该通法界。

又大庄严经论云。我昔曾闻。有一比丘。常被盗贼。一日之中坚闭门户。贼复来至扣门而唤。比丘答言。我见汝时极大惊怖。汝可内手于彼窗中。当与汝物。贼即内手置于窗中。比丘以绳系之于柱。比丘执杖开门打之一下已。语言。归依佛。贼以畏故即便随语归依于佛。复打二下。语言。归依法。贼畏死故复言归依法。第三打时。复语之言。归依僧。贼时畏故复言归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几归依。若多有者必不见放。身体疲痛即求出家。有人问言。汝先作贼造诸恶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观察佛法之利。然后出家。我于本日遇善知识。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许命在不绝。如來世尊实一切智。若教弟子四归依者。我命即绝。佛远见斯事。故教比丘打贼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说三归不说四归。

受法部第五

依毘尼母论。三归有五种。一翻邪。二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五八十戒三归下依受文自别。大戒三归者。佛初度人未乘羯磨已前有受三归得戒者。有善来得戒者。今此宗中但明信邪日久今创易心归正佛今先受三归后始忏悔。是名翻邪三归。故智度论云。先始三归后始忏悔。若久来信佛不须先受三归。但依五戒八戒三归。先忏悔已。后受三归。然后说戒相)依智度论。正欲受时具修威仪。至一出家人前。戒师为说善恶两法。令识邪正生其欣厌开托心神。然后为授云。

我某甲尽形寿。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三说)我某甲尽形寿。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三说)初三归依竟即发善法。次三结已。唯有身口无教属已。故萨婆多论云。若淳重心受具教无教。若轻慢心受但有其教。无其无教(言教无教者。犹是作无作戒也)。

得失部第六

如萨婆多论。问他人求受归趣者。是人为得不。答或有得不得者。如迦尸女症不能言。余人为受者得。自若能言。不得归戒也。又依大集经云。妊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归已儿无加害。乃至生后身心具足。善神拥护。问曰。总别云何。答曰。二种皆得。故善见论云。受有两种。一别受言。我某甲归依佛。归依佛竟(法僧亦尔)二总受者。如前受者是也。若师教言归依佛。弟子答言。不正云归依弗。若师言佛。弟子言弗不得成。若师及弟子言俱不正者。不成三归。若师教言归依佛。弟子答尔。或言不出口。或逐师语不具。又不称己名字。并不成归。或中边二国。言音不同。不相领解者不成。若指事教解者得成。如似夷人好乐杀生戒。师手执其刀用拟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杀。汝能持不。胡夷颌头。答言。好亦得成受戒。

问曰。先后云何。答曰。如萨婆多论云。若弟子先称法后称佛。不成三归。以三宝位差别故。若愚痴无所晓知。不是恶心说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归。若先知解故倒说者得罪。亦不成三归。问曰。对趣云何。答曰。如萨婆多论云。趣通五道皆得三归。除重地狱。自外山间树下空野海边轻系地狱。皆得成归。无受戒法。又成实论问曰。余道众生得戒律仪不。答曰。经说诸龙亦得受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见论云。龙神等得受三归五戒不。答曰。如萨婆多论说。龙畜等以业报无所知晓。故不成受。除经中说得受八斋。但增其善。不得斋也。又如四分律说龙得三归者。如贾人兄弟等但得翻邪三归无其戒也。虽律中龙神得受三归者。此并知解人语。识其意趣。方与受戒。自外愚痴猪羊蠹蛤等。并不发归。

问曰。渐顿云何。答曰。如依萨婆多论。渐顿俱不得。

问曰。若尔何故经论云有一语二语优婆塞等。答曰。此是制前。制后不得。问得从一二三人各受一归。答曰。不得。

问曰。得一年二年受不。答曰。随日多少受皆得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受戒部第八十七之二

五戒部第四(此别六部)

- 述意部
- 遮难部
- 受法部
- 戒相部
- 得失部
- 神卫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世俗所尚。仁义礼智信也。含识所资。不杀盗淫妄酒也。虽道俗相乖。渐教通也。故发于仁者则不杀。奉于义者则不盗。敬于礼者则不淫。说于信者则不妄。师于智者则不酒。斯盖接化于一时。非即修本之教。修本教者是谓正法。内训弘道必始于因。因者杀盗淫妄酒也。此则在于实法。指事直言。故不假饰词托名现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证。不羨乐而乐彰。若略近而望远。弃小而保大。则无所归趣矣。故知受持不杀之因。自证乎仁义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见奉戒不杀。不求仁而仁着。持戒不盗。不欣义而义敷。守戒不淫。不祈礼而礼立。遵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扬。受戒舍酒。不行智而智明。如斯之实。可谓振网持纲万目开张。振机驭宇以离寒暑。复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背之。若不是修昧于所欲。徒役虑于形名。劳心乎百氏。倦形神于宵夜。丧耳目于良晨。何乖道之远。逝而不及者乎。得其本则无欲而不辩矣。始知吞舟之鱼。不产沟洫之水。鹏鷖之鸟。岂翔尺鷃之林也。

遮难部第二

夫欲受戒者。戒师先须问其遮难。故成实论问遮。逆罪人贼住。污比丘尼等不听作比丘。是等诸人若为白衣得善律仪。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世间戒。以是人为业所污亦障圣道故。不听出家。

又优婆塞戒经云。佛言。若欲受优婆塞戒增长财命。先当咨启所生父母次报妻子奴婢等次白国王(此须白者为国王禁制不许受戒所以须白若先不禁。不劳须白也)

既问听已。谁有出家发菩提心者。便往其所头面作礼。软言问讯。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萨优婆塞戒。惟愿大德怜愍故听(一说便得若受声闻别解脱戒纵无发。菩提心人。但发小乘心。出家五众人边受并得戒也)是时比丘应作是言。汝之父母妻子奴婢国主并不听。若言听者。复应问言。汝不曾负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负。复应问言。汝今身中将无内外身心病耶。若言无者。复应问言。汝不于诸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复应问言。汝将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盗法人不。汝非无根二根人不。汝不受八戒斋不犯重耶。汝父母师病不弃去耶。汝将非杀发菩提心人耶。汝不盗现前僧物耶。汝不两舌恶口成于恶人耶。汝不于母女姊妹作非法耶。汝不于大众作妄语乎。若言无者。复应语言。善男子。此戒甚难。能为沙弥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萨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则能获得如是等戒无量利益。若有毁破如是戒者。则于无量无边世中处三恶道受大苦恼。汝今欲得无量利益。能志心受不。若言能者。次教受三归。复应问言。此戒甚难。若归佛已。宁舍身命终不依于自在天等。若归法已。宁舍身命不依于外道典籍若归僧已。宁舍身命终不依于外道邪众。汝能如是志心归依于三宝不。若言能者。应令满六月日亲近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复应志心观其身四种威仪。若知是人能如教作。过六月已和合众僧。满二十人作白羯磨云。大德僧听。是某甲今于僧中乞受优婆塞戒已。六月中净四威仪。志心受持净庄严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听者。僧皆默然。不听者说(一说便得。若非信邪。旧来正信者。不须受此翻邪三归六月试。直问遮难教令忏悔。已即与授五戒八戒三归便得。不同此也)。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仪。对一出家五众人前受。故智度论云。

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依归僧(三说)我某甲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三说)我是释迦牟尼佛优婆(塞夷)证知我。我某甲从今日尽寿归依。戒师应言。汝优婆塞听是。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知人见人。为优婆塞说五戒如是。汝尽受持。何等为五。一尽形寿不杀生。是优婆塞戒。是中尽形寿不应故杀生。是事若能当言诺(虽论言诺。改诺云能无咎)。

二尽形寿不偷盗。是优婆塞戒。是中尽形寿不应偷盗。是事若能当言能。三尽形寿不邪淫。是优婆塞戒。是中尽形寿不应邪淫。是事若能当言能。四尽形寿不妄语。是优婆塞戒。是中尽形寿不应妄语。是事若能当言能。五尽形

寿不饮酒。是优婆塞戒。是中尽形寿不应饮酒。是事若能当言能。既说相已。又应语言。是优婆塞五戒尽受持。当供养三宝勤修福德。远求佛道近证人天。岁三长月六斋若能持者。并须为之。若受一戒者。文中应除五之一字。直云我为不杀戒优婆塞。余文如前三归依。第三遍已即发五戒。后时三结。直付嘱之。

故萨婆多论。问曰。若不受三归得五戒不。答不得。要先受三归。后方得戒(下受八戒亦同此法)。

戒相部第四

若萨婆多论。问曰。五戒中几是实戒。答曰。前四是实。后一是遮。所以同结者。以是放逸根本能犯四戒。如迦叶佛时。有优婆塞。由饮酒故淫他妻盗他鸡杀。他人来问。时答言不作。便犯妄语。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若受不杀戒。乃至一切有形蠢动皆不得加害。及食杂肉荤辛等。皆不得犯。

故楞伽经云。佛告大慧。菩萨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我今略说十种因缘。一谓一切众生从本已来展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二驴骡駝狐狗牛马人畜等肉屠者杂卖故。三不净气分所生长故。四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旃陀罗。狗见憎恶惊怖群吠故。五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嗜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七令诸呪术不成就故。人以杀生者见形起识染味着故。九彼食肉者诸天所弃令口气臭多恶故。十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我常说言。凡所饮食作子肉想。作服药想。故此过去有王。名师子苏陀婆。食种种肉。遂至人肉。臣民不忍。即便谋反。如班足王经说。

又涅槃经云。夫食肉者。断大慈种。行住坐卧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师子已。众人见之。闻师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蒜臭秽可恶。余人见之闻臭舍去。说远见之犹不欲视。况当近之。水陆空行悉舍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萨不习食肉也。

义云。五戒优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有细小诸虫。尽须漉看还置本处。欲有行动亦须赍漉袋自随。

若受不盗者。下至一枝草一粒谷等。皆不得取。

故智度论云。憍梵钵提。试看一粒谷生熟不还本主。犯于业道尚五百世中为牛。乃至成罗汉已犹自呵食。

若受不邪淫者。如智度论云。除已妻外。余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淫者。悉是邪行。虽是自妻不犯。然须避于非处。谓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须禁之。恐伤胎故。产三年内须亦避慎。谓防乳竭。若别有乳母不在制限。

又成实论云。自妻非处。谓口及大便处。及一切女人为父母儿所护。出家女人等为法护故亦名邪淫。若无主女人众人前自来为妻。如法者不犯。

又提谓经云。年三长月六斋三明日月灯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节日。并须禁之(八王日如下述)若受不妄语戒者。但使心虚。无问境之虚实并犯。

又智度论。问曰。何故优婆塞慎口律仪及净命耶。

答曰。白衣居家受世间乐。兼修福德。不能尽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复于口业妄语最重。以妄语故能作余过。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语已摄三事。若说实语。四种正语皆已摄。尽于诸善中实为最大。

又成实论云。虽是实语。以非时故即名绮语。或是时以随顺衰恼无利益故。或虽利益。以言无本义理不次。恼心说故皆名绮语。

又摩德勒伽论云。为他传骂皆德罪故。

又萨婆多论云。妄语两舌恶口相历各作四句。一是妄语非两舌恶口。传他此语向彼说。以不实故是妄语。不以分离心故非两舌。软语说故非恶口。余句类。互可知。

又成实论云。余三业。或合或离。绮语一种必不相离。

又善生经云。若当妄语。亦摄绮语两舌恶口义。

又萨婆多论云。不妄语者。若说法义。论传一切是非。莫自称为是。常令推寄有本则无过也。不尔斧在口中。若受不饮酒者。如四分律云。若饮酒者。乃至不得以草滴酒口中。

又智度论云。饮酒有三十五过失。何等三十五。答曰。一现世财物虚竭。何以故。饮酒醉乱心无节限。用费无度故。二众病之门。三鬪诤之本。四裸露无耻。五丑名恶露人所不敬。六无复智慧。七应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失。八伏匿之事尽向人说。九种种事业废不成办。十醉为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则惭愧忧愁。十一身力转少。十二身色坏。十三不知敬父。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敬沙门。十六不敬婆罗门。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长。何以故。醉闷愤恼无所别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近朋党恶人。二十二疏远贤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无惭愧。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纵色放逸。二十七人所憎恶不喜见之。二十八贵重亲属及诸知识所共摈弃。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弃舍善法。三十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远离淫盘。三十三种狂痴因缘。三十四身坏命终堕恶道泥犁中。三十五若得为人所生之处常当狂騃。如是种种过失。是故不饮酒。

又萨婆多论云。五戒优婆塞听贩卖。但不得作五业。一不得贩卖畜生。自有者听直卖。不得与屠儿家。二不得贩卖弓刀箭稍。自有者听直卖。不得与屠儿杀害家。三不得酤酒为业。自有者听直酤。四不得压油为业。外国麻中有虫故犯。准此无虫应不犯。五不得作五大色染。多杀虫故。如秦地染青亦多杀虫入五大色数。

又善生经云。受戒者。五处不应行。谓屠儿淫女酒肆国王旃陀罗舍等。有五种业不应作。谓卖毒药酿皮樗蒲围碁六博歌舞唱伎等。并不得为。亦不得亲近如是人等。

又宝云经云。持戒之人不听向破戒家乞食。

又阿含经云。远恶近善有四法。当急走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恶友。二恶众。三或多语笑。四或瞋或鬪。

又优婆塞五戒相经云。佛告诸比丘。犯杀有三种夺人命。一自作。二教人。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夺他命。教人者。教语他人言。捉是人系缚夺命。遣使者。语他人言。汝识某甲不。汝捉是人系缚夺命。是使随语夺彼命时。优婆塞犯不可悔罪。复有三种。一用内色。二用非内色。三用内非内色。第一用内色杀者。谓用手打。若用足及余身分令彼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后不死。是得中罪可悔。第二用不内色杀者。若

人以木石刀稍弓箭等令彼死者。同前得罪。第三用内非内色杀者。以手捉木石等打令死者。得罪同前。复有不以此三杀。但合诸毒药着眼耳鼻身上食中被褥等。中令彼死者。亦同前罪。

若优婆塞。或作火坑漫心造者。若人堕死犯不可悔罪。非人鬼神等堕中死者。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罪可悔。若都无死者。犯三方便可悔轻罪。若克心唯为人造火坑不通余者。若人堕死犯不可悔。不死犯方便。非人畜生死者不犯。若优婆塞。或用口业呪术令死。或有叹死赞死。或有气力人心起恶念令死。或堕胎令死。得罪重轻并同前准。不犯者。或有行来出入误堕木石等死者。并不犯余如内律具说。

第二盗戒者。以三种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用心。二用身。三离本处。第一用心者。谓发心思惟欲为偷盗。第二用身者。谓用身分等取他物。第三离本处者。随物在处举着余处。并得重罪。复有三种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自取。二教他取。三遣使取。复有五种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轻慢取。三诈称他名字取。四强脱取。五受寄取。重物者。若盗五钱。若五钱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复有七种取他物犯不可悔。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暂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病坏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可悔。取他不满五钱轻物犯中可悔。翻前七种取他物者。轻重俱不犯。

第三淫戒者。邪淫有四处。一男。二女。三黄门。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各有三种同前。若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淫。谓口大小便处。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二处行淫。谓口及大便处。犯不可悔。若发心欲行淫未和合者。犯不可悔罪。若二身和合止而不淫犯中可悔。除其三处余处行淫。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坏。于彼三处共彼行淫。犯不可悔。轻处同上。若优婆塞虽不受戒。犯佛弟子净戒人者。虽无犯戒之罪。然后永不得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戒。若颠狂心乱痛恼所缠不自觉者不犯。

佛告诸比丘。吾有二身。一生身。二戒身。若善男子。为吾生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若人亏之。其罪尚有可悔。亏吾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伊罗钵龙王。犯不可悔也。

第四妄语戒者。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责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是中犯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

我是阿罗汉四等果人。乃至四禅慈悲喜舍得四空定不净观阿那般那念。天来龙来到我所供养我。彼问我义。我答彼问。皆犯不可悔罪。若实见言不见。实闻言不闻。实疑言不疑。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语者。犯可悔罪。若发心欲妄语。未出言犯下可悔。言而不尽意者。犯中可悔。若自言得圣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心乱心不觉语者不犯。

第五饮酒戒者。佛告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酒有二种。谷酒木酒。谷酒者。以诸五谷杂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茎叶果用种种子果草杂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者。是名为酒。若尝咽者。亦名为饮。若饮谷酒。咽咽犯。若饮醉酒。若饮甜酒。若噉曲能醉人者。若噉糟。若饮酒淀。若饮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人醉者。并随咽咽犯。若但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及余饮者。皆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余药治不差。以酒为药者不犯。颠狂心乱病恼不觉知者亦不犯。

得失部第五

问曰。渐顿云何。答曰。皆得。故成实论。问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答曰。随受多少皆得戒律仪。但取要为五。故优婆塞戒经云。或有一分。或有少分。或有无分。或有多分。或有满分。若受三归已不受五戒名优婆塞。若受三归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归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归已。受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无分。若受三归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归受持五戒。是名满分。汝今欲受何分。尔时智者当随意授。又智度论云。戒有五种。始从不杀乃至不饮酒若受一戒。是一分行。若受二戒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满分行。断淫者。受五戒已。于戒师前。更作誓言。我今于自(**夫妇**)不复行淫。是名五戒。增一阿含经亦云。一分二分得受。问曰。既得渐受。可从五师各得受一不。答曰。如付法藏经云。尊者薄拘罗受一不杀生戒。得五不死报。问曰。得重受不者。既受五戒。后时更得重受不。答曰。依成实论。得重发戒。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三重向佛受亦得。

问曰。长短者得五三十日限分受不。答曰。依成实论。亦得多日。尽其终受。故十诵律。或昼或夜。受五戒亦获少善。

又优婆塞戒经云。佛言。智者当观戒有二种。一世戒。二第一义戒。若不依于三宝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坚。如彩色无胶。是故我先归依三宝。然后受戒。夫世戒者。不能坏先诸恶业。受三归戒则能坏之。虽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势故。如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者犯则罪重。不受者犯则罪轻。何以故。毁佛语故。罪有二种。一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种罪复有轻有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轻轻罪作重。如鸯掘魔受于世戒伊罗钵龙受于义戒。鸯掘魔破于性重。不得重罪。伊罗钵龙坏于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应以戒同。故得果亦同。

神卫部第六

依七佛经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卫。

杀戒有五神。

一名波咤罗 二名摩那斯 三名婆睺罗 四名呼奴咤 五名颇罗咤

盗戒有五神。

一名法善 二名佛奴 三名僧喜 四名广额 五名慈善

淫戒有五神。

一名贞洁 二名无欲 三名净洁 四名无染 五名荡涤

欺戒有五神。

一名美旨 二名实语 三名质直 四名直答 五名和合语

酒戒有五神。

一名清素 二名不醉 三名不乱 四名无失 五名护戒

又灌顶经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营卫护人身。在人左右。守于宫宅门户之上。使万事吉祥。唯愿世尊。为我说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勅天帝释使四天王遣诸善神营护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名如是。

神名蔡刍毘愈他尼

主护某身辟除邪鬼。

神名输多利输陀尼

主护某六情悉令完具。

神名毘楼遮那世波

主护某腹内五藏平调。

神名阿陀龙摩坻

主护某血脉悉令通畅。

神名婆罗桓尼和婆

主护某爪指无所毁伤。

神名坻摩阿毘婆驮

主护某出入行来安宁。

神名阿修输婆罗陀

主护某所噉饮食甘香。

神名婆罗摩亶雄雌

主护某梦安觉欢悦。

神名婆罗门地鞞哆

主护某不为蛊毒所中。

神名那摩呼哆耶舍

主护某不为雾露恶毒所害。

神名佛驮仙陀楼哆

主护某鬪诤口舌不行。

神名鞞闍耶藪多婆

主护某不为温虐鬼所持。

神名涅坭酰驮多耶

主护某不为县官所得。

神名阿遯多赖都耶

主护某舍宅四方逐凶殃。

神名波罗那佛昙

主护某平定舍宅八神。

神名阿提梵者珊耶

主护某不为冢墓鬼所娆。

神名因台罗因台罗

主护某门户辟除邪恶。

神名阿伽风施婆多

主护某不为外气鬼神所害。

神名佛昙弥摩多哆

主护某不为灾火所延。

神名多赖叉三密陀

主护某不为偷盗所侵。

神名阿摩罗斯兜喜

主护某若入山林不为虎狼所害。

神名那罗门阇兜帝

主护某不为伤亡所烧。

神名鞞尼干那波

主护某除诸鸟鸣狐鸣。

神名荼鞞鬪毘舍罗

主护某除犬鼠变怪。

神名伽摩毘那阇尼佉

主护某不为凶注所牵。

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带佩此二十五灌顶章句善神名者。若入军阵鬪诤之时。刀不伤身。箭射不入。鬼神罗刹终不烧近。若到蛊道家亦不能害。若行来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带佩此神王名著身。夜无恶梦。悬官盗贼水火灾怪怨家闇谋口舌鬪乱。自然欢喜。两作和解。俱生慈心。恶意悉灭。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厌禱之者。树木精魅。百虫精魅。鸟兽精魅。溪谷精魅。门中鬼神。户中鬼神。井灶鬼神。洿池鬼神。厕溷中鬼神。一切诸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男子女人带此三归五戒善神名字者。某甲入山陵溪谷旷路抄贼自然不现。师子虎狼熊罴蛇虺悉自缩藏不害人也。

八戒部第五(此别六部)

- 述意部
- 会名部
- 功能部
- 得失部
- 受法部
-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宏图。众圣式遵。万灵攸重。余以戒律宗要。定慧归承。如有乖张。明心莫显。是故大悲赴难。立行法以检之。惑网之夫。设理踪而证入。业种之客。依相迹而绳持。庶使念念退省新新进策。为功不已情过乃彰。但善恶由己。起则升沈。不作则已。作则业成。业绳惑网。胶固弥密。自非倾诚苦克折挫身心。哀愴往因畏惧来果。决誓要期。永断相续。故文言严饰道场澡浴尘垢。着新洁衣。内外俱净。对说罪根发露悔过。举身投地如太山崩。五体殷重归依三宝。敬诚回向然后受戒。此戒时节虽促既恳意标心。为成三聚净戒。为救四趣众生。此则功超人天德齐佛位。故智度论。譬同猛将。亦为与佛等也。

会名部第二

问曰。诸经论中何名八关斋。亦名关戒耶。答曰。前八是关闭八恶不起诸过。不非时食者。是斋。斋者齐也。谓禁止六情不染六尘。齐断诸恶具修众善。故名斋也。又斋戒体一名别。若寻名定体。体容小别。斋者过中不食为名。戒者防非止恶为义。故萨婆多论云。八个是戒。第九是斋。斋戒合数故有九也。

功能部第三

如斋法经曰。譬如天下十六大国满中众宝不可称说。不如一日受佛斋法。比其福者。则十六国为一豆耳。又中阿含经云。多闻圣弟子持八支斋时。忆念如来十号名字。若有恶思不善皆灭。

又优婆塞戒经云。若有人以四大宝藏满中七宝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余一切罪皆悉消灭。是则得无量果报至无上乐。弥勒出时百年受斋。不如今日五浊世时一日一夜。

又智度论。问曰。五戒一日戒。何者为胜。答曰。有因缘故。一戒俱等。但五戒终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时多而戒少。一日戒时少而戒多。若无大心。虽复终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懦夫为将虽复将兵终身卒无功名。若英雄奋发祸乱立定一日之勋名盖天下。八戒比于余戒亦复如是。

又智度论。问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戒。更有余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斋日持。功德无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也。

问曰。何故六斋日受八戒修福德。答曰。是日鬼神逐人欲夺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是以劫初圣人教人持斋。修善治福以避凶衰。是时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为斋。后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诸佛受持八戒过中不食。是功德将人至涅槃乐。

又论引四天王经中。佛说。月六斋日使者天子及四天王自下观察众生。不布施持戒孝顺父母使者。便上忉利以启帝释。诸天心皆不悦。若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多者。诸天帝释心皆欢喜。是时释提波那氏。即说偈言。

六斋神足日 受持清净戒
是人寿终后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释提桓因。云何妄语。若持一日戒。功德福报必得如我。是为实说。所在之处有持此戒者。恶鬼远之住处安隐。是故于六斋日持斋受戒得福增多。

问曰。何故诸恶鬼神等辈。于此六斋日恼害众生。答曰。天地本起经说。劫初成时有异梵天王子。是摩酰首罗等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满天上十二岁。于此六日每割血肉以着火中。过十二岁已。天王来下语天子言。汝求何愿。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养仙人法。以烧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血肉着火中。如罪恶法。汝破善法乐为恶事。令汝生恶子噉肉饮血。当说是时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发黄眼赤。有大光明。摩酰首罗神等从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酰首罗等神。于此六日有大势力恼害众生。诸鬼之中摩酰首罗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分。摩酰首罗一月有四日分。谓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余神一月有二日分。谓有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属一切神。摩酰首罗为诸神王。又得日多。故数四日为斋。余日是一切神日。亦数为斋。是故诸恶鬼神。于此六日辄有势力也。但佛法之中日无好恶。随世恶因缘故。佛教众生斋戒。以除其患也。

又提谓经云。提谓长者白佛言。世尊。岁三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少阳用事。万神代位。阴阳交精。万物萌生。道气养之。故使太子正月一日持斋寂然行道。以助和气长养万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阳用

事。万物代位。草木萌类。生毕百物。怀妊未成。成者未寿。皆依道气。故持五月一日斋。竟十五日。以助道气。成长万物。九月者。少阴用事。乾坤改位。万物毕终。衰落无牢。众生蛰藏。神气归本。因道自宁。故持九月一日斋。竟十五日。春者万物生。夏者万物长。秋者万物收。冬者万物藏。依道生没。天地有大禁。故使弟子乐善者避禁持斋。救神故尔。长者提谓白佛言。三长斋何以正用一日至十五日。复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时交代阴阳易位。岁终三覆八校一月六奏。三界皓皓五处录籍。众生行异五官典领。校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万途。诸天帝释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狱阎罗百万神众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飞鸟走兽鬼龙行之善恶。知与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尽三十日所奏同不。平均天下使无枉错。覆校三界众生罪福多少所属。福多即生天。上即勅四镇五罗大王司命。增寿益算。下阎罗王摄五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长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释辅镇五罗四王地狱王阿须轮诸天。案行比较定生注死。增减罪福多少。有道意。无道意。大意小意。开解不开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数。皆用八王日何等八王日。谓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为八王日。天地诸神阴阳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录命上计之日。故使于此日自守持斋。以还自校使不犯禁。自致生善处。

又增一阿含经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关斋离诸苦者。得尽诸漏入涅槃城。当求方便成此八斋。人中荣位不足为贵。天上快乐不可称计。欲求无上之福者。当求此斋。欲生六欲天色无色界天者。当持此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转轮圣王位者。亦获其愿。欲求声闻缘觉佛乘者。悉成其愿。吾今成就由其持戒五戒十善无愿不获。

又涅槃经云。佛言。大王。波罗柰国有屠儿。名曰广额。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弗即受八戒经一日夜。以是因缘命终得为北方天王毘沙门子。如来弟子尚有如是功德果。况复佛也。

又优婆塞戒经云。佛言。善男子。后世众生身长八丈。寿命满足八万四千岁。是时受戒。复有于今恶世受戒。是二所得果报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

又贤愚经云。昔迦叶佛灭度之后。遗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边俱受八戒。一愿生天。一愿作国王愿生天者。至家为妇逼非时食。由破戒故乃生龙

中。愿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国王。其王园中多有甘果。尝遣一人随时看送。其人后时于园中得一颗柰。色香甚美。持与门监。展转奉王。王食此柰甚觉甘美。便问夫人。展转相推到于园监。王即唤来而责之曰。如此美柰何为不送。园监于是具陈本末。王瞋语言。自今以后常送斯柰。园监启王。此柰无种。何由可办。王复语言。若不能得当斩汝身。其人还园举声大哭。时有一龙从泉而出。变身为人。问其哭由。园监具说。龙闻入水。即以金盘。盛柰与之。遣持奉王。并腾吾意。云吾及王本是亲友。乃昔在世时俱为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愿。汝戒完具得为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龙中。今欲奉修八关斋法求舍此身。当为吾觅八戒斋文持来与我。若其相违。吾覆汝国。用作大海。园监奉柰。具说龙意。王闻甚忧。良由时世无有佛法。斋法难得。王勅一臣。龙索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当杀卿。大臣至家。甚怀忧愁。臣父见子面色不悦。问知委由。其父语言。吾家堂柱每见光明。试破看之。傥有异物。寻即破之。得经二卷。一是十二因缘。二是八关斋文。得已奉王。王得欢喜。自送与龙。龙得此经。使用好宝。赠遗于王。王及于龙重修八戒。寿尽生天。同共一处。至释迦佛出世之时。来至佛所。佛为说法。二天俱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还归天上。

又智度论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应当持戒。戒如大地。一切万物有形之类。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若世间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中品持戒生于天上。乃至上品清净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堕三恶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无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厌患贫穷。供养诸天。满十二年。求索富贵。天愍此人。自现其身。而问之曰。汝求何等。贫人答言。我求富贵。欲令心中所愿皆得。天与一器。名曰德瓶。而语之言。所须之物从此瓶出。其人得已应意所欲无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马车乘。七宝具足。供给宾客。事事无乏。客问之言。汝先贫穷。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种种众物。故富如是。客语之言。出瓶见示。并所出物。彼人闻已。即为出瓶。瓶中引出种种众物。其人僇逸立瓶上舞。瓶即破坏。一切众物一时失灭。持戒之人亦复如是。若能持戒。种种妙乐无愿不得。若人破戒僇逸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

◎得失部第四

如萨婆多论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音乐。或贪饮食种种戏笑。如是放逸尽心故作。然后受戒。不问中前中后皆不得戒。若无本心受戒。种种放逸。后遇知识即为受戒。不问中前中后并得成受。

又善生经云。若诸贵人常勅作恶。若欲受斋。先当宣令所属之境斋日莫行恶事。如是清净得斋。若不遮者不成。以恶律仪故。又俱舍论云。若先作意于斋日受者。虽食竟亦得受。又萨婆多论云。若受八戒。应言一日一夜不杀等令言论断绝。莫使与终身戒相乱。又成实论。问曰。是八斋但应具受为得分受。答曰。随力能持多少皆得成受。复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随受多少并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增一阿含经云。若受八关斋。先须忏悔前罪然后受戒(忏悔方法如前忏悔篇说。简人问其遮难。如前五戒中说)。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论。受云。我某甲今一日一夜。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为净行优婆塞(女云夷三说)我某甲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一日一夜为净行优婆塞竟(三说)。

既受得戒已。次当为说戒相。

如诸佛尽寿不杀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杀生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偷盗。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盗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淫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淫泆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妄语。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语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饮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饮酒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坐高大床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床上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着香华璎珞不香油涂身不着香熏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着香华璎珞不香油涂身不着香熏衣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自歌舞作乐亦不往观听。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乐亦不往观听亦如是。

如诸佛尽寿不过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过中食亦如是。我某甲受行八戒随学诸佛名为布萨。愿持是福不堕三恶八难。亦不求轮王梵王世界之乐。愿诸烦恼消除速得萨云若成就佛道(布萨者秦云共住也)故僧祇律云。佛告比丘。今是斋日唤优婆塞。净洗浴着净衣受布萨。又萨婆多论云。必无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归三宝我持八戒亦得。又成实论云。有人言。此戒要从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无人时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女人受戒不假袒髀自外法用并同前说)。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须识相护持。若不识相遇缘还犯。前之五戒。一同五戒中说。后之三戒今重料简。离庄严具者。

如俱舍论云。离非旧庄严。何以故。若常所用庄严。不生极醉乱故。

述曰。有与女人授戒。不许饮乳小儿同宿。恐云破戒。又不许木牙八尺床上坐卧。令在地铺。又不许白素木盃非时饮水。恐受腻破斋。如是种种妄行禁制。皆不合圣教。反结无知不学之罪。纵共父兄等同宿。但于戒不犯。非名破戒。

又萨婆多论云。若已受八戒而鞭打众生。或言。待至明日当打。皆令戒不清净。非是破戒。

又阿含经云。高广大床者。陛下足长尺六非高。阔四尺非广。长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广大床。复有八种床。初四约物辨。体贵不合坐。下四约人辨。大纵令地铺。拟于尊人亦不合坐。一金床。二银床。三牙床。四角床。五佛床。六辟支佛床。七罗汉床。八师僧床(父母床座不在禁限)。

第七辩位者

如萨婆多论云。问七众外有木叉戒不。答八戒是。以此义推受八戒人。不入七众摄。若知位处应在五戒优婆塞上坐。以受戒多故。故智度论。将八戒譬于健将。

又成实论云。八戒优婆塞者。秦言善宿男。是人善心离破戒宿故。优婆塞者。诸经亦云清信士。亦云近佛男。优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依如西域俗人信持五戒八戒者。始得唤为优婆塞优婆夷。衣服居止举动合宜亚类出家人。在于不持戒者上坐。不同汉地无法白衣业行昏驰秽染杂浊者。雷同呼为优婆塞等。亦称为贤者。无鉴之甚。勿过于此。

又是法非法经云。佛告诸比丘。有贤者。非贤者。何等非贤者法。若比丘大性欲学道。有余同学非大姓。故为自骄身欺余。是非贤者法。复何等为贤者法。谓学计我不必大姓。能断贪瞋痴。或时有非大姓家方便受法。如法说行。不自誉亦不欺。是名贤者法也。

又十住毘婆沙论云。问曰。斋法云何。答曰。应作是言。如诸圣人。常离杀生。弃舍刀杖。常无瞋恚。有惭愧心。慈悲众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远离杀生。弃舍刀杖。无有瞋恚。有惭愧心。慈悲众生。以如是法随学圣人。

如诸圣人常离不与取身行清净受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远离劫盗不与取求受清净自活。以如是法随学圣人。

如诸圣人常断淫泆远离世乐。我今一日一夜除断淫泆远离世乐净修梵行。以如是法随学圣人。

如诸圣人常离妄语真实语正直语。我今一日一夜远离妄语真实语正直语。以如是法随学圣人。

如诸圣人常远离酒。酒是放逸处。我今一日一夜远离于酒。以如是法随学圣人。

如诸圣人常远离歌舞作乐华香璎珞严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远离歌舞作乐华香璎珞严身之具。以如是法随学圣人。

如诸圣人常远离高广大床处在小榻草蓐为座。我今一日一夜远离高广大床处在小榻草蓐为座。以如是法随学圣人。

如诸圣人常过中不食远离非时行非时食。我今一日一夜过中不食远离非时行非时食。以如是法随学圣人。如偈说曰。

杀盗淫妄语 饮酒及华香
瓔珞歌舞等 高床过中食
圣人舍离 我今亦如是
以此福因缘 一切共成佛

又佛说斋经云。佛在舍卫城东丞相家殿。丞相母名维耶。早起沐浴着彩衣。与诸子妇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问维耶。沐浴何早。对曰。欲与诸子妇俱受斋戒。佛言。斋有三辈。乐何等斋。维耶长跪言。愿闻何谓三斋。佛言。一为牧牛斋。二为尼捷斋。三为佛法斋。牧牛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饮食其牛。暮归思念。何野有丰饶。须天明当往。若族姓男女。已受斋戒。意在居家利养。念美饮食育养身者。是为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捷斋者。当月十五日斋时伏地受斋戒。为十由延内诸神拜言。我今日斋不敢为恶。不为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捷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斋者。内道弟子月六斋日受持八戒。何谓八耶。

第一戒者。尽一日一夜持心无杀意。慈念众生不得残害蠕动之类。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二戒者。尽一日一夜持心无贪意。思念布施却慳贪意。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无淫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为邪欲。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无妄语思念至诚。言不为诈心口相应。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不饮酒。不醉迷乱去放逸意。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无求安。不着华香不傅脂粉不为歌舞倡乐。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无求安。不卧好床卑床草席捐除睡卧思念经道。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奉法时过中不食。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

十善部第六(此别五部)

- 述意部
- 忏悔部
- 受法部
- 戒相部
-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圣道远而难希。净心近而易惑。为山基于一篲。为佛起于初念。故万里之克。离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始心而罔就。是知行人发足常步此心。开示初学须崇十善。今既五浊交乱过犯滋彰。不作则已。作便极重。用此量情如何轻侮。如经犯重罪人比此阎浮一万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天寿一日一夜。用此长日寿命一万六千岁。比阎浮提日月则经九百二十一亿六十千岁。在阿鼻地狱。若更顽固不信佛经。即依观佛三昧经。过杀八万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难计。弗可除灭。比见道俗于其斋日唯受五八三聚戒等论其十善都无受者。良由僧等隐匿圣教。致令不弘失于道分故未曾有经云。下品十善。谓一念顷。中品十善。谓一食顷。上品十善。谓从旦至午。于此时中心念十善止于十恶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经云。我灭度后四众八部。欲生第四天。当于一日至第七日。系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回向愿生弥勒佛前。随念往生。言七日者。且从近论。尚感彼天。况复一生而不克获。问曰。天上胜报不可思议。如何七日便感大福。答曰。善因虽微获果甚大。如小爝火能烧大山。一善能破大恶。亦如少灯能破多闇。轻日能消重露。小子能生大树。世事尚然。何况善力也。

忏悔部第二

述曰。比见愚夫不肯受忏。口出妄言。云我但不作恶。即名为善。何须令我更复受忏。答曰。大圣兴教事同符印。若不受行便无公验。故须愿须祈不造众恶。依愿起行可得承受。如牛虽有力挽车。要须御者能有所至。若不预作辄然起善内无轨辖。后遇罪缘便造不止。由先无愿故造众恶。大圣知机故令受善。若谓我不造恶便是善者。汝不作善。亦应是恶。如牛马驴骡亦不杀生。岂是善耶。此乃心在无记。无罪福业。故须起念。专志深重。方成业道。

如未曾有经云。时有外道婆罗门妇。名曰提韦。夫亡家贫。自责孤穷欲自烧身祠天求当来福。时有道人。名曰辩才。教化提韦女人云。譬如有牛厌患车故欲使车坏。前车若坏续得后车。辄其项领。罪未毕故。人亦如是。假今烧坏百千万身。罪业因缘相续不灭。如阿鼻狱烧诸罪人。一日之中八万过死八万更生。过一劫已其罪方毕。况复汝今一过烧身欲求灭罪。何有得理。提韦白言。当设何方令得罪灭。辩才答言。前心作恶如云覆月。后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灭除殃罪。现世安隐后生善处。提韦闻已心大欢喜。忧怖即除。即率家内奴婢眷属五百余人。围绕叩头。恭敬合掌。白辩才言。尊向所说灭罪事由。愿更为说除罪之法。当如法行。辩才答曰。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业不善杀盗邪淫。口业不善妄言两舌恶口绮语。意业不善嫉妬瞋恚慢邪见。是为十恶。受恶罪报。今当一心丹诚忏悔。若于过去。若于今身。有如是罪今悉忏悔。出罪灭罪。当自立誓救度眷属代其忏悔。所修福善施与一切受苦众生令其得乐。众生有罪我当代受。缘是受身至成佛道。忏悔讫已。更赐余善。当勤奉行。辩才更为受十善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对一出家五众人前受。具修威仪。胡跪合掌请一戒师云。我某甲今请大德为我作十善戒师阿阇梨。愿大德为我作十善戒师阿阇梨。我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是三说。此虽无文。然准受大戒请师义。亦无爽不请虽成。不如请之生善。然此十善是三乘之根本。人天之良药。得受妙果。寔由师训。岂得不请。纵对大众一时同请亦得)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对人受。后自受法。初对人受依经略引二文。且依未曾有经云。汝今当诚心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如是三说。今当尽形受十善道。我弟子某甲从今尽形不杀不盗不邪淫。

是身善业。不妄言两舌不恶口绮语。是口善业。不嫉妬瞋恚憍慢邪见。是意善业。是则名为十善戒法。

第二依文殊师利问经。受十善法。此之十善共出家沙弥十戒文同。然此经意亦通在家菩萨。亦得同受。是故经云。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云何归依佛。佛告文殊。归依佛者。应如是言。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归依佛。乃至菩提归依法。乃至菩提归依僧(如是三说)我某甲已归依佛竟。已归依法竟。已归依僧竟(如是三说)次受戒相者。大德。我持菩萨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杀众生离杀生想。乃至菩提不盗亦离盗想。乃至菩提不非梵行离非梵行想。乃至菩提不妄语离妄语想。乃至菩提不饮诸酒离饮酒想。乃至菩提不着香华亦不生想。乃至菩提不歌舞作乐离歌舞想。乃至菩提不坐卧高广大床离大床想。乃至菩提不过中食离过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银生像离捉金银想。乃至当具六波罗蜜大慈大悲。

第二明自受法。若无出家人可对受时。于其斋日向佛像前。至诚忏已自发善愿。要期受云。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如是三说)我某甲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如是三说)次受戒相。云我某甲尽形寿于一切有情上。不简凡圣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杀心。乃至不起邪见(如是三说)我某甲尽形寿于一切有情上。不简凡圣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杀心竟。乃至不起邪见竟(如是三说。前对人受依此而受亦得虽非正文准意无妨也)。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经(第四百七十三云)自受持十善业道。亦劝他受持十善业道。无倒称扬受持十善业道法。欢喜赞叹受持十善业道者(五戒八戒出家戒等并皆如是自受劝持)。又文殊问经云。文殊师利白佛言。出世间戒有几种。佛告文殊师利。若以心分别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萨犯波罗夷。

若以心分别畜生鬼神诸天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萨犯波罗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心。是菩萨犯波罗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物起盗想犯波罗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起妄语心犯波罗夷。

又梵网经云。佛告诸菩萨言。我今半月半月自诵诸佛法戒。汝等一切菩萨。乃至十地诸菩萨。亦诵是戒。诸佛之本原。行菩萨之根本。若受戒者。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庶民黄门淫男淫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但解法师言。尽受得戒。皆名第一清净者。佛告诸佛子言。有十重波罗提木叉。若受菩萨戒不诵此戒者。非菩萨。非佛种子。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今学。已略说波罗提木叉相貌。应当学敬心奉持。

佛告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呪杀。杀业杀法杀因杀缘。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而自恣心快意杀生。是菩萨第一波罗夷罪(言波罗夷者此云极重罪也)。

若佛子。自盗教人盗方便盗。盗业盗法盗因盗缘。呪盗乃至鬼神有主劫贼物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盗。而菩萨生佛性孝顺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反更盗人物。是菩萨第二波罗夷罪。

若佛子。自淫教人淫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淫因淫业淫法淫缘。乃至畜生女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淫。而菩萨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法与人。而反更起一切人淫。不择畜生。乃至母姊六亲行淫无慈悲心。是菩萨第三波罗夷罪。

若佛子。自妄语教人妄语方便妄语。妄语因妄语业妄语法妄语缘。乃至不见言见见言不见。身心妄语。而菩萨常生正语。亦生众生正语正见。而反更起一切众生邪语邪见邪业。是菩萨第四波罗夷罪。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业酤酒法酤酒缘。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缘。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之慧。而反更生众生颠倒心。是菩萨第五波罗夷罪。

若佛子。口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罪过因罪过业罪过法罪过缘。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二乘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恶人辈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萨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是菩萨第六波罗夷罪。

若佛子。口自赞毁他亦教人自赞毁他。毁他因毁他业毁他法毁他缘。而菩萨代一切众生受。加毁辱恶事自向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己德隐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第七波罗夷罪。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业慳法慳缘。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随前人所须一切给与。而菩萨恶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钱一针一草。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偈一微尘许法。而反更骂辱。是菩萨第八波罗夷罪。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业瞋法瞋缘。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中善根无诤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于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犹不息。前人求悔善言忏悔。犹瞋不解。是菩萨第九波罗夷罪。

若佛子。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谤因谤业谤法谤缘。而菩萨见外道及以恶人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铍刺心。况口自谤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是菩萨第十波罗夷罪。

若善学诸人者。是菩萨十波罗提木叉。应当学。于中不应一一犯如微尘许。何况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现身发菩提心。亦失国王位转轮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失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失堕三恶道中。二劫三劫不闻父母三宝名字。以是不应一一犯。汝等一切诸菩萨今学当学已学。是十戒。应当学。敬心奉持。八万威仪品当广明(学此十戒已。更有四十八轻法。并须当学以文繁不述学者看彼也)。

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经云。佛言。诸仁者。休息杀生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于诸众生得无所畏。二于诸众生得大慈心。三断恶习气。四少诸病恼为事决断。五得寿命长。六为非人护持。七寤寐安隐无诸恶梦。八无诸怨讎。九不畏恶道。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杀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证无上智到菩提时。于彼国土离诸杀害。长寿众生来生其国。

佛言。休息偷盗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具大果报为事决断。二所有财物不共他有。三不共五家四众人爱敬无有厌足。五游行诸方无有留难。六行来无畏。七以乐布施。八不求财宝自然速得。九得财不散。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偷盗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

不久到菩提时。于彼国土具足种种华果树林衣服璎珞庄严之具。珍奇宝物无不充满。

佛言。休息邪淫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得诸根律仪为事决断。二得住离欲清静。三不恼于他。四众人喜乐。五众人乐观。六能发精进。七见生死过。八常乐布施。九常乐求法。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邪淫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得无上智到菩提时。于彼国土无有生具。亦无女根。不行淫欲。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语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众人保任所言皆信。二于一切处乃至诸天发言得中。三口出香气如优钵罗华。四于人天中独作证明。五众人爱敬离诸疑惑。六常出实语。七心意清静。八常无谄语言必应机。九常多欢喜。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妄语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得无上智到菩提时。于彼国土无有生具。众妙宝香常满其国。

佛言。休息两舌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身不可坏平等。二眷属不可坏平等。三善友不可坏平等。四信不可坏平等。五法不可坏平等。六威仪不可坏平等。七奢摩他不可坏平等。八三昧不可坏平等。九忍不可坏平等。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两舌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得无上智到菩提时。于彼国土所有眷属。一切魔怨及他朋党。所不能坏。

佛言。休息恶口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得柔软语。二捷利语。三合理语。四美润语。五言必得中。六直语。七无畏语。八不敢轻[凌*欠]语。九法语清辩。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恶口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得无上智到菩提时。于彼国土法声充遍。离诸恶语。

佛言。休息绮语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天人爱敬。二明人随喜。三常乐实事。四不为明人所嫌共住不离。五闻言能领。六常得尊重爱敬。七常得爱乐阿兰若处。八爱乐贤圣默然。九远离恶人亲近贤圣。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绮语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得无上智到菩提时。于彼国土端正众生来生其国。强记不忘乐住离欲。

佛言。休息贪欲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身根不缺。二口业清净。三意不散乱。四得胜果报。五得大富贵。六众人乐观。七所得果报眷属不可破坏。八常与明人相会。九不离法声。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贪欲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得无上智到菩提时。于彼国土离于魔怨及诸外道。

佛言。休息瞋恚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离一切瞋。二乐不积财。三众圣喜乐。四常与贤圣相会。五得利益事。六面容端正。七见众生乐则生欢喜。八得于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泽调柔。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瞋恚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不久得无上智得菩提时。于彼国土所有众生。悉得三昧。来生其国心极清净。

佛言。休息邪见获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心性柔善朋侣贤良。二信有业报乃至夺命不起诸恶。三敬信三宝设为活命不信天神。四得于正见不怪异事亦不简择良日吉时。五常生人天离诸恶道。六常乐福德明人赞誉。七弃俗礼仪常求圣道。八离断常见入因缘法。九常与正趣正发心人共相会遇。十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仁者。是名休息邪见得十种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是人速满六波罗蜜。于净佛土而成正觉。得菩提已。于彼佛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庄严众生来生其国。不信天神离恶道畏。于彼命终还生善道。

◎

◎三聚部第七(此别有十三部)

- 述意部
- 损益部
- 简德部
- 忏悔部
- 受法部
- 请证部
- 戒相部
- 劝请部
- 随喜部
- 回向部
- 发愿部

- 优劣部
- 受舍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心须形受。菩萨净戒可以心成。故戒法理旷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牙因斯以成。定水沿滋而满。必庄严于六度。瓔珞乎四等。虽复栋宇未成。而基阶已广。惟斯戒本。流来汉地。源始晋末。中天竺沙门昙无讖者。赍此戒经及优婆塞法。东渡流沙。撮举章条。抄出戒本。凉州有道进法师者。道心超绝。慧力俊猛。流闻戒来。乃驰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至时无其师。于是谨依经文自誓而受。于时凉州道俗并未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朗法师。梦进从佛受记。又僧尼信士十有余人。咸同此梦。互相征告。俄而进还。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爱乐大乘。兼证瑞梦。心喜内充。既从进受。以为菩萨胜地超过三乘。遂屈其年腊降为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业三千许人。凉州刺史闻进戒行。奉遵师礼。于是菩萨戒法流布京国。自尔已来黑白依持受者无量。愿斯甘露等雨大千。谨撰兹记录其始末耳。

损益部第二

依瓔珞经云。佛言。佛子。今为诸菩萨结一切戒根本。所谓三聚戒是。佛子。受十无尽戒已其受者。过度四魔越三界苦。从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随行人乃至成佛(梵网经云。十无尽戒者。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不酷酒。六不自赞毁。七不说在家出家菩萨过失。八不贪。九不瞋。十不谤三宝。是名十无尽戒也)。佛子。若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众生不受是菩萨戒者。不名有情识者。畜生无异。不名为人。常离三宝海。非菩萨。非男非女。名为畜生。名为邪见人。名为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萨戒有受法而无舍法。有犯不失尽未来际。若有人欲受菩萨戒者。法师先为解说使其乐着。然后为受。又复法师能于一切国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萨戒者。是法师其福胜造八万四千塔。况复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报不可称量。其法师者。夫妇六亲得互为师。其受者。入诸佛界菩萨数中。超过三劫生死之苦。是故应受有而犯者。胜无不犯。又犯名菩萨。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萨。乃至二三四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心尽戒亦尽。心无尽故戒亦无尽。六道众生受得戒者。但解语得戒不失也。

又善生经云。有二因缘失菩萨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恶心。离是二因缘。乃至他世。地狱畜生饿鬼之中。终不失戒。若于后世更受菩萨戒时。不名新得。名为开示莹净。

又梵网经云。尔时智者向十方佛为受戒人。唱说羯磨已。十方诸佛及诸菩萨。遥见是人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怜愍护念。由佛菩萨遥护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长。不失善法。令受戒人举身毛孔从顶至足。如凉风入体举身悚栗。当知受者具其戒相冥中。尔时应有十方诸佛。以正法眼见此行者有实真心。释迦牟尼佛于圣众中。应唱如是言。告诸大众。彼世界中某甲国土某甲菩萨。从某甲智者请菩萨戒。此人无师。我为作师。怜愍故。

又佛言。佛子。与人受戒时。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萨戒。五逆罪外加杀和尚阿阇梨。一切国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淫男女。十八梵天。无根二根黄门奴婢。一切鬼神金刚神。畜生及变化人。但解法师语尽得受戒。应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坏色。与外道相异。

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国王位时。受转轮王位时。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一切鬼神救护王身百官之身。诸佛欢喜。既得戒已生孝顺心恭敬心。见上座和尚阿阇梨大同学同见同行者。而菩萨反生憍心痴心慢心。不起迎送礼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养时。以自卖身。国城男女七宝百物而供给之。若不尔者犯轻垢罪。

简德部第三(自下诸门。并依地持论。撰此戒法)

緬寻圣教规受万途。窃谓地持最为枢要。今且谨依撰成大辙。拟为自用。讵敢兼人。夫论受戒唯有二种。一者弟子戒师千里之内七众俱是。然七众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内又定耆宿为胜。然耆宿之德复有三种。一者同法菩萨。明种性备足。二者已发愿菩萨。谓发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语善说能诵能持者。彰毕竟复同。盖具此三德方堪为师。若全无此行则不任为师。弟子者。亦具种性发心方听受戒。

第二请师者。普贤观经云。将欲受菩萨戒。先请佛菩萨为师。请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众生奉请释迦如来以为和尚。奉请文殊师利菩萨为阿阇梨。奉请弥勒菩萨为教授师。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明师。奉请十方菩萨以为己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义。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如是三说)既请得师。是以次

为听许故。欲受戒者。具修威仪礼戒师已。应作是言。我于大德乞受菩萨戒。大德于我不惮劳者。哀愍故听许(三说)戒师答言好。既许可已。即教学方广摩德勒伽论五明论等。令知犯不犯染污不染污柔软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须谄委。然后对佛为受。若先学大乘者。便许而即受。弗同此例。谓从戒师听可之后。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于道场内偏袒右肩。礼三世十方一切诸佛。礼一切大地菩萨。礼佛菩萨已念彼诸佛乃与菩萨三聚功德。及礼戒师长跪曲身。作是言。唯愿大德授我菩萨戒(三说)作是言已。长养净心。惟在得戒。无余念也。

忏悔部第四

夫欲纳受净法。要须洗荡内心方堪得受。凡污心之垢唯迷与障。迷者谤无三宝。障者广起十恶。今教忏者正忏此二。又依梵网经云。若教戒法师。见欲受戒人。应教请二师。和尚阿阇梨二师应问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现身有七遮罪。师不与受。无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忏悔。在佛菩萨形像前。日日六时诵十戒四十八轻戒。若敬礼三世千佛得见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相。佛来摩顶。见光华种种异相。便得灭罪。若无好相虽忏无益。纵是现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轻戒者。对手忏罪灭。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时。问言。现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与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杀父。三杀母。四杀和尚。五杀阿阇梨。六破羯磨转法轮僧。七杀圣人。若具七遮即身不得戒。余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不向六亲礼拜。不向鬼神礼拜。但解法师语。百里千里来求法者。而菩萨法师以恶心瞋心。而不即与授一切众生戒。犯轻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启十方诸佛。弟子从本际有识已来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宝。或教人不信三宝。或见作随喜。或自轻慢三宝。或教人轻慢三宝。或见作随喜。或自侵损三宝。或教人侵损三宝。或见作随喜。或自杀盗淫。或教人杀盗淫。或见作随喜。或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或教人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或见作随喜。或自贪瞋痴。或教人贪瞋痴。或见作随喜。于此众罪不生惭愧。失菩萨戒不自觉知。今于佛前至诚忏悔。愿众罪永断无余。志心敬礼一切诸佛(一遍亦得三遍弥善)。

受法部第五

此门有四。一定其种性。二定其发心。三定其渐顿。四正为受戒。第一问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听法姊法妹汝是菩萨不。答言是。戒师若坐若立问者皆得。所以坐得者。为戒师老而无力故。所以立得者。为戒师少而有力故。某甲者。盖题其父母师长所制名也。非谓称其荣族皇帝明府之号也。设称亦不发戒。但背法逐情。非重道之仪也。

第二问发菩萨愿不。答言已发。菩萨愿者。正是道心别名也。

第三问其渐顿。依菩萨善戒经云。优波离问菩萨戒法。菩萨摩訶萨成就戒法利益众生者。先当具足学优婆塞戒沙弥戒比丘戒。若不具优婆塞戒得沙弥戒者。无有是处。若不具沙弥戒得比丘戒者。亦无是处。若不具如是三种戒者。得菩萨戒。亦无是处。譬如重楼四级次第。不由初级至二级者。无有是处。不由二级至于三级。不由三级至于四级者。亦无是处。若依萨婆多论云。若欲受沙弥戒先受优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具戒先受沙弥十戒。如人入海从浅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当如是。若有难缘不得渐受者。顿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种戒。然授者得小罪(准前菩萨。亦应如是。依地持论。顿发大乘心直受菩萨戒亦得也)。

第四正为受戒。戒师问。汝善男子善女人。欲于我所受一切菩萨戒。所谓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是诸戒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菩萨所住戒。过去一切菩萨已学。未来一切菩萨当学。现在一切菩萨今学。汝能受不。答言能(三说)今言善(男子女人)者。止为一人。若对多人。则言某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无德行之人可对受者。是行者。应具威仪至佛像前。礼佛已胡跪白云。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及入大地诸菩萨众。我今于诸佛菩萨前受一切菩萨戒。所谓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此诸戒。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菩萨所住戒。过去一切菩萨已学。未来一切菩萨当学。现在一切菩萨今学(三说)梵网经云。若从师受不假好相。以戒师展转相承有力故。若对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请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从师受自无力故。要须请圣加被。若于定中。若于梦中。若于觉中。感得好相。与圣教相应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词法用。一如依师受法也。

请证部第六

既受得戒即须请验。先请菩萨。后请于佛。初请菩萨者。谓大地菩萨。大地者。谓种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普贤乃至贤首是也。受人胡跪戒师为起。礼于十方诸菩萨众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启十方大地微尘数诸菩萨众文殊师利金刚幢功德林菩萨等。此某甲菩萨等在某国世界某伽蓝某像前。于我某甲所。三说受菩萨戒我为作证(三说)请诸佛者谓十方一切诸佛。且就一教。东方善德佛乃至下方明德佛等一切诸佛。第一大师。现知见觉。于一切众生现知见觉今某甲菩萨于某世界某伽蓝某像前。于我某甲所三说受菩萨戒。我为作证(三说)以某白故。无量诸佛大地菩萨前法有瑞现。或有光明。或有凉风。或有妙香。以有相现故。十方诸佛于此某甲菩萨起子想。大地菩萨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爱念。令此菩萨从受已后犯即寻悔。专精念住坚持不犯。乃至菩提终无退转。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清净十力四无畏。三念处三不护业。大悲不妄法。断除诸习。一切种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备满。乘大慈悲游腾十方。广度众生不辞劳倦。一切众生咸同此益。

戒相部第七

盖大圣度人功唯在戒。凡论戒也。枢要有三。一在家戒。谓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谓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谓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复有三种。一者戒种种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无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摄是。然此度摄。若随威仪则名三聚。若依行位乃称为七。若就德位遂号七地及十三住。凡如此说皆是戒法不同也。上来略述戒体宗要。如是自下广明行者。既得戒已。须识戒相知其受时了达轻重功能多少。并宜诵持勿令忘失。我菩萨戒弟子某甲。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于某师所。依地持论。受得菩萨三聚净戒。其三是何。一者摄律仪戒。谓恶无不离。起证道行。是断德因。终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顺教奉修慎而不为。二者摄善法戒。谓善无不积。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终成报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顺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摄众生戒。谓无生不度。起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终成应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摄律仪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为利养故自赞毁他。无惭波罗夷。二者不得故悭不施前人。无惭波罗夷。三者瞋心打骂众生前人。惭谢不受其忏。无惭波罗夷。四者痴心谤大乘。无惭波罗夷。此即通明三聚所离过。能离体者。谓身口意业思也。摄善法戒者。善无不积。谓身口意善及闻思修三慧十波罗蜜八万四千助道行。顺教奉修。以成行德。摄众生戒者。四无量之心。四摄为行。四无量者。谓慈悲喜舍。悲能拔苦尽。慈能与乐满。喜谓庆众生离苦究竟乐法满足。舍谓令众生行佛行处至佛至处。方生

舍心。四摄为行者。谓布施爱语利益同事。菩萨将欲摄物。先以财济免其形苦。次以爱语晓寤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摄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谓戒定慧等。令总奉修。是行利摄。同事者。修行既满。转依究竟成就三身。同圣者所证。故地持论云。布施爱语。未发心令发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脱令解脱。上来所列。令受戒者诵之。知受戒时节。依师禀教。略识持犯也。

述曰。既受得戒依经。亦须识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优婆塞戒经云。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虽为天人乃至蚁子悉不应杀。若受戒已若口教杀若身自杀。是人即失优婆塞戒。尚不得暖法。况四沙门果。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偷盗。不得虚说我得不净观。不得邪淫。不得宣说四众所有过罪。不得酤酒。若破是等戒即失优婆塞戒。尚不得暖法。况得四沙门果。是名六重。

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萨善戒经云。菩萨有二种。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现在不能庄严无量无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静。是则名为名字菩萨非义菩萨。是名菩萨旃陀罗也。菩萨心有上中下。若后四重。下中心犯。不名为犯。若以上心恶心犯者。是名为犯上者。所谓乐作四事。心无惭愧。不知忏悔。不见犯罪。赞破戒者。是名上恶心犯。菩萨虽犯如是四重。终不失于菩萨戒也(八重者。如比丘四重后加菩萨不得为贪利养故自赞其身等。如前四波罗夷。帖初四重。便为八重)。

若依梵网经地持论。有受是菩萨戒。有四十二轻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余在广文。是故经云。若佛子。常应一心受持读诵此戒。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折骨为笔。书写佛戒。麻皮谷纸绢等亦应悉书持。常以七宝无价香华一切杂宝为箱。盛经律卷。若不如法供养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贩卖轻称小斗。因官形势取人财物。害心系缚破坏成功。长养猫狸猪狗。若故养者。犯轻垢罪。

若佛子。以恶心故观一切男女军阵等鬪。亦不得听诸音乐。杂戏擣菹。作贼使命。若故作者。犯轻垢罪。

若佛子。以恶心故为利养贩卖男女财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呪术工巧。调鹰方法。和合毒药。都无慈心。犯轻垢罪。

若以恶心自谤三宝。诈现亲附。口伪说空。行在有中。若见外道一切恶人劫贼。卖佛菩萨父母形像。贩卖经律。贩卖僧尼。而菩萨见是事已。方便教化赎之。若不赎者。犯轻垢罪。

既略识持犯即须礼退。故地持论云。令受戒者。礼佛一拜。大地菩萨一拜。不云礼法。义准通礼。三拜弥善。

劝请部第八

述曰。法师升座乞赞叹供养时。将为大众敷演法要。籍圣加被方得宣释。大众同时运心请圣加被。十方凡圣说听二众。加于观心。内益胜智。外增言辩。方能识欲知根。所说无倒。又加听者。一心恭敬无倒听闻。

故阿含经偈云。

听者端视如渴饮	一心入于语义中
闻法踊跃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为说

又同请诸佛转正法轮。十方世界应成诸佛。于念念中出兴于世。越过数量。前念既尔。后念亦然。皆待请方说。十方凡圣处法界堂。咸请久住转正法轮。然诸凡圣敬人重法。心至诚故。诸佛随机受请转正法轮。随者诸佛赴机受请转法轮时。我及圣众常预劝请之流。无空过者。何以故。念念常劝请故。令诸众生闻法寤解。舍邪入正。超凡得圣。治我无始已来教人为恶破坏他善夺他胜利谤佛法僧尘沙障业。然诸众生既闻法已寤入得证。展转教导一切众生。尽未来际常无断绝。

十住毘婆沙论云。

十方一切佛	现在成道者
我请转法轮	安乐诸众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舍寿命
我今头面礼	劝请令久住

述曰。前偈请佛转正法轮。增长智能。治我无始已来自作教人谤法之罪。后偈请佛久住受人供养。增长福业。治我自作教他谤佛恶业之罪。此则福智双行也。

愿令我身心	犹如明净镜
十方诸佛土	自在中现
彼一一刹海	诸佛身充满
谛观诸佛身	真实无去来
各放胜光明	微妙难思议
照除我烦恼	如日消垂露
得除烦恼已	证见十方佛
于一一佛前	劝请修供养
身心若未尽	劝请无休息
复愿我身心	犹如净法界
一一毛孔内	流出诸佛云
佛云难思议	普覆众生类
随彼所见闻	如意受安乐
众生界若尽	心可缘界尽
愿我净心内	佛出无休废

随喜部第九

窃惟我所修	施等诸善根
皆从法界流	是诸佛所行
计我愚且鄙	常应没诸恶
何其年将暮	得发施等心
自庆希所得	踊跃无有量
因见诸众生	修行凡夫善
乃至一弹指	我心悉随喜
况诸大菩萨	成诸波罗蜜
满足诸地道	而当不忻慕
是故我庆悦	稽首诸法藏

回向部第十

罪中之大罪	恶中之大恶
于诸众生内	其唯我一人
自非诸佛力	及众生善根

以自所作业	望消己罪者
会无如之何	是以随所作
一切诸善根	不敢私自许
尽回施众生	即复为众生
持彼所施善	回向大菩提
令究竟解脱	彼既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	皆共摄受我
使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
故我于众生	最后成正觉
所以净身心	顶礼大回向

发愿部第十一(初有十大愿。出摄论文自下诸愿。并是人述耳)

- 一供养愿。愿供养胜缘福田师法主。
- 二受持愿。愿受持胜妙正法。
- 三转法轮愿。愿于大集中转未曾有法轮。
- 四修行愿。愿如说修行一切菩萨正行。
- 五成熟愿。愿成熟此器世界众生三乘善根。
- 六承事愿。愿往诸佛土常见诸佛常得敬事听受正法。
- 七净土愿。愿清净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众生。
- 八不离愿。愿于一切生处常不离诸佛菩萨得同意行。
- 九利益愿。愿于一切生处常作利益众生事无有空过。
- 十正觉愿。愿与一切众生同得无上菩提常作佛事。

愿我作大地	广长无量
为诸众生等	作真归依处
凡有受用者	成就对治道
灭诸妄想识	生长菩提心

甚深无障碍	受用不可尽
愿我作大水	具足八功德
唯洗众生心	烦恼诸垢秽
悉令毕竟净	满足佛菩提
愿我作大火	日月诸星光
烧竭寒冰狱	普照闇冥国
于彼诸众生	救摄无有余
悉令得见道	解脱一切过
愿我作大风	微密满虚空
诸有热恼处	扇之以清凉
惔然受安乐	愿我作虚空
寂然无障碍	摄受诸众生
一切无有余	其有受用者
皆得二无我	以空三昧乐
而共相娱乐	愿作药树王
遍覆众生界	见闻及服药
除病消众毒	毒消病已除
烦恼亦皆无	次以真如味
充满佛法身	愿我作饮食
色香美味具	于诸众生前
一切皆示现	随其所味乐
一切皆满足	至于生死际
是食尔乃消	愿我作衣服
轻软色微妙	小大随形量
温凉称物情	等心施众生
决定无有余	令彼心清净
具足妙庄严	

愿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种善根。以此善根施与一切无边众生。悉共回向无上菩提。令我此愿念念增长。世世所生常系在心终不忘失。常为陀罗尼之所守护也。

优劣部第十二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种。一曰下。二曰中。三曰上。四曰上上。若为现乐怖畏恶名。或为家法助随他意。或避苦役求离诸难。是为下人持戒。若为世间福乐坚持禁戒。是为中人持戒。若为诸法无常欲求离苦无为常乐涅槃。是为上人持戒。若为怜愍众生。专求佛道了知诸法。深观实相不畏恶道规招胜乐。是为上上人持戒。故智度论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持戒者生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禅四空定。生无色清净天中。又下清净。持戒得罗汉道。中清净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净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经云。若畏师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师持戒名中持戒。畏恶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受舍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萨戒有三种。谓前三聚净戒是也。此戒受已谓与心俱。心无后际故戒不失。又善戒经云。有二因缘失菩萨戒。一退菩萨心。二得增上恶心。离是二缘乃至舍身他世地狱畜生。终不失戒。后若更受不名新得。名为开示莹净故长也。

又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云。诸大德一心谛听。我今欲说三世诸佛菩萨成就利益一切众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萨戒者。即是前四波罗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萨。现身不能庄严菩提。又复不能令心寂静。是似菩萨非实菩萨。犯有三种。有软中上。若软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名为失。何者是上。若犯上四。数数乐犯。心无惭耻。不自悔责。是名上犯。菩萨虽犯于上四事。不即永失。不同比丘犯于四重即为永失。菩萨不尔。何以故。比丘犯四更无受路。菩萨虽犯脱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小乘戒有四种。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戒。此之四种。一受得已谓与形俱身存戒在。身谢戒亡。故短大乘戒也。依毘昙论云。别解脱戒舍有四种。一作法舍。二命终舍。三断善根舍。四二形生舍。

又萨婆多论云。若受斋戒已。遇恶因缘。逼欲舍戒者。不必要从出家人边舍。趣得一人即成舍。述曰。若有犯戒难缘逼其犯者。宁可舍。却为之后时无过。故论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若八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尔。所言四重者。谓盗满五钱成重。非处行淫。杀人自称得圣。随犯一戒。即名犯重。于戒律中无忏悔法。若依方等大乘经等。方开受忏。亦有诸师不许。向优婆塞等说四重者。恐成误错。若不许者。何故欲受戒前展转遣问。若舍时随对一人前舍。并得无问道俗皆成。

问曰。受时所以要对出家人前成受。舍时对白衣亦得。

答曰。受戒欲似登山采宝。所以稍难。舍戒欲似下阪弃珠。所以甚易。

故四分律云。若有舍戒者。于佛法为死。受生则难。趣死极易。舍时应云。

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为优婆(塞夷)今对大德舍却作在家白衣(一说便成八戒亦然)后若好心发时。欲更受戒应先忏前罪。后受亦得。

颂曰。

大慈振法鼓	开寤无明聋
炉冶心秽垢	防非如利锋
护鹅不惜命	守草养生同
五篇遮轻重	七聚荡心胸
晨朝宣宝偈	夕夜虔诚恭
近未出苦海	远念法身踪
七支净三业	五分满金容
各愿坚固戒	净土得相逢

感应缘(略引十验)

- 齐沙门上统
- 晋沙门慧永
- 晋沙门法安
- 晋沙门昙邕
- 宋沙门法度
- 梁沙门智顺
- 隋沙门净业
- 隋沙门灵干
- 唐居士张法义
- 唐居士夏侯均

齐上统师传云。汉明初感摩腾法兰唯有二人初来至此。不得受具。但与道俗。剃发被服缦条。唯受五戒十戒而已。伏惟。如来出世八年始兴羯磨。震旦在白木条东二万七千里。开持律五人得授大戒。自后至汉第十桓帝。一百

余年内犹用三归五戒十戒。迭相传授。桓帝已后北天竺国有五西僧。来到汉地。与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领。二名支谦。三名竺法护。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娄讖。其时大律未有。支法领口诵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时名旧羯磨。后到魏皇初三年。昙摩迦罗又译出戒律。后至元孝文世。有光律师。验旧羯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大律本次第删集。现世流行。号为新羯磨。于时尼众来求受戒。支法领曰。如律所明。唯开边地五人僧受具戒。不论尼众。是时尼等辞退而还。泣泪如雨不能自胜。后到汉末魏初。东竺国有二比丘尼。来到长安。见比丘尼众。问曰。汝谁边受戒。尼众答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叹曰。边地尼等悉未有具。为还本国化得一十五人来。三人在雪山冻死。二人堕黑涧死。余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诸尼悉赴京师。与授具戒。后到吴地亦与彼尼受具讫已。西尼思忆本乡。即附舶南海而还。及至上船唯有七人。三人命终。来去经途十七余年。后至魏文帝三年。内勅设无遮大会。魏帝勅问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灵验。诸大德等咸皆不答。于时即有比丘。请向西国问圣人得戒源由。发足长安到于天竺。见一罗汉启白振旦僧尼得戒以不。罗汉答曰。我是小圣不知得不。汝在此住。吾为汝上兜率奉问弥勒世尊得不来报。即便入定向兜率天。具问前事。弥勒答曰。僧尼并得戒讫。仍请灵验。弥勒即取金华云若边地僧尼得戒。愿金华入罗汉手掌。不得莫入。发愿既讫。将华按手。其华入掌中。高一尺影现。弥勒语曰。汝到振旦比丘所。亦当如我此法。罗汉下来。如弥勒法。以华按比丘手。即入掌中。高一尺影现。瑞应既征。其时即有远方道俗。来相钦仰。求受三归五戒。乃有无数。即号为华手比丘。当去之时有一十八人。自余慕住西国。或有冒涉流沙风寒命过。唯有华手比丘独还汉地。当本去日有迦毘罗神现身。语华手曰。道路悬远多诸嶮难。弟子送师至彼来往清吉。未到之间。魏文帝殿前有金华空中现。文帝问太史曰。有何双怪。太史答曰。西域正法欲来到此。不盈一月。华手比丘掌中金华来到此土。初至之日空里金华即灭不现。大瑞既征。故戒福永传也。

晋庐山有释慧永。姓潘河内人也。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语不伤物。耽好经典善于讲说。蔬食布衣卒以终岁。乐住庐山与远同止。又别立一茅室于岭上。每欲禅思辄往居焉。时有至房者。并闻殊香之气。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辄驱令上山。人去后还复驯伏。永尝出邑博晚还山。至乌桥。乌桥营主醉骑马当道。遮永不听去。日时向晚。永以杖遥指马。马即惊走。营主倒地。永捧慰还。因尔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过。永曰。非贫道本意。恐戒神为耳。白黑闻知归心者众矣。至晋义熙十年遇疾危笃。而专谨

戒律执志逾勤。虽沈痾苦。而颜色怡悦。未尽少时忽敛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见。众咸惊问。答云。佛来。言终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闻异香。七日乃歇。

晋新阳县有释法安。一名慈钦。未详何许人。是远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讲说众经。兼习禅业。于晋义熙年中。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人遭虎死者。夕有一两。安尝游其县。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闭门闾。安径之树下。通夜坐禅。向晓闻虎负人而至投之树北。见安如喜如惊。跳伏安前。安为说法受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后欲作画像须铜青。困不能得。夜梦见一人迂其床前云。此下有铜钟。寤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后以铜助远公铸佛。安后不知所终。

晋庐山有释昙邕。姓杨。关中人。形长八尺。雄武过人。南投庐山。事远为师内。外经书多所综涉。志尚传法不惮疲苦。乃于山之西南。别立茅宇。与弟子昙果。澄思禅门。尝于一时。果梦见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师在此。可往咨授。后少时邕见一人着单袷衣。风姿端雅。从者二十许人。请受五戒。邕以果先梦。知是山神。乃为说法授戒。神嚙以外国二锄。礼拜辞别。倏忽不见。后往荆州卒于竹林寺。

齐琅琊[山*聂]山有释法度。黄龙人。少出家。游学北土备综众经。而专以苦节成务。宋末游于京师。高士齐郡明僧绍。杭迹人外。隐居琅琊之[山*聂]山。挹度清卓。待以师友之礼。及亡舍所居为栖霞寺。请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为馆。住者辄死。及后为寺犹多恐动。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经岁许间。忽有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持名纸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清雅羽卫亦严。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余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诸栖托。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继。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度曰。人神道殊无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备门徒辄先去杀。于是辞去。明旦度见一人送钱一万香烛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为设会。尚又来。同众礼拜行道受戒而去。[山*聂]山庙巫梦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祠祀勿得杀戮。由是庙同荐止菜脯而已。度尝动散寝于地。见尚从外来以手摩头足而去。顷之复来。持一琉璃瓿。瓿中如水与度含。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间。其

征感若此。齐竟陵王萧子良始安王等。并遥恭以师敬。资给四事。六时无阙。以齐永元二年卒于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梁山阴云门寺有释智顺。本姓徐。琅琊临沂人。秉禁无疵陶练众经。齐竟陵文宣王。特深礼异。以天监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顺疾甚不食多日。一时中竟忽索芥饮。弟子昙和。以顺绝谷日久。密以半合米杂煮以进。顺咽而还吐索水洗漱。语和云。汝永出云门寺。不得还住。其执节精苦皆此类也。临终之日房内颇闻异香。亦有见天华天盖者(右五验出梁高僧传)。

隋终南山悟真道场释净业。汉东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综异闻。确乎内湛令响外驰。仁寿二年被举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于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异香。满院众共嗟怪。因而树立将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阁上闻众人行声。及往掩捕扃闭如初。一人不见。塔北有池。沙门净范为诸道俗受菩萨戒。乃有群鱼游跃。首皆南向似受归相。范即乘船入水为鱼受戒。鱼皆回头绕船。如有听受。都无有惧。业庆其遇。乃以舍利置于佛堂。先有塑菩萨一躯。不可移转。至明乃见回首面向舍利。状类天然。一无损处。屡兴别瑞。传言不尽。大业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三。

隋西京大禅定寺道场释灵干。俗姓李氏。金城逖道人也。而立性翹仰恭摄成节。三业护持均禁遮性。仁寿二年奉勅送舍利于雒州。置塔于汉王寺。初遶塔所屡放神光。风起灯灭。而通夕明亮不须灯照。又感异香从风而至。道俗通见。四月八日下舍利时。寺院之内树叶皆萎。乌鸟悲噉。及填平满还如常日。以大业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二验出唐高僧传)。

唐华州郑县人张法义。年少贫野不修礼度。贞观十一年入华山伐树。遇见一僧坐岩穴中。法义便就与语。会天晦冥不归留宿。夜僧设松柏末以供养之。谓法义曰。贫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因为说俗人多罪累死皆恶道。至心忏悔可以灭之。乃令净浴清浄被僧衣为忏悔。旦而别去至十九年法义病死。埋于野外。贫无棺椁以新木瘞之。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审问。知活乃喜。法义自说。初有两人来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门。又巡街南行十许里。街左右皆有官曹。门间相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义家狗恶。兼有呪师。呪神见打甚困。袒衣而背青肿。官曰。稽过多咎。与杖二十。言杖亦毕。血流洒地。官曰。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按。按簿甚多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检云。去簿

多先朱句毕。有未朱句者。则录之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刈禾。义反顾张目弘骂不孝。合杖八十。始录一条。即见昔岩穴中僧来。判官起迎问何事。僧曰。张法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并忏悔讫灭除。天曹案中已句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云。经忏悔者。此案句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句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利。抑判官令典将法义过王。王宫东殿宇宏壮侍卫数千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人宿罪并贫道句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视父事过王。王曰。张目忏悔此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可特放七日。法义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后来恐不见师。请即住随师。师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义固请随僧。僧因请王笔。书法义掌中作一字。又请王印。印之曰。可急去还家。凭福报。后来不可见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当放汝也。法义乃辞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内止黑。义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义掌中所印之处文不可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存。陇西王博叉与法义邻近委之。王为临说(右一验出真报记)。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显庆二年病。经四十余日昏乱殆死。白云。被配作牛频经苦诉。诉云。尝三度于隐师处受戒忏悔。自省无过。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配磨坊。经二十日。苦使后为勘当受戒。是实不虚。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膂力。酗酒好鬪。今现断酒肉。清信贤者。为隐师弟子斋戒不绝(右一验出冥祥拾遗)。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兹戒德本愿深重。救生利物。称斯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难。若非精翫护持。大果何容得证。恐差之毫牦。失之千里。若其小过覆藏。则为难灭大罪。发露更是可原。故知有过须悔得入七众。守愚不忤长弃三涂。所以比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损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胜名利。失意有违。故此兼明。若是悠悠白衣。业识风驰昏沈财色。好贪名利。乐着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时述者。出家僧尼及优婆塞等。恐乖佛教虚染名利。故今偏说。若是上品白衣。见佛呵责出家人罪。即自劝励。省己不为。出家清虚高慕玄轨。尚有失意乖违被佛诘责。我等白衣无惭无愧。公然造罪。昼夜匪懈。未曾耻改。所以如来弃舍我等。不蒙教诲。即自改过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诫己身。他人见责亦自改悔。故书云。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是下品凡愚无识之人。见佛呵责犯过众僧。唯加轻笑退败善心。不自思忖愚戇之甚剧于畜生。亦如醉人坠卧粪坑呕吐狼藉屎尿污身。仰视岸人却呵不正。此亦如是。是故如来虽欲救拔无其出路。故经云。譬如有人堕在粪坑。全身没入无发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证部第二

如大品经云。佛告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当堕三恶道中。尚不得下贱人身。况能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具一切种智。又萨遮尼捷经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癞野干身。何况当得功德之身。

又梵网经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毁犯圣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养。亦不得饮住国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贼。入僧坊城邑宅中。鬼复扫其脚迹。一切世人骂言佛法中贼。一切众生眼不欲见犯戒之人。畜生无异。木头无异。

又宝梁经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礼敬供养。不自知恶得八轻法。何等为八。一作愚痴。二口瘡症。三受身矬陋。四颜貌丑恶其面侧捩见者嗤笑。五转受女身作贫穷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损寿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恶名。八不值佛世。

佛言。若有非沙门自言是沙门。非梵行自言梵行。于此大地乃至无有洩唾处。况举足下足去来屈申。何以故。过去大王持此大地。施与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况僧房舍之处。衣钵卧具

医药信施所不应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为百分。若有恶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随所受毛分即损施主。

譬如师子兽王若有死已无有能得食其肉者。师子身中自生诸虫还食其肉。于我法中出家诸恶比丘。贪惜利养为贪所覆。不识恶法能坏我法。当知是恶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心求利养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无快乐	其心多奸	欺诳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静	诸天神龙
有天眼者	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叶。云何旃陀罗沙门。迦叶譬如旃陀罗常于冢间行求死尸无有慈悲视于众生。得见死尸心大喜悦。如是沙门旃陀罗。常无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贵重心。从施主家受利养已。不教佛法亲近在家。亦无慈心常求利养。是名沙门旃陀罗。如是旃陀罗。为一切人之所舍离。如旃陀罗所至之处不到善处。何以故。自行恶法故。如是沙门旃陀罗所至之处。亦不到善道多作恶业。无遮恶道法故。譬如败种终不生牙。如是败坏沙门。虽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门果。

又涅槃经云。犹如大海不宿死尸。如鸳鸯鸟不住圜厕。释提桓因不与鬼住。鸠翅罗鸟不栖枯树。破戒之人亦复如是。

又迦叶经云。佛告迦叶。于正法中得出家者。应作是念。十方世界现在诸佛悉知我心。莫于佛法作沙门贼。迦叶。云何名沙门贼。沙门贼有四种。何等为四。迦叶。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门之贼。二者于日暮后。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门之贼。三者未得圣果。自知凡夫。为利养故自称我得阿罗汉果。是名第三沙门之贼。四者自赞毁他。是名第四沙门之贼。迦叶。譬如有人具大势力。于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所有珍宝一切乐具。刀仗加害皆悉夺取。迦叶。于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宁为多不。迦叶白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叶。若有凡夫未得圣果。为利养故自称我得须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于彼。我观沙门法中更无有罪重于妄称得圣果者。佛告迦叶。出家之人微细烦恼复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见他得利心生嫉妬。二闻经禁戒而返毁犯。三违反佛语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

施。出家之人具此烦恼。如负重担入于地狱。迦叶。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于地狱。何等为四。一多闻放逸。自恃多闻而生放逸。二利养放逸。得利养故而生放逸。三亲友放逸。依恃亲友而生放逸。四头陀放逸。自恃头陀自高毁人。是名四种放逸堕于地狱。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当来末世后五百岁。有相似沙门。身披袈裟毁灭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叶。汝莫问此。何以故。彼愚痴人。实有过恶。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来不说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兴于世。种种神通说法教化。于彼恶欲不可令息。迦叶白佛言。世尊。我宁顶戴四天下一切众生山河聚落。满于一劫。若减一劫。不能闻彼愚痴众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宁坐于一胡麻上。满于一劫。若减一劫。不能闻彼不信痴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宁在于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卧百千亿岁。不能闻彼不信痴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宁受于一切众生瞋恚骂辱挝打加害。不能闻彼不信痴人偷法大贼毁禁之声。

又壮严论偈云。

诈伪谄佞者	心住利养中
由食利养故	不乐闲静处
心常缘利养	昼夜不休息
彼处有衣食	某是我亲友
必来请命我	心意多攀缘
败坏寂静心	不乐空闲处
常乐在人间	由利毁败故
坠堕三恶道	障于出世道

以此文证。愚人背道专求名利。唯成恶业。常顺生死每处暗冥。若闻禁戒广学多闻。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圣何能具依若闻王课种种苦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净行沙门。高于人天重逾金玉。岂预斯事。故佛藏经云。譬如蝙蝠欲捕鸟时则入穴为鼠。欲捕鼠时则飞空为鸟。而实无有大鸟之用。其身臭秽但乐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复如是。既不入于布萨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烧尸残木不复中用。

又成实论云。不为修善故食则唐养怨贼。亦坏施主福损人供养。如是不应食人之食。

又佛藏经云。得出家已自称沙门。不能堪受如实佛化。于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堕在恶道。犹如豚子舍床褥去。破戒比丘当于百千万亿劫数割截身肉以偿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负重。所以者何。如析一发为千亿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养。况能消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如是等人。于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于我法中为是逆贼。为是法贼。为是欺诳诈伪之人。但求活命贪重衣食。是则名为世乐奴仆。

又增一阿含经云。或有人得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着之心。亦无有欲意。不起诸想。都无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设使不得利养。不起乱念。心无增减。犹师子王食噉小畜。尔时彼兽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着之心。亦无欲意。不起诸想。此人亦复如是。不如有人受人供养。得已便自食噉。起染着心。生爱欲意。不知出要。设使不得常生此想念。彼人得供养已。向诸比丘而自贡高毁蔑他人。我能得利养。此诸比丘不能得之。犹如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诣大粪聚。此猪饱食屎已。还至猪群中。便自贡高我能得此好食。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当学师子王莫如猪也。

又智度论云。有出家人乐合汤药种谷植树等不净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观视星宿日月风雨雷电霹雳不净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谄媚豪势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净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学种种祝术卜算吉凶心术不正。如是等不净活命者。是名维口食。又有五种邪命。何者为五。一者为利养故诈现异相奇特。二者为利养故自说功德。三者为利养故占相吉凶广为人说。四者为利养故高声现威令人畏敬。五者为利养故称说所得供养以动人心。当知出家之人。为求利养种种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恶道也。又出家之人须常离着。若偏执一处即多住着。于己偏亲。于他生嫉。

又摩诃迦叶经云。佛告弥勒。当来末世后五百岁。自称菩萨而行狗法。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见后狗来心生瞋恚。[齿*崖]齧吠之。内心起想。谓是我家。比丘亦尔。先至他施家生己家想。既贪此想。见后比丘瞋目视之。心生嫉恚。互相诽谤。言某比丘有如是过。汝莫亲近。心生嫉妬。行饿鬼因贫穷之因。即是成论五怪之中家怪摄也。

又菩萨藏经云。复次舍利子。出家菩萨复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亲善友不具无难。失坏善根。不随安住律仪菩萨修学正法。亦不速寤无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为出家菩萨成就五法。一者毁犯尸罗。二者诽谤正法。

三者贪着名利。四者坚执我见。五者能于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为出家菩萨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获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饿狗惶惶沿路遇值琐骨久无肉腻。但见赤涂言是厚味。便就衔之。至多人处四衢道中。以贪味故涎流骨上。妄谓甜美。或咬或舐。或啮或吮。欢爱缠附初无舍离。时有刹帝力婆罗门及诸长者。皆大富贵。来游此路。时此饿狗遥见彼来。心生热恼作如是念。彼来人者。将无夺我所重美味。便于是人发大瞋恚。出深毒声。恶眼邪视。露现齿牙。便行啮害。舍利子。于意云何。彼来人者。应为余事。岂复求此无肉赤涂之骨锁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饿狗。以何等故出深毒声现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来人贪着美膳。必能夺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现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当来末世有诸比丘。于他施主勤习家慳。耽着屎尿妄加缠裹。虽值如来具足无难。而便委弃不修正检。此之比丘。我说其行。如前痴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怜愍众生。欲止息故专思此事。为如是等诸恶比丘。说此譬喻。

复次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訶萨。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故求于佛智。行毘梨耶波罗蜜多。彼诸菩萨摩訶萨于己身肉尚行惠施。况复规求妄想恶肉。而于他家起诸慳嫉。舍利子。彼诸比丘慳他家故。我说是人为痴丈夫。为活命者。为守财谷奴仆隶者。为重财宝玩缚者。唯于衣食所钦尚者。为求妄想贪嗜恶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说如是正法。彼诸比丘。先至他家。不应见余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违我法教。见余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为我识。汝从何来。乃在此耶。我于此家极为亲密。调谑交顾。汝从何来。輒相侵夺。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于后来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诸施家许其衣钵饮食卧具病缘医药及供身等资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将先许物施后来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于施主家起三重过。一者起住处过。见余比丘。或起恨言。我于今者当离此处。二者凡所习近。当言未知应与不应。三者于不定家妄起诸过。舍利子。彼慳比丘于后来人发三恶言。一者说住处过。以诸恶事增益其家。令后比丘心不乐住。二者于后比丘所有实言反为虚说。三者诈现善相谄附是人。伺有微隙对众唤举。舍利子。如是比丘。于他施家生慳嫉者。速灭一切所有白衣法。永尽无遗。

又迦叶经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于地狱。一多闻放逸。二利养放逸。三亲友放逸。四头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恶人入于佛法不求出世。苟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恶道。

又最妙胜定经云。千年之后。三百年中。浩浩乱哉。逃奴走婢亡失破国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犹如群贼劫夺良善。当尔之时十二部经沉没于地。不复读诵经典。设有头陀者。多不如法。常游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师解说佛语。万不着一。尔时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净行呵责比丘。白衣去后共相谓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说。或邪言绮语无义之语。以作义语。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

又正法念经云。彼恶比丘现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诸朋侣数数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随己所闻少知佛法共其同侣。为彼檀越说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回彼比丘所得利养而施与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门第一大贼。到檀越家。方便劫夺他人财利及以供养。如是比丘见他财利。见他供养生贪嫉者。不曾少时眼开合顷暂作善法。彼恶比丘破戒沙门。舍离坐禅读诵等业。无一念间不摄地狱饿鬼畜生。以此文证。贪利招苦。勿现善相以求名利。故诸出家纵能持戒。勿解经义。未必断惑。由不观理不断结故。多现善相谓己过人。设闻胜智说实无我。则不信受言非正理。因兹谤法及行道者。增长我慢死堕地狱。是故愚人纵能依戒。以无道法多起罪行。

又大宝积经云。出家之人有二种缚。一者见缚。二者利养缚。又有二种障法。一者亲近白衣。二者憎恶善人。又有二种痈疮。一者求见他过。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种不净心。一者读诵外道经书。二者多畜诸好衣钵。

又涅槃经云。出家之人有四种恶病。是故不得四沙门果。何等四病。谓四恶欲。一为衣欲。二为食欲。三为卧具欲。四为有欲。有四良药能疗是病。一粪扫衣。能治比丘为衣恶欲。二乞食。能破比丘为食恶欲。三树下坐。能破比丘为卧具恶欲。四身心寂静。能破比丘为有恶欲。以是四药除是四病。是名圣行。如是圣行则得名为少欲知足也。

又大集经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无量诸佛所不护念。虽名比丘不在僧数。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听毁戒之人受人信施如葶苈子。何以故。是人远离如来法故。又正法念经偈云。

若无读诵心	无禅无漏尽
虽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宁食蛇毒虫	及以烱金等
终不破禁戒	而食僧饮食

故大庄严经论偈云。

若毁犯禁戒 现世恶名闻
为人所轻贱 命终堕恶道

又智度论说。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诸功德。譬如枯树人不爱乐。破戒之人如霜莲华人不喜见。破戒之人恶心可畏。譬如罗刹。破戒比丘虽形似善人内无善法。虽复剃头染衣次第捉筹名为比丘。实非比丘。破戒之人若着法服。则是热铜铁鑠以缠其身。若持钵盂则是盛烱铜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热铁丸饮热烱铜。若受人供养供给。则是地狱狱卒守人。若入精舍。则是入大地狱。若坐众僧床榻。是为坐热铁床上。破戒之人。常怀怖惧。如重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后堕恶道中。若在铜檑地狱。狱卒罗刹问诸罪人。汝何处来。答言。我苦极闷不知来处。但患饥渴。若言渴者。是时狱卒即驱逐人令坐热铜檑上。以铁钳开口灌以烱铜。若言饥者。坐之铜檑。吞以铁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烂。入腹腹破。焦然五藏烂坏。直过堕地。此诸人等由宿行因缘。劫盗他财以自供口。诸出家人。或时诈病多求酥油石蜜。或无禅无戒无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恶口伤人。如是等种种因缘。宿业力故。堕铜檑地狱中不可称说。行者应当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经云。有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违。或为利养钱财饮食。或为名誉要集眷属。或有厌恶王法使役出家为道。都无有心向三脱门度三有苦。以不净心贪受信施。不知后世弥劫受殃偿其宿债。设更修善生天。仍有余罪天中亦受。

又正法念经云。若于先世有偷盗业。尔时自见诸天女等。夺其所著庄严之具。奉余天子等。不可具述。

又像法决疑经云。未来世中一切俗人轻贱三宝。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经理俗缘。或复市肆贩卖自活。或复涉路商贾求利。或作画师经生像匠工巧之业。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园种种吉凶。或饮酒醉歌舞作乐围碁六博。或贪财求利延时岁月废忘经业。或呪术治病假托经书修禅占事以邪活命。或行医针灸合和汤药诊脉处方男女交杂。因斯致染败善增恶。招俗讥谤良由于此。夫出家之人为求解脱先须离罪。以戒为首。若不依戒众善不住。如人无头诸根亦坏名为死人。故解脱道论云。如人无头一切诸根不能取尘。是时名死。如是比丘以戒为头。若头断已失诸善法。于佛法为死。亦如死尸大海不纳。

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尸 大海不容受
为疾风所飘 弃之于岸上

又智度论偈云。

众僧大海水 结戒为畔际
若有破戒者 终不在僧数

又僧祇律云。尔时比丘将一沙弥。归看亲里。路经旷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龙。右绕沙弥以华散上。赞言。善哉。大得善利。舍家出家。不捉金银及钱。比丘到亲里家。问讯已欲还。时亲里妇语沙弥言。汝今还去。道迥多乏。可持是钱去市易所须。沙弥受取系着衣头而去。中道非人见沙弥持钱在比丘后行。复化作龙来左绕沙弥。以土坌上。说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钱行。沙弥便啼。比丘顾视问沙弥言。汝何故啼。沙弥言。我不忆有过无故得恼。师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钱来。师云。舍弃。弃已非人复如前供养。

尔时大目犍连共专头沙弥。食后到阎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禅。时专头沙弥见池边金沙便作是念。我今当盛是沙可着世尊澡灌下。尊者目连从禅觉已。即以神足乘虚而还。时专头沙弥为非人所持不能飞空。时目连回见唤沙弥来。答言。我不能得往。问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应舍弃。舍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缘。具白世尊。佛言。从今日不听沙弥捉金银及钱。

又百喻经云。昔有愚人养育七子。一子先死。时此愚人见子既死便欲停置于其家中。自欲弃去。傍人见已而语之言。生死道异。当速庄严致于远处。尔时愚人闻此语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当葬者。须更杀一子停担两头。乃可胜致。于是更杀一子。而担负之。远葬林野。时人见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惮改悔。默然覆藏。自说清静。或有智者。即语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护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违犯所受。欲不忏悔。犯戒者言。苟须忏者。更就犯之。然后当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尔乃顿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杀一子。今此比丘亦复如是。

又涅槃经。佛说偈言。

莫轻小恶 以为无殃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

又百喻经云。昔有国王。有一好树。高广极大。当生胜果。香而甜美。时有一人来至王所。王语之言。此之树上将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树高广。虽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断树望得其果。既无所获徒自劳苦。后还欲竖树已枯死。都无生理。世间之人亦复如是。如来法王有持戒树修诸功德。不解方便反毁其禁。如彼伐树复欲还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复如是。

又戒消灾经云。佛在世时。有一县人皆奉行五戒十善。无酿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远贾贩临途。父母语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饮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国见旧同学。欢喜出蒲卜酒欲共饮之。固辞不饮。主人殷勤不获从之。后还家具首上事。父母报言。汝违吾戒。乱法之渐。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国。乃到他国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对面饮食。与人语言。事之积年。居财空尽。而家疾病。死丧不绝。私共论之。鬼知人意。鬼共议言。此人财产空讫。正为吾等未曾有益。今相厌患。宜求珍宝以施与之。便行盗他国王库藏好宝。积置园中。报言。汝事吾历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饶富。主人欣然入园见物。负辇归舍。辞谢受恩。明日设食请。鬼神诣门见舍卫国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顾下走去何为。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复惊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无有异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语恭敬已竟因问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说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从客受三自归五戒。一心精进不敢懈怠。因问佛处。答在舍卫国给孤独园。主人一心到彼。经历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妇行路迢远。时日逼暮。从女寄宿。女即报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卫国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归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惧乎。遂自留宿。时噉人鬼见护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归。明日进见鬼所噉人骨体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携此女人将归本土共居如故。即回还。因从女人复求留宿。女人谓男子曰。何须回耶。答曰。行计不成。故回还耳。复寄一宿。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来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不信。还止不去。更迷惑淫意。复生不信。不复信佛三归五戒。天神即去。鬼得来还。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瓮中。鬼闻人气谓妇言。尔得肉耶。吾欲噉之。妇言。我不行何从得肉。妇问鬼言。卿昨何以不归鬼言。坐汝所为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瓮中男子逾益恐怖。妇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为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

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妇因问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饥极急。以肉将来。不须问此。此是无上正真之戒。吾不敢说耶。妇言。但为我说之。我当与卿肉。鬼因为说三归五戒。鬼初一说戒时。妇辄受之。至第五戒。心执口诵。男子于瓮中识五戒。随受之。天帝释知此二人心自归依佛。即选善神五十人拥护两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妇问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寤识佛。妇言。男子何以回还。答曰。吾见新旧死人骸骨纵横。恐惧故还耳。妇言。骨是吾所弃者。吾本良家之女。为鬼所掠。吾来作妻。悲穷无诉。今蒙仁恩。得闻佛戒。离于此鬼。后还道逢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听经。心开意解。皆作沙门。得阿罗汉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师。人求道时。要当得其本师及其善友。尔乃解耳。

又灌顶经云。佛告梵志。昔波罗柰大国有婆罗门子。名曰执持。富贵大姓。不奉三宝。事九十五种之道。以求福佑。久久之后。闻其国中有贤长者辈。尽奉佛法僧化导。皆得富贵受安隐乐。能度脱生老病死。受法无穷。今世后世不入三恶道中。执持长者作是念言。不如舍置余道奉敬三宝。即便诣佛。头面着地。为佛作礼。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归命于佛耳。当哀愍我故去浊秽之行受佛清净法言。于是世尊为受三归五戒法竟。作礼而去。于是以后。长者执持到他国中。见人杀生盗人财物。见好色女贪爱恋之。见人好恶便论道之。见饮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无一时定。便自念言。悔从佛受三归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当归佛三归五戒之法。即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归五戒之法多所禁制。不得复从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罢。不能事佛可尔与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类所事。当可还法戒乎。佛默然不应。言已未绝。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铁椎拍长者头。复有鬼神解脱其衣裳。复有鬼神。以铁钩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淫女鬼神。以刀掬割其阴。又有鬼神。烱铜沃其口中。前后左右诸鬼神竞。来分裂取其血噉食之。长者执持恐怖颤掉无所归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烧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诸鬼神辈急持长者不令得动。佛见如是哀愍念之。因问长者。汝今当复云何。长者口噤不能复言。但得举手自搏而已。从佛求哀悔恶归善。佛便以威神力救度长者。诸鬼神王。见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长者。各各住立一面。长者于是小得苏息。便起叩头。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贼。牵我入三恶道中。坐欲作罪违负所受。愿佛哀我受我忏悔。佛言。汝自心口所为。当咎于谁。长者白佛。我从今日改往修来。奉三归及五戒法。持自六斋奉三长斋。烧香散华悬幡盖供奉三宝。从今以去不敢复犯破归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为大善。汝今受是三归五戒。莫复如前受戒法也。破是归戒名为再犯。若三犯

者。为五官所得。便辅王小臣都录监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录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说是言。劝受归戒者。鬼神护助。诸天欢喜。十方无量诸佛菩萨罗汉皆共称叹。是清信士女。论其终时。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堕恶道中。若戒羸者当益作福。

颂曰。

茫茫恍惚	夙夜昏驰	色心染着
不觉日滋	身危漏克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净报何施	七支不护
三业失威	贤圣共舍	神鬼竞嗤
净众不纳	摈同死尸	一坠幽涂
万劫长糜		

感应缘(略引四验)

- 晋沙门竺昙遂
- 宋沙门释智达
- 宋沙门释昙典
- 隋沙门释慧昙

晋太元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俗沙门。身尝行经青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夕昙遂梦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许。便卒病。临死谓同学年少。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青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见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既至。便灵语相劳问。音声如其生时。临去云。久不闻呬。思一闻之。其伴慧颯便为作呬讫。其犹唱赞。语云。岐路之诀尚有凄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窃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歔悲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右此一验出续搜神记)。

宋沙门智达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颇流俗而善经呬。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殓。遂经二日稣还。至三日旦而能言视。自说言。始困之时见两人。皆着黄布袴褶。一人立于户外。一人径造床前曰。上人应去可下地也。达曰贫道体羸不堪涉道。此人复曰。可乘舆也。言卒而舆至。达既升之。意识恍然不复见。家人屋室及所乘舆。四望极目。但覩荒野。途径艰

危。示道登蹶。驱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门。墙闼甚华。达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贵人。朱衣冠帻倨傲床坐。姿貌严肃甚有威容。左右兵卫百许人。皆朱衣拄刀列直森然。贵人见达。乃敛颜正色谓曰。出家之人何宜多过。达曰。有识以来不忆作罪。问曰。诵戒不。达曰。初受具足之时。实常习诵。比逐斋讲常事转经。故于诵戒时有亏废。复曰。沙门而不诵戒。此非罪何为。可且诵经。达即诵法华三契而止。贵人勅所录达使人曰。可送置恶地勿令大苦。二人引达将去。行数十里稍闻轰^磕闹声沸火。而前路转闇。次至一门。高数十丈。色甚坚黑。盖铁门也。墙亦如之。达心自念。经说地狱。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时不修业行。及大门里。闹声转壮。久久静听。方知是人。噉呼之响。门里转闇无所复见。时火光乍灭乍扬。见有数人反缚前行。后有数人执叉叉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达从伯母。彼此相见意欲共语。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门二百许步。见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余。二人执达掷置囤上。囤里有火。焰烧达身。半体皆烂。痛不可忍。自囤坠地闷绝良久。二人复将达去。见有铁镬十余。皆煮罪人。人在镬中随沸出没。镬侧有人。以杈刺之。或有攀镬出者。两目沸凸舌出尺余。肉尽坼烂而犹不死。诸镬皆满。唯有一镬尚空。二人谓达曰。上人实时应入此中。达闻其言。肝胆涂地。乃请之曰。君听贫道一得礼佛。便至心稽首。愿免此苦。伏地食顷。祈悔特至。既而四望无所复见。唯覩平原茂树。风景清明。而二人犹导达行。至一楼下。楼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谓达曰。沙门现受轻报殊可欣也。达于楼下忽然不觉还就身。时达今犹存在索寺也。斋戒逾坚。禅诵弥固。

宋沙门释昙典。白衣时年三十忽暴病而亡。经七日方活。说初亡时见两人驱将去。使辈来[番*去]辈可有数千人。昼夜无休息。见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师。来慰问之。即将往诣官主云。是贫道弟子。且无大罪。历算未穷。即见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约示典。可作沙门勤修道业。言讫下屋。道人排典着尸掖下。于是而苏。后出家经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右三验出冥祥记)。

隋东川释慧昙。不知何许人。辩聪令逸大小通明。住宝明寺襟带众经。以四月十五日。临说戒时。僧并集堂。昙居上首。乃白众曰。戒本防非人人诵得。何劳徒众数数闻之。可令一僧竖义令后生开寤。昙气岸风格。当时无敢抗者。咸顺从之。讫于后夏末常废说戒。至七月十五日。将升草座。失昙所在。大众以新岁未受。交废自恣。一时崩腾。四出追觅。乃于寺侧三里许于

古冢间得之。遍体血流如刀割处。借问其故。云有一丈夫执三尺大刀。励色瞋昙改变布萨妄充竖义刀脍身形。痛毒难忍。因接还寺。竭情忏悔。乃经十载。说戒布萨。读诵众经。以为常业。临终之日。异香迎之。神色无乱。欣然而卒。咸嘉征祥。即世惩革(右此一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受斋篇第八十九
- 破斋篇第九十
- 赏罚篇第九十一

受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贵在尊经。福田所以增长。功由斋戒。故舍一餐之供。福绍余粮。施一钱之资。果超天报。所以福田可重。财累可轻。共树无遮之会。等招无限之福也。

引证部第二

如旧杂譬喻经云。昔有四姓请佛饭。时有一人卖牛湏。大姓留止饭。教持斋受戒听经已乃归。妇言。我朝相待未饭。便强令夫饭坏其斋意。虽尔七生天上七生世间。师曰。一日持斋有六十万岁余粮。复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隐。三曰少淫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识宿命所行事也。

又波斯匿王欲赏末利夫人香瓔。唤出宫视。夫人于斋日着素服而出。在六万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悚然。加敬问曰。有何道德炳然有异。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禀斯女形。情态垢秽。日夜命促。惧坠三涂。是以月月奉佛法斋。割爱从道。世世蒙福。愿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经云。尔时鹿子母毘舍佉。平旦沐浴着白净衣。将子妇等眷属。往诣佛所。稽首作礼。白世尊曰。我今持斋善。世尊问曰。居士妇今持何等斋耶。斋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放牛儿斋。二者尼捷斋。三者圣八支斋。云何名放牛儿斋者。若放牛儿。朝放泽中。晡收还村。彼还村时。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处放牛。明日当在彼处放牛。我今日在此处饮牛。明日当在彼处饮牛。我牛今日在此处宿止。明日当在彼处宿止。如是有人。若持斋时。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当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饮如此之饮。明日当饮如彼饮也。我今日含消如此含消。明当含消如彼含消。其人于此昼夜乐着欲过。是名放牛儿斋。若如是持斋。不获大利。不得大果。无大功德。不得广布。云何名尼捷斋耶。若出家尼捷者。彼劝人曰。汝于东方过百由延外。有众生者。拥护彼故。弃舍刀仗。如是南西北方亦尔。或脱衣裸形。我无父母妻子。劝进虚妄之言。将为真谛。或执苦行自饿诸邪法等。是名尼捷斋也。若如是持斋者。亦不获大利。不得大果。无大功德。不得广布。云何名为圣八支斋。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杀断杀弃舍刀仗。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于杀净心。乃至尽形寿。离非时食断非时食。一食不夜食乐于时食。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彼住此圣八支斋已。于上当复忆念如来无所著等十号。出世净法。舍离秽污恶不善法。是名圣八支斋也。若族姓女。持圣八支斋者。身坏命终得生六欲天。远得四沙门果。

又僧祇律云。佛住舍卫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时有商人。驱八头牛到北方俱多国。有一商人共在泽中放牛。时有离车捕龙食之。捕得一龙女。女受布萨法无有害心。然离车穿鼻牵行。商人见之。即起慈心。问离车言。汝牵此龙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杀噉。商人言。勿杀。我与汝一牛贸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为汝故。我当放之。时商人放龙女去已。念言。此是恶人。恐复追逐更遣捕取。放别池中随逐看之。龙变为人。语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报恩。可共入宫。当报天恩。商人答言。龙性率暴。瞋恚无常。或能杀我。答不尔前人系我。我力能杀彼人。但以受布萨法。都无杀心。何况天今施我寿命。而当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挡。即便入去。后入宫内见龙门边。二龙系在一处。商人问言。汝为何事被系。答言。此龙女半月三日受斋法。我兄弟守护此龙女。为不坚固。为离车所捕。以是被系。唯愿天慈语令放我。龙女摒挡已即呼入宫。坐宝床上。龙女白言。龙中有食能尽寿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阎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须阎浮提食。即持种种饮食与之。商人问

龙女言。此龙何故被系。龙女言。此有过。我欲杀之。商人言。汝莫杀。不尔。要当杀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当食耳。白言。不得直尔放之。当罚六月摈置人间。商人见龙宫中。种种宝物庄严宫殿。商人便问言。汝有如是庄严用受布萨何为。答言。我龙法有五事苦。何等为五。谓生时眠时淫时瞋时死时。一日之中三过皮肉落地。热沙[获-禾+火]身。复问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为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来出家。龙女即与八饼金。语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之不尽。语言。汝合眼。即以神变持着本国。以八饼金持与父母。此是龙金。截已更生。尽寿用之。不可尽时(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暂救龙女思报弥重况持大斋受福宁小)。

又菩萨受斋经云。某自归佛。自归法。自归比丘僧。

某身所行恶。口所言恶。意所念恶。今已除弃。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萨斋。自归菩萨。

佛告须菩提。菩萨斋日有十戒。第一菩萨斋日不得着脂粉华香。

第二菩萨斋日不得歌舞捶鼓伎乐装饰。

第三菩萨斋日不得卧高床上。

第四菩萨斋日过中已后不得复食。

第五菩萨斋日不得持刀金银珍宝。

第六菩萨斋日不得乘车牛马。

第七菩萨斋日不得捶儿子奴婢畜生。

第八菩萨斋日皆持是斋从分檀布施得福。菩萨斋日去卧时。于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斋戒者行六度者。某皆助安无量劝助欢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难之处。皆令得福解脱忧苦。出生为人安隐富乐无极。

第九菩萨斋日不得饮食尽器中。

第十菩萨斋日不得与女人相形笑共坐席。女人亦尔。是为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劝勉人犯。

菩萨解斋法言。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比丘僧。某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萨斋。从分檀布施当得六波罗蜜。如诸菩萨六万菩萨法。斋日夜一分禅一分读经一分卧。是为菩萨斋日法。

从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

从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

从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

从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斋已。若欲解斋要待明相出时始得食粥。不尔破斋。何名明相。如萨婆多论云。明相有三种色。若日照阎浮提树。则有黑色。若照树叶。则有青色。若过树叶。则有白色。于三色中白色为正。始得解斋食其粥也。

颂曰。

令月建清斋	佳辰召无疆
四部依时集	七众会升堂
萧条清梵举	哀婉动宫商
香气腾空上	乘风散遐方
叹德研冲邃	词辩畅玄芳
涤烦呈妙句	临时折婉章
缁素相依托	财法发神光
福田今夕满	恩惠建存亡

感应缘(略引四验)

- 东晋沙门法显
- 宋沙门僧伽达多
- 宋居士郭铨

• 高齐沙门宝公

东晋徐州吴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晋沙门法显。励节西天历游圣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显时遇疾。主人上座亲事经理。勅沙弥为客僧觅本乡斋食。倏忽往还。脚有疮血。云往彭城吴苍鹰家求食。为犬所[齿*夹]。显怪其旋转之间而游数万里外。方寤寺僧。并非常人也。后随船还国。故往彭城追访得吴苍鹰。具状问之。答有是事。便指余血涂门之处。显曰。此罗汉圣人血也。当时见为觅食耳。如何遂损也。鹰闻惭悚。即舍宅为寺。自往杨都求诸经像。正济江中。船遂倾侧。忽有双骨各长一丈。随波腾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升岸。以事奏闻。乃龙齿也。鹰求像未获。泝江西上。暂息林间。遇见婆罗门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与吴苍鹰供养。鹰曰。必如来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将还至京。诏令摸取十躯。皆足下施铭。而人莫辩新旧。任鹰探取。像又降梦。示其本相。恰取还得。本像东还徐州。每放异光。元魏孝文请入北台。至高齐后主遣使者常彪之迎还邺下。齐灭周废为僧藏之。大隋开教还重光显。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一验见晋史杂录)。

宋京师道林寺。有沙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等。并博通经论。偏以禅思为业。以元嘉之初。来游宋境。达多常在山中坐禅。日时将迫。念欲受斋。乃有群鸟衔果飞来授之。达多思惟。昔猕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飞鸟授食。何为不可。于是受进食之(右此一验见梁高僧传)。

宋顺阳郭铨字仲衡。晋益州刺史。亡后三十余载。元嘉八年忽见形。诣女婿南阳刘凝之家。车卫甚盛。谓凝之曰。仆有谪事。可见为作三十僧会。当得免也。言终不见。刘谓是魍魉。不以在意。后铨又与女梦言。吾有谪罚。已告汝婿令为设会。不能见矜耶。女晨起见铨从户过怒言。竟不能救。今便就罪。女号踊留之。问当何处设斋。答云。可归吾舍。忽然复没。凝之即狼狈供办。会毕有人。称铨信与凝相闻言。感君厚惠事始获宥。言已失去。于是而绝(右一验出冥祥记录)。

高齐初沙门宝公者。崇山高栖士也。旦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隅中。忽闻钟声寻响而进。岩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见一寺独据深林。三门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云灵隐。之寺门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宝。宝怖将返。须臾胡僧外来宝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入。良久宝见无人。渐入次门。屋宇四周。房门并闭。进至讲堂。唯见床榻高座俨然。宝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闻栋间有声。仰视

见开孔如井大。比丘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讫。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蓊北岭南五天竺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竖义。大有后生聪俊难问。词旨锋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而至。宝本事鉴为和尚。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希展上流。整衣将起。答诸僧曰。鉴是实和尚。诸僧直视忽隐寺所。独坐盘石查木之下。向之寺宇一无所见。唯覩岩谷。禽鸟翅集諠乱切心。出以问尚统法师。尚曰。此寺名赵时佛图澄法师所造。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沈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见侯君素旌异记录)。

破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无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长夜悲倒悬之苦。漂沦哀陷坠之溺。思之痛伤。亦深可惧也。良由福田轻薄信施难消。斋戒无固。事等坏瓶。易毁难持。又同霜露。我人转盛。着逾胶漆。不惧累劫之殃。但忧一身之命。所以饱食长眠。何异豚犬。破斋夜食。鬼道无殊。是故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损良田之种也。

引证部第二

如舍利弗问经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诸檀越造僧伽蓝。厚置资给供来往僧。有似出家僧。非时就典食僧索食。而食与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时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盗人。非时与者。亦破戒人。亦犯盗人。盗檀越物。是不与取。非施主意。施主无福。以失物故。犹有发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时受时食食不尽者。非时复食。或有时受。至非时食。复得福不。佛言。时食净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导师。其不净者。犹为破戒。是大劫盗。是即饿鬼。为罪窟宅。非时索者。以时非时辄与。是与食者。即名退道。是名恶魔。是名三恶道。是名破器。是癞病人。坏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诸婆罗门不非时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况我弟子知法行法而当尔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盗我法利着无法人。是名盗食非法之人。盗与盗受。一团一撮片盐片酢。皆死堕焦肠地狱吞热铁丸。从地狱出生猪狗中食诸不净。又生恶鸟。人怪其声。后生饿鬼。还伽蓝中。处其園内噉食秽污。百千万岁。更生人中贫穷下贱。人

所弃恶。不可言说。人不信用。不如盗一人物其罪尚轻。割夺多人故。良福田故。断绝出世道故。

又捷陀国王经云。佛在世时。时有国王。号名捷陀。奉事婆罗门。婆罗门居在山中。多种果树。时有据樵人毁其果树。婆罗门见之。便将诣王所言。是人无状残败我果树。王当治杀。王敬事婆罗门。不敢违之。即为杀之。自后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捶折其一角。血流备面。痛不可忍。牛复到王所白言。我实无状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晓鸟兽语。王语牛言。我当为汝杀之。牛即报言。今虽杀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当约勒后莫如之。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罗门。但坐果树。令我杀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复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体投地。为佛作礼。愿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现世得福。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其福无量。后生天上。王即欢喜得须陀洹。阿难白佛言。此王与牛本何因缘。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时。王与牛为兄弟作优婆塞。供持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进不敢懈怠。寿终升天。天上寿尽下为国王。牛时犯斋夜食。后受其罪。罪毕复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识故来开寤王意。牛后七日寿终上生天上。佛言。四辈弟子受持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经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精舍中。为天人龙鬼说法。东方有国名鬻多罗波提。有婆罗门等五百人。相率欲诣恒水岸边。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秽。裸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泽。迷不得过。中道乏粮。遥望见一大树。如有神气。想有人居。驰趣树下。了无所见。婆罗门等举声大哭。饥渴委厄穷死斯泽。树神现身问诸梵志。道士那来。今欲何行。同声答曰。欲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饥渴幸哀矜济。树神举手。百味饮食从手流溢。给众饮食皆得饱满。其余饮食足供道粮。临当别去。诣神请问。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卫国。时国大臣。名曰须达。饭佛众僧于市市酪。无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讫行澡水俨然听法。一切欢喜称善无量。时我奉斋暮还不餐。妇怪问我。不审何恨。答曰。不恨也。见长者须达于园饭佛。请我往斋。斋名八关。其妇瞋恚忿然言曰。瞿昙乱俗。奚足采纳。君不毁食则祸从此衅。蹶迫不已便共俱食。时我尔夜年寿算尽终于夜半。神来生此。为此愚妇破我斋法。不率其业来生斯泽。作此树神。提酪之福手出饮食。若终斋法应生天上。封受自然。即为梵志。而作颂曰。

祠祀种祸根 日夜长枝条
唐苦败身本 法斋度世仙

又百缘经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于其初夜有五百天子。赍持香华光明赫奕。照祇桓林。来诣佛所。礼已却坐。佛为说法得须陀洹果。绕佛三匝还诣天宫。于其晨朝。阿难请问诸天来缘。佛告阿难。乃往过去迦叶佛时。有二婆罗门。随从国王来诣佛所。礼拜问讯。时彼从中有一优婆塞。劝二婆罗门共受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还诸婆罗门聚会之处。诸婆罗门言。汝等饥渴可共饮食。殷勤数劝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饮食。以破斋故不果所愿。其后命终生于龙中。其不食者得作国王。以其先身共受斋故。生彼国王园池水中。时守园人日日常送种种果蓏奉上献王。于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惟出入常为门监所见前却。我持此果当用与之。作是念已。寻即持与。门监得已复作是念。我惟出入复为黄门所见前却。当用与之。作是念已寻即持与。黄门得已复作是念。夫人为我常向大王叹誉我德。我持此果当用与之。作是念已即便持与。夫人得已复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觉甚香美。即问夫人。汝今何处得是果来。夫人实时如实对曰。我从黄门得是果来。如是展转推到园子。王即招呼。吾园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见送乃与他人。园子于是本末自陈。王不听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后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当杀汝。园子还归入其园中。号咷涕泣不能自制。此果无种何由可得。时彼龙王闻是哭声。化作人形来问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尔。园子具答所由。龙闻是语还入水中。取好美果着金盘上。持与园子。因复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献王。并说吾意云。我及国王昔佛在世。本是亲友。俱作梵志共受八斋。各求所愿。汝戒完具得作国王。吾戒不全生在龙中。我今还欲奉修斋法求舍此身。愿王为我求八关斋文。送来与我。若其相违吾覆汝国用作大海。园子于是纳受果盘。奉献王已。因复说龙所嘱之语。王闻是已甚用不乐。所以然者。当尔之时乃至无有佛法之名。况复得有八关斋文。若其不获恐见危害。思念此理无由可办。时彼国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龙从我索八关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今世无法。云何可得。王复告言。汝若不获。吾必杀卿。大臣闻已。却退至家。颜色异常。甚用愁恼。时臣有父。年在耆旧。每从外来。见子颜色改易异常。寻即问言。即向父说委曲情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见有光。汝为就伐。试取破看之得经二卷。一是十二因缘。二是八关斋文。大臣得已甚用欢喜。着金盘上奉献与王王得之喜不自胜。送与龙王。龙王得已甚用欢庆。赍持珍宝赠遗与王。各还所止。共五百龙子勤加奉修八关斋法。其后命终生忉利天来供养我。是

彼光耳。佛告阿难。欲知彼时五百龙子奉修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说是缘时。有得四沙门果者。有发无上菩提心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遗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车马一日除五百日斋。一岁三百六十日乘。计除却十八万日斋。舍利弗问佛。何故比丘乘骑除五百日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见生谤。令他得罪。除老病暂乘不犯(问曰。何故不论俗人。答曰。出家清虚愍愍众生故他人怪白衣秽浊常造罪人杀戮寻常何论轻罪故人见不怪也)。

颂曰。

贪心未尝满	福善未曾忧
专求美饮食	饱[輟/口]无耻羞
昏尘全未拭	心垢岂能除
破斋常夜食	辜负施难酬
天长命自短	业催閻中游
漂浪四暴海	难逢六度舟
小恶犹不改	大善何能修
类同园池龙	焉得齐高流

感应缘(略引三验)

- 晋孙稚
- 齐王氏
- 唐李思一

晋孙稚字法晖。齐国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拜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云。无他祸崇。不自将护所致耳。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父为太山府君。见稚说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谪有教推问欲鞭罚之。稚解救得原。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勿复忧也。但勤精进系念修善。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

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谪。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愿父兄勤为功德作福。食时务使鲜洁。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费设耳。当使平等心无彼我。其福乃多。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病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稚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

齐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尸在地。为庄饰者觉其心暖。故未殡殓。经二宿肌体稍温气息渐还。俄而能言。自说有二人录其将去至一大门。有一沙门踞胡床坐。见之甚惊。问何故来。乃骂此二人云。汝误录人来各鞭四十。语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来怵怵不知道路。请人示津。沙门即命一人送之。行少地见其先死。奴子倚高楼上。惊问四娘。那忽至此。欲见新妇不。答不知处。唤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应相值也。投一马鞭与之曰。谨执此鞭自知路。可行数里。便见新妇。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谪四体磔缚。如装鹅鸭法悬于路侧。相见悲号。新妇自说。生时作罪今胎此楚毒。欲屈手搏颊求乞哀助。而手被挛格不得至颊。又闻左右受苦之声。而不覩形。四娘问此为何声。答曰。此是无行众僧。破斋犯戒。获此苦报。呼噉声也。于是沿路而归。须臾至家。见其尸骸意甚憎恶。不复愿还。不觉有人排其踏着。乃得就身而稍苏活。其人今休然尚存(右二验出冥祥记)。

唐陇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阳县。贞观二十年正月已死。经日而苏。语在冥报记。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经一宿而苏。说云以年命未尽。蒙王放归。于王前见相州滏阳县法观寺僧辩珪。又见会福寺僧弘亮及慧宝三人。并在王前。辩答见冥官云。慧宝死时未至宜修功德。辩珪弘亮今岁必死。辩珪等是年果相继卒。后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旧房召二僧问之。辩珪曰。我为破斋今受大苦。兼语诸弟子等曰。为我作斋救拔苦难。弟子辈即为营斋。巫者又云。辩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为破斋兼妄持人长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说之(右一验出冥报拾遗)。

◎

◎赏罚篇第九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好生恶死。含识之所同欣。喜利怒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终蹈义。或愜于情。枉性伤和。每切余恨。史迁曰。死有轻于鸿毛。庄周曰。生则重于天下。故生死违性则怨酷冥道。赏罚乖序。则哀声气结。影响于耳目。寤寐于精爽无往不复。吁可畏哀。庶权豪之地。览明镜而绌威。利欲之情。启元龟而克念。无辜者。获腰领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寿也。

引证部第二

如百喻经云。昔有二人。共种甘蔗。而作誓言。种好者赏。其不好者当重罚之。时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极甜。若压取汁。还灌甘蔗。树必得胜。既取汁溉。冀望滋味。反败种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尔。欲求善福。恃己豪贵。倚形挟势。迫胁下民。[凌*欠]夺财物。用作福善。不知将来反获其殃。如压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经云。昔阿育王妇莲华夫人产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法增)目似驹那罗眼。因字驹那罗。王甚爱敬。长为娶妇字真金鬘。后共王至鸡头摩寺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眠。常为说法。眼无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罗叉。见眼端正染心逼之。子闻掩耳不顺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后时北方干陀罗国。城名得叉尸罗。人民叛逆。王遣镇之。后时王病。口中粪臭。身诸毛孔粪汁流出。无人能治。勅唤驹那欲绍王位。帝失罗叉闻已念言。彼若为王我无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勅国内似王病者。皆勅将来。我为治之。时有一男有如此病。妇为问医。语将来为汝治之。既至医所。即送与夫人。夫人杀之。破腹见虫。上去粪随下行亦尔。与种种药不能令死。后乃与蒜虫便即死。以因缘劝王食蒜。王食虫死。逐粪道出。王病得差。语夫人言。欲得何愿。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听之。既得王已。诈作王书。语得叉人云。驹那罗有大罪过。急挑眼出。作书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齿印。王梦惊觉语夫人言。梦见二鹞欲挑我子驹那罗眼。言已还眠。复梦觉语夫人言。梦见驹那罗头发甚长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复还眠。眠已夫人得印印书。遣使赍去。王复梦见牙齿堕落。晓召相师。占梦吉凶。师言。此梦必是王子失眠之相。王闻合掌归命四方护佛道神信法僧者。愿护我子。书至彼国。驹那得书即信其语。雇旃陀罗使挑其眼无肯挑者。但缘业熟。自然有人面有八丑。来求挑眼。王语丑人。先挑一眼着我手中。举刀向眼。一切人民称怨大唤。怪哉苦哉。啼哭懊恼不能自胜。又付法藏传云。求一恶人令出右眼。置掌观之。便念耶舍本所劝诫。而作是言。说眼无常。犹如幻化。昔

时奇妙。今观何爱。当舍危朽之法。专求最胜清净慧眼。作是观时得须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厌恶情至得斯陀含。其妻金鬘闻夫挑眼。号泣雨泪惊哭而来。见已闷绝良久乃苏。时驹那罗以偈晓之曰。

昔吾为恶业 今日自还受
一切世间苦 恩爱会别离
汝当谛思惟 何应大啼哭

又阿育王经云。时驹那罗王答妇。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爱会离何用啼哭。为使人驱出。夫妇相将弹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转而行。归还本国。欲入王宫。门人约之。即至门外象厩中宿。向晓弹琴。自宣苦事。王闻琴声。情切忆子。即遣人唤。既至王所。王见眼盲形容瘦恶衣裳弊坏。都欲不识见少形相。寻即问言。汝是我子驹那罗不。答言。我是。王闻其语。闷绝蹙地水洒乃苏抱着膝上。手摩扞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驹那罗。故遂为字。今悉无有。以何为名。谁挑汝眼。使汝辛苦樵瘁乃尔。速疾语我。我今见汝形体樵瘁。譬如猛火烧我身心都悉坏尽。子语王言。愿莫忧恼。我自造业不可怨他。得父王书齿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勅挑当自截舌。若与齿印当拔我齿。若我眼见自挑其眼。王后推察知是罗刹作书遣挑。王呼骂曰。不吉恶物何地载汝。汝于今者不自陷没。汝实我怨。诈怀亲附。种种骂讫。积胡胶火而烧杀之。

又付法藏传云。时驹那罗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报于彼。必当累劫共为怨害。譬如因声即有响应。亦如婴儿未识义理骂辱父母无谦敬心。而此父母岂于其儿起瞋恨耶。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常为烦恼之所覆蔽。愚痴无智犹如小儿。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语。大积薪油而焚杀之。

又阿育王经云。尔时诸比丘见而问尊者优波鞠多。有何因缘。尊者答曰。驹那罗往昔波罗柰国作一猎师。于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杀者。肉则臭烂。挑其眼出。日食一鹿。从是已来。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于过去拘楼孙佛入涅槃后。时有国王。名曰端严。为起石塔。七宝庄严。王死之后有一恶王。名曰不信。坏塔取宝。唯留土木。驹那尔时为长者子。还以七宝修治此塔。复造大像共佛齐等。发誓愿言。使我来世如似此佛得胜解脱。缘本造塔生尊贵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发愿故今获道迹。

又依王玄策西国行记云。其王心知继室奸宄。饮气而怒。捶加刑继室所。是时辅佐并流配雪山东北碛鹵不毛之地。摩诃菩提寺圣僧名宴沙。大阿罗汉。王闻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请。普告国众。吾明辰说深法。人持器来。以盛涕泪。是日道俗竞驰远赴。闻说十二因缘时众悲伤泣血而已。收泪总置金盘。师立誓曰。向所说法其理若当。愿以众泪洗王子目令得复明。理若不当盲目如故。于是将泪洗眼遂平复。时王及子不胜喜庆。时众咸悦皆称善哉。圣力乃尔。王子即是拘那罗王。于今塔犹存焉。

又佛本行经云。尔时世尊乞食时至。着衣持钵独自而行。欲乞于食。渐渐到彼大兵将村。入彼邑已。即诣兵将婆罗门家。到其家已。即便进入于其门内。铺座而坐。尔时兵将大婆罗门。有于二女。一名难陀。二名波罗。时彼二女出向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佛为说法得须陀洹果。乞受三归五戒已。即取佛钵将好香美饮食。满盛钵中以用奉佛。尔时世尊受彼食已。从村而出。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从他转闻彼大沙门来至于此。闻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请彼大沙门许施饮食。我今贫煎。当作何计。妻报夫提婆言。乞听可说。未审尔不。我忆往昔年少之时。兵将大婆罗门。曾弄于我。欲求世事。我时不听。彼暂指触。而今圣夫将我与彼行于世事。从其随索多少钱物。得以而为彼大沙门作食布施。尔时提婆报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罗门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诣兵将所白言。善哉善哉。唯愿借贷我五百钱。若我能偿此事善哉。脱不能偿。我之夫妇二人详共入汝家语汝作力。尔时兵将即与提婆钱足五百。而语之言。汝今将去随意所用。其事若讫更不得转从他借贷持以偿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觅钱与我。尔时提婆从兵将边。依法受取五百钱已。至自己家付与其妻。备办饮食。即诣林中。而往佛边。欲请如来。善哉大德沙门瞿昙。唯愿受我明日饭食。是时世尊默然受请。辞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内一切街陌皆卖熟食。尔时提婆即于彼夜严备多种甘美饮食。其夜悉办如是诸味。过夜天明家内洒扫铺床座讫。即至佛边长跪咨白。饮食已办。愿赴我家。尔时世尊既至食时。着衣持钵渐渐而行。至提婆家随铺而坐。夫妇自手擎持多种微妙清净众味饮食。立于佛前以奉世尊。唯愿如来自恣而食。是时提婆奉佛食讫。别于佛边铺座而坐。坐已世尊即为提婆如应说法。令欢喜已。从座而起随意而去。尔时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从他借衣着。见佛出还即便解衣。置于一处。而扫除地。时有一贼。忽尔来偷其衣将去。时妻为失衣故心大愁恼。提婆送佛还家见妇迷乱。即便问言。何故如是烦恼。妻报夫言。当知所借衣。不知谁偷。忽然失去。是时提婆闻此语已。心地迷闷不知所为。作如是言。我以从他贷五百钱。用为供具。汝

今从他借衣而着。忽复失去。我家贫短以何备偿。当作何计。尔时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尸陀林中。上大树上欲自扑地。而不能堕。即复大愁。然彼贼人执其衣裳至尸陀林。忽尔还来。在于提婆所上树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于上大便秘放讫而去。时彼提婆在于树上。遥见此事。贼去以后从树而下。掘取其衣。还将向舍。时提婆妻扫除舍内处处分除。其屋。角忽然自陷。低头观覩。地下见有一赤铜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说。见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复观看其下。更见一赤铜瓮。亦满中金。彼见金已即大惊。指示夫言。圣夫圣夫。速来速来。我已得之。尔时提婆闻妇声已。作是思惟。此妇可怜。何故失心。如是诳语。云我已得于物其前他处借衣失去。我已得衣。衣现在此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时提婆将衣入家。问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妇即便指示其金。语言圣夫。我得于此也。是时提婆复语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妇取衣向所借处还归其主。尔时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独自不能淹消。尔多许金。即便携将五百钱。直还向兵将边。而偿其债。到已语彼大兵将言。我从仁者贷五百钱。金以还汝。是时兵将语提婆言。我前语汝不得从他举钱偿我。唯出自家身力偿我。提婆复言。我不从他贷取此物。兵将复问。汝从何得。提婆报言。我从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尔时提婆即将兵将。到自己家示其金藏。尔时兵将见一聚炭。语提婆言。汝何诳也。语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时提婆复更重语彼兵将言。此实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三过三已。以手触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复作誓愿。如我善业因缘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将见。如此语已炭即为金。兵将见此地藏金已。复问。汝今供养阿谁。为天为仙。并及善人。而彼与汝如是愿报。提婆报言。我于今日。家唯供养是大沙门。奉施饭食。感应藉彼功德果报当成。兵将报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业因缘故生。此报无人能夺。无人所断。汝莫作疑。安隐而食。

尔时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门食生大功德。心生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复诣佛边。重请佛至家饭。佛以后夫妻二人铺座听法。佛知彼等心行体性诸使薄少。为说四谛得须陀洹果。时诸比丘即咨问言。彼之提婆及妻等。昔作何业得此果报。复至佛边得诸圣法。更造何业先贫后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叶佛所受三归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终乞愿。愿值于我。以是因缘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贫报。随将食布施于我得现世报。以是因缘。汝诸比丘辈等。应常须向佛法僧边生于恭敬希有之心犹如提婆。身现受福。以慳贪不肯布施。今受贫贱困苦之患。

颂曰。

有义便合	无义便离	离卦非吉
合象成规	有功可赏	无功可治
勿得枉滥	反报无疑	

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 周杜国之伯常
- 汉时王济左右
- 汉时羽林中郎游殷
- 晋富阳县令王范
- 晋时张骏
- 晋时羊珊
- 晋时孔基
- 晋时庾亮
- 齐时真子融
- 齐时文宣帝高洋
- 梁时刘大夫不得字
- 陈时武帝陈霸先
- 唐王玄策行传西域业称

周杜国之伯名曰常。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宣王曰。常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工锜杀杜伯其友左儒九谏。而王不听。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为人见王曰。常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语告之。祝曰。始杀杜伯谁与王谋之。王曰。司工锜也祝曰。何不杀锜以谢之。宣王乃杀锜。使祝以谢之杜伯。杜伯犹为人而至。言其无罪。司工锜又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与我谋而杀人。吾所杀者又皆为人而见。当奈何乎。皇甫曰杀祝以谢之。宣王乃杀祝以兼谢焉。又无益也。皆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为罪。而杀臣也。后三年游于圃田。从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衣。司工锜为左。祝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汉时王济左右。常于闇中就婢取济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从我。我当大噉。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济即令人杀之。此人具自陈诉。济犹不信。故牵将去。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后济乃病。忽见此人语之曰。前具告实。既不见理。今便应去。济数日卒。

汉时游殷。字幼齐。汉世为羽林中郎将。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轸遂诬构杀之。殷死月余。轸得病目睛脱。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

晋富阳县令王范。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尝出行不还。帐内都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觐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元弼叩户扇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鬓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佩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辩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电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录。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狱名。在黄泉下。专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杨都诣范。未敢说之。便见鬼从外来径入范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魔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苏。十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三月三日临水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殁。

晋时张骏据有凉州。忌害镇军将军武威阴鉴。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讽其主簿魏纂。使诬鉴谋反。骏逼鉴自杀。后三年纂病。见鉴在侧遂死。

晋时羊琇。字懿彭祖。晋世庐陵太守。为人刚克。暴虐。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杀。征西大将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右司奏。琇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谪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可狱所赐命。琇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琅邪孝王妃山氏琇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遵。启琇罪不可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下诏曰。山太妃唯此一甥发言摧鲠。乃至吐血。

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病。以致顿弊。朕亦何颜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恩。于是除名为民。少时疾病。常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自申黄泉。经宿而死。

晋时会稽孔基。勤学有志操。凭结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为师。而敞子并凶狠。趣尚不同。基屡言之于敞。此儿常有忿恚。敞寻丧亡。服制既除。基以宿旧乃赍羊酒往看言子。子犹怀宿怨。潜遣奴于路侧杀基。奴还未至。仍见基来。张目攘袂。厉声言曰。奸丑小竖人面兽心。吾蒙顾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恶候道见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当断汝家种。从此之后数数见形。孔氏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骆驿往看已毙于地。次者寻复病殂。兄弟无后。

晋时庾亮诛陶。后称。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偏也。庾亦起迎。陶公扶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讼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入年一日死(右此八验出怨魂志)。

齐真子融。齐世尝为并陘开嶮阻使。赂货甚多。为人所紮。齐主欲以行法。意在穷治。乃付并州城局参军事崔瑗与中书舍人蔡暉。共考其狱。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观望上意抑为赦。后子融临刑之际。怨诉百端。既不见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无天道。后十五日法。瑗无病暴死。经一年许。蔡暉卧疾。肌肉烂堕。都尽苦楚。百许日殂。

齐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号干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权势甚重。因文宣山事随梓宫出。邺以地望见疑。仍留为录尚书事。王遂忿怒。潜生异计。上省之曰。内外百僚皆来集会。即收缚干明腹心尚书令杨遵产等五人。皆为事奏斩之。寻亦废干明而自立。是为孝昭帝。后在并州。望气者奏。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杀干明。遂锁向并州尽之。其年孝昭数见文宣。作诸妖怪。就其索儿。备为[示*厌]禳。终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暉俘获一士大夫。姓刘。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乱丧失家口。唯余小男年始数岁。躬自檐抱。又着连枷值雪。涂不能前进。元暉逼令弃去。刘君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伯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首号噉断绝。辛苦顿弊。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

后元暉日日见刘曳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对之悔谢。来殊不已。元暉载病。到家而终。

陈武帝陈霸。先既害梁大司马王僧辩。次讨诸将。义兴太守韦载。黄门郎放第四子也。为王公固守。陈主频遣攻围不克。后重征之。诱说载白。王公亲党皆已殄灭。此一孤城何所希冀。过尔相抵耶。若能见降不失富贵。载答曰。士感知己本为王公。所以抗御大军致成讎敌。今亦承明公尽定江左。穷城自守必无生路。但锋刃屡交杀伤过甚。军人忿怒恐不见全。老母在堂弥惧祸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约不敢久劳神武。陈主乃遣刑白马为誓。载遂开门。陈主亦示宽信。还杨都后。陈主即位。遣载从征。以小迟晚。因宿憾斩之。寻于大殿看事。便见载来。惊起入内。移坐光严殿载又逐入。顾访左右。皆无所见。因此得病死(右四验出冥祥记)。

唐王玄策行传云。摩伽陀国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称之。称人之法。以物与人轻重相似者。置称一头。人处一头。两头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别物。等其轻重。即以符系人项上。以所称别物添前物。若人无罪。即称物头重。若人有罪则物头轻。据此轻重以善恶科罪。剜眼截腕。斩指刖足。视犯轻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负债之流等。并锁其两脚用为罚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识四生禀命。六情攀缘七识结业。欲火所烧贪心难满。事等驶河作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驻。月御日车雄才莫之能遏。其间饮苦餐毒抱痛。衔悲身口为十使所。由意思乃为八疵之。主皆为爱着。妻子财色拘。鞅致使无始至今常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续不绝。见善不赞闻恶随喜。焚林涸泽走犬扬鹰穷郑卫之响。极甘旨之味。戏笑为恶儻忽成非。侮慢形像[凌

*欠]践塔寺。不敬方等毁离和合。自定权衡弃他斗斛。愧心负理惭谢欺亲。虽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惺其情性在人未易。恣此心口众罪所集。并愿道俗各运丹诚。洗荡邪贪永离欲火。身口清净行愿具足。消三障业朗三达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盖六尘于兹永绝也。

引证部第二

如大庄严论云。佛言。我昔曾闻。有一比丘。在一国中城邑聚落竞共供养。同出家者憎嫉诽谤。比丘弟子。闻是诽谤。白其师言。某甲比丘诽谤和尚。时彼和尚闻是语已。即唤谤者。善言慰喻以衣与之。诸弟子等白其师言。彼诽谤人是我之怨。云何和尚慰喻与衣。师答之言彼诽谤者。于我有恩。应当供养。即说偈言。

如雹害禾谷	有人能遮断
田主甚欢喜	报之以财帛
彼谤是亲厚	不名为怨家
遮我利养雹	我应报其恩
如彼提婆达	利养雹所害
由其贪着故	善法无毫厘
如以毛绳戮	皮断肉骨坏
髓断及尔心	利养过毛绳
绝于持戒皮	能破禅定肉
析于智慧骨	灭妙善心髓
由贪利养故	不乐闲静处
心常缘利养	昼夜不休息

又杂宝藏经云。尔时阿闍世王。为提婆达多日送五百釜饭。多得利养。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养事。即说偈言。

芭蕉生实苦	芦竹[竺-二+韦]亦然
駉驢怀妊死	骡驴亦复然
愚贪利养害	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语比丘。利养者是大灾害。能作障难。乃至罗汉亦为利养之所障难。比丘问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养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为破净戒之皮。禅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

又百喻经云。昔有婆罗门。自谓多知无不明达。欲显其德。遂至他国。抱儿而哭。有人问言。汝何故哭。婆罗门言。今此小儿七日当死。愍其夭伤以是哭耳。时人语言。人命难知计算喜错。或能不死何为见哭。婆罗门言。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记。终无违失。为名利故。至七日头。自杀其子。以证己说。时诸世人却后七日。闻其儿死咸皆叹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错。心生信服悉来致敬。犹如佛之四辈弟子。为利养故自称得道。有愚人法杀善法子。诈现慈德。故使将来受苦无穷。如婆罗门为验己言杀子惑世。

又百喻经云。昔有一人。其妇端正唯有鼻丑。其夫出外见他妇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来归家。急唤其妇。汝速出来。与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着。既不相着。复失其鼻。唐使其妇受大苦痛。世间愚人亦复如是。闻他宿旧沙门有大名德为人恭敬得大利养。便自假称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后伤其行。如截他鼻徒自伤损。世间愚人亦复如是。

又百喻经云。往有商人。贷他半钱久不得偿。即便往债。前有大河。雇他两钱然后得度。到彼往债竟不见得。来还度河。复雇两钱。为半钱债而失四钱。兼有道路疲劳之困。所债甚少所失极多。果被众人之所怪笑。世人亦尔。求少名利致毁大行。苟容己身不顾礼义。现受恶名后得苦报。

又增一阿含经云。世尊告诸比丘。有人似师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师子者。或有人得供养衣食等。便自食噉不起染着之心。设不得利养。不起乱念。无增减心。犹如师子王食噉小畜不生好恶染着之心。云何似羊。犹如有人受人供养便自食噉起染着心。不知恶道而自贡高。犹如群羊有一羊出群已诣大粪聚。饱食屎已还至羊群。而自贡高。我得好食。诸羊不得。是故比丘。当学师子王。莫如食粪羊也。

又毘尼母经云。若有比丘。于好于恶心生平等。见他得利如己所得心生随喜。如此比丘堪为世人作师。迦叶入聚落时。不碍不缚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欢喜。亦复同之。如毛空中转。无碍无系缚。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众 不生嫉妬心
汝所亲识舍 无别新旧处
是名师行法

又佛藏经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听。我当语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亿天神皆共同心。以诸乐具欲共供养。舍利弗。诸人供养坐禅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忧念不得自供养。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于此法中勤行精进。虽天神诸人不念。但能一心精进行道者。终亦不念衣食所须。所以者何。如来福藏无量难尽。舍利弗。设使一切世间人皆共出家随顺法行。于白毫相百千亿分不尽其一。舍利弗。如来如是无量福德。若诸比丘所得饮食。及所须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应如是念。不应于所须物行诸邪命恶法。

又迦叶经云。时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进。恐不能消信施供养。请乞归俗。文殊师利菩萨赞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宁可一日数百归俗。不应一日破戒受人信施。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男子。若有修禅解脱者。我听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护经云。尔时舍卫国中有五百商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议求觅法师将入大海。时闻法利可得往还。众中有一长者。告诸商人。我有门师名曰僧护。可请为师。辩才多智。甚能说法。时诸商人往到僧护所。头面作礼。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请大德作说法师。我等闻法可得往还。僧护答曰。可白和尚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问佛。时舍利弗及僧护。将诸商人诣佛礼已。具白所由。尔时世尊知僧护比丘广度众生。即便听许。时诸商人踊跃欢喜。即与僧护法师俱入大海。未至宝所。龙王捉住。时诸商人甚大惊怖。胡跪合掌而仰问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须应现身形。尔时龙王忽然现身。时诸商人即便问曰。欲何所索。龙王答曰。以此僧护比丘与我。商人答曰。从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请将来。云何得与龙王答曰。若不与我尽没杀汝。时诸商人即大惊怖。寻自思惟。曾于佛所闻如是偈言。

为护一家 宁舍一人 为护一村
宁舍一家 为护一国 宁舍一村
为护身命 宁舍国财

时诸商人俛仰不已。将僧护比丘舍与龙王。龙王欢喜将诣宫中。尔时龙王即以四龙聪明智慧者。作僧护弟子。龙王白言。尊者为我教此四龙各一阿含。第一龙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龙者。教中阿含。第三龙者。教杂阿含。第四龙者。教长阿含。僧护答曰。可尔。僧护即教第一龙者。默然听受。第二龙者。眠目口诵。第三龙者。回顾听受。第四龙者。远住听受。此四龙子聪明智慧。于六月中诵四阿含。领在心怀尽无遗余。时大龙王诣僧护所。拜跪问讯不愁闷耶。僧护答曰。甚大愁闷。龙王问曰。何故愁闷。僧护答曰。受持法者要须轨则。此诸龙等在畜生道无轨则心。不如佛法受持诵习。龙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诸龙等。所以者何。以护师命故作此听。龙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读诵。何以故。初默受者。以声毒故。不得如法。若出声者。必害师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闭目受者。以见毒故。不得如法。若见师者必害师命。是故闭目而受。第三回顾受者。以气毒故。不得如法。若气嘘师必害师命。是以回顾而受。第四远住受者。以触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触师必害师命。是以远住而受。时诸商人采宝回还。至失师处。共相谓言。我等本时于此失师。今若还到佛所。舍利弗目连诸尊者等。若问于我僧护法师何在。当以何答。尔时龙王知商人还。即持僧护来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师僧护比丘。时诸商人踊跃欢喜。平安得出。

尔时僧护问诸商人曰。水陆二道从何道去。商人白言。水道甚远径过六月。粮食将尽不可得达。即共详议从陆道去。于中路宿。僧护告商人曰。要离众宿。汝等夜发高声唤我。商人敬诺。僧护出众夜宿坐禅。中夜眠息。商人夜发迭互相唤。僧护不觉即便舍去。夜势将尽大风雨起。僧护始寤。扬声大唤。竟无应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弃我去。

尔时僧护失伴独去。涉路未远闻捷稚声。寻声向寺。路值一人。即便问曰。何因缘故打捷稚声。其人答曰。入温室浴。僧护念言。我从远来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见诸人等。状似众僧。共入温室。见诸浴具衣瓶瓦器。浴室尽皆火然。尔时僧众共入温室入已火然。筋肉消尽骨如焦炷。僧护惊怖问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阎浮提人。为性难信。汝到佛所便可问佛。即便惊怖舍寺逃走。进路未远。复值一寺。其寺严博。殊丽精好。亦闻稚声。复见比丘。即便问言。何因打稚声。比丘答言。众僧食饭。寻自思惟。我今远来甚成饥乏。亦须饭食。入僧坊已。见僧和集食器敷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尽皆火然。如前不异。僧护问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异前。僧护惊怖更疾舍去。进路未远复值一寺。其寺严丽更不异前。入僧房已。复见诸比丘坐

于火床。互相抓搔。肉尽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焦炷。僧护问曰。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阎浮提人。为性难信。汝到佛所便可问佛。僧护惊怖复疾舍去。进路未远复值一寺。如是入寺。见诸众僧共坐而食。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护蹉跎未及出去。见诸比丘钵中唯是人粪热沸涌出。时诸比丘皆悉食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烟焰。流下直过。见已惊怖复疾而去。其去未远复见一寺。其寺严丽如前不异。即入僧房见诸比丘手把铁椎互相棒打。摧碎如尘。见已惊怖复更进路。其去未远复见一寺。其寺严好亦不异前。于前即入僧房闻捷稚声。僧护问曰。何故捷稚。诸比丘答言。欲饮甜浆。僧护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须饮甜浆。即入众中见诸食器床卧敷具。诸比丘等互相骂辱。诸食器中盛满融铜。诸比丘等皆共饮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炭火。流下直过。见已惊怖进路而去。其去不远见大肉地。其火焰炽噉声号疼。苦楚难忍。见已惊怖进路而去。其去未远复见大地。如前无异。复更前进见大肉瓮。尽皆火然。熬疼难忍。如前无异。复更前进亦见肉瓮。尽皆火然。如前无异。复更前进见一肉瓶。其火焰炽。噉声号苦毒痛难忍。复更前进见一肉瓶。其火焰炽如前不异。复更前进见大肉泉。其火焰炽烂皮涌沸。苦声楚毒亦不异前。见已惊怖。复更前进。进路未远见一大肉瓮。其火焰炽苦事如前。复更前进见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劓鼻。劓已复生。生已复劓。终而复始。无有休息。复更前进如前不异。复更前进见一比丘。水中独立。口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复更前进见一比丘。在铁刺园中立铁刺上。苦声号噉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厅。其火焰炽。苦声号噉与前无异。复更前进见一肉檍。形如象牙。其火焰炽。受苦如前。复更前进见一驢驼。火烧身体。苦声号噉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马一匹。火烧身体。苦痛号噉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白象。炽火烧身。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驴身。猛火烧身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羝羊。猛火烧身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台。大火焰炽。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台。如前不异。复更前进见一肉房。猛火烧身。苦声号噉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床。苦火烧身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称。火烧申缩。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拘执。火烧申缩。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绳床。火烧受苦。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壁。火烧摇动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厕井。屎尿涌沸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高座。上有比丘摄心端坐。猛火焚烧苦声如前。复更前进更见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肉捷稚。火烧苦声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肉胡岐支。胡名拘修罗。猛火烧身受苦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山。火烧烂臭振动号吼。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须曼那华树。火烧受苦亦不异前。复更

前进见一肉华树。火烧出声。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肉果树。火烧苦声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树。火烧受苦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柱。火烧受苦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一肉柱。狱卒斧斫。受苦如前。复更前进见十四肉树。火烧受苦亦不异前。复更前进见二比丘。以拳相打头脑破裂。脓血流出。消已还生。终而复始。苦不休息。僧护比丘出更前进见二沙弥。眠卧相抱。猛火烧身。苦不休息。僧护比丘见已惊怖。问沙弥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弥答言。阎浮提人受性难信。汝到世尊所便可问佛。见已惊怖。复更前进。在路遥见林树荣茂可乐往趣。入林见五百仙人游止林间。仙人见僧护比丘驰散避去。共相谓言。释迦弟子污我等园。僧护比丘从仙人借树。寄止一宿。明当早去。仙人众中第一上座。大有慈悲。勅诸小仙。借沙门树。僧护即得一树。于其树下敷尼师檀。跏趺而坐。于初夜中伏灭五盖。中夜眠息。后夜端坐。高声作呗。时诸仙人闻作呗声。寤解性空证不还果。见法欢喜。诣沙门所头面作礼。请祈沙门受三归依。于佛法中求欲出家。尔时僧护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禅法。不久得定证罗汉果。如旃檀林自相围绕。得道比丘贤圣为众。

尔时僧护比丘与诸弟子。共诣祇桓精舍。到于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尔时世尊慰劳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尔时僧护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劳苦。得见世尊。尔时世尊为大众说法。僧护比丘在大众中。高声唱说已先所见地狱因缘。佛告僧护。汝先所见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狱人。此诸罪人迦叶佛时。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顺己愚情。以僧浴具及诸器物。随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轨则。不顺其教。从迦叶佛涅槃已来。受地狱苦。至今不息。佛告僧护。汝初见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撻稚众共默用。以是因缘受火床苦。至今不息。

第二寺者。亦非寺僧。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五德不具。见有诸檀越造作寺庙四事丰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时。要打撻稚作广济之意。是诸比丘不打撻稚。默然受用。有客比丘来不得饮食。还空钵出。以是因缘。受火床苦。递相抓搔筋肉消尽。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狱人也。迦叶佛时。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谓言。我等今者。可共请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觅一净行比丘。共住食宿。此净行比丘复更推觅同行比丘。时净行人转转增多。前怠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时破戒人于夜分中。以火烧寺。灭诸比丘。以是因缘。手执铁椎。互相摧

灭。受大苦恼。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狱。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诸檀越。施僧杂食。应现前分。时有客僧来。旧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后方分物。未及得分。虫出臭烂。捐弃于外。以是因缘。入地狱中。噉粪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临中食上不如法食。恶口相骂。以是因缘。受铁床苦。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尽。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不打撻稚。默然共饮。众僧甜浆。恐外僧来。以慳因缘。故墮地狱饮噉融铜。至今不息。

尔时佛告僧护比丘。汝见第一地狱者。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众僧田中为己私种。不酬僧直故受地狱。至今不息。第二地狱者。迦叶佛时。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种不酬僧直故受地狱。作大肉地受诸苦恼。至今不息。汝见第一肉瓠者。非是肉瓠。乃是罪人。迦叶佛时。是众僧上座不能坐禅不解戒律。饱食熟睡。但能论说无益之语。精膳供养在先饮噉。以是因缘入地狱中作大肉瓠。火烧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瓠者。是出家人。为僧当厨。软美供养。在先食噉。龕涩恶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瓠。火烧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瓠者。是僧净人作饮食时。美妙好者先自尝噉。或与妇儿。龕涩恶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缘。在地狱中作大肉瓠。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比丘。汝见第一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当厨。应朝食者留至后日。后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缘入地狱中作大肉瓶。火烧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诸檀越奉送苏瓶。供养现前众僧。人人应分。此当事人。见有客僧留隐在后。客僧去已然后乃分。以是因缘。入地狱中作大肉瓶。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水中立人者。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当水。见僧用水过多。遂可意处与之。即捉其水。余者不给。以是因缘。入地狱中水中独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大瓮者。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涩菜。然后与僧。或逐随意选好者与。以不平等故入地狱作大肉瓮。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刀剗鼻者。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佛僧净地洩唾污地。故入地狱刀剗其鼻。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比丘手捉斲斤自斲己舌。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沙弥。为僧当分石蜜斲作数段。于斧刃许少着石蜜。沙弥噉舐。故受斲舌苦。至今不息。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比丘。汝见泉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沙弥。为僧当蜜。先自尝噉。后残与僧。减少不遍。故入地狱作大肉泉。火烧沸烂受大苦恼。今犹不息。

汝见比丘刺上立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以恶口毁訾骂诸比丘。故入地狱立铁刺上。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肉厅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为僧当厨。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将与白衣。使食残者与众僧故。受地狱苦。至今不息。

汝见穴橛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墙壁上。浪竖橛[木*戈]。非为僧事。悬己衣钵。故入地狱。作大肉橛。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汝见第一驼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长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应如是。时老比丘答律师言。汝无所知。声如驢驼。我于众中身为上座。呪愿说法。或时作呗。计劳应得。汝等何故常瞋责我。以是因缘。入地狱中受驢驼身。火烧号噉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马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作僧净人使用供养。过分食噉。或与眷属。知识白衣。诸比丘等。呵责语言。汝不应尔。其人恶口呵诸比丘。汝犹如马常食不饱。我为僧作甚大劳苦。功熟应得。故入地狱。受于马身。火烧身体受大苦恼。至今不息。

汝见象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当厨。诸檀越等持诸供养向寺施僧。或食后檀越白言。大德可打撻稚集僧施食。比丘恶口答白衣言。诸比丘等犹如白象。食不饱耶。向食已竟停留后日。故入地狱受白象身。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驴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当厨五德不具。分僧饮食常自长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责。此人答言。我当僧厨及园果菜。常

劳僧事。甚大劳苦。汝诸比丘不知我恩。状似如驴。但养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狱作驴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羝羊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寺主。当田内外检校不勅弟子诸小比丘。不如法打稚。诸律师等白言。寺主何不时节鸣稚集僧比丘。答言。我当营僧甚成劳苦。汝诸比丘犹如羝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狱受羝羊身火烧痛毒受苦。至今不息。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汝见肉台者。实非肉台。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僧房敷具。闭僧房门。将僧户钥四方游行。众僧于后不得敷具及诸房舍。以是因缘故入地狱。作大肉台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第二大肉台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寺主。选好房舍而自受用。及与知识。不依戒律随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狱中。作大肉台受苦万端。至今不息。

汝见肉房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为己有终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肉绳床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捉僧绳床不依戒律。如自己有以次分床。故入地狱。作大肉绳床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第二绳床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破僧绳床自用然火。故入地狱。作大肉绳床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敷具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用僧敷具。如自己有。以脚踏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狱作肉敷具。火烧申缩受苦万端。至今不息。

汝见肉拘执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以僧拘执如自己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坏。故入地狱。作肉拘执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绳床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恃王势力。似如圣德。四辈弟子圣心赞叹。时彼比丘默受叹施好绳床及诸好饮食。作圣心受故入地狱。作肉绳床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肉壁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众僧壁上竖[木*戈]破壁。县已衣钵。故入地狱。作大肉壁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肉索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捉众僧索私自己用。故堕地狱。作大肉索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厕井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净地大小便利。不择处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责。不受教诲。粪气臭秽熏诸众僧。故入地狱。作肉厕井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高座法师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轻说。说轻为重。有根之人说作无根。无根之人说尊有根。应忏悔者说言不忏。不应忏悔者强说尊忏悔。故入地狱。坐高座上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第二高座法师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大法师邪命说法。得利养家如理而说。无利养时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故入地狱。处铁高座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肉撻稚号噉声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以三宝物非法打稚诈作羯磨。捉三宝物为己受用。故入地狱。作肉撻稚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拘修罗者。实非岐支。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寺主。以僧厨食衒卖得物。用作衣裳。断僧供养。故入地狱。作肉岐支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第二拘修罗者。实非岐支。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维那。以春分物转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狱。作肉拘修罗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肉山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势偷众僧物。断僧衣裳。故入地狱。作大肉山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汝始初见须曼那柱。实非是柱。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佛刹人四辈檀越须曼那华散供养佛。华既干已比丘扫取。卖之将为己用。故入地狱。作须曼那柱。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汝见须曼那华柱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供养刹柱。四辈檀越以须曼那华油用供养佛。比丘减取以为己用。故堕地狱。作大须曼那柱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华树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僧果菜。园有好华果为己私用。或与白衣。故入地狱。作大华树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果树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与白衣。故入地狱。作肉果树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一树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当薪。以众僧薪将己房中。私自然火。或与白衣知识。故入地狱。作大肉树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汝见第一柱者。实非是柱。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刹柱为己私用。故入地狱。作大肉柱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第二柱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狱。作大肉柱。狱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烧身。至今不息。

汝见第三柱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当事。用僧梁柱浪与白衣。故入地狱。作大肉柱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第四树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众主。为僧断事随爱恚怖痴。断事不平。故入地狱。作四肉树。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第五树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诸敷具好者自取。或随瞋爱好恶差别。于佛法中尘沙比丘应随次与。以不平等故。以是因缘此十四人堕地狱中。作大肉树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二比丘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于大众中鬪诤相打。故入地狱。猛火焚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

汝见二沙弥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卧。故入地狱。火烧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息。

尔时世尊。重告僧护。以是因缘。我今语汝。在地狱中。出家人多。白衣甚少。所以者何。出家之众多喜犯戒。不顺毘尼。互相欺[凌*欠]。私用僧物。或分饮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当勤持戒顶戴奉行。是诸罪人于过去世时。出家破戒。虽复精进。四辈檀越见诸比丘威仪似僧。恭敬僧宝四事供养。犹故能令得大果报。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若一比丘常于毘尼僧伽蓝

中如法行道。依时鸣稚。若施此人得福无量。说不可尽。何况供养四方众僧。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若出家人营僧事业难持净戒是诸比丘初出家时。乐持净戒求涅槃心。四辈檀越供养。是诸比丘。应受供养。坚持净戒。后不生恼。而说偈言。

持戒最为乐 身不受众苦
睡眠得安隐 悟则心欢喜

尔时世尊复告僧护。有九种人。常处阿鼻地狱中。何等为九。一食众僧物。二食佛物。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净戒。八犯净行尼戒。九作一阐提。是九种人常在地狱。复有五种人。二处受报。一地狱。饿鬼。何者为五。一断施众僧物。二断施僧食。三劫僧馔物。四应得能令不得。五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此五种人受是二报。余业不尽。五道中受。而说偈言。

行恶感地狱 造善受天乐
若能修空定 漏尽证罗汉
欢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业 安乐在山谷
宁食热铁丸 焦热如焰火
破戒不应受 得信檀越食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说因缘已。时四部众欢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总三瓠
两瓶漫肉泉 一瓮刀剗鼻
斲舌水中立 立刺肉厅椽
驼马白象驴 羝羊双肉台
肉房二绳床 肉称及拘执
床壁肉绳索 厕井两高座
稚二拘修山 两肉须曼柱
华果一肉树 一树三肉櫛

两双十四树
合有五十六

两僧二沙弥
说法本因缘

颂曰。

愚夫贪世利
三空既难辩
物我久空性
盛年爱华好
居高非虑祸
名利甘刀害
凡愚苟求利
不知祸来至

俗士重虚名
八风常易倾
色心仍自蒙
老死丘墓成
持满不忧盈
将非安久祯
譬犬见秽精
焉知惋苦声

感应缘(上来道俗。不胜名利。受现报者极多。并散在诸篇且引一验。不繁广述。屡见白衣无识俗人。见佛呵责弟子。即谓自是好人。偏见僧过。若依经说。白衣之罪。如皂衣赋。服虽有外污不觉别色。出家之人犹如净[迭*毛]。虽放蝇粪微污即觉易除。所以白衣造罪入于地狱。如石沈水无有出时。出家之人造罪入地狱。如拍毬着地即返。何以故。以造罪时生极惭耻作已寻忏故。亦如滴水在于热釜。随滴似湿亦湿还干。何以故。以火熏故。俗人造罪入地狱。犹如箭射无却返义。亦如以铁椎。入于深泥亦无出义。何以故。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无力可出。若富贵之人便生我慢。[凌*欠]突三宝杀害自在。贪染财色昼夜无厌。不生羞耻异畜生。反谤贤良轻侮佛法。静思此事深可痛心。若是贫贱之人贪求衣食。王役驱逼。公私扰扰。夙夜孜孜。不信之者。衣食交绝。困苦切身。劫剥三宝。毁盗六亲。养活妻儿。存己躯命。所以徙苦至苦。苦遍十方。从闇入闇。闇冥法界。菩萨为此顰眉。诸佛于兹泣血。忽惟斯理哀痛更深)

后魏崇真寺僧慧嶷。死经七日。时与五比丘次第于阎罗王所阅过。嶷以错召放令还活。具说王前事意。如生官无异。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诸寺道人。与嶷同簿而过。一比丘云。是宝明寺僧智聪。自云生来坐禅苦行为业。得升天堂。复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诵涅槃经四十卷。亦升天堂。复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僧昙谟最。状注云。讲华严涅槃。每常领众千人解释义理。王言。讲经众僧我慢贡高。心怀彼我憍己[凌*欠]物。比丘之中第一龕行。最报王言。立身已来实不憍慢。惟好讲经。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于西北。入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复一比丘云。是禅林寺僧道弘。

白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王言。沙门之体必须摄心道场志念禅诵不预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为。教化求财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司依式。还有青衣执送与最。同入一处。又有比丘云。是灵觉寺僧宝真。白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陇西太守。自知苦空归依三宝。割舍家资造灵觉寺。寺成舍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阙。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夺人财以充己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复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门。似非好处。慧嶷为以错召免问。放令还活。具说王前过时事意。时人闻已奏胡太后。太后闻之以为灵异。即遣黄门侍郎。依嶷所陈访问聪等五寺。并云有此。死来七日。生时业行。如嶷所论不差(事出雒阳伽蓝寺记)。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此有三部)

- 述意部
- 饮酒部
- 食肉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为放逸之门。大圣知其苦本。所以远酣肆离酒缘。弃醉朋近法友。出昏门入惺境。肉是断大慈之种。大圣知其杀因。所以去腥臊净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礼记云。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斯亦不杀之义也。若使噉食酒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兽。亦即具杀一切眷属饮噉诸亲。翻讎怨报。历劫长夜无有穷已。如上论说。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儿。狼儿亦五百世害其母。又有女人。五百世断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断其命根。故知经历六道备受怨报。或经为师长。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儿孙。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无道眼。不能分别。还相噉食不自觉知。噉食之时此物有灵。即生瞋恨还成怨讎。向到至亲反变成怨。如是之

事岂可不思。暂争舌端一时少味。永与至亲长为怨对。可为痛心。难以言说。是故涅槃经云。一切肉者悉断。及自死者。自死犹断。何况不自死者。又楞伽经云为利杀众生。以财网诸肉。二业俱不善。死堕噉呼狱。何谓以财网肉。陆设置罟。水设网罟。此是以网网肉。若于屠杀人间以钱买肉。此是以财网肉。若令此人不以财网肉者。习恶律仪。捕害众生。此人为当专自供口。亦复别有所拟。若别有所拟。向食肉者。岂无杀分。何得云我不杀生。此是灼然。违背经文。断大慈种。障不见佛也。

饮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权有实。权则渐诱之训。以轻脱重。初开无犯。据其障理非无其过。若约实教轻重俱禁。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据权说者。故未曾有经云。尔时国王太子。名曰祇陀。闻佛所说十善道法果报无穷。长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还舍。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难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饮酒时为何恶耶。祇陀白佛。国中豪强。时时相率赍持酒食。共相娱乐以致欢乐。自无恶也。何以故。得酒念戒无放逸故。饮酒不行恶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间人能如汝者。终身饮酒有何恶哉。如是行者。乃应生福无有罪也。若人饮酒不起恶业欢喜心故不起烦恼。善心因缘受善果报。如持五戒何有失乎。饮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胜十善报也。

时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心欢喜时不起恶业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饮酒时心则欢喜。欢喜心故不起烦恼。无恼烦故不行恼害。不害物故三业清净。清净之道即无漏业。世尊。忆念我昔游行猎戏忘将厨宰。于深山中觉饥索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时不被命勅令将厨宰。实时无食。我闻是语已走马还宫教令索食。王家厨监名修迦罗。修迦罗言。即无现食。今方当作。我时饥逼忿不思惟。勅臣斩杀厨监。臣被王教即共议言。简括国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若杀者。更无有能为王监厨称王意者。时末利夫人闻王教勅杀修迦罗。情甚爱惜。知王饥乏。即令办具好肉美酒沐浴名香庄严身体。将诸妓女往至我所。我见夫人装束严丽将从妓女好酒肉来。瞋心即歇。何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断酒不饮。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将酒肉来。共相娱乐展释情故。即与夫人饮酒食肉。作众伎乐欢喜娱乐。恚心即灭。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黄门辄传我命。令语外臣莫杀厨监。即奉教旨。我至明旦。深自悔责。愁忧不食。颜色憔悴。夫人问我。何故患愁。为何患耶。

我言。吾因昨日为饥火所逼。瞋恚心故杀修迦罗。自计国中更无有人堪监我厨如修迦罗者。为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犹在。愿王莫愁。我重问曰。为实如是。为戏言耶。答言。实在。非戏言也。我令左右唤厨监来。使者往召。须臾将来。我大欢喜忧悔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斋。一日之中终身五戒。已犯饮酒妄语二戒。八斋戒中顿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轻耶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无有罪也。何以故。为利益故。如我前说。夫人修善凡有二种。一有漏善。二无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无漏善。依语义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义语者。凡心所起善皆无漏业。王白佛言。如世尊说。末利夫人饮酒破戒不起恶心而有功德无罪报者。一切人民亦复皆然。何以故。我念近者舍卫城中有诸豪族刹利王公。因小诤竞乃致大怨。各各结谋兴兵相伐。两家并是国亲。非可执录纷纭鬪战。不从理谏。深为忧之。复自念言。昔太子时共大臣提韦罗相忿。情实不分。意欲诛灭。因太后与酒饮已情和。思惟是已即勅忠臣。令办好酒及诸甘膳。又使宣令国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论国中大事。诸臣诤竞。两徒眷属各有五百。应召来集。于王殿上庄严大乐。王勅忠臣办琉璃盃。盃受三升。诸宝盃中盛满好酒。我于众前先[較/口]一盃。王曰。今论国事想无异心。今当人人办此一盃甘露良药然后论事。咸言。唯诺。作唱大乐。诸人得酒并闻音乐。心中欢乐忘失讎恨。因酒息诤而得太平。此岂非是。酒之功也。窃见世间穷贫小人奴客婢使夷蛮之人。或因节日。或于酒店。聚会饮酒。欢乐心故。不须人教。各各起舞。未得酒时。都无是事。是故当知。人因饮酒即致欢乐。心欢乐时不起恶念。不起恶念即是善心。善心因缘应受善报。猕猴得酒尚能起舞。况于世人。如世尊说施善善报施恶恶报。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报。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斋。六斋之日不得庄严香华服饰作唱妓乐。又复不听附近夫婿爱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岂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难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时。若我不勅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当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复度王身。如斯之功复归谁也。

述曰。此第二约其实说。轻重不犯。真名持戒。故大圣知时量机通塞。通则开禁。随时量前损益。如匿王欲杀厨监太子欲害其父。此因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轻脱重不受累殃。然非无饮酒之咎来报之罪。不得见有前开遂即雷同总犯。各须量其教意。复省己身行德优劣。得预圣人。斯匿末利开禁以既不同。此即须依经纤毫勿犯。最为殊胜。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至不以草头滴酒入口。何况多饮。是故咽咽结提。

又成论。问云。饮酒是实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饮酒不为恼众生故。而是罪因。若人饮酒则开不善门。以能障定及诸善法。如殖众果必有墙障故。知酒过如果无园。

又优婆塞经云。若复有人乐饮酒者。是人现世喜失财物。身心多病常乐鬪争。恶名远闻丧失智慧。心无惭愧得恶色力。常为一切之所呵责。人不乐见。不能修善。是名饮酒现世恶报。舍此身已处在地狱。受饥渴等无量苦恼。是名后世恶业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乱。不能系念思惟善法。是一恶因缘力故。令一切外物资生悉皆具烂。

又长阿含经云。其饮酒者有六种失。一者失财。二者生病。三者鬪争。四者恶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损。又智度论饮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说。

又沙弥尼戒经云。不得饮酒。不得嗜酒不得尝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丧命。皆由之。牵东引西。持南着北。不能讽经不敬三尊。轻易师友不孝父母。心闭意塞世世愚痴。不值大道。其心无识。故不饮酒。欲离五阴五欲五盖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饮酒。

又萨遮尼干子经偈云。

饮酒多放逸	现世常愚痴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来世常闇钝	多失诸功德
是故黠慧人	离诸饮酒失

又十住婆沙论。问曰。若有人舍施酒。未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饮。故论云。是菩萨或时乐舍一切。须食与食。须饮与饮。若以酒施。应生是念。今是行檀时。随所须与。后当方便教使离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罗蜜法悉满人愿。在家菩萨以酒施者。是则无罪。

又梵网经云。若自身手过酒器与人饮酒者。五百世中无手。何况自饮。不得教一切人饮及一切众生饮酒。况自饮酒。又优婆塞五戒相经云。佛在支提国跋陀罗婆提邑。是处有恶龙名庵罗婆提陀。凶暴害人。无人得到其处。象马无能近者。乃至诸鸟不得过上。秋谷熟时并皆破灭。时有长老莎伽陀罗汉比丘。游行支提国。渐到跋陀罗波提邑。过是夜已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时

闻此邑有恶龙凶暴害人鸟兽。及破灭秋谷。闻已乞食到庵婆罗提龙住处众鸟树下。敷座具大坐。龙闻衣气即发瞋恚。从身出烟。长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龙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复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龙复雨雹。莎伽陀即变雹作释俱饼髓饼等。龙复霹雳。莎伽陀变作种。种欢喜丸。龙复雨弓箭刀稍。莎伽陀即变作优钵罗华波头摩华等。龙复雨毒蛇蜈蚣蝮虺蚰蜒。莎伽陀即变作优钵罗华瓔珞瞻卜华瓔珞等。如是等龙所有势力。尽现向莎伽陀皆不能胜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龙力尽不能复动。即变作细身。从龙两耳入从两眼出已从鼻入。从鼻入已从口中出。在龙头上。往来经行。不伤龙身。尔时龙见如是事已。心即大惊怖毛竖。合掌向莎伽陀言。我归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归依我。当归依我师佛。龙答言。我从今归依三宝。知我尽形作佛优婆塞。是龙受三自归作佛弟子已。更不复作如先凶恶事。诸人及鸟兽皆得到所。秋谷不伤。名声流布诸国。皆知长老莎伽陀。能降伏恶龙折伏令善。因莎伽陀名声流布。诸人皆作食传争请之。是中有一贫女人。信敬请得莎伽陀。是女为办酥乳糜食之。女人作念思惟。是沙门噉是酥乳糜。或当冷发。便取似水色酒持与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饮。饮已为说法。便去过向寺中。尔时酒势便发。近寺门边不觉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钵杖等。各在一处。身在一处。醉无所觉。佛与阿难。行到是处。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莎伽陀。佛即语阿难。是处为我敷座办水集僧。阿难受教敷座办水集僧已。白佛言。已集。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已问诸比丘。汝等曾见闻。有龙名庵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乃至鸟兽无能到上。秋谷熟时破灭诸谷。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鸟兽得到泉上。是有见闻者言闻。佛语诸比丘。于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虾蟇不。答言。不能。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失。何况凡夫。如是过罪皆由饮酒。今从自后。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佛种种呵责饮酒过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饮酒戒。

问曰。未审天上有酒味不。答曰。无实曲米所造之酒。但有业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经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众。入池游戏。同饮天酒。离于醉过。现乐功德。味触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诸天有以珠器而饮酒者。受用苏陀之食。色触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为酒令我得饮。即于念时皆是天酒。离于醉过。天既饮之增长胜乐。善业力故心生欢喜。然彼诸天自业力故。如是受乐。有鸟名为常乐。见彼诸天在欢喜河而饮酒故。为说偈言。

没入放逸海	贪着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复饮酒
为境界火烧	不知作不作
园林生贪心	何用复饮酒

彼常乐鸟。见乐饮酒天在河饮酒。为调伏故如是说偈。

又正法念经。阎罗王责疏罪人说偈云。

酒能乱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应舍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无异
若欲常不死	彼人应舍酒
酒是诸过处	每常不饶益
一切恶道阶	黑暗所在处
饮酒到地狱	亦到饿鬼处
行于畜生业	是酒过所诳
酒为毒中毒	地狱中地狱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说
若人饮酒者	无因缘欢喜
无因缘而瞋	无因缘作恶
于佛所生痴	坏世出世事
烧解脱如火	所谓酒一法
若人能舍酒	正行于法戒
彼到第一处	无死无生处

问曰。无病饮得罪。有病开饮不。答曰。依四分律。实病余药治不差。以酒为药者不犯。

问曰。开服几许。答曰。依文殊师利问经云。若合药医师所说。多药相和少酒多药得用。

又舍利弗问经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说遮道法。不得饮酒如葶苈子。是名破戒。开放逸门云何。迦兰陀竹园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经年危笃将死。时优波离问言。汝须何药。我为汝觅天上人间乃至十方。是所应用我皆

为取。答曰。我所须药是违毘尼。故我不觅。以至于此。宁尽身命无容犯律。优波离言。汝药是何。答言。须酒五升。优波离曰。若为病开如来所许。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怀惭。犹谓犯律。往至佛所。殷勤悔过。佛为说法。闻已欢喜得罗汉道。佛言。酒有多失开放逸门。饮如葶苈子犯罪已积。若消病苦非先所断。

述曰。不得见前文开笼通总饮。必须实病重困临终。先用余药治皆不差。要须酒和得差者。依前方开。比见无识之人。身力强壮日别驰走。不依众仪。少有微患。便长情贪。不护道业。妄引经律云。佛开种种汤药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诡诳道俗。是故智人守戒如命。不敢犯之。

是故萨遮尼干子经偈云。

酒为放逸根	不饮闭恶道
宁舍百千身	不毁犯法教
宁使身干枯	终不饮此酒
假使毁犯戒	寿命满百年
不如护禁戒	实时身磨灭
决定能使差	我犹故不饮
况今不定知	为差为不差
作是决定心	心生大欢喜
即获见真谛	所患即消除

当知众生所有病者。皆由贪瞋我慢为因。从因有果。得此苦报。非由不得药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一贪欲。二瞋恚。三愚痴。四憍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病-丙+习][病-丙+习]其心闷乱。下痢哆噎小便淋漓。眼耳疼痛腹背胀满。颠狂干瘠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若识病本断恶修善。三世苦报永除不受。若不观理纵用天下药酒所治。其病转增难可得差。

又毘尼母经云。尊者弥沙塞说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长养身命。后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调。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听瓮上嗅之。若差不听嗅。不差者听用酒洗身。若复不差听用酒和面作饼食之。若复不差听酒中浸渍。

又新婆沙论云。如契经。尊者舍利子于憍萨罗国住一林中。时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邻近尊者。去林不远。诸村邑中有时广设四月节会。时彼外道巡诸村邑。饱食猪肉恣情饮酒。窃持残者还至林中。见舍利子坐一树下。酒所昏故起轻蔑心。我今与彼虽俱出家。我独富乐而彼贫苦。寻趣尊者。作是颂曰。

我已饱酒肉 复窃持余来
地上草木山 皆视如金聚

时舍利子。闻已念言。此死外道都无惭愧。乃能无赖说此伽他。我今亦应对彼说颂。作是念已即说颂曰。

我常饱无相 常住空定门
地上草木山 皆视如唾处

今此颂中。尊者舍利子作师子吼说三解脱门。谓于初句说无相解脱门。于第二句说空解脱门。于后二句说无愿解脱门。

食肉部第三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权实。言权教者。据毘尼律中。世尊初成道为度龕恶凡夫。未堪说细。且于渐教之中说三种净肉离见闻疑不为己杀。鸟残自死者。开听食之。先龕后细。渐令离过。是别时之意。不了之说。若据实教。始从得道至涅槃夜。大圣殷勤始终不开。

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闻其肉气。皆悉恐怖生畏死想。水陆空行有命之类。悉舍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萨不习食肉。为度众生视现食肉。虽现食之其实不食。但诸众生有执见者。不解如来方便说意。便即偏执毘尼局教。言佛听食三种净肉。亦谤我言。如来自食。彼愚痴人成大罪障。长夜堕于无利益处。亦不得见现在未来贤圣弟子。况当得见诸佛如来。大慧诸声闻人等。常所应食米面油蜜等。能生净命。非法贮畜。非法受取。我说不净。尚不听食。何况听食血肉不净耶。非直食肉坏善障道。乃至邪命谄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

又文殊师利问经云。若为己杀不得噉。若肉如材木。已自腐烂。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当说此呪。

多[口*经]唵(此言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此言无我无我)阿视婆多阿视婆多(此言无寿命无寿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失)陀呵陀呵(此言烧烧)婆弗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栗多弭(此言有为)莎呵(此言除杀去)

此呪三说。乃得噉肉。饭亦不食。何以故。若无思惟饭不应食。何况当噉肉。佛告文殊师利。以众生无慈悲力怀杀害意。为此因缘故断食肉。若能不怀害心。大慈悲心。为教化一切众生故。无有过罪。

问曰。酒是和神之药。肉为充饥之膳。古今同味。今独何见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丧礼制。即如对于严君勅赐俗食。岂关僧过拒而不食耶。

答曰。贪财喜色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恶。割情从道前贤所叹。抑欲崇德往哲同嗟。况肉由杀命。酒能乱神。不食是理。宁可为非。纵逢上抑终须严断。虽违君命还顺佛心。

问曰。肉由害命断之且然。酒不损生何为顿制。若无损计罪无过言非。饮浆食饭亦应得罪。而实不尔。酒何偏断。答曰。结戒随事得罪据心。肉体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损。过由弊神。余处生过。过生由酒。断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谓酒体是罪。

问曰。罪有遮性酒体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饮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饮酒应不得罪。斯则能饮无过。不能招咎。何关断酒。以成戒善。可谓能饮耐酒。常名持戒。少饮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为生善。戒是生善。身口无违。缘中止息。遮性两断。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乱神。未破余戒。实理非罪。正以饮生罪。因外违遮教。缘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饮酒非持戒。

第一据实有损者。依经食肉之人有十种过失。第一明一切众生无始已来。皆是己亲。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经云。我观众生轮回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递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子若女中表内外。六亲眷属。或生余道。善道恶道常为眷属。以是因缘。我观众生更相噉肉无非亲者。由食肉味递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长苦业。流转生死不得出离。佛说是时。诸恶罗刹闻佛所说。悉舍恶心止不食肉。递相劝发菩提之心。护众生命。过自护身。离一切诸肉不食。悲泣流泪白言。世尊。我闻佛说谛观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亲。乃知食肉众生是我大怨。断大慈种长不善业。是大苦本。我从今日断不食

肉。及我眷属亦不听食。如来弟子有不食肉者。我当昼夜亲近拥护。若食肉者。我当与作大不饶益。大慧罗刹恶鬼常食肉者。闻我所说。尚发慈心。舍肉不食。况我弟子行善法者。当听食肉。若食肉者。当知即是众生大怨。断我圣种。大慧。若我弟子闻我所说。不谛观察而食肉者。当知即是旃陀罗种。非我弟子。我非其师。

第二明食肉众生见者皆悉惊怖。故不应食。如彼经说。食肉之人众生闻气。悉皆惊怖逃走远离。是故菩萨修如实行。为化众生不应食肉。譬如旃陀罗猎师屠儿捕鱼鸟人。一切行处众生遥见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来者。是大恶人不识罪福。断众生命求现前利。今来至此为觅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肉。是故今来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众生见者皆生如是惊怖。大慧。一切虚空地中众生见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于今者为死为活。如是恶人不修慈心。亦相豺狼游行世间常觅肉食。如牛噉草蜣螂逐粪不知饱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不应逢见。即舍逃走离之远去。如人畏惧罗刹无异。

第三明食肉之人坏他信心。是故不应食肉也。如彼经云。若食肉者。众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间无可信者。断于信根。是故大慧。菩萨为护众生信心。一切诸肉悉不应食。何以故。世间有人见食肉故。谤毁三宝。作如是言。于佛法中何处当有真实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舍于圣人本所应食。食于众生犹如罗刹。断我法轮绝灭圣种。一切皆由食肉者过。是故大慧。我弟子者。为护恶人毁谤三宝。乃至不应生念肉想。何况食噉也。

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应食肉。如彼经说。菩萨为求出离生死。应当专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厌世间苦速求解脱。若舍愤闹就于空闲。住尸陀林阿兰若处冢间树下。独坐思惟。观诸世间。无一可乐。妻子眷属如枷锁想。宫殿台观如牢狱想。观诸珍宝如粪聚想。见诸饮食如脓血想。受诸饮食如涂痈疮想。趣得存活系念圣道。不为贪味酒肉葱韭蒜薤荤味。悉舍不食。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养。若于世间不生厌离。贪着诸味酒肉荤辛。皆便噉食。不应受于世间信施也。

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过去曾作恶罗刹。由习气故今故贪肉。是故不应食肉也。如彼经说。有诸众生。过去曾修无量因缘。有微善根得闻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过去曾作罗刹眷属虎狼狮子猫狸中生。虽在我法食肉余习。见食肉者欢喜亲近。入诸城邑聚落塔寺。饮酒食肉。以为欢乐。诸天下视犹如

罗刹。争噉死尸等无有异。而不自知己失我众成罗刹眷属。虽服袈裟剃除须发。有命看见心生恐怖如畏罗刹。此明食肉皆是过去曾作罗刹师子虎狼猫狸中来。故应裁断也。

第六明食肉之人。学世呪术尚不得成。况出世法。何由可证。是故行者不应食肉。如彼经说。世间邪见诸呪术师。若其食肉呪术不成。为成邪术尚不食肉。况我弟子为求如来无上圣道出世解脱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犹恐不得。何处当有如是解脱。为彼痴人食肉而得其报。是故大慧。我诸弟子。为求出世解脱乐故不应食肉也。

第七明众生皆爱身命与己无别。是故行者不应食肉。如彼经说。食肉能壮色力嗜味。人多贪着。应当谛观。一切世间有身命者。各自宝贵畏于死苦。护惜己身人畜无别。宁当乐存疥野干身。不能舍命受诸天乐。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观察死为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当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观众生。不应贪肉也。

第八明食肉之人。诸天贤圣。皆悉远离。恶神恐怖。是故行者。不应食肉。如彼经说。夫食肉者。诸天远离。何况圣人。是故菩萨为见圣人。当修慈悲不应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时亦苦。若梦中见种种诸恶。惊怖毛竖心常不安。无慈心故。乏诸善力。若其独在空闲之处。多为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师子亦来伺求。欲食其肉。心常惊怖。不得安隐也。

第九明食肉之人。净者尚不应食。况不净肉。是故行者不应食肉。如彼经说。我说凡夫为求净命噉于净食。尚应生心如子肉想。何况听食非圣人食圣人离着。以肉能生无量诸过失故。于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听诸弟子食诸肉血不净等味。言我听者。是则谤我。故内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兰遮罪。

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则还生恶罗刹等中。是故行者不应食肉。如彼经说。食肉众生依于过去食肉熏故。多生罗刹师子虎狼豺豹猫狸鸱枭鸱鸢鸢鹞等中。有命之类。各自护身。不令得便。受饥饿苦。常生恶心。念食他肉。命终复堕恶道。受生人身难得。何况当有得涅槃道。当知食肉有如是等无量诸过。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是无量功德之聚也。

又鸯掘魔经云。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因如来藏故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众生无始生死。死生轮转。无非父母兄弟姊妹。犹如伎儿变易无

常。自肉他肉则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复告文殊。一切众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履。施持戒人。为应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以从展转离杀因缘故也。

又此经说。众生身内有八十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断八十万户虫命。若炙若煮。若淹若暴。皆有小虫飞蛾蝇[月*虫]而附近之。如是展转傍杀无量生命。虽不自手而杀。然屠者不敢自食。皆为食肉之人杀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杀业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蓝。共诸白衣。公然聚会。饮酒食肉。荤辛杂秽。污染伽蓝。不愧尊像。如斯浑杂奚如外道。

又尼罗浮陀地狱经云。身如段肉无有识知此是何人。皆由饮酒。出家僧尼。岂不深信经教心生重愧。自弃正法同于外道。若噉众生父肉亦噉父肉。若噉众生母肉亦噉母肉。如是姊兄弟妹男女六亲。并有相对。怨怨相酬。未可得脱。又沙弥尼戒经云。不得杀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动犹如赤子。何谓不杀。护身口意。身不杀人畜喘息之类。手亦不为。亦不教人。见杀不食。闻杀不食。疑杀不食。为我杀不食。口不说言。当杀当害报怨。亦不得言死快杀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恶。意亦不念。哀愍众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无差别。普等一心常志大乘。

又贤愚经云。佛告波斯匿王曰。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此阎浮提有一大国。名波罗柰。于时国王名波罗摩达王。将四种兵入山猎戏。王到泽上驰逐禽兽。单只一乘。独到深林。王时疲极下马小休。尔时林中有特师子。怀欲心盛行求其偶。因不能得值。于林间见王独坐。淫意转盛。思欲从王。近到其边。举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兽力能杀我。若不从意觉见危害。王以怖故即从师子成欲事已。师子还去。诸兵群从已复来到。王与人众即还宫城。尔时师子从是怀胎。日月满足便生一子。形尽似人。唯足斑斓。师子忆识知是王有。便衔担来着于王前。王亦思忆知是己儿。即收取养。以足斑骏字为斑足。养之渐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斑足继治。时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种。二是婆罗门种。斑足出游。劝二夫人随我后往。谁先到者。当与一日极相娱乐。其随后者吾不见之王去之后。其二夫人极自庄饰。严驾俱往。到于道中见于天祠。梵志种者下车作礼。礼已后到。王从本言而不前之。于是夫人瞋怨天神。由礼汝故使王见薄。若有天力何不护我。后坏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恼至宫欲伤王宫。天神遮不听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

常供养。日日食时飞来入宫。不食肴馔粗食龕供。偶值一日仙人不来。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于常处。不肯就食欲得鱼肉。即如语办食已还去。明旧仙来。为设肉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勅作。今何不食。仙人语言。昨日有患一日不来。是谁语汝。但相轻试。令王是后十二年中常食人肉。作是语竟飞还山中。是后厨监忘不办肉。临时无计。出外求肉。见死小儿。肥白在地。念且称急。即却头足。担至厨中。加诸美药。作食与王。王得食之觉美倍常。即问厨监。由来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厨监惶怖复白王言。若王原罪乃敢实说。王答之言。但实说之。不坐汝罪。厨监白王。具述前报。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后如是求办。厨监白王。前者偶值死儿。更求叵得。王又语言。汝但密取。设令有觉断处由我。厨监受教夜常密捕得便杀之。日日供王。于时城中人民之类。各各行哭云亡失儿。展转相问何由乃尔。诸臣聚议当试微伺。即于街衢处处察探。见王厨监拽他小儿。伺捕得之。缚将诣王。具以前事白王。言是我所教。诸臣怀恨。各自外议。王便是贼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当共除之。去此祸害。一切同心咸共齐谋。一时同合。即围其王。当取杀之。王见兵集惊怖问言。汝等何故而围逼我。诸臣答言。夫为王者。养民为事。方驱厨宰杀人为食。不任苛酷故欲杀王。王语诸臣。自今已后更不复为。唯见恕放当自改励。诸臣语曰。终不相放不须多云。时王闻已自知必死。即语诸臣。虽当杀我。小缓须臾。听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来。所修善行。为王正治。供养仙人。合集众德。回令今日我得变成飞行罗刹。其语已讫寻语而成。即飞虚空。告诸臣曰。汝等合力欲强杀我。赖我大幸复能自拔。自今已后汝等好忍所爱妻儿。我次第食。语讫飞去。止山林间。飞行搏人。担以为食。人民之类恐怖藏避。如是之后杀噉多人。诸罗刹辈附为翼从群众渐多所害转广。后诸罗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为王愿为一会。王即许之。当取诸王令满五百。与汝为会。许之已讫。一一往取闭着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残少一人。后捕得须陀素弥。大有高德。从罗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满还来。须陀素弥广为说法。分别杀罪及其恶报。复说慈心不杀之福。斑足欢喜敬戴为礼。承用其教无复害心。即放诸王各还本国。须陀素弥。即佐兵众还将斑足安置本国。前仙人誓十。二年满。自是已后更不噉人。遂还霸王治民如旧。尔时须陀素弥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鸯掘摩罗是。尔时诸人十二年中为斑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诸人为鸯掘摩罗所杀者是。此诸人等世世常为鸯掘所杀。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鸯掘摩者。指鬘比丘是。时波斯匿王复白佛言。指鬘比丘杀此多人。食已得道。当受报不。佛告大王。行必有报。今此比丘在于房中。地狱之火。

从毛孔出。极患苦痛。酸切叵言。佛勅一比丘。汝持户排。往指鬘房。刺户孔中。比丘即往奉教为之。排入户内。寻自融消。比丘惊愕还来白佛。佛告比丘。行报如是。王及众会。生信。

颂曰。

财色与酒	名为三惑	臣耽丧家
君重亡国	肉障大慈	辛遮净德
怀道君子	斯秽不忒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 酒肉篇第九十三
- 秽浊篇第九十四

酒肉篇感应缘(略引一十四验)

- 汉洛子渊
- 晋沙门法遇
- 晋庾绍之
- 宋蒋小德
- 宋沙门竺慧炽
- 吴诸葛恪
- 周武帝
- 隋赵文若
- 唐孙回璞
- 唐李氏
- 唐郑师辩
- 唐韦知十
- 唐谢适氏

• 唐任五娘

汉孝昌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雒阳人。孝昌中戍于彭城。其同管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至云。某宅在灵台南近雒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台南见无人家。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问云。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导之。老翁云。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舍崇宽屋宇佳丽。既坐令婢取酒。须臾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遇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有。饮讫告退。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衙。但见高崖对水淥波。顷时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饮酒乃是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雒水之神也(出雒阳寺记录)。

晋有荆州长沙寺僧释法遇。不知何许人。弱年好学笃志坟素。事道安为师。解寤非常。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有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但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杖。手自緘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椎集众。以杖筒置香凳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令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学徒励业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尚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后卒于江陵。春秋六十矣(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也)。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晋湘东太守与南阳宋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绍元兴末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两脚着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顾。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绍辄漫略不甚谐对。唯云。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食肉之时无噉物心。协云。五藏与肉乃复异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末复求酒。协时时饵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对杯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为人语声高壮。此言论时不异常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履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

宋蒋小德。江陵人也。为岳州刺史。朱循时为听事监师。少而信向。勤谨过人。循喜之每有法事辄令典知其务。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将殓。便苏活言。有使者称。王命召之。小德随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精旨。以君专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犹长。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将受天中快乐欣然。小德嘉诺。王曰。君可且还家所欲属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复来也。小德受言而归。路由一处。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难公于此屋。前既素识。具相问讯。难云。贫道自出家来未尝饮酒。早就兰公。兰公苦见劝逼饮一升许。被王召用此故也。贫道若不坐此当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后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验其言。即夕遽遣人参讯。难公果以此日。于兰公处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内大设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丘户兰难二僧。并居新寺。难道行尤精。不同余僧。

宋沙门竺慧炽。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层寺。永初二年卒。弟子为设七日会。其日将夕烧香竟。道贤沙门因往视炽。弟子至房前忽暖暖若人形。详视乃慧炽也。容貌衣服不异生时。谓贤曰。君旦食肉美不。贤曰。美。炽曰。我坐食肉。今生饿狗地狱。道贤惧誓未及得答。炽复言。汝若不信试看我背后。乃回背示贤见三黄狗。形半似驴。眼甚赤光照户内。状欲啮炽而复止。贤骇怖闷绝。良久乃苏。具说其事(右此二验出冥祥记)。

吴幼帝即位。诸葛恪辅政。孙峻为侍中大将军。恪强愎傲物。峻峻侧而好权。凤皇三年恪攻新城无功而还。峻将以幼帝响恪而杀之。其日恪精神扰动。通夕不寐。张约腾裔以峻谋告恪。恪曰。竖子其何能为。不过因酒食行酖毒耳。将亲信人以药酒自随。恪将入畜犬追衔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顾拊犬头曰。怖那无苦也。既入峻伏兵杀之。峻后病梦。为恪所击狂言常称见恪。遂死(出冤魂志)。

周武帝好食鸡卵。一食数枚。有监膳仪同名拔虎。常进御食有宠。隋文帝即位。犹后监膳进食。开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殡之。三日乃苏。能语先云。舆我见至尊。为武帝传说。既现而请。文帝引问言曰。始忽见人来唤。随至一处。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径入。纔到穴口。遥见西方有百骑来。仪卫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仪同拜之。帝曰。王唤汝证我事耳。汝身无罪。言讫即入宫中。使者亦引仪同令见宫门。引入庭前。见武帝与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仪同拜王。王问曰。汝为帝作食。前后进白团几枚。仪同不识白团顾左右。左右教曰。名鸡卵为白团也。仪同即答。帝食白

团实不记数。王谓帝曰。此人不记。当须出之。帝惨然不乐而起。忽见庭前有铁床并狱卒数十人。皆牛头人身帝已卧床上。狱卒用铁梁压之。帝两肋剖裂处。鸡子全出。俄与床齐。可十余斛。乃尽王命数之讫。床及狱卒忽然不见。帝又已在王坐。帝谓仪同云。为我相闻大隋天子。昔与我共食。仓库玉帛亦我储之。我今身为灭佛法极受大苦。可为吾作功德也。于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钱为追福焉。临外祖齐公亲见问时节。归家具说。

后隋大业中雍州长安县有人。姓赵名文若。死经七日。家人大敛将欲入棺。乃缩一脚。家人惧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属喜问所由。文若报云。当死之时。见人引向阎罗王所问文若。汝生存之时作何福业。文若答王。受持金刚般若经。王叹云。善哉。此福第一。汝虽福善。且将汝示其受罪之处。令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墙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从孔中捉文若头引出。极大辛苦。得度墙外见大地狱。镬汤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众多猪羊鸡鱼鹅鸭之属。竞来从文若债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见逼。诸畜生等各报云。汝往日时某年某月某处食我头脚四支。节节分张。人各饮噉。何故讳之。文若见畜引实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诸罪。不出余言。求与诸畜得活之时具修福善报谢诸畜。见为修福一时放却。其引使人过将文若至王所。说见受罪处讫。王付一盃钉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钉。钉文若头。项及以手足。然后放过。文若得苏。具说此事。然患头痛及以手足。久后修福痛渐得差。从尔已来精勤诵持金刚般若。不敢遗漏寸阴。但见道俗亲疏。并劝受持般若。后因使至一驿厅上。暂时偃息。似如欲睡。于时梦见一青衣妇女急速而来。请救乞命。文若惊寤。即唤驿长问云。汝不为吾欲杀生不。驿长答云。实为公欲杀一小羊。文若问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牴羊。文若报云。汝急放却。吾与价直赎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资感应也。

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至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太师邻家。尝夜二更闻外有人唤孙侍医声。璞起出看。谓是太师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日光明。璞怪讶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历朝堂东。又东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持韩凤方行。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追。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还。了了不异平生行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明。见壁角中有蜘蛛网中二蝇。一

大一小。并见梁上所著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闇黑无所见。唤妇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污流。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污。凤方是夜暴死。后至十七年。璞奉勅驰驿。往齐州疗齐王佑疾。还至雒州东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曰。君是孙回璞不。璞曰是。君何问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师有文书追君为记室。因出文书示璞。璞视之则郑国公魏征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大监。故令我召君回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谢璞。璞请曰。我奉勅使未还。郑公不宜追我。还京奏事毕。然后听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阌乡。鬼辞曰。吾取过所度关待君。璞度关出西门见鬼已在门外。复同行至滋水。鬼又与璞别曰。待君奏事讫相见也。君可勿食荤辛。璞许诺。既奏事毕而访郑公已薨。校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诀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日。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巅有大宫殿。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堕山。于是惊寤。遂至今无恙矣回。璞自为临说。

唐冀州顿丘县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无子孤老。唯有奴婢两人。家镇酤酒。添灰少量分毫经纪。贞观年中因病气断。死经两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然始苏活。口云。初有两人并着赤衣。门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随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侧院。见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阶下大有着枷锁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问老母。何因行滥酤酒多取他物。拟作法华经已向十年。何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经已付钱一千文与隐师。即遣追婢。须臾即至。勘当元由婢即答四十放还。遣问隐师。报云。是实。乃语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经了当来得生善处。遂尔得活。复有人问。勘校老母。初死之时。婢得惶悟久而始苏。腹背青肿。盖是四十杖迹。隐禅师者。本是客僧。配寺顿丘。年向六七十。自从出家即头陀乞食。常一食斋。未尝暂辍。远近大德并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后。隐师梦有赤衣人来问。梦中答云。造经是实。老母乃屈乡闾眷属及隐禅师行道。雇诸经生众手写经。经了正当七日。还见往者二人来前。母云。使人已来。并皆好住。声绝即死。隐师见存。道俗钦敬。

唐东宫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未弱冠时暴死。三日而苏。自言。初有数人见收。将行入官府大门。见有囚百余人。皆重行北面立。凡为六行。其前行者。形状肥白好衣服。如贵人。后行渐瘦恶。或着枷锁。或但去巾带。皆

行连袂。严兵守之。师辩至配入第三行东头第三立。亦去巾带连袂。辩忧惧专心念佛。忽见生平相识僧来入兵围内。兵莫之止。因至辩所谓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辩求哀请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辩许诺。须臾吏引入诸囚至官前。以次讯问。至门外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额。谓曰。日西当活。又以黄帔一枚与辩曰。披此至家。家置净处也。仍示归路。辩披之而归至家。褰帔置床角上。既而目开身动。家人惊散谓欲起尸。唯母不去。问曰。汝活耶。辩曰。日西当活。辩意时疑日午问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违昼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犹见帔在床头。及辩能起帔形渐灭。而尚有光。七日乃尽。辩遂持五戒。后数年有友人劝食猪肉辩不得已食一脔。是夜梦已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腥-生+土]唾出血。使人视满口尽是凝血。辩惊不敢复食肉。又数年娶妻。妻家逼食。后乃无验。然而辩自五六年来身臭。常有大疮洪烂。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临昔与辩同直东宫。见其自说云耳(右此五验出冥报记)。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韦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犹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于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还复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铜像。长径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余令亲闻说之。

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有妇女谢氏。适同县元氏有女。适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永徽末亡。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来氏。女曰。我为生时酤酒。小作升方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于北山下人家为牛。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家。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问尼。尼报云。有夏侯师。是实女。即就寺访之。云近于北山下买得一牛。见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请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余人必陆梁抵触。见其女至乃舐其遍体。又流泪焉。女即凭夏侯师赎之。乃随其女去。今现在阿照家养饲。女常呼为阿娘。承奉不阙。京师王侯妃媵。多令召视。竞施钱帛。

唐龙朔元年雒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后修行为五娘立灵。经月余日。其姊及弟于夜中忽闻灵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惧。后乃问之。答曰。我生时于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疮。恐污床席。汝可多将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后看床上大有脓血。又语弟曰。姊患不能

缝衣。汝大縑缕。宜将布来。我为汝作衫及袜。弟置布于灵床上经宿即成。又语其妹曰。儿小时患漆。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肉中现有折刀七枚。愿姊慈念为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济辨。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姊未报间。乃曰。儿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来。见在床上。其姊试往观之。乃所敛之服也。遂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一卷了。即报云。已出一刀。凡写七卷了。乃云。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助即往托生。与姊及弟哭别而去。吴兴沈玄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右此三验出冥报拾遗)。

依宣律师感应记云。四天王等告宣师曰。佛在世时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龙鬼神等。我之正法灭后。多有诸比丘执我小乘教迹。不解毘尼意。遵我听诸比丘食肉。于是诸比丘等。在僧伽蓝内。杀害众生。犹如猎师屠肆之处。复有比丘。纯着缁帛游行淫女酒肆之舍。不习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诸恶比丘。谤黷我教。舌何不落。告诸比丘。我于无量劫来。舍头目髓脑。或于饥馑世作大肉身施彼饿者。或内外财施未曾吝惜。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岂教弟子噉众生肉耶。我既涅槃。诸恶比丘。次补我处。为天人师。开导众生。令得道果。岂有天人师口噉众生肉耶。我初成道时。虽开毘尼中听食三种净肉。亦非四生之类。是诸禅定之肉。是不思议肉。非汝所知。何故谤黷我教。我于涅槃楞伽经中。一切生命杂肉皆已断讫。不听持戒之人食诸众生身肉。若有恶比丘遵毘尼教中听食鱼肉听着蚕衣者。此是魔说。我成道已来至于涅槃。唯服麤布白[迭*毛]三衣。未着缁帛。何为谤我耶。

秽浊篇第九十四(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五辛部
- 嚏气部
-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阴虚假四大浮危受斯伪质事等画瓶。感此秽形又同杯器。内外无实触涂皆染。加复阎浮秽质不净充躯。常餐酒肉常食荤辛。臭气上冲诸天衣裂。善神舍卫恶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乐近。何况圣贤而不远离。兼复八苦煎逼九横摧年。念念迁流心心起灭。徒染六情终坠三恶。愿各修身净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经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韭蒜薤臭秽不净。能障圣道。亦障世间人天净处。何况诸佛净土果报。酒亦如是。

又涅槃经云。乃至食葱韭蒜薤亦皆如是。当生苦处秽污不净。能障圣道。亦障世间人天净处。何况诸佛净土果报。酒亦如是。能障圣道。能损善业。能生诸过。

又杂阿含经云。不应食五辛。何等为五。一者木葱。二者革葱。三者蒜。四者兴渠。五者兰葱。又梵网经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种不得食。

又五辛报应经云。七众等不得食肉荤辛读诵经论得罪。有病开。在伽蓝外白衣家服。已满四十九日。香汤澡浴竟。然后许读诵经论不犯。

又僧祇十诵五分律等。更无余治开病比丘服蒜听七日。在一边小房内。不得卧僧床褥。众大小便处讲堂处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请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礼拜。得在下风处遥礼。七日满已澡浴熏衣。方得入众。若有患疮医教须香治者。佛令先供养佛已。然后许涂身。还在屏处。一同前法(出家性洁尚令作法如是况秽俗凡人輒开食耶)。

嚏气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禅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来时。当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应手遮鼻而嚏。勿洩唾污比座。若上座嚏者。应言和南。下座嚏默然。

又四分律云。时世尊嚏。诸比丘祝愿言。长寿。时有居士嚏。及礼拜比丘。佛令比丘祝愿言长寿。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风来者当制。若不可忍者当向下坐。不得在前纵气。若气来不可忍者。当下道在。下风放之。

又毘尼母经云。气有二种。一者上气。二者下气。上气欲出时。莫当人张口令出。要回面向无人处张口令出。若下气欲出时。不听众中出。要作方便出

外至无人处令出。然后来入众。莫使众讥嫌污贱。入塔时不应放下气。安塔树下大众中皆不得令出气。师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气出声。若腹中有病。急者应出外。莫令人生恶贱心。

便利部第四

如优钵祇王经云。伽蓝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堕拔波地狱。后经二十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处臭秽之地。乃至黄泉。

又毘尼母经云。诸比丘住处房前。闲处小便污地。臭气皆不可行。佛闻之告诸比丘。从今已去不听诸比丘僧伽蓝处处小行。当聚一屏猥处。若瓦瓶若木笏。埋地中就中小便已。以物盖头。莫令至臭气。

又毘尼母经云。若上厕去时应先取筹草至户前三弹指作声。若人非人令得觉知。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不得。厕版梁栈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竺-二+韦]作筹度量。法极长者。一磔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法筹法。上厕有二处。一者起止处。二者用水处。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处无异。厕户前着净瓶水。复应着一小瓶。若自有瓶者。当自用。若无瓶者。用厕边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污。是名上厕用水法。

塔前众僧前和尚阿阇梨前。不得张口大洩唾着地。若欲洩唾当屏猥处。莫令人恶贱。是名唾法。

又三千威仪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罗罪。亦不得净僧座具上坐及礼三宝。设礼无福德。又至舍后上厕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当行时。不得道上为上座作礼。二亦莫受人礼。三往时当直低头视地。四往当三弹指。五已有人弹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弹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敛衣不得使垂圜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当直视前不得顾听。十三不得污壁。十四不得低头视圜中。十五不得视阴。十六不得以手持阴。十七不得草盖地。十八不得持草画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费。二十不得污湔。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着后手。二十二用土当三过。二十三当用澡豆。二十四三过用水。二十五设见水草土。尽当语直日主者。若自手取为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床褥得罪。

又十诵律云。不洗大行处。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论云。不洗大小行处不得礼拜。余无水处。若为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为服药等开不犯。

又三千威仪经云。不洗净礼佛者。设礼无功德。又杂譬喻经云。有一比丘不弹指来大小便。潜污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杀沙门。沙门持戒。魔鬼随逐伺觅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厕必须警欬作声)。

又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一贫人。名曰尼提。极贫下贱。常客除粪。佛知应度。即将阿难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担粪出城。而欲弃之。瓶破污身。遥见世尊深生惭愧。不忍见佛。佛到其所广为说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难将至河中与水洗讫。将诣祇桓。佛为说法得须陀洹。寻即出家得阿罗汉果。国人及王闻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听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桓门大石上坐缝补故衣。七百诸天香华供养。王见欢喜。请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没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问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王曰。是王国中下贱之人。除粪尼提。王闻佛语谤心即除。到尼提所执足作礼。忏悔辞谢。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业。受此贱身。佛告王曰。昔迦叶佛入涅槃后。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捉僧事。身暂有患。懒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担往弃之。然其弟子是须陀洹。以是因缘。流浪生死常为下贱。五百世中为人除粪。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以是义故。不得房内便利。具招前罪。数见俗人懈怠不能自运置秽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别将弃。未来定堕地狱。纵得出狱犹作猪狗蜚蝗厕虫也)。

又佛说除灾患经云。佛告阿难。乃前过世迦叶佛时。人寿二万岁。佛事终竟复舍寿命。

尔时有王。名曰善颈。供养舍利起七宝塔。高一由延。一切众生然灯烧香。香华繒彩供养礼事。时有众女欲供养塔。便共相率扫除塔地。时有狗粪污秽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弃。复有一人。见其以手除地狗粪便唾笑之曰。汝手已污不可复近。彼女逆骂。汝弊淫物。水洗我手便可复净。佛天人师敬意无已。手除不净已。便澡手绕塔求愿。今扫塔地污秽得除。令我世世劳垢消

灭清净无秽。时诸女人扫塔地者。今此会中诸女人是。尔时扫地愿灭尘劳服甘露味。尔时以手除狗粪女者。今柰女是。尔时发愿不与污秽会所生清净。以是福报。不因胞胎臭秽之处。每因华生。以其尔时发一恶声骂言淫女。故今受是淫女之名。以值佛闻法得须陀洹。

又杂宝藏经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净扫庭中门户左右。有长者女。早起扫地。会值如来于门前过。见生欢喜。注意看佛。寿命旋促即终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处。定知是天。昔作何业来生于此。知由见佛欢喜善业得此果报。感佛重恩来供养佛。佛为说法得须陀洹。

又新婆沙论云。昔德叉尸罗国有一女人。至月光王舍千头处礼。无忧王所起灵庙见有狗粪。在佛座前寻作是思。此处清净。如何狗粪秽污其中。以手扫除香泥涂饰。善业力故。令此女人遍体生香。如旋檀树。口中常出青莲华香。若诸众生由不护净故。因内烦恼感诸外秽。故论颂言。

世间诸秽草	能秽污良田
如是诸贪秽	秽污诸含识
世间诸秽草	能秽污良田
如是诸瞋秽	秽污诸含识

又贤愚经云。佛在世时。罗阅城边有一汪水。污泥不净。多诸粪秽。国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虫其形像蛇。加有四足。于其汪水东西驰走。或没或出。经历年载。常处其中。受苦无量。尔时世尊将诸比丘。至彼坑所问诸比丘。汝识此虫宿缘行不。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毘婆尸佛时。有众贾客入海取宝。大获珍宝平安还到。选宝上者用施众僧。规俟僧食。僧受其宝付授摩摩帝。于后僧食向尽。从其求索不与。众僧苦索。摩摩帝瞋恚而语之言。汝曹噉屎。此宝属我。何缘乃索。由其欺僧恶口骂故。身坏命终堕阿鼻地狱。身常宛转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从狱出。今堕此中。自从七佛已来皆作其虫。至贤劫千佛各各皆尔。

又百缘经云。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尊者舍利弗大目犍连。设欲食时。先观地狱畜生饿鬼。然后方食。目连一饿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刺其身。诸支节间皆悉火出。呻吟大唤四向驰走。求索屎尿以为饮食。疲苦终日而不能得。即问鬼言。汝造何业受如是苦。饿鬼答

言。有日之处不烦灯烛。如来世尊今现在世。汝可自问。我今饥渴不能答汝。尔时目连寻往佛所。具问如来。所造业行受如是苦。具以上问。尔时世尊告目连曰。汝今善听。吾为汝说。此贤劫中。舍卫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量。不可称计。常令仆使压甘蔗汁。以输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医处药。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时辟支佛往长者家乞甘蔗汁。时彼长者见来欢喜。寻勅其妇富那寄。我有急缘定欲出去。汝今在后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时妇答言。汝但出去。我后自与。时夫出已取辟支佛钵。于其屏处。小便钵中。以甘蔗汁。盖覆钵上。与辟支佛。辟支受已寻知非是投弃于地。空钵还归。其后命终堕饿鬼中。常为饥渴所见逼切。以是业缘受如是苦。佛告目连。欲知尔时彼长者妇。今富那寄饿鬼是。佛说是时。诸比丘等舍慳贪缘。厌恶生死。有得四沙门果者。有发辟支佛心者。有发无上菩提心者。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颂曰。

噉他身血肉	贪毒无慈矜
养兹身秽质	虫寓内销融
不护僧净器	受此厕中虫
后报入地狱	苦痛未知穷

感应缘(略引三验)

- 宋释慧果
- 齐释弘明
- 唐谢弘敞妻许氏

宋京师瓦官寺有释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业。宋初游京师止瓦官寺诵法华十地。尝于厕前见一鬼。致敬于果云。昔为众僧作维那。小不如法堕在噉粪鬼中。法师德素高明。又慈悲为意。愿助以拔济之方也。又云。昔有钱三千文。霾在柿树根下。愿取以为福。果即告众掘取。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并设斋。后梦见此鬼云。已得改生大胜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齐永明中。会稽释弘明者。止云门寺诵法华。礼忏为业。每旦水瓶自满。实诸天童子为给使也。又感虎来入室伏床前久之乃去。又见小儿来听经云。昔

是此寺沙弥。为盗僧厨食今堕厕中。闻上人读经故力来听。愿助方便。冀免斯累。明为说法。领解方隐。后山精来恼。明乃捉取以腰绳系之。鬼谢遂放。因之永绝(右二验出梁高僧传)。

唐吴王文学陈郡谢弘敞妻。高阳许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经四日而苏。说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狱。未见官府即闻唤。虽不识面似是姑丈沈吉光语音。许问云。语声似是沈丈。何因无头。南间人呼姑姨夫。皆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头。置于膊上而诫许曰汝且在此间。勿向西院。待吾为汝造请。即应得出。遂于语处而住。更不东西看。其吉光捩遑似有经纪。凡经再宿。吉光始来语许云。汝今此来。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傥引见不须道解弦管。如其不为所悉可引吾为证也。少间有吏抱案引入。王果问之。解弦管不。许云不解。复云。沈吉光具知。王问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还不须留也。于时光欲发遣。即共执案人筹度。不解其语。执案人云。娘子功德力虽强。然为先有少罪。随便受却身业俱净。岂不快哉。更别引入一大院。其门极小。亦大见有人受罪。许甚惊惧。乃求于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净盥盛食与亲。须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铜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苏时口内皆烂。光即云。可于此人处受一本经记取。将归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余。许生曾未诵经。苏后遂诵得经一卷。询访人间所未曾有。今见受持读诵不阙。其经见在。文多不载。苏活之后吉光尚存。以后二年方始遇害。凡诸亲属有欲死者。三年以前并于地下预见。许之从父弟仁则说之云耳(右一验出冥报记)。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引证部
- 瞻病部

- 医疗部
- 安置部
- 敛念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旷六道繁兴。莫不皆依四大相资五根成体。聚则为身。散则归空。然风火性殊地水质异。各称其分皆欲求适。求适之理既难。所以调和之乖为易。忽一大不调四大俱损。如地大增则形体[黑*敢]黑。肌肉青瘀症瘕结聚。如铁如石。若地大亏则四支损弱。或失半体。或偏枯残戾。或毁明失聪。若水大增则肤肉虚满体无华色。举身萎黄神颜常丧。手脚潢肿膀胱胀急。若水大损则瘦削骨立筋现脉沈。唇舌干燥耳鼻焦闭。五藏内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则举体烦[获-禾+火]焦热如烧。痈疔疽肿疮痍溃烂。脓血流溢臭秽竞充。若火大损则四体羸瘠腑藏如水。瞧隔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尝温慰。食不消化患常呕逆。若风大增则气满胸塞腑胃否隔。手足缓弱四体疼痹。若风大损则身形羸瘠气裁如线。动转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啞咽舌难急。腹仄背躄心内若冰。颈筋喉脉奋作鼓胀。如是种种皆是四大乍增乍损致有痼疾。既一大婴羸则三大皆苦。展转皆病。俱生煎恼。四大交反良由苦报。无愧无耻。无恩无义。常随四时资给所须。昼夜将养未曾荷恩。片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无恩徒劳养育。纵加美食华服终成粪秽。但趣得支身以除饥寒。终不为汝踵前蓄积。以劳我心。废求修道。良由身为苦器阴是坯瓶。易损难持。四大浮虚。亟相乖反。五阴缘假。多生恼患。所以禀形人世。逢秽浊之时。受质伪身。居怖畏之境。幽冥无量神鬼河沙。种族尤多。草筹未辩。或依房依庙。附岳附丘。凡有含灵并皆祇响。致使神爽冥昧识虑昏茫。至于寤寐多有恐怖。庶得临危摄念。无俟三称。在险逢安。宁劳千遍。愿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无相恼害。诚言可录信验有征矣。

引证部第二

如佛说医经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属身。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风多(以西国夏中多风热微不同汉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热多(西国于此秋时热始隆盛亦不同汉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风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万物皆生以寒出故寒

多。何以故。夏风多者。以万物荣华阴阳合聚故风多。何以故秋热多者。以万物成熟故热多。何以故冬有风有寒者。以万物终亡热去故有风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时得卧。何以故。以风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正月二月不时不得卧。何以故。以寒多身缩。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麦豆。宜食糠米醍醐诸热物(以西国麦冷糠米等热也)夏三月风。不得食芋豆麦。宜食糠米奶酪。秋三月有热。不得食糠米醍醐。宜食细米妙蜜稻黍。冬三月有风寒。阳兴阴合。宜食糠米胡豆羹醍醐。有时卧风起有时灭。有时卧火起有时灭有时寒起有时灭。人得病有十因缘。一久坐不卧。二食无贷。三忧愁。四疲极。五淫泆。六瞋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风。十制下风。从十因缘生病。有九因缘。命未当尽为其横死。

又智度论云。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风起故。热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热相地坚相。坚相故难消。难消故能起热病。血肉筋骨脉髓等是地分。除其业报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缘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难调六腑更反。以有报身忽婴疾。或有舍俗出家孤游独宿。或有贫病老弱无人侍卫。若不互看命将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应看病。人。应作瞻病人。若欲供养我者应。先供养病人乃。至路值五众出家人病。佛。制七众皆令住看。若舍而不看。皆结有罪。故诸佛心者。以大慈悲为体。随顺我语。即是佛心也。

如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众病人。即应觅车乘驮载。令如法供养乃至死时亦应阁维殡埋。不得舍弃。病人有九法成就必当横死。一知非饶益食而贪食。二不知筹量。三内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擿吐出。五已消应出而强持。六食不随病。七随病食而不筹量。八懈怠。九无慧。

又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时差。常在床褥。云何为五。一瞻病之人不别良药。二懈怠无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贪衣食故瞻视病人。五不以法供养故亦不与病人语谈往返是谓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时差(翻前五法病得速差)又生经。世尊以偈赞曰。

人当瞻疾病 问讯诸危厄
善恶有报应 如种果获实
世尊则为父 经法以为母
同学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弥勒所问本愿经云。佛语阿难。我本求道时。勤苦无数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难。乃往过世时有太子。号曰所现。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得病困笃。见已有哀伤之心。问于病人。以何等药得疗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疗我病。尔时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与病者。至心施与意无悔恨。尔时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身施血不可称限。又往过世有王太子。号曰莲华王。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身体病疴。见已哀念问于病者。以得何药疗于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涂我身。其病乃愈。是时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与病者。欢喜惠施心无悔恨。尔时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身髓布施不可称计。

又往去世有王。号曰月明。端正姝好。从宫而出。道见盲者。贫穷饥饿随道乞丐。往趣王所。尔时月明王。见此盲人。哀之泪出。谓于盲者有何等药得疗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视。是时明王自取两眼。以施盲者。其心清然无一悔意。尔时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须弥之山尚可称知斤两。我眼布施不可称计。

佛语阿难。弥勒菩萨本求道时。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权方便安乐之行。得彼无上正真之道。阿难白佛。以何善权得致佛道。佛语阿难。弥勒菩萨昼夜各三正衣束体叉手下膝着地。向十方佛说此偈言。

我悔一切过 劝助众道德
归命礼诸佛 令得无上慧

又法句喻经云。昔有一国。名曰贤提。时有长老比丘。长病委顿羸瘦垢秽。在贤提精舍中卧。无瞻视者。佛将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诸比丘传共视之。为作浆粥。而诸比丘闻其臭处。皆共贱之。佛使帝释取其汤水。佛以金刚之手洗病比丘身体。地寻震动。豁然大明。莫不惊肃。国王臣民天龙鬼神无央数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礼。白佛言。佛为世尊。三界无比。道德已备。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国王及众会者言。如来所以出现于世。正为此穷厄无护者耳。供养病瘦沙门道人。及诸贫穷孤独老人。其福无量所愿如意。会当

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因病积年疗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恶行。治政严暴。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赍其价数。得物者鞭轻。不得鞭重。举国患之。有一贤者为人所谋。应当得鞭。报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无罪过。为人所枉。愿小垂恕。五百闻是佛弟子。轻手过鞭。无着身者。五百寿终堕地狱中。拷掠万毒。罪灭复出堕畜生中。常被挝杖。五百余世罪毕为人。常婴重病痛不离身。尔时国王者今调达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时贤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为其恕鞭不着身。是故世尊躬为洗之。人作善恶殃福随人。虽更生死不可得免。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挝杖良善	妄讪无罪	其殃十倍
灾迅无赦	生受酷痛	形体毁坼
自然恼病	失意恍惚	人所轻笑
或县官厄	财产耗尽	亲戚离别
舍宅所有	灾火焚烧	死入地狱
如是为十		

时病比丘闻佛此偈及宿命事。克心自责。所患除愈。得阿罗汉道。贤提国王。没命奉行得须陀洹道。

又善生经云。瞻病人不应生厌。若自无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贷三宝物看。差已十倍还之。五百问事云。看病人将病人物。为病人供给所须。不问病者。或问起嫌。并不得用。若已取者应偿。不还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与。二不恶贱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为衣食故看。四能经理汤药。乃至差。若命终。五能为病人说法欢喜已善法增长。

医药部第四

夫人有四支五藏。壹觉壹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承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之喘。竭而为焦故。良医导之以针石。救之以药济。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也。

如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为三。一风为大患。二痰为大患。三冷为大患。然有三良药治。风患者苏为良药。及苏所作饭食。若痰患者蜜为良药。及蜜所作饭食。若冷患者油为良药。及油所作饭食。是谓三大患有此三药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贪欲。二瞋恚。三愚痴。然有三良药治。一若贪欲起时以不净往治。及思惟不净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痴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思惟因缘所起道。是谓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药治。

又金光明经云。佛在世时。有持水长者。善知医方。救诸病苦。持水长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聪敏善解诸论。见诸众生受诸苦恼。时长者子即至父所。说偈问言。

云何当知	四大诸根	衰损伐谢
而得诸病	云何当知	饮食时节
若食食已	身火不灭	云何当知
治风及热	水过肺病	及以等分
何时动风	何时动热	何时动水
以害众生	时父长者	即以偈颂
解说医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说	从如是数
一岁四时	若二二说	足满六时
三三本摄	二二现时	随是时节
消息饮食	是能益身	医方所说
随时岁中	诸根四大	代谢增损
令身得病	有善医师	随顺四时
三月将养	调和六大	随病饮食
及以汤药	多风病者	夏则发动
其热病者	秋则发动	等分病者
冬则发动	其肺病者	春则增剧
有风病者	夏则应服	肥膩醎酢
及以热食	有热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酢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热	饱食然后	则发肺病

于食消时	则发热病	食消已后
则发风病	如是四大	随三时发
病风羸损	补以苏膩	热病下药
服呵梨勒	等病应服	三种妙药
所谓甜辛	及以苏膩	肺病应服
随时吐药	若风热病	肺病等分
违时而发	应当任师	筹量随病
饮食汤药		

又智度论云。般若波罗蜜。能除八万四千病根本。此之八万四千皆从四病起。一贪。二瞋。三痴。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万一千。以不净观除贪欲二万一千烦恼。以慈悲观除瞋恚二万一千烦恼。以因缘观除愚痴二万一千烦恼。总用上药除等分病二万一千烦恼。譬如宝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罗蜜亦能除三毒烦恼病。

安置部第五

盖闻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尘之境。是五阴所居。良由妄想虚构惑倒交兴。致使万苦争缠百忧总萃。今既报熟命临风烛。然众生贪着至死不觉。恐在旧所恋爱资财。染着眷属。佛教移处令生厌离。知无常将至使兴心正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应在露现处上好房中。拟道俗问讯生善。瞻病人每须烧香然灯。香汁涂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桓寺图云。寺西北角日光没处为无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号无常多生厌背。去者极众。还唯一二。其堂内安一立像金色涂者。面向东方。当置病人在像前坐。若无力者。令病人卧面向西方观佛相好。其像手中系一五色彩幡。令病人手执幡脚作往生净土之意。坐处虽有便利。世尊不以为恶。原其此土本是杂秽之处。犹降灵俯接下类群生。况今将命投佛。宁相弃舍。随病人所乐何境。或作弥陀弥勒阿閼观音等形。如前安置。烧香散华。供养不绝。生病者善心。

敛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阴皆无。四倒十缠共相和合。一切如电。挥万劫于俄顷。丘井易沦。终漂沈于苦海。迷途遂远。弱丧亡归。区区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

外。终自空谈。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灵一谢再返无期。所以抚心自恻临危安泰也。

故十诵律云。看病人应随病者先所习学而赞叹之。不得毁訾退本善心。

又四分律云。为病人说法令其欢喜。

又毘尼母论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语。看病人违病者意并得罪。又华严经。临终为病人说偈云。

又放光明名见佛	彼光觉寤命终者
念佛三昧必见佛	命终之后生佛前
念彼临终劝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复劝令归依佛	因是得成见佛光

往生论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何等为五。一者礼拜。二者赞叹。三者作愿。四者观察。五者回向。又随愿往生经云。佛告普广菩萨。若四辈男子女人。临终之日愿生十方佛刹土者。当先洗浴身体着鲜洁之衣。烧众名香悬缯幡盖歌赞三宝读诵尊经。为病者说因缘譬喻善巧言词微妙经义。苦空非实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无有实。又如电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鲜当归坏败。精诚行道可得度苦。随心所愿无不获果。

述曰。如前教已复将经像至病人所。题其经名像名告语示之。使开目覩见。令其惺寤。兼请有德智人读诵大乘。助扬赞叹。幡华乱坠。宛转目前。香气氛氲。常注鼻根。常与善语勿传恶言。以临终时多有恶业相现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须方便善巧诱[言*求]使心心相续刹那不驻。乘此福力作往生净土之意。故智度论云。从生作善。临终恶念。便生恶道。从生作恶。临终善念。而生天上。又维摩经云。忆所修福念于净命。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持戒。于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厌。供养病人。命终生普观天。五欲纵逸不知厌足。而说颂曰。

紫纨未可得	漳滨徒再离
一逢犬马病	贲育罢驱驰

既无九转术 复阙万金奇
不着授盥掌 唯梦莲华池

感应缘(略引一十四验)

- 晋欧议曹椽
- 晋袁无忌
- 晋康法朗
- 晋安慧则
- 晋竺法义
- 宋罗玘妻费氏
- 宋王文明
- 宋李清
- 宋释昙颖
- 魏王长豫
- 齐释慧进
- 隋释僧喜
- 唐萨孤训
- 唐释彻师

晋南郡议曹椽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仗者。刀矛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人。小住小住。屋中纯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右此一验出灵鬼志)。

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得疫疠。家百余口。死亡垂尽。往避大宅。权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寝。版床荐席数重。夜眠失晓。床出在户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皆不眠。后见一妇人来在户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户外。时未署明。月朗见之。彩衣白庄。头上有花钗及银钗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绕屋走。四倒头发及花钗之属皆堕落。忌悉拾之。仍复出门南走。临道有井。遂入井中。忌还眠。天晓视花钗及钗牙梳。并是真物。掘坏井得一

楸棺。三分井水所渍。忌便易棺器衣服。还其物于高燥处葬之遂断(右此一验出志怪集)。

晋沙门康法朗。学于中山。永嘉中与一比丘。西入天竺。行过流沙。千有余里。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瞻礼拜。见有二僧。僧各居其傍。一人读经。一人患痢。秽污盈房。其读经者了不营视。朗等惻然兴念。留为煮粥扫除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并谓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视。容色光悦痛状休然。屋中秽物皆是华馨。朗等乃寤是得道真士以试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礼觐。法朗等先嫌读经沙门无慈爱心。闻已乃作礼悔过。读经者曰。诸君诚契并至。同当入道。朗公宿学业浅。此世未得愿也。谓朗伴云。慧此若植根深当现世得愿。因而留之。法朗后还中山为大法师。道俗宗之(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晋雒阳大市寺有安慧则。未详氏族。少无常性。卓越异人。而工正书善能谈吐。晋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则昼夜祈诚。愿大神降药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门见两石形如瓮。则疑是异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饮服莫不皆愈。后止雒阳大市寺。手自细书黄缣写小品一部。合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凡十余本。以一本与汝南周仲智妻胡氏供养。胡母过江赍经自随。后为灾火所延。仓卒不暇取经。悲泣懊恼。火息后乃于灰中得之。首轴颜色一无亏损。于时同见闻者莫不回邪改信。此经今在京师简靖寺靖首尼处(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晋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学。住在始宁保山。后得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损。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剖出肠胃湔洗腑藏。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内之。语义曰。汝病已除。眠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案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像。意者义公所梦其是乎。义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长舒至义六事。并宋尚书令傅亮所撰。亮白云。其先君与义游处。义每说其事。辄慄然增肃焉。

宋罗珣妻费氏者。宁蜀人。父悦宋宁州刺史。费少而敬信。诵法华经数年。勤至不倦。后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阖门惶惧。属纆待时。费氏心念。我诵经勤苦。宜有善佑。庶不于此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顷。如寤如梦。见佛于窗中授手以摩其心。应时都愈。一堂男女婢仆。悉覩金光。亦闻香气。珣从

妹即琰外族曾祖。尚书中兵部费愔之夫人也。于时省疾床前亦具闻见。于是大兴信悟虔戒至终。每以此瑞进化子侄焉。

宋时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为母作粥将熟。变而为血。弃之更作。亦复如初。如此者再。母寻亡没。其后儿女在灵前哭。忽见其母卧灵床上。貌如平生。诸儿号感奄然而灭。文明先爱其妻手下婢。妊身将产。葬其妻日。使婢守屋。余人悉诣墓所。部伍始发。妻便现形入户打婢。其后诸女为父办食杀鸡。刳洗已竟。鸡忽跳起轩首长鸣。文明寻卒。诸男相继丧亡(右三验出述异记)。

宋李清者。吴兴于潜人也。仕桓温大司马府参军督护于府得病还家而死。经夕苏活。说云。初见传教持信幡。唤之云。公欲相见。清谓是温召。即起束带而去。出门见一竹舆。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驰。至一朱门见阮敬。时敬死已三十年矣。敬问清曰。卿何时来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异恶。敬便雨泪言。知吾子孙如何。答云。且可。我今令卿得脱。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负大恩。敬言僧达道人是官师甚被敬礼。当苦告之。还内良久遣人出云。门前四层寺官所起也。僧达常以平旦入寺礼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见一沙门。语曰。汝是我前七生时弟子。已经七世受福。迷着世乐忘失本业。背正就邪当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当相佐助。清还先舆中夜寒齰冻。至晓门开僧达果出至寺。清便随逐稽颡。僧达云。汝当革心为善归命佛法归命比丘僧。受此三归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经苦难。清便奉受。又见昨所遇沙门。长跪请曰。此人僧中宿世弟子。忘失正法方将受苦。先缘所追今得归命。愿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当易扶济耳。便还向朱门。俄遣人出云。李参军可去。敬时亦出与清一青竹枝。令闭眼骑之。清如其语。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乡亲塞堂。欲入不得。会买材还。家人及客。赴监视之。唯尸在地。清入至尸前。闻其尸臭自念悔还。但外人逼突不觉入尸。时于是而活。即营理敬家分宅以居。于是归心三宝勤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宋长于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于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颖尝患癣疮积治不除。房内常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从像后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堕地。涎唾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唾。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即行取涎唾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痍顿尽。方悟蛇之与

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后卒所住。年八十一(右此一验出唐高僧传)。

魏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爱。遇疾转笃。丞相忧念特至。政在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为现一人形状甚壮。着铠执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住。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命求食。食遂至数升。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右此一验见幽明录)。

前齐永明中杨都高座寺释慧进者。少雄勇游侠。年四十忽寤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便病。乃发愿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贼来索物。进示经钱。贼惭而退。尔后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诵经既度情愿又满。回此诵业愿生赡养。闻空中告曰。汝愿已足必得往生。无病而卒。八十余矣(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隋文成郡马头山释僧善。姓席氏。绛郡正平人也。仁寿之岁。其道弥隆。及疾笃将亟告弟子曰。吾患肠中冷结者。昔在少年。山居服业粮粒既断。懒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觉为病。死后破肠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终后不须焚燎。外损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业初年卒于大黄岩中。道俗依言而殡。绛州僧袭比丘。承习善公。不亏化法。善师终日他行不见。后寻其遗骸莫知所在。忽闻爆声振裂。响发林谷。见地分涌瓮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红赤鲜映逾于生日。因取舌骨。肉以为塔(右一验出唐高僧传)。

唐贞观二十年征龟兹。有萨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参军。及屠龟兹城。后乃于精舍剥佛面取金。旬日之间眉毛总落。还至伊州。乃于佛前悔过。所得金者皆回造功德。未几眉毛复生。

唐绛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门彻禅师。曾行遇癡人在穴中。彻引出山中为凿穴给食。令诵法华经。素不识字。加又顽鄙。句句授之。终不辞倦。诵经向半。梦有教者。自后稍聪。得五六卷疮渐觉愈。一部既了须眉平复。肤色如常。故经云。病之良药。斯言验矣(右一验出冥报拾遗)。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舍身篇第九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无象触必归空。三世若假入微终散。虽复回天震地之威。会归磨灭。齐冠楚组之丽。靡救埃壤。所以形非定质众缘所聚。四尘不同风火常异。坼而离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胆。未足为譬。菩萨利生方穷其旨。而积此沦昏生生不已。一念倏值曾未移时。障习相荡旋迷厥路。横指呼空。名之为有。养己伤命。号之为毒。蓄身外之财。以充其欲。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岂直温肌嗛腹若此而已哉。至于积篋盈藏溢俎充庖。无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厌足。静思此事。岂不罪欤。今既觉过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宝惜何在。是以体知幻伪。大士常心。舍妄求真。菩萨常愿。证知三界。为晨夜之宅。惺悟四生。为梦幻之境。外云生以身为逆旅。死当以天地为棺椁。内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劫。刳肌贸鸽骇震三千。将今类古冀望同尔。欲使白牛有长路之能。宝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证部第二

如金光明经云。佛告大众。过去有王。名摩诃罗陀常行善法无有怨敌。时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摩诃波那罗。次子名摩诃提婆。小子名摩诃萨埵。是三王子。于园游戏。渐到竹林憩驾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于今日心甚怖惧。于是林中将无衰损。第二王子复作是言。我于今日不自惜身。但离所爱心忧愁耳。第三王子复作是言。我于今日独无怖惧。亦无愁恼。山中空寂神仙所赞。是处闲静令人安隐。转复前行见有一虎。适产七日。而有七子。围绕周匝。饥饿穷悴。身体羸损。命将欲绝。第一王子见是虎已言。若为饥逼必还噉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谁能与此虎食。第一王子言。此虎余命无几。不容余处为其求食。命必不济。谁能为此不惜身命。第二王子言。一切难舍不过己身。第三王子言。若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为难。时诸王子心大愁忧。久住视之。目未曾舍。作是观已寻便离去。尔时第三王子言。我今舍身时已到矣。我从昔来多弃是身。都无所为。随时将养令无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复不免无常败坏。今舍此身作无上业。于生

死海中作大桥梁。永离忧患无常变异。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语言。兄等今者。可与眷属还其所止。尔时王子摩诃萨埵。还至虎所。脱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为利诸众生故。证于最胜无上道故。欲度三有诸众生故。是时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卧饿虎前。以大悲力虎无能为。王子念言。虎今羸减肥无势力。不能得我身血肉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干竹刺颈出血。是时大地六种震动。日无精光。又雨杂华种种妙香。时虚空中有诸天见。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善哉大士。真大悲者。为众生故。能舍难舍。不久当证清净涅槃。是虎见血流污王身。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余骨。尔时两兄见地大动日无精光雨诸华香。必是我弟舍所爱身。时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叹容貌憔悴。复共相将还至虎所。见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发爪布散狼籍。流血处处遍污其地。见已闷绝不自胜持。投身骨上良久乃寤。即起举手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过人。父母所爱奄忽舍身。我今还宫父母设问。当云何答。我宁在此并命一处。不忍还见父母眷属。时小王子所将侍从。各散诸方互相谓言。今者我天为何所在。

尔时王妃于睡眠中。梦乳被割牙齿堕落。得三鸽雏一为鹰食。尔时王妃大地动时。即便惊寤。心大愁怖。而说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动
物不安所	日无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忧苦	目睫[目*需]动	如我今者
所见瑞相	必有灾异	不祥苦恼

于是王妃说是偈已。时有青衣在外闻王子消息。心惊惶怖。即启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外闻诸侍从。推觅王子不知所在。王妃闻已生大忧恼。至大王所具传此事。王闻闷绝悲哽苦恼。收泪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爱重者。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尔时大王	即从座起	以水洒妃
良久乃苏	还得正念	微声问王
我子今者	为死活耶	尔时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当遣	大臣使者
周遍东西	推求其子	汝今且可
莫大忧愁	大王如是	慰喻妃已
即便严驾	出其宫殿	是时大王

既出城已
烦惋心乱
有一信来
愿王莫愁
令王得见
大王当知
哀瘁无赖
饥穷七日
深生悲心
于未来世
投身饿虎
一切血肉
狼籍在地
转复闷绝
炽然其身
以水洒王
号天而哭
向于林中
悲号啼哭
臣即求水
我所爱重
其余二子
之所焚烧
我宜速往
急还宫殿
与诸侍从
见其二子
时王即前
随路还宫
佛告树神
摩诃萨埵
尔时大王
输头檀是

四向顾望
靡知所在
既至王所
诸子犹在
须臾之顷
一子已终
第三王子
恐还食子
发大誓愿
证成菩提
虎饥所逼
已为都尽
是时大王
失念蹙地
诸臣眷属
良久乃苏
复有臣来
见二王子
迷闷失志
洒其身上
无常大鬼
今虽存在
或能为是
至彼林中
其母在后
欲至彼林
号天扣地
抱持二子
速令二子
汝今当知
舍身饲虎
摩诃罗陀
尔时王妃

求觅其子
最后遥见
作如是言
不久来至
复有臣来
二子虽存
见虎新产
见是虎已
当度众生
即上高处
便起噉食
唯有骸骨
闻臣语已
忧愁盛火
亦复如是
复起举手
而白王言
愁忧苦毒
自投于地
是最小子
奄便吞食
而为忧火
丧失命根
迎载诸子
忧苦逼切
即于中路
称弟名字
悲号洟泣
覩见其母
尔时王子
今我身是
于今父王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弥勒是	第二王子
今调达是	尔时虎者	今瞿夷是
时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犍连是		

尔时大王摩诃罗陀。及其妃后。悲号洟泣。悉皆脱身御服璎珞。与诸大众。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于此处起七宝塔。是时王子摩诃。萨埵临舍命时。作是誓愿。愿我舍利于未来世过算数劫。常为众生而作佛事。

又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略要云。尔时佛告宿王华菩萨。乃往过去无量殑伽河沙劫有佛。号日月净明德如来。尔时彼佛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及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华经。是喜见菩萨乐习苦行。于日月净明德佛法中。精进经行一心求佛。满万二千岁已。而自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即服诸香。满千二百岁已。香油涂身。于净明德佛前。以天宝衣而自缠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殑伽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是名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其身火然千二百岁。过是名已后其身乃尽。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已。命终之后复生净明德国中。于净德王家忽然化生。而白父言。净明德佛今故现在。我先供养佛已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复闻是法华经。我今当还供养此佛。乃至彼佛入涅槃已。收佛舍利作八万四千宝塔。即于八万四千塔前。然百福庄严臂。七万二千岁。而以供养令无数求声闻众无量阿僧祇人发阿耨菩提心。尔时诸菩萨天人阿修罗等。见其无臂忧恼悲哀。喜见菩萨是我等师。教化我者。而今烧臂身不具足。于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于大众中立此誓言。我舍两臂必当得佛金色之身。若实不虚。令我两臂还复如故。作是誓已。自然还复。当尔之时。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雨宝华。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华菩萨。于汝意云何。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岂异人乎。今药王菩萨是也。若有发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珍宝而供养者。

问曰。菩萨舍身得自杀罪不。答曰。依律未舍命前得方便小罪偷兰遮。若舍命已无罪可属。所以不得杀人大罪。若依大乘菩萨。厌离生死为供养佛。及为一切众生兴大悲心。无害他意反招其福。何容得罪。故文殊师利问经云佛言。若杀自身无有罪报。何以故。如菩萨杀身唯得功德。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伤指便当得罪。何以故。自伤身故。菩萨舍身非是无

记。唯得福德是烦恼灭故身灭故得清净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澣濯垢灭衣在(自外经明。菩萨舍身。非唯一二。如月光舍头。尸毘割股。或作师子象王舍牙与皮或作鹿身禽王济厄樵人。或作大龟大鳖救人水难。或作大鱼肉山施饥拔苦。如是具列非一。并散配别篇。恐以文繁不可重述)。

颂曰。

龚胜无遗生	季业有穷尽
嵇叟理既迫	霍子命亦殒
屡屡厚霜柏	纳纳冲风菌
邂逅竟慨时	修短非所愆
恨我吾子志	不得岩上泯
送心正觉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谨
唯愿乘来生	怨亲同识朕

感应缘(略引九验)

- 黄帝时宁封子
- 宋沙门释慧绍
- 宋沙门释僧瑜
- 宋沙门释慧益
- 梁沙门释道度
- 周沙门释僧崖
- 周沙门释静蔼
- 隋沙门释大志
- 唐沙门释会通

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遇之。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上下。视其炭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之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焉(右此一验出搜神记)。

宋临川招提寺有释慧绍。不知氏族。小儿时母哺鱼肉辄吐。咽菜不疑。于是便蔬食。至八岁出家为僧要弟子。精勤禀励苦行标节。后随要止临川招提寺。乃密有烧身之意。常雇人斫薪[廿/积]。于东山石室高数丈。中央开一

龕。足容己身。乃还寺辞要。要苦谏不从。即于焚身之日。于东山设大众八关斋。并告别知识。其日阖境奔波车马人众及齐金宝。不可称数。至夜行道。绍自行香。行香既竟。执烛然薪。入中而坐。诵药王本事品。众既不见。绍悟其已去。礼拜未毕。悉至薪所。薪已洞然诵声未息。火至额闻唱一心。言已奄绝。大众咸见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则见者咸谓。天宫迎绍。经三日薪聚乃尽。绍临终谓同学曰。吾烧身处当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后三日果生焉。绍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庐山招提寺有释僧瑜。姓周。吴兴余杭人。弱冠出家业素纯粹。元嘉十年与同学昙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共建精舍。名曰招隐。瑜尝以为结累三涂情形故也。情将尽矣形亦宜捐。药王之辙独何云远。于是屡发言誓。始契烧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为龕。并请僧设斋。告众辞别。是日也云雾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当晴朗。如其无感便当滂注。使此四辈知神应之无晦也。言已云景明霁。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诵药王品。火焰交至犹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走弥盛。并稽首作礼。愿结因缘。咸见紫气腾空。久之乃歇。时年四十四。其后旬有四日。瑜房中生双桐树。根枝丰茂巨细相如。贯坏直耸。遂成奇树。深识者以为娑罗宝树。克炳泥洹。瑜之庶几。故见斯证。因号为双桐沙门。吴郡张辩为平南长史。亲覩其事。具为传替曰。

悠悠玄机 茫茫至道 出入生死 孰为妙宝(其一) 自昔药王 殊化绝伦 往闻其说 今覩斯人(其二) 英英沙门 慧定心固 凝神紫气 表迹双树(其三) 其德可乐 其操可贵 文之作矣 或扬髣髴(其四)

宋释慧益。广陵人。少出家随师止寿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烧身。众人闻者。或毁或赞。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饵麻麦。到六年又绝麦等。但食苏油。有顷又断苏油。唯服香丸。虽四大绵微而神情笃正。孝武深加敬异致问殷勤。遣太宰江夏王义恭诣寺谏益。益誓志无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将就焚烧。乃于钟山之南。置镬办油。其日朝乘牛车。而以人牵。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凭。又三宝所寄。乃自力入台。至云龙门不能步下。令人启闻。慧益道人今就舍身。诣门奉辞。深以佛法仰嘱。帝闻改容。即躬出云龙门。益既见帝。重以佛法凭嘱。于是辞去。帝亦续至。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弃宝不可胜计。益乃入镬据一小床。以劫贝自缠。上加一长帽。以油灌之。将就着火。帝令太宰至镬所请喻曰。

道行多方。何必殒命。幸愿三思更就异途。益雅志确然曾无悔念。乃答曰。微躯贱命何足上留。天心圣慈同己者。愿度世人出家。降勅即许。益乃自手执烛以然帽。帽炽弃烛。合掌诵药王品。火至眉诵声犹分明。次至眼乃昧。贵贱哀嗟响振幽谷。莫不弹指称佛惆怅拭泪。火至明旦乃尽。帝于于时闻空中笳篴异香芬馥。帝尽日方还宫。夜梦见益振锡而至。更嘱以佛法。明日帝为设斋度人。令斋主唱白具叙征祥。烧身之处造药王寺。以拟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庄严寺有道度禅师。戒行淳直善明摩诃衍。梁帝钦重齐同四果禅师。每厌此身将同毒树。若身命无常弃尸陀林。施以鸟兽。于檀度成满。亦为善业。八万户虫不可烧尽。非所劝也。乃稍积薪柴渐就减食。其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钟自虚鸣。寺众惊恐。莫测何相。其月八日钟复自鸣。乃与大众共结善缘。尔后不复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饮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众同往见瓶。发五色光曜。杂气氛氲。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数人共登禅室。遥见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将暮忽有群鸟。五六百头。同集一树。俄倾西飞。是夜二更初竟。寺有杂色光映烛房宇。至五更中。闻山顶上火声振裂。惊走往观。见禅师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洒扫收敛于其处。而建塔焉。后时闻山顶有石磬之声。声甚清彻。先烧身之处有大树枯死。十有余年。禅师入山。常坐树下后春遂生枝叶(右此一验出梁高僧传)。

周益州沙门释僧崖。姓牟氏。而幼年少言不杂俳戏。每游山泉必先礼而后饮。或谛不瞬。坐以终日。人问其故。答曰。是身可恶。我思之耳。后必烧之。及年长从戎毅然纲正。尝随伴捕鱼。得己分者。用投诸水。谓伴曰。杀非好业。我今举体皆现在疮。誓断猎矣。遂烧其猎具。时攘臂首领数百人。共筑池塞资以养鱼。崖率众重往彼观望。忽有异蛇。长一尺许。头尾皆赤。须臾长大乃至丈余。围五六尺。攘众奔散。蛇便趣水举尾入云。赤光遍野久久乃灭。寻尔众聚具论前事。崖曰。此无忧也。但断杀业蛇不害人。劝停池堰。众未之许。俄而堤防决坏。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有问烧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时人同号以为僧崖菩萨。或有问曰。似有风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对。何谓为空。答曰。四大五根复何住耶。众服其言。孝爱寺兑法师者。有大见解。承崖发迹。乃率弟子数十人。往彼礼敬。解衣施之。顾大众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说。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经曰。左手指尽。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将灭火焰。乃以右手

残指挟竹挑之。有问其故。崖曰。缘诸众生不能行忍。今劝不忍者忍。不烧者烧耳。兼又说法劝励令行慈断肉。虽烟焰俱炽以日继夕。并烧二手眉目不动。又为四众说法诵经。或及语切词要义。则颌头微笑。时或心怠。私有言志。崖顾曰。我在山中初不识字。今闻经语句句与心相应。何不至心静听。若乖我者。则空烧此手。何异樵头耶。于是大众懔然莫不专肃。其后复告众曰。末劫轻慢心转薄淡。见像如木头。闻经如风过马耳。今为写大乘经教故烧身手。欲令倍重佛法也。阖境士女闻者皆来绕数万匝。崖怡然澄静容色不动。频集城西大道谈论法化。初有细雨殆将沾渍。便敛心入定即云散月明。而烧臂掌骨五枚如残烛烬。忽然各生。并长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念曰。若菩萨灭后。愿奉舍利起塔供养。崖乃以口啣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众曰。可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声。状如地动天裂。人畜惊骇。于上空中。或见犬羊龙蛇军器等像。少时还息。人以事问。崖曰。此无苦也。惊睡三昧耳。吾欲舍身可办供具。时孝爱寺导禅师。戒行精苦。耆年大德。舍六度锡杖并及紫被赠崖入火。僧渊远送班纳。意愿随身。于时人物諠扰施财山积。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导师锡杖紫被及纳袈裟来。为吾着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时道俗十余万众。拥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义无哭也。便登高座为众说法。时时举目视于薪[廿/积]。欣然独笑。又倾右胁而寝。都无气息。状若木人。忽起问曰。时将欲至下足。先白众僧曰。佛法难值。宜共护持。先所积柴垒以为楼。高数十丈。上作干小室。以油润之。崖缓步至楼绕旋三匝。礼拜四门便登其上。凭栏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惧曰。我若放火便烧圣人。将获重罪。崖阴知之。告撰上楼。臂摩顶曰。汝莫忧造楼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惧畏之。置炬着地。崖以臂挟炬。先烧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浓赫然炽合。于盛火中放火设礼。比第二拜时身已自焦坼。重复一礼。时身踣炭上。及薪尽火灭。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湿。肝肠脾胃犹自相连。更以四十车柴烧之。肠胃虽卷而心如本。兑法师乃命收取葬于塔下。初未烧前。有问者曰。菩萨灭度愿示瑞相。崖曰。我身可尽。心不可坏也。众谓心神无形不由烧荡。及后心存方知先见。然崖自生及终频现异相。有数十条。曾于一家将欲受戒。无何笑曰。将舍宝物生疑虑耶。众相推问。有杨氏妇。欲施银钗。恐夫责及。因决舍之。有孝爱寺僧佛兴者。偏嗜饮噉流俗落度。随崖輿后。私发愿曰。今值圣人誓断酒肉。及返至寺见黄色人曰。汝能断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众生肉。即食一切众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属肉矣。必欲食者。当如死尸中虫虫即肉也。

又曰。日有六时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时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灭恶也。见其言词真正音句和雅。将欲致问。不久而灭。于是佛兴翘心精进绕塔念诵。又闻空中声曰。汝勤持斋愿令众生得不食身。又令饿鬼身常饱满。观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楼。有沙门僧育。在大建昌寺门。见有火光高四五丈广三四丈。从地而起。上冲楼边。久久乃灭。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门宝海。问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萨受烧都无痛想。崖曰。众生有相故。故痛耳。又曰。常云。代众生受苦为实得不。答曰。既为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萨自烧众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犹如烧手。一念善根即能灭恶。岂非代耶。乃谓侍者智炎曰。我灭度后好供养病人。并难可测。其本多是诸佛圣人乘权应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实行也。坐中疑崖非圣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诸佛应世形无定方。或作丑陋诸病。乃至畜生下类。檀越慎之勿妄轻也。及将动火皆覩异相。或见圆盖覆崖有道人处其盖上。或见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门者。或见柴楼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诸华。大者如雨[百*(升-下)]许。小者如钟乳片。五色交乱纷纷而下。接取非一。杌触皆消。及崖灭后。郫县人。于郫江边。见空中有油络鬘。崖在其上身服班纳黄。偏袒紫被捉锡杖。后有五六百僧。皆罩竹伞乘空西没。又潼州灵果寺僧慧策者。承崖灭度。乃为设大斋。于故市中至于食前。忽见黑云从东南来。翳日瘳会。仍雨龙毛。五色分明。长者尺五。短犹六寸。又雨诸华幡香烟。满空缤纷。大众通见。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见华丛含盛光荣庭宇。又阿迦腻咤寺僧慧胜者。抱病在床不见焚身。心怀怅恨。梦崖将一沙弥来。屝裹三[百*(升-下)]许香并檀屑。分四聚以绕于胜。下火焚香。胜怖曰。凡夫耳。未能烧身也。崖曰。无怖。用熏病耳。煨烬既尽。即觉爽健。又请现瑞。答曰。我在益州诡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宝藏菩萨。胜从觉后力倍于常。有时在外村为崖设会。胜自唱导曰。潼州福重道俗见瑞。我等障厚都无所见。因即应声二百人许。悉见天华如雪纷纷满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竞华形渐大。如七寸盘。皆作金色。明净曜日。四众竞接都不可得。或缘树登高。望欲取之。皆飞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贵者。自崖焚后举家断肉。后因事故将欲解素。私自平论。时属二更。忽闻门外唤檀越声。比至开门见一道人。语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从后走趁似近而远。忽失所在。又焚身后八月中。獯人牟难当者。就峽山顶行猎。搦箭弓弩举眼望鹿。忽见崖骑一青麋。猎者惊曰。欲在益州已烧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谁道许诳人耳。汝能烧身不。射猎得罪也。汝当勤力作田矣。便尔别去。又至冬间。崖兄子于溪中。忽闻山谷誼动若数万众。举目望见。崖从以两僧。执锡而行。

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可劳捉我。乃指前鸡猪曰。此等音声皆有论述。如汝等语。他人不解。余国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为恶业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养禽畜。言极周委。故其往往现形预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门忘名集。及费长房三宝录。并益部集异记。

周终南山释静蔼。姓郑氏。荥阳人也。夙标俗誉。以温润知名。而神器夷简卓然物表。乃抚心曰。余生不幸会五浊交乱。失于物议。得在可鄙。进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吊。殍彰嵩岳。寻括经论用忘寤寐。复闻有天竺梵僧硕学高行世之不测。西达咸阳求道情通。掩抑十年。后附节终南有终焉之志。烟霞风月用祛亡返。山本无水须便涧饮。尝于昏夕觉人侍立。忽降虎来前爬地而去。及明观之。渐见润湿。使人挑掘飞泉通涌。从是已来遂省挹酌。今锡谷避世堡虎爬泉是也。后周武灭法。于建德三年五月。行虐关中。其祸既毕。至六月十五日罢朝。有金城公任民部。于所治府。与诸左右。仿佯天望。勿见五六段物飞腾。虚空在于鸟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困许。渐渐微没。自余数段小复低下。其色黄白。卷舒空际。类旛无脚。尔日天晴气静纤尘不动。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经圆土。北见重墙上有黄书。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诃般若经第十九卷。问其所由。答云。从天而下飞扬坠此。干时三宝初灭刑法严峻。略示连席之官。乃藏诸衣袖还緘篋笥。初武帝知蔼志烈。欣欲见之。乃勅三卫二十余人。巡山访觅。毡衣道人朕将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蔼居山幽隐追寻不获。后于太一山锡谷潜遁。睹大法沦废道俗无依。身被报缠无力毘赞。告弟子曰。吾无益于世。即事舍身。故先五众初不慕从。蔼且广集。大小乘三宝集记二十余卷。藏诸岩穴。使后代再兴。后厌身情迫。独据别岩。告弟子下山。明当早至。蔼乃跏坐盘石。留一内衣。自条身肉。段段布于石上。引肠挂于松枝。不伤藏腑。自余筋肉手足头面。齑析都尽。并唯骨现。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惊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犹覩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伤余骸一无遗血。但见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垒石封外就而殓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闻当世。具诸别传。亲侍沙门慧宣者。内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颓之莫仰。悲梁坏之无依。爰述芳猷树碑塔所。后有访道思贤者。入山礼敬。循诸崖险。乃见蔼书遗偈在于石壁。题云。初欲血书。本意不谓。变为白色。即是菩萨之慈血也。遂以墨书其文曰。诸有缘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于佛法中。莫生退转。若退转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缘舍此身命。一见身多过。二不能护法。三欲速见佛辄同古圣。列偈叙之。

无益之身	恶烦人功	解形穷石
散体崖松	天人修罗	山神树神
有求道者	观我舍身	愿令众生
见我骸骨	烦恼大船	皆为覆没
愿令众生	闻我舍身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愿令众生	忆念我时
具足念力	多闻总持	此报一罢
四大雕零	泉林径绝	岩室无声
普施禽兽	乃至昆虫	食肉饮血
善根内充	愿我未来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济	此身不净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堤塘
此身可恶	不可瞻观	薄皮裹血
垢污涂漫	此身臭秽	犹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从华有	观此臭身
无常所囚	进退无免	会遭蚁蝼
此身难保	有命必输	狐狼所噉
终成虫[月*虫]	天人男女	好丑贵贱
死火所烧	暂见如电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为讎	誓断根源
此身无乐	毒蛇之筐	四大围绕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数
身心热恼	多诸过咎	此身无我
以不自在	无实横计	凡夫所宰
久远迷惑	妄倒所使	丧失善根
畜生同死	弃舍百千	血乳成海
骨积大山	当来兼倍	未曾为利
虚受勤苦	众生无益	于法无补
忍痛舍施	功用无边	誓不退转
出离四缠	舍此秽形	愿生净土
一念华开	弥陀佛所	速见十方
诸佛贤圣	长辞三涂	正道决定
报得五通	自在飞行	宝树餐法

证大无生	法身自在	不断三有
殄除魔道	护法为首	十地满足
神化无方	德备四胜	号称法王
愿舍此身	早令自在	法身自在
在诸趣中	随有利处	护法救生
复业应尽	有为皆然	三界无常
来不自在	他杀及死	终归如是
智者不乐	应当是思	众缘既凑
业尽今日		

隋庐山甘露峯释大志。姓顾氏。会稽山阴人。师事天台伏膺日久。顛覩其容知其神志。故见者眇睐测非凡器。后于莲华山甘露峯南。建静观道场。头陀为业。分尔一身不避虓虎。闻有恶兽辄往投之皆避不噉经于七载。禅业无绝。晚住此山福林寺。会大业并除流徙隐逸。慨法陵迟一至于此。乃变服毁形龕布为衣。在佛堂内高声恸哭。三日三夕。初不断绝。寺僧慰喻。志曰。余叹恶业乃如此耶。恶尽此骸申明正教。遂往东都上表曰。愿陛下兴显三宝。当燃一臂于嵩岳用报国恩。帝乃许之。勅设大斋。七众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烧铁炉赤。用烙其臂。并令焦黑。以刀截断。肉裂骨现。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蜡灌下火燃之。光曜岩岫。于时大众见其苦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虽加烧烙词色不变。言笑如故。或诵法句叹佛功德。或为众说法言谈苦切。臂烧既尽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时年四十有三矣。

唐终南山豹林谷沙门释会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俭素游泊林泉。苦节戒行是其本志。投终南豹林谷。潜隐综业读法华经。至药王品便欣厌舍。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贞观末年。静夜林中积薪为窟。诵至药王。便令下火。风惊焰发烟火俱盛。卓尔跏坐声诵如故。寻尔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晓身火俱灭。乃收其骨为起塔铭。又贞观之初。荆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诵法华。深厌形器俱欲舍身。节约衣食钦崇苦行。服诸香油渐断粒食。后顿绝米唯食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鲜爽。周告道俗。克日烧身。以贞观二年二月八日。于荆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蜡布缠身至顶。唯出面目。众聚如山。歌赞云会。诵法华经。至药王烧处。其姊先以火拄妹顶讫。妹又以火拄姊顶。清夜两炬一时同曜。焰下至眼声相转鸣。渐下鼻口方乃歇灭。恰至明晨。合坐洞举。一时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合众欣嗟。为起高

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书生。年可二十四五。诵法华经。誓烧供养。乃集数束蒿干笼积之。人问其故。密而不述。后于中夜放火自烧。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贞观年中。西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览。赵州房子人。常乐禅诵礼悔为业。每语法属曰。虽同常业而誓欲舍身。至贞观十八年四月初。脱诸衣服总作一幞。付本寺僧。唯着一覆单衣。密去至京东渭阴洪陂坊侧。旦临渭水称念礼讫。投身滢中。众人接出。览告众曰。吾誓舍身命久矣。意欲仰学大士难舍能舍。诸经正行。幸勿固遮。两妨其业。众语意盛。故乃从之。又即入水。合掌称佛。广发愿已。便投旋涡。于三日后其尸方出。村人接取为起塔铭。本寺怪其不归。便开衣幞乃见遗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诸佛。弟子玄览。自出家来一十二夏。虽沾僧数大业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罗蜜行。如萨埵舍身尸毘割股。鱼王肉山经文具载。请从前圣敢附后尘。衣物众具任从佛教。临终之日人多不委同学见书。方往寻究知死符同遗文不异(右此四验出唐高僧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我于往昔	无量劫中	舍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为国王	及作王子
常舍难舍	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
有大国王	其王名曰	摩诃罗陀
是王有子	能大布施	其子名曰
摩诃萨埵	复有二兄	长者名曰
大波那罗	次名大天	三人同游
至一空山	见新产虎	饥穷无食
时胜大王	生大悲心	我今当舍
所重之身	此虎或为	饥饿所逼
傥能还食	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
自投虎前	为令虎子	得全性命
是时大地	及诸大山	皆悉震动
惊诸虫兽	虎狼师子	四散驰走
世间皆暗	无有光明	是时二兄
故在竹林	心怀忧恼	愁苦涕泣
渐渐推求	遂至虎所	见虎虎子
血污其口	又见骸骨	发毛爪齿
处处迸血	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

见是事已
以灰尘土
生狂痴心
亦生悲恸
共相喷洒
是时王子
妃后嫔女
王妃是时
痛如针刺
于是王妃
悲泣而言
忧愁盛火
俱时汁出
我见如是
见所爱子
愿速遣人
在我怀抱
有鹰飞来
即生忧恼
愿速遣人
说是语已
王闻是语
所爱子故
悉皆聚集
声动天地
闻是声已
今是王子
如是大士
今难可见
不久自当
悼惶如是
尔时大王
良久乃稣

心更闷绝
自涂盆身
所将侍从
先声号哭
然后苏息
当舍身时
眷属五百
两乳汁出
心生愁恼
疾至王所
大王今当
今来烧我
身体苦切
不祥瑞相
今以身命
求觅我子
其最小者
夺我而去
我今愁怖
推求我子
实时闷绝
复生忧恼
其王大臣
在王左右
尔时城内
惊愕而出
为活来耶
常出软语
已有诸人
得定消息
而复悲号
即从座起
还得正念

自蹙于地
忘失正念
覩见是事
互以冷水
而复得起
正值后宫
共相娱乐
一切肢节
似丧爱子
其声微细
谛听谛听
我今二乳
如被针刺
恐更不复
奉上大王
梦三鸽雏
可适我心
梦是事已
恐命不济
是时王妃
而复蹙地
以不得见
及诸眷属
哀哭悲号
所有人民
各相谓言
为已死亡
为众所爱
入林推求
诸人尔时
哀动神祇
以水洒妃
微声问王

我子今者
念其子故
可惜我子
舍我终亡
而见如是
犹净莲华
将非是我
而杀汝耶
不图一旦
破碎如尘
我所见梦
能堪是苦
二乳一时
失所爱子
三子之中
即告其妃
周遍东西
莫大忧愁
即便严驾
忧苦所切
即出其城
无量诸人
是时大王
求觅其子
最后遥见
血污其衣
尔时大王
倍生懊恼
先所遣臣
作如是言
不久当至
复有臣来
身所著衣

为死活耶
倍复懊恼
形色端正
云何我身
诸苦恼事
谁坏汝身
昔日怨讎
我子面目
遇斯祸对
不令我子
已为得报
如我所梦
汗自流出
梦三鸽鷁
必定失一
我今当遣
推求觅子
大王如是
出其宫殿
虽在大众
觅所爱子
哀号动地
既出城已
烦惋心乱
有一信来
灰粪涂身
摩诃罗陀
举首号叫
寻复来至
愿王莫愁
令王得见
见王愁苦
垢腻尘污

尔时王妃
心无暂舍
如何一旦
不先薨歿
善子妙色
使令分离
挟本业缘
净如满月
宁使我身
丧失身命
直我无情
牙齿堕落
必定是我
鹰夺一去
尔时大王
大臣使者
汝今且可
慰喻妃已
心生愁恼
颜貌憔悴
尔时亦有
寻从王后
四向顾望
摩知所在
头蒙尘土
悲号而至
见是使已
仰天而哭
既至王所
诸子犹在
须臾之顷
颜貌憔悴
大王当知

一子已终
第三王子
恐还食子
发大誓愿
证成菩提
虎饥所逼
已为都尽
是时大王
失念蹙地
诸臣眷属
良久乃稣
复有臣来
见二王子
迷闷失志
洒其身上
望见四方
寻复蹙地
乍复赞叹
以离爱子
忧伤涕泣
我所爱重
其余二子
之所焚烧
我宜速往
急还宫殿
心肝分裂
慰喻其心
尔时大王
欲至彼林
号天扣地
抱持二子
速令二子
汝今当知

二子虽在
见虎新产
见是虎已
当度众生
即上高处
便起啖食
唯有骸骨
闻臣语已
忧愁盛火
亦复如是
复起举首
而白王言
愁忧苦毒
自投于地
良久之顷
大火炽然
举首悲哀
其弟功德
其心迷闷
并复思惟
无常大鬼
今虽存在
或能为是
至彼林中
其母在后
或能失命
可使终保
驾乘名象
即于中路
称弟名字
悲号涕泣
覩见其母
尔时王子

哀悴无赖
饥穷七日
生大悲心
于未来世
投身虎前
一切血肉
狼藉在地
转复闷绝
炽然其身
以水洒王
号天而哭
向于林中
悲号涕泣
臣即求水
乃还稣息
扶持暂起
号天而哭
是时大王
气力憊然
是最小子
奄便吞食
而为忧火
丧失命根
迎载诸子
忧苦逼切
若见二子
余年寿命
与诸侍从
见其二子
时王即前
随路还宫
佛告树神
摩诃萨埵

舍身饲虎	今我身是	尔时大王
摩诃罗陀	于今父王	输头檀是
尔时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弥勒是	第二王子	今调达是
尔时虎者	今瞿夷是	时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犍连是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送终篇第九十七(此有四部)

- 述意部
- 舍命部
- 遣送部
-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秽斯充。六贼狂主是境皆着。无复逆流之期。唯有循环之势。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则愒而弗为。撤一餐以续余粮。则惜而不与。沦滞生死。封执有为。诸佛为其敛眉。菩萨于兹泣血。窃见俗徒贵胜父母丧亡。多造葬仪广杀生命。聚集亲族供待宾客。苟求现胜不避业因。或畏外讥不修内典。所以父亡于斯重苦。母终偏增汤炭。是以宛转三界绵历六道。四趣易归万劫难启。痛慈母之幽灵。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阳如久必思甘雨之泽。灾疠若多。克待良医之药。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无恶业。罪因不灭。苦报难排。若不凭诸胜福。乐果何容得证。庶使临终发愿令入尸陀。葬具资身并修功德。冀济飞走之饥。得免将来之债也。

如十二品生死经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无余死者。谓罗汉。无所著也。二曰度于死者。谓阿那含。不复还也。三曰有余死者。谓斯陀含。往而还也。四曰学度死者。谓须陀洹。见道迹也。五曰无欺死者。谓八等人也。六曰欢喜死者。谓行一心也。七曰数数死者。谓恶戒人也。八曰

悔死者。谓凡夫也。九曰横死者。谓孤独苦也。十曰缚着死者。谓畜生也。十一曰烧灼死者。谓地狱也。十二曰饥渴死者。谓饿鬼也。比丘当晓知是。勿为放逸也。

又净度三昧经云。若人造善恶业生天堕狱。临命终时各有迎人。病欲死时眼自见来迎。应生天上者。天人持天衣伎乐来迎。应生他方者。眼见尊人为说妙言。若为恶堕地狱者。眼见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围绕之。所见不同。口不能言。各随所作得其果报。天无枉滥平直无二。随其所作天网治之。

又华严经云。人欲终时见中阴相。若行恶业者。见三恶受苦。或见阎罗持诸兵仗囚执将去。或闻苦声。若行善者。见诸天宫殿伎女庄严游戏快乐如是胜事。

又法句喻经云。昔佛在祇桓精舍。为天人说法。有一长者。居在路侧财富无数。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为聚妻。未满七日。夫妇相敬。欲至后园。上春三月看戏园中。有一柰树。高大好华。妇欲得华无人取与。夫为上树。乃至细枝枝折堕死。居家大小奔走儿所。呼天号哭断绝复稣。闻者莫不伤心。棺敛送还家啼不止。世尊愍伤其愚。往问讯之。长者室家大小见佛。悲感作礼具陈辛苦。佛语长者。止息听法。万物无常。不可久保。生则有死。罪福相追。此儿三处为其哭泣。懊恼断绝亦复难胜。竟为谁子。何者为亲。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命如华果熟	常恐会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从初乐爱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电	昼夜流难止
是身为死物	精神无形法
作命死复生	罪福则不亡
终始非一世	从痴爱长久
自作受苦乐	身死神不丧

长者闻得意解忘忧。长跪白佛。此儿宿命作何罪衅。盛美之寿而便中夭。唯愿解说本所行罪。佛告长者。乃往昔时有一小儿。持弓箭入神树中戏。边有三人亦在中看。树上有雀小儿欲射。三人劝言。若能中雀世间健儿。小儿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欢喜而各自去。经历生死数劫之中

所在相会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为化生龙王。一人今日长者身是。小儿者前生天上为天作子。寿终为长者作子。堕树命终即生海中为龙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鸟王而取食之。今日三处懊恼涕泣。宁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报如此。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识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处
阴行而默至	所往如响应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种随本像	自然报如影

佛说偈已。长者意解。大小欢喜。皆得须陀洹道。

又四分律。尔时世尊为利益众生。王命终。说偈云。

一切要归尽	高者会当堕
生者无不死	有命皆无常
众生堕有数	一切皆有为
一切诸世间	无有不老死
众生是常法	生生皆归死
随其所造业	罪福有果报
恶业堕地狱	善业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无漏涅槃

遣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连环不离俗谛。虽复出家志求胜道。分段未舍变易未除。仍依三界随俗迁流。至于存亡。皆依内外。临终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仪具存下说。且论亡尸。安置南北。魂魄不同。今此略述。

礼记礼运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祭义曰。气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

左传昭二年子产对赵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乎。

淮南子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魂曰。以无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无有。何而问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问曰。既知魂与魄别。今时俗亡何故以衣唤魂。不云唤魄。答曰。魂是灵。魄是尸。故礼以初亡之时。以己所著之衣。将向尸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将衣唤魂。魂识己衣。寻衣归魄。若魂归于魄。则尸口纆动。若魂不归于魄。则口纆不动。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唤魄。故萧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其父。孔子问曰。宁设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尸。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锦绣。死于衣被。何用衣为。

问曰。何须幡上书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其干地。以魂识其名。寻名入于闇室。亦投之于魄。或入于重室(直龙反)重者重也(徒用反)以重之内。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别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籩簠。裹其餐具。以安重内。置其坤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烧时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伤虫故。四分律云。如来轮王二人悉火葬。余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尸应埋之(此谓王法不许施身。复恐夏烧杀虫。故令埋之。自外无难水林亦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问事云。若见如来塔庙及见五众出家人冢塔。大于己者。皆须展转依生时年腊而设礼之。若一切白衣见出家人冢塔。不简大小皆须敬礼。

述曰。既知如此。诸道俗等。若见师僧父母亡柩。外来吊人小于亡者。至其尸所如常设礼。已先执孝子手默慰吊之。后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见愚痴白衣。妄行法教。展转教他。不听礼父母叔伯尊亲亡灵。口云。我既受戒彼为鬼神。故不合礼。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无知之罪。伏惟师僧等长养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长养我生身。依斯乳哺长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难报。历劫酬恩。岂一生能谢。不存敬恩。反起堕慢。继踵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极圣。尚自躬扶亡父尸送。况下凡愚辄生怠慢。故涅槃经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于畜生。

又净饭王泥洹经云。白净王在舍夷国。病笃将终。思见世尊及难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去此悬远五十由旬。世尊在灵鹫山。天耳遥闻父思忆声。即共阿难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额上。慰劳王已。为王说摩诃波罗本生经。王闻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说法得阿罗汉果。无常对至命尽气绝。忽就后世。至阇维时。佛共难陀在丧头前肃恭而立。阿难罗云在丧足后。阿难陀长跪白佛言。唯愿听我担伯父棺。罗云复言。唯愿听我担祖王棺。世尊慰言。当来世人皆凶暴。不报父母育养之恩。为是不孝众生设化法故。如来躬欲担于父王之棺。实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一切众山駸駸涌没。如水上船。尔时一切诸天龙神。皆来赴丧举声哭泣。四天王将鬼神亿百千众。皆共举丧。白佛言。佛为当来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亲欲自身担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从佛闻法得须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担父王之棺。佛听四王担父王棺。即变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执香炉。前行诣于墓所。令千罗汉往大海渚上取牛头栴檀种种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无常。犹如幻化水月镜像烧身归竟。尔时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灭火。火灭之后竞共收骨。盛金刚函。即于其上便共起塔。悬繒幡盖供养塔庙。佛告众会。父王净饭是清净人。生净居天。

又佛母泥洹经云。大爱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见佛后当灭度。欲先灭度。与除馊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会法镜经云。凡夫贪染六尘。犹饿夫贪饭不知厌足今圣人断贪除六情饥馑故。号出家尼。为除馊也)以手摩佛足。绕佛三匝。稽首而去。现神足德。于自座没。从东方来在虚空中作十八变。八方上下亦复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诸冥。上曜诸天。五百除馊变化俱然同时泥洹。佛劝理家作五百舆床。麻油香华樟栴梓材。事各五百。真伎正音当以供养。一切凡圣覩之莫不哀泣。阇维毕捧舍利诣佛所。于是四方各二百五十应真。神足飞来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难。取舍利盛之。以钵着吾手中。阿难如命。告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秽身。凶愚急暴。嫉妬阴谋。败道坏德。今母能拔兴丈夫行。获应真道迁灵卒无。何其健哉。勅令兴庙供养。

又增一阿含经云。佛告阿难陀罗云。汝等舆大爱道身。我当亲自供养。尔时释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愿勿自劳神。我等自当供养。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长养恩重乳哺怀抱。要当报恩不得不报。过去未来诸佛母。先取灭度。诸佛皆自供养阇维舍利也。时毘沙门天王使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旷野之间。佛躬自輦床一脚。阿难輦一脚。

飞在虚空。往至冢间。尔时佛自取栴檀木着大爱道身上。佛言。有四人应起塔供养。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尽阿罗汉。四者转轮圣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尔时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养。依杂阿含经。爱道姨母。即是难陀亲母也。

又增一阿含经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后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邻比丘。善能劝化。不失威仪。最后得道者如须跋陀罗。临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爱道尼。最后得道者如陀罗俱夷国尼。优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后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罗。优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难婆女。最后得道者如蓝优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则八识持。死则四大离散。迅矣百龄终归磨灭。循环三界运转靡停。故经曰。有始必终。既生则灭。圣教不虚自覩交臂。所以于此缘中略述六门。

第一门中临命终时。检身冷热。验其善恶。具知来报。故瑜伽论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渐顿。诸师相传。造善之人从下冷触至脐已上。暖气后尽。即生人中。若至头面热气后尽。即生天道。若造恶者与此相违。从上至腰热后尽者。生于鬼趣。从腰至膝热气尽者。生于畜生。从膝已下乃至脚尽者。生地狱中。无学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暖。或在顶也。然瑜伽论云。羯罗蓝义最初托处。即名肉心。如是识于此处最初托。即从此处最后舍。释云。依瑜伽论由造善生上。故从下渐舍至肉心。后方说上舍。由造恶生下故先从上舍至肉心。后方从下舍也。

俱舍论云。若人正死。于何身分中意识断灭。若一时身死根共意识一时俱灭。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次第死脚齐 于心意识断
下人天不生

论中释曰。若人必往恶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于阿罗汉。此人于心意识断绝。有余部说于头上。何以故。身根于此等处与意识俱灭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热。石水渐渐缩灭。于脚等处次第而灭。释云。俱舍论述小乘义。故云身于此等处与意识俱灭。若依大乘。身根于此等处与本识俱灭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论云。为行至。应生道处故。起此中阴众生。由宿业势力所生眼根。虽住最远处。能见应生处。于中见父母变异事。若变成男。于母即起男人欲心。若变成女。于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众生。由二起颠倒心故。求欲戏往至生处。是即乐得属己。是时不净已至胎处。即生欢喜。仍托彼生。从此刹那是众生五阴和合坚实。中有五阴。即灭如此方说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肋。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肋向母腹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随欲类托生。住亦如此。无有中有异于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托生而住。后时在胎中增长。或作黄门。若托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众生欲受湿生爱乐香故至生处。此香或净。或不净。随宿业故。若是化生爱乐处所故至生处。若尔地狱众生。云何生乐处所。由心颠倒故。此众生见寒风冷雨触恼身。见地狱火猛炽盛可爱。欲得暖触故往入彼。复见身为热风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难忍。见寒地狱清凉爱乐冷触故往入彼。胎卵二生于父母变异事生爱。湿化二生不由托赤白为身故无此变。湿生但爱着香故。至所生处。随业善恶。所爱之香自有净秽。化生但爱所依之处。地狱虽是苦处。然罪人乐亦得爱处。于中受生。何以故。非爱不受生故。论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乐见身是如此位。见彼众生亦尔。是故往彼。先旧诸师作如此说。若众生年三十时。行杀生业网捕众生。行此事时必有伴类。此业能感地狱生。后于中阴中。见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网捕时故言位。又见昔伴与昔不差。见地狱时。如昔见江湖诸伴类等相牵共入其中。缘此起变即于中受生后解昔所造业虽多。必以一业牵地狱生。或于年二十时作此业。或三十时作此业。后于中阴中见自身。如昔作业时少老。见地狱众生。并如己年时。年时既相似。于此众生起变。即往就彼。由此爱故受生。依经部师作如此释。

又瑜伽论云。若居薄福者。当生下贱家。彼于死时及入胎时。便闻种种纷乱之声。及自妄见入于丛林竹[竺-二+韦]芦荻等中。若多福者。当生尊贵家。彼于尔时便自闻有寂静美妙可意音声。及自妄见升宫殿等可意相现。

又俱舍论云。若人临终起邪见心。是人以先不善为因邪见为缘故堕地狱。有论师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狱因。此不善之余生畜生饿鬼中。又法业盛故堕畜生中。如淫欲盛故生于鸽雀鸳鸯之中。瞋恚盛故生于虻蝮蛇蝎中。愚痴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于狮子虎狼中。掉戏盛故生猕猴中。慳嫉盛故生饿狗中。若有少分施善余福。虽生畜生于中微乐。身口二业虽由心为主。然其口业受报者多。如骂人轻躁喻如猕猴即生猴中。若言贪悞如乌。语如狗

吠。駮如猪羊。声如驴鸣。行如驢驼。自高如象。恶如逸牛。淫如鸟雀。怯如猫狸。谄如野狐。如是诸恶随口受报。然由三毒为本。三毒之中贪爱为重。如捉布一头余则尽随。故智度论云。若不断爱爱则润生。是故四生皆由爱起。如说多欲生鸟雀中。多贪味故。厕中受生。又爱欲故卵生。贪香味故受湿生。随其所爱故。起殷重业则受化生。若殷重心乐行罪业。死时妄见地狱受其化生。若殷重爱福上界化生。故成论云。如树根不拔其树犹生。贪根不拔苦树常在。

又瑜伽论云。云何生我爱无间已生故。无始乐着戏论。因已熏习故。净不净业因已熏习故。彼所依体。由二种因。增上力故。从种子。即于是处中有异熟无间得生。死时如称两头低昂时等。而此中必具诸根造恶业者。所得中有如黑羶光。或阴暗夜作善业者。如白衣光。或清明夜。俱舍论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刚等所不能碍。须弥山下金刚中有虾蟇。于中受生。中有细色金刚。不能碍之。有天眼者。能见此事。重举所闻事证。曾闻人说。烧铁令热。破之见虫。

第三寿量长短者。俱舍论云。若不定生处于余处。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于夏时欲事偏多。狗于秋时。熊于冬时。马于春时。野干等欲事无时。是时此众生应生牛中。若非夏时则生野干中。若应生狗中。非时则生野干中。

又俱舍小乘师有四释不同。一说极促时死已即受阴生。二说得住七日。七日满已。处中有不限时节。三说得住四十九日生缘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时节。四说随受生缘。乃至经劫住不命终。第五依瑜伽论云。若未得生缘极七日止。死而复生。乃至七七日止受死生。自此已后决得生缘。此与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迟速者。俱舍论云。此中阴游空而去。如人舍命应至无量世界外受生。俄顷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阴已至无量世界外。纵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余道。以业力定故。论业通胜者。据胜凡夫一乘神通。婆沙论云。神足胜者。据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见不同者。依俱舍论云。若同生道中阴定互相见。若人有天眼最清净是一道慧类。此人亦得见彼生。若报得天眼则不能见。以最细故。萨婆多部云。若同于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阴。互得相见。此义为定。不能见余道中阴。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则是道类。能见中阴色。若报得天眼则不能见

中阴色。中阴色细余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阴备能见五道中阴色。人道中阴能见四道。除天道中阴。非其所能见。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狱道中阴。除前四道中阴。非其所见。唯见地狱道中阴。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论云。身量如六七岁小儿。而识解聪利。若菩萨在中阴。如圆满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虽在中阴。正欲入胎。而能遍照万俱胝剎浮洲。

颂曰。

高堂信逆旅	坏业理常牵
玉匣方委观	金台不复延
挽声随遥远	萝影带松悬
讵能留十念	唯应逐四缘
幻工作同异	变弄作多身
愚俗诤人我	谁复非谓真
谬者疑久固	达者知幻冥
亲疎既无定	何劳非苍旻

感应缘(略引十六验)

- 汉哀帝有女孕未生二月儿啼腹中
- 汉平帝时有牧女春死棺殓六日出棺
- 汉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复生
- 汉陈留史妯临死遗嘱有征
- 汉冯贵人亡死将百岁贼发冢颜色如故
- 汉灵帝时辽西人见辽水中浮棺内人语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
- 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后卒哀帝见之帐中
- 汉时杜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经十年开冢而婢尚生
- 汉洛阳沙门达多发墓得生人死来十二年
- 晋唐遵暴死经夕见有灵征可验
- 晋沙门诃罗竭存亡皆有灵征神异难测
- 晋沙门竺法慧存亡亦有灵神化难测
- 宋沙门慧远有弟子名黄迁存亡有验

- 隋沙门释玄景存亡亦有征祥可验
- 唐居士裴则男暴死而稣说冥道可验

汉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有女子田无壹孕未生。二月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三日有人过。闻儿啼声。母掘养之。

汉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病春死。棺殓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见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当死。太守谭以闻说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王莽篡位。

汉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复生。其语具作鬼神。献帝初平中长沙桓氏死。月余其母闻棺中有声。发之遂生。

汉陈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时当得病。临死谓其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杖拔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之。杖果拔出。即掘尸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复如故。复与邻人乘船至下邳。卖锄不售。思欲归。谓人曰。我方暂归。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不相信。作书得报。以为验实。其一宿便还。果得报书。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邱-丘+覃]贾和闻之。姊病在乡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报书。具知委曲。

汉冯贵人亡死将百岁。盗贼发冢。颜色如故。但肉微冷。群贼幸之。致相妬忌。然后事觉。

汉令支县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西人见辽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语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为。人惧不敢斫。因为立庙祠祀。吏民有欲发视者。皆无何而死。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见之。若闻鼓声。疾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制。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思情如生。良久闻鼓音声。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揜闭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室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汉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后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帐明灯烛。帝遥望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而不得就。乃遥视之。

汉杜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顷渐问之。自谓尝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至十五。及开冢后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九验出搜神异记)。

汉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义里。沙门达多发墓取砖。得一人以送。时太后与汉明帝在华林都堂。以为妖异。谓黄门郎徐纡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纡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朋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与史书符合。不足为异也。后令纡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埠财里。死时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也。时复游行。或遇饮食。如似梦中。不甚辩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俊。诣埠财里访涵父母。果有崔畅其妻魏氏。俊问畅曰。卿有死儿不。畅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俊曰。为人所发今日稣活在华林园。主上遣我来相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俊还具以实闻启后。后遣俊送涵向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拒之。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于京师街内。常宿寺门下。汝南王畅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视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路。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雒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槨。涵谓曰。柏棺。勿以桑木为穰。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称。是柏棺。应免兵主。吏曰。儻虽柏棺桑木为穰。遂不免兵。京师仰闻此。柏木勇贵。人疑卖棺者化涵故发此言(见洛阳寺记录)。

晋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晋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经夕得稣。云有人呼将去至一城府。未进顷见其从叔自城中出。惊问遵。汝何故来。遵答。违离姑姊。并历年载。欲往问讯。本明当发。夜见数人。急呼来此。实时可得归去。而不知还路。从叔云。汝姑丧已二年。汝大姊儿道文近被录来。既蒙恩放。仍留看戏。不即还去。积日方归。家已殓殮。乃入棺中。又摇动棺器。冀望其家觉寤开棺。棺遂至路。落棺车下。其家或欲开之。乃问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开。不复得生。今为把沙之役。辛勤极苦。汝宜速去。勿复住此。且汝小姊又已丧亡。今与汝姑共在地狱。日夕忧苦。不知何时可得免脱。汝今还去可语其儿。勤修功德庶得免之。于此示遵归路。将别又属遵

曰。汝得还生良为殊庆。在世无几倏如风尘。天堂地狱苦乐报应。吾昔闻其语。今覩其实。汝宜深勤善业务为孝敬爱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穷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忘也。我家亲属。生时不信罪福。今并遭涂炭长受楚毒。焦烂伤痛无时暂休。欲求一日改恶为善。当何得耶。悉我所具知故以嘱汝。劝化家内共加勉励。言已洟泣。因此而别。遵随路而归。俄而至家。家治棺将竟。方营殡殓。遵既附尸。尸寻气通。移日稍差。劝示亲识。并奉大法。初遵姑适南郡徐汉。长姊适江夏乐瑜。其小姊适吴兴严晚。途路悬远久断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寻访姑及小姊。姊子果并丧亡。长姊亦说。儿道文殓后棺动堕车。皆如叔言。既闻遵说道文横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为制服(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晋雒阳有释诃罗竭者。本襄阳人。少出家诵经二百万言。性虚玄守戒节。善举厝美容色。多行头陀独宿山野。晋武帝太康九年。暂至雒阳。时疫疾甚流。呪者皆愈。至晋慧帝元康元年。乃入止蒺至山石室中坐禅。此室去水既远。时人欲为开涧。竭曰。不假相劳。乃自起以左脚蹠室西石壁。壁陷没指。既拔足已水从中出。清香濡美。四时不绝。来饮者。皆止饥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从化。弟子依国法阁维之。焚燎累日而尸犹坐火中。永不灰烬。乃移还室内。后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晋咸和中往其国。亲自观视见尸。俨然平坐。亡已三十余年。定后至京。传之道俗。

晋竺法慧。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图蜜为师。晋康帝建元年。至襄阳止羊叔子寺。不受别请。每乞食辄赍绳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见绳床。不知慧所在。讯问未息。慧已在床。每语弟子法昭曰。汝过去时折一鸡脚。其殃寻至。俄而昭为人所掷。脚遂永疾。后语弟子云。新野有一老翁当命过。吾欲度之。仍行于畦畔之间。果见一翁将牛耕田。慧从乞牛。翁不与。慧前自捉牛鼻。翁惧其异。遂以施之。慧牵牛呪愿七步而反。以牛还翁。翁少日而亡。后征西庾移恭镇襄阳。既素不奉法。闻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预告弟子曰。吾宿对寻至。诫劝眷属令勤修福善。尔后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临死语众人云。犹枉刑吾。吾死后三日天当暴雨。至期果洪霖。城门外深一丈。恭眷属居民等并皆没死(右此二验出梁高僧传)。

宋慧远沙门者。江陵长沙寺僧也。师慧印善禅法。号曰禅师。远本印苍头名黄迁。年二十时印每入定。辄见迁先世。乃是其师。故遂度为弟子。常寄江

陵市西杨道产家行般舟。勤苦岁余。因尔遂颇有感变。或一日之中赴十余处斋。虽复终日竟夜行道转经。而家家悉见黄迁在焉。众稍敬异之。以为得道。孝建二年一旦自言死期。谓道产曰。明夕吾当于君家过世。至日道产设八关。然灯通夕。初夜中夜。迁犹豫众行道。休然不异。四更之后。乃称疲而卧。颜色稍变。有顷而尽。阖境为设三七斋起塔。塔今犹存。死后久之。见形多宝寺。谓昙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当与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昙珣即于长沙禅房设斋九十日。舍身布施。至其日苦气。自知必终。大延道俗盛设法会。三更中呼问众僧。有闻见不。众曰。不觉异也。珣曰。空中有奏乐声。霭烟香异。黄迁之契。今期至矣。众僧始还堂就席。而珣已尽(右此一验出冥祥记)。

宋时有一人忘其姓名。与妇同寝。天晓妇起。后夫寻出外。而妇还见其夫。犹在被中眠。须臾奴子外来。云郎求镜。妇以奴诈。巧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处来。于是驰白其夫。大愕便入。夫妇共视被中人。高枕安寝。正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魂神。不敢惊动。乃共以手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渐渐消灭。夫妇惋悖如此。少时夫得疾。性理乖错。于是终卒(右一验出续搜神记)。

宋时有诸生远学。其父母然火夜作。儿至前叹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耶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愿到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去自得至耳。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顷。比鸡鸣已至其所。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主人见临儿哀。问其疾消息如言(右一验出搜神记)。

隋相州邺下释玄景。姓石氏。沧州人。统解玄微纯讲大乘。后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见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宾客极多事须看视。有问其故。答云。凡夫识想何可检校。向有天众欲来邀迎耳。尔后异香充户。众共闻之。又曰。吾欲去矣。当愿生世为善知识。遂终于所住。即大业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愿云。沈骸水中。及歿后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滢之中。三日往观。所沈之处。反成沙坟。极高峻而水分两派。道俗异其雅瑞。传迹于今(右此一验出唐高僧传)。

唐曹州离狐人裴则男。贞观末年二十一死。经三日而稣。白云。初死被一人将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鲜洁。王遣此人将牛耕地。此人诉云。兄弟幼小无人扶侍二亲。王即悯之。乃遣使将向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又见数千人头皆被斩布列地上。此头并口云大饥。当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时犹未死。遂见在镬汤前然火。观望讫还至王前。见同村人张成。亦未死。有一人诉成云毁破某屋。王遣使检之。报云。是实。成曰。成犁地不觉。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虽非故。心终为不谨耳。遂令人杖其腰上七下。有顷王曰。汝更无事。放汝早还。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墙及登墙望见其舍。遂闻哭声。乃跳下墙。忽觉起坐。既稣之后。具为乡曲言之。邑人视张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极青黑。问其毁墓。答云不虚。老母寻病。未几而死(右此一验出冥报拾遗)。

唐琅耶王之弘。贞观年中为沁州和川县令。有女适博陵崔轨。轨于和川会病而卒。卒经数十日。其家忽于夜中闻轨语声。初时倾家惊恐。其后乃以为常。闻语云。轨是女婿。虽不合于妻家立灵。然以苦无所依。但为置立也。妻从其请。朝夕置食不许置肉。唯令下其素食。常劝礼佛不听懈怠。又具说地狱中事云。人一生常不免杀生及不孝。自余之罪盖亦小耳。又云。轨虽无罪。然大资福助为轨数设斋供。并写法华金刚般若观音等经。各三两部。兼旧功德如获济。自兹以后即不复来。王家一依其言写经设供。轨忽更来愧谢。因云。今即取别。举家哭而送之。轨有遗腹之子。已年四五岁云。轨此子必有仕宦。愿善养畜。自此已后不复更来(右此一验见王之自说)。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法灭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 述意部
- 五浊部
- 时节部
- 度女部
- 佛钵部
- 讹替部

- 破戒部
- 诤讼部
- 损法部

述意部第一

窃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讹替。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乱真。假托之文辞意浅杂。玉石朱紫无所逃形。复由世渐浇浮人心改变。妄想居怀专崇业祸。增长三毒弥招四恶。所以无明巨夜。了无思旦之心。欣慕六尘。不觉五刀随后。名利既侵我人逾盛。致使凶党之徒。轻举邪风。淳正之辈。时遭逸佞。所以教流震旦六百余年。恶王虐治三被残屏。祸不旋踵毕顾前良。殃咎已刑取笑天下。呜呼来业深可痛欤。良由寡学所缠故得师心独断。法随潜隐灾患集身。若元披图八藏。综文义之成明。寻绎九识。达情智之迷解者。则五翳有除昏之期。三明有逾光之日也。

五浊部第二

如地持论云。所谓五浊者。一曰命浊。二曰众生浊。三曰烦恼浊。四曰见浊。五曰劫浊谓今世短寿人极百岁。是名命浊。

若诸众生不识父母。不识沙门婆罗门。及宗族尊长。不修义理。不作所作。不畏今世后世恶业果报。不修慧施。不作功德。不修斋法。不持禁戒。是名众生浊。

若此众生增非法贪刀剑布施器仗布施诤讼鬪乱谄曲虚诞妄语摄受邪法。及余恶不善法生。是名烦恼浊。

若于今世法坏法没。像法渐起邪法转生。是名见浊。

若饥馑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名劫浊。

又俱舍论云。何者为五浊。一命浊。二劫浊。三惑浊。四见浊。五众生浊。下劫将来命等五浊。最龕最下已成滓故。说名为浊。由前二浊次第损减寿命及损减乐具。复由二浊损减助善。何以故。因此二浊。有诸众生多习欲尘乐行及自苦行。能损在家出家助善。由后一浊损减自身量色无病力。智念正勤不动。此德坏故。

又持人菩萨经云。如来今兴在五浊世。何谓五浊。一人多弊恶不识义理。二六十二疑邪见强盛不受道教。三人多爱欲尘劳兴隆不知去就。四人寿命短。往古世时。八万四千岁以为甚损。今寿百岁或长或短。五小劫转尽三灾当起无不被害。若有在此五浊恶世能信乐佛正真慧。是为甚难。

又依顺正理论云。此五浊但为次第显五衰相。极增盛时。何等名为五种衰相。一寿命衰损。时极短故。二资具衰损。少光泽故。三善品衰损。欣恶行故。四寂静衰损。展转相违成諠净故。五自体衰损。非出世间功德器故。为欲次第显此五种衰损不同。故分五浊。

又萨遮尼干子经云。佛告文殊师利。诸佛如来有十二种胜妙功德。犹如醍醐于诸味中最为胜上。清净第一能净一切诸佛国土。如来于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现劫浊。二示现时浊。三示现众生浊。四示现烦恼浊。五示现命浊。六示现三乘差别浊。七示现不净佛国土浊。八示现难化众生浊。九示现说种种烦恼浊。十示现外道乱浊。十一示现魔浊。十二示现魔业浊。善男子。一切诸佛国土皆是出世功德庄严具足清净。无有诸浊如此过者。皆是诸佛方便力。为利众生。汝等应知。

又大五浊经云。佛涅槃后当有五乱。一者当来比丘从白衣学法。世之一乱。二者白衣上坐比丘处下。世之二乱。三者比丘说法不行承受。白衣说法以为无上。世之三乱。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现在。于世间以为真道谛。佛法正典自为不明。诈伪为信。世之四乱。五者当来比丘畜养妻子奴仆治生。但共诤讼不承佛教。世之五乱。今时屡见无识白衣。触事不闲。诈为知法。房室不舍然为师范。愚痴俗人以用指南。虚弃功夫终勤无益。未来生世犹不免狱。故智度论云。有其盲人。自不见道妄言见道。引他五百盲人。并堕粪坑。自处长津焉能救溺。

时节部第三

如阿难七梦经云。阿难。有七种梦来问于佛。一梦陂池火焰连天。二梦日月没星宿亦没。三梦出家比丘转在于不净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头而出。四梦群猪来抵突栴檀林坏之。五梦头戴须弥山不以为重。六梦大象弃出小象。七梦师子王名华萨。头上有七豪毛在地而死。一切禽兽见故怖畏。后见身中虫出然后食之。以此恶梦来问于佛。佛告阿难。汝所梦者。皆为当来五浊恶世。不损汝也。何为忧色。第一梦陂池火焰连天者。当来比丘善心转少恶逆

炽盛。共相杀害不可称计。第二梦日月没星宿亦没者。佛泥洹后一切声闻。随佛泥洹不在世间。众生眼灭。第三梦出家比丘转在于不净坑堑之中在家白衣登头出者。当来比丘坏毒嫉妬至相杀害。道士斩头白衣亲之。死入地狱。白衣精进死生天上。第四梦者群猪来抵突栴檀林坏之者。当来白衣来入塔寺。诽谤众僧求其长短。破塔害僧。第五梦者。头戴须弥山不以为重者。佛泥洹后。阿难当为千阿罗汉出经之师。一句不忘。受悟亦多。不以为重。第六梦大象弃小象者。将来邪见炽盛坏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隐不现。第七梦师子死者。佛泥洹后一千四百七十岁。四部诸弟子修德之心。一切恶魔不得扰乱。七豪者此是七百年后事。

又摩耶经云。摩耶问阿难言。汝于往昔已来闻世尊说。如来正法几时当灭。阿难垂泪而便答言我于往昔曾闻世尊说于当来法灭之后事。云佛涅槃后摩诃迦叶云阿难结集法藏。事悉毕已。摩诃迦叶于狼迹山中入灭尽定。我亦当得果证。次第随后入般涅槃。当以正法付嘱忧波掬多。忧波掬多善说法要。如富楼那。广说度人。又复劝化阿输迦王。令于佛法坚固正信。以舍利广起八万四千诸塔。更经二百岁已。有尸罗难陀比丘。善说法要。于阎浮提度十二亿人。三百岁已有青莲华眼比丘。善说法要度得半亿人。四百岁已。有牛口比丘。善说法要度得二万人。五百岁已有宝天比丘。善说法要度得二万人。八部众生发阿耨菩提心。正法于此便就灭尽。六百岁已九十六种外道等。邪见竞兴破灭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马鸣。善说法要。降伏一切诸外道辈。七百岁已有一比丘。名曰龙树。善说法要。灭邪见幢。然正法灯。八百岁后。诸比丘等。乐好衣服。纵逸嬉戏。百千万人中有一两得道果者。九百岁已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一千岁已。诸比丘等闻不净观阿那波那。瞋恚不欲。无量比丘。若一若两。思惟正受。千一百岁已。诸比丘等。如世俗人媒嫁行媒。于大众中毁谤毘尼。千二百岁已。是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为比丘。女为比丘尼。千三百岁已。袈裟变白不受染色。千四百岁已时诸四众犹如猎师。乐好杀生。贪卖三宝物。千五百岁已。俱睽弥国有三藏比丘。善说法要。从于十五日布萨已时。罗汉比丘升于高座说清净戒。云此所应作。此不应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罗汉言。汝今身口不清净。云何而乃说是龕言。罗汉答言。我久清静身口意业无诸过患。三藏弟子闻此语已。倍更怨忿。即于座上杀彼罗汉。时罗汉弟子而作是言。我师所说合于法理。云何汝等杀我和上。即以利刀杀彼三藏。天龙八部莫不忧恼。恶魔波旬及外道众。踊跃欢喜。竞破塔寺。杀害比丘。一切经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阿耨

达龙王悉持入海。于是佛法而灭尽也。时摩诃摩耶闻此语已。号哭懊恼。即向阿难。而说偈言。

一切皆归灭	无有常安者
须弥及海水	劫尽亦消竭
世间诸豪强	会必还衰朽
我子于往昔	勤苦集众行
故得成正觉	为众说法藏
如何于尔时	皆悉潜没尽

度女部第四

如善见论云。中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岁住。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教。正法还得千年。问千年已正法为都灭耶。答不都灭。于千年中得三达智。复千年中得爱尽罗汉无三达智。复千年中得阿那含。复千年中得斯陀含。复千年中得须陀洹。总得一万年。初五千岁得道。后五千岁学而不得道。于万岁后一切经书文字灭尽。但现剃头袈裟法服而已。

又毘尼母经云。尊者迦叶。责阿难为女人求出家中。彼有十事谪阿难。一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等常应各各器盛食在道侧胡跪授与沙门。二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等常应与衣服卧具。逆于道中求沙门受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等常应乘象马车乘在于道侧。以五体投地求沙门蹈而过。四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辈常应在于路中。以发布地求沙门蹈而过。五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辈常应恭心请诸沙门到舍供养。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辈见诸沙门。常应恭心净扫其地脱体上衣布地令沙门坐。七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辈常应脱体上衣拂比丘足上尘。八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诸檀越辈常应舒发拂比丘足上尘。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门威德过于日月。况诸外道岂能正视于沙门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应住千年。今减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坚固解脱。一百年中得坚固定。一百年中得坚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坚固多闻。一百年中得坚固布施。初百岁中有解脱坚固法。

安住于此中	悉能达解义
第二百岁中	复有坚固定
第三百岁中	持戒亦不毁

第四百岁中	有能多闻者
第五百岁中	复有能布施
从是如来法	念念中渐减
如车轮转已	随转时有尽
正法所以隐	阿难之愆咎
为女人出家	勤请调御师
正法应住世	满足于千年
五百已损减	余者悉如本
是故五百岁	五百兴于世
解脱定持戒	多闻及布施

佛钵部第五

如莲华面经云。佛告阿难。于未来世。罽宾国土。当作大法之会。有金毘罗等五天子。灭度之后有富兰那外道弟子名莲华面。聪明智慧。身如金色。此大痴人。已曾供养四阿罗汉。当供养时作如是誓愿。我未来世破坏佛法。以其供养阿罗汉故。世世受于端正之身。于最后身生国王家。身为国王。名寐吱曷罗俱遒。而灭我法。此大痴人。破碎我钵。既破钵已生于阿鼻大地狱中。此大痴人命终之后。有七天子。次第舍身生罽宾国。复更建立如来正法。大设供养。阿难。以破钵故。我诸弟子。渐污净戒乐作不善。智慧之人悉皆灭度。有诸国王不依王法。其国人民多行十不善业。以恶业故。此阎浮提五种失味。所谓苏油盐石蜜浆。故佛破钵。当至北方。尔时北方诸众生等。见佛破钵大设供养。大发三乘心者以众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破钵自然还复如本不异。于后不久我钵即于阎浮提没。现娑伽龙王宫中。当没之时。此阎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暗。日月威光悉不复现。地大震动。天人等众皆大号哭。泪下如雨。初没之时。如来法律亦没不现。尔时魔王见法律灭。心大欢喜。以教众生。广作恶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狱。尔时娑伽罗龙王。见钵供养。至于七日。礼拜右绕。有发三乘心者。如是我钵于龙宫没。四天王宫出。至于七日大设供养。各发三乘心。过七日已。于四天王宫没三十三天宫出。佛母摩耶夫人。见佛钵已忧愁苦恼。如箭入心。难可堪忍。宛转于地。犹如圜木。作如是言。如来涅槃。一何疾哉。修伽陀灭。何其太速。世间眼灭。佛树倾倒。佛须弥山崩。佛灯亦灭。法泉枯竭。无常魔日萎佛莲华。尔时夫人以手捧钵告于天众。此是我释迦如来常受用钵。今来至此。尔时帝释七日七夜大设供养。各发三乘心者。过七日已。于三十三天没炎摩天中出。

尔时炎摩天王见佛钵已。七日七夜种种供养。有发三乘心者。过七日已。于炎摩天没兜率陀天出。尔时兜率天王见佛钵已。七日七夜种种供养。过七日已。于兜率天没化乐天出。尔时化乐天王见佛钵已。七日七夜种种供养。有发三乘心者。尔时天王以手捧钵。而说偈言(以前诸天各说偈叹以文繁故不具录出)。

希有大导师 悲愍于众生
为利众生故 使钵来于此

佛告阿难。此阎浮提及余十方。所有佛钵。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罗龙王宫中。如是我钵及我舍利。于未来世于此地没。直过八万由旬住金刚际。未来之世诸众生等。寿命八万四千岁时。弥勒如来其声犹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尔时我钵及我舍利。从金刚际出至阎浮提弥勒佛所住虚空中。放五色光。所谓青黄赤白颇梨杂色。彼五色光复至其余一切天处。到彼天已。于其光中。出声说偈。

一切行无常 一切法无我
及寂灭涅槃 此三是法印

其光复至一切地狱。亦说此偈。所放光明复至十方世界。于其光中亦说此偈。佛告阿难。如明我钵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还至本处。于虚空中成大光明云盖而住。舍利及钵现此神通时。八十百亿众生得阿罗汉果。千亿众生剃发出家信心清静。一万众生发阿耨菩提心皆不退转。弥勒以手捧钵及佛舍利。告诸天人一切大众。汝等当知。此钵舍利。乃是释迦牟尼如来雄猛大士。能令无量百千那由他亿诸众生等住涅槃城。出优昙华百千亿倍。钵及舍利故来至此。尔时弥勒佛为我此钵及我舍利。起四宝塔。以舍利钵置此塔中。大设供养恭敬礼拜。依道宣律师住持感应云。问天人持钵因缘。天人答曰。如来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于祇桓精舍重阁讲堂上。佛告文殊师利菩萨。汝往戒坛所鸣钟。召十方天龙及比丘诸大菩萨众等。普集祇桓。文殊依教召集皆来祇桓。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桓精舍如妙乐国。眉间放光遍照十方。地皆六种震动。有百亿释迦同来集会。十亿妙光佛亦集祇桓。世尊跏趺坐入金刚三昧。地又大动。从三昧起出大音声。普告三千界一切诸来大众。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国。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神示我道处。即语我言。我曾于往古迦叶佛般涅槃时。留一故瓦钵嘱我护持。待如来下生令我付世尊。世尊成道先须受我此钵。次及四天王钵。我语山神。若得成佛当

如汝言。我后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时。尔时山神即奉我钵。我时受用。将盛乳糜食。地便六种震动。我持此钵来经三十八年。未曾有损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国王请。我既食讫。即命罗睺将我钵。还于彼龙池洗。罗睺洗钵损破为五片。我即以铅锡缀彼破钵。此非罗睺过失。欲表示未来世诸恶。比丘比丘尼等轻毁法器。于初五百年分我毘尼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罗为十八部。至正法灭尽。分我三藏。复为五百部。彼无智比丘本无慈心。不发弘誓救度众生。但起诤论增我慢幢速灭正法。至于千岁正法皆灭。诸恶比丘满阎浮提及余天下。不持禁戒。诸恶比丘尼犹如淫女不行八敬。将我应量之器游行酒肆。或入淫舍贮酒盛肉。痛哉苦哉。法岂不灭也。

尔时诸比丘同声白佛言。我于今朝入城乞食。还所居方各洗应量器。同时皆破。各分五段。方欲问佛。向闻世尊已说未来表法将灭心生大怖。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留菩萨僧。合有八十亿人不取涅槃。后恶世中护持圣教。各以通力化恶比丘令敬佛钵。

尔时世尊即从坐起。往至戒坛所。从北面升坛。诸比丘奉钵。世尊自受。又告罗睺。将我破钵来。佛受钵已。即掷于空。上至有顶。如是次第。同名牟尼各掷相次。犹如贯珠。上至色界顶已。次第还下。直至戒坛。百亿诸来佛亦命侍者取钵。各施牟尼佛。共相住持。使来世恶僧尼等令生惭愧。世尊受已还掷上界。相次重迭还至坛所。尔时世尊化彼破瓦钵。状如诸天金幢。放大光明照十方国。

又佛在世时告天帝释言。汝施我真珠并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宝。又告娑竭龙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释天龙等即奉珠宝。于三七日中并集戒坛所造作珠塔。用七宝庄。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于三七日中一时皆成。合得八百亿真珠七宝塔。以盛如来瓦钵。尔时魔王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盛世尊钵。我虽是天魔敬顺佛语。故于未来世不令恶人损坏圣教。化恶比丘令生惭愧。佛即听许。纯用摩尼以盛一大塔。高四十由旬。以盛佛钵。世尊涅槃时付嘱魔王造塔。令付帝释及四天王并大魔王。汝自守护。我涅槃后正法灭尽已。将我钵塔安置戒坛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四天王日夜常自供养。守护勿令损失。过十二年已。将付娑竭龙王。安置彼宫中毘尼大藏所。又勅龙王当造十六塔为钵塔眷属。还经十二年后付嘱帝释四天王。将往须弥顶。帝释欢喜园中金砂池南住。佛告捷阇婆王八部神等。汝于四十年中。作天音乐供养宝塔。为彼恶世中持戒弟子。守护应器如护眼睛。

佛告帝释四天王等。汝于须弥山金刚窟中。取彼黄砂石多造石钵。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钵。皆作五缀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护勿令损失。后经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将我塔遍大千国至十亿家。或纵广万里当安两钵塔。于彼国土中周觅名山古圣住处。于彼安置。又告北方天王。汝至楞伽山采取牛头栴檀香。于日三时中当至彼塔所。烧香供养勿令断绝。我令自在天安置诸钵塔。又遣四天王及捷阇婆王。烧香奏乐常为供养。汝等天人龙神等未解我意。此为未来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恶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讹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经云。阿难比丘化诸众生皆令度脱。最后至一竹林之中。闻有比丘诵法句经偈云。

若人生百岁 不见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见之

阿难闻已惨然而叹。世间眼灭何其速哉。烦恼诸恶如何便起。违反圣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语不可修行。汝今当知二人谤佛。一虽多闻而生邪见。二不解深义颠倒妄说。有此二法为自毁伤。不能令人离三恶道。汝今谛听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岁 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师告之曰。阿难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阿难后时闻彼比丘在竹林下犹诵前偈。即问其意。答言。尊者。吾师告我。阿难老朽言多虚妄。汝今但当依前诵习。阿难思惟。彼轻我言。或受余教。即入三昧推求胜德。不见有人能回彼意。便作是言。异哉无常甚大雄猛散坏。如是无量贤圣令诸世间皆悉空旷。常处黑暗怖畏中行。邪见炽盛不善增长。诽谤如来断绝正教。永当沉没生死大河。开恶趣门闭人天路。于无量劫受诸苦恼。我于今日宜入涅槃。

又新婆沙论问。齐何当言正法住。答。若时行法者住。齐何当言正法灭。答。若时行法者灭。问。何故复作此论。答。为欲分别契经义故。如契经说。迦叶波当知。如来所觉所说法毘奈耶。非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所能灭没。

然有一类补特伽罗。当出于世。恶欲恶行成就恶法。非法说法。法说非法。非毘奈耶说毘奈耶。于毘奈耶说非毘奈耶。彼能灭我三无数劫所集正法令无有余。契经虽作是说而不分别。齐何当言正法住。齐何当言正法灭。彼经是此论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别者。今应分别。故作斯论。此中有二种正法。一世俗正法。二胜义正法。世俗正法。谓名句文身。即素怛缆毘奈耶阿毘达磨。胜义正法。谓圣道即无漏根力觉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种。一持教法。二持证法。持教法者。谓读诵解说素怛缆等。持证法者。谓能修证无漏圣道。若持教者相续不灭。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证者相续不灭。能令胜义正法久住。彼若灭时正法则灭。故契经说。我之正法不依墙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续而住。问何故世尊不决定说法住时分耶。答欲显正法随行法者住久近故。谓行法者。若行正法常如佛在世时及如来灭度未久时者。则佛正法常住于世无有灭没。若无如是行正法者。则彼正法速疾灭没。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则佛正法应减五百岁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世还满千年。

又迦旃延说法灭尽偈云。

尊者迦旃延	体道修律护
见诸卒暴者	以偈开法路
正法垂欲没	人年裁寿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没
正法已灭尽	比丘众迷惑
当舍诸经法	圣觉之所讲
释置经义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闻传	独步无俦伴
持中以着下	举下着于中
不复识次第	所说贵不穷
证据设乖谬	反说无本末
闻受皆浮漫	讲论无清话
各各共诤讼	用生毒害心
贪得利供养	随俗共浮沈
喜乐于愤扰	不慕处静默
展转相侵欺	以自养妻息
或时有比丘	客从远方来

寺主先自安
见远方比丘
得其舍之去
常念瞋恚恶
所求无厌足
毒事相续行
终日笑歌舞
斯等共聚会
但说县官贼
假使有学者
羨者求出家
所行不如教
其年既幼少
其心怀诤乱
莫能谨慎戒
苟且无羞耻
亦不乐法会
适共鬪诤已
诸魔及官属
诸天龙鬼神
倾企迟闻戒
诸天人怀恨
行来共讲言
吾等舍天乐
不得闻正法
其有尊鬼神
不念诸比丘
于时弊鬼神
取比丘精气
偷狗无羞惭
斯等将来世
有仁贤比丘
于彼失法时

闲居乃听之
颜色不悦和
于心乃为快
憍慢为自大
恣意随尘秽
不欲诵受经
冥暮寝不醒
言不及经理
流俗行来事
众人所供养
言学比丘法
自从利养起
多畜众弟子
不能究所学
堕落于邪见
不能修慎行
汲汲着利养
遂乃结讎怨
用斯得人便
来欲听经教
但更闻诤讼
不可比丘行
佛法欲灭尽
故来欲受法
不如弃之去
心乐佛法者
不复行拥护
凶暴行毒害
令命无有余
懈怠怀毒意
反当见敬事
具足知廉耻
乃更不见侍

譬如师子王	处在林树间
豺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过身出虫	还自噉其肉
昼夜共噉食	毁灭其形体
正法在于世	终不自没尽
因缘像法故	正法则灭尽
譬如海中船	贪重故沉没
佛法斯亦然	利养故灭尽
诸比丘遭患	如人丧二亲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灭尽
从今日以往	无复说经典
法律及禁戒	当何从闻听
诸天树木鬼	旷野屠神明
悲感心忧恼	宛转不自宁
法灯为已没	正学已毁灭
今世最崩颓	法鼓不复鸣
诸魔设欢喜	聚会相庆贺
举手而赞言	今是佛末世
知后将来世	当有是患难
益当加精进	勉力求度脱

破戒部第七

如莲华面经。佛告阿难。我今当说未来之时。有诸破戒比丘。身着袈裟游行城邑。往来聚落住亲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养妇妾孕育男女。复有比丘。往淫女家。淫比丘尼。贮畜金银。造作生业。以自活命。复有通致使驿以自活命。复有专行医药以自活命。复有围碁六博以自活命。复有为他卜筮以自活命。复有为他诵呪驱遣鬼神多取财物以自活命。复有专行杀生以自活命。复有私自费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复有内实犯戒外示护持受人信施。复有秘愒僧物不与客僧。复有愒惜僧房床座不与客僧。复有比丘实非罗汉而诈称罗汉。欲令人知多受供养但为活命不为修道。复有兴利商贾以自养活。复有专行盗偷以自养活。复有畜养杂畜乃至卖买以自养活。复有贩卖奴婢以自养活。复有屠杀牛羊以自养活。复有受募入阵征战讨伐多杀众人以求勋赏。复有专行劫夺攻破城邑及与聚落以自活命。如是无量地狱因缘。舍命之

后皆堕地狱。譬如师子身肉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唯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噉食师子之肉。佛告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积行勤苦所集佛法。尔时阿难见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竖。即白佛言。如来速入涅槃。今正是时。何用见此未来之世如是恶事。佛言。阿难。未来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善恶之业终不败亡。我于过去曾作商人。入于大海。活多人故手杀一人。以是业缘乃至成佛。犹尚身受金枪之报。

又当来变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将来之世当有比丘。因有一法不从法化。令法毁灭不得长益。何谓为一。谓不护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顺道教。不肯勤慕度世之业。是为一事令法毁灭。复有二事令法毁灭。何谓为二。一不护禁戒。不摄其心。不修智慧。畜妻养子放心恣意。贾作治生以共相活。二伴党相着。憎奉法者。欲令陷堕。故为言义。谓之谗谄。私记恶行外扬清白。是为二事令法毁灭。复有三事令法毁灭。何谓为三。一既不护禁戒。不能摄心。不修智慧。二自读文字不谛句读。以上着下。以下着上。头尾颠倒不能解了义之所归自以为是。三明者呵之不从其教。反怀瞋恨谓相嫉妬。议识者少多不别理。咸云为是。是为三事令法毁灭。复有四事令法毁灭。何谓为四。一将来比丘舍空闲处修道之业。二喜游人间喧闹之中行来。比丘谈言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三高望远视以为奇雅。自以高德无能及者。杂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不摄三事。不护根门。行妇女间宣文饰词。多言合偶以动人心。使清变浊。身行荒乱。正法废迟。是为四事令法毁灭。若有比丘欲谛学道。弃捐绮饰。不求名闻。质朴守真。宣传正经。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案本说经。不舍正句。希言屡中不失佛意。龕衣趣食。得美不甘。得龕不恶。衣食好丑。随施者意。守诸根门。不违佛教。勤修佛法犹救头然。虽不值佛出世。出家为道学不唐捐。平其本心愍念一切。

又十诵律云。正法灭于像法时有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谓已得圣法。二白衣生天出家堕地狱。三有人舍世间业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持戒者无人佐助。五乃至罗汉亦被骂辱。更有五怖畏未来有应知。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复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弥。三与他依止。四如是人与净人沙弥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斩草用水溉灌。五虽诵持三藏前后杂乱。

◎净讼部第八

如杂阿含经云。佛言。此摩偷罗国。将来之世。我之正法千岁不灭。过千岁后有非法出。阎浮提中恶风暴雨多诸灾患。人民饥馑触物磨灭。饮食失味珍宝沉没。西方有王名钵罗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非释迦。东方有王名儿沙罗。此之四王皆多眷属。杀害比丘破坏塔寺。四方尽乱。时诸比丘来集中国。拘睢弥国。王名摩因陀罗西那。生子手似血涂。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时拘睢弥国一日雨血。王见恶相。即大恐怖。请问相师。相师答王。今生子当王阎浮提多杀害人。即因为名难当。年渐长大四恶王从四方来。王大忧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难当为王。足能降伏彼四恶王。便依神言。舍位与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迨五百大臣香水灌顶令往征伐。诸臣之子。身被甲冑从王俱征。与四恶王共战杀之都尽。王阎浮提治在拘睢弥国。后有三藏罗汉出现。为王说法。王闻法已忧恼即止。于佛法中大生敬信。而发声唱言。自今以后我施诸比丘无恐畏事。适意为乐。而问比丘言。前四恶王毁灭佛法有几年岁。诸比丘答云。经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师子吼。我当十二年中供养五众种种丰足。供施之日天当降雨。香泽之雨遍阎浮提。一切实种皆得增长。后经不久。三藏门徒弟子。共诸比丘不和。有恶比丘遂杀阿罗汉及三藏法师。心生懊恼。诸邪见辈竟破塔庙及害比丘从是佛法索然顿灭。尔时人天闻佛所说莫不挥泪。

又法灭尽经云。佛告阿难。吾般泥洹欲灭时。五逆浊世魔道兴盛。诸魔沙门坏乱吾道。着俗衣裳。乐好袈裟五色之服。饮酒噉肉。杀生贪味无有慈心。更相憎嫉。时有菩萨精进修德者。众魔比丘咸共嫉之。诽谤扬恶。摈黜驱遣不令得住。自此于后不修道德。寺庙空荒不复修理。展转毁坏。但贪财物。积聚不散。不作福田。贩卖奴婢。耕田殖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心。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嫉浊乱。男女不别。令道薄淡。皆由斯辈。或避县官依倚五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尽。虽名诵戒。厌倦懈怠不欲听闻。不乐读诵经律。设有读者不识字句。为强言是不咨明者。贡高求名虚无雅步。以为荣贵望人供养。诸魔比丘命终死后。精神当堕无择地狱五逆罪中。饿鬼畜生靡不更历。于无边河沙劫受罪竟。乃出生在边国无三宝处。法欲灭时。女人精勤常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语。眼见沙门如视粪土。无有信心。法轮弥没。当尔之时诸天泣泪。水旱不调五谷不熟。

灾疫流行死亡者众。人民勤苦县官侵克。不循道理皆思乐乱。恶人转多善者甚少。日月转促人命转短。菩萨比丘众魔驱逐不预众会。菩萨入山福德之处。淡泊自守以为倾快。寿命延长诸天卫护。一切十二部经寻复化灭。不见文字。沙门袈裟自然变白。圣王去后吾法灭尽。譬如油灯临欲灭时。光更猛盛。于是便灭。吾法尽时亦如灯灭。自此之后难可覩缕。如是久后。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大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草木荣敷。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

损法部第九

如仁王经云。后五浊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龙八部一切神王。国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恃高贵灭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听。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统官制众安籍记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兵奴为比丘受别请法。知识比丘共为一心。亲善比丘为作斋会。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当知尔时正法将灭不久。大王。法末世时。有诸比丘四部弟子国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横与佛法众僧作大法制。作诸罪过非法非律系缚比丘。如狱囚法。当尔之时法灭不久。大王。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四部弟子。诸小国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护三宝者。转更灭破三宝。如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肉。非外道也。各坏我佛法得大罪过。正教衰薄民无正行。以渐为恶其寿日减。至若干百岁。人坏佛教。无复孝子。六亲不和。天神不佑。疾疫恶鬼日来侵害。灾怪首尾连祸从衡。死入地狱饿鬼畜生。若出为人。兵奴果报。如响如影。如人夜书火灭字存。三界果报亦复如是。大王。未来世中一切国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横与佛弟子书记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为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统官摄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统共相摄缚。如狱囚法兵奴之法。当尔之时佛法不久。

又舍利弗问经云。佛告舍利弗。我寻泥洹。大迦叶等当共分别为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异。迦叶传付阿难。阿难复付末田地。末田地复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传付优波笈多。优波笈多后孔雀输柯王世弘经律。其孙名曰弗沙蜜多罗。嗣正王位。顾问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灭时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为二。犹如先王造八万四千塔。舍倾国物供养三宝。此其一也。若其不尔。便应反之。毁塔灭法残害息心四众。此其二也。名虽好恶俱不朽也。王曰。我无威德以及先王。当建次业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鸡雀寺。寺有二石师子。号吼动地。王大惊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

入。驱逼兵将。诈行死害。蹴令勤与。呼摄七众。一切集会。问曰。坏塔好。坏房好。金曰。愿皆勿坏。如不得已坏房可耳。王大忿励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无问少长。血流成川。坏诸塔寺八百余所。诸清信士举声号噉。悲哭懊恼。王取囚系加其鞭罚。五百罗汉登南山获免。山谷隐嶮军甲不能至。王恐不济赏募诸国。若得一首即赏金钱三千。时有君徒钵叹阿罗汉。乃佛所嘱累流通。一人化作无量人。捉无量比丘比丘尼头。处处受金。王诸库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钵叹阿罗汉。现身入灭尽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无伤损。次烧经台。火始就然。焰及经。弥勒菩萨以神通力。接我经律上兜率天。次至身齿塔。塔神曰。有虫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与。今誓令护法。以女与之。使王心伏。虫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压王及四部兵众。一时皆死。王家子孙于斯顿尽。其后有王性甚良善。弥勒菩萨化作三百童子。下于人间以求佛道。从五百罗汉咨受法教。国土男女复共出家。还复滋繁。罗汉上天接取经律。还于人间。时有比丘。名曰总闻。咨诸罗汉。及与国王分我经律。多立台馆。为求学来难。王玄策行传云。摩伽陀国菩提寺主。达磨师问汉勅使。知此佛法盛行。达磨师云。佛法当今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王。梦大海水中心浊四边清。请迦叶佛解云。后释迦末代佛法。中天竺无。所以中浊也。总向四方。所以四边清也。

述曰。自佛法东流已来。震旦已三度为诸恶王废损佛法。第一赫运勃勃号为夏国。被破长安遇僧皆杀。第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灭三宝。后悔皓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还俗。此之三君为灭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癩疮。死入地狱。有人暴死见入地狱受大极苦。具如别传。唐临冥报记述。

颂曰。

圣迹隐显	随人废兴	至诚即感
匪信难矜	冀存敬学	教被真宗
迷斯厥理	宁解困穷◎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杂要篇第九十九(此有十部)

- 述意部
- 四依部
- 四果部
- 四食部
- 净口部
- 鸣钟部
- 入众部
- 求法部
- 衰相部
- 杂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繁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经论浩博具录难周。记传纷纶事有广略。所以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鬱尔咸在。搜检条章讨撮枢要。缉缀纸笔具列前篇。其余杂务汲引济俗。现可行者。疏之于后。冀令昏昧渐除法灯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钝时浇信坚难具。行浅德劣智正易迷。要须机教相符文理洞备。故经曰。虽诵千章不行何益。今立正义须凭宗意。教有权实。行有昏明。故得月而指自忘。得意而言自息。岂意得道门犹行封滞。故经说四依区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开士。谓从初贤至于极圣。人资无漏。法体性空。据此依承圣无邪倒。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着粪扫衣。头陀兰若树下而坐。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末代之龟镜。信是众行之宗师。大圣致词终无虚设。准教行事毕正非邪。初二四依非今俗用。附在别章且述法依。验知邪正惟以无相好佛尚惑魔形。况有识凡夫能无受乱。故立法依显成楷定也。

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惟情有。法乃轨模。性空正理。体离非妄。即用此法为正法依。涅槃经极教盛明斯辙。今行事者随情妄述。多弃法逐人。从人起则。致乖遗寄陷溺身心。若能反彼俗心凭准圣量。隐心行务知非性空。秉持此心以为道路。一分知非明顺空理。一分厌观。明违有事。如此安心名修趣法性真道。

第二依义不依语者。语是言说。正是张筌。义为达理。化物之道。证解已后虑绝杜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故经有舍筏之喻。人怀目击之谈。不以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无宜不晓。今谓得义。乃是诵言。真行道者。常观常破。常观依语。常破随义。谓言随义。还是诵言。但无始妄习执见铿然。静退详研方知此过。不尔奔飞追声不及。又可思惟。

第三依智不依识者。谓识现行随尘分别。眼色耳声耽迷不觉。与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圣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执尘为识外。所以化导无由。舍之是知。滞归凡识。倒遣圣心。愚迷履历。常沦三倒。勇励特达。念动即知。名为依识。知流须返。名随分智。如是加功渐增明大。后见尘境知非外来。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生增生爱。思择不已解异牛羊。有人问。卿立如此论明智异愚如何达观犹称凡识。答圣智无涯积空显德。岂惟一述即谓清升。此但得语。随言还执。深知此执。无始习熏。三祇无间。方能倾尽。杂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于是乎在。如经说。初地行施余随分修。高轨立仪令人修学。何言一解剩能穷智。必智可穷。未曰高胜。今人口诵其空心未忘有。腾空不起入火逾难。俱是心相封迷故尔。后得通达随心转用。岂不鸟之游空。自常如布之火漈。不足怪也。

第四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此之两经并圣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晓之。则无事不通。有疑皆决。但群生性识深浅利钝不同。致令大圣随情别说。然据至道但是自心。故经云。三界上下法义唯心。此就世界依报以明心也。又云。如如与真际。涅槃及法界。种种意生身。佛说唯心量。此据出世法体以明心也。终究至实毕到斯源。随流赴感还宗了义。故加以法约定权机也。

如大集经云。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有四依法亦不可尽。何等为四。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法不依人。云何依义不依语。语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说。义者解出世法无文字相。语者若说布施戒忍进禅智慧调伏拥护。义者知施戒忍进禅智慧入于平等。语者称说生死。义者知生死无性。语者说涅槃味。义者知涅槃无性。语者若说乘随所安止。义者善

知诸乘入一相智门。语者若说诸舍。义者三种清净。语者说身口意受持净戒功德威仪。义者了身口意皆无所作而能护持一切净戒。语者若说忍辱断除恚怒贡高憍慢。义者了达诸法得无生忍。语者若说勤行一切善根。义者安住精进无有始终。语者若说诸禅解脱三昧三摩跋提。义者知灭尽定。语者悉能闻持一切文字智能根本。义者知是慧义不可宣说。语者说三十七助道之法。义者正知修行诸助道法能证于果。语者说苦集道谛。义者于灭谛。语者说无明根本乃至生缘老死。义者知无明灭乃至老死灭。语者说助定慧法。义者明解脱智。语者说贪恚痴。义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脱。语者说障碍法。义者得无碍解脱。语者称说三宝无量功德。义者三宝功德离欲法性同无为相。语者说从发心至坐道场修集庄严菩提功德。义者以一念慧觉一切法。舍利弗。举要言之。能说八万四千法聚是名为语。知诸文字不可宣说。是名为义。

云何依智不依于识。识者四识住处。何等为四。色识住处。受想行识住处。智者解了四识性无所住。识者若识地大水火风大。智者识住四大法性无别。识者眼识色住。耳鼻舌身意识法住。智者内性寂灭外无所行。了知识法无有忆想。识者专取所缘思惟分别。智者心无所缘不取相貌。于诸法中无所怖求。识者行有为法。智者知无所行无为法性无有识知。识者生住灭相。智者无生住灭相。舍利弗。是名依智不依于识。

云何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不了义经者。分别修道。了义经者。不分别果。不了义经者。所作何业信有果报。了义经者。尽诸烦恼。不了义经者。呵诸烦恼。了义经者。赞白净法。不了义经者。说生死苦恼。了义经者。说生死涅槃一相无二。不了义经者。赞说种种庄严文字。了义经者。说甚深经难持难了。不了义经者。多为众生说罪福相令闻法者心生欣戚。了义经者。凡所演说必令听者心得调伏。不了义经者。若说我人众生等。无有施受者。而为他说有施受。了义经者。说空无相无愿无作。无有我人众生作者受者。常说无量诸解脱门。是名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云何依法不依于人。人者摄取人见作者受者。法者解无人见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萨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乐。怜愍世间生大悲心。于人天中多所饶润。所谓诸佛等。依世谛故。为化众生。故作是说。若有摄取如是见者。是谓依人。如来为化摄人见者。故说依法不依于人。一切平等无别异性。犹如虚空。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终不复离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于人。舍利弗。是名菩萨摩訶萨四依无尽。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地道经云。其修行者已得初果道迹。知诸五欲皆归无常。不能尽除。所以者何。由见色声香味细滑之念。故起爱欲未能断除。譬如梵志。净洁自喜。诣下舍后。卒污于指。行语金师。指污不净。以火烧之。金师谏曰。勿发是心。有余方便除此不净。以灰土拭之。用水洗之。设吾火烧卿不能忍。火热毒痛自触其身。更甚于前。梵志子闻即怀瞋恚。便骂金师。莫以己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谓人不堪。吾无所用手有垢污。不敢行路畏人触我。吾儆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术天文地理。一切典籍无不知之。曷因不净着五手指。勿得停久。当随我言除其指秽也。金师闻之。烧钳正赤以榻彼指。梵志得热痛不能忍。掣指着口。金师大笑。谓年少言。卿自称誉。聪明博学。采古知今。无不该通。清静无瑕。于今无耐。持不净指含着口中。当知轻躁未足为师。梵志报曰。不遭痛时见指不净。适遇火毒即忘指秽。求道如是。长夜修习离于爱欲。适见好色淫意还动。所以者何。诸根未制。诸漏未尽。邪根未除。正定未发。宿爱不除。染欲还起。于是颂曰。

以见色欲求所习 虽便解义至道迹
头戴想华续闻香 如江诣海志欲然

第二道迹斯陀含人。自念我身。不宜习此淫欲如余凡夫。说情欲秽乐于无欲。昼夜观察修习污露。淫怒痴渺得往来道。一反还世断勤苦原。以得往还。于诸爱欲无起清静。淫怒痴薄。心常未断。固有恼患。譬如男子有妇端正面目无瑕。以诸璎珞庄严其身。夫甚爱敬。虽有是色。然是淫鬼。非是真人。唯人肉血以为饮食。有人语夫。卿妇罗刹肉血为食。夫不信人数数语之。夫心遂疑意欲试之。夜卧扬出鼾声如眠。妇谓定眠。窃起出城。诣于冢间。夫寻逐后。见妇脱衣及诸宝饰却着一面。面色变恶。口出长牙。头上焰然。眼赤如火。甚为可畏。前近死人。手搯其肉。口啮食之。夫见如是。尔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还家卧于床上。妇即寻还来趣夫床。复卧如故。其夫见妇庄严璎珞面色端正。乃还亲近。假使念之在于冢间噉死人肉。心虽秽厌又怀恐怖。回心观妇还起欲心。得往还道斯陀含人若见外形端正姝好。淫意还动。若说污露瑕秽不净淫意即灭。于是颂曰。

变化人身如脱铠 作淫鬼形诣冢间
便噉死尸如食饮 夫尔乃知是罗刹

第三道迹阿那含人。得不还者。见前得往还者。心自念言。吾于欲界三结已薄。其余渺耳。还观圣谛见欲爱之瑕。多苦少安。不宜习欲如凡众庶。志在情欲如苍蝇着尸。吾何不除。令淫怒痴得灭无余。得尽漏禅然后安隐。譬如有人在于盛暑。不能堪热求扇自扇。慕水洗浴。往来如是。见淫怒痴。以为甚热。念求不还。于是修行作恶露观。永脱色欲及诸怒痴。谛见五阴所从起灭。灭尽为定。知见如是。便断五结而无阴盖。得不还道。阿那含果不退还世。以脱爱欲无有诸痴。淫鬼之患即获清凉。无有众热。若覩色欲常见不净则知瑕秽。譬如远方有贾客来各当疲极。值二十九日夜冥无月。至于半夜来到城门。门闭不开。绕至南墙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尸鸡狗杂类之虫。或活或死。或沈或浮。百千万亿。跳踉戏乐。并及城中扫除粪秽。发毛便利悉弃水中。众人远客。初未曾至不识是非。疲极饥渴恣意饮之。并患热乏脱衣沐浴。身觉止疲安隐喜卧。至于天明疲解寤已。更诣池所欲取水用。见水不净非常污恶。或有舍走。或有闭目。或有塞鼻。或有呕吐。于是颂曰。

譬如城傍水	种种居不净
远来值门闭	众共止此池
初来不觉知	饥渴而取饮
并洗除热乏	疲极得卧寐
天晓至水边	审覩知不净
众人共厌恶	各各怀呕吐
以得第三道	见欲乐不安
入禅定无患	观欲如瑕水

尔时那含。修行道时。乐于禅定。省于爱欲。如彼贾客恶不净水。亦如婴儿痴弄不净。年渐长大舍前所戏更乐余事。至于老迈悉舍前法。以法自娱。已得不还之道亦复如是。见诸生死五道所乐。犹如小儿戏。转更精进。欲脱始终。不乐求生。于是颂曰。

譬如有小儿	在地弄不净
年遂向长大	舍戏转乐余
修行亦如是	求护度三界
尔时遂精进	具足成四道

第四无学罗汉。修行道时。以在学地不乐始终都无所乐。弗贪三界。断一保证。三毒永亡。志念根力及诸觉意。见灭为寂譬如王放醉象牙利凶恶遇者皆

死。亦如毒龙常吐毒气值者悉亡。亦如蚊虻常怀瞋毒触者并害。三毒烦恼亦复如是。兴触皆害坠堕三界。唯有十力觉意解脱。无能除断。修行自念。当如今时。已成罗汉。得无所著。诸漏永尽。修洁梵行。所作已办。弃舍重担。逮得己利。生死已断。获平等慧。成无学法。以度彼此。于是颂曰。

其王放醉象	凶害牙甚利
诸龙蛇怀毒	遇者皆当死
皆化令调伏	还得善摄心
众患尽无余	三界无所畏
修行住学地	不动成圣道
已逮得己利	度苦常获安
已绝于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诸尘劳	如水澣衣垢
是谓为正士	随顺佛圣教
最上无尘垢	故说无学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之类有四种食长养众生。何等为四。所谓段食。或大或小。更乐食念食识食。是谓四食。彼云何段食。谓今人所食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谓段食。云何更乐食。谓衣裳伞盖杂香华熏火。及香油与妇人集聚。诸余身体所更乐者。是谓更乐食。云何念食。谓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说。或以体触。及诸所持之法。是谓念食。云何识食。谓意之所知。梵天为首。乃至有想无想天。以识为食。是谓识食。以此四食流转生死。

又增一经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诸法由食而存。眼以眠为食。耳以声为食。鼻以香为食。舌以味为食。身以细滑为食。意以法为食。涅槃以无放逸为食。

尔时佛告诸比丘。如此妙法夫观食有九事。人间有四食。一段食。二更乐食。三念食。四识食。复有五种。是出世间食。一禅食。二愿食。三念食。四八解脱食。五喜食。是出世间之表。当共专念舍除四种之食。求办出世之食。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信心悲心以种种食施人。命终生质多罗天受种种乐。命终得受人身。大富饶财。常行正法。

又正法念经云。若有众生见诸病人。施其汤药令离病苦。命终生欲境天受五欲乐。从天命终若得人身。大富多财。若见病人临终渴病。以石蜜浆。若冰水施。此人命终生清凉天受天快乐。从天命终得受人身常离饥渴。

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监食人。欲知生熟咸酢。得贮掌中舌舐尝之(齐法经不许口尝者为无好心贪心尝故犯)。

净口部第五

如十诵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着口中。三回转之。是名净口法。

又僧祇律云。尔时世尊大会说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风而住。佛知而故问。是比丘何故独坐。答言。世尊。制戒不听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污人。故在下风。佛言。听用嚼木。极长十六指。极短四指以上。嚼时当在屏处先净洗手。嚼已水洗弃之。嚼时不得咽之。若医言为差病。须咽者听。若无齿者。当用灰虏土砖礲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行水当净水。先洗手器然后行水。若手污者。当以叶承取。若口饮时。不得没唇使器着额。当拄唇而饮。饮时不得尽饮。当留少许洩荡已从口处弃之。行水人当好护净器。若见没唇着额者。当放置一处以草帜。令人知不净。若行非时浆饮。亦如前法。

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应净洗手。不得龕洗五指。复不得齐至腋。当齐手腕以前令净。不得粗鲁洗不得揩令血出。当以巨摩草末若灰土(澡豆皂荚)洗手。揩令作声。净洗手已更相揩者。便名不净。应更洗手。比丘食前当护手。若摩头捉衣。等更须洗(比丘尚尔白衣亦然)读经受食等准用行之手净尚尔。何况手杀生命饮血噉肉以污身口。纵欲传法心亦不净。

又四分律云。时诸比丘患屋内臭。佛言。应洒扫。若故臭以香泥泥。若复臭应屋四角悬香。

又十诵律云。时有比丘不嚼杨枝口中气臭。白佛。佛言。听嚼杨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风。四除热病。五除痰癢。复有五事利益。一除风。二除热。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

又四分律云。不嚼杨枝有五过失。一口气臭。二不善别味。三热瘕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

又五分律云。嚼已应洗弃之。以恐虫食故死。又三千威仪云。用杨枝有五事。一断当如度。二破当如法。三嚼头不得过三分。四梳齿当中三齿。五当汁澡自用。

刮舌有五事。一不得过三反。二舌上血出当止。三不得大振手污僧伽梨若足。四弃杨枝莫当人道。五当着屏处。

鸣钟部第六

如付法藏经云。时有国王名罽膩咤。贪虐无道数出征伐。劳役人民不知厌足。欲王四海戍备边境。亲戚分离。若斯之苦。何时宁息。宜可同心共摒除之。然后我等乃当快乐。因王病虐以被镇之。人坐其上须臾气绝。由听马鸣比丘说法缘故。生大海中作千头鱼剑轮回注斩截其首。续复寻生次第更斩。如是展转乃至无量。须臾之间头满大海。时有罗汉为僧维那。王即白言。今此剑轮闻捷稚音。即便停止。于其中间苦痛小息。唯愿大德垂哀矜愍。若鸣捷稚延令长久。罗汉愍念为长打之。过七日已受苦便毕。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传。长打捷稚。至于今日。犹故如本。

述曰。既知经意。鸣钟济苦。兼以集众。即须维那。将欲打钟。敛容合掌。发愿利生之意。因钟念善。便受苦毕。

又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时。愿一切恶道诸苦并皆停止。若闻钟声兼说偈赞。得除五百亿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	除结尽无余
露地击捷稚	比丘闻当集
诸欲闻法人	度流生死海
闻此妙响音	尽当来集此

依别经偈云。

闻钟卧不起	护塔善神瞋
现在缘果薄	来报受蛇身

所在闻钟声	卧者必须起
合掌发善心	贤圣皆欢喜
洪钟震响觉群生	声遍十方无量土
含识群生普闻知	拔除众生长夜苦
六识常昏终夜苦	无明被覆久迷情
昼夜闻钟开觉寤	怡神净刹得神通

依宣律师住持感应记云。祇桓戒律院内有铜钟重三十万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圣众。目连以通力击之。声震远闻。台高七丈。钟形如吴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称尺之形。目连所击随事所表声出告知。凡僧打者。但声出而已。其戒场院内复有大钟。台高四百尺。上有金钟重十万斤。形如杯器。上有千轮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复有九龙八功德水种种诸相庄严。此之大钟劫初之时轮王所造。圣人受戒。已得通者击之。声震三千。一切圣人闻皆证果。恶趣闻者识宿命。祇桓别有论师院。有一铜钟形如腰鼓。是干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释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异学外道欲来击论。则使神通罗汉击之。声震三千。诸外道等将欲击扬闻此钟声。诸根讷钝无敢发言。若有好心请决疑者。闻此钟声开发菩提得不退转。

复有别院名修多罗院。有一石钟形如吴样。如青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银隐起。东西两面有大宝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曜。状若华形。周匝作十方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时。钟上有诸化佛说十二部经。舍卫城童男童女。悉来听之闻法证圣。犯欲之者则不闻法。摩尼大将以金刚杵击之。百亿世界中声。闻于光明中悉闻百千释迦佛说修多罗经。此钟是拘楼秦佛所造。彼佛灭度后。娑竭龙王收去。至释迦佛兴。龙复将来。至佛灭度已钟先唱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钟鼻诸天闻皆涕泣。龙后将去。

又阿难房前有一铜磬。可受五升。盘子四边悉黄金镂。作过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为九龙形。背上立天人像。执椎击之。声振三千。音中亦说诸佛教诫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灭后。娑竭龙王亦收入海宫中。

◎

◎入众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众当具五法。一应以慈心。二应自卑下如拭尘巾。三应知坐起法。若见上座不应安坐。若见下座不应起立。四至彼僧中不为杂说谈世俗事。若自说若请他说。五若见僧中不可意事心不安忍。应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论云。佛圣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种法。一贤圣语。二贤圣默(今见斋会之处。后生前到。已得上好之处若见上座老师。来都不起迎送逊让坐处。灭法之深。寔犹年少。复见向他贵胜之家。或经新丧重孝。或为考妣远忌设斋。僧众放荡情欢誼闹乱众。岂免俗讥高僧之类)。三千威仪经云。凡欲上床当具七法。一庠踞床。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床有声。四不得大拂床有声。五不得大咤叹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群卧。七以时节早起。地持论云。若见众生当慰问欢颜先语平视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萨知他众生有实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说。亦不赞叹。有赞叹者。不唱善哉。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故。梁摄论云。菩萨若见众生当欢笑先言然后共语故。

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过失。一凶恶不忍。二后悔恨。三多人不爱。四恶声流布。五死堕恶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经云。若不成就六法。则不能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何等为六。一不乐闻。二虽闻法不摄耳听。三不为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护。六不成就顺忍。反此六种则能远尘垢得法眼净。

又萨婆多论云。无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着法衣威仪具足。杂心论云。知足现在处起。少欲于未来世处起。现在不取一钱难。未来不取转轮王易。又涅槃经云。于未得之财不生贪名少欲。于已得之财不生贪名知足。知足是现在。少欲是未来。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种衰损。一者须发衰损。以彼须发色变坏故。二者身相衰损。形色肤力皆衰损故。三者作业衰损。发言气上喘息逾急身颤掉故。住便偻曲。以其腰脊皆无力故。坐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虚劣故。凡所思惟智识愚钝念昏乱故。四者受用衰损。于现资具受劣故。于戏乐具一切不能现受用故。于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损。寿量将尽邻近死故。遇少死缘不堪忍

故。阿含经云。头白有四因缘。一者火多。二者忧多。三者病多。四者种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缘。一少食。二有忧。三多愁。四有病。未调有四事先不语人。一头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可避。亦不可却。一切味不过八种。一苦。二涩。三辛。四咸。五淡。六甜。七酢。八不了了味。

杂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难陀比丘在道行。张大圆盖。诸居士遥见。谓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谛视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应持盖在道行。亦不应悬。为天雨雨时。听在寺内。树皮若叶若竹作盖。亦不许捉王大扇。若行患热。听以树叶杂物作扇。时诸比丘患虫草尘露堕身上。佛言听作拂。若以草树皮叶。或以缕线。裁碎缁帛作。时有比丘得尾拂。佛言。听畜。时有年少比丘不解时事数相涉。听用算子记数。

又四分律云。时诸比丘自作伎。若吹呗供养。佛言。不应尔。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养。佛言听。

又佛言。彼不知供养塔饮食。谁当应食佛言。比丘。若沙弥。若优婆塞若经营作者应食。

又萨婆多论云。凡出家人市买之法。不得下价索他物。得突吉罗。众僧衣未三唱得益价。三唱已不应益。众僧亦不应与衣。已属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应悔。设悔莫还。众僧亦莫还。

又新婆沙论问。异生圣者。谁有怖耶。有作是说。异生有怖(异生旧名凡夫)圣者无怖。所以者何。圣者已离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恶名畏。三怯众畏。四命终畏。五恶趣畏。

又杂宝藏经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鱼脑中出。鱼身长二十八万里。此珠名曰金刚坚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见悉消灭。又见光触身亦复消毒。第二力者。热病之人见则除愈。光触其身亦复得差。第三力者。人有无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亲善。诸天一爪甲价直一阎浮提人物。

又四分律云。时诸比丘患蛇入屋。未离欲比丘恐怖。佛言。听惊。若以筒盛弃之。若以绳系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槛盛出弃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团扫帚。盛裹弃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昼患燕鸟

入。佛言。听织作笼疏障。若作向椽子遮。时有老病比丘。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尔。听以器盛。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若虱出筒应作盖塞(随其寒暑加以膩食将养之也)。

又四分律云。时六群比丘诵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书呪枝节呪刹利呪。知人生死吉凶呪。解诸音声呪。佛言。不应尔。彼教他彼以活命。佛言。皆不应尔。

尔时世尊在毘舍离国。时诸离奢乘象马车乘犍輿。捉持刀剑。来欲见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内问讯世尊。时白衣持刀剑来寄诸比丘藏。畏慎不敢受。佛言。为檀越牢坚固藏举者听。

又五百问事云。不得口吹经上尘。像尘准之。虽非正经然须慎之。亦不得烧故经。得重罪如烧父母。不知有罪者轻。

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事无利益。一坏眼。二坏色。三身羸。四衣垢坏。五卧具坏。六生犯戒缘。七增世俗话。看病法者。僧祇律云。病人有九法成就。必当横死。一知非饶益食贪食。二不知筹量。三内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擿吐出。五已消应出而强持。六食不随病。七随病食而不筹量。八懈怠。九无慧。

又月上女经云。维摩诘妻。名曰无垢。其妻九月生女。名为月上。

又佛说离垢施女经云。波斯匿王有女。名曰维摩罗达。晋言离垢施。厥年十二。端正殊妙极有聪慧。

又转女身经云。须达长者妻。名曰净日。有女名无垢光。

颂曰。

舍遗简要	冀舍危嶮	万行贞固
六尘方掩	烈烈霜心	昭昭玉检
如彼琼珪	皎无瑕点◎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传记篇第一百(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翻译部
- 杂集部
- 般若部
- 兴福部
- 历算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九河疏迹策蕴灵丘。四彻中绳书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绿检黄绳六甲灵蜚之字。岂若如来秘藏譬彼明珠。诸佛所师同夫净镜。鹿苑四谛之法。尼园八藏之文。香山巨力岂云能负。龙宫宝篋亦未能筹。良由吾师释迦德本深构树自三祇之初。妙果独高。成于百劫之末。总法界而为智。竟虚空以作身。宁惟气禀二仪道周万物而已哉。故身无不在。量极规矩之外。智无不为。用绝思议之表。不可以人事测。岂得以处所论乃三界之大师。万古之独步。吾自庸才谈何以尽。纵使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述易删诗。予赐之言语。商偃之文学。爰及左元放葛稚川河上公柱下史。并驱于方内。何足道哉。自我含灵福尽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应身粒碎流血何追。争决最后之疑。竞奉临终之供。呜呼智炬慈云消灭。长夜诸子诚可悲夫。于是瞻相好于香檀。记筌蹄于贝叶。三藏受持。四依补处。而我师风无坠。特恃斯乎。但正像浸移群情矫薄。人代今古暨乎季运。既当徂北。稍复东渐所以金人梦刘庄之寝。摩腾伾蔡愔之劝。遗教之流汉地。创发此焉。迄今六百余年矣。自后康僧会。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继踵来仪。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侣。慧严慧观之徒。并能销声桂冠翕然归向。爰至皇唐。玄奘法师德隆终古声高宇宙。涉历诸国百有五十。翻译经论千有五百。尽善尽美。可称可赞。前后宝轴。几向五千。法门弘阐。缙门繁炽。道俗蒙益。焉可胜言。吾少习周孔之文典。晚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欤。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沈泥。本号离欲之逸人。摧邪之大将。吾欣俦党。

其谓此乎。今列前后翻译。总有一十八代所出众经五千余卷。佛法东流三度灭法失译经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今此所列总述帝王年代大小乘经部帙纲要。具录人法寄存大本。兼述古今道俗英贤博学。依傍佛经。所出百家诸子向有三千余卷。又列帝王前后兴福多少。又列佛降阎浮隐显年代。略算时节。如是要用并附其后。庶将来哲同鉴博记矣。

翻译部第二

窃观上代有经已来。贤德笔受。每至度语。无不称云译胡为汉。且东夏九州岛名西域为天竺者。是总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称此方为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盖承声有楚夏耳。若当称汉。汉止刘氏两代一号。已后禅让魏晋不同。须依帝王称谓甄别。今为此录悉改正之。又胡之杂戎。乃是西方边俗。类此方有羌蛮夷之属。何得经书乃云胡语。佛生天竺。彼土土族婆罗门者。总称为梵。梵者清净也。承裔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为下。劫初来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为人。仍其本名。故称为梵。语言及书既象于天。是以彼云梵书梵语。如旧日僧悉称俗姓。云释迦者。起自秦代。有沙门释道安。独拔当时。居然超悟。乃云。既存剃染绍继释迦。子虽异父而姓无殊。今者出家宜悉称释。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释种。众咸叹服。其四姓者。一刹帝力。此是王种。二婆罗门。是高行人。三名毘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为卑下。如此土皂隶。而安正当晋秦之时。刊定目录。删注群经。自号弥天。措摸季叶。犹言译胡为秦。此亦昆山之一砾。未尽美焉。但上来有胡言处。并以梵字替之。庶后哲善谈得其正真者也。

后汉朝译传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经律等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失译经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

前魏朝传译僧六人。所出经律等一十三部(二十四卷)。

南吴孙氏传译道俗四人。所出经传等一百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失译经一百一十部二百九十一卷)。

西晋朝传译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经戒等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失译经八部一十五卷)。

东晋朝传译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经传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失译经五十三部五十六卷)。

前秦符氏传译僧八人。所出经传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传译僧一人。所出经十四部(二十一卷。失译经八部十一卷)。

后秦姚氏传译僧八人。所出经传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

北凉沮渠氏传译道俗八人。所出经传三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失译经五部一十七卷)。

宋朝传译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经传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卷)。

前齐朝传译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经传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

梁朝传译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经律传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卷)。

后魏元氏传译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经论传录八十七部(三百二卷)。

后齐高氏传译道俗二人。所出经论七部(五十三卷)。

后周宇文氏传译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经论天文等三十部(一百四卷)。

陈朝传译道俗三人。所出经论传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传译道俗二十余人。所出经论等九十余部(五百一十余卷)。

皇朝传译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经论等二百余部(一千五百余卷)。

众经律论传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万六千一百七十纸)三百二十六帙(除新翻经)。

大乘经一译二百四部(六百八十五卷一万一千四十二纸)六十六帙。

大乘经重翻二百二部(四百九十七卷七千二百九十纸)四十九帙。

小乘经一译一百八部(四百三十五卷六千六百九十纸)四十九帙。

小乘经重翻九十六部(一百一十四卷九百七十七纸)六袂。

小乘律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五千八百一十三纸)二十八袂。

大乘论七十四部(五百二卷。九千一百三十纸)五十二袂。

小乘论三十三部(六百七十六卷。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七纸)六十八袂。

贤圣集传四十九部(一百八十四卷。二千八百八纸)一十八袂。

杂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静济。敷字群品汲引尘矇。随机候而设谋猷。逐性欲而陈声教。纲罗一化统括大千。受其道者难訾。传其宗者易晓。遂能流被东夏。时经六百。翻译方言。卷数五千。英俊道俗。依傍圣宗。所出文记三千余卷。庄严佛法显扬圣教。文华旨奥殊妙可观。历代隐显部袂散落。虽有大数。不足者多。寻访长安减向千卷。唯闻庐山东林之寺。即是晋时慧远法师所造伽蓝。纲维住持一切诸经及以杂集。各造别藏安置并足。知事守固禁掌极牢。更相替代传授领数。虑后法灭知教全焉。今随所见闻者。具列如左(后见有者冀补兹处)。

耆阁崛山解(见僧佑录)

众经目

右二部西晋沙门竺法护出。

即色游玄论 辩三乘论

释蒙论 圣不辩知论

道行指归 本业四谛序

本起四谛序

右七部七卷。至东晋哀帝时。沙门支遁撰(字道林)。

毘昙指归

右一卷。至哀帝时沙门竺僧虔撰。

历游天竺记传

右一卷。至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撰。

法性论 明报应论

释三报论 辩心识论

不敬王者论 沙门袒服论

佛影赞 妙法莲华经序

修行方便禅经序

三法度论序 大智度论序

大智度论要略钞二十卷

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法师答)

右十三部。总有三十五卷。至晋孝武及安帝时。庐山沙门释慧远撰。

神无形论

右一卷。至东晋帝时。杨都瓦官寺沙门释僧敷撰。

维摩诘经子注五卷 穷通论

右二部六卷。至晋孝武帝时。庐山东林寺沙门释昙诜撰(是远法师弟子)。

人物始义论

右一卷。至晋武帝时。沙门释法畅撰。

高逸沙门传

右一卷至晋孝武帝时。剡东仰山沙门释法济撰。

立本论九篇 六识指归十二首

右二卷。至晋孝武帝时。荆州上明寺沙门释昙微撰。

马鸣菩萨传 龙树菩萨传

提婆菩萨传 实相论(什法师注)

右四卷。至后秦晋安帝时。天竺国鸠摩罗什法师译撰。

般若无知论 不真空论

物不迁论 涅槃无名论

右四卷。至晋安帝时。京兆沙门释僧肇撰。

释驳论

右一卷至晋安帝时。沙门释道常撰。

善不受报论 佛无净土论

应有缘论 顿悟成佛论

佛性当有论 法身无色论

二谛论

右七卷。至宋朝初。龙光寺沙门释竺道生撰。

三宝记二十卷 净住子二十卷

宣明验三卷 杂义记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齐司徒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撰。

承天达性论 冤魂志二卷

诫杀训一卷

右此三部。齐光禄大夫颜之推撰。

述僧中食论一卷

右此一部南齐沈休文撰。

冥祥记十卷

右此一部齐王琰撰。

出三藏集记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记十卷

萨婆多师资传五卷

释迦谱四卷 大集等三经记

贤愚经记 集三藏因缘记

律分五部记 经来汉地四部记

律分十八部记 十诵律五百罗汉记

善见律毘婆沙记

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扬州建安寺沙门释僧佑撰。

众经要揽法偈二十一首

右一卷梁武帝时。沙门释道欢撰。

起信论疏二卷

右一部梁太清四年。真谛法师出。

众经要抄一部并目录十八卷

右一部梁帝勅庄严寺沙门释僧旻等。于定林上寺撰出。

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

右此一录四卷。梁帝勅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撰。

经律异相一部并目录五十五卷

名僧传并序目三十一卷

众经供圣僧法五卷

众经目录四卷

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

众经诸佛名三卷(十六年出)

众经拥护国土诸龙名录一卷

众经忏悔灭罪法三卷

出要律仪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帝勅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撰集。

大般涅槃经子注七十卷

右此一部七十卷。梁朝建安寺沙门释慧明注。

义林八十卷

右此一部八十卷。梁简文帝勅开善寺沙门释智藏等二十大德撰。

内典博要四十卷

右此一部四十卷。湘东王记室虞孝敬撰颇同皇览类苑之流。后得出家改名慧命。

高僧传十四卷并目录

右此一部。梁朝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

伐魔诏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僧会撰。

转法轮论一百八十卷

右此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勅大德并学士撰。

婆罗门天文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摩勒国沙门释达摩流支法师译出。

大品经子注五十卷或百卷

右一部。梁武帝注。

法宝连璧二百卷

右此一部。梁简文帝萧纲。在储宫日。躬览内经。指挥科域。令诸学士编写连成。有同华林遍略。

京师塔寺记二十卷

右此一部。梁朝尚书兵部郎中兼史学士臣刘璆勅撰。

神不灭论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郑道子撰。

婆薮盘豆传一卷 翻外国语七卷

众经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陈朝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拘那罗。陈翻云真谛。译出。

雒阳地伽蓝记五卷

右此一部五卷。至元魏邺都期城郡守杨衒之撰。

五明论(声明 医方 工巧 呪术 因明)

右此五论。至魏明帝时。波头摩国三藏律师攘那跋陀罗共阇那耶舍。于长安旧城译。

周众经要二十二卷

一百二十法门

右此二部二十三卷。魏丞相王宇文黑泰命沙门释昙显等撰。

释老子化胡传

十八条难道章

右二卷周朝。新州愿果寺沙门释僧勣撰。

散华论八卷

右一部八卷。周朝扬州栖玄寺沙门释慧善撰。

至道论 淳德论 遣执论

不杀论 去是非论 修空论

影喻论 法界宝人铭

厌食想文 僧崖菩萨传

韶法师传 验善知识传

右此十二部十二卷。周朝武帝。沙门释亡名著。

三宝集十一卷

右一部十一卷。周朝武帝。沙门释静蔼依诸经撰。

三教论

右此一卷。周朝武帝。沙门释道安撰。

笑道论三卷

右一部三卷。周朝武帝勅前司隶母极伯甄鸾铨。衡佛道二教作。

周高祖问难佛法二卷

右一部二卷。周武帝共前僧邺都任道林论议武帝勅撰。

王氏破邪论一卷

右一部一卷。周武帝时。相州前沙门王明广对卫元嵩破佛法事。

安民论十二卷 陶神论十卷

因果论二卷 圣迹记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大慈寺沙门释灵裕撰。

对根起行杂录集三十六卷

三阶位别录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真寂寺沙门释信行撰。

众经目录七卷

右此七卷。隋朝开皇十四年。大兴善寺沙门释法经等二十大德奉 勅撰。杨化寺释僧穆。日严寺沙门彦琮。区域条分翫缕缉缀。

十种大乘论一卷

右此一部隋大兴善寺沙门释僧璨撰。

论场三十一卷

右此一部三十一卷。隋大兴善寺沙门成都释僧琨集。

凡圣六行法二十卷(亦有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成者)

右此一部凡四十六卷。隋沧州逸沙门释道正撰。

达摩笈多传四卷

通极论一卷 辩教论一卷

辩正论一卷 通学论一卷

善财童子诸知识录一卷

新译经序 福田论一卷

僧官论一卷 西域玄志十卷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严寺沙门释彦琮撰。

述释道安智度论解二十四卷

存废论一卷 伤学论一卷

厌修论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长安舍卫寺沙门释慧影撰。

旌异传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隋朝相州秀才儒林郎侯君素。奉文皇帝勅撰。

通命论二卷

右此一部两卷。隋朝晋王府祭酒徐同卿撰。

外内傍通比较数法一卷

右此一卷。隋朝翻经学士涇阳刘凭撰。

开皇三宝录一十五卷

右此一部一十五卷。隋朝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撰。

众经法式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隋开皇十五年。文帝勅令有司撰。

翻经法式论十卷

诸寺碑铭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后隋翻经沙门释明则所撰。

序内法一卷 内训一卷

右此二卷。后隋翻经沙门释行炬撰。

香城甘露五百卷

右此一部五百卷后隋勅慧日道场沙门释智果并有司共撰。

三德论一卷 入道方便门二卷

镜喻论一卷 无碍缘起一卷

十种读经仪一卷 无尽藏仪一卷

发戒缘起二卷 法界图一卷

十不退论一卷 礼佛仪式一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京延兴寺沙门释玄琬撰。

破邪论一卷 辩正论八卷

右此两部九卷 皇朝终南山龙田寺沙门释法琳撰。

析疑论一卷

续诗苑英华十卷

注金刚般若经一卷 诸经讲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三卷。皇朝西京纪国寺沙门释慧净撰。

内德论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门下典仪李师政撰。

辩量三教论三卷

禅观四论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师西明寺沙门释法云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疏记四卷)

注羯磨二卷(疏记四卷)

行事删补律仪三卷

释门正行忏悔仪三卷

释门亡物轻重仪一卷

释门章服仪一卷

释门归敬仪一卷

释门护法仪一卷

释氏谱略一卷

圣迹见在图赞一卷

佛化东渐图赞二卷

释迦方志二卷

古今佛道论衡四卷

大唐内典录十卷

续高僧传三十卷

后集续高僧传十卷

广弘明集三十卷

东夏三宝感通记三卷

西明寺录一卷

感通记一卷

祇桓图二卷

遗法住持感应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皇朝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

禅林钞记三十卷

右此一部。西京弘福寺沙门会隐西明寺沙门玄则等十人。皇朝麟德二年奉勅北门西龙门修书所于一切经略出。

注金刚般若舍卫国二卷

右此一部两卷。皇朝麟德二年西明寺沙门玄则注。

大唐西域传十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勅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

诸经要集二十卷

大小乘禅门观十卷

受戒仪式四卷

礼佛仪式二卷

大乘略止观一卷

辩伪显真论一卷

敬福论三卷

四分律讨要五卷

四分律尼钞五卷

金刚般若集注三卷

右此十一部一百五十四卷 皇朝西京西明寺沙门释道世字玄恠撰。

大唐众经音义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门释玄应撰。

注新翻能断金刚般若一卷

注二帝三藏圣教序一卷

右此二卷 皇朝西京普光寺沙门释玄范撰。

西京寺记二十卷

沙门法琳别传三卷

沙门不敬录六卷

右此三部二十九卷 皇朝西京弘福寺沙门释彦琮撰。

注般若心经一卷

右此一卷 皇朝武侍极字愍之注。

注涅槃经四十卷

右此四十卷 皇朝辩州刺史李玄震注(是英公弟)。

中天竺行记十卷

右此一部 皇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图画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 皇朝麟德三年奉 勅令百官撰。

冥报记二卷

右此一部 皇朝永徽年内吏部尚书唐临撰。

冥报拾遗二卷

右此一部 皇朝中山郎余令字符休。龙朔年中撰。

六道论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 皇朝左卫长史兼弘文馆学士阳尚善撰。

显常论二卷

右此两卷 皇朝李玄冀撰。

辩真论一卷

右此一卷 皇朝元万顷撰。

归心录三十卷

右此三十卷。右威卫录事萧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经梵本二十万颂。翻成六百卷(合有四处一十六会慈恩寺玄奘法师译)。

第一会在王舍城鹞峯山说。梵本一十三万二千六百颂。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单译。

第二会在王舍城鹞峯山。说梵本二万五千颂。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译)。

当大品放光光赞三本总八十卷。

今翻成七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会在王舍城鹞峰山说。梵本一万八千颂。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单译。

第四会在王舍城鹞峯山说。梵本八千颂。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品(重译)。

当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四本。

今翻成一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会在王舍城鹞峯山说。梵本四千颂。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单译)。

第六会在王舍城鹞峯山说。梵本二千五百颂。

右翻成八卷一十七品(重译)。

当胜天王般若。

第七会在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说。梵本八百颂。

右翻成二卷无品(重译)。

当文殊般若。

第八会在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说。梵本四百颂。

右翻成一卷无品(单译)。

第九会在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说。梵本三百颂。

右翻成一卷无品(重译)。

当金刚般若。

第十会在他化自在天王宫末尼宝藏殿上说。梵本三百颂。

右翻成一卷无品(单译)。

第十一会在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说施波罗蜜多。梵本二千颂。

右翻成五卷无品(单译)。

第十二会在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说戒波罗蜜多。梵本二千颂。

右翻成五卷无品(单译)。

第十三会在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说忍波罗蜜多。梵本四百颂。

右翻成一卷无品(单译)。

第十四会在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说勤波罗蜜多。梵本八百颂。

右翻成二卷无品(单译)。

第十五会在王舍城鹞峯山。说定波罗蜜多。梵本八百颂。

右翻成二卷无品(单译)。

第十六会在王舍城竹林园白鹭池侧。说慧波罗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颂。

右翻成八卷无品(单译)。

此十六会序。长安西明寺沙门玄则撰。

◎

◎兴福部第五

自释教之来振旦。开济极焉。发悟疏通廓清尘染。其中瑞应。具编前闻。具述数条。用程后学。昔士行寻教意在大乘。将发西域。乃有留难。遂以经投火。经身不灰。火为之灭。遂东达此土。即放光经是也。又昙无讖获涅槃经。至于凉土。盗者夜窃。举而不起。稽首谢焉。周武之[凌*欠]法也。象毁经焚。咸见藏经相从腾上奄入空际。如斯众矣。不可具书。然弘教在人。有国为本。度人立寺。图像译经。时约相求。故叙由来昌明佛教。而汉魏以往。固无得而称闻。晋宋迄今辄略铨序。

晋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广树伽蓝)

晋惠帝(雒下造兴福寺常供百僧)

晋敏帝(于长安造通灵白马二寺)

右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译经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

晋中宗元帝(江左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千僧)

晋肃宗明帝(造兴皇道场二寺。集义学百僧)

晋显宗成帝(造中兴鹿野二寺。集义学千僧)

晋太宗简文帝(造像度僧。立寺。长干起木塔)

晋烈宗武帝(造皇泰初立本起寺)

晋安帝(于育王塔立大石寺)

右东晋一百四载。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译经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二万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口诵梵本手写戒经。造灵根法王等四寺常供千僧)

宋太宗明帝(造丈八金像。解斋感佛舍利。造弘普中寺。召请名僧)

宋太祖文帝(奉斋不杀。造禅灵寺。常供千僧)

右宋时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译经二百一十部。僧尼三万六千人。

齐太祖高帝(手写法华口诵般若。四月八日常铸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造盆。供僧三百。造陟岵止观二寺)

齐世祖武帝(造昭玄游贤二寺。三百名僧。三教格量四年教定)

齐高宗明帝(写一切经。造千佛像。口诵般若。常持法华。造归依寺。召集禅僧。常侍六斋)

右齐时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译经七十二部。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制五时论传四方等。造光宅同泰五寺。常供千僧。国内普持六斋八戒)

梁太宗简文帝(造兹敬报恩二寺。刺血自写般若十部。愿毕日不食而斋。撰集记二百余卷。法宝连壁亦二百余卷)

梁中宗元帝(造天居天宫二寺。供有千僧。自讲法华成实论)

右梁时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译经二百四十八部。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二主中兴社稷。荆州造天皇陟岵大明等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

陈高祖武帝(扬州造东安级皇天居四寺。写一切经一十二藏造金铜像一百万区。度僧七千人。治故寺三十二所)

陈世祖文帝(写五十藏经。度僧尼二千人。治故寺六十所)

陈高宗宣帝(扬州禁中造太皇寺七级木塔。又造崇皇寺刹高十五丈。下安佛爪。造金像二万余区。治故寺五十所。故像一百三十万区。写十二藏经。度一万人)

右陈时五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国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内大寺三百余所。僧尼三万二千人。译经十一部。兴地图云。梁武都下旧有七百余寺。属侯景作乱焚烧荡尽。有陈既统国及下民备皆修葺。表塔相望星罗扬犂。经像之富不可殫言。

魏(元氏)太祖道武皇帝(于虜地造十五级塔。又立开泰定国二寺。写一切藏经。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

魏高宗文成帝(重复佛教。更阐释门。凡度僧尼三万人)

魏显祖献文帝(造招隐寺召坐禅僧)

魏高祖孝文帝(于邺造瞻养寺。召四方僧。六宫侍女持年三长月六斋。月别造像。放人出家。手不释卷。须便为诵。为先皇再治大行供施。度僧尼一万四千人)

魏世宗宣武帝(于式干殿自讲维摩。造普通大定四寺。常供千僧)

魏肃宗孝明帝(于邺下造大觉寺)

魏敬宗孝庄帝(造五精舍一万石像)

西魏武帝(长安造陟岵寺。供二百僧)

魏大帝(造般若寺。用给贫者。口诵法华。身持佛戒)

右元魏君临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国家大寺四十七所。北台常安。镌石置龕。东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万余所。总度僧尼二百余万。译经四十九部。佛教东流此焉为盛。唯太武时信用司徒崔皓佞说。[凌*欠]废正教。潜隐七年。后知诈佞戮诛崔氏。还复佛教光阐于前。

齐高祖文宣皇帝(登祚受禅。于僧明稠禅师受菩萨戒。畿内断肉禁酒放鹰除网。又断天下屠杀。年三月六。劝民斋戒公私熏辛。亦除灭之度人八千)

齐肃宗孝明帝(为先皇写经一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度三千许僧)

齐世祖武成帝(造宝塔转大品经)

右高齐六君二十八载。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译经一十四部。度人与魏相接。

周孝明帝(为先皇造织成像。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躯。并诸侍卫)

周太祖文帝(于长安造追远陟岵大乘等六寺。度僧千人。又造五寺。供养实禅师众)

周孝宣帝(重隆佛日。造素像四龕一万余躯。写般若经三千卷。六斋八戒常弘不绝)

右周时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译经一十六部。孝愍皇帝。创基未久。佛法不闲。高祖神武皇帝。不信三宝。现报重患。

隋高祖文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隋煬帝(为孝文皇帝献皇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一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万。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度僧六千二百人)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尧居晋。契武基周。云起龙腾。抚斯令世。叶一主以兴运。因九合而乐推。发自参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规已布。约法之教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地纽还正。天维更张。自东徂西。远安迩肃。而义旗初指。经途华阴。望祀灵坛。以求多祉。神祠之右。式构伽蓝。寔曰灵仙。妙同神制。金碧交映。黼藻相辉。尽观巉岩。斜临贝阙。华堂森耸。近对莲峯。写像书经。备修禋福。又于京内造会昌胜业慈悲证果习仙尼寺。又舍旧居为兴圣寺。并州造义兴寺。并堂宇轮焕象。设雕华。武德元年。于朱雀门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场。设无遮会。洗洗法侣。若鹫岭之初开。济济名宾。似鹤林之始集。车马偪侧。士女駢填。竞庇禅枝。如争襖饮。又为太祖元皇帝元贞皇后。造栴檀等身像三区。图九五之神仪。摸四八之灵相。剖劂之饰。既有劣于优填。鍍金之华。实无惭于斯匿。又于其年仲春之月。命沙门四十九人。入内行道。

遂使天宫梵说。再流响于紫微。王域闷典。复扬音于黄屋。尔后崇信不坠于时。

太宗文皇帝。禀太易太初之气。资天皇天帝之灵。幽房启高阳之基。姚墟构重华之业。赤光流户紫气冲天。龙颜凤臆之形。日角月悬之兆。河目海口之异。丰上锐下之奇。聪圣玄览。知来藏往。探幽入微。穷神尽性。凡厥天授。其体自然。往潜初德。经纶天下。属隋氏版荡宇内分崩。火燎昆峯。水飞沧海。皆为逐鹿之意。名开愆号之仪。河右以来。龙蛇等毙。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竟有来苏之叹。上京要服。人兴抒轴之悲。我皇居帝子之亲。膺天册之命。龚行九伍。总统六军。莫不瓦解冰销风从草偃。凯歌献捷无与论功。既而氛祲廓清区宇平一。高祖凝神。毓圣驰想烟霞之外。往以万方昏垫。百神愆祀。屈颍阳之高风。拯率土之沈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庶类荷裁成之恩。不以黄屋为心。俯以苍生为念。脱屣之怀。无忘于灵府。释贫之志。有形于明发。喜禘郊之可记。忻宗佑之有主。考时练日。传大宝于少阳矣。自光膺监抚作贰春宫。聿遵三善。爰贞万国。及天下重启宝历惟新。临赤县而大誓庄严。抚黔黎而广兴利益。开四等之日。遍烛尧云。扬六度之风。横流舜雨。贞观元年献春之月。受诏阖京众僧德行之者。并令入内殿行道。各满七日。有司供备务在精华。至三年帝恐年谷不登。忧矜在虑。爰发纶旨。简精诚宿德并侍者二七人。于天门街祈雨七日。圣力冥扶。稼苗重稔。家丰万箱之敛。国富九年之资。自尔已来常丰不绝。往以初建义旗神兵克殄矢石之下。恐结冤魂。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檀那。籍此胜因竭诚忏荡。战场之处并置伽蓝。昭仁等觉十有余寺。至三年春。又奉诏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转仁王等经。官给斋供用为常法。又勅波颇三藏。兼闲三教。备举十科。释慧乘等一十九人。兴善翻译。又为太武皇帝。于终南山造龙田寺。并送武帝等身像六躯。永充供养。又为穆太后造弘福寺。寺成之后。帝亲幸焉。自点佛睛极隆颯施。因唤大德十人亲到言论。于时寺主道意语。言及太后悲不自胜。掩泪吞声久而言曰。朕以早丧慈亲。无由反哺。风树之痛。有切于怀。庶凭景福上资冥佑。朕比以老子居左。师等不有怨乎。意曰。僧等此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即为胜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金向释门。凡所葺修。俱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又为穆皇后。于庆善馆侧造慈德寺。沙门玄奘。振锡五天。搜扬正法。旋鑪八水。思阐微言。十有九年。奉诏翻译。前后褒赏。格显常伦。中使相望。无空旬日。躬留神思。为制序之。控引经

宗。褒扬佛理。所度僧众。三万余人。至于金银等身真珠像等。动过万计。差难备举。今上皇帝。乃圣乃神。多能多艺。无为之政。远嗣离连。有道之风。寔方炎昊。闲田息颂。比屋可封。山渎効灵。中外禔福。栋梁三宝。荷负四生。宿殖善根。久修胜业。崇信之道。发自天资。孝敬之心。率由其性。昔在储贰。明发永怀。爰遣有司。奉为文德皇太后造慈恩寺。考兹形胜。襟带市朝。爰命鳧人。开基缔构。甫移银榜。即此金园。法侣摩肩。朝贵延首。其地高墉负椽百雉纒余。层成结隅九重延袤。于是广辟宝坊。备诸轮焕。瞻星润景。置臬衡绳。玉舄垂辉。金铺耀彩。长廊中宿。反宇于霄。浮柱绣栊。上图云气。飞轩镂槛。下带虹蜺。影塔俨其相望。经台鬱其并架。罄丹青之巨艘。殫藻绩之瓌奇。宝铎锵风。金盘承露。疏钟夜撤。清楚朝闻。定慧之所依凭。灵异之所栖宅。又叙文帝序经意。为述

圣记。文多不载。暨乎恭膺宝位庆祚惟新。思罔极于先皇。濡惠津于群品。鼎湖之驾。邈矣不追。长陵之魂。悠然滋永。聿兴净业。摽树福田。先帝所幸之宫。翠微玉华。并舍为寺。供施殷厚。像设雕华。每至武皇穆后之讳。尽京僧尼七日行道。太宗及文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书经度僧设供。备诸闻见。可略言焉。显庆之际。常令玄奘法师入内翻译。及慈恩大德。更代行道。不替于时。又出诏为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因幸东都。即于雒下。又造敬爱寺。寺别用钱。各过二十万贯。寺宇堂殿。尊像幡华。妙极天仙。巧穷神鬼。又为诸王公主。于西京造资戒崇敬招福福寿二十余寺。爰勅内宫。式摸遗影造绣像。一格举高十有二丈。惊目骇听。绝后光前。五色相宣。六丈交映。托修扬于素手。写满月于双针。丽越燕缙。绚逾蜀锦。布护列九华之采。纷纶含七耀之光。送在慈恩。长充供养。万机余暇。八正为心。亲纒圣思。躬操神笔。制大慈恩寺隆国寺碑文及书。湛露凝华。縟缙流韵。刊乎贞石。传之不朽。击扬至理。藻镜玄冲。屡诏缙黄。考穷名教。每论之席。躬自览焉。诠定是非。事详论集。既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让德上玄。推功大圣。乃发明诏。班示黎元。天下诸州。各营一寺。咸度七僧。随有嘉祥。用题厥日。逖听图史。修览帝王。道被区寰。仁沾动植。警日观以崇祀。昭明堂以阐化。牢笼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总章元年下诏西京更置明堂干封二县。用旌厥德。传诸后昆。

右三代已来一国寺有四千余所。僧尼六万余人。经像莫知亿载。译经一千五百余卷。

历算部第六

大唐贞观十三年冬十月。勅遣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棕雍州司功毛明素等。问法琳法师曰。依辩正论第五卷云。姚长谦历言。佛是昭王甲寅岁生。穆王壬子之岁始灭度者。因何法显传云。圣殷王时生。推于像正之记言。佛周平王时出。依道安作论云。确执桓王。费长房为录。固言庄代。何故传述乖紊无的可依。仰具显先后不同遐迩所以。

法师对曰。琳闻。大圣应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现。无机不瞩。故经云。一音所畅。各随类解。论声既尔。语体亦然。而传记所明。非无析理。琳今正据。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后陈其妄。谨依魏国昙谟最法师齐朝尚统法师及修历博士姚长谦等。据周穆王天子传。周书异记前。汉刘向列仙传序。并古旧二录。后汉法本内传。及傅毅法王本记吴尚书含阚泽等众书。准阿含经等。委细推究。冀得依实。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岁。七月十五日。现白象形。降自兜率。托净饭宫。摩耶受胎。故后汉法本内传云。明帝问摩腾法师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腾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托阴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岁四月八日。于岚毘园内波罗树下。右胁而诞。故普曜经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书异记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即有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之色。昭王即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耶。苏由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昭王曰。于天下何如。苏由曰。实时无他。至一千年外声教被此。昭王即遣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生即当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岁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出家。故瑞应经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人于窗中叉手白言。时可去矣。因命马行。即此年也。

周第六主穆王满。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经云。菩萨明星出时豁然大悟。即此年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岁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灭度故涅槃经云。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出种种光。地大震动。声至有顶。光遍三千。即周书异记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岁。二月十五日旦。暴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扈多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衰相现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岁诞应已来。总算年月至今大唐咸亨二年己亥之岁。正经一千六

百载。复算至今大唐干封三年更有十九年。帖前总有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复算从干封三年至开元十一年癸亥之岁。更有五十五年。帖前总计当一千六百九十二年。又案王玄策西域行传云。摩伽陀国菩提寺大德僧跋那去线陀据经算出云。释迦菩萨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来算至咸亨二年。算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为西国历算共此不同故。延促有异。前出是后述非也)。今按法显传云。圣出殷王时生者。但法显虽外游诸国。传未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实为河汉。又异二安乙丑尚统甲寅。诸无所据。未足可验。又像正之记罕见依凭。安公为论据罗什记。罗什记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汉桓帝时在雒阳。翻译信执笔者。据桓帝时。但罗什秦时始来。世高汉朝先至。二师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为记。非是安论。造次谬陈。并由当时传者之过。又随翻经学士费长房言。佛庄王时生者。房以二庄同世。周庄十年即鲁庄七年也。但据常星为验而云佛生。未悟常星。别由他事。

又案文殊师利涅槃经云。佛灭度后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讫。还归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于涅槃。常星之瑞。即其时也。长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长房所判未究事根。长房云。周以十一月为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虽云二月终是四月。案春秋一部。年用鲁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于周世。须据周之日月。长房乃云。佛以庄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为猛浪。若是二月不应论星。长房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托胎者。托胎既用周月现生还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十一月为正。如来不容十一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齐志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节气。虽授七月。终属六月。信知王邵所说不差。又长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亥二月明星出时成道者。亦有大过。何者案刘向古旧二录云。周惠王时已渐佛教一百五年后老子方说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时始成佛者。不应经教已传京雒。又计惠王即庄王孙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应始得成佛。经已来此。寻如来化世四十九年迦叶结集在佛没后。法门东渐。正是周时。刘向之言。诚非谬矣。长房之录定不可依。详夫圣应无方。理难窥测。况乃东西夔远。年代遐遥。复遭六国从衡。秦焚五典为年纪者不少。序帝历者多家。而互有差违。增减出没。皆师己意。各谓指南。琳今粗述见闻详诸史牒。略有遐迹杨确先后。

感应缘(略引三验)

- 叙三宝感通灵应嘉祥意
- 叙后汉明帝感通初至意
- 叙宋沙门求那感通换头意

夫三宝弘护各有司存。佛僧两位。表师资之有从。声教一门。显化道之灵府。故佛僧随机。识见之缘出没。法为除恼。灭障之候常临。所以舍身偈句。常列于悬崖道法文言。总集在于龙殿。良是三圣敬重。籍顾复之劬劳。幽明荷恩。庆静倒之良术。所以受持读诵必降征祥。如说修行无不通感。天竺往事固显常谈。震旦见缘纷纶常有。士行投经于火聚。焰灭而不焦。贼徒盗叶于客堂。既重而不举。或龕藏腾于天府。或呈瑞于王臣。或七难由之获销。或求二因之果遂。斯徒众矣。不述难闻。敢随传录。用呈诸后。故经不云乎。为信者施。疑则不说。至如石开矢入。心决致然。水流冰度。情疑顿断。斯等尚为士俗常传。况慧捷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穷数极微。因缘之业。若影随形。祥瑞之徒。有合符契。义非隐默。故述而集之。然寻阅前事。事出传记。志怪之与冥祥。旌异之与征应。此等众矣。备可览之。恐难信其文。故重劝其敬也。

乌仗那国旧都达丽罗川中有大伽蓝。侧有刻木慈氏像。高百余尺。金容晃曜。灵鉴潜通。有阿罗汉名末田底迦。携挈匠人。升覩史多天。亲观妙色。三返毕功。有此像来。法流东渐。逮于炎汉。明帝内记云。永平七年。岁在甲子。秋九月昼星西见。帝梦神人身长丈六。面作真金色。顶有日月光明。飞行自在出没无碍。晓问臣吏。莫不咸庆。太子舍人炖煌傅毅奏称。臣闻外国净饭王太子。号悉达多。舍转轮王位。出家成道名释迦文。陛下梦警。将无感也。即勅使西寻过四十余国。届舍卫都。僧云。佛久灭度。遂抄圣教六十万五千言。以白马驮还。所经嶮隘余畜皆死。白马转强嘉其神异。雒阳立白马寺焉。贝叶真文西流为始。佛光背日东照为初。于是声教沾洽驰鹜福林。风猷鼓扇载驱上国。源派枢要寔建此晨。周书亦云。丈六身似赤铜色以为别尔。诚感未纯。教来流及。

宋京师中兴寺。有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幼学五明诸论阴阳呪术。靡不该博。落发之后。专精志学博通三藏。为人慈和恭恪。事师尽礼。顷之辞小乘师。进学大乘。大乘师试令探取经匣。即得大品华严。师嘉

叹曰。汝于大乘有重缘矣。于是讲诵弘宣莫能訕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倾盖。初住祇桓寺。后谯王镇荆州。请与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请译华严等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请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耶。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又曰。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神喜悦。旦超道义备领宋言。于是就称。元嘉将末。谯王屡有怪梦。跋陀答曰。京都将有祸乱。未及一年。元凶构逆。及孝建之初。谯王阴谋逆节。跋陀面容忧悴。未及发言。谯王问其故。跋陀谏之恳切。乃流涕而曰。必无所冀。贫道为客。不得扈从。谯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与俱下。至梁山之败。大舰转迫。去岸悬远。判无令济。唯一心称观世音。手捉印杖。投身江中。水齐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驶。见一童子寻后而至。以手牵之。顾谓童子汝小儿何能度我。恍惚之间觉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脱纳衣。欲赏童子。顾觅不见。举身毛竖。方知神力焉。后于秣陵界凤皇楼西起寺。每至夜半辄有推户而唤。视不见人。众屡厌梦。跋陀烧香呪愿曰。汝宿缘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礼忏。常为汝等。若住者为护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随所安。既而道俗十余人。同夕梦见鬼神千数。皆荷担移去。寺众遂安。今陶后渚白塔寺。即其处也。

颂曰。

稽首诸佛	愿护神威	当陈诚请
罔或尤讥	沈晦未寤	圆觉所归
久沦爱海	舟楫攸希	异执乖竞
和合是依	玄离取有	理绝过违
慢乖八正	戏入百非	同舍异辩
染净混微	简金去砾	琢玉除羈
能仁普鉴	疑虑研机	契成大道
敦敢毁诽	谔谔崇德	唯唯侵衰
惟愿留听	庆有发挥	望矜悃悃
垂海慈悲	采集圣教	纂要承晖
十周方成	三业劳疲	冀传末代
闻略知机	八邪息诤	四句殄非

祛惑存信 熏成智微 含生同感
愿各转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3 册 No. 2122 法苑珠林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73 (Big5)，完成日期：2011/02/25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北美某大德提供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